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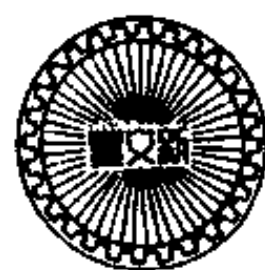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四四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四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陳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 陳 束撰	四 明	一
田叔禾小集十二卷·····	明 田汝成撰	武林往哲	五五
唐荆川先生集十八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明 唐順之撰	常州先哲	二〇七
徐徐集二卷·····	明 王 樞著	四 明	四四一
奚囊遺餘二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	明 張 瀚撰	武林往哲	四五七
李駕部集七卷附錄一卷·····	清 張景雲輯	粵十三家	六三五
李駕部前集四卷·····	明 李時行著		六四六
李駕部後集二卷·····			六九八
青霞漫稿一卷·····			七三一
碧筠館詩稿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二卷·····	明 凌 立著	武林往哲	七四一

陳文

后集

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陳氏后岡集文三十四張東沙選輯賦一詩百二十唐
荆川選輯余既校而刊之乃爲敘曰當明之世以文名
者王李盛矣然遵嚴荆川究辨義法實稟先正之遺風
震川晚出氣體尤潔后岡師友東沙遵嚴荆川東沙文
章爾雅尤饒義氣宏獎士類善接後輩吾意后岡文法
蓋如得之東沙游仕以後文律愈工自是薰染於王唐
二家之效今觀其文皆謹法度不爲才氣所馳縱而亦
不爲義法所屈固惜乎其年事之早已不然震川與王
唐二子不能專美於其際也所爲詩歌冥心希古不染
流習自時人觀之誠所謂捕神彈鬼之文也已然搜刺
刻深抗引太峻於詩則工於行則過東沙謂其以是觸
天忌雖出於悼痛之意然文章憎命已若恆言晞矚今
古往往而驗殆不可以理義推論雖欲不言天命又豈
可得邪故余敘此書不禁掩卷蒼茫俯仰而增慨也民
國二十三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陳后岡文集

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庫全書存目

陳后岡詩集一卷文集一卷

明陳東撰東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河南
提學副使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東與唐順之爲同年其
倡爲初唐六朝之作以矯李何之習而所學不逮順之
又自翰林改禮部主事迨復官編修旋即外調恆忽忽
不樂年僅三十餘而卒文章亦未成就故順之終以古
文鳴而東無稱焉詩集爲順之所編皆嘉靖甲午乙未
丁酉三年之作其餘僅寥寥數首文集爲張時微所刊
分京楚圖洛四集以居官之地名之初刻於蜀中又刻
於吳郡此本乃萬曆中其同邑林可成所校刊也

陳后岡集

提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鄞縣志本傳

陳束字約之號后岡兩上者生而聰慧絕倫○案張時

父例儲有大志憤弗業儒見學士輩輒遠過長掛私念日有見不當如是乎及束為見慧父遂破產延高師教

之好古書明史文苑傳汎濫百家日誦數千言賢錄其師

與諸學徒講說經義束則臥弗聽也分省人會稽侍郎

董祀官翰林時聞束才召視之明史束垂髫而前紀雜難

墳典邱索及諸莊周呂覽言滾滾對不塞名賢試詞賦

立就遂字以女攜至京文譽益起明史嘉靖八年成進士

明詩廷對世宗手批其卷置二甲及考庶吉士得胡經

等二十人以束曾奉御批列經等首座主張璵霍韜以

前此館選悉改他曹引嫌亦議改乃寢前命束授禮部

主事時有嘉靖八才子之稱謂束及王慎中唐順之趙

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高也四郊改建都御史汪鋐

請徙民居墳墓束疏諫明史曰民居墳墓逼近壇地其所

從來遠矣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臣嘗往來相視一

二里之內居者不下數百家墳墓不下數千計其在各

壇可推而知矣今一旦欲令改移無力者欲遷徙而莫

具其土地棺槨有力者有土地棺槨而莫求其形骸使

死者流離於泉下生者悲號於遠邇輿情洶洶非所以

昭天地安百姓也伏願皇上敕都察院曉諭令已定弗

復運動將來者嚴加禁懲則德惠下施福祐無歉矣后岡

集不報遷員外郎改編修明史日與慎中順之諸人更相

過從陳說藝文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臥率以為常

人物性亢潔不喜逢世璵韜受上殊寵朝士盡奔走舊

傳束故出璵韜門明史募束名相款引終不一折節舊

歲時上壽望門投刺輒馳馬過之遂為所惡出為湖廣

僉事分巡辰沅明史○案后岡集乙未稿有仲冬行岳

州道中及入武陵公衙詩據是為湖廣

僉事當在嘉靖十四年辰沅五谿故區苗蠻所都深山叢箐犬牙

阻兵時時剽攻內地束乃量裁閼狹宣布威信苗夷聽

命四境帖然然束不樂居上疏乞骸骨人物略曰臣僻

在海隅無所比算微時之幸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尾

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區

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夕

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力之

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里

以保餘年后岡時吏部缺尚書張邦奇為侍郎歎曰陳

陳后岡集傳

陳后岡集傳

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擬注山東督學以上而內閣欲用

其所私力持之束竟不果用人物考已乃遷福建布政使

參議嘉靖志每出治檢括案牘窮日夜不少輟復與學士

大夫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書比歸休左右列圖史

置酒一壺且誦且飲仰屋慨歎名賢錄忽忽不樂四庫提要家

人莫喻其故人物考○案歸琦亭集鼓山有四明流人

為陳后岡明人重館閣外遷又遷河南提學副使始諸

如者謂東獨負氣抗讎持虛言彈刺必不能修舉吏事

逮其敗擯之而東顧益舉其職終無詞罷免嘉靖志然故

有嘔血疾會科試期迫明史一晝夜馳三百里名賢錄試八

郡之士三月而畢疾增劇竟不起○案玉堂叢話崔侍

之東少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時其少壯值崔病初

起即往案部安陽謁之崔與異飲約之大醉不能止復

舉十餘白乃別陳年纔三十三明史無以為斂名賢錄慎中

適同官與東同里參議周薇其經紀其喪舊傳送其孥

以歸名賢錄順之亦不遠千里哭之越中為刻遺集舊傳

當嘉靖初稱詩者多宗何李東與順之輩厭而矯之明史

倡為初唐列朝詩集華而不靡舊而彌鮮明詩綜而天不永年

不竟所詣止知者憾之嘉靖志東兄模中書舍人南唐文約

序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於梁即捐館洪

上歸櫬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指免官祠郎

熊子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

酒以入甬望總轡而出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

山而後相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嘗移之詩悲焉

亡何唐子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

序屬余申之曰昔先士安假寵太冲子獨無意哉余不

能辭敘曰夫聖王耀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驤首幽雲

景蒸寒蟬發聲涼颺始冽當其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

會履好文之朝遇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

非摘轉揆藻以緯國華者哉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之

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縑組講藝影櫻味道契協填篋

言郁蘭芷彬彬乎號為得人而海內嚮慕矣枚朔丘馬

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

時也待讌登歌則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一

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踴

於都門簫譜浸淫於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

於買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時一時尤藝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際構見恕之譽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於陸沈矣陳子於是稍戢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於山川發憤於歲月周爰於馳驅宣情於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墳簞者邇爲參商言郁蘭芷者析爲萍梗子竟長逝化爲異物良晤愴跡於南皮零落傷心於北海蓋爲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二張道軫於平原晞駕於康樂麗於游燕充於入洛

陳后岡詩集序

二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雋永於浮湘備於吳越甌閩開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者矣奈何湛思夢於吏牒迅翻摧於嶮路雄才頓於促景榮名乖於中壽使鳳池未褫曜靈假年究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與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僭爲序并系詩於末簡吳郡皇甫汈子循撰

陳后岡詩集目錄

廐馬賦 有序 館中作

誚賣玉器作

銅雀妓

和王員外首夏遊南內三韻

和唐太史望太行山

漳水別唐一太史之洛

入鹿樓山訪崔李二勳欣然命酌便至大醉席上

次韻一首

陳后岡詩集目錄

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高陽行

返趙懷唐一學何體

甲午稿

詠神樂觀梅花

春郊晚行

春日遊夢氏園池

行路難

聖體初安春日視朝志喜同唐太史作

從軍行送呂武郡募兵

上巳

送陳隱君歸閩中

贈錢翁

同館寮詠省中紅藥

送王學士之金陵

夕霽對月有懷唐一編修學何水部一首

端午侍宴闕下

贈內弟董生新婚

東唐太史臥病禪房

陳后園詩集 目錄

都下別施秀才應試金陵

望湖亭遲唐一

二三同志夜酌碧雲寺分韻

送王修撰朝陵

王先爲祠部郎中

秋日分祀孔子廟

挽張舍人二首

舍人今相國元子

送莫秀才中舉歸省

送張子言

仲秋出郊訪鄭光祿養疴別業

贈李御史奏事還南都

賦得上林鴈贈吏部王郎中謫毘陵

送莊夫人訪壻唐太史南還

送王生入蜀

禁中對雪

送唐子朝長陵

至日南郊大祀

侍宴慶成

送焦提學之貴州

陳后園詩集 目錄

立春日寫懷簡唐一編修

春夜羣公見過

送李郎中謫守吳興兼簡毘陵王別駕予與李邦

良王道思同飲獲罪二君相繼譴謫而予塊然

獨居京師情見乎詞

乙未暮春祇命發潞河

臨淄舟次東唐一太史

過聊城

汶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泊淮答唐應德

乙未稿 以下爲楚集

浙江夜別家大兄

贈汪御史山居

仲冬行岳州道中一首

入武陵公衙卽事

南州炎德草樹冬榮庭中孤柏不表凌寒之節憐

而賦之

丙申稿

陳后回詩集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春江夜泛一首

入辰州界

送潘將軍嶺南督戎

秋日武昌逢江良能談卦數

途中卽事

與田提學行清化道中

楊太僕攜酒過西莊訪劉使君

公安得唐應德村居詩酬贈四首

丁酉稿

春日渡漢陽

楚門春興

齋亭新理牖壁暇日晝眠翛然見林山因而成咏

移庭中小結柏

伏日湄溪上疏乞休二首

過武溪楊隱君草堂

送李時行太守入覲 李舊御史

至日岳州宴水部張使君廳

臘日感述

陳后回詩集 目錄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辰州送王兵憲入貴 時王膺征南簡命

歲暮偶然作

咸寧山中雪霽晚行

和顧中丞靖州閣武十二韻

送李子

過徐李二子再遊東林寺

至宜興訪應德不遇同唐二秀才飲任光祿宅

入關 以下爲閩集

與田道偶然作

下建溪

石灘

嶺峽舟中遇江子順提學考績北上席上贈別因

成長句

夜泊羊原

送張秀才省兄還句章

還次羊原先寄張大參政

病中張大見過二首

晚望有懷

陳后岡詩集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官閣初成張參政攜饌見過

除夕

除夕次張參政韻二首

守歲席上酬張參政用韻答意

明堂詔使入閩題贈十韻

同張參政早春山行次韻

還浙夜泊江口

過吳維新隱居

同唐應德過董任甫

病後還朝毘陵唐編修兄弟攜舟相送醉中話舊

因懷任二考功次韻作時唐方應命起廢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泗鼎行贈戴水部

道中恭遇皇太后梓宮附葬顯陵挽詞三首

都下秋雨夜飲王子長宅

同屠六官諭胡用甫侍講李伯華文選呂大車駕

熊叔仁武選飲任二司直宅醉後話舊席上輒

成口號相贈

陳后岡詩集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出都酬謝任熊二兄兼簡李伯華文選

陳后周詩集

明鄭陳 束約之 著

武進唐順之應德選次

後學林可成志父校疏

廐馬賦 有序 館中作

夫八駿著驂騑之稱九軌標絕塵之號豈非名因才
立奇錄用顯若乃中廐之馬以良見收然而吉行不
過十里仗立罔置一鳴而絡玉羈金席牀唱脯至與
驚駘並論豈其志乎感漆園真性之云聊爲賦之

陳后周詩集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偉軼異之絕足兮爛騰祥而符聖孕房駟之靈精兮
呈圖而表應合乾德兮翹傑配坤行兮凌競光儵燭而
龍見文蔚然而豹炳刻雙耳其削第頰兩瞳之夾鏡爾
其挺珍蒙記效異余吾神超飛莧態絕駒駘星流矢泄
雲鶴電超朝凌碣石夕歷姑餘曳吳門之正練溢齊侯
之畫圖秦牙莫測其妙理馬援尙失於範摹管青不能
得之臆朋女厲無所眺於鷹隼體容與而翹陸抱明姁
以鬯舒惟盛美之備雖夫人其舍諸爾乃遴駿東皋
獻奇北塞旅闕庭隸分庠膚芳餘肸蠁靈牀爽塏幸

路兒之解仇就小童而去害託園牧于六閑竝驂駘于

一概響玳珂之鏘鏘纓弁纓之綵綵多遲恩之薦加非

真性之迫在抑曠志而未馴或遡風而沛艾乍趨迅而

中踰忱鞭箠之泊逮跪足服鼻垂梢讓調客形外澤主

神內消棍斷斷以駟馬閑想想而遠姚赧秣教於甘露

慨望斷于流颺若夫羣壺虬盡長樂雞咩雉皋色辨魚

鑰洞開夙羈寶絡昕時璇階于時黼座天臨師寶羣戾

鸞旂簇萬龍輝夾二駟驚驚而怔忡睇魚須而瞪眈聞

鼓鐘而淦躍嗽驤騰以辟地雄倪曾未作于鬚鬣驚牧

陳后周詩集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已見噴其踣踣欬心煩而緒流羌又怒霑乎碱圯若乃
玄時肇禋黃示報祐辟塵班敷明堂配祖雲整法輿星
陳皇輅七駟夾轡以崇衛六虬方斯而翼展駢駟蛟以
雷起塊虛驕而焱翥繼金鉞而不前噦玉鸞其有度左
簾紛其督明方鉉隨以擊步聊侵淫以驥駟全踟躕而
才于蠶屬共馳惆憫曠與夷世修文軍容偃武曾是吉
行累期閒舉然而役不逾時騁無羈路道鑣未市于郊
畛前轡已迴于隍許擢浮雲使不揚蹄絕塵其安驚睭
修廄以長嘖結幽心而延佇隕權奇于攝僕周滅沒乎

驛駐昔鄭嗣知用而佑貴漢文量才而卻受武帝罷師
以鈞奇昭王縣金而設購彼已達策取之宜用舍中才
賢之較飾翁已矣伯氏難遺慮買勇以招尤甘重心而
順畜雖驚鼓以猶任況聞香而不艱神榮紫而韻羣意
愷愷其戀豆懷殊姿而自疑曷神嗣之可剖倘垂矚于
路軫尙叩鳴于華殿

誚賣玉器作

神龍逝不返永永淪赤山九陰黯莫測揚輝久矣難握
瑜馳七貴七貴誰不然魏父牀夜光咄咄起憂患楚王

陳后同詩集

三四明叢書
新刊本

非賤貨和氏坐摧殘時議重瓠甌焉用誇與璠懷璧已
賈罪况復滋琢刊孚采乃惜命明溫以煩冤傳語後世
人寶器無爲宣

銅雀妓

疑陵那可望催淚復催妍飛花銷臉臘拜月笑眉鉤銜
令死猶愛滅情生自憐無因憑李少爲幻入君前
銅羽遡秋風金鏤帳夜空舞鸞君詎見調鳳妾猶工淚
竹愁難滅采菱歌易窮翻憐秦帝寵驪下許相同

和主員外首夏遊南內三韻

皇家祕苑自逶迤標境煙霄迴蔽虧綈翠千重繁雜樹
輕絲百丈懸交枝當軒支石天尋取遶逕瓊花月宇移
不羨汾陽風景麗爲觀今日長卿詞

城南窈窕似瀛仙列館芳菲入盛年罩罩氤氳淑氣
窗櫺宛轉閉祥煙花閨紺殿開黃道竹裏彤亭瞰碧川
最是風光恣幽歷還疑身世在鈞天

首夏清和景物熙離宮處處望旌旗瑤池擁溜祥魚躍
璧宇鸞臺瑞鳳飛草爲承輿鋪作塢花疑奉幄繡成圍
火德正逢離照地年年長此競光輝

陳后同詩集

四四明叢書
新刊本

和唐太史望太行山

迢遞太行山連天跨海聞蚪羣全蔽日鳥道半臨關未
盡五丁技猶傳八駿遺艱哉不可上望望損朱顏

漳水別唐一太史之洛

漳河流不極離思眇難裁可堪今夜月復照別時杯路
向銅駝去人傳金馬來南征能作賦遲爾二班才

入鹿樓山訪崔李二翁欣然命酌便至大醉席上

次韻一首

竭來深壁間幽居替服看疑避世初野老忘機來爭席

舍人高興解投車羣羣入戶開青障大壑浮階引碧渠
直是山公能醉賞爲教小阮更狂疏

高陽行

高陽年少事橫行重俠由來不重生奪得雕刀搖雪色
騎將飛馬蹙風聲

北風吹隴簸黃沙縱博千場日未斜白劍殺人丹劍舞
笑歌踏入酒姬家

返趙懷唐一學何體

蕭疏秋欲晚辛苦客情違龍分雙劍遠鴈阻一行歸月

陳后周詩集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色明疑見風期逸難依霜交白野台露罷青林稀羈候
朝朝別寒雲處處飛茲時軫遠念憶爾倦游非

甲午稿

詠神樂觀梅花

素質舒玄圃清芬曷碧紗自將幽獨意不逐豔陽華
暖遲開葉凌寒早著花瓣輕飄易墮枝曲影從斜雜雪
明春初隨風入莫妬何須飛寶曆長此奉仙家

春郊晚行

遲日出郊圻悠然塵事稀野陰堪結蓋溝水欲流衣俠

客探丸返佳人抱瑟歸喧喧四鄰夕徙倚向斜暉

春日遊麥氏園池

別業衡連堞春流曲浸臺煩襟塵外滌芳籍水中開
笛奏花能舞舟移草爲迴年光將野趣心賞共徘徊

行路難

君不見張毅一生善含垢高門縣簿無不走朝華豪貴
孽妻孀暮乞聲名謝朋友自矜蹀躞致青雲笑卻蹉跎
空白首王侯大賈競來趨造化小兒不相守一朝臥病
無復治九關鬼伯紛來扣榮華寂寞填塢壤歲時牧豎

陳后周詩集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躡跡行路難辛勤死後一抔土何似生前散卻千金
錢有錢買酒但行樂莫遣遲遲凋華年

聖體初安春日視朝志喜同唐太史作

龍顏天保乘春豫鳳闕晴臨拂曙開鐘鼓忽傳朝市樂
衣冠競捧聖明來花明玉殿祥風應柳拂金鋪淑景催
共識宸和合天道欣欣瞻戀獨遲迴

從軍行送呂武部募兵

漢家煙塵西北邊障亭累累通居延瀚海羽書飛上郡
陰山烽火照甘泉應星鳴鏑三千騎乘月飛控十萬弦

部曲其稱連右臂渠率遙傳是左賢天子臨軒策五戎
軍兵指日下三宮玉璽分塵宣武略金壇授機藉才雄
男兒任俠原輕敵更欣恩命借奇功投筆從戎辭陞北
鳴鞭浴鐵去遼東飛旌去去過亭微列帳紛紛依白草
部下齊徵六郡良軍前徧募山河少虎牙盡隸伏波營
魚麗橫開都護道玄朔遙翻破虜旗青笳並奏平胡調
胡沙獵獵黑雲屯殺氣騰凌日爲昏平明劫取休屠壘
夜半追奔吐谷渾錦韉凋霜迎氣折銅焦慘月帶愁聞
馬革一生期立命龍城百死爲酬恩酬恩效死不辭難

陳后園詩集

七十四明藏書
新刊本

上巳

五都皆禊渭百戲競臨渠自憐妨太潔不事更修除

送陳隱君歸閩中

曾向三山達化機久於海上結荷衣暫過燕地非吾土
惆望閩天憶舊磯雲氣應從新令尹風流遙羨丈人歸

爲報來馴百鷗道今年無事更翻飛

贈錢翁

高成應時祥居然得其長藥成雞已試杏熟虎能防風
馭迴龍陌賈裳接鷺行駐將童子色延瞻聖人光

同館寮詠省中紅藥

韶年清景屬朱明紅藥翩翩爛綺城城南畫閣連雙闕
參差數萼當階發紫煙裏霧色偏奇璇除瑤戶更相宜
露采明啼鵲掌靈根暗濯鳳凰池鳳池鳳侶來尋香
風氣花香時續斷帷綃幕數盛葳蕤花綬還從花下疑

陳后園詩集

八十四明藏書
新刊本

送王學士之金陵

停采不言嬌日寵含愁如恨隔年期含愁停采何窮已
旖旎從風墮還起黃蜂一一覓絲低紫燕雙雙窺色戲
可憐輕豔軟塵寰朝朝濯拂爲君顏秀色佳人何足贈
調靈仙客莫須攀願逐風光漸銷鑠會留芳馥五雲閒

共從金馬參中翰獨領銀魚出內班紫禁鸞鸞能集送
白門冠蓋望追攀練色朝分揚子渡黛光晴對謝公山
羨君此日看花去爲憶它年視草還

夕對對月有懷唐一編修學何水部一首

終朝滯飛濛三徑絕來枉欄溜一以捐族雲漸迴蕩長
颺纈河出月華依波上微微辨林柯稍稍晰塵鞅權委
猶餘法萱開更映幌草螢掠明流土蟲疑晝響命酒陶
清虛解襟納新爽懷人邈不御樂來何由賞沈思永終
夕景同神宜往

端午侍宴闕下

天中佳節盛懽娛闕下平明式大酺宮采初傳長命縷
中官競插辟兵符饌分玉食調仙桂酒酌瑤杯泛苑蒲
爲問寰中浴蘭者得如天上沐恩無

陳后尚詩集

九十四明藏書

贈內弟董生新婚

雙魚報遠天百兩聘名媛解有乘龍喜能無獲雉言繼
嗣時方重成人爾亦尊下帷應發憤不是懶窺園

柬唐太史臥病禪房

獨往屏塵營支離入化城筌忘詩總廢道勝體能輕靜
夜參僧偈空階習梵聲長知不寂寞有爾達無生

都下別施秀才應試金陵

忽漫相逢歎別離留君無計不勝悲身聞大道人皆笑
志在高山世豈知且合投竿千俗好莫須彈劍向明時

高才未必長貧賤遲爾南飛振羽儀

望湖亭遲唐一

彌策躋石磴捫蘿陟雲亭凌危坐超越臨深瞰窈冥野
色向虛盡湖態含暉明樹亂識人度峯峭知嵐輕目送
景共遠心與氛俱清趣愜百慮豁神感四愁嬰願言同
襟子如何曠不并忘筌理無聞囑象思空榮洋洋流水
志嚶嚶鳴鳥情匪伊知賞迷誰爲拳服膺

二三同志夜酌碧雲寺分韻

曠途疏俗實靜域臨飛嶺形苞隱淪勝勢抗清虛表驚

陳后尚詩集

十四明藏書

嶺互盤旋龍泉吐涓渺雪竇迴暑清雲構翳空小分池
物法鱗作埒抽金草覺花明冬春香蘿掛昏曉微尚在
幽寂乘休恣探討後海滯塵緣游山訪眞了指景晤已
深延賞棕非小適感伯倫情兼希魯陽妙流觴酌歌端
揮手招頽顛任達本所經燕樂苦不早直耽清聖理勿
爲俗賢道

送王修撰朝陵

王先爲祠部郎中

橘山奕奕啓龍藏詔拜衣冠出鷲行玉館穠花供麗藻
金天淒淒助悲傷千祇候蹕森俱衛百辟承禋祿共將

見說五雲時縹緲也應來格舊祠郎

秋日分祀孔子廟

屬聖重儒宗當秋秩祀隆文明消上日祈翼攝元工松
柏開新廟笙琴似舊宮居非一畝儉奠卽兩楹中玉簋
馨明德金聲辨素功從公百辟戾陟配四科同有恤神
如在無言教已通升堂獨何幸俎豆得相從

挽張舍人二首

舍人今相國元子

材成須見伐惜爾及芳時玉樹先秋隕金蘭與世辭
馬
靈迎新蓋鳳池掩舊綦亦知大塊息猶稀小年悲

陳后周詩集

十二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豈有斯生悔而爲出世遊居然成寢室無復更藏舟
珠
履虛三徑金鐙黯一邱其嗟陶越騎詎但若公愁

送莫秀才中舉歸省

日下藉聲名雲間別陸生言將題柱意還慰倚門情
材
貢南州美光分上國榮定知吳下士刮目會相迎

送張子言

送君已蕭瑟況復值秋時鄰比存千里勞歌起四思
口
有張生舌囊無季子貲空聞說詩好到處解人頤

仲秋出郊訪鄭光祿養病別業

暮天寥泬秋氣深客子悲時懷短吟已欺綳衣坐自染

何意金門還陸沈以茲浪跡出郊野城城疏桐馬頭下

結蘭爲訪一心人抱琴誰是知音者主人開徑前致詞

索居臥病且經時相將觀化忽相笑問道青青肘上枝

贈李御史奏事還南都

南臺羣彥似君難奉敕鳴聽謁上蘭書著錦衣誰不羨

朝簪白筆眾應看逢人勝有鷹鷂志報國憑將獬豸冠

此日秋高堪搏擊臨風惟有贈雙翰

賦得上林鴈贈吏部王郎中謫毘陵

陳后周詩集

十二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八月涼風動雙闕嗷嗷旅鴈雲中發遐飛遠響激清音

刷羽振衣度上林天邊結字行難亂風裏傳書力不任

詎意上林重毛色抱奇區區不察識凌寒不借一枝棲

能鳴轉被單絲弋逸志由來恥稻粱歸飛耿耿背金塘

水咽驚聲疑箭落月明避影怯弓傷遙遙關路長辛苦

蕭條爲向南中土地闊山空不畏人沙明水暖聊鳴舞

少年才客有王君把袂愁爲失意分南去祇應聞雁叫

臨風好是泣離羣

送莊丈人訪堦唐太史南還

夫子不累俗身閒得去來聚糧三月適銜氣一旬迴別
館甥長設寒衣客半裁出門自有樂行路轉悠哉

送王生入蜀

王生抱一經遊宦未成名炊桂時何詘彈刀人累輕牛
衣衝雪臥鳥路接雲行今日堅肥者誰能愈仲卿

禁中對雪

禁裏霏霏朔氣饒榮風飄度勦門遙初翻金馬疑飛絮
漸集銅龍似薄綃百子銀題全合色萬年華發半封條
懸間睿詔賡黃竹佇待東曹染赤毫

陳后周詩集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唐子朝長陵

周王東定日虞后北巡年虎旅陰山轉龍舟夜壑遷珠
邱開白壤琳殿闕玄泉示儉裁流水崇威迴跨邊雲中
分地脈斗極應星躔弓墮天難陟冠遊月尙還光靈六
聖扈暫蹕八神傳南至恭明祀東曹簡上賢瞻依徒欲
贈悽惻未能宣

至日南郊大祀

玄時應初陽嚴禋大業昌回天萬乘動埽地百祇相隲
是神明積供非黍稷香蒼龍開帳殿青鳥集旂常瑞葆

金支秀靈筵玉陛張無聲六變叶有邸四圭將灑雪偏
承宇流星曲映房神來風馬下燦起碩麟翔赫矣凝嘉
命肅然拜景光雍休仁聖在致福詎能量

侍宴慶成

殷薦始承天分烹在養賢受釐宣室後式燕柏梁前八
簋初承饋九賓俱授筵酒以天星奉穀稱帝鼎傳誇胡
眩技設逞詭倂僮便獸舞全依石鹿鳴本被絃晞陽羣
似露繞日潛非煙聖澤寰中滿王言樂裏宣銜懽更承
命不醉不言還

陳后周詩集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焦提學之貴州

長安車馬紛轟闐分達逐勢稱豪賢闕下上書苦煩熱
侯門跋履爭腥羶西川焦君何屈強高情獨在雲霄上
銜杯那復顧尙書發言不肯容丞相直今天子重興文
羨君藻思如雲屯大腹便便作經笥小言落落空人羣
南去南中煙霧多五溪猺狁充山阿禹王文教故不迄
至今學士半諸羅君乘使者雙龍馬未到聲名已先寫
穎拔初分佐理憂才高肯是優游者我聞大賢之門進
夷狄中原禮失求諸野聲教應聞自遠人策名可在文

翁下

立春日寫懷簡唐一編修

閏歲青陽逼舊年寒城寥絕訝春還土牛候氣偏能早
金馬沈時可是閒我貴漸欣知識少宦通長塊是非閒
聞君戰勝能辭祿便欲因聲寄小山

時唐謝病且歸

春夜羣公見過

閒居寡物情尊酒契平生客至留羊仲家貧似馬卿石
盤浮春色蘭缸引夜明朋從已可樂況復醉能傾

送李郎中謫守吳興兼簡毘陵王別駕子與李邦

陳后岡詩集

十五十四明書

約圖刊本

良王道思同飲獲罪二君相繼譴謫而予塊然

獨居京師情見乎詞

投轄本適意何言吏道侵謫承明主惠別感故交心垂
耳君如驥同翰我異禽毘陵如問訊道有式微吟

乙未暮春祗命發潞河

通籍金門百不宜忽承嘉惠向天涯祗憐鐘鼓非犧性
卻喜山梁恰雉時受簡已無青瑣分對珪猶負白雲期
勞勞行役春江上日暮煙波何所之

臨淄舟次東唐一太史

客中相見倍情親日日追憶意未申近水割鱗時供酒
遠山啼鳥盡關人疏慵且喜隨中散鄙薄那堪作外臣
愁計別程能幾日未須歧路已霑巾

過聊城

茲地幾興沒猶傳昔受圍城危田子用將殺魯生歸一
矢能成信千金本易揮霸圖已消歇曾是戀音微

汶上

古汶棲靈地孤城水上依昔賢懷此隱今我去何歸遺
風邑里改落日稻杭肥羈眺傷今往空嗟人代非

陳后岡詩集

十六十四明書

約圖刊本

泊淮答唐應德

十年生事半同君萬里傷心逐楚雲遠浦維舟潮欲上
平林對酒夜初分逢人牛馬時堪應到處鳬鷗漸作羣
共是機情忘已盡欲將通塞任斯文

楚集

乙未稿

浙江夜別家大兄

悵飲適不醉強懽翻慘神家貧仍戀祿生半屢辭親後
夜潮中棹空江月下人離心正欲絕猿嘯更堪聞

贈汪御史山居

小山卜築背孤城大隱青春早謝名門長綠蘿時掛簾
溪分流水幾投纓霜前鳥去收遺果雨後鵝肥拾野蕪
寂歷山亭無一事時從羽客話長生

仲冬行岳州道中一首

落日更驅車蒼茫過古城塞煙依四疊衰草沒三閭朋
舊疏刊籍鄉園病廢書誰能不彈鋏還食武昌魚

入武陵公衙卽事

去國路凡幾投荒諒在茲知希占我貴法眾令人悲干

陳后周詩集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祿謀多拙懷耕願屢移仙源去遠近耿耿背心期

南州炎德草樹冬榮庭中孤柏不表凌寒之節憐

而賦之

玄月南州柏含姿意未申炎榮隨眾麗寒節向誰陳待

鳳長留寶圖龍已作鱗貞心祇自信持此度冬春

丙申稿

春江夜泛一首

昏中貪利涉繫榜白相鳴水動春星亂山潛夜火明幽
虛機盡息澹泊道初成豈有形容在猶然問姓名

入辰州界

旅食不辭遠裹糧來入辰竹書分漢法并服拜蠻人謂
可折腰吏其如橫目民祇宜千嶂色乍可怡沈淪

送潘將軍嶺南督戎

戎服遠提兵翩翩擁節旌行持橫海略去按伏波營水
積龍川暗山連象郡明封侯亦此地知爾相終成

秋日武昌逢江良能談卦數

閒居寡營慮野客遠相過駐馬俗情少談讖玄意多秋
雲滿山郭寒葉下湖波未卜沈冥理因君問若何

陳后周詩集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途中卽事

結髮早爲客勞生未息肩長河風日損高堂鬼神憐異
縣悲殊候馳暉感逝年迷方竟何待流思繞山川

與田提學行清化道中

授服蕭窮節離居感客情霜清沙雁至露白草蟲鳴到
谷看天賴隨山探地精幽尋祇得性遊宦不期名

楊太僕攜酒過西莊訪劉使君

南國清秋見早鴻西莊載酒近幽叢天書遠借青驪客
地主初逢白兔公入戶水光搖几席繞門山色掛房櫳

取醉不辭歸後夜移尊幾向月明中

公安得唐應德村居詩酬贈四首

應是歸休日安貧得所如鹿裘新著便貝帶舊游疏返
舍因爭席還山羨卜廬閉關無適意不著絕交書

偃息荆溪上明時掛一瓢帶經收雨夢抱甕汲春苗石
室寧期道茅齋已混樵時聞田社客伏臘每相邀

恰得高深理遺榮殊自甘酒狂身欲廢詩癖性猶耽林
果從猿乞宿談與鶴諧還言梳沐嬾更住小山南

相期邱壑意悵憶海雲深更落淮南葉愁聞吳會吟祖

陳后岡詩集

十九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生先著策貢禹未投簪言真盈尊酒歸來共竹林與唐相期

同隱居竟先得告故云

丁酉稿

春日渡漢陽

春風淡微雨了了見前川背水千家閉連山百雉懸驚
啼江上樹人散渡頭煙此日乘流者羈思殊未捐

楚門春興

帝在青陽念八區傳聞東豫及春初鶯花二月迎緹騎
龍檢千年望翠旗衡陽刺史新除道濟北藩王已上書

留滯周南知不恨將因一得奉宸車

齋亭新理牖壁暇日晝眠翛然見林山因而成咏

省齋日休暇煩抱罷管牽繫隔通嶺氣分池注谷泉青
林遙侍衛好鳥竝詩言本闕經時務賴茲靜者便朝三

受公令滿百遭吏愆白石猶牀下黃庭授枕邊因言無
事貴長對北山眠

移庭中小結柏

貞幹不摩雲樛枝已傍人移來仍觸手更得小童噴

伏日橫溪上疏乞休二首

陳后岡詩集

二十一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羈危徇道微勞役昧長年朝捫崆峒谷夕遵續繞阡鬱

蒸三伏候黠黠五谿煙昔誠垂堂下今來瘴壑前石圻

瘡去馬水霧沾飛鷲風土行邊異雲山觸望偏稚容沈

患變旅病積憂煎風日河將損金沙命詎延諒無行道

惻憫冀明王憐願稅武陵駕還藝句章田

夙昔秉玄志凌翰升紫臺雄譚迴馬辯巨藻傾龍才輝

光四座滿軒蓋五方來不求文仲舉寧論公孫猜一朝

分楚服三載滯江陔辛涼峴山淚悽斷郢門哀感往情

彌吝懷來節易摧屈平形稍頓潘岳鬢全催孰質寧須

用蓬心信不開題書移魏闕畢志在蒿萊

過武溪楊隱君草堂

清溪幽隱處白首性情閒鶴起開松徑風歸閉竹關道
書堆几上耕耒掛牀閒坐悟忘言理人今不解還

送李時行太守入覲 李舊御史

客裏逢君倍可憐況聞雙節遠朝天路分黃鶴情應遠
身向蒼龍譽已傳去日柏烏應識主來時竹馬解留賢
逢人莫說長沙候卑溼如今似漢年

至日岳州宴水部張使君廳

陳后周詩集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渺漫五湖津羈危一病身來逢閉關日還及省方辰解
帶酬佳節當杯問故人含懽適不暢他日儻何因
悠然遠氛靜虛館閣玄雲島近蠻歌起山空戍鼓聞蘭
膏凝不豔霜漏遲難分無寐應茲夕緘情一問君

臘日感述

端居逢暮節憶侍建章年雪靜喧清蹕星迴接御筵
將柏葉賜粥以八寶傳寵數周行洽恩華侍從偏丹楓
依玉陛黃竹奉瑤篇忝迹臣多繆分憂主獨憐金閨違
澤露銅柱間山川問俗風難變迷方日復捐鄉心牽井

邑歲事憶山廬聊持百日蜡行樂五溪邊

辰州送王兵憲入覲 時王膺征南簡命

奉命宣威寵節旌翩翩繡服照山城傳章遙識蠻酋拜
負弩新看縣令迎臘月梅花催別騎春原柳色待行營
此日西南須鎮靜知君無檄喻耆毗

歲暮偶然作

十年微草澤萬里逐風塵有道窮爲恥無媒達豈申久
官仲子產多病長卿身卽事傷遲暮堪聞歲欲新

咸寧山中雪霽晚行

陳后周詩集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雪霽乍見山殘陽稍辭嶺暝色起煙氛寒光散墟井田
空獵犬還林凍棲鳥警遙聞野寺鐘歷歷充俄頃

和顧中丞靖州閱武十二韻

獨坐軫殊方時巡及夜郎豺狼清道路羆虎肅邊疆俗
以更琴美人因挾纘強更資神武略言設鬼方防複嶂
連旌暗晴原疊鼓揚列營圖日暈積練雜雲光合變恆
摧敵分奇屢關場星流白羽箭風勁綠沈槍勇賈三河
少材徵六郡良猷推元老壯律授貳師長蠻長羣相謂
戎兵百不當天威今在漢無復反南荒

送李子

山城細雨綠蕪滋黃鳥關關送別時海內爲鄰千里近
湖邊傾蓋十年遲蟬聲驛路催官騎草色河橋映酒旗
遙想經行多逸興逢人莫不寄新詩

過徐李二子再遊東林寺

入山禮名禪山深變炎夏清曉漱層欄流水注戶下孤
磬遠煙微長廊飯僧罷暫結廬外蹤稍懷遠公駕虎去
識餘溪蓮開見遺社四禪邈難依百齡竟安假冥心合
委和曠覽齊物化疏達任吾生塵玄兩相謝

陳后岡詩集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宜與訪應德不遇同唐二秀才飲任光祿宅

秀才

應德弟光祿
應德母舅

故人消息若爲聞早說驅車向白雲倘識外親來相宅
因逢賢季不題門半溪畫色留征棹遙郭山光映酒尊
賴是主人能愛客不妨遙夜隔思存

閩集

入關

海國深秋別山關入望窮人家青壁裏鳥道綠蘿中地
暖收蒟蒻天寒折桂叢嵐蒸晴亦雨瀑落靜還風靈藥

翻經識謫言待譯通問耕留野老賦食與山童直是忘
機甚非將大隱同

與田道偶然作

長路入雲危深巒隱日規授衣驚變節執板愧沈時瓠
落寧將用蓬飄了自宜明朝發山郭一與吏民期

下建溪

嚴程殊不厭幽意得相尋行倚林閒壁時聽溪上琴水
山皆有通動靜亦何心且復乘機去前川信幾深

石灘

陳后岡詩集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石劣不受鑿水歸時礙行翻令無競性卻作不平鳴逆
折聲猶壯崩騰色自明我行殊昧險於此獨嬰情

嶺峽舟中遇江子順提學考績北上席上贈別因

成長句

故人相逢清溪口斷岸維舟一尊酒醉愁折柳背河關
笑看垂楊生左肘青山沈沈秋日光颯然海氣飄微涼
忽憶曾爲東觀史此時君作尚書郎昨自蛇年走賢士
別來意氣期如此三載不見鬚眉存還是豫章一男子
落水一去時不還我今踟躕來山藩寸心指著向知己

片時會對成分翻近日徵賢徧都邑東巡西祀羣言集
宰相閣東禮通儒將軍門下客長揖世途參錯詎可料
英豪況復非常調喘息余憐輒下駒文蔚爾爲將變豹
握蘭在身身自知投璧向人人不譽別去相思一調笑
知爾甘泉不上書

夜泊羊原

瘴溪南盡見蒼林獨宿蕭然生遠心臥聽潮生驚海近
起看嵐黑恨山深

萬曲寒流匯碧灣千家煙雨閉柴關來愁烏帽生人悶

陳后周詩集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到喜青山對客開

送張秀才省兄還句章

臥病寡營慮閉關生道心還聞異國去忽動故鄉吟海
樹延寒色山城結暝陰懸知康樂思春草別來深

還次羊原先寄張大參政

旅役勞勞不自知暮歸欣及早冬時超越偶乘去舟便
窅然遂與前山期前山繚繞迷煙樹還到澄潭泊舟處
沙燈夜語捕魚人竹嶼晴喧浣衣女異鄉物候自堪憐
況近同心意轉牽題詩爲寄張平子相思莫擬四愁篇

病中張大見過二首

僻候經寒淺羈懷屬歲多馬卿長抱病羊仲屢于過坐
久吾忘我情真爾不他沖然子桑戶相視復如何
拙疾寧爲理幽閒幸避喧解巾看吏傲罷牘聽禽言霧
委花餘泣風歸葉暗翻園林遲日意一與故交敦

晚望有懷

高閣罷餘霧曠然見遙岑依微夕明滅窈窕寒雲深隱
几獨成趣據梧時自吟惟當草玄者寂寞知予心

官閣初成張參政攜饌見過

陳后周詩集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虛館抗山足洞門藹已深高明客鬼瞰衍息見天臨愛
客攜松醪移時坐竹陰應憐獨醒意爲向醉中尋

除夕

星迴節序暗中遷靜夜笙歌達百廬玉漏待分兩歲隔
金缸故著九枝燃庭覆梅花銷臘盡樽開柏葉及春前
不辭酩酊留殘夜倘入新愁憶去年

除夕次張參政韻二首

急景欲相催閒居感化裁夜看寒色去春遲曉光來澤
國鮮雲滿山房臘酒開平生幾歡宴曾是獨遲回

掩閣歲云暮張燈嘿自看風塵移素服月日損朱顏窮
覺詩書累病憐衣帶寬無能將弱羽蓬息一枝安

守歲席上酬張參政用韻答意

豈有區中感能爲物外悲露葵遯故客雲樹發新思以
我觀天定知君非數奇無然歎遲暮有酒一須持

明堂詔使入閭題贈十韻

盛典在尊宗言觀百代通開堂用楓陛肆几卽萬宮陟
配元神協嚴陪二祖同制恢原廟陋禮視祚郊崇燕澤
霑纓辟龍章賜髮我閭關殊隔壤漢使若乘空玉節瞻

陳后周詩集

王西明集卷
約圖刊本

天近琅函照日紅王言通海上郎位映上中郡老趨移
檄邦君拜負弓獨憐留滯客歌詠亦從風

同張參政早春山行次韻

嶺色日吹綠東風忽來茲遙尋新草路行與故人期叢
薄雨餘變孤岑煙外奇悅芳忘近遠指景去參差

遷浙夜泊江口

越嶂宜春望江舫入夜乘潮移諸島出雲卷數峯層近
郭翻多戀還家獨未能北堂今夕夢先已度西興

過吳維新隱居

委巷疏塵宇空齋問隱淪應門兩童子拄杖一閒身下
馬見深意焚魚知久貧相看祇有笑握手更何陳

同唐應德過董任甫

沈抱歉離居相逢卽誦應感君多宿昔顧我日頑疏黃
酒舒長簾炊葵折短蔬忘憂豈必醉舍此未應如

病後還朝毘陵唐編修兄弟攜舟相送醉中話舊

因懷任二考功次韻作

時唐方應命赴廣

舟迎浦樹綠參參笑傲逢君僻性耽陸氏弟兄元莫逆
龐公主客自來諸病中握手愁能奈廢後還朝思豈堪

陳后周詩集

王西明集卷
約圖刊本

惟有同袍應問訊定言幾日發山南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古今咏才人多矣皆敘其繾綣舊宮之情歎遠

羞貧其詞旨婉抑而不揚失之矣余爲原之而

反于正

辭榮出雕閣東素罷輕航已謝宮中妒還驚陌上看

洞門無重期白戶生秋草謂歡貧足持莫向邯鄲道

泗鼎行贈戴水部

史稱周鼎沒于泗秦始皇過彭城使人求之不

得而漢新垣生復言望泗水上有金氣豈其然
乎會傳上將南幸興起符瑞戴君適爲水部使
者因感其事戲贈茲篇

君不見周德中衰天命變彝器飄零散區縣郊廓之鼎
淮泗流一沒千祀無人收秦皇得國心秦侈虎視雄圖
志未已已訪仙源竝海沂還望瑤光浮泗水奮錡喧傳
從百官羽騎連延照千里五夜齋供親祭祠萬力咆勃
鼎不起始知鑄作通神明入川尙自辟妖精彼昏勞
安可得精靈變化固難測沒處空餘碧水流蒸時無復

陳后岡詩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雲色古來神物俟明君今上迎祥日待聞京洛芝莖
日爛漫彭城鼎氣想氛氲法駕新傳下淮右待幸山川
望來久才官獻瑞何代無水伯呈祥理應有泊河使者
試上書爲言伏鼎今何如

道中恭遇皇太后梓宮附葬顯陵挽詞三首

笳鼓喧傳五輅迴川塗警蹕八神開已聞萬乘臨軒送
更道千官執紼來

慈靈化國慶何長魂魄猶言思故鄉生恨蒼梧不相從
沒遺冠鳥到瀟湘

仙駭冷風萬里還素旌遙拂郢門煙宮官舊自收容翟
福署新來奉几筵

都下秋雨夜飲王子長宅

關別時何屢踐蹤已侵還朝明主賜卜夜故人心涼
雨杯初覆空堂漏欲沈安知非夢寐相對帝城陰

同屠六宮諭胡用甫侍講李伯華文選呂大車駕

熊叔仁武選飲任二司直宅醉後話舊席上輒

成口號相贈

昨年作客五溪東今歲來過九曲中夙昔英豪逐流水

陳后岡詩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等閒世事隨飄蓬一從折腰見御史歸去低眉笑妻子
安用黃金橫帶爲卻道世情今如此分把銅章老海壖
何言拜表更朝天愁中謁帝還疑夢病裏逢人轉自憐
愛爾橫經白虎殿出入輝光誰不羨白鵬舊著上賜衣
紫駝新供太官膳城上秋雲日將晏城下張燈更開讌
但傾斗酒勿復言我今慣是守孤賤

出都酬謝任熊二兄兼柬李伯華文選

萬里腰章計已疏十年還闕意何如情憐倚玉逢知己
賦拜投金愧起予秋野雲天低別路寒塘露草藉迴車

歸來願乞稽康傲欲謝山公已著書

陳后岡詩集

陳后岡詩集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序

文有定品時之運使然而人不繫焉韓昌黎言追孟子猶愧七篇賈大夫賦擬檀弓不離兩漢虎豹之姿不得不炳金玉之相不得不炫江河之流惟順而觸山赴海風蕩物激盡天下之變矣彼其棘詞稗說鏤冰雕脂蓋無取焉明興兩浙之文如龍門郁離首闡玄旨不追琢而章不溟渤而濶稱在茲矣百餘年學士之議反於弘正劇於嘉靖呼阮晉宋卑六代而直追周秦兩漢論議錙然或索之質藁乎唐宋之下譬之肖浮屠繪陸海而

陳后岡文集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能正覺冥詮湮凝動狀時趨然也吾浙人文近代爲盛而炯聲茂實寢寢名場若其雋發妙成早譽天下如后岡子者風振泉流七子之備體敷瓊炳繡四傑之赴節使齊焉齊足並馳自騁驥駉未悉其究惜也天嗇之受卽微其精華可以表見於世不廢江河已焉哉已焉哉后岡詩傳矣東沙張公並刻其文以序屬廷松方輟翰燬研卻舍辟易其敢窺履門庭以穢弁珠璧然或以爲蠅附萬里則未敢諉爾皇甫子循敘其詩公作傳載其履歷備矣夫七子稱幹成言四傑惟炯終令若后岡

學偉宗翰位華方臬撫其風節不忝吾浙先聞其視建
安盈川諸子殆未涼云皇明嘉靖丙午夏四月九日四
川按察司僉事趙廷松撰

陳后岡文集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序

吾鄞迴環巨海倚負名山靈氣所鍾代有作者若遞相
傳刻美愛而傳則代不數人惟后岡先生集刻之西蜀
刻之三吳傳播寓內讀其集者自謂手握隨和腹飽琳
球猗歟盛矣余髫時輒以家藏寫本把玩不釋其詞微
義與人難諳解者則鉤玄纂要手注上方以便覽者攷
鏡計偕北上攜至京邸偶爲同好者假去余恐蹈四愚
之誚遂不之索然心未嘗忘也屬者濫竽南臺一日過
訪大廷尉陳公譚及其事公卽出其家藏本示余余持
歸署中閱之視余本闕疏稿一首敘跋各一首而餘篇
亦閒多魚豕余乃憶記其闕者手書補之而上方所註
則閒書一二反覆獄究釐其點畫併張司馬所作傳令
臺掾重錄一過畀之剞劂以與同好者共閱月而告竣
焉夫先生謝世時年僅踰子淵位僅躋方臬曜靈弗假
迅羽中摧可爲於邑然其集刻而敝敝而復刻則先生
可稱不朽矣彼揚鴻漸之翼享黃髮之期而湮滅罔聞
者視先生奚啻天壤哉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也萬
曆辛卯歲夏四月望日同邑後學林可成書于上游公

陳后岡文集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署之仕優軒

陳后岡文集

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傳

同郡張時徹惟靜甫謨

陳約之名東其父智人也側儻有大志憤弗業儒生家見學士輩輒逡巡長揖私念曰有兒不當如是乎約之爲兒也顧獨穎慧絕倫日誦數千言試之對輒應聲就數又奇中其父大異之遂決貲破產延高師教之余時弱冠舉於鄉流聲薦紳間乃使客致懇懇東顧得師事爲弟子者會余業游吳中期旦日就道遂謝不往而約之則從他師游率老學究語猥瑣不竟根旨約之顧

陳后岡文集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易之其師與諸學徒講說經義約之則臥弗聽也乃汎濫百家言上下屈宋班馬之間向裏以下弗論焉海上詩書之士於是爭言陳生矣會稽中舉董公幼故奇童也有女待年於家曰吾女慧甚非得奇男子者弗字徧視里中兒卒無當意者一日吾甬川尙書過中舉相與邀於禹穴之間從容言尙壻事甬川曰夫富貴所不可知卽欲芝草琅玕者陳生殆其人乎乃艤舟甬江之上呼陳生視之而陳生乃垂髫被儒者服繩趨而前面如玉澤晴如漆黑望之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

墳典丘索及諸莊周呂覽言則滾滾對不塞試之詞賦
食頃輒辨語盡玄祕也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以來親
爲期日而遣之已乃挈至京邸董公曰爲程業課肄之
約之唯唯奉命唯謹然心弗好也偷取古人書意所契
會者鉤纂精微時時論撰發舒淵懿於時陳生名聞國
都矣已乃舉進士策大庭中天子親覽其文擢居高第
授翰林庶吉士讀中祕書益厭薄時藝弗治遊神埃壒
之外以極宇宙所止每篇什一出諸學士競締觀之曰
斯捕神彈丸之文乎而約之顧施施自得不自貶改乃

陳后岡文集

傳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調祠部主事已復改編修乃日與屠文升唐應德田叔
禾王道思三數子者更相過從考鏡鴻濛陳說藝文侈
論呖議至達旦不休倦則便相枕臥率以爲常而諸高
貴人竊慕其風時枉駕過之輒閉門謝不納又私有所
彈刺籍籍聞口語於是始虞虞危矣時當道被皇帝隆
遇朝士咸奔走之約之獨不面每歲時上壽不得已望
門投刺輒馳馬過之當道銜之入骨積不能容乃注湖
廣僉事分司辰沅辰沅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都也深
山叢箐犬牙阻兵時時烏合攻剽內地緩急不可控捕

而約之乃罷裁闕狹宣布威信取綱程飭屬之苗夷稍
稍稽首聽命自餘訟獄賦斂皆治巡撫東橋顧公曰嗟
陳生老吏殆不如矣道所理悉聽操切勿復關白而約
之乃終不樂居上書乞骸骨其略曰臣僻在海隅無所
比算不悟微時之幸遭逢希闕屢晉清班從侍華轂首
尾蓋七年而外遷今官爾來又二年矣宣布化理庶效
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卒與病會怔忡症作竟
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罷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力
之戒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解臣官職生還田

陳后岡文集

傳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以保餘年者聞罷不報時吏部闕尙書而兀厓霍公
與甬川公爲左右侍郎計曰陳生偃蹇甚矣必徙之會
山東缺提學輒注擬以上而內閣欲用其所私客力持
之約之竟不果用已乃稍徙而聞也余時爲寮握手郊
勞見其色羣然黑也就而與語氣鬱鬱不能舒曰約之
得無過憂乎顧而不答固問之徐曰束之有懷先生識
之矣約之每出治吏檢括案牘窮日夕不休與學士先
生接周旋款語無不人人滿意比歸休舍輒仰屋慨嘆
憤悲跼踖家人莫喻其故第左右羅古圖史置酒一壺

且誦且飲輒數杯下已而忽大嘔血須臾可數升病瘳矣余乃撫其背曰夫疾者非他恙忿積於中而強以酒澆落之中氣轉結痰火上攻鍼石不能達矣弗戒且有大患約之領然之曰愛我愛我於是絕不復飲病亦漸愈居數月而別余乃訪約之於家則飲猶昔也曰夙疴幸舒不爾輒復鬱鬱余曰雖然竟忘疾苦時耶既而約之徙河南提學余亦待罪魯藩遣使往訊幸報無恙一日蒼頭忽至以書逆醫曰東身被狗馬過不付量勉強赴職事會科試且迫坐肩輿一晝夜馳三百里諸郡

陳后岡文集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士三月而畢乃今病不能支旦暮且死矣奈何惟執事憐之而醫故王府籍也素偃蹇無狀乃卑辭厚禮俾從事挾之行比至而約之疾已革矣猶張目視曰東沙念我東沙念我遂瞑而卒會道思察於藩枕之肱而哭之乃與吾鄉周大卿經紀其後送其妻孥以歸所著詩文若干卷唐應德刻傳其詩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不信哉夫此一陳子耳家宰懟之而不能害比兩侍郎之知之也而不克舉何言其它乎夫以陳子之博洽高融洞古聖哲之微言明習吏事其所厝注井井矣此

與樸邀膚凡無所比數者奚啻天壤已也彼其脂韋比周改錯幸合鴈以揚鴻漸之翼而享黃髮之期而陳子徒以執萬履繩所在齟齬至忿恚而死年纔三十三耳而妻子又無憑席之業則豈非定命之不移者耶抑或搜刺刻深抗引太峻天忌其然乎

陳后岡文集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后岡文集目錄

京集

三二一

贈王給事陞任山東僉事敘

來鴈論 爲顧中書作

芳洲贈言 爲御醫袁憲作

送成都陳同知序

廣聖意以光大禮疏

楚集

三二五

題永思言卷

陳后岡文集 目錄

燕峯序

贈孫氏兄弟授將仕佐郎序

辰州與田叔禾書

賀封君翟父虫峯先生母王夫人齊壽序

祭楚端王文

賀楚王受冊致語

祭侯中丞太夫人文

代翟中丞贈巡按湖湘監察御史沈侯還朝序

代翟中丞破賊賜金帛謝表

疑獄十二事序

代賀太子生辰

贈約齋劉公陞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序

寄屠漸山書

湖廣鄉試錄序

代馮侍御祭廖母江太宜人文

乞休疏

賀田母劉太安人七十壽序

同年錄序

陳后岡文集 目錄

題方伯徐公得子唱和詩卷序

與霍尙書書

贈大參劉先生考績序

明故次妃田氏墓誌銘

閱視靖州碑文

蘇門集序

閩集

三三二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東橋先生山中集序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跋國寶新編後

洛集

三三三

詩集自序

陳后岡文集
目錄

三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陳后岡文集

明鄭 陳 束約之 著

同郡張時徹惟靜選次

後學林可成志父校疏

京集

贈王給事陞任山東僉事敘

夫學者砥志發憤究極閎奧然必考視履行明之于爲
孔子曰君子欲聽其言而觀其行文莫吾猶人也躬行
未之有得然則篤學在力行若斯之切也而拘學之士

陳后岡文集

一
四
明
叢
書
約
圖
刊
本

或索隱抉微雕疑眇辯驚空說而論聖賢豈其爾乎且
仲尼立教設詞以示七十弟子恂恂然爾雅樞實其於
性命蓋罕言之也當時弟子具莫聞所謂性與天道者
而其德行政業咸彬彬焉後世莫與幾也此豈迪何異
教哉明興百七十餘載海內安樂薦紳先生相與論議
道術鉤爾淵闕往往毛比繩引谷應棋出詳哉其言之
也抒指通意總之不詭于大道然綜厥著施峻潔炳烺
章章異者間可指校其諸牽曲而寡適甚或炙輶以畔
經是將安藉乎由此言之學者未始不有口行迺無微

也夫三代尙已以余觀之漢吏治蓋烝烝焉後世儒者
迺謂其不學無術無可準道嚮使論議之儒與漢材比
氣量力効用當世豈可得同日論哉大都任質者誠以
蹈志明學者辯而詳說此其爲効不可睹邪是故君子
學道臨民亦在躬化謂何爾諄諄者斯以道化厲民此
何異以聲音療枵索瓠解結矣同年王君倣儻魁梧彊
志鄉學有聲廊廟間茲其奉天子憲命而其職于魯也
行將觀孔氏廟庭車服禮樂器數習詠絃誦雅誦之聲
揖進諸生以攷鏡遺風景行迪德以照莅其土而章之

陳后岡文集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號是殆所謂蔚然虎變者大學何可勝道哉大學何
可勝道哉

來鴈論 爲顧中書作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鴈集于邸舍迫就不驚容止閒暇
時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鴈負陰抱陽候時
眠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集人寰之清澂殆以章瑞
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耶非
耶先生道爾笑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厥本
夫觀物測微揆類表應此璅士之思也非所以議於廊

廟之墓也宗卿之言過厲不乃甚咄乎客曰何爲其然
也羽毛先氣迺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婉儀斂翮
引翮駢蹀邕邕肅肅似擾而馴殆漢氏之所爲協律豫
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耶先生曰烏謂此乎允若而言
則是具物咸瑞而靈不眇見也烏謂此乎且夫鴈屬鷗
雉詭羣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畧倚機入林卽鹿
則駭瞿蜚趺者眾矣虞人靡得以爲瑞也鴈鱗綺甲世
之希也漁子掄九罟以游江河則舛類詭族噉嚼浮沒
揚波迂纒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有靈而
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
何以然而休旃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難以微喻已然而
茲事雖細皇風之所槩也迺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
故惡可嘿焉惡可嘿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禮祥適也
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摘盛者追適雅休履
祉者附會論世釋化不越三者而立教矣故事有微而
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優游委蛇迺矜矜于休旃
藉令遣替運而歷諱朝雖疊珍彙異方且跼蹐匿沒豈
能以揚芬而擲茂哉問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

陳后岡文集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繼光景葉
湛恩渾淳溢於罔極猶遴登石髦俾寓內一技之士亦
得効請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萌庶闕說遐近訢歡協
氣充切嘉況羣集熙雪表瑞滿露飛甘仁稟皎冤靈雀
之貢日旅彤庭嘉懿異稟之祥盡升清廟而天子猶撝
挹不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敷示中外自今毋得重獻
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聞上羨溢圖謀者尤不可殫術
人人謂致華平之山家家斬致林氏之麟跂足致鳩延
頸成痛海內喁喁然無不望上兼瑞命總百靈也昔者

陳后岡文集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爵集省第黃霸揚其聲鸞降庭木蕭恕表其政此皆遇
好誇之主居偏駁之朝處疏迷之位猶能援物著化垂
眎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
鳳毛之簡珥筆金闕刷彩瑤閣目詢天藻手操雲英夫
既以習觀太平之業而沐浴膏澤嚮被其文章矣孰彼
蜚鴈燕然戾止若基若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
致信符籙然而引興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
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鄙也蓋
情有積而思宣美有稽而斯起性有觸而斯起舍人規

煙希會迺得以因物託義被飾趣指播之悠迷以昭其
蘇休焉夫感上奮內據盛歸美而輸布忠盡臣子之職
也抒指道情以通諷諭漢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指焉
幾以極廣通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翩翩其羽亦集爰止
鵲鵲吉士媚于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
胥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不休也若迺眩異測應以幾寵
綬而惟轉況不亦惑乎美其然哉

芳洲贈言

爲相醫袁遷作

余睹昔載記所稱說瀛洲豈不說哉其言海上宮闕鳥

陳后岡文集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獸諸珍異藥物神人所居馮以不死矣其實難信而袁
生迺稱芳洲豈亦有瀛渤之意乎生之言曰介甌越間
有洲才數里所草葦綠黃橘柚叢生蒨結日月所爲隱
蔽四時更華實相芬芳也朝夕洲上得盡讀昔所傳五
色禁祕方書聞以診切世病鮮不驗哉此若芳洲所助
焉夫南州之美自昔禹所記之翔實矣蓋非有環海之
遠迂誕竊冥不可綜覈而袁生志能用世又非向所談
神人徒自美好已也此其有足多者迺所謂其志潔故
稱物芳乎非耶余居京師生見我于邸舍清幹穎秀眉

宇儻然過庸也生蓋謂我曰世傳秦越人知物迺其心
自靈或稱飲藥桑君蓋神言之耳走居芳州時爲人眠
病莫不具見表裏非曰敢幾文摯然世有龍叔焉能度
哉今肆觀中都達貴官人射聲傳勢兢兢于當世之驚
其病無不火柴而患于陰陽者千儲之君長擊鐘陳鼎
齧肥臠而寡思慮此其病無不越燥煩醒而邊心主矣
被羶食淡則澹泊之良也雖有衰疹不好于支蘭是故
或病而探或病而淺所治所不治大體如此矣此非必
懸衡揆度參診奇咳可坐而測藥之也嗟夫余誠有味

陳后岡文集

六十四明後書

約園刊本

于斯言若袁生可謂進于伎矣循其言足與幾道語云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袁君之謂耶

送成都陳同知序

今宇內合和人才衍庶或迺滯厄條格無所于表見天
子一切破敝剗例肩比三途以登儔父蓋下詔之明年
而松溪陳尹以功能奏課之長安天官卿迺注補得同
成都守舅氏胡先生蓋謂余曰語有之善仕偶合若陳
君一何奇也陳君賢不自耀銜志隨牒效若令于松溪
彼其名迹無弗顯援榮畀也而竟是恆調爲此殆中才

案日月積資稍遷之致耳笑在爲陳君與今明明之時
乎陳子曰惡惡然是而所謂策計官而私計其身者也
夫朝廷班秩差數出館廩懸章號畀之賢能匪其眎榮
以爲民也士矢身焦思蚤暮于馳驚者亦爲民圖稱也
故官非有所眎擇期安民已也今之親近安民者惟守
令爲孳孳聚欲衷惡使民得素雖父母之愛蔑篤于此
矣宵惟于寢夕徧之鄙雖堂階之遠蔑捷于此矣詠謂
惠休口鑄貌祀滅沒而不諼雖鼎鐘之烈不永于此矣
世顧第弗量度率輕外而重內易其身而鄙夷乎民此

陳后岡文集

七十四明後書

約園刊本

何以謂焉蓋余入東觀繹石室祕藏得覽睹國初功令
未嘗不斂容歎美也今有若曰郡縣長吏咸得辟除儔
秀子弟嫻習律令縣吏或衰老若遷去卽子弟得次注
補於此見制意宏遠矣今縣邑之吏裁二三歲率得補
臺郎署去或一二歲去先後習見慮無不期且夕去也
苟且羈祿養交以冀幸遷辟矣不二三歲又轉遷之郡
若藩臬他官故輒易一官率懼然顧慮督眊不暫省識
已矣此豈皆其知識之淺亦其所更歷渺也故謂今之
官人率以仕學也非久道化成者也今使造父入山而

趨徑不如樵者何則非其所省識由之難矣迺陳君才而習智有聞于松溪彼其素諳民俗情偽郡若縣之當事崇庠俯仰明審矣而又之成都成都西土之沃區也是稱饒美多材有文章蓋文翁之遺教在焉夫習今之故鏡古之風蓋取善之淵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其成事蓋足視也是將蒙顯榮無已雖不謂偶胡可云哉

廣聖意以光大禮疏

邇者皇上稽古建極創明郊禮與天下更始大小臣工

陳眉岡文集

八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莫不懼忤以爲此生何幸躬逢唐虞之盛爰自興工以來服役壇所罔敢有弗虔者近該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等題爲遵奉明旨禁革褻瀆事節奉欽依聖諭敬以事天仁以恤民陛下之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其有不能將順者則非人類也臣聞之王者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今者民居墳墓逼近壇地其所從來遠矣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垂今且百十餘年臣嘗往來相視一二里之內居者不下數百家墳墓不下數千計其在各壇可推而知矣且均是人也均是地也陛下念及

一里之外暴露者多則一里之外非陛下之赤子乎下令之月居民莫可控訴則無不匍匐痛哭者蓋因循日久葬埋日多今一旦欲令改移無力者欲遷徙而莫具其土地棺槨有力者有土地棺槨而莫求其形骸使死者流離於泉壤生者悲號於遠邇輿情洶洶苦楚甚矣聖人舉禮與天下樂之故有郊而肆赦者所以廣天地之惠以和樂遠邇也今將興大禮而使無知小民存沒失所恐非以昭天地安百姓也邇者皇上軫念軍士盛暑勞役令臣督同太醫院官管理醫藥以此蓋知陛下

陳眉岡文集

九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必有體悉元元哀憫無告至意特患羣臣無有能充長其說者故敢忘罪戾冒昧陳之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記王者之仁也西伯之澤及乎枯骨而天下歸心考之傳記所載蓋如此伏願皇上擴天地之仁施雨露之恩特敕都察院曉諭百姓令已定者弗復遷動將來者嚴加禁懲則精誠上格德惠下施百姓懽呼帝心悅豫自天申之福祐無歉矣

楚集

題永思言卷

左丘明有言古之制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余每讀斯語未嘗不傷然感也嗟夫古道之繇鮮矣況父子之間乎今夫士居隱約垂翼蓬茨之時此其蚤暮觖觖慮無不快一朝仕顯也其已仕顯也迺侈然睢盱庫庫不自振濯此非必其身尤亦其所從與然矣人亦有言蘭根與白芷漸之澗中矧在家庭哉是故便勢而明欲俚市之言信於師資舍義而導情闡闕之說明於巨索矣迺永思之訓何其遠乎余入楚得從錙大夫後竊欽然大夫之高明已迺睇其家遺言然後知東樓翁教然也彼

陳眉岡文集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其脫迹鴻漸之日始離棄窮厄就顯榮也雖其親知詎不以便利告語者乃東樓翁言諄諄歸諸元本引誼章道勸忠納軌虞虞有君子之風烈焉美哉非翁不能以賢成大夫非大夫賢罔以引揚明休弗墮軼也獨怪以翁之懿湮沒而未庸賢者固有遇合傳不云乎孝以事君也慈以使眾也大夫貞信爾雅履明忠報主上可以爲孝東樓翁縣慈眎教然而使眾之道備矣楊子謂父子之美也無是父則無是子豈謂錙君耶

燕峯序

大江以西岡嶽小大嶙峋引流折瀆奔崩翔赴者蓋千萬數而玉山據其塞玉山緬亘迴複峭嶠標拔又千百數而燕峯擅其奇負塞而奇故燕峯爲獨受江湖積潤而領南北之委會蓋元淑之所鍾而仙靈之都也而上大夫詹先生曰余嘗隱燕峯云東爲外臺官乃得奉先生接進怡怡灑落於華榮弗數數然也是其有燕峯之致乎孔子云道不同不相謀今之道巖谷者紬朝市道顯榮者紬沈淪二者皆非矣嘗試言之隱淪之士不可以不知世廊廟之士不可以不知山林深居亢遷而不

陳眉岡文集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達世用則枯槁而無適貴顯廊廟而無山林之思則嬖娼局促滅沒而身不揚迺先生夙登于嵯岈之墟憩乎寧寥之域所以周囑遯觀馳神運思者深哉昭曠矣故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豹澤而龍見蟻屈而鵠舉舍或投纓用或解蘭貞而不諒與時翩翩此豈有慈茹蹄齋如世沾沾者之爲乎眾誠有不達或稱移文於山庭何謂哉乃知周子非誕汝南孔生之言爲未達也斯可以論燕峯矣

贈孫氏兄弟授將仕佐郎序

夫士遭熙隆之運則靡不欲有所傳藉以斯表見于當時雖趣舍異規而利見之情不殊迨德百塗而眩達之思則一故聖王縣跡采服以犇驅寓內能使璽璽然其如的矢隙流羣趨之不自己也我國家登用備良既有明經甲科郡國歲貢之典則又下令民間得入粟助錢拜郎尉將軍有差豈其倍貨將以罔羅遺軼表樹風聲故千金之子即賢不自致類得仰輪貲財爲貴官人釋徒蹻而束金解草衣以結紱雖無資于厝理亦云抒其志矣孫氏故萊大姓也粵自先都御史某公赫有功名

陳后岡文集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昆友子庶後先班班爰有中憲大夫若郡學博士諸人嗣引聲跡背項相屬也乃其賢而軼者有曰雲曰昌相輪粟拜將仕佐郎冠裳楚楚被服有輝受命之日聞里所談故知位號當世之所榮也簪紱珎佩世所稱家傳之珍也雖有令善舍是則無所于揚乃二子慮存乎承家之烈而思名稱之不揚也故効一命以爲華榮誠不以庸亦祇以貴詩云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錫命受服殆有章哉若彼蓬累之士談經矻矻白首竟淹沒也其或巨家富人厚自藏蓄以殫積金錢即不占半級

與田里萌等非所謂賤焉恥耶其亦遠二子之裁乎

辰州與田叔禾書

鄉渡蘭江知執事留滯楠溪忻然甚期一會迫雨潦溪漲全行日少才及下雋輶車已先日背發慙灼如何昔人重追朋故或輕千里解組紱相從僕今不能不如古人遠矣煩暑跋涉伏惟無恙此邦故夷蠻之都自昔遐矣西去更有崇山茂林停嵐慘靄晝日不開硤硿深澗懸崖峭石馬瘡不敢前驚飛跼跼不能渡懷心茲時睇夜郎之脩坂感昔賢之遺教豫陽何心能不悲乎尙念

陳后岡文集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在郎署時與君席地持蟹蟹倒瓶浮白張目大噱何期不朝夕乃今步武聞不遂對晤固信詩人所以重一日之別也三度枉教札并以雅什荷殷勤意甚厚捧論知黃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爲情昨計轍迹當道楚中時與阿嬭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爲權倖今乃已矣當還白嬭其爲酸澆耳僕入楚來卽有辰沅之役數數偶旅所不可爲具陳居北地日久渴至南中暑濕之鄉氣體大不佳家人各各嬰疾妻子癯然羸苦鄉園之情見此不能無動僕故農家也世乏炯迹門樹中薄困鮮僮石之積

賦無一牛之蹊農不殖作莫廢炊漸而稚年寡伎能釋
擔負笈師受墳索母太夫人垂及高年有馮衍貧困之
累懷毛廬江喜檄之情幸藉祿奉將八歷星歲金門銅
柱具所繇歷稍識宦情便嗒然可罷夫榮華之門徐亟
異運同管于廢歇惟彼蚤詰爲能無吝幾圖割剝此緣
而親故中聞不仕無養油油然止瓠拙之才世大不宜
亦時學就人周旋輒都又忘卻語不云乎亦已焉哉逝
將返舊林散髮掉臂爲明時樂萌海內同志亦有毗陵
唐子或言其抱疴食不能甞甘便欲掛冠躡屣相依荆

陳眉叟文集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之上此中倘有富人可以貸債買僮逐什一之息置
粟牧雞豕庶幾足母夫人饘糜之養邀遊名山沒齒無
憾比得友人李中谿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
所于貸誠然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賈豈乎
就令餓餒當荷鋪抱嬰茹澗溪之毛歎無營之水尙一
澆慳慳積懷貧非爲病黔婁原憲彼亦何人倘得與此
輩同歸爾首秋計遣人疏闕下天罔三驅何禽不遂區
區之忱先已自喜見說執事亦有斯度故以相告人心
不同亦未敢告之它眾引嫺笑也山院毒熱百務報罷

忽復懷君慕王生一夕命舟之誼遺一力函書馳候附
以短章久闊情愴言何能悉夏仲下旬日寓下雋某頓
首頓首啓

賀封君翟父由峯先生母王夫人齊壽序

夫蹈德而履應詎有常哉其諸幽顯通開固錯然闢異
也然而要以終始不迺大謬豈非衷益之運言管其樞
乎由峯先生故東海上人也先生恂恂厲志行誼結髮
學墳典以博士弟子高第食縣官之餼二十五年而遁
于東海海上諸儒生學徒無不斂袂歸由峯先生者而

陳眉叟文集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配又王夫人也夫人生有士行淵然詩禮孝敬籍甚
諸海上儒生學徒則又訢訢言先生乃有內德助也然
而湮淪曠久用不究于當年有子二人式穀以紹雲蒸
龍變始仲嗣青石君粲然爲廊廟之材入參璣垣出典
憲臬於是天子褒然嘉之是有封錫之典時先生年
八十三夫人八十一矣白首服章采要束黃金乘軒食
鼎不出戶而擢寵榮聲名施羨于天下若此所謂始潛
德終乃昭顯者耶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夫元厚
氣結網緼蟄蛻則流峙而爲高山深川然後出搏器異

物以表其能是有丹砂膏乳金玉珠石若蛟龍虎豹竹
簡相梓之材此蓋本貞固而美利生也如觀其所以生
則先生與夫人之高深貞固可以覽睹矣天之所予必
在明德鮮以涼飭故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豈弟君
子福祿攸降四方之臣展采宣力于時則召致和休而
禔祿于身家故詩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
祿不那乃虫峯先生夫婦具有明德足以釐錫難老福
祿在躬而生有奇子寔體名世之資列戟開牙惟屏惟
翰所以拯龍匡濟罔有迷繆蓋百辟之刑憲而四民之

陳后周文集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爲紀矣將以庇庥上下延及其姻親而蒙被顯福又
烏可勝道哉詩云綏我眉壽介以繁祉蓋言此矣敬奉
觴再拜爲先生夫人賀

祭楚端王文

維王廟慶發祥紹駿繁茂和粹玉融清芬蘭秀弱冠嗜
道無競惟時夙夜浚明以承令基光光龍旂祈祈藻服
金璽玄珪保乂皇國德有潤身禮無罣器囊囊略流苞
萃文藝物絳小勤施罔鉅畜漢肅助錢齊攸賦秩忠允
由度孝迺祈身聞流南國聲徹北辰明明天子眷言篤

類庸錫顯章告于有位褒章孔熒淵懿用彰式克承只
爲龍爲光謂天蓋保永錫難老曾不憊遺漸世溢蚤聖
主震傷賻贈錫煢禮有加崇哀不忘遠寒暑鱗次忽焉
環周時懷改火心折逝流凡我具職與分邦憂薄言告
奠蘋藻非羞尙饗

賀楚王受冊致語

伏以大君開國展親之典攸隆宗子維城集德之基斯
懋龍光不冒駿業惟新伏遇楚王殿下亮允篤誠聰明
睿哲學隆三善氣備四時體斧藻之明徽秉琢磨之粹

陳后周文集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質令聞令望如圭如璋金聲夙振子青闢玉版乍頒于
彤闕景命有儀歷日惟良饋九牢以迓賓贊三命而受
服率禮不越備物有容龍興翼以當陽虹旆儼其颺日
儀宣簡策樂合笙鏞繼軌惟賢邁彼藹桐之命主器在
畏有加履璧之年瑞繞非煙權騰披霧麗祚占其彌固
麟趾所以興詞凡在外區率同中慶忝在下位敢揚末
聲詞曰運啓靈長皇都景命將徵圖寶冊燭霞光聲詞
微上部冠履集周行權怵處提封百萬戴新王○況景
屬青陽化國日方長膺寶籙進瑞觴鸞啼繡戶暖花發

錦宮香春好也千秋此日樂無央

右調千秋歲

祭侯中丞太夫人文

惟靈昭族發祥璇閭種德婉嫕夙成溫恭維則肇允令儀閭德攸植施衿結褵芳徽甚籍母儀克峻庭訓載揚迺鍾昌嗣璿式金相蘭茁齊穎棟華比芳高牙獨坐熠燿龍章龍章孔揚錫孝不匱澤澤魚軒皤皤貽背大年表祥景命無艾溘疾不作謂天蓋誓川逝安返舟藏歛遷錦闥畫闥金釭夜寒陟屺靡及凱風徒攀恤典有加

陳后岡文集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豐澤載衍生榮死哀亦孔之腆凡人有喪匍匐往救況也碩媛哀此華壽嗚呼傷哉尙饗

代翟中丞贈巡按湖湘監察御史沈侯還朝序

乙未春監察御史沈先生奉天子之命循行南楚此邦耆舊聞而色喜曰是先憲使沈侯孫乎湖湘固去京師數千里地方踔遠九邊諸省縣道旗亭萬隊長吏棋列五方之民陳椽其閒水流而輻湊蓋王度之眇究而吏弊之林也非有兼資鮮繇厝理先生夙以名文學爲邦司直又其先大父僉憲君所嘗治境也名迹在焉故先

生在髫年已具知楚之患耗情僞章章明矣乃其所以

施行援法蹈道無不協乎機宜斥回厝枉刊剗秕慝郡

國之猾闖而股弁貪殘之吏半棄龜組先是寧鄉之寇

嚙諱嶮穴以張驚猛後先習見眊爲當然先生奮然曰

是可養非乎遂贊大謀以剗元懟時方連儉之年所在

黷然告困先生即同表請發困以賑貧者老羸所祈萌

用大閭歲終平諫凡若而人明冤釋疑雖當大辟無不

厭其本情囚決之日如其生年也詩不云乎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今夫言監察者溺其教矣其治鷹擊鵠舉法

陳后岡文集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禁纖纖米鹽其爲剛也使人不安善而賊猾巨姦或乃遁刑其諸煦煦爲柔譬水也而人易狃之政紀墮落矣此皆不練于理而弊于顛情也先生仁心爲質抗義繁方罔事一切參用柔剛沈機宣化法號滋章吏儆于位毗憲于鄉行之一年詔詠以興易巽之離其爻上九象鼎玉鉉仲尼傳曰剛柔節也夫節剛柔乃可以居鼎先生往哉行且有鼎之望繇是道也其爲徼福庸詎止三楚之民乎因以告諸二三有位曰是可以贈矣

代翟中丞破賊賜金帛謝表

伏以懋賞猥臨從疑惟重計功仰受在素爲譏惠有過
於千金懼無逃乎三穢伏念臣才非經緯質謝雕璣憂
未能道濟蒼黎誓不以賊遺君父乃同羣力幸收利於
斷金遂按元兇尙負慚於衣繡豈意絲綸之寵亦霑鉛
鈍之資慈惠溥將珍華具盛衣裳在笥遙頒內府之藏
鏤幣盈函蕃錫南州之貢流兼二品采備五章絕澤羨
乎米提輕霞散於綠綺惟其章矣錦服固可以畫行受
言藏之寶氣猶堪於夜識臣敢不淬磨初志益堅百練
之忠黼黻大猷永矢五紘之節

陳后岡文集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疑獄十二事序

往余在東觀覽繹舊史具見前代人政治得失次觀近
世俗吏之驚晬眊一切蓋瘡然傷之竊自謂操刀不得
效之剗割昨年屏居湖上稍近文法時時造萌庶于庭
訊案舉辟至於疑二未嘗不兢兢慄慄乃所謂臨之而
知其難乎及讀栗晉人所次高公疑獄訢然異焉夫弦
急則絕鮮擾則亂平易近民情實乃見非虛言也此十
二事者並以忠信明確使民不欺因心判義盾之於法
使民得理此庶幾廩廩古所稱神明者乎乃列其已事

刻而存之俾後習者覽盼焉

代賀太子生表

伏以前星昭采誕膺朱芾之祥幼海澄瀾載協青宮之
慶鴻圖啓佑鶴禁揚徽臣誠懼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元
良出震萬邦爲之作典貳體承乾百世所以彌懋故封
人之祝聖三曰多男周士之願君再言錫胤恭惟皇帝
陛下纂圖則大疑命合和禮樂建百年之期仁聖接千
歲之統克禪克祀盡制盡倫精竭於四郊孝饗隆乎
九廟是以神開熊夢吉兆燕謀月軌青維適應祈年之

陳后岡文集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候虹流華渚駿發長世之靈蘭殿惟新桂宮攸啓仙源
毓秀龍標早協於搖山璫極降芳鳳響乍迴于伊水珪
璋在耀七豳有輝于以仰副宗祔用是永安民社華裔
企踵人祇宅心凡在具區罔不懽暢臣躬逢寶慶喜迎
龜筮之長心舞瑤墀莫比鳳儀之列自中忝忝有百恆
情

贈約齋劉公陞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序

今上並登儲壘位用舊德約齋劉公稍以湖廣副憲使
陞四川右參政先是公推補內臺卿若今官幾用者數

矣于是寮庶執事既賀而歎以謂遲焉僉事陳東進而
言曰休茲劉公是謂以遲顯以大受乎夫天之生材其
篤而厚之也必將鬱滯穢結而後長懋則又搖擻振蕩
之以成其能雖材之自計不爲苟達其積而用之也必
待紆徐遐永博肆而錯陳之以暴見其文章故夫微藉
容庇擁腫而致隆危者命曰瓠福蓋材之無幸而天之
所大不厚也國朝近事諸文學得補吏部郎若他美官
卽內貴不抵外補卽外補率因緣階地取徑約得超致
巨位而劉公乃爲吏部郎淹滯且數歲卒以守正不能

陳后岡文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苟容絀爲外司官又不得藉之地而需遲者數年更治
者數省道而奔驚登頓者數千百里此豈有異故凡將
欲博眎器使之以表樹休烈也夫臺省長貳之官是稱
蕃翰居有封疆之守行爲專命之使布德宣化乃自古
而重之矣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藉令劉公弟留內
得躡取通顯其能宣布澤惠俾有聲于粵楚巴蜀之間
如今時乎蓋余觀劉公愛厚而明知忠信而果執章程
憲辟靡所貸賁至於諸故舊善人乃殷勤遇之如恐不
及接引晚近輩汲汲惟恐後蓋長者也孝皇帝時號稱

極治當是時元公巨老率恂恂雅馴縉紳先生以此相
式皆有長者之度而無涼薄之心乃睹之近時若稍殊
異焉忠厚意懷衰耗矣詩人稱之屏之翰歸于彼交匪
敖而福祿攸降言乎豈弟劉公有豈弟之懿而不忮不
敖福祿之所綏也庸有已乎敢以是爲贈

寄屠漸山書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
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旣外情素殊別恐冒周爰
浚恆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擗管操觚隨又捐

陳后岡文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棄亦冀遙村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
惓惓詞文藻績情致頗篤陳昔時嫵樂之悵歎數子飄
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恨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
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鬢仰沫足下秉高世之志體
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茂實爲士品規夫
順風而彈雲和之絲乘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
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
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
見朱明矣磷緇塵映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

以過黃陵而歎息之赤壁以唏噓懷目九派之流傷心
一柱之觀哭屈平于湘水弔賈誼于長沙北上荊州更
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
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
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噴舫造天黑霧
千尋黯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畫陰翫獸窺形螫蟲射
影斯實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縲滄
塗婆娑行列積憤誰平裏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
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噉百事滿而

陳后岡文集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吏曹謁當其恫惻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它乎是故陳
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闔張膠東自歎其
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略同其揆矣五十
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
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
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蓋孝標懷
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
義命遠於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材文以爲梁棟其斷在
于溝中同畝之稷上則饗神明而其餘委于雁鷺非其

材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
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微於合劔論奇於效璞
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乍踰
蹻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志炳
耀丹青沉僕爲專命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
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于常人哉家世貧素
不事作業糠豆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
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
室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
題尺疏使人北于明主因告足下并述前忱負瘳未平
力諭不悉

陳后岡文集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湖廣鄉試錄序

賢才之興非獨其稟質茂也蓋亦有風化之助焉在昔
成周積德累功肇于西土以造區夏當時翊運佐命之
英其在郊鄴則斌斌然明德樹烈周召爲之冠詠歌所
起二南流其聲斯豈非聖人之澤而積化之所表乎聖
天子起藩南國荆湘鄖郢亦曩時郊鄴之區也含生之
類沐浴膏澤稟仰休和已非一日之積矣龍飛以來海

內父安太平斯治大道邇隆天人並應協氣所邇匹寶
闡澤雖在疏迷猶得晰乎光明而況三楚之毗首切衣
被者乎邇者天子加意故都寵錫尤茂精神所通靈異
斯篤然則倫比之士蜚英耀采宜自今日而極盛也乃
觀其詞章馴厚爾雅溫和不甚美其麗者煒燁而有則其
深者淵沈悠遠而有貞人之思郁郁乎文哉信治國之
昌言至德之精而漸浸之所孚已詩云王國克生維周
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乃多士生于王國行將楨幹
而安寧之也亦何以自効乎夫開設科條以言登僑髦

陳后岡文集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主上之惠也惟明惟公夙夜惴惴期於靡軼主司之
職也發憤砥厲騰茂實而策休光者藻士之摹也且夫
晞景炎者不隱迹赴洪響者必急節躡熙隆之會者不
後事而背時立德立功達人之所驚以不朽者也昔者
荊州之貢聖人則之猶傳之後世以爲經紀矧多士懷
奇而身獻于聖人之庭乎多士勗矣倫物醜類齒革之
材可觀比迹尙賢周召之烈具在能近取譬其則不遠
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蓋梁肉之士始
迷而忘反故名沒於當年瑰特之良履素而考祥故聲

施于後世斯二者得失之幾所以自鏡也二三子豈有
不慎于始而操持諄諄者乎則非厚生之意與登擯者
之情已故初進之日本其繇盛而終以規之

代馮侍御祭廖母江太宜人文

惟靈毓景素里誕儀華胄明姿夙成嫿節天授溫恭婉
嫵淑貞純懋女史克繇內則靡疚居室有行施衿結褵
含章迪順夫子攸毗脫迹奮軌再命佐時比榮齊貴寵
祿是綬婦德既隆母儀亦峻善慶迺鍾誕昌厥胤睿質
金相英聲玉振鴻漸九達鳳翔千仞遂掌綸綍爰侍帷

陳后岡文集

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璫錦封苻錫石卯載刊几几翟弗皤皤朱軒謂母純嘏
胡不百年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天如何期景命歟仆天
子曰嗟曷曷曷賻赫赫令恩光光殊數嗚呼哀哉余夙
蒙固幸接門牆因依令子時聞義方瑤華忽委郁烈難
忘生榮死哀亦孔之傷

乞休疏

臣某謹奏爲陳情乞恩放歸田里事臣僻生海隅無所
比算不悟微時之幸對策大庭親廬睿覽錫之批札授
臣甲第臣得與庶吉士讀書翰林隨授禮部祠祭司主

事歷陞儀制司員外郎伏遇陛下隆興典禮創建郊廟

臣幸從秩宗之末屬慄慄駭奔蚤夜罔懈而陛下不以

臣愚復改臣翰林院編修時逢陛下敕修列聖寶訓實

錄月給臣太官酒米得校對祕館臣感激感激臣材質

繆陋遭逢希閣屢晉清班侍從華轂首尾蓋七年而外

遇今官臣銜恩赴職感懼交并爾來又二年矣臣職司

分巡道當湖北蓋辰沅之域五溪故區而苗蠻之所雜

居也深山大谷毒霧決潏臣朝夕登頓宣布化理庶効

區區以報洪造豈意數奇命薄任非其能卒與病會去

陳后岡文集

卷四 明倫彙編

綱目 卷四

年八月以來怔忡症作竟夕無眠火熾血虛潮熱不能

臣年方三十形神枯索遇事恍惚半類翁耆醫者診臣

曰此濕熱外侵元貞內鑠積勞思之所致也不習靜珍

養未可延活而臣有封疆之寄文案委積非可了卻臣

今力疾行縣療痼日深餌藥朝夕功效竟闕臣非不厚

幸富貴而疲弱難任朝露叵測如此不止將犯周任陳

力之誠一旦膏塗異土誠可於邑伏望陛下垂日月之

末光察臣丹款敕下該部論臣平生量其無他解去臣

官職生還田里以保餘年倘不就隕滅猶得以詠歌太

平含笑沒齒臣屏營延望不任犬馬怖慄之情

賀田母劉太安人七十壽序

夫世謝元朴人闕大年然亦有巖棲之英後凋玄髮累

德之慶獨著皤齡蓋以置器之理靜閱斯延生材之道

篤懋彌悠乎九溪故三山之域八閩神皋也崇巒竊谷

絕于區寰是有太夫人曰劉氏稟靜順之休姿挺堅貞

之嫿質淑慎慈惠因心則仁婉嫺含章靡德不蹈明興

太平之化百五十年矣尤溪之士身不躡于瑤墀名罔

標于緇帙豈非靈采殫結待時有開乃太夫人感熙昭

陳后岡文集

卷四 明倫彙編

綱目 卷四

之曠氣篤啓昌昌賢而中嗣憲大人田君蔚然白眉抗迹

紫漢冠蓋儒詰輝光邦家然則夫人可謂得天之時効

地之符啓人之瑞者也允兼三才以綏百祿丁酉季秋

實降年七十之辰是月也鞠英散芳桂醕浮馥長筵緝

御擊石觴金子姓畢趨以次稱賀朱軒翟茀祁祁有輝

豈曰無耆不如是之壽且祺矣詩云壽考維祺介以景

福故知煉石餐芝服藥之年難駐御風內氣羽化之事

空傳一檄非榮三牲有養毛廬江何言色喜曾子與所

以興懷也以古揆今直其愿乎屬田大夫有敷文之命

祇彼于湘嬰情陟屺二三有位感范巨卿登拜之誼執酒詠歌以觴田子夫孝大揚名榮言養志豈其不暢具

同年錄序

士舉于鄉則式譙于宮禮也敘年陳世以及嗣息所以講睦修信而合和朋友之誼也夫五倫之道同隆朋友之誼爲急觀德摩善必取諸友是以詩人本之物理伐木有作安樂棄于谷風刺焉豈以交游之情異則遷乎諸君子並以鴻漸之翼奮迹明時可謂同乎安樂矣抑

陳眉岡文集

三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余聞之結紱比穀煦愉相從終日抵掌而無所迂者非同之至也塊處而獨行義不苟合當世者非必其異也今夫偶儻之士內棄親戚外不顧朋舊出萬非一是以特著其功名此豈必好潔其身亦誠有所以蹈之耳蹈道爲眾違之爲獨離親戚不必爲薄出肺腑不必爲厚要乎同止乎理義而已矣且賢士之遭遇也豈將締交樹援行比周于當時而已哉必將抒德陳力宣猷讀能馳驚乎并包之域而廬思乎耿介之塗焉今夫圖書球壁陳之東序異質而同珍者輝光接也絲竹金玉作之

清廟殊響而同成者音聲比也二三子固東序之珍而清廟之所資已自靖自獻耦俱有輝功存名流施及胤世久要之道孰大於是乎易曰同人利君子貞蓋言此也

題方伯徐公得子唱和詩卷序

夫悅豫所感則發形於聲歌詠之作聲之至者也區寓邈矣古今同揆莫不以嗣息爲大期垂裕爲佳慶將象賢纂緒貳體攸存播烈揚芳奕葉斯劭故多男以之祝聖錫胤所以願君益羽瓜瓞之什存而不廢殆謂茲乎

陳眉岡文集

三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西溪徐公體德休明執性貞亮位登三事望積萬夫于公之門旣高召伯之棠已焚然而冢器久虛人士具歎公年逾知命歲在疆梧屬高牙鎮楚之日應皇嗣布德之辰誕育奇靈先生如達人亦有言仁必有後徵之於公乃信其然雖虎豹之文未成而麒麟之瑞已協斯所謂如圭如璋可歌可詠者也凡厥寮庶具莫不懽爲之賦詩以張其事某在末位不能宣揚德聲附卜子之義述而序焉丁酉孟冬望日

與霍尙書書

某少而讀書覽見古志士仁人恨不與同時得爲之執
轡中歲游京師不謂微時厚幸遂得與簡錄出自門下
叨廁弟子之列每喟然感歎生平所願望見者今且幸
身宗親之忻慶之情發於寤寐爾後官居都下漸久習
見縉紳之士靡然一切奔競勢門以取容悅雖有達官
貴人如周公旦將亦無以勤其吐握而別其才賢也私
心竊鄙之是以懷懷之誠何時不傾嚮門下然不能比
羣眾朝夕趨進亦誠稟孤陋之愚心期以區區耿素報
知己萬一耳既已自疏拙分與時棄捐何悟光明之照

陳后岡文集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及於晦昧山川之量不責纖微吹噓獎借數蒙明公哀
憐之恩自頂至踵咸受德惠銘心撫臆答稱靡繇爰自
投沅以來三歷秋冬每懷惴惴之心恐一旦墮落上負
主上下負明公以爲大僂某竊不自量過憂今天下之
習內外苟且任事之輩具爲媮淫耳目所睹記倡未見
端思遠慮爲國家計者也明公體絕世之才負高人之
譽履忠貞之節杜邪枉之蹊潔白公正夙夜憂勤獨効
于明時比得傳覽奏進諸疏讀之快心不覺下拜方今
士氣消鑠清論涸消海內懷奇負特之才所爲凜凜乃

今翹首企足喁喁然內嚮者歸于明公一人耳昔汲黯
在漢庭內沮公孫之詐調外折淮南之逆謀紀在史冊
流傳後來今天子明聖下陋漢武明公大雅何論長孺
允讀大猷赫然可望伏惟明公萬萬珍寶遠紹周召休
業輝光本朝使某與在觀聽之末長得仰承下風雖遠
投荒壤不恨矣敢輒布腹心惶悚惶悚不宣

贈大參劉先生考績序

論官之道衰才曰望樹功曰勲敘年曰資賢以勲望進
庸以資格遷繼代理人率由茲軌矣然而遴選之會靡

陳后岡文集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常騁驚之塗詎一何者權度各懸則長短殊量弛張錯
舉則臧否異觀故曰力田未及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也
參政劉公夙受星辰之氣具體龍藻之才始以文學起
關中舉進士爲郎卓爾不羣蔚爲士則然拓落者垂二
十五年僅爲中大夫棲遲一官曠逾十載聲名拔乎行
列登進後於庸庶豈其望之未揚將有所遇而未合哉
方今之時道臻隆盛治追古先玄邈之風尙混樸之化
宣將以顛倒海內合和區寰是故英詰沈乎殊落蒙士
顯于當年卓犖倜儻者衆資而滯豐脂厚庇者速化而

選寧使遐邇之才抱不遇之歎而不使由之者妄意其
端茲實釀治之術策世之權乎或以爲不然唐虞之盛
野無伏賢然猶疇咨四岳考績三載方其未咨未考咨
有遺軼焉乃劉君抱寅亮之器際堯舜之時安知其非
將顯庸而未試疇咨而未及舉者乎今茲考績且敷奏
而明試之也行以其身卜之已具位大夫屬爵以賀歌
以言之寮之長貳賦采菽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有德
而受寵君臣之道也陳子爲之賡子衿縱我不來子寧
不嗣音朋友之誼也邦之士庶歌甘棠蔽芾甘棠勿剪

陳后岡文集

卷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故次妃田氏墓誌銘

次妃者姓田氏江夏人楚端王之次妃護衛百戶田文
女也生而淑靈婉婉有姱志年十八以名家入王宮率
性師心動合經典阜綈之服不更彤管之箴每御王欽
然異之寵愛殊篤時端王立十餘年矣未有繼嗣宮內
外長老竊言曰螽斯詠和麟趾稱厚和而厚所以成子
姓也卽王有子必在田夫人已而果生一男是爲今嗣
王逾年有司具以請武皇帝褒嘉之令若曰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田氏有子且王而號位未加非稱其冊以爲

夫人乃夫人既貴而降處盈思冲朝夕祇翼壺內因而

模式時周妃已沒夫人歲時助王潔蒸嘗承奉祈祀禮

敬有盈籩豆靡闕端王薨嗣王立是爲嘉靖十五年遂

進封爲次妃珩珮鏘然容翟几几令壽燕喜芬華當世

焉越明年會遭疾嗣王躬侍湯藥不解衣帶竟不救王

爲之擗踊慟哭杖而後起已乃茹哀竭力以終大事易

而能戚情文斌斌君子於是謂嗣王純孝也可以觀次

妃矣妃生成化己亥十二月卒于嘉靖丁酉十月享年

陳后岡文集

卷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十有九訃聞今皇帝遣官諭祭營葬明年戊戌二月
十四日葬靈泉山附楚端王墓傍次妃雅事摛抑得上
下意宮中左右歲時飲酒各各酌地爲祝延之宜壽竟
不壽豈天定者勝耶既卒之三月嗣王泣謂陳某曰母
氏聖善已矣非名言罔克眎世以得抒吾哀情焉敢煩
先生再拜受狀勿獲辭爲之銘曰婉懿令姿克稟嘉德
毓質名門棲景上國夙夜敬事小星在公始微終顯發
于胤躬皇皇名胤實蕃明室淑問孔章天寵是郅碩人
祁祁象服攸宜窮蒼不弔瑤華奄離閔美玄堂靈英所

卽勒之貞珉以旌靡極

閱視靖州碑文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陳旣庶旣富並於中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之法號鮮暨卒情而驕時時煽起昨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時重函容罔置脣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剿遂此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閱省從勞躬徧歷荒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岡入靖

陳后岡文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則喟然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實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咨文獻之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歎吁歎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曠累日雪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編甲玄旗朗耀川甸爲之角戲陳射博極庶能萬旅拂憚爭先赴命然後授以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旣罷黃髮耆老凡若而人攜杖扶幼儼然

進曰惟靖遯于中土三事大夫苗徭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腹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事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采羣議納之夷軌謂參議問之惟食欲備其勤儲侍而多委積毋闕于糧俾呼庚癸謂僉事東往事漫漫爾言勿庸讓茲慰兇余今爾從元罪旣死殛其遺魁與之更始惟茲守令賴于貨賄爲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計謂參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効毋歉于己而貸厥部校我聞戍卒無居無處傲廬寄食瀆

陳后岡文集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亂男女速發公家錢爲營百堵俾安卽于茲土謂守備桂往者主稗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開是諸蠻之咽咳其掣申士千人以往爾宮爾餽毋留于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卽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于掾而蹈其成于是章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闢澤復反斯順性蒙乃識回面嚮心遐邇變革日在庚午公遂啓行卽吏將士咨嗟太息惟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過往匪夷留之乃其立表石銘勒鴻休垂旒來庶陳束爲之辭辭曰

奕葉玄化溢于蠻荆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
執其咎若網不綱勢亂時有於錄中丞明德作人夙夜
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既敷文謨亦訓武
事甲徒三千旂旄有爽自公令之廳起電激公謂有眾
無然惛惛我執其慝釋爾麼么公謂有眾無然饑寒我
命郡國給粟授廩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餼糧于時
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翦彼叢
棘登之堂皇號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幕式
不剝者風流斯無射

陳后岡文集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蘇門集序

嘉靖甲午冬束在史館時蘇門高子業由晉陽入朝京
師會都亭下明年束罷史職出僉湖湘憲事又明年丁
酉子業由晉陽轉湖湘爲觀察使從游省署中累兩月
而束棄去行湖北子業迺疾病十餘日死矣嗟哉悲夫
子業蓋嘗謂束曰余生平所嚮慕兩人後渠崔子謂余
文不如詩崆峒李子謂余書不如詩詩乃不如文矣寓
內知交非子誰定吾言悲夫已矣子業既死之三月束
乃收其遺言而敘之文有知者弗論論其詩序曰夫詩

以微言通諷諭其教溫柔敦厚爲主本不通於微不底
於溫厚不可以言詩由三百篇迄于唐其指一也國朝
以經義科諸生詩道闕焉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
時則高楊爲之冠成化以來海內和豫縉紳之聲音爲
流易時則李謝爲之宗及乎弘治文教大起學士輩出
力振古風盡削凡調一變而爲杜時則有李何爲之倡
嘉靖改元後生英秀稍稍厭棄更爲初唐之體家相凌
競斌斌盛矣夫意製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然而作
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略可言何則子美有振

陳后岡文集

卷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古之才故維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
後是以風神初振而縉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
其聲相屬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闐緩而
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笑也蘇門高先生子業夙稟
降嵩之精早契藏山之旨性鄰其庶學匪待與束髮就
傅受知北郡李先生弱冠登朝亳州薛考功一見歎服
五言示志遂忘形焉良其弘麗之益異乎求聞通解之
妙曾無先覺矣既雅見推重益自貴珍謝絕品流因心
師古涉周秦之委源酌二京之精祕會晉餘潤契唐本

宗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罷閣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胸情刮抉浮華存之隱冥獨妙閒曠合於風騷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實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三十有八悲夫先生雅性亢潔不喜凡庸雖迹在周行而情權在野故其在讀書園諸作特超玄乘雖屢仕通顯非其素衷是以卽事賦懷每有憂生之歎夫志士惜日達生玩世古今人情諒同斯揆矣詩凡三百一十首文五十一首其爲八卷成一家之

陳后岡文集

卷十四 明叢書
附圖刊本

言刻之山堂傳諸其人

閩集

贈東沙張先生陞雲南按察使序

國家旣外建庶官而又置觀察之使以詰疏糾衰彈肅寮庶與內臺埒至隆重矣說者謂使之不重自撫巡始有御史御史大夫內出撫巡而觀察使輕有撫巡尊之權而觀察使不得其理此殆不然院司之臣得比肩事上以展采厝事非相軋也制得相覺察非云使有避也今諸爲觀察者不惟掌故本始率謙謙厚自退抑又其

甚者日具文案辟倪兩院閒幸其出可否而因有所傳決愚民一不幸陷之罪卽鈎擥況比至累日月不決而大吏猾豪作姦受賄賄乃推辟不復問此何爲也夫自尉丞以上聽訟決獄之官非少設也今至郡邑之長反不得專聽民間關爭訟而觀察使乃熾熾競錐刀親微細一切豈制乎今上皇帝旣重茲任下令若曰諸按察使非嫻習法令曉明典故者弗得它有所授意微遠矣會明年滇使告闕乃以東沙張君往陳子曰茲其爲觀察使乎積靡之風不能以虛起反正之漸非可以苟能夫使抗義引方以爭大體而式有位類非凡眾之所能也使君具明哲之性懷耿特之操潔白公清義不苟台有其本矣往繇郎署出視學憲江以右學士翕然嚮風焉視兵刑卽清兵刑參藩政卽名出諸藩使乃今其不爲名觀察乎滇南去聖人之庭萬里矣禁網闊遠桀猾亟爲姦軌雜連叩焚馳詐諸氏其人好阻兵而有丹碧金石珠貝之饒吏無廉政而監于此者或乃自他於中郡其守易撓而其志易回也此又何暇與論繩墨之外哉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非張君何以稱乎敢

陳后岡文集

卷十四 明叢書
附圖刊本

因同官之請序以爲贈

東橋先生山中集序

某嘗讀書至于喜起之歌詩至于考槃之什然後見古昔之所以盛也當是時賢人君子散處于四方皆有道德文章以悅澤其心而和其聲音是以在草野則絃歌雅頌而貢之巨闈在朝廷則賡歌諷詠以宣之廊廟而被之黎庶進有所休顯而退無所憂戚非以其本諸身者有此具哉近世則不然士或決性以徇事棄文而任法其用之則躡其不用則困其施諸言也蓄縮耗矣乃

陳后岡文集

卷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橋先生躬淵朗之上姿具斧藻之休德龍驤虎變起聲于孝皇帝右文之朝卓爾大雅輝光邦家弘振風騷冠蓋儒詰入內出外凡三十餘年閒縉紳之士飾廉隅者師其致執簡書者問其政懷鉛筆者習其詞先生之風軌斯已弘遠矣爾其歸休山中返吾初服飲清流而澹思臥菅茨以適性混心齊物與化游衍豈知物外之翫澤哉是以高情屬之天雲英聲振之金石興象既超詞旨斯妙譬則風泉激于玄牝雲彩散于層穹無資意慮聲色自神也嘉靖丁酉有詔起公于山中節鎮全楚

之地聲訓所流湘湖震蕩某與在觀聽之末既幸得祇承憲度又盡得山中之集而觀之讀以卒業再拜而歎曰美哉先生之言至矣先生方以華髮舊德爲時巨宗行將光贊大猷被飾一代之典後世有述焉若乃示冲邈之逸軌表清和之正聲用以理俗陶情節度流競則斯集之傳又烏可已哉

跋國寶新編後

夫懷故之情有生同抱傷才之感賢豪特深徐君不還蔡生已矣延陵猶掛劍于櫟木文舉且引坐於虎賁殆將以表著思存庶幾刑典況乎其人之遺言爛然而有可述者哉蓋睹國寶新編而見東橋先生篤舊之厚取善之周也然亦已悲矣玄黃之精英聚而爲材非其所覆必將培之乃斯人並有黼黻之章抱干將之器竟輒軻淹沒也或拓落於四方或棲遲乎再命或蒙疑負恨于來日或憂讒畏謫乎當年跡其席珍藏寶適于煩冤摧奇揚芬所繇賈既豈造化之玩才乎抑斯人之不遇哉三復斯編泫然歔歔不知涕之無從也

洛集

陳后岡文集

卷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集自序

張敞有言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糾結固無奇矣每誦茲語未嘗不慨然歎息何則拘攣異曠朗之度慳慓非閒適之棕古今人所操豈相遠哉余夙侍祕近頗志斯文中麾外寮遂隔茲事誠知異量兼能非曲才所庶幾也已佩印理人業謝風什捐軀投管欲罷既能或乃頓馬荒城驅車下里散吏五溪之上逢人九曲之閒景會情來意不能無動猶復漫題數語思之所起豈有奇哉日累致多都便令掾吏彙爲一編體非具兼詞不詮

陳后岡文集

卷四 明叢書
詩集自序

次感昔人之知言因命曰無奇集云耳

陳后岡文集

跋先侍御校疏陳后岡集

先侍御公淹貫六籍旁及百家於鄉之先哲則雅好陳后岡先生集居恆手家藏寫本讀之忘倦曩念其舊刻刊敝慨家本遺亡遂以大廷尉陳公本校其舛譌疏其與義補其放失序其巔末付之梓人以公同好時辛卯夏四月也至秋八月先公以監試應天歿于勤事不肖復爲手澤之存也槩不能讀父之書而況斯集乎邇者服闋搜檢遺文至得是集適喟然歎曰后岡先生蚤侍近祕中麾外寮位不稱才志以年抑所持以不朽者獨斯集耳而刻且刊敝欲得其集者如探海覓珠鑿山求玉卒不易得今先公校疏而重刻之俾馳騁藝林者可人挾一帙效忠先哲嘉惠後學厥功茂矣嗟嗟先公筮仕陽夏暨入南臺惠政種種茲特其一班耳業已銓次尙俟付梓以垂永永云萬曆歲在甲午夏六月不肖男復言百拜謹跋

陳后岡文集

卷四 明叢書
跋先侍御校疏陳后岡集

有明中葉吾鄞達者祛聯而踵接其閒惟后岡先生才
名尤爲卓絕惜絀於壽算著作無多當時獲其片楮踰
於拱璧先是吳蜀將其詩文集若干卷梓行於世迄萬
曆閒林侍御校疏而重刊之于今三百載矣梨棗所存
必不能常保完善況迭遭兵燹巨劫海內藏書大半燬
滅安得使往代遺本無一字剝沒如此冊者此固范氏
藏舊編也亂離後久埋殘書中今年夏檢得詩集一近
於書賈負擔中又見文集一疑是故物也急購而合之
果然嗚呼玉不焚於崑岡珠得還於合浦是豈常恩珍

陳后岡文集

跋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惜之甚力加呵護乎抑先生維持於冥冥中乎予因亟
爲補綴而寶藏之將重付手民以爲吾鄞文獻之徵是
則予之素志也夫同治戊辰八月朔日邑後學童會謹
識

田叔禾集

幼蓮題



光緒丁酉春錢塘
丁氏嘉惠堂重刊

田叔禾小集序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豈必其不移於習俗而已哉
雖一世之所習不能使之移也雖累世之所習不能
使之移也是以其出爲文章以成一家之言也必能
盡洗當時之陋而一醒天下之心使天下之士聞者
莫不愛慕而敬服之重其人惟恐不得其文得其文
惟恐不傳其集既傳矣又惟恐其集之或遺而不獲
盡觀其全若退之之於唐永叔之於宋劉片言寸蹟
亦足以爲人珍惜者此無他名言碩論自不容於或
泯也 國初文章之傑盡出東南宜其士習之不變

田叔禾小集序

一

矣而二百年來主故常者襲腐爛而不釋其辭主新
奇者尙怪誕而不根諸理至弘治正德間濟之王公
則矯之以純正伯安王公則振之以雄拔似足以迴
狂瀾拯頽風而終未見其有翕然從之者豈非舊習
移人之深之所致耶今 聖天子御極右文更化叔
禾田先生以進士爲禮部郎又兩爲廣閩提學刻志
復古博覽旁搜根柢於六經貫穿乎百氏本豐而未
之茂源深而流之長故其發之於辭冲澹雄優優
乎有溫柔敦厚之氣如登泰山而層巒爲之秀發如
入武庫而鋒鏑爲之森羅如探珠淵窺寶藏而奇珍

爲之眩目大或千言而無所於竭小或數言而無所
於遺於是及門之士皆倚爲鑑衡無不刮磨砥礪以
滌其凡陋不經之習視之起衰濟溺崇雅斥浮者其
功誠偉矣先生以病廢歸田垂二十餘年猶執卷披
吟無間寒煖四方學子莫不以得其一言爲寵光王
公貴客門生故吏往往走書幣候起居交馳道左戶
外之屢可接有欲而爲請益者舟輿往返不以暑雨
宵暮爲勞又每每檄縣官擇能書吏給餐錢繕錄其
文以去夫先生年始逾六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
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海內之愛慕悅服之者

田叔禾小集序

二

咸覩其資壯以爲欣戚豈非以豪傑之所蘊自有不
可泯者存耶是集也其子蘅衷其三之一以應人之
求錄者也然世之惜先生之文而不忍其或遺者又
可因是以會其全矣嘉靖癸亥三月吉餘杭蔣灼書

家大夫小集引

大明東南作者自劉伯溫宋景濂方希直而下寥寥百五十歲遇有家君焉蓋其間如世人所稱豪傑大家固非無作第作矣而未大即大矣而未精則亦徒作耳矣武進唐公應德嘗謂舊曰小子識之而翁文昌星精也於戲追惟斯言豈其然哉家君喜讀書垂老病廢兩手捧卷不忍釋平時屬文學逮持其草與人多不蓄副木四方宦遊復漸散故嘗自詠云一從桂海聯鸞去雲落珠璣燭未收殆紀實也即今所存車載駟馬尙恐不能勝而海內名王上公遐遺侍史來在在令縣官給筆札隨門鈔錄戶限幾折不肖亦每苦于校讐因請梓而

田叔禾集引目

三

行之者再四家君願讓未皇許也退而私自繕寫凡得詩文三百六十九首分爲一十二卷初不暇計其次第先此錄布以應戶外索文者敢并識其所聞如斯云若夫五十已後者則置而不錄蓋觀面交承或有難于去取也聊備編目于左尚冀餘力乃重圖之嘉靖四十二年春三月九日不肖男田藝蘅私識

已刻雜集

藥洲先生文集

凡六卷嘉靖十三年公爲廣東提學使事時刻

藥洲先生詩集

凡六卷

學約

凡三章廣東刻

試約

凡九章廣東刻

講章 凡二卷廣東刻已上板俱存藥洲集

斷藤峽紀 一卷公爲廣東左參議時刻公分守左

貴公白金江道以平斷藤峽功奏聞有 旨褒美

西湖遊記 一卷嘉靖十七年公與黃

學政集 講義二卷嘉靖二十二年公與黃

征南碑 一卷嘉靖刻

立後論 二卷嘉靖刻

南遊賦 一卷嘉靖刻

釐正丁祭禮樂辭典 一卷嘉靖刻已上

武夷遊記 一卷嘉靖二十年公與黃

西湖遊覽志 凡五十卷嘉靖二十

田叔禾集引目

炎微紀聞 凡四卷其一惠安甘公英遇刻板存

其一福清陳公邦憲刻板存

政使司又併入皇明經濟文錄

大觀堂策目 二卷積善報慶堂刻

未刻雜集

楊園集 凡三十五卷

晚 一卷 議 一卷 序 三卷 記 二卷

書 二卷 論 一卷 說 一卷 頌 一卷

贊 一卷 經 議 一卷 題 跋 一卷 傳 二卷

墓志 四卷 行狀 一卷 祭文 一卷 賦 一卷

五言古詩 一卷 七言古詩 一卷

五言律詩 二卷 五言排律 一卷

七言律詩一卷

五言絕句二卷

七言絕句二卷

藥洲九畹九卷不全

九邊志九卷不全

肩詩人苑二十卷不全

國朝未集引目

五

田叔禾小集卷之一目錄

序十四首

重刻文選序

越絕書序爲明使孔公作公名天九汾州人嘉靖壬辰進士板存提學道

路史序

夷堅志序

廣東鄉試舉人叙齒錄序嘉靖甲午科公爲提學僉事

福建鄉試錄序嘉靖庚子科公爲提學副使

少師夏公奏議序公名言字公謹貴溪人正德丁丑進士福建刻

西湖遊詠序省曾吳縣人嘉靖辛卯科舉人

西湖遊覽志序凡十六册嘉靖二十一年刻板存杭州府

西湖覽勝集序爲沈仲文作公名慶魁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

東覽篇序爲浙江會事皇甫公作公名洋字子安長洲人嘉靖壬辰進士

鵝鳴集序爲紹興府同知俞公作公名爲無錫人嘉靖戊戌進士

治邑要言序爲御史徐公作公名宗魯華亭人嘉靖己丑進士

賜閒堂稿序爲少師夏公作

田叔禾小集卷之一

明 錢塘田汝成 撰

序

重刻文選序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華散於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所得恢張緒餘垂聲藝苑蓋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襲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然而先進之識據其實後進之識獵其華吾因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彥元覽前載茲職披珍存什一於千百

田叔禾小集卷之一

分門萃類爲書三十卷題曰文選自唐以來文章者家視爲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寶筏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參攷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叙戰國策王羲之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錄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敘玉樹青蔥則繁收之而不辨其繆以此譙統褻瑕掩瑜不原述作之旨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蓋能文固先於立意而立意者未必專於爲文故讀爾雅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歸藻翰卽揚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

準而尋簡編撰錄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瑾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積郁故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便擬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體矣若夫開情一賦明爲白璧微瑕蓋處士與寄冲寂不當學步盛詞勸百誠一自外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榮獎爲佳是寶夏后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以片繆致疑是惜蟻鼻之缺而棄純鈞也况統集眾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譙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諸編自附於統爾繼其闕而匡救其繆殆謂末學庸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怪石蟠松奇花異卉以延賞適而已標梅璠璣非所植也又譬則數樂焉美楚舞操管舞無以娛眺聽而已而一唱三嘆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孰是而求則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爲箋釋呂延濟補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鏡呂琦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併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予嘗得宋善本將重鈐之於家蓋因會稽兒嚴加校讐且叙其首簡而并著所以解嘲於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越絕書序

越絕書一十五卷凡十九篇爲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

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貢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與衍究達天人明爲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郡縣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符應若何休之徒爲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直埤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段困憊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段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用伐魯仲尼恥之于貢一出兩勳四國遂以典越滅吳亂齊伯晉書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二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兩辨士重其辭聖文絕於此辨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實則前說爲優吳越保界遐陬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哉而互爲與歟日尋戈矛陳劇仇深一施一復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辛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閭虛嚴焉是吳之達天也是以有構李之辱夫差裔憤父讐其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是越之達人也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

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已卑民折節賢豪縉劭備
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合
矣夫差方且恣其淫心窮賄奢靡躋于胥而昵宰詬忠
使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詬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
詬以亡吳也吳不亡詬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
乎終以勤兵遠暑而越乘虛擄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
其時越猶未能卽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或
能以一族自奮而殿殿跽安餘身無幾越且假仁假義
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嗣
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
致胙比躋桓文鴻烈微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

田叔不集卷一

四

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越梁不出
權樞之間其大小強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越
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
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
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太原孔子者學兩浙得是書
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說外而付
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
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脩人者
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持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
可立觀也

路史序

路史前紀九卷後紀十三卷發揮六卷餘論十卷國名
記七卷宋時歷陵羅泌所著也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
亦不載藝文志蓋泌之著書當宋之季葉雖嘗鈐行而
流布人間者不廣至今好古之家鮮有全裘頃歲得是
書于晉江楊士中所而缺其前紀二卷予購完之藝苑
請家塾重鈐焉予因以屬之而爲之敘其首簡也或曰
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曰尙書春秋均之
爲史也而此獨謂之大史何也曰道莫大于三皇德莫
大于五帝功莫大于作者是皆諸史所畧而是書獨詳
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曰路史表二鑑以冠十紀而復
肇以初皇何也曰三極有元萬物有祖初皇者三極之

田叔不集卷一

五

元而萬物之祖也然且描像以爲名耳非有姓氏政蹟
之可述也諸史之言盤古氏之首天下也肇析堪輿提
挈日月其言大而無當故路史削而不錄而肇以初皇
端始也其名則洞神部先已紀之矣曰昔人有言三皇
之事若恍若惚五帝之事若存若亡於恍惚存亡之間
而廣爲哀採無乃擇焉而不精乎曰不然談史事于遠
古者病其畧談史事于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略則
寡原仲尼曰作者七人矣蓋指羲皇而下者言也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者無紀則述者何稽焉結繩之
世簡策無傳其鴻號僅見于六經而諸子百家稗官私
說顧有載其片言隻字者第雜亂而無統浮僞而多歧

路史作而旁搜旅據傳信傳疑按部班辭各歸其所譬諸累寸絲以爲錦斐然成章故能上察天文下該地理中盡物變窮鬼神之情狀究禮樂之根柢明世運之汚隆分姓氏之原委論生死則徵神仙之妄闢性命則闢佛老之非崇封禪則舉告成之典美封建則顯公治之端凡意有所會義有可疑者卽以評斷參之評斷之不足則繼以發揮發揮之不足則輔以餘論苦夫議封建而考姓氏則國名紀備焉自是遠古之典燦然復明而向之恍惚存亡者昭如指掌其用心亦良苦矣曰路史絕筆于夏后氏削商周而不錄何也曰此路史之微意也仲尼叙君道則首二典叙臣道則首三謨皆以粵若稽古引之明非後世所可企也稱至德于周獨歸重于文王而于湯武之事蓋闕如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平生褒許惟此一言其微意可想見矣故成湯放桀自負慚德武王伐商義士非之德自此衰而利自此競後世篡奪之禍自此始也故路史削而不錄其竊取之義蓋有在矣夫羅子以博聞強記之才于書無所不讀而布衣草履困于蓬蒿睹時事之艱危不求聞達陸沉文史何止三冬勒成一家之言拾史記之遺文完千古之缺典其功亦不小矣而名不登于史冊書不載于藝文志不猶岐陽石鼓不見錄於周詩者乎斯歟也所以大路史而廣其傳也

夷堅志序

夷堅之名防於莊子其言大鵬寥廓而無當故託微於夷堅之志所謂寓言十九者此其首也有宋洪公景廬仍其名而爲之志雜採古今陰陽冥報可喜可愕之事爲四百二十卷史氏稱其博極載籍而裨官虞初靡不涉獵信哉今行于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複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帙也或謂神怪之事孔子不語而勒之琬琰不亦謬乎其用心乎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若美嫫之孕傅巖之夢獨非大神大怪者哉而垂之六經非漫誕以資談議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

駭人也苟殃可以懲因人神可以憑吉士則雖神且怪又何廢於語焉何也蓋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僻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異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賞基而延縮其壽夭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弄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汨不覺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觀者何難焉故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

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殫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牆相從者息矣其他賑饑拯溺扶顛擁孺與夫醫卜小技仙釋傍流凡所登錄皆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爲冗籍也景盧文學世家而其父皓仗節使虜不辱其身三子述之伯仲競朗咸歷清貫名震一時史氏以爲忠義之報則夷堅所志豈種種矯誣者哉洪君子口者景盧之遙胄也爲太保襄惠公之元孫秀雅而文刻是書而傳之庶幾乎不墮手澤之遺者後昆繩繩則洪氏之食報猶未艾也

田叔禾集卷一

八

廣東鄉試舉人叙齒錄序

嘉靖甲午廣東取士七十五人維茲七十五人皆馳聲雅素受予品題矚然物色無一崛起人下者于是士論翕然謂七十五子不負予許與而七十五子亦欣然自謂獲所知遇也公燕旣畢適展私好閭閻怡怡肆筵以齒則又比次姓字年歲與其世系盟而頌之曰長無挾少無犯讓以將之世世無爽旣成告田子田子曰二三子知禮哉古者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是故敦誼而讓無弗與者抑予聞之古之君子其讓有五輔主庇民論道宏化雍容巖廊則以德讓決籌宣力經營四方以急社稷則以能讓程課會要黜陟廵行推良引苦則以功

讓設儀辯位班著序從玉步有等則以爵讓顧瞻桑梓遨遊里閭樂羣合族則以齒讓五者緣情而出其尊以時聖人修之以敦民行不可偏也今之君子以齒讓者或知之矣餘不免有競心焉何哉昔者虞廷命官羣后相讓迨乎西周論鄉論秀亦莫不讓不賢者讓賢者而出之曰某弗如也小賢者讓大賢者而出之曰某弗如也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以讓治也比其衰也而人皆心競力爭以相雄長故其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嗚呼傷哉後世科舉之制興而士益無讓隋唐而下爭名奪利之語往往形諸頌詠以爲美談獎汲後學虞周之風岌乎絕矣迺今嶺南之士曳裾庠序挾策

田叔禾集卷一

九

自奮者無虞九千人與子選者纔百一爾其得者失者果皆以讓心將之乎否也百一之中則又有長者少者哀然首舉者僂然後列者及乎登名仕版以簡以詘則又有能者否者升者沈者夙先達者蹇塞下僚者果皆以讓心將之乎否也是故君子擇節以明禮非以飾情也致恭以崇行非以邀譽也凡以讓道存焉爾是故讓德則學尊讓能則才著讓功則績顯讓爵則義明讓齒則仁洽五者咸備其益無方故君子貴讓也今日之舉第以讓齒云爾二三子廣之哉古之君子達而善讓者莫如禹故大舜揚之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窮而善讓者莫如顏淵其言曰無伐

善無施勞然神禹之讓先之敬修顏淵之讓原于克己
是故讓生于知不足知不足生子學未有學不力而能
讓者也二三子勉之哉羅子本德等咸作而對曰今而
後知讓之爲道大也詩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瞻敢操
上入之心以負舜訓

福建鄉試錄序

嘉靖十有九年福建舉貢士之典先是禮官言屬者士
習纖華而文尙頗僻藝諸子以緣飾六經本末倒持非
盛世事請令有司學官弟子令歲貢士諸不應經義者
罷謬進者罰其舉主詔曰可禮官下郡國郡國有司莫
不皇皇焉祇承德意三五約束獎其賢者而懲其否者

田叔禾集卷一

十

學官弟子亦莫不皇皇焉同慮迪矩遠滌瑕穢遷師古
初以待徵令於是巡按御史王瑛奉詔展采畢然改容
曰掄才重務監臨在瑛瑛敢弗茲通博訪文學禮聘體
立及教諭林一正主考試教授劉霽徐元孝教諭吳岳
劉瑞爵劉繼科徐北劉以貞同考試以左布政使馮時
雍左參政顧夢圭提調按察使嚴時泰副使沈師賢監
試放於故實而增其儀物百度具飭侈於前聞廼合提
學副使田汝成登進之士三千有奇簡其可者九十人
覽其詞率駟厚爾雅溫而不刺文質相扶據據古今而
折衷孔孟凡齊梁之脂豔莊列之講張一無淄緇信遵
義之昌言翹鳳而雅化者也食謂可以貢矣廼列上名

氏并其文而錄之序曰在昔神禹班賦九州徵其名物
以供邦用命之曰貢而虞周之制諸侯遣士於天子亦
曰貢蓋貢之言用也無論人物必適用而後供也夫賢
豪之生於封域也與名物同珍守土之吏不得而私故
有而不貢是蔽善也貢而不適是罔上也是以先王試
士澤宮丕彰黜陟以罰不適以令於諸侯曰毋或不怡
邦有常刑也夫閩東南之遯土也毛實不登於禹志瑞
帛不輯於周廷秦漢之交物賦猶未入也至唐而始以
人才貢嗣後浸浸焉益庶矣我朝南服大闢闢爲雄藩
物產隱隱與江淮甲乙而英備集起綬冕比肩蓋山川
之氣盤鬱而舒方隆未艾也故閩雖僻遠而縑綺五金

田叔禾集卷一

七

球琳璣翠榘楠篠簞楠柚之物凡可以備飭化旅苞匭
者莫不布漚上國煥煌下陳而況於賢才乎書曰不寶
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故物以遠而貴士
不可以遠而遺也且金玉輝潤追琢其章則瑚璉之器
也大厦雲構含陰啟陽則棟梁之具也經綜綸理黼黻
衣被則綺帛之溫麗也有一於斯亦足賈重於世而況
大德不器隨用咸宜者乎今聖天子躬親師帥以至德
儀刑著誠過僞救其始薄培養甚厚猶天地之於物也
風雨披潤雨土膏之也曾不踰月而海壤同流泉仰興
訓歸於周行亦猶萬物沐浴太和而益長茂也故亭毒
羣有因材篤阜者天地之擇物也旁羅民秀淑慝差分

者聖人所以擇士也故貢雖任士而作不強所無然猶第其良窳以論及舉者所以謹侯度教民作忠也今夫秉貲以供交際有不適者尙非所以表敬况貢士於天子之庭乎故夙夜兢兢懇脩衡鑑者主司之責也苟名思義無載爾僞言由衷而行稽始者烈士之介也方主司之求士也蒿目苦心捐十得一孰不欣然以爲希世之奇珍哉迨乎占籍榮次往往移易前脩坐貽玷缺者塗外之巧難窺而席終之策未合也故懷珉礪瓊眩符采以取售者物也嫵媚言儀包伏奸譏以游徼富貴者敝士也二者皆不可以爲貢二三子充賦茲鄉族庭有日矣得無有甘辭給進而大謬操持者乎聖天子右

田叔未集卷一

士

文隆化而俯囑典藻不可欺也假令舉澤宮之典循名責實簡其庸違以論及舉者則愆請獻之誼貢探擢之情已非所以撫臆論報也故原古者制貢之義而因之以規云是舉也總兵官戚甯侯仇鸞兵部尙書毛伯溫抗稜南粵節制茲邦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李纘紆猷贊武雅志好文右布政使車純右參政梁廷振左參議徐樾副使劉應授傅鳳翔僉事曾世昌陳洙侯廷訓郝維嶽都指揮僉事李鐘李懋襄翼於外綜理惟度副使沈一定右參議曾存仁都指揮同知王國賢先期入覲亦始事服勞者也於法得書

少師夏公奏議序

蓋聞上聖作必有名世之臣景運昌而後有光天之業是以阿衡傳說保乂殷宗周公召公寅亮周室莫不對揚休命敷奏嘉謨潤澤鴻圖恢張晚績者矣迨乎叔世上下之交鮮克鳩德而參差異代者慨不同時賈誼策侔伊管而丹懇不鑒於哀旒陸贄志幹璫衡而秉用不登於鉉軸則納約艱於契合譏妬巧於睽攜嗟乎斯明良之懿寥闕於簡編而雍皞之治罕覩也粵我少師夏公稟間淑而無雙掩瀛寰而獨步學開武庫儲萬卷之菁藁道叶斗樞綜兩間之經緯藻思發而煥若卿雲風範凝而鬱如岱嶽又遇今上皇帝德配蒼昊化覃元造憲姬周以立準錯三五以成章簡毗英豪輝煌禮樂是以

田叔未集卷一

五

我公會選雲龍望黜柱石摘揆皇王之藎翼匡述作之權自陟瑣闥日陳謏謏繼膺省闈益聞論思抒彈闕狀而申振官箴汰黜倖員以滌清仕版剔青羊之蠹本羣屏昭蘇刷畿服之公田戚右誓最肇議親蠶遂襄郊典此其建白梗槩可述於諫垣者也正丘澤之位贊禮報於元黃秩宗廟之儀廣孝饗於禘祫欽若五常之教夙夜寅清敦敘九族之親協和上下信乎參駕夷夔勒勲旂庸此其建白梗槩可述於南宮者也至于遠左紛紜運籌者定吳會草竊策翦除則又總文武之資猷稱禁帷之頗牧是以赤衷上徹宸眷淵深旣投魚水之歡復切股肱之任召對踰於三接顧問何啻移時其或事

關書畫時有急宜執云顛倒衣裳仍歸整暇即使披瀝
治瀚愈見許華蓋公性樞神縱故左右具宜明鑒霄縣
而端揆有體五官並舉思若涌泉九制齊揮敏同倚馬
貌焉小子曩備下寮徒參屬草之班曾靡起予之助而
公居謙推美獎藉獨優連屬兩曹久塵法從一進蘭署
穎播炎荒頃以觀賀之行謁公政府公慨然迎謂曰珥
筆臨文往往掛臂於吾子也耿予心曲託子宣之遂出
示鉅編屬令校閱汝成展誦隔歲緝勒始完總凡奏議
若干篇分爲諫垣南宮兩集黃閣封事則不敢采列其
間竊以造膝所陳樞機密勿非外庭所聞睹也夫公歷
有承家之孝出宏補袞之忠言舒華國之文行卓經天

田叔禾集卷一

古

之業爛然斯集海宇同瞻矣而苛妒纖人妄加瑕璽者
蓋公廉隅峭潔靡沾澳忍之埃襟靈恬曠素恥奔丐之
請故抗嚴介而無憚大寮疾回任以疊政魁佞義關國
是毫髮猶爭利涉身謀邱陵不比是以朋謀參妬妬媚
當塗謂公儼然衡疑從倖引向非皇上垂紛綸之察
堅特達之知則東陽絳灌之陰詔不獨於賈陸而興嗟
也天以公之名實光偉首出人倫試探炎漢已來誰可
比伍天之鍾美若此譬之麟鳳必祥於熙代瑚璉必薦
於明堂而欲公爲排過使之汨沒晶熒假蹇常調世實
有是理耶昔歐陽文忠大不理口而文章氣節照耀古
今矧公所遭罹無過繼并故辯誣諸說亦綴次末編名

爲外集將以表公隱微底裏咸可對人而更涉艱危不
專順境也

西湖遊詠後序

夫登高侈賦者表大觀之雄懷釋轡冥搜者顯通元之
雅致是以仁智之性山水爲娛文武之道張弛迭用自
古蟬蛻之彥豹變之英鮮有不託暮雲霄放情丘壑者
也雖然潦梁之樂必莊惠而偕蔣徑之蹤非求羊莫儔
何則披襟領契知己良難况乎方駕詞場連翩藝苑疊
墳簾之協奏宣徽轍之奇葩者哉粵我五嶽黃千秀稟
上靈業成獨步負沉鬱之思拓奧衍之才用能包并百
家馳驟千古氣同于建而文藻蔚敷博如張衡而綜聚

田叔禾集卷一

五

確繳抗浮雲之志蔑朱輪之外榮考飛遜之貞敦白華
之純孝是以海內推轂人倫仰鏡求之素流嶙然罕伍
矣伊千蹇劣寔取因宗領蓋披顏片言莫逆昔叔向聆
聲而攬袂李邕識面而論交古今人情信乎揆一題黃
子洪遠遊之典寓眷西湖鄒子治競爽之心主供東道
千里命駕稽昌之願無違嗣月交驪雷陳之好益固况
平節開獻歲景淑蘭春山麗日而揚輝水泮漸而增潤
外物呈美中懷有融逸韻格千丹霄遺思育千元夜窳
觀極討勝地咸周命札操觚綺音胥答緬昔康樂石門
之詠恨乏廣歌右軍蘭亭之稟實纔窮日豈如茲遊之
樂既久且諧善乎靈運有言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

故事斯忘夫道重篤詩書之好物輕齊榮辱之分理存
陶性命之和事忘釋身世之累斯則賢達之本衷高明
之朗鑒也自非行輩曠典許量總凡所得五言古詩若
千首緝次右方近體雜篇裏爲別集庶使規鑑不涓風
致各得云爾

西湖遊覽志序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莫可踪跡
豈若西湖重清淺碧抱麗城闔陸走水浮咸可涉覽况
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卽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
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
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

田叔禾集卷一

共

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
也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宦遊無暇迨乎宅
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
已長因念古人論祥授琴將以舒其苑結聞遂作賦用
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
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緝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
書叙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疏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
曰西湖遊覽志裁翦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爲卷者
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
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宜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
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秦華終

南守國者特爲金湯之固武夷鴈蕩樓真者隱爲解化
之區嶽麓鵲湖講學者開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
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
爾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
覈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
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醲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
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
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
美刺具陳欲爲錢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錢
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鄒泉鄒公按部兩浙政肅風
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

田叔禾集卷一

七

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二守
印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字王公咸權稅
於杭聞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勒梓已竟竊愧才
綿識味筆削無方符篆凝鈐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
貽大方之兩言若肯其其闕畧芻其訛謬哀爲別集被
我龍光是大願也

西湖覽勝集後序

蓋聞羽化者通籍蓬瀛飛遞者逸名箕漢雖秉德殊科
而出塵則一若夫文英墨客抑又異焉挹山水之清輝
發仁智之妙用搜奇採藻變龍麟之華章六義間作可
以解沉疴而舒壅鬱流聲丹青斯亦飛遞之小乘羽化

之亞匹也鈞元沈子脫穎吳門符彩秀時少堅豹隱之
操偶膺鸞薦之典然而神交冥鶴夢結煙蘿有夙向焉
由然泛洞庭杭震澤遡河江淮徘徊齊魯馳騁燕趙之
墟覽帝都之巨麗心目軒翺豁然大觀矣竟遭數奇之
異抱幽憤之病息長驅而返初服方將登會稽探禹穴
停橈海上晞髮衡陽盡矚方輿之勝於是宿留錢塘翺
翔驚嶺乃有虛巖周子雙湖繆子藝苑名流相將幽討
時維秋暮天宇沈寥草木脫而山青煙波澹而水秀絕
綺羅之點染屏歌吹之哇噀意況崢嶸眺聽俱爽凌高
騫遠可寫坎壈之憂拊景興懷宜展登臨之賦乃紆芳
躅顧我草堂復與升頓湖山盤桓旬日因念往歲嘗與

田叔未集卷一

六

五岳山人春宵步月涉靈隱之危巔披鶴氅蹕獅峯降
風長嘯百谷宣音飄然萌遺世之想自謂宇宙間領畧
者有幾乃今俯仰十二年山人化去勝跡陳蕪而予復
來此嗟乎鄧質云亡既感山陽之笛賞心重晤忍觀淒
上之魚羣公倡和凡若干篇而予作絕少蓋自猥巴人
難酬白雪爾若夫覽勝次第則鈞元之叙詳焉

東覽篇序

東覽詩一帙少元皇甫子安行部浙東時作也皇甫
子秉憲握符督察郡縣吏治難稽而浙以東負氣喜訐
訟牘殷湊行部之使往往汨沒簿書御燈檢覈猶憚弗
給尙暇舒紳緩帶徜徉藝圃若儒生哉皇甫子巡軺所

歷屬意高遠山情水況儼值其心咸歸賞鑒輒發藻詠
以備載聖華屏劇晏如無煩衷悃何其工也吾聞皇甫
子臨政敏晰詳而不擾凡無沉案獄無停囚藉令百牒
紛披不崇朝而報竟徒倚齋閒便以文字自娛借興林
壑是蓋仕學兩優緩急有序者謝靈運幽踪雅致流連
蕭散之懷暢于永嘉而病于廢政柳子厚精裁婉託鬱
快無聊之感宣于柳永而失於尤人乃皇甫子含和茹
泊慮絕貪競故多忘機之暇憫時迪志靖其攝職故鮮
滯淫之遊寄言上德駕象立珠故深達生之旨冰壺懸
抱俗韻都捐故滋康衢之悔言念同胞饑渴未副故申
離索之思是皆與會軒舉調緒諧合澄江遠岫莫匪良

田叔未集卷一

九

知灑練習中屏放歌舞斯則清曠之襟期謝世縈於澳
認者若曰枕石漱流之樂非登車攬轡者所宜耽彫章
縛采之談豈報主策身之上務是以風蘊染皋蘭榛樊
羈海鶴矣方今吳下皇甫氏以詩學傳家伯仲競爽信
乎珠樹叢英照耀庭祀他日花萼有集茲特見其一班
云

鵝鳴集序

蓋聞鳳皇喈而賢才昌平露生而百戰敘鵝鳥鳴而下
有遷人氣類感光有明徵矣自古遷人阮窮楚服者莫
若屈平其次則賈誼遠隔數百年而太史公引以同傳
其言曰小雅怨謫而不亂二子以之然屈平行吟憔悴

卒以自沉賈誼自謂輕去就同死生而不免壹鬱以病志達人大觀者固如此耶是堂俞子博覽經術聲振士林精密思清藻翰精贍然雅調不諧於俚耳蛾眉見嫉於宮羣頃以比部郎官出就楚藩司理楚風善怨難賢者猶或染之而司理冗官又非所以居停文士也俞子衷抱冲粹絕無憾尤山水遊遊寮儕徵逐或撫時觸事聿萌魏闕之思往往形之歌謠六義間作莫不旨含風雅蘊發性情不爲憤懣諷刺之詞以傷和平之體達人大觀之義殆庶幾焉不然以柳子厚之才華伍猿鳥而賦囚山辭則戚矣白樂天之曠逸聽琵琶而濕衫袂趣則卑矣懷瑣瑣於窮通雖文何足道也俞子居楚四年

日叔文集卷一

三

而量移越郡去之日輯其在楚時所著年爲一簡分凡四卷以呈學使三石齋公讀而嘉之爲之題曰鴉鳴集從謫所始也子因得而卒業焉自今往也俞子方將羽儀霄路效瑞明時屏鴉鳥於拒山廣鳳鳴於阿閣矣

治邑要言序

夫縣令者握百里之筦鑰藹羣黎之怙恃綜六典之權輿故身兼師帥論秀賢則元宰之銓鏡也勸農等賦子育元元則版使之圖會也闡倫章教協和神人則宗伯之寅清也重關密覘以禦暴客則司馬之張皇也明罰飭法屏祛諸慝則士師之詰禁也營繕有經澤梁無圯則其工之程度也況乎九重宵旰豐澤天施非令莫

克紱紀畢懸藩宜臬察非令莫承閭閻與隱抱鬱祈恩非令莫白故令也者所以賦上德達下情佐佑百辟西漢已來卽爲名秩昭代之制樊昆尤崇臺諫曹郎率由茲選故嘗夷考往哲參證近睹凡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爲其涉歷繁殷而守堅識練行卓於初服而譽引於後塗也第其階庫易玷務猥多辛故釋褐之英一行署令鮮不勉慙旣而騁才者囿於更轍耗志者亂於琴絲淺衷者債於礪激墨節者敗於利圓遂謂弊氓難拊嚴邑難居是直人負令爾而令何負人哉南湖徐公以名進士出尹峽江維時邦達新造人狂宿頑路屬衝津諸艱并集同列憂之而公顧慨然曰茲非自效所耶然猶

日叔文集卷一

五

懷坎懷之懼快虛受之量博誨者舊鑒閱簡書有關政理者悉歸衷採善雖纖而必法惡雖眇而必誡蓋身未離於都門而神已周於封域矣迨乎視象尤愼圖回輿革所經動中肯綮故鎮煩劇劇盤錯咸披則若朝歌之最風抗雲垂冰玉其操則若萊蕪之介強綏弱撫民阜物馴則若中牟之惠是以碩問蒸騰憲臺峻防自茲而往莫匪亨衢信乎善於令者必善於他官良以前修爲之張本也暇日則輯其故實文以昌謨最凡一十四種命曰治邑要言頃按閩中時抽論緒迺大參梁君廷振憲副劉君應授憲僉都君維嶽請而誦之咸曰是可梓而布也屬子條次而于復漫引其端漢諺有之不習爲

吏視已成事茲非已成耶傳播下屬益以見公之標準端而嘉惠廣矣

賜開堂稿序

賜開堂稿者少師夏公歸田時雜著也公以命世之才受知今上明良之契衰焉寡儔是以一德輔承昌明鴻業盡倫盡制郁然與周雅同風兼綜千古忠勤良茂矣尋以松楸繫念懇疏乞歸皇上閱公之勞而難公之代躊躇未許顧以他辭賜去弛張揚抑顛倒端倪殆有深意焉而公則聞命感泣曰臣犬馬不任馳驅自今有生之餘年皆陛下所賜也歸而名其堂曰賜開雖然皇上豈能一日忽於公哉釋念名言罔不垂聽而公之羹

田叔未集卷一

三

牆對越如覲天顏蓋腹心之報重則休戚之情通非若他人之去國者上有賜玦之名下引懸車之禮則歛歛巖廊雲泥復隔矣故公之去國僅三歲爾元辰聖節馳戀闕庭則有起居之疏賜金賜幣賜復卿輔則有謝恩之表省展巨壘懷愴嬰懷則有祭告之文賓朋高會桑梓徘徊閱四序之和平假六義以宣壘則有詩有詞誼敦雅素仁切撫孤敘德銘勲以備惇史則有碑有誌總凡四百二十七首名曰賜開堂稿頃以聖書促觀再陟台階道經錢塘出是編以授汝成曰此吾歸田時雜著也子其爲我序之汝成受而釐之次爲十卷以復于公公以授侍御曹君忭曹君故館閣名士受知於公爲之

校其訛謬謀於侍御楊君九澤而梓之楊君者亦公廷閣士也同按浙中遂以授杭州府判羅尙綱監刻焉竊惟古之大臣文章功業鮮克駢美而明農反服又罕登庸至如張曲江託賦白羽志在惕譏裴晉公綠野沉寔忘情拯世自樂天結社香山晚迷佛旨疏太傅辭榮達辱樂取揮金之數公者或遭奸佞之會或逢衰亂之朝或多慾以逃禪或先幾以避禍雖嗜好有適而芥蒂橫胃詭曰優閒祇自飾耳乃公內有聖明之倚賴外無朋比之推如運際熙雍邊陲靖謐故得從容林壑無佚無荒挹山水之清輝陶風月之佳趣并爲文藻旣正而葩蓋公元稌冲澹念泯熱中機事都忘物我無競故受命

田叔未集卷一

三

無飲冰之感爲國有狎鷗之娛不藉聲色以怡情而騁玩翰墨之間自有天然之豫暇矣譬諸從龍之雲霖雨四隩而歸依巖岫棲泊無心又若瑞世之鳳來儀阿閣而止曰提扶九苞容與故公之當朝秉軸也雖王事鞅掌不愆委蛇之儀其解政還山也在澗考槃適協恬曠之素是其出處進退無適不閒而顧曰賜開者竊以公之閒非因賜而後有也第以侈優暇之深慈表乞歸之始願爾雖然安石不起其如蒼生皇上注念耆德師席久虛觀謁之晨獎錫稠疊則向之以他辭賜去也謂不有深意於公哉謹以近日所得恩紀詩一十二首附刻卷末將以明公受主上之寵榮圖報未艾而不易賜開

一名以名編者蓋公之心亦欲無忘疇曩云爾

田叔禾集卷一終

田叔禾集卷一

男藝衡私鈔
五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目錄

序十三首

贈福建按察使嚴公入觀序公名時泰字應階餘姚人正德辛未進士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公名洪字通源上虞人嘉靖己丑進士

贈福建按察使副使劉公序公名應授字以中泰和人嘉靖丙戌進士

贈浙江布政使連公應召入觀序公名績字伯金承年人嘉靖丙戌進士

戊進

贈河南按察使高公序公名世彥內江人嘉靖壬辰進士

送俞翁辭養還山序翁名屏父作甫田人

贈翁長公序翁名達之父

贈參將李君序君名宗祐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目錄

贈餘杭縣縣丞趙君序君名金

雲臺雅會圖序福建時作

春泉起瀾詩序為前應城縣知縣范景昂作錢塘人宏治戊午舉人

贈布政使李公序公名熙字時言順甯人正德辛未進士

歲考文優錄序福建時作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

明 錢塘田汝成 撰

序

贈福建按察使嚴公入觀序

我朝以按察司監臨藩服有長有貳咸得持印專薦劾其權等埒也三年則按察之長大計郡國之吏朝於京師合羣貳所薦劾者與天官都御史廷論之丕彰陟黜故都御史臧否人物于內按察使臧否人物于外內外之論定而天官行之其權又等埒也其後以御史巡按藩服與按察互糾而薦劾之權盡歸御史御史良則從按察不良則自用蓋御史孤而偏不若按察長貳偶故

田叔禾小集卷之二

能審以確也獨三年入覲則按察使猶得面薦劾如國初時而御史願以奏牘往奏牘雖嚴不若而論者之審確也故為按察者太寬則下玩操切太急則下危品濫人才亦已難矣木山嚴公按察福建五月耳懸明秉公網羅紀理百度改觀其年冬將奉制入覲適合同宋大計郡屬稽其治狀諷詢既周洞洞底裏於是羣屬莫不嗒然憮然賢者欣得自見而不肖者懼無所容也時有崇廣大之議者曰包荒仁者之量也體念下屬蔽藏海畜公其行哉有以貽厲之議矯之者曰搏擊按察之能也則靈鍾森相彼鷹鷂公其行哉予以為二者之議皆偏也仲尼有言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取人無弗當矣而

役志於寬嚴是徇外也能無偏乎木山公以治禮名家博學迪義潔已奉公馳聲雅素咸於禮乎取之蓋禮之道通於政而於刑尤切禮與刑表裏者也按察使提刑以肅下而以禮繩之斯良按察矣故禮也者莊敬爲本而易直子諒以爲用莊敬則不忽易則不苛直則不阿子則人愛之諒則人信之持不忽不苛不回之心而人愛且信藏否薦劾有不當者鮮矣此則木山公取諸身以律人者也而更何役志於寬嚴之辯也同寮咸以予言爲然遂徵而書之以爲贈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予嘗涉南海跋夜郎翱翔桂林陸沉炎裔訪古撫今跡

日叔天集卷二

二

山川之源委覽形勝之周防誼夷素之情僞決戎務之緩急喟然嘆曰嗟乎茲非終身受用之區哉吾雖病訥乃今談邊事纒纒乎若倒囊而出物也夫人患無遠遊之志而抱貪得之私爾苟才欲顯於艱難志恒甘於澹泊則在彼猶在此也而何鄙於邊方哉五山陳子傑才也自閩泉遷粵藩參議以予新自粵藩來日以粵事爲問子先談其難則陳子慨然深思也繼談其易則陳子欣然若有釋也終而予縱橫其難易則陳子聖然復疑而予則與之引酒擊節運箸而畫之曰無難也無易也如此而難如此而易爾則陳子翩翩然喜溢眉宇身欲留而神欲往者屢矣予因以識陳子之往有爲也夫廣

西外捍交趾內屏湖襄爲南雄重地然半荒服也治異中州故夷酋難駕兵事難綜弊吏難轄軍官土官姻聯瓜葛爲之嚮導探我底裏怯膽寡謀則跋扈以嚇我投間納賄則役我如奴况乎賞罰久滯疑憤世積卽有約東抗閣不行故曰夷酋難駕也猗種諸蠻跼山伏穴喜則人怒則獸縱而惡法顧而易欺託寄豪右之家爲之蔭蓋齟齬其間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利則掩隱埋奸千方居解不得利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震驚官府狙我不察輕舉損威釀成酷禍迨乎臨陣決策呼吸存亡百慮攻衝頭顱爲白故曰兵事難綜也嶺徼守令半出遷謫之科非耄則玷包含愠憤以齟齬其民職業不修而怨上官之覺察容之則廢法稽之則反唇機宜所關往往漏洩敗我所圖故曰弊吏難轄也雖然是烏足以動豪傑之襟懷哉吾能秉廉以飭法守信以布令推仁以體下好問以矚遠則難駕者善矣吾能章示好惡離其蔭蓋赤心所加陰谷畢達刑必懲於首惡兵不憂於非辜好謀於先事而決策於臨時不得已而用之非萬全不發則難綜者理矣吾能端儀立準霽威以臨之寬而不隨明而不計則難轄者服矣夫丈夫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所以明有事也廣西雖遠險甯不愈於匈奴哉班超投筆而興馳志陰山之北遠遊固豪傑之所欣躍也昔者子友陳弱寶之官嶺右其友驕無狀

者戲之曰此亦善地可寬居之弱實曰是雖謬誤可以
規我遂名其居曰亦善堂而予在嶺右時弱實復誦其
事於予予亦名其堂曰亦善而爲之說曰亦善者苟美
之義也孔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終於苟美而已矣夫
人貪得之心生於不足不足者喪德之媒而亡家之本
人能以亦善存心則粗糲苟充不必膏粱也布帛苟煖
不必文繡也爵祿苟安不必奔競也故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夫由前談之足以快遠遊之志由後談之足以
弭貪得之私然則廣西雖遠險巇非終身受用之區哉
陳子嘗以御史巡察江防鹽徒爲亂勒兵勦之一叱而
潰乃今按察閩會操潔乘公綜理周密門無私謁囊無
私貨信乎才已試於艱難而志雅甘於淡泊者自茲往
也學將益深而名益顯矣于是同官劉子輩嘆曰善哉
田子之談遠也核而有徵聽之令人忘倦矣請緝予言
以授陳子曰攜以往試其言果有合乎他日幸書以報
我也

贈福建按察司副使劉公序

田子曰毀譽定於久淹遠遯於時才不才察於政庸不
庸隨乎人四者錯綜以持世者也故或以譽遠亦以取
淹或以毀淹亦以取遠才則庸或以取不庸不才則不
庸或以取庸合并齟齬就縱橫是卽有廉若夷齊勇若
黃慶巧若般倖賢若冉閔貧若原季寵若衛霍顧側其

間一攜一擠孰能違之署其始而稽其終其論通公其
譽迺崇其庸也無疾於衷故驥以久力金以久鍊才以
久彰毀以久白不才而譽而庸者歷久則缺故曰毀譽
定於久者也淹遠遯於時者也才不才察於政者也庸
不庸隨乎人者也劉大夫舉進士卽於刑曹明訊鞠雪
冤滯恤囹圄囹圄之人死者含恩刑者祛怨迺遷兵曹
簡乘伍督訓練拓射圃以便校閱觀者如堵迺陟工曹
密規制勘省試黜淫巧周會計贊襄郊廟以成典禮肆
無遊工國無濫餼迺晉副問臬臬之長頻缺而大夫
代之飭律令一約東警奸墨嚴局鑰增防範修廟墜接
屬以禮馭吏以則與民以信出無謬程入無沈案諸大

不日未集卷二

五

夫成曰劉大夫兼才也閩之士民時時謾驚曰有報矣
劉大夫參政某藩矣總憲某臬矣既又曰何不遂參吾
閩藩而總吾閩臬也及今四年矣弗遷而前御史行部
者亦弗薦也諸大夫與閩之士民則又曰劉大夫兼才
也而弗薦以遷豈其毀耶譽弗崇耶才而淹弗庸何也
今御史王公廉得之嘆曰人信難知哉遂以特刺薦諸
朝極辭褒獎而銓部者亦而推焉於是諸大夫咸喜曰
劉大夫自此升矣公論白矣而閩之士民又謾驚曰劉
大夫今遂參吾閩藩矣總吾閩臬矣田子酌酒以慰劉
子又酒以誦諸大夫曰公等亦知漢樊賈乎昔漢樊賈
賈青劾壽之三年弗售也特以問都伯瞻都伯瞻曰汝

劍奚售也銘而弗飾漢焚賈日劍奚取於飾也都伯賸
日劍無取於飾而予都之人方取飾也故彫幾鞞璋纓
鐔彩組被以翡翠帶以珠璣卽鉛刀庸矣質而懸之雖
湛盧弗覲也諸大夫笑日然則吾子欲劉大夫之飾之
耶田子曰於劉大夫奚飾矣迺今脫穎出矣譬若良驥
兼金久而知其鍊以力者也

贈浙江布政使連公應召入覲序

嘉靖庚戌秋九月邊圉有南牧之駭上用廷臣薦乃簡
中外羣工文武兼資可備干城之選者十餘人馳召詣
闕于是白石連公以浙江布政左使與名其班居無何
墩烽息警京師解嚴通擢公副都御史總理河道客有

田叔禾集卷二

六

訊田于者日連公此行社稷之衛也不長城之託而河
上乎道遙得無求之亟而用之紆乎田子曰僕野人也
未測于政竊意廟堂之上殆有深意焉蓋今日之政莫
重于邊備而通漕爲急莫急于漕務而治河爲難河道
之疏塞漕務之淹速關焉漕務之淹速邊備之利鈍關
焉故欲芻飛粟走百貨流溢以實京師而給塞下則治
河其首策矣河道之所治涉歷燕趙衛宋齊魯之墟踰
淮並海之地南北經畧數千餘里非有通方之見者不
能周也廟堂之上以此煩公殆有深意焉而豈日用之
紆乎況乎緩急異施者察時之政也出入無常者王臣
之體也萬一鴈塞龍沙報警如昨則公又將移鎮以往

以收敵愾之庸功恐未得久淹河上也客日今之國是
君所知也不患人才之乏用而患委任之不專連公雖
名世能保國是之無二三乎田子曰僕野人也未測于
政竊嘗聞之行之修也不至則人之信者不深誠之積
也不厚則感之孚者不速連公故館閣之儲英也不阿
權宰出任臺察翔翔藩臬之閭自筮仕迄今二十五年
東修志行無替初始誠之積也厚矣故沈毅之容可以
絕請託端方之操可以振法軌練達之識可以運籌畫
碩德篤望簡注宸衷薦剡一披而辟書立下精神感召
有默契焉固無藉于先容者之結納也自茲往也際雲
龍之會投魚藻之歡宜竹帛之勲永山河之誓者則今

田叔禾集卷二

七

日之舉爲之兆端矣而何國是二三之足憂哉昔魏文
侯不取盈篋之謗章而樂羊竟中山之伐唐憲宗不聽
佞臣之臆說而裴度奏淮西之功雖二君之任用不疑
抑亦二臣之歸誠有素爾連公斯舉得無象之然乎連
公既去而代之者虛谷姚公也交承之際不獲面焉踰
年與其同案詣田子而語且日君與連公同年進者也
于其行也曾無言乎田子曰僕野人也何敢承晤子邦
君當其行時適有境外之交亦不獲面故闕言也因述
與客問答以語姚公姚公日斯言也可以贈矣聞諸連
公矣殆幾測于政者也婉而有思請序以爲贈於是乎
序

贈河南按察使高公序

嘉靖庚戌夏五月白坪高公以浙省參政覲賀詣關會河南缺按察使吏部以公資望卓越馳名以請上可之先是省察以遷出者則處者倘有贈言白坪公聞命閣下夙夜之官不復出自省中以故贈言獨缺明年左使虛谷姚公謂右使西潭汪公等曰惟茲舊典不可獨缺于公乃暨羣案徵言于予以致選憫于則聞之贈者增也謂增益其所不能也故言者無所忌避而聽者有所持循乃白坪公西蜀世家也聚族白坪者七世矣策名科第者九人焉皆有聲仕版社號德星公以清貫偉齒續承祖烈而又器局闊達風裁峻朗才識精敏流伍所

田叔禾集卷二

八

希其聞見博矣其效法良矣家庭之間固官箴之所自出也而奚俟于予言雖然予則聞之楊國之道猗于欽邱言汗下之見或有介于高明也成雖不敏願有請矣夫河南海宇之中土而成周所嘗卜宅也藩屏京師關關函夏爲方鎮重地襟山帶河聯絡燕齊秦晉之疆而成皋函谷商阪方城之塞天下稱雄焉故其險阻易據大梁之墟四通八達水陸之會其地夷曠易戰故猝有烽塵之警閭閻殷阜重難教寡諍訟其民質朴而易凌故吏多鬪狀吏鬪狀則刑罰不中而訟愈多訟愈多則良懦不安欽欽而亂易起以易亂之民而乘易據之險臨聘于易戰之地則藩屏之勢日孤故曰刑者治亂之

田叔禾集卷二

九

本也而河南之治亂又函夏之本也古者議刑之序曰大刑用甲兵其次斧鉞其次刀鋸其次鞭朴鞭朴之用不中而後兵甲之戰不息故創盜之萌而救亂之始莫要于提刑況按察之權無所不統而兵刑尤急是故秉律令雪冤滯公淑惠則權同司寇飭兵戎詰姦先戮暴畧則權同司馬察吏狀之關最定賢不肖而進退之以揚清激濁則權同冢宰而按察使者則又總各道之權而綜理之故非兼才莫與也昔在成周周公召公夾輔王室分陝而治河以南者召公之所臨蒞也三監之亂適孽欲起公寔撫之嘗聽訟于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爲之歌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然召公用刑而人無怨者其故不少見于詩焉及讀尚書召誥一篇反復于前天禾命而歸重于顧長民君之語然後喟然嘆曰此召之所以威其民也夫召公以齊聖之德都太保之位秉方伯之權而猶顧畏于魯險之小民則其懷洞屬之心布哀矜之政保抱攝持者無所不至矣此則召公之善于提刑而暴亂之愿不復作也白坪公器局闊達則文武之用莫不宜風裁峻朗則綱紀之儀莫不振才識精敏則古今之變莫不達如前所陳公固優爲之矣而奚俟于予言白坪公誠以召公爲法則所以承甘棠之譽著夾輔之勳者必有道矣此則諸公徵言之意也

送俞翁辭養還山序

敷齋俞公按部吳興秉公布憲持平不煩而又明慎以裁之潔白以主之是以民有餘懽而官多暇日循行之隙不勝陟岵之思眷眷庭闈白雲在睹乃迎其尊大夫某翁於官在色養勤渠一日翁謂敷齋公曰吾歸矣吾躬稼足以給伏臘灌園足以充賓需不欲久溷汝也敷齋公涕泣而留之則又曰無傷也陶侃之母不受潯陽之鮮古今美談使吾以洗腆累汝非心所安也君能盡心民理貽我令名卽所養多矣奚在於區區甘旨之差哉敷齋公不得已乃十日戒行扶送於雲溪之許斯晨也風薰日朗槐柳垂陰亭列長筵賓寮助祖稚孫摻袂

田叔禾集卷二

十

愛子稱觴棹停驂悲歡駢集觀者感嘆以爲榮慶盛事錢塘洪梗見而圖之述事於某請序其首簡予惟小雅之篇有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夫孝子有潔白之德而後備循陔之養然後親心怡焉敷齋公束修至行如玉如瓊小雅所稱無以加矣吳興物產殷富如以口體之養則烏程若下之釀顧渚紫筍之茶巨口細鱗之鱸最覺露難之膳皆可以陳水陸而薦庶羞者而翁不屑啖之顧曰吾不以洗腆累汝義方之訓不亦嚴乎昔者毛義捧檄攝令尙爲親驢潘安仁板輿家園猶張賦詠乃敷齋公星軺鷹服照耀青春勲望日隆褒封荐侈則所以順悅其親而私衷慶幸者

不更有加哉斯舉也吏民瞻仰風教四馳又非特士林誦羨而已也詩曰孝于不匮永錫爾類敷齋公有焉圖而序之宜矣

贈翁長公序

鮑浦之許舉登之村有翁長公者蓋南海聞人云長公以仁義信于其鄉鄉之父老子弟無賢愚咸知長公長者也有曲直詣門求白長公款款居解之兩家定棄仇讎去有短事輒相戒曰長公得無知之嘉靖庚寅潮陽大歉縣令議賑事而難主者以父老言持羊酒詣長公頓首請曰願以屬也長公不得已許之乃度支錢穀計戶口序給有差惠周而不濫頃之境內盜起漳寇亦抄

田叔禾集卷二

十一

畧海濱縣令皇恐復庭詣頓首以禦盜屬長公長公不得已又許之乃部勒子弟壯者以什伍自衛夜半有盜擊其鄰村長公聞哄纓冠屏什伍掉赤臂往嘯曰嚇何爲者我在此也盜聞長者聲投刃離拜長公曰是家貧多喪伐喪不義剽貧不仁公等壯士適困乏何不告我當有賑也盜媿謝去已而漳寇聞長公名戒不敢犯境尋亦解去邑人德之爲之歌曰嗟我有生長公是甯陰騰孔明報以永齡嗟我無死長公是起陰騰孔邇報以賢子蓋長公有三子皆業儒而伯于仁夫以進士爲戶部郎是歲奉敕行賑畿甸畿甸之民到今頌之曰翁父活我仁夫今爲廣西按察副使分巡左江右江之民懷

恩而惕法諸上官咸帖帖歛聚股弁而脅息矣田汝成曰子嘗觀風海隅聞縉紳言翁長公事未嘗不色喜心動也人亦有言堯舜不垂衣不足以令三戶此非通論君子居其鄉睦以協疏異端以篤族屬任以急難厄恤以賙匱乏而本之以孝弟將之以忠信其薰人而化之也不盟詛而喻不橫楚而威故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安假干冠裳朱墨也在漢陳太邱平心率物而鄉之匪人皆甘刑而恥短以爲古今人不相及乃長公方之同否何如哉天之福善降百祥也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故曰天籍有紀非終則始乃長公享遐齡鞠賢于蔚爲名臣始終戮穀與人之頌天從之矣又曰家君之德大類長公人言天下皆若家君則結繩之理可復乃長公今年六十六矣少家君五稔其治行離祉往往相似或言善不必報仁不必壽者豈確論哉于於長公爲通家子於其生之日序以慶之且以副告家君也

哈參將李君序

有苗弗靖于部勻者三十年矣頑弗克翦都御史陳公忿焉計必滅之詔許所請廼謀帥于三司大夫時李君以潯梧參將屏居山中諸大夫舉以屬事曰名將也勇而有謀陳公乃檄李君李君亦毅然作曰敵愾效忠敢以投閒爲解遂偕諸大夫督軍並進環賊窟相持三月賊益情弛李君出奇計夜冒雨襲賊營賊大驚潰斬首

六百人諸軍乃罷陳公上其功進俸一等頃之賊孽復作陳君問計李君李君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陳掩取以計勝非力剋也廼今諸賊懲于剋之餘憤懣而集藥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未弛勢勦未舒雖驅而趨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陳公笑曰君何怯也吾欲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李君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必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廼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

田叔未集卷二

七

破也陳公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搗虛乘勝者馳挫銳者披靡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李君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狂莫救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某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陳公絕然曰李君一何管劇我也又強檄李君李君不得已復偕諸大夫督軍往李君先焉賊果殊死禦我我軍敗績李君力戰手射死數人矢盡投弓罵曰奴來速殺我賊遂擁李君項之賊悔禍釋李君歸或曰孰謂李君勇有謀以其軍敗又愛死生還矣田子喟然曰嗟乎奈之何以成敗論人也事不

可豫料久矣況于師乎昔孟明奏剋之績曹沫成返地之功皆以三敗得之三敗者且不可悔也況輒以一不利少人哉且戰之利鈍李君籌之審矣而吾謀適不用則敗又非李君所自取也吾聞李君嘗守銅仁矣竟其任十三年而苗人不敢犯塞又嘗救畢節之厄矣馳單騎突重圍逐蟻附之虜萬眾皆靡枕藉而斃非其勇足以率人而謀足以制勝者弗克也奈之何以一不利少之也且吾聞之死生亦大矣李君誠愛死義者畢節之役計不旋踵而李君甘心焉迄今不死固有見也李君誠死不足重國立名節適增諸大夫之尤雖死何益昔楚殺得臣而晉人以爲楚再敗也李君方以再敗爲

日水未集卷二

十四

諸大夫懼而曰愛死無乃逆其心乎吾聞李君因人言而有慚德且朝議洵洵若將委罪李君者予故叙而唁之亦以慨世之好以成敗論人者

唁餘杭縣縣丞趙君序

餘杭縣風俗險薄喜訐訟以相高豪之魁者則剽竊律例構鬪是非以恣起滅又能援結上府胥吏以挾制令丞令丞有事上上府者必請計適敢往徒黨從之游者受業若弟子然誓訣死生觸一則餘者靡沸蓋積習使然也自予目所親記則喻滋爲之魁喻滋死而歐春爲之魁歐春充徒者十四犯充軍者再犯矣春之充軍浦浦也縣遣解子押戍所未至可百里春夜醉解子縛按

沙清逃歸黎明解子叫沙清中他舟在而援之得不死亦歸懼春惡不敢舉控會有徐球者亦豪魁也行五眇目號瞎五一曰乘馬經春廬春方課家童壘官隄樹菜球曰官隄誰爲壘者春叱曰瞎五壘官隄者我也爾何爲者而敢誰何庵家童毆之球策馬而遁慚恨思所以報春者會縣丞趙金者履任三月而署縣事以風裁自勵綽有能聲球喉解子曰何不以狀詣趙丞解子曰舉固易易爾索觸惡何球曰趙公嚴明春雖惡無能爲也解子敬諾詣趙君列冤狀趙素稔春惡捕詣臬臺副使陳公報曰歐春狂惡不改再戍仍逃縣家重撻二十以百勛枷枷市爲令趙君得報枷春縣門春恨之故僞慢

日水未集卷二

一五

趙君出入春荷架端坐不起趙君未敢誰何也會長至迎龍亭出縣春亦端坐不起趙君梓春庭撻之罵曰若眇趙丞適敢眇皇帝耶令市民四人晝夜守之不得展轉春自度必死趙君手而春有兩女皆殊色善歌舞里人憚春惡莫敢委禽而其子婦又壯有力善擊劍走馬春廼夜市酒飲守者令兩女歌舞灌勸守者皆沈醉時大雪寒甚春與兩女陽附火塋牀爲薪翼以亂其聲俾守者不疑頃之皆醉睡春遂劈架而遁子婦負之而行行四十里比明守者始覺一縣皆驚以爲脫之四方矣而春故詣臬臺時僉事謝公掌分巡春遂詣謝公列狀且誣趙君納徐球賄將殺某以滅口并誣趙君他賊以

千計謝公信之事下府守府守嚴公雅知春惡重撻之
雪趙君誣狀謝公怒更下貳守邱公運副白公覆按之
按如府議會縣有高貴者亦豪魁也富而不法當趙君
署縣時賈殺人當死行賂上下皆爲曲解趙君獨論罪
如律賈恨趙君與春比周行賂飛語爲趙君賂臬臺干
金謝公聞之愈怒親按之竟削趙君官而論春枷號充
軍如舊擬也趙君罷而臨安丞胡宏來署縣事貪酷並
行民不堪命有欲赴愬上官者宏知之擒其人庭撻之
罵曰人謂餘杭刁餘杭固自刁昨告趙丞今復告胡丞
耶人之貪酷愈甚民有想謝公者謝公果撻之罵曰人
謂餘杭刁餘杭固自刁昨告趙丞今一月乃復告胡丞

耶宏聞之庭笑謂左右曰爾翁料事何如左右皆竊笑
竟以善事得代去田子曰嗟乎趙君之去也民咸憐之
以讒口騰溢惡之詞竟墨墨不得白何哉況乎上事纔
三月爾即使不令比之胡宏固霄壤也彼蠢民而無恙
此嫉惡而罹災豈非命歟雖然元惡之在世殆有神物
護持者猶之虎豹梟鸇之生育字微於林藪也其不可
盡驅而殄者天也故神道雖殛惡然非逢機構會不敢
輕舉雖堯朝亦有四凶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諺曰惡貫未盈莫之敢撻撻之反傾天心未厭莫
敢已亂已亂益叛信哉趙君行矣彼彼彼哉吾不知其
稅駕之所也

雲臺雅會圖序

同臬同案凡十人而七人會餘以當務出者也時木山
勝子入覲瀕行石竹劉子豫齋曾子滿考繼發渠陽沈
子豫陽田子應臺傅子五山陳子會饒於凌雲之臺是
日也天字昭曠萬象玲瓏左挹懸崖右睇烏石俯城闌
而軼煙霞離別之情與秋俱豁矣嚴子不解飲而有雅
量終日油油無倦色傅子田子曾子解稍飲非適興不
發沈子陳子稍稍勝強飲劉子病戒飲始開杯勺酬酢
既周絲竹咸屏移樽選勝斐爾爲曹傅子陳子奔傅子
先舉歡鬯賞之陳子舉子橫肱躊躇未下也劉子沈子
投壺曾子偶沈子約曰劣則同權也童子立馬劉子獲

算純沈子審矢欲發曾子從傍輾然命中矣蓋諸公心
手於平日故肝膈咸傾灌決於茲辰故笑言不厭子是
嚴子覽之欣然曰是會也既樂且雅不有紀之是野合
也據石牀展卷以授田子田子曰諾頃之有畫者貌曾
子小像獻諸酒所曾子遂令畫者遍覩七人繪爲七幅
曰處者留行者攜以往南北東西常若樽俎於今日也
于是嚴子愈益欣然曰是舉也既雅且奇不有紀之是
泯善也以卷題田子田子曰唯唯竊嘗問之同官爲寮
同事爲寮同道爲朋同氣爲兄弟其合也彝倫之叙也
其睽而離也彝倫之所由以數也然兄弟易翕而朋友
難諧寮案之間尤易齟齬故非達禮則不讓非知衷則

不誠持不讓不誠之心而糾轉勢利是以官軋則相陵名駢則相妬名位偶而懟愠積明則攻暗則毀視如讐仇惟恐不力其次則簧舌磨腰緣飾詐譏以取容悅彼烏知同官同事之情也昔者虞廷列牧同寅協恭周家之燕朋友也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其和如是故能戮力王室尊主澤民迺今諸公忘形骸而投意氣曹耦交驩如埏簴之協應也是兄弟之所難者而翕然同懷得非向友虞周之風者乎若夫樽俎談笑之間又其淺者子故述而敷之使後之子孫知父祖之交有足法也嚴子應階時泰餘姚人爲按察使劉子以中應授泰和人沈子德秀師賢德清人田子叔禾汝成錢塘人傅子德輝鳳翔應山人爲副使曾子公裕世昌南海人陳子道源涿上虞人爲僉事以當務出者沈子靜夫一定侯子孟學廷訓郝子叔望維嶽也

春泉起瀾詩序

希齋陳公之守杭州也修廢墜飭章程宣教化慎刑罰廉以立節平以持法馭良以德馭姦以刑蓋其年而政通禁止民用肅和迺屬清燕進鄉伍耆長而訊之曰於爾之里有孝親弟長力田不倦聞達閭閻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闕善闕善者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則又訊之曰於爾之里有俊秀異等敦悅書禮堪儲選造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賢蔽賢者

田叔禾集卷二

宋

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則又訊之曰於爾之里有矜寡孤獨比於顛連不能振活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者謂之虐禁虐禁者罰耆長敬諾而僉舉者若而人於時范君亦在舉中范君者故應城令也之官甫七月以病免歸橐蕭然環堵就圯上漏下溼貧病總至信乎長卿有壁立之居卜子有懸鵲之憊矣陳公聞而憐之爲之捐貲問舍有甯宇矣則又給以閒田有恒產矣則又授室於二子允嗣有承矣夫三施而不倦雖家人父子猶難之況郡侯之於子民哉於是范君感公之德乞言於卿大夫頌述其事題其卷曰春泉起瀾喻公恩波優渥救我於槁悴之餘也夫今之仕者融融攘攘率

田叔禾集卷二

七

趣熱以邀名是謂挾炭於鑪冶之門炙手相煦稍有休畀非勢則豪又不然必其親故舊耦也而搜拯側陋閔老惠窮垂惻寒洧沛生死肉骨之澤長活溝壑之人者寔罕聞之是以北門有終窶之悲杜陵有廣厦元突之想也夫以范君之厄貧病交侵瀕於皓首固仁人所宜隱楚然曠旬歲而不值迺今始獲濟於陳公陳公之德惠先鰥寡一郡沾之其含恩而感者何限咸默然無所陳述而范君獨能以其心鳴又能使諸大夫識不識咸爲歌詩以彰其盛嗟乎一葉落而天下知秋者氣之感也一人歌而滿堂解頤者情之觸也是以投醪可以煖三軍埋醢可以合四國范君之感誠深而含情之觸之

者誠廣矣甯能已於言哉陳公行且晉陟台階秉鈞運杓以綏育寰宇春泉之汪濊將盡萬有而亭壽之不獨起惟悴於范君而已也嗟乎中山以壺飧獲擊戈之士趙宣以簞食致倒戟之賢顧世無豪俠爾雖施者不責其報而受之者能無介於懷哉

贈浙江右布政使李公序

國家宰制藩服分奠海內各置左右使以掌之綱轄相維兼總條貫規宏慮遠矣然權等則抗議角則持較軒輊于錙銖而豐孽蜂起稽之諸記往往有之非所以端協恭之儀重平章之選也故敷誠布公延諮諒者左使之經也同寅讓美贊決可否者右使之誼也獨不聞

田叔禾集卷二

主

之大車以載雙輪弗行大厦以構雙楹弗擊古之相者蕭規曹隨方舟而並濟姚通宋守殊躋而同歸今之藩服古之行省也今之左右使古之兩行相也兩相和于朝則百僚師師而守令洽比矣帝王之治聯屬中外通爲一軀者此其首舉也而胡可以纖芥細故壞其典哉古冲李公海內名士也粹敏端勁不泥不撓博學多聞而練達團體嘗爲郎于天官矣抗禮法于權要而氣節之士聞風激昂嘗提學于嶺南矣身教洋溢而青矜之子瞻儀雅化茲者爲按察于浙中明習律令沈詳而不苛吏畏民懷察矜式跡所蘊抱隨適而宜是以實茂聲騰望懸朝著曾未數月而右使之命下矣夫浙江海

內之首藩也綱轄之任非名流莫與焉然而吏治病于難稽民勞苦于加賦錢幣耗于侵匿戍伍廢于恬熙百度幾劇倍于他藩茲欲振弊而理之非淺衷狹識者所能勝也古冲公才足以集事而德以將之又得退齋林公爲之左使金玉聯輝兼有桑梓之好是行也其相得以有成也必矣他日納麓登揆並熙帝載同則蕭曹則姚宋者不有兆于今乎三司諸大夫西岩劉公等雅善于公喜其選而惜其去也以僕辱公投分微言以贈若僕則安能第有感于諸記之愆述職掌之典以致祝願之私云爾

歲考文優錄序

田叔禾集卷二

主

白鄉舉里選之義微而校文取士追攬本始蓋亦古者言揚之遺百王遞作莫之革已隋唐設科褒首詩賦雖有明經無過帖墨鈎截句讀因以冥摛探其強記而平文大義或反面陷趙宋中隆稍稍易轍俾得依並註疏潤色其辭然亦訓詁之餘餘終羅瑣尾挾策覓舉者不親瞑目之待雋父耻伍進士重而明經輕本末良舛矣明興損益舊服統編聖賢詩賦而崇九經粹然大雅簡造俊秀三試而舉之文凡七體七體之制論策易而經義難蓋義主通經經由聖作苟非淹洽時測精微故經義者德行之金聲而藝文之寶表也行之百七十年鴻儒碩輔茂材異等登進由之然體式屢遷趨投時尚

約凡四變洪武永樂間法令櫛核仕罕章縫草澤九流咸充任使而珥筆形闡宣輪應制者無慮六七鉅公爲時哲匠藍襪之子往往假借以取之苟充解額而已故其時太素而不藻雖無丹雘亦免雕鏤宣德以還迨乎成化恬熙世際政與時舒朝無督責之風士寡紛更之議經生弟子牽泥陳跡幾於墨守豈無卓犖亦且淪胥下者茹穢結枯無復聲韻秦陵在御化以德濟獎右者彥野伏策起兼以輿簡遺編悉歸琬琰士以專經爲隘學以博古爲名彬彬乎文質相扶弊蠲史野蓋亦雍明之嘉會蔑可匹已正德暮稔昔賢猶仍流風浸靡趙璘今日竊有慨焉俗尙刻削論以訐持堂陞因承大急小

田叔禾集卷二

三

絕青衿栩栩益用佻儇鈔掠纖穢厭捐本領遂謂經義雕蟲駢偶壯夫不爲釋褐之餘什九疏闊是之謂背犯國制狎侮聖言化外之僧胡可引爲吾黨也甯不思乎唐詩近體藝圃所珍宋賦律格名集猶載彼獨非雕蟲哉何其貴遠而忽近也況乎祖孔孟之法猷宗程朱之懿訓闢性命之奧旨敘彝倫之大範宜願治之謙謨綜先王之淑矩縱非衷抱亦涉昌言不猶愈於詩賦哉故經義有破有承有原有講有綴有結謂之六解一解不備卽匪完章乃若氣以豐盈爲幹脉以貫穿爲維偶以嚴整爲容語以雄健爲骨譬之廊廟端人沐浴佩玉行刻刻而坐巍巍也斯則經義之大方掄才之明鏡矣自

慚劣何以觀諸庚子歲大比閩儒得其經義論策異等者若干篇雖純駁不齊而僉居百二取辦俄頃無殊刻燭可謂難矣門人高孝忠力學士也潛錄而鈐之持以詣予予喟然曰取耶舍耶萬卷繽紛一朝題品牝牡驥黃之未察也而遽以摹布將無有索遺珠以誚我者哉第業已梓弗可毀矣聊述所懷以引其首庶讀者知源委之所經也

田叔禾集卷二

三

田叔禾小集卷二終

男藝衡私鈔

田叔禾小集卷之三目錄

碑七首

記三首

征南碑

公在福建時作今立石廣西分茅嶺南關上

聞講書院碑

爲少師夏公作今立石貴溪書院中

誅兇賊碑

爲杭州府知府陳公作公名仕賢字邦誥後遷應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初立石冷泉亭後使乃移佛洲亭中及公爲布政使乃移佛洲亭中及公爲

會稽縣重建宋劉忠顯公廟碑

名榮

重修福建布政使司參議魏生祠碑

名榮

仁和縣知縣王侯選愛碑

公名健字行甫漳浦人嘉靖丁未進士

餘杭縣知縣蔡公去思碑

公名潤宗晉江人舉人

嘉義書院記

爲深陽史公作公名際字恭甫嘉靖壬辰進士春坊中允

大觀亭記

上杭縣立石

福建邵武府邵武縣改作學宮記

田叔禾小集卷之三

明 錢塘田汝成 撰

碑記

征南碑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宇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建九廟以尊祖于是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論四裔遐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敷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黎氏遣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而納之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迺圖山川發間謀探要領時芻粟殫牙鎬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間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艾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續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荷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盡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道

使欲關而關令嚴不敢放方物敵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惕惕因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若臣違道以傲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惟天朝處分事聞皇帝若曰噫哉豈其挾諼以緩我師其往覈之適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宣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迺勒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達監之參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泣將

田叔禾集卷三

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使鄭君驥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遂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鉤越棘狼蘆烏章之士伐壯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蜩合箕張翼舒闔駢平桂海貽籍乎炎微矣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撼襪哀憐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惻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啟鎮南之關與龍與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

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圖豕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經率而封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諛是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飄飄懷懷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其順之情殷艱之狀繪圖不足以爲獻剖心不能以自明惟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衷無僞違卽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

田叔禾集卷三

爲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綏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叛親攜馴至天絕莫氏宣力北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上以其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騰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爲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嘗以藩寮分守左江悉厥順末昔敗其勞而今欣其訖也迺述而銘之曰

粵有交州蘇爾瀛介三代之隆積於荒外鳳秦遠畧迺
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
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寶皇祖嘉之俾仍舊
封季聲賊逆毒蔓離題文皇征之招裁鯨鯢索尤于陳
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
廟慈宏包荒弗扣錫爵給印樹爲藩邦三葉而墮遂覆
厥宗莫氏承之諸裔廢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皇帝赫
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緯武經文維兩司馬
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竭用翁君廉
信以匡輔敦義勇鷹搏虎奔朱豎日麗元甲雲屯籍令
敵之候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間之喙喙嗶

田叔禾集卷三

四

嗶傾巢舉落俯訴仰于達蹠繫組蟻伏而進順效羣羊
請同昇輶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
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史輯我龍輶交人嗶呼曰父
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進天威盱眙而在懾懾天
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其
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決辰商伐鬼方三
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
銅柱又何足云

臨講書院碑

少師夏公致政之明年作書院於第左名其堂曰問講
堂堂前有齋東曰王道西曰聖學皆褒制中語也堂後

有亭中揭御製勅用貞珉左以祀宋儒朱晦菴先生右
以祀其先少師象舉先生云先是公以都諫學士侍經
筵論漢呂后詢相高帝事開諷婉創上心嘉之著聞講
廟以敘述端委自是倚毗彌親而延咨浸密諸凡啓沃
往往發寤皇衷形諸美嘆登置丞輔翊佐鴻猷明良契
合之機此焉倣載晦翁有云天下有大事二秦漢以來
情焉無整蓋天地之祀宜分而合太祖宜特廟而混於
同堂公方童而習之以爲確論而象舉公雅言庭庑
暨及之頃遇皇上甄綜三代方格姬周隆典講章悉歸
釐飭而損益稽畫咸公取裁自是四郊景兆九廟分崇
功德之猗有倫神祇之秩無瀆晦翁遺懣竟證暢於今

田叔禾集卷三

五

茲而象舉公彝訓深懷蓄而未究者於公大展蹈前聞
而據切學不徒託之空言功良偉矣蓋公德貫天人識
總今古據禮樂之要眇洞達情文故能仰副宸謨贊襄
述作而讓美不居爰構斯宇中勒御製以尊君也左祀
晦翁以尊師也右祀象舉以尊親也蓋禮存三事而故
有時隆報本闡幽公心宏遠矣暇日則從賓客子弟輟
率人歸之忠孝蓋出以儀刑事來處以道化一方其猷
猷魏闕之念豈直區區瞻戀之殷而已哉懇余小子舊
辱公門公不遐棄命日記之頓首敬請爲之敘而系之
銘曰

皇帝受命俊乂咸與爲生哲輔錫運昌明修和人紀變
理天經斗衡潛幹四序舒平公在諫垣屢陳忠讜建白
抨彈悉蒙甄獎樹翼孤端批創羣枉獨立螭階風裁峻
則華蓋高張鵬行儼集公侍講帷喻今引昔誠發丹元
貌恭辭慤天子解頤爲之前席皇心簡注華要蟬聯北
扉首選南省俄遷斧展晝接連炬夜宣功高賞懋疇能
比肩於赫元老哲由天昇執德有恒掄才不器任總夷
變禮樂明備秦漢以還曾無睹記天錫公報寵以優閒
未論綠野陋彼香山滄洲歲晚煙水迴環乾文昭煥如
覲天顏公抱摶謙盛美不持善則稱君稱親及師醴言
報德忠孝之儀一物三善侯其禪而堂有詩書公來微

附叔未集卷三

六

銘用諡觀者

誅髡賊碑

西湖之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珙闍僧
聞刻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爲拈掣至是
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饜我名山川哉
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雪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
至楊浮屠尙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

落草莽間眞慘心奇禍雖唐林雨義士易骨潛瘞而神
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
而叔世凌削浸微覆宗海裔又不懲借一坏以蓋藏題
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蔑孤獨神器眞報宜然嗟乎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令天不祐宋藝
祖能目昧篡取之乎如以眞報論則今古姦雄以變亂
濟事者或不蒙鞭撻之禍又將何以通之然則趙氏遇
厄豈其天平胡運方張中華祚歆殺機橫發敷毒兩間
卽沈淪黃壤猶不免歟不然胡爲乎荼烈若此也陵谷
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玷茲山殆非所以合眾
庶見也穆陵顛骨輶匿穹廡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

田叔未集卷三

七

無以賊像事上聞者迺今竟誅滅於陳侯宜皇祖之德
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瘴良足
快矣昔申屠迪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
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
剪絕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
有宋不競圖存海陬胡爲梟慝犯彼靈邱株送橫分猶
有餘譴孰以我容黷我峻嶸陳侯殛之義憤所宜人贊
神怒倏焉偕燬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
陳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陳侯烈烈
秉德靖其旌善殛惡教民作忠澤及枯肌受天百祿報
爾宿讐宜隲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

春秋

會稽縣重建宋劉忠顯公廟碑

劉忠顯公廟者宋時知越州事劉忠顯公之廟也公諱
幹字仲偁忠顯其諡也建州之崇安人宣和間以進士
累官知越州潔已愛民上下懷向越人苦鑑湖田租之
累公上疏曰鑑湖古污藪也蒲荷魚鼈之賦不登天府
與東壤同邇來沙滓壅息沮洳漸凝龍湖細家墾亢闕
蕪樹藝黍麥糞三有一穰之歲有司不察民隱稅等上
田緣而履畝歲益其額爲租十二萬斛供奉內庭權租
之使無論豐歉警檢取盈民或徙村避之則又抑配鄰
伍展轉苛索一郡騷然竊念鑑湖未田茫然巨浸何損

山叙宋集卷三

八

于國既田而籍與怨俱歛何益于公奈何按有司之僞
課括棄壤之狼息充湯沐之私賞負繭絲之典謗昔周
文弛靈囿之禁漢元貸少府之算仁儉盛節帝王法程
臣愚以爲湖田通積悉宜放免削除版戶給復流亡海
濱之民幸甚疏人朝議從之越人大悅爲之歌曰父兮
母兮莫知我瘼維劉侯兮活我溝壑頃之方臘反海上
郡縣望風而潰吏民請避其鋒公叱之曰御者死綏門
者死局封疆之臣死城古之制也予去安之乃時劉粟
繕陣櫓閱卒伍飭金革膏城力戰大敗臘兵越人愈悅
則又歌曰父兮母兮莫恃我生維劉侯兮衛我干城治
稱升聞擢守眞定靖康間金人犯闕公以資政殿學士

使虜營金人重其名欲誘降之要以殊秩公則嘆曰婦

而可誘非節也士而可要非忠也沐浴更衣雉經而死

死入句而就殮面色如生金人相驚曰眞義士異事也

越人聞公之喪奔走悲號若殯考妣相與貌公像而祀

之圓通佛舍紹興間史丞相浩守越州病其湫隘且涸

於緇流也廢杏花寺而改築之題曰忠顯廟未幾以兵

燬迄今四百年祀事曠弗舉嘉靖三十年會稽令唐

侯彥舉者躬宣教化褒進賢能政達人誠陸緒皆理諷

境內之古跡慕先哲之高風得劉公事而嘆曰矯哉義

烈且有大道於茲土也而使淪落無聞焉咎將誰譏乃

即故址建堂三間中貌公像英魂偉魄生氣凜然而越

山叙宋集卷三

九

人聞侯是舉也其君子則憇憇以襄美其小人則扑躍
以偁功蓋忠義之感異世同心爾廟成唐侯偕教諭侯
官徐君槐等率諸生展禮既畢唐侯復言曰矯哉義烈
百世之師也況所嘗臨蒞之邦乎乃即廟傍隙地建翼
室三十間納諸生之異等者肄業其中置湖田百畝以
給焚膏之費使之朝夕瞻瞻庶幾有聞忠顯公之風而
興起者徐君感侯嘉惠銳意作人謀與鐫石序績垂示
來者遺張生某王生某請記於于嘉唐侯之洞識化
源表章古則徐君之協心政理僉同演成春秋之法辭
繁而不殺者善善長也適爲之頌曰

於赫忠顯大庇越人蠲租俾佃咸歸于仁巍巍廟貌孰

廢明禮溪毛可鵬甯恕于民樂只愚侯爲政有體宜士
宜民既豈既第激義懷忠與嗟捐骸舊典人宏靈衷天
啓迺新祠宇迺潔禱將陟降庭止如覲羹牆無敦舊德
勿翦甘棠矧于仁覆賜履之疆迺樹學舍英俊是叢依
歸往哲仰止高風守身以義事君以忠關西樓下異曲
同工於赫忠顯簪紳表儀唐侯尙友章往勸來協以徐
君是訓是彝遐不作人式穀似之百爾君子無偏龜鏡
達際澤民見危授命志以隱求事在前定染翰流碑德
有匪佞

重修福建布政使司參議魏公生祠碑

古田閩之巖邑也而杉洋尤阨塞暴客度焉上下數千

田叔本集卷三

家比屋點染豈無良者而麻生達中雖直奚表故諺曰
杉洋水北十產九賊嗚呼傷哉嘉靖二年古田盜起人
咸指目杉洋有獻議于巡按御史者云須茶麥博之精
其地參議魏公獨執不可曰玉石俱焚是謂逸德吾無
良以屬其民離爲盜賊而又以逸德臨之是重忍也御
史感悟遂屬公往經畧公至則勒兵四而勢將掩羣賊
既大窘而往諭之曰倡亂者周馬良也能以周馬良來
則誅止周馬良爾否且闔村無男女長少咸斬之賊愈
窘懼乃自縛周馬良詣軍前乞死餘黨倏散御史上公
功進俸一級公遂留鎮古田詢民疾苦撫其良者而摘
其惡無賴者民大悅頃之流賊入界中而公適自古田

行旁小縣縣令暮出不還公召簿尉責之曰縣小無城
萬一賊掩至何以禦之簿尉頓首計無出公乃勒市民
健者二百人銜枚夜伏約鼓爲號夜半賊果來鼓作伏
兵起擊殺賊數十人餘皆奔潰生捕一人訊其黨姓名
連夜驅捕之無孑遺者自是終公任流賊無敢入界中
吏民大悅乃繪公像爲祠而生祀之歲歲蒸嘗無忍敦
者公之允子良貴以大理寺評事奉敕慮囚於閩古田
之民間公捐館久矣遂相與哭祠下盡哀於是司上
其事於巡按御史徐公徐公嘆曰嗟乎有德於民者固
如此哉含恩圖報者民之情也章往勸來者政之經也
况逮其生而民已有行之者乎乃詣議於布政使車公

田叔本集卷三

七

按察使顧公等咸贊其成乃命推官王尙學度工重修
之而昔日之祠輪奐矣復詣議于汝成曰若魏公者非
名宦哉顧不宜俎豆於賢官也汝成曰宜哉遂復祀公
於名宦之祠而公之名益章以永矣予聞古之治盜者
解苛布惠宥而不誅若冀遂之於渤海發姦擒伏以剔
蠱本若虞詡之於朝歌蓋視其勢而理之歸於安民斯
已矣故仁不濫刑義不掩愷悌之化宣而父母之頌
作也魏公之於杉洋誅止大慙可不謂仁乎勒兵以待
流賊殲之無孑遺者可不謂義乎仁義兼施而政失其
理者鮮矣宜其民之含恩於永世也公諱榮江西新建
縣人舉宏治乙丑進士歷官南京行人副刑部員外郎

吏部郎中參議於闕藩者三年官至左布政使系出宋臣名某之後祖某洪武初上屯田法稱旨頒其法於天下至今行之父默光澤令有賢聲亦祀於名宦之祠而廷評君之慮囚也檄諭明恕冤滯昭蘇則公之有世德於閭民深矣語曰三世行仁壽福於鄰言其食報之波及也然則爲魏氏者豈直高其門以昌後昆哉

仁和縣知縣王侯遺愛碑

仁和劇縣也賦繁役重民勞而易使稍加煦濡焉蔑不感也在昔邑長匪乏賢豪若任未期年而民心嚮歸誦聲鼓作者則僅見於王侯侯名健字行甫福建漳浦縣人嘉靖丁未進士筮仕仁和六月以憂去舉邑悽然若

國朝未集卷三

七

喪怙恃明年士民父老追誦德美謀勒金石以宣鬱陶既而錢塘鄰管外郡浮戶亦皆欣然贊襄其事客有怪而訊予者曰吾聞庸功奏於人成士譽定於晚節故聖如仲尼期年而謗息惠如子產法便而謠更王侯雖賢安知其果於有終也而騰譽若此無乃上犯違道而下涉過情矣予曰不然吾聞務僞者不長微名者不廣故二三其德者鮮克有終而表裏相符者要終覲始矣王侯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溫粹之容皎然金玉也譬之騶虞雖稱老不爲狼驚鳳卽衰不習鷹鷂又何必視履考祥稽旋末路而後定其短長哉況乎去任踰年蹤跡朕越藉欲違道不可干也一人倡之遠近翕集藉欲

過情不可強也客曰吾聞綵數者必舉其凡爾名者必舉其實故中牟之政得於乳雉不禽泮鄉之功占於更漏無忒王侯之治獨不可數其事而稱之乎予曰數事而稱者泥於議者也原心而論者深於揆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於子也厲聲而呵之教育存焉折筭而撻之哀矜存焉使牧民者豺狼其殘而鷹鷂其擊雖稱治辦烏在其爲民父母也王侯之於民議獄緩死鞭朴罕施用是以知其心之不忍也獎率僚佐儉約自持用是知以其心之不貪也待士有儀貌恭辭慤用是以知其心之無傲也舉從其厚語必由衷用是以知其守之有恒也若夫勸懲書慎管鑄平聽斷節無名

國朝未集卷三

七

之費獨不急之征則又爲令者常事爾惡足爲侯績陳哉客曰仁和舊令無慮百人其間豈無流澤若於民心而頌德之碑缺如也而獨碑頌於王侯何歟予曰事相因則忘相激則感故歷嚴凝而後知陽春之遺體也涉坎軻而後知九衢之利足也前此二三邑長迭以註誤觸法邑人不幸願蒙懷輒之譏王侯之來若飯飢飲渴而令負擔者之息肩也仁心仁聞漸被旁邑其所沾溉者深矣故曰碑者悲也悲其去之速而冀其復來也頌者誦也容也追誦德美則想像其形容也客幡然發寤曰若是則吾于王侯無間然矣然侯以茂才異等釋褐從政而習若宦成者何也予曰侯之祖父皆治縣有聲

其良於牧民也猶箕裘之紹業也語曰三世爲吏坐嘯而治本本源鍾美有自矣客曰吾雖未識王侯之面乃今因子而先識其心矣遂與諸聲而頌之曰

維春育物維令拊民爲父爲母既尊既親樂只王侯雅飭溫馴平心率物其化乃醇王侯之政既循既良守已若惕視民如傷內撤鉤距外措桁楊無側無陂民用平康樂只王侯虛懷善受矜愚獎賢敬寡屬婦心鏡無塵不混賊否獲上使民伊誰掣肘樂只王侯世濟其美模彼家規施於官庀聲色不張遊刃而理我思我侯曷維其已邑人嬉嬉侯來何遲侯今去矣邑人孔悲我思我侯何時復來以終厥惠俾我永綏我頌孔諧采自塗謠

田叔禾集卷三

古

勒之貞珉式昭遐視匪我有私一倡羣萃萬目耽耽敢側浮僞

餘杭縣知縣蔡侯去思碑

予嘗讀漢書見宋登之於汝陰朱邑之於桐鄉未嘗不太息流涕傷古誼之不見於今世也乃今僅見於餘杭云餘杭險邑也俗漓而善訟豪魁把持長吏長短一與爲忤卽千方誣詆故爲邑長於斯者往往以坐法去卽不坐法去亦必抵獄乃論出之鮮有安然滿秩者乃晉江蔡侯潤宗之令餘杭也士敬民懷三年如一日嘉靖乙巳歲大歉小民艱於征輸侯乃寬其稅限令得徐徐轉移以集課民甚德之而發運部使期會甚急消例糧

過三月而不解者降二級縣吏持以白侯侯歎曰假令虧吾躬而可以代民命吾且不惜矧於官耶已而部使者竟以如例劾之踰年而部檄始下前此雖犯例而例後旬日報解者亦得減以公徒出之臬吏持以要侯曰得五金爲君免矣侯駭謝曰薄祿荷給餼粥安從得五金也縣父老有欲代侯行五金者侯叱之曰誰與爲者行賄以撓法是罔上也累民以全官是慚下也誰與爲者頃之署臬篆者以意授所親論侯曰能行五百金免矣侯愈大駭曰下官薄祿安從得五百金也謹謝不敏署臬篆者果怒竟按論如例縣父老千餘人詣臺請留署臬篆者愈大怒詎曰非縣官買汝來卽汝等以遊

田叔禾集卷三

古

吻交結縣官爾杖其首者而逐之父老號泣而出公門侯歎曰誰與爲者分遣謝父老勞苦欣然解印縣民號泣而送之雖深山窮谷無不至者且留韓以識遺愛于是縣丞趙君金主簿陳君鸞相與歎曰孰謂餘杭之民不可感哉顧我臨之者何如爾倪寬爲漢內史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負不絕租課更以最上使餘杭之民知侯之必以如例去也甯吝輸租以贖侯哉乃今使侯不並名倪內史而幾爰遺去後之思立祠祀社僅如宋登朱邑之爲者亦已晚矣遂謀刻石以紀侯盛美請記于予予居鄰封壤稔聞頗末爲之敘而系之以頌曰

邑有賢侯樂只君子教思無疆德政有紀保民以仁待士以禮律已以廉慎終如始其仁維何不剛不柔宅心愷悌敷政優游民有疾苦惟侯嘆咻鳴琴比宓鞭蒲效劉其禮維何端儀肅表言短身規動止由道濟濟青衿橫經質討拉藝掄材咸服品藻其廉維何妻子弗攜吏民告乏分俸給之架有弊卷囊無長貲還珠則孟留犢維時賢令寡儔皎如清晝稅課不登凶年所逋遐邇知仁原情宜宥彼哉彼哉無乃大謬哀哀父老號泣以請傾我惻忱訶置不省虎豹守關疊足引領孰叩帝關洩我耿耿維侯行矣咸失所天僚佐民吏莫不泣然挾老攜幼溢陌彌阡陸則控騎水則攀舷請侯留韓作室以

田叔禾集卷三

夫

嘉義書院記

嘉義書院者溧陽史恭甫築之以教其子弟與其鄉之子弟而四方來學者亦羣居焉其曰嘉義云者遵制語也蓋公之先公歲歉時嘗出穀以賑餓者有司以聞上曰史俊行義可嘉故公標榜德音以彰天寵表世懿也嘉靖乙未歲大歉公出穀八千石有司以聞詔旌其門而祿其子以勸施者乙巳歲又歉公又出穀七千五百石有司又欲以其事聞公則亟止之曰際不類守先君

遺貨苟給衣食不忍鄉曲之窮推其餘者以相賙濟非以微名也天子寵命際父子竊嘗蒙之矣敢重叨乎有司乃止維時江南之民枵腹扶老幼而就食溧陽者喁喁如也有司無以給之公則歎曰是烏可但已也凶年興作自古有之適度荒渰一方請於官而佃之捐貲募力鑿爲五池池相匝屬計凡七百八十丈積土中外縱橫五隄隄相而屬計凡九百九十四丈護隄爲溝溝相而屬計凡六百七十丈池隄成而旱潦有救附隄之土皆爲膏田邑人利之中隄之內平而爲田田分三圩計凡四百畝田圩之內又鑿三池池相而屬計凡百有十丈三池之內築基一十五畝建義倉一區歲以收其田

田叔禾集卷三

七

池之入約凡千有四百石以四百石納之官倉以備公賑貯千石於義倉以助公賑之未周者于是溧陽之民喜而誦曰我何病乎歲凶世待哺於史公公又歎曰此僅可以拯溝壑爾禮讓弗宣則竊奪且起乃築書院一區捐長稔之田三百畝以供膳羞日與子弟容與其間陳詩習禮而鄉閭俊秀挾策依歸四方之士亦有聞風而來者更相切磋絃誦之聲俎豆之事雍雍如也書院既成邑人德之議標徽稱以章公德美公則曰際不類辱天子寵命懼無以對揚用作書院以宣德意非以微名也敢重煩邑長者私標榜以益罪愆無已則先君所蒙褒制存焉邑人曰公之言是也昔孔父恭儉著在鼎

銘山甫奏功錢之庸器天言有赫曠敢違之遂榜其額曰嘉義書院云公聞嘗述事於予請爲之記予則聞之推心以愛謂之仁行而協宜謂之義故愛而不協於宜雖仁不足以嘉也愛人之義有二養以厚其生教以正其德而已古者鄉里縣都各有委積以周艱厄待凶荒而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以甄育英俊必假官府之力然後行之未聞雄阜之家發白衷懇無所爲而爲之以淑惠鄉曲者也乃今玉陽公出儲畜以賑饑饉又以餘力興水利以利鄉人應募者旣免瘠於溝中而傍隄之家世仰無窮之澤書院之築先厚生而後正德仁更深焉昔張子厚企慕西周而欲買田畫井上不失公家之

日叔禾集卷三

三

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正禮俗有志未就竟委空言乃玉陽公不煩格古轍而因事制宜言有成績揆之載記吾見亦罕矣公之言曰際不類守先君之遺貲推其餘者以相賙給是一舉而不敢忘親也又曰際不類辱天子寵命懼無以對揚是一舉而不敢忘君也不忘親孝也不忘君忠也忠孝教之本也玉陽公以仁義秉德而以忠孝儀人標準正矣羣居書院者能相觀而善焉又何必離經博習而後可以進修耶吾聞史氏以官而盛於西漢世紹封侯其後有以積閹胙土溧陽者遂爲溧陽之始而子姓大衍玉陽公能以忠孝承其門祚而積仁義以培其基固知其

福之所垂未艾也

大觀亭記

上杭學基拓自宋季前臨巨池橫帶數十畝文瀾渙映國朝寶興不乏迺今二三十年稍稍落實好事者遂從而書之謂其前軒後輦地脈邪縣宜阜培之而因循未有舉者永嘉侯公奉命督武作鎮茲邦寇屏民熙弓韜於服甲散於營庭無質成則與諸生訊肄業之程誼經治之理或舉好事者之說以啟公公曰其然豈其然哉他日乘輿而覽之則又歎曰豈其然哉予則聞之人之同天所從吾姑因天以從諸賢也惟茲赤岡寔殿翼宇作亭其巔與巖巖一邑勝槩揚睫周焉遂題其額曰

日叔禾集卷三

九

大觀落成之晨予忽冒暑驟至公且詫且喜迺而謂曰奇哉公來大觀兆矣明日酌予亭中予既謝公嘉惠還集諸生而論之曰大觀之旨詎云名亭可以論學矣夫靈臺潤朗神明所都百欲乘間而攻之障塞徑竇冥冥無觀除爾茅塞滌爾泥塗完其本始可以察人倫綜庶物範天地達鬼神譬諸躡蹠太空而下瞰八極無弗晰矣然秉定慧者埋照寂滅耽撫拾者特嘗聞見二者內外異趣以言乎自微則均焉故大觀者猶之登山矣自麓而升者下學之踐也旣巔而俯者上達之見也誰能陟巔而不由麓誰能將車而不運其輻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日中見宜無遺而祗於斗者豐蔀病之也人能

無以豐部之病病其心而觀有不大者鮮矣諸生敬以
予言質公公則歎曰人亦有言周道便便碩言閑閑子
是之師昭若發矇矣請受而書之揭之亭間

邵武縣改作學宮記

大禹之內別壤分封山川隔越必風氣開而人物阜然
後仁義禮樂之化浸淫洋溢乎其間故情未蕩而質有
餘者猶可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而淫液已久狃染
成痼者雖有善政善教令之未必行倡之未必和也故
大江以北謂之中原則五帝三王之所臨蒞也範圍以
仁義而綱繆以禮樂無慮三千年而民始就理秦漢而
下則又戕以戰爭驅以功利昧以老佛導誘紛綸一反

田叔未集卷三

三

一覆聽者玩矣即欲鼓舞而甄陶之粹難響應若夫歐
閩嶺海之間別爲區域周季已前猶鴻蒙之世也雖關
於秦縣於漢而其民卉服鮮食跼伏薦莽與麋鹿麇麇
無異閭閻沕沕僅可名紀孫吳張設官吏僅賦租庸唐
宋之間而民始向學英俊始茂號爲樂土上距秦漢不
過千三百年迺今較其世數始可以當中原三代之隆
而邵武又甌閩之奧壤也保界西鄙風氣之開獨遲而
教化之漸被更晚故其民間見孤渺宇內紛綸反覆之
說罕所喧喧涇渭樸簡靜重稽力田不健爭訟所謂情未
蕩而質有餘爲更於茲土者不煩夙夜而臥治庶幾有
遠古之風焉由是而宣之文章以裁飾其固陋宜無弗

應者邵武縣學肇自有宋迄今五百餘年或圯或復僅
稱苟完明興普學校於天下茲復仍其舊而修之規制
卑隘而郡城有九龍觀者形勝巨麗宜作賢宮以羣俊
秀而囂然爲黃冠之居邦人惜之是年六月丁君湛以
都給事中謫倅茲郡端履勤政留意人才既探輿議適
巡按御史徐公宗魯行部至郡遂偕同知曹君金白舉
其事而分守參政梁公廷振分巡僉事鄭公有周縱與
贊畫徐公慨然許之乃命知縣王君訓揆營改作協於
規度存其可仍而易其不當物者會知府邢君址通判
朱君應雲駢趾履任益阜僉功復委照磨蘇德相助爲
理厥功迺成而安神肄業會饌習禮之所莫不翼翼枚

田叔未集卷三

三

枚既備且麗曳籍弟子亦莫不欣覲昌會爭相激昂勉
勉渠渠進修德業副上官鼓舞之心於是教諭潘日升
訓導楊蕃夏甯等啓事請記於予予則歎曰嗟乎邵武
之治其將大興乎夫教之施也患受之者無地與作之
者無機爾吾聞此邦之俗近厚蓋旁郡所難夫涇樸保
家之守也簡靜寡過之術也重稽力田安土之經也不
健爭訟修睦之本也四者受教之大端所乏者文章之
宣與固陋之飾爾由是而新其學舍羣俊秀而教之枕
藉書史誦絃飲射彬彬焉翱翔於仁義禮樂之中浸淫
漸被於鄉黨閭里平康之進庶幾於三代之隆機非偶
者然則邵武之治不將由是而大興乎念予不類典教

茲土愧無風德以儀刑多士勤羣公之嘉惠竊慙慙焉
冀二三子之無負也

田叔禾小集卷三終

田叔禾小集卷三

男藝獲私鈔

三

田叔禾小集卷之四目錄

記十首

福建延平府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浙江處州府縉雲縣改作學宮記

福建按察使重作囚舍記爲副使劉公作

重建兩浙都轉運司甯紹鹽運分司記

遊玉陽洞天記洞在溪陽

武夷山甘泉精舍記爲兵部尚書湛公作公名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宏治乙丑

進士

潮溪草堂圖記爲浙江僉事謝公作公名體升字順之吉水人嘉靖戊戌進士

白坪山房圖記爲浙江參政高公作公名世修

田叔禾集目錄

漳南道開路記爲僉事侯公作公名廷訓字孟學樂清人正德辛巳進士

三友堂記爲禮部員外郎馮公作公名承芳字世立桂林人嘉靖癸未進士國在梧州

田叔禾小集卷之四

明 錢塘田汝成 撰

記

順昌縣改作學宮記

學校之儲才非專以備科目之選也以科目之多寡爲人才之盛衰非所以探法制之本始也蓋學校之本始將以明人倫也雖聖人在上勢不能家喻而耳提之故必論其俊秀而董以師儒訓以德藝使之更相摩染不見異物而紛爲褻進其賢者而簡斥其不肖者則旣彬彬然有良士矣由是上以事其父兄下以諭其子弟旁以宜其鄉黨鄰里亦莫不更相摩染陶然于仁義禮樂之中而委巷遐陬浸以漸被入倫明而小民睦則學校之士爲之倡導也若夫賓興之典則卽其向所裹進而登庸之以宣化理其請不在學校之養而行義有聞文學高第者又招以旗旃聘以玉帛俾無遺良焉當是時學校選舉同貫異條不相因藉在學校者未必志選舉也而所選舉未必盡出學校也自漢而下選舉屢更學校徒爲觀具宋之選舉多從學校而施教明倫浸失本始明興兼總前代政教並行學校之設遍於寰宇有司歲貢其賢者而三歲實興則又拔其尤者其諸草澤之間茂材異等雖非學校所養亦得挾策以與實興而高蹈邱園不屑科目者則微以許薦當是時登庸之彥未

田叔禾集卷四

必盡出學校也。通今六七十年，縉紳之族率以科目爲重，而應科目者又以學校爲階。習能之子苟通行墨者，莫不騷騷皇皇，覬進青衿之列，而既進也，莫不騷騷皇皇，覬登賦解之書，而茂材異等，崛起草澤者，殆乎鈔聞賦解，眾則哄然頌之曰：「此學宮之利也。」不眾則哄然以不利尤之，夫以學校儲才而專望科目，已非先王施教明倫之本。始至以科目之多寡爲人才之盛衰，而妄頌妄尤焉，其失愈遠矣。以此爲學，不亦淺哉！順昌爲延平屬縣，實據上游，而志稱有宋元豐已前，學宮凡四遷而建於縣西。夫學宮一爾苟可以羣俊秀斯已矣，而遷築頻煩，將無亦惑於利不利之說耶？紹興間遷於縣東，而

附錄禾集卷四

薦舉始茂國初，因之永樂已後，科目浸少，哄然之尤遷作正德初，適遷於縣西，而科目愈少，又哄然曰：「噫，不若仍東之猶利也。」而堪輿家又執形勝以附益之曰：「從西則負抱虛曠，從東則負鷹角，而對獅峯，獅長百獸，鷹能觸邪於人才，大利嘉靖十八年，貴溪江公以達提學茲省，學官弟子咸以爲言，公禁不許，既而有司懇以請曰：「非敢惑於堪輿，第欲順士心以作氣，爾公迺許之，而知府裴君椿知縣傅君銳教諭張君載道協心經理，竟遷縣東，蓋自紹興東遷幾四百年，而遷於西，遷西三十餘年，而復於東，今年春，田子按延平，會七縣之士而分校之，順昌多高第者，有司學官遂欣然喜曰：「茲始遷學之

利也。以白於田子，田子曰：「豈其然哉？雖然，子則聞之國，以利民也，不利於民，則遷故盤庚遷殷，重父遷岐，武王遷鎬，德以利身，也不利於身，則遷故言遷有物行遷有恒，情遷動意遷，敬學以利士，也不利於士，而遷之庸何傷乎？故遷國者更諸周原矣，遷學者更諸夷壤矣，遷德而不止於至善，猶無遷也。故止至善，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美，將使四境之內陶然於仁義禮樂之中，而旁郡皆來取法，則學校之士爲之倡導也，誠如是，卽曠世而科目缺焉，猶以爲盛況，科目自不能外成德之士而他徵哉？若徒望科目之多，以爲人才之盛，則亦淺之乎其爲遷學之論矣。」

附錄禾集卷四

箱雲縣改作學宮記

箱雲縣溪山繞抱，明麗絕倫，學宮居縣治之東，而南對金紫山，峯巒凝護，效美呈暉，蒼翠如繪，殆天作之以助文明之象云。正德六年，學前民家比屋焚蕩，有司不加禁厲，競爲岑樓，若樹塞於門屏之間，茲山之容不可復覩。于是爲堪輿之言者，以爲未火之前，士之論秀於中者，科第接武，既火之後，而稍衰焉，殆其應也。嘉靖十七年，侍御傅公鳳翔王公獻芝按部視學，周覽形勢，詢而嘆曰：「堪輿之言得無然乎？迺屬縣令錢君邦彥圖之，錢君不欲煩民以徙也，第哀土堦基舉學宮，而崇之高，凡數尺，而所謂金紫山者，僅見其頂，士猶舐望焉。越六年，

學前民家復蕩於火岑樓空焉于是教諭何君星訓導
陳君天秩陳君大曉等曰文明之象得無更新乎言於
憲副歐陽公清歐陽公曰茲維士心不可孤也言之侍
御高公懋屬縣令黃君宗樂圖之未幾解去胡君希顏
代之復與訓導林君榕劉君鵬言於侍御楊公九澤楊
公曰茲維舊貫不可沈也乃屬推官葉君材圖之葉君
度地廣狹爰始經營廟庭之前築露臺一方露臺之下
除爲明墀徙櫺星門於戟門之址戟門之外除爲泮池
規畫草定不竟事而代去迺今縣令周君世遠雅獎儒
生躬行教化期年之後政通人融百度咸理迺稽故牒
而考其成曰舊貫淪墜時予之愆毅然鳩工夙夜綜理

山泉禾集卷四

四

三旬而露臺平五旬而泮池浚綽楔樹矣猶以門衢未
闢而金紫山之侵削者未理也復與教諭鄭君汝清言
于侍御裴公紳重加繩督于是學門之外夷爲大塗列
構重門砥平弦直而朝山面勢哀士增封凝護完好遂
能含和布氣孕吐雲霞霏郁輪囷若留若往所以明節
襟眸發助藻思者無殊曩時觀者莫不心曠神怡嘗然
稱快矣于是鄭君等嘉羣公之盛舉將琢石以識迺遣
鄭生教林生瑀謁于邱中徵文爲記予則聞之民心有
欲天必從之況士爲民之秀者乎貴字更新而士心快
觀昌文之會謂非天啓其端耶雖然學宮者將士羣居
以學進也學道之要明性而已矣方金紫山之壅蔽於

岑樓也亦猶吾性之靈壅蔽於物欲也岑樓闢則山容
見矣物欲祛則靈性昭矣然學宮之制經營十餘年或
作或輟迺克有成學道者而作輟其功未見其可也夫
郭書而燕說之猶可警道況學宮者聖士之所朝夕撫
景觸物之際將無有勃然發悟者哉若夫科第之昌則
又學道之餘事爾建學原始則前賢之記詳之予故不
敘系之詩曰維茲學宮伊誰之績憲臣宣風良牧效策
顯允周侯丕承碩畫髦士攸宜百世無射學宮伊始爰
面名山挹奇攬秀藉彼巋巋屋豐家都有闕庶頑天啟
其會大觀迺還天人協應振古亶然者欲將至有開必
先雲蒸霞湧煥發華妍人文浸期地靈迺宣迺築露臺

山泉禾集卷四

五

露臺信信迺鑿泮池泮池湜湜自堂徂門爰構爰飭介
爾高明拓爾偏仄奕奕新宮我侯戾止多士橫經說詩
考禮在器爲瑚掄材惟梓愷悌作人甯論槐市邑有良
牧庠有明師多士景從是因是資翱翔藝苑涵泳化涯
連鴻梧鳳矜瞻羽儀奕奕新宮羣公選治無言不酬無
德不識歌以永言文以紀事多士游斯無忘所自

福建按察司重作四舍記

福建按察司建於洪武甲子迄今凡五崇修而屏宇有
完獨不及四舍湫隘特甚視如馬廐豕圈爾因入踰月
始給食先稱貸以餬口人執其糞煬煉蠶攸薪燭尤艾
獄卒乞之往往慙慙以索價盡拘繫無法故有反越之

虞恤贖無所故不免殍殲之慘嘉靖丁酉劉公以副使署事閱而歎曰是何簡陋因仍之若此也適發帑金二百八十兩鳩工庀物拓地而作之爲舍三層層三其室北三室以居囚之殊死者與絞者中三室以居囚之流者徒者南三室以居囚之侍對而頌繫者室中施板以隔溽氣石垣鐵戶衛以重門門上有樓獄卒居之夜伐鼓以應漏外爲圍牆周以微道偵卒巡之擊柝傳籌旦明遇罷中唐有井井吻五寸僅容甕瓶傍垣鑿石池以澡痕瘡瘰癧別作側室以居坐婦西爲圓室散賣糶壁穢臭無游囚入以其日給食人米一升炊以都龍養卒尸之熟則官泄而名頌之入出有籍而糧乘之上罪桎

田叔禾集卷四

六

羣桎鉗臥以檻梏蓋則啓之中罪桎桎臥以柳梏蓋則脫之下罪縲纆羈而已旦暮獄吏就閱之三日庭閱之振淹訊抑察創瞻傷軫其苦楚疾則療之歲役醫二人稽其愈否以爲賞罰增獄卒爲五十人量徵其直以售薪燭朮艾官爲度支入出有籍舍南爲司獄廳稍東爲獄神廟蓋規制宏森而條理悉明囚皆安其惠而忘其嚴弱者不瘦強無狀者不得萌騁也同官有姪公者私竊議曰是夫沾沾喜作自利爾聞者憤焉經歷陳君雅知顛末歎曰是舉也百世賴之而沒其名是天理不白也爲予誦之予惟古之君子本仁義以行法故不忍以必死待垂絕之民雖垂絕之民亦諒其上無欲

殺之心故不抱惠以瞋目是以開囹圄以象貨索聚罷民而幽之簪屨繫固者義之所以爲斷也閱其死亡而展其疾苦寒煖飲食必調於時者仁之所以爲育也仁義並用而法施焉故能殺之而不怨刑之而不懟刀鋸陳而不虐也劉公之政謂非仁義兼施者歟往歲與公同官法曹法曹推公善獄公嘗慮囚監大辟囚就市者咸稽顙公前涕泣而去縉紳奇之侈爲誦詠迺今又移法曹之政施之閩中使閩中之囚永永服德延須臾於垂死不應死而闢入者又不至枉死閩之官吏襲公成事操縱有常卽高枕弗惕也謂非上下受福者歟且以百七十年缺畧之典而數月舉之可謂宣力作室百堵

田叔禾集卷四

七

費不滿三百金可謂節財縱自利何規尅於幾幾卽喜作又非飾臺榭邱池供遊衍也況乎署事者凡百他議無害而汲汲任之可謂服公圖忘身計者矣而如者云云何其情也予旣偉公之績而又嘉陳君之義故條述之公名應授字以中江西泰和人陳君名詔句容人督工者千戶韓春也

重建兩浙都轉運司甯紹鹽運分司記

御史董公綜鹽筴於兩浙興廢剔蠹嚴惠咸宣精白之聲章於諸詠報政之歲爲嘉靖二十八年而甯紹鹽運分司落成諸凡經畫皆公指授而公顧讓美不居曰此皆前御史之績也不可無識迺檄紹興府知府沈君啓

同知俞君憲馳狀於錢塘田汝成請爲之記汝成筆其狀而記曰國家設都轉鹽運司於兩浙而四其分司相助爲理凡以急邊儲而重鹽筴也甯紹二郡介於海隅斥鹵廣衍牢盆之課倍於他方爲場司者十二爲批驗所者一而以分司統之司署舊在紹興府治東南里許前元大德初卽宋錄事司而爲之者皇明因之歲久且毀旣迺併其地而沒之民間正德十三年運副林堂官於御史劉公勘復之度地居楹重構解宇門堂寢室與廡周垣規局畧備然鹽官以權利爲蟻跡往往引避省城而憚行支郡嘉靖二十七年御史鄧公奏言於朝以爲官以分司爲名則任有恒土矣迺不循疆督課而

田叔禾集卷四

八

聚懸居第以文案照攝非制也請令分司官各居其方而修其職庶責有歸而事易辦朝議從之議下而鄧公代去今御史董公承之迺飭章程明職掌察勤惰崇修解宇登榜於門楣森然渙然修焉改觀分司之官忻然居有甯宇而凜然莫敢越制也夫國家急邊儲而重鹽筴其法屢更而賦不加益者抑末之政苛而培本之論鮮也夫亭戶之生鹽猶三農之生九穀也分司之親亭戶猶郡縣之親民也故其親亭戶也猶子弟也其親賈人猶爲我化居之館客也迺今亭戶賈人兩病而交歎矣其在亭戶也草蕩侵匿而莫之復也鹵丁多亡而莫之撫也科擾於他徭而莫之爭也勸贖有餘粟而莫之

給也按典宿驅操切羸弱而莫之禁也其在賈人則守支留難而莫之遣也掣兌折閱而莫之末減也而願驛驛屑屑較衡量剝羨餘累緡錄以稱益課抑末之政則苛矣而視亭戶賈人猶秦越也惡在其爲子弟之恤而館客之綏徠哉夫鹽筴之官任專而體一苟非同心不足以集事譬諸秉杆者焉巡臺提其綱都運理其緒分司釋其緯斯端幅有條而不亂矣故事有便於亭戶而惠於賈人者分司關於都運都運白於巡臺巡臺酌其可者而行之利其有不舉乎事有不便於亭戶而妨於賈人者分司關於都運都運白於巡臺巡臺酌其否者而止之弊其有不易乎夫舉利易弊鹽筴之大綱也而

田叔禾集卷四

九

必自分司始職於斯者可以觀培本之論矣若夫避嫌引跡羣聚而懸居不思當務之圖而勤將迎以徼浮譽是謂畔官是謂離次其親司署猶唐肆爾非上官建立本意也劉公廷璽字器重江西安福人鄧公懋卿字某江西豐城人董公威字某河南人三賢協心同底於治故登其名若字以稔來者先後贊襄則林君沈君俞君有焉故亦得以名垂是爲記

玉陽洞天雨遊記

玉陽洞天者以玉女潭得名溧陽史恭甫別業也唐時權公德輿有言宜興山水當以玉女潭爲第一其時樓臺亭榭之崇麗與否不可知而泉石巖壑之勝想猶今

日也已酉之夏訪恭甫於溧陽將偕往焉而溧陽去玉女潭可百四十里所謝雨沈淫兼旬不霽予有倦心恭甫歎曰千里命駕而憚雨阻之何興之不猛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月之令也可以升山林遠眺望者時之經也子固悅於禮者而不按時宜哉相與適然方舟冒雨而往越宿抵山下登麓未及半里所風雨交作紛射如矢進憩山門閱鉅公遊覽諸作甘泉湛先生詩有云秉燭將船入通宵冒雨牽遂相與歎曰疇昔之夜得無象之先輩高風山水之間興寄不淺矣進次沸玉橋奔流疊躍峽束碕排抑極而鳴雪噴銀鎔瀉乎橋下進次琪樹湍湍上樟木一株唐元和時已稱為千年物迄今二

田叔禾集卷四

十

千年矣傍有藁與樛繞大可滿拱殆亦三四百年物也藤樹交加上嬭旁綴若幢豎帷張蒼翠鬱鬱絕無老態少憩於漱玉軒迤邐而北觀金液玉液次玉光閣閣當玉潭北面厓溜四周淋漓潭底懸者如綫濺者如珠從縱冷洽若奏金石潭上石梁橫亘蘚暈苔侵滑不可度進次玉清祠焚香瞻禮少憩西翼室閱初平林由初平林而西經盤玉隈人手一蓋而蘿棘遠揚觸面鬣髮左右顧避偶族而行登縹緲亭亭前雜樹蔥蒨色染衣裾陟飛磴數曲爲瑤臺臺後爲芙蓉城自盤玉隈至此斗折蛇縈披幽拔奧然後達高明遠眺望雖雨色溟濛而眉睫亦展矣臺隅怪石森列虎伏鸞鸞鑲瓊點黛者不

可勝紀自瑤臺而東經期仙壑又東經觀音巖歸憩玉陽山房觀八卦室雨少霽更衣西出比至龍淵大雨復注若尅期應者龍淵積水汪濊有鵞可容八九人人負一石登焉敵水沈伏迺穿石穴抵後壑上崑崙而下黠黠信神物之窟宅焉又西入君陽洞洞中有砥平鋪可丈許水渚渚潏潏四隅去砥而僅指許令人負涉而登水聲嘈聒不辨笑語聊布几引酒數觥而出斯行也役人露漚帖體幸且已而不已卒成勝覽而予與恭甫偕屬而行墊巾而返興亦豪矣是夜雨不絕厥明言歸則玉潭之水飛薄而下或瀝一壑或分數渠或趨而左或奔而右或伏而不見或別去數里忽復來朝若不忍客

田叔禾集卷四

七

去依依相從者比及平麓則畝隴滿盈無復徑術而土人言此水初發猶可涉也少頃則漫爲巨湖矣舟中隱息靖言思之世有高貴之家豪宦之子治甲第闢名園聲石爲山疏流爲池覆土爲臺竊以周垣爲鑄遠密恣娛獨樂雖鄰里莫得窺焉適恭甫以秀朗之懷超脫澹壇養高之暇繹其緒餘游情山水因自然之勝而崇飾之搜奇剔瑋標勒微名亭榭樓臺位置得所使海內之人聞其勝者咸得涉足而寄目焉而文英墨客煙霞之侶各以所會覽拾而歸芳跡流音增重山水垂光無窮其襟度所曠何如也又明日別去過荆川唐公應德爲應德道之應德曰若然則公於龍淵猶未見底裏也夫

龍淵秋清氣爽朗日中懸石壁下插恍惚百尺水底怪石嵯峨槎牙上矗令人毛骨聳然若公曠昔之遊請得雨山之趣則可矣緣此談龍淵未也此地有瀉湖瀉湖百里乘風放艇出沒於煙波洶湧之間亦一奇景也公能往乎予曰願相從也遂泛小舟行七八里所延綠葦間進次湖口則斜日蒙翼繁霞映水下上一色爛若丹爐傍岸諸山纖如抹黛進次里所則衝風鬱起駭浪揮霍拍舷激棹沫飄巾應德笑曰今日之遊不更豪哉因歌杜子美渼陂行而返當別時謂予曰公昨遊雨山今遊風湖邂逅之間竟成佳對矣雖然予則聞之戲不忘規書云納於大麓列風雷雨弗迷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君子處倉劇而不改其度也予曰樂哉窮遊得善言者三聞禮於恭甫聞書詩於應德山水之勝又何足云再拜而別是爲記

武夷山甘泉精舍記

凡居以精舍名者皆君子有德修道講學之所也精之義何取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學不精則無以見一一不可見則所謂中者胡從而執之胡從而用之故精也者非撝拾於睹記而蒐獵於纖微也省之虛靜以擴其端順之感應以宣其用持之寅畏以防其辟揆之可否以諦其是參之書史以憲其成秉吾心以蒞萬事澄然朗然莫不畢照而作

田叔未集卷四

主

止云爲鉅細成理然後投以遺次而不顯觸以情僞而不滑貞以守之謂之一時而措之謂之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與于此故精非從外得也瑩子心而練于事者也學以精進道以精明德以精富一也者吾心之大本也精也者吾心之大用也近世講學者以隨事精察爲務外故諱而不言相率尙高明而棄沈密樂簡易而鄙勤果以覺悟爲天真聞見爲障礙不屑踐跡之矩而遽談上達之元其言曰心卽理也是以聖人有心法無事法不涉文字不主嚮往率意而出之隨時變易而已方寸之中脫有澄然俄頃之清朗然區叢之明卽拳拳保之曰吾其執中以致用乎條析未精而持守不一百爲

田叔未集卷四

主

攻取倏忽繽紛澄然朗然之景冗不可求而應酬外謬譬之懸燭炬于夜室莫效與寡之辯而何賓主筵几之可規也以此談學不亦惑世誣民者哉然則古者精舍之名良有取矣我增城湛予天民之先覺也其道以自然爲宗其教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實其功以勿助勿忘爲度合內外兼精一循之有序而會之有本足以闡聖學而開迷途是以隨所戾止從者雲集而白下青陽江都宜興南海曲江福山斗山天泉羅浮大方名壤率有精舍以寄行踪蓋德儀之感孚自爾欣構非條教督責之所能強也今年秋湛子以大司馬得告南歸來遊武夷盤旋信宿喟然歎曰美哉溪山茲固晦翁欲建茅茨

以還紛囂者哉先生既去而從者悵然擬作行窩以冀先生之復來也于是王生子潛劉生世澤周生維翰任生憲夫等謀於推官周君琦而舉之周君以汝成嘗辱先生之門白事于我我則極纓曳之而黃君雲淡者從先生自南都來敦靜有承眾遂挽之請留董治迺卜秀壤於靈巖之隕兩山夾峙而中有平嶠崖廣竊窺奧如敞如深而弗鬱夷而弗曠奇遠之景蓋天作而地藏之以遺我攸宇也黃君迺相方翼極鳩工飭材斬惡木剷翦草疏污渠構飛梁繩枉徑緣周垣作精舍一區虛其中奉棲先生之像以肅瞻謁左右翼室羅貯圖史負中時之臺峭壁千仞列三才峯爲前案青擁戶庭凡一泉

自叔未集卷四

古

一石之奇者咸立名號倣古盤銘之義俾目擊而遺存焉王生等各捐長稔之田積廩餼以待同志之來者復作陽明遊祠於精舍左方陽明者餘姚王子蓋與湛子同道者也王子避難時嘗微服過此云爾工既訖事以復于成成迺率諸生往造謁焉息焉游焉徘徊警繹儼若侍几席而聞警欬也夫自朱陸之辯激而精一之旨昏晦翁之意先條析而後貫通由精一所以督人下學之功也象山之意先本元而畧文義由一以爲精將以戒人外求之弊也夫理不離心而事不離理雖稍尋行墨者猶知之而況二公平然則在晦翁未嘗令人索理于外而納之內在象山亦未嘗令人謝事于外而

空明乎內也第啓之毫釐而拓之尋丈亦勢所必然是以宗象山而失之者或淪于空杳宗晦翁而失之者或蔽于支離皆末學之自蔽爾豈二公立教之本心哉我朝經學以朱傳爲宗間有肆其言而不通其意者迺謂理從事寓者也必事事而窮之而治聞強記者牽制名物不復有反約之實陽明王子憂之迺倡爲致良知之說以示人元元本本之歸以救時弊其學有似於象山而實非挾象山以毀朱子也自陽明之教行而學者稍知趨向然有肆其言而不通其意者遂謂理從我出者也率而行之事無與焉而凌高厲空者雄談性命不復考實踐之功甘泉湛子憂之迺倡爲隨處體認天理之

自叔未集卷四

圭

說以示人一本萬殊之用以救時弊其學雖異于象山而實未嘗排象山以併及陽明也故陽明之於朱子稱受罔極之恩豈敢操戈入室而甘泉之於陸子亦曰象山非禪也而深憂遠慮則概見於晚年所著楊子折衷一書夫二先生之道未始不同而立教之緒餘稍異會而通之無弗合者予恐兩家弟子或不相下各持論以爲高故章章辨之以明精一同歸之旨而精舍遊祠之並建亦以同致景仰之私也若夫經構之制則于雜記詳焉

湖溪草堂圖記

吉水之東仁壽之鄉銀河之水出焉環溪而聚者爲銀

村銀村之族以謝氏爲望姓而謝氏之右有淵陂焉蓋銀溪之所發源也銀溪之流潺湲潔澈瀾灩法不吝晝夜此其常也時或水脉稜稜重波鬱起不石而激湑若潮聲則其鄉必有特達之才策名科第者故里諺有之銀溪潮出英豪謝公順之世居溪畔榜其欄曰潮溪草堂而公舉進士於戊戌之歲溪寔潮焉迺今分憲浙右衡懸鑑開雷電合章民以兩造至者舉無隱情浙右頌之曰剖覆盆兮謝青天訟無越宿兮吏不索錢自是聞望日隆臺省馴陟矣而公襟度元雅軼脫埃壘跡倚雲臺之上而神遊邱壑之間其言曰通塞者運命之大分也山林者士人之恒棲也是以鍾儀繁而楚奏莊舄

田叔禾集卷四

六

貴而越吟自古豪傑之士曷忘鄉曲之情哉迺繪所居草堂爲圖一卷置之坐隅朝夕寓覽予因得而披閱焉草堂者廣不過環堵室不過數楹土砌茅茨檼櫺不飾然而大江橫前羣山當戶則極遠曠之觀竹樹參差蟬娟翳翳則蘊幽深之趣賓主對談壺觴歌詠座上之履未空而檻外之舟已繫矣昔者子雲西蜀之亭停橈問字淵明柴桑之里攜酒款扉公之所居得無象之然乎夫人狙于所安而便于所習往往華豔之歸而移其堅白之守故鴈鴈之詩有之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夫惟內有如結之心而後畫一之儀可表見也故安思初而佚惟始者盛德之貞也蕭沐賢澤而

歌詠勤苦者大雅之調也君子不以身殉物不以欲滑和故履境異於前而視之恒相若也狐貉之於緇袍其衣殊也而煥相若太羹之於藜藿其味殊也而飫相若結駟連騎之于下澤款段其乘殊也而安相若峻宇雕牆之於繩樞瓦牖其室殊也而居相若夫然後內外兩忘伎求咸泯泰不驕淫而約不隕穫也潮溪公舍和而不乖推誠而不詭纓紳而朝則從大夫之列夢寐而適不忘小隱之歸其在臺省也猶其在草堂也而其視草堂也猶其視臺省也可謂通塞不搖其心而富貴能一其守者他日陟台階運斗柄圖回巖廊之上必無遺念於閭閻矣是爲記

田叔禾集卷四

七

白坪山房圖記

白坪山房者白坪高公世業也高氏世居白坪而子姓蕃衍髦乂比肩代有顯者明爲地靈之助而司徒郡守皆以碩德雅望獎率後昆清白傳家鄉評歸重又出燕翼之貽謀焉不徒侈門祚之盛而已也公之言曰世之談高氏者率宗渤海固吾高氏之遙系也然而遐哉不可敘矣而西川之高徙自麻城自麻城而居白坪者七世矣禮自本國徙他國者子孫以始徙爲祖而別爲宗則白坪之高固可稱宗於渤海也況乎土高曰坪明不爽於坪下也厥土惟堅明不雜以他壤也卜吉而居無貽此者吾將於此而肯堂焉第得歌於斯哭於斯父兄

子弟聚於斯吾願足矣遂榜其居曰白坪山房云公今參政浙省不勝桑梓之思迺繪圖一卷間以示子弟見山勢蜿蜒若斷若連若龍蟠焉土脉膏阜含和布氣若龜曝焉局面端凝而拱衛整肅界以長川流無支漫若冠冕束帶無愆儀焉作而歎曰美哉溪山信髦父之窟宅也昔者杜陵韋曲以望族著名北郭東門以聞人繫氏白坪之高得無類於此乎且公治行光明厚德清修有光山水白坪之名因公益重矣夫樂樂所生禮不忘本白坪公深惟祖德之豐而元本山川之美非達禮樂之情者不能也雖然地靈人傑理則然矣然傳世七葉而策名賢書九人玉琢金相前後輝映吾故知有燕翼

田叔未集卷四

九

之貽謀焉不然青紫充朝漢推王氏冠蓋塞里唐重崔家然忽滿盈之戒而孤清白之風門祚雖隆祇益其過爾白坪公喜曰美哉斯言昔晉獻子治第而張老歌哭兼陳君子猶謂之善祝也而況於斯言美不遺規請書以爲白坪山房記

漳南道開路記

汀漳巖郡也介於萬山鳥道盤紆毒草蒙密爲暴客通藪先是按察司分兩道以領轄諸郡而汀漳分隸判不相統視若邊圉使節罕歷故路廢弗除成化中立漳南道於上杭以領轄汀漳而二郡始相聯絡復立永定縣於西偏爲嶺左鄰壤編地新民鮮諳法令自漳入汀者

東由龍巖西由永定東路險遠不若西路便而驛傳鋪舍俱從東偏故東爲孔道行部者率由之而輿夫之費跋涉之勞蓋有年矣豈非創始者鹵莽於謀而仍貫者憚改作也是年秋八月侯公廷訓以按察僉事分巡漳南咸立惠流百陸具舉迺極封疆所履達於四隅諏求疾苦父老咸言汀漳比鄰之國也緩急相援往來之道非近易不可第路廢弗除行臺陋而弗葺故上司罕經永定新民不得頻觀官府習法令儀度不若開西路便公以爲然迺采其議白之巡按御史王公瑛覽而報可迺遣永定令唐燦上杭令伍鑑綜理之刊芟草木墮高壘庫而兩山之阻夷爲大途遷鋪舍於武林赤石竹坑

田叔未集卷四

九

諸路連延布列以給傳送比之東路減其遠三之一又少險阻既近且易行者安之改平西驛以附縣治拓舊署以建御史行臺規制宏壯堂陛有儀於是唐君以其事白予曰是舉也二郡永利維侯公之績不可無紀敢以爲請予惟爲政者率樂因循而憚改作卽有舉措又或橫主胥臆關格輿情拂戾土俗莫克持久迺侯公諮求民瘼不憚躬閱俯采羣議而折衷於心豫而不愆俾二郡之民脫險就夷錫其勞費行部者將接武焉宣法令振軍容新集之民習於感化是誠不可無紀也雖然予竊有感焉夫人情樂近易而惡險遠也豈直道途然哉秦以嚴刑峻法偃蹇其民民不堪命驕然而趨漢

若更生其去秦而之漢也猶脫險阻而就坦夷也故曰
平易近民乃安之夫近則不怨平則不疑爲政者推
此心以蒞民而民弗與者鮮矣吾聞侯公蒞任數月爾
給糴本廣備畜平徭役詰戎行表義勇修橋梁凡所規
畫動中機宜無非平易其心以近民者然則侯公可紀
之績不止開路建行臺一事而已也

三友堂記

桂山馮子治圃江埔環邱頽壑尙飛遜之操復考槃之
篇於是刪芟凡卉輪廣廓如獨樹松竹梅三種種各一
叢秀色青蔥離立左右儼若縉紳之彥冠冕佩王頓頽
而鏗鏘也馮子時時撰策高詠翱翔其間下長忘返視

田叔禾集卷四

辛

其契也不紹介而親其晤也不罄欬而喻者而馮子則
又語人曰此吾三友也或曰異哉子之取友也鳥獸不
可以同羣而參之草木何居馮子曰噫獨不聞古之人
有米子元章者乎見奇石輒拜曰此吾石友也夫石且
可友而何異于松耶竹耶梅耶遂爲堂一區于圃之隅
額曰三友之堂復爲歌以落之歌曰維松翹翹維竹斯
耦維梅斯右頽之頽之執我良友執我良友友節友貞
友潔其英不猷不零霜雪崢嶸用考我德歲寒之盟於
是田子聞之喟然稱曰善哉馮子之取友乎夫宏大觀
者類物情以索義寓至言者遊方外以采眞故心有所
超雖瓦甍可以語道趣無所逆卽保傳廢其大猷是以

君子脫畧形骸而披領要眇然後沼沚溪澗之毛可以
昭忠信而舟厄凡杖之器可以備箴規也若夫善性取
之佩韋治國者之牧馬運書典於舞劍論學演之騷輪
皆能觸類旁通緣情生覺何者有所悟者必有所資也
何獨至於馮子之取友而疑之乎況夫友也者投分易
而久要難故臭味不倫薰蕕不可以並指愛憎所軋膠
漆亦至於終渝是以朝夕之市喻其盈虛而衡糴所加
揣其輕重賜炎涼以趨避擇枯菴以翔集嗚呼友道淪
喪肇自衣冠憤激之言起於明哲是以羅公奮臂門之
筆而劉生廣絕交之論也邇今馮子之取友也託物章
義茂勢利而泯炎涼以矯頽俗其能久要者歟脫畧形
骸而超然方外其宏大觀者歟寓言於此而顯諷於彼
其憤激者歟不然馮子行高而視下德盛而禮恭隱不
違親而貞不絕俗久矣故體物不二則四海皆其同胞
取善不窮則千古可以論世而願肯淪離邱園比伍草
木耶馮子欣然曰吾志也微斯言吾無以自解於世矣
請書以爲記

田叔禾集卷四

壬

田叔禾集卷四終

男藝舊私鈔

田叔禾小集卷之五目錄

書十二首

上巡撫陳公書

公名克宅字子輝順餘姚人正德甲戌進士巡撫貴州

又上巡撫陳公書

上巡撫李公書

公名中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巡撫山東

答陳約之書

公名東嘉興人嘉靖己丑進士湖廣按察司僉事

又答約之書

與中允唐公應德書

公名順之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

與翁仁夫書

公名萬達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與屠諭德文升書

公名應坡平湖人嘉靖丙戌進士

與屠副使國望書

公名大山鄞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田叔禾集卷五目錄

上魏國公書

公名

答尚書霍公書

公名韜字衡先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禮部尚書

與周克道書

公名積

田叔禾小集卷之五

明 錢唐田汝成 撰

書

上巡撫陳公書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靡獮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觀寔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願明公往矣用是忘疏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墨守負課程慢期會也邇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識治體長者言也邇今所患正坐此爾夫羈縻之令先王所以待夷狄

田叔禾集卷五

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餽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然令勿覲觴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况不爲要荒者乎貴州雖絕遠給繇入稅與內地無異青褐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蜀服也奈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參帷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郎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燧顧晟亦以殺伐震懾八番八番之民祠而頌德至今不廢未嘗以嚴警二公也豈非真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馴者垂其轡的駿驥之駒則

重勒而復勒中州之民譬則馴馴也邊陲則駭駭之騎也垂轡以控驪驛之騎鮮不摧轅而覆軌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屬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巉巖溪谷間之毒草蒙密炎蒸歊臭冒無尋丈之地馳可肩僂卒有椎埋肱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縵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冗亡賴匿命此焉通藪慮不爲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鳥集急之則麋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宜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家豪舉鼎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焚燒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憚繩墨競

冊未集卷五

二

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統以無嚴黜陟之官而部刺史猶欲一切寬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魑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通逃黠桀嗾弄其間稍制官府一有按驗輒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事胡可長也國初戊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直以給負櫜擐微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發甲而馳擊刺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夷雜伍庸隸曾無諳韜略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強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藉土兵我軍既單土兵益橫始非厚賞不足以賈其行幸而凱旋雖幽獲載途莫敢詰問何

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邇今藩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損而量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甯復有永圖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倖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靳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爲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甯內也土官之家率詬戾淫虐無廉耻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率

冊未集卷五

三

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稅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取薄責消其桀驁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舉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於睚眦奪璽起於穿窬言治盜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洒阿旁騷于清平也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小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盜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盜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磔矣若發覺而逮鞠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盜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爲償

百一致法重不過充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議而惕日蓋法廢則長奸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議則生疑事不可得而舉也失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謠者曰貴州區區揮沫可濡其諄諄不道一至於此尙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西陽此三四酋

田叔禾集卷五

四

帥慮無不欲屠翦頡頏厚自封殖者通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解西陽侵鳥羅奪麻兔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尙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議者猶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強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飭始禍貴塞源今者始已盛而源已潰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刻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微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拳

又上巡撫陳公書

日在銅仁聞諸道路言凱口餘孽復肆猖狂氓隸無知妄相炫耀此小人兒女之見非君子之所憂也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糧糈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迺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目萬死一生之計嗷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首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踞伏其中無異齎缶覆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鷃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犬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睨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諸賊

田叔禾集卷五

五

首禍一招而合者亦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經月不餒者無遇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持以爲生也夫蠻獠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趨高四塞以困之故謂之得地若我邇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尊食屠翦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羽翼之塗重營密柵勘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棄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旣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塵也相持

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倚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又有庸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微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國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略神籌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躡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

田叔禾集卷五

六

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列刊木鑿實夷其險難開屯設所經營數年之間始得甯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賞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已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當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廛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道里遙絕消息難真又未得躬奉戎行則聞

外末議懸度之論無補庸公冒廣威後不勝惶悚

上巡撫李公書

奉違台範迅忽六年頻播遐荒無由修候憶昔領教慨士習之披靡民風之澆陋嘗反覆尋繹以爲長者之言不敢忘也去歲與鏡石君同役都下亦時時談之頃者訖事南還取道滕縣見其黎庶流移閭閻彫瘵提嬰餓殍枕藉道傍吠犬棄而不耕桑棗伐面無禁比至臨城則傳舍闕寂無所棲止託宿民家僅具麥飯蕙羹以葦箔布地而已不惟食不下咽而寢亦不能安枕也詢之父老皆云此邑旱潦荐仍遭糧不貢者三歲矣官府雖未催徵奸吏時爲恐嚇況乎近年工作繁興陵廟並作

田叔禾集卷五

七

採辦之使接踵綱運之官駢轡逃者懼不敢歸存者累而併去差日加而愈重稅有額而難除積痼沉綿元氣槁索卽有卓魯黃亦不能以空言撫字也夫大吏局面固非時制所宜要其間亦有可以因事設施去其太甚稍解倒懸者然而遠遯莫舉殆亦有由蓋此邦爲齊藩邊鄙守土之官曠世不歷又無鄉宦顯者堪以白事公門邑小事繁縣令救過弗給卽有愛民之心亦惴惴焉莫敢陳控是以利有地而莫興弊有根而莫拔更有侵漁而莫剔民有冤抑而莫伸百毒千吟爲日久矣伏遇明公代天宣化居高聽卑行將造命寰區豈肯近遺一邑第下官偶有薄見不敢不陳夫見稚子入井而休

惕萌生非以要譽也下官此舉大類於斯其事之詳則縣令父老自能言之明公試垂聽焉擇其可者見之施行則茲邑之感當不啻詠甘棠而頌召伯也

答陳約之書

日者稅駕武陵適聞橫潦流盼鄂渚言念良朋聞南巡之有日欣高會於不期而風雨仍乖音塵竟阻契闊之懷祇增悽惋爾比接芳訊適在夷落魑魅之裔豺虎之窟瘴霧淒晦之晨得此慰藉真若首疾之獨而心痾之瘥也空谷足然之喻又安足云南州炎德攝衛恒艱伏承冲明在襟起居無恙幸甚幸甚不覩顏色于今三年矣僕既久辱泥塗君亦中瘳霄漢世味物態俱各諳嘗

田叔未集卷五

八

足下試論今何時哉顧盼而言猶觸忌諱俛首結舌亦又矯情徒欲依違其間東迎西忤求寡謗尤不可得也追惟疇曩南宮容裔攜手雅步緩帶岸幘雄論縱橫都忘爾汝何地位之隔而襟懷之改與是以汲黯懷忠樂居郎署陳咸憤世積思京城古今人情諒亦同揆矣猥荷贈言兼致新什發函引紙璀璨滿前足下咳唾隨風悉成珠玉信乎嶰谷之管皆清音玄圃之臺無頑碩也席珍如此陶倚何如而猶興言顙領屬意難裁北門抱終窶之愁伉儷甘食貧之守何異負千金而行丐黿獨繭而號寒邪昔買臣困於樵采仲蔚淪於蓬蒿彼在遲暮猶致通顯今足下當英妙之年負卓犖之才會風雲

之力以軼埃壘之表視彼鴻漸之儀困於樊枳者已翺翔千仞矣行當振翼紫微揚聲閭闔繼爲上瑞以應昌期何偃蹇之足憂也足下又云將卜居陽羨唐子焉依此非得策中谿云云信而有徵且聞唐子之家亦裁取給雖徐吾不惜東壁之光而輟耐難候西江之水蛾伏而往狼跋而歸又將子何託處也嗟乎約之計亦左矣僕之愛子何如唐君錢唐腴茂之區何如陽羨舍此趨彼何足下之無聊也僕家世負郭籍祖父之業力田服賈頗有餘貲倘足下晚節倦遊薨葬在念吾當爲子求田于西湖之澳方山之陽問舍于閩閩之衛治中人十家之產農末雜作已足優游且其地沃而宜稼俗淳而

田叔未集卷五

九

好禮又有清溪碧石蘭嶼荷洲茂樹穹谷可以遊行使僕得與足下比國廬通和澤展嬋婉結朱陳之戚敦管鮑之風追二仲之蹤希七賢之逸垂綸苒藻之沼談稼穡柳之隄酌醴烹魚伏臘相勞顧不樂與又何涉千里而孤棲緩急無所爲力也嗟乎約之吾真休矣精華飄忽囊裝何之立德病于蹉跎建功又非掀揭汨余白髮糞壤同捐良可慨也夫文章經國之大猷致身之上務中古已還雋茂之士勒名琬琰者率由茲選釋此不務而逐刀筆之末簿書之叢疲神殫力以射榮問棺未窆而名已沉纖纖平日及之朝黜爾不亦謬哉引疾之疏闕然不報想遺格矣頃草一刻益以懇辭因鄒子以託

屠子不知屠子之爲我謀者復何如也川途迢遞莫展
殷勤抱懷填膺言能述

又答約之書

忝來辱金玉之音慰薦勤懇幸甚幸甚頃聞玉體負瘵
人類長卿而游藝之功猶不暫懸甚非所以因天人之
際保壽命之元也夫陰陽合體氣魄控搏多記則損魄
多誦則損氣氣魄既傷精神靡潰六珍抵牾內外交戕
攝鍊之家此爲深忌是以子雲發寤於嘔心嗣興趙形
于縞髮長吉勦而賦姬孝先懶而腹便憂樂既已殊科
修短又復異享取舍之分不待諺者而能裁也陳君青
年博雅吾黨所希尺牘片言已足名世又何必馳聘藝

田叔未集卷五

十

國彈壓前修晝夜拮据寢食都廢衝粹之性積膏肓
之疾乎且古今才人垂聲琬琰者類有天助不可強也
譬之沙邱之驥若耶之姬要之形不別于驥黃態不離
于粉黛耳聞者且以爲麟角鳳味絕世奇珍安知阜樞
無滅沒之乘而茅茨絕錫寵之姿乎幸而當其時則足
以華上宮而充內廐不幸而風塵奄忽亦且驂款段而
伉儷廢爾語曰無爲名謀視運否休無與利角視命厚
薄此二言者僕已驗之審矣不識陳君以爲何如也更
惟怡神恬實以迎太和禁絕吾伊以葆眞絜涉岐黃之
寶訣躡佳期之高躋上貽慈母之歡心下慰細君之結
念不亦美乎昔柳子厚欲已李睦州服氣之術更僕千

言猶恐不勝痛以陳君勤學之辭不遑睦州而故人愛
念之私寔同柳子似不必盛氣繁詞以瀆聰聽也試采
納而留心焉幸甚幸甚夜郎淫滯以日爲年頃以入觀
脫歸還游東下若鳥越樊篴鹿鉅原野桑下三宿之戀
斬然絕矣行次長沙觀接丰采而軒車蚤發企望悵然
萍梗支離未卜合并之所爾

與中允唐公應德書

頃者執事以直道蒙龍屏跡巖壑初聞抱鬱彌旬悲同
志之厄適今移其悲以悲世而爲執事者稍稍解矣僕
雖竊祿疏遠然端居靜馳周流社稷之慮恆虞巖焉終
夜擁衾不交睫也夫世際乾斯之會盛衰之機驟發大

田叔未集卷五

十一

難之端人將駭而不信同狃燕安之習則又視焉疚心
私言之徒負誦上之名公言之則又恐殘骸骨貽老親
之戚嗟乎悲哉國家承運之昌跨凌前代卽有阨危之
憂往往消歇遠若英皇蒙塵而復辟武皇盤遊無度肆
道不驚近若諸邊叛卒外連反虜可謂寒心而倏然冰
釋南征之議脫不受命構兵其容已乎而負組來歸冒
不遺錄凡此等事殆皆百靈呵護其間非智謀所能逆
測也嗟乎居豫者矜履滿者傾覆日月之盈虧寒暑之
遷代天道且不能終古也而況於人乎幸今英哲在御
時振不測之威破落姦膽網紀猶張然大臣急于順主
廢謀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鮮修職之實抱儀文繁

得而慈祥稿索忠謹過塞而賢佞紛綸帑藏竭而土木
猶營災變仍而戲豫自在北狄觀觀則上下周章清渠
涸涸則東西騷屑即使昌運綿長萬無他慮然憂盛世
而危明主非臣子所能忘情也夫上有督察之術則下
有規避之奸上有靜攝之名則下有偷惰之習上有文
過之跡則下有獻諛之策桴鼓之應甯足怪哉祖宗罷
丞相建六卿更進用事故無權雄抨彈建白雖屬垣臺
而百司亦許以其職諫故無廢事迺今批答繁而顧問
寡六卿希得召見庶官言事即以越職譴之十九瀕死
故皆卷舌不諫夫聞見塞則不得不秉狙獮爲明批答
繁則不得不倚票擬爲助此治亂轉移肯綮大較誰爲

國朝文獻卷五

七

言之而誰爲聽之嗟乎悲哉方今士大夫以苟容爲福
盡節爲愚不惟不諫而且妬人諫若非臺垣之伍卽指
目哂之曰是沾沾微名者死何足憫嗟乎夫人捐毛髮
體膚父母妻子之養以靖獻于君王而猶不免越職之
謗則皆將折腰立權門緘口取高位然後爲官守也竊
聞成化間章德茂羅廷彝黃仲昭莊孔易以諫罷燈火
忤旨外貶科道交章申救竟得改官時謂翰林四諫夫
四臣抱納忠之忱垣臺極愛賢之力憲皇弘從善之度
如此盛事不亦曠世希聞者哉執事崇德飭行蔚爲時
宗而羅趙二君亦復特達雅稱三元頃以朝儀疏開爲
諫此寔六卿更進之端倪也怒忌橫生竟以削籍科道

未聞有交章救之者夫以三元同聲一朝駢罷比之章
羅諸公尤爲奇偉使漢人逢之必將爲語爲謠以極標
目光史冊迺今文字不逮漢人即使爲語爲謠亦不磊
落俊雋可誦可傳恐遂泯泯落莫良可慨也雖然執事
豈沽直微名者哉進不負君退不失已完骸骨守蓬華
不貽戚于所生斯已矣僕慙拙不諧世態連年求歸猶
未得請今已懇疏不識主者作何判置以僕之不得歸
故欣執事之歸向移其悲以悲世而彌旬之鬱稍稍解
也山居閒寂眠食自如珍攝幸甚

與翁仁夫書

胥江會李月山談左江平定之績甚悉歸美於執事甚

國朝文獻卷五

七

厚嗟乎人患不修職爾鶴于陰而臂聞鼓于宮而谷振
實弘聲茂于今有徵幸甚幸甚雖然事無全功而願有
時謬責望者易浚而取必者難期是以詩人怨斗揭之
求而智者戒魯縞之射又曰行百步者半九十言末路
之不可保也左江荒僻稅政縻粉賴兄甯謚而擒李寰
斯趙楷闕藤峽編管十八村尤爲瓌瑋又如交南罷討
力可回天活數省生靈之命足以勒鼎彝而刊琬琰執
事之功亦偉矣優以禮貌寄以腹心騰卓犖之稱犯行
輩之忌執事之取重於當道亦特矣雖然恐非執事之
福也嗚嗚憤作而詰辯嚙肌骨削滅而案牘糾繞多
言損氣多慮損神兼以筭簞未安巖熊罔兆鐘鳴漏盡

而不知止誰如執事之苦心哉迄今府江蘇峽兩虎咆
哮隻刺則偏驚雙餌則競駭苗獠日橫法令難施縱設
王官尚煩訓擾而執事欲一力當之可謂勇矣幸而訖
事願君少休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非所望於執事也
昔人有言士爲知己死知已豈易遇哉善則相推過則
引已譏謗不間而死生不渝此豪傑之士所以甘心委
命以圖報也執事所遇何如人哉不過其人而欲冒危
履險以應無已之求亦已難矣夫廣西多變之域也左
江既救必將煩君以府江不然則移君以八寨又不然
則古田瓊崖之役次第舉矣是賢者無偃息之期而愚
者永游優之樂也諺曰巧婦忘食懶婦倚門夫人東髮

與叔永集卷五

古

行義而沒齒令終豈非吉祥大願乎願事有難料而幸
不可常是以馭馬佚於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宜僚弄
丸九轉空中而不落客有教之者曰上止不止將墮前
聲願執事采宜僚之喻鑒蛇足之譏思末路之遙保永
終之譽幸甚幸甚

與屠論德文升書

頃客京華猥承延款聆立談之斐聲霽嘉燕之懸壺舊
雅新綢久要弗替矣南行以上元抵檣李起居太夫人
闢報無恙幸甚幸甚伏念執事秉高朗之上資被藻斧
之章錦屬英發之壯齡都清華之選秩有一於斯已足
驚世況兼而有之乎雖然愚竊聞之福不可使盈而名

不可使侈也故初蘭握瑾者壽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
者招怨之危轍也彼談饒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儼
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綢繆彩而不揚履幾望
而知戒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則循墻而走
自今觀之似乎離經選藝持名抱賴與石建孔光同科
而達者稱之以爲必有後於宋固知忠厚積福之基而
謙虛育德之本也執事秉直明義憤世疾回彌取廣冠
時聘圭角非靈均之露才類國武之招過雖或濟以溫
言怡色慰寵下輩而聞者猶忌云匪由衷竊以爲翰林
非臺諫之伍宮僚適台輔之儲年華浸邁則任俠當錫
聞望漸隆則闕盼愈眾以今日而例之十年之前復乎

與叔永集卷五

古

別局矣古之大臣以含弘爲度以閔覆爲仁涇渭歧涇
而挹之汪洋川岳殊異而望之坦漫是以進賢而人不
知恩黜不肖而人不蓄愠也況乎狼虎或變乎懿親蜂
蟻亦駭乎壯士睚眦之怒何處無之是以抱至德者以
塵體爲積學和光塵者以爭席爲左驗雖則寓言亦有
至理伏惟執事鑒小雅之投畀體周易之匪彭親駕渾
之鉅儒遠疎豪之狂少簡評量之漫語講經濟之鴻猷
聞人之善則宣之不索瘕以責備也見人之過則閔之
不背議其短長也夫然則雅鑒之量弘而和平之社永
古之名臣所以輔寅亮之業成履露之功者莫不由此
夫以執事駿明徹聽何俟區區而庸庸牛公時時謂我

宜陳忠告之言故敢陳布詩云愛莫助之僕與執事之謂也惟采納財之幸甚

與屠副使國望書

頃聞服餌以龍骨牡蠣爲上劑深竊憂之蓋牡蠣澀滯而龍骨燥烈一經火煨猛悍愈加善涸津液膩腸胃則飲食不化膠經絡則榮衛不流甚非所以調中和平煩燥也今天天地之氣暢則爲春而萬物生摯則爲秋而萬物稿人之氣血亦然是以修煉者以熊經鳥伸爲法按摩者以排堤決澮爲喻皆以宣底滯而導榮衛未聞以枯澁之藥遏方生之氣杜已漏之精欲以壯元陽而永壽命也故水塞則濁火鬱則臭木散則瘵土壅則墳

田叔禾集卷五

六

其在人也氣滯則欬逆血壅則癰疽內有壅滯而外診乘之大病迺作夫食生氣氣生血血生精精生神神壯則康強神衰則羸弱故攝生者以谷神爲本必先惜精惜精必先養血養血必先固氣固氣必先調食故食者元氣所由生也食以五穀爲主五牲爲助而疏以五蔬間以五果飲食適宜而寒暑不犯然後省思釋躁不使傷脾且實募虛不使傷胃吐故納新不使傷氣參鉛點汞不使傷精行此數端庶可保攝區區草木之滋岐黃之術恐難恃以扶衰疲而完稟受也執事試一思之金玉之軀珍重珍重

上魏國公書

昨日江甯縣民楊巨等到司訴列幕府倍徵場租事下官疑其無賴斥不受理次日巨等環馬持狀呼泣漫爲判查始知所列一不爲誣已有按驗不可中止不知曾聞之左右者不使其聞之恐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草場故官地非幕府所得擅佃勢牧餘貲當充官用又非幕府所得擅徵也二者已干律令有礙況可倍徵其入以震驚畿甸之民哉執事仁恕有聞而部曲悍卒仗威虐下以尅其私村氓無知遂舉幕府爲號是幕府斂怨于躬而輸利于下也竊爲執事不取適有爲流言者云幕府之權比三廠之勢田某安能爲不知此言亦曾聞之左右者否使其聞之尤不當如此于于自若也方

田叔禾集卷五

七

今天子仁明英武洞察民隱少師楊公以擁立之功一不稱旨不保名籍內府諸監多先朝寵臣而陛下御之如驅雞犬皆前代所罕聞者執事雖多功何如楊少師寵眷雖異何如內府諸中貴之親且昵也以下官視之猶不免疎遠之憂爾夫抱疎遠之憂涉驕蹇之跡欲倚三廠之勢以自安顧不危哉南京根本重地陛下所頻顧而軫恤者執事虐用其民無所控訴裹糶走京師陛下廉察其事下之法司遣官追按執事尙得如此于于自若而已乎夫開國元勳之裔多以驕蹇削迹獨中山王以仁厚之澤延及苗允執事縱自恣獨不念中山王哉嘗聞中山王出征部卒取民一草一木者輒斬馬前

夫以一草較一卒不等明矣而不以此貸彼者顧損少而得多也幕府誠能蠲場地以歸有司擒部下悍卒桎之轅門以明微租非執事本旨則民莫不懽然舉手以頌功德是執事一舉而安畿甸之民衍中山王之世澤也所得不既多乎下官爲天子法吏治事問直不直不得預計其人顧執事爲留都百僚長義不可不告告而不從執之未晚也法吏之言不能委曲惟留神諒察

答尙書霍公書

來諭以爲鄉士夫之與撫按藩臬府縣交際往來率當由中門不當走傍門趨偏階若小吏之見上官者仰見執事之操履端嚴言論和諍方今風俗披靡勢利反覆

附錄宋集卷五

六

上下之交率唯唯諾諾以相誇諛誰能抗節秉禮自珍其身以遠迂當路者走嘗傍觀而竊嘆之微執事無所於聞微走亦不足以諒執事之志三代之時國有定土民有定君士大夫出而仕于其鄉父兄宗族混然閭里非若今之時棄墳墓遠桑梓去父母之職也當其時固有爲之連帥卒正方伯者然相見之禮無聞焉鹿鳴伐木之詩略見梗槩稱其士之賢者曰我之嘉賓也而鄉三物之典亦曰賓與夫賓之言尊也賓之者尊之也故禮賓至門主人三辭明不敢先屈也賓稱主人三辭明不敢當養也尊之亦已至矣而何敢簡其禮以屈其身故古之君子亦莫不自重其身以立節于世非其君

不仕非其大夫不見聞有往聘矣未聞有來見也聞有求而不至者未聞有不求而先之也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土之所以交者禮而已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不謂之入不敢入宓子賤之治單父也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至如夷門漿博之徒苟有以自銜亦得以布韋繡貫公子之門秦漢而下雖復靡蕩然丞相公孫弘開東閣以延名人鄭莊爲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執賓主禮何進爲大將軍設几杖以待鄭玄跡其一二猶有三代遺風當是時所以尊賢者何所不至而敢簡其禮以屈其身夫尊賢之禮莫重者賓升階之禮以西爲上夫既曰賓之矣又何靳焉故古者出入大

田叔宋集卷五

七

門拂棖桌而已非如今之有三門也升降從兩階而已非如今之有中道也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明不敢君其室也中道之制殆起于秦漢之交所以尊君而抑臣者而公府之建亦遂因之猶言專道而行莫敢敵禮也故專道之制以之臨下則可以之尊賢則不可古之尊西階也亦猶今之導中道也古不斬西階以尊賢今何斬中道以簡士也故苟以其人之可尊也而賓之豈惟三公九卿雖布衣之士吾猶爲執鞭焉苟其人不待上之尊而屈身以求見也則彼固失已矣又何足與議禮昔者子游之論澹臺滅明也曰非公事未嘗至室也古之室今之公廡也古之所謂公事飲射讀法之類也今

之所謂公事則請寄而已矣使潛臺滅明以請寄見子
游固已謝絕之矣今之君子昧于尊賢之義而其交也
率以名分爲重輕故相見之禮頗皆疎略不講聞執事
之論固已驚心而駭目矣然執事之論以爲尊賢之典
則可樂以語市道之交則未可執古西階之制以例今
中道則可卽以士大夫請寄者皆得由中道則未可何
也以尊賢之義有未明也然謙厚者集福之基驕盈者
趣禍之府故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石慶入里門
必下車則今之士大夫走傍門趨偏階亦未爲失禮也
走學術淺薄不能測義理精微以定權則方將與諸生
商權儀度著爲一編以附士相見之末簡先此布指尙

田叔未集卷五

三

容質疑

與周克道書

昨日承顧語及爲學之方倉卒未及究竟以相質難尋
復以家累故亟歸情匪得已同志之懷寔有缺望雖然
苟有交益之功固不在朝夕晤語也復念足下以教化
大行屬望于僕僕之涼薄何敢任此矧今之教者其言
章章于人僕安敢復有所言以相揚厲雖然竊有疑議
與足下一洩此懷不知可否嘗謂今之士子不患無論
學之名而患無力學之志不患無豁略之識而患無沈
著之功今之教者率又襲爲高明廣大之談而不示以
切近精微之序乍聞其說非不霄然心怡徐而究之終

無依據是之謂躐等而不顧其安凌虛而不躡其實後
學薄識愈至迷途終日譊譊卒隱浮僞亦可哀也已夫
古今見道之大者莫如孟子而稱教人之善者莫如孔
子孔子曰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孟子曰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夫博文約禮豈有出於良知之外者哉而
聖人不以一言蔽之者誠欲學者隨事而認理循序以
爲功業積德崇自造乎會歸之地爾故當其時爲政之
對人人殊旨而同歸于治爲仁之語亦人人殊旨而同
歸于禮至有二人同問而人異其辭一人屢問而時易
其說譬如良醫用藥審寒燠之宜明標本之治如是而
人不受益者鮮矣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

田叔未集卷五

三

下不可以語上也其慎于教也如是今之教者率先性
命之說號稱頭腦不問淺深上下槩以語人經承之士
得其依稀惑于想像遂以隨事精察者爲逐物而喪心
虛衷反照者爲致知而率性是孔子之說不幾于傷煩
而顧不能如孟子之省約也嘗謂孟子論道得其高明
孔子教人始于切近孟子論道譬如凌厯太山周覽八
極邱陵原隰舉環隄下孔子教人則自其平陸而引之
及麓語麓及椒語椒及于巔則向之邱陵原隰亦一覽
而無遺矣今之學者不屑循平地麓椒之步而好爲周
覽八極之觀企望雲霄終乏羽翼眩眩沒齒竟爲草莽
翳滅而已子嘗翫經傳之緒餘約聖賢之旨趣以爲五

經四書要其極則一字而兼該條其進爲之方則千萬
言而各得故方其始也多闢之塗以誘其入其既至也
則會于一室而四通八達出入其塗蓋就其識見之近
而欲其向往之心鼓其才力之宜而策其造詣之極一
行一止皆酌諸心一念一言必揆諸理審義利之辨明
取舍之權斯之謂以實心弘實見舉實步以歷實地庶
幾素履不愆而率在之原可會悟爾否則頭腦雖明工
夫無據名講身心之學實爲口舌之資飾僞長奸論之
何益自揣淺陋不能表率卽欲聚徒倡說則又倦于鼓
唇間以語人則皆墨然而去以爲瑣瑣不知本原殊不
可解故直勉勉循循以自修飭不耐言辭譬如方士得
服食之法冀以自養而已非深信篤好辟穀而從者不
語也安敢望教化之行哉足下相識雖久而相語未深
以此見責實愧于心書札所陳又不得傾倒肺腑第舉
其大指爾若有所見不惜書來以開愚昧是所望也

田叔禾集卷五

五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目錄

銘四首 頌二首 傳三首

說一首 誄一首 祭文六首

西山銘

并序廣東立石

錫類堂銘

并序河南周藩

拙客窩銘

字弱實苗田人嘉靖癸未進士

瑪瑙杯銘

德雨頌

有序為餘杭縣知縣蔡公

倪母頌

為工部郎中倪鏡母友人曾氏作

吳文端公傳

名一

江節婦傳

吳龍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目錄

阿寄傳

潘安徐氏

庚山樵者說

江西陳文

顧先生誄

名

祭亡妻徐恭人文

此先妣也諱楚雲餘杭人其安人贈恭人

祭尚書潘公文

代王方伯作公名希曾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

祭按察使留公文

公名弘治乙丑進士

祭舉人陳情文

同縣人嘉靖

祭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林公文

代三司

又祭尚書林公文

代劉副使作公名廷楊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

明 錢唐田汝成 撰

銘 頌 傳 說 誄 祭文

西山銘

并序

皇帝踐祚萬萬甯謐惟南蠻弗靖騷于海隅馮負谿峒推魁保姦以張狙贊一州九縣咸罹其痛時惟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諧祇承明詔宣誠運籌征蠻將軍咸甯侯仇公鸞鳩詰兵戎奉揚天力遇十有二年正月徵集兩廣梟士益以土兵義旅為師六萬部為三軍迺掄三司大夫將軍之良署為偏裨申令紀律經度馬步險易咸有成畫諸將受命豫而不愆三道

田叔禾小集卷之六

並進薄于西山之阻剋敵巢窟昏狡以披取其渠魁以作京觀四月移師東山暨于南鄉蠻獠餘息虔慄頓伏願完妻子進比華人于是兩山之隘夷為大途商旅通行馬牛宿野皇帝休嘉議功褒異將校羣吏願刻山石以紀鴻號提督公讓弗許咸有退言蓋聞漢勒燕然唐銘劍閣繼而弗紀是使皇明之隆掩于前烈也敢罔以請公迺許可命汝成緝其事而為之銘是役也中軍則僉事黃澄都指揮僉事李森左軍則右參政祝續左參將程鑒右軍則僉事鄭九璋都指揮同知高睿督餉則左參政徐乾紀功則僉事吳大本綜核諸務則巡按御史周煦銘曰百粵之墟豈維絕壤獠獠生焉擾雜虺蜥

棲厓伏壑不可羈鞅殘我邑閭遂剽公帑皇帝仁聖化
洽軒虞欲並生哉損而弗誅彼頑罔悛益驚而盱榛苞
煉葛以速剗除皇帝神武存我炎州旬哉宣哉孰綬遠
猷迺命司馬暨于元侯爰整爾旅南國是柔大憝有惡
毋殲脅傳桓桓司馬秉忠無競烈烈元侯臨事而敬迺
作三軍中以皇命毋縱毋貪惟爾共令桓桓司馬烈烈
元侯授任嚴明罔敢不迺三軍作氣闔如城虎超山邁
谿無煩鼓執作高山超不假翰孰謂谿深折葦以斷
蟻附蜂屯一駭而散巉巖夜窟闔爲虛閉搜剔叢奧獲
彼鯨鯢解甲而縛夾斧以來穴骨剗其體肢有降
者醜完其子妻司馬有令毋淫功首萬眾無譁罔敢先

田叔禾集卷六

後迺暨元侯躬歷邱畝咻噢瘡痍開釋稚婦粵人載喜
載喜載營如醉之醒屬衷孔明彼逆而死我順而生惟
二公之仁達于帝庭粵人有言亂不可嗜各保爾領毋
越天軌作善者生作孽者死惟皇帝之法視此銘紀

錫類堂銘 有序

奉國將軍安河太祖高皇帝之來孫也丕出鎮平賀祖
恭靖王祖鎮國將軍某父輔國將軍鐫代有明德敬事
耆老而肅閑有家動遵典則大梁李夢陽之誌賈夫人
也敘輔國之賢與奉國之克肖而云人言輔國有子賈
氏有甥語曰胡葵不結瓜蓬根不產麻言生必有種也
信哉嘉靖十二年癸巳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巡按御

史葉照上疏言竊見奉國將軍河者明詩悅禮崇篤粹
倫事父母承顏順志就養無方有疾則驚憂滿容衣不
弛帶藥必嘗而後進居母喪哀慟削肌三年不入燕室
此皆陛下孝理弘敷儀刑海內而宗英首善漸被獨深
克致斯事臣又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往往酣歌舞競
狗馬湛於淫佚章章效尤而河獨敦守天經扶敷風教
以先黔首宜加褒獎益隆展親使善者勸而否者激焉
敢昧死以聞詔曰可迺降璽書遣中書舍人扈永通宣
諭府第遠近榮之於是都御史胡繼宗曰惟茲德美不
可無識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奉國之謂也遂題其
堂曰錫類今年庚戌汝成薄游大梁奉國元子陸桴聞

田叔禾集卷六

三

而訪之延賓賓列拜而請曰不腆家君之懿仰荷龍光
願公序而銘之觀示昆仍永永無朽成頓首敬諾爲之
銘曰天地定位孝道爰興惟皇建極徽猷有恆德教純
被萬姓丕承天經地義率我良能幡幡宗老世孝同貫
明發有懷頃步爲念朝夕虔恭問安視膳致養致哀始
終無變臺臣疏奏升徹宸聰帝曰嘉哉褒章是崇寵踰
九錫賚陋千鍾爰分寶玉噤能比同表宅彰善大雅是
稽錫類維何百祿咸宜穆爾兄弟暨于孥妻子孫千億
吁嗟麟兮在昔魯侯夷宮樹屏亦有獻子加人一等考
叔稱純嘏君發省孝哉奉國芳名偕炳高堂有榮華榜
明揭受祚于天嘉祥潛發庭秀三芝門標六闕小子勒

銘永著鴻閣

拙客窩銘并序

橫山陳子體道居貞與世無競嚴大易先迷之戒味老氏守雌之旨是能宅心玄默克伐不行其言曰巧與拙孰賢也夫輪囷之櫟棄于匠石濩落之瓠捐于惠施以言乎無用則審矣然卒不失其性以保其真是故雖以技窮龜以靈灼涸人善水而弱于水佞夫善辯而斃于辯由茲而談拙者不猶愈乎雖名譽不彰而禍患不及昔人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誠哉是言也遂題其室曰拙客窩其友田汝成聞而贈之爲之銘曰在昔先民貽猷有晰救塞以忠罔巧以拙我秉其哲蒙世人嗤眾

田叔未集卷六

四

皆鼎鼎我獨蛇蛇臨難不避當炎不趨棄彼剗剗載韜瑾瑜志存參魯道協回愚捷徑嶮巖拙客不履矩步規行周道如砥世味甘醲拙客不營餐寒茹淡魂魄載甯宜以巧敗國以佞傾懿茲拙客保節完名我友作室揭以表志警取盤銘誥同笏記我用作歌懲彼僂媚

瑪瑙杯銘

希世偉質出自月氏雪膚朗潔雲采陸離珍同渠碗陋彼金卮蘭泉玉醴斟斯飲斯受天美祿眉壽維祺

德雨頌有序

嘉靖乙巳六月大旱淮浙之間溪壑絕流污腴龜坼稂黍焦卷鬱天控神迄無響應餘杭令蔡侯憂之屬病瘥

强起率僚吏父老禱于山川三步一拜蟻伏赤日中氣力綿蒸喘汗欲仆父老憐之爭往扶翊侯謝卻之曰予惟闕狀負譴於神以殃吾民而重煩父老是愈劇神怒也言未既墨雲騰馳團如舒蓋覆侯往來日對昆吾散而彌天大雨滂注四境之外纖縕弗霑吏民朋觀且喜且異謂侯虔禱致茲甘霖爲玉爲金君子曰豈其然哉惟德動天因禱而章不積於德而徒勤於禱雖虔無益也蔡侯愛民如子嘉其賢者而矜其愚者簡于鞭撻不得已而施之蹙額睨視讐家兩造諄諄然以道義解之其馭民之慈有如此者雅雅恂恂無殊韋布靡棄蕭然日啖蔬糲羨餘不入而況於苞苴鰥寡通賦憫於催徵

田叔未集卷六

五

則出隸直而代之輪棄憤弗紀其操已之廉有如此者庭有頑鄙犯而不校瞻儀聆判往往報服而去良民之艱而稽于期會上官督過則曰時予之辜罰弗逮賤其容物之量有如此者昔孟嘗以素節還珠魯恭以惠政驅蝗王舉以仁化翔鸞劉昆以長者迸虎夫格天感神彌災毓瑞在昔先哲咸以德徠執此揆之古今同軌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蔡侯以父母之德子其民而天不降監困以恆陽豈仁覆閔下之心哉屯膏弗沛因禱而施皇天所以章侯德也謂之德雨豈溢美乎於是吏民發寤歡聲四宣播爲歌謠俚而弗雅援其詞而爲之頌曰藐藐昊天雨暘弗時六月徂暑蒸鮮明東空無

寸隙野有狂飈誰因誰控哀我人斯邑有賢侯我怙我
恃恤我痾瘵扶疾而起無事焚巫無煩徙市秉我精純
無勤祝史頓首稽首長跪撫衷下民何辜惟此鞠凶令
貴率首罰應我躬誰謂天遠敢齒而通明明上帝有赫
其臨求民之瘼監我侯心鱗鱗膚合漠漠層陰燧燧歆
炤化為甘霖濯濯甘霖溉彼甫田農歌于畝商舞于塵
桔槔輟響脫穰而眠油油禾穰于占有年比邑徬徨豈
乏牲帛登假無階固請弗獲侯維片言乞此甘澤萬目
仰瞻舉手加額嘉樂賢侯德惟善政既仁既廉秉心無
競秋月冰壺澄輝朗映帝錫用章因禱而應賢侯嘉樂
煌煌令名塗歌巷詠遐邇同聲何以報之祝侯長生又

田叔未集卷六

六

何有之繩繩世卿子也無良明農山曲蕪蕪東菑挾策
抱犢飲此豐滿嬉遊鼓腹歌以永言諭我邦族

倪母頌有序

論淑善於閨閣而才綜內外德合慈嚴者稽之觀記罕
所指陳蓋骨像應圖纖穠協度者麗而不文披帙操觚
頡頏班蔡者華而不典饁耨耕食貧同穴者貞而不
娉是以三從易守四德難周曼靜藻翹奚取治容之瑋
衣褊弄瓦徒傳古牒之儀施帨結褵婦行未循於醴誠
斷機翦髮母賢曠跡於前修故取善於章縫尙稱百一
攬微於粉黛盈萬猶艱聞有太安人曾氏者工部尙書
郎倪君鏡之母也系源右族行備諸好莊慧咸詣沉詳

不煩尸喪通醴醢之齊佐祀潔蘋蘩之華綈綈昭滌滌
之儉纂組機緯繪之妍斯其恒職無足掄揚若夫居
國史動遵禮則安親惠下爲仁睦族敬宗爲義四書集
注誦誦如流諸家法帖亦皆臨寫操觚則察驗宿賈施
藥則巧出名醫信哲懿之總會鉛華之冠冕也既歸倪
氏相夫起家英允夙成嶄拔流伍推蒙養之始則耳提
面命功兼師傅遺辰不競回祿再侵咸豫爲所不底煨
燼邑人嗟嘆疑若通神倪君釋褐令永嘉永嘉多近臣
法尼弗布安人就養官在日以恬白勗倪君無阿鼎貴
倪君卒忤時宰解綬歸田安人則又慰以時命適謬不
怨不尤返葺舊廬經紀米鹽難量之政以供賓客蒸嘗

田叔未集卷六

七

之費綽有贏貲茲非才綜內外德合慈嚴者耶于是里
閭右族莫不敬仰崇爲母師開館下帷從者雲集稽之
觀記可謂罕矣今年壽躋七表予與劉君以中寔同年
誼稔聞懿行偕奉茲鵬登堂納拜迺采鄉曲之譽以需
彤管之編爰綴斯篇用憶祝慶云爾頌曰后王降德內
則猶存端風樹軌業始闢門女教寢衰壹賢真觀於維
安人其殆天授綜理家政莊靜以治在婦曰順在母稱
慈順不說隨慈不姑息絜矩依規三黨矜式相夫起家
訓子成器士行既兼父德亦備知書知禮亦雅亦文耶
那里媛從之如雲門同都授教比嚴君天錫純嘏登于
眉壽日永萱翻春深桃秀蘭玉孫枝茂葉繁圖真林樾

汜雨霽花舒堂羅羽爵團柳板輿驪駟子姓慶治里閭
隱陋鹿門侈羞金谷處順居常是府多福瞻緝瑤編徵
此芳躅

吳文端公傳

吳公一鵬者字南夫長洲人弘治癸丑舉進士選翰林
院庶吉士俄授編修端重雍沉留心世略持論和平而
有制戶部尚書周經以飛語免公上疏言古者體貌大
臣進退以禮卽有旨譴猶潤婉其詞弗褻本惡所以長
忠厚之風勵廉恥之節也尚書經行誼未有表異然醇
樸東修秩在列卿卽治行闕狀宜令陳引謝事不輟其
名迺今以晦昧之言一朝見廢殆非所以勸率羣工也

田叔禾集卷六

八

疏入不報朝議建之正德初進侍講時中官瑾盜政朝
士見者多屈膝公與同官長揖而已瑾銜之會修孝皇
實錄成吏部奏例進秩瑾怒曰諸生蠹蠹操筆翰不習
吏事翰林固猷窩耶矯旨令別用公得南京刑部廣東
司員外郎司事最劇而公按法詳讞老吏不如俄遷南
京祠祭郎中瑾誅復侍講經筵如故俄進侍講學士主
順天府鄉試有撻策問中語謂譏切倖宰者倖宰志之
出爲南京國子祭酒祭酒雖尊官然近例無以學士遷
者頃之進南京太常寺卿十一年雷擊奉天殿公疏言
雷變殷作感動聖心徹膳易服諮求剴直臣愚不敢剴
傳漢儒牽叶洪範五行刻畫徵應然經義大旨幼習聞

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無敢
馳驅明徵定保聖哲所同陛下臨御以來耽沈盤樂姦
佞盈庭更相逢誘斧展不瞻衮冕之容官車不聞警蹕
之節戲渝馳驅上觸天監恐懼修省何俟他求河內江
南草竊充斥貪風日熾吏治不章怨讟所養訛言朋作
覘微卻慮之士竊抱隱憂久矣況天變如此凜凜哉臣
愚不知忌諱幸鑒狂瞽之言嘉靖元年公上疏曰先帝
盤遊無度闔倖比周姦宄紛作天心憎穢屬臨陛下龍
飛藩服嗣歷紫宸海內喁喁想望風政蠱剝之後易致
復亨改弊立德之方宜有本始臣聞惡莫顯於隱善莫
積於微隱微之間在乎聖心所自裁察陛下春秋初茂

田叔禾集卷六

九

睿智方凝文武之道未布於弛張好惡之情不嫌於同
異宜親樸厚端亮之彥延進讜言繩約矩度涵養中和
然後發皆中節稍自恣肆則佞諛探達千方塗效復戾
日堅雖有謬譌箴規無自入矣夫君德以剛爲主而柔
以出之則不苛以明爲體而晦以輔之則不刻是以習
規剛虐易戒明夷假令持喙鳴屑屑之心忍相操切卽
家丈人不可以軫育妻子僕妾也而況可撫臣庶於寰
中哉先朝批政雖猥而綱紀猶張清議雖消而黎獻未
泯自今疏滯莠弊則祖構可仍足近平康之治不必眩
名改作也虛衷攬善則耆宿咸歸誰無薰愛之忱不必
接新以間舊也夫臣以抗法爲忠士以恬進爲節忠節

之行每忤君心而逆時好非仁恕之主曠能容之故恭
默思道納誨良弼武丁所以興商也側身修行倚昆元
老宣王所以興周也迺今前愆不抵於幽厲陛下英明
之譽允並武宣改弊立德以致中興下慰民心上答天
眷臣犬馬不勝慙慙公知時事口口故微諷及之尋進
禮部右侍郎敕旨獻陵題主公念與中貴勳戚同事恐
其下弗戢乃疏言今歲涿州以南達於帝鄉橫被災沴
閭里蕭條宜節省以甦羸憊恐隨行儉從或挾聲談凌
驟需求者請勅禁之上善其言事竣歸命以所居官兼
翰林院學士入東閣時上以口口口口口口羣臣張桂
之口日駸駸焉口口矣公遇之澹如璵璠交妬之遂以

田叔未集卷六

十

禮部尚書出掌部事時宗藩失爵及羣小無藉干澤者
皆援口口功尊又曲爲之請公一切不聽尊益銜之會
尊改吏部遂請加公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八年滿考
引年乞休上允之命給月俸三石與隸四人自是徜徉
林壑者十二年年八十一卒訃聞賜祭葬如制謚文端
公襟宇溫粹無僥倖心御事若無可否而涇渭瞭徹策
足要津遭罹射嫉無豐可宜用能履虎不啞名節兩全
云

論曰自國初來侍從元老謚文端者兩人太和王公暨
公而已王公歷事五朝操履綽厚進秩師傳景泰天順
國是反復不殄其名榮壽考終與公略等而吳人言公

之待陸太宰完也酷似師德太宰柄用時待公落落公
亦無書抵之及戊閏微公願訊候不絕太宰愧且嘆曰
吾爲吳公包容久矣廬陵羅公欽順者猶介無雙負世
重望慎許可獨雅敬公於其沒也哀之以文曰溫溫恭
人惟德之基詩人所美於公見之又曰要路多迷良心
易喪彼方疾驅公獨能讓嗚呼觀此可以想風度矣

江節婦傳

江節婦者杭州前衛舍人吳訥妻也祖珙進士官參政
父溥懷才抱德舉于有司以砥名自負節婦生而酷似
其父故嫗操斬然年二十而伉合于訥甫三年而訥卒
其焉離索者三十有一年荆斧非履無復外除雖歲時

田叔未集卷六

十一

吉慶衣不純采也深肩簡出卽鄰媼罕覩顏面兄弟往
踰門而晤之或議其峻則曰禮已嫁兄弟不同席坐也
而况子棲居者哉綜理家政纖巨有倫指物皆有恆所
子非奉命不敢輒徙之兄婢細漕虧運齎室以償直應
中判節婦讓界百金姑乃嘆曰賢婦也遂不食於長子
而依節婦以居尋卒殯葬之具皆節婦營之一不煩於
兄婢其孤點也幼有良質茹感提攜以冀成立哀至則
壅樹而啼曰嗟乎此未亡人之所以忍死須臾也延師
訓之不中程約則怒且罵曰寡婦之子以姑息敗吾敢
煦煦施禽犢慈哉故今點也文行卓然皆母教之力也
國制節婦踰五十者得旌異其門閭鄉老將如例以請

節婦聞之遺其孤謝曰妾不幸失所天不即捐軀相從地下而伶俜苟活奄忽桑榆亦已多矣若重煩父老瀆官司以覬丐恩澤是以未亡爲幸也竊獨耻之謹謝勿舉其孤涕泣以請則又曰婦人修德惟端聲不出閭闕而外人知之必爾術吾以掠利也點懼議已寢矣其友張乾元謂節婦懿行流伍所稀不揚無以激俗迺約交好數人白事郡中郡中上之御史時同上者數人御史槩覆之節婦驚呼曰誰爲爲之覈實以格詐也行且闔棺而令人以詐疑我我何以堪之其亟止勿報點皇恐奔告於予予曰噫介哉節婦之心乎修德而逃名籍紳先生之所稀觀也得之婦人不亦可嘆已乎雖然表

田叔禾集卷六

三

淑而章化者閭里之公也核實而褒崇者官司之法也顯名而錫類者孝子之忱也三者並行不悖事惡可但已哉往予代置儀曹也天下以節孝上者歲可百人吏胥以尋常眇之束諸几閣必再駁再報或強有力者獲之以綿窶湮沉者無算矣而予從祖姑之適賈氏也守志四十年有司再上而再卻之其孤綿以窶莫能營幹矣予憮然特請旌之且請自今節孝由郡縣舉者下御史覈之由御史及藩臬兩司舉者旌而弗覈故今恩典稍稍優假而予之提學嶺南也舉節孝者三人于閩舉八人誠憫其難而欲亟其報也夫婦人喪匹離居與死等爾伏匿閨闈淑懿難詳委巷之游談又率以寂淡之

辭雷同觀聽故覽者往往忽之況乎薄俗淫夷真偽莫辨駁覈之議法令宜然然天澤不可倖子鄉評不可廢假語曰無論虛實竟終以觀若江節婦者恥末俗之雷同而飾行逃名幾于辟世可謂加人一等矣故爲之傳以慰節婦且以俟觀風者采焉

阿寄傳

阿寄者涪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適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昇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

田叔禾集卷六

三

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于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輪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皁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緇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爲盜臣五都之豪爲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陵人撫髻種而株守蒲菜戶

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
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鐵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豈尋
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旅雖幼必
拜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睨
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
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
孝可也

庾山樵者說

在昔庾山之麓有隱君焉曰陳君文或者君之言曰尙
父稱佐命而業始垂綸仲尼抗浮雲而名成執御古者
哲士孰不有託跡而寄情者予庾山之產也予將託跡

田叔未集卷六

南

於樵乎因自號曰庾山樵者或有訊隱君者曰吾聞賞
適者必擇名山棲遲者恆專勝壑故箕阜有長嘯之字
姑貌有綽約之廬迺若庾山者南紀之支嶺炎微之阨
塞也公何樂此而引以自居也隱君笑曰公不聞之胡
馬北風越鳥南枝物各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爾未聞巢
由擇山而往也故繫坏踰垣同歸飛遜谷駒金馬均號
陸沈何必踪躡崕峒調齊箕穎而後爲名高哉古之逸
民力本者隱于耕臨川者隱于釣規甘蠶以孝養者隱
于屠亦各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爾未聞逸民往必合轍
者也于是訊者惘然求隱君所以託跡寄情者而不得
其說遂從而爲之辭曰傳有之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夫

謂樂山者非必歸巖危嶠息影長林也蓋其心安於義
理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賞適所鍾多在於山爾得無
君之自託於庾山也其殆厚重不遷者與古樵者審時
致用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而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有變理之義焉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殆審
時致用者與周室中衰友道凋喪而伐木之刺興其詩
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蓋因樵者以起興取其同聲之感得無君之
自託於樵也其殆憫友道而惜同聲者與其後隱君卽
世百餘年而其曾孫鸞者主簿餘杭述其事於予予曰
何哉而翁之所託跡而寄情者吾將廣其說焉古有被
裘公者六月負薪延陵季子顧道傍遺金而命之曰盍
取遺金被裘公瞠目而視曰焉有六月被裘負薪而肯
拾遺金者其勵操絕俗如此得無君之自託於樵也其
殆慕被裘公之風而興起者與迺今主簿君之爲餘杭
也餐冰嚼檠一介不取有隱君之風焉然則庾山之樵
遺謀於子孫者遠矣不然何世濟其美若此也

顧先生誄

嘉靖十有三年三月丙辰顧先生卒先生諱潛字孔昭
吳郡崑山人世有聞儒揭爲右族先生神茂髫髻業隆
弱冠領宇超遙乎物表孝友敦穆乎庭闈弘治甲辰登
進士高第釋褐庶吉士讀書翰林每應閣試數注首卷

大學士守谿王公碧川楊公爲時哲匠咸開鑒賞奇其
文有直氣曰是當以言顯迺薦監察御史出按山東河
南察視馬政蠹弊悉芟畿輔頻災再陳救荒之策舉中
肯綮會儉人祝祥以光祿少卿附外戚躋膺仕崔志端
以羽流遷宗伯抗疏論之孝廟嘉納悉爲停罷遂以吏
禮二部會舉督學京畿表迪有方俊髦胥服凡在大治
莫匪祥金與議歸之謂師模比之陳士賢也武廟登極
演無逸之謨劇切權倖逆瑾憾之出爲馬湖府守頃以
仙誣落職閉關卻掃類破通之見抵委心寄傲感靖節
之歸來縉紳寃之交章薦白竟阻格例而先生亦優游
林壑絕意仕進矣其子夢圭與子三仕同所悉其世家

田叔禾集卷六

六

遂述誅辭樹之義道以寫哀慕云爾其辭曰於惟洪族
佐夏而興支流葉散茂於延陵奕世不顯東吳莫京高
門戟列廣里珂鳴烏臺舊價黃閣新聲氏祚旣綿哲人
紹止玉質幼章山儀屹峙容與書林翔翔道軌潛思河
懸屬辭波委駿屈盧駒鋒靡賈壘策名桂籍拔備冰壺
鵬搏海嶠豹別天衢掄材惟梓在器成瑚亭亭峻格侃
侃昌謨飛英東觀聞達中樞曰茲快士風度甚都簡之
憲府以急時須受命攝職砥節忘躬蔑彼回曲抱爾樸
忠孰擊匪牟孰避匪驄五侯載翼百辟趨風首綜馬政
秉心塞淵再陳荒策惠浹連蠹賊是屏溝壑是延雨
河既渥八輔咸漸孰以清卿而援戚闕孰以黃冠而參

七 列抗疏攻之霜稜嶽嶽帝曰命哉爲爾停轍朝
嗟宵人齟齬仗荷聖明孤危莫折錫以璽書典學繼旬
標準有儀惠訓不倦髦又知歸澆漓一變有迪孰陶無
然畔援顧後陳前未之或先康陵初服袞闕是憂迺述
無逸迺獻遠猷迺許倭奴之靈修大闢側目羣小崇
魯一麾出守播彼遐陬嗚呼哀哉愴怒未錫矯誣報罷
解組無憚巾車夙駕南國逍遙西巖清暇室有詩書堂
羅樽屏投分羊求追蹤鮑謝春煦秋陰滿園行稼曾是
綸施之林下嗚呼哀哉冢嗣卓立作世楷模文雅承
基忠貞履佩蹇子小子恥躬不逮昔也同袍今焉聯袂
哀德懷若若紉蘭茝先懿熟問曷勝嘆嗚呼哀哉佳
城惠鑒宿草綿芊玄臺可作願爲執鞭福以後裕行以
號宣陳辭節惠勒之崇阡嗚呼哀哉

田叔禾集卷六

十七

祭亡妻徐恭人文

歲在丙申月應無射日維重九田子僑寓于荆江時商
巖然號百卉搖落物蕭條而非故歲佳苒而欲道田子
感旅況之無聊悼淑配之不祿新淒久念輻輳于衷迺
撫菊陳醅抒情以奠哭之以詞蓋不勝其嫵婉之私而
少掩其風雲之志也詞曰嗚呼幽明之別歲序忽周子
籍鬼錄我汨世流大鈞陶物生浮死休靈魂縹緲何息
何遊自我別子運命迤邐捐我家室絕域播遷依依僕
從我周旋歸心切但以日爲年子昔別我握手云約

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適
不可度家公昨報妾孕得雄念子弗觀悲喜駢習昔子
將往默祝願寫冥途可返還嗣我宗我今在遠弗觀兒
容似耶否耶訊之曷從晴昔之夜夢子來思婢婢其貌
燦燦其儀貽我尺綺五色陸離云自帝所天孫所治我
欲子卽子矯而辭真耶否耶祇慘我悲舅姑在養便便
福履賢爾二親莫不燕喜蘭玉其兒雅稱我子既勤于
書亦習于禮子而得此可謂不死知耶否耶誰使告爾
爾魂如在永託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陬絕裔爾
舅嶙峋百怪出沒以恍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悼爾
永夜眷爾良晨含哀一奠淚不可振

田叔未集卷六

六

祭尙書潘公文代王方伯作

嗚呼人孰無知知已者稀亦孰無感恩恩則悲嗚呼我
公而止於斯寂歷泉夜孰究予思歲在屠維河水滔陸
沸鬱民萌蕩遷陵谷當亡軫憂尺一繩督百吏震惶累
述重足赫赫皇命維公將之按節而臨徵謀羣司噴沓
盈庭孰辨雄雌塞予小子防川是職夙夜宣誠艱險陳
力千慮之思效一或得公曰旨哉乃言底績乃指于理
乃播之章乃灑乃引歸流湯湯經川橫渚乃復其常公
曰休哉乃績之良懿茲洪猷寔公巨美公讓不居謂予
小子推轂明庭俾之代理嗟予何能辱此過與先民有
言無德不剛矧於知已義重山邱公胡所苦一疾彌留

明幽永訣報稱無由亦語于人胡爲之遺亦銘之心胡
觀之而立隧沉沉宿草翦翦萬里緘辭寄此雙泣

祭按察使留公文

嗚呼維公德以宣政才以綜難智以酬變介以守官正
德季禋吾郡多艱朋黨蠹蝕剝乳單公來牧止風度
凝端惠流成立植孺鋤姦農歌服賦買并通關非公之
德孰堅彫殘郡屬衝津交椅憂鞠百務絲紛左凌右趁
公來尸之端居雅鎮治具畢張經提緯順揭揭輜車恢
恢游刃室肆樽壺庭延紹續非公之才曷能董振逆藩
使禍穢徹中宸翼以兇寺比虐狂信公曰彼哉觀如偶
人無觸無侮行行周閭寺鞬衷甲姦究是因公曰彼哉

田叔未集卷六

九

蘊火自焚無激無弛警備潛申渙辰難作卒隕其身非
公之智孰殿荒屯俗高修競供億繁滋公裁泮靡約已
哀施飲冰茹藥遑恤其私公適于楚巾車且脂帑有羨
鍾甕無別貲吏慨以服民頌而悲有聞嚙囊益詠今茲
非公之介孰抱遐思塞予小子名慚穎見暨我伯兄束
髮鄉薦公曰倬哉彬彬雙倩駕勸計偕筐承賓燕宦學
睽違莫陳壤奠執徐獻歲公疾彌留胡慈黃耆以永徽
猷隧門宿草華表垂楸攝衰瞻拜愴悅夷猶恩懷甘稔
哀惻九秋泉臺縹緲公其鑒不

祭舉人陳情文

日者吾子下第南歸值予行部予不我親而殷抱願慕

比子旋船報子物故乍訖徐悲涕淚深墮云予前此浪聞我還沂流百里以逐我駐艇沙灣不遇而去遭疾靡安負簞信宿流爾彫殘噫何忽耶豈觸熱耶抑奇疾厥起而醫不哲耶子雖宦家而是單裔聞子伯兄兩月前逝昆季咸傾子無一嗣老母在疚寡妻在制伶仃僇何依何恃嗚呼傷哉予方抱瘡炎勦作之計非旬月弗理未遑撫汝哭汝而念汝無已先遣汝友攝解臨門以訊汝魂俟予少間還當撫汝哭汝慰汝母氏量吾力所能爲汝經紀嗚呼傷哉茂年藻思屬望無涯奈何以瓊瑤之質而發薜蘿之華冥冥漠漠知耶否耶嗚呼傷哉

祭尙書林公文

田叔禾集卷六

二十

嗚呼維公五福之會八閭之英人居其歉公集其盈文以魁程才因歷試中外翱翔登于三事公之筮仕名肇兵曹籌迴邊務勝決戎韜帝憐吳郡財賦之封迺掄良守而公是庸公來牧之愷悌以綏政先其本智通于時教行髦俊惠洽惇縻頌騰往昔無數今茲行晉參知遂陳歸養容與林泉超軼塵埃粹節瓊輝高情風抗寵召自天參藩長臬繼轄旬宣賢聲益烈入佐蘭臺出撫京甸彫瘵來蘇貼危斯奠屹屹崇關威行武晏筦鑰局嚴邦之司殿帝懷明績倚毗寢隆稍遷司馬連陟司空綜程畫度纖鉅必恭百材殷作費擗工崇弗淫弗竄咸協于衷帝憫劬勞暫解機務擬覲徵書忽騰哀訃嗚呼傷

哉簪纓之胄父作子承四葉宮保再世元卿福駢齒達疇能匹京持盈履滿益秉謙虛暑無謝客病無輟書弗隨弗矯道合卷舒進儀朝著退表鄉閭某等攝職茲邦方欣仰岱問政稽疑初如蘭佩無幾握趨胡然捐背陟降庭除猶聞馨歎聊奠一觴寫此哀悔

又祭尙書林公文代劉副使作

嗚呼維公洪閥鼎貴寰宇知之宦業光偉國史書之生榮死哀褒章卹典朝議貽之妙予小子卽有陳述亦贊于辭獨以知遇之恩未稍報稱百一千一冥冥漠漠曷已其思憶昔留都公爲司馬予以檄檄代匱屬下公乃識拔流伍之間延引優假竭蹶驚以馳驅肝膽傾瀉予

田叔禾集卷六

三

既宅憂而公晉司空及予補任備屬其工廟陵殷作百劇紛叢蓋頭蓬不暇櫛衣裂不暇縫公以舊識委畀益崇竭蹶驚以馳驅夙夜靖其夫公以練達之明而問道朦昧以弘毅之才而取力綿纒進則吹噓退則督誨俾得展手揚眉無忌無諱予既外補而公乃唏然謂予勞倍賞薄何以明賢嗚呼受德無涯圖報未竟黃腸晝局孰微幽聽有淚不及泉有禔不足賄聊長跼而抒懷昭予言之匪佞抱鬱鬱以終身指蒼天以爲正

田叔禾小集卷六終

男藝蘅私鈔

田叔禾小集卷之七目錄

論五首

辨二首

解一首

誠一首

題跋三首

安南論三篇

立後論二篇

阡陌辨

知來藏往辨

仁義禮智信字解

咬河豚誠

題都指揮余公義邊封事後

名大綸襄陽人貴州都司

邂逅集跋

爲周詩作

田叔禾小集卷七目錄

書臥病問對後

爲按察使顧公作公名夢圭崑山人嘉靖癸未進士

田叔禾小集卷之七

明 錢鼎田汝成 撰

論 辨 解 誠 題跋

安南論上

聖人之治夷狄也能喻之以義而不能齊之以禮何也天之生物也不一其族故聖人之立教也不槩其施施不可槩是以治中國不得不詳而治夷狄不得不畧詳者何齊以禮之謂也畧者何喻以義之謂也夫禮之立也莫嚴於君臣而廢也莫逆於篡弑聖人之秩爲君臣也大其賞罰之權而細其等威之辨其戒篡弑也隱自齒馬駟芻之罰而顯其無將之誅府府然如此其詳者

田叔禾小集卷七

惟恐上下之分淪而綱常之權擡也然但以此施之中國爾至於夷狄則不然建極於此而風動於彼義德而景仁者褒嘉之而已爾不爲之頒政以易俗也旌其酋長別其部落上下輯睦以奉我邊圉如是而有不軌於其主者責讓之而已爾不爲之勒兵以騷遠也曉以順逆以禍福惻其無知而俟其自定如是而有不從者之而已爾不受其乞憐之求淫巧之貢因而與之也斯三者雖施有先後之不同均之所謂畧也何也勢也勢有所拘故法不可以徑達是之謂遵天之道而因地之宜今天天地之生物也馬牛虎豹豺狼異族也聖人之治馬牛也加以羈勒服以箱輓制其器以彌其才

以適吾用者惟恐弗周至於虎豹豺狼則放之山林禦之罟獲令不搏噬焉斯已矣不以馬牛之治治之也夷狄之不可與中國同亦猶虎豹豺狼之不可與馬牛例也是故春秋之法莫嚴於亂賊之誅而事之見於吳楚者第用赴告而策書之以示懲戒而已矣至於陳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聖人之於齊固與吳楚異視也邇者安南之變固夷狄之常也而朝議征之是異於春秋待吳楚法矣

安南論中

夫謂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何也天下之事勤於外者必疲於內而眩於名

田叔禾集卷七

二

者隕其實也是以神禹之武不殄有苗文王之怒不格葷粥聖人豈不欲薄海之外咸蹈禮習樂以俗化哉而勢有不可是以先王之制自日享月祭以至終王各有差等而九服之外名之曰荒荒也者因其俗以爲治不以中國之法律之也況兵也者又非可以易動也湯之滅葛也爲其仇餉也使葛伯無仇餉之虐則東征之旅必不興宣王之伐獫狁也爲其侵鎬及涇也使獫狁無侵鎬及涇之侮則采薇之役必不遣甚矣聖人之心無樂乎用兵也後世樂用兵而不自弊者未之有也故困漢者西域也非西域之能困漢也而漢之困自西域始也亡唐者南詔也非南詔之能亡唐也而唐之亡自南

詔始也是以聖人戒無厭之求而望必勝之忿務篤近之實而不耀舉遠之名莫氏不道弑其主而奪之位罪誠有之然其國之臣民帖然比輔感其惠而忘其讐則其違道干譽以孽結其私者非一日矣是非有葛伯仇餉之虐也怯義懼討惴惴然不敢通名入貢者二十餘年迨乎天朝以大義詰之則又君臣降服稽顙請死自比縲紲是非有獫狁侵鎬及涇之侮也二者皆不足以煩王師而議者必欲征之過矣雖然議之征者誠過也而諫之止者又徒以不能取勝爲憂亦非也夫以四海全盛之力而謂不能殲一隅損皇棧而貶國體其見爲不宏然以一隅之地而必勤四海全盛之力以克之快近

田叔禾集卷七

三

忿而忽遠猷其勝也爲不武昔者主父偃之諫伐南粵也曰夷狄相攻此其常性而賈捐之之議棄朱厓也揚子雲頌之曰不以鱗介易我冠裳庶幾近矣吾故曰安南之不可征者非憂吾之不能征也謂彼之不足征也

安南論下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漢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麻素之畧修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

以南重演以北鼻飲僂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爲之宰制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踞規爲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卽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越侮時時入寇邕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躡蹠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珍菹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賣法賈怨外夷是狄虜之故習也可不謂鄙乎我朝應運開天再闢寰宇陳氏首先納款高皇帝嘉之

田叔未集卷七

四

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陲不伐之言垂之祖訓乘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愾惕水火一戰而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爲壤再觀官儀赫乎漢武之烈也雖嘆咻稍疎約束大騷爲夷隴所弗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季穉稱逆哀凶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微甯謐無斥壤之警不可謂無大造於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賦爲稍靡爾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弊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惰敗度故思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

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詞詰其篡弒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向背之機而徐爲之所如其冥然矯虔不可諭曉也爲之申固關隘卻擯貢獻絕不爲臣則莫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爲天朝所不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而圖之者卽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固凜然觀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之爲得策也

田叔未集卷七

五

立後論上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何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之義與禘祭同道幽深元遠非仁孝者不足以知之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別之子是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奉之使廟祀有主而

族屬有依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舉之乎於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尤系無考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夷而參商競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魂魄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悖叛作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爲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叙相當者爲之後而主之幽以慰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則如此在後世則

田叔未集卷七

六

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禮以明人倫法以待末世夫立後者將以抑人本生之愛而他屬之非人情所樂與也必甚不得已而後爲之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子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子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身爲同居死矣其父儼然臨之有母弟存焉則死者之主自當耐祭不必取子子弟以續之令別爲一廟也故凡言無後者必其兄弟咸無而其父又或先世或雖存而盡矣無可望矣然後取諸傍枝以續之非甚不得已不舉也近世立後之義不明而泥于

其說不究大宗小宗之禮同居異居之法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卽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爲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也甚者惑於爲人後者爲之子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其私親謂所後曰父母謂本生曰伯叔父母嗚呼父子天性也而可以假借爲哉在禮爲人後者服斬衰三年爲其父母期是易服以明大宗則有之矣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于禮未之有也故禮曰爲所後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其父母何以期年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是知古者立後之禮專在大宗大宗者合族之所公重也受重於斯人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

田叔未集卷七

七

降已親之服猶未足以明所後者之爲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降已親之服然後可以明所後者之爲重而繼祖之道盡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故人道莫重於大宗亦莫重於父母大宗不可絕者尊之也父母不可絕者親之也尊尊親親仁義並行而不悖者若欲變易其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在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爲服以義引之而親亦屬乎彼是爲所後者爲之而非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爲服以義壓之而其親仍屬乎我是爲已爲之而非爲所後者也如欲強易父母之

名以爲親使悉從所後者以爲屬也則古之後大宗者不必親昆弟之子矣凡同宗之子皆可爲之則固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者總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者使一從所後者以爲屬則當一從所後者以爲服然未聞有爲其父母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祖免爲無服者而一從期年是以知天性之親先王未嘗割之使絕也故戴德王肅之疏有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禪雖除服猶心喪三年其制服之重如此而乃欲易名以爲親是未深考乎禮也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卽乎人心之安而已大宗雖重不可以尊嫡以其受於本宗者亦重

田叔禾集卷七

八

也支子非受重者也使受重者後已宗非受重者後大宗可謂卽乎人心而兩安者矣然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迺今以尊祖之故而令不父其父豈先王立教之心哉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猶女子適人而爲其父母也服則降矣不貳斬於舅姑矣而父母之名猶存焉如使爲人後者去父母之名而降其稱反女子適人之不若也然則爲人後者於所後之親宜何稱曰在禮有之顧學者未之察爾禮謂其伯父曰世父世者繼世以尊祖也如以昆弟之子後伯父叔父宜稱世父伯母叔母稱世母於其沒也稱世考世妣而已於所自出之親宜何稱曰宜稱父母於其

沒也稱考妣而已夫稱世考世妣而加其服主其祭所以明所尊也於本生而降其服不敢與于祭仍稱考妣所以明所親也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而立後之義盡矣

立後論下

古稱爲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爲父後也必適子乃足以當之適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爲小宗之適則五服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漢初之詔猶云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蓋適子之謂也古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爲之立後也惟大宗乃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蓋義舉也于禮未之有聞也

田叔禾集卷七

九

古稱爲大宗後者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元孫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爲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爲父者以所後不定難以豫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者皆爲立後稱謂之義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之強無狀者或將攘其所有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敦彝倫亦律令之所不廢也若

昆弟同居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弟之子以爲子則於禮無當矣廼今細民之家惟利其昆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焉分其支子以嗣之將以併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爲薄俗婪利之資也予家尊大夫小宗之適子也生伯兄暨子伯兄生二十六

田叔禾集卷七

十

弟生又十有一年而衛之母天屬繼之晨嘆曰衛乎我魂依汝以飲食也予甚患之然欲指語則重傷嫂氏之心墨墨抱戚而衛竟以斬衰喪其母又七年而嫂氏天屬繼之晨亦嘆曰衛乎汝必後我食我計至官在予復患之惘然無以折衷也以其事兩請於尊大夫尊大夫

受命然猶懼邑人之弗察而背予之薄德背信也故詳論之以明予心之始末云爾

阡陌辨

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而經界壞解之曰凡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其義非也蓋古者聖人計口授田編戶齊等八口之家毋過百畝使人廬井有伍勢逸調平富者不敢僭差貧者無所企慕況乎涇渭豐鎬之間周家肇跡

田叔禾集卷七

十一

故阡之義千也陌之義百也或規千畝而爲阡或規百畝而爲陌各從其便而購易之溝塗縱橫割畫自任於是巧猾之萌肆無品制上戶累鉅億之饒占業侔封君之士行苞直以干官陞養劔客以威黎首而人主方貪其賄潤殊禮寵之若烏氏以牧豎比諸侯廢清以攻丹稱國賓至於下戶踣蹶無所跼足乃父子蓬首奴事富

之是自斃也雖至愚者不爲而商鞅欲以富彊其君必不然矣

知來藏往辨

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神智者陰陽之分也夫陽流於天而陰凝於地陽施而陰蓄者是以火日外光水月內朗施蓄之象也內外異而明同焉陰陽之靈也陽之化爲魂陰之化爲魄體清而魄體粹魂魄也者心之精爽也魂強者能悟陽之施也魄強者能記陰之蓄也魂之靈爲神魄之靈爲智神知來而智藏往者也來無形而往有象知之者逆探於無朕藏之者取證於已定也聖人陰陽合德者也故神智兼焉易曰先天而天弗

因叔未集卷七

七

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而天弗違者神以知來也後天而奉天時者智以藏往也孔子贊易而推消息盈虛之運論世而斷因革損益之宜非知來之大者乎他若問萍謠而識楚伯悲獲麟而知道窮諸則鼎而嘆晉之將亡均之所謂知來也序書詩而存治亂存亡之故作春秋以明君臣父子之道非藏往之大者乎他若問衛亂而悲季路之已死問魯災而論桓僖之必及舉衛之多賢而徵魯公之不喪均之所謂藏往也故藏往也者事定於彼而應斷於此證之而無不合之謂也知來也者事隱於終而預測於始俟之而無不中之謂也是故聖人範天地通晝夜達鬼神究生死不龜卜而昭不謬策

而計不巫覡而肅其於吉凶禍福修短出處之分莫不顯然若別川陵而畫黑白矣第不欲使人信泥必然之數而廢棄當務之急故其行也勤而不惰其言也引而不發以不可苟者任之已而以不可卻者付之天非若後之星家術士牽綴讖緯說災祥巧發奇中以眩人趨避之心也故聖人之知來藏往也以理術士之知來藏往也以數理有常而數有限數之所值往往有中不中之殊焉人有恒言曰聖人無死地非必聖人之東身淅行而不陷死所也知微知彰與天陽降卽有暴客欲以不義戕之自不可得故舜不避於浚井禹不惕於龍舟成湯不辭於夏臺文王不殄於羑里其所以通於死

因叔未集卷之七

七

生之際者亦審矣孔子戒心於伐木而嘆桓魋之不能違天是知其履危而不蹙也夢奠兩楹而慨泰山之將頽是知其殞落之有辰也故曰聖人陰陽合德者也智無不通而神不可測故知來藏往兼之又曰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善之數七七者陽也故動而知來卦之數八八者陰也故靜而藏往又曰猩猩知往而不來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猩猩陰魄之盛也故沉凝而多血乾鵲陽魂之盛也故輕疾而知風以此證之則知來藏往之分屬於陰陽魂魄者益晰矣

仁義禮智信字解

或問五常性之德也而原於心同條其貫者也然而制

字之義率瑣綴膚蓄於道無甚發明何哉日字學之廢久矣體製數變而訓詁失真其結構之形已非本始求之古文則散逸而無考今文又多簡畧而不足觀此字義之所以難解也且五常之名何始乎洙泗已前未之有也合仁義禮智而名爲四端自孟子始因四端而以信益之名爲五常自董仲舒始然則五常者後儒談道者之雅言也非古昔制字時本旨也即使盡得古文而求同條其貫之義已不可得況今之所行又非古文乎故舊籍之書僅存孔壁奇怪難窺今之所行則李斯程邈之述撰也斯邈亦名家藝士爾於道未必有見且其時篆隸並行而楷書雖作舊籍之遺什失八九日趨簡

畧緣今文而索義宜其於道無所發明也嗚呼古文不可考矣姑卽今文而解之則仁義禮智信五字之義皆從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歸必以意逆之乃可得理也故仁字從人從二孟子曰仁者人也故從人仁者無不愛也兼而體之故從二愚則以爲移二以冠人則爲元元者善之長也仁之體也說文以二爲聲則無謂矣或書作志而說文亦曰于心爲仁唯仁人乃能通合衆志則又一意也義字從我從美而省味之美者莫腴于羊故美字從羊而義之意宜也我行之而物宜之其斯以爲美故從美而省以加我爲義說文以爲已之威儀也是以儀釋義殊不知儀從義生者也引儀以釋義

本末之錯舛矣或書作詛言而宜之乃爲義也尙書曰遵王之誼今書作義則自唐明皇始也禮字從示從豐示卽祇也神號也豐者從豐而省象豆之戴物盈盈然也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先於神故從示儀物不可以不盛故從豐以豐而諧禮故轉聲作豐也或書作祀乙者祀也古者祀至則事神以求子蓋玄鳥郊禘之典故以乙合示以爲禮斯又牽鑿之解矣智字從知從亏從山今省作智智者必有言故從山從亏山者詞之氣也亏者氣之形也言不窮則氣亦不窮或通作知知者合矢口以成文其捷給之狀若矢然故從矢而口又言之所從出亦從亏從山之意也信字從人從言人之信必因

言而後見或書作詛亦以言出於心乃爲信也大抵小學之教廢而字義不明雖有爾雅一書專於訓詁而不推體製之所由起許叔重作說文以解字而體製畧陳徐氏兄弟又從而釋之爲世宗尙然皆膚淺於道無所發明顧野王因說文而作玉篇袁集益廣然說文主於篆學而玉篇雜以隸書篆隸並行體制益混嗚呼安得一觀古文以校得失復興三代之典章也

啖河豚誠

少聞長老言河豚美而毒庖治不謹能立殺人無救者因喟然曰豈其爲人而可殉口腹以蔑父母遺體耶漢諺有之食肉不食馬肝不害爲知味豈必河豚哉自是

往來吳下每春水新生荻芽纔茁則河豚大上層掛闔
肆富人爭高價市之目爲珍品非上客不出時時有召
食者說予千方弗啖也嘉靖庚子正月十三日客長洲
友人陸惟臣出河豚勸予予拒猶往歲既而見座客爭
啖心益焉不持竊念曰豈其殺人而客以微死耶試下
笑以指所納脣兩間果絕美異他魚然猶惕然若餐烏
喙而背泖汗也翌日袁子永之召食亦出河豚作吳語
詰予曰儂啖幾所予曰戒之四十年昨啖指所知味矣
永之笑曰對河豚不大嚼烏足以論知味哉因劇談河
豚之美肥豔甘芳即熊掌猩脣不過也心益益焉不
持又竊念曰豈其殺人而昨者無恙耶遂與永之共啖

田叔禾集卷七

七

之愈啖愈美空其盤落屬饜而罷夜半就枕喟然曰尤
物之誘人如此哉夫天下之物有大美者有大惡矣深
山廣澤龍蛇生焉微堂謁厦鬼魅瞰焉蛾眉犀齒者洞
房之狎賊也碧腰黃舌者通衢之暗搜也巧宦盜福者
道家之忌符也君子不惑流俗之見而介獨見之明故
魯問永終而災害弗逮也夫河豚中包酷毒外以淫味
誘人即使冒昧食之而可以御疾引年猶惴惴焉不敢
輒屑况乎懷疑蓄怵僅以膏腴媚齒舌而已也夫子知
其然而且啖之是不明也戒之四十年而破於一旦是
無守也不明而無守者不可以立德而又安能高度於
口腹懸命輕重之間哉今夫饕人之嗜酒也其初非不

知腐胃爛腸之疾也久之而無驗則酣益沉矣食夫之
嗜賄也其初非不知敗官頹譽之耻也久之而執法不
懲則貪益恣矣桀紂之嗜殺人也其初非不知刳腹斷
脛之慘也久之而彌言不入則虐益熾矣然而餽者死
酒食者死賄桀紂死於殺人皆忽於始而墮於終也故
孝親者不馳九折之坂儉德者不過朝歌之邑豈折坂
之必摧轍而朝歌之必滿行哉誠茹苦易志以沒齒也
予感河豚之事傷雅操之不篤因著其說以自警焉

題余都閭籌邊封事後

予嘗元覽當世之務至論三邊未嘗不竊嘆深涕淚也
廼者軍政不綱逆節連起戕殺主帥以抗王師可謂大

田叔禾集卷七

七

變而議者廼欲一切姑息以禽犢撫驕子煦嫗愈深而
悍愈甚其可誰何况乎吉囊諸酋擁眾河曲居則以固
延爲委積出則以宣大爲裹糧冒頓之禍浸淫復起而
又有逋逃臣妾爲之鄉導蹂躪邊境所至爲墟勢亦棘
矣夫在內爲姦在外爲宄姦宄交作孽孽橫滋即欲苗
蕪而髮櫛之安可得已此則邊患之大可憂者也夫自
嘉靖以來三邊之變五六作其所以藉口責而逞兇頑
者大歸以糧餉匱乏爲辭夫糧餉所以匱乏者豈眞土
馬糜費然哉制餉不得其人百計掎克婪鄙者以充囊
橐奔競者以市轉遷士飢寒而不恤馬元黃而不顧含
憤積怨上下爲讐一夫作難而眾怒從之首惡不殲則

後尤益效內交不固則外侮橫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措克者豈其心獨無廉恕乎哉命懸中朝榮辱生死備臨之自非潔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託要津聊以保位而免禍也且予聞之出輒而還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鴈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廉頗爲趙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勇以捍疆圉迺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苦操文法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閫議雖嘉必從中覆苟冰山可倚卽喪敗亦掩若萍跡無依雖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措克以益之是以邊儲易虧而

士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畧周詳雅知轉運之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關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與而薄徵以代飛輓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錫粟以實塞下卽百萬之儲旬月可集迺今屯田廢兼并子粒通于催科虧損邊儲什已三四况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瑣尾之子驅償之才剝削錙銖以邀聲譽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斧使人搖手而不敢爲以致一切軍儲仰給大倉此以內帑然且不足彼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哉故曰明核米鹽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飫三軍

之食何則大小異謀取舍之分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則主令不行制帥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者也夫以邊患籌之則如彼以邊備覽之則如此皆利害彰彰明者議者缺此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堡犀器械習騎射煇烽燧敷功級以爲大務是之謂忘本而圖末不能殛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襄陽余大綸傑士也以秀才談兵經營四方致位都閫其言邊事皆目擊耳聞匪由途聽試以子言質之余君以爲何如也

選近集跋

虛巖周子山澤癯容攻枯敲澹凡世態所好聲色貨利

無一豔羨於胸中而銳情詩苑羹臚所見莫非風雅夢寐所及不廢吟哦用心亦良苦矣昔人有言詩能窮人而反之者顧云非詩之能窮人也詩必窮而後工竊謂此直反覆語爾非有兩義也蓋詩非苦心力索不造佳境人苟苦心力索以爲詩則所以謀其身家者一切疎畧寂寞枯澹亦所甘餐勢必窮而後已若分其心以營利祿較差除之淹速計生產之盈虛則其於詩也必不工卽使對客揮毫亦煙雲之生滅爾故曰詩能窮人窮則詩愈工此直反覆語爾非有兩義也夫吳下海內之文藪也邇有皇甫昆季金宜玉振靈萃一門而周子操觚染翰頡頏其間相得驩甚華陽公贈之詩云臨

河憶雄論望斷月邊槎其所推獎可謂不凡去歲周子
引邁武林聲聞臺省乃有文谷孔公龍岩趙公古冲李
公皆藩臬重臣倒屣延款待以上賓而周子以韋布頡
頏其間相得驩甚文谷公贈之詩云幽討形骸失貧交
意氣齊龍岩公贈之詩云衣染煙霞氣心將鷗鳥知其
所推獎又何如也頃者周子尋盟再至放浪湖山乃有
鉤元沈子雙湖繆子同展元襟邀遊匝月二妙先歸而
周子又與霽山王子望洋劉子南衡童子覲晤論文便
中倡和嗟乎分庭抗禮莫匪名公煦沫所濡咸成珠玉
予乃知詩能窮人而亦能貴人重人如此也周子嘗言
文章不朽之上務也安期羨門不可見而神僊之名存
屈宋班馬下及李杜韓柳諸家不可見而文章之名存
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爲永世者也聆於斯言其所抱負
信不凡矣周子之來題詠甚富茲所哀集特其傾蓋偶
陳非其全者故題曰邂逅集云

書臥疴間對後

在昔莫哲撫時蕃僚徒倚無聊恒有託言寫其寤噫若
東方朔之客難班孟堅之賓戲揚子雲之解嘲蔡中郎
之釋誨崔亭伯之達旨雖經構殊華而抒袖同制味其
詞往往嘆老嗟卑含涉譏刺有國風簡簡之容焉夫安
士能愛者仁之守也知足不辱者智之經也古之君子
受爵必讓非其才之弗逮也三命益其非其德之無當

也蓋勞謙者抱集木之惕敦良者寡侈箕之辯故能都
高危而不傾達顯頤而無悶也胡爲乎羨便捷之利而
動遲暮之悲哉我憲長顧公金玉兼資追琢介範抗浮
雲之志耽耆考槃之適雖跡寄塵寰而胸藏邱壑神遊竹
素而氣矯虹蜺釋褐兩紀方登外臬揆之巧宦僉謂濡
精而公秉德淵冲攝謙愈下長負循墻之懼時萌返服
之思頃者吏事偶紛精神適疲簪朴應其瑩聽牒案汨
其元襟遂爾拂袖須臾飄然長往鱸葦存故類張翰之
臨風松菊榮懷尙淵明之解綬緝其寄託雙薄屑霄民
吏攀轅愁留觀袞然而歸心未救想疏猶陳復作臥疴
問對一篇以宣意指讀之不勝抑引自比顧蒙夫以年
方強仕而遽想懸車望急時須而自甘投劾豈其矯拂
本出惻誠允矣德盛禮恭之言振潔履高之操也豈若
曼倩諸子低昂世態嘆老嗟卑者哉予不佞頃亦圖歸
竊比雅尚僞塵緣或斷恬願早諧則六藝芳潤之藁相
偕采擷五湖煙水之興聯與翱翔矣

田叔禾小集卷之八

行二首

桂林行

觀賀行

田叔禾小集卷之八

田叔禾小集卷之八

明 錢塘田汝成 撰

行

桂林行

予世勤農圃少隱邱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間見不越簡編之事迫乎弱冠濫厠鄉書伯仲計偕觀光上國譬之潢鱗縱壑谷羽騰霄蓋已心曠神馳恢宏壯膽矣迺今竊祿一紀沿牒九遷內陟兩京外歷三省旬旬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踪跡未遍於埏垓而耳目已超於圭華况乎瑰山怪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餐形容漸槁追陳踪於疇曩永欷嘆於來茲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是以靈運率絲載謠東道安仁憑軾爰賦西征皆以寫元覽于一時理羈愁于異視者也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途次條刺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語言必核於真見嗟乎子長遠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少游屬情款段不失愿慙之名雖趣向不同而分量各得適于行能綿劣運命輒軻進不攀龍見之英退不比螻屈之彥玩愒日月汨沒塵埃悼往懷來祇增怊悵爾書藏篋笥以誌兒曹嗣有行遊編次左簡

嘉靖十七年予自京師還家稍遷廣西布政使司左參

議服侍二親不勝違戀徘徊桑梓奄忽判年將以七月七日啓行或言辰值孤虛七殺當道不利舟車家人難之予曰陰陽者家胡可泥也明王敬授人時率作興事而已屑屑忌諱使人多畏豈治厯者之初心哉曩歲南都秩滿撰日言歸已而大雪載途夙期竟爽膏車霽發或言辰值往亡而歸心刺促踣蹙宵行抵家無恙安在其往亡也適今憑程已棘義不可需遂以是日祖南城親友罕覺恩恩飲餞者江十丈陸子中而已同登六和塔未及二層而徐九丈徐孟文江子京追至攀躋絕頂旋覽江湖命酒高談離愁都豁塔中有宋湯思退賈昌朝等集寫佛說四十二章書法殊體步驟鍾王南渡君

田叔禾集卷八

二

臣荒度游衍蔑恢復之心此亦一驗也惆悵久之已而疊岫銜規林颺颺飄飄遠眺渺若凌雲興盡而休時亦逮暮矣洗筆於噴月泉滿引三行抗手而別是夜四更發舟翌日已卯過富陽會知縣龔善治乘風行二十里宿湯家埠庚辰過桐廬會知縣何經遂遊桐君祠乘風行三十里宿嚴子陵祠下攜兒藝衡登釣臺時月色滿江蒼煙盡刷寒露浙浙墜草間隔岸越山咫尺可數亦奇觀也辛巳過建德會通判潘嗣冕儀是夕宿三河壬午過蘭溪訪董輩輩以孝行辟舉授思南府推官曩予按察思南禮之加等既予東歸而輩亦引年解職矣行二十里至新埠宿焉癸未過龍游龍游春秋姑蔑子

之國也傳言越伐吳而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是已其城墟在穀溪之南行二里許登翠光岩俯瞰晴江滌綠可染還舟風雨大作又三十五里宿安甯鎮甲申謁趙清獻公祠祠濱河去縣二十里午過衢州會知府李邦夏遂府治故有土阜壑庭號小蟻眉峰或言郭璞墓也遷之不利太守且郡多火災至者遷封殖樹大如斗李君欲遷之吏民懇祈弗許竟遷之捨得石筍一枚長六尺許勒云唐乾符中刺史李穀置蓋玩具也歲久湮沒土中形若覆釜遂訛爲郭璞墓云乘風行二十五里宿石塘街乙酉至常山會知縣吳襄遊集真觀觀有閭閻虛特立最宜登眺遂遊白龍歸雲二洞白龍洞懸泉滴

田叔禾集卷八

三

瀝莫測其源洞口架屋三間乃開化方思道豪倡義營構者水活活循除行出匯深潭傍有巨石垂入若渴則之狀循白龍右崖遙還數十步爲歸雲洞窈窕黑非秉炬不可入其名則晉江梁宅之懷仁所勒也宅之才子當識面彭城眉目姣好摘辭或如舉進士踰年而捐館王勃李賀之悲古今一揆矣惻悵久之丙戌早發常山午憩草坪驛驛南里許有坊曰兩浙雄鎮過此則江西界矣薄暮至玉山是日中元節也月色皎朗携兒露坐鄉思悽然夜分乃罷丁亥早發玉山濱河有坊曰入省通衢乃李先生時行巡按時建而子爲碑記者溪水淺泥以小艇昏黑抵廣信會知府趙振夫鏜同知徐尙賢官

是夕艤宿南門鄒謙之守益應檄北上邂逅月下坐浮橋而語戊子訪給事中呂惟德懷往子刑曹時呂君以貢士應事又與謙之論學新泉別且十年矣亭午發廣信過錢倉石石圓如毬浮突水面高可十丈相傳有漁翁涸石下得古錢一斛遂以起名而土人又稱捲積石也乘月過黃龍灘宿鉛山河口已丑過弋陽誌言地多禽魚弋者叢集因以名縣或曰山有巨石砌如弋文或曰溪流如弋薄暮至貴溪會知縣朱默庚寅訪諭德江茂穀汝壁寺副江子春以潮薄暮至安仁會知縣陳慶朝辛卯至餘干餘干者餘水之干蓋吳楚越三水之餘也故又名三餘壬辰至鄔子驛風作不克行癸巳發鄔

田叔未集卷八

四

子入里許爲鄱陽湖口時風止波平森渺萬頃遇河南參議周大卿相停橈移時別去至王家圩宿焉甲午至南昌會巡按御史景濟之漵布政使夏舜俞邦謨參政潘薦叔黃參議王在叔機按察使劉士奇儲秀副使陸肯堂堂徐子升階僉事徐朝重萬璧知府程仲朴資知縣吳瓊牟朝宗頃之覲巡撫都御史胡公岳遂遊滕王閣閣臨章江之左雖宏麗已非遺構而南雲西雨之景彷彿見之還入鐵柱觀晉旌陽令許遜斬蛟之所也遜善以道術禁治妖蠱時豫章有蛟害遜飛劍斬之穴地立鐵柱施八索以鎮地脉出地二尺有咫水怪并息還謁徐孺子祠祠在東湖南洲乙未弋陽王以詩畫來道

且曰寡人願有請也遂往朝之設宴便殿出解大紳遣墨一帙風骨婉媚逼眞子昂嘗在吳中閱解帖古拙似紫陽體心固疑之始知爲舊藏眞者不獨一解帖也丙申早發南昌過市汊驛風雨移時而霽至長湖宿焉丁酉過豐城城西南三十里爲劍池池前有石函長六尺廣半之張華雷煥捨劍之所也戊戌至新館距臨江府治十五里水涸舟膠知府李仲占易來訊已亥至新淦淦水發紫淦山入于章江別有金水與淦水異源而合流所謂金川是也庚子家君誕辰焚香率妻子遙賀乃發至峽江峽江故新淦地嘉靖五年分建縣治于此訓導譚敷來見辛丑仲秋朔早發峽江至吉水吉水者吉

田叔未集卷八

五

文之水也爲贛江支流曲折洲渚間狀若文字以爲吉祥故以名縣壬寅早發吉水過螺山謁文丞相祠午過廬陵會通判汪堯卿舟所鐵十字一枚題曰保大二年五月置重一千三百斤相傳南唐造戰艦以此係纜者乘風行三十里宿張家渡宋名將康保裔祠在焉癸卯至淘金驛十里許宿袁吉渡甲辰過泰和會知縣廖師文世魁遂登快閣時秋霽天高澄江瀟望是夕宿浩溪驛乙巳過萬安自此至贛縣過流三百里間爲灘者一十有八類磯齒齒星散波中或起或伏舟行其間曲折趨避稍與爲忤靡不顛淪而天柱皇恐二灘尤甚綿絡里許石骨崢嶸舊有二十四灘五代時賴水大發乃沒

其六云是夕宿蓮津丙午乘風過早口攸鎮二驛宿石人壩夜雨達旦丁未冒雨至贛縣贛縣在唐宋時爲虔州紹興間有寇警以虔字虎頭所兆乃以章貢二水合流名郡爲贛也貢水出汀州新樂山章水出南安蕭都山二水東西流合于城北本贛字而省作贛然贛音如貢無幹音者豈方聲與時江水驟漲贛北風以行帆檣輕矯榜人歡呼若神助者會副使侯世言緘知府康德清河通判謝俞卿邦信戊申觀巡撫都御史王公德深浚遂遊天竺山舊有寺爲韜光禪師所居白樂天有詩懷之蘇子瞻所謂香山居士留遺蹟天竺禪師有故居者是也已酉登鬱孤臺臺高數仞水光山色盡出几席

出叔未集卷八

六

履舄之間趙抃詩云羣峰鬱然起惟獨此山孤是也庚戌萬壽聖節行賀禮于水西驛遂發贛縣自是貢水已分至庚嶺皆章水矣不及九牛驛三十里昏黑宿接育亭辛亥大雨至南康會知縣陳棟壬子過小溪驛三十里癸丑不及大庾二十里皆野宿江中甲寅至大庾會知府許士永繼同知侯孟學廷訓同遊寶積寺壁間有張汝弼草書數十行蓋守郡時作者乙卯早發大庾過梅嶺漢兵擊呂嘉有庾將軍者戊戌此故名庾嶺以其地多梅又名梅嶺危石仄疊登陟甚艱唐開元間左拾遺張九齡開鑿成路民皆便之故有祠在焉祠旁有雲封寺白猿洞卓錫泉放鉢石唐僧盧慧能行禪之所也嶺

上有叱馭樓過此卽廣東省界矣自此至番禺有建嶺水下岑樓之勢故漢武帝命五將軍伐南粵而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其兵先入其功居多亦地勢之利也薄暮至保昌會通判譚璣推官方表民訓導金英尤舜俞邱玉是日中秋節也丙辰雨午霽發保昌過黃塘十里許宿焉丁巳過平圃至曲江會通判秦從熙武曲江者以滇武二水抱城回曲而流故又名相江也滇水出庚嶺武水出郴州經樂昌縣韓退之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樂昌瀧者是也城南有逍遙臺隋刺史薛道衡所建夜宿濛裏戊午遊南華寺寺當曹溪之上慧能居之故有衣鉢存焉鉢色非木非陶沃如髹漆其光可鑑嘉靖

出叔未集卷八

七

初莊渠魏子才提學嶺左樞之僅存方寸還過清溪至英德會知縣吳珠教諭鄭泮訓導周本此地多怪石扣之有聲者上品諺云峰巒聳秀岩竇分明無斧鑿痕有金石聲此相石訣也是夕宿橫石磯已未過中宿峽峽上有飛來寺兩山峭削中通江流午過清遠會僉事李廷儀文鳳教諭羅黝訓導張朝是日連過回岐胥江二驛庚申昧爽過三水至高要會同知許仕昭知縣陳豫章教授莫磷訓導何倫徐仲參將程本虛監助教諸子興傑辛酉發高要宿六步壬戌過新村遊三洲岩中空可十丈許鍾乳垂結多若獅象則魚鍾磬之屬故又名玉乳岩也是夕宿舒塘鋪癸亥過德慶會推官汪九齡

學正陳宗器是夕宿羅房羅房渌水故廣東省地今爲
猗人所侵每歲通糧者七千石矣甲子過封川會知縣
王用璽教諭諸緒訓導林賢去此十里許過清江口卽
廣西省界矣是夕五更抵蒼梧乙丑知府朱鴻漸同知
陸任忠通判傅燦林祿知縣項寵教諭周文興來見頃
謁提督侍郎蔡公廷彝經安遠侯柳公珣會參政林舜
卿士元是夜大雨如注丙寅雨不絕江漲蓋大江自西
來者爲黔鬱二水黔水發源牂牁經南甯而下漢伐南
越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卽此江也自
北來者爲濠水發源興安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濠水
卽此江也二江至此乃合流而東丁卯霽午發蒼梧十

附錄未集卷八

八

里許宿廟口自此至省城皆過濠水而行以濠名者三
百六十中有五十四冲皆猗獠出沒之所戊辰至龍江
雷雨已已宿古攬堡庚午至龍門自此至平樂則山愈
高水愈急頑磯漫漶隱見波中兩岸密箐叢林夷蹠表
翳寇戎踞伏狙獮賈舶操長竿鉤舷而剽之官兵督捕
卽狺竄蹙蹙不可踪跡嗚呼天之驕子豈宜北虜爲然
哉辛未季秋朔宿于龍洲繁星滿天雷電不徹鬱蒸之
氣無異伏中壬申北風飄蕭肌粟憤起粵嶺氣候信難
測矣是夕宿昭平過數里許爲雷陂峽已上兩岸諸山
參差骨立色若積鐵狀若植戟又如卧虎蹲獅不可射
彈草木鬱鬱聯崖委谷岐岐巖巖茂若禾麥秋冬不零

賈船魚貫水泝一月九關非軍應導衛不敢徑度猿狖
夜嘯虎豹盡行數日之間不見人煙者二百餘里雖險
隘已極而山明水秀恍若畫圖亦嶺外絕景也癸酉宿
勞鹿灘甲戌宿大同乙亥不及平樂縣二十里丙子至
平樂知府蕭一中同知周訓知縣黃价教諭鄒魯來見
頃會布政使祝堯緒續副使翁仁夫萬達錢振之鐸平
樂在唐末時爲昭州至元乃改平樂蓋自蒼梧而北灘
瀧險惡至是始平故曰平樂又以江水近府始通演故
曰府江丁丑早發平樂自此已上諸山皆離離落落似
斷復連兀突平原若雕若琢環狀龍態不可殫論令人
左送右迎惟恐一奇之失也平樂已下山川又不足羨

附錄未集卷八

九

矣是夕宿陽朔縣皮寅早發陽朔不及南亭二十里宿
畫山已卯早過南亭時秋霽風清桂花盛發香氣馥郁
冉冉自岩谷中來桂林之稱良有以也薄暮宿盧田市
庚辰過穿山有穴通透望之如月輪掛空也早至桂林
時藩臬諸寮皆以公事他出獨按察使陸選之銓僉事
李稚大義壯在省往予爲儀制員外郎時陸君郎中李
君主事尋皆星散睽越者九年矣復聚會萬里外又無
他寮參焉亦奇事也頃會巡按御史鄒廷俞堯臣副總
兵張文治經都指揮使余承甫恩辛巳知府楊沔來見
壬午宿城隍廟癸未昧爽莫禱三神省寮無一在者遂
以是日到任署印自發錢塘至此凡六十四日

觀賀行

予以已亥十一月分守左江草竊紛紜凝瀝沉鬱此帖之思無間日夜嘗戲署卧榻云餐骨不若吞鴆遠宦不若力田閒者以爲新語云會有藤峽之役軍需勞午未敢圖歸明年五月訖事皇上建大本貞萬邦故事省官表賀而予以序見行擬便歸觀喜不可言適以閏七月朔日丙申發左江越十四日巳酉至桂林時屬郡表箋未集予欲乘暇遨遊諸山而省察方以簿書交際參差莫偶予笑謂舊兒曰乃翁乘興獨往爾十七日王子遊疊綵岩中空斗折石戶餘微風逼人炎器屏息故又名風洞也緣北崖則江上諸山旋族如畫南麓聚景亭

田叔禾集卷八

十

所見如北牖而昭曠過之遂繞寶積山穿華景洞空明軒敞可布八九筵前瞰方塘秋水澄澈後臨絕壁有平石可坐三四人爲飛雲閣右崖臥龍岡有諸葛武侯祠疊綵寶積二山皆在城中其南麓大街山脊隱隱隆起有碑書桂嶺二字宋所立也其時帥守監司過此卽有任子恩然此不在五嶺之數予既還憩洞中徘徊倦起宗室經含者以榼酒盃載餉予曰聞君發興願助豪襟便與藉磐石笑飲三觥而去翌日癸丑陸選之李稚大間之以詩嘲予有貪奇凭枯藤畢景恐楊腹之句予續占一聯云離羣屏喧譁會意屬幽獨二君笑曰將謂我輩獨無豪襟耶會給事中朱敬之廷臣以使事入省省

察視堯緒洪玉方輩約予酌朱君隱山子曰昨望虞山有奇趣已神往矣姑畢我願乃追隨爾遂出北郭五里許陟虞山謁舜廟廟後爲二妃祠祠後爲韶音洞南軒張敬夫所開發也石門窄隘中長十有三丈朗然虛明北戶清江橫前水石相激爽氣披襟爲皇澤灣以小筏沿江南轉爲黃陵洲洲上竹樹滿鬱可風並岸爲南薰亭瞻對江山秀色可攬遂繞城西去十里許憩張氏園副總兵公別墅也其植多栢多簕簕之竹少選徑田中入朝陽洞則朱君暨省寮咸集矣隱山舊有六洞惟此可尋懸磴層起北戶絕壁百尺俯視木杪洞中有磐石勒爲棋枰俗稱爛柯石山下舊爲巨湖七百餘畝唐刺史

田叔禾集卷八

十一

史李勃所開可以方泳菱荷煙雨綠齒牙橋景物之美吳武陵記之甚詳尋就煙濶宋經畧使張維復濬之滴水瀉澗增置臺榭植竹藝卉侈於前觀元季爲田迄今荒壤蔓草狼籍狐兔之居惟棠溪澗澗猶存一帶陵谷遷易亦可嘆也遂攜榼而西穿回龍洞洞口廣坦可布六七筵浚澗中斷板橋渡之攀蘿陟巖有亭翼然時返照射人涼颺揚袂洪君曰振衣千仞岡此其近之衆曰然遂揮翰揭之爲振衣亭也循厓右轉扶竹欄而下過藥師寺謁慶元伯祠伯李氏孝穆皇太后父也爲賀縣龍塘村人后初以俘援入侍寔誕敬皇甲寅偕諸僚及朱敬之遊七星山去城東里許錯落如北斗之形下

爲元風洞陰氣厲烈盛暑如躡履冰凜凜不可久處傳
曰空谷來風又曰盛怒土囊之口然諸岩洞亦有無風
者豈地脉差殊與宗室約跋爲予言岩洞冬時溫如附
火蓋陽伏之徵也繞而西爲棲霞洞內極寬衍兩崖石
乳凝結刻畫崢嶸蒼翠漬潤若佛剎畫壁頂懸金鯉鬚
尾狎獵勢欲騰翥稍深卽窈黑秉炬而入所見益奇環
瑋百態其最肖者漁父施鼠偃僂踏船彷彿若畫中多
歧路云通九疑然未有探極者洞口有老君像傳唐明
皇所置故又名仙李岩岩前有齊雲碧虛二亭今廢矣
僕從亦貪奇擁入迷失道者六人經宿不可出翌日乙
卯以燭出之遂偕都指揮使顧良弼以小艇穿水月洞

田叔禾集卷八

三

泊營家洲洲上舊有亭榭乃唐都督裴行立所營而柳
子厚爲之記者今皆蕩滅而環山洞江奇競秀之景
猶存舊觀遂遊龍隱岩岩口臨江水深莫測仰視其上
有龍跡天矯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
久而化爲石也左右石崖寬朗可容百人頂鐫元祐黨
籍一通以司馬光爲首豈諸賢側跡龍蟄於斯與緣磴
而上舊有驂鸞亭宋郡守范成大所創也今改怡雲亭
稍北爲月牙岩捫蘿而上石磴數十級厓室半懸形如
初月故以名也還舟過花橋沂灘水艤伏波山入還珠
洞相傳昔有漁翁入此遭睡龍竊其珠懼而還之龍猶
未醒也又言馬援征交趾載薏苡而還旁有石柱去地

不合者一綫許乃伏波試劍石云此皆幻妄無據今洞
中石上有巨人跡紋理如刻復有紫白二蛟長數丈蛻
鱗相向有圓暈如珠直其首豈還珠所起名與舍舟登
逍遙樓望海陽山湘漓二水所自出也同源別流南北
分瀉灘水南下繞桂林合癸水漱伏波山下諺云癸水
繞東城永不見刀兵頃之屬郡表箋已集乃卜翌日丙
辰拜表導出東門還集風洞徑山中有二穴高數十丈
仰望闌然予曰其軀怪物者耶披茅而上可四十步峻
絕無蹊便棄履躡之入初穴宛轉達於高層倚穴下瞰
掉眩欲墜洞中有石板橫施可容兩榻遂命之曰巢雲
洞予既歷諸岩洞亟與衛兒言之衛伎僕請往予曰卅

田叔禾集卷八

三

角之子烏知山水之情哉衛固請乃遣兩卒導之數日
而盡歸曰天巧有餘而人力不足移真蘇杭之間當絕
品矣是夕宿舟中已未解纜三司會餞於東城日中而
罷陸李二君謂予曰儀部同寮至此復散矣蓋陸君已
得報轉廣東右布政使相對淒然遂聯棹送至營家洲
而別總兵張君亦挈舟出餞邀二君同行七八里繼闌
雞山西溢修竹一園蒼翠可愛張君曰其下有君子亭
舊年爲水推去予曰清陰若幄何以亭爲遂携植藉草
而飲薄暮三君別去時吏人已遣案牘已輪舉止蕭疎
肩若弛擔移棹入南溪將遊白龍洞瞑不克登詰朝登
焉岩扉呀豁畧肖龍隱其西爲劉仙岩異人劉仲遠飛

昇之所乳竇窈窕爽氣淩清旁有履痕若攀躡之狀俗呼穿雲跡也還舟過發過南亭驛遊甘岩若若割巖外窄中穹輪廣畝許以舳舻入焉西壁有泉側出涇涇岩中深可二丈下際沙磧游魚如指者三五百頭往來追逐若與客戲者大抵桂林岩洞爽朗莫如龍隱遂與莫如棲霞而寒冽寥寂兼山水之奇莫如甘岩之勝甘岩名義無取殆以泉甘之故而土人訛爲官岩不可解矣是夕宿岩下辛酉至陽朔推官陳紱教諭黃文典來見壬戌至平樂僉事操君松邀予登鳳凰山三亭疊構巨松環繞俯瞰城闕時返照橫江淨若曳練少焉嶺月半露景益清奇癸亥發平樂城東里許覽考槃澗魯般井

田叔禾集卷八

十四

廣丈餘汨沒草莽午過彪灘獮賊百餘人踴躍禦客舟人皇恐有棄楫而泗者予曰賊逼近若此而走以示弱是召之也遂麾兵逐之發毒弩交射矢沓如雨移時賊遁去迺免是夕宿相磯甲子過甌灘覆一從舟時江涸磯危舟行石罅每下一灘激浪過顛履險不陷殆天幸乎是夕宿上仰堡乙丑仲秋朔宿古欖堡丙寅二更至蒼梧丁卯解軍門遂遊冰井寺有泉正出唐經畧使元結飲而甘之作漫泉銘隔江二里許爲火山故有火山無火冰井無冰之語宋知州任詔砌爲雙井右清左濁至今存焉先是予以家累在潯州託翁仁夫移之至是會於蒼梧因念仁夫年好離居不可不觀乃以己已沂

藤江往別仁夫而仁夫亦以送予東下夜會赤水復舟中庚午同至蒼梧辛未朱敬之亦自桂林畢事而返遂方舟齊發仁夫相送過靈龍洲而鄉宦員外郎馮世立承芳亦送予二人同泊李家園祖帳爲別園中多修竹怪石蘭蒲橘柚有荔樹一株陰覆四丈許下羅石鼓七人座有石坪可弈右垣有泉激然引之亭中石牀刻道屈折流觴焉又西方塘磯石可釣亭榭無他巧而野趣天然亦嶺右所少壬申仁夫章別去夜半抵封川癸酉過德慶同知黎兆學正陳宗器以諸生陳沛等來見甲戌萬壽節行禮舟中不及驛慶十五里宿桂林村乙亥早至肇慶通判夏惟初清以諸生陳九成等來見頃

田叔禾集卷八

十五

會參將高正之誼談七星岩之勝因憶往在嶺南時曾檄知府朱全夫檢校岩室既全夫落職而事遂廢闕於今六年矣惟初遂請予暨高君往遊焉會舉人潘士器廷楠秀才程愈偕至潘生予往時首舉上也程生亦優等促席飲之七山皆骨立連絡一溪旋繞駕小艇沿洞面面可覽山水有岩惟圓屋最勝戶牖玲瓏乳淋漓其底飛磴十數級有窗開然容光橫射洞口多怪石玲瓏紋如刻畫其最高聳者謂之崧臺抵暮還舟潘生爲予言端硯近無佳者成化中羚羊峽出奇石嶺巖如肪以刀刻之方圓隨製迎風乃堅有文成花卉禽魚之狀綠色爛然土人爭掘取之往往崩崖所壓守臣封之今

不可得矣按硯諸論溪硯以子石爲上子石者生大石中色理瑩潤蓋石之精者也未聞有嫩軟如肪者豈精粹之極殆石髓與硯以注水不耗而發墨者爲佳鶴鶴眼爲真今之有眼者不少矣而不耗發墨者難得也丙子至三水知縣郭梅來見丁丑風作泊胥江驛戊寅宿廻岐驛已卯中秋至清遠諸生孔昕等來見邂逅行人李孺徵兆龍往予試士番禺得孺徵首舉與之談舊抒懷中夜而罷庚辰會會事李廷儀文鳳李君邀子同孺微燕譽亭觀射辛巳發清遠三十里過中宿峽登飛來寺寺前山水回帶竹樹陰森彷彿嚴瀨後倚高嶺石梯百餘級飛泉淅淅下叢薄中俯視江流僅牽一綫爾唐

日叔禾集卷八

十六

李鄴詩有云一水遠赴海兩山高入雲許渾詩有云水曲岩千疊雲重樹百層者信也是夕宿太廟峽口壬午至清陽峽風雨不可度泊峽口宿焉峽中有抄子灘牯牛石爲舟楫之厄故諺云過得牯牛抄子灘移書歸去報平安癸未至英德教諭鄭泮訓導朱孔陽以諸生黃桂等來見風作不克行甲申風不息宿龍頭岩乙酉風愈駛宿高橋鋪丙戌宿牛輓灘丁亥邂逅進士譚宗元大初停橈移時別去往予試士南雄宗元所首舉也午至曲江會知府符錫通判秦從熙武陳邦進襄知縣胡德純教授何正教諭秦志道訓導張璣馮元吉陳繼曾頃之舉人譚紹崧及諸生黃城等相繼來見譚生曲江

首舉上也嘉靖甲午郡縣列榜者二十七所而首舉之士無不中者餘皆優等或一案而連名七八矚然物色無一崛起人下者謁張文獻公余襄公祠戊子發曲江過帽峯山山圓如首有亭據其顛若臺笠之狀往嘗與吳汝璧登焉旋覽遠曠下有九成臺傳爲虞舜奏樂之所此去沅湘九疑之間尙六七百里山川隔絕安得有勝方之節哉然郡以此起名亦以蒼梧之野故爾泊平岡驛已丑泊始興江口庚寅泊古羅村辛卯至保昌會知府鄭左鼎朝輔教授王朝賓教諭王蓋臣訓導金英尤舜俞邱舉張璣邱玉以諸生汪一勺等來見壬辰鄭君邀子登北城樓爲予言去此三十里山中有楊歷岩

日叔禾集卷八

十七

奇峯怪石飛泉瀉空明可賞也癸巳南海指揮使馬汝礪金王汝賢龍來見二生舊庠士也薄暮李孺徵追至約汝礪汝賢度嶺爲別而汝賢以是日先行候我甲午早發保昌過鐵杖樓時有麥力士者能操鐵杖四十斤日行五百里爲汝南太守羣盜屏息故以鐵杖名之其子孫尙有存者午度梅嶺嶺南多古松合抱者云朱漕運使蔡抗所植嶺頭厓門對峙僅容兩騎漢初南越以此爲界史言越相呂嘉函封漢節置塞上卽此地也自九齡旣鑿而旅人遷客往來南海者悉由此行成化中知府張弼伐石發路民益便之爲之歌曰梅嶺路二張關前張張九齡後張張汝弼是夕宿大庾公館會

同知侯孟學知縣凌士顏教授孫邦彥訓導李郁王欽
黃紹文余文元乙未季秋朔謁孔子廟廟中有游子瞻
劉器之江民表像石刻存焉學左爲道源書院昔周茂
叔爲是郡司理而大中程公以興國令攝通判事遣二
程子從之授太極圖說于此理宗時敕建道源書院御
書其額有石刻周子像遂登鐵漢樓張汝弼所建以劉
器之故環覽郡城貌若魚形故名魚城也丙申暨汝賢
遊東山寺寺去城里許石徑盤曲林木叢森趣頗幽雅
山半有泉可引爲石牀九折流之作亭覆焉薄暮登舟
聞馬汝礪以昏黑過嶺夜半遣人逐之而汝礪待明石
佛寺亦遺少從覘子起居月照呼舟不得遂兩失所往

田叔禾集卷八

六

翌日丁酉予所遣人回報言至嶺下無消息問來人亦
言夜半無官人過此者予意汝礪不果來也遂登舟行
三十里汝礪遣人馳至具言所以且聞孺微亦以此日
度嶺然勢不可復返悵快久之是夕宿楊口村戊戌早
至小溪驛則孺微已兼程陸行駐驛矣遂淹泊一夕而
別已亥泊南康縣庚子至贛縣會副使余舜臣薏知府
康德清知縣蕭善登辛丑覲巡撫都御史吳公仁甫山
王寅早發贛縣雨泊攸鎮驛癸卯九日亡妻忌辰旅中
廢祭午過萬安會知縣黃鳳翔宿浩溪驛甲辰過泰和
會知縣王春復縣廳有明德堂三字文天祥所書也訪
給事中曾汝誠牀時以言事落職夜泊廬陵乙巳會知

府李清午過吉水夜次相江丙午會僉事李相以臬司
表文同入賀者連過峽江新淦二縣去峽江四十里爲
玉笥山道書所稱十七洞天八福地者是也時月色晶
輝平江玉瑩順流而下客思飄然初更過大洋洲秉炬
謁水神英佑侯廟俗稱蕭老官者是也蕭氏世家開封
宋咸淳間蕭蘭芳者其父爲吉州刺史卒葬此洲因家
焉已而蘭芳以神道顯於鄉曲奉爲水神永樂中裔孫
蕭大任復以神顯嘆白石一竿端坐而歿其後鄉人旅
江湖者往往見之過風波禱之卽息時遣中官下西洋
取寶物遂奉以行舟楫利涉文皇帝嘉之封英佑侯而
景泰成化中累有譴祭其遺骸以木桶盛之貯廟東廡

田叔禾集卷八

七

江湖榜人無弗崇信之者予孫繁衍數百人云夫神怪
之事孔子不語然不可謂絕無也若蕭侯者獨非神且
怪者哉二更至清江新館會知縣沈茂德儀同鄉舉士
也坐語五更別去我舟亦發翌日丁未過豐城泊市汊
驛戊申恐省城人事旁午以淹行色乃以小艇早發越
洪都泊教場畔布政使黃卿按察使尹嗣忠副使楊志
伊僉事毛一陽復知府程仲朴資知縣吳瓊遣人來訪
以疾辭之不覲也已酉將遊西山風作而止薄暮發舟
夜半過彭蠡湖口翌日庚戌至餘干辛亥至安仁王子
至貴溪會江干春爲予談龍虎山之勝也峯巒削立高
出雲表兩崖對峙虎踞龍昂洞中有房室窗牖琳瑯

廩棺柳雞犬禽魚之狀道書所稱三十二福地者是也
乃漢張道陵修煉之所其子孫世襲真人之號云其南
爲鬼谷山道家所稱十五洞天是也癸丑至弋陽連夜乘
月而行以補日力自此溪流近竭日行不過三四十里
甲寅宿崇樹灘乙卯至鉛山江口乃易小艇丙辰至上
饒會知府趙振夫丁巳陸行至玉山會同知徐尙賢戊
午訪給事中詹汝化泮時以養親在告汝化爲予言少
華山之勝巔麓相距五十里巔阜疊發狀若芙蓉登之
可見彭湖也懷玉山亦其枝帶云己未會巡按廣西御史
沈時振鐸貴州副使林仲修茂竹工部郎中張德揚
錦主事應鳴鳳庚申至常山會知縣吳襄去縣二十里

田叔禾集卷八

二十

產錦川石卓立一二丈斑駁如錢辛酉風雨滯常山王
戊冒雨陸行時旱久民憂雖沾衣不厭也頃霽夾道皆
柑楠渥翠彌望金子嶺嶺古稱江陵千頭可與封君等
信然途中望爛柯山相去可二十里道書所謂八洞天
者是也薄暮至衢州會知府李邦良推官方舟李文進
知縣王洪癸亥邦良邀集聞此地今年六月開化山崩
水溢居民漂流者以萬數尋復有礮寇之警嘯聚數千
人數月稍稍底定甲子登舟至龍游乙丑孟冬朔至蘭
溪見尙書唐公虞佐龍頂會知縣趙汴丙寅至建德夜
發丁卯至桐廬會知縣何經戊辰北風大作寒不能禁
薄夕至富陽風力愈雄江濤澎湃乃改陸行己巳曉發

時凝霜滿地木葉盡脫藥洋龍鍾口吃不出午憩定南
館映至浙江驛布政使喻汝礪茂堅僉事游居敬都司
王玉張茂中典知府陳邦憲仕賢知縣陳時仲中李惟
克念相繼來訊是夜凜淅皆冰庚午千秋節行賀驛中
黎明家君至已而諸親友踵至行色倥傯不敢入城涉
人事乃辛未曉發經天真書院小憩石龍洞登萬松嶺
西望湖山掩映如畫終城而行次吳山驛三司諸公來
會頃以小艇昏黑抵家時二親高年步履輕健觀慶之
歡莫可名狀于申展謁先塋癸酉會族戚鄰里甲戌治
行具乙亥曉發次新馬頭親友會饌於香積寺昏黑出
關會主事黃以約文炳丙子曉發入武林港至雷殿德

田叔禾集卷八

二十一

清知縣李葉來訊三更抵湖州丁丑會知府魏公濟知
縣楊時秀吳璵州治山水清遠爲南國奧區而最近且
勝者莫如何山道場山昔人云遊道場山者如入王侯
之家遊何山者如造高人隱士之所也水以溪名二十
餘而苕溪最遠霅溪最宏苕溪一源發天目山一源發
獨松嶺至安吉乃合流霅溪無源滙苕溪前溪餘不溪
北流溪爲一以四水激射霅然有聲故名霅溪諸水經
府治入太湖太湖去城北三十里廣二百八十三里周
三萬六千頃震澤具區皆別名也丁丑次替代長興知
縣黃注來訊水淺不長於行戊寅易小艇至四安鎮陸
馳暮至廣德城南有竹山方山雞籠山皆勝境也某陵

龍道亭嘗爲子言如是已卯過白茅山北望平原溝壑
鑲錯此距江淮皆以牧馬之役爲民大瘼山側拋兒墩
行人競投石云留其上者男也薄暮至建平會訓導馮
元濟縣有鴉山產茶梅聖俞詩云茶煮鴉山雪滿甌者
是也庚辰至高淳會縣丞周鼎主簿王榮泛舟乘月登
觀溪翌晨辛巳緣姑熟溪至當塗遊希夷觀會巡按御
史邢第當塗古塗山氏之國姑熟爲六朝麗地李白詩
云愛此溪水閑乘流興無極何處浣紗人紅顏未相識
者卽此王午曉發遊黃山寺登凌歊臺臺畔有宋武帝
離宮故址許渾詩云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
臺山高不過數十丈而蔓草寒煙無復人跡昔日佳麗

白水集卷八

三

之景安在哉午至采石謁李太白墓登謫僊樓上蛾眉
亭望天門山江流浩沔與海通波帆檣往來欸乃鼎沸
令人慨然馳神遠遊不覺旅愁之豁也江邊采石磯
昔人於此采石故名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
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卽此地也白時依當塗令李陽
冰悅謝家青山欲居焉故詩詠其地者爲多若丹陽湖
謝公宅凌歊臺桓公井慈姥竹望夫山牛渚磯靈虛山
天門山姑熟溪尤其著者登舟過牛渚沿望夫山渡江
入當利浦漢劉繇屯兵當利以拒袁術者卽此晚至和
州會知州宿椿癸未過含山雨雪經半陽泉泉去巢縣
十五里異源同流一冷一熱數里始混風寒不可測也

濯手磯面而行是夕至巢縣會知縣甄偉傳京師人嘗
同寓觀音寺別十三年矣縣治故范增宅中有亞夫井
城外洗耳池爲巢父飲牛故跡城北九十里爲金庭山
王子喬登僊處道書稱十八福地西十五里爲巢湖周
圍四百餘里成湯放桀於此桀死葬臥牛山甲申大風
過萬家山高井驛次包城寺故包孝肅公別業也巽在
和州欲從全椒北去人云含山有捷徑可透定遠遂舍
而西磽确不可策騎繞路二百餘里欲速不達凡事皆
然良可戒也此去合肥三十里道人索夫北去是夕宿
蕪城驛過廣西參將李榮湖廣都指揮使李藝乙酉過
張橋次定遠會知縣陳銳訪知府張國維縣東三十里

白水集卷八

三

爲漆園莊周爲吏之所城中有夢蝶巷西北六十里爲
陰陵城漢灌嬰追項羽失道於此丙戌過紅心驛西有
大紅山故名至臨淮縣在楚爲鍾離邑春秋會吳於鍾
離者是也淝水繞城東去西南有巨石絕水謂淝梁卽
莊惠觀魚之所淝水發源鍾離乳二山之間去府治
不百里丁亥渡淮淮水發源桐柏山經潁上至壽春合
淝水至懷遠合渦水至盱眙合泗水凡一郡之水皆歸
焉東入於海遇太僕卿屠公良直槽過王莊大風次因
鎮遇侍郎崔公子鍾銑戊子風愈烈過大店至宿州會
同知魯本深宿州古宿國宋爲符離縣州北二十里濉
水繞焉項羽敗漢兵濉水上水爲之不流卽此已丑過

夾溝謁徐王墓閔子騫祠次桃山庚寅至徐州古大彭氏國又名彭城春秋圖宋彭城是也西周徐偃王居之爲穆王所敗死武原山百姓隨者萬數鑿山爲龕祀之故名徐山也城中彭祖井世傳彭祖觀井圖者起此西北隅燕子樓唐張建封築之以居寵妾盼盼者東北隅黃樓蘇軾築徐城以捍水患因作樓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命其弟轍賦之城南戲馬臺項羽戲馬於此宋武帝九日登之以宴賓從午渡黃河治從者皮裘辛巳過石山次利國監驛爲老母誕辰行賀禮驛中遇進士胡汝真宗憲元時置監於此以推商賦北風大作不克行壬辰仲冬朔過臨城遇參政吳汝瑩珙至滕縣會知縣

日叔禾集卷八

五

劉逸其城古小邾子國爲滕所併縣有滕文公廟其南爲薛城里卽古薛國也癸巳過界河望尼山叔梁紇禱之以生孔子者諸峯峭列中有坤靈洞元周伯琦詩云五峯鴈列圖粉秀一洞龍蟠氣象雄蓋謂此也午次鄒縣謁孟子廟地本邾國爲魯所併改鄒邑東南十五里爲嶧山尙書嶧陽孤桐是也秦始皇嘗刻石頌功德於此西南五十里爲鳧山魯頌保有鳧嶧遂荒徐宅者卽此暮至兗州會知府陳仲錄此去曲阜四十里孔門遺跡多在於此甲午過汶上縣其地古厥國魯爲中都孔子爲中都宰卽此汶水發源泰安州會濟水東北流入於海昔人謂濟水伏流盈濟河者皆汶水也晚至東平

州遇參政歐陽任夫必進其地古須句氏國漢爲東平國取尙書東原底平之義西十里許爲梁山梁中有黑風洞宋宋江爲寇於此今其地掘之往往得寶器蓋江所畜也東三十里爲無鹽城列女傳所稱醜女爲齊王夫人者卽此乙未長至行賀禮於東原驛曉發大霧咫尺不辨謁黃石公廟漢張良求授書老父於穀城山下得黃石而祀之今有司以三月十八日致祭也過陽穀里齊桓公會江黃於陽穀卽此次東阿縣遇參政張正身舉其地本齊柯邑南七里許爲礪礪山有土三堆宋檀道濟唱籌量沙之所西二里爲三歸臺管仲所築又六里爲魚山漢武帝瓠子河詩云功無已時今吾山平

日叔禾集卷八

五

吾山卽魚山也西南五十里爲桃城春秋公會齊侯於桃邱卽此世稱阿膠本出陽穀縣井水清冽而甘資黑驢皮爲之舊屬東阿故稱阿膠也更餘至同城驛遇吳縣知縣汪旦丙申大霧草木皆冰占書謂之木稼云木若稼達官怕言大臣宜去位也須臾日出瓊葉紛落聲暫可玩過在平遇參政蕭啟旦晚參議劉淮副使林應標晚至高唐州古齊地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盼子守高唐而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卽此春秋傳又名魚邱故以名驛丁酉過恩縣自此以北皆斥鹵水苦去縣三十里水獨甘冽薄暮至德州趙爲平原郡夜雪戍戍次景州會知州杜天叙謁董仲舒周亞夫祠縣西南六十

里爲廣川鎮董學村卽董子下帷讀書之所過阜城至
獻縣會縣丞陽仲良縣東有漢河間獻王墓其南爲泲
沱河已亥次河間會知府邵相其地周以封唐叔者漢
爲武桓縣武帝巡狩至武垣望氣者因言有異女得趙
氏以爲鈞弋夫人卽此午次新中驛遇參政嚴應階時
泰晚至任邱會知縣郝銘弔大學士李公宗易時李公
故禮部尙書也本漢鄭縣平帝使中郎將任邱城之因
以名城北有長桑君扁鵲廟東北三十里爲額項城庚
子至涿州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卽此東南爲督亢
陂地沃美秦求之燕燕太子丹使荆軻奉督亢之圖以
進者城中有華陽臺丹置酒饗樊將軍出美人奇馬之

田叔永集卷八

三六

所西南十五里爲樓桑村漢昭烈故居有桑高五丈許
辛丑至良鄉唐范陽郡地壬寅至京師屠諭德文升倫
文選彥周來會癸卯朝於午門賜宴於左闕門甲辰進
表箋於禮部越四十一日始訖事

田叔禾小集卷之九目錄

策問二十五首

策福州府懷安縣二學諸生一首

策閩侯官二縣學諸生一首

策長樂連江二縣學諸生一首

策福清古田永福羅源閩清五縣學諸生一首

策福州府儒士一首

策興化府學諸生一首

策興化府仙遊縣平海衛三學諸生一首

策莆田縣學諸生一首

策興化府儒士一首

田集九卷目錄

策泉州府晉江縣二學諸生一首

策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五縣學諸生一首

策同安縣學諸生一首

策泉州府儒士一首

策漳州府龍巖漳浦二縣三學諸生一首

策龍巖平和詔安三縣鎮海衛四學諸生一首

策長泰南靖漳平三縣學諸生一首

策建甯府建安廣甯建陽崇安浦城松谿政和壽

甯八縣九學諸生一首

策延平府南平順昌將樂永安尤谿大田沙七縣

八學諸生一首

策汀州府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甯化歸

化八縣九學諸生一首

策邵武府邵武光澤連甯泰甯四縣五學諸生一

首

策福甯州甯德福安二縣三學諸生一首

策侯官懷安二縣學諸生五首

易問一首 書問一首

詩問一首 春秋問一首

禮問一首

田集九卷目錄

二

田叔禾小集卷之九

明 錢唐田汝成 撰

策問

策福州府懷安縣二學諸生

蓋聞善謀國者睹事於無見而弭變於未萌是以綱紀無瑕而上下並福也然非謙謬之士不敢發大難之端非兢業之君不能延卻慮之策也皇上嗣服撫盈文緣禮秩輝輝乎太平有象矣然猶虛衷居體惕大圖艱高拱巖廊而旁矚輿漑邇因星變批答廷臣曰卿等思忠論實以匡政體不得泛引夾持也可謂抱無疆之恤垂不諱之明者藉令一旦承開燕錫顏色前席清問其將

田叔禾集卷九

安所劇陳乎予嘗玄覽古今躡跡成敗剔蠹孽之萌始歸於七端一曰宮闈二曰權勢三曰要關四曰寵戚五曰宗藩六曰方鎮七曰朔狄七蠹之作姦尤異狀國家之敗恆必由之而土崩之患不與也皇祖稽古釐制宿弊咸錮禁庭遠隔不參外議故內令非覆奏不得輒下諸司九列平衡輻輳輪運公孤密勿論思贊襄不得獨座秉鈞展采錯事替御便嬖屬之奄人不廁流鈐不握樞軸椒房之黨肺腑之親隆以虛銜衣食租稅而已雖賢不涉治所同姓分封使吏按職賦不得擅徵兵不得擅徵藩閭重臣沿牒遷易不得專土一不稱旨馳乘輅宣尺詔逮之京師生死惟命九邊聯絡戍以嚴兵胡運方

衰犯順輒劾所謂七蠹庶幾無之頃雖有一二大闢痛弄太阿簞穢紫極逆宗恣睢敗略安忍聘不軌之謀然皆旋就掃除與癘蠹無異譬之大厦軒轅而一瓦忽解不足憂也昔徐樂有言天下之患不在瓦解而在土崩予以爲土崩亦非所患也夫氓隸蠢蠢孰不戀父母而憐邱墓者自非其君有秦政胡亥之悖賦有頭會箕歛之刻刑有參夷株連之慘誰肯無故騷繹以靳死哉夫瓦解既不足爲今上憂土崩又不足爲今日患然則憂患之伏將安所因乎茲欲據政治之缺廢究國勢之底止抉大難之端畫卻慮之策思忠論實以副上心將何以云喻也夫處有者以復墜爲戒秉哲者以豐蔀爲疑

田叔禾集卷九

二

策問侯官二縣學諸生

蓋聞漢儒有言三代之政若循環忠質文以相救也故救文之弊莫若忠自杞祀式微而夏道缺其儀度器數存什一於經傳者猶可考也必將一一追復而後謂之忠乎抑所謂忠者出於儀度器數之外也周末文勝孔

子傷之然未嘗厭文而思忠也第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先進之野人而已其所謂野即忠之謂乎否也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禮奢寧儉喪易宜戚其所謂本即野之謂乎否也如以爲本即野野即忠也則本者禮之所由以立者也萬世同之安得有樂如以爲本非野野非忠也則去文而反之忠使本不存焉猶不反也而何以見忠之足以救文也唐虞之盛夏殷承之遞加損益至周大備孔子嘉樂而稱之曰文則固非夏殷之所能及也比其衰也禮樂崩缺上啓下僭君子習繁縟而無情小人競錐刀而無法其儀度器數已非西京之典若此者猶可謂之文乎否也使仲尼得位行乎東周將

田叔未集卷九

三

法夏以施忠乎抑修隆補隙以光復西京之典也爲公羊之說者謂春秋黜周之文而存商之質使質可以救文則又何拘拘於忠也秦人蕩滅三代急功利以自便漢家承之一切苟簡律以先王之道已不勝其陋矣而謀國之士猶曰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不知當漢時所宜損者何物也

策長樂連江二縣學諸生

先王仰觀俯察序兩儀而和百物阜育羣生大政宏綱粹乎無議矣其繁節繙目往往有疎略未備迂闊而忤於事情者私竊疑焉夫五行之利相資而水火之用爲急先王立治火之官以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而治水

之官獨缺是以性味無聞焉後世張又新劉伯錫李秀卿次第寶中之水以羽翼茶經亦多舛謬不足以補類族辨物之典此非疎略未備者乎壯陰脅陽電沴乃作而云藏冰可以禦雹陰陽愆伏孰居調之而云出土牛可以送寒氣馬之蕃耗責在圉人而曰禁原蠶毋使害馬妖鳥夜作何虐於人哉而射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懸方書以覆其巢是駭怪以自眩也蠅飛蚊行無不當使得所者而焚牡鞠以殺龍豸外此而蝎蝥蜚蠊又將何以狀之夢者魂魄之靈吉凶之兆也象事占事時能易之而曰獻吉夢贈惡夢是教人諂也家作巫覡九黎所以亂德也而三時大儺倡以方相從以百隸一國若

田叔未集卷九

四

狂是惕民以崇鬼也君臨臣喪以體手足宜哀痛也故曰無畏虐士而先以桃茢祓除不祥是惡而驅之也魘魅罔兩徒以名聞大明當天安能以淫苛爲崇也而鑄鼎象之俾民觀之不違不若何其怯也此非迂闊而忤於事情者乎夫先王窮神盡物通子幽明疎略者或有晰見也迂闊者或有精義也子弟撫拾膚尾以發難引端爾二三子試條析之以觀考古之學

策福清古田永福羅源閩清縣學諸生

蓋聞喪凶事也時所罕言第予有么子之戚晨夕所抱惟此冲冲爾舍是又無可言者昔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曾子所問喪祭獨詳焉然則凶事非儒者所宜諱

也夫先王立四殤之名以慈短折而棺槨之制功總之
差遣車之數各有限制夫禮緣情而立者雖哀屬毛何
間長幼而隆殺區別其故何哉于生三月而父名之死
則哭之未名則不哭夫悲情所鍾於幼特甚未名而不
哭何以慰其心也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或言哭之日準
其生之月或言周親之服以日準月二說將安所從乎
傳言男子十六而成人在禮十九猶在長殤之列是生
死異稱也男子十五而冠女子笄皆不得爲殤則中殤
長殤又何必以年爲限也殤祭必厭明未成也而曰有
陽厭有陰厭庶子不祭殤明有宗也而曰有陽童有陰
童殤無爲人父之道故爲殤後者以本親之服服之而

田叔禾集卷九

五

又曰子不殤父妻不殤夫此何解也殤服之麻散垂或
澡麻不絕本誦反以報之下殤葬於園舁機而往或棺
斂於宮中以靈輅載執子戈以衛社稷可勿殤矣九齡
而與於立理設欲緣此勿殤可乎哭子而自可謂不達
喪愛子而弗戚云與無子同謂之明理乎否也此皆子
衷所展轉者聊於二三子詢之以考禮析義且以廣子
心焉

策福州府儒士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所謂異端不知何所指也
考其時惟老子爲近孔子從而問禮焉且曰老子其猶
龍乎夫不惟不之攻又從而讚美之此何解也孔子沒

而微言絕楊朱墨翟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孟子出稍晚與其徒爲蔽辭而攻之其害乃息然楊朱
之學原于老子孟子既攻楊朱又不追討其所自出以
刺禍本此又何解也當其時有莊子者竊老子而縱橫
之破壞尋常益無忌憚與孟子南北不相及故不相攻
而老子之學因以大熾漢晉之間儒者緣此以釋經君
相資之以立政浸淫乎淪浹肌髓矣未幾有佛氏者自
西方來又以其說亂天下遂與老氏爭角雄長天下之
言不歸老則歸佛韓退之誦法孟子犯眾怒而攻之陷
危靡悔可謂得趣向敢往者矣夫以老子之學提仁
義棄蔑禮樂明爲異端無疑然孔子恕之于前而韓子

田叔禾集卷九

六

攻之于後何其見之不侔如此也宋時孔孟之道著而
老佛衰然元德鉅儒守遺經以待後學猶諄諄焉危言
垂警曰昔之害人也乘其愚昧今之害人也乘其高明
適今緇黃之流曳簪立梵者莫究宗旨徒以禍福輪迴
災感黔首而消淨空虛谷神遺累雖吾儒之賢者亦罕
類之然則所謂乘其高明者與宋顧異而世之包藏詐
譎踰越法檢浮湛勢利彫斲風俗者往往藉託孔孟修
辭澤貌厚衷朋援以爲名高蒙世媚笑夷之顧不得與
老佛等然則昔之害人也以異端今之害人也以吾黨
異端易斥而吾黨難攻何世變不同若此也雖然使民
崇信鬼神以徵福禍禍三代明王之教亦有之今皆缺

略故老佛之徒得以講張其說以鼓動慧蒙者乘此區區爾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亦無難事然必先有以慰易斯民徼福禱禍之心使之有恃於此而無藉於彼然後老佛之說不能行也將何所修復而後可乎

策興化府學諸生

蓋聞禮者國之幹也敬者禮之興也國非禮不立禮非敬不行而簡者敬之反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然則簡雖反敬而寔所以資乎敬也夫敬者不可須臾離者也居敬而行敬固不美乎而聖人何取於簡也居簡行簡者仲雍是已仲雍之治吳也因俗而治祝髮文身裸以為飾故

田叔未集卷九

七

其民悍而無禮終春秋之世以夷狄擯之不使與諸姬齒居敬行敬者伯禽是已伯禽之治魯也變其俗革其禮三年而報政故其民合族尚賢祖本仁義而周公惜之曰魯後世北而於齊矣居敬行簡者太公望是已太公望之治齊也因其俗殺其禮三月而報政故其民競嗜功利誇詐相高闕略於先王之典孔子鄙之曰齊必一變而後可至魯也夫居敬行敬者不亦純於禮乎而周公不滿於魯居敬行簡者可謂達于政矣而孔子不滿於齊然則必將何道以通之而後為盛美也

策興化府僊遊縣平海衛三學諸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者多負俗

之累狷者無適世之才而孔子取之者何也適今狂狷而成章者亦鮮矣秦漢之士以任俠顯者率仗信義抱慷慨然諾必踐捐蔑軀貨以酬人急吾愛之敬之謂如干將鎖邪緩急可倚也東漢之士以介節著者率重廉耻滌澆澁振潔履高么麼辟易吾愛之敬之謂如鳳翥鴻軒不可侶也宋已來士之以道學名者率羹牆唐虞步趨孔孟陳仁義之弘經究性命之奧旨修辭砥行矧然不污吾愛之敬之謂如黃鐘大呂屏邊哇咬不厭其為聽也然任俠之士信豪舉矣奸者為之則又借客探丸武斷觸法往往駢族而三夷介節之士信卓行矣矯者為之則又厚哀徒黨激論無當劇切時事遂淪衣冠

田叔未集卷九

八

之禍二者雖其行槩不同皆不可以為訓也惟道學之士吾甘心焉長跼執鞭然迂者為之則泥而無用詐者為之則貌而不情此非道學之罪也學不學而道不道者之罪也而僥倖者執一以訾百槩以相嘲以為顧不若任俠之慷慨介節之高潔也吾憤焉傷焉欲戶喻之而不可嗚呼自修者止謗之責也無辯者息爭之機也吾惟夙夜飭躬之不暇而暇于尤人哉假令大君子作舉一世之士而甄陶之裁任俠之奸規介節之矯不識可比于古之狂狷乎否也迂者達其材詐者覈其實不識可比于古之中行乎否也而其取人之鑒作人之方又不識以何者為本始也

策莆田縣學諸生

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矧子人倫變故之間恩牽禮制非義精無以權輕重之宜非仁熟無以得存亡之正吾姑揚榘數事與諸子商之鄭厲公惡祭仲而使其壻雍糾刺之雍姬知而不以告是忍父也告之是賣夫也荆平王患伍員而囚其父員歸與父兄駢死無益不歸是忍父也衛宣公使伋于齊伏盜要之壽竊旌以代死伋傷其弟爲已死也扶其屍而自刎伋之死適以重累其親不死則忤親歸必死亡之是我害弟痛無已也石奢相楚行部道有殺人者乃其父也縱而自繫請死君命無死從君則無以立位令國人棄位而逃則父罪

田叔禾集卷九

九

不宥也吳公子光弑王僚而讓季子季子受之是與篡也不受而討之是骨肉互戕社稷無主也不討是樹賊也晉獻公託荀息以奚齊曰吾恃子以瞑目也荀息以死輔之不正不死口口是食言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致死是背師也抽矢扣輪棄矢而反是棄君命也叔魚獄敗罪邢侯邢侯殺之假令邢侯以君命免叔向報之是警君也不報是違不反兵也警賈殺人黔首騷動假令舜未及逃而皋陶執之舜格皋陶是警法也聽之是違不其天也文王囚于羑里閔天以尤物昭紂而出之文王知而弗禁是圖倖免也既出乃知之不以舉是縱其臣以讎君也哀姜與弑見

討于齊以其喪歸僖公受而葬之是以絕婦耐父也拒之是警母也惠王悲首止之盟誘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從之則棄信不從是逆天王也鄧攸逃亂挈其子與其弟之子勢不兩全棄子是割恩也棄其弟之子是絕弟也之數事者欲一以身處其地而決其宜俾不殘吾仁而爽吾義何如而可試條析之以觀諸子用心之所極

策興化府儒士

子嘗聞先生長者談閩中理學之盛也蓋自朱子倡之而英賢輻輳關洛之傳恢乎復振迄於昭代猶有餘風正德已前士皆遵程朱而談性命鑽研微眇闡然日章遁今詞華盛而理學衰總州之童咸習班馬竊竊瑣尾

田叔禾集卷九

十

塗澤爲妖崇議閩綱不復根極求秦漢影響既不可得併與誦法程朱者而失之嗚呼何先進後進之殊軌也談者以爲作人者敦尚本寔銷浮靡流浪之風非倡程朱以黜班馬不可爲訓也予以爲班馬亦何害於程朱哉第人不善用之耳使以程朱之學而摘爲班馬之文顧不偉與而談者以爲文雄則理必不密理泥則文必不雄難以兼得了大以爲不然夫孟子七篇非理學之宗乎而其文固班馬之所襲踴而馳逐者也第班馬之理所以不及程朱而程朱之文所以不類班馬與夫孟子之所以兼而能之者固自有說也試測予心或有犁然啟我者

策泉州府晉江縣二學諸生

自古當中國全盛之時而伸威四裔者信莫若漢武帝
唐太宗矣漢初冒頓壯強辱國主而不能報白羊樓
煩之地盡爲虜庭去長安纔七百里爾武帝抗稜遠斥
浮西河絕大幕蹂月氏封狼居胥禪烏姑衍以臨翰海
奪陰山千里何其盛也然師未釋橐而匈奴輒報士馬
物故亦略相當迨乎神爵甘露之間單于內亂然後稽
顙闕庭解辮授服是孝武夢寐希之而不可致者孝宣
垂拱受之矣唐初突厥懷怯與中國抗衡尋恃翼日之
功悍凌無忌太宗智武自將輔以英衛擒頡利滅延陀
裂波斯經略萬五千里爲八十八州計其道里之中立

田叔禾集卷九

七

都護府以爲管轄何其盛也然高麗遼爾之都不足以
當中國之一郡三駕而不服迨乎總章之初偏師東擣
而立菟樂浪之境悉屬版圖是太宗夢寐希之而不可
得者高宗一指顧而取之矣是豈武帝太宗之烈不能
躬親樹立而猶藉後世以相成哉良以內治修舉則不
假兵革之威而敵國崩離正可乘之隙也乃者安南之
亂莫氏弑其主而奪之位臣民弗輯款塞求封因而討
之可比總章之績貸而受之不失爲神爵甘露之名而
深謀遠慮之臣云皆不可豈以我之內治有未修乎抑
今日之事比之漢唐非偶也茲欲爲至當歸一之論譬
夷情崇國體復寰宇景員之缺不貽黎庶塗炭之憂何

策而可

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縣學諸生

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固國不以
山谿與王無藉兵革也然儒者立覽紀籍臥涉方輿圖
險易於目前計成敗於事外安能襲德義之眇緒忽豪
傑之沉謀哉是故談形勝於西北者以秦隴爲雄談形
勝於西南者以巴蜀爲塞蓋秦隴黃河上游也得之而
下臨趙代則韓魏齊魯之墟皆可睥睨凌之矣巴蜀長
江上游也得之而下臨吳楚則百粵之地五嶺重溟皆
可控引制之矣是二域者草昧豪傑之所必爭也兼而
有者王偏而據之伯而已故嬴秦起犬邱剪鶉首吞魚

田叔禾集卷九

七

鬼資沃野之利益已富饒用能叱咤山東六雄仰關而
自廢炎劉起南鄭襲三秦揮策而東捐河北以屬韓信
賦秦蜀兵粟輸之滎陽京索間再軼不憚建元以後三
巴洞開叩阇隳冉張置官吏因隄爲以發夜郎下牂牁
會番禺爲制粵有道鬱林象郡日南九真之裔無復藩
籬豈非兼而有之者明效然哉劉先主跨有荆益輔以
孔明同獎王室不可謂非其人也然百二之勢未完故
出師祁山魏翔而不進待寧屬殺函并涼代控弦八十
七萬彈壓江淮不可謂不得地也然江陵以西爲晉所
扼則進無援而退無寄淝陽一敗折北不支然則有秦
隴而不得巴蜀難以圖南中有巴蜀而不得秦隴圖北

亦未易也明興皇祖起淮淝以拯水火渡江而南略地自廣先取楚次取吳并齊取魯削平閩粵宇內略定然後北臨燕薊建義還亡繼以偏師拓潼關排劍閣抗昆明墮鄯關四裔會同其向導所經與秦漢迥異初不事秦蜀之資者豈眇二域而不圖與抑固有他急也夫順天者全昌應人者多助山谿之險兵革之利固非所先矣然竊聞之圖秦者以入關爲約代隋者以趣西爲計蓋勝國之都興王之所首舉也元政不綱上惜下墨蠶毒橫施紅巾一呼而寰海糜沸三秦兩河重兵烏集草竊焱起南面而稱孤者六七輩其土崩之勢與秦隋無異也皇祖不圖荊北而先滌江南又與漢唐興王之計

田叔禾集卷九

三

不類當是時雖賢豪景從而宸斷天啟其經略之宏才沉確之睿慮各有機宜非漫舉也思得魁梧慷慨之士與之馳騁今古圖畫垓塹揣測英雄籌量興廢自贏秦以迄昭代如身觀而口宣之亦快事矣諸生亦嘗有意於斯乎試援筆陳之以代抵掌吾將擇其可者而面稽焉

策同安縣學諸生

昔人有言孟子荀卿皆學孔子以明道者也然孔子主常而二子主變孟子變而極于正荀子變而流于邪信斯言也則荀卿非孟子等矣然司馬君實爾雅君子也爾有疑孟之作韓退之庶幾明道者謂荀子曰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又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大醇而小疵夫數子稱述不同皆非蹈襲試攝常變之指析醇疵之歸以定異同之辨

策泉州府儒士

禮曰善則謂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也雖然誠以將之則稱君者欲廣而寓之規稱己者引慝以斬其惑其事不同而其靖效之心一也佞以將之則稱君者溢美以獻諛稱己者合汚以分謗其事不同而其淫比之心一也夫獻諛之臣不足齒矣合汚者曲躬以自便而駕其名曰吾將以分謗也是誠何心哉故齊侯多內嬖而管仲納三歸之媵宋公好興作而子罕請司空之官雖有輔佐之功亦末矣若夫仲虺釋湯德終有愧奚斯頌魯伐匪其功不幾於溢美者乎而聖人錄之詩書何也茲欲舉先民之善稱君而過稱己誠而不佞者以爲儀極焉可試言之

田叔禾集卷九

四

策漳州府龍谿漳浦二縣三學諸生

進賢貴先而不可不慎也退不肖貴決而不可不審也故四岳師錫以舉舜堯曰予既已知之矣猶歷試諸艱而後用四岳薦鯀而堯曰弗哉予既已知之矣九載弗績而黜幽之典方加焉聖人之慎以審也如是然傳說得靡之賤役爾高宗以夢寐恍惚索而得之卽曰此吾舟楫鹽梅之託也少正卯魯之貴介聞人也孔子攝相

七日而誅之夫以傳說之賢不加虞舜少正卯之惡不過伯鯨而高宗孔子如此其汲汲何也

策龍巖平和詔安三縣鎮海衛學諸生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而柳子厚非之曰官與道俱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然幸路死輒召忽死糾不可謂之不守官也而君子議其不衷則幾於失道高柴遁管仲請囚以言乎得道則近矣然食焉不踐其難未免於失官他如荀息仇牧守官以殉主忠也晏嬰遠伯玉守道以保身智也忠智不可兼得然則官與道固可離而二之者與抑叛官而得道亦無害與

策長泰南靖漳平三縣學諸生

田叔禾集卷九

五

漢之善用兵者莫若韓信諸葛孔明矣信也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而武侯以全蜀輔帝自窺吳振魏比比適蹇何其利鈍之懸絕也或言淮陰之兵尚奇而武侯之兵持正然則正之迂疎固不若奇之給捷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吾與行師者好謀而成者也夫好謀而成戰必克矣其所謂謀於奇正又安所與也

策建甯府建安甌甯建陽崇安浦城松溪政和壽甯八縣九學諸生

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賢聖之君六七作周有天下三十七世中興者宜王一人而已聖賢之君多宜其施澤

於民久而社稷靈長也然商之歷數短於周西漢有天下十二世稱賢君者六東漢有天下十一世雖有賢君而列於七制者寡矣其季也王莽以穿窬之器振落而取之董卓曹操以蓋世奸雄百戰艱關而不得此其故何也或言商之立國強而周之立國弱弱者易折而弱者綿也所謂強弱揆之政事何以見之或言西漢之亡始於張禹東漢之亡始於胡廣二臣亦負時名明經術非助虐如飛廉尹氏者而以亡國之罪當之此其故又何也可詳辨之

策延平府南平順昌將樂永安尤谿大田沙七縣八學諸生

田叔禾集卷九

五

予嘗羨嘆於漢文帝露臺計百金後宮衣不曳地郎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也夫崇儉達聰王者盛節而帝能兼之嗚呼休哉昔人有言人君拒諫之偏有二一曰愛名二曰迷復而人臣進諫之難有三一曰疏二曰遠三曰驟夫愛名必飾闕而驟諫者多訐詞以飾闕之主而觸訐詞之臣如之何不齟齬也人君侈用之偏有二一曰尚大二曰濫恩而人臣理財之弊有二一曰陽耗二曰陰耗夫尚大者寡卻慮而陰耗者多佞說以寡慮之主而惑佞說之臣如之何不槁竭也夫拒諫則士諂士諂則內冗作矣侈用則民傷民傷則外侮至矣此則漢唐之敗軌往往有之惜其時莫從而後悔無及也嗚

呼有縱君而無弼士有疲民而無閔吏豈非積卉厝火而寢以爲安哉吾將求庶幾焉夫古今論進諫者率左直而右諷理財者率重農而指商使諫必諷而後入也是犯顏之士微而將順偶禽息朱雲不復見矣使財必指商而後聚也則山海之利塞而五穀底滯商賈不行孔僅劉晏之才無所展矣茲欲折衷于斯以爲匡主裕國之準將安從乎

策汀州府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甯化歸

化八縣九學諸生

知人審樂哲聖難之故以仲尼之明也而貌失於子羽言失於宰子然齊桓識甯戚於飯牛晉文拔冀缺於餽

田叔禾集卷九

七

耨終身行樂不爽於邂逅之間又何易也以仲尼之聰也而聞韶三月乃通學琴十日不進然鍾期改聽於水思伯喈反軫於殺聲觸撫所經而底裏畢測又何易也請原其故以解所疑

策邵武府邵武光澤建甯泰甯縣學諸生

予端居苦煥有感於古者大雩之禮夫雩者使司巫率諸巫而舞歌哭駢作其狎侮之狀委巷羞之而能以此格穹顙致靈液以救元元此何理也焚炷暴巫自古有之而閉陽縱陰之術載之春秋繁露者可考也雖經典所不語而作始之人要非無驗夫以上帝聰明仁覆閔下有冥宰焉何故使人以邪術撓權也或曰雩之言吁

也女巫吁嗟以致祭也或曰雩之言迂也迂遠其詞以祈雨也是果得於制名之義乎否也傳曰龍見而雩而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已後將以爲過時而書以示譏也則雩非無故而舉者即使秋旱而雩亦不爲失何譏之足云若以爲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則當其時而雩亦常祀爾春秋之法雖郊禘無故亦不書何于雩之屢書也自漢儒推洪範以談災異往往證應劉氏以爲知罪不誅其罰恆煥治宮室崇臺榭其罰恆陽京氏以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早萬物根死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早澤物枯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吾益重有感矣試推其原於洪範五事之義何所當也

田叔禾集卷九

六

策福州甯德福安二縣三學諸生

蓋聞言必有德而後粹學必有年而後成是以古重醇儒禮推宿彥矢詞可以經世富業足以儀人若伏生九十餘矣口占尙書公孫弘牧豕海濱四十乃學左氏董生習孔門之流議啟漢鴻宗韓退之好孟氏之法言爲唐巨擘豈非言以德粹學以年成之傑驗也雖然董韓二子特得道之緒餘以自修束爾猶表特若是况碩德而篤行者乎是以古者論秀興賢具訓亦兼校藝服官尙齒數奏必先考言兩漢以前猶存此意左雄奏孝廉以四十爲斷諸生試章句文吏試奏牘夫孝廉德也四十爲斷年也章句奏牘言也一法之行三物咸備當年

興舉號稱得人范史稱之以爲漢祚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者皆其力也隋唐而下乃科進士非博學宏詞者鮮得人格故語云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夫五十得之猶以爲少學必待年益可見矣迺今取士率以文詞不與孝不察廉發解不以年限是以異冠縫掖者或鼓流浪之風垂髫佩鴈者亦參登計之駕予嘗嘆息於此故閱士之日稍稍帶法前修崇獎德行優假強艾奈何以道學升聞者臨文或至曳白以者舊廟籍者射策不免面牆何古人言以德粹而今者德不足以摘詞古人學以年成而今者年反以落殖求其故而不得試爲我籌之

四叔未集卷九

九

策侯官懷安二縣學諸生

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曰義乃今章縫之子持古牒以游言曰仁者散財以得民又曰藏富于民嗟乎散財藏富之說可施于國家全盛之時難以責之彫癸之代也今天下之財幾乎竭矣而經費之需不可免九廟罹災不得不建漕渠澆潤不得不疏胡虜內侵邊備狼籍不得不整畿甸無年餓殍塞路不得不賑此皆章章大者上下倉皇計無所出訓之經生猶泥散藏之說督之法吏或倡加賦之謀二者皆不足以爲理夫財非天降也非地湧也非神運鬼輸而黃治白汞之所融結也今之帑藏虛矣閭閻杆柚十室九空

矣而費有燃眉之急獨將奈之何哉昔人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明王之德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足者細民之術也以明王而下從細民之術誠不可矣然則國用之乏何以圖之就易學以求理財則何卦最切何辭最要紆公私之急解背肝之憂而不悖于仁義之道何修而可

書曰臨下以簡馭眾以寬寬簡帝王之盛德也當舜之世治歷授時封山濬川命相咨牧日不暇給安在其爲簡明五刑誅四凶而不貸也安在其爲寬然則所謂寬者簡者何以見之後世若漢高祖之豁達大度可謂寬乎文帝之謙讓未遑可謂簡乎宣帝之綜核明帝之苛

四叔未集卷九

三

察德宗之猜忌神宗之紛更則并寬與簡而兩失之其治亂之肯綮有可舉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于離心而解體也離心解體之患皆自隘刻之主招之人君以宇宙爲量日月爲明陰陽以爲操縱苟以隘刻持之則情之所鍾不能無僻喜一人焉雖短猶護也憎一人焉雖善猶沒也疑一人焉雖賢猶棄也問一過焉雖當猶怒也則天下誰不離心而解體者昔漢皇封雍齒而偶語息晉文公救賓須臾而反側安彼以伯者之術猶能動人如是況乎以純王之心釋小憾而普大恩者乎麥邱之祝有之甯使羣臣百姓得罪于主君無使主君得罪于羣臣百姓予嘗有味于斯言久矣其爲我國寬簡之

道以附子夢邱之祝可乎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誠哉是言也夫始終一致者堯舜文王之至德也無初有終者太甲成王之所以中興也嗣是而下雖以宣王之賢猶不能無怠於晚節故有庭燎之詩衛武公老矣而抑初筵之戒猶諄諄焉有終之難如是若唐明皇則開元天寶之政判乎黑白遂至播遷亦可哀矣是以伊傅周召所以匡弼其君者懇懇以慎始保終爲言與小必訪落諸詩相表裏而意各有在子其爲我舉之詩傳有言明王有三懼矣處高位而恐不聞過得志而恐驕聞至道而恐不能行然則明王之心固夙夜兢兢如此乎後世若魏徵十漸之疏司

田叔未集卷九

主

馬光五微之規制切君心庶乎削直其目可得聞與夫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孝衰于妻子禍生于不知足治瘼於小康此古今恆態也茲欲演三懼之旨放五微十漸之獻以爲今日令終之圖何事爲要

予嘗讀春秋傳晏子適臺之對和同之分而深羨其有合于仲尼也仲尼有言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矜而不爭故和而羣則協恭以輔治同而黨則比周以害公善爲和若禹皋陶稷契周召是已善爲同若共工驩兜飛廉惡來是已其在春秋時若柳下惠蘧伯玉晏平仲子產季札趙衰隨會善爲和若費無極梁邱據祝鮀彌子瑕蘆蒲葵儀行父善爲同若仇牧鮑焦介之推洩治

泄柳顏闔雖矯節非世而不失爲矜若管夷吾迂其身以從君于邪將以展其大作亦同之屬而已後世和同之辨不明而朋黨之名起禁錮搢紳無異罟獲今天下士風亦稍靡矣以爲和而羣耶則並列巖廊互相攻擊殊失協恭之義以爲同而黨耶則又好訐陰私以賈名微利大傷渾厚之風在上者恆以黨護忌其臣而在下者亦每每自稱孤危以媚其主嗚呼黨護固非忠臣而孤危亦豈盛世之美事也夫邪正之跡易辨而誠僞之情難分秉衡鑒者何以辨之而不失也

王制有言執左道以亂政殺當周之時所謂左道者何物也羽流起于秦漢之間祖本黃老佛法自東漢入中

田叔未集卷九

主

國而大熾于梁唐皆非成周所有無乃祝史巫覡之流乎而先王之制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宗祝在廟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祭有所禱則左道又所不禁然則所謂左道者何物也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善有祥惡有殃壽夭有常豈所禱之所能移哉而先王設官以司之且令多言以致告故祝鮀之佞可以治宗廟而易曰用史巫紛若則神固可以左道干之矣而欲其不惑眾亂政不亦迂哉夫有左道必有右道所謂右道者又何物也傳曰王者稽古右文無乃是之謂乎而文有幾有禮有樂有典籍有薦紳之彥近世皆謂之文若此者可以謂之右道乎否也

田叔禾小集卷九終

田叔禾小集卷九

男藝衡私鈔

三

田叔禾集卷之十目錄

策問十八首

策會舉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福州府學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閩縣學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會舉儒士一首

策讀禮諸生一首

策浙江癸卯科第三場應試諸生一首

自集十卷目錄

某人作凡三首今鄉試錄刻一首

經議八首

詩序 甲戌己丑

日有食之 請討陳恆

放鄭聲 子見南子

定于 焚廩浚井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

明 錢唐田汝成 撰

策問 經議

策會舉諸生

易者理數之書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學者沿數以求理言理而不及數則淪於玄虛於是乎有住內住外就能就所之談言數而不及理則流於譏肆於是乎有六日七分納甲飛伏之論何其悖也夫理莫奧於乾坤數莫變於九六自乾坤論之易簡者乾坤之德也而或言乾亦有簡坤亦有易知險知阻者乾坤之才也而或言險難之大阻難之小或以克已復禮進德修業屬之乾或以主敬行恕直內方外屬之坤或言乾道大通故不言凶然六爻之辭悔惕居半安在其為大通也或言坤之德減於乾之半適今四德俱全其所減者何物也乾象為馬取其健也何屯無乾而象亦及馬坤象為牛取其順也何離無坤而象亦及牛於復而聖人之情欣欣焉惟恐陽之不長也入於乾則喜當益暢而首曰潛龍勿用何其戚也於姤而聖人之情惴惴焉惟恐其陰之長也極於坤則戒當益嚴而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何其並稱而少裁抑也此皆理之要眇難測者也以九六論之或言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中陰不可過中故數極於六或言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故數通而九

或言陽本參天合一三五爲九陰本兩地合二四爲六或言陽動而盈以進爲文故極於九陰靜而斂以反爲文故極於六六八者水木之成數也七九者火金之成數也而何以言八退用六七進用九陽一畫而中實參之爲三三三則九矣陰一畫而中虛兩之爲二三兩則六矣然二參一兩陽多而何以爲八二兩一參陰多而何以爲七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老陽老陰之積也使六畫皆少則厥數何當兌離震巽坎艮者少陽少陰之象也而何以言九六有象七八無象此皆數之變動難稽者也夫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之理明則諸卦可玩矣九六者易之用也九六之數

田叔禾集卷十

二

晰則大衍可舉矣學易者爲我陳之

三王之功莫過於禹而禹貢一篇則禹功之實錄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書稱作兗州十有三載乃同說者以爲禹治水直三載爾并縣九載而數之爲十二又一年而兗州平也則八年於外之說將無當乎書曰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說者以爲轅事行昏三宿而去當是時伯鯨新殯哀憤莫甚焉轅事而昏何其忍也環四海以立九州疆界之截宜稍同也然濟河淮岱不能千里荆河海岱不及千五百里而書春之淮湖陽之海相去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亦四千里何宰割之殊也準帝都而奠五服輪廣縱橫可謂

方矣然自平陽而南距衡陽三千里又南爲蒼梧之野雖荒斥難稽而舜嘗巡之矣自平陽而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何侯綏要荒之可判也賦因田定也而荆之賦高田五等雍之田高賦亦五等貢以土均也而兗青之貢皆寡荆揚之貢獨多何徵輪軒輊之懸絕也至於篇中敘事或曰載或曰修或曰略紀行或曰浮或曰達或曰沿或曰亂賦或曰貢貢或曰錫或先賦而後田或先錯而後等此皆深意攸存不可不講也或言治水之序始於北而終於西順五行之序或言導濬之術得之金簡玉字之書或言導山者界以三條支以四列或言濬川者味以別之脈以索之此皆雜出傳記互有發明者

田叔禾集卷十

三

不可不辨也學書者爲我陳之

司馬遷言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取其合於義理者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之音信斯言也是十分而去其九也夫詩之可刪孰過淫亂而鄭衛猶存其所刪又何等篇什也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夫既欲放之矣而又存之又絃歌之於義理何所合也如以爲詩未嘗刪也則逸詩之見於經傳者甚夥且列國之君有曠十數世而僅存一詩者如以爲鄭衛不可絃歌也則季札觀魯韓起聘鄭於襄裳諸詠皆無譏焉則當時亦未嘗以爲諱也然則孔子實刪詩而存鄭衛矣第往往即逸詩而釋索刪旨竟不可得如巧笑可以崇質唐棣可以

求仁翹車可以責善清河可以謀國首創可以存故涓
泉可以防微如此等作願不優於桑間濮上之音乎而
孔子去此而存彼何也然此猶寂寥簡短柄旨無稽者
若夫采齊行度也狸首射節也新宮下管也九夏金奏
大樂也騶駒饒歌也支武王克商以立監也祈招祭公
謀父以畜穆王也此其篇名詳具經傳至今可考而孔
子亦刪之何也學詩者爲我陳之

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史然則二伯之事專經者所宜詳考也夫伯者假仁以
濟私皆三王之罪人也苟其功可以扶宗周攘荆楚安
諸小弱則亦已矣而古今論者皆右桓而左文何也夫

目錄系集卷十

四

桓公之攘楚也始自北杏經營養晦者二十五年而後
有召陵之役文公以亡人復國僅四年爾一駕而宣城
濮之功桓公之先楚雖猶夏猶未敢偃然與中國抗也
晉伯未興楚橫大作戰于泓而中國之師莫敢敵也執
盟主而中國諸侯莫敢與爭也晉文摧之爲力尤艱召
陵既盟楚雖稍戢而滅弦滅黃圍許伐徐殆無甯歲城
濮之役楚不經見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桓公
之會諸侯也修好聘問屢盟屢會者三十年而後有葵
邱之會晉文則盟會侵伐皆以一年之內舉之桓公之
盛從者十有四國然會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
邱失陳文公再會諸侯而小大莫敢不至然則晉文之

功固非相匹也而論者皆右桓而左文何也且以首止
之盟僅能保王儲以不易爾而春秋嘉之叔帶之難天
王出居文公納之不可謂無功也而春秋削而不錄何
沒善而責之深也桓公攘楚數及苞茅可謂能舉罪矣
然荆人僭王而齊不敢詰何舍大而圖細也孔子曰桓
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此二伯斷案也夫以桓公
之才輔以管仲作內令以寄軍政與鹽筴以富國厚聘
幣以號召遊士捐珍璋以獎惑諸侯反棠潛於魯反臺
原漆里於衛反柴夫狗吠於燕皆有陰謀至于滅遂降
鄆貪婪見矣遇穀盟扈檢防肆矣凡所經畫皆秘計爾
安在其爲正也以文公之才輔以狐偃參以趙衰獎舊

目錄系集卷十

五

族禮賓旅舉善援能任功賦職棄責薄斂救乏振滯政
平民阜而又納王以義伐原以信大蒐以禮凡所經畫
庶幾近道安在其爲譎也自孔子有正譎之評而後之
儒者比比倣僞或言桓公直而不婉文公婉而不直或
言桓公舉而不密文公密而不舉或言桓公前柔而後
剛文公前剛而後柔或言桓公失之乎國內得之乎本
朝文公得之乎國內失之乎境外凡此數議於二伯之
事未必無所當也學春秋者爲我陳之
八蜡通於天子而五祀逮於大夫周制歲終舉之以索
神勞農之典也然其名物不同而義意未安往往疑焉
夫五祀見於月令者可考也或廢行而舉井或廢戶甕

而舉厲命或以爲五人帝或以爲五天帝或言窻者老婦之祭也而或以祀祝融或言行者以棘柏爲主而或以主共工之子五祀之祭各有所先或言順五行之敘或言依五臟之位八蜡見於郊特牲者可考也或分貓虎而去昆蟲或數昆蟲而合貓虎或舉百種而總禽獸或曰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或曰蜡者臘之別名或言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爲蜡以其衰爲臘或言蜡用六奏之樂致象物或言蜡者簫籥頌擊土鼓此皆名物之不同者也夫禮達分定故上下不渝也禮云庶人或立戶或立竈何決擇之自任也祭必有尸取其類也故尸以閤人竈以膳夫然則貓虎昆蟲將安尸乎六畜不相爲用所以體有生也羅禽獸以祭貓虎謂之相用乎否也索神勞農王者主之故得黜方神之不職者而黃衣草笠若戲若狂何雅俗之消溷也此皆義意之未安者也學禮者爲我陳之

策福州府學諸生

龜爲卜耆爲筮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傳曰龜象也耆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占法之起龜爲先又曰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故開國承家居蔡以守龜從筮逆作內猶亨又曰易不可以占險故南蒯得坤不救其敗穆姜得隨祇速其亡然自今觀之畫卦肇於羲皇而炎帝軒轅

田叔禾集卷十

六

遞相盛演其來尙矣枚卜之說至虞廷而始聞焉何以見龜卜之在先也建侯行師享帝立廟皆經國之典事孰有大於此者而易皆備之若曰小事乃筮則卜之所占甯復有加於此者乎伏莽負塗穢帶剝廬折肱反目與尸覆餗入於幽谷百殃悉矣使行險者一一得此顧不足以惕其志而弭其兇哉而云不可以占險則所以爲君子謀者卽微辭感動亦可已又何用爲此廩廩也九疇之數初一日五行學洪範者所宜先究也自騶衍倡爲生剋之說而京劉之徒遞相祖述九疇大亂近世鉅儒有作論以闢其謬者其指可得聞與天地之間惟陰陽二氣爾日爲陽宗取火於日月爲陰宗取水於月

田叔禾集卷十

七

無乃水火之所由始乎而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然則日月之生固有先後且必水火具而後日月乃生耶火非附麗無以爲明鴻蒙之先土融而未結木鬱而未條若曰地二生火則火將安寄乎禹竊息壤以堙洪流此土剋水之徵也然六經不載其誕可知迺今江淮河漢渤澥之間水土相守以永世安在其爲土剋水也金鎔鍛而成者也非若水火木土所自產者也混沌之世安得有金而曰金生水則必曰天一生金而後可土者吐也萬物所自出也故曰百穀草木麗乎土若曰木剋土水生木則木者土之譬也水者木之母也竭滋膏以奉養其譬無乃逆理試使木離土而樹之水能有生乎至

於牽五事以配五行尤爲無見夫一日貌五日思以貌配木則五行何不首之以木以思配水則五事何不首之以思思者視聽言貌之本也猶土者水火金木之宅也若曰火生土土生金則將曰聽生思思生視乎凡此生剋之理皆不可曉而堪輿星命之家化爲納音飛伏之說五行愈亂諸生必有深明洪範之學者試爲我決之

孔子有言吾於周南召南而見周之所以盛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季札之聽二南也曰美哉始基之矣勤而不怨司馬遷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今二南之詩具在覽其辭多閨帷衽席之談離合悲

田叔禾集卷十

八

歡之思所謂勤而不怨者何所指乎白茅純束之誘鼠牙雀角之爭挑鬪不羈與今委巷惡少無異先王禮樂之教不宜有此安在其爲好色而不淫也治毛詩者恒曰二南見夫婦之倫君臣之分又曰麟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愚竊以爲君者臣之綱也夫者婦之表也作詩者欲述臣賢何不先之以君德欲彰婦順何不冠之以男教而瑣瑣於閨帷衽席之談何其褻也麟趾以喻公族其仁厚近之矣騶虞以不殺爲瑞而引之以興一發五繼之慘何其不倫也夫二南之化雖文武成康世德所致亦由周召足以宣之故變風之終周公變雅之終召公與二南相爲包括寄意深矣當是時二

公所以夾輔贊襄者考之詩書何所表見其於二南之化何所裨益也茲欲究始基之義以免面墻之譏何由而可

禮云成王追念周公而賜之重祭郊社禘嘗而中庸亦曰郊社所以祀上帝也禘嘗所以祀乎其先也然春秋所書或曰有事或曰大事其義何分傳曰有事時祭也大事大禘也又曰義在禘則稱禘義不在禘則稱事其說然與仲遂卒而猶稱傳謂失禮是矣然仲遂弑君曠而不討其沒也春秋猶以大臣之常禮待之何哉叔弓卒而去籥傳謂合禮之變是矣然禮大夫卒而君當祭不告穀梁則以爲古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是乎否也

田叔禾集卷十

九

用致夫人或謂成風或謂哀姜從祀先公或謂順閔信之位或謂附昭公正月而烝烝之夏正時矣此何以書八月而嘗譏先時也或謂不易災餘其說孰當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傳以爲成王之賜然晉人亦稱以寡君之未嘗禘祀則成王亦以之賜晉乎闕宮之詩魯之禘樂也而曰白牡駢剛龍旂承祀夫白牡殷牲也何所取於周公龍旂諸侯之所宜建也何以明其爲借社土神也通於有家嘗廟享也通於適士必君賜而後舉則列國之不賜者皆不得舉乎嘗之與烝均爲時祭故曰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然成王賜之嘗而不及烝豈以烝爲稍輕也此皆傳義之未明者亦自有

稽古之心乎

類族辨物而正名之人道之大經也然其稱謂之間往往混而無別母之舅弟爲舅詩曰我送舅氏是也而婦謂其夫之父壻謂其妻之父皆曰舅父之姊妹爲姑傳曰姪從其姑是也而婦謂其夫之母與其夫之姊妹皆曰姑姑舅之子爲甥詩曰展我甥兮是也而婦翁謂其壻謂妻之昆弟之子皆曰甥來孫之子爲舅孫汲書曰不啻之舅孫商書曰垂裕後舅是也而弟謂其兄亦曰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曰蓋舅出是也而謂祖父之所由生亦曰出嬪婦官也而謂其亡妻亦曰嬪禮曰生爲妻死爲嬪私旁淫之語稱也而謂姊妹之夫亦曰私詩曰譚公維私若此者豈禮之缺略而未備與抑聖人自有深意於其間而今失其考也至於命名之義則父爲矩母爲牧舅爲久姑爲故考爲成妣爲嬪兄爲況弟爲悌姊爲咨妹爲媚夫爲扶婦爲服妻爲齊妾爲接子爲孜孫爲順女爲如甥爲生嫂爲更先儒皆有成釋果得聖人命名之義乎否也

策閩縣學諸生

易以道陰陽而姤復者陰陽之所始也乾坤者陰陽之所終也復曰天根姤曰月窟乾曰易知坤曰簡能其義何居說易者往往言聖人扶陽而抑陰矣然陰陽遞代勢若循環其至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聖人既不能

曰叔禾集卷十

十

曰叔禾集卷十

十

展力於禦留而營情於扶抑何其迂也況乎陰陽者天地之良能萬物之根柢也匪陽弗生匪陰弗成是以先王順天道釐地理平分四時考中立準以爲民極於是乎有迎寒送暑之祀布德慎刑之政繼長增高開闢塞徑之法齋戒掩身屏色薄味之養何惜於陰而何欣於陽使如說易者必扶陽而抑陰也則將乾長闢而不翕坤長闢而不舒然後可乎然則羸豕之孚包瓜之隕履霜之戒龍戰之惕何惜乎陰而爲此沖沖也義和司天之官也璣衡測天之器也故二典重之夫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亂德而堯復育之絕地天通卽義和之職也故揚子雲曰義近重和近黎則和氏乃治民之官矣而堯典同于司天何哉史記曰重黎爲帝嚳火正命曰祝融則重黎爲一人而左傳稱少昊有子曰重顓頊有子曰黎則又二人而各族允征云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則義和爲一官而堯典以義氏主春夏和氏主秋冬則四人而各職何其舛與古今言天體者三家宣夜絕無師說周髀其術具存而多所違錯獨渾天之法至今守之所謂璣衡之制於渾天何所合也蔡邕嘗論周髀矣而揚子雲發八難以排之虞喜嘗主宣夜矣而葛稚川明渾天以晒之其說何所考見渾天之出最後自洛下閎營之而耿壽昌成之其圓徑之度蔡傳引之可舉也試爲我

誦之

讀詩者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矣百集于品誠未易于更僕也姑聊舉而詢之獸者守也則禽之義何居木者目也則草之義何取易曰田有禽則禽可以兼獸矣而或謂獸亦可以兼禽書曰五行一曰木則木可以兼草矣而或謂草亦可以兼木其說可得聞與至若樹萱何以在背采蘋何以陟邱尾大何喻于椒聊逮下何比于樛木瓜瓝何以頌允羨葛藟何以刺宗姻稼穡重穰其種何分螟蟊蠹賊其害何辨椅桐梓漆何以爲美材櫨蠟灌栢何以爲惡植桑扈羈脂也而或以爲淺白之色蒲盧蝶贏也或以爲蒲葦之稱流離瑣尾之哀容而或

山叔未集卷十

主

以爲鳥騶虞仁厚之瑞獸而或以爲官脊令何以狀兄弟鴛鴦何以刺無常鸛何戀于蟻封魚何嘉于丙穴鴈卵生契稗官之誕說也而商詩載之鷦鷯化鵬莊生之寓言也而周詩符之差馬之法三駟馬之色十有六白牡股牲也何以薦於周公象齒楚產也何以紀之魯頌此雖區區而各有深義試條刺而陳之夫自爾雅作而詩之名物稍章嗣後有爲之疏者箋者圖者解者博者埤者翼者互有得失今欲考其謬而正之以則孔門多識之教當以何書爲主也

孔子作春秋而意指不宜門人弟子各以其所傳聞爲之臆說然亦互有得失不可偏廢也今之學者專主胡

傳而公穀左氏諸家之說罕能旁通竊所不取先儒之論有曰公穀經生也左氏史官也或曰學經以傳爲素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或曰文定義理雖正而持論穿鑿牽強過當何以徵之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周鄭交質爲無信穀梁以妾母夫人爲禮衛輒拒父爲尊祖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以襄公于泓之戰擬文王桓公復九世之讐爲義此其失之較然明者然其格言精思迪我後人未必非洙泗之遺響也試各舉一二以表明之胡傳以新城之戰濟河之役謂春秋以常情待晉侯王者之事責秦伯其說然與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則又公穀諸家之所未

山叔未集卷十

主

有者且以孔子之作春秋也將杜私門而竊竊筆削之乎抑請命於魯君而公爲之也使不請命於魯君而竊竊筆削之則陽虎三桓將執犯官之律以加孔子如其請命於魯君而公爲之則亂名改作又舉國之所通駭也況乎夏五郭公之缺甲戌己丑之疑且不敢身質以改況敢以夏時冠周月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其文則史以夏時冠周月史乎否也

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孔氏之門若子張子游善爲容矣而曾子子夏則以忠信之資博習詳審其所詰難皆無乎禮之禮也可謂協諸義而協矣檀弓一篇不著作者名氏果誰爲之

其所載雖未皆中亦庶幾無乎禮之禮者若孔子之喪
疑所服而子貢決之伯高之赴疑所哭而賜氏主之既
除喪而受弔練冠垂涕則簡子環行之既祖奠而受弔
填池反柩則曾子解之季札旅喪其子而斂以時服國
昭子母喪及墓男女同位伯魚喪出母而子思則不使
其子喪出母獻子旅歸四布而子柳則班諸兄弟之貧
者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食之季桓子寢疾疇
固不脫齊衰而問之喪其親而孺子哭哀矣孔子以爲
不可繼速反而虞禮也孔子以爲不若其反也如疑子
夏除喪彈琴不成聲子張除喪彈琴而成聲孔子既祥
而五日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敬姜之哭穆伯以晝文

田叔禾集卷十

古

策會舉儒士

揚子有言通天地人而後謂之儒也夫陰陽者天道也
剛柔者地道也仁義者人道也陰陽運而七政列八風
至四時分矣剛柔布而四瀆流五岳奠九州宰割矣仁
義根於心而三綱綜六紀理矣其名其義其躋次之度
其遞代之期其淳時之所其沿革之制其敷弼之典具
於經傳者可考也如以爲通斯數者而卽謂之儒也則
一該洽之士能之如以爲必兼其事而通之也則雖以
舜禹契皋之才而或在瑣瑣或平水土或敷彝倫或明

詒禁各守一職而不相攝然則數聖人亦不得謂之全
儒乎否也

策讀禮諸生

先王制禮降則於民其儀文器數隆殺纖悉如規矩準
繩不可易也沿習既久失其本初賢者建議而改作僭
者蠲等而遂私以故舊典恆文寢寢泯斲君子惜之故
於禮樂之變必因事紀錄以識元真見於禮經者可考
也故廟之有二主也喪之有二孤也庭燎之百也大夫
之奏肆夏也天王下堂迎諸侯而大夫之享其君也大
享而廢夫人也公廟之設於私家也夫人之不命於天
子也宦於大夫而爲之服也立冠而紫綬朝服之以縞
也喪冠之衡縫也魯婦人之髻而弔也邾婁之復以矢
也殯帷而哭鑿巾而飯也無爵者之不得杖也葬之耐
也下殯之殮以棺也士之有諫也喪擯之由右也練冠
以喪慈母也同母異弟之相爲齊衰也孔子之不喪出
母也斯數者皆變也然有變而適中者有變而戾正者
非精義者孰能察之昔者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
則善殷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則從周然則義
者禮之實也協之義而協而禮之從違可斷矣試隨事
而折衷之以竊附孔子斟酌二代之意可乎

策浙江癸卯科第三場應試諸生

問十三經註疏行於世者久矣廣矣總羣書而錄之爲

經始於何代易宗輔嗣而江南疏義率本玄虛書昶皇甫而河朔註釋咸歸淺略毛詩箋於鄭氏爲之疏者七家孰爲特達左氏明於元凱爲之疏者三家孰爲辯博公羊傳次何休之學也其師作論解疑反致敗績穀梁集解范甯之家傳也而所附名例未必通方儀禮五傳而後暢鄭賈註疏其義已明復有爲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者周禮歷後漢而始行或信或疑其議不一復有爲十論七難以詆之者禮記二戴分門而南北異派其獨尙皇熊何也孝經百家遞述而古今異本其更相譏駁何也論語集解於何晏而義說孰宗孟子註於趙岐而音釋孰勝爾雅或言周公所作或言仲尼所增郭景

田東未集卷十

六

純乃言興於中古隆於漢氏何以證之至唐孔穎達著作正義博采前聞而於諸儒多所譏駁亦自有見其大指可揚榷乎否也

詩序

張嘉猷問曰朱子去序說而談詩漢唐諸儒牽合破鑿之疑什錮八九自謂獨見而先儒馬端臨歷詆其失以爲序說終不可廢似有折衷不知竟何所從也答曰序說之不足依據豈直朱子評之鄭漁仲蘇子瞻之徒已嘗病之矣蓋漢初談詩者四家而毛公最後自謂源流出於子夏而諸所援引多與經傳符合訓詁又獨詳明是以三家浸微而毛詩獨著後之學者宗之日益膠固

先入之說橫於父師之耳提甯疑經而不敢悖傳朱子操卓見以排羣議一洗而更之摧陷廓清之功可謂大勇第惡序之心太過而指摘辯駁未盡和平至舉鄭衛之詩悉歸淫譴似於孔子削詩之旨不白不能不起後人之議也夫事之無據者易騰兩可之見而攻人已甚者多執偏勝之辭今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故其論各有所持若又以疑似之心而妄爲決擇是猶慮無案之獄聽無證之詞雖則平反終非閔實矣夫詩言志者也古人作詩必有柄旨第不若今詩撮取篇中大意以命題所以作者之原韜諱而無所考見其間亦有直敘其事以成篇者則若甘棠之

田東未集卷十

七

頌召伯定中之舉楚邱株林之從夏南南山之斥齊子韓奕之美韓侯十月之交之刺皇父是也有既敘其事而身舉其名者則若巷伯之稱孟子蒸民之稱吉甫節南山之稱家父是也有詞雖鋪張而意旨不顯必待他書而後見者若鴟鵂之見金縢北山之見孟子那吳天成命之見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載馳之見左氏是也如此等詩雖無序說而可通者也有託興高遠未易探測者若采芣葍蒹葭鶴鳴甫田是也有隱約其詞引而不發者則若二子乘舟還盧令羔裘是也如此等詩雖有序說終不可強通者也至於關雎稱于孔子白圭復於南容凱風小弁辨於孟子緇衣表於戴記但舉其辭

而不原其事無所指歸大抵古人學詩得意於言外脫略其詞而超悟要妙初不拘泥於柄目之所存也故衣錦綢衣木以美莊姜之態爾而因以發爲已謹獨之學深厲淺揭本以刺淫奔爾而因以譏相時行止之義綿蠻黃鳥止於邱隅行者之慨嘆爾而因以推物各得所之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旅人之瞻興爾而因以諷見賢思齊之感斯皆曲暢旁通斷章取義初不拘柄目之所存也夫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僅存而章句已失獨外傳十卷其所引詩率皆斷章取義深得古人學詩之法卽如漢人引詩亦多別釋其端不本序說蓋詩之要妙不係於序說之有無也至於訓詁之密莫如

田叔未集卷十

七

毛詩是以其箋獨傳然則毛詩之重係訓詁不係序說也況乎序說又未必盡作於毛公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故有重複支離附會牽合若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騶虞之及蒐田以時行葦之引養老乞言求之篇中章多背戾是以不能不起後人之摘駁也朱子集傳多從夾夾詩傳辯妄中得之而言關雎則取之匡衡以柏舟爲婦人之詩則取之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之儀禮上天甚神則取之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之左氏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之國語陟降庭止則取之漢書註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彼祖者岐皆從韓

詩禹敷下土方則證楚詞而毛詩小序什去八九信乎超脫傳伍而不狃常襲第其惡序之心太過而一槩攻之若元祐變熙寧之法雖善者亦在所罷故如鄭風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小序以爲世亂而君子不改其度焉其意甚美而必爲淫奔之詩王風之君子陽陽左執簣右招我由房小序以爲賢人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與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家思夫之作此何解也且二詩者柄目既無所考見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於衰亂昭賢達之憂勤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於道何所光耀而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此則朱子之過也

甲戌己丑

田叔未集卷十

九

甲戌己丑春秋所書陳侯卒日也左氏以爲陳亂再赴故再書之公羊穀梁以爲陳侯以甲戌日亡己丑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皆臆說也春秋于外諸侯卒必因其赴告之策而錄之故有卒于春而書于夏卒于今年而書于明年者所以謹聞喪之始也使陳侯果以甲戌亡己丑得也春秋必當別而書之不當混爲一列使若以陳亂而再赴也則韓之君臣必且因其來使以訊其實著之韓史又不當舉二日以包之也要之陳侯之卒其日固不可考而甲戌己丑之中必有錯文斷簡如夏五郭公之類非春秋之本筆也況乎以歷數推之則是年正月不當有甲戌故杜氏以爲去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也夫春秋雖無事必舉四時桓公四年秋冬獨闕安知甲戌之日別有系事爲去年所書而今亡矣吾故曰必有錯文斷簡非春秋之本筆也

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者蓋上古之遺言也而春秋因之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夫日食之說歷家以爲月掩而然故雖千載之遠而躔度可測其爲月掩無疑矣然聖人何不明明言月掩而曰日有食之其詞若不勝其驚異然者吾是知其爲上古之遺言也蓋上古之時歷數未定太陽懸象闕然不見其形于是君子相與駭于朝曰日有食之矣小民相與駭于野曰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執簡牘

附錄宋集卷十

辛

而書之曰日有食之矣迨乎黃帝堯舜之時測步已明璣衡浸備然後知其爲月掩爾聖人以爲陽德險微可謂大變故因下民駭懼之情而制爲救護之禮尙書所謂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則其洵海皇惑之容猶可想見而君臣上下莫不省咎滌愆以修德業仲尼曰是可爲訓故因舊文而不革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

請討陳恆

聖人不爲不可爲之事故未嘗姑爲矯世之辭夫聖人之欲有爲於天下也必周以自審而詳以度人周以自審故謀中機宜而詳以度人故動無顛蹶是以義有可爲而時不可爲聖人不強也時有可爲而義不可爲聖

人不冒也故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苟力義之不度而冒且強焉致危亡而莫救聖人不如是之懸也苟度矣知其不可爲而姑爲微辭以矯世曰吾以陳義而已夷考其實而卒不可行聖人不如是之誣也孔子請討陳恆其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聖人審已度人欲有爲於天下之定策也使哀公用其言以討賊舉魯國而聽命焉則其所以勝於齊以興東周之業者此其權輿矣程子以爲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至於勝齊乃餘事也豈較齊魯之眾寡哉是不然夫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也知不可勝而犯難以強其君輕社稷以借

附錄宋集卷十

壬

一是懸以危國也知不可勝而姑爲之辭是誣以微譽也二者孔子不居則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有定策矣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不克而戰固聖人之所不爲也武王伐紂亦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故較眾寡以爲師亦聖人所不諱也而何獨致疑於齊魯之間哉況其時周室衰微駕空名于六服前乎此而弑君已莫敢誰何矣是天子無可告也桓文往矣吳楚爭雄惟利是角是方伯無可因也二者皆不足倚仗而欲孔子爲之亦已難矣湯一征自葛始而伊尹曰朕載自毫亦未嘗告天子而因方伯也君相以義斷之爾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魯周公之允也輔而植之以爲天下義主事無不可而又以討賊興其名正矣故孔子聖聖焉思以圖之而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殆以此爲記始焉爾或曰仲尼之憂不在齊而在魯其警篡逆也義不在陳恆而在三家是不然弑君天下大惡也討賊天下大義也以天下之大義殪天下之大惡事莫有順於此者誅其君而弔其民告成事於天子選姜氏而立之人皆曰魯非富齊也正君臣之義也則三家者可不治而自斃矣非孔子之所憂也惜乎哀公莫之用也是以春秋之作感於獲麟而陳恆之事絕而不書甚矣重傷其心之不得有爲於天下也

田叔禾集卷十

三

放鄭聲

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思謂鄭聲非鄭詩也夫人情動於中而聲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被之歌舞管絃極其形容謂之樂然則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故樂有五音音有六律六律之外變爲淫聲於是乎有繁手雜弄繁盟嫚引依竊律呂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爲最故孔子曰吾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之亂雅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而以鄭聲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聽也詩淫矣而以雅聲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節也然則雅鄭之不相爲用也較然矣是故溫平宣毅春融委蛇大不踰宮而纖

不越羽聽之泊如也察之淵如也可以感物通靈祛私雪垢者雅之度也姚冶儇媚繁縟紛含煩寃而慕顧慕聽之靡如也察之鄙如也使人心亂神馳淪落廉耻者鄭之流也是故聲相似也而邪正異焉非聰者莫辨也然雅之感人也舒而鄭之蕩人也速是以當世尙之而鄭之交鄰往往以伶人爲上賂如師蔑師慧師悝師觸師錫之徒皆以擅名列國聖人懼其傳之蔓而害雅敗倫也故曰放鄭聲鄭聲淫如直以其詩而已則習其句讀嚼然自與二南殊科雖童子不惑也而何以曰似是而非若朱紫苗莠之難辨也况乎鄭衛之詩亦伯仲爾而孔子斥鄭獨甚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女悅男也以此爲鄭衛之短長何以異於賢偏袒於裸程也故鄭之爲詩若東門漆消諸篇其爲淫亂無疑矣然其他亦有明得失哀刑政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可見天理之猶存而人心之不死也故季札博雅君子也於歌鄭則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韓起賢大夫也於六卿之賦亦曰鄭其庶乎保家之主也使其果皆淫亂之辭也則君子必羞稱焉奈何乎以卿大夫之交衣冠之列樽俎之間而以委巷閭第戲謔之言形之歌詠也吾故曰鄭聲非鄭詩也

子見南子

傳言孔子歷聘七十二君而不川其事無稽要之孔子

居列國惟衛爲最久蓋列國之君無如靈公善用入者
故孔子拳拳焉庶幾一過然終不肯一屈其身以枉其
道故卒扞格而不投南子雖淫行而其才識機警亦有
大過人者當其時必與聞國政而靈公每傾聽焉觀其
聞車聲而識適伯玉則其一時評品羣臣必有以啟發
靈公之悟瞋是以公子渠牟廢足史鰌祝鮀王孫賈之
屬亦一時名士皆得各安其位以展其才而靈公賴以
不喪者未必非南子之力也況孔子又其所素聞而敬
慕者故其言曰四方君子與寡君遊者必見寡小君觀
其言可謂明禮好賢者矣況君子之適異國也有見寡
小君之禮而南子又復以其意先其辭順其禮恭其導

田叔未集卷十

詩

達殷勤者非一日孔子安得而峻拒之也然則孔子久
居于衛其事雖無所考見而維持慰薦必南子之力居
多是以次乘而行招搖于市而孔子安之蓋必有深意
于其間者孟子曰爲之兆矣兆足以行不行而後去此
孔子見南子之心也或曰然則孔子固將因南子以求
仕與曰非也彌子瑕得幸于靈公其用事猶夫南子也
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而孔子不從曰得之
不得有命夫孔子既不肯因幸臣以求進而肯託跡于
婦人哉是以決不肯一屈其身以枉其道故卒扞格而
不投而孔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之所以自白其心決
不因南子以求仕也

定于一

梁襄王憫七國之亂而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
曰定于一于蓋深服孟子達古今之變而知封建之法
決不可行也夫封建之法自黃帝堯舜至於三代之隆
未之有改也非聖人之不欲改也欲改之而勢有不可
姑亦仍其舊而已何者生民之初賢不能以相從必求
其人賢於我者以爲宗力不能以相屠必求其人力於
我者以爲長宗長之形立而封建之法行然則封建之
法非聖人所能區別而創爲之也亦順天下之勢而姑
存之爾今夫十步之內必有豐草一哄之市必有魁盟
魁盟者一市所賴以安者也爲治者因其所賴以安者

田叔未集卷十

畫

而表章之以統其眾而甯其居然則公侯伯子男之於
其國亦猶魁盟之於市也此封建之所由始也然封建
之法使國有專土而主有私臣夫國有專土則尺寸之
利其勢必爭主有私臣則牙爪之雄其勢必角夫使人
有爭角之心而上失駕馭之道則智力之士得以交構
其間而征伐之禍不息征伐之禍不息則強者勝而弱
者滅巧者裕而愚者奪其勢不歸於一統不止也一統
之治合而郡縣之法行郡縣之法行則人無專土故見
利而不爭主無私臣故雖雄而不角盈縮與奪惟上所
命而臣不得與焉善於其職則厚其祿而遷其官民得
蒙撫字之仁不善於職則易其人而付之能者民不被

戕賊之禍然則郡縣之法所以救封建之弊而貽萬世之安者故欲行郡縣之法於秦漢之前聖人不能也欲復封建之法於秦漢之後聖人不聽也善乎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人始可謂深得孟子之意而達古今之變者矣世之儒者非之而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亦迂腐之說也

焚廩浚井

稗官小說依託往昔而附會其辭者莫盛於戰國孟子排橫議而操獨斷以祛解羣惑凡事之有害於義而損於聖賢者雖眇必辨若伊尹之割烹百里奚之自鬻

孟子曰叔未集卷十

六

聾之朝舜是也事之有害於義而無損於聖賢者雖鄙亦姑置之若舜之焚廩浚井是也夫象之謀欲殺舜誠有之而焚廩浚井琴朕抵朕二嫂治棲之說陋猥不經其誣明甚而孟子不之辨且從而和之若真有是事者以其事不足以損舜而益以揚舜而張之故不之辨司馬遷之作史記也總輯羣籍而馳騁終古三皇五帝以及孔子諸所紀載率怪瓌奇譎紛然無所折衷何筆削之漫如也大抵才高者多博覽而明道者有真識司馬遷有孟子之才而乏孟子之識故是非謬於聖人孟子才甚富而識以將之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田叔禾小集卷十終

男藝蘅私鈔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一目錄

賦一首

詩六十首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七言古詩六首

五言排律七首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一目錄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一

賦

明 錢唐田汝成 撰

南遊賦

歲次閏茂月旅夷則歷日戊寅七夕令節田子將祗役
桂林範焉異域戒行李辭嚴君展瑩宅謝姪姻供帳南
浦弭轍西津迺喟然歎曰迢迢畏途險矣隘矣佻佻征
夫靡矣憊矣夫運有窮通事有順逆安土敦仁謂之迪
吉故度德量能中外以秩者君之制也委身陳力夷險
無擇者臣之義也猥經術之寡昧兮濫策名於盛時效
涓埃於一紀兮倣沿牒而登賁王程櫟其孔棘兮誼不
可乎稍留遂揚舲以適往兮訊南紀而遠遊關庭關之
定省兮眷桑梓之綢繆雖慰親以強笑哀憑心其曷廖
路尸囊而負米曾受杖於籽瓜尊叱馭以馳阪嶠絕裾
而忘家伊數賢之異趣兮予惟三復乎白華景孔門之
崇孝兮何百行之能加陟五雲以騁望兮散予心之鬱
伊禹穴蔚其對渼兮微河洛而永思輯瑞帛以會計兮
防風後而蒙誅孔斥怪而不語兮胡辨骨之專車俄瑤
山之岑嶺兮突秋江之怒濤乍翱翔以徐進終踟躕以
彌高東緒峽而旬礪薄赤亭以消搖陵廣斥而雲布迫
枝汜而熊咆來不知其所吐兮去莫測其所翔將堪輿
之噫吸兮疇胥怒之能招降層岑而卽躬兮御魚浦之

緒風淹定山以回眺兮時鳳嶺於冥濛且予發於浙汭
夕倚櫂於桐廬斟文連以淪茗翠翠苒苒以爲茹山川鬱
其盤飫兮信玄聖之儲胥攬予纓之纒纒兮濯嚴光之
靈瀨晤人幕而輸忱曾不屈其鯁槩體肥遯以居貞處
久約而能泰希巢許之遐蹤何狂奴之故態指太末以
西邁兮歷姑蔑之榛墟丁吳越之龍圖兮悉率賦而從
之踐茹膽以易悲媼持葛以作絲藉蠶種之夾輔竟潔
耻於會稽何六千之膚敏復假虹於妖姬貴乎聖賢之
持滿兮履薄冰以自持彼何怙而淫佚兮少康祀其忽
諸悵覽古猶未厭兮增羈懷之永嘆沂行颯以催發兮
紛不假乎盤桓釋余轡於激許總余轡於常山路威夷

附叔未集卷十一

二

弓木杪風飄蕭兮雲端感新秋之策策悲故國之漫漫
望玉斗之嵯峩驚鉛溪之修渚雲冉冉以歸吳人棲棲
而泊楚亂彭蠡之汪洋兮康卽歸其在睹哂僞漢之草
竊兮規潢池以跋扈皇祖赫以龍武兮矇不肯乎爲所
鼓蛙怒於鯁波灰萬艦於一炬先林搖以鷹搏後倉皇
以鼠沮馬四寓之承平兮杭一葦以安流帆翩翩兮賈
客風濺濺兮漁舟舉杜衡兮幽澈狎鳬雁兮中州沐膏
澤而詠勤苦兮喟太息以夷猶會長風以鵠舉聊戢翼
於洪都肅南州之高士弔黃墟以東芻蕃秉鈞而少通
兮矯矯節於頽波既下榻以承閒兮胡不規之以中和
處明夷而用晦兮知其無可奈也互標榜以危言兮亦

吾黨之過也誦古牒其多愍兮予姑順途以徜徉披劍
池之荒壤睇牛斗之餘光金川冽以維緩玉筍駁以高
驥慨神物之恍惚兮僊之跡復已渺茫握椒醕而叩螺
阜兮謁忠節之祠宮嘉趙宋之多士兮每登庸乎茲邦
文子衷然而首舉兮值宗社之顛傾慟赤縣之草莽扶
黃屋於滄溟靈亦知天壤之不可支兮要宏莢以爲正
竭余力始就繫兮濱九死而崢嶸誓成仁而取義兮佩
聖訓之孔明復靈歌以激烈兮涕淫淫其緣纓犯皇恐
余上社兮亦靈顛沛之所履水渴澤以下瀨兮擊危磯
之齒齒類駢馬之騰波象潛牛之伏渚沫沸沸兮霑衣
風泠泠兮送予將感靈而助予兮警予濟乎驚濤予旣

附叔未集卷十一

三

不難於利涉兮履習坎而愈安晞東嶺之偃蹇兮路回
回以造天石側疊以霞駭木天矯以蚪蟠憩中坐而神
掉俯浚谷以顛汗豁崇關以豁開兮嚴不可乎徑度通
重海以來庭納八蠻之寶賦輦犀象而甌珠翠兮歸上
國而布漫嗟曲江之人傑兮煒相業於開元關茲關以
懷遠兮峻故里之藩垣衣冠儼其世祀兮覽遺編而增
欷賦白羽以寄諷兮窺細德之險微予之言旣艱於納
扁兮抱股憂於長離版上帝以喪亂兮悔違弼其何追
乘凌江而下邇兮接南海之洪波憶當年之浪跡兮冒
赫義以流槎涉朱垠之浩沔跋赤嶠之嵯峩疲精神於
夙夜兮冀青衿之速化邇半途而創迹兮雖式穀其則

那子亦知迂疎之爲患兮耿憤世而嫉邪雖忤時以多
口兮剖心腎其無他掠端州以左轉兮詎孝肅之遺黎
御片石而弗藥兮孰貪泉之能縊潯江流離而東下兮
塞予舟以薄礫梧山龍從以魄罪兮路陂陀而逾峻逆
灘水以上浮兮入大荒之修垌山參差以縹繞兮亢不
知其所名峯刺天兮戟立灘砦石兮雷轟霧集雲以下
泡雲滂渤以長蒸猥猥哀以夜嘯虎豹羣而晝行劃綠
林以唐突兮孰有戎之敢擾何茲川之塞阨兮餘百里
而無人心屏營兮迥劇途迢迢兮益屯禹胼胝以荒度
兮曠戎索而弗理降茅楚以肇封兮輓輶路以略啟王
制閭而未被兮詎文德之能救忍羈旅以伶俜兮惕二

田東禾集卷十一

四

親之遺體超陽朔而北詣兮及桂林之崇墉控五嶺之
上游兮鎮百粵而爲邦洞重關以方軌兮壯屏翰之軍
容其中則朱門赫絕文薨鉅闕植戟鳴鐘皇宗是國次
則衍衛弦直問閭蟬聯五方服賈列隊居摩扶輿毓秀
絃兒比肩於前則連山皆翠界以重江灑清瀉濁環陰
抱陽經涂枝術貫穿越裳扼要領而南下若建瓴於穹
堂於後則培以衡嶽枕以堯阜綸絡荆潭盤宗篤厚九
疑繽紛以布翼三湘迴帶以澄瀾於西則山奔水導分
湘別灘發源月竊莫測端倪引牂牁之洪派委下屬於
番禺於東則兩江迤邐與海通波飛艘絡繹暫販魚鱉
泮散夷落北走湘湖巡四郊而容與兮庶斯域之可居

鄉心懷其勃發兮裏眩曜其猶初佐旬宣以賦命兮塊
實約而名虛驚駭駕而戀樞兮思抱影於空虛遠父母
而弗殺兮陟岵岵而漣如孰有翼之可假兮願一覲夫
里閭魂展轉以達旦兮宦情索其日淡乞骸骨而返初
服兮疏欲陳而未敢擇官而仕豈臣心兮顧私衷之寡
歡傾肝膽而孰諒兮叢謗置予以避難第抑志以就列
兮順時命而即安奉簡書以從事兮又休療曠之爲患
亂曰大易有訓幼所懷兮消息盈虛與時偕兮困亨而
貞反諸已兮永終知微慎厥始兮死生富貴命在天兮
釋躁寡怨維永年兮達人大觀眇四海兮雄飛雌伏安
以待兮欣戚異感途所經兮敢以永言舒旅情兮忠信

田東禾集卷十一

五

詩

爲敬慎身修兮雖之夷狄終無尤兮

扈從西苑勸藉御園風亭誦勞述頌

時制

八政食斯首三農古所勸明皇重本業天田開禁邪房
星正晨度新陽蒸土膏德杏吐妍華崇蘭泛和風蠶
蟄戶啟泯泯汨凌洎覽彼物色華平秩耆耆朝馮相練
嘉辰倚夫獻靈苗朱紱戾芳圃蕙精班神皋駢駢翠幕
列奕奕青旗搖三推先億兆百辟助劬勞行觀種稂莠
伫想來盛饒騰車行烈雨舉燧升豐散陳力經阡陌
勞飫芸蕘皇恩一何徠歡聲雜簫韶春遊嬉夏諺載茂
廣周諮願言勤祝史玉燭萬年調

扈從高祺壇訖事還御重華殿臨饗禮官述頌時

為禮部祠祭司郎中賜宴食
賞白金五兩綵緞一表裏

前星隱芒耀恤允厘淵衷禮官展經義祿祀肇修崇夏
辰考乾度靈壇依震宮北杓指降靈東井正昏中蒼帷
繡神圖絳炬輝玄穹和鬯揚郁烈精虔一以通逍遙神
具喜登假何豐融爪彪兆蕃衍禕綸佩彤弓相維二三
臣奔走咸肅雍回鑾臨閣殿錫燕瞻天容玄鳥啟敷緒
帝敏昌姬宗休徵斯在昔瑞應今所同跋觀近景福華
渚流長虹

無逸殿落成侍燕聽輔臣進講書無逸詩幽風七

月各一篇述頌時為禮部儀
制司員外郎

田叔禾集卷十一

六

柏梁聯藻詠華林盛文流但可娛高會未足揚閑休我
皇秉明睿九德裕兼收在貴不狎邇既聖猶敏求離宮
匪新築舊貫仍崇修瑞霓雲棟竦天矯虹梁浮華棖映
講幄黼展凝宸旒藉是集儒彥甯為清燕謀冲襟仁啟
沃元老陳嘉猷勤民重本業稽古談姬周書詩取同貫
稼穡贊鴻禧石渠未可擬東觀詎能傳瑤瑤珎瑤戢戢
我冠弁休背閭鬼藻契今見丹青投緝御授筵几大庖
羅珍羞中庭振朱鸞東序憂天球草豐零露湛萃甘鳴
鹿呦采菽嗣錫飲浮觴殊洛遊嘉運信非偶洪恩安可
酬小臣叨法從光若登瀛洲秉筆紀盛美倬史垂千秋
冬至日扈從南郊訖事還御奉天殿大宴羣臣述

頌時為儀制
司郎中

昊天眷鴻恩皇明承景祥聲教漸四夷倫制規百王輶
軒通月竊象譯臻龍荒立符契穆清坤珍宜祕藏神禽
翥阿閣醴液流中唐宸心虔大報秩祀釐舊章園丘應
紫極靈口兆初陽萬象荷資始一元統天綱虹旃導法
駕周衛儼星行玉階陳受擊金鼎升芬芳躋躋集彥髦
禹禹奉圭璋彤蜺歆百神柴煜燭穹蒼皇祖夙幽贊陟
降恆帝傍精白格上下泰靈淹樂康回鑾徑芳甸廣燕
開明堂受釐單載穀錫福均復長麗恩逮庖翟和氣塞
玄黃百男衍周祚多壽餘堯慶臨況兼巨美徽號垂無
疆

田叔禾集卷十一

七

觀賀至京作

自貴州兵備
倉事入觀作

矯首望天邑佳氣搏紫清巍巍準辰度恢恢布皇紘丹
霞盤鳳閣白日劇金莖四衢朝擊轂九市夜鳴箏皇都
誠巨麗況乃逢休禎渙號若流水頒政如懸衡九廟秩
禮祀三雍延上英瑤階蒔蕙英瓊圃敷華平卓蹕總諸
夏保界陋西京舊遊慨陳迹盛觀欣新榮攀龍屬嘉運
振鸞儀雲程子牟馳魏闕長孺戀承明自非圭璋美胡
然委珎珎鵲梁詠在昔撫已增屏營

觀賀禮畢辭朝作

明皇膺寶錄寰宇躋春臺祥風扇九有立澤滿八埏千
秋邁令節萬國屬懷來輝煌耀景降條天門開皇容

穆禹若臣度秩欽哉九賓奉琛寶三揖禮賢才夢龍前
儼導鄒枚後紛陪異冠無寢貌影纓威俊魁金縣立圖
奏玉露南山杯展儀儀已肅摠情情亦恢聖心眷敷錫
清問及蒿萊永疑贊密勿揮霍變雲雷蛩蛩疏迷臣弃
置如驚駘良辰夙所冀始願行已灰稽首謝楓陸沿牒
返荒隈短日苦遲暮長路方縈回金鑑有遺錄閭閻昧
其裁中夜起嘆息回首瞻三台

歸自靈山途中寄別送者一作寄王德仲崇

引疴謝省闈戀祿臻瀛壖雲煖燦爛瘴草春芊綿風
土旣非偶應接罕所歡傾蓋近時彥披顏昵周旋周旋
雖未幾燕婉已相依疊疊翰墨好悠悠林壑期舒襟躡

田叔未集卷十一

陽嶠探幽境陰莢已愜賞心願詎惜顏頰馳顏義不可
留信宿增離憂抗容理程會贈途戒盤遊情人眷儔侶
飲饒越林邱並懽意倉悅攬袂語綢繆綢繆旣已分何
能展殷勤潯江東北鶯靈岫西南鶯鶯清駕鸞奮奔峭
凌煙紛已足消客況矧復懷離羣離羣積思深含酸永
沉吟習習谷風嘆丁丁伐木心新知樂自昔久要證在
今渥惠諒非薄仁子瑤華音

聞雁

洞庭生白波蒹葭下寒露樓雁驚且鳴噉噉雲開度客
心奈爾何彷徨聊四顧盈盈河漢傾寂寂樓陰注長夜
漸已闌崢嶸歲云暮耕稼有餘休組纓多觸忤長劍不

可揮掛壁塵欲污青雲非我鄉碧山亦懷故何不歸去
來廣陌縱長步明朝覽鏡中短髮渾欲素

曉發富春

東風曙色微征艫乘月驚激灤沂江波冥濛亂洲霧去
家甯幾何奄忽變朝暮冉冉越川塗淒淒抱情懷明發
眷嚴慈端居憶冲孺運命信不辰行藏且狼顧壯齡昧
險夷橫厲騁高步投足輒坎陷省躬覺愆誤猖狂阮籍
車渡落魏王瓠因茲眷田園庶幾完晚素曾是惻惻憂
匪以快快故進止復何如離情繫江樹

俠客篇

俠客意崢嶸翩翩出渭城金羈躍紫燕錦帶垂青萍修

田叔未集卷十一

容已自憊家世復雄名豪舉橫穎曲高賢遷茂陵藏命
鄧郭解借友懷荆卿將相延倒屣京兆禮分庭冠蓋隘
邑屋立黃交匪簞義舉聚飲聚肯藉唇舌榮晚節慕約
敢縫掖從諸生咕嚕破萬卷鼓吹鑑六經承平法令弛
疾哉秉國成長吏競乾沒盜賊莽縱橫刺史懦自免司
隸昏如盲賞罰天所持誰能假之行義勇著心本寤標
何時平

至日軍中鞠俘閱賊時爲貴州會事分巡恩南道征西陽作

洪鈞闢大塗沉陽盡初復覲管輅葭灰閉關謹行轍恆
懼調變疎囑云慮囚戮伊余并前敵攝戎略荒服列郡
勛飛錫連營燭流離尙賴將士費餘銳展摧勦乳乳獻

羸倖鼎鑪賈枯腸三捷敢論功寔悲向隅哭况復值良
辰慘愴情愈盛聖澤暢八埏萬有藉亭毒奈何此疆隅
天施閔滲漉茂對浹皇慈敬授協民睦月令有遺言潛
然廢陳牘

寄贈黃勉之

西湖遊詠刻凡一十八首今錄五首其二

溟渤長百川攝提紀羣曜玄覽綜古今達人秉樞要光
儀表人倫藻漢華名教尚絅問逾榮梓茹賢孤邵伊余
昉沉冥自牖延靈照抱素寡泛儔當涂眷高蹈慕蘭神
屢交攀嵇懿初紹傾蓋結綢繆披襟領微妙墳素恣奇
搜蓀蘭從夙好六蔽行已蠲三益誠知樂短札媿李投
晤言冀瓊報

田叔禾集卷十一

十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

其四

禪關信窈窕飛軒結層岑紅泉瀉靈液綠篠屯幽陰登
樓有高眺窺園亦近尋我友蘊真賞晤言偕宿欽遊神
隘八極敏跡依雙林慮泊求罕固思玄物詎侵舒嘯撰
危策陶和賴孤琴慧日朗虛牖祥飈襲冲襟遺榮賁高
趾親仁息長心斐聲發歎難鏗鏘劇磨吟機忘狎魚鳥
道在茂纓簪

遊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

其六

危岫擁嶠嶠輕裾恣超軼遠眺幽蘊舒近睨麗景密丹
厓望嶂窮玄門瞻儼悉貝牒衍三車珉經閱隱映法相
觀象龍高談諧竿瑟與隄擬深披扶光忽飄疾草草風

栗留滃滃雲慘慄枉渚浪西頽環洲棹東尼引屣回徑
除行吟餘賞溢迢遞陟飛梁徒倚憇石室步雅體仍和
神王心逾逸微尚易爲盈良遊難可述

白石屋洞至法相寺

其十

曠志憶逍遙勞歌厭囚窘縱壑媚春鱗薄霄愧秋隼隘
彼方內遊夙此塵外軫每抱山水輝都使名利盡煙樹
杳芊綿雲峯互苞稹崖屋已靜便祇園復恬引金輪相
自圓玉鏡光不隕沈照燭靈根依方獲玄準理會得有
充神開暢無朕雖牽纓組心亦免邱壑哂

循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

其十一

聊浪已浹辰次第極奧賞潛棲神鬱伊高邁性陶朗磴
棧絕資緣厓館忽躋仰萬壑遞雲屯雙峯對霄上妙覽
匪四隅瑋觀集西壤餘霞散浮綯高騰驟清響陽阜抱
春暄陰谷參秋爽已訝樵徑迷時啼鹿町往景觸成內
任情融非外獎藉此淑營魂冲襟庶殊曩

崇安閭士乍訖遂偕蔡子木暨諸生同遊武夷

遊詠刻凡十首今錄二首

校文憊甄藻取則慚執柯紛綸五經笥璀璨羣英羅薄
乘都授餘喜覩朋好過追隨訪殊境泮與淹卷阿玄壇
邈今古琳宮翳煙蘿鵲盤葵都梁鸞簧奏雲和吏牘乍
置遺儒冠鬱嵯峨妍景愉幽棕蘭言聽良多鄙客復何
有豁若蠲沉疴

贈子木名汝楠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時以員外郎省親同知公于延平

達人思精妙甄陶括緯象山水滌玄襟琅玕振清響天
天香藥舒潑潑秋瀾爽愛子獨步才愧我一日長樂善
豈面諛忘年通心獎居鄰桑梓開契託雲霄上北懷箕
穎期南結羅浮想但恐搏扶搖枋榆空悵惘

示蔡衡貴州時寄所云二親者朝議大夫方太恭人也母氏者世母費氏也

滇契信要荒山河絕疆紀登涉涉七旬顛險軫萬里馳
坂掣懸微凌橋援飛藹洞壑屯層雲鬱蒸蕩涯涘俛瞰
所歷高終朝魄三穢炎煥瘁興徒負擔繭重趾嚼焉休
戚同尋情喪甯救覽物感已多鄉思歎紛委明發懷二
親庭闕盼尋咫尺歸訊企南鴻來緘覓雙鯉內顧鮮所
田叔未集卷十一

田叔未集卷十一

主

重寄不在爾爾名良不啻喻義夙有以維蘅抱英芬幽
真匹蘭芷攬結勤昔賢明德馨諸已蒙養首沉潛聖功
謹初始從繩無枉材斥弛匪良士動容鸞鳳翔靜儀喬
岳峙三省研道真百巧黜浮技幼志棄襲愆令圖覺今
是善變魚爲龍不善橋化枳根株既已殊臭味詎信徒
大父秉明哲家網振宏美定省肅恆儀愉顏承母氏在
禮隆一源所後非異視汝姊歸有期槐柳別嫌似阿妹
纔六齡癡小復喪妣塊處傷窮單戕脾斷瓜李小叔雖
訖韶名行我倫比遜讓太古前趨踴勿肩僂物情和以
諧天道盈有毀世祿猶不支寒宗焉所恃夙夜慎身修
兢翼保福履朝華悲蚤披顏義邁暮軌厲志或懸頭惜

陰亦荆碑幾壙觀前修龜鏡括諸史曾是擇瑾瑜豈云
覲青紫我用申嘯歌法言問文俚臺臺探由衷拳拳勝
提耳孝理不遐求興言鵬橋梓抱表三復之無爲漫諾
唯姊者蓋田也姊者亭亭也姊者徐恭人姊之嫡母也小叔者季季不公也

丁未之秋周虛巖沈鉤立自吳中見訪皇甫百泉

以詩寄懷爾爾不報于今三年薄遊吳中遂偕

周沈同訪皇甫甫因而敘答皇甫名汝字子衡長洲人嘉靖己丑進士

憶昔漢東京乃祖秉風節羣賢禁錮辰耻不與黨列流

芳千載餘雲孫振高潔三風侈前聞吳中推四傑麗藻

憂金徽立談露玉屑丁未襟期用世漸蹇拙衡宇翳

蒿萊跡屏屏倦闢三徑引清風二妙忽紆轡萍蹤難合

田叔未集卷十一

主

并鴻想阻壑次入室嘆芝蘭眉宇覲疎微新知既已諧
舊雅重陳說之子挾天才長鯨橫海掣貽我大雅篇真
和等白雪七襄不成章三歲字懷滅德輝信難韶珠沈
水圓折哀哉越石父胡然困縲絏願君鑒蘭膏剗彩避
煤孽世態喜追隨吾道重規切申衷報短章無異劍首
映

渡江

長江浩無涖欲濟仍躊躇此此一葦輕凌彼萬頃餘操
維苟弗審甯不隨淵魚豈獨九折坂康莊亦推車所以
大易戒濡貴有衣御寄語臨川子慎勿狎靈胥

採蓮曲

江水纔三尺芙蓉漾新碧亭亭立曉風深紅間長日
舟輕往來塵粉何狼籍對此愁佳人良辰空自惜安得
駐朱顏留待遠行客

冬夜宿省中懷應邦材

名大桂仙居人
嘉靖丙戌進士

寒月滿空除清霜零碧樹但切懷遠憂轉展不可曙
忽奈歲何佳人渺何處冷冷溪秋滿矯矯孤鳳蕭炯炯
來夢思忽忽不得語安得凌晨風奮飛從此去

答葉敬之三索曲

名良佩太平人
嘉靖癸未進士

碧樹生庭阿童童若翠葆一夕秋風生零落隨百草榮
瘁信有時紅顏豈常好明鏡將奈何風霜願自保
橫塘五月初芙蓉香霧溼遊冶兒女情蘭舟何捷給日

田叔禾集卷十一

十四

出浦煙消日落風浪急長纜將奈何花嶼莫深入

銀瓶金作鎮奇珍等琛瑞金井汲寒泉泉深瓶亦墜頃
刻不自持于載永沉棄修綆將奈何臨深慎勿易

野田黃雀行

黃雀秋正驕翮翻起平楚集我墻下桑啄我場中黍我
黍予所治三時鮮燕處穎粟曾未餐朝夕供爾汝交交
往復來卒歲空予庾我欲訴帝虞收之以采畧畧何
恢恢嘆息此終窶

大鵬篇

大鵬隘少海乘風欲南圖男兒抱遠志墮地已懸弧束
髮去邱墓負劍遊皇都皇都一何麗九軌開經涂朱甍

聯繡戶曉睡相依扶王侯盛衰從賢豪起居沽明經登
上相高賞分左符一朝蒙渥澤三族生膚腴捷足無踰
踰矩步多趨趨拙哉翫勝子華願守枯株

古意

孤蘭生廣圃亦與眾草妍春風信飭蕩雨露誰能偏獨
抱幽閑姿卒歲終自憐感物契我心移置庭堦前臨風
三嘆息相對兩茫然

謝陸伯載見規三首

名崑山人
辛巳進士

少年頗好道遍入名山遊瓊花與瑤草茫昧不可求
纔征途間卒歲誰爲謀路逢王子喬憫予雙矇眸飲以
金七藥居然宿疾瘳願言侍羽駕一覽八極周霓裳忽

田叔禾集卷十一

十五

高舉嘆息蒼冥浮

漢宮尹婕妤好自謂花相似長得君王憐三千失皓齒豈
識傾城姿卻在東家里一見邢夫人低頭羞欲死妍媸
固有然區區安足侈

秋風發寒谷策策吹庭柯物色迴非故白日亦流波人
生匪山岳安得久嗟峨浮榮易汨沒立節貴不磨甯沾
千載譽媿取天地多登高餘咫尺失足永蹉跎與君各
努力皓首將如何

苦戀

苦戀山澤好何不投朝簪既爲丈夫雄難灰行義心安
能依草木搖落煙霞深世人誇健步擒虎飛危岑嗟此

屏幃姿康莊猶棘林華榮非本相取舍力自任古來利
名窟未有不陸沉

南歸寓普明寺

伏枕一月餘風餐四千里歸厭人事喧靜借祇園止林
深雲不開僧癯鹿常倚未暇參禪乘先須憩勛趾解帶
投松牀赤腳謝芒屨虛燭引輕風冰盤薦沉李絕勝白
旃檀清寒逼脂髓睡起無人知凭欄看放藥

仰屋嘆

稚子莫力田稗禾同一植幼女莫秉機絲繭同一織取
辦眼前功不顧身後職萬物各有當胡爲強委逼君看
頭白人七十猶童心話言多反覆變態如浮陰巢鷺無

謝永集卷十一

去

別翼和聲卽同音天闊不敢叫仰屋聊短吟

雜怨二首

結愛莫割襟分襟能斷親送遠莫刻期愆期多傷神不
涉棄置地豈識離別因唯有庭中槿淹淹如解人
流火不鍊金飛雲不動石妾有金石心惜無金石幣鄰
女探春歸笑談喧一席我獨守空牀殘燈伴愁夕

古意

寶鏡淨如水中涵明月光贈君千里道清輝移洞房一
覲孤鸞影應知妾斷腸

艾如張

艾而張羅于彼空谷狡兔斯奔竄首叢榛此鴟何辜歟

關就戮弗謂何辜爾辜實多揚聲崑崙樹刷羽瑤池波
燭潔世所忌讎人奈爾何

赴貴竹發朝連戀

勞絲泊有緒離思攬無端遠役詎云恤連親良獨難已
足灰百念況適當春闈冥冥風雨交策策衣囊單別味
釀胸臆猥雜辛與酸慈母結襟袖枯眸淚汎瀾嚴君強
顏色吞聲益繁嘆楚水既渺瀟黔山復嶮巖戰兢書
役摧絕桑梓歎前修重遺體折阪回征轂依方切歸想
陳辭款金鑾量無鴻鵠志終返枋榆安臨歧憚御願揮
策如飛翰去住各自愛混怨勝加餐

雞鳴篇

謝永集卷十一

七

雞鳴何膠膠東方已欲曙殷殷長樂鍾蔥蔥未央樹車
馬交九衢管輅滿朝著萬內屢豐穰雲中罷飛輪七貴
欣夜遊羣賢及春豫曲池決高都漸臺榮承露蘭闥蔽
南山香塵暗如霧但惜青樹空甯知白日暮仲蔚窮蒿
萊雄心耻饑附咄彼蟬冕華囑能顧韋布貴賤各有營
寂寞保貞素

雜興二首

嗜欲浩無涯逐物紛喪已哲人炳幾先知足食已弭天
道迭盈虧高陵日崩弛冥冥投禍羅囑能鑒傾軌
寒風振大壑百卉紛蕭疎長夏已如此素秋復何如四
序苦奄忽汨余年歲除端居寡儔侶撫牀空躊躇

貴竹對雨寄焦學憲名維章字子晦嘉靖丙戌進士

遠道難託跡新羈多怯魂况茲風雨夕四塞山城昏坐
令昭曠懷頽然抱幽存尚冀晤才彥清談蠲鬱煩高山
邈旌節何用展寒暄孤鴻去容與遐心矯騰騰君心諒
無拒跋予歸軒時在都勻

感古

壯士不得志鞍馬無光輝屏居藍田側蓬蒿翳荆扉舊
遊已陳跡世局多新機雄劍躍寶鞘時追狐兔飛

烏蠻灘廣西時作

百粵信多險茲山復魁岸飛粵脊峻嶒懸流激湍澎湃
嘈驚沫紆齒齒立礪煉征帆卷不舒鼓柁理猶斷臨深

田叔禾集卷十一

絕手援習坎發顛汗已傷千里心焉假百年觀汔濟暢
餘歡回眸永前嘆居易如有常僥倖非所冀潛然臨長

川誰能寫幽瘡

贈東昌陳太守儒癸未進士

希世非短步規容必新妍迷離昧奔涉濩落成棄捐忽
忽遠京國悠悠越山川潢潦汨修吟衰林翳平阡煢煢
離緒亂惻惻羈思驚徘徊眷儔侶抑鬱增沉綿訪古道
東都賞心適時賢傾蓋亦邂逅含情自髮始舉世忌玉
碎君子羞瓦全信義苟無爽顧領非所憐慷慨平生志
非君誰與宣

長城歌送齊瑞卿整飭隴右兵備作名之興桐城人正德辛未

士建

長城蜿蜒起西極疊格層樓架空碧秦徒百萬力已單
荊壤千年化為石太華崢嶸天削成黃河九折龍門傾
山川縈抱復如此百二之險誰能京胡騎當年怯南牧
豈知謫戍窺山陵由來外侮非長顧立國還須先內甯
天子垂衣泯聲色德威震懾陰山驚花門底貢走天闕
關西悍卒何縱橫白晝都城逞睚眦殺人橫道標其名
齊君炯炯雙瞳精英風飄忽王侯輕紫燕雲達幾汗馬
蒼鷹盤薄凌秋清詔下承明選賢達班超夙有封侯骨
昂然攬轡萬里心坐見長城增砮兀猛士咆哮慎所監
指揮能事如風湍唐家河北獎姑息至今欲語摧心肝

田叔禾集卷十一

書徐四叔丈示元僧定芝畫竹名潛字子京之餘杭人

兩山老人雅脫俗萬寶都忘惟愛竹千里邇來八尺縑
習習清風自天目嗟予雙睫飛塵埃披圖恍惚臨寒谷
白石紅泉夾坐隅欲訪林巒舊茅屋誰歟作者僧定芝
二百年來墨色滋想得禪龕初出定臨風戲寫青瓊枝
一葉初開豁煙霧迴出數幹騰蛟螭迸谷穿雲條有神
湘濱渭曲空嶙峋翠影參差搖素壁風前彷彿聞韶鈞
君看此畫非凡格放筆凌空如植戟山人翫此生意多
擇龍宛露增前碧碧玉駢頭日已長清修不逐井梧霜
欲待伶倫求鳳管正聲千載諧虞簋

呂梁遇風

呂梁窄東黃河傾黑風倒擊波崢嶸石齒槎牙出復橫
鯨翻鱷躍相喧爭飛廉觸忤陽侯怒戰酣日落猶未平
盤渦振舵幾欲折孤舟旋轉如風箏客心摧折色沮喪
歎將骸骨隨浮萍沙頭田父荷鋤立腳踏實地雙眼睜
茅屋百年可容膝天外豈有真蓬瀛

送蔣明卿之萬載

名相餘杭人宏治辛酉舉人知縣

乳燕朝飛麥隴平棗花未落槐陰清故人出祖盧溝道
遙遙翠幃牽離情酣歌擊筑凌千古試決懸河向君吐
丈夫榮辱等浮雲世態低昂何足數十年習靜三峯廬
一瓢長對五車書意氣湘江走東海襟懷黃鶴翔太虛
巨闕芙蓉花未剖神光會見冲牛斗謝氏森森靈運奇

日永天集卷十一

干

更隱宜春嫌縵綬萍水西奔垂玉虹錦帆天際逐薰風
秋深紫蓋峯頭月千里西湖入夢中

別贈吳大允祥

名麟孝豐人嘉靖丙戌進士時由御史謫臨陵知縣

唧唧復唧唧出門長太息拔劍安所如古道滿荆棘憶
昔高步凌天衢宛轉青雲弄白榆曳裾紫禁霞綺飛
佩珊珊明月珠天子聞名趣召見三春傳詔重華殿環
碧池頭錫宴歸一朝傾動金門彥世故由來反掌間九
天雲雨須臾變沉淪蚤慕鹿門豪泥塗始羨相如倦別
君此去東復西咫尺相看雙淚垂丈夫不得高樓棲傍
人門戶須俯眉

長歌送張方伯

名義成都人正德甲戌進士由廣東按察使之福建

炎洲一夜飛寒雨榕葉滿城凝露紫海門白白散人去
明眸雙送秋風裏壯遊憶昔與君時並勒青驄白玉羈
太液池頭看競渡曲江花裏共題詩裴眉稜眉秀骨枯
清廟新呈雙玉壺海外莫愁花萼眼天門早晚歸雙鳬
雙鳬雙鳬爾何之雲路茫茫不得隨南國孤舟悲刺促
樽前懷抱有誰知穗城仙迹那更得但見毒龍翻雲海
水黑山獐離迷跳庭闕陽鳥渴吼垂雙翼君今此去閩
中遊借問何如天上頭

元日奉天殿侍儀退簡同署

時爲儀制司郎中

魚鱗通宵啟龍旗拂署懸紫宸臨法駕丹陛擁羣仙獻
歲開昌曆貞符協上玄乘春恩似海祝聖福如川占籍

日永天集卷十一

主

青雲上依光赤日邊鸞鶴漸渥寵犬馬度虛年陳力匡
三禮和衷藉列賢願從飛輦後長此聽鈞天

南海李給事彌徵晉江張進士莊甫惠安曾進士

英過同日過訪時漳浦王進士于行令仁和四

君皆門生話舊小集

訪舊逗征橈江亭候早潮當年同拔萃此日總遷喬車
從洵閑雅衡門慰寂寥論文忘漏永對酒覺春饒桃李
輝聯萼鸞鶴集共條虛名慚領袖乏德媿瓊瑤登俊光
吾黨據忠答聖朝雲臺清燕夜應夢到漁樵

李名光龍張名晃曾

史恭甫偕遊玉女潭途中奉寄

際

希聲振次瀟字字憂瑛瑤昔頌玄真子今聞秦逸樵
別當年青項客謝事紫宸朝雲漢回雙鳥江湖寄一橈
避喧情自約選勝興偏饒玉女留仙躡瓊花秀遠條葵
心丹向日桃臉醉生潮雲路逢鸞鶴應隨王子喬

出自省中遂往盧龍觀順天

祛煩離畫省避暑入玄都鳴鶴松間引歸雲嶺外孤羽
童供紫茗虎榻隱青蒲倦展桐君錄貪看王母符丹爐
新伏火藥筒舊藏珠玩月登高閣凌風羨遠兒何時訪
姑射束髮受冥樞

往昔悼內爲先妣徐
泰人作

往昔嗟于役尋常定爾思綢繆天與合窈窕意無私玉

田叔禾集卷十一

三

案空留篋香纓猶在笥未違同穴願已負百年期無復
人間別祇增地下悲天涯一掬淚無路灑松枝

仿兵思石羣公郊餞別後寄懷有序

頃者治兵東鄙辱餞青郊供帳備尊尊之娛贈
言投瓊玖之好條情交誼何以加諸竊念僕幼
耽馳騁厭就矩矱羞少遊以下澤委志偉終軍
以長組蜚聲及乎弱冠旋入檢束雄風豪舉時
復萌生遭遇休明謬取薄宦十年入轉半就儒
官穰苴祇藝圃之談資絃筈匪毛錐之什五近
以擯斥之末收復舊班捐之險棘之隅委以戎
行之任雖未能專征秉鉞禮異軍容而亦得校

士擒兵格共武服是以聞命就列心動神怡况
夜郎障巴蜀之東藩思石抗湖襄之首領且得
翱翔數郡奔走百蠻覽山川之險易第戈戟之
良苦馭勇士之咆哮控勁騎之橫驚斯亦丈夫
之壯觀宦遊之快事也分別就道聊述短章若
夫契闊之懷興言雲樹繾綣之想甚于渴飢日
未易陳文焉可達

行郡初分節論兵制一隅由來崇武略端取勝文儒偉
饒傾三署芳筵罄百壺冠裳高會少慷慨贈言殊落日
征驂急迎秋暑氣徂山光浮遠樹野色淡平蕪泉憲慚
仍寵戎行騁令圖酒酣飛動意談笑控雕弧

田叔禾集卷十一

三

登月潭寺東閣寺在貴州
清平衛

流覽披高閣探奇挹秀岑樓臺含宿潤簷木做秋陰滴
乳滋丹壑飛淙散碧林庭虛朝鹿至潭黑夜龍沉仙窟
窺天近禪扉映雨深遐踪驚鷺嶺孤嘯振鸞音已躡真
如境仍慚大隱心異方違夙願偶勝愜幽尋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二目錄

詩一百四十八首

五言律詩七十首

七言律詩五十六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十八首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二目錄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二

明 錢唐田汝成 撰

詩

留別王道思

名慎中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禮部員外郎

南宮初罷草五嶺獨乘傳淹蹇秋容暮徘徊落照前子

車空戀闕叔夜合歸田惟有窮途意殷勤覺爾賢

宜春晚行

候火遠依依山城厯翠微雨來三峽暮人到五臺稀禽
變驚新序雞棲憶故扉暝鴻歸欲盡悵望寸心違

秋日登南高峰

飛塔中天起清秋瞻望來凭欄湖月近倚杖海雲回窺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二

嶺千巒合丹青萬木開猶憐雙足健無日不登臺

午日雨阻益陽鄭令邀夏民部宴集

羈思傷佳節那堪對雨長主人能慰客高士復同觴蟻
泛溪蒲綠盤行雪妝香物情憐故里慷慨醉他鄉

瑯琊山居

高閣迴層氛迢迢積翠分漁歌湖上起梵放谷中聞終
夕惟清賴諸天多白雲儻逢鸛鶴侶從此便離羣

曉渡湘潭寄懷殷令

利涉依殘月揚舲激素流杜蘭聞兩岸橘柚隱迴洲魚
躍驚歌榜烏啼散戍樓美人看咫尺煙霧杳難求

將至武陵聞陳約之行部在郡喜而遣報

東觀建鵲侶南臺耀冠懸知霜臬靜還似玉堂寒荒
跡開雲雨芳襟結杜蘭餘馨行喜製促席肯辭歡約之
翰林院編修出爲
湖廣按察司僉事

遲陳子不至而行留贈

不覲金閨彥空懷玉樹清淹留車馬色寂寞笑歌情人
世苦多別男兒榮立名與君方一面珍重簡書行

賈誼廟

上書匡漢室投賦感湘纍慷慨經時策淒涼弔古詞青
蛇工點綴白璧易磷緇何代無說口非君獨淚垂

寄諸兄弟震夫壽夫中夫文明真夫季禾

歸雁連雲度離鴻獨夜愁翻飛悲異侶棲息眷同遊嶂

田叔禾集卷十二

賦天邊合煙嵐日下浮不堪歌棟夢雙鬢欲迎秋

徐錦衣東園夜燕先歸

名天錫魏國之叔

咸里豪華別王孫雅興幽延賓明月夜選勝曲池秋未
罄道簪樂先懸側弁愁青驪迴紫陌歌吹隔珠樓

崇壽寺閣晚眺

虛閣晚來憑遙山紫翠凝疎鐘雲外寺孤塔雨中燈自
別金門侶長依竹院僧蕭然無俗慮身似玉壺冰

山居雜興

用拙人全恕偷閑老未侵油油棲息地拍拍歲時心對
竹真忘肉聽泉或廢琴茅齋鄰古寺共占白雲深

觀湖南兩廣土兵受犒軍門部勦西山逋盜廣東
時作

元平公嘗
勅銘于石

練卒今何往平蠻藉此曹幾年勤戰伐無地不煮蒿一
舉驚三省終朝碎百牢古來悲玉石節制更須勞

淨慈寺

紺殿蔚春陰蒼蘿護紫岑池蓮風冉冉臺竹面沈沈花
遶行廊遠香流別院深樵歌山徑裏時聽晚松吟

湖上春行

滿目展韶華行遊處處嘉野橋春澗水古寺曉園花柳
浦歌船集煙村酒旆斜三隄紛若市爭看玉人車

閨門夜發

人醉閨門酒舟移許墅煙稀星低屋角新柳接河屋古

田叔禾集卷十二

利雲霞外荒臺麋鹿前三吳清絕地幽况幾盤旋

烏蠻灘

一葉中流下千山兩岸開龍灘吹浪轉燕雀受風迴奔
峭迎船出啼猿近客哀從來輕險絕此涉寸心摧

登樓

貴州時作

江風吹欲盡客淚灑仍懸短景冰霜迫歸心日夜煎吳
門淪碧海蜀道出青天方識登樓意哀歌憶仲宣

書石阡府地圖

那堪羈旅眼復按夜郎圖地脈元通蜀山情不向吳市
人朝負弩苗女夜吹簫嵐氣經年結緇緣畫卻無

提兵過諸葛營有感

武侯經略地遺壘尚嶢嶢絕塞通荆益雄風動鬼神論
兵思往躡敵懷屬茲咫尺驚戎馬慙稱屏翰臣

軍中酬焦學憲過子思南別署有懷見寄

章維

誰道軍中樂徒勞物外吟朔風淒淒角嘉節罷登臨草
閣依山迴江梅映雪深無由款高駕愁絕暮雲心

仗劍

仗劍起從軍三邊義氣開勤王甯論賞獻誠耻應羣策
馬塵關月寧旗卷塞雲歸來變名姓黃笠謝功勳

謁包孝肅公祠

謁廟瞻遺像爲邦仰昔賢惠流河岳在名並日星懸野
老頻驚薦蠶歌報賽筵餘波沾溉地一脈起寒泉

田叔未集卷十二

四

寄潘子仁提學

名恩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時爲廣西提學

與君雖異省百越故全墟隔嶺通雲霧同官奉簡書高
懷那可似吟况近何如潯水東來急能令雙鯉虛

黃僉憲約登端城北閣歲暮歸竟阻勝覽書此

東謝

名澄南安人嘉靖癸未進士

北閣煙光迴相期渺渺孤舟空泊夜高興阻開襟不
爲衝泥慮還牽逼歲心一尊封臘蟻春日定追尋

三水同陳少參阻雨

名端甫嘉州人舉人

獨夜懸深雨雙帆滯淺灘野人依岸寂漁火亂風寒剩
有江湖興從教去住寬簾開鷗鳥近細酌坐更闌

送胡敬翰之廣平

爾去廣平中休看嶺外同地因三輔重才近上都雄花
發需春雨人行盡朔風莫言官獨冷吾道正須崇

玉泉寺

春深僧獨臥山僻鳥稀鳴泉落階前細池分檻外清
花寒未發徑草潤長生潑潑遊魚樂悠然見我情

和金太史觀潮

名瑞字美之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

瀟瀟鬱崔嵬秋濤應月來翻風銀海闊赴壑玉山頽水
府千靈送龍宮萬宇開明吟追七發枚叔信多材

送鄭知縣改官教授

捫心元不負解綬又何難世路行知險人情久自安名
因谷口重官並廣文寒空篋將孤棹虛愁反覆瀾

田叔未集卷十二

五

蒼梧逢程舜敷

名文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

去年南海上今日兩江中共是天邊客無煩問轉蓬山
川雖異域桃李亦春風綽綽行藏任悠然興不窮

吳程二君同人李氏園二首

吳公名珙字汝堂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

園在梧州

乘醉款山扉虛亭上翠微不禁花灼眼况耐柳侵衣潤
鳥迎人下風泉捲幔飛誰言百越地池閣弄清輝

萬里萍蓬跡三春頃刻花忍孤高興發空對夕陽斜
世心誰許探幽意獨餘最憐瀟灑處臨水玩晴沙

月夜江東之隔浦

名國進賢人嘉靖丙戌進士

相對越江濤聞呼不辨音燈開青霧小月出大堤深
誰

解招招意空懸脈脈心穗城如有約春日候鳴琴

良冲太子挽辭二首

昨夜乾文異飛星繞漢回正愁三極診忽動少微哀空
仁承華開虛憐博望開宸慈憂不輟晦朔若爲裁

豈乏長桑術誰投七返丹龍樓臨月寂蜃轡御風寒秋

建高禩祀春荒永太壇微臣思往事灑淚向天端公爲
禮部

時舉高禩祀祈
應故結及之

陂塘渡川

匹馬陂塘曉千山瘴霧端哀猿啼月斷孤魅嘯人寒懸
澗欹橋折穿雲故棧盤溪蠻緣樹立驚逐漢衣冠

寄簡王兵憲

名崇永康人嘉
靖己丑進士

田叔禾集卷十二

六

裁罷黃門簡來臨赤戟臺先聲威百粵遺草動三台每

惜安南棄空餘節制回炎荒皆帝宇何日掃重開

聞延綏捷至寄奉唐相公二首

公名龍宇虞佐蘭
鄉人正德戊辰進

士時以尚書
總制三邊

紫塞傳星檄彤廷下虎符飛騰龍廐馬翕習羽林孤開

府雄三略元戎控八區不須紆廟律方叔擁皇圖

天策懸霄迴神兵壓寨雄青羌張掖並赤狄定襄通光

躍旌旗日威騰鼓角風何由陪羽獵結束引雕弓

馬駙馬宅夜宴

瓊樓明紫甸芸閣上丹霄幽入蓬萊苑平臨烏鵲橋落

花迴鳳舞艷曲度鸞簫華月延清宴風情此夜饒

趙太守同府寮精嚴寺宴集談時事有感寺在嘉興

紺殿午沉沉空庭古木陰清尊延勝賞涼雨豁煩襟旅
劍乾坤晚朋簪湖海深感時愁併劇悵悵未灰心

過許墅黃公邀登宜民樓別後卻寄名宗器同縣
人嘉靖乙未

士進

樓閣俯關河凭闌望若何郡通賓旅遠城近海雲多酒
綠搖津樹風清引棹歌客愁兼別况流思滿煙波

甯海道中

匹馬向江東蕭蕭遡朔風人閒生事薄客裏歲華窮浪
跡隨殘雪歸心入斷鴻倚門愁正劇盼殺白頭翁

石梁瀑布

田叔禾集卷十二

七

洞閣探幽處龍宮架石梁飛湍珠瑣瑣懸磴玉蒼蒼日
月開仙界煙霞護上方何時投白社身世兩相忘

曉渡楊子江

曉渡人猶競臨深我獨驚半江殘月淡兩岸暝煙橫鐘
鼓金山寺旌旗鐵甕城從來天塹地警備可忘情

過剡溪想天台覽勝有懷梁徐林三文學

望望名山去溪流泛碧桃芒鞋從此試金策更須操煮
石將休粒餐霞待伐毛諒非難脫屣還念舊同袍

宗上人惠豆豉戲答

配鹽幽菽子分惠自僧家末下名雖久金山味更嘉將
同玉版筍何似水梭花參透看平等方能轉法華

送月松上人遊天目

中峯留幻跡遲爾去傳衣相送臨秋水歸來掩夕扉杖頭黃葉落溪上白雲飛恨望松間月還思靜者依

東園

問道東園勝亭臺石徑斜曲池深落澗短竹翠穿沙岸
幘鶯啼柳傾壺月度花風埃從羨爾何日訪仙家

春日山行二首

古寺寒煙外清尊落照中石林樵徑滑曲澗板橋通
纓冕終何事浮沉愧此躬碧山頻恨望迢遞白雲東
幽懷天共遠春水眼增明淺翠松前酒留連花外鶯笑
談今日事感慨百年情歸騎煙光暝孤村雙杵聲

贈別

謝老集卷十二

客館論文日京華旅食情風塵雙鬢短漂泊一燈明樹
影江城碧鐘聲野外清孤舟今夜月尊酒共誰傾

將進酒

孤寒無傳檄龍城罷還戎懷人千里至明月一尊同淺
注琉璃碧深傾琥珀紅勸君須酌良夜莫教空

客中清明有懷震齡泰龍臨汝力諸兄弟

松柏佳城迢遙一水陰衣冠詩禮澤尊俎歲時心此
日多情話何人遠滯淫吳山天際隱恨望起哀吟

上巳日與曹侍御諸公遊飛來峯

同遊者七人家君作序刻石峯下玉乳洞

名作江陵人歲時

解襖屬茲辰登高勝會新湖山原不負魚鳥自相親人
映尊前玉花餘谷口春朋暫宜數盡莫遺跡成陳

和金太史中秋不見月

聯

漠漠雨兼風華筵蠟炬紅清吟悲蟋蟀疎影暗梧桐桂
闌淒涼掩蘭尊灑灑空小樓頻徙倚悵望亦君同

是夜雨坐四更月華戲簡金太史

聯

皓魄忽披雲遙天綴五紋冰輪金作繪玉練錦爲文露
湛襟初爽香凝酒半醺知君倦深酌良夜未過分

和金太史十六夜玩月

聯

陰晴殊昨夜高朗獨今宵冉冉河流澹離離桂影搖有
情瞻玉宇無路陟銀橋析韻砧聲合秋城倍寂寥

題美人圖

謝老集卷十二

九

憶昔逢仙媛驚花爛漫辰香飄金谷夜光映玉樓春舞
送陽和妙歌翻淥水新祇今天上月何處照離人

元宵和嚴季祥

名鳳翔州人宏治辛酉舉人時爲鎮遠知府

寂寞煙花夜何如竹院僧那逢千日酒不對九華燈長
劍天邊倚危樓月下憑鄉書明旦發歸思隔年興

題畫四首

與黃勉之同作

何處訪青門高人小隱存暖風楊柳渡遲日杏花村佳
境行同賞幽期擬共論春溪探不極疑是武陵源

題王叔明畫二真二巖

聯

茂樹曉蒼蒼臨川引興長柳堤深卻暑荷嶼淨生香

惟心方懷沿洄話未央採菱清韻發隨意棹滄浪
碧石迴溪靜丹楓背日明水容秋總淡山色晚偏清
草論文暇瞻雲恨別情徘徊林壑冥疊嶂紫煙橫
曉馬鷓鴣裘王孫賞雪遊瓊花飄紫陌玉樹繞紅樓北
里徵名妓東山集勝流捲簾高閣近歌吹隔林幽

聞鵲

晨起雙靈鵲窺人噪井除迴開孤客悶端憶故園書盜
賊三春後江湖萬里餘經年無一信喚爾報常虛

家計二首

家計謀原拙幽居興獨工圖書隨坐臥畜牧任兒童井
李含朝露池蓮受晚風清吟近妻子尊釀瀉新紅

田叔禾集卷十二

十

避竹深開徑牽蘿短結屏捲簾延草色啟戶納山青花
氣蒸人睡溪風吹面醒倚欄聊一眺雙鷺下蒲汀

題習靜卷

習靜寄林邱逍遙物外遊巖花間映日牕竹淨含秋盤
谷應同賞桃源不更求何當兼吏隱共對草堂幽

長沙寄余思孝

名允希應城人嘉靖丙戌進士吏部考功司郎中

彈冠華省媿襟期分袂天涯歲月移衡岳雲深龍臥穩
湘潭春盡雁歸遲煙霞發笑登樓詠吟沈憂覽鏡時
沅芷澧蘭搖落遍遠憑煙樹寄相思

詠斷絃悼內人

徐恭

洞房寶瑟思華年秋夜淒風忽斷絃玉柱已看零榻畔

徽音無復媚尊前巴山月落猿聲絕湘浦雲沈雁影偏
即使鸞膠能續韻寸腸那得更綿綿

獻七陽王

帝子聲華夔不常褒嘉重疊下巖廊丹青自得山川理
翰墨元分日月光江右文章新奕葉河間禮樂舊靈長
何妨乞與連城璧永夜騰輝照草堂

雨阻桃源喜彭學諭攜酒過訪

千山飛雨暗江頭草閣蛙聲入夜愁繞院寂寥孤鶴伴
移尊慰藉故人求高情已發煙霞賞勝地何妨信宿留

晴旭稍須林壑美武陵深處覓漁舟

酬張方伯敘舊見慰

義之福建五
月而調雲南

田叔禾集卷十二

十一

夜郎夢寐驚相見炎徼煙嵐憶共遊泛梗百年憐浪跡
傾杯一笑散離愁滋蘭樹蕙行將晚尊脆鱸肥思及秋
賴有故人勤慰藉遠題尺牘到荊州

夏日憶張總戎山莊

名經桂林人總兵

少陵不惜馬蹄遙慣向何家第五橋嬾慢也耽看竹興
殷勤常荷報書招杯凝琥珀行陰洞簾展琅玕下紫霄
拋卷北窗高枕罷臨風還聽隔山樵

春日晚起

草堂晚起怯綈冠相喚鄰翁坐藥闌乍雨乍晴花氣豔
一談一笑酒杯寬浮萍護睡鴛鴦暖芳草翻風蚊蝶寒
病客有愁天亦念故留春色共君看

西湖遊覽五首

春遊何處最相宜湖上風光欲暮時雲嶂曉開青茜蒼
柳橋晴浸碧琉璃風傳隔浦銀笙細月戀平堤寶馬遲
我亦浮沉隨里巷獨懸清賞少人知

蘇堤如帶束湖心羅綺新妝照碧潯暮暮淺草憐春色
華筵小簇占花陰波人度纖纖玉促柱箏翻疊疊金
月出笙歌散城市珠樓縹緲綠雲深

曾作西湖幾月遊况逢仙侶木蘭舟廣詩待月林間榻
把酒臨湖江上樓南來池臺多勝跡東吳人物最風流
一從桂海驂鸞去零落珠璣爛未收公自注云昔年與
桂林而詩亦散失矣

田叔禾集卷十二

三

蒲葍芊芊盡吐芽兩湖凝碧淨無沙煙波宿理立真釣
書畫船開米老家買賦金空多賁酒登山展折爲穿花
已拚齒髮於中老別是人間一歲華

宋家宮殿倚西湖異代蕭條王氣徂葦道秋風飄落葉
寢園春雨灑平蕪登高賦古非能事實月憐花總細奴
惟有岳王英魄在蒼蒼宰木向南孤

朱烏程考滿北上過訪話別

名發榜源人嘉
靖丁未進士

草翳衡門徑不分軒車忽駐其論文辭華燦爛驚開帙
書法縱橫醉染裙威風有光依日月乖龍無路附風雲
淮陰自古多豪傑秀美如君更出羣

聖水巖同賓山虛堂兩上人夜坐時兩上人咸將

遠遊兼陳別緒

期襟何處解塵緣聖水巖頭思渺然半嶺松筠懸落日
滿城樓閣鎖寒煙談詩靜對槐陰榻淪茗清分石竇泉
錫杖雙飛出雲去海天秋月向誰圓

送僉憲趙公北上

名維垣永甯人
嘉靖壬辰進士

西風策策雁橫秋旌節飄飄帝里遊夢裏幾回驚鶻省
日邊重見鳳皇樓乘傳按部清風遠點筆名山浩詠留
此去玉堂逢舊侶紫薇花下好賡酬

夏日懷山陰潘柱史會稽司馬省郎

潘名壯山陰
人嘉靖癸未
進士司馬名相會稽
人正德辛巳進士

忽驚紅日隄前起卻憶幽人幾醉眠偃蹇郎官甯白首
伶仃柱史只青氈蠡湖畫艇搖搖發蘭渚清觴泛泛傳
聖主正勤宵旰想肯教逐客老江邊

田叔禾集卷十二

三

孔學使過積善號慶堂賞牡丹

名天允汾州人
嘉靖壬辰進士

天香國色擅雙奇日暖香濃色更滋一似素娥開寶曆
何須銀甲弄朱絲凭欄曉露重樓玉入手春風四座后
高蓋暫留臨夜發還看毘影月中垂

答陳約之見寄憐遣夜郎兼抒歸志之作

荆門萬壑樹參天落日賓鴻去杳然忽枉瑤緘存寂寞
翻令客淚益潺湲帝城冠蓋三年別蠻徼雲山兩鎖懸
其有鑑湖明月與若爲同上木蘭船

謁宋理宗御容於集慶寺

江介重開小有天，聲容郁進似無前。不聞露布封京觀，謾視戎冠列細旄。朔幕已頒登極詔，宰臣猶進福華編。丹青寂寞山河改，留伴空王鎮法筵。

與張獻叔登吳山眺江湖敘舊名嘉猷，閩縣人。嘉靖庚子舉人。

曩子校藝集英髦，之子才華冠爾曹。三獻可無知白璧，十年何事困青袍。短筇看竹琳宮僻，長嘯凌雲鷲嶺高。杯酒留君匪淫滯，滄江八月正飛濤。

曉雪寫懷因寄京國舊友廣東時作

雨雪霏霏曉漏遲，天門忽憶放朝時。光凝紫陌搖銀燭，花點朱衣照玉墀。此夜枕衾人倦起，殊方牢落歲頻移。忍從上苑看梅發，不向湖南寄一枝。

田叔禾集卷十二

十四

沈子仲文邱壑玄襟，煙霞逸調引棹湖曲，傾蓋草堂相與盤桓，匝月賦贈一首。應魁

筆牀茶竈白綸巾，倚木吟秋興入神。跡混煙霞元不負，機忘魚鳥自相親。主盟白社慚非偶，領略青山賴有人。已卜西湖成小隱，朝朝橫榻候清塵。

國清寺寄懷葉寅長良辰

雪霽千山照眼明，竹林幽澗坐深清。僧隨落葉斜陽臥，客傍閒雲小徑行。谷鳥嚶嚶懷舊友，酒船拍拍送殘生。禪機活潑君知不，三隱當年一笑情。

登封山塔彌勒化身之地，是佛喜飲好笑。

半百年華西復東，飛蓬逝水共匆匆。馬卿多病書仍著，

蘇晉長齋酒不空。自在三杯依佛法，等閒一笑領春風。隨緣度世當如此，再拜焚香叩此公。

遊雁山巖

海外昔曾聞閬苑，人間今已見蓬萊。金庭玉室誰經眼，雁蕩龍湫獨舉杯。遠近香泉飛雪下，參差繡壁倚雲開。平生漫有登高癖，此日深慚作賦才。

柏渡舟中走筆簡邵司訓

披雲夜磬封山酒，扶醉晨登柏渡船。晚歲煙霞棲海上，故人風月對尊前。他時會晤知何地，一餽留歡抵萬錢。春日肯懷林下老，爲攜雪竇滿巖泉。

南明寺覽佛屋月峽仙局諸勝及梁時三層寶閣

田叔禾集卷十二

十五

廢址

雪鴻踪跡浪周流，一息禪宮百慮休。金粟尙瞻崖畔影，銀蟾不見峽中秋。祇園亦有丹邱樂，羽駕曾爲玉局遊。高閣已灰成劫劫，頓憐人世轉空浮。

登天姥山絕頂，瞰杭城若孟浙江若帶。

青蓮仙客謫塵寰，天姥長歌夢裏山。何許御風同鶴到，幾時飛珮與雲還。扶桑冉冉無多地，弱水盈盈可一灣。我亦近觀周越會，冥鴻目送到鄉關。

山居雜興五首

深居簡出意如何，一任頽垣長薜蘿。月閉門無客到，花時對雨有鶯過。醫經欲定名方少，琴譜曾翻雅調多。

淺碧溪頭開白鷺近人那復畏虞羅

潛薄甘餐世味長一區深占水雲鄉剛來圓筍煙霞色

買得溪魚菱藻香涉霧久知慚豹隱臨風空復羨鴈揚

何妨細酌林泉老不送高陽舊酒狂

何必金丹問大還好將時日度人間巖前掩卷雲同懶

松下彈棋鶴伴閒喜對清樽邀北海耻歌白石怨南山

莫言散客渾無用曾展風靈震百蠻

芙蓉綺窗月朦朧草閣遙憐玉殿風曾從龍舟西苑裏

正聞蓮漏百花中珠簾捲霧搖波綠寶扇開雲射日紅

恍向九霄重浪跡卻忘身世一飄蓬時公以禮部祠祭
司郎中特旨賜遊
西苑是
興典也

田叔禾集卷十二

七

澗戶巖巖未移青山憐我似前時書林舊聚珠千箇

社飯新分雪一匙陰蟻戰來規陣法千蜂衝罷憶朝儀

河清海晏逢休歷剩有豪懷付酒卮

曉發新昌入天台路寄懷何明府名孟倫新台人
嘉靖辛丑進士

時爲新昌
知縣門人

沃洲南眺海霞明天姥迢迢帶赤城到處溪山堪挹秀

望中雲樹總含情冲天控鶴人非遠擲地鏤金賦未成

一肩垂堂從此去思君不見石梁橫

曉發嵎縣將往天台別林朱二少府

平林捲霧喜初晴鳬影雙雙傍客旌嶺海幾年成契闊

剡溪今日更尋盟蒼山落葉稀人跡碧澗流花遠世情

仙境漸深身漸杳只愁歸路五雲平

蘭亭燕集

茂林修竹古亭幽江左衣冠此勝遊萬壑煙霞還舊賞

一時觴詠總名流塔泉曲曲穿雲下嶺樹章章背日稠

筆妙石軍惟稷帖尋踪擬向墨池頭

贈徐弟之翁名後餘杭人今
年八十五矣

望湖亭迴俯驚濤蒲柳深開闢鳴榔年力自矜詩草細

豪懷不減酒杯寬四時風月長生術三徑松筠舊歲寒

自看朱顏開裏駐何須更覓九華丹

嘉興晚發別陳子常

江南春盡落花天桑柘籠煙水滿田野店酒香新雨後

斷橋人渡夕陽邊羈懷滿瀟瀟惟歌嘯世路崎嶇只醉眠

傾蓋逢君成坐久片帆乘月下吳川

寄懷沈仲文

僞遊觴詠屬西湖酒聖詩神興不孤談笑總宜皆載筆

丹青無事更披圖榻懸夜雨頻占鵲棹返秋風苦憶鱸

便欲從君清泛去楓橋乘月聽吳趨

和曹侍御偕楊侍御映江樓觀潮作凡二
首其二

湖海襟懷獨倚樓况逢仙侶伴清遊越山霧縉簪螺髻

浙水春融漲鴨頭祗藉詩篇聊治思不緣花鳥解分憂

報章累牘從元倡七步才華絕品流楊名九澤華陰人
嘉靖戊戌進士

萬民望久寓宜興詩以招之名表嘉興縣人

浪跡名山恣遠探白雲何地可停驂鶴迷煙冷張公洞
花落春深玉女潭玄酒未醺慙獨酌丹經初試擬同參
爭如舊隱西湖曲五柳純純杜草菴

夏日三司諸公攜酒過藥洲外館簡謝

草堂窈窕新開徑二仲幽踪尚未通花外忽傳三府至
林間更喜一尊同旋翻翠藻牽銀鯽細注瓊漿勸碧筒
天遣藥洲兼吏隱重煩高誼助清風

秋夜送張方伯入閩中

紫薇花下送離居花落秋風動客思五嶺瘴雲愁此日
八閩涼雨憶當時即看鴻翼歸霄漢且覓鸞歌到武夷
良夜百年那更得一尊相對轉淒其

日秋禾集卷十二

六

病愈入朝

假寐周廬夜未央坐看月色轉長廊銀河淡淡低鵲
玉漏微微出建章伏枕久拚明主棄倒衣重列紫宸行
迂疎無力能裨國佩玉闌珊媿獨長

龍江送吳士美移守鈞州

名彥山陰人嘉靖癸未進士

蘆荻蕭蕭見雁飛清江石郭重因依孤舟尚憶他年別
萬死還從去路歸白首丹心憐汝在窮途青眼故人稀
量移猶是長沙謫落日哀歌事轉非

送蔣中丞北上

名瑞歸安人宏治己未進士

翠華南狩下蕪城淮海曾聞杖策迎賸有陽春宣帝德
更持冰鑒重臺評江濤驚濤青山隱蒨樹玲瓏紫氣清

南國若勤明主問好將民瘼疏延英

清遠遇雨

日落驚傳萬壑雷海潮忽帶雨聲來浪陽峽底蒼虬出
橫石磯頭白浪開病骨即看蘇遠道愁腸無復寄深杯
卻憐戎馬西山老零雨何時奏凱回

曲江芙蓉驛送李儀部稚大之京因懷屠文升王

紹甫陳約之王道思四僚長李名義莊南海人嘉靖癸未進士王

紹甫名汝孝東平人丙戌進士

曲江日日風和雨風雨催人可自由楊柳陌頭秋獨早
芙蓉堤上晚添愁即分庾嶺悲行色若到燕臺喜舊遊
爲問同袍諸逸俊南宮何以衍清幽

日秋禾集卷十二

六

曉行聞鷓鴣

曾于樂府聽哀音今聽啼音哀更深簌簌自垂他日淚
紛紛都折此時心蠻花江畔霜初白瘴樹山頭月半沉
倦客已憐行不得又堪疲馬度危岑

王方伯劉少參適至遂同登妙高臺賦簡

王名俊人劉名勳莆田人俱正德甲戌進士

高臺獨上不勝情偶遇同心逸興并石局共彈秋雨淨
芒鞋遍踏曉雲輕禪通水月魚龍寂地擁天人色相明
廊廟直須公等在東林吾已訂深盟

六榕寺

雙兒遠寄穗城深海鶴山雲共此心不爲參禪依淨社

每因看竹過叢林孤懸塔影青霄近亂落俗陰白晝沉
此意直教人自解坐來明月上高岑

行按肇慶寄送祝堯緒按察湖襄名績長洲人正德辛未進士

聞君早晚去三湘留滯無因其祖觴衡岳出雲將使節
漢江浮月近征樯探幽定入龐公里作賦今登屈子堂
他日有情能問訊澧蘭沅芷遲來芳

同藩臬諸公余約中宅賞菊

秋色離離動物華天涯搖落更堪嗟逐臣自耐黃花笑
冷豔偏宜處士家舊插短籬開小徑新移數種帶寒沙
已拚一醉遲明月莫遺清尊近夜餘

陸子龍寄酒

同藩臬諸公余約中宅賞菊

主

雲間正杳青鸞信天外俄傳綠蟻封萬里攜來情不淺
一罇開處色仍濃舊將瘴海愁煩破宛向閨門笑語從
卻憶虎邱春正好桃花何日嘆重逢

除夕與吳汝瑩燕集玳時爲廣東會事

守歲天涯共一卮盛遊還憶帝京時藏鉤喚酒高朋滿
刻燭探題小妓隨鄉語自憐今夕永豪懷惟有故人知
明朝客裏逢春色坐對梅花玉漏遲

寄贈西亭宗尉名陸梓河南周藩

十年不醉西亭酒千里頻傳北雁書麟閣策勳良已矣
兔園抽簡復何如評詩揭帖經綸素藝草分花智略餘
滿地干戈非舊日王孫何以慰樵漁

韶州

河戍寒依浦村氓盡掩關隔山明野燒云是小溪蠻

胡十八

新翻胡十八急調出西涼不入鷓鴣絃細能隨鶯管長

新豐

策馬過新豐邱壠四望同不知千古上何處酒旗風

春夜曲

夜靜寶香殘簾開銀燭冷照見庭前花不見歸人影

宮詞三首

四方章疏下羣司日日輕清坐自批欲奏午時還退卻

龍顏玄默有端倪

同藩臬諸公余約中宅賞菊

主

西苑新栽萬樹桑鳳輿親採麥風涼養成細繭類類似

浴在金盆白玉光時在儀制舉親蠶禮

龍船時候鳳船移萬歲山邊太液池寤寐進賢真窈窕

名花新選兩三枝時在儀制奉命選北城良家子册續表

裏

解冠雜憶五首

醉裏屠生興更豪論文只頌馬遷高飛揚跋扈金閨裏

遮莫雄談眼底曹升文

晉魏名家不可當鍾王法帖自門牆王郎贈我千金意

未學臨池婉錦囊汝

陳子翩翩費太青詩成先誦董娘聽遙聞此日遊梁宋

春閣應閒翡翠屏

約之夫人董氏會稽人侍郎文王孔女

祠部儀曹數一時也曾潦倒共襟期若教諸少當場驚

提足還推王道思

中

不見西村張戶侯惜花憐月近誰傳南鄰酒伴應無恙

日日溪邊放小舟

名費字一夔錢塘人湖州守禦所百戶

滿湘道中憶崇蘭之茗蕪芹諸從子

驚棹長亭復短亭飄然江漢一浮萍紅顏青鬢憐諸子

高閣春深枕六經

夜郎二首

荒服提封不可稽疆連荆益混東西千山雲雨來三峽

一水舟航下五溪

田叔禾集卷十二

三

漢家宮闕俯金臺萬戶千門次第開神木盡輸廊廟且

工師深愧棟梁材

公以探木功致賞白金十兩綵殿一表裏

廣州竹枝詞二首

青樓何日最相思郎去凌江二月時九里十三拋水惡

轉風灘上有靈祠

窄袖青衫白帕巾波羅廟裏賽新春聖童巫姬村村會

疊鼓鳴鑼拜海神

西湖柳枝詞二首

蘇公堤上柳如絲弄雨含煙信有姿可憐狂抱春消息

不受孤山處士知

錢塘士女春可憐年年爭泛木蘭船若教湖柳開青眼

定道紅顏減去年

候藝術試院未出

嘉靖己酉作

棘闥高鎖雨沉沉漏柝稀聞夜欲深憐汝揮毫思獨苦

萬言都屬濟時心

雁蕩

丹厓千尺挂晴湍天女裁成五色紉遺下剪刀雙壁立

苔痕深鎖鐵光寒

山有剪刀峯

曉起

乍來踪跡越中多水白山青興若何心事日親江上侶

夢魂無復帝城過

田叔禾集卷十二

三

田叔禾小集卷十二終

男藝術私鈔

𠂔𠂔
其𠂔

十

川

𠂔

鑲

𠂔

炎

緒

乙

米

巷

誰

盛

氏

用

肅

聚

壬

屈

二

南

堂

本

重

彫

立

輯

頌

遺

一

聲

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三

廣右戰功錄一卷

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啟中追謚襄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此錄述右江參將都督同知沈希儀討平廣西諸蠻事順之工於古文故敘事具有法度明史希儀本傳全採用之惟錄稱希儀爲臨淮人而史稱貴縣人稍有不同蓋希儀世官指揮史據其衛籍言之而錄則仍書本貫也其書已載荆川集中此爲袁襄摘出錄入金聲玉振集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

荆川集十二卷

明唐順之撰順之有廣右戰功錄已著錄順之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王奇之術無不精研深欲以功名見於世雖晚年再出當禦倭之任不能大有

所樹立其究也仍以文章傳然考索既深議論具有根柢終非井田封建之游談其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故於秦漢之文不似李夢陽之割剝字句描摹面貌於唐宋之文亦不似茅坤之比擬間架掉弄機鋒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至其末年遁而講學文格稍變集中如與王慎中書云近來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始得見些影子云云則薰蒸語錄與之俱化分別觀之可矣其集爲無錫安如石所編王慎中爲之序蓋二人早年論文不合及其老也客氣漸盡乃互相傾挹云

慎行自少即聞外大父荆翁先生古文今文世世師也已乃誦讀今文愛玩之而不敢學已又誦讀古文愛玩之而益不敢學而反浸淫於粉藻竭蹶於彫鏤者若干年而於文茫不得其津梁比入仕從館閣中長者請問古文所宜師法長者首稱先生大家他粉藻若彫鏤者不數也聞乃用以相誠然余初仕既應酬不可謝心雖祈嚮先生而識力才地頗淺單怯姑借徑於粉藻若彫鏤以爲觀而又厭不肯就一進一退一彼一此者復若干年獨時時知愛玩先生視初時與日增甚而已從甲寅歸杜門兀坐諸應酬文一切盡謝年餘而後醒悟昔人謂唐之韓柳即漢之馬遷宋之歐蘇曾王即唐之韓柳文章有真千古一脈蓋非虛言今即謂國朝之先生即宋之歐蘇曾王唐之韓柳可也余嘗取國朝文自方楊正始外特以南城羅北地李晉江王與先生共類纂一集以爲深文高文卓然大家無論四先生矣開示知文友人友人賞之而以爲羅李工韓柳王唐工歐蘇余心頗馳其言今而後知匠心獨到

卷序

得文章真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造理醇而議事極密立格高而命詞獨溫無一語不近人可曉然明而又終無一語近人可形似摹竊者居間反覆誦讀風神輝映目趣機躍爲韓爲柳爲歐蘇曾王者若彬彬雜出乎簡端卒欲指定以何篇擬之何家何語做之何篇而終不可得也至一番議論輒一番脫卸重結束復重重抽換如宮商之奏首尾開闔天巧不可浚湊又如萬疊山谷愈深愈變令人莫追憶所從入然一指顧則劃然天開一揮灑則蒼然雲會此則先生所獨到蓋創韓柳以來所不必有之局面而實暢韓柳以來所必同有之精神於是知先生之得爲真先生居家不妄受人一緡諸叩文者則嚴卻之欲兀然作不識字道人此其位地何如也近世之煩爲文者每每有叩之無不立應卽世情交好多牽不能割斷人適不斬自適算目睫不算久遠卽粉藻靡而曾不知彫鏤苦而曾不知粉藻真文一脈之難言也久矣先生居家日晝日久九流百代無不網羅無不貫穿行今逾又耗矣

古文職業臨書欲臥竊恐今之醒悟者之未爲得而綴之不敢學者之未爲失也特以識一念之所嚮焉外孫孫慎行謹識

孫序

二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葢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千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至於今爲烈葢其盛如此畫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閒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爲友又得一人焉毗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葢所謂得其精華於其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復爲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己之志棄去不啻弊徒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

王序

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誚上下二千餘歲之閒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君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君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嘉靖己酉冬十月望晉江遵嚴居士王慎中道思甫序

唐荆川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游西山碧雲寺作得悅字

慶壽寺齋宿

寓城西寺中雜言五首

同孟中丞游龍泉寺二首

普濟寺同孟中丞作

秋夜

禁中遇雨

夜霽

十五夜旅懷

望太行

山行卽事

荆集目

泛黃河

息中山亭子

雨霽約孟有涯中丞遊山孟先出郭追之不及

送焦提學往貴州

送李推官赴高州

送蔣藩幕赴閩中

休沐家居簡陳約之

送王生歸蜀

送何學官往金壇

送陳學官往福寧州

送莫子良權舉東歸

答陳編修約之柏鄉見寄

送蔣尉赴金華

送程翰林松溪謫居朝陽四首

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時賜袞衣一襲

春夕皇甫膳部見過索觀郵作留夜坐

觀張舍人二首

漢縣陽比干墓

中嶽

游嵩山少林寺

冬至南郊

奉天殿慶成侍宴

朝謁長陵

奉命分祀孔廟作

觀中州進賀長至表箋恭述時寓信陽

登孫登嘯臺

鎮雀臺二首

嵩陽宮柏

荆集目

詠天壇梅花

詠蛺蝶花

狂歌行贈孟中丞有涯

皇陵行

從軍行送呂兵曹募兵遼海

送朱建陽

送陳貢士刺上思州

榮陽行

金臺行

結客少年場行

歌風臺

同院寮觀閩中芍藥作

南苑

午日庭宴

登昆盧閣

遊龍門

龍泉寺對雨

永年公館夜宿

龍泉寺懷顧南田使君顧以公事不至復惠酒助看山之興

詠崔後渠書屋

題張學士仰宸樓藏賜書

題張學士陽峯卷

送張學士歸蜀省親

潞河別林汝雨提學浙江

送黃參政赴陝右

送項膳部遷之南行兼呈劉祠部

送高行人使琉球

送王侍讀赴南都

荆集目

送樊大夫會朝長至

送周雲卿之任通山

寄周中丞備禦關口

答周約菴中丞九日樂城道中見贈

送施貢士子羽南行

送人上陵作

覽任少海吏部慶都留題悵然懷人因次其韻

贈袁御醫芳洲

張相公壽詩

趙州懷古

呂翁祠堂

題劉黃祠

朱仙鎮觀岳將軍廟

和陳編修約之禁中雪詩二首

詠夾竹桃

和詠霧中榴花

九月晦日釣州公館見菊

村居二首

村夜

同皇甫子循遊橫山二首

夜宿王氏莊

暮春遊陽羨南山四首

同林尹遊會真庵

遊馬跡山宿許道士房有贈二首

題閩泉川副使莊

謝病贈別高參政子業

罷病歸訪王山人含真

送王良醫往岷府

荆集目

贈王適谷出守保定

贈春巖王尹朝京

送白尉往湖州

送胡主事權稅荊州

丹陽別王道思三首

夏日聽沈君彈琴詩三首

贈宜興張醫二首

次韻贈陳后岡

送李文典赴河南郡倅任

次韻答張戶部羽卿

送董兩峯應舉

九月八日作

送真州蔣生至宜興親迎歸

送莆田方生自宜興歸應試

送林宜興還官南部

題東石草堂圖贈黃松江

雙壽圖歌爲段翁作

贈王君五十歲

題龍圖

山莊閒居

遊神墩寺次壁閒韻二首

登墩

廣德道中

泊淮上作

淮上五日泛湖同蔣別駕世和

聞復官報寄京師友人

代東寄京中舊遊

寄贈曾郎中再入禮部

荆集自

家居贈別陳僉事約之

臨清十五夜東陳太史約之

贈陳僉事約之生日

崔鎮道中晚望懷陳約之

贈別義興林尹還官

次韻贈施道人

寄題顧東橋侍郎載酒亭

送樊醫歸南昌

贈張地官督賦江南

贈南都莫工部子良夏至齋宿署中

送彭府倅進賀聖節表

宜興舟中讀徐養齋詩稿因思奉別之久悵然有懷二首

覽徐養齋見懷毛古菴及小子之作存沒感懷和韻

和徐養齋移居二首

五

題贈施心菊醫士

贈江陰陳君

寄劉範東提學

題伯祖平樂守素齋翁像

和朱子學遷居

程副使輓詩

元夕詠冰燈

○卷之二

詩

庚子歲海印寺再舉同年會紀事四首

得薛君所寄三游紀興刻中有楊方洲見懷之作蓋別去已十餘

年矣撫卷慨然用韻奉答

送黃舉巖赴松江推官任

送沈君守宣波

荆集自

送陸舍人調遼府長史

送王舍人往崑山爲顧相公營墓

聞石屋彭君置生棺有感爲賦四詩

寺中訪後渠崔侍郎不遇次韻

齊上別錢副使

點蒼山歌贈雪屏趙考功

李中麓文選藏書歌

詹府議集奉和上宰松舉公三首

送王翰林浙江兵備副使

送鄒東郭掌南院

贈吳山人歸自京師

贈許太宰

宿雙塔寺林東城羅念菴誤於郭外相尋不遇有作見寄用韻奉

六

次韻贈楊將軍

自述

宿游塘書懷二首

題陳渡莊

岳亭遇盜次韻

病中試新茶

泊舟郭外有感

同稽生泊徐生大復夜過城濠水榭作二首

遊永慶寺示諸友

題金山寺付僧惠傑四首

宿荆溪上塘菴述懷余向曾遊此匆匆十年矣

登常山山亭次壁間韻二首

過清溪莊值主人不在

題清溪莊三首贈顧副使

荆集目

答陳澄江僉事邨居韻八首

贈王山人

贈山陰陳千戶病臥毘陵三首

周蓮渠以詩問病次韻

再疊前韻二首贈蓮渠

憲副饒湖田見過陳渡草堂賦此爲贈

贈郡倅綱運

送人赴真定幕

贈馮午山提學

贈吳賓湖

題徐君淵泉號

贈王思東號王君祖爲中舍

贈熊南沙郡倅入賀萬壽節三首

壬子陸生南陽稽生泊赴試與之敘別不覺坐至夜分因作二首

常山懷羅念菴

壽詩

董進齋壽詩

蔡南村壽詩

壽王生革母

法慕菴六十

贈徐學琴六十

題孤山林隱居祠二首

岳將軍墓二首

吳江三忠祠

松關

梅塢

筠徑

石丈

荆集目

蒼翠亭

會遠樓

元陽洞

小虹橋

迎仙館

禮星臺

靈芬精舍

山田

山池

茅亭

良友軒竹

聽鶯閣

賀陳吏部父母榮贈二首

己酉八月十八日觀潮作

賀金翁夫婦雙壽詩

題贈喬僉事兼爲乃翁封君壽

希周兄八十

石湖王傅厚觀拙集見贈長句二十三韻奉答一首

題偶耕書屋送謝右溪西歸兼柬左溪

題夏中書畫竹

卓小仙草書歌

楊敬師錦歌

古鏡歌

我唱道人拳歌

日本刀歌

劍井行

爲謝參政與槐題青白蓮畫

悼僕鈕才

荆集目

九

道鶴

初蘭

釋康

哦松

○卷之三

詩

病中秋思八首

病中秋日作四首

有感

陳渡草堂二首

小樓宴坐二首

又疊前韻二首

莊中作

自述

有相士謂余四十六歲且死者詩以自笑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此

謂趁日力以進道者言之也苟不進道總是虛生修短何辨焉

苟於道有見處夕死可矣然則死生詎足爲大哉

義難臥病作三首

瘵病作

小集爲人所刻

巖芝寺同童元功宴坐

登屠翰林仍臺作二首

次人憂旱作

再遊清溪莊值主人不在次韻

至常熟陳中丞白訓導邀登福山看海二首

金澤寺中寄松江友人

松江金澤寺四首

天宣寺塵外樓四首

荆集目

十

題湖上廢寺二首

題龍池菴三首相傳伏虎禪僧開山處山頂有龍井蜥蜴見則雨

贈菴中老僧僧解相人術少嘗遊歷江南晚歸菴中

遊宜興海會寺作

贈黃子晦

寄別臺官二首

家居喜袁芳洲相過賦此爲贈三首

次韻贈薛仲常

歲暮有懷諸子

贈張贛州致仕還吳次達夫韻

贈宜興王丞次韻

答朱刑部士南見寄

同萬鹿園宿工文菴次韻有贈

次葉師與諸生講書鐘樓寺聞鐘作

養病道院忽張君見訪不值奉寄

答贈胡柏泉

送郭無錫權南曹主事

贈督府張牛洲兼柬周中丞石崖四首

尹洞山祭酒枉顧草堂有作見贈次韻二首

又疊二首

贈都督萬鹿園四首次思節韻

詠俞虛江參將四首

送曹子泰自大理出守漳郡

萬思節以集中無名作詩見貽二首

萬思節工於詩而近又學射次韻答之

次萬思節韻贈蕭芝田二首

題王世新一枝窩三首

夜歸陳渡草堂時新與諸子別去有懷二首

判集目

癸卯送仲弟正之赴試

己酉送兩弟正之立之赴試

送諸從遊應試二首

送馮子聲赴試

送褚生滔赴試

都陽別方道人

中秋夜同陳澄江張夢麟城濠泛月

和張尙書甬川新修池亭奉母登憩作

贈蔣璞山封君

贈張通政

用韻自述

壽張通政

壽陸師慎齋七十

曹霜崖六十

司訓殷龍巖壽詩

楊醫士六十

褚怡閒六十

贈宜興閔翁八十壽詩

贈天寧寺僧八十

懷竹叔壽詩

楊醫士壽詩

贈丹陽湯孺人壽詩

謁文敏楊太師墓次江提學韻

北郭謁宋鄒道卿文忠公墓

讀東坡詩戲作

喇嘛翠峯老僧曉詩三首

錢心漁曉詩

雪詩和蘇韻十首

判集目

家僮自野田攜黃菊二株至軒中感而有作三首

漂布架二首

職架二首

病中食江魚作

弟兒次江魚詩韻深不稱意偶坐水榭無事再疊前韻敘之

次韻題王孟端春流出峽圖

山居

讀王遵巖所爲拙集序文自嘲四首

紀夢

有司查腳色二首

游塘候巡公四首

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

南征歌十二首

塞下曲贈翁東厓侍郎總制十八首

偶感十二首

觀道士祈雨二首

歸自金陵宿白土

酬徐養齋尚書見懷之作亦以少頌盛德并爲扣關先容云耳二

首

送楊訓導擢曹州掌教二首

贈徐愛杏山人詩有序

題贈段紫峯

秋日書客童君見過賦此爲贈

題陳推官羅江號二首

題寶華和尚卷

贈王和尚住善卷

自述贈寫真毛君

贈曹星士一江號

荆集目

自述并贈曹君

曉起觀貓捕鼠

題畫

廉使廖東雪喪後開所惠地黃酒臨觴慘然

贈儀真沙君

贈史君漁沙號

華補菴三度惠酒而此番所惠參酒者絕清冽可人雖味甚濃厚

而置之杯中淡若無色可謂嘉品因劇飲至醉遂成口號奉謝

三首

食石首魚又得鰯勒二魚喜作口號向時石首每至郡鰯勒亦不

至也非海氛漸息何以有此

○卷之四

詩

三屯營閱兵勸鎮總兵開府處

喜峰口觀三衛貢馬

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日露波面如鏡舟

人以爲海上罕遇是日行六百五十餘里

謁夷齊廟二首

古北口觀降虜步射復戲馬馳射至夜

山海關陳職方邀登觀海亭作

盧龍行

臥病作二首

至職方作余初釋褐補官武選主事今適三十年

再官京師懷趙浚谷中丞

密雲閱兵作

渡潮河

夜上石塘嶺關

石塘道中

荆集目

古北口城此城雄據山頂蓋徐武寧之經略也

宿黃崖營

遊蓮化湯泉

登喜峰古城時三衛貢馬散牧塞外

曉發喜峰

入秋久矣餘熱尚在閏月十五日太平寨始見秋色

月下小坐書懷

寄姜白二子

新鎮憶弟正之試南都

選錄白二子衣

副總兵馬芳芳陷虜中十二年而歸在虜中亦稱爲驍將

謁夷齊廟

八月五日順義道中望關時近萬壽節四日也

順義公館次壁間韻

登懷柔城二首

黃花鎮拜聖誕

月夜度蛟門

三沙抱病夜坐東梅林督府

和陳黃潭東歸一首

浙中流言王遊擊喪師二千者又聞總督梅林公將至太倉詩

以自咎并以志喜云耳

三沙病後夜起詠月書懷

海上歸來病手足瘡兼血疾伏枕

赴官揚州與左妹夫兩弟鶴兒白堊登金山坐禪房一首

題牆子嶺公署中偃松署本參將府也

游湯泉四首

宿七家嶺驛大壁間韻

食蒜

題豐潤寺古鐘

游鐵壁

銀山寺說法臺

橫嶺

七夕公館憶海上二首

賦

游盤山賦

○卷之五

書

答顧東橋少宰

答張雨川尚書二首

寄劉南坦

與王龍溪郎中

答王南江提學

答俞汝諭

答戚南玄

答王生宗道

與唐一庵

寄黎知州

與鄭淡泉文選

答洪方洲主事

與王湛泉文選

與陳後岡參議

答屠漸山論德

與田巨山提學

與二弟正之

與薛方山郎中

與張西磐尚書

與王體仁

與王堯衡

答周約菴中丞

答周七泉通判

與陳兩湖主事

○卷之六

書

寄黃士尚

與項甌東郡守

答江五坡提學

答廖東雲提學

與應警菴郡守

與應警菴提學

答馮午山提學

荆集目

五

荆集目

六

與王北崖蘇州三首

與胡青崖同知二首

答林鎮江異舉

答茅知縣鹿門

與袁判溪推官

答呂沃洲御史

與張本靜二首

與薛畏齋副使

答洪方洲主事

與蔡白石郎中二首

答皇甫柏泉郎中

與與槐謝翰林

答喻吳舉御史

與李中溪知府

荆集自

與胡柏泉參政

與李少卿中麓

答姪係一麟

答洪方洲

答王龍溪郎中

與羅念菴修撰

○卷之七

書

與楊椒山

答楊小竹

與洪方洲郎中二首

答殷生原學

與程松溪司成

與沈石山食事

與劉寒泉通府

答王遵巖

與孫雙江司馬

與姜編修廷善

與華郎中補菴

與陸五臺儀部

與季彭山

答姪孫一塵

答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辭宜興諸友爲亡妻舉奠

與人論祀鄉賢

與莫子良主事

答茅鹿門知縣二首

與洪方洲二首

荆集目

與王遵巖參政

與楊朋石祠祭

與萬思節主事二首

與顧碧溪中丞二首

與卜益泉知縣

答華補菴郎中

答蔡可泉

○卷之人

書

與呂通判竹嶼

與安子介

與白伯倫主事

與萬思節食事

與董后舉主事

與洪方洲主事
與雷古和提學
答徐存齋相公二首
答翁東厓總制二首
答曾石塘總制二首
寄趙浚谷
與趙浚谷中丞
與河南李中丞石壘
與萬兩溪吏部
與趙甬江司空
與向仰山巡按二首
與趙尋齋巡撫
答金前淙郡守二首
與曹子泰評事

判集目

五

答萬思節參政二首
與楊朋石祠祭
與白伯倫儀部三首
與陳蘇山職方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二首
與何總兵柏村
與俞總兵虛江二首
與李石麓少宰
與吳筠泉宗伯
與楊虞坡司馬二首
與喻吳臯中丞
與王稚川少卿
與李克齋侍郎
與章陽華中丞

判集目

三

與董後峯憲副
與李兵備
與劉南坦尚書
與張龍坪兵備
與羅念庵
答王鑑川兵備
○卷之九
寄內閣及本兵諸老二首
與胡梅林總督十三首
與王芳湖中丞
與陳黃潭巡撫
與朱肅菴巡按
與翁見海中丞

與萬兩溪少卿
謝歐陽石江巡撫
與歐陽石江巡撫
與郭似菴巡按
答舒雲川巡按二首
與陳遜齋巡按
與賈太守
○卷之十
答李中谿御史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與魏立峯憲司論呂提舉
與葉東園御史
與徐少初縣尹二首

答符松岩郡守

與呂沃洲巡按

答曹巡鹽

與李龍岡邑令

與徐養齋尚書

與人論旱荒

與呂沃洲巡按

答施武陵

與鄭戶部

與王北厓郡守

答王北厓郡守計均徭二首

答蔡可泉判官

與吳峻伯縣尹

與金攝山縣尹

刻集目

○卷之十一

序

中府輯略序

明道語略序

李彭山春秋私考序

龔峯林侯口義序

筆疇序

王君注握奇經序

江陰縣新志序

鄭君元化正典序

右編序

左編附序

文編序

雜編序

福建鄉試錄後序代

東川子詩集序

前後入蜀稿序

山堂萃稿序

劍泉奏議集序

聲承集序

吳橋人輓詩序

鈴山堂詩集序

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卷之十二

序

石屋山志序

贈彭石屋序

送太平守江君序二首

刻集目

送彭通判致仕序代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贈蔡年兄道卿序

贈宜興尹林君序

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送柯僉事之楚序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送邑令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

贈訓導邱君序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送陸訓導序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贈張方士序

幸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葉包巷先生壽序

薛翁八十壽序

羅君八十壽序

李封君七十序

陳封君六十壽序

陸慎齋先生壽序

書水西集

書錢遇齋高尚卷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書王氏傳家錄後

○卷之十三

記

重修宜興縣學記

荆集目

重修涇縣儒學記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常熟縣二烈祠記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裕州均田碑記

建陳渡石橋記

華氏義田記

救荒濟記

大觀草堂記

西峪草堂記

任光祿竹溪記

永嘉袁君芳洲記

吳氏墓記

休寧陳氏墓廬記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胡賢棺記

收廣右戰功

○卷之十四

記

晉齋說

鄭氏三子字說

僧承基字說

續猶相乳說

銘

荆集目

象梳銘

鏡銘

銅雀硯銘

鼎硯銘

半月硯銘二首

黑石硯銘

宛山石硯銘

方硯銘

方圓硯銘

小硯銘二首

斧硯銘

荷葉硯銘

誄

王御史毅齋誄

贊

徐司徒毘陵陳侯像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丁近齋參政像贊

古菴毛先生像贊

弘齋黃先生像贊

蔣雲壑像贊

王思東像贊

吳南圃像贊

吳南洲像贊

運使黃慎齋像贊

殷教官石城像贊

某教官像贊

祭文

啓聖祠祭文

永州祭柳子厚文

祭萬古齋文

祭萬希菴文

祭白洛原文

祭邱思菴文

祭楊細林文

祭孫南野太僕文

祭胡評事省齋文

祭先考有懷府君文

祭祖廟文

祭弓矢文

祭六齋司旗牌司刀之神文

○卷之十五

誌銘

俞事孫公墓誌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刑部郎中唐嘿菴墓誌銘

禮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戶部郎中林君墓誌銘

施推官墓誌銘

松陽知縣胡君墓誌銘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誌銘

信豐訓導殷君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指揮俞事湯雪江墓碑銘

儀賓李公墓誌銘

○卷之十六

誌銘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封知縣張公墓誌銘

鈍齋吳公墓碣銘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秋野殷公墓誌銘

蕭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墓誌銘

楊孺人旌節碑銘

王母繆孺人墓誌銘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吳母唐孺人墓誌銘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封孺人莊氏墓誌銘

弟婦王氏墓誌銘

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程少君行狀

○卷之十七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判集目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普安州判杭君墓表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華三山墓表

莆田林氏先墓表

彭翠巖處士墓表

傳

周襄敏公傳

陽谷吳公傳

萬古齋公傳

李宜人傳

章孺人傳

俞孺人傳

葛母傳

○卷之十八

雜著

雁訓

讀春秋

書河圖洛書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書王明齋卷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書王龍溪致知議略

書岳將軍題大營驛

書醫施氏婦事

塞河壩枯骨誌

書瘞枯骨志碑陰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判集目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書黃山谷詩後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數論五篇

句股測望論

句股容方圖論

弧矢論

分法論

六分論

舊刻先襄文公文集十七卷外集三卷坊刻既多闕失家藏舊板亦歲久漫滅不復成書壬辰歲承乏湖之德清簿書之暇與山陰劉子正誼訂誤補殘及兒子少游共相編

次正集十八卷外集四卷正在開雕量移之信適至爲時
匆遽無暇細勘仍不免於訛繆而外集尚未及授梓至文
武左右儒裨諸編左氏始末史漢鈔諸儒語要諸儒文要
批選朱子歷代神機句股算法獨歷批本四元寶鑑奇
門六壬翻輦太乙諸書世無善本又卷帙浩繁無力剞劂
未得公諸同好則不能無遺憾焉康熙五十一年八月朔
日六世孫執玉謹識

唐荆川先生文集目錄畢

荆集目

表

光緒乙未武進盛氏思惠齋刊宿松高駿和陽湖吳文郁江陰謝寶琳全校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

詩

遊西山碧雲寺作得悅字

端居滯文翰久與實心閑出沐乘休豫尋幽展懽悅涉澗俯潺湲
攀巒面巖嶠邈哉神臯奧居然靈境別夷峻疏深池塞坎構崇稅
浴室盪陽泉冰井蔭陰穴躋險惕眩迷迴欣超軼密林婚猿獮
遠峰挂虹霓宵看朝旭升晝見昏星列訃豐尤乍熹崖懸曜先晰
景會萬象昭跡睽百慮絕巖棲庶可希從茲謝塵轍

慶壽寺齋宿

獨坐花宮月疏鐘報曉晴地超三象外人覺萬緣清茹素分僧飯
觀空入化城眞詮今已悟靈畏毒龍驚

寓城西寺中雜言五首

金馬遶朝謁雲林久臥病增寒鳴蟬蠲庭古蔭藤蘿束帶知圓減
觀書厭帙多無人來問疾默坐似維摩

判案

少年好疏懶遂與性相安經月常忘沐逢人或不冠鼎裏金將化
囊中玉可餐解言脫屣易豈憚拂衣難

緇塵坐自染白社偶相尋俗子慚玄度名僧卽道林三生空有偈
五蘊本無心說法何須難忘言悟已深

誰言龍藏遠亦在鳳城旁塔湧金銀界筵開功德場常明瞻慧月
利涉藉慈航沈痼還能遣齋心奉藥王

秋來不覺蚤落葉忽已繁物化每相代吾生尙何存微材同朽櫟
僻地當丘園竊慕東方子一官堪避諠

同孟中丞游龍泉寺二首

山深人不到僊侶暫相從金馬聯驄馬晴峰映雨峰竹嶼今棲鳳
花潭舊伏龍方欣窺妙偈遽擬謝塵蹤

寶地風塵絕琳宮日月偏雁來還繞塔龍去尙留泉戶裏天花落
空中梵樂傳遠師休禁酒客醉欲逃禪

普濟寺同孟中丞作

宛轉雲峯合微茫鳥路通閒來竹林下醉臥石房中陰洞泉先凍
陽崖誰尙紅攀蘿探虎穴憩石俯飲宮上客思留帶山僧不避聰
夜深清嘯發流響入寒空

秋夜

捲帷望秋月月皎心亦清牀下寒蟲響庭前落葉盈漢陰鮮機械
河上多道情一適萬事畢栖栖何所營

禁中遇雨

紫閣肅陰陰重門寒意深忽看百里霧來作九秋霖灑道先清蹕
雷花度禁林櫺闥方夾陛雨立溼衣簪

夜霽

秋月澄初霽退公方掩閨稍聞金柝動坐望玉繩低巢鳥喧餘溼
庭花落故畦鳴鶴人驚候變燈下理寒絺

十五夜旅懷

暫輟明光草言從洛下游塵沙雨河夕風雨二陵秋鏡有潘郎鬢
囊無季子裘更堪三五夜獨自下西樓

望太行

北望太行山嶽岑霄漢閒倚天開疊障畫地作重關車向羊腸轉
人從鳥道還一爲苦寒曲淚下摧心顏

山行卽事

息馬依叢薄寒裳涉淺沙桃源無俗轍雲谷有人家凍壑含朝雨
晴峯聚晚霞相期白社裏共聽演三車

泛黃河

曾聞星宿海上與月波連西走崑崙坼東流碣石湮魚疑入丹躍
馬似負圖傳今日臨秋水望洋私自憐

息中山亭子

日日塵沙裏深愁行路難孤亭自起曠過客暫盤桓霜重飄梧葉
雲輕度石欄不能千日醉幸托一枝安

雨霽約孟有涯中丞遊山孟先出郭追之不及

碧宇陰霏斂青林曉霽分山中期共賞野外復離羣卽擬追飛蓋
猶疑隔片雲行行思無限寒葉落繽紛

送焦提學往貴州

書生非法吏猶跨五花驄山遙迎漢使海國被王風俎豆夷酋識
休離譯語通爾鄉有名宦好去學文翁

送李推官赴高州

天子念南陲君才況抱奇祗將經節律不以吏爲師賈客多踰海
居人半雜夷雖言持漢法謠俗自須知

送蔣藩幕赴閩中

結束千金劍辛勤萬里遊諸侯門下客才子幕中籌風鳥鯨波湧
寒城蜃氣收自公多暇日望海幾登樓

休沐家居簡陳約之

祗役趨東觀校讐良以疲偶乘青簡暇復與白雲期任性形骸豁
忘機鳥雀知求羊何不至三徑坐相思

荆集

送王生歸蜀

明經多不賤嗟子倦遊歸只解攀鱗易何言獻璧非路難裝欲盡
客久鬢將稀狗監誰相薦成都一布衣

送何學官往金壇

近來稱藝苑大率數江南作師君不忝問俗我能諳家擅蠶蛇寶
人馳白馬談彬彬諸士子莫是出於藍

送陳學官往福寧州

陳生才亦奇年少舉宏詞自信五經笥堪爲一卷師衣冠閭俗變
文字海人知莫卽傷淹滯三鱣更不欺

送莫子良擢舉東歸

漢庭方貴少羨爾早翻飛始應公車召旋聞駟馬歸銜星看劍氣
逼歲換貂衣想到還家日閨中爲下機

答陳編修約之柏鄉見寄

菟苑俱將命瓜期獨未歸忽傳千里札坐使寸心違
髮行來變

丹楓別後稀時時通遠夢恍是薊門非
送蔣尉赴金華

分野應星躔金華婺女邊微官君勿嘆福地古來傳洞有成羊石
山多醴酒泉卽令不好飲猶得學神仙

送程翰林松溪謫居朝陽四首

窮窳玉堂僊漂零瘴海邊煙花遠北署鴻雁隔南天水暗疑藏
峯高欲貼鶯應聞前席召誰道去經年

天連窮髮國地近上雞鄉禁闕心偏遠關河望轉長翻飛看鳳
消歇怨蘭芳此路饒荆棘思君欲斷腸

朝陽何所似雲水日氤氳白晝鮫珠落青天巖閣分山魃迎客
海若識人文瀟灑韓祠竹清風今到君

南溟君汎棹北地我驅車忽作分飛鳥深慚比目魚啼猿三下淚

明月兩離居嶺外梅花發逢人早寄書

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星時賜袞衣一襲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新裂山龍炫
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春夕皇甫膳部見過索觀鄙作留夜坐

蓬扉春色徧柏葉夜筵開愧乏凌雲賦徒煩結綢繆疎鐘出長樂

明月照章臺痛飲須投轄何言興盡回

輓張舍人二首

少小侍中郎人稱張辟疆方隨難樹息忽是鳳毛亡劍歇雪閒氣

珠沈掌上光一經何所託重爲相君出

象賢超世胄服禮並文儒共羨昌黎公

賜履帝恩孤太息張公子哀榮遂爾殊

汲縣謁比干墓

下馬登丘壘萊林曲隧通碑因元魏樹地是有周封酒散荒池上

人行秀麥中故宮無可問徒此對松風

中嶽

巫閭控北戶慈嶺與西隅茲地陰陽合中天洞壑孤黃樞標正位
紫氣護真圖近接浮丘宅深藏軒后符疏峯連太乙列館象清都
園宮猶漢築馳道尚秦除肅肅泥書祕森森羽蓋趨仙遊微見迹
帝幸暗聞呼露洗千齡柏霜封九節蒲星榆臨砌發月英應時敷
將訪三山記猶迷七聖途今朝陪廣樂直擬到方壺

游嵩山少林寺

淨域龍巖上香臺驚嶺邊山由巨靈開教以法王傳二室圍蘭若
三花接梵筵土中元此地檻外即諸天複岫低衡岱迴軒寫洞瀟
雲衣披雜樹虹影度飛泉綴爛熳皆青瑩綠緣盡白蓮神猿參講幕
馴鶴繞爐煙慧月秋逾徹泥珠夕更鮮谷將鐘迸響潭共鏡爭圓
萬劫終成幻三年併是緣願假金篦力一爲照迷川

冬至南郊

明王敦大報泰時禮神君位以南離正宵從甲子分月臨太乙館
星動羽林軍除道疑登岱鳴簫異度汾聲容六變合海嶽百靈紛

荆集

五

封檢微題字屏帷悉畫雲神光人共見天語帝親聞盛跡誰能賦
多慚扈從羣

奉天殿慶成侍宴

饗帝在仁人郊雍景命新方看受釐日即是賜輔長
衣冠集紫宸宰夫稱燕主蕃國備王賓鵷鷺千班序魚龍百伎陳
鈞天初聽樂玉食共分珍禮厚過三爵恩均洽四隣小臣叨醉飽
拜舞祝千春

朝謁長陵

赫赫我文皇恢恢廟算長定鼎憑天險因山作地藏三泉疏雁海
萬壑轉龍荒雲結蒼梧色峯成金粟岡寢園馴象守松柏孝烏翔
清蹕傳虛谷靈旗隱洞房遺弓仙馭遠上食總帷張臣生良已晚
幸此拜冠裳

奉命分祀孔廟作

後聖禮先師斯文今在茲將陳百官富詎止一牢祠入室瞻遺器

園橋展盛儀樂堪三月聽真想雨極時執鬯元公肅捧璋髦士宜
鄒儒叨小相端甫奉前規

觀中州進賀長至表箋恭述時寓信陽

子月開周正朝宗協禹方諸神將受紀四海共迎祥望日扳仙仗
呼嵩繞御牀天威臨下國星使入明光彤管書雲物黃鐘獻樂章

欣逢陽道復願祝帝圖昌

登孫登嘯臺

晉時肥道士長嘯此山陰自遠龍蛇跡能爲鸞鳳音清淨同河上
沈冥異竹林坐超惟默理妙契守雌心逸駕應難返荒臺尚可臨
俯看恒衛水遙見太行岑砌冷疎花發屏扇落葉深寧知千載後
更有阮生尋

銅雀臺二首

玉盤從茲問銅臺空自寒分香留故愛同輦罷新懼急管銷魂易
輕絲續命難何因作雲雨彷彿夢中看

荆集

六

漠漠龍髯遠飄飄總帳空自憐妾薄命不得奉君終望幸非前日
棲靈是舊宮翠襦霜露難露錦瑟入松風鸞鏡時猶照蛾眉歲不同
誰能更歌舞心折望陵中

嵩陽宮柏

嘉樹植崕峒年長勢更雄已無秦帝幸尚有漢皇封幹比孤生竹
根猶半死桐靈泉玉女灌甘雨樹神通葉密鶯難度枝樛葛易蒙
垂陰九華帳弄影五雲宮色掩重巖翠聲含眾竅風賓來虬蓋偃
仙去鶴巢空非因不材壽春秋自無窮

詠天壇梅花

名卉來南土奇葩曜上方花遲疑避雪葉早爲迎陽靈液滋玄幹
仙雲拂素裳無言恆斂笑不謝暗飄香夕伴芝房月朝承苑苑霜
飛窺玉女鏡舞撲羽人觴擬結千年實先呈五出妝帝羹如可和
持此奉明光

詠峽蝶花

蜀地羅裁就蜀有林
漆園夢始通何有金翅色翻在碧林中未辨
逍遙影爭矜點綴工採香蜂趁侶啄蔬鳥銜蟲易淫緣多粉難飛
詎少風美人笑來撲誤使損芳叢

狂歌行贈孟中丞有涯
我生苦纏縛雅志在泉石不嫌步兵散翻笑中散窄前年奏賦天
北隅頗道君王愛子虛衣冠對日趨香署劍佩迎宵過紫衝紫衝
香署千官聚五陵豪氣健如虎鸚鵡何曾慣錦籠爰居元不識鐘
鼓焉能悅首學侏儒局促羞爲轅下駒從古長安誇巧宦張湯爲
智汲黯愚以茲謝病且歸去釣竿遠拂富春樹終日遭逢眼未青
三年塵土衣猶素今日亦何日忽如入鹿門公也襄陽夫子之耳
孫升堂更不同寒溫寫盡肝膈相與論朝看賢隱山暮折申臺柳
坐我白玉筵勸我青荷酒談詩公作指南車對局誰看射雕手君
不見中郎倒屣近王生又不見北海忘年交爾衡相知何必結交
早一言合意千金輕狂歌未斷壺未傾門外驚聞征馬鳴落葉東

荆楚一

七

還西亂雲縱復橫花開月下儻相憶請公誦我狂歌行

皇陵行

皇陵鬱鬱標淮甸泗上諸峯盡相面衣冠月出鬼前驅劍匣書局
人不見銅井沈沈碧砌寒綠霞隱映紅闌干碧砌紅闌松柏裏迢
遙復道中天起石馬陰嘶萬歲虬雲靈風暗捲長淮水深山大澤
兩纏綿白虎朱雀紛後先日精月華相迴旋元氣氤氳幾百年憶
昔元朝赤縣裂爭雄逐鹿俱豪傑一朝此地黃龍飛蛟螭鯨鯢徒
濺血已聞帝王自有真更說南陽多貴人戈矛貔虎三千士礪帶
河山十八臣江左金陵扶地軸漢家豐沛還湯沐復戶獨租父老
歡重門列戟固陵肅羽騎千屯護玉魚獵封數仞堆金粟御碑突
兀表勛勞百里無人敢樵牧流傳八葉到神孫孝敬先知重本根
伏鵬蒸嘗時不後清明寒食更澆酒貂褕中使日焚香豸黼詞官
夜初斗新道無君不見驪山北邙盡蒸蕪五陵佳氣空模糊壯哉
茲陵從古無天長地久垂鴻圖

從軍行送呂兵曹募兵遼海

匈奴十萬入雲中烽火照耀甘泉宮戰士三春不解甲天下一怒
欲斷戎追奔盡選流星騎併敵齊分明月弓虜氣憑陵恆候月漢
兵超忽若乘風已聞舊戍黃花口復道新屯細柳中飛沙颯沓迷
亭障組練繽紛皆北向赤羽朝徵六郡材白茅夜拜五丁將呂郎
磊落似劉生許國從來氣不平匣裏雄劍藏豹變腰間寶劍作龍
鳴較散黃金收猛士身騎匹馬出長城雁行暗結遼西陣魚貫晴
開海上營誓同魯仲能飛箭豈學終軍漫請纓建節行行通大漠
檄書馬上時能作瀚海連雲太白高燕然雪照旄頭落知君意氣
坐相邀五百神兵集一朝漁陽突騎蛇矛銳幽并俠客鐵驄車
上礪人常買勇懷前戲稍展爭標共道百年胡運息直教一戰虜
塵消歸來奏凱獻天子功名絕勝漢班超

送朱建陽

故人三十北上書行到薊門曾棄繻故人今去薊門道雙綬垂腰

荆楚一

八

一何好道旁桃李爛春晴可憐仙令看花行殷勤斗酒與君別落
花片片如飛雪昨歲春花滿薊門垂楊陌上始逢君偶然傾蓋輸
情素交歡每會披雲霧春來春去能幾時聚散匆匆各自知把袂
追攀情未已爲問閭中幾千里武夷之山天下奇翠壁丹崖共蔽
虧可但王喬多道氣應傳潘岳有新詩

送陳貢士刺上思州

陳生磊磊所羨十年不遇常彈劍本期談笑取公卿豈意逡巡
向州縣憶從少小負才華飄飄逸思凌綵霞謝眺詩篇差可擬子
雲筆札焉足誇終然獻玉遭雙別安事讀書盈五車揚來奔走長
安陌人世紛紛笑落魄高歌白石無誰知用盡黃金徒自惜富貴
浮雲不可求且復低眉從薄遊南望桂林雲氣深瘴雨蠻煙多瘴
淫不辭炎海千重路試取冰壺一片心

榮陽行

榮陽軍壘高嵯峨楚漢之戰何其多已向版倉尋芻粟還臨鴻水

制山河大小一百一十戰組練崢嶸如閃電存亡呼吸那可主
客縱橫忽然變英安烈烈紀將軍志不可奪身可焚城西夜半赤
帝走獨載黃屋開東門漢家社稷蕭曹力殺身衛主誰能識君不
見丹青白馬勒元功吹簫屠狗俱開國
金臺行

君不見七雄割據勢相均得士者富失士貧燕昭信義明日月不
惜千金買駿骨郭卿談笑吐深謀海內賢豪競馳突就中樂生尤
絕奇按劍魏朝人豈知一朝遇主同心腹親屈君王爲推轂指麾
燕兵百餘萬蹴踏齊城七十六於今六合無并吞寂寞古臺空復
存少年未上麒麟閣且學陸沈金馬門

結客少年場行

長安少年膽氣粗生來恥作輶下駒買交不惜千金產使氣能拚
七尺軀探丸夜入平陵郭走狗時過渭水隅朱門傾蓋爭言晚白
首同心不願餘俠士由來重然諾一言妻子堪相託魯國朱家不

荆集

九

學儒洛陽劇孟偏能博別有王侯勢絕倫囊裏甲第接天關蕭朱
自倚金貂貴班許元稱肺腑親青牛翠轡朝朝合錦瑟朱紱夜夜
陳門下俱爲驚座客堂中皆是報恩人當時顧盼生光彩自矜意
氣長無改何言榮耀有沈銷雲散星分在一朝舊客誰過賈車騎
新知盡入霍嫖姚始知富貴多親故始知貧賤常辛苦他年北闕
競彈冠今日南山空射虎積薪前後遞相踰一死一生交態殊獨
有子雲甘寂寞閉門自草太玄書

歌風臺

我來擬上歌風臺豈意臺空只平地琉璃古井亦崩塌斷碑無字
苔蘚蒼當年此地說豪華富貴歸鄉多意氣粉榆社裏列黃麾泗
水亭前張赤幟里中父老競來窺昔日劉郎今作帝共談曠昔帝
一嘆季固大言少成事椎牛張宴里閭空進錢今日幾萬計坐中
只帶竹皮冠取裏長呼武煩字酒酣擊節帝起舞樂極歌殘更流
涕遊子誰不悲故鄉萬歲吾魂猶樂沛賜名此朕湯沐邑世世田

免租稅風起雲飛又一時往事蕭條復誰記樵人不識斬蛇蛟
行客還歸黃酒市臺下黃河盡日流瞬息人閒幾興廢
同院寮觀閣中芍藥作

西掖衛連翥翠城龍煙裊霧百花明祇謂紫薇初吐萼忽言紅藥
已敷英紅藥茂艷豔盛陽萬年春色在文昌豈同鄰下芙蓉苑詎
比洛陽桃李場裁成異瓣千般錦結就同心一樣黃金閣披時渾
是畫綺樓臨處并凝妝濯枝故向鳳池上真露偏依仙掌傍仙掌
嶙峋對鳳池詞郎侍直鸞鸞齊玲瓏玉珮花閒映輭曳羅衫葉下
迷花閒葉下情無極含笑含嬌似相識羞將雞舌鬪馨香欲取燕
冠並顏色翠幕分看態轉新朱闌斜倚不勝春未採孤根助靈液
聊持芳蕊贈佳人

南苑

秦園盧橘標炎節漢苑襄荷駐羽旂雲氣自依雕華集星辰故繞
畫梁飛林行草木皆成隊水戲魚龍各台園更取薰風調曲奏已

荆集

十

看陽谷著光輝

午日庭宴

南薰應律轉朱旗火帝乘離錦席披榴吐千花承羽蓋贊開五葉
拂瑤墀水盤錯出仙人掌金縷遙分織女絲復道龍舟方競渡街
恩共許向昆池

登昆盧閣

高閣迴臨飛鳥上丹梯千仞愁攀登窗邀佛日金人下地遍宸居
玉殿層一老擊鐘時放梵幾人面壁坐傳燈同行更說前朝事繡
綉銀魚有故僧

遊龍門

龍門樂嶺拂雲迴鯨浪澎湃動地來一片飛泉千仞落百重疊巘
五丁開水同瀾澗紫天邑山接峭函鎖帝臺勝概依稀似禹穴好
奇徒愧馬遷才

龍泉寺對雨

龍泉寺對雨

西山爽氣朝來歇，倏忽玄陰滿四陲。雲裏樓臺翻借色，雨中花樹更多姿。飛虹弄影搖丹嶂，瀑水分流射綠池。坐覺禪宮倍幽寂，憑欄把酒正相宜。

永年公館夜宿

棲遲異域南冠客，嘹唳長風北雁聲。靜院無朋休對酒，高樓有女獨鳴箏。霞光曉伴銀河落，露氣宵含玉樹清。古往今來成恨望，荒臺孤月向人明。

龍泉寺懷顧南田使君，顧以公事不至，復惠酒助看山之興。

琳宮窈窕碧峯隈，歷歷巉巖更上臺。不見踏花驄馬至，虛看送酒白衣來。山中泉石誰相賞，天末煙雲望屢回。聞道使君能愛客，習池還擬接仙杯。

詠崔後渠書屋

碧山學士隱牆東，叢菊蕭蕭卷幔中。開逕自須同蔣朗，著書元不愧揚雄。分畦梗稻清溪注，對戶峯巒翠霧通。未許棲遲三畝宅，還

荆集

士

應密勿五雲宮

題張學士仰宸樓藏賜書

瀛洲別館切清虛，詔賜綈緇出石渠。祕典自驚墳索上，祥光遙映壁奎餘。簪前鳥下疑翻字，草際螢來爲照書。借問鄴侯三萬卷，何如今日沐恩殊。

題張學士陽峯卷

陽山秀色滿南州，薜荔叢生楚客遊。三峽猿聲偏入夜，千巖楓葉蚤知秋。仙人結宅雲烟近，太史藏書洞壑幽。使使欲焚魚應未得共，言明主待謨謀。

送張學士歸蜀省親

曳履暫違金馬署，承歡遙入錦官城。欲從秋相雲間望，卻向王陽道上行。旌轉層峯朝雨色，舟迴野浦夜猿聲。到家已是初冬候，聞道林中符又生。

潞河別林汝雨提學浙江

君去會稽何日到，諸生湖上待花聰。定因立雪知游酢，不獨傳經似馬融。行載圖書邀海月，坐移帆舸信江風。剡溪見說好山水，苦欲相從奈轉蓬。

送黃參政赴陝右

黃子風流世絕倫，翩翩江海謫仙人。紫微開府勞分陝，白馬乘春遠入秦。三輔烟花迎使節，五陵豪傑望行塵。丈夫得意應如此，誰笑蹉跎白髮新。

送項膳部遷之南行，兼呈劉祠部

春流瀾瀾碧波深，送遠其如南浦心。魏闕幾年叨結綬，江皋千里惜分襟。君遊白下貪雲臥，予滯金門笑陸沈。郎署故交如問訊，邇來惟有越人吟。

送高行人使琉球

天王玉册頒三殿，漢使星槎下百蠻。兔園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度龍關。海迷南北惟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

荆集

主

應應是計程還

送王侍讀赴南都

玉堂學士賦南征，躍馬鳴騶出上京。奉詔明光新佩印，校書天祿早知名。石頭城下春流滿，白鷺洲邊芳草生。此去周南異留滯，看君到處即蓬瀛。

送樊大夫會朝長至

中宵綈室吹葭管，候曉玄堂駕鐵驂。天子迎陽疏玉戶，羣方獻壽拜金函。預占黃道卿雲見，漸覺朱城淑氣含。擬欲從君觀盛典，使星猶自滯周南。

送周雲卿之任通山

湖南此去意何如，綠浦清楓萬里餘。地僻且看衡岳雁，官貧豈食武昌魚。千家鑿井分江水，幾處開田傍石渠。由來撫字惟良牧，天子他年有賜書。

寄周中丞備禦關口

牙旗高建白羊東鼓角殷殷瀚海空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嘯
滿樓中幕南五部思歸義勸北諸軍盡立功燕領書生人共羨一
朝投筆去平戎

答周約菴中丞九日樂城道中見贈

月卿仗節行燕甸星使乘槎向洛陽傾蓋偶從黃菊候開軒共醉
紫萸觴樓臺接寒風雲變巖谷迎寒草樹荒戲馬新詞重康樂疎
才何以答揄揚

送施貢士子羽南行

何用相逢歌莫疑感君落魄不勝悲長鳴自許驂驪並高志宜求
燕雀知已道羣公能倒屣也應天子幸同時金陵樓閣秋雲裏肅
肅遙瞻鴻漸儀

送人上陵作

玉園霜露向秋澄節序初臨祀事興恭將圭璧朝羣帝遙奉馨香
薦五陵祠壇眇眇神光下路寢熒熒燎火升宣室於今敦孝感還

荆集

主

歸早慰聖情凝

覽任少海吏部慶都留題悵然懷人因次其韻

帝京冠蓋同遊日曾忝聲名李杜齊碧樹不堪思遠道綵毫何意
觀新題書傳劍閣鴻猶阻月滿燕關鵲未棲尊酒論文那更得暮
雲回首雪峯西

贈袁御醫芳洲

家本東南海上村翻因避世向金門熊經自信寬真訣鴻寶還將
獻至尊鳴佩偶隨供奉侶下簾長對道家言山人不厭少生事種
橘年來滿故園

張相公壽詩

帷中運策九州清共說留侯在漢京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
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蕃識姓名仰望上台多氣象年
年長傍紫宸明

趙州懷古

千秋霸業消沈盡風俗猶傳趙武靈市上美人揮錦瑟場中俠客
舞青萍雁門北去通沙漠鳥道西來入井陘欲向平原訪公子蕭
蕭賓館戶長扃

呂翁祠堂

呂翁祠堂漳水曲高秋爽氣何氤氲松間隱隱鳴仙樂簷際時時
駐彩雲浮生一夢誰能度羽客千年不可羣未須白首牽朱紱欲
向丹丘訪赤文

題劉賁祠

歲暮江山搖落時客來下馬入荒祠獨傷往事堪流涕欲問遺墟
不可知璧玉無因終易棄龍鱗有逆竟難披今日登科還我輩對
君顏厚更何辭

朱仙鎮觀岳將軍廟

丹青畫壁閃旌旂想像勤王轉戰時黃屋未歸南狩駕金牌已罷
北征師平蕪漠漠前朝隔曠野陰陰暮鳥悲惟有西湖原上樹春

荆集

西

來猶發向南枝

和陳編修約之禁中雪詩二首

建章今且滿清輝朔雪繽紛應候飛忽飄九陌從風散漸積千門
待日晞素影偏搖宮女扇輕花欲上侍中衣最是相如能獻賦霜
恩新向苑園歸

雷驚同雲覆帝畿銀宮玉女特相宜飛花遍入披香苑積絮微消
太液池三署曉光凝劍佩九門寒色映旌旗亦知聖主揮天藻不
羨周家黃竹詞

詠夾竹桃

桃竹舊傳生碧海竹桃今見映朱欄春至芬香能共遠秋來花葉
不同殘疎英灼灼分紫發密蕊菲菲對節攢不信千年將結子錯
疑竹實待棲鸞

和詠霧中榴花

仙曹飛霧曉氤氳幾樹珍花望不分纖萼蒙茸俱襲錦高枝撥亂

稍披雲初疑葉上緇塵染轉覺叢中淑氣薰爲問江頭歌繅采何如玄女哀清芬

九月晦日釣州公館見菊

天涯已過三冬候客舍仍開九日花無那繁香經雨歇獨有疎莖向風斜冷英實有騷人興送酒虛疑陶令家想像故園搖落盡倍令遊子惜年華

邨居二首

偶然灌園興不是學於陵醉臥松間月行攀巖下藤雖于竊自愧掉臂又無能惟應白社裏談笑共高僧

山人頗好事蓬戶掩還開四野綠禾滿三秋白雁來授衣裁短褐飲蜡獻新醅即此堪投老栖栖竟何哉

村夜

纖月生西浦流光照北林羣喧一以息百籟相與吟始悟丘園裏能生清淨心悠悠何所嘆獨坐撫瑤琴

荆集

主

同皇甫子循遊橫山二首

曲磴行來盡松陰轉寂寥不知茅屋近卻望石梁遙葉響疑聞雨渠寒未上潮夫君軒冕客此地欲相招

常時思獨往坐爲塵事擾幸接金門客相攀桂樹榮峯微片雲度谷靜厭禽鳴何年將結社與子共逃名

夜宿王氏莊

微月掛孤壁四山何悄然因穿蘿徑去忽造竹林邊叢木深寒氣平蕪淡野烟徘徊興復盡還就茅齋眠

暮春遊陽羨南山四首

清谿知幾曲惟見白雲深一入藤蘿徑欣聞樵樵吟春鶯未停囀夏葉始繁陰乘此縱長嘯悠然物外心

洞口石縱橫流泉復有聲柴門何處入雞犬自相迎靈草知昏曉時禽識雨晴非因罷官久誰得此閒行

到處暗杉松多言路不通卻從青嶂外轉入綠園中谷口逢茶女

溪邊狎釣童勿嫌疎散甚吾亦是愚公

花落已成蹊村村綠葉齊一園通蝶戲千嶂隔鶯啼澗草多名草山人舊姓嵇窮歡猶未返忽是夕陽西

同林尹遊會真庵

言尋仙子宅窮窅傍清溪望氣行應近穿雲路屢迷人閒多戲鹿樹老更棲雞願得使君姓留將石上題

游馬跡山宿許道士房有贈二首

獨住水中央言修不死方開簾見白鳥隔院度清香機息何妨弈神全可卻糧偶來分半席遠使世情忘

四週環積水信此羽人居鳥下忘機後猿窺搗藥餘閒尋漁父伴自註道家書笑我勞生甚逍遙爾不如

題開泉川副使莊

閑侯食已甚尚有種瓜田潭巖相映帶農圃與周旋刈林盡供酒賣蔬時得錢躬耕豈不苦所貴無牽纏

荆集

去

謝病贈別高參政子業

逝將歸舊林復此別知音縮魚漸分薄解劍感交深目送三河使身分一畝吟從茲一相失長嘆隔飛沈

罷病歸訪王山人含真一與山翁別年華每自傷還因解纜後重問養雞鄉蘿薜窗中影鉛砂枕上方鴻蒙常不語何以答雲將

送王良醫往岷府

獻方曾待詔何事向江干帝側無人薦王門且自安青楓連遠道白首寄微官莫惜囊中祓淮南欲合丹

贈王童谷出守保定

王尊仍出守踞馬上金臺共說股肱郡須憑鎖鑰才雄兵六蕃擁天險一關開不爲長城寄誰令高蓋來

贈春巖王尹朝京

赤縣神明宰如君最少年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鷂得暇即開卷

長貧不受錢此行人共羨名在御屏前

送白尉往湖州

君家太湖北作吏太湖南驛路雞鳴近山城樹影含萬川疏沃野
百室競春蠶幸此猶吾土微官也自堪

送胡主事推稅荊州

南州饒齒草此去豈徒然言徵山海賦用助水衡錢井邑千金市
江門百丈船錐刀未可算寬大見君賢

丹陽別王道思三首

久已廢逢迎蕭然世外情因君訪茅屋相送到江城遠岫雪中綠
寒流冰上行可堪此時別獨自返柴荆

臥病不知久見君三徙官還將鵷冠賤來伴多衣歡秉燭驚宵曙
同舍屬夜寒平生學禪寂猶自別離難

書生多落魄羨子最逢時繡服官方顯青衿職所司鑄人稱道術
倚馬見文辭徒抱彈冠意迂疏自可嗤

荆集一

老

夏日聽沈君彈琴詩三首

山居足清賞獨恨不能琴偶接青谿客因聽白雪音寒暄乍翻復
丘壑轉深沈誰道嵇中散風流更可尋

知君技入神一歇一番新撥處疑非指聲中似有人空山鳴落葉
暗水躍潛鱗何獨吹簫客能生陰谷春

忽聽使人驚空山送一聲能令草樹裏齊作秋蟲鳴暫與松風遠
還同石磻清曲終人欲散纖月照南楹

贈宜興張醫二首

脩然一逸民山郭往來頻乞藥從貧士傳方自異人草閒收伏菟
淵畔煮香蕝嘆息市中客誰知百歲身

生長白雲巖仙書宿所探千金方不惜百草味俱諳採藥行山外
藏身住市南獨抱文園病逢君試一談

次韻贈陳后岡

昔日京華居同君直玉廬蛾眉宜見如楊散自知疎佩印紫微署

垂綸滄海隅爲農吾已矣作吏子何如

送李文與赴河南郡倅任

去謁河南尹期收幕下勳地當分陝處官是古參軍閒就繁臺宴
晴瞻嵩岳雲諸公誰不愛怒喜定隨君

次韻答張戶部羽卿

自笑如山木何言是國琛一丘幸有托百事已無心敝褐寒增絮
新詩病懶吟非君重交好誰念碧山深

送董兩峯應舉

小年同硯席惜別自依依此日獻書去何時負弩歸亦知予假蹇
不共爾翻飛爲報吾翁道於今戰勝肥

九月八日作

日日閉門坐今朝復如斯窗中見風雨始知重陽期海燕已辭主
黃花未滿籬余心久委化何用惜良時

送眞州蔣生至宜興親迎歸

荆集一

太

相門甥館得才郎文藻翩翩貌復揚十年久著鳴金賦一笑今游

射雉場江南江北路非遠幾月辭家猶未返他鄉芳草自相留今
夕佳期未爲晚歸去春洲漲綠潯滿川桃李送蘭橈若使長江作

天漢應言仙文度星橋

送莆田方生自宜興歸應試

聞君誦詩滿三百十年落魄常自惜書生只是數多奇俗子空嘲
玄尚白那能環堵事窮愁乘興飄然賦遠遊荆溪山水清且美屢

月食飲猶未休荆溪茂宰君妻弟思君不謂君能至山坳水曲日
追隨相對渾忘鄉土異君不見荆人則足售良玉好醜由來隨世

俗期君此云早揚眉一戰能亡三敗辱

送林宜興還南都

移家偶愛山中地主何煩重相敬吾生恥學茂陵郎如君豈是
臨卽令誰言陋巷不容車勞君擁蓋常造廬誰言簿書日紛糾勞

君爲我頻置酒五月清溪暑氣微淹留竹裏共忘歸乍看朝霞初

行嶺忽驚夕露沾衣清才自合翻飛早一朝西上金陵道請君別後數寄書山中相識日應少

題東石草堂圖贈黃松江

連山斷若缺一溪百餘折古松三四株爪秃骨半枯聞道閩山乃有此誰將輦載來東吳松江太守好靜者在風塵心在野苦欲還山未得還故託良工爲摹寫太守昔年臥茅荆口口看山無俗情醉來向東拜白石誓與此石同死生豈謂金門被羈束復向名藩分虎竹橫金衣錦世無比太守只言非所欲乃知碧山不負吾駟馬高蓋胡爲乎有時吏散重門閉焚香獨隱烏皮几披圖相對一莞然不覺逍遙數峯裏樵人漁子似相識手招兩鶴勢欲起扁舟卻在窗戶閒便欲乘虛泛清泚眞邪假邪何足問世閒萬事亦寄耳

雙壽圖歌爲段翁作

是誰寫此大椿樹爪牙縮張相攫吞輪囷偃蹇據絕壁氣凌萬木

荆集

五

皆兒孫似身似口挺奇幹半枯半嫩蟠靈根千年神物照魑魅滿山精怪爭崩奔樹上懸泉始一線飛灑樹裏成子片匡廬瀑布不可尋忽向今朝眼中見立石復似五老峯雲氣模糊露頭面可憐此樹與雲石蒼然一色誰能辨石閒異草何其多紫芝伏菟森交羅仙萱自是百草長緋葩翠葉呈婀娜上承老樹賴嘉蔭亦如松柏掛女蘿蕭然相伴歲月晚長養齊霑雨露和吾鄉段翁住東郭夫妻七十髮未禿翁家猶子擅丹青手揮絹素爲翁祝一枝一莖亦有情五百春秋遞相續請翁披圖應自笑形固可使如槁木贈王君五十歲

君家城市裏終歲常閉關青松白石滿庭內不許俗人相往還看君本是山澤臞年來戰勝身亦肥但道龐公堪自老何須逡巡更知非

題龍圖

世人盡龍得龍皮叔也盡龍得龍髓當其停手凝思時青天颯颯

生風雨御怪三年不點晴那知一日飛騰去
山莊閒居

身名幸自謝龍樊白首爲農誓不設憤住山中知鹿性數行樹下識禽言巾車每許鄰翁借書帙開同道士翻醉後漸看松月上滿廊雞犬寂無喧

遊神墩寺次壁間韻二首

新雨郊原草木柔葛巾黎杖此尋幽藤垂小徑蟬聲滿苔合荒庭鳥跡留隱几翻經聊習靜憑高望遠一銷憂相逢更是烟霞客攜手同爲汗漫遊

古藤千尺猶自柔布葉垂陰滿院幽楓樹暗隨清磬響山人欲去白雲留談立幸有漁霞侶違世已無食肉憂不識老僧蓮社裏可容攜酒日來遊

登墩

繁竹裊裊迎風柔古墩掩映清湖幽斷煙白鳥雙洲遠落日青山

荆集

三

半景留耳聽鳴蟬知喚節坐移芳草覺忘憂興來更望華陽頂想見仙人駕鶴遊

廣德道中

蒼山百轉見炊烟茅屋高樓古樹頭細雨霽蘿侵石逕深秋穫稻滿山田雲中望影迷遙岫草裏聞聲覺暗泉倘遇秦人應不識只疑誤入武陵川

泊淮上作

楓林望盡見蒼山樹柏飛流入楚關潮散海門孤島出月明渡口數帆還客夢抵驚青瑣遠浪波長羨白鷗閒問道長安多桂樹朝來杖策一相攀

淮上五日泛湖同蔣別駕世和

青蘋裊裊漾微風輕舸逍遙暫此同客裏絲蒲驚節換尊中清酒覺愁空一徑荻蘆行不盡數洲魚鳥戲相通向晚前川簫鼓發猶疑風景似江東

同復官報寄京師友人

姓名不復挂朝參魚鳥由來性所耽
篋裏符經都已廢山中藥草漸能諳
疎狂自分三宜黜懶病其如七不堪
深謝故人推轂意莫將陽羨比終南

代柬寄京中舊遊

莫須彈鋏嘆無魚自愛山東構草廬
雨後亂蛙生散竈秋深落葉伴閒居
身隨老圃偏能慣論學潛夫愧不如
故人休訝無相訊中散從來懶作書

寄贈會郎中再入禮部

文昌祕省再光輝傳道仙郎去復歸
三署會應尋舊草五時猶得賜新衣
官閒常似遊丹壑賦罷多堪獻紫微
徒使昔年同宦侶頻於清夜想音徽

家居贈別陳僉事約之

已甘蹤跡滯三樊蹙蹙行磨思欲翻
才薄最宜明主棄身貧獨感故交存
蒼苔掩徑誰相過芳草懷人未敢言
知君王事方鞅掌不記於陵長灌園

臨清十五夜東陳太史約之

行人向月占消息一望雲端百感并
南去關山猶未半東升蟾兔已先盈
乘槎且傍魚龍宿繞樹那堪鳥鵲驚
憶與仙郎當此夜幾回聯珮侍承明

贈陳僉事約之生日

青春繡服儼神仙早歲爲郎霄漢邊
問齒方知散騎後論才已是洛陽前
官遷柏府多推望經絕韋編不待年
衰病無能眞自棄慢將犬馬愧君先

崔鎮道中晚望懷陳約之

郊原極目思依依楚水連天楚樹微
遠浦潮生人獨往寒林風靜鳥雙歸
泥塗自覺朋遊好日月偏催旅鬢稀
念爾同爲南賓客烟波何事更相違

贈別義興林尹遷官

移家本爲採山薇茂宰風流更可依
滿徑蓬蒿頻問訊開尊竹石幾忘歸
高才豈得淹黃綬野性惟甘臥薜衣
今日河梁送君後柴關車馬又應稀

次韻贈施道人

御氣曾聞老氏柔寄身偏愛水雲幽
道書數卷只自注生計一錢常不留
賣藥人閒應是謫挂瓢樹下復何憂
猶言妻子能相累自戴黃冠學遠遊

寄題顧東橋侍郎載酒亭

後世還聞有子雲爲耽寂寞臥江濱
門前即是尋山路座上偏多載酒人
祿位已非執戟賤文章眞與太玄鄰
欲比侯芭應自笑不知何日望清塵

送樊醫歸南昌

山人自小愛遊方尚說懷歸意不忘
別友因留隔歲藥還家試解百金裝
澄江盡處聞鄉語暮雪深時到草堂
願爾常如秋後雁一年好是一來翔

贈張地官督賦江南

皇家財賦重江淮浮濟逾河歲歲來
豈謂司農方告匱故煩節使遠相催
舳舻接水通千里齒革盈筐備五材
民力東南已如此因君一爲獻蘭臺

贈南都莫工部子良夏至齋宿署中

萬乘親郊幸北宮千官齋戒兩都同
靈光正想泥封上清夢遙依輦路通
烟散玉爐知豈永星分銀燭坐宵中
聞君已就汾陰賦猶向周南嘆不逢

送彭府倅進賀聖節表

曾叨執戟侍楓宸猶記呼嵩拜舞辰
獻壽頻將金鏡拂入班許觀玉顏眞
自憐拙疾辭明主因臥三園作外臣
今日送君何所道祝堯長比華封人

堯長比華封人

宜興舟中讀徐養齋詩稿因思奉別之久悵然有懷二首

清溪南望五湖連竹樹陰陰兩岸開桃李孤村春欲盡兼葭遠水思俱閒散帙曲中驚白雪卷帷天末見青山故鄉共是投簪客猶恨高蹤不可攀

昨歲相逢冰雪深忽看春色獨驚心清風每憶人如玉嘉句堪言字比金四壁荒廬拚自老連洲芳草共誰吟思君坐惜年華暮明月扁舟試一尋

覽徐養齋見懷毛古菴及小子之作存沒感懷和韻

早歲曾陪履杖遊遙思基本已三秋美人去後空聞笛芳草歸時獨倚樓世上玉顏還易老山中石髓查難求卻慚司馬頻相許擬向清湖共釣舟

和徐養齋移居二首

何年挂卻侍中冠新築山居一畝寬種黍聊爲終歲計移花應待早春看門依綠樹人稀到身謝紅塵夢亦安更是謝家兄弟好長

荆集

圭

吟池草對江干

窈窕巖阿叢桂秋清溪一曲草堂幽荒園自向閒中翦靈藥多從病裏收葉上題詩應滿樹沙邊載酒不驚鷗莫道東山掩謝傅蒼生日夕待嘉謀

題贈施心菊醫士

開道仙翁昔種菊君今對菊獨淒神蕭條三徑猶含露悵望深秋似有人肘後傳方多已試鼎中留藥不嫌貧相從何日東籬下願乞餘香慰病身

贈江陰陳君

幽棲選地傍江濱高士風流宿所聞身著薜衣稱隱吏園多橘樹比封君琴尊不厭三中賞魚鳥堪爲物外羣怪爾眉閒多道氣年來曾讀五千文

寄劉範東提學

不材因得返園廬窮巷猶存四壁餘生計十年思種樹病身終歲

强移書山僧白社容相往長者高車日與疎嗜昔虛蒙國士待於今初散更無如

題伯祖平樂守素齋翁像

國史已收循吏名蠻方猶憶使君清祀留桐縣如朱邑文諭南夷比陸生公有華夷文此湘江又見棠花發公嘗令零陵而余父於離浦公爲從孫又守永州

還聞俎豆成清白傳家自公始高門大黨豈爲榮

吾鄉自國初以來中科第爲建官者幾何人而以名宦見錄於國志如平樂公者不數人焉何其難也嗚呼非其誠心愛民潔

己何以以及此今其子孫雖淡泊然清白吏子孫也固有餘榮焉使公當時亦與眾同汗其子孫執綺騎侈如他仕宦之家則有

之矣安能垂名數日如今日也哉此孔子所以致辨於齊景夷齊之閒有志者必不以彼易此而吾唐百世子孫所宜鑒也既

題公祠因志所感於後

和朱子學遷居

荆集

圭

辛勤四十有此居生事蕭條只晏如行李隨身一長鉞疎藤挂壁數椽廬愧無厚祿堪助汝實有高文能起予獨惜揚雄名位薄世人誰識太玄書

程副使輓詩同年

帝里風煙幾度逢此行復與仙郎同傾城冠蓋通家後故國江山對酒中老憶舊遊經畫省閒尋芳草到禪宮亦知今日遊魂處多在清淮白鷺東

嘉靖丁酉秋余始見公於金陵公留余飲酒自言少時爲太學

生始遊金陵後官於郎曹居此者十餘年自閒居以來常思雨

花牛首之勝輒爲之慨然已分此生且休矣今老且病誠不自意復能至此每過舊遊處歷歷如昨日事乃知江山長在而人

命有極牛山之淚可復下平語畢公掀髯而笑余亦歡飲盡醉別去至冬而公卒蓋別公後纔四月也嗟乎公而有知尙能復

來金陵矣乎故余作詩以哀公敘金陵事特詳云

元夕詠冰燈

正憐火樹闌春妍忽見清輝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
欲生寒燭花不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爲語東風暫相借來
宵還得盡餘歡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一

荆襄一

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庚子歲海印寺再舉同年會紀事四首

伐木張新燕攀鱗憶往時重來散花處更是聚星期玉佩皆鸛侶
金河即鳳池獨憐邱壑質還復接芳儀

淨院早涼生佳賓四座傾花開重識面塔裏舊題名對酒憐萍跡

聞歌想鹿鳴十年還此會那得更無情

故遊經繡陌初地入松扉可那看花伴年年漸覺稀一鐘收宿雨

雙樹帶餘暉若問龍池劫誰能不醉歸

梵宮鄰帝苑長此集儒紳檻外諸天界尊前四海人星霜別後鬢

花月向來春且共據簪策雲臺早致身

得薛君所寄三游紀興刻中有楊方洲見懷之作蓋別去已十餘

年矣撫卷慨然用韻奉答

昔抗萬言疏還歸四壁居誰才應共惜黯黯更無如顧爾猶巖壑

慚予濫石渠聖明思直諫蚤晚下徵書

送黃翠巖赴松江推官任

君本儒家子新詩更出奇自宜金馬署暫拜爽鳩司海國收魚稻

桑田賦藕絲南州饒土物勉爾一無私

送沈君守寧波

五馬去趨蹌孤城積水舍地收蚶蛤稅人與龍蛇參夷貢珠頤入

傳書穴可探清貧君已慣海味不須甘

送陸舍人調遼府長史

十載紫微郎長隨玉輦傍忽辭漢天子去謁諸侯王夢渚陪游獵

蘭臺佐羽觴子虛今在楚作賦有輝光

送王舍人往崑山爲顧相公營墓

明主敦耆老藏山借寵恩使臣出左掖祕器給東園舊路吳中樹

新碑海上原平津眾賓客試問幾人存

聞石星彭君置生棺有感爲賦四詩

青山結淨因回首跡俱陳司馬四壁宅榮期百歲身文徵幸知免
行蟻待相親試料還真後誰爲倚戶人

隱几嗒然安疑君是鵲冠道書肘後繫人世鏡中看家本無千楮

生常臥一棺不因茲下淚任爾雍門彈

苦欲辭簪紱歸來掩故園無過六百石只對五千言倚樹看蜩化

逢人笑舌存老龍且莫去爲我發狂論

吾與爾皆夢相看一笑時拘拘亦何惡役役尚如斯紫桂山中約

枯槎海上期胡爲更羈縲有愧故人知

寺中訪後梁崔侍郎不遇次韻

爲訪高人館聯鑣出近坳並從金地入不見玉山形榻上留僊塵

雲疑隔使星無人問奇字載酒只空亭

齊上別錢副使

木落村逾迥洲迴水更包亂泉春急峽短日淒寒郊問俗非吾土

逢君似舊交笑談方此始何事又相拋

點蒼山歌贈雪屏趙考功

點蒼山十九峯峯峯巧削玉芙蓉炎天赤日雪不融峯頂湧出十

九泉一峯一泉相縈纏流到峯前共一川雪花亂落綠波裏泉

連洲鏡中起是爲巨海名西洱蒙舍當年控百蠻山水中開鑿兩

關一夫守此百不焚聖代垂裳九夷附此地千秋罷烽戍洱海行

人日夜渡剪除蓬蘽疏街衢歌鐘綺衣盈路隅昔日不毛今雄都

山中雞犬散不取山下鳥蠻種禾黍況乃儒風似鄒魯紛紛犀象

走王庭怪石亦具山水形盡聲中州作畫屏羨君結廬山之窟窗

裏諸峯互出沒夜夜讀書常映雪十年簪笏繫朝班位高官要身

不閒惟有清夢到故山余亦平生好奇者一說名山心若灑何時

與君共坐雲峯下

李中麓文選藏書歌

中麓子最好奇平生苦心只自知破塚將尋姬氏籍鑿山欲出禹

王碑鳥篆刻文焚後字白雲黃竹刪前詩藏在陰崖及海窟神物

守護誰得窺自從撮取歸君屋但聞胡山鬼夜哭汗牛詎止盈五
車插架應知滿萬軸開函几席生雲煙五色紛紛耀人目家中綾
綺割截盡更剪朝衣作裝束中麓子幾歲讀書長閉門自信中郎
能一目還輕左氏識三墳邇來下筆作詞賦絕似先年石鼓文御
憶射策來京國此時才士紛如雲雕龍白馬爭先後一日逢君皆
開口試問貽鼠君已知解對黃雲誰更有共看飛騰適等倫早排
閭闔上麒麟遂令統袴生嘆息公卿元是讀書人老大無聞予自
憐論文多愧十年前可道壯心猶未已時復從君乞一編

詹府譙集奉和上宰松泉公三首

祥光虹渚應玄蒼喜溢仙曹薦羽觴七閭萬年徵子聖股肱一德
見臣良袖攜香霧東華上履曳星辰北斗旁共說疑丞歸大老競
將禮樂贊靈昌

御苑先春萬木蒼宮雲曩曩度瓊觴班並引金貂貴鴻羽全收
玉署良分日傳經清禁裏龍朝起草紫宸旁恩波系竊安能報願

荆集二

三

祝千秋寶曆昌

玉津晴望鬱蒼蒼環珮初臨試紫觴竝向鳳池開勝會早從麟角
識元良衣冠迴出商巖上雨露偏承幼海旁自愧承華歲未就謬

將彤管奉明昌

送王翰林浙江兵備副使

同時詞客不如君一劍還將靜海濱雞舌舊從香署吏虎符新領
伏波軍帆檣萬里輪較織樓閣三秋吐蜃雲自笑馮郎將白首欲

從幕下策奇勳

送鄒東郭掌南院

最憐江左風流地暫作周南太史公通籍總稱詩掖吏分曹獨向
鳳臺東香攜漢署沾新綬花近秦淮瞰故宮此去談經門下客幾

人相對坐春風

贈吳山人歸自京師

山人不解機心事早歲藏珍學鹿門住傍巖崖惟四壁賦成金石

幾千言偶遊卿相多懸榻歸去蓬蒿正滿闌京洛豈無知己在看
君終是厭煩喧

贈許太宰

卿家勳貴似諸袁兩世三登八座尊接席貂蟬開第成陰桃李
在公門身延白屋頻推哺官借青宮獨拜恩天子行將問黃髮老
臣何以贊嘉言

宿雙塔寺林東城羅念菴誤於郭外相尋不遇有作見寄用韻奉
答

謾向金門學隱淪獨遊花院散涼氛諸天只在人間世並馬誰尋
野外雲白日金輪臨戶映香街笙管隔牆分化城本是迷來路莫
訝幽人好避羣

次韻贈湯將軍

將軍妙算古人同料敵常如在目中鐵騎連營寒映月樓船跨海
夜乘風玉門烽火今猶急桂嶺珠璣久未通卻笑封侯應有種看

荆集二

四

君百戰立功

自述

祇爲抽簪早歸來已四春本非食肉相猶是飯牛身負郭無新業
灌園有舊鄰磯邊獨釣客隴上偶耕人相見一相笑吾今罷問津
宿游塘書懷二首

脈脈常多病睢睢竟寡諧驚鴻知分量槁木任形骸蟲語喧清夜
藤花媚小齋逃虛何足歎心迹幸無乖

雨過草木好夜來池館清露凝凝燭影風樹答書聲似瓠甘無用
爲羶厭有名且師河上叟毋使慮營營

題陳渡莊

經時不到此花落徧庭蕪開館猶如客憑軒忽喪吾蝶飛看栩栩
鳥喚聽烏鳥便欲題邱壑於今總姓愚

岳亭遇盜次韻

枕書覺已倦挺劍忽相求驚起游仙夢虛疑賈客舟齋糧十日少

載棄一身浮澹泊堪爲笑將何謝爾倫

病中試新茶

久不窺園圃多應偏落花生涯只本草歲月又新茶婚嫁身多債
詩書眼尚遮病來都忘却恰似老僧伽

泊舟郭外有感

愁多番夜短村郭又雞鳴更聽鄰舟語行看海日生新秋河漢影
竟夕枯槔聲誰能訟風伯一使甘霖傾

同褚生酒徐生大復夜過城濠水榭作二首

出郭卽山家孤亭更水涯人開池上酌蓮吐月中花清籟微微至
明河漸漸斜坐疑塵世隔雞犬亦無譁

祇堪成獨往詎意得同羣柳色秋將近鳥啼夜欲分細吟西湖草
閒誦北山文縱然逢醉尉不是故將軍

遊永慶寺示諸友

村墟正三月春服領春風飛鳥機心外青天佛眼中觀心猶是障
齊物亦非同何處參真訣顏生昔屢空

題金山寺付僧惠傑四首

何處尋龍藏停機聽梵音中流一塔影遠樹萬家陰僧定潮來去
月明江淺深試將空水相堪比惠公心

隱隱帆檣外分明見法幢川光孤斷石井脈割寒江折葦僧歸渡
觀潮客倚窗一窺龍女偈坐使戰心降

憑虛聊騁望面面秋蘆秋坐據三生石心隨萬里流龍龜爭出沒
樓館定沈浮向夕煙氛斂珠光似可求

法界元無著寥寥空水雲鐘聲潮外住佛相鏡中分經爲魚龍說
人將鶴鷺羣慈航如可借不厭往來勤

宿荆溪上塘菴述懷余向曾遊此忽忽十年矣

園介還多病東方更少徒尋山只獨往到寺卽吾廬酬答慙居士
衣冠謝鄙儒冥心偶有會木樹小踟躕

禪樓吾所好來往亦隨緣信宿還今夕支離又十年病身靈禮東

懶性已書捐興到成開口逢人更默然

海上倭方急雲中虜又侵纓冠本非分抱膝復何心樹冷秋前寺
簷齊雨後林此鄉非楚澤濯足亦成吟

委形堪落魄任性絕安排得失浮生夢閒忙造物差平湖疎野樹
微雨寂山齋欲證空王偈猶嫌落幾階

家園只百里幾月不知歸飯合山僧鼾眠分漁父磯貌衰非示病
才拙似忘機雖然斷葷酒不惹獨醒譏

山房夜雨歇簷溜響空階叔夜惟食睡榮越又孰偕廢梳同祝髮
厭肉類持齋轉覺人情隔嚴僧卻可儕

登常山山亭次壁閒韻二首

開通百粵會地帶上游雄車馬年年客塵埃滾滾中憂時譏喪狗
逃世托冥鴻出處將誰是徒令懷古風

平生好奇士撫景氣還雄棧度盤蛇際灘行磨蟻中客心南北水
世事去來鴻聞說仙山近冷然欲馭風

過清溪莊值主人不在

岸岸夾叢竹清溪幾許深君從城市隱余向碧山尋騎驢孤村景
刁刁取木吟還看題壁字想見閉關心

題清溪莊三首贈顧副使

阮生常避俗平子正歸田種秫供生事爲樓仁列仙沙行隨鶴跡
湖泛趁漁船月下聞高詠應多感興篇

城郭往來久獨憐湖上居素封千樹橋白首一牀書山客秋分塞
溪忙夜捕魚橫金豈不貴此樂復何如

地卽梁鴻宅溪連范蠡湖霜天榮橘柚秋水戲鷗鳥從宦元非巧
名卽亦是愚欣君遂始願遠屋樹粉榆

答陳澄江僉事村居韻八首

番嫌結社閑獨往築秋塲已謝二千石何須八百桑站站夕時鳥
欣欣雨後秧感時聊一適不是阮生狂

家貧待畜魚求羊還愧我肯許叩精廬
酒隱君能憤青天白眼寬貌肥占道勝祿去易身安鳥跡攜書對
藤花倚樹看枋榆非不樂何用羨扶搏
君往愜幽意吾留厭市聲園廬本相接誼寂不同情偏心違請謁
病骨廢耘耕出處兩無著空慚大隱名
城市終當從開軒向綠疇老知學稼好窮帶著書愁野燕登鷺箔
山雞雖麥秋村忙無曲調出口自成謳
南國頻饑後漁麩勝酪酥比閭雖麥穗盜賊尚萑蒲閭室供糲藿
分溝競輓轡田家莫厭苦試看荷戈夫
樽散甘爲笑逢迎已覺迷漸能請不收寧復舞雞啼村居鄰北郭
野語學東齊此是潛夫宅吾將爲子題
葺屋纔支漏新茅不用添風清田叟鼓雨應社神籤野蔭炎還冷
村醪酸亦甜高人方對卷曬麥也能兼
贈王山人

荆集二

七

自笑久磷緇還眞已是遲偶尋赤松子更結白雲期短褐身將老
微言世莫知吾生同智北從此問無爲
贈山陰陳千戶病臥毘陵三首陳故人也
問子來何處云從剡水陰越吟多病客吳語故鄉心尺牘人爭羨
一言余所欽由來絕絃意今日爲知音
到處能驚座知君是姓陳小言工作賦大隱不違親倒篋酬寒士
投書絕貴人吾將從汝去共醉若耶春
高牙將門子何事老蓬蒿坦蕩從吾好浮沈任所遭行窮五岳岳
家住一漁舫尚覺雄心在逢人脫寶刀
周蓮渠以詩問病次韻
詩書能作崇齒髮自多愁且效漆園放還同蓮社投標材非世用
藥石拙身謀脈脈淹時序空貽知己憂
再疊前韻二首贈蓮渠
十年不入市一飲復何愁祕錄時堪展華簪久已投只有歸田賦

曾無同舍謀營營僻俗子得失盡成憂
字許門生問詩從海上求養其人伴鶴寄傲屋如舟得喪驚蕉夢
榮華覺梗浮邑中有耆舊應使俗回偷
惠副饒湖田見過陳渡草堂賦此爲贈
皂帽棲遲日掩扉方灌園豈知繡斧客還過雀羅門絲繭東南急
羽書邊徼繁憂時在君輩野老復何言
贈郡倅綱運
之子從王事秋江曉問津泛舟千里役行篋一官貧淮海雄畿服
瑤琨貢國珍聖明如有問正可繪流民時江南旱甚
送人赴眞定幕
幕下繡鞍來潯沱冰未開股肱稱大郡帷幄選名才雁起分秦塞
雀樓辨魏臺雲山自可樂況得庾公陪
贈馮午山提學
吳俗今應變楚材昔共聞試看鑄人術豈尚雕蟲文驄馬迴江樹

荆集二

八

絃歌散海雲史書徵德化更是一馮君
贈吳賓湖
幽棲謝俗客相對只清湖野服裁芳芰時蔬翦綠蒲行吟向漁父
著論比潛夫前洲雙白鳥識得主人無
題徐君淵泉號
磊磊長髯客人間久避名獨因南澗賞遂與北山盟流處玉琴響
繞來茅屋清風流堪此地今古一徐生
贈王思東號王君祖爲中舍
以茲百年感東望一歛歐氏族王孫後弓裘世澤餘時攀臬上樹
獨對齋中書尚說傳奇字知君辨魯魚
贈熊南沙郡倅入賀萬壽節三首
去去朝元使先年漢署郎遙將華封祝再惹御爐香近侍陳鴻寶
仙人捧御牀試看舊朋輩多在珥貂行
畫省何年別頻驚江上楓因茲萬國會還向五雲宮恩承天語潤

班許近臣同自信真心在羞言藉子公

一朝辭寵辱終歲事沈冥只可羣麋鹿那能出戶庭北胡頻候月

南紀正占星補大長策須君輩將何獻帝庭

壬子陸生南陽褚生沼赴試與之敘別不覺坐至夜分因作二首

齒長愧一日經傳在兩生攝衣常共席連茹亦同征夜露澄杯氣

秋河澹月明忘言吾已久款款見深情

汨沒嗟來久前儒與後生爭矜腐鼠得誰逐冥鴻征默坐蛩秋語

窺書螢夜明舊遊看籍湜應悉此時情

常山懷羅念菴

本爲窮幽賞非因避世氛鄉心吳水盡客路粵山分名姓休相問

漁樵久作羣忽思鸞掖侶日暮倚停雲

壽詩

早謝浮名絆生涯常宴如春來江上棹老去枕中書東郭閒居慣

南榮世慮疎看君足道貌自與俗人殊

荆集一

九

董進齋壽詩

自愛懸車早經今十歲餘薄遊滄海客大隱市城居坐閱人間世

時翻肘後書里中問者舊羨爾更誰如

蔡南村壽詩蔡素伯里人

我識南村叟矍然一逸民卜居三讓里擊壤百年身城府入來少

桑麻樂處真一經今有子環堵豈嫌貧

壽王生華母

之子門生秀傳經契獨深還因飲冰志更識和丸心貧供江水饌

詩獻柏舟吟古來推善養尹母復如今

法慕菴六十禮之

家世法真餘清名人不如高年推亥字大隱寄廬居逸客閒相過

機心老更疎多君能教子餘慶在詩書

贈徐學琴六十

改歲周正月推年絳老人山田新刈秫茅屋久藏珍白雪絃中意

青衫物外身羸金亦何羨有子不爲貧

題孤山林隱居祠二首

孤山春欲半猶及見梅花笑踰王孫草言尋處士家塵心瑩水鏡

野服映山霞巖壑長如此榮名豈足誇

碧水年年色幽人復此遊不因同所好那得獨相求山鳥矜春語

湖煙淡夕流思君忽自笑信矣一生浮

岳將軍墓二首

國恥猶未雪身危亦自甘九原人不返萬壑氣長寒豈恨藏弓早

終知借劍難吾身非壯士於此髮衝冠

誰將三字獄墮此萬里城北望真堪淚南枝空自榮國隨身共殞

相與腐俱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

吳江三忠祠祠在大湖東畔三忠伍太宰張繼岳岳武穆也

廟枕洞庭波招魂薦楚歌靈風鼠雀避落日鹿麋過東國終爲沼

南兵不渡河江淮形勝地保障近如何

荆集一

十

墓槨幾經秋興亡一劍鏤死應爲厲鬼生肯共金曾吳越車書混

江淮戰伐休幸逢全盛世此地弄扁舟

松關松關在南山南麓詩爲吳月出照松關松陰正滿地恐有山僧歸終夜不須閉

梅塢

層冰結平川積雪埋高樹無處寄幽情但到梅花塢

筠徑

面面隔深竹茅齋在何處遙聞犬吠聲試從此路去

石丈

自是太古人一身衣百草年年只在山嶺爾亦枯槁

蒼翠亭

風來松濤生風去松濤罷雖非參禪客暫此學觀化

會遠樓

層樓對迥漢漢是草新綠不是傷春人聊勝千里目

元陽洞

混沌遇儵忽誤被鑿一竅寄語談玄人此中可觀妙

小虹橋

采花與汲澗幽事俱在山朝向橋上去暮向橋上還

迎仙館

空齋寂無人草木自森蔚不因羽客遊安得有雲氣

禮星臺

昔在明光宮日侍北斗傍此時臥空谷頻望北斗光

靈芬精舍

山人愛長生辟穀亦云久何以濟朝饑紫芝大如手

山田

從橫亂峯裏忽此見平田不須抱甕汲自有峯頂泉

山池

百泉自奔注更不費疏鑿雨歇天氣清臨池看洗鶴

荆集一

上

茅亭

孤亭簇羣岫宴坐增悄然主人何所作多應草太玄

良友軒

里中耆舊多談笑每相聚日暮各自歸此君獨不去

聽鶯閣

春催金谷曉一望百花齊不作遼西夢從渠著意啼

賀陳吏部父母榮贈二首

歲月生涯短詩書世澤長今看墓木拱猶自被恩光

翠鶴栽新服丹沙駐舊容爲問天書寵何如石窰封

己酉八月十八日觀潮作

秋空忽爾色黯黯萬竅怒號山震盪冥冥混沌一氣來游人共指

潮頭上初時映海色尙微及至推山力漸壯頃刻吳越懼一壑幻

戲人獸驚殊狀滿空煙霧走玉龍萬里川源漲白象雷鼓聲踏馮

夷舞日車出沒鮫綃濤海神珍寶不自惜歲與江妃一相餉須臾

漲盡勢稍歇依然宇宙回清亮昔人說此已愈疾何況臨流恣疎放

賀金翁夫婦雙壽詩翁舉人子韶庠生子聲之父也

金家兄弟早空羣倚馬便作萬言文玉樹輝輝照前後弱冠英名

在人口費舍同遊愧我先相見每稱吾小友曾說而翁好避諠隱

身西郭如鄉村一生愛誦遠公偈累歲不識縣令門夫婦齊年人

共羨九月開筵對歸雁請看二子接翅飛好將文繡作斑衣

題贈喬僉事兼爲乃翁封君壽

使君昂藏關西客弱冠聲名已籍籍著書每欲準盤詰作賦時能

擲金石爲郎幾歲歷金華還聞建節度褒斜錦水秋霜看避馬杜

陵春草正忠家君家住近谷口東而翁亦有子眞風游宦勿言親

舍遠金牛元自接秦中

希周兄八十

三十年前事未遙兄時鄉杖我垂髫豈識負劍從長者惟解戲雞

荆集一

三

逐馬誇輕躡三十年後事已更驚看鏡裏白髭生問兄何爲卻少

壯應是黃金鑄已成

石湖王傅辱觀拙集見贈長句二十三韻奉答一首

少年文苑恣搜集每得異書心喜懌或時一日來東閣輒覺無聊

少顏色偶熟草木鳥獸經充貢王庭叨簡迪眉目可醜非世用依

然歸來事蠶食荒廬四壁豈嫌陋帶千金徒自嚇不能屈蠅事

深藏尙爾雕蟲餘故習苦思疾書寒燈伴微吟骨立長松側言語

能工詫鸚鵡心田耳穢驚狐蟻已知壯夫決不爲况有良朋相羽

翼春陵無極只一語此是尼山眞血脈汗背幾枉過一生焚棄筆

硯甘守黑回頭可笑詎堪覆後生謬謂玄非白祇合篋筒掩瑕垢

誰寫竹帛露狂易雲閒長史有古風三江五湖襟期隔下里因風

忽傳去幸逢知音寬我責謂余朋舊往復書懸懸頗比他山石百

州餘言拜嘉句坐令枯槁生潤澤夫君清標遠俗姿矯矯忽向我

前立轉覺側身感四愁何時開徑延三益東海此日多君子有如

頃從憂擊寄聲林莫雨楊君努力與世埽蕪塞

題偶耕書屋送謝右溪西歸兼柬左溪

長君昔挂西曹冠清風漠漠滄江寒少君復謝徽省吏身世飄飄忽如棄歸來對坐四壁居篋中一卷種樹書誰言邱壑足枯槁折腰昔日今何如五月黃梅雨茅屋麥苗滿田鰲上簇童稚欣欣笑相語但免饑寒百事足吳國樛生少好游三仕無成感四休已道栖栖非我事將從沮溺問良謀

題夏中書畫竹

古來畫竹多少人葉葉枝枝映成幅獨有中書似老文解道胸中有成竹辛苦欲得此君意屢歲清齋斷葷肉偶然興到始一灑萬壑寒聲忽滿屋秋殺春生併一時幾株抽葉幾株秃披紛蛇蟻爭屈伸數寸已覺千尋足中書醉墨滿人閒此幅風神更不俗勸君風雨好收拾葛陂恐與蛟龍逐

卓小仙草書歌

荆集二

三

甫守寄我卓仙書北窗閒仁時玩展吳人本慣見龍蛇對此真形驚走轉環讀東海黃公符著古太廟姬王琢曲處素娥欲舞展勁來壯夫縱狼狽藤纏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崖百鳥悞已覺人閒出草聖卻謂空中墮雲篆古來草書誰擅場酒旭僧素頗中選漏痕叙股那足奇脫帽露頂空漫衍雖然奔放不可羈筆墨蹊徑未盡遺傳聞卓仙形貌異蓬頭闊口足爪跳胸中光怪祕不得漏洩機緘在此卷軒輊道士罵俗書寫出靈文世不辨卓仙作字不用手唐生識字亦非眼說到手眼兩忘處作者識者俱一筦幾時杖策入武夷試問仙郎叩金簡

楊教師鎗歌

老楊自是關東客短衣長軀赭紅面千里隨身丈八矛到處尋人關輕健謂余儒生頗好武一揖滾滾發雄辨坐驚平地起波濤蟠龍蛇手中現撥開雙龍分海嶺橫簇兩蛇合穴戰爭先儘教使機關縮退誰知寶破綻目上中眉猶自啞綿中裏鐵那能見滿身

護者不通風百步攢來激流電飛上落下九點丸放去收回一條綫問君何爲技至此使我馮軒神面眩答言少小傳授時五步七步盡地踐邇來操弄三十年渾身化作枯樹幹心卻忘手忘錦眼前只見天花旋乃知熟處是通神解牛斫輪安足羨因君亦解草書訣君鎗豈讓公孫劍

古鏡歌

西亭王孫寄此

美人昔日開匣時兩面含嬌自矜戲一朝委世拋珠玉獨殉此物不忍離埋沒土中幾何年大塊爲工再鑄鑄砂精汞火日夜蒸噴作丹朱滿身瘧中凝一點秋露珠宿世銅胎盡銷棄有如鍊骨老雁仙血肉都捐祇靈氣神物安能久藏匿化作白蜺躍出地銀鑲細細幾點帶瓜皮津津流水漬山人何處得此寶王孫遠自夷門寄良工爲我重開闢一鉤剖出千齡閨初時混沌蟠玄黃倏忽晦明分面背消輝逼人全體寒驚龍蟠蟠蟠蟠際卻憶朝朝鏡裏人已謂衰容止如是今朝覽鏡咄自驚短髮絲絲見凋徹渾灰餘色

荆集二

西

轉分明嫩殺新紋大髯鬚雲臺勳業已如夢名山著書安可冀本欣始識眞面目回首壯心一憔悴照罷還如未照時好醜依然都不記

我唱道人拳歌

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希有道人更自出新奇乃是深山白猿授是日茆堂秋氣高霜薄風微靜枯柳忽然豎髮一頓足崖石迸裂驚沙走去來星女擲靈梭天矯天魔翻翠袖胡謔含沙鬼戲人羣盡磨牙贊捕獸形人自詫我無形或將跟紐示之肘險中呈巧畧盡驚拙裏藏機人莫究漢京尋撞未趨捷海國眩人空抖擻番身直指口車停縮首斜鑽鍼眼透百折連腰盡無骨一撒通身都是手猶言技癢試買勇低脚更作獅子吼興闌顧影卻自惜肯使天機俱洩漏餘奇未竟已收場鼻息無聲神氣守道人變化固不測跳上蒲團如木偶

日本刀歌

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鬚作靶青絲綆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
雜藻荇恨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問問毛髮凜冽生雞皮坐
失炎蒸日方永聞道倭夷初鑄成幾歲埋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
氣盡一片凝冰關清冷持此月中斫桂樹願免應知避光景倭夷
塗刀用人血至今斑點誰能整精靈長與刀相隨清宵恍見夷鬼
影邇來韃靼頗驕點昨夜三關又聞警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
斬單于頸古來神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試鋒穎

劍井行時有白氣屬天

僊人擲劍不記年至今光怪猶未歇薄蝕日月騰金晶青天倒挂
雙白蜺曾斬妖蛟帶腥氣寒泉滿甃誰敢汲只恐仙人求故物但
看水底飛霹靂

爲謝參政與槐題青白蓮畫

紛紛滿眼盡紅妝忽然見此青白色並挺孤標出倫類豈特中通
并外直不緣太潔遭染汙自爾天然去雕飾西山餓夫斷煙火南

荆集二

五

州高士力稼穡對花疑是此二人良工託物象其德寫真直欲空
諸相詎肯輕着一點墨世人只將肉眼看道是紅妝正堪阮金陵
謝兄善識花每對此花再三款謝兄卓犖不俗狀已有聲名動藩
翰願言永保金石心不負此花長作伴

悼僕鈕才

昨日裝書滿箱恰如鳥盡良工藏日中餘藥正在搗猶似平生
事未了幻泡本是無常期咄哉一病不遇時游塘風冷白楊樹堪
記年年課租處

遺鶴

乘軒非不貴野性本雲泉側翅窺黃鶴低頭憶紫條水將秋影亂
月帶夜聲高還逐浮邱子丹臺刷羽毛

紉蘭

汀蘭春可紉采采惜幽芳色映郎官佩香分薜荔裳獨醒知楚客
欲獻隔江湘不見長安道蒹葭滿意長

釋廩

白鹿蒼山外文身似禍機含慘赴珍苑灑淚別晴磯落葉還驚箭
雕闌未解圍西巴能活汝去食野田薇

哦松

貞松何鬱鬱春色變寒山且共冰霜潔羞爲桃李顏孤懷看晚秀
佳句落前灣莫是陶元亮一官常閉關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二

荆集二

六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病中秋思八首

開對江楓滿楚庭病容秋色偶相遭一身萎蕤同衰葉雙鬢稀疏
似卷毛衣冠已飄甘牛馬文字終捐是柏檣但使盡空諸所有不
妨一醉笑如陶

宿生重血病來消掃室焚香意自超坐與蜻蛚俱歇午吟隨蟋蟀
共鳴宵看雲種放終疏散嗜酒揚雄只寂寥已覺開關成僻性公
車何處欲相招

法宮侍從昔承恩班列昭璫近至尊字辨不魚繡帝典曾校寶篆
迴星漢注詞源獻書開閣三公第校射分朋七貴園侯罪江潭今
幾歲清秋回首泰階垣

塞垣萬里事防秋選將分兵出帝州白馬幽并遊俠客金兜肺腑
冠軍侯請纓夙抱迂儒志借飭曾當幃幃謀已酉年來堪竊憤
荆集三

謝朓入關游
被池梧月冷金沙戶緒天河織女家蘭麝氣盈知賜浴芙蓉掠亂
覺分花龍舟習戰鏡中曲虎旅傳更馬上笳老去張騫皮骨在秋
來猶憶舊時槎

學仙曾欲訪王喬中夜頻將一氣調香杳洞房開禁鑰微微面目
上清潮色溼灰時人莫識夢鈞天處語難描悵望新秋蒲柳思塵
絲猶絆髮先凋

何年海上入妖氛滿地樓臺盡一焚初露雪霜驚壯士陣翻蛺蝶
掃疲軍星河避影宵烽逼砧杵停聲巷哭聞野老無能效籌策空
彈長劍對秋雲

遠游當日意何如楚越風煙一棹餘湖鰲鯨先帝跡山園龍虎
異人居閒坐清霜談劍術深探古穴訪仙書試問同行相憶否一
秋多病閉茅廬

病中秋日作四首

藥裏牽纏歲半徂秋風先自到江湖榮枯草色占鵝鴝深淺潮頭
候荻蘆吳地連年盡豺虎野人何處覓尊鱸亦知不是獨醒客與
世浮沈猶可酬

扁舟繫纜且休徂秋早川流未灌湖衰齒病多諸品藥食家新少
半圩蘆稻能飽事催華不偶戲仙方看釣鱸自署醉侯常是醉君
王不待賜恩酬

一身之外不知謀若道謀身病未瘳居並野僧方結夏身隨槁葉
又經秋肥猶似鬼臙何狀少不如人老合休忽報吳門兵燹盡古
來佳麗說南州

愚公本自拙於謀僻在煙霞况未瘳蟬響蛩鳴分晝夜寒灰槁木
混春秋醫方百試增身病蠶食終年與世休責守一無聊自慰且
忘倭寇過蘇州

有感
百步飛刀賊勢雄連城刮地泣途窮誰供秋稅咄農盡將投寒衣
荆集三

柺袖空星李仲尼書北斗兵交師曠訝南風六州節制憑元老會
前兇渠早奏功

道家人說道中語開口便是先天後天無極太極兵亂中人說
兵亂中語開口便是下戈拾獲之狀蓋亦各會其所遭也使兵
亂中人讀道人之詩則難狗殺戮之憤躍馬除兇之氣便當一
笑灰冷使道人讀兵亂中人之詩其亦有愀然而捫眉勃然而
扼腕者耶

陳渡草堂二首
阜衣非復漢庭郎敝緼深冬臥草堂貧薄不羨膏特許沈浮也逐
闕難行殘書閣盡經旬病異味嘗來百草香獨愧頑心猶未化十
年學道幾亡羊

近市偏逢食有魚閉門不問出無車牛衣聊自對妻子蜡酒時將
治里間世網幸疏如野馬微名猶在愧山樵亦知農圃真吾事春
至頻翻種樹書

小樓宴坐二首

不入名山不世間
嗒然隱几置遺編
身名瓦礫宜居後
人事蚊蚋任過前
抱樹蛻蟬司化運
隔窗風竹發真詮
未登道域終難罷
微管還須學測天

世世已如入夢蝶
居身未作脫羈鷹
自疑冥契終爲病
欲學墨屎又不能金老相逢知
法器慈公願訝似
禪僧牛乎馬也從人喚
惟一迂儒是本稱

嘉興金道士三十年不下牀亦三十年不開口
冬夏一絮被自擁余叩之以指畫卓許余入道
慈舟者蘇之名僧也余見之不敢告以姓名渠深歎異以余爲頭陀相也

又疊前韻二首

到處迷陽不記年
村中層本逐時編
寒鳥滿野成禾後
社燕辭人落木前
戒酒劉伶終酒性
遺言摩詰亦言詮
青天自是無逃處
何事靈均更問天

荆集三

三

混合高低齊鷄鳳
經過老少變鳩鷹
屈伸禽戲憑何訣
篆刻蟲雕誤謂能
盡日閉關非酒聖
廿年猜謎是番僧
余與翠峯僧住此身本自無助兩月旦先生若庶稱

莊中作

帶郭頃田屋一尋
歸耕自許力能任
浮沈哀益嗤驅狗
康修王陽訐化金
財麥舊庾將易穀
行鞭新竹漸成林
計然七策皆無用
小試經綸底似今

自述

避人不敢厭高深
逃影何如學息陰
楚客又成蕉鹿夢
漆園未了是非心
紛紛世事看花發
默默天機聽鳥吟
可笑維摩眞病在
無言說處是金鍼

有相士謂余四十六歲且死者詩以自笑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此謂趁日力以進道者言之也
苟不進道總是虛生修短何辨焉
苟於道有見處夕死可矣然則死生詎足爲大哉

本是癯然山澤士
衰年況自不勝衣
色常帶墨綠
辭肉形或如灰似杜機
雖于久謝借來眠
蹇拙何心知我希
世人莫詫方皋眼
相馬由來失瘦肥

鴉子彭聃誰天壽
百骸九竅孰親若
過顏氏十四歲便了
王孫一裸身三載盡
叨金馬客幾人共
坐絳紗春即今已似
前生事何待他年跡始陳

人情世事古猶今
寂寞空林寄此心
賢聖不分聊中酒
虧成忘盡一聞琴
有書終日只掩卷
無病長年亦擁衿
即使癯然似桑戶
未逢點也是知音

學道曾窺天壤意
寒儒又是膝轡人
只言蔡澤有限壽
誰見壺邱不定身
貴客懶迎長謝病
薄田可飽敢稱貧
後來不用問修短
已占溪山四十春

囊癯臥病作三首

荆集三

四

節候經春日日陰
寒衾獨擁閉門深
終朝鍊液非仙氣
幾歲懸疣是雨淫
焦火凝冰鑄瘦骨
兒癯女長試灰心
總緣病裏悲歌意
不爲離鄉也越吟

春牛忽驚狗馬疾
年來似是龍蛇辰
謝醫少錢長卻藥
煖骨累相聊借人
味爲補虛一試肉
事求如意屢生嗔
正愁未了形骸外
生老病苦只此身

余平生無厚壽止一稱既病且癯病骨瘦冷硬不稱自今始爾余素戒肉養病乃肉食
頻年喪我几堪隱
到處逢人席任爭
疣贅勿嫌能侈性
支離番笑足全生
野蔬入口勝甘脆
病骨先時卜雨晴
苦訝道人長好懶
如今懶病果相成

瘡病作

疥癬柳肘盡欣然
深隱烏皮也自便
金冶由他不由我
狠胡是病亦是天
身先辭宦猶中熱
衣未經秋已著
縣炎涼反覆須臾事
一疾番令悟世緣

小集爲人所刻

文學從來本不長
隱居辭說半猖狂
徒令後世能疑孟
祇覺前身似姓莊
玄白何分終履
賦賦賦事總亡羊
從今已息談天口
只著農桑一兩章

靈芝寺同童元功宴坐

潮上高樓縱遠心
復沿湖岸過東林
身閒似帶煙霞氣
地冷兼無鐘磬音
衣裏寶珠應自信
苑中靈草試相尋
坐來忽散千峯雪
對爾無言意轉深

登層翰林仍臺作二首

太史仙臺多勝概
正臨構李古城東
五色雲生知海近
四圍山遠覺天空
閒居作賦青春後
幾歲鳴弦明月中
不是掖垣同宦侶
關那許得相逢

一上高臺興不孤
望中總絕入虛無
煙霏春變陰晴氣
草樹天輪海岳圖
對酒笑將花是伴
銷憂誰問土非吾
知君苦厭文園臥
此地能令肺病蘇

荆集三

五

次人憂旱作

歲歲吳儂事水耕
朝朝占雨愁雲輕
澤中不聞鳩語合
田際但見鵲文生
野老既穡猶自得
書生炊桂亦何情
東南生計已如此
聞道山西又點兵

再遊清溪莊值主人不在次韻

桃樹臨溪思不禁
扁舟重問草堂陰
西湖水落蘆花老
石南園霜橘柚林
鰓際流泉宜稻性
窗前過鹿解人心
憶君窮徑相迎處
今日蓬蒿又已侵

至常熟陳中丞白訓導邀登福山看海二首

春早湖山雨半晴
有客邀我觀滄溟
國冥冥蒸海氣
石灘淺淺關江聲
日月迴旋一島小
金銀色相十洲明
微風向夕送清響
應是仙人吹玉笙

人緣迫隘悲時俗
海嶠春臨思若何
地湧龍蛇爭起陸
天投星斗橫翻波
封疆坐覺華夷并
氣候常看霧雨多
才謝枚生能作賦
賦

潮伶對曲江阿

金澤寺中寄松江友人

蓬萊昨夜雨初霽
霖霖春衫寒意多
遠浦草青送歸雁
夕陽潮上生微波
戲鵲佛偈翻金字
靜臥巖扉掩綠蘿
伊人只在兼葭外
獨對清尊奈爾何

松江金澤寺四首

東南巨浸五湖深
古寺維舟正夕陰
客到山僧罷清磬
雀喧晴日下高林
夾洲煙火三家市
滿目兼葭萬里心
徙倚不知餘興盡
月明還擬聽龍吟

三江抱處勢如環
野客探奇住不還
一望樓臺疑海上
稍聞雞犬覺人閒
幸無漁父知名姓
且與山僧共閉關
自笑歸來張季子
春時那葉未堪攀

何年此地開金刹
宋代流傳直到今
龍法石將山作幻
護經龍與水增深
爐煙裊裊知塵性
柏樹青青見佛心
可是攀緣渾未盡
天

荆集三

六

花猶自惹衣襟

水國餘寒芳草稀
偶隨煙艇問山扉
窗中怪石如人立
天際孤帆伴鳥飛
高齋盡日逢僧語
短榻經春換客衣
吳江亦是垂綸地
笑指星文愧少微

天寧寺塵外樓四首

瞰郭樓臺誰共登
偶攜仙客對山僧
林煙渺渺人家盡
階日微微花氣蒸
浮世閒看飛鳥過
機心不遣白猿騰
平生自笑支離甚
散髮行歌此又曾

名山不用遠攀登
暫借繩牀我亦僧
幾樹鳴禽助禪寂
一簑修竹散炎蒸
捻花不盡心傳妙
對塔空將口說騰
俯仰百年成滾滾
乾坤隻眼更誰曾

金門十載笑重登
歸去仍依白社僧
虛館靜聽宵蟻戰
遠山時見夏雲蒸
已甘散櫟終年計
恥逐冥鴻萬里騰
爲問洛城冠蓋侶
幾毛銷盡得閒曾

開裏香臺盡日登嘿然一笑又逢僧衣裁野薛緇塵淨飯試山精
石鼎蒸大士西方談寶相僊人東海說飛騰人間多少亡羊路一
行來也未嘗

題湖上廢寺二首

神宮舊枕清湖曲與客尋幽試共登獨樹春深初著葉空山行徧
不逢僧臺荒曾與施烏食城化徒聞駐鹿乘惟有松房明月影年
年長似爲然燈

古寺無人盡日閑陰廊寂寂長莓苔何年飛錫老僧去此度折梅
狂客來遊水乍如聞梵樂疏松猶自繞香臺人閒俛仰成今古何
必昆明有劫灰

題龍池菴三首相傳伏虎禪僧開山處山頂有龍井蜥蜴見則雨
遠遊爲訪白雲巖轉盡孤峯路更南龍見小身時出井虎馴大士
舊開庵禪心客思俱潭水古佛寒松共石龕坐對老僧無一事夜
深相與說楞嚴

荆集

七

精廬原寄北山巖新築高齋過嶺南谷窈窕閒還密樹石孤危處
更虛菴聽經野鹿頻窺戶宴坐山僧不出禽客欲逃禪無可醉遠
公於酒禁方嚴

霽後嵐光散曉巖望中佳麗盡東南三春蘭蕙堪成畹千里湖山
併在菴馴鶴下時呈佛性飛鷹宿處見僧龕維摩今日還多病酬
答誰將究妙嚴

贈菴中老僧僧解用人術少嘗游歷江南晚歸菴中

承從祝髮事棲菴爲禮名師每向南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
寄菴菴廚邊引洲靈須汲松下翻經幾到龕若使焚香能證道前
身應說是香嚴

嘉靖丁未春余以病客荆溪遂同杭子宜登龍池僧居嵌巖中
如鳥巢梯其門以登值二老僧相對煨笋遂以笋供余二人因
留宿與老僧坐至夜分談說楞嚴因緣事老僧意甚朴野可愛
明日曉起嵐氣滿山乾坤如混沌狀階前竹柏亦在摩盪中咫尺

不可物色日且午始開霽則諸峯歷歷澄湖隱映樓觀草樹
百里之外若在几前益宇宙開晦明不常若此既午出往石屑
石屑兩山夾湖山高百餘仞而湖道僅闊四五十步人家緣湖
以居惟亭午則見日色蓋其勝又與龍池異觀矣既午飯遂從
西霞步入舟意興悠然如有得也嗚呼此豈可與沈酣聲利者
道哉遂書以貽子宜使藏之

遊宜興海會寺作

逕路緣溪不知遠忽然身已入峯腰深山怪石如懷寶暗谷懸泉
訝聽潮僧比封君千頃竹人稀農畝萬家樵遠公不厭疏狂客試
結茅廬共寂寥

贈黃子晦

賢舍相逢憶聚星予漸入室爾趨庭子長能繼先人業王吉曾承
博士經萬里風煙還命駕廿年蹤跡已如萍衰顏重感青衿日一
笑尊前喜媿并

荆集

八

寄周臺官二首

時余將
往南都

南臺分署沐恩初官是嚮人世業餘龍吐珠璣天地轉星塗黃赤
石甘書秦階平處瞻雲闕玉漏清時直禁廬應有道人叩關者試
看紫氣近何如

太史元隨供奉閒南都祕省更清嚴沙書暗譯西蕃曆草奏多陳
南極占日下有雲朝紀瑞臺中無事畫垂簾倘覩少微思處士漁
樵已判此生淹

家居喜袁芳洲相過賦此爲贈三首

相逢京國最情深休沐歸來每共尋異品對食呈海味道衣便坐
解朝簪迂疎北闕上書日寂寞江潭俟罪心已分與君成契闊一
杯還此幸同斟

憶昔曾同念菴子歲寒訪汝深雪邊別開閒館屏人語不解朝衣
藉草眠琴意相傳中散後玄言每到漆園前正是江東暮雲處再
逢攜手一悽然

四十支離一老夫衰顏恰比列仙臙金不驗身多病種樹無能
圃半蕪長日閉關聊嘿嘿短衣迎客笑拘拘知君昔日探玄意定
有真詮肯示予

次韻贈薛仲常

山林鍾鼎性俱安官舍豈非在淵槃此日心情真似水平生臭味
本如蘭閱世方舉誰北壯認真桑戶且衣冠祗應黃馬蹏頭來
往春日江楓共倚闌

歲暮有懷諸子

歲暮蕭條只自如南州高士久無書大樛材在野大何用種髮經
年短不梳刻水驚心溪雪後中隴山飛夢嶺梅初仁祠即消息
誰問萬里昆明是謫居

贈張贛州致仕還吳次達夫韻

田園舊在海東頭海上新歸張翰舟種菊不辭三徑晚采蓴將及
五湖秋人情歷盡惟看弈世事忘來獨好樓牋有著書心尚在知

荆集三

九

君原不爲窮愁

贈宜興王丞次韻

官粟還能五斗無年來只是憶樵漁道知戰勝臙猶在詩爲身窮
思獨殊耕稼吾非徐孺子才華爾亦阮元瑜他年更向龍門隱爲

念江皋一腐儒

答朱刑部士南見寄

清齋偃息灌園餘嚼盡春禽又夏初對客不須妨蠟展占年常自
檢囊書六經注脚吾焉敢五岳行蹤或可如宣室正須公等在野
人只合掩荒廬

同萬鹿園宿工文巷次韻有贈

何處尋山不厭深淡煙歸鳥暮鐘音去家百里訝如客別爾經年
尚此心宴坐清香滋夜氣閉門殘雪映寒林相從一宿應堪覺機
事何須問漢陰

次葉師與諸生講書鍾樓寺聞鐘作

早歲傳經髮已斑寄身精舍渺人寰昔邊屨跡堪盈戶花外鐘聲
正掩關曉覺海潮生靜夜卻隨仙梵響空山先生嘿嘿隱几坐試
問諸生醒夢間

養病還院忽遇君見訪不值奉寄

生涯歲歲藥囊間已思交游亦未閒土木形骸真覺槁蓬蒿庭院
只常開偶隨道侶學禽戲忽枉高人題鳳還此夕知君向何處多
應弄月臥江灣

答贈胡柏泉

赤囊前日奏邊書早帽何時掩故廬鳴劍豈知孤憤切請纓爭笑
少年疎自甘淡泊看松菊恥學浮沈逐里閭春日黃鸝西園草憶
君歸去灑園初

送郭無錫權南曹主事

郭侯齊魯推名士暫屈清才稍難符折獄一言驚老吏洗心終歲
比冰壺南曹已應郎官宿東園常懷仙令是野老殷勤何以贈益

荆集三

十

崇明德永壽

贈督府張中洲兼東周中丞石崖四首

威名昔日動南荒斧鉞重分定海疆八鎮大臣承節制六千君子
備戎行若營內險無如海但練沙兵略用復師老寇深爲日久仁
看石壘一更張

壯猷元老舊文儒羽戚雍容禮樂餘吳起援枹休進劍韋卿對

只肩輿撫士嚴冬挾重練屏人半夜草陰符復道降人爲我用三
吳深雪正擒俘

無知口口恣魚城誰識元戎廟略饒七策謀臣陪後乘三標獵

護前茅計疎處女深堅壁勢激驚雷迅掃集民夷連結聯米已上
計由來是伐交

插羽飛書入建章帝親推數任才良東南大略輸公瑾尊俎奇謀
仗子房人來半是焚燒後禾黍又成荊棘場爲將先須固根本諸
公深討在民瘼

公深討在民瘼

尹洞山祭酒枉顧草堂有作見贈次韻二首

相思幾度夢中迷，卻望金門隔石墀。
一技棲門機通水，移棹何處藏書借。
照壁更羨君如遠，祖喜談玄一派自關西。

獨持鳴鐸啓羣昏，南北諸儒盡在門。
身繫蒼生人望久，道行世子國師尊。
過憂治世常如病，冥契真詮不着言。
別後知公心事在，每占箕斗坐孤村。

又疊二首

感時愁見海氛迷，抱拙空知臥一谿。
秋盡龍蛇還起陸，月明烏鵲正驚棲。
儒冠本不閑軍旅，肉食誰能念菰藿。
對子杞憂方一寫，明朝車馬又東西。

荆集三

上

贈都督萬鹿園四首次思節韻

幾年枯寂學全真，一握兵機運鬼神。
麟義兒皆判死，灰心禪客亦投身。
獨承利錄生如腹，偏散黃金家益貧。
直欲填橋跨滄海，先聲萬里走波臣。

暫脫荷衣事鼓鼙，從軍亦復有新詩。
犯難甘爲智士笑，避山肯顧道人期。
中宵自信知天定，李廣何心計數奇。
尊俎運籌今已就，潢池跳踉欲奚爲。

許國誰能似爾真，每憂時變幾傷神。
試看養亂偷生將，共是腰金拖玉身。
杼軸千家愁命盡，轉輸萬里歎師貧。
饑饉干戈今並急，謀全仰二三臣。

寒宵清嘯雜征鼙，撫劍劉琨本善詩。
開幕待降收死力，隔江遺謀刻還期。
功須因敗番成巧，算恰當機不見奇。
長子帥師今在爾，道傍樂望莫輕爲。

詠俞虛江參將四首

將軍意氣貫無倫，感激靈辭血戰頻。
手搏鬼夷當百種，身懸鯨海歷三春。
掃空巢穴多深夜，奪得餘糧祇數人。
此日渠魁當授首，策勳早見上麒麟。

知君兵計原儒術，儒術深明計轉工。
洞識天符非候氣，妙窮火力不因風。
巨魚射處波神遁，雄劍鳴時水怪空。
卻笑賊徒能負險，幾人關闕劫灰中。

昔破交夷向少年，祕經曾自白猿傳。
一軍盡署滄溟裏，百戰常居鹽口口。
誓不旋絕島諸蠻次第艾，中宵尊食理征衫。
船通木井三年水，檣轉銅烏萬里帆。

軍斗稀鳴人莫犯，身衣常解士爭銜。
功成他日誰能頌，海上磨崖大字嵌。
送曹子泰自大理山守漳郡

荆集三

三

也有才山稅積荒，勞撫宇海叱負險。
費招徠要使經營收，異績未宜拘謫按常裁。

萬思節以集中無名作詩見貽二首

學道頻年慕履空，支離猶墮語言中。
不是班生表人物，徒然揚子戲雕蟲。
書字吾豈敢得皮，得髓子應同他年。
郊時傳中說偷借名卿孰過公。

臯比三載愧儀刑，學術那堪立戶庭。
顧我自知太玄白，知君本是出藍青。
老去門徒多謝遣，病來意緒轉沈冥。
高賢豈訝無名籍，十哲由來是俗稱。

萬思節工於詩而近又學射次韻答之

衣鉢寂寥吾且老，文章鍛鍊子能工。
一源已謂出天稷，六義還須繼國風。
深窮別趣元關理，力造奇言不露鋒。
便是詩家射雕手，何須射藝又兼通。

次萬思節韻送蕭芝田二首

屠龍老已知無用一過時艱見術精粹就戈矛肯吐火幻成舞象
總疑兵空中墮語人無跡地底藏雷賊不驚戰勝何須邀重賞由
來只欲賭聲名

共說火攻爲上策秘方誰復似君能石飛陡使噴鳴響機轉真疑
夏造冰魯國雲梯猶自拙楚人燧象未須驚么麼便鬼那堪算破
虜橫行記昔曾

題王世新一枝窩三首

蕭然環堵傍湖均半瓦參差半覆茅鐘鼎相傳精古字戶庭不出
玩初文紛華燕雀窺金屋空曠鷓鴣占海郊榮寂兩忘非所事一
枝聊爾寄吾巢

自笑名場久脫羈

自笑名場久脫羈敝廬歲歲理新茨試看繞樹空三匝何似巢林
寄一枝開行蓮藕孤飛處晏坐榆枋傲異時寂寞漆園千載後心
期應只許君知

希世從來謝不能虛閒每與道心增交游處處孤松對今昔忘來

一凡

一凡憑夜讀陰符羞說劍醉過白社偶同僧如君自以鶴鶴比僧
問何人是大鵬

夜歸陳渡草堂時新與諸子別去有懷二首

野夫也復到城市日暮還尋四壁虛登覽餘將入戶人歸月裏
又離居坐瀝鳥几都忘我起對流螢且展書正憶青衿同舍子別
來秋興各何如

自擬身名如鄭國官環半畝日長爲楊衣無笑非橫玉菲屋何因

御梁星樹底蟬聲希鼓瑟燈前鳥字一談經試言吾易將東去未
識何人是姓丁

癸卯送仲弟正之赴試

偶因今日送行遽尚憶當年聽鹿鳴馬氏白眉占仲子吳門霜鬢
愧難兄秋來一雁寒江影天外三山古帝城此去鸞騰非所換期

無溫飽負平生

己酉送兩弟正之立之赴試

秋水芙蓉映綠衫殷勤送爾到江潭人能鳴世慙三鳳家有遠經
是二南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遠遊他日看之子下
澤款段吾已堪

送諸從遊應試二首

一盤謀身世所疎幾人相伴此閒居月懸山館談經處雪壓林皋
寒坐餘向來衣鉢吾將付先輩文章子孰如亦知雅志輕青紫好
及明時早上書

幾年山澤共淹留今日公車且見求楊柳扁舟吳苑夕梧桐雙闕

漢京秋清時元不棄寒士白璧誰將笑暗投都下逢人說論語莫
言師授是張侯

送馮子聲赴試

與君稅席席周旋義理蠶絲每共研頓悟最居德祖後聲名愧出
照鄰前身同橘木甘吾隱賦就凌雲漢爾賢莫道孤弘曾不遇漢
庭推轂在茲年

送褚生潛赴試

人微舉比絕來往褚生時復款柴門文有波瀾堪得觀座無空管
只消言客心落葉秋江繞別思平蕪夕鳥翻此去期君戰勝後歸
來正對菊花尊

都陽別方道人

戶庭不出已多年千里隨君意豁然飲醉或歌還或泣鬱鬱疑鬼
又疑仙詎知衰風堪爲笑且學塗龜得自全今日別離何足恨終
期共住白雲巖

中秋夜同陳澄江張夢麟城濠泛月

森爽秋逢三五中霜天雲物坐來空河漢百川還小艇寺藏荒野
亦疏鐘客嘯忽聞清嘖雁月圓眞訝吐珠龍疑君與我曾仙骨身

世何須更挂胸

和張尚書甫川新修池亭奉母登題作

聖朝耆舊住登三綠柳公餘樂更堪東洛攝師雙玉簡西園奉母

一茅菴春暉映處花侵戶冬筍成時竹上簷聞道閒居新作賦承
歡養性此能兼

贈蔣璞山封君上事宗

早游鄉校已知名曾與賓興聽鹿鳴修行明經爲博士夏弦春誦
課諸生官無鼎食千鍾願老有鄉園十畝情更笑贏金何所川僊
郎作吏比冰清

贈張通政

五湖舟楫是家居篋裏惟攜老氏書幾日陸沈門下省一生心跡
海東漁實常滿座嫌猶少行不齋糧任所如陽羨山靈相望久獨
能無意命巾車

用韻自述

南村北郭任吾居懶散何心更著書小酌或能稱酒隱直鉤聊復
事溪漁童時家刻堪爲笑病後形骸漸不如若道猖狂今又甚窮
途猶自未迴車

荆集三

五

壽張通政

垂就立寂謝塵氛身隱猶嫌名可聞自著道衣辭漢闕因尋仙錄
禮茅君行隨勝跡曾無住藏向名山更有文南國夜來占氣色少
微渺渺動江雲

壽陸師慎齋七十

廿年不向城市行閒看桑麻自長成道貌肥來知戰勝儒冠挂後
覺身輕北窗意味人千古西序聲名子一經若訛門生今白首稱
賜還聽後堂笙

曹霜崖六十舊官御史之父

道人容色自矍然幾歲江皋躡紫煙謝氏家兒如玉樹周時柱史
是神仙鼎成靈藥方皆驗書貯名山世未傳懶散自憐蒲柳質相
從擬欲學長年

司訓殷龍巖壽詩文東

白頭博士早懸車鳩杖扶身八十餘甲子暗占絳老歲今文口授

伏生書清尊只許通門客隱几何心出里閭應笑贏金無所用仙
郎才藻更誰如

楊醫士六十

衣裁鶴氅鶴爲冠數卷方書一草菴絳縣老人知幾歲太倉仙令
卻多男不爲避人居郭外每因采藥到山南年來頗訝嬰兒色道
術從知宿所探

褚怡開六十父潘之

古來仙客說長髯今日髯翁亦是仙家近縣門不識令身居城郭
亦耕田鳩形正可供扶杖亥字還看紀歲年共羨高門將有待賢
郎文藻更翩翩

贈宜興閔翁八十壽詩上舍俊

古貌嶄然山澤臞力田還是漢人餘久諧汜勝齊民術閒讀周倅
風土書桑榆暖暖隨行徑弟子祈祈與燕居駟馬從來足憂患義
君身世更何如

荆集三

夫

贈天靈寺僧八十

化城東畔駐三乘祝髮從師記昔曾頗著袈裟迎上客自分齋飯
與遊僧談經幾夜宿飛雨削杖先年手種藤因笑馬鳴身已老欲
憑弟子爲傳燈

懷竹叔壽詩叔善書傳

門傍清溪長自扁陰藜竹繞幽庭地偏南郭人堪隱秋盡東籬
菊正馨笑傲百年惟稼圃風流兩世擅丹青不須海上求靈藥元
是江邊老歲星

楊醫士壽詩

東亭先生富道術隱居城郭似江湖隨身長挾雙白鹿入市只懸
一玉壺社中漸覺推前輩門外從教滿病夫子亦文園高臥客年
來肺氣爲君蘇

贈丹陽湯孺人壽詩

少年爲婦舅姑前及見黃門正拜官喬木門前經幾世曾孫膝下

且勝冠中厨列鼎堪調膳永夜真心憶和九閣道仙郎拜嘉慶沾
恩新自五雲端

謁文敏楊太師墓大江提學韻

野狐三度尾王師諸將從公授指麾賜解御裘冬覺煖詔裁密旨
夜常隨前籌不數貌貅力未命仍歸喉舌司萬里回鑾驚駕受軍
中未有一人知

北郭謁宋鄉道鄉文忠公墓

宋代已經三易世忠公遺墓尚嶙峋敢言有志成慈母公母張
國逮罪何期及故人公諱故友王西黃閣十年終賣主瘴烟萬里
合投身已分此生堪客死魂歸猶是故鄉春

讀東坡詩戲作

公詩句句寓胸臆一滴冰戎大海翻方皋北壯無定相曼倩滑稽
有至言掃除李杜獨狗語出入鬼神傀儡門異代或疑後身在告
終此地招其魂

荆集三

刺麻翠峰老僧輓詩三首

枯木寒巖亦未真走盤珠子自精神三食煮乾一生事
歲齋僧幾萬人鑄冶金容瞻氣象圓通天眼悟根因

上伏牛心未了了心應待再來身

不事纓頭不坐禪揚眉瞬目見雄談淨體髮鬚元不礙

心妻妾宿曾參

千龍梁殿於生佛此未成也年年航海精誠在垂沒魂還到海南

自愧迂儒厭俗輩每游香室藉思蕭別來常似一臂失話久寧容

六耳聞人去忽驚函谷履錫飛無復海東雲憐君鑄佛經千億欲

借餘銅一鑄君

錢心漁輓詩

心漁先生不可見尚憶吹簫臥草堂垂綸老作江潭客得姓元從
吳越王貪病一生心自足雲山千里興難忘更問治命真堪紀人
世空矜石柳藏

雪詩和蘇韻十首

陰風吹曉麥芽纖歲盡玄冥令更嚴團圓未春先綴藥乾坤如海
欲生鹽不妨積處堪高臥預想晴來好曝簷縱是未能堅作玉漸
看冰柱已垂尖

大地文章散綺纖小堂風物倍清嚴灑來竹裏迷人徑積向巖前

研虎鹽但使曉寒欺短褐獨宜久影泛虛簷瓊花柳絮皆無用誰

擬新詞一闕尖

寒江我亦弄纖纖豈是羊裘人姓嚴履處幸不露足趾噉餘真覺
厭酸鹽紫雲黃竹千年調白屋朱門一樣簪高岫儘教遮蓋盡物

情元自礙孤尖

寒皚白草尚餘纖纖墾戶村村似戒嚴飛舞千峰山吐練妝成幾樹
木蒸鹽木蠟有病多消渴宜調茗老已捐書莫映簷強欲摘毫追
小謝詞鋒久避六朝尖

荆集三

結解鹽賦說無羔歡錦帳思分挾續到窮簷擒胡此日堪乘便誰

奪祈連萬勿尖

蕭蕭凍樹晚諠鳴門外誰來長者車入夜似驚千里月開簷相對
滿空花東郭先生猶敝履西關遷客正思家最憐漁父滄江畔閒

倚孤舟獨挺義

一片寒原滿樹鳴幽人掩戶罷柴車聊憑濁酒延春色試向疏梅

問臘花草開映來書幾卷江城積處月千家此時忽憶荆溪道雲

際雙峰并玉義

初看朝采鳳金鷄候見玄雲隱日車恰似幻師能作霧卻驚驕眼

機一指爲君義

空城無粟噪饑鴉陌上紛紛正滿車積礪暗隨泉並滴入簾應與
筆爭花芻米驟高新歲價柴扉旋掃野人家客來此日須沽酒梁

上青錢那得義

巢風欲動始占鵲空裏愁翻百寶車
蔥嶺未消阿耨水珠林忽散
髮陀花故舊猶在能禁冷好客相尋
懶臥家且似瞿曇逃世網雪
山跏坐足爲叉

家僅自野田攜黃菊二株至軒中感而有 一首

曠野陰陰萬木霜誰攜數藥到茆堂
冷質本非堪競秀閒情敢謂
愛孤芳在野寧辭草掩入簾聊作滿庭香
自笑吾生花興少欣然對爾亦相忘
意豈真所好花見此不覺有喜

已拚寒谷不須媒讓寵何嫌並采開花意
幽閒當豔麗天心霜霰是栽培
得陽逸客蒼鵲醉姑射仙人綽約來
寂寞於人誠少用試將服食制齡顏

不沾春色也穠纖小院疏籬祕靚嚴人
比孤花清入聖天然真味淡非鹽
未須采擇供調羹爲喚馨香置近簷
落英好護餘根在來歲還看苗玉尖
此首用坡公雪詩韻

漂布架二首

荆集三

元

皎皎亦知塵易染置身特在半虛空
素娥罷浴仍餘溼靚女憑高欲御風
潮翻淨練江樓上霧捲輕綃海市中
不向太陽蒙一暴剪裁誰使得成功

娟娟素質寄孤標出浴仙娥溼未銷
弄影自知迎日早憑虛特覺去塵遙
將乘颿氣啼冰骨一任輕颿颿舞腰
移向海傍堪望處錯疑絞室挂寒綃

鞦韆二首

鞦韆毛水打初成鞦餘溼還應待日消
禦冷何辭居下體負暄早已託高標
似隨仙鳥乘雲近未跟芳塵去地遙
卻訝綠幢諸候子倒投絕足試輕颿

鞦韆材溫厚翦羔羣絨初勻溼未熏
就日且須緣峻木凌波將不讓羅紋
色迷玉磬齊懸影伴仙鳥半入雲
終屬美人施錦糸畫簷風起暫繽紛

病中食江魚作自海寇亂此魚不至者六年矣

腥風暫說靜蛟潭石首新嘗到草菴
常味香令食指動病身未覺水鮮甘
試和芹子心仍在欲薦椿庭恨豈堪
莫謂有無關口腹安危消息繫江南

弟兒次江魚詩韻深不稱意偶坐水榭無事再疊前韻教之

吾舶夷舟遜占潭凌人忽爲啓冰菴
百船十死取爭利一尾半金人買甘
偶嘗貧士已知足數飽豪家亦未堪
遙憶金盤充貢處九重當食念江南

次韻題王孟端春流出峽圖

錦江一派自天開誰寫春流映翠臺
萬木深中疑欲斷千崖裂處訝還來
蒸成暖浪魚翻尺繞向仙家客渡杯
濕挂玉龍如起鰲沫飛野馬似吹埃
探源詎識臨河意乘木誰堪涉險才
近水人家巢鶴鶴遠山天際落莓苔
趁流蜀賈回輕舸燒野巴僮壑廢萊
萬里風煙眞縮地丹青技蓋至此哉

滿屋春流訝眼開丹青彷彿見章臺
曉經神女和雲度寒盡天山

荆集三

辛

帶雪來合勢兩涯誰辨馬潛行一綫
僅勝杯戲暖魚龍恰不夜漱川花竹
總無埃沿洄欲問幽人住險絕堪矜
蹈水才荆巫信有四時雨盡願全銷
一點苔祠識黃牛多古木城迷白帝
半荒萊吾生本是東吳客萬里西遊亦壯哉
孔聖故事

山居
槍榆徙海鵬鳩笑續短截長鳬鶴悲
山翁未解稽生癖垢面蓬頭也自宜

讀王遵嚴所爲拙集序文自嘲四首
嚶嚶妄意空千載沒沒安能蓋一鄉
江東若問如卿比車載還應更斗量

文章未出風土外人品猶經習氣中
只可清狂慣吳語卻令識字笑吳蒙

札也能輕千乘國蹈道無能早見讓
三十年來持戒意於今四十已知非

力希顏氏何能望竊比言游未敢安老大漸知親瀝掃試將妙用此中參

紀夢

萬里歸心促曉雞滿巖寒月正街西道人久謝天台夢也學劉郎

一度迷

有司查腳色二首

道士原無鑑湖賜山人敢署醉侯封猶查腳色煩官府陳渡橋邊

一老農

逃名最喜稱無姓抱病還應厭有身說著宦游如一夢不知猶是

籍中人

游塘候巡公四首

公門幾歲罷趙趙俯仰衙茅每晏如豈謂鬢毛蕭瑟久尚隨疆吏

路傍趨

沙堤月色曉朦朧曾向朱門候相公逢迎不意猶能慣回首當年

判集三

似夢中

榜散空知幕鑿坏柴關終歲更慵開今日偶成蝴蝶夢也隨花氣

過牆來

福生狂態復如何一刺懷中半滅磨縱合罄折請官長猶勝詩人

詠荷戈

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

湯侯狼臂猛虎鬚少小曾窺玄女符明主親頒手中劍直交跨海

斬天吳

紛紛盜竊爾何知岸上斫人水上嬉自詫一身都是膽欲將巨海

作潢池

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矢滿纔驚漢將

是飛來

水軍隊隊黃頭郎迎潮直上凌扶桑已知海若先青道萬里滄波

定不揚

海上秋高朝氣清營中買勇競先鳴疊嶂亂翻旌影驚濤盡作

鼓聲聲

沈船新賊海爲獵潭底潛蛟噴血涎渴饑帶箭還波去可道孫恩

是水仙

錦帆愛子亦從軍長龍蒼頭總策勳誰奪強王萬金首帳前齊說

小郎君

五千長戟下淮邳自是沙洲命盡時將軍欲置平戎鼓須借鯨鯢

腹下皮

捷上彤庭寵數優詔分玉帶與名裘麾下偏裨盡稽首貂蟬笑看

出兜牟

南征歌十二首

五嶽烽煙久未平君王習戰幸昆明卻說將軍多勝算不須文士

請長纓

詔錫彤弓出禁城良家六郡總從行將軍暫佩平蠻印校尉新開

橫海營

漢皇有道伏羌胡南粵何知擅一隅萬里出師將問罪不因大海

富明珠

獨承節鉞控南州親寵由來冠列侯昨夜輕寒生幕府賜衣初着

紫貂裘

晴原羽騎簇油幢繡帽爭先踴鞠場不惜千金收猛士欲將尺組

繫名王

月明吹笛武陵川馬上行人望點蒼其怕炎洲饒毒瘴一冬飛雪

似胡天

軍書插羽速星奔叩焚夷王盡款門殺氣三秋清瘴海輕兵一夜

襲崑崙

草木千山鼓角風將軍牧馬夜郎東雲臺向夕占星色已報機槍

墜海中

圍合孤城海氣昏紛紛失木泣窮猿何如衝壁歸天關幸荷明王

不死恩

牂牁南去亂峯連滇海藤江一帶懸縱謂蠻封堪畫地不知漢將

若從天

奏凱歸來拜冕旒霍家穠祿更封侯因風爲報單于道漢關方梟

越尉頭

千羣椎髻競來王聲教南流盡越裳但使文犀通貢獻不將銅柱

隔封疆

塞下曲贈翁東厓侍郎總制十八首

四月旌旂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預知水草軍無乏試辨風雲

虜欲降

三晉連年苦被兵九重拊髀憶豪英詔書更不從中御萬里長城

一委卿

詩書禮樂古人風開闢機鈴又不窮得一胡兒如愛子用三敗將

立奇功

荆集三

三

山前山後兵馬雄斧鉞衣裳在掌中俠士獻刀承賜酒貴侯免胃

爲趨風

赤氣氤氳夜指天旄頭落地如火然曉來西山一塵戰奪得牛羊

歸滿川

千金買士卻何爲一閒過於十萬師點虜欲逃頭可購名王未獵

客先知

太師昔日定南荒親把長纓繫莫王寄語老胡須自愛射飛休得

近邊牆

梯懸半綆哨臺高胡漢鄰家隔一壕數日虜中無動靜古囊東去

戰黃毛

虎翼龍翻大將旗逆驅流電走妖魘陣前捉得胡王女賜與營中

所養兒

灤川冰盡水泱泱堡堡人家喚蒔秧田中每得鳥獸骨云是胡王

舊戰場

馬邑邊胡數被胡王黃叛漢更通胡帷中妙算能先發奪得黃旗

與繡襦

健兒白馬紫金鞦不向沙場便酒樓夜來一賭青錢盡尙有囊中

血髓

邊人大半能胡語胡騎年來亦漢裝誰向青紅氍毹裏單身縛得

不花王

少年意氣五千斤鐵棒曾穿萬虜羣壯士從來不病死孤兒今屬

羽林軍

君侯生長在炎洲塞外層冰草木愁祗憐軍士猶寒色臘盡轅門

不御裘

畫戟森森清晝閒指揮只是笑談閒收將漢地教耕去捕得蕃酋

命縱還

營平謀國最深忠每與公卿見不同但使邊中無寇盜不須麾下

有邊功

荆集三

三

青青塞草羽書稀士女駢眠畜牧肥戲看侍兒呈舞馬醉邀幕客

對彈碁

偶感十二首

蓋屋曾無一把茅姑蘇城外盡荒郊行人欲識郵亭處問是軍燒

是賊燒

賊來窺戶正臨妝虜得吳娃是孟姜蕭鼓滿船催送酒大王今夜

作新郎

毒藥本能攻毒病病瘳藥發更堪論借問苗兵誰駕御遠觀元季

近桃源

勝敗於今自可明不關平寇也須更滿地骷髏多祝髮紛紛猶尙

說僧兵

詎道狼兵能買勇渾身裹鐵怯如何不似江東輕俊子袒衣黃帽

去揮戈

袒衣黃帽去揮戈一潰奔騰湧血河滿目更無刀箭孔背心攢簇

似蜂窠

諸城連接控吳中羣賊無知枉見攻誰識主人多勝算關門閉得

不通風

匹夫亦足關輕重好共軍門仔細論吳楚不知收劇孟夏人還解

口張元

口來錦帳口口子倭入解袍口口即共道醜胡山海外醜胡原不

在他鄉

欲驗藏錢用水澆挖開錢谷地無毛首插片旂紅的的鄉人一一

去挑包

眉目粗頑髮指冠鄉人權作大王看鐵燒醋灌俱嘗盡笑殺無類

是宦官

奸細紛紛徧郡國丹陽奸細獲徧多舟人漁子應迴避賈客胡商

孰敢過

觀道士祈雨二首

星壇步處雲隨合里邑喧呼道士功四海正需霖雨急臥龍何日

起隆中

巫舞商陽古有之神靈風雨灌壇時陰陽變理輸誰力祇遺兒童

頌法師

歸自金陵宿白土

長路繼塵欲上衣暫投客館亦如歸不因野老來爭席豈解山人

久息機

酬徐養齋尙書見懷之作亦以少頌盛德并爲扣關先容云耳二

首

卜居祇爲謝塵緣三尺繩牀亦穩眠縱是炎天非雪夜終須乘興

到前川

柴門長日閉青山薜荔衣裳冰雪顏愧我未能分半榻藥囊書卷

共消閒

送楊訓導擢曹州掌教二首

似蜂窠

傳魁之世久知名君作師儒更有聲已道江東桃李徧春風還被

魯諸生

舉比幾歲臥江城絳帳談經復此行廣文不厭青袍冷京兆猶傳

白雪聲

贈徐愛杏山人詩有序

壬寅秋七月余偶識山人於錫山山人善醫尤精金創以爲其

父傳之異人也山人治病投一匙於垂絕無不應手愈余因思

南史所載一人因斫蛇而獲靈藥自是出入行陣金創被體以

藥塗之盡效相傳以爲奇雖然使其人當時得遇如山人者又

何假於孽蛇之餘也哉邇者戎馬蹂躪鳴鏑徧野邊人之橫罹

於毒者何可勝數向使致山人於塞垣軍旅之閒人且爭忍死

而趨之以丐命焉者如織矣而乃漠然自老於江南無事百年

不見兵革之墟則抱其技而寂寂焉固其理也諺云士視其所

遇苟不在中流雖五石之瓠奚所用之嘻豈獨醫哉會山人來

求余詩而吾友靜思武陵二君皆介爲之請率爾賦此且序以

見余意而詩次句用南史事云

一卷禁方誰與傳雙童擣藥幾經年園中種杏今多少疑爾前身

是董仙

題贈段紫峯

仙人宿處紫煙孤一片峯陰散玉湖今日隱身城郭裏閉門常寫

廬山圖

秋日書客童君見過賦此爲贈

有客扁舟問草廬窗前梧葉正蕭疏山人已得忘筌意不復從君

乞異書

題陳推官羅江號二首

高臥曾分白鷺沙清谿深處采三花總爲徵書出空谷衣裳猶自

染雲霞

三山江畔入雲齊紫氣千年鎮石堤便欲學仙從此去與君同聽

三

259

夜猿嘯

題寶華和尚卷

幻目由來見幻華
飲光何事又拈華
兩華舉似知華客
爲有別差無別差

贈王和尚住善卷

偃柏垂蘿古洞春
上人飛錫此何因
非關福地尋仙侶
自向青山認法身

自述贈寫真毛君

津黑尚餘山澤氣
委蛇又似列仙蹤
他年太史徵圖畫
爲識乾坤一腐儒

贈曹星士一江

春雨蘭陵江草生
江流恰與道心清
門前車馬日來往
閒坐江城說子平

自述并贈曹君

少讀陰符恥未工
青山偃仰漸成翁
人間炎冷都忘盡
聽話流年一笑中

一笑中

曉起觀貓捕鼠
起來隱几坐朝曦
深謝當關早閉門
簷角偶欣貓捕鼠
反觀尚覺殺心存

題畫

山空夜盡猿一鳴
磴轉雲深鳥不度
幽人何事長獨棲
只爲此中有佳處

廉使廖東野喪後開所惠地黃酒臨觴慘然

尺書滿篋故人情
想像荒邱宿草生
祇餘此日開尊意
堪作山陽聽笛聲

贈儀真沙君

葭葉蒼蒼水國秋
高樓明月古揚州
二十四橋雲霧裏
看君騎鶴上天遊

贈史君漁沙

問君何處挂漁簑
予亦垂綸坐綠波
他日相逢應一笑
不知若箇得魚多

華補菴三度惠酒而此番所惠參酒者絕清冽可人雖味甚濃厚而置之杯中淡若無色可謂嘉品因劇飲至醉遂成口號奉謝

三首

磁杯寫盡只疑空
秋月寒潭意頗同
隱几偶然成獨酌
夜涼白露滿庭中

每甘榜散惟須酒
欲補虛羸卻藉參
療疾陶生兼好飲
舉杯深見故人心

絕無色相傾明水
只有馨香藉白茅
此夕飲醇拚一醉
恰如把臂與公安

食石首魚又得鰓勒二魚喜作口號向時石首每至郡鰓勒亦不至也非海氛漸息何以有此

荆集三

夫

昔年石首又成羹
鰓勒相隨亦就烹
應是鯨鯢先授首
紛紛水族盡亡生

凶狀腹前排劍戟
勦凶謀腹裏漲彭亨
三魚狀害師自有哉
江網性命惟堪一筯輕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三屯營閱兵制鎮總兵開府處

股肱北平郡烽火度遠營特以郎官節來巡都護兵索駝參陣馬
繁集應軍鉦三令先庚後八門死地生妖星枉矢墮殺氣蘇收行
象綴吳都燧羊分宋士養生羌休近塞熟虜敢淪盟閱罷時登眺
紅螺憶古城

喜峯口觀三衛貢馬

貢馬走東胡關門控北都每運金鏡節來獻玉驄駒酋長花當後
山川松漠紆天衣沾蚪蟒國馬出駒駝乞賞孫隨祖專兵婦代夫
珥璫珠落錯羅襪錦靴能繁舞呈親革條言譯象胥白狼回右稚
黑水作通衢明堂端拱日王會正堪圖
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日霽波面如鏡舟
人以爲海上罕遇是日行六百五十餘里

荆集四

島夷頻不靜玉節遠何之誓消萬里寇敢憚一身危閩卒精風候
吳兒慣水嬉黃頭粉百隊白羽騰千旗擊鼓靈鼉應揮戈海上隨
龍驚冬不蟄蛟畏晝停絲昨夜波潮怒中霄雲霧披天澄鏡光發
風嫩鼓紋滋鄉行瀛洲數莊生秋水詞乾坤元莽閩人世自幸焉
已傍漁山泊還尋馬跡期日昇看轉途變識銀移雙嶼崖門險
半洋礁石奇從來惟賊路今日有王師待獻經營續三山勒一碑

謁夷齊廟二首

未訪箕山塚來經孤竹墟精光猶日月冠冕肯泥塗國合歸中子
心元避獨夫千年北海轍還見盍歸乎

歸周仍避紂渭叟况同襟叩馬何饒舌采薇還苦吟當年諫武意
昔日事殷心生死知音在明夷用獨深

叩馬之說不經見而詳於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
孟軻氏以爲夷與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從周然則助
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與夫既已身隨

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於
不類此王臨川輩所以據孟氏以證史遷之誣也嘗思之而得
其說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身事殷伯夷叩馬而諫然則
始終與伯夷同心者文王也文武父子一道然夫子稱文王至
德而未盡善於武則微意亦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於同其父
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於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
未可以爲誣哉

古北口觀降虜步射復戲馬馳射至夜

朔河北來幾千里夾岸穹廬雜軍壘傳聞漢官旌節至驚咄歡迎
競羅跪抹額貂皮并繫腰胡婦赤脚胡兒履中有老胡能漢語辨
雙一條銀鼠尾告言天煖弓力弱箭垛乞移三四咫踴躍擲目滿
彎弧箭箭奔奔月兒裏當軒賜與錦纏頭漢人喝采胡人喜自矜
長技正未竭一躍上馬事馳突珠帽半仄賣歌邪鐵騎嘶弄綠
觥可憐人馬如爭巧人藏馬腹馬人立翻身倒臥馬背上馬尾翹

荆集四

驚亂人髮忽然馬去不聞聲一路驚塵向空沒滿眼流星透煙霧
這是胡兒飛箭發想見天山射鵰時意氣雄豪誰可越騎歸人散
悄無語卻卻牙旗捲秋月

山海關陳職方邀登觀海亭作

萬里羣山盡海頭誰築關城控上游巨靈劈山鬼鞭石英雄作事
與神謀水壓蛟龍蜃深窟陸斷豺虎潛遐陬司馬分符來作鎮坐
鎮奸宄護神州夜半鳴雞空獻計囊中置人仍被搜搜得深秋邀
我觀海樓水潦初清海霧收風恬浪細魚鱗起隔岸隱隱見東牟
百年海禁頗嚴密煙波莽闊無行舟

盧龍行

公孫昔日據立苑北連關頓頓磧狼顧曹公萬里動征師到此沮洳
不得渡田生義俠久知名駐車虛左親邀迎屏人慷慨談心腹兵
家詭道先虛聲盧龍小路繞一騎伴言返旆潛度兵夜半遂斬名
王首一矢不折鯨鯢清功成笑擲封侯印依然被褐返茅荆當時

策士如雲擁奇謀卻屬一書生山川寂歷霜圖歇薜蘿滿眼高蹤
絕瀚海陰風鼓角悲燕山寒月挂旌旗祇餘今人守塞處猶似昔
人出塞時俛仰乾坤一回首賢達伏藏何有不見華陰鸞屐生
詎識平原賣漿叟自憐局促畏簡書安得停車訪嚴毅

臥病作二首

孤蹤原自與時屯兩月即官半閉門藥石番爲二豎笑精華祇覺
百骸存骨門未慣爰居性楚客愁窺虎豹關卻憶扁舟秋泛處洞
庭木葉水波翻

閒情已覺釣非釣末路久居才不才燭武本非食肉相無鹽亦被
入宮猜雅容佩玉身難置馳騁兵戈心又灰擊劍讀書堪自笑昨
非今是好歸來

至職方作余初釋褐補官武選主事今適三十年

畫省棲遲已卅年今來似有再生緣署郎馮叟何言晚薄望東坡
半是仙心事江湖思報主兵戈南北愧籌邊書若謂真成懶日

荆集四

三

畫先天幾箇圈

再官京師懷趙浚谷中丞

江潭記意復修門舊侶京華訝幾存跡比孤雲難有託心思公子
欲何言太白幾時還避書鬼方計日想稱藩李廣雁門今罷守短
衣獵騎正秋原

密雲閱兵作

亭微逢秋雕羽輕良家六郡試雄兵一夫天險盧龍塞萬炬星飛
翼虎營清笳乍歇聞鳴鏑突騎纔迴見伏旌有道四夷方設守年
年長此護神京

渡湖河

流淺沙明自可憐未經秋潦轉澄然馬腹浮河仍飲水甲光映日
更搖川幾處穹廡移就草數家甌脫曲依泉沿堤猶見青楊柳祇
覺南州鄉思懸
夜上石塘嶺關

白河入口石塘城上流元自古開平巖立星辰孤墮影野清刁斗
空傳聲戍樓倚月橫吹動虜帳燒腥腥遠火明魏將殞身曾此地邊
人語及向沾纓正德末年魏參將祥被難於此

石塘道中

高城落日雁飛斜數畝沙田稻亦花路繞曲河十八度人樓礪石
兩三家埃煙山靄爭明滅戍笛秋聲并慘嗟問道松亭遺探騎時
時愁被熟胡遮

古北口城此城雄據山頂蓋徐武靈之經略也

諸城皆在山之助此城冠山如鳥巢鼓角千峯虎旅散漢夷一路
大牙交熟胡生虜遞番覆怪石崩川爭怒號到此令人思猛士天
山萬里縱鳴弔

宿黃崖營

樓樓終日旅邊城夜向黃崖問古營幾家戍鼓漁陽操聯騎饒歌
薊北行峽束雨湫高怒水山凹樹竅激秋聲躍馬壯年微志在不

荆集四

四

緣此地客心驚

遊遵化湯泉

絕塞逢秋已覺涼此中氣候訝非常流金每似臨三伏晞髮眞成
向九陽山煙變變分朝潤草色青青敵夜霜我亦臨流堪一笑稽
生盥浴久相忘余有補康之癖不沐者廿年

登喜峯古城時三衛貢馬散牧塞外

絕頂孤峯見廢關短衣落日試躋攀三秋豹旅方乘障萬里龍媒
正滿山候雁似隨鄉思去寒花將送使臣還籌邊迂薄眞無補空
望伊吾抵掌閒

曉發喜峯

客心流水與爭馳寒壘疎星度峽時未返王孫猶草色初來戍卒
是瓜期去鄉祇覺蟬聲似出塞方知馬脊危辛苦下情何計違早
年曾誦采薇詩
人秋久矣餘熱尚在閏月十五日太平寨始見秋色

漫漫嵐氣半晴陰
城庭柯葉亂吟始覺
孟秋雲物至因知
宴歲旅情深孤鶩影
點寒巖草鳴咽聲
連野戍砧戈甲滿
山乘塞卒天驕何
處欲相侵

月下小坐書懷

滿庭圓月坐孤松
聊息塵機長道容
任俠早知同畫虎
談兵晚更笑屠龍
支離避疾猶分粟
泝泝乘時亦請封
慈懷故山應待久
尚從長樂聽鳴鐘

寄姜白二子

日閱兵容夜馬蹏
孤懷猶畏簡書稽
眼中親識皆□□
夢裏經營亦鼓鼙
畫省薰香行戟臺
石渠校籍坐然藜
寄語雍容鳴子可
能相念到遼西

蘇鎮憶弟正之試南都

伏櫪衰年久自甘
爾兄迂闊爾偏諳
心窺秘算逢人噤
險陰符向夜探
犀消青楓煙際棹
龍沙白草露中驂
雁行正笑難如雁
飛

去飛來北又南

狗馬病多經絕塞
棟華室遠隔南天
每思原上聽鳴鶴
始訝山頭望點鷺
可以去乎仍戀祿
無能爲也更籌邊
頭顱長盡山林骨
食莎衣信有緣

還姜白二子衣

試整戎裝出漢宮
解衣何意故人同
野容聊免披頭倒
命服堪將襯黼黻
孔陽爲映朱旗色
稍微因經紫塞風
今日還君篋笥裏
依然搖曳禁垣中

副總兵馬芳芳陷虜中十二年而歸在虜中亦稱爲驍將

穹廬元以射雕稱
一騎當先萬馬騰
意氣肯甘胡地老
勳名終屬漢壇登
斫殘右臂方揮刃
殲盡追鋒未釋冰
歸自虜中還破虜
古來名將亦誰曾

謁夷齊廟

爲仰風流百世稀
長歌招隱坐漁磯
昔人何處羣麋鹿
此地深秋

尚蕲徵征誅揖遜有今古
餓殍祿隱無是非但使斯人皆可侶
不妨到處坐朝衣

八月五日順義道中望闕一首時近萬壽節四日也

幾時承遣出形闕
寒暑俄驚節候非
霜隕塞門猶葛屨
風漢朔野亦絺衣
中秋誕聖金晶會
百里瞻天紫氣圍
日與長安俱近處
莫陪鵷列轉依依

順義公館次壁間韻

虜入山前山後州
控弦萬騎此屯留
四郊壘壁猶餘警
十載瘡痍尚未收
野長蒿萊仍課馬
兵食子弟更防秋
使臣多愧詢民瘼
自詠小東誰爲酬

登懷柔城二首

塞下孤城古白檀
半臨平野半依山
秋來亭微無烽火
官馬千家首藉閒

小邑蕭條恰似村
日中市井已扃門
山田砂磧希禾黍
只有城西

種果園

黃花鎮拜聖誕
珥貂初砌曾爲吏
握節封疆又此行
近日長安無百里
星洲帝座正三更
蕭韶律應軍中樂
羽衛光搖塞上旌
廿載遠航江海遠
卻因咫尺重含情

因咫尺重含情

月夜渡蛟門蛟門在江之缺也
大洋萬里無牽石
卻見羣山亘海中
忽然石壁開雙峽
坐覺樓船聳半空
崑以戶寬延滿月
潮緣口窄弄驚風
誰能一矢穿蛟窟
祇憶橫陽漢武雄

憶橫陽漢武雄

三沙抱病夜坐東梅林督府
領軍章敬本清癯
藥裏常隨倚劍餘
日御短衣巡壁壘
夜支倦體閱軍書
莫愁深葦難投筴
試算窮巢易埽除
虎將眼中誰可仗
仁

聞幕府策何如

和陳黃潭東歸一首

吾亦欲歸讓公早此行不異登仙好試看苦戰東海塵何似高眠
北窗曉窗情是鶴任短長世事鵲鳩誰拙巧他年約訪祝融峰爛
煮青精相對老

浙中流言王遊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總督梅林公將至太倉詩
以自答并以志喜云耳

兵略元非素所聞疏才多愧薦書勤自知薄相難成事共笑狂謀
易債軍雄闢豈堪分玉節嚴扉祇合作松雲東山繡斧深懸望仁
看神機靜海氛

三沙病後夜起翫月書懷

軍中元不解衣裳夜倚危檣歌慨慷已慣羸軀常食少從教短髮
尙心長海能儘月空無水潮定期風庭有鉞不爲督師經遠涉何
由此地玩清光

潮長落至三分以上必起猛風一番每潮汐皆然蓋潮自生風
非關大塊噓氣與虎嘯而風列一理此非久在海上者不能知

判集四

七

所以儒家未之言及惟潮與月與風與陰類然則潮之應月又
何疑也

海上歸來病手足瘡兼血疾伏枕

瘦骨迂才堪竊笑豈能萬里事橫行一身自試妖狐穴三沙入賊
六月深驅瘴海兵陳湯犂痺緣西域韋欲虛羸爲北征

赴官揚州與左妹夫兩弟鶴兒白婿登金山坐禪房一首

衰顏久欲寄名山江國征師幾往還隔水空知戀桑梓紆籌豈足
靜夷蠻淮天鶴唳軍聲壯海成鳥棲戰舸閒時倭寇漸息纔是維

揚迎帥急道人且坐白雲關

題牆子嶺公署中偃松署本參將府也

塞垣飽歷雪霜寒直上無枝只屈盤邊人自識將軍樹我來懽喚

大夫官

游湯泉四首

幽都自古號寒門重纘年年亦不溫信有燭龍蟠地底亂泉噴出
火珠燄

坐看池底絢霞光疑是蓮花火裏藏借問幻師誰會此乾坤爐冶
炭陰陽

戎馬驅馳未息鞍春風沂曲一盤桓試憑活水洪爐煖暫解儒生
徹骨寒

萬樹不知霜信至兩崖時見火雲升一就薰蒸聊可喜入來還想
玉壺冰

宿七家嶺驛次壁間韻

莽莽沙河水分流亦有涯瓶罌開小市蓬華擁寒沙去縣無百里
依山僅七家偶然成一宿聊喜息紛華

食蒜

三食齋粥猶嫌穢百味葷腥久不嘗頃來食蒜如食蜜已換山中
一副腸

判集四

八

題豐潤寺中古鐘

腰下已磨晁氏舞頂閒僅屬禹王堆外國奇文翻不出山僧道是
海中來

遊鐵壁

一峯特竦如削鐵古松根透石紋裂我欲峯頭看八荒安得手中
憑九節

銀山寺說法臺

秋山面面翠屏迴孤石支撐說法臺想見高僧開口處諸峯曾與
點頭來

橫嶺

一畚石與一畚錢懸綆千尋未及泉吹玉往時猶可託汲金此地
更堪憐

七夕公館憶海上二首

牛女雙星隔水明一年一渡尙心驚天河風浪何如海海上征人

晝夜行

一水盈盈幾許遙猶煩靈鶴爲填橋千年精衛空銜石漲海煙波只自饒

遊盤山賦

惟陰陽之陶冶其賴倒乎兩儀天星殞而爲石駭滿山之置基搜萬象以效珍何殊狀而相亞或藉草而羊眠諒仙術之幻詐或負隅而虎蹲詫飲羽之神射或鍊鍊而欲走類靈輶之叱咤或屹立而不動豈思婦之所化既族隊以縱橫亦累卵而高下紆十步而九曲口枉矢乎石鏘遠礪魄之歷盡忽拔起乎孤峯仰子孫之千億儼高峙而稱宗倚禪宮而凝睇曠天宇之澄空向之紛紛怪石忽若懷寶而藏弓但見夫萬木蒼鬱而青蔥一勺之泉大旱而不竭今人言其下潛乎蛟龍女蘿薜荔紛披而交映今七十二寺隱見森羅乎其中疑有悲歌慨慷之士不得志而自隱與夫仙靈逸客往來而相從欲即之而無路今時見一二野僧啓巖扉而鳴鐘

判集四

九

修佛廬之繁夥歷歲久而不蕪饒萬樹之梨栗以衣食乎其徒何菜木之岑鬱無一鳥之棲棲餘邊城之殺氣警羽鏃而遐躋泉石而鳴箏松受風而響濤時琤琮而乍噓候悲吟而怒號憶連旬之巡歷屢金鼓之嘈嘈審閭閻之不異任羣籟之相遭適憊恍而延伫忽四山之暝色謝耳目於送迎向僧齋而偃息恍夢景之如醒覺餘興之未極晨起歷乎上盤境逾奇而路逾棘方曙躬而俯穿又賴足而仰捫驚牛躡之在外愁欲度之猱援得平柯於高頂接雲間之飛翼山童禿而無木響草蟲之唧唧岫遠拱而戟森同近繞而孤嶺乃下瞰乎城郭曾不盈於一環類黃鶴之再舉見紆曲而觀圓方悲人生之局促恆豐蔀以自藏眺溟渤之南匯子碣石之中曉轉杭稻於東吳駛萬里之雲帆笑卅鍾而石致曾不及乎凌波之艤連岡北囑天設柱抵列壙分戍隔限爲桓把都打來孰敢予侮嗤熟胡之桀黠乞哨卒之餘俎雖烽火之暫虞疑金城之永固惟山勢之既極餒湧塔之天造願佛牙之光怪騰麗空之

碑碣覽小道其若斯信精神之爲寶胡俛仰而成陳忽徬徨以回步悵中心之有違足屢卻而返顧與流泉以偕逝瞻巖阿而長憶豈淹留之無心畏簡書之偪仄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判集四

十一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顧東橋少宰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爲之資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暨聲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自爲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於其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昆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賦珉耳瓊瑰賦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

荆集五

自知其爲賦珉耳僕迂愚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爲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解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賢聖之迹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黜聽以爲世開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親乎其外蓋亦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爲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還晦邱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爲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爲喜然而海內之士於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欣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於否泰初爻皆有彖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細否之時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

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煥然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嚮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往之懷更希教之

答張甬川尚書

順之竊願非畜德之器迂疎非適用之才徒以蠶頑近乎質木迂疎類于淡泊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歛

荆集五

二

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閒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閒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望洋日有愧歎此豈明公之過爲遜讓哉蓋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開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彌類如此也放失如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修飭武備此明公爲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較計成敗利鈍畏首畏尾自爲之念重而任責之意疎所以弊多積於循襲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

其位而行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
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惡以淑人心至於世變風
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可知矣而畿甸爲尤甚此俗
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爲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
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也而實染
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況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
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
提醒人心而挽之禮義廉恥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
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聞太夫人已
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於外其承歡於內也蓋所
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蓋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蓋兩不
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
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卻此翁爲可惜耳
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遠問書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復

荆集五

三

諸惟台照不宣

又
襲承手教諄切皆道義肝膈之語感幸感幸至於所論學術之虛
誕與其差之差則皆足以惑世而害道此切中當世學者之膏
肓鄙人亦嘗深憂之而未及面請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非君
子之所急而況其誕者乎若羅兄則雖不知其近來所見與所論
何如然其人平素篤行之士明公亦深知之矣承示大學小傳蓋
發於涵養之真而多自得之說至於身心意之別以正心爲主靜
之學雖或異於朱傳而實合乎濂洛之微旨矣其曰正心者不屬
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
時也心惟存其惴惴而已疑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
但不知事物既交既有視聽之時其疑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
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異乎豈所謂疑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
而爲之者乎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更願教之

寄劉南坦

自前年奉教後每切馳情去年獲奉手教再三捧誦知愛僕之深
望僕之厚未有如明公者亟欲過霄上登長者之堂一叩謝且請
益焉而未果也僕稟氣素弱兼以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
所恃以立身者又不過強自努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其於古人性
命之學蓋殊未之有見也至如所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
化枯枝以耗散其精神於故紙間而不知返者則日夜有之是以
未老而病無病亦衰蓋明公之所以爲僕慮者真可謂先得我心
矣年近四十疾疢憂患之餘乃始稍見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
上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又參之養生家言所謂歸根復
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數年來絕學捐書息游默坐精神稍覺
有收拾處然宅舍摧塌修補爲難譬如敗絮子早年縱浪於聲
色狗馬糜費百端及至轉頭而囊篋罄然矣此老氏之德所以貴
於早服而重積也奈何雖然程叔子自言吾受氣甚弱年四十而

荆集五

四

始強七十而益精明人間之則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僕誠不
敢不以此自勉亦不敢負明公之愛之望也貧子元有寶珠或者
只恐不轉頭耳承明公至意敢布衷曲至於凝神聚氣喫緊處長
者固有經驗方容積誠而請也文從過常州僕以屏居荒邨不及
知知時則文從已往荆溪矣謹令人問候得在容操履杖以從
與王龍溪即中
世人之不能不疑於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來者云及吾
兄以拙寺之故使憲司自言且云兄以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
先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既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
僕聞而竊歎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
吏欲污蟻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欲污蟻善人
則在兄必自有說固不敢以世人之疑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
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間也既又復念以爲孔子以詩禮教子而陳
亢疑其異聞孟子不見諸子而屋廬乎以爲得聞古者師友之間

既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者何也無乃故爲迂其間以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之於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間而可以有請安知兄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冀有陳亢得三之喜與屋廬子之悅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謂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徇風水是世人之徇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然也夫兄爽朗超脫得之性成僕每竊歎以爲即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流如弘景和靖之徒絕非食煙火輩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便占風水以規後蔭此真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闢兄之藩宜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爲是必有說也僕竊觀於兄矣惟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迹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深信深慕於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於不相知者也寺田出上官之予何必固卻以爲潔風水有事機之便何必固避以遠嫌以足闢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

荆集五

五

子惡行惟而愿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汙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爲不可者其說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於愿人此僕之所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怪歟古人有放君而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掌人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羣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絕也母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與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於鮮色貨利之外也而祇曰不邇不殖真若鮮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湯真若與鮮色貨利之相持然者何也以尹之所樂者堯舜之道也而祇銖稱寸量於一介取予之間若硯硯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樸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迹之人則爲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

如以耆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向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者造爲玉梳之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及給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疎於事情無乃所謂察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已日乃乎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爲何如然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答王南江提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既不宜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篤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爲既疲篤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以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矣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草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

荆集五

六

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改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撫然而歎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篤而有以自效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爲子夏之病而不能戰非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夫陰旣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立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

士大夫蓋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爲知己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往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爲知己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而已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不爲不深知已然竊有少性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嗜好凡人之所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胸臆而動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戒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或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勞而爲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按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況其猖獗之不可料歟雖然兄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爲雖小有嗜好而固無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其嗜好之不可不欲快於一闢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爲無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爲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之過歟大

荆集五

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爲漫然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微幸得十數錢則買殺市酒一醉大呼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己而千金之子苦身乞食以程錙銖日夜苦不足藉令此二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掣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爲堊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真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

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爲言然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於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爲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耶幸兄常不鄙而教之僕於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澹園餘力時一爲之又以爲既構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三十年之後或爲天所賜使小有知識尚當託之於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於

荆集五

此然往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去兄既遠誰爲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篇冗散無可采至於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見己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羨擊妻子以行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爲人師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於收拾放心正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於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爲人師而所教者又非一二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宜何如而其爲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章句外亦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然猶如此兄雖普於作人然以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於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爲兄慮也夫爲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自卑其身無恥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僉事

之力與三年之間所得爲也奈何家父言某縣某人者在京師百計詆兄此甚可爲勇於任事者笑也然在齊東得無亦有如某者乎此在兄亦惟自信自爲而已何較於彼者哉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於京師貴人此兄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以善交聞於人久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已孰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何待僕自言也在菴兄過常不及一會殊爲悵悵并以相白

答俞教諭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蓋學病於博雜而量病於不廣此鄙人膏肓之證過承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心亦不敢不悉於執事也夫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爲善則已果有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己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爲之所謂眾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己者也

荆集五

九

僕於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眷眷搜羅之心其於巖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之心哉其於卑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憫惜愛護之心而遽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巖穴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峻拒之與憫惜本無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減者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去誦與書也苟無爲己之心則誦禮體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於以舉業爲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教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謂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歎

以爲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教矣而猶瑣瑣爲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爲脫灑而向之教舉業未爲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足以閉人之利塗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於義塗也至於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籠跡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沈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麓處即是心麓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爲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藝與德之辨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之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者此道也義和之屠象夷曩之禮樂皋之刑名至於垂工和矢伯

荆集五

十

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爲之而堯舜若罔聞云云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道自處而以藝士誘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皋以刑名自處而乃爲其君陳迪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乃教胥子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屠象禮樂藝也修五玉如五器彰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義和則屠象便爲先務在堯則擊石拊石便爲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雜技藝爲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爲兩事則辨之亦不敢以不明也蓋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爲必絕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度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爲絕去藝事而別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

性命爲上一截聲色度數爲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於
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今執事固有教
人之責矣執事之隱居修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今之教以
舉業縱欲罷之而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僕
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者已
之路而默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即古六
藝之中而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默消其爭能務勝
之心則是藝事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
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爲心病所爲心術大害者
在於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身率之以
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
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果有爲歟無爲歟
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成人材動風俗之
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效愛助之意以爲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
論臨書見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此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荆集五

十一

答成南立

來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瞶瞶之藥兄之惠我極
厚極厚非言可爲謝也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
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箇不得說作兩箇不得提提起處色色
總在前面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
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既
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瑟
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即使偶一爲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
謂之游何也爲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
短之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兄之所謂即是塵機也然則
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
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
忽斯言也

答王生宗道

唐君誠志節之士所惜平生未與之接不能得其心胸面目之詳
只是據紙上語套說一徧殊覺精神不暢不足以發潛德之光且
如德州接題一事乃是據宗道口說故敘事中此一段稍覺精明
若使前時宗道盡將此君平生首末行事委曲口說一番或能更
有發揮耳今不及矣然竹溪剛介之士其言亦自足以傳信不待
予也既已爲唐君作銘爲之投筆三歎志士苦心曠世相感且唐
君在當時淹蹇不得一第而老於郎署又年不滿六十其清修絕
俗亦自當以結裏此身而風後世彼世間取高第爲大官享壽
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沈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
爲最得意然纔一沒身便臭腐糞土何異若此者其於唐君何如
哉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景公夷齊子驢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
心最切切也清寒之士可以無所待而自立矣宗道素有志向更
願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爲一切俗情所轉乃是挺挺自

荆集五

三

與唐一菴書

僕者來弟往洞庭歸時乃見尊東韻龍不覺懷然之甚吾兄盛德
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天其嗣也哉爲善者其亦不可以自
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
能堪之情昔者卜子夏哭子喪明失之過延陵三號而行失之不
及東門哭則蕩而非人情也兄篤於信道久矣試於此尋究真源
則雖極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
其爲中也

寄蔡知州

辱來教云欲美呼援之無也易意必固我之無也難澹泊者無所
愛而自甘高明者有所主而自執此意自前人未有發之者非吾
兄真實體會不能了了至此僕謹聞教矣甚幸甚幸夫麓塵細塵
總來一塵心是活佛周流六虛本來如是意必固我安從生哉畢

竟歆羨畔援潛根內伏有纖毫洗刷刮不盡處也既曰意必固我矣則未可語畔援之無也僕閒居自咎惜從前意向之未真覺一切妄念之爲累近來工夫惟有默默知過而已兄所過獎令人赧然不敢當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道也東城篤行堅至在朋友中絕少與比顧僕也淺陋何足以發潛德之光謹據狀參以同遊時所見聞從實書之不敢爲諛墓之詞亦所以體東城之志也中有疎畧與不當處更望痛爲抹削惟吾兄勿讓

與鄭淡泉文選

別兄久矣僕居閒無事時取晦菴先生之書讀之至答陳永嘉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不覺慨然發歎以謂三代以下人材與三代以上畫然隔作兩截其隱微深錮之病只是如此然同甫亦是豪傑豈肯便自坐落利霸窠子裏去只緣差卻些子其流遂至於此有志者真不可不慎於毫釐也試以請於兄兄試教之

答洪方洲主事

荆集五

承示關政藹然寬恤禮讓之意至於節用惠商以身先之非吾兄雅志古道不能爲此中間意有偏重處亦稍爲指摘一二以復來命自歎草坐書生不能知權場事體終爲目論耳萬不如吾兄身歷其地而斟酌之之爲精也雖然山人所知者去權場中弊病猶易去心術中弊病則難昔人謂有意爲不善與有意爲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如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兄向善甚篤持身甚嚴迥在流俗之外僕一見而知敬之如瓦石屑自是不能障眼第恐所謂金玉屑者不謂無一點半點尚著眼中耳二程全書近曾留意否冬來獨居思兄爲切杭城多事僕恐不能來蓋山人之道宜爾也俟面奉報

與王湛泉文選

兄之爲文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張目吐氣以爲三代直道復

出兄之退而西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悵然失望僕於兄之爲文選也則竊與海內之士同其慶喜而於兄之退也獨不與海內之士同其悵悵者何也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後之君子道德功業不如古人正坐積之不厚發之太驟耳古人限之以四十而仕豈古人才力智慧不如今人蓋以厚積而薄試之也今兄去古人強仕之年猶未也願兄益自恢廓勿以三代以下功名爲可足勿以古聖賢精一之學爲不可至乘此山林多暇專精致神使反之於身心情性者益遂以精而究於古今成敗理亂之故者益練以熟積之於優游而發之於勛勳所以任天下之重有餘裕矣豈止爲今日第一文選而已哉此僕所以不暇爲兄悵悵而敢爲兄賀也海內同心如兄能幾自屏歸後以兄在文選嫌不敢奉書今兄既還山又吳冀南北相去且五六千里無由一相切磋耿耿如何僕也樽散無似自別兄後毫髮無所長進惟舊來面目兢兢不敢變

荆集五

古

壞此可用以少慰知己之懷耳至於驅馳當世非惟才有所不可抑亦性有所不宜也兄在文選時乃獨勤勤推轂故人之意則厚矣

與陳後岡參議

別後戀慕不捨與久病衰頹之狀大略具之葉紹興通判所寄書中今家人來亦當口能道之矣每每念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爲不深且愧愚疎無以承之不謂此後渺然相隔蓋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離思孤懷十未展其二三而鶴首已南矣亦何暇於吐心曲談道德以交助所不及者乎兄去闕越不知復以何時爲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恨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爲必雜用王霸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憂憂乎如以舟面行諸陸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膠而不悔是以自承

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論議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藉於麻中之直而兄願亦謂有取於頑石焉其可也兄在湖濱清修之節制繁之才自與時流迥別雖然亦願兄母見化城而遽往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節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材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人所以經綸於世者率亦疎幽求其繁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淵大而無漏固不可謂無其人焉而非蕭蕭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跋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閒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何如願辭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爲我留意至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世多散佚不存亦煩兄

判集五

主

試博求之菽園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詞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不足以進此向已告疲於兄矣兄母更以此望我僕他日有持後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歎或尾後作一二句跋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癡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左券矣幸兄母使我爲癡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桑榆竊以爲快草草白

答屠漸山論德

自聞兄有疾時以爲懷夏間當生于德來學每因富生問起居則知既已勿藥矣甚慰甚慰浮屠家稱缺陷世界故多忌於盈吾兄之才與其所享可謂完矣乘除消息天行則然吾兄之疾豈造物者將以是少損焉而大受於其後也乎兄平生意氣甚高聰明甚慧夫高者不可柔而雖也慧者不可藏而晦也兄罹此疾疾則寂寥枯淡之中靜思默視種種世界種種技功無可恃不朽者必將於幻身之外別求所謂本來面目者而從事焉則兄之學將日

以精而其所得於病者不既多乎此僕始爲兄憂而竟爲兄賀也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兄勿以爲濶論如何弟年來奔走荆溪今歲始買小莊去縣十四五里妻子始有定居衣食稍能自給一身幸爲天地間一閒人矣藥餌之暇亦欲講習故業冀少自得焉以畢宿志而海內知交皆散在四方昔人取多聞而恨於獨學之難每以爲歎而知交如兄者則尤往來於懷也向嘗託南江道此意而兄不能來僕又不能往奈何今蹉跎又經歲矣後復如何使來承委令兄祠堂文字緣僕素病羸自鄉居以來欲節省言語文字以完心氣故凡親知之託一切謝免而吾兄數百里相命似不宜以此爲解然復自念平生未獲請見於九峯先生既無以測知精神意向所在而欲爲之敘論若深言之則近於諛墓之嫌淺言之則不足以發潛德而達於銘以稱美之義不滿於愛弟孝子之心是懼欲辭去則又重以達長者之命而不敢也又復自念兄之所不遺數百里而託於不文之辭者蓋以迂驢之人不能爲諛其

判集五

六

書或可以信於後來者耳今以平生未嘗請見而深言淺言兩無所惜乃囁嚅而爲之言是無以自信乎其心而又何以信乎其人非兄所以欲相託之愈也是以敢直布腹心而辭於將命者且其人之相知而言之足以信者則既有東郭少湖在矣幸兄亮之冬中南游必得登兄之堂傾寫所懷不盡

與田巨山提學

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嘉惠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至姑蘇解暑積勞遂爾發瘧迄今伏枕未及能強起也病歸以來生平交遊一時雨散空山獨坐每每念之令人無以爲懷此豈惟握手殷勤日久之惜不能解之於心而獨學無友則昔人所以深病於孤陋也奈何近會約之稍能道吾兄所新得慰甚慰甚約之又言吾兄以好畫之故至欲手自摹搨則僕之迂滯所不能解者然吾兄專凝純靜豈謂沈溺於此或者居閒無事游息之時聊以此爲戲耳僕竊謂游藝之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差別只在毫芒間如六藝皆

古人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書學數則不過武夫之粗材與胥吏之末技是以戴記分爲德藝上下之說而子夏亦譏其不能致遠況又不在六藝之科者乎且古之善畫不過如鄭虔王維輩何足學也況學之終身有竟不能似其一水一石者乎陳履常之詩曰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僕嘗誦而笑之以爲履常知書畫之有益而爲益有甚於書畫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歲月之不足以給書畫而書畫祇足以糜費歲月者履常不知也吾輩年已長大雖籠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於聖賢之後尚懼枉卻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一切罷去況更有資日剩力爲此紙筆和墨之事乎然僕聞之畫家之說亦不以紙筆和墨者之爲工而必解衣盤礴之爲上乃知畫家不貴能畫正在能不畫耳若此者所以疑神而不分其志也兄之畫品能通乎此則僕之所不敢知而所以諷兄者無乃爲土苴末論乎幸兄一笑而擲之可也僕自別後攜家至陽羨謝去世事牽纏時時

荆集五

閉門默坐始知平日沒於多歧蕩精搖神之過每讀邵子勞多未收功處踴躍盡人間路歧之語則慨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奕棋賦詩博聞強記皆昔所甚好或終歲不對局或經月不成一韻或數旬不展卷雖或爲人所強與自強爲之亦竟如嚼蠟了然絕無滋味也觀尊卷所書數作則荒落疎懶之態可盡見之僕之爲此其志亦欲發憤刊落收功一源而力必不能逮也惟兄有以教之與二弟正之

行者居者形跡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無二致也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徹此心或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卻無益廢廢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慾痛割俗情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爲心得則與在山中何異艱哉艱哉各各努力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己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益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

之也

與薛方山郎中

爲別甚久可勝耿耿時迫歲暮百感俱集自惟年垂四十已陷無聞之戒世間事既幸不復關涉一箇身子又自不能了終日碌碌竟是何事回頭一看不覺喟笑以此來歲更欲作一閉關之計生徒盡已謝遣交游亦且息絕非敢望於坐進此道亦庶幾作天地間一閒人不落閑懷套中儘有受用矣康節云豈爲此身甘老朽尚無閒地可盤桓每誦此語悵然太息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爲關亦從生徒交遊之例盡謝遣之盡息絕之不然猶是閑懷套子也山林之士終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穩地面而日侍老父必須居城中如前所說欲效古人隱身屠市陸沈於俗者不識能乎否耳吾兄方爲時樹策勲名勉旃山人雖不與人閒事亦當傾耳以聽下風也

與張西磐尚書

荆集五

六

伏惟明公清苦之節直方之氣蓋得之天稟而孳孳好學老而彌篤此海內後生之所慕望而興焉者也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不相似程叔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喫緊全在不愧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也如是竊惟明公家居以來所以專精致神究極高明而深入古人之圖與者固益知非淺夫之敢窺矣北冀南吳何日得一奉教左右藉鍼砭以自淑耶某少願不敢自棄今年且四十益覺進德之難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古人寡欲慎獨工夫真未敢草草論也奈何奈何承命草堂記久不敢虛長者數千里之託所愧文字疎陋不足以發揮道眼之所觀聊述平生自念此心通塞存放之機以就正焉而已幸塗抹教之吾人在宇宙間不論進退隱顯自有事在成己與成物原非兩事明公之德風於鄉而信於天下久矣鄉里後輩中有可與言者時與提撕使趨正路此亦所以接續天地間善人氣脈於無

窮也何如何如風便惟不斬遠教是望

與王體仁

體仁與吾別且三年知工夫當更有入細處至於世路利鈍一切不足道也吾數年來日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卻一生到底終無結果可時時將忘食忘寢舊案參對便見得吾人今日工夫較古人疎密何如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仙家煉幻形者猶然況人爲眞性命者乎便間聊此致愛助之意容相約過毘陵一相切磋也

與王堯衡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居陽美此中山水清絕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稍從事於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雜記

刑集五

九

聞昔書強方好之近始覺其如羊裘昌歎之嗜不足饒飽於人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於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語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散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益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投閒之臣僕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爲怪且平生亦頗能自爲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鵂之所爭鵲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人僕之驚駭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

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忽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爲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沈焉固無憾也更有有所親乎凡出入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爲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爲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越趨驛囁於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毀平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爲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態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時既不能爲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俱乃今得自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邱壘雖窮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微幸於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勉強焉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異於人亦絕

刑集五

三

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之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歷時滿案且噉之而投筋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於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愛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與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爲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於進又不得於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爲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母遽爲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問曲爲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紓矣

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為宇宙中人其於塵俗奔走結縛煩儀之事既以其涸擾而獨避之於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答周約菴中丞

某自屏居以來自以舉隸不敢復齒於薦紳之後故居當南北孔道非逃虛者所宜遂館於陽羨山間坐此去人益遠親知往來一切罷廢雖最辱知愛如明公亦尚未能繼掃門之役以承教語敘衷曲此其懶慢之罪僕猶自知況長者乎以為宜麾而棄之矣不謂過辱記錄遠勤使人且手書慰諭尚欲納僕於古人之域擇書自激竊感且歎固知長者之度不肯輕棄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然來書所教尚以僕早年受知之故益見僕少時意氣可以竊古

荆集五

三

人之尺寸焉而未知僕今慙驚擗散雖欲比於今之人而有不逮也僕少不自揆亦嘗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滯本不適時加以弱冠從仕重以負氣學未及成而驟試之且少年負氣不識忌諱以迂滯之氣而試未成之學重以負氣之習此其動輒罹咎也豈足怪哉猶幸免誅得齒編氓且少嬰疾疾三十以後齒髮漸衰委形既然志亦隨之即如讀書為文本是嗜好近或挾冊讀未數行輒耗然而睡矣旬月不一御鉛墨時或為之輒終日汗漫申紙紙筆竟不能成十數字而遂以罷夫外則廢於親知之往來內則廢於文史之玩即此一兩事則其衰頹弛靡不比於人也可盡見矣此其意蓋欲稿形灰心自同木石豕鹿之間使宇宙廣闊著此一閒人足矣淮陰南陽之事固萬不敢一冀焉至如象緯地形諸家之學如來書所稱管鄧所長亦何敢不自量而攬焉以為可幾乎且夫淮陰南陽其始皆匿其器而不輕以試袖手而觀天下之勢如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藏也故其壇而拜焉廬而顧焉則以造次

一二語而圖王致伯之略遂以定況離齋如僕輩者所謂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如弋者以百發而微於一中故屢試屢蹶此其大巧大拙之效已見於前事矣乃欲以倦遊息機之後而自比於古人隱居求志之前雖強自鞭策固知其不類也然則明公教督之厚其何以承之甚自激也甚自愧也雖然自屏居以來澄慮默觀亦既久之乃稍稍窺見古之儒者所以為學之大端竊以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揭耳目為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古固有豪傑之士而不知學者眾矣是以事功流而為權計技術流而為小道宜靜致遠南陽其幾乎其難於申韓則擇術之過也淮陰烈矣竟以矜能代功殞其軀以輅之才局於方技僅與華佗朱建平醫相為伍鄧征西以所長濟事以所長殞身與淮陰同此數子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也然其擇術則可謂不審矣僕功名雖微已獲斬斷至於象緯地形種種諸家之學往時亦頗嘗注心焉今歲以懶病廢竊以為

荆集五

三

絕利於百途固將藉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木心洗濯微過以冀收功於一原而未知竟當何如耳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慙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起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為古來儒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脈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今古之異者也若乃進僕於抱膝高吟之儔則必不敢當謂僕為今之腐儒即儒賤儒也其亦可幾乎以是少酬明公之知明公其許我乎尋愛之深故不敢隱其愚且狂也今邊陲多難兵財窘急明主側席正豪傑展效之時為社稷計維公輩一二耆舊隆中之業是有在矣其何讓焉山楚鄙人其盱而望之矣

答周七泉通判

僕自來家居多是謝卻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實種種欲根潛伏不冒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著實掃除蓋悠悠之為患久矣近來乃於一

切應務不敢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鍛鍊從此工夫頗爲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靜坐之說亦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機關汨沒中能誤人也禪家之絕去塵緣一蒲團了卻此生此所謂果哉末之難矣吾與羅兄近來工夫不得一面證奈何然此心清時未嘗不對二兄也

與陳兩湖主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書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至焉下向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輕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己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

荆集五

三

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爲己之間即古人所謂勇微舉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歎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爲己之說而警歎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己之說而警歎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者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於其舊之爲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蓋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蓋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爲

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順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俠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拘束而僕則以爲惟恐兄之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真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爲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閒居體念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爲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爲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與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癡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願自

荆集五

論

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勞之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兄一面談之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此約否念菴兄時相會否弟數年間頗夢寐於江西之行今日侍家君百里之外亦無恙矣會念菴兄并煩道鄙懷漢書批抹約四五十傳亦頗盡之並奉返以全信

書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遠海之濱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修蓋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沈酣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士爲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於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張舜言兄自戍遠以來作詩幾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離鄉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錢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也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

荆集六

溺心而惕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於枝葉無用之詞耶弟近來深覺往時意氣用事腳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源從獨知處著工夫待其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共講明焉一洗其蟻羶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欲不爲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冀焉者也天子仁聖在有天下兄豈久於海濱哉弟獨學無朋將藉兄爲助日日望之近來應酬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蓋以昭天子之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爲應酬故也嘉幣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賢閣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風尚在否兄試詢之士人亦可爲旅中蓄德之一助也與項歐東郡守索居既久益歎朋友合併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爲樂也然又有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於杯酒談笑間此時弟甚疎齒不能有所

切磋於兄而兄之善言惇行弟亦不能竊之以自淑不過如世間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偲偲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髮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著力久之亦漸覺有灑灑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灑灑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證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反自錯過虛卻光陰豈不可惜惟吾兄質實純明古所謂腳踏實地人也此不惟吾兄能自信而友朋亦無不以此信兄者則後想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窺測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荊菲所以少贊於吾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稟者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稟有餘於毅而力量不足於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美而其不及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人爲學皆是百磨百鍊工夫如書皋陶論九德寬而能於栗直而能於溫沈潛能剛高明能柔斯則磨鍊已至氣質變化之效也夫弟所謂充拓者亦非如由

荆集六

赤子之心擴而充之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人惟爲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導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兄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人其於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爲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謹謹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而謹愿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兄者尤少如弟疎齒尚不敢自棄以吾兄之純明其於道翻然易耳願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人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願聞之邇來士風澆薄而江南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甚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

處豐蔀之中舉眼皆蔀也蔀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所止非有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淵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馮先生觀其論議行事亦不爲無意於此矣詞華本實之間稍有軒輊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從容聚語幸委曲一贊之

答江五坡提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遊中能重意氣不輕然諾如兄者又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相通者有幾嘗言思之可爲悵恨李中谿使來辱手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注疏此大惠也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頗詳竊以爲王卽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蘊至於形聲器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今古其功最多學者欲因坐踞以求魚兔則此書不可不觀惜其舊板謬誤既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或倦於觀焉兄之刻此學者可爲幸矣而僕山野之人顧先得之不尤爲幸歟中谿又欲刻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刻也兄可贊之伏

荆集六

三

惟兄之蒞閩且三年矣八閩之士固已丕然而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才風俗轉移變化之故未得其端爲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爲提學者苟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于文字之精與否而一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譽矣至於人才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兄素所精詣者爲可滿而必以不如古人之善作人者爲可歉歟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以尊教而後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半也人之性行率柔暗伏者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爲剛中者又加少耳故舉剛之論九德曰剛而塞強而義而箕子亦曰高明柔克兄固雄毅果決者剛者強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收斂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以中使剛者必塞而不近於露強者必養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厚而蓄之也密則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教人至於

人才風俗轉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才力亦何難也嗟乎士之蕩於紛華競於馳騫而不歸其根也久矣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之豈在聲色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於風勵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雖然其勢固亦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曬之也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曬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教者自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師而至於五家爲比比有師豈特教萬二千五百家者則賢哉彼其教五家者亦盡賢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爲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瑣尾自卑嗜利無恥人人相師靡然一風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所得爲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處此竊願聞教焉與王道思書

荆集六

四

亦曾及於提學之說大抵不出所請教於兄者矣僕今歲移家荆溪此中山水清絕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僦善飯羸弱之軀可以自支惟學不加進殊愧知已然於動心忍性收斂凝靜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時督教之所示諸書太苦蕩搖精竭之說此兄之甚愛我敢不拜教尊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教草草白

答廖東雪提學

僕於吾兄雖相晤之日頗淺而相知之誼甚深兄之於僕則亦然也兩辱書惠深爲空谷之慰又辱兩示高文讀之喜躍夫京師都會也綴文之士比肩僕輩皆獲興之交而皆獲見其文焉然僕之所最傾意者乃獨在兄則數與傅少嚴育之以爲東雪之文氣骨甚勝無一點纖靡悞散之態後來可冀於作者東雪而已春間讀兄所爲文視京師所見則加勝焉近復得讀兄所爲文視春時所

見又益加勝焉駸駸乎作者之堂矣願自謂曩之所知於兄者之不妄也雖然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矣兄志潔而識偉行方而氣和僕固一見而知兄爲任道之器矣嗟乎古聖賢之道其不講於世久矣聲利之欲薰塞宇宙日夜馳騁寡廉而鮮恥儒生習見以爲當然其有以講學爲事者又或崇意見而乖實際競口耳而寡心得聽其言則美而考其實亦無以甚異於所習見以爲當然自非精一自信卓然不惑流俗之士則未可以冀於斯者也僕竊有望於兄輩矣山西古帝王之都其人有茅茨土階之風而段干木卜子夏居西河其人化之凜然有節概今不知其遺俗視古所稱何如而王文中與近代薛敬軒亦出於河汾之間豈其俗固有近古者耶吾兄以身任作人之責兄之所以淑諸其身卽其所以淑諸其人者也篤志力行極深研幾求古人之眞血脈路以淑諸身以淑諸其人因其近古之俗而登之於道此其責

判集六

五

在吾兄矣連年虜騎入太原蹂躪之慘二百年來晉人所未見僕聞之序詩者小雅廢而四夷侵夫小雅何與於夷此其言疑若甚迂蓋昔人精究天人之際而類人事於陰陽則以小人爲君子之陰夷狄爲中國之陰陰則銷陽陽則銷陰陰則致陰陽則致陽其相銷也若鐵炭之不夾其相致也若酸漿之感蠓蟻其幾微矣長君子之氣卽所以銷小人之氣長君子之氣而銷小人之氣卽所以長中國之氣而夷狄之氣銷故曰眞勝者氣也勢與形不與焉其幾微矣此幸有所以豫見於伊川而序詩者之說不爲迂也今也觀之薦紳之所崇尚觀之學校之所趨向如前所謂習見以爲當然者其爲陰爲陽與其銷長之幾亦略可觀矣夫揚旌沙漠之陲而尺組擊單于之頸此非兄之責也若乃大敷古先之道以淑諸其人使人洞然於陰陽淑慝之辨而斷不惑於所趨此其責在兄矣僕自屏居以來羣於多病齒髮日衰非惟不敢復有四方之志而詩書亦多束閣惟兀坐一室所耿耿不忘者尚冀修省補過

以不負此心與不負海內知己者而已

與應警菴郡守

僕迂謫無能人也伏惟君侯蓄兼人之才且居郡侯之尊而與僕又素無一日之雅乃自下車以來虛心降色所以獎進禮遇於僕者皆出乎常格之外此雖古之高流如蓋公任棠之徒當此猶宜三讓而避焉而況草茅迂謫如僕者乎所以敢偃然而當之者以成君侯下士之高義固不自量其身之卑賤與才之短劣也自是以後綢繆日接蓋無浹旬不相往來不相與從容盡談者此其形迹似爲煩瀆矣雖然非君侯不能亮僕之深至此而非君侯亮僕之深僕又安敢以是處君侯哉公門無鄙人之迹庭中無長者之車亦已久矣豈特擣散之性不欲溷擾於人亦以相知相信之難耳惟在荆溪時與石屋彭君相切磋石屋之爲人君侯之所深與也伏惟君侯佳山中旣且一年釋塵鞅之勞而就清池白石之安去簿書之煩而縱其清遠間散之適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

判集六

六

見惟捍彼物累全我眞機此時工夫此時意氣不知復何如耳僕嘗竊謂今世人才未便不如古人惟古人爲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輒見不如古人僕每觀君侯治郡自是近世才傑何可當也雖然以君侯之志詎止欲爲近世才傑而已乎意者必欲爲古人而後已乎如必欲爲古人則堅苦磨鍊正在此時若自此以後固知君侯不能久閒而塵鞅簿書之煩且勞又復不免相累恐不得如山中多暇可以進兼力而收全功矣君侯得無意乎僕質本頑鈍惟不敢惰竊以負相知然寸進或至退尺恐竟不能有所樹立耳亦願君侯教之君侯來歲或宜早出進退自是兩途此身旣繫於官而欲結泉石之盟亦未爲可也以相知故併及之南直隸廣西湖廣三省地圖已付馮丞繕寫不識寄到否西洲公奏稿偶檢出并奉上不宣

又時警者為提學

今之職守令者苟有能飾簿書清獄訟者則為賢有司矣至於為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為好提學矣至於為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文之為守郡也既已能為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簿書訟獄為功矣今之為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為學校根本之慮而惟文字程課之為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興起士習之至意願責之人不若盡平己蓋言聲色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益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即是士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喻當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不言道德何嘗不言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躬之謂而所以為根本之慮也辱吾文知愛竊敢以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者多不修於實行益淳樸之興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

判集六

七

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莊生至有發冢之說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為低昂輕重其權實在提學蓋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為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誰望之曩時使節寓郡中僕時承教語以得免於大過罪今離索日久奈何年且四十益深無聞見惡之感願時賜教督是所望也

答馮午山提學

自聞文旌再臨在多士深幸於得師在僕輩深幸於得朋而又深以山林之蹤不能即時就見相與論證為恨也讀來示志未堅貞學無透悟令人蹶然有感然即此數言足以知吾丈堅貞之志矣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工甚鈍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

樹門面高者驚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即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超無欲界然頭出頭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必論貞志功必論實功蓋為自身痛癢不為別人一切世間好看可抹撥盡也伏聞吾丈家居數年潛修精進令僕輩聞風益羨慕之草茅如僕者年迫四十齒髮漸衰自念此身竟未有安頓處正坐其初入頭元不是真根子若不以此時痛自懲創併歸一路重立根基則後來恐無日矣甚懼甚懼奈何吾丈又論及東南士習此吾丈一體之心亦吾丈一體之責也嗟乎東南士習之壞也久矣近年以來其壞者竟不可返而其山鄉僻邑頗號馴朴者亦漸澆訛如僕輩雖念此痛癢相關不能無憫時病俗之意嗟乎亦安能以一簣障江河也哉蓋其紛華之誘已深而其根巧機利之習鼓煽又甚其植根也甚固其返之也實難韓退之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惟吾丈以

判集六

八

自家真根子興起眾人真根子於政令所施彰善癉惡明示好惡不遺餘力不賣近効不徇人情不為文飾庶幾有一番變動耳如僕輩只求作一自了漢足矣人情進學一節本非大事但近年以來士夫以此請屬罔利後生以此奔競忘取風俗不美此其一端願吾丈始終杜塞此門蓋因吾丈昔所已行之美而竊敢贊於始終者也

與王北庄蘇州

曩中秋玄都對月坐覺此心灑然別來時時興懷顧清風明月未始不常在宇宙間特人心不能常似此灑然耳兄試驗之簡占室穴之時為是一箇光景為是兩箇光景也適承來教深知志士之懷夫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冀於有聞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為心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刊落絕利一原則非所

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試舉似於兄以爲何如

二

兄之不言而飲人以和每一見則眷眷不能別去既別去則忽忽若有所失而若將繼見之者辱來教知兄之念我則亦然也四明陳約之自同第時便爲肺腑之交後在郎署間無歲日不與之同亦有白首同歸之約不謂此兄便爾長逝心切痛之此兄心事峻潔惜世人知之少其志所欲樹立於世又以蚤死不及自見獨生平喜爲詩其用心甚苦亦以蚤死不及究意以與古人作者爲徒也故其所可存者僅此若子首而已吾兄雅意憐才欲爲入梓嗟乎死者有知其亦可以無恨於埋沒矣乎更欲得兄一言冠諸其首則斯文終當賴兄以長價也僕亦謹拜兄之賜矣約之尚有文字一卷俟更查出寄上西原乃兄物故則其遺稿未及流傳人間者當益零落奈何西原集序文俟少從容須興到乃作之今未能

判集六

九

也世事日新江湖之憂殊不可言何日更與兄一面談也然湛泉得此結裏不失爲好男子矣

三

請教之私積於隔歲會使節不在郡中我懷耿耿遂往候莊渠先生之疾不謂此翁捐館三日矣感慨平生可勝悲怛至於殄瘁之呼則海內志士之所同也去年失一涇野今年失一莊渠海內若而人者有幾生成之難而凋謝之易若此悲哉悲哉其家以遺言見示敢奉兄覽竊惟吾兄以正直自持人或以爲落落而宦跡所至則西原莊渠兩公獨爲相知兩公立心操行卓然共爲一世偉人其死而無後亦復相同西原之死也吾兄爲之悉力經紀其後事有如骨肉是以同志中皆推吾兄之高誼今之所以處莊渠者豈異西原哉聞之其家此翁且死亦自欲以後事面託之兄然兄之心豈以其嘗面託與未嘗面託爲異也遺言所載望吾兄爲之主張其間本朋友之情行之以官府之法以爲可久之計此不惟

見死生之交其所以扶持善類者意亦深矣諸得欲面請者萬萬不能悉

與胡青厓同知

向承枉顧草堂極荷見教兄之蒞民事也又三四月矣不知一體之愛今日眞實試驗處自覺何如平時意見議論試之煩瑣艱難處自覺已是實受用否古人問學只從實地著工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弄聰明不卑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是眞實不誑語也兄之高明願更有以教我

二

閨門分手後歸坐草堂計日以待兄之來而未得也兄言虎邱之遊時時返觀滲漏尤甚又云臨事自覺常常有之卽此數語深見吾兄用功之密至於滲漏二字則一口道破後學者公共病痛如僕尤宜深省者也雖然卽此返觀自覺處便是撥轉機關脫凡入道之路兄更自驗之返觀自覺後常常意思如何能接續不斷否

判集六

十

頗復敦復正在此處辨之耳兄之治學學職事無一點謫官之態人知之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兄所謂返觀自覺處亦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僕之意願以爲兄於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免有多掛胸中處且夫滲漏多正坐兜攬多耳此昔人所以貴於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弟蓋亦沈溺於彼者年來漸自知非欲痛於掃除而習氣纏繞擺脫未能今復爲是言以請於兄所謂病人解說病也惟兄教之嘉香拜惠常如奉明德之馨不敢不自力洗刷胸中宿穢以承雅意也

答林鎮江巽峯

承示乞休一著奪於當道之不能相體奈何既不能自遂則勢不得不且聽之大抵此心有礙則進退維谷此心無礙則進退皆宜前書所說冷熱自知可北則北可南則南可視事則視事可攝則攝亦何所固必也龍溪之說不知所指但眾口雌黃何所不至且不幸處曉曉之地則易缺固其勢然耳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

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頭從何調停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是二謂之藩籬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吾文於此固具隻眼久矣容細請教也自吾丈蒞潤以來江關萬竹楷筆不知幾番拜賜矣辭之則疑於自疎不辭則養養已甚今復勉顏登領此後一魚一筍不敢更煩使者尤見吾丈之知愛也

答茅知縣鹿門

兄始至邑而巽峯公有所齟齬僕深疑於兩賢之不相厄故嘗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巽峯而復以上交之說為吾兄言之既而同心共濟歎然無間則既免於睽孤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猜嫌如兄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既脫之孤而又張之孤也若有鬼神焉交關其間奈何雖然在巽峯則不免為不能容才在吾兄則不失為動心忍性之大助也自古上下相順則為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心慮危委曲相濟為益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石美疾而益之為卦益用凶事反勝於益之以十朋之

荆集六

士

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所能動阻然願兄更忍性其間而審處焉勿輕為去就也不能得一面談耿耿何極

與袁刻溪推官

昨承示欲賜徐醫扁額謹因尊命轉成兩字曰占恆何如恆者人心本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憤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為醫巫師是也若使為巫醫者知無恆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恆上著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愛而汴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

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為占哉此恆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恆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味矣是可謂之恆乎而又何醫巫之可為乎

答呂沃洲御史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僕然甚幸甚慰兄云暫時宜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真直從心源上著工夫不能為此言然兄自謂未得霸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還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

荆集六

三

欣羨昨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轉轉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轉轉與閑閑獨卧時還是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為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為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心則可習忘以求道則甚有害其辨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兄有意於元氣之復乎則願兄毋忽斯言也弟亦多病羸體蓋手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於厭事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為病今幸知病矣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書耿耿

與張本靜

曩奉清論每服吾兄任道之勇別來又聞兄家居工夫精進殊以

爲慰近承來論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語誠然誠然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爲實際蓋緣初發心原不曾下眞種子所以頭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科曰中方且認賊作子自謂超悟詎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深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耳透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腳此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處何如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人心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靡定之鄉則爲尤矣昔人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

荆集六

三

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乎奈何今但於後輩中視其一二有志者稍稍語之以義利實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而過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於清苦淡薄使日拱月磨庶有以奪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已然亦不知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以有以開發之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自有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讀古儒先之書反之於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及竟矣諸皆負其遠來歉歉秋間或得同舍弟至南都此時可得一不教然未敢必也臨書馳情

二
得來書知執事爲性命心益覺真切所云好話好事只在名利關中打翻轉尤切中近來學者病痛近來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關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

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眞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易方龍溪諸兄往江西偕以此意請教不知兄意云何也僕數年來終日在疾疾拂亂之域平日清虛意見到此更無逃躲處然眞景相遇眞機亦漸透露乃知外馳之與內主機括只在絲髮間昔人所謂啞子喫苦瓜眞是說不得耳

與薛畏齋副使

使節歸自保定常得一奉清論然方以是爲請教之始至於中間委曲情切處所欲就正與鄙人膏肓痛癢處所欲求鍼砭者皆未之及焉以爲非得更奉周旋三兩日則不盡也未幾而兄去蜀矣爲之悵然兄向所面論誠是玄妙使懇切下工夫處或少有疎陋或自以從心所欲可不事檢防此則墮落高明人病痛窠臼去了恐不可以上達也非實際也中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以先儒以爲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與說辨義利處

荆集六

五

太容易了所以工夫不著實喫緊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於有意爲善皆利也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爲皆義也然人此心至神本無染著惟對境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弟願以此終身而從事焉兄得無以爲固滯之見乎

答洪方洲主事

別久殊勞我思近朱刑部過草堂頗能道吾兄起居爲慰曩承手教諸凡所處事體比舊俱覺穩當是以更不必細爲條答而鄉居僻遠使者亦遂不至以是及復書多罪兄言以前行事俱失於寬則僕前亦略言之矣太率有意於爲寬與有意於爲嚴皆是中間有病根在昔虞廷之論既云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又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隱微之間不可不深察也減免一節僕不能知其中事體如何大率吾兄清德則既自信而人亦信之矣其有未然則一番擊撞是一番工夫若覺因此稍有搖動則平生爲

善之志猶是從世界上轉移而未可以言其心爲善者也然雖不因此稍有搖動而反身修德自懼自省則又益精以密是物識之與其爲吾進德之助多矣且夫素傑之士出頭幹事矯取特立則易以招尤惟閉關括囊則可以無咎譽然君子不辭自立於多凶多懼之地者將以自驗也僕輩幸在開田地然悠悠過日德不加修未必不由乎此吾兄何以教之

與蔡白石郎中

往年辱兄知愛可謂與共進於文藝之門今忽忽齒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剝落且盡雖誦人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況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頹剝落一至此哉雖然以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頹剝落一至此也豈不爲僕惜之以僕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絕世之資而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

荆集六

五

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兄以爲宇宙內事與吾分內事盡於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宜深思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爲懸懸此尚有所謂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曩承答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於兄者淺也僕嘗謂學者非無痛癢之爲貴而以真知痛癢爲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偏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癢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癢縱使爬搔藥亦悠悠不得力也來書云詞章爲聰明之害又云於苦土中覺得曩時醉夢流淚此是吾兄一口說著平生

痛癢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即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超凡入道真根子也雖然昔人所謂舊習如落葉既掃復積兄試觀之既覺得曩時醉夢流淚之後四五年來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淚否抑時有醉夢流淚處否醉夢流淚處當時便能覺得既覺得便能撥轉得否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牽掣不便撥轉得否即如把筆作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既有喜心其於好醜贊毀種種勝心能不熬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把筆爲詩時喜心勝心能不潛伏否抑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馳習心能銷化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些不得瞞過一些不得放過乃是真知痛癢既真知痛癢即境界不論靜鬧工夫而即漸爲說夫鬧處不得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

荆集六

五

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亦未嘗不是也既真用力則靜鬧頓漸不患其不一矣來書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襲江左之實是非頓之爲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癢耳弟之不肯年來痛癢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半若血氣之爲累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來胸中第爭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癢心切既稍有知不敢不極力爬搔護藥使此生甘爲麻痺人也來書提出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說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謂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脫灑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灑在辨之而已兄以爲脫灑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灑非二致也弟之不肯正程子所謂墮在沈滯執泥坑裏者自愧脫灑之

未能也惟兄教之僕之所請教於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苦土中所見如何如何

答皇甫百泉郎中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參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率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爲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爲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爲何語矣所以久而不敢請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敢呈技於輪扁之前也今既與兄開口說破容繕寫一兩篇奉以爲笑耳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

荆集六

七

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澹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歎不能自已竊謂此兄當與吾兄並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磊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卽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論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磨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

與與槐謝翰林

數辱書問且教誨拳拳如吾兄真能愛我以德者也感激感激所論東城誌文中間附載師友一節弟方屬稿時亦知此段議論多

爲世所不喜而兄書示亦以爲所不喜也果然果然僕何敢以一人之獨論而干什百人之公喙哉但東城兄平生所尊若人也而爲之師所親若人也而爲之友意思懇懇真是如此這使自已蹈世人所不喜而不忍不爲既死之友一寫心事此鄙人之意也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乎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但性既褊狹又素羸瘠每入空山則不免仍有喜心每遇人事迎送繁擾跛躄從事則不免仍有厭心耳雖然兄真愛我以德者也敢不圖所以承教林君與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然此兄尤似厭事過我者又愧僕之謏劣不能致此兄也僕多病之軀年入四十已更衰落不覺塵心灰盡枯坐素食兀然一老瞿曇矣非學力使然蓋不得不然也宿負書債亦已乞休兄向所示諸書不煩留意矣兄母笑母笑兄所示具仁書將多買僅爲荷頓之業其戲耶其誠然耶古來磊落奇崛之士多是歇手不下如范蠡本非俠

荆集六

六

徒亦非貨殖蓋自以計然之策不盡用於越而發之居積盈縮陰陽予奪之間以寄其馳騁不羈之氣與其弛張不窮之能而已是所謂技癢者耶趙子其亦然耶其戲耶雖然趙子其必能戲也雖然兄謂趙子之疑於俠而僕謂趙子之非俠也其爲技癢者也是吾兩人者亦戲也噫知此解者宇宙間事孰爲戲耶孰爲非戲耶

答喻吳皋御史

執事之爲令也子惠乎於百姓爲御史也風采動於朝端至其發爲詞章則又與古之騷人墨士爭馳騁上下然竊窺執事之意皆不以是爲足而卓然有意於古人儒者性命之學蓋不造於精微不已也紫陽子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僕竊爲執事望之承論失職圯剝之說深見閑時病俗之至意執事正色立朝側目者幾何直道君子神明扶持即使往復消長之幾未能盡如人意然周旋其間整頓得一分亦是宇宙間一分裨補大易所謂小利貞也若失事之有極隨而身之有屈伸在君

子自能與道委蛇而動靜不失其時耳讀所寄諸詩歌其調雅以古其氣雄以豐而慷慨許國懷舊讀之氣復見於言語之外蓋不敢以詞人之詩目之也謝教謝賦篇偉麗但摹擬選賦太似而真意或稍不融暢耳僕過承知愛自顧迂疎褊陋素非適用之器惟兢兢自守庶幾少有所進以無負於本來面目願年垂四十塵機與老態漸長道心與壯氣銷落蓋已蹈無聞見惡之戒矣奈何奈何何細想海內同心何日得奉教語展心曲而相與切磋印證也向使節寓吳時殊欠一會至於抱恨無已臨書重爲縉維有便更賜教多幸

與李中溪知府

居間每一思兄忽如隔世適奉手教又如隔隔世人語而神遊於崆峒藐姑之間也慰幸何可言不求復性終坐流浪來教甚警切足徵吾兄近來所得僕自四十外非特世事灰心向來一切詩文伎倆亦從掃抹於閒靜中稍有窺見本來面目處惜道遠不得一

判集六

九

致之也榜嚴維摩圖覽諸經十年前亦曾看此若謂從此悟入則於對面孔竅尚隔一層百過誦持正落理障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著處其病同也不若併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如何如何好名爲病只是真性命心不切無足道者自誤自耳兄與五岳久畱意方外之學倘曾遇一二異人否乎便中幸以示我

與胡柏泉參政

天下事魚爛極矣非特邊陲北虜之患然也愚夫知其必有隱憂而持祿固寵之士無人敢出一口氣間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則眾共惡之必擠去之而後已嗟乎此禍機之所以成於壅蔽而志士之所爲扼腕也山中偶得大疏時取讀之不覺太息雖然進退時也於兄何有哉若兄之自爲計則願以康濟斯世者康濟此身以除戎櫜寇手段用之懲忿窒欲克己復禮之間此古之所謂真正英雄也兄之有志於此亦久矣敢進一言以贊山中內

修之策

與李少卿中麓

自呂竹嶼去後與兄遂如隔世每思京都舊歡可勝耿耿今金攝山之在章邱也是竹嶼之在常彼此消息之便甚慰甚慰昨得兄書知喪內之戚吾與兄與南江同之悵然悵然又聞兄已得子及後妻復有孕極爲兄喜一身輕萬事足兄兼得之矣復何所求於世也哉弟數年來閉門居謝遺業緣交遊既簡鉛槧亦疎暖暖虛里桑梓滿眼自是天壤間樂事時復據小樓隱几兀坐一種枯木寒灰趣味更別乃知造物者置我於此意良不薄且端居多暇更有丹邱羽人之想閱牢山海島仙靈窟宅甚欲一往焉且將道齊魯之間得與兄一劇談而老父高年勢難遠出會稽禹穴之間龍門太史繼迹所在兄儒亦有志手兄書中言章邱淵微思得良牧攝山做鄉最有志向之士也律已清苦蒞民豈弟茲調亦以直道致其爲章邱必有可觀且賴兄爲邑人當如古潛羽任棠之徒

判集六

三

上釋有司之見聞下以善道化誘鄉里非兄之責而誰責也弟何能爲助哉

答姪孫一麟

數日間始能下鄉自驗病後此心覺得凝定一番從此可更有進步處是造物者往往以病幸我也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此心惻惻不能專精致神弱舊冊羨技能以爲養身養心之累此說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難事而精神無凝聚處亦自不免暗路漏洩若就從觀書學技中將此心苦鍊一番使觀書而燥火不生學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對病下鍼之法未可便廢也燥火不因觀書而有特因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學技而有特因學技而發耳既不因觀書學技而有則雖不觀書不學技亦安得謂之無乎吾子雖久事於學至於學問頭腦如先立其大等語其實未有自信自作主宰處今在病中且只可收攝精神并歸一路俟而會更商量也宋奏亦可從容看之白沙先生以

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說甚可理會以我觀書則意常閒閒自不欲速以生燥火可試之

答洪方洲

僕囊癱臥病百餘日潰出膿水過多足髓流耗至今未能起立一步恐因此遂成癱軟作一支離活死人臥牀遂與世相隔絕亦未爲非幸也十年幻軀一切付之造化不復有所計較於其間矣病中幽閒每念吾兄且謂兄音信久疎而不知兄之病甚亦如我也適讀來書既駭且慰兄習讀過勞思索太苦願兄常教此心虛閒以完精神此病未可專委之血氣也神氣精一而爲三故有神病氣病精病病有三而神病爲重兄言夢裏飛揚正屬神不收攝多記苦思正是神的對頭冤家若終日用神而神不耗此非有道術者不能吾輩則在時時收攝而已僕之病亦坐此蓋久而稍有覺悟耳使者遠來深感兄之念我枕上草草不盡欲言

答王龍溪郎中

荆集六

伏枕中讀來教甚慰甚慰告子不可謂非力量此吾兄有見之言也大率種種疑懼由自心生由自心斷張弧脫弧盡從心造遇雨之吉羣疑乃亡人須信得一生吉凶利鈍莫不有定命在則種種可疑可懼盡如空華無若我何此乃無意於卻疾而實卻疾之要藥也老莊家亦言大患有身金注成惑若於此處稍參不破則昔人所謂壁間蛇影足以生疑而致病蓋自以爲可疑可懼者未必能病吾身而終日自擾於虛疑虛懼之中乃眞足以病吾身是非人能病我而我自病之也兄達人也於此可以一笑而解矣

與羅念菴修撰

自與兄別後數年間齒髮日衰念來日之苦短而問學之無成邇來省身自克性命一念儘切於往時居閒靜坐即常如見兄面目常兄兄面目即常如寄書於兄也至於夢寐閒亦往往見兄僕方訝縱跡與兄太密而兄乃以我爲疎乎一笑所示夏游記中間辨析精切深有憂於近世鹵莽之學力與破除可謂有益世教不小

然以此驗兄近來所得則尚有論在蓋猶未免落於文義意見之間而自謂此物未得到手此是眞實不誑語弟近來用力益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眞公案也後世儒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況在近世乎近偶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畱形住世則無功此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爲其道者皆可假託混帳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功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寥寥宇宙所望於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兄兄不得合併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

荆集六

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若得天假之緣同處數年不假言說日夕以眞精神相感發如此久之彼此皆可望於有成不然則徒抱此生耿耿而已奈何兄近有秋來九華之約兄之能來與不能來不可知而僕今秋則不能出門矣僕自春徂秋外腎癰瘍出膿今癰愈矣因出膿水四五碗傷卻筋髓足力尙軟未能起牀也若病體能復舊當爲來春相晤之約耳一晤尙難況久處乎可悵可悵死生一事已一切任之無足深掛意者每聞兄亦時有小恙不知何恙也便中示之年來世事擾擾憂國一念未能弭忘而浚谷以一僉事當古北口之衝尤爲此友憂之知兄亦同此懷也蔡可泉兄使人之便草草寄此言何能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與楊叔山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洪認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愧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歎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沈澁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沒恆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憤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久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必且爲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固不敢不盡其愚

答楊小竹

荆集七

僕嘗聞於方洲而得執事之爲人以爲惇樸勵行篤信古道恬淡有守不樂仕進時則已心慕之每以無由得一奉教爲恨適枉于里書札益感同聲氣之義也甚幸甚幸但辱推獎過厚深非鄙陋所敢當又甚自愧耳所示後言已十閱其五六尤見高志遠識雖然中夜有得隨卽剖記尚不免揣量深索其與默而識之者意思自別此二程所以不滿於橫渠也若使急於立言以明道則是所謂有迫切發露之象而妨於沈潛涵蓄之實此又昔賢之所以致疵於文中也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洩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也敬軒讀書錄康齊日記此兩公行己大節誠是後學師法若求真血脈路恐絲毫不容異同處更當別論竊願執事且將向來言語意見一切掃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裏直從無聲無臭處自家討箇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何如與今日所剖記更看有同異否宇宙寥寥其真志實行可望以寄斯文者絕爲難得此僕所以自忘其

不肯而深欲致愛助於執事也亮之

與洪方洲即中

遠涉一編轉覺求友之難每切思平日與兄臭味真不偶然邇來懷兄較切兄之念我亦然否耶胸中讀書作文擬少覺輕省否若精神尚只在此科臼中盤桓沿洄則是於本來面目未可謂真有見也近來講學多是游談至於爲己工夫入細處則其說頗長瞻望金陵奮飛未能歲云暮矣何日得與兄一研究之江湖裏曲亦無可披寫處又恨不得對兄一披寫也近來江山之間偶見一二方外勇人漆園枯木寒灰之語不圖眼前得之又見蒲田小阜子字書及聞其言議風旨意其必爲磊落奇偉超脫不羈之士而俗人往往以能言禍福奇之淺淺乎知之矣學士大夫間所謂人才者兄大略聞之矣而所謂磊落超脫者往往多出於黃冠草服之間豈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耶一笑

荆集七

古者朋友散在四海九州則汲汲於欲相會之殷者非專爲情好也有疑焉則欲相與決之有得焉則欲相與推而同之而已與兄相別三年知兄之學既已無疑而有得焉久矣毫髮無所待朋友而決者獨不能與朋友推而同之乎往返兩徧皆可以來而不一來非所望於兄也南都縉紳所聚非山人可來來亦不敢見客僕有積疑待朋友而決者謹俟異日使節便道過此當一請教耳非敢自棄也所示濟南生文字黃口學語未成其見固然本無足論但使吾兄爲人所目攝此亦豐于饒舌之過也且崆峒強魂尚爾依草附木爲崇世間可發一笑耳文章之說其明不明無足關繫於世向固不喜吾兄之多言也孟子之所好辨是天地間何等語言此外豈足多辨哉

答殷生原學

來書推獎鄙人甚非倫比頭陀僧謂佛子法王此大罪過也雖然亦足見吾友向往之殷矣僕不自量竊痛世人汨於利欲迷失真

種絕去天理自墮鬼域是以在羣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
離至速悔招尤亦不爲悔至於同遊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察
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冀有一二人能
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脈尚有所寄不至
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也敢自愛乎今吾友乃不見謂迂濶直欲
相從於湖海寂寞之域信之甚真而志之甚篤則交戰勝負之機
固已決矣是余之所汲汲而求者也但湖上之行本欲絕去言語
文字於萬緣不染時默悟此心今與吾友同行不免更費一番酬
酢耳然來意不欲固違也到無錫時當相約所云議論抵牾且勿
尤人豪達寇盜亦且勿尤人蓋自家不知有幾多病痛在也今者
只悉心洗刮自家病痛盡時更看感應處何如既已深知吾友之
意此後當益盡鄙言耳

與程松溪司成

蘇州之變兄之至痛亦通家之所痛也至今未能以書奉弔既而

荆集七

三

聞令孫生於遺腹此兄之至慶亦通家之所慶也又未能以書奉
賀以弟之素屬知愛而慶弔兩爲缺然若此多罪多歉奈何奈何
兄近過敝邑又以僻處空谷不能奉一言之教尤爲耿耿伏惟司
成之擢知兄一不以爲喜而海內同志之士則莫不訢訢然以爲
不失所望夫習俗之所以日薄生於正學之不明也正學之所以
不明者生於師儒之非其人也古之所謂師云儒云者固所謂以
賢得民與以道得民者也今之人心士習大略可觀矣靡靡然沉
酣於富貴聲利之樂則既以道德仁義爲芻狗而有能爲道德仁
義之說者又往往口耳而不中於實用是以淪胥愈下至於廉恥
敦樸之道喪而機利機械之俗成海內之賢人君子未嘗不思力
挽而亟反之而況兄之居其位者乎數章教條既落言筌升堂規
矩亦是常格惟兄等具教字轉移之實於躬行心得之間要必有
在而弟竊願聞其一二者也

與沈石山僉事

江皋一別奄忽過今歲月如馳不知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處竟何
如深欲一合併請教未得也此學之無成病在腳根不實未有水
寒火熱處耳惟兄溫雅近道之資實心爲善又弟所素信者雖然
沈潛善矣何以又云剛克也狷者有所不爲善矣何以次之於狂
也學問不極力振奮則不能大有所擺脫不能擺脫則雖爲寡過
而病根習氣或有潛藏而未融化者耳故曰大人虎變愈變則愈
得力如兄高志豈肯以今日見在爲至哉故敢進其狂言耳弟駁
雜甚多別兄四五年猶舊人也奈何

與劉寒泉通府

荒莊重辱枉駕緣病體就醫不及擁簪耿耿承委送太府先生文
字以郡人頌郡公非特分所宜然抑亦情不能已雖然鄙意有不
敢不達之左右者僕少不知學而溺志於文詞之習加以非其才
之所長徒以耽於所好而苦心矻力窮日夜而強爲之是以精神
耗散而不能收筋骨枯槁而不能稍痊病成衰年及四十疴贏臥

荆集七

四

牀已成廢人此皆諸公所共親見所共垂憫者僕平日傷生之事
頗能自節獨坐文字之爲累耳反之於心既非畜德之資求之於
身又非所以爲養生之地是以深自愧悔蓋絕筆不敢爲文者四
年於茲將以少緩餘生爲天地間一枯木朽株而已方欲盡取前
稿燒毀以銷宿愆不意爲人鈔錄而無錫卜君殊不相信謬行刊
刻再三以書止之而不能不知其何說也然亦賴有此刻可查平
生無一篇文字不在其中執事試考其年月皆四年前胡說也
若今日復勉強承命則後來更不可復辭於人人矣二三年間亦
有一二府縣諸公索文者僕不敢爲枝辭相誑但據本心以告曰
自今以後更有爲府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
罪於執事矣今於諸公亦不敢爲枝辭亦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
以後更有爲郡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
諸公亦誠得罪於大府矣伏惟諸公矜而恕之

答王遵巖

兩得兄書舉筆以病體爲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爲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感故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木野爲患瘕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病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勸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暗何明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掛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寶珠抱卵下數十年無磨礱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

刑集七

五

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闢道者絕歎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饒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於人以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曉曉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齊其哉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報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願爲人鈔錄無可奈何茲以

吾今日文字伎倆頗并卻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陶城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屬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與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

刑集七

六

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滅價矣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於鄧林莽莽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嚚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卻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蘇雙江司馬

吾文講學之書僕於朋友間親見一二而念菴兄多舉吾文之說以相教僕獲聞之竊以爲幸乃今辱吾丈盡以相示是悉所以教

諸同志者而教僕也爲愛何如爲幸何如承教愛之殷鄙懷有不敢不盡於左右者僕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謂有志於學也自年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參之閉門靜坐之中參之應接紛擾之中參來參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雖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罅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潑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自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只是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聖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關閉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心

荆集七

七

也則不消幫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閉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於感而幫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即天地萬物之心而先儒以爲感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爲感異於寂而幫補一寂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寂感未始爲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爲剩語也一陽成震何以謂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其潛萌焉所以爲寂也感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爲害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吾丈與念菴又謂心有定體而辨心無定體之說僕亦竊謂孔子嘗言心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鄉本無知欲知其鄉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鄉即此心之鄉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鄉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鄉有時有鄉則動也雖然僕於吾丈未嘗得面領秘密之旨也至於念菴所以懇切用工與其

懇切爲人憫時病俗之深意則知之矣知念菴之心則知吾丈之心矣今之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而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無惡之說以逞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嘗有人問伊川無病何須服藥伊川云只爲開眼即是病此語道盡學者膏肓處吾丈所舉程門靜坐與未發之前求中之說皆所謂頂門之針而膏肓之藥也雖至上古聖人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味所以求之枯寂之中如是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著力也然學者用卻有寂有感的工夫卻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

荆集七

八

也譬如有人患積熱蘊結必假芩連諸冷藥以解其毒而復其元氣非以爲冷氣即元氣亦非以爲冷氣異元氣而不服藥之謂也僕自覺欲障纏縛之深而放逸之久矣方欲入空山枯坐蒲團兀然作一活死人如是者十餘年庶幾識得本來面目然則僕方且竊執事之教以自淑而其言乃若與執事相悟然者蓋以爲不如是則不可以得聞於長者而聞其教也

與姜編修廷善

世人始入仕途便思肥家吾友屬志清修非義不取禦人之盜乃不求彼而求此可見義盜之少也一笑一笑雖然囊已罄矣盜之所得止於如是而吾友之清修益彰吾友之盜不乃爲王參元之火矣乎更有一說清修者志也損益者數也以吾友之清修而尚不能逃乎招損之數使更似他人作肥家之計其招損當何如矣此君子所以安於義命而益厲乎其志也適自閩中歸聞吾友將行因疲於道路遂就荆溪山中棲息不及一別耿耿崇安建陽之

間誠是僊靈窟宅昔人蛻骨在在有不特武夷一奇也吾儕居此中已有次第即且移家遂往與世長辭陶潛所謂縱浪大化中會盡便須盡者此外更無所望矣京師相知故人偶尚有問我者只以此答之而已

與華郎中補菴

僕不能爲義而竊好人之爲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囊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間里無限垂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爲生財之道宜如此蓋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及史君荒渰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委而余固樂爲之役也況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謂吾文勝錢公輔此或不敢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裴晉公奉酬皇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爲處耳生平未嘗敢受潤筆之

荆集七

九

資聊齋此發吾丈一笑

與陸五臺儀部

草堂在駕山寺把袂兩番劇論辨難往復殊豁心曲即使朋友相聚每若此何患乎道術之不明也五臺亦以爲然乎雖然千言萬語與默然處是同是別若謂之別語從何起默從何止若謂之同何不與默然而千言萬語當其誼然時若一句不可少者畢竟是同是別五臺試更參之別後會大洲公更有談論否又恨不得時時相與證發也

與季彭山

僕不諳自少亦嘗有志於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解經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於當世諸先輩以治經名家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蓋久之而不得其說則又將脫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於遺經又久之而竟未之得也偶遊會稽獲聞高論則爽然自失先生之於經開駁開解招攬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藏也剖破

傳注專門之學辭鋒所向決古人所未決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荆卿慷慨擊筑睨於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目論古事又如身揖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晉楚齊秦鬪爭之城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雖然以喜忽焉瞿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雄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盡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眾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卻意見以融真機則古聖賢之精將於是乎在而況其經乎然則六經之道其卒於先生有明也已僕敢以是少效愛助焉

答姪孫一譽

一譽問衛州吁弑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亂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

荆集七

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便自動憚不得益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卻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有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重孤南史之所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

何也其悉更待面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句真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一廢可深思之面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答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遠道走使詢及繼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相沿代父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舛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旁支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

判集七

十一

祖後云者爲高祖後云者爲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爲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爲曾祖後則爲曾祖斬爲高祖後則爲高祖斬若以代父爲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爲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爲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爲代乎且爲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爲高祖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都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者儒老生亦往往以此爲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篇中無此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子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爲祖後者服斬不言爲祖後者服祖之妻何服非略之也蓋發見於爲人後者章中矣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支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爲其祖加服云者自爲受重也非爲父也爲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爲祖也亦非爲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

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爲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與無出而爲之服者固非其所出矣繼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隨役之也何獨疑於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廢妻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己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計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服後喪但據後喪始日爲斷不據前喪滿日爲斷也假而前喪小祥過後喪則兩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辭宜與諸友爲亡妻舉奠

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疏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綯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

判集七

三

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綯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戚族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者日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刻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使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爲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既相信者多矣而一隣自宜興來乃聞諸友復欲陳金爲奠且殺牲靡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尙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如諸友以爲情有未盡但至日臨葬此亦足矣即使吾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爲無情也

與人論祀鄉賢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輝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

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
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
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
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
吳季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
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
能自謀而能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備餽之計
相共成之絕無足為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難所祀非類恥
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
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
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荅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與莫子良主事

荆集七

愧無以教之此生曩時讀書為文皆未嘗入苦心但隨其資性之
所近為之故其語意多淺弱而乏精鍊之思今稍稍示以關鍵所
在然渠性亦敏終當有悟也至於為人少年謹愿吾甚愛之亦時
時示以立志必為古人之說不知竟能相信否耶幸為轉致意於
令岳先生千里之託不敢負也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以致精也僕
之馳騁於博雜也久矣近稍知向裏自悟溺心滅質之為病乃欲
發憤而刊落之然亦自悔其歲月之晚矣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
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
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輔皆為
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說固已末矣況好文字與
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清子
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向見
子良舟中所攜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為志
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

且束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面晤
時更有請也承嘉葛見惠客中適有一葛亦欲奉寄投李報李得
無為笑乎聞月望一來勿爽勿爽

荅茅鹿門知縣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僕猶有疑於
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
謂劍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
則宇宙間靈秀清淑瑣碎之氣固有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
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
隔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
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劍閣金陵
吳會苟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
有得於肉眼也而況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
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難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

荆集七

古

與吳語也

與茅鹿門主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
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
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
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摘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
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
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
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
摺自有專門法師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
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
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
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
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學為文

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
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
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
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
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
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細縛齷齪滿卷
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
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
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
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
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
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
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
混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

荆集七

主

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
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
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久墮廢然則秦漢
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
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
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
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
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
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
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
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而晤傾倒十年衷
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
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
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卻毛穎碎卻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

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
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與洪方洲

令弟過此不能相值有負兄命罪罪書中所言舉業三十餘字法
則平生無此活套蓋傳者誤也讀兄所寄如祭侯侍郎等諸文及
諸詩皆雄深有力勝於舊作足徵多蓄之效至送鹿園文字雖傍
理路終似蹈襲與自得處頗無交涉蓋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
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
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鑿鑿在我金鐵盡銘雖用
他人字句亦是自已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願兄且
將理要文字權且放下以待完養神明將來聞見一切掃抹胸
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見露出則橫說豎說更無依傍亦更無
走作也何如何如何向曾作一書與鹿門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
兄曾見之否鄙人無意於文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

荆集七

末

好獨吾兄謬賞以為可然僕自知其不可也向來諸人所託不終
所事如借債不還錢無所逃之然每一奮筆如策蹠耕石田轉
覺苦澀復爾罷去念債限久滿又無利息何時是了以是驟然強
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是庸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不敢不以
呈於吾兄與鹿門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才而又當夜氣之情兩
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苟見吾文當相與一嘆而後信吾
自知之不安也此後尚有文債二十餘篇若便了此則四十餘年
業障一時頓銷昔禪師不受隔宿之約病夫此後更不受文字約
矣既不自耕又不讀書為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慶弔應人
事自奉侍老親及與家庭子弟談說閒話之外悄然更無一事若
不與作一閒道人便當作一疣贅廢物矣可為快然倘天與禱年
得至五六十外此時于本根稍有一二見處或當寫出數百字以
記余之拙若自量一無所見則不敢更煩毛穎公也文章之柄實
在兄輩最之場之承鈔道書倘得一二語開明此心即兄之教但

其中多浪漫如絮要語絕少此後不必重煩吏人可且觀之至如邱長春語錄馬丹陽語錄人云別有刻本或于藏經中檢出則願兄爲留意也

又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楊子雲閃縮話怪欲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蠶蠶小兒所吹花裏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與王遵嚴參政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興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

荆集七

七

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爲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鍛鍊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爲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靜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如以此言爲癡迂則吾近來事事癡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然誠然仙道逼人筆墨久廢然於兄終當果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與楊朋石祠祭

向獲奉光儀深知任道之器更欲退處寂寞以深所養尤見高志後世學問所以小成者皆由積之而不厚而輕用之也此舉切爲執事願之所示諸文皆清新紆徐有作者之意宜更渾雄以畜之昌博以發之則古調可幾也僕迂陋非知文者文詞之技亦未敢爲君子稱述聊一道之耳曾文奉覽所索鄙人近作因適寄至洪方

洲所容取回寄上請教也

與萬思節主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服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過卻是不曾抖擻提提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著功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於困險中有至樂於安平中卻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注腳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歎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

荆集七

太

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所議及綠督氏革象書之類歟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渾得一天體在胸臆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益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都金針世徒傳其驚語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圖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晦可齊而無明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願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

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卻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孤矢圖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益過囑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

荆集七

克

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也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通乎天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繼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證如步日纏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何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伍錯縱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來書謂趙大洲主測候吾主布算此說未之盡也布算未有不始

於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曆書中語太初曆既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守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細讀其敘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義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令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陽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虛盈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爲義和之遺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綴蓋古人心學精微範圍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眞贗不可知其亦有義和布算之

荆集七

三

遺乎而後世曉了者亦少矣

與顧善溪中丞

奉違忽忽三年辱遣使致手教又復兩年而音問久疎於門下時抱耿耿伏惟明公山林高臥之日長而道義之樂益眞聲利喧囂之境遠而塵俗之緣盡解邇來胸次可想而知但不知充問之兆今更何如耳某閒居多暇亦時閉意於數藝將向所聞之左右者時爲紬繹其於古人象數之精意雖或有齟齬難通處亦多有欣然意會處其意會處既恨不得卽與明公相印證其齟齬處又恨不得就明公而爲發蒙解縛也竊以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以藝成而下也卽其數而窮其義則參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於藝也游於藝則藝也者卽所謂德成而上也顧先王六藝之教既廢而算書之傳於世往往出於曲

藝之士之所爲是以其數存而其義隱矣而藝士之善書者又往往以秘其機爲奇所謂立天元如一云爾積求之云爾者漫不省爲何語其意蓋惟恐纖縻之不密而金針之或洩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以爲數者亦隱矣伏惟明公以當世書儒玩心神明之學而出其緒餘於藝數之間明公之於數蓋古所謂進乎技而入於道以神遇而不以器求者也且小子辱不勸之教久矣是以敢更有請焉謹具如別紙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雖是爲性命真機發此兩語其實百氏技術理數諸家之學精微緊要處悉在此矣竊觀明公演出測圓海鏡書自非明公細心絕識洞極神明之奧則不能剖破此混沌也敬服敬服然鄙見竊以爲此書形下之數太詳而形上之義或略使觀之者尚不免有數可稽而義難知及示人以驚鴻譜而不度與人以金針之疑僕意欲明公於緊要處

荆集七

三

提掇一二作法源頭出來使後世爲數學者識其大者得其義識其小者得其數則此書尤更覺精采耳何如何如承以序文見屬僕於數學稍有一二窺測皆是明公指授此委豈敢以不文爲辭但因久病早衰近年稍從事於槁形灰心究意道家之說是以文墨之事久成廢閣雖然明公之託不論遲早終當有以相復也郭太史曆數冠絕古今然其作法孔竅亦只有兩事其步日躔源頭在截矢求弦一法僕既作爲弧矢論以請於明公而明公亦既演之爲書矣其步月離源頭則在容弧直潤一法今亦偶然會意而得之并書其說以請蓋三百餘年絕學洞然明白即使郭太史復生亦自無躲閃處可爲古今一快僕豈敢謂有神解惟明公指授之力爲多也幸更覽而教之

與上益泉知縣

僕支離床席已成廢人久不能一奉晤言殊耿耿近敝邑一刻字人云執事欲刻鄙言雖或傳言之妄然聞之殊不自安茲執事

與善之過雖淺陋言語猶不欲遺之此在執事則爲盛心然本非立言之人而徒爲覆瓿之用此在鄙人則甚可愧且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爲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僕每爲彼愧之而復自效尤之乎昔人論文章家惟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能得之此未易言也況僕平生本無立言以求不朽之意偶少年時隨一二友人強習世間綺語以才力滯鈍兼復懶病加以疎拙於身心而欲求工於筆札竟不能工而罷開中偶觀舊稿一二篇支離不經之言滿紙而是盡欲焚燒爲快又自悔向來錯用心力而一無所成也若欲以此傳於人人則既以自誤又復誤人且昔人云人短於自見僕自知猶然人又將謂之何執事苟以爲可而欲傳之自有累於執事之明苟不擇其可否而欲傳之是有傷於執事隱惡之義也承執事知愛敢布腹心萬望中止其事則執事之愛我更厚矣

荆集七

三

答華補菴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於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璋安子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爲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沈水竟不見答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宜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爲之刊刻文字是昭其與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爲貽累益泉亦甚矣平生本不能爲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爲可虛聲所集眾謗遂歸誠以文者豪士之所競而名者造物之最忌譬如支離侏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鬪偶爾嬉戲擲首擲目舞腕曳腳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盤旋之影從而悅之悅而獎之以爲有拳法而道之於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關己叢起而譁之不知彼固支離侏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離侏儒人也何嘗自謂有拳

法其亦何心與人鬪勝負哉獎者逐影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以異此雖其嚆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祇以不合輟筆筆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來深自悔其少時篆刻之技經年束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野不識字人而後為快如侏儒矯前日嬉戲惹事之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可使嗷嗷者復入吾耳而益泉乃方為之刊刻行世以豎筆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譁既與僕私心相戾其於益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戶外二屨密相規告之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己之許直豈惟心所不安其何以視然與友人相視乎雖友人素多善類不以受盡言為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內量之已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盡之量之已者與南江書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己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泉之必相諒也

判集七

答蔡可泉

別久不勝懷念每於士大夫往來間得聞兄政聲善譽為慰僕自正月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瀕于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則益耗矣蓋外腎癰瘍痛楚不堪之故也來書所示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為錫尹卜君所苦極費口舌近忽得遵嚴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說方輾轉無可奈何欲託洪方洲百方止之而來使適至是造物者亮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兄豈待多言固知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瘡氣不能早自晦匿使野人姓名尚有聞於世間以為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簾簞笥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也哉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亦其文之最工者而後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腳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開口

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語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為文而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斂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遍有何新得可以開理道而裨世教者哉此皆肝腸之論非苟為謙讓以欺兄者愛我如兄如曹君雖欲使吾文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兄試觀世間糊牖櫺窗塞瓶甕處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開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留卻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兄書中有發明性與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以發性真而示來學固絕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缺而強飾之於言語文字此性真所以益整而先輩之所以誤後學而誅其目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於道者心一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

判集二

欲自割而未能

欲自割而未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兩萃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自悔捐書燒筆于靜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途轍可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敵卻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蓄餘力亦尚可以他為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真所謂老頭巾矣以少年欲求工於文而文猶未工況於今日意興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曹君已去此事行止皆在兄手相知如兄而復不能信我此心必欲為此業障以增牆壁間之一塵而後為了事則與兄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絕矣寫錄多訛誠如兄言當欲稍改差字留一正本藏之於家又自以為本無足關係於世訛不訛不論也且捐書燒筆亦已多年既無正本又無新稿誠無可以應兄命者奈何至於遵嚴之文則必不可以為僕為比邇嚴以絕世之資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與自北宋而後數百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也惟單刻此

集足爲文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之弊正不必以吾疎庸之
文桐之也尊翁老先生表文原有今春之約平生不敢與人不信
而況敢不信於吾兄乎但自正月到今圖死不暇是以未能執筆
倘病體復得爲完人必于今年寄奉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荆川集七

表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與呂通判竹嶼書

執事佐郡六年清苦直方之節眾共知之而山人知之也獨深
執事亦謂山人臭味之相同也日夕所以拳拳於山人者亦深且
厚今執事行有日矣山人非仁人也不能贈執事以言山人貧也
不能贈執事以財而繩綈之情不能自己聊具鹿靴一隻奉將別
意靴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伏望執事率其素履
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用於世則爲羔羊
素絲之風不用於世則勵蔬食飲水之志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
完人此其所得較之壤名毀節以苟一時之富貴者雖在卿相知
執事必不以彼易此矣山人敢以致愛助之意
與安子介書

荆集八

而廁於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閒則如葦簫土鼓
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
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褰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樸
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閒乃更足以妝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
陋也且大恒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
豈足多讓古人哉素尋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俯之以
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賸僕之用可也
與白伯倫主事

曩與先公獲承聯佩之交遂蒙解帶之惠願向也忝趨朝於弱冠
人已訝其垂帶悻悻今也甘邱壑於衰年吾誠自知不稱其帶對
塵匣而歎仰思故人不衣冠而處俯慙身世若以白珍則祇爲韞
匱而藏若以相奉則可謂不失舊物且吾子春卿濟美已是世官
而君家通天滿篋豈無遺帶雖然受之於白氏之春卿而還之於
白氏之春卿則是良弓之楚失而楚得也以此既贈人之帶而儼

彼所傳家之帶則是靈劍之雙離而雙合也况吾與子以通家之
久契辱道誼之新知則是帶也非特表履世往還之情亦以著古
人韋絃之義竊願吾子視所不下兩如見乎父師東以立朝一矢
心於忠孝

與萬思節食事

萬子思節官江西而余適與之偕至廣信贈小瓷瓶四枚爲別萬
子職當外巡饒信饒公私囊器所出外巡蒞焉而余乃以此爲贈
可謂擔水河頭賣矣雖然古有宰端溪不持一硯者吾將贈硯於
端溪宰可也萬子益亦其人哉若蒞饒則有瓷器蒞湖則有丹砂
雌黃蒞廣則有名香珍藥此士大夫以爲家常茶飯官箴之所不
責而勵志之士之所慎也豈惟官箴之所不責世之高明特達者
聞此等言語亦以爲瑣屑而迂闊矣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
於千仞之氣要自至巖至微者而充之萬子素不吾迂也故吾言
云耳

荆集八

與董后峰主事

曩時橫山忍死之託賴吾執事周旋其閒僕用是激於公義不敢
違命鄙人獲締姻好我執事實然是執事之能惠顧於王氏也今
王氏屏然一綫之緒有甚於橫山忍死之時而令甥殷勤之情豈
異於橫山忍死之託也僕不自揣竊敢以僕之所自爲者望之執
事以執事高誼豈以曩時所以教僕者今日肯以身自讓之乎執
事若不忘先大夫姊妹之好照臨王氏而許之一言是執事之
能曲庇王氏也而僕之所不能終事於王氏者其亦可以無憾矣
惟執事亮之
與洪方洲主事

申卿過常時吾不及與會偶游蘇州見其以就醫在焉此友病勢
已亟多是鬼伯促人矣僕每見吾兄言申卿爲泉郡第一等勵行
有廉恥之士令人對之愴然傷懷有人百其身之感且其囊篋將
空問之止有銀五兩彼云歸資尚不足謝醫買藥一無所處僕深

囊中得銀五錢送之且勸之往鎮江就醫與方洲相聞彼云歸心急不能北矣余曰南路有鄉里士大夫乎彼云素寡交游余曰劉松江非君鄉里乎彼曰亦同年也余曰往依焉何如彼殊有難色曰素亦不甚相知余諭之曰此時尚守區區之孤介乎留得身予在宇宙間尚有許多好事可爲盡守區區之孤介乎慰諭再三始以余言爲然時門生蔡舉人同在坐僕與蔡生私語曰申卿極願浦中亦不肯妄干人可見其平生也余是時作一書託富副使轉遞之劉松江又不知劉君義氣何如耳特此遣人告吾兄兄可割俸銀一二兩并謀之同鄉士夫在南都有義氣者或得銀五六兩急遣衙門一的當人齎至松江與申卿若救得此人一命使彼得以餘生更努力做好人是宇宙間公共事倘遂不幸亦可使客途免於溝壑而已或南都無可處則兄更作一書并託之劉松江彼亦無難處者此事須速不然則挽西江以救涸轍也與雷古和提學

刑集八

三

執事仗節秉義當世之至不可干以私者也僕平生頗知守區區之孤介未嘗敢干人以私者也以平生不敢干人以私之人而輒干之於必不可干以私之上官而又未嘗有一面之識也雖愚者亦知其足以觸罪而無所得矣而僕乃不揣冒爲之則其情亦可察矣故河南提學陳后岡東者鄙人死之交也念其生死之交而欲爲之庇其後此鄙人之私也陳君自束髮即知苦學砥節其爲翰林不肯諂屈於權貴人遂爲奸諂所中而權貴人斥之外落繼以天歿今其棺槨浮寄客土歷十餘年而不能葬以四十餘歲之病妻撫十六七歲之弱子兩口一家僮僕無倚伶仃牢落行道所悲陳君歷官十四五年未嘗有百金之產止靠死後數百兩賻金僕不得已爲之經營而歲還之息妻子生計如是而已且夫憫其以砥節遭蹇而欲爲之庇其後此亦觀風者之責而天下之公也今其子漸能讀父書或廁之學校之中則庶可以不墜先人之業以僕愚昧豈不知奔競進學浙中風俗之大謬而執事之所最

禁哉以爲好修砥節陳君既是善類而士大夫妻子流落又未有如陳君者倘執事能處其于於常格之外祇足以爲志士畸人之勸而不足以爲請屬貪競之援例也此僕所以不敢干之他人而必干之執事以爲執事能直道於炙手炎炙之輩必能垂憐於清寒牢落之家能必不爲世俗人之所爲必能爲世俗之所不爲也知我罪我惟執事教之

答徐存齋相公

得來書三復感歎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國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拯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不豫則或迂其身歸於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誠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爲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平生固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兄矣願以不計利鈍鞠躬盡力之義苦心其間此同志之望也僕今

刑集八

四

年自種數畝薄田始識稼穡滋味至於少日雄心不覺漸自灰冷或記及往事則已忽忽如夢中今讀兄書亦如聞人說夢中事今復饒舌奉答亦如夢中又自說夢也幸笑而置之漁石公豁達開朗一見而知其非今人遂不覺開口論世事然亦甚自笑宿昔老婆心有未盡拋卻處也別兄後多病廢學惟有閉關謝客一事只欲走還舊路此駕遠不可迴亦自念不免負兄拳拳相教之意奈何稽生所云性有所不可強也呂與叔大臨謝顯道良佐程門之選也呂有玉溪文集或版在陝中謝有上蔡文集或版在河南煩兄一爲求之即使今世無版兄求之多藏書家亦或可得能以相寄爲山中讀書之助亦大惠也

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爲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誠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誠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

少須與焉以觀盛績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一
二士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丈知吾之昔而
不知吾之今非昔人矣樽散關茸百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
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
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
免於每速眾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免於每
管不情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意
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仔細求之非混化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
同處世人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
一毫可稱述處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
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然儼然亦凜凜於鄰之震
矣傳聞賊酋復有造船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爲善後計也曩者變
起倉卒蔡操江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支撐効非其罪有足惜
者草草及之諸惟台照

荆集八

五

答翁東厓總制

自乙未歲奉別於京師十數年閒吾執事設施磊落聲望益崇益
實深謀極慮爲天子建南平交夷之績而又起而膺北伐獵狁之
任是天子以方叔召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召虎自任也三晉連
被殘破北虜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蓋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
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豈特一時掃蕩
廓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計實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枹鼓則忘其身是聞外效忠之道則然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
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
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於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聞外效忠之道
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
亦必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糧一
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

荆集八

六

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託之以
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託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
能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爲之在我者而已矣
前時爲總制者其委任既然至其自爲又大率顧忌利害畏縮首
尾怵惕譏議日夜以保功名富貴爲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
爲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之計是以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
往被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被
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磊磊烈烈傲卻一場可則進
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自用而在於
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沈謀鷙悍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
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效
期於羣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與三關地圖敢
求見寄爲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
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爲精密古之籌邊者虜
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
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
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
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覓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
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
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
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
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
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
伏省卻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問屠漸
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
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
虜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
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能人險阻識虜情得一人可當成

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
語也山澤鄙人經年臥病百念灰盡承公舊愛不覺放言至此惶
恐惶恐俟公破虜功成當以向時雕蟲末技作為饒歌鼓吹曲以
繼采芑江漢之餘響以彰我明天子任賢使能之效公其許我乎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於塞垣鼓鼙之間而聽鳴劍抵掌
之雄談也甚慰甚慰曩過特知愛僭有陳述然以章句腐儒而敢
與知金革之事以東南鄙人而敢與知西北之備此如支離疏攘
臂於壯士之閒竊可自笑而吾丈乃不以爲迂曲賜教答推是心
也則安有不能集思廣益而屈羣策者乎伏惟吾丈之氣既
足以鞭撻四夷而深計遠慮又真足以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御
之權與魏弱翁所以主張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盡望於廟堂但
在吾丈則願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
古之成大事者多出於此不羈之才而樸樸謹細多不可與度外

判集八

七

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往往亦出於此若至於活變宛轉則是失卻
自己面目且自古未有務爲自容之計而可以成度外之功也營
平建屯田之策聖書切責者再三彼終不易其說而迄以成功况
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擺邊爲自困之道須是以攻爲守誠然誠
然今秋虜人不敢南牧知籌邊之力也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以
待可勝之虜如晁生所謂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必勝之族必攻之
謀非吾丈將誰諉哉雲中久蓄難疽今復有宗室構虜之變即此
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擒獲雖出幕下效力亦會有天幸也善後
之道如何如何以吾丈幹旋宇宙手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
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而誘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
非苟安無事而幸其今時平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機括所在吾
丈籌之熟矣山野鄙人每以爲北虜不足慮而國家可慮者乃在
於此浚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答曾石塘總制

使節蒞東土兩辱惠書至山中深感道誼之愛山人於世故無所
知然竊觀近事內則關中之變外則北虜之患推之天下事其可
慮憂者多矣側聞去年北虜入上黨齊魯之民奔走逃匿賴吾兄
百方鎮定始安堵如故吾兄弭亂之略始試於遼左而綏輯之效
再見於山東者若此使繼此而進以秉鈞持軸則夫不動聲色而
坐銷天下之隱憂就使或及可憂而能圖善其後以不至於甚壞
者非兄輩之望而誰望乎夫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
實事後世道術不明故其所謂事業者多就其才力知慧之所及
而不能盡純乎天理之正多出於一身功名之計而不本於忠誠
愛國不能自巳之情是以雖其所立甚偉而與三代以上作用履
隔絕矣兄之有志於道也久矣願益求之性情之閒以培乎其根
時觀古聖賢之所以本乎身而措之事業者以自鏡焉盛德大業
豈遠乎哉素辱知愛敢以是致愛助之意弟自還山以來懶病相
成惟幸此心不敢自昧而新得殊未之能也有便更望時教督之

判集八

八

不奉光儀八年於茲朔雲邊月時爲馳望自來總帥往往以戰事
委之麾下而自以擁兵閉城坐談爲得計是以動多敗衄獨吾丈
振甲仗鉞身自督戰出入塞垣戎馬閒蹀血斬馘使□□□百
年來至是始識大帥風采而介冑之士於是亦不敢謂文儒怯於
冒矢石遠道聞之猶能使懦夫抵掌生氣而況在指麾之閒乎旌
旗鼓角改聽易觀固可知也射手胡宣回承惠手書及疏稿邊圖
披圖誦書疏則朔方形勢既歷歷在目而雄略勝算又得窺聞一
二極以爲慰承諭河套之役自古舉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難合
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諸寄自吾丈始爲復套之議士大夫多以爲
時勢之非便蓋不惟北虜未通之前爲尤難而山澤鄙人之見亦
不能無慮於此雖然至金城而上方略營平要非苟然指山川而
畫兵形陳湯固固奇策非常之事固常人之所疑也惟吾丈內料
國家財力之盈縮兵馬之虛實外料虜人部落之離合敵勢之取

堅不徒爲犂庭掃穴一時快意之功而必爲以全取勝百年善後之計使我馬既不敢渡河而中國財力亦不因之困憊既弭近患又無遠憂則社稷之福也適臥病草草伏惟垂亮

寄趙浚谷

別兄十餘年何能一時忘兄近舍親萬禮部寄兄書知兄慷慨許國之志自顧榆枋之棲不能爲南溟之翼少助一毫風力耳一笑聞兄僉憲山東以操練民兵爲事青齊勁卒教之以有勇知方以備一切不虞之變自是兄所素長不待贅也古云視卒如愛子可與同死生此輩須寬處銀糧豐其犒給或別異其軍中之豪傑機警者而優待之不然則不能結其心不能結其心則威不可必行而緩急亦不可得力但不知供軍之需可能發得吾兄使用否雖然世間可虞者不獨在北虜而世間急務不獨在兵事而已然此非兄職守之所及而亦非山人之所敢知也但耿耿之憂則彼此同之耳弟三年爲木賢所苦今偶瀆牒幾至殞生然向來所

荆集八

九

苦亦漸減盡顯趾出否猶爲幸也承兄分俸之惠遠及家君多謝多謝弟以家君老年不能遠出不然則當訪兄於山東且得一觀軍容矣老嫂亦棄世可歎可歎趙道長過此尚在伏枕草草不盡念巷兄家居後甚有進益此兄自是踴躍實地一毫不肯放過的人眼前人物少見其比者弟亦稍稍尋得一安身立命處山林終老當不盡虛卻此生耳趙道長相知最深兄欲知我別後蹤跡問之此兄如而相對也適作此書欲寄而莫提學所寄兄書適至乃知養兵之財甚不足緩急何以使人奈何

舍姪歸道兄起居即如見兄一番殊慰殊慰兄履危而獲安處疑而獲信蓋天爲社稷也僕多病早衰年乘五十齒牙半已搖落每誦陶潛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之語輒爲一笑四十歲時此心已成灰冷及北虜入京師激於臣子大義不覺熱中一番數年來此心又漸銷歇益不待世人棄我亦自知分量之所定矣康濟事

業有兄等在僕之不能從兄游者其亦數也兄爲張德遠有餘力異日僕亦可以無媿蘇雲卿也平前年病幾危時耿耿此心獨以不得見兄與念巷爲憾去年必欲到江西乃了會念巷心事獨未得見兄耳見兄之心無時忘之此非特朋游之私自以此身雖不與世事亦欲對兄一寫江湖之憂且欲劇談草野迂疏之見或可爲兄濟時少助而已但僕既爲老親羈絆而念巷出門亦頗滯滯若今歲不果訪兄則須待三年五十歲之外作一游方道人見兄耳舍姪言兄氣象和平藹然可掬知兄進德非復昔時露英氣矣僕嘗迂論古稱伊呂伊將則將相則相渾然無跡可言至若老呂以鷹揚稱以發揚蹈厲稱未免露出將才氣象此老呂不及老伊處也何如何如僕近來參同一路儘有入門侯兄功成身退時相聚深山中一談未晚也舍姪曾傳兄兩數踵息之說僕亦已知之此非口論不能悉

與河南李中丞石壘

荆集八

十

濠上一晤竊自附於海內相知之後自淮陰奉別忽忽十餘年非惟蹤跡曠不復接而音問亦遂疏濶每一念之令人耿耿即今時事多艱太原歲歲被虜鳴鏑及於上黨太行以外則撫相懷衛盡當其衝即使虜騎必不能越太行而兵糧策應倚角相援河南是第一步吾兄以素望起而任磁鎮之計若太原再警勢須鼓行而前不得閉境自守而已也蓄力固境急鄰輒民靖寇諸凡勝算必有在矣不識山人亦可與聞其一二乎僕也樗散本非適用之器且多病蚤衰自屏居以來齒髮漸變非惟不敢復有當世之志至於詩詞末藝吾兄向以爲可教者亦經年不復能措一字真成一支離人矣每獨行樹下誦康節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之語不覺自笑也因梁丞還家之便草率奉起居

與萬兩溪吏部

千里逸足混之阜樞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神溢出矍然自別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才

難之歎而時物色之學士大夫閒類多模倣拘謹牽陋守常之習而少廓落跡地可屬重事之氣漢人所謂羽檄輾轉軍書狎至事更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寇之警未為大變而用兵數年人才大略見矣僕向游南都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山貨然自別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久欲作一書道此意以為屏廢之人雖遇相知亦宜閉口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慰深愧僕少不自知驚鈍亦不知世閒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於為國為民一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逮年近五十衰病逼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無久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褊疏僻之性必不可諧於世所謂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

荆集人

士

事輒塞耳卻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壤老人所謂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槁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與執事談見執事懇懇悱悱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相與援弓握槊聊為歡笑如磊砢老骨久甘伏櫪鞭之不動一旦偶經駁馬之撼見其髮髯蹙蹙騰騰汗血自顧雖足蹟而不禁心爽亦蹴蹄鼓嗽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及退歸本櫪頽然如故向來激發憤懣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為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縱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鑠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於世哉執事尚存慮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蓋駁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為猶可相與並馳而不知其本櫪頽然鞭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日相與馳驅必并誤駁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摧駁駁駁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而執事之才又已為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即老死行將見執事

任重致遠過都歷塊以耀當世僕且噴噴心口相語以為向來所期之不謬亦足快矣亦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閒時深其養進其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勒節其和鑾閑其輿衛日慎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也願執事益加意焉異日執事從官道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靜坐一兩日迂鄙之見更有所欲請教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駁馬並馳而道路險易山川迂迴曲折嘗所諳習與夫雖無德無力而畜德畜力之方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為執事言之未必不可為過都歷塊之小助也令姪廷言足稱名駒何萬氏之多才也居喪言不文禮也念執事相知故縷觀言之愧悚愧悚

與趙甬江司空

荆集八

士

事甚矣子孫非甚貧乏而不為先人葺墓則是先墓可不必葺也可不必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為瀆尊而妄費亦甚矣夫葬者藏也期於人之不見而已上古不封不樹非以為薄也其用意深且遠矣中古封之樹之已寢失此意矣今先人之墓問其封則既穹如矣問其樹則既拱如矣若欲過為之制繚以石垣崇以巨屋儼然象生人之居明於始終之義者猶以為踰禮示侈而莫之為也漢劉更生氏言之詳矣彼特為王侯言之也况匹夫乎然則子孫自為之猶病其踰禮而示侈乃以重煩上官其謂之何且公之勞苦兵閒傾公庫竭私財以激賞戰士常苦不給蓋一壺醪足以廣恩則一敝袴足以為惜也今為先人葺墓其費豈特一壺醪一敝袴哉乃至使公輟賞戰士之財為故人葺墓在公謂之過厚可也鄙人乃以先人私墓之故至鑿發公之所以賞戰士之財其又謂之何然則有費於公而有益於僕猶不可為也今有費於公而願以彰僕不孝妄費示侈之三罪亦安用之然而公之為此則

有說矣不過以鄙人辱交於公之故必欲捐金以厚之然界之以金則鄙人素不敢受惟以耳先墓爲說則鄙人義不可辭而已此公之用意至厚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金而人未必感或與人以一飯而人終身德之此知心與不知心之說也公之於僕宜相知也久矣豈待於物外爲厚薄者哉向已託龍溪懇切轉辭尚恐公之不信我也故復喋喋萬望即賜停罷庶使僕異日尚可以奉教耳不然是公非以厚之乃絕之也徑情干瀆不勝悚仄

與尚仰山巡按

某山澤鄙人雖未獲奉教於左右然於明公清德雅望未嘗不心知敬慕至於明公所以拳拳相愛之情亦未嘗不心知感激也兩辱手教更荷不遺某迂疏非濟用之才褊狹非適時之器向來從仕數遭廢黜罪皆自取况今纓絰終哀魂未返兼之年過五十老醜盡見寒灰槁木久甘不齒於人羣束帶整冠豈宜再塵於仕

判集八

三

路辱公高誼檄下郡縣過爲推轂且感且愧向領部檄亦知鄙人衰病程期頗寬俟來年看病體何如當議行止耳若使赴官敝鄉去南都三舍而近道途之費不過數錢之銀則不敢煩驛人矣况敢借此鑒明公重賜益增愧感謹此謝辭固知有道君子必能心亮也面奉有日不盡欲言

處漆園材與不材之閒久甘散地辱古靈薦而又薦之草多愧虛名雖明公匪私於其人顧迂朽亦安能爲役過承推轂不敢俟車謹於望後赴職尚圖面請不既

與趙尋齋巡撫

古之義士有一言相信而千金不辭者矣公古人也亦以古人待僕者也百金之賜辭之豈足爲廉而受之豈足爲濫所以屢承命而不敢當者豈其與古異義哉鄙人固陋自中進士三十年不曾敢受常州府庫一分銀子今老且待盡矣不欲又破此戒此心事

也故敢直言於公不然公未必不以僕爲自疏也僕與公以心相信久矣不在今日也又不在此物之受與辭也若公欲致相愛之意則一紉一濯遠以相寄僕當裁以爲衣常如見公可也冒瀆悚仄悚仄亦知公之必能見亮也餘情容前途更具

答金前踪郡守

竊惟交際之閒有於義雖無可不可而於心有不安然心之所安不安即義之所不可可也昨之賜與受於義宜無不可可者然而心之所不安則亦不敢不達於左右也春閒承明公過厚賜以鹿猪羊三首於時謂偶一見賜不爲常格遂不敢固辭今復蒙賜如前僕既遠出不能面拜辭於使者老父之心亦甚不安於此而不可以代僕爲辭是以又復如春祭之受之也夫昨者昔人所謂飲福受胙者也明公神人之主也明公之盡力於神人者至矣牲體貴首牲貴鹿瓊廟之祭奉牲首以獻於祭主是神之所福也祭主熟而饗之以妥嘉福神人之心安焉願僕何人乃僭食此非惟人

判集八

西

病其饗養而神亦且譴之自往時得與科第郡邑諸公以常例賜昨僕每報然對之以爲身非陪祭何功何德可消受此然常例賜昨者不過三數斤猪羊肉耳僕之心猶不安焉然而不敢辭者以爲與眾同之而於義又無甚不可不欲苟違眾以甚矯激之議也賜同於眾者既不可辭矣賜異於眾者復偃然而受之此何說乎以此特布鄙懷於左右此後復以常例見賜所謂三數斤猪羊肉者則必不敢辭當每歲兩饗飽焉以至沒齒其深戴諸公之惠若常例之外更加毫末必不敢當冀安此心而謝神譴云耳

二

世有兩說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僕兩不然上無清修之行而下不敢爲無厭之徒是以曩時有田僅百畝口中未常言貧今則每對人輒曰家有薄田數畝且盈千田舍翁得此深過望矣至見之於詩曰薄田可飽敢稱貧今刻之小集人人見之可考也一笑一笑乃承明府憐僕之貧爲之捐俸於齋憑之人夫齋憑

之人宜與之多寡僕自有說非敢吝財若使有千畝之田而不能捐數兩之銀以償一齋憑之人至以累明府則其人平生之慳吝發發無行大率可知矣謹此如數奉償千萬見亮明府固知不肯獨爲君子也

與曹子泰評事

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革無避之說聞之令人驚慚無地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爲躁妄若以此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得不以託之子泰也僕固陋之人所以自立於世者守區區之禮義而已如老嫗守節蓋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恥則所謂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各起前卻不肯即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姓名煩即持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爲維持風教保全人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檢而遂其

荆集八

五

素履亦必留意况僕素以頗識廉恥受知最深者乎金革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魯伯禽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可爲小臣無開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卻去喪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家之所死守也見在金革不以廢喪猶爲其不得已見在閒散去喪從事更何說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不從則罪或不測煩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於此只當救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日服滿之後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

與董後峰憲副

野人一入仕途百般悔吝禪家所謂猢猻入布袋真可一笑也塞上風塵寒侵病骨遠憶姊夫坐享園池之樂何如何如不久亦當圖解羈脫鎖之計蓋樓築室栽花種樹布滿園中雖不能與東鄰爭勝亦與公各適其適而時相過從也興言及此已覺神馳行至

居庸小价回草草附此不盡

與李兵備

曩承問及民兵一節僕之原題雖以徵兵解銀而部之覆題則主於照舊徵兵僕別後一路思之解銀兩雖便於薊鎮而徵兵實便於山東蓋山東兵額素定此輩衣食於官久矣一旦欲徵銀以解邊既於人情不便尤恐緩急無濟且使薊鎮有銀而無兵山東出銀而缺兵則兩鎮亦皆不宜不若只照舊規遇有警急徵兵入衛之爲便也且部堂江翁司官張君皆山東人也彼必斟酌地方利害故其爲說如此不得以僕之說而廢彼之說也惟高明更參以人情土俗之所宜而熟計之至於腹裏減存民壯則係嘉靖三十年鄒劍泉原題蓋通腹裏地方言之不指山東也便中草草附復佳章承教并謝

與劉南坦尚書

翁之病非眞病也不爲淨名之示疾則爲壺邱之杜德機也神光

荆集八

五

獨照眞可想見一笑一笑某世網所縶南北奔走北出塞南踰海顧執父之役分不敢辭軍旅未習奈何奈何回首故山可爲太息不久圖返初服奉侍履杖當有日也園中祕訣大約略傳示以少潤枯朽否乎

與張龍坪兵備

僕侍同途又獲侍同舟日夕奉教皆出邂逅非素所期然公久垂念於僕而僕未之知僕亦久欲晤公而公未之知則又不可謂非素所期也維揚班荆自此奉晤下邳分轡自此奉別長川舉杯同於歎笑驚風折櫓同於險阨數日之閒而聚散驚喜之不可常世事大率如此達人觀之可一解頤也別後承遣使致手書殊感相念茲過臨清使者蔣繼先王清等還附謝伏惟垂照

與羅念菴

當路必欲以兵事相處使人不顧所不能僕亦不得已而效支離疏之攘臂不暇自顧其所不能而強承之徒使山洞高臥之士袖

手旁觀不知如何發笑也海上事稍閒仍欲如今春故事更約兄於饒郡或信郡兩處孰便有使人可先寄數字當待遣人奉約知兄亦不能已於情也非不知兄石洞之安閒而道路跋涉亦苦但弟自入京師病脾胃立扶病往薊門兩月閒登絕微峭壁三數千里之途閱過鐵靴銅面之輩十萬餘人一一欲辨其弱強腥風酸鼻驚沙煖面歸來席未暖也又復將荷戈渡海冒驚波而關鬼夷兄盍使我獨苦而不能爲我分一些苦耶并書此以發山中人一笑當路欲用浚谷甚切行將及矣

答王鑑川兵備

伏讀所寄澄江後峰諸君書論及鄙人罪過知公之愛我以德而責我以禮也已而奉所寄鄙人書又知公之愛人無已而不輕於絕人也語云人不幸不聞過僕何幸得此於公哉某迂疏木鷥但知分在草莽固守古人不見諸侯及今時不入公門之戒執泥不通遂至得罪於門下若此然於公之高節行誼未嘗不知慕於公

判集八

七

之盡心保障未嘗不知戴也此僕之於公心非敢相疏也公提兵出入居郡之日少矣某自葬先人後卽屏居荆溪還郡之日少矣此所以每不相值也公枉駕垂帟在先人窀穸既畢之後公遭喪遠歸適鄙人荆溪臥病之餘此又所以不相值也此僕於公心非敢相疏而跡又非相避也公亦可以相亮矣知我罪我惟公裁之僕年過五十顛毛種種一身百病待盡有期卽且攜家遠去尋一人跡不到之山結裏此身世閒一切是非毀譽不惟不敢計亦不暇計矣樛材頑石斤削何施殊自悼也殊自笑也惟公盛年宏才行當爲時樹勳公位益高僕入山益深衰病益迫雲泥相隔負荆無日故敢一陳鄙懷異日若天假之緣得一面晤出於望外所欲請教者未敢悉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跡若相背而道則相成者矣繆公能容泄柳之閉門不貶繆公之賢文侯不責段干之踰垣益顯文侯之義兩諸侯不嫌人之慢己而布衣不自嫌於慢人此所謂古之道所以相成也漢時大將軍尊重公卿見者皆拜黯獨揖

或以謂黯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之益賢黯人皆謂黯能重大將軍大將軍能自重以相成也公專制一道凡屬吏鄉宦取憐乞寵奔走伺候摩肩側足於門牆而不得見者旦夕幾何人使如僕一布衣老翁奔走伺候其間譬九牛增一尾豈足加重惟以公之威望無人不趨有一不奔走伺候之老布衣是公之所以爲古人也然則僕之奔走公不足爲敬公重公而固陋自守乃所以敬公重公也公以我爲慢豈惟不亮僕毋乃異乎古之道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判集八

大

寄內閣及本兵諸老

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分別得來船去船欠明且水中首級一概以十五兩論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劫財已厭其毒殺一賊是止於一賊而已若殺卻來賊一人是全了幾箇好人性命其功不可同日語也若得部中題覆打來船首級雖不能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亦可量增銀五七兩則人人爭奮打來船者益眾而賊之登岸者少矣

又

東南事體絕與西北諸邊不同西北諸邊雖是兵財殫竭而成法具在儲糧畜兵歲有畫一只是廢墜不舉耳若東南事體一則以海寇猝起事屬於草創一則以連年被寇力盡於支吾取辦一切未慮經久其大者臂指相使之體統未明唇齒應援之機宜莫辨

荆集九

至如浙直所募之兵則朝南而暮北有今日在浙江應募明日在淮揚應募者如暫時僱傭之人主人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用之軍需則移東以補西一年之財只穀半年支用無名之費百出於民而軍人告缺四月五月缺糧者往往而是大率昔人所謂不終歲之計也祖宗時備倭規制沿海屯田水寨諸法漫然無跡可考矣故西北諸邊莫急於振舊廢東南海備莫急於定新規此其大較也然往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例罷協濟之後而窮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著救急望曲成之以幸東南其經久之策容共酌處奉聞也

與胡梅林總督

山中雲臥遙瞻榮戟不勝馳情海氛清淨東南賴以無虞乘此閒暇恰好汲汲料理彌縫微密使百十年閒海隅內外更無一罅可乘知公此時必有長算不徒所謂救頭救腳之說而已古人經綸

手大率忙時閒做閒時忙做知公亦然也承示鹿門所敘勦倭本末具悉公之運籌所委拙文向已相許不敢復辭謹候大祥後也兩度承公惠茶深見氣味之同多謝多謝

二

伏聞道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蓋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禍比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山齊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為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為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為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習成套子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於海徒為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為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興言及此祇有疚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

荆集九

離洋山之聞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即星馳侍教左右為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夷情尚繁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臥不安席奈何奈何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勦一著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為言者故不得不為翁言也

三

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百人登岸立棚已撤盧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鎗既不可離崇明張四維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督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而已江北了賊後即擬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轉戰而南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初若落難難合仗公神算更觀其後何如也但隨身銀子殊恨其少公所給銀錢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亦搜括家貲并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弟承遺命至地

方半年並未有一題奏今欲并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實
特題一本公崇明捷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

四
書生操未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
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真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
成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
係真倭無從者衝鋒則鳥銃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為幸
多矣餘賊據巢者尚繁有徒戰後鎮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剿平餘
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繁恐有疏虞不得不急歸而銃手
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即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
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
消息何如承教步步擡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見弟
已造下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執
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擡營之說

三
判集九

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弟所造
行營當攜至杭州演之公與弟當一笑耳

五
此時遊魂餘賊浙直間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
我徵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殲盡此二巢浙直可數年無事弟區
處三沙後尚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知
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乎將往
閩中乎幸示教克齋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兩日一
報今將兩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
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澆等分四營於
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無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閒鏖戰也張空
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
二十二三月黑以後防之為難督令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復

六

竊料此賊若得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便流劫必又結巢是
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柘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
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剿意欲借磨下梁
守隅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
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壁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七

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黃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者黃潭公委
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
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洋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
素蠻皮一時提撥他不動便成誤事如何為處弟今日認真幹事
督將官督有司全賴朝廷委任新勅書尚未見到不知齋人停滯
何處也弟積熱又飲鹽海痼病頓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
精神甚弱也廟灣攻巢一戰得真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
得克齋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首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八顆

四
判集九

乃知攻巢之難也

八
昨差人具三沙節略奉報適承委曲垂示并齋至賞功銀正應急
用廟灣賊果挫之餘據巢不敢出計不走則剿矣公奏稿可速進
也然無處不是公之妙略而公乃歸功於僕甚愧甚愧刪之何如
太平又有此一捷更為公賀也盧總兵不復遣往北謹如尊教閱
中事體以收人心為要機非公大經略不能為此言恐非弟亦不
能領略此意也弟處三沙後當細承指授或更為公南中一行耳
蘇松之兵全不堪陸戰誠然高澆張空等兵已隨弟到此王
遊擊兵已到太倉未渡海也李忱兵未見消息計此時只好到蘇
州耳弟病痼數日幸而速愈更可督戰矣公勞心經畫道體又復
小恙聞之深覺懸情幸公自愛勿太勞心可也布袋已領亦甚切
時用弟異日還山竟作一布袋和尚可也并一笑即刻上沙督戰
草甚草甚

九 昨因大汛料賊必於潮滿時放小船搶我船急促將官半夜候之港口則賊已放八隻小叭喇烏船將出港沙蒼等船皆昏睡若不先遣候使彼小船得衝上我船則禍不可言弟與兵備船亦謹與賊對港夜開儘力防守也進大兵只在數日閒更不可緩矣但與賊畫地對壘非木城不可因造木城及收拾火藥未得便完且各枝兵未齊今諸事皆已有次第可進兵矣

十 僕所用之財皆公之財所賞之人及他用處皆稟公之命弟如牙行只是爲兩邊過財與己原無交涉若論事體只須各有司自解至軍門而軍門另發至弟處弟各項用過後與軍門算一細帳明白便了今布政司吏必欲取僕印信收管批迴附卷則僕原非領用錢糧之官布政司只見一千兩銀千解到僕處不相照會何從句銷也弟非是尙尋舊套子遠避嫌疑益事體當如此耳幸公笑

荆集九

五

而教之

十一 前有書讀門下言浙直福祐未艾聖明自有裁斷適得公所示何其暗合也快甚快甚尸祝食肉之說當發千古之一笑矣又過承公慰諭以爲僕欲窮討三沙餘孽智慮深遠弟當時竊量事勢賊心未厭必不肯干休勢必拚命跳上老岸以爲宜必戰而不宜不戰宜速戰而不宜緩戰若使緩攻遠圖決守不住今日猶是江北代江南受災人強馬壯漸就殲夷若使一千倭子跳上老岸蘇松城下今何如矣今將官不免失事僕亦具奏自効然賊之突走僕雖以此取諸於流俗亦竟以此見諒於豪傑苟心事見諒於豪傑足矣利鈍成敗不計也弟至江北後四五次奉書門下及走報賊情不識俱已達否克齋辭援兵甚力渠已自移咨門下不得不爲止之況今歲餘賊不止一半殘廢之餘沿海潛蹤已至廟灣勢窮數極不殺必走只在數日閒援兵亦趕不上也公觀潮可預增我

一席此時便得奉教

十二 脾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牽牽半死半活人也春汛運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督陣血戰今遭厄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真可自笑也遠承書問垂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兄已到此數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遣力疾布謝掘港守備王楹專望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

十三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徧則江北又是一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曉勇可用者稍聯屬之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於徵調之兵不特老營邊卒保河長箭可用其毛雖曹沂各兵亦儘曉銳但是無糧賞養之今歲十倍艱於往歲克齋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一半今無一二百兩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銀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消息不知四五萬軍聚

荆集九

六

何處乞米兼之江北風俗素無宿儲一荒便餓一餓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升之米者故僕以爲今歲救荒須費七分精神只留得三分精神禦倭難以高才處之猶恐甚難况迂庸如僕者乎望公題奏開稍爲一援手也向所借鳥銃手蓋是欲久假數月者知朱尚禮一枝公所必須願且勿遣俟急更借也僕已卽路則途遣之耳聞戚繼光有樂鳥銃牌屢索之不得望公爲取一面見付作式然亦不知其果能禦銃而珍閱之若此也此處需水將甚急邵應魁若不甚當緊要公可暫借何如江北亦公地方也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一番春汛若不苦苦乞歸則王芳湖眞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有倭子未有倭千之時自來無撫巡到其地土人見之以爲駭僕似前生欠卻水陸路程債可一笑也與王芳湖中丞正與梅林公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溪土兵數千自隨至閩中效麾下陳之用且海上經略必待面請於公而後有所

藉手以復命蓋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第一義誠如來教况一海相通喘息聞賊亦浙直賊也敢以職守所不及而忘共濟之義哉議既有定不謂北洋之賊忽然彌海淮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應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僕適至崇明嚴督諸將海備江南目下暫爾無虞後來尚未可料也即與梅林公計北援淮揚南備蘇松上陣下海皆不敢辭僕誠不自量其疏才小官僅如螳臂之當車冀盡其力之所至而已矣是以未能即走奉教南望不勝耿耿秋來定當躬賀麾下平寇此時聞與浙直妖氛掃蕩與公鶴鳴華陽杯酒談笑於武夷九曲之間又是一番光景也某自南役以來涉海者凡三乃得形格勢禁之大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朱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愚意方欲經營而來教適及此豈

荆集九

七

古謂所見略同者乎曾參將荷督府國士之知可勉樹奇功以酬素志見時為道僕意努力努力蜀扇佩劍來惠過厚不敢當但願以示九夏驅氛劍以示萬里誅妖僕非其人而雅意不敢不承也多謝多謝

與陳黃潭巡撫

僕本山人一宜歸衰殘多病二宜歸才無所用於世三宜歸三宜歸莫如僕者而乃為公所先愧羨愧羨公東南福星東南正不可無公公不宜歸而竟抗疏求歸况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時雖仗公餘威足了此賊然願公少駐以待事寧以終惠東南何如此不過遲公十數日山中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公甘棠深愛諒不忍遽去也至望至望來書見教具悉雅意軍旅所羈不能面候并祈台照

與朱肅庵巡按

率別後承手教嘉惠久未及面候且謝時抱耿耿適往吳淞南望

旌節殊切馳情即今海氛頗惡賊復猖獗江南江北海洋一帶盡是賊船軍志云擊蛇者先擊其首東南利害只在海中邀擊一著縱之上岸則毒禍必如往年甚難措手矣某謹馳至吳淞催督諸將官海戰復煩門下督責劉繼德力把截金山陸路一帶使賊不得登岸可也黃潭公以明公同心共濟之義欲乞明公少助糧賞借言及之事急矣非此不能鼓舞人盡死力也僕原奉勅書亦有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總督胡某計議措處便宜而行之文謹預告案下事若更急亦當於州縣量有所處也大率今日用得一錢而有功勝如賊上岸後用得百錢而無益總不免費財顧先後著何如耳惟高明自有裁度勿罪瑣瑣吳淞事稍聞即過松江面領教言也

與翁見海中丞

近得邸報見兵部覆翁疏已得旨不勝欣躍之至蓋聖明遠鑒廟堂主張信公之深而委公之專也東南真可謂有福若使公稍搖

荆集九

八

動則奸賊得計東南之禍將來更不可言僕之拳拳而不能忘於懷偶深見地方利害如此非為公也病體荷公垂念更感同心平生真自笑一副賤骨頭初到揚州尚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於躍馬先登耳箭手劉希孟等久叨廩食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狼山欲度福山約公一會或奉攀旌節一同渡江共登狼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僕能戒行即當馳報答萬思節參政

近得書知吾友為袁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未有然者如書中所言蓋有見於委曲徇人者之為非而無見於自歸於巷者之為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為是而無見於匏繫果哉者之為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倅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舵之人焉得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為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

頭把舵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於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於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

二
日夜望思節之歸冀得披寫衷曲適得來書始知到任消息悵然悵然平生心事冷暖自知自古豪傑皆是忘其身以爲世界忘其身者毀譽利害一切盡忘之謂也得吾友書云獨有剗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我若此也刻書事其說亦長然思節既信吾之大者則其細者亦可以不疑也偶答喻吳舉一書稍發此意及諸書皆關心事特妙寄一覽但切不可示人也論及麻陽土兵及領兵官之說領兵官嗜利無行本是常事而蠻夷官長爲尤甚雖無功而多罪昔人所謂節節而疏

荆集九

九

目似亦不必窮治之也經略海防煩仔細一看見報所差百戶欲其頻頻往來以通彼此之信特與一火牌回往諸事儘力支持但病處日深此身一切付之國家壽命亦一切付之數也

與楊朋石祠祭

朋石往京師有許多要面與劇論處僕在海上而朋石待我於蘇州兩不相映竟成悵望僕往來海上辛苦艱難頗謂備嘗心則不敢不盡而迂儒本相原非經略手段才則竟不能通暑月鹽潮蒸熱積勞久之吐血幾至殞生然則所謂心之不敢不盡者祇足自損壽命之源而才之竟不可強者於地方漫無絲粟之補似此拙人不早求閒真可自笑宜其不免於紛紛之議也然誤爾蒙恩拔擢只得又強所不能且向前擔卻一條擔子待防過一番春汛庶幾陽羨山水之間可仍舊作一閒散人耳人便草率布情惟亮之伯倫想日夕相議論也

與白伯倫儋郡

吾才質本迂骨相又薄非惟力不能與入爭榮進之途索心亦甚恥與人爭榮進之途天日可鑒也入官以來特以諸相知之意巡中年不敢求歸因求外補求外不得因而求差求輕差不得乃得重差皆非素心所望也近承吾友及可泉見示皆言有欲以兵備相玉成之意此蓋不欲強其力之所不堪不欲乖其志之所不便可謂相體相愛之至也古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必以好官相處而後爲厚哉因思去年冒暑入京內則飲食之違其常外則人事之苦其形吐瀉交作遂發脾疾臍突腹腫惡證盡見眾謂必死微倖得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若使其時奄然客死雖家人亦未必不歸怨吾友之不能保全至親也自入鄉園水土便習病雖暫愈臍突未消飲食尚減如病瘡之人寒熱有歇病根終在若仍復冒暑入京則去年之病安知不復發於今日今廟堂既有玉成外官之意願吾友乘此機會亟爲一處不拘遠近得過暑月勉強赴官使衰病之身得保餘生皆吾友賜之也不然徒欲使之強

荆集九

十

力以待好官縱得好官何身受享昔人所謂非甚仇疾則不至此情切詞迫惟吾友亮之蚤處而密圖之吾友平生道誼至愛骨肉至情在此一舉此外更不敢有他望也元翁處今且不敢通書俟得外補後當遣人奉謝也若以差上不可轉官人復作難則巡按巡鹽審錄監兌等官差上轉官者多矣只在吾友爲我盡心而已更有一說向時候之跪人深非得已既免入京跪人則雲貴僉事亦不敢辭此亦至情苦情也平生迂僻之性不能委曲處人雖有一二相知而卒無以免於羣猜眾怨是以深自隱避不特保全病軀亦以少避入官之妒耳此尤不能盡言之苦情也一身之便不便既如彼人情之宜不宜又如此吾友亦可以爲吾擇處矣

三沙之賊千二三百人不曾虜得中國一些財帛皆如餓虎若防守稍不嚴一登老岸禍豈可言吾自家親到賊老巢邊滿牆倭子只隔一箭地吾與兵備兩隻船經月在海洋中嚴督水陸將士日

夜防守僅圍得住千餘倭子在一塊沙上至於楠巢之舉則以賊在死地我兵素怯見賊便走苗兵狼兵亦復如是是以雖曾獲有首級二十四顆而殺傷奔走之餘士氣益不振當別選勁兵伺隙圖之此事不知是難是易向所指示江北避難之說吾去江北時江北之賊勢已摧敗又已搶有船隻包裹勢不擒則走矣吾之去江北而來江南乃去易就難非去難就易也一笑一笑平生不自量喫虧處正是欲揀難事做朝廷原用我做視軍情官我是看人幹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城或蘇州今日一道文書江北督總兵明日一道文書江南督兵備誰論得我者矢石馳驅風波漂蕩豈是人情所樂今日惹出許多議論皆吾之好難非起於吾之避難也自出山以來看盡世事只少一齊武子之愚聖人此一句議論千古少不得也至於三沙之役尤有不得已者撫公告病候代巡公丁憂巡江自五月交代至今未至蘇松皆缺正官江南無一上司吾若又推脫擔子賊未必不登老岸矣然賊登老岸人卻又責不得我我非守一處地方官也此等使乖處五十歲外老人豈便智不能及此念平昔素是愚人只幹愚人事耳成敗利鈍不敢計也調兵無益而有損費盡江南幾萬錢糧竟不能得其一戰之用而去至於地方騷擾幾如寇至此深可以爲創而不忍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歲江南旱荒數十年所無民命將益不堪奈何幸吾友千萬爲生靈留念此大陰德也

荆集九

主

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許多搗搗所幸胸中若有砥柱在搖撼不動所謂可富可貴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亂也今日在淮揚爲建牙開府只是這光景明日還常州山中衣木葉茹草根亦只是這光景人謂我豪傑只這個人謂我盜跖亦只是這個人何有於我哉真不足以發達者之一笑也獨念蒙恩拔擢縱欲康濟此身亦開口不得若人言必不相容驅逐使去乃是與我一條好路不亦可乎條陳事誠見東南倭患茫

然未有了期百姓骨髓漸漸抽盡不無隱憂故言之縷縷所恨辭不能達意惟吾友議之請兵請糧事亦甚緊急不得已知吾友之爲我委曲也劇事之累吾友費心多矣道義之愛至親之情且以大家了卻宇宙一番公事故不敢以言爲謝吾友能亮之

與陳蘇山職方

東南視師一年自知絲髮無補連次轉官連次受賞捫心可愧益深荷知己居中調護之力也條陳事自從經歷海上審究病源知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而民間膏髓漸抽漸盡恐生出別病故言之縷縷殊愧詞不能達意也吾丈素先天下之憂者况身當其事乎幸賜裁酌而節取之江北請兵請糧亦甚緊急不得已至於狼山將領益部中只見其報功而不知其爲衰庸闕備一籌莫展之人也使當春汛必大誤事雖韓范爲督帥亦當坐累况弟之庸才乎故不得已而極言之望吾文速爲換一善戰驍將見賊身輕的漢子益江北局而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荆集九

主

近得一重病精氣甚損以蒙恩拔擢未敢言病奈何奈何伏枕草率裁書仰惟台照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謝中軍至辱手書嘉惠而謝中軍又口傳雅意委曲非道義之知則不及此淮揚重地非綿力所堪督府要官非迂才所及過辱吹噓不虞其將不勝任以至顛蹶也奈何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歲歲防倭民閒膏髓暗裏抽盡若欲斷絕賊路則亦漫無長策一年推過一年畢竟有推不過日子公先天下之憂而憂浙西又是桑梓之邦仰仗經略使閭臣得有所藉手焉切望切望明歲江北倭患既未可料而流萃滿野深恐嘯聚生盜然師旅饑饉正是古人學問實用處愧僕非其人耳然不敢不努力也適重病之餘伏枕草率裁書并惟台照

二

謹演班軍漸漸屯聚饑民漸漸餓死海寇漸漸聲息賑荒供軍之

費一無所出江北軍需正額地方所供計十六萬克齋在此上年終已催得八九萬今無一二萬解到者某州來討預處軍餉銀三萬某縣來討預處兵餉五萬而三千五百亦無以應之事之窘急未有難於此時某目到維揚後更不得京中一信兩次差人入京兩月閒亦無一人回報者誠不知所爲處也素辱門下知愛敢一道之伏惟台照

與何總兵柏村

晉周子隱爲副帥討氏齊萬年料之曰周府君文武全材若專制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於人祇速禍敗耳後子隱果及禍敗如萬年言公之爲將於江南也不專制而受制然保全功名以還西蜀免於子隱之禍敗所得多矣西還之後兩川復有長城公亦角巾私第徘徊浣花之曲自有餘樂可知也因後峰舍親之便草率奉起居伏惟垂照不宣

與俞總兵虛江

荆集九

三

僕迂愚人也屏廢以來機緣盡息惟寤寐海內才賢一念猶未盡泯及東南遭倭變以來備見生靈塗炭之苦日夜痛心奔告無所欲亟圖見敵愾亂之人既乃聞執事忠足以盡瘁智足以決勝則其人也心竊慕之曾作四詩以寄嚮往之懷然嫌於無交而相讀非山林之士所以自處之義遂不敢奉呈而心又不能已也乃託之孫兵憲先生轉達去年冬以先人行狀之故會王南江於武夷備述執事平生忠義機略之詳且知執事素垂意於鄙人亦不滅於鄙人之慕執事也於是而通一書則不爲無交而讀矣梅林公今世豪傑又得執事戮力其閒不徒以一時戰勝爲功而相與圖百年善後之策東南更得安枕可知望也僕滿先人服後且復移家武夷作終老之計彼時或當過靈波園一奉晤以遂夙心伏惟亮之

二
每欲見虛江寤寐爲期前月已發家人往麾下而又中止竟爲來

書所先真謂先施之未能也今前書并往聊見積誠而已適誦來書推獎過厚非所敢當但聲氣之同則不敢辭耳僕雖未獲奉教於虛江自謂頗足以知虛江者竊窺虛江之立心制行與用兵方略蓋深有所得于橫渠既見范公以後之中庸而非所謂橫渠未見范公以前之談兵者僕向詩中所稱儒術深明計轉工也數月前得讀續武經總要知虛江兵家授受本之河洛夫中庸無聲無臭之宗旨實圖書五居中之遺也則中庸之旨虛江已深得之而指之用矣而猶歉然以爲未足益其篤於求道之心若是異日相晤當盡鄙儒迂濶之說求一商榷也僕少不自量營妄意於古之所謂不朽者思欲爲國家効毛錐之用奈何樸樸拘謹之才既不足以濟時禍狹野拙之性又不堪於處俗况多病蚤衰今年過五十短髮種種牙齒半脫槁木形骸老醜盡見武夷結廬將畢此生若夫爲國家出氣力當當大任有虛江輩在山人可以安枕矣適病餘草草奉伏惟亮之

荆集九

二

與李石麓少宰

向居京師辱明公念舊僚之誼委曲垂愛臨行又辱寵餞自南役以來奔走海上日無寧居久疏候問於門下然鳴鑼宵歇時倚海艦望玉衡泰階諸星想玉堂於天上則未嘗不如挹清光也東南倭患一歲一來如燕鴉之不失其信茫然未有了期而民間膏髓暗裏抽盡明公憂先天下又是桑梓之鄉不知何以爲計也幸教之淮揚軍旅重寄非迂儒所堪恐不勝任以至顛蹶辱在知愛并惟垂教適重病之餘草草裁書并惟台照

與吳筠泉宗伯

某居京師一年雖不能時候起居數奉教語至於明公拳拳道義之愛則心獨知之南役以來跋涉海上奔走行閒又不能數通候問於門下惟有瞻望台階時切馳慕耳東南年年禦倭茫然未有了期即使戰而常勝主客兵糧首級之費江北江南浙江三鎮一年去卻二百萬餘銀子民間膏髓暗抽盡深恐生出別病若欲

斷盡倭賊來路則又漫無長策或以爲十年一貢自是祖宗故事貢路若通國王或有禁戢屬夷之理今三十八年恰是日木十年貢期去年山口豐後不宜貢而求貢既已阻回而日本國王該依期入貢者卻又不見來貢此其故皆不可曉故冒昧開此一款以備明公之裁奪幸恕其迂愚而教之

與楊虞坡司馬

己丑同榜中多爲國家宣力者其尤著者若公北門鎖鑰方溪公樞府調度弟至迂疏亦忝戎行海埔經畫每懼貽二公之羞心則不敢以不盡而才竟有所不逮也奈何奈何風便幸公出其緒餘遠賜教之荊州土兵怯弱不減江南拒險扼虜殊無足倚况傷殘之餘振起爲難所賴李光弼一至軍中而旌旗變色卽時轉弱爲強公自有妙手耳弟嘗從事衙門虜情軍情亦頗知之身雖在南敢忘北門根本之慮哉三衛虜情正古所謂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公自有權也風濤兵戈倥偬中因差人入京

荆集九

五

謝恩謹託陳職方轉候門下伏惟台照

伏惟門下簡在帝心勳階峻秩遠道聞之深爲國家慶也江北將領絕無可靠兩番苦詞僭瀆門下計已蒙垂察矣短中之長僅有一楊縉如一寶物又奪之往浙西而掘港泗州二守備一沿海一腹裏皆繫極緊要之官至今尚未有補者狼山之總鹽城之參皆全不可託不得已止論狼山之總亦殊未見處分消息也春汛將動近獲一二真正奸細則海賊內侵之期計亦不遠財與將無一可恃者弟不敢自惜若江南百萬生靈何哉昔人所謂情隘詞迫塘突門下多罪多罪伏惟矜而恕之

答喻吳中丞

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公者每於朋友閒得公清臞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於僕其亦然乎惟公華實兼茂資望並深當軸注心寄以北門鎖鑰僕亦何言足重輕於公

過承相推見公謙德之至而僕甚不敢安也承示出處一節深荷同心相知但世閒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戀戀以保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此一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卽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台照

與王稚川少卿

某辱公道義之愛最深昨歲南來擬得一奉教於樓霞牛首之閒以新耳目之見聞而海上南北奔走更無寧日殊乖始望乃辱書惠遠及獎進過厚非所克堪愧謝愧謝緒紳及同志皆言翰苑中惟公安才大略素抱經濟之長內外重寄無所不宜乃使之週翔於佩玉雍容閒袖手以觀當世之動動於吏治戎務閒而力不逮

荆集九

去

者然使公之深屬意蓄正以大發於密勿絲綸之地也某才本疏濶至於軍旅一未有聞強所不能如支離疏之攘臂竟非本相可自笑也吾文過爲獎進而不教督以所不及非所望於吾文也與李克齋侍郎

從人回數承手教深感兄丈子文忠告之至意及爲淮揚留去後之澤也今歲淮揚災傷特異幸賴兄丈早請發得折兌十五萬石民命稍得蘇醒但該部責巡撫以賑濟使發倉粟及多方設法今倉粟所在空虛又不知如何設法至於軍需一節尤更難處淮揚軍需自來止靠下田銀子更無別途承兄丈留下揚州庫銀萬兩歲終已不發止靠今歲新催丁田銀如懸鼓待備之不可緩然百姓方望我賑濟而我方催并軍需國家方照分免荒而軍需必欲全徵無欠勢如鉅鑿奈何奈何不知十數萬餓人三五萬戍卒如何打發往時淮揚救荒動發內帑二三十萬截留運米二三十萬今僕所請銀甚少亦不知得賜准行否也惟兄丈爲朋友計爲地

方計百凡方略不吝詳悉示教感愛多矣
與章陽華中丞

姜判回領公答教不覺感涕公去矣吾又將安歸乎山中二三十年心事公所素悉吾豈戀戀一官者哉亦知時世多虞後來且日艱一日庶幾竭股肱之力以圖少有所濟而已此迂愚不自量之志也然公去矣吾又將安歸恐竟當從公於三茅五湖之間耳留兌事正欲請教而手札先之僕題稿原定淮揚地方而部覆奉欽依亦專言江北惟江北為便江南他處則有許多不便者折兌自腳價輕齋解部之外尚有些餘米可算所以盡出銀七錢亦以為利今若以江南運米充數則餘米一粒亦無部中欲解七錢銀子反是吃虧不若不折之為便耳且賑饑軍餉兩事皆在燃眉而江南運米何日可到諺語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也必得四萬石盡在揚州截留則窮民與窮軍皆受公之惠不淺矣若不然只可分得一萬石在淮安其揚州必得三萬石可也千萬台照即如煮粥一

荆集九

七

節有司百方破調不肯奉行此常事耳况欲為出格之事乎奈何奈何

與萬兩溪少卿

適以追遺兵從瓜洲至儀真與公相望一水不能渡江至龍潭樓霞之閒相與一談笑為快讀兵船末具之客稿中此事若以智士處之則塞其西突之路繼其趨海之路趨海則蹤跡易泯西突則流毒著聞僕之愚計竊不然之以為下海則罪人徜徉遠出西奔則縱使流毒一處而罪人必不得脫是以宜自被罪而不敢使國家失罪人也至於不血刃而事濟則誠出微幸耳大率此輩不知紀律久矣往年用銃打死兵部丁家川兵十許人者即此輩也僕雖被卻一番苦楚自此紀律有可施之地所謂顛趾出否耳承公知愛敢一道之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

不聞於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儲無聞於牛溲馬勃如願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於山林豈敢更求於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債輩多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適時明公談以為國士收於眾棄揚彼王庭况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壯驥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為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為不堪眾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嘖笑不以假人惟當信明公之激揚而知其顧盼必能得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雖薦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於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於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於世則庶以罄葵藿之心縱使委棄於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冰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心腹

荆集九

大

僕榜散無似阻勉赴官將圖所以效明公國士之知者而未能也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靜處其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於世當毀譽得失之衝誠欲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修之於家而多不免壞之於庭者况僕之所以修之於家者固未至耶昔韓持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是為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便鄙人不為夷甫明公不為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牌坊一事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益以此生苟不至於饑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於世庶幾伐檀詩人之所謂耳承明公欲為置買舉由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其事中開委曲區畫使異口不為人所侵漁則受賜於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與焉者乃為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為利而更欲以是為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與郭似菴巡按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餘光者久矣近聞使檄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

事盛心豈不感激既而自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舉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近世牌坊之製蓋倣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彰必善而人迺勸所癉必惡而人迺懲不然則懸曲木求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嗟咤即鄉黨自好者正恐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漓俗僕豈不自知此如以迷入指迷不亦疏乎罪莫大於盜名詬莫大於詆調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譽也僕嘗廁侍從之列會才志紕繆又夙罹疾不能效官荷天子明聖不戮瘵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履載厚恩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旌蕭表閱且不為侈隱者則深林窮谷杜門棧徑羣木石鹿豕且不為陋况僕含瑕積垢以此終世惟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庶幾不貽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為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

荆集九

九

耀之飾忘廢黜之後責襲官寵之前榮戾大易補過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於執事久矣且積愛生妍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嫌明微先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於同年者矣自執事持憲江左於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縉紳咸稱誦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眾為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游僕豈得以交游故干執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捐寔費無神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為暴殄已過矣已丑與第時曾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為僕建牌坊是兩饗也有司既給僕牌坊直矣又為僕建坊是兩費也奈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寔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為枝辭以微避讓之名重獲罪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幸甚理宜走謝而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答舒雲川巡按

使節之蒞於南土也且訖事而還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於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愛於不肖者顧數有加焉既不敢以草莽蹤跡瀾擾公府念無可為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茲辱賜牌坊價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時郭徐諸公按於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於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為編氓則又異矣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疏逖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為厚施益過於諸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於編氓之後其為瀆尊尊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告返於使人辱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為罪耳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荆集九

九

不敢一拜下風者蓋守編氓之分不敢自齒於縉紳往來之禮也側聞薦章猥及鄙陋顧某迂贗無能人也硯硯自守雖僅不失繩墨豈敢謂有聖賢之志至於樛散抱病雖康濟一身猶且不足豈敢謂有經時之策而執事過采不虞之論未暇察其不肖遂以列於薦剡縱僕不自知愧其若左右知人何哉是以深用祇懼雖然左右之薦賢以為國也而先於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即此舉動已足以勵恬退之節而激貪競之工其所以繫世風者不少矣顧僕非其人焉是無以成左右之美耳雖然不敢不勉也所謂經時之策非山人所敢出位以思然聖賢之學則嘗聞之於載籍而講之於師友之間矣尚當以山中餘日竭此駑鈍反躬克己以淑諸其身而免於大不韙焉則所以報答知己者亦將於是在敢布鄙衷吳越密邇更容翹首再覩激揚之政如何如何與陳遜齋巡按某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而交際務施

報向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而慕焉久矣且使節蒞敝邑兩辱垂問野人之虛而士夫聞亦每傳言執事以道義相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教於左右而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久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爲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爲無所下交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施之禮皆宜奔走自效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疏狂當不若是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某被罪爲民人也諸公高誼雖過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民禮自居編氓之役既不可以僭於縉紳之交稊稊之論亦不可以參於政事之閒是以八九年來其於公門未嘗敢一窺焉蓋非敢自爲僂蹇誠不敢以瀆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干之所謂不敢也且某多病早衰去冬復感陰寒遂成末疾兩足痿痺臥不能起巖然摧朽已成廢人惟屏跡村莊少藉藥物支持是以執事之門既未及躬候而執事枉

荆集九

三

顧又不及擁簪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分之不敢自盡嚮往之殷又牽於病之不能自致惟有門心懷慙而已念無以自達於左右故敢以書上并以爲謝幸垂亮焉

與賈太守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弟迂疏無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則答之而已以爲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仲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姑奉答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造屢書以誤左右之聽聞之不勝惶悚弟自己丑偕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屬雖在敝郡縣諸公亦素不敢有一字相屬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屬於千里之外亦可笑矣且弟縱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干之既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信於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

所造履書發下一覽感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荆集九

三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愚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辨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輒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謬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而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

判集

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夫使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偏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

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

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偏強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

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

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

而必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

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名且不知也大官賢

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

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

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

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

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

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

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

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

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

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

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

矣又何慮善有不彰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劾

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

與世利益疎闊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墜失

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

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

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

病若不任事而寢寢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

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

而承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眾喬與羅翁又有葭

萃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覲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復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薦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祇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閒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鑒照物無遁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故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

判集十

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鑒也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與魏立峰憲司論呂提舉

曩殺與兄同事吏曹且尋兄意氣相許願奉別十四五年而不獲一晤又十四五年間不能以一字通殷勤乃今輒有言於左右者亦恃兄之能以意氣相信我也敝鄉人提舉呂朋以口人事獲罪

上官雖其一時疏虞或不能免而其平生心事則固可亮東南風俗鮮識廉恥而朋自少獨刻苦植立屬一介之操又恬靜不妄干進惟其刻苦自立是以立官十七年而家無一錢一壠之增惟其恬靜不求是以受旌薦者十餘而竟回翔乎州縣完散之閒此其平生心事信於鄉人而尤見信於鄰人父子聞者也蓋世俗所謂矯激修飾之過則有之而謂其敢於賣法或未然也其所以或致疎虞者則亦有說蓋廉靜之士多短於才而周防曲慮似非朋之所長耳夫網之以跡而不必信乎其心上官之所以行法也在朋亦何辭之有矜其所長而宥其所短上官之所以曲成也在朋亦或可以自雪矣此兩者皆在吾兄而已或曰吾兄則知朋矣如上官之不相信何夫秋厓公古遺人也僕雖未識其人而知其爲人也吾兄古遺人也古道如吾兄宜無不見信於秋厓公朋之區區清苦宜無不見信於吾兄然則矜下吏之長而貽上官曲成之美是在吾兄而

判集十

已朋遠邇世途亦久無宦情但惜其見幾不早而已去官居官無足論者僕向備員京師不能稍引此人每用以爲愧今其在難不得不一爲之白耳然亦昔人所謂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僕於執事可以此言進也不然則朋爲賄吏而僕亦爲受賄人屬罪者矣知我罪我亦惟兄而已冒瀆不任悚悚

與葉東園御史

王照磨還稍能道兄初政所設施則已凜凜風裁矣而來書猶以未能行一事爲說蓋昔人云施爲欲似千鈞弩言其不輕發也兄之慎重不肯倉卒此幹大事者自宜如是耳然巡撫體要本無瑣瑣其喫緊只在激揚一著而激揚大體亦不專在任滿舉劾一疏但隨所巡歷明示好惡其悞熟承迎者雖善於集事而不加喜其直抗悃悃者雖近於迂鈍而在所恕其矯詭欺誣者雖在大吏而有所必懲其忠實爲民者雖在小吏而無所蔽蓋虛己無我以臨之訪酌民言以盡之則風裁所在自足以撥轉人心矣何如青州

鎗手膽勇矯捷誠勁兵也居常固之以恩而齊之以軍律雖蹈湯火可矣但勞此兩人遠來甚艱苦前有書止之而不及也

與徐少初縣尹

某罪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閒是以每遠引而去之竊以爲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尋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悚益不自勝欲作書辭謝又難於爲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執事也夫諸公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辭幣帛果酒爲說則悖於其實欲以辭白金爲說則悖於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乎幣帛之先後世以幣帛爲禮此其實則既亡矣而其名尚存也若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如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欺豈以爲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恥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實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頭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廉頑也某罪隸也賜之

荆集十

五

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廉乎蓋古之所謂不敢也然而爲曉曉者竊懼名實之亂也公古道君子必且有以教我矣某山野鄙人於當道諸公辱顧不敢答辱賜不敢拜非以爲簡也禮不敢也答與拜既不敢不答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何冒奉瀆乞命吏人於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分豈未蒙亮察耶特在知愛乞如前所瀆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閒可以泯然無跡矣附瀆

二
讀清獄申文深知仁人之用心至悉謹篋而藏之以告後之君子以延長者之惠於無窮也更承示區處牌坊銀事往時所辭諸牌坊銀只爲未有所處遂至久而不知所用之矣今用以修理書院不惟此銀得有所著落且於風教有補焉甚善甚善但中開稱獎鄙人太過讀之且甚自愧也某嘗以爲今日吾輩之病太率在於實行未修而虛名先著闕域不務而門面是張是以書院講學一

節多爲具文而非彼此感應之真機而其志之不相同者則遂指摘以爲口實誠所謂吾黨有過焉者也况如僕者極疏且陋何敢當此乞於申文中自見今買莊一所以下至僦船以居數旬及因以禮敦請講學一句敢勞削去是所以免僕於名浮之恥而亦左右相愛以德之素心也幸亮之

答符松巖郡守

讀沃洲公論船隻事綜理精密最是得策更賴公潤色而行之可以無遺點菟懸矣曩曾請教地圖一節此法可以檢田畝可以聯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險易障塞水陸襟喉之所在昔人所謂視都知野知國可手據而知焉者也然明公亦既行之矣更望於田畝多寡地理險易襟喉處再加詳注而明公自精核之不得只憑里胥之文具而已更望明公於政事之暇時往一二緊要村落特省農功而因以親驗其肥瘠險易與圖相參若此法立得下落則自此以後興修作賦設備追胥不知省卻幾多氣力絕無幾多弊

荆集十

六

端然此惟明公之費心爲民與明公之精力能行之故僕敢以爲說不然則徒作一番騷擾而後日竟委之故紙無用也昨承教以因革之說當時草草泛及他事未及悉心以請此事不嫌於遲遲熟思審處在明公必能爲百姓長久之慮不徒以一時興利去弊爲功容日更問緒論也前所興革已陳於沃洲公者及備邊疏中論兵民事皆蒙賜教幸幸

與呂沃洲巡按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邱之閒與兄相傾倒也恨懷東南州郡連歲旱災即今苗未盡稿遇雨之吉尙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再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祲尙賴滄源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意獨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子遺焉然卒死疫死亦既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飢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

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蓋承兩年大飢之後而又飢焉故據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飢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飢也其爲事勢難易可知况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奪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按則然亦惟撫按有實爲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雨恤災儘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爲於官民之藏之所不足若使官民盡匿固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飽也雖然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民者也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計兩公代期向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其間隱度於公

判集十

私之用而均平其斂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匿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曷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采而行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可因兄以達於滄源公采而行之與采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穀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糶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糶粟三十萬石分散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糶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

二三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十萬石者五六十萬人百日之命也京倉糶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閒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爲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糶三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矣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爲之請也至於有司所請遠糶一節蓋慮異日穀既不登而遠商又不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慮之善者也計吾兄亦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爲者也若使皇天果無悔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開延見吏民身親其利害而曲爲之處且

判集十

使車一臨視數十紙文書督促爲益多矣兄其圖之

答曹巡鹽

僕迂疏固陋之士也惟山澤屏跡則其所宜不謂過尋左右之知未及傾益而先惠以教音動之以下問此古者觀風之使不憚身先施之嚴整自養之士則可矣願僕豈其人哉雖然由是足以知左右之急於獎善不暇擇乎其人切於好問故不暇擇乎其言也竊奉下風感慰感慰今吳粵薦饑村墟之閒雞狗無聲草根樹皮亦憂其不繼矣流萃露樹所在如積天心仁愛不知竟何以善其後伏惟左右雖不在撫巡之責而同於觀風之任者也君子一體萬物固不論於職守之所及與所不及也而況在觀風之任哉幸而今之司國計者督率守令力舉荒政以全活溝中之瘠蓋不徒阜財足課惠恤寵爲於職守之所及而孜孜體綏瘦人深計國家根本之慮以爲職守之所不及以盡吾一體之心固知左右之有意久矣辱厚意之殷敢布愚悃

與李龍岡邑令

歲凶民孱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齋一說向已面
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
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
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
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齋之法蓋
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
而民有三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
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
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
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
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
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
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

刑集十

九

歲該價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共入於國之
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
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
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
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
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齋之例石折銀五錢計
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
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
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
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
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
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徙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
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
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

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齋四十萬石待
四方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
知而所謂輕齋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
用之况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
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
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
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
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
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
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
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
况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
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
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開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齋

刑集十

十

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
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
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
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
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
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
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
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
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
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
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
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資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
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
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與徐養齋尚書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繳繳曉曉昔人有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伏聞位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矣周時敷五典擾兆民故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飢自冬徂春溝中之瘠在在有一郊行露飢滿目爲之不能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司薄徵散積悉力其開不然民其無子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朝霧雨二麥之腐壞者又幾半矣去歲緩徵之額若欲於麥內取盈則恐民不堪命奈何且二麥無收之處雖徵之亦何所出而其薄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目前之飢猶且不足而尚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逋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徵之惠乃爲今日急徵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可缺但得稍遲數月併於秋糧內帶徵則有司省卻一番催科問閭省卻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民力亦無不堪而撫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於是爲有始

荆集十

主

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早晚之間耳非有損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奉教於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姓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人論旱荒

蘇松常鎮並爲鄰郡而地利之高下水勢之淺深迥然不同或遇水荒則蘇松特甚而常鎮尚可或遇旱荒則常鎮爲劇而蘇松得利試以運河測之則常州水止尺許而蘇松尚有至於丈餘者此其地利水勢顯然可見恐明公以爲蘇松未嘗告荒而常州獨若嘵嘵然者不以民之僥倖於免稅則以爲有司之私於其民而其實早與不早有不同也是以蘇松荒而得常州以相補常州荒而得蘇松以相補民實國稅兩相消息造化者亦有裁成之意云耳與呂沃洲巡按

同心之誼悵然遠別以兄之不能忘情於僕亦知僕之不能忘情於兄也江皋遠送尚有瞻望弗及之感趨而避之豈人情哉顧事

體有所不可者僕自兩度廢罷歸來前此巡公如趙舒周諸公皆未嘗有一面之識雖同年如徐何陳諸公亦未之敢見豈特狃狹之性以此自守兼亦山澤之分不敢踰越且省事省勞亦病夫之所便至於吾兄則有不然平日於兄既辱道義兄弟之愛而兄之來也又以同心之故拳拳相求僕亦欲如故事引避深覺於情有甚不自安者然初意止謂一見可矣繼而再見三見四見焉日不足而繼之以夜焉然在兄無私於故人之識在僕無奔走形勢之嫌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好事者不疑其干請被罪者不猜其毀言所恃者平生所自守能自信而已矣所謂惟吾與兄可也夫兄行部之日既已破格相與矣而兄去部之日乃獨不能破格相送哉所謂事體有所不可者何也正恐見之者以爲僕之與兄綢繆若此也不知出於故舊必不容已之情而概以爲山人所以事上官之常禮則送故者必不可以不迎新故相仍息肩何日若夫一賢一否則昔人所謂爲罪滋大者也欲稍自息機

荆集十

主

以返初服不得不自兄始之矣近龍溪相過與之盤桓山中數日別去已訂他年之約若兄有便還山則奉教之日長在今日且割遠別之情以爲山人自便之圖其亦可也

答施武陵

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概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爲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爲定畝起賦之準亦嘗觀國初折畝定稅之法腴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茲不先核田便行文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兄自明此意乃可付之下人爲之庶無弊也痛楚中略具梗概奉答華生所刻書則兄已見之如更查得有書容續奉耳與鄭戶部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繫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宜里閭相慶蓋
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斂聚爲功而執事獨以寬大行之是以
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矣變產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
率奸民始初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勤
冠蓋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攀扯而逼迫良民代爲之償則是國家
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盜之人而惟膚剝髓鬻妻賣子之苦
已波毒於窮簷無告之小民矣是奸民重得志而良民重受困也
執事仁人也必自有以處此山澤鄙人出位妄言并希亮之

與王北庄郡守

東南州郡侈靡日長而虛耗亦日甚譬如病火之人顏色澤然而
血氣竭矣吾北庄以古人之節清化源以古人之政撫罷氓期月
則既效矣惟率是道而終始之則百姓之福而區區野人之望也
催逋部使者且至僕自生長草萊備見變產之害濫及無辜小民
毒痛不忍言北庄仁人也必將有以處之夫素嘗侵欺之奸籍其

荆集十

三

實可也孥而繫累之可也重戮以懲厥可也小民何罪焉而代爲
之償乎名曰變產實通而奪之耳雖然昔人固有言矣成於自同
而敗於自異部使者方以括財爲功而守令欲以民瘼爲事則勢
固不同也於是處之爲難惟執事悉心以慮之多方以圖之國與
民兩無憾矣林鎮江先生亦好古君子也變產之說執事幸不見
謂迂闊則可與林鎮江共論之蓋此非一人之私言也卷子索書
鄙作僕於詩本不工自稍知問學以來頗欲收斂精神會性情之
實是以經年不復從事於此然恐重違吾丈之意當書舊作數首
送上也讀衡山先生文字可以補鄙人疏漏之過矣謹謝教謹謝
教六經之學邇年來稍嘗究心焉而苦未之有得也欲觀西原公
所著甚勤便中幸速之奉教未期臨書但有馳情

答王北庄郡守計均徭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概有五大戶之詭寄
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之濫免也

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
官例得免田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
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其說是矣雖
然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倖免千畝者必非田甲皆是本
官眞名與皆注本官者也必將田甲詭爲之名也使其田甲皆是
本官眞名而不詭爲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爲奸固易破矣若必
是一甲爲眞名而諸甲詭爲之名遇其眞名與注官之甲則免其
非眞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倖
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一冊注每歲所當蠲免之數如某官例
免田千畝而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
撞足例免之數數外則役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亦止得一甲
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畝也此法在一疆察吏執
之雖眞是官戶之田亦不得覬額外濫免况詭寄乎至於移甲之
弊則執事所謂只據黃冊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

荆集十

古

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因以爲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
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役不宜於賦役主戶賦主
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戶擬注是以賦法則既準之每歲旋造
之徵冊所以便民之灌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
便官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絀而執事又疑於據定冊編差或
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且自言於官曰吾田
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頂吾差於是官爲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頂
某人差如此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頂差者新買
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
頂差可以無累乎鬻田之人且夫役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
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
輕其實不得花分鬼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
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欲使人必不花
分則在嚴之於撥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

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
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
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
民之金大抵論說寄賄賈兩弊則繫乎令長之彈察與否不繫乎
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
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害
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為全
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賈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
民歲歲裏糧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
不變法先時有司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卻不就舊法中
調停良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損官戶豪民
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口訛訛喧然稱不便者未必
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
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概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為率往

刑集十

主

時一歲編審一分其為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徧持籌而算之差
易辦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為數頓潤於
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算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算缺漏
益多則戶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
為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令則益不能
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明而後之長令多鶻突也其繁簡
調狹之勢實然而執事乃謂輪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輪年則胥
猾多不得售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
差約銀十兩為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戶約銀一兩
則貼戶五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哀而斂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
則曩率出銀一兩者今減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戶五者今必
增而用貼戶之為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
尚不能徧識貼戶之門者何况能盡斂其錢是以往時所病正戶
發發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

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皆強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也其聚散
零總之勢亦必至此而不足怪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一兩
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納少者其倍
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
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
則費固重也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一兩之
銀一徧赴官守候交納一徧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徧
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為一錢之銀亦一
徧赴官守候交納一徧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徧下
鄉需索是今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
淫於十年其為便耶其為不便耶其為最不便者其為坊郭之豪民
耶其為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為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
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既格
於復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

刑集一

三

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
段冊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
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為之括其
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平力徵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
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為之十段冊以補黃冊
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
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盡
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
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吳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遠執事其試
察之竊恐蘇民之情不甚遠乎常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
必不可行於蘇也

二
別兄甚久耿耿提學公且至荆溪兄以提調當來可得一而晤也
均徭法曩時所欲言於兄者不過只是一兩言蓋慮兄以新法為

甚便民也今讀來教則兄已深知其不便而有意於革之也久矣
大率十年一役雖極重亦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亦不願此人之
大情而新舊兩法之利病可以一兩言盡之者曾聞人言胡虜愚
蠢只怕鞭朴更不怕殺盜零星痛苦難忍也此言雖可笑然
亦可以喻人情矣少時嘗讀衍義補論均徭負末之喻亦深以其
說爲然及今日下老實行之乃見其害益知書生坐談真不可便
以經世而差顧兩法在宋時亦甚紛然司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
有識者亦甚病其講之不詳則以爲司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
僕屏居草莽於民所便所不便則稍知之而稍能言之至於所以
爲之區處實以生平未嘗親在裏邊經歷雖以爲常之民曾享十
段冊之利而其中委曲尚未能悉知又何以爲蘇人謀也承兄下
問草率奉對眞似乎強其所不知矣竊惟賦役之最煩而弊最多
者無如蘇州牧守有懇惻爲民之心者無如兄沈潛善思精於處
事者無如兄必能別出良法使新病故病一切掃去以幸蘇之人

荆集十

於百千年也是在心誠求之而已豈待書生坐談如僕者之贊之
也哉僕自稍涉世事乃知凡百變更之際極是難事卽如曩時有
司變十年均徭爲一年本是愛民真心而講之不詳則其弊已效
於今日矣今欲變一年爲十年而講之不詳又焉知不貽後日無
窮之弊哉兄之遲遲其間不肯輕變極是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大
易所以致戒致慎於革也雖然革非得已也昔荆公論願役以爲
此法終不可罷僕亦以爲一年均徭此法必不可不變顧其說如
此耳至於利病之詳區處之宜則老吏積年總書中有知此者兄
試虛心問之勿以其素習作弊之人而拒之耆民中有知此者兄
試虛心問之勿以其山野倨侮而忽之士大夫中有知此者兄試
虛心問之勿以其必爲一身一家之私說而先意逆之多方訪求
再三斟酌使無一不宜乎人情而無一人不得盡其情則變之可
通通之可久矣曩者敝郡更法時蓋應君爲之守應君志在民者
也其所更賦法最爲精善可以百年無弊但役法則今日便不可

行耳此二法雖同是一時事亦同在一書冊中而利病相懸兩不
相掩或因其役法而并嘗其賦法或因其賦法之不可變而併謂
其役法亦不可變皆偏辭也蘇郡其亦然乎聞部司文書督通甚
急則楊給事之說不行矣又累賢使者區畫奈何奈何
答蔡可泉判官

白下本非有約顧奉清論同寢食者數日若大洞既有約矣謂必
得奉清論同寢食如白下也乃竟爾茫然人事之不可料者如此
然兄既糾於領簿不能來而僕江湖散漫之人宜可乘興一至大
洞且得逕造府下又以家君至家日侍定省莫遂茲懷乃知名山
勝遊非特牽縷者常不能兼雖江湖散漫如僕者亦若有所繫而
不可必遂矣奈何伏惟吾兄純明溫粹篤於向道以此爲政必能
近人然僕竊有願言於兄者大凡年少高志之人於事未必備嘗
故或病於疏文藻雅逸之士多不耐煩至以簿書獄訟爲溺褻故
或病於繁而無實而請官遷客縱不怨尤又往往以簡曠不事事

荆集十

爲得體故或病於情竅而苟祿此三事雖號爲賢士大夫者或不
能免也以兄之篤於嚮道自然不墮落此弊然僕所望於兄亦惟
兄不使毫髮有類於此而已若使此處縝密卽是學問縝密一有
脫漏卽是學問脫漏不當舍此更言學問也大學曰心誠求之孔
子曰無倦惟兄留意焉僕自少隱居亦嘗痛百姓疾苦欲援手焉
而惜無路也以爲他日苟幸從薄宦庶幾得一社一民以自效雖
才器駑鈍亦庶幾興起一兩事利人者除去一兩事病人者以少
償所願焉及竊祿於朝浮沈卽署數年竟不能一獲素心雖已罷
官閒居猶用此爲歉兄初亦署郎也不諳則不爲此官矣是僕昔
所冀而不得者兄今得之兄之志豈與僕異耶則今日之謫固天
所以拓兄之才成兄之志而試之實效也僕竊爲兄幸之廣德之
民以點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必峻刑法以繩
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於悍點以求必避是以至於上下
相賊刑罰益以峻而點悍益不可勝曾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

操切之效然每能使人回心而率化乃知漢史取惡焉者利其
銜勒之說爲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可信也兄意云
何或能了大洞之約悉意請教當在此時故不盡言兄其亮之
與吳峻伯縣尹

前使者冒進謬言自分必且見絕於吾友矣適會陳戶曹道及吾
友欲相顧是吾友舊愛之深不遽以謬言爲舉也即令人往候使
節於白氏則已行矣悵惘竊惟論治者先體故按督之體異乎州
縣風憲之職異乎拊循而州縣之所以拊循其民惟其平易豈弟
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門者如入乎其家見守令者如見其
父母是之爲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敢怨而不敢言則雖一時
或能收整頓操切之效而其所斲喪者多矣書高明柔克可省也
向孫文卿在江陰嘗過僕僕問之曰兄素講學學問不是空談即
如大學論平天下如保赤子此便是真心便是明明德兄試自省
百姓到面前時可與自家兒子一般文卿應曰此意卻似有之僕

荆集十

元

當時不以爲然曰兄得無太容易說了久之詢其所以蒞民果無
甚愧乎其言僕是以心慕而敬焉文卿方於事上而圖於撫下是
以雖或惡而謗之而不勝其愛而譽之者之多也眼中亦曾見一
人爲江陰使百姓膝行面前俯伏戰慄不敢仰視此輩者何足多
哉吾友清才雅志僕何用喋喋若此但柔克之說爲高明者發耳
傳曰善人受盡言僕素以豪傑望吾友豈獨善人已也相念甚勤
未知使節何時更入郡耳懸懸素不遣人持書入府縣中今特遣
此以謝兩次不得相見之故且恃吾友之知我也此後有持名到
貴治者必僞無疑預言之

與金攝山縣尹

金入於太治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於舊牧之園
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雜金固有一大焉則耗者矣
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凜
坎於世也是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邱也是再牧馬也吾

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邱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雖然不可
以不兢兢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
而後知攝山之果爲良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邱湖郭
甚須得良吏拊循極有望於攝山僕以爲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
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銜勒有緩急
飼秣有燥溼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
又何言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荆集十

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豁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旣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版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版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

荆集

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闊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

荆集

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在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鄉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略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歧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之心卽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卽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卽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爲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

332

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湛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歧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者矣。而不知思慮卽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著之者矣。不知心本無著。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掉。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鸞飛魚躍與必有

荆集上

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又曰。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采其要略。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歧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就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就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

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予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蚤爲之辨。醒其隱然而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觸之於隱然而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有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

荆集上

四

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可以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毅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支派星曆之數度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撓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遠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卽器而道之爲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

荆集十一

五

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卽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卽經而心之爲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詠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與則詩之詠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遊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平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遊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肅然以欽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卽

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欽者之不爲吾心耶故卽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未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卽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窕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

荆集十一

六

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爲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羣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欽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卽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窕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願顧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日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晴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鬚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鬚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嘲諧謔諷諭於其旁則釋然一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爲之張皇神鬼指徵禍祥則彼且瞋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解急關則嘲諧諷諭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冥兇則神鬼禍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禍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關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禍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經墨者乎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街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醇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下賓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積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

刑集二

七

往上梁弱黜剛強至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憐其深刻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問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捐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於是并刻之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弈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爲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有得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爲之營救布置余於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

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於譜弈者索諸己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官兵法者何以異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坤爲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爲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爲之注釋其諸家言兵有及於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嘗算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歎其有似於吾所講弈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爲營縱橫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草提奇爲八陣鉤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爲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虜虜特爲易事蓋余之於弈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指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指之臨局

刑集二

八

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鼙之問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疇租賦錢貨絲纈鼓合器器值指之數此籍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園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籍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圖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墟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條錄舊籍准煩

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華息則固不得以其穢雜而略之而況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其敘山川也既無關於險要輜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壞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虛臺樹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與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收綴而租賦錢買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觀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請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賦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

卷一

九

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觀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諸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絲皆君之所當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瑣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戚獲之奸良與夫錫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隱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剛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應居棄與之法與夫厄菑秋潦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

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興治生意稠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辨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清慧能以文章動伐耀於當世至於外方之士亦往往能倣儻懷怪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談笑油幕間每虜鎗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是以據貴璫者將而出其囊中之金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鵠虎氣當此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裝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翱翔吳會與嫵嫵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啞然守柔下簾畫卧人不識其有雄

卷一

十

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碧崖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爲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爲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止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右編序

古今宇宙一大棋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棋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潰擾奸良淑慝鳥獸夷狄各止其所所以界棋局也至於弈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

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應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奔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前左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左編附序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諸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典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

訓詁

訓詁文詞筆削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談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斥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梳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

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屑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典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雜編序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遘豆於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爲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屎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取焉以爲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於六經語治而盡於六官蔑以加之矣然而諸乎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氣星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脈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

雜編

以爲賤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滑心而滅質則繫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爲之者也以爲語理而不盡於六經語治而不盡於六官也故名之曰雜編

福建鄉試錄後序

竊聞化之隆也侯於遠治之衰也侯於近周文王壽考作人而汝濱江沱之間至於田野武夫皆可爲干城腹心及周之衰則自漆消之郊密邇王畿且學校墮壞士人佻囂而缺於禮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免置子衿並列於風豈非以遠近爲侯與今聞粵去戲甸最遙乃士人蔚然有章采禮樂之華振仁義之精其經術直與鄉魯相抗而文采或過焉於戲此所謂侯遠者乎蓋自我高皇帝取闕時曾不血刃而八郡徇風山珍海錯海外奇寶方軌而走於中國下至蠻貊蠻貊皆得脫去桴鼓之響而修其俎豆之業者且百餘年今天子又方懋德建中以仁義禮樂鼓鑄區宇漸濡煦

沫冒於海隅是其人文之化鬱於古而盛於今有不然與說者謂
文王國於岐豐而江沱汝漢正直其南故詩人歌之謂之二南言
王化自北而究於南今京師古幽薊之墟當中國良維閩粵當異維
亦直其南觀之天文北極執斗樞以旋轉六合而閩粵在東歐之宿
近太微明堂之位北直斗柄又大海首起於東北而其委在東南潮
汐相應天地呼吸之氣相通由此言之天運人事殆有符應者乎故
必以閩粵之盛爲天下文明之候而不敢以繁之一方之開塞也夫
多士者不啻古鬼豈野人之僞也既與山珍海錯並輸於天子豈不
有魁梧瓌偉之器可以當子城腹心如鬼豈野人者與則世有歌頌
天子作人之化其必以閩粵爲一南矣多士則亦有聞於世矣乎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
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鄰於悲斯其
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

荆集十一

古

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
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收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
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
聞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
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
事其人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買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
鬱紆而切怛則慨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
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
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
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魯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欬
騷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
跌宕疏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
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
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

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
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
人也而不能爲楚騷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
前後有采風諸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
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偏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
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挂猿之阻
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達於是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
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爲乾
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崑崙巫青城之竊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
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阻以驚江急峽關雷霆而
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
遠不能至於是夢而游廬而歎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

荆集十一

古

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
深而輕舉冥投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竊麗之觀改蓋
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總顧慕不
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
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
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於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快
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
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
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
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
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
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
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
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嶮嶮踐霜雪

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
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憫可喜則
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諸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
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歎歎慘慄
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颯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宜
游族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
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
序於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
勝於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
忘乎其險頓然釋志於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
自遣者皆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
者亦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

劉集十一

五

汗君而爲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髮離體以君長於
蠻夷儼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
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
而一無所縈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
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
以與於若人之徒與嗟乎士之嗜欲歐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
始進者躁於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
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乎義利
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而其貌沖然常若山林之
樸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橐乞其身有耄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
以強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
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
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
同鄉曲自蚤歲卽知慕公公爲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被使於

隆隆之門而習見乎貴貴之態則焉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
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遊每
訪公之廬但見山窮水迴老屋數椽階前烏雀鳴聲上下則不待
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
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
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
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爲工者也而其清遠閒散耿介獨立之
氣豁乎其淵藏鏘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采薇之歌三
騷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
爲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
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斯
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天子擢意之時荷
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
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卽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

劉集十一

五

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爲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
既校而正之以還於公因爲之題其首

劄舉奏議集序

劄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又以
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引以才召入院爲御史凡所建白
多見采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
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爲奸利士大
夫以爲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
已而相繼攻之者益眾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五六年而公之
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
開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俾利往往爲飛語搖
之公始建議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
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戶部歲省運錢

十二萬縉此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多以公言爲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爲人敏銳瀾達藝於世務而圓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錫捷露課功策效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今古不足爲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一刃不當肯綮乃爲難耳此蓋公之所自寓乎曩公在御史時又嘗爲余言儒得在塞垣之間當爲國家鞭笞健悍鎖舌囊喉噤之類而致之闕下蓋公自量其方略氣力有足辨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施者不竟雖然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遊多慷慨奇節

聲承集十一

七

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蛻聲利晚乃刊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有獨立而無與者精神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義志理性以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敬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尙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敬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

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羣居敬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敬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敬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敬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尙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與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尙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尙賢取友如獻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爲書讀其所爲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也是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爲後人尙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與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於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聲承集十一

大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爲之詩詩之與史同於籍善其來世而咨嗟詠歎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巨人殊勳絕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葛筍簪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於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後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野間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絕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於詩豈史主於紀大而略小詩主於闡幽探微其爲教一而其爲體則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於女史尤要也漢時劉更生善爲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人既沒而士大夫爲之輓歌輓歌者沿於虞殯其樂道善事而咨嗟詠歎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中之懿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託於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

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柏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爲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闔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於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采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國史也於序詩爲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史者而爲之序

鈐山堂詩集序

毛鄭說詩有詩譜以譜詩人之世也作詩者豈亦自譜其世矣乎至如羔羊之委蛇自公兔置之好迷公侯碩人之隱於公庭考樂之遁於澗谷其人之進退隱顯往往自見於詩而說詩者爲之譜其世則因其人之進退隱顯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著閉塞而隱亦因可見故曰誦其詩知其人是以論其世也少師介谿嚴公少稱神童弱冠舉進士入翰林在正德間同時諸僚莫不優游玉廬而公獨引身鈐山之嶼堅苦積學以窺其所蓄如是者十有餘

荆集二

九

年故其爲詩多道巖壑幽居之趣而公之跡則疑於隱至嘉靖初公起南院歷遷南吏書是時公負相望久矣往時諸條及後輩多已聯翩秉鈞軸而公猶迴翔散地如是者又十五六年故其爲詩多紀留都冠蓋之盛公雖已位上卿而志未大得也則又疑於隱顯之間聖明御極垂二十年顧前所用內閣諸臣罕能稱上心者而獨注意於公遂自南宮入內閣未幾遂首內閣上下之交深故其積之也久經綸之業厚故其發之也遲自是禮樂典章屬公協贊煥然以備北虜南倭時有兵革舉賢援能密授廟算罔不奏功往往自爲詩以紀其盛至於一時人才公所獎拔而布列者亦彬然畢見於公之詩公詩有翰苑稿使粵稿留院稿使鄂稿留省稿南銓稿南宮稿直廬稿公於詩文各極其工而尤喜爲詩公所寓必有詩若以自紀其進退隱顯之跡而讀詩者則以論世也彼杜少陵一老拾遺假寒無所與於世以其忠義所發爲詩多紀時事故謂詩史而唐人又爲少陵詩譜以論其世況公詩所紀當世之

國家大事皆身所歷而自爲之者少陵詩謂之詩史然則公之詩謂爲時政記亦可也毛鄭詩譜以譜眾人則詳於其世而人繫之少陵詩譜以譜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繫之必有諸公之詩者則公進退隱顯之跡益以明而世益可論矣公既以全詩授胡梅林總督使刻之而屬某爲之序某竊以文詞受知於公公頗謂可與言詩者嘗侍公於苑植公示之近稿曰吾少於詩務鍛鍊組織求合古調今則率吾意而爲之耳某對曰公南都以前之詩猶煩繩削也至此則不煩繩削而合矣公頷之已而曰吾不與後輩談詩恐以詩人目我而敝精於無益語也夫公之詩雄深古雅渾密天成有商周郊廟之遺知者自當得之然公既不欲以此自著而某又敢以此仰贊於公哉特舉公之詩係於談世故之大者使論世者有考焉遂書以爲鈐山詩集序公之諸稿隱顯備矣總而題之曰鈐山集蓋處貴顯而不忘隱約者公之志而讀詩者則以爲公之詩鈐山深蓄之力也夫

荆集二

手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漚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淫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

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無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為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為體便何以為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俯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為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溼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鳴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如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問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為若此然今之為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近思豈亦以為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

荆集十一

三

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所成為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石屋山志序
凡情櫻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有八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爲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爲得所樂不櫻於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深玩奇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邱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顧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得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櫻於物而喪失其所樂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仁則所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爲樂也知則所見無非水者然非待水而後爲樂也非待山水而後爲樂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

情生則亦非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於水知者之於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爲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爲繼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既官於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爲圖若干卷凡巖洞之嶽峯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霞夕霏之變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於此不離乎軒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君信可謂能樂於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軒裳圭組之爲累而欲自逃於此歟或悵然於懷而不能自己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寄於此歟君若志好學而從事於仁知不欲爲亢世高蹈之士而欲爲中行君子其必有不櫻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水而後爲樂矣因敘以問之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爲利也其苦身以爲人至於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爲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也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順之謂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薤而魚一二細事而略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爲己必能爲人也歟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人而余以爲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於耳目之所及而或忽於所不及慎於大或忽於細此僅愈於贗冒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

其而不以爲有司之役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爲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爲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適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爲不賢者地乎侯爲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亦可軒然無求於世而顧有一毫利於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與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作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爲己而其仕必爲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己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於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

留侯不得則求子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爲己爲人之說以告於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爲宜與者也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慕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於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沈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於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上能寒之人而爭驚於毒利暑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敵矣故征交

荆集十二

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於陡崖深溝之中固與出入於交人之地也其也往往時微上之賄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謀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募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募人役也其左右之劫於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歷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願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於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謀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倚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於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響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募之首可以懸而

賊之矣其與勞師匪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於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於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於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費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於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問而非有蠻貊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所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於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漸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於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微於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

荆集十二

四

鄉羈於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茹而縻者或侏儒怪語不窺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勢遯偷倖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斯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飲人也乃今爲天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蠻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於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問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拊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雋於鎮鑰之用而暫試

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於內地以便君之私也
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
之歌余知其不必作於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
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於無與其動
伐焉則君與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
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於無與其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
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
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美於去者以其絕
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齊奏人耳目
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於二疏唐人之於賀監是也自余官於
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
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於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

荆集上

五

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
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於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
其素於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美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
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
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
既已漸於遠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
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斷
盡乎己而被乎物者豈獨躋躋於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尙之士亦
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條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
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己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
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
無兩道待徒枕石漱流嘲弄煙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
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
處予也哉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今之爲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
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
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一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
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於三分之二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
也十裁而爲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爲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
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
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
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
飢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益其虛分之三
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
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
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蠲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
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蠲者十不能二三也願計蠲者二三

荆集上

六

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蠲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
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
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
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偏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
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
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
期轉迫至於一無所資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於蠲矣是
蠲之公困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
毛之蠲噫其亦可歎矣章邱呂君判於吾常以督稅爲司者也君
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皞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
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蕭絲爲功者豈古所謂撫字
於催科者非耶己亥之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
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
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

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獨耶抑猶不免乎不獨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爲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獨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贏朋而操縱乎貧富予奪疎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獨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獨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飢而不害也歟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爲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爲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

判集二

七

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間或作爲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眾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

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利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恢於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於是始欲反之於道則力已剝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利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於是道卿還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爲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爲邑產多竹木名材熊稀異獸柿栗茶薺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爲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

判集二

八

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衰之人而自老於巖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慙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爲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實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爲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爲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既無以異於大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爲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吐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羣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鄰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爲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門者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撫循其民後爲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

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偽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適見林侯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潔己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鉤捕以爲能然而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尙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爲之改觀易聽而況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鄰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

始侯之入觀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鸛鵲得暇卽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爲此詩流聞士大夫間其士大夫

荆集十二

九

之素知余者則曰是慧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爲鷹鷂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爲邑僅踰年耳侯爲人惻惻不敏以近名又不善侯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尙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蓋不汲汲於求知也至是侯之爲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易於其初者則益以精明於其後其守之不可繼於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於其終於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獎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於其薦而獎之者哉而余獨喜爲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獎者御史巡江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輩將奉鍾君之檄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獎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爲鷹鷂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

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於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爲言也近詔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爲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予之言爲有加於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於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於耳則邑人之於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於目注故悶悶之政可以乎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愚乎其邑之人然則較吏治於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爲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於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爲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而獎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爲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荆集十二

十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繁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爲逸而憚乎繁與煩之爲勞也靜則可以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以待其有爲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瑣今之言治者何其輟輟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令而爲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項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雞鳴而寢曉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蚤夜飭厨傳戒虞餽走而侯於水陸之衝實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餘於北以爲得罪幸其無苛望懼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未及脫鞅而驅侯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縛禮之疲其形惕讓畏謹之圖其

心雖有強幹之資割之才且耗然而耗矣何暇清蹙庫察獄訟
注意於刀筆篋篋之間而為俗吏之所必為者乎而又何暇替其
力精其思選選然為百姓根本計慮而由於俗吏之所不能為者
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與地僻以遐賓客之所不通
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又其人山採而澤漁
其食衣易給而徭稅易完也非有頑瘠脂窟窮爪及膚之艱其俗
樵朴而尚親遠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
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訟獄盜賊諸
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為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
於此而邑合馮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驚
於最艱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況其靜與簡者乎夫
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割割之才而養之
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踴躍以觀宜興之政矣
送柯僉事之楚序

荆集上

七

承天故鄣都據江漢上游扼襄沔荆鄂之喉自古為巨鎮今天子
起漢沔則承天為湯沐邑且先帝寢陵所在天子既肇建國邑備
規制金堆之藏煨燼山石將與紫金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管
尤重於是撫按之臣請於上曰承天故荆南巡屬地還關守巡吏
歲不能一二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為一道割沔陽隸
之設守巡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為荆西道鐫印置吏如
所請而柯君遷之自戶部員外郎擢拜按察司僉事奉敕往巡其
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即署問及是行士大夫皆以為荆西得人
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蓋在漢
時諸陵邑習俗龐雜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為選用強察能治劇
吏以拊循而芟蕪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於是時
諸陵邑近在輦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茹竄
無積聚以剽悍相鼓扇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如也顯陵之工
為費鉅矣去年楚大饑流人聚而戴於承天左右僮者日幾何人

邱墟之間割而市其貨可謂廉廉夫以杆軸既空之後而斂之以
日溢無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趨期就辦之役此在
素沃上重厚之民亦難矣況於諸陵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
陵寢安得不深慮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
贈都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
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
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強而為廉
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
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
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
者既已絕望雖然志銷而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
也藉腹餓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為人見其
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圖此一人也雖然此猶

荆集上

七

自其既壞育之也方其刻意為廉之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
之足以為名而得之足以為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
為名而得之不足以為罪則雖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
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算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
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
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
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以
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為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
則亦以為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
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厭紛華又嘗講於
歐陽南野先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
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袍則寢乃安紵袍則寢不安其奉身率如
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蓋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
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嗜好無異然則古之廉者猶或不免於

室人交誼於是益知侯之爲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裴君與其屬武進尹楊君徵余文爲侯贈夫侯之廉人既已盡知之而侯侯乎余之言耶雖然余知侯之廉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爲守則猶在有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廉猶是也而後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送邑令李龍岡擢戶部主事序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歲大祲先是爲戶部者疑有司之緩於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軍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里閭疾苦常在千萬里外於是獨租發帑之請十不一得而督責迫促之網密李侯爲武進既遭大祲則計以爲戶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督以自潤之爲咎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戶部非其籍災以庇民之

卷十二

序

爲罪而患在不盡通戶部之情如使爲戶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爲貸而曲全乎有司爲有司者通戶部之情則亦可據法奉例以爲請而無逆於戶部然而有司常冒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內戶部不能靳恩於法與例之內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戶部之不信有司非戶部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於戶部也今縱不敢望戶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猶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爲之計於是日夜搜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戶部支運折兌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爲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戶部戶部果以爲便不終歲而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祲而民不盡捐溝壑者李侯之功爲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戶部主事夫李侯之爲有司也既已能辨戶部之事爲戶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爲有司

也能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爲之計爲戶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爲之計乎韓退之以爲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爲其自同者始於氣脈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脈之相壅蓋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實受法焉安有爲有司而不能通戶部之情司徒斂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爲戶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救一官實周旋於上下之間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惠焉是以長正與司徒氣脈恒相通惟司救焉是賴今之世無是官而戶部郎出爲郡守縣令入爲戶部郎則猶有通融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戶部而源於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戶部倘尙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於異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爲之周旋其間也

贈訓導邱君序

卷十二

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餼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餼醕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

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貴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貴之而昔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難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賤之勢以御其而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資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邱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

判集十二

五

求者乎邱君卑而無所繼於利於今之蔽蔽礙礙之態邱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礙礙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邱君於學之諸弟子羣然曰邱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邱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邱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邱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邱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邱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德者

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懾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爲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爲師曰彼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句稽履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爲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白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己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己者則所失者己耳可以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於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爲忠實長者氣溫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爲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爲學官然司訓於官爲武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爲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判集十二

六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爲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乖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問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葛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嘽如

送陸訓導序

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
筦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
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
之目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為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
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
文王騶虞四詩又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為專經竭其力以爭草
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
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解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
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
然有聲而不成調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草木貫珠之義
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
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
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為海鹽訓導文祥亦
善說詩以詩貢為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為教者以其

荆集十二

七

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為教之官竊以為發古六義之意
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
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為說然余少時聞
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頗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
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
豔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宕
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
然耶里謠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
而豔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噫文祥其尚能以
雅而易淫也哉

贈河沈兩公歸蜀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
山下則咽吟鏗鏘駉駉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
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

遂終無聲矣使其為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為然而瀕江處
處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
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柏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
之在廣以一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關百
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燧燧帖息蓋柏村之沈毅如太阿之在匣
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
同而同為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驚帥數蹶事人以為非二
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
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蹇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奇展焉而率
不如意買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
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徭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
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
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
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與

荆集十二

六

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
安知不且為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
南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能
自為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
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
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
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贈張方士序

儒者詆老氏有生於無之說而聖人無聲無臭之密旨遂亦不傳
於世於是修之而為名檢氣節文之而為辭章經術雖華實不同
其失聖人之旨均矣竊疑二氏專求之靜虛縱不能無毫釐之差
其去聖學要之較世儒為近於是讀其書問其說於其徒則往往
旁門曲見徇象執有蓋亦失所謂老與佛之旨矣非特儒者為然
也已而因西蠡蔣鶴部以會蜀人張方士自言常遇異人於襄陽

叩其所傳一以無爲爲宗得其神氣出入之門而守之以至於坐忘而後爲妙參之陰符道德無不脗合可謂得老氏之髓其於揚嚴圓覺諸佛氏言亦若符契然則爲二氏學者蓋未嘗無人也吾聖人無聲無臭之旨倘亦可求乎余是以贈之以言使爲老氏學者其無疑於張君之說而學聖人者其尚求所謂不傳之密旨而毋徒安於名節文辭之學也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卽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現身獨補陀爲著而爲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

聖賢二

元

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而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捐身於蛟魚之窟而此盡地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祝第之行而迴其轅於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葉包菴先生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先生年六十門生若干人相與謀贈先生以言順之諗於眾曰蓋嘗觀於漢儒林傳矣乎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老先生大率各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諸生各自名其師說而固守之終其身不敢變一字一句以爲家法又各自以其師說轉相授受雖支派分孽莫不繩然以世迭諸生徒之盛一家或至于有餘人其傳且十數輩矣猶然名其首傳之人而曰此某氏易也此某氏之書若詩與春秋也在元封間表顯六藝取其說之盛行著立爲博士自餘諸家則或以其無師與無書可傳也遂罷不列自是之後諸博士弟子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何則對曰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故當其時經生之爲業也專而篤經師之爲功也尊而信以久今吾包菴先生其古所謂經爲人師者非耶先生行修而志潔其於書無不涉也而尤攻於詩先生治詩且三十年雖一以傳注爲宗然訓詁名物之外往往能深探古人之精微而發之於文自邑中諸先輩故多以詩名家至先生乃益精先生之出邑子以詩爲業者大半多先生弟子先生爲學者說詩絲聯髮比關駁開解音節洞朗學者俯而聽之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響也先生古慈自信故其言不達順之礫礫在弟子中進不能張大先生之教以行於世退復不能推衍先生之說以淑於人願獨知守所聞不敢變而已然諸弟子中固且多顯者若夫精於其業而轉相授受者固已不可籍記矣安知不有以經義爲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說以對如昔人者乎又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葉氏詩焉然則先生之壽固遠矣若乃壽先生於年齒間不其末歟眾曰然請以爲先生壽

聖賢二

三

薛翁八十壽序

古者鄉有耆老父兄則率其一鄉之子弟悉然皆勸之於善而況於其子弟乎至於後世雖其子弟亦莫有勸之於善者而況於

其鄉之子弟乎若此者非古人偏愛其鄉之子弟而今人不自愛其子弟也何者其爲愛一而所以愛之之道異也古者貴義而賤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道德仁義也是爲愛之而已矣後世貴利而賤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富貴利達也是爲愛之而已矣嗟乎人情固憚乎趨道德仁義也雖督之弗率也而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益急而肆人情固競乎趨富貴利達也雖率之弗止也而又非此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日銳而堅蓋風俗之靡而古道之缺然也久矣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於此薛君圖南其始之所自爲與其父始之所以望之者固亦猶夫人耳已而圖南游學於四方得聞仁義道德之說於鄉東郭先生於是惕然有悟快然如遷客之反乎其家則又講求於鄉先生毛古菴與其鄉人朱信夫唐希古之間乃益以自信始欲剝落枝葉歸其本根既而語其父薛翁曰南也將爲此而不爲彼矣翁亦惕然知始之所以教其

卷之三

三

子者之非也於是惟恐其子之不爲道德仁義與爲之而不底於成也圖南益感其父之愛已則日夜淬勵惟恐其不爲道德仁義與爲之而不底於成也吾見薛氏父子之交相成也可不謂能自拔於今之人者歟於是翁年八十圖南與其弟某欲尋翁而問其說於余余曰夫古之所謂不朽與所謂有子者可知已且薛氏父子既有聞於仁義道德之說矣則較修短於彭殤子之間豈足以爲翁壽而藉臂曲膝饋餽爾亦何足以爲其親也哉薛氏居夫椒山夫椒山然在五湖中土狹而人聚其富則通魚鹽逐什伍之利其貧者鼓刀筆工獄書家爲胥吏以機變爲常故其所爭不能錐七而骨肉且反目矣斯固貴利賤義之甚者歟由此言之薛氏父子能自拔於今之人尚不爲難其能自拔於其所居尤足多也夫風俗之靡也其初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其反之於古也其初亦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夫椒之俗之至於是也吾不知其初孰爲倡之者而其不能反之於古也吾知其惟無有倡之者耳

使薛翁之所以望於圖南與圖南之所以自爲者繼此而必底於成彼鄉人之聞薛氏之風安知不有感而興焉者乎然則異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稱鄉先生能風其鄉人者必薛翁矣乎是謂翁之能自壽而圖南之能壽其親也已

羅君八十壽序

先王所以養老者何其厚而尊也饋饌而酌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總干非無人也天子至自祖焉冕焉而爲之天子事老者踞蹠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無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衍衍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者豈先王以爲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於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蓋王化必始於孝弟而孝弟之行於下非自上率之不可則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絳縣老人有白首而從征役者雖沐泗禮義之鄉至於斷斷然少肩其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則自諸侯之國鄉黨之

卷之三

三

間亦不復知齒之可貴矣而況於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於鄉蓋其勢之使然歟老者於古今誠未有以異也尙不能不隨世爲貴賤如此而況於懷珍抱器之士又安得不貴於古而賤於今也歟此君子所爲深歎乎古今之際也夫後世天子之勢益尊而欲其屈體以事匹夫之老者如古之時其勢誠必不能然而老者固鄉人耳以鄉之少者而讓乎鄉之老者使少不肩其老老不下其少力役勞苦先少者飽煖安逸先老者此不過以鄉之人而讓乎其鄉之人耳豈亦有不能者哉然而自周之衰既已不盡然在後世其又何說則是老者既不尊於朝又不尊於鄉獨所謂稱壽之禮今鄉人行之而不廢也夫稱壽不過飲酒獻酬之間其爲禮至末也然而爲子弟者曰吾父若兄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爲鄉人者曰吾鄉丈人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是尙齒之遺也以此意推之老者其亦可以尊於鄉矣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豈非飲酒獻酬之間而其俗猶

有近古者歟歟人方生大中從余游求余文以壽其外家雙溪羅君而余不靳爲之言者以爲是尚齒之遺風俗之近古者也君本衣冠之後而隱於商梁宋吳楚舟車之轅無所不游四方名士無所不交及其晚年息機以歸老蕭然一室若不知有門外事者蓋方生之語君如此則固老而有行者歟吁有如君者以生於古而親遇三王之盛安知其不在祝嘏祝嘏之列也歟奈何使君尊於鄉而已也然而吾猶幸君之尊於鄉也

李封君七十序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踴躍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匍匐十餘州郡縣綰綬束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城雄之士鞭笞深箐絕島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

荆集三

謹

四方之望之也虎時而嶽登其入則奉其怕齋封君於內垂鞬而鞠臆獻漿而酌爵僂僂而候起居款密而承色語宛轉嬉獻於尊俎廷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之祿位勳業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爲蜀人其歷四五百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峽大江之間嘻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槩不妄進取自爲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靜歸之而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爲得於秦公之教爲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爲御史前後郎署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迨巡出就方鎮其故寮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幾微不平見乎色詞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雖以憲度從事而溫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撻撫刻峭爲能及爲副使則益鎮以清淨數千里內吏承寧一之化民荷悃悃之仁軍

載醪續之賜而蠻夸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亭徽之外然則侯之行已蒞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祿位之同不同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於是封君年七十有二余父與侯爲同年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嘻倘余得走賀堂下而見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踴躍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陳封君六十壽序

封君年六十而王君懋中爲說以贈之其論黃冶變化非老子事信矣至以老子爲長生久視之學而謂其與吾儒不類則亦未爲得老子之精者吾以爲老子之書其爲旨也閎而奧其象於物也曲而賾故讀之者卒未能解然世多稱老子爲養生家則不過以其玄化嬰兒之說爲魏葛諸人所勦襲而云耳若是則以奇用兵固當屬之兵家而翁張子取又當爲縱橫家耶然則老子之言其亦麗矣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絕不及老子其論

荆集十二

壽

老子問風於古之道術又絕不及長生吐納事明老子彭祖各自爲一家不相入也黃冶變化非所以語老子而長生久視亦豈盡老子之精也哉蓋孔子西遊而見老聃有猶龍之歎而聃之言曰良賈若虛盛德若愚以是參之其所著書多相貫穿出入乃知老子之旨固在於此至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爲天道之所虧益人道之所好惡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福禍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其於老子亦有同乎否耶老氏長生久視之學余不能信而其謙虛不爭持滿守柔以遠禍適福則老氏之所長而儒者不能易也故嘗以耳目所及質之大易老氏所稱吉凶禍福真若執左券以要於後者夸謂之子一旦逢機藉勢氣滿而意得極其力之所可獵取漁奪而窮其志之所欲馳騁矜耀居則盛歌舞出則侈僮騎狼藉閭巷間閭巷之人羣與等夷者莫不奔走伏謁喘汗不暇然曾未幾而景響銷歇所謂伏謁喘汗閭巷之人且將徘徊乎其高臺曲池之間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衰以予耳目所及者此者幾何

人矣豈其倚伏乘除之數物理固然而不可逃歟其無乃驕汰盈
溢犯大易老氏之戒然後至於此歟余觀封君其貌俛然而收其
氣藹然而溫其裏泊然而無所營豈所謂君子終吉而持滿有道
者耶老子長生久視之學余雖未知封君之有得焉與否而其謙
虛守柔則竊疑其出於老子封君其以余言爲然耶爲不然耶

陸恒齋先生壽序

走襲以童子侍先生先生授之書課之文字觀其進止動靜往往
獎歎以爲遠器是時先生方日夜治經史綜百家之言期以奮乎
身而措之事業然竟齟齬而走也竊先生之口說數年遂以經中
第爲翰林未幾而拙疾罷歸時先生尙留滯庠序中比走起爲春
坊再罷歸而先生亦已去其業而老於家既獲拜先生於環堵間
因復思童子從游時事奄忽二十餘年則先生既颯然成翁而走
亦且髮種種矣先生既齟齬以老走亦旅進旅退於是旣爲先生
抱井渫之測而又深以自媿有負乎先生國士之期也雖然古所

荆集十二

壽

謂鄉先生者非其祿與位之謂也古者耆年道藝之士尊則爲三
老五更以爲王侯之師下不失爲閭閻族師以教誘化誨其鄉人
是以雖居無位之地而各有以致於用先生志行樞實其取與有
猶士之節今年益高行益修而益以信乎其鄉縱不得爲老與更
其所以式是鄉人宜不在古閭閻族師之後然則先生之自致於
用固在此而不在彼歟且夫世固有履顯赫之位而身妾婦之行
罪戾然終日伺人面目爲喜戚至於腰脊僂僂老且疲矣而不知
止先生少而讀書老而投閒遽然自足於隴畝而一無所俯仰於
其外兩者相較豈得以此而易彼即走雖僂僂無所樹立於世尙
幸以山中餘力因先生早歲之說以上訴古人爲學之大方蓋沈
滌宿愆而自淑其身然則所以報國士之期者固亦將在彼而不
在此也先生年六十其子維新來請文維新好學能繼先生之志
者也遂次其說以授維新使持以爲先生壽而因以自勗又以勗
維新云爾

書水西集

華師魯刻其父水西君所爲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
君爲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虜虜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
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亦囊纒入尚書立召問君君口對
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
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
注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
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毫釐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
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
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爲詩文蓋君爲人勁挺有精
力其志甚銳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
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斬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賸切
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既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
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斬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

荆集十二

壽

獨尚足以傳於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爲是足以盡君也故爲
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
則書之傳者亦往往祿位能動人者也即如世所傳經注百餘家
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
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於功名而不及託於經
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既已矣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
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爲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
而知君者也

書錢遇齋高尚卷

予自爲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
人者里閭邱壑遊燕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遺焉
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間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爲樂然諸君子
多以久宦致通顯而余亦遠巡耶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挂
仕籍不赴官卽解去遇齋解官既先於諸君子而年又最高於是

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爲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羨於遇齋而歎然以爲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既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羨於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於功名之門而逍遙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爲謀則莫不皆自以爲快意然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爲頭顱可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於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於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僂僂趙趙日疲乎其形寵辱毀日關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於此譬如買人歲歲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既抵於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不笑其稅駕之晚者矣而奚啻有羨於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於終不能同之於始者也易不云乎

荆集十二

毛

壯趾則凶遜尾則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於後退而息機者利於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此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幾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遜尾者莫如遇齋其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於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於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爲凶與厲之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於泉石之間雖高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檣櫓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書地理鶴岡記君卷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凶悲喜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於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觀乎其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不可知而術家憑鬼

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慘希觀之心與摩揣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靈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溢而好數從之甚者豫章饒欽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況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發余葬母實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言凶禍福之謂也君問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

荆集十二

毛

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爲候土驗氣以靈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書王氏傳家錄後

文皇起北藩靖內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既皆裂土而王矣其斬敵自一級以上至於執父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文皇於藩至其子彥昭兩世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彥昭實與居守其兩世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合之士同裂土而又不得一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翊贊於遵晦之日者不及乎純熙大介之會其居而守社稷者固不如行而扞牧圉之爲勞也歟自漢而下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爲重文皇之意其或在於此歟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久使其子孫飽祿而驕佚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夫世祿之族驕驕則舉其

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視之儒生之族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無所遺而猶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祿之族其盛衰可數已而王氏子孫讀書好禮彬彬然以儒名其家者相望而東齋公以能文官至太常卿東舉公克世其學不墜厥聲其來者猶未艾也然則儒術之與戰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文皇之所以報王氏者又孰多而孰少耶於是長史公幾世孫稷纂其先人之行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世題曰王氏傳家錄蓋詩書之澤在焉余嘗讀唐李鄴侯家傳遇肅宗於潛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人皆以百戰裂土而鄴侯雖帷幄謀臣不得與其列其事頗與王氏類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當世推其文雅此亦偶類於王氏且夫李郭諸人不能世其家也久矣而鄴侯之事至今獨著於世者則以_一在也然則後有欲觀王氏者其在茲錄矣乎此稷之所爲纂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貴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組豆簠簠象勺千簠盤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搏拊笙磬雅頌歛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歛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為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韞譚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緼雜服之扶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澀之

荆集三

習蓋其磨揉之久而其勢不得不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為教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利於蠶編之誦記而思慮散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為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況聲利之饕餮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皆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興有學舊矣歲久不葺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宜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

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謂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己矣雖然其誦書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注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己而不率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速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窈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轉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黠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荆集三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間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問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飾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謂謂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間侃侃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聚胥之職設不與齊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眾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繙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

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黷敗海徵，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得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篤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誣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巖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靈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以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詳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

荆集三

三

曹鸞於是戰門壁池，節簞在列，登其堂者如人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抱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得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噬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閻，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勗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馥，字應房，斯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蟲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羣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禮爲之祀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畝，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蟲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貓虎昆蟲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五行陰陽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平，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欲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顯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

荆集三

四

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五行陰陽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平，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欲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顯顯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

秦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效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蓋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

刑案三

五

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南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募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饒歌鼓吹其沒而葬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邱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綬之將也侯始遇

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綬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微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憤憤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臯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冰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又偶與軫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於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憤憤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於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刑案三

六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爲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暨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歟吳祀此未爲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眞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爲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憤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域之資必不爲侯所容非吳魏侯則侯

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滅吳豈有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向困於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為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為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為吳也侯本欲為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意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為亂賊於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為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違未可以為奇真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侯忽若侯降止郡人來

荆集三

七

觀莫不喜躍強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其之然則諸公之為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郡君惟中代守有嘉成蹟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竭竭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殲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為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騰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島嶼海究兇逆再生競為長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夷刀如雪手拳不展渠魁倔強悉就烹飪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徵侯福徵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異隅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踞蟠天陰鬱鬱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問生死么麼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競如赴敵強跳弱起誰鼓舞之侯有生氣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作合觀讐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此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其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壩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沈之於江島遂欲室其

荆集三

八

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堪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曾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屍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詞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追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堪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

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舉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概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靳靳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柳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鄰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牒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名復者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爲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

卷之三

九

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歎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於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皆令也則概登其姓名於石以著於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益不忍欺乎其民而斯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益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

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嘻其可懼也已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爲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己而不虧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

卷之三

十

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歛然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爲足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後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頴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於蜀郡渤海之後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多豪黠齟齬不可理以柔道於

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痛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
深不可治廣德益州人之蒙茲詔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
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誠懇
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
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
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康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
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
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廬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鎮江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爲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
荏苒鹽蜃鳥獸翎革之瑣細莫不爲之屬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
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懼夫利孔不塞而爭欲滋繁則是以其
利人者爲人害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爲邑沿江上下多有

判集十三

七

蘆洲其爲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
爲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
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暫其得者而相與爲
私圖甚者構亡命挺矛稍陰賊公閱於叢葦高浪之間相殺或數
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不可結絕故
洲之爭未已而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蘆洲如懸疣枝指
之著體非特其懸與枝而已且痛連於骨體而休於心畜爲瘡蠱
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廚傳日費數十金謂之班支郡邑
公私筵燕諸所狼藉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支閭里騷然苦焉不
可以已也甫田林侯既蒞郡日夜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
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適會有洲田之訟於是慨然訟於眾曰吾
欲祛兩害以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於上而
今擅於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資旅廩餼之奉其費一出於
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於上者而擅於下則孔漏孔漏者啓奸而

人以殃費宜出乎官者而役乎民則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
今若一切反此二弊使擅乎下者歸之於上役乎民者出之於官
塞其漏孔而獨其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
以代貧人之瘠是蘆洲之果爲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眾謹然曰
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田爲豪民所
擅與蘆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也乃拜二議以請於巡
撫公巡撫公是之請於巡按公巡按公是之既得請於是痛繩其
豪之爭洲者與其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
與湖田寺田之所入而句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濫
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癸卯九月而
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爲故事邑人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
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惡是之病己而欲壞之也相率請
於邑令茅君而鑿石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爲畝共五
千三百九十五畝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蘆薪歲

判集十三

七

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
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美凡湖田與寺田之在丹陽者爲畝共三千
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
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爲金四百兩而美
藏其美以待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美以賑凶饑自癸卯九月
至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奇其纖
悉列之碑陰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華宇廷份篤志古
道爲政一本經術余嘗爲序其口義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
記洲田也故不及

裕州均田碑記

裕州於春秋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爲城今方城
山在裕州境山旁有楚壁壘斥埃云地故阻險然四衝西脅武關
東挾江淮北紆河洛南隙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往
迎來諸費輒轉百出天下有難則往往首先受兵野多陂陀磽确

上維沙石不純可田種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商藏輕剽數徒無錫安侯來牧裕既爬剔宿蠹拊循疲瘵與裕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侯變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安侯曰人苟利矣吾事焉可也亟請於參政劉君副使傅君各是之於是經土畫野則耆艾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方弓句股則算人竭其思跡阡畛畛則區長程其事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遺稅以行原隔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三而當一山石陡坡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廛宇舖舍廛市之稅例蠲除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頃有畸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畫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政必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

刑案三

三

於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兼井率不以均田爲便謗譏朋與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吏胥則有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此三難也夫安侯可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既訖事適人人樂業矣民可與成難與圖始顧不信哉安侯名如山己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建陳渡石橋記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於其上者踵相踐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

居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誌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眾皆曰然因詣山爲主而相與以貧富爲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方共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於某甲子某月訖工於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故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玉吳君鎮之爲之請書其事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缺而國僑致譏川梁絕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畏民者耳矧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於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閱閱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眾之所望而望以庇焉者耽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

刑案三

三

之疾疹貼苦則替替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蓋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其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華氏義田記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一體其財則歸之宗不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臂手足之相與爲一體其財則歸之宗不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惟其所處則注焉而無有平靡腫贏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爲族者莫不有宗是以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有童奴厭臠肉而族人操瓢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之所及爲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

宗之名益顯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爲而宗法則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爲體者不能以相公而宗法雖繼繼而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爲制也狹而偏大宗之爲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可以自爲而宗法非上之人爲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族人之飽饑乃則近郭山千畝爲義田推其遠自十一世祖錄事君而下之子孫皆藉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擇給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眾則惟視其寒其不能就舉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擇者瘞者則助之其管鑰以付錄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爲此舉

荆集三

七

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爲近古者乎余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興廢之說而爲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救荒濟記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飢溧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渰以匯水其沙漲渰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早縮不障不陂棄爲曠土久不可艾君既隱民之饑則計之曰古蓋有興役以救饑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爲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渰是吾以故粟爲新粟也人力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渰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濬可防測水以準而驅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芟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穀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

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堤者幾煙飯列舍相接蒭然如處村落之間日出則荷耒耜者築者採者汲者澆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臥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爲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渰之底深之爲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爲堤堤之外又環之爲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爲北池而實其東西陲以通中池之水出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渰三面而溝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爲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爲架屋之所自乙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誰然散歸曰史君活我最其費爲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共墾田四百餘畝爲圩者三潦則水礙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渰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鬱爲沃壤水降土升不相溷漬各效其職以宜地產荳蔻既去生我稻梁堤之隙地亦樹蔬豆綠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蟹

荆集三

三

麋羸生生不塗於是即其地立爲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又將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爲紀實來請記蓋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郵以通其羸乏猶懼其未也則又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諸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敏以富得民以是彌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見聚於上必見收郵於閭里不見收郵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諸鉅野之間其生路爲甚多而天災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疏濶不講又無古鄰保之義以鳩民民有饑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余親見乙巳之災流孱滿野民之不忍爲盜賊而自經死與糜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余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

亦有主之誼而猶野開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與是以主與數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爲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其不爲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於世而纖毫皆制己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饑然者以是知君之爲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於國家休息生養之效豈小也哉余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君乃樂爲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爲吏部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大觀草堂記

尚書西幣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予爲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爲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

判案十三

七

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即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融然若有疑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精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闕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疑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闕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

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決滌焉虛之域亦甯然若無覩也而况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乎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西峪草堂記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蔽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競競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煙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嚶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

判案十三

太

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兄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游洶湧之川噴吼崔嵬之峯決滂千里之野極世間險阻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發其耳目而發其跌宕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翳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西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欸段優游閑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碎碎礧礧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般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戰血虓虎嗜鳴之雄此皆險阻瑰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

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
平倏而蠅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任光祿竹溪記

余嘗遊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
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
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
其間或受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
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
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
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
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
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
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
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

荆集十三

九

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問謂
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
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
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
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
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惟不如石其妖豔綽約不如花予然予予
然有似乎假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
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關富與奇花
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
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
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
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
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
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

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永嘉袁君芳洲記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雁蕩之怪巧瓊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
木蔚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遊之士輒以
永嘉山水物產爲第一宗喬以爲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橘
於是種橘數十本於洲上游而樂焉因以爲號曰橘洲主人又曰
芳洲主人視其意益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
木自以莫如吾橘也而問請記於余余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
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
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
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
移之而樹藝壅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旣久而炎冷
燥溼之性亦隨變矣而橘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爲之頌曰
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彙萃天

荆集十三

三

下之香草美木以況其幽鬱窈窕之思然皆未有特爲之頌者其
於橘也特爲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臭味之
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
美門子之道翩然有追隨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
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體也其自寄於橘也殆亦有騷人之意
乎余愧無橘之德亦頗以迂陋不通於俗余家故鄰太湖太湖橘
數也余將買山種橘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
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吳氏墓記

昔范蠡所自稱述得計然之策七其五用以霸越其餘用以起家
而自圭之徒至自比於呂尚孫吳其言頗近誇誕然跡其料機惡
節盈縮權取予亦有道焉蓋足多也自子貢取譏於孔子而儒生
遂不敢言治產不知人固不能裸形而枵腹則亦不能無所營而
取給且夫公卿大夫修仁義躬教化以導氓俗庶人勤臂力盡山

澤之利阜貨賄以給公上各有常業不能相廢而儒生欲概以一
說則過矣吾鄉吳翁所捐為朴忠長者然翁自少工治產累數
十年遂以貲雄邑中觀翁所為大率能取人所棄與人所取能知
予之為取能擇人而任時往往與古人暗合所謂修其常業儒者
不能訾者也翁始家邑之南隅既老則治別業於徐湖之上穿池
養魚優游其間又於其旁度地為葬所雜植材木翁然瑩瑩羨道
室廬門垣既周以固朝夕往遊而樂之以待其終而葬焉嗚呼死
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而世俗多諱言死至以石火易盡之身而枉
苦其心神豫憂逆數動輒為門戶百年計慮皆若可以目覩而
足履曾不量其身之不待及形氣衰枯死徵已見而尚持籌操鎗
句較米鹽斤斤如不及不自虞其死至於病且死也徘徊顧慕周
覽其家之所有戀戀不能舍一物而去此又世之殖產者恆態吳
翁乃於生時預為葬地其營壙也如營其室家其植木於墓也如
植於園圃往來松楸墟壠之間不為之悽愴悲懷而顧以為適願

荆集三

三

似能視死為歸而知生之不可貪死之不足患庶幾委命而順化
者其與沒溺牽纏於厚利不能自反者固有間歟墓可數畝材木
可數百株土石之工皆樸而不華祀田若干畝帶墓左右以翁之
力能自修其墳而所為能若此此又可為世之破產厚葬虛地
上以實地下者之一勸乎翁葬後幾年而其孫嵩與嶽求余記其
墓余不能辭也為之書若其世系履歷子孫之詳則銘誌具存而
支隴向背起伏風氣散聚此堪輿家之事儒生所不窺故皆不書
休寧陳氏墓廬記

墓祭非古也其起於人之情乎禮起於情之不能已故雖好古執
禮之士亦未有能非之者也休寧陳氏墓在某地於墓左个有廬
若干楹歲時上塚則血牲而祭於廬環廬有祭田若干畝作廬者
陳君萬秀葬而奉以祭焉者萬秀之父鈞軒翁也萬秀故客武進
與余父遊至是走其子憲以狀請余記且寓以書曰嗚呼萬秀
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可以不朽然子孫贊贊之志竊願

微惠於君子錄其一二事可記者而鑲於廬之壁庶幾使我後之
人其無忘乎按狀筠軒翁名帥英字希武父名原以行誼著鄉曲
陳氏之先自唐末始家歙之休寧其里曰滕谿翁若千世又自滕谿
徙宜仁翁今所居也陳故有顯人在宋有為翰林學士者勝國時
儒人定宇先生櫟實生其族載在譜牒翁為人儼儼好義歎人多
賈而翁故亦以賈業翁在傳輩中岍然長者魁傑之氣正德癸酉
間尚源姚賊羣起流劫徽郡以旁近賊故檄民為兵守險扼鋒翁
與在行間師克捷翁以功多有司給銀牌一為賞辛巳歲今上即
位迎母后於藩道江徽當遣役人供張往江上徽郡守推擇部民
為眾信者使督以往遂以屬翁時暑甚翁老且憊觸熱且暮馳至
大洪嶺病死郡守愍然遣人舁其棺還之宋休寧令給銀為埋具
以旌之翁以吐庶凡兩從王之役然桃源之役縱橫鋒鏑間去死
鄰耳翁竟生歸且受賞江上之役其事不過奔走輸將之間絕非
險阨然竟以死固可謂之數也翁卒以某月某日年幾十有幾葬

荆集三

三

以卒之某年月日徽之俗羯獵喜關小睡眈則業然挺而相擊然
用之於義亦往往慷慨前死不避其氣然也翁豈其人乎春秋之
義以王事出疆而死則為之加等此固為有列於朝者言也其亦
可以通之庶人矣乎余既哀陳翁死役之義而矜萬秀之志故為
之記翁子三人萬玉萬瑾萬秀其季而孫憲來求余文者也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蓋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顧山吳公
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
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
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尊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
露而萃眾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為育於是出之灌莽豺狐之
窟而築之室以居因以泉鑿而曲之以為池間則與客即而觴焉
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為吉也即山居之旁
而壞樹之以為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

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終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爲之悽愴而悲懷順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煙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新而不窮投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於斯之時孰不以爲此樂未極而公則已焦然亟爲身後之圖培壟樹槨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夫葬者藏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懷之與陰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懷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字克學爲

荆集十三

重

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南畿舉進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爲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焉而足其樂於谿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駢麟其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飲於茲山之上而公之營墓營埋雞卵穀芽五色綫以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未果也及葬公之弟儔以新阡記爲請嗚呼不及記其山居而記其阡焉其亦可以復於公矣

胡質棺記

書儲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質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筆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

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消且碎非特他書備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質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資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質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質則子事無與成然質非予則其精枝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質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備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備書家不問儲錢必問酒能廢否質無妻與子儲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資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元元如病僧益知相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瞽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以備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

荆集十三

重

也予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昇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警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碌碌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叙廣右戰功

紫江沈公自製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持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卻下山誘公入渾中馬陷以吻挂渾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箇前趨渾却公一箇鏢而左一箇刀而右夾馬一箇殺弩十步外公捩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著於鏢鏢然斷

鐵公射鏢者中缺項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齒於鐵間斷其類
車折齒燈弩者恟失弩僕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符既連號三
而後騎至我其首公以二箇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聚
而入簪追兵戰於簪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勝整軍而還驗功
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
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盜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
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狃以某隘閉告而道公入丁嶺
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嶺之賊
告遂率以導巢而熟狃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
破之賊奔公獨逐一箇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
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溼束溼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四
而逃囑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望見公
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溼馬
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謀者

荆集三

三

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
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縋而濟雖眾
可薄也蛟龍灘潤成列而濟眾難圖矣吾欲奪其潤而致之狹令
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篋以爲繆刻頃成數百旗插
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
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
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
水立挺鏢富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
者西奔巢未濟者卻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
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洲溺死無算其
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
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
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
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

而璋心恨猛徒親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
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豈梧諸郡危矣奈何曰
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
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
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
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
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
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
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
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
爲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
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
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
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爲號煮餘糧爲稀糜食而

荆集三

三

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關我軍卻麾而進又卻公親斬卻者一人
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
岑璋既與公爲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
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驚曰天兵得
工堯矣潰而卻猛軍見後陣卻亦驚而卻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
於陣中蹂躪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
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
指益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
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悉猛園
畱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
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
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囊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
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貢猛尸而以與左
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

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眾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殲於賊知府鄧鉉間出城弩中其膊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賊巢爲營固

荆集三

毛

守而因賊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踣之於是百戶潛遣人焚而告急於公公卽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統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統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焚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焚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狻爲解熟狻者界漢人生狻獠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狻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關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狻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眾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

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狻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調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闖動色情性賊在谿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鵬剿口語杳杳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蔽伺官兵殲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墜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寡如謀而使官府人爲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狻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狻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調賊眾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狻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寨寨

荆集三

天

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簪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遺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買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剗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狻得出入賣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狻時人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釋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訓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狻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狻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狻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綫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椀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

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日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
實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
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
府門猶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婦相戒以勿令人
人夫人領篋簪針頭綫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猶婦相戒以勿令人
知者猶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婦婦以爲夫人愛己
諸婦皆快心羨其夫使報賊翼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
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婦自是賊中消息或
諸婦不肯言則猶婦喉之使言或諸婦不肯言者則諸婦自
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
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兵至巢以管爲繩
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
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
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

判集十三

三

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婦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
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嘗我
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挈資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挈資爲
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晉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
儒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
凡所剿賊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鳴勅所過他巢或刀
弩而門閉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閉今罰若五牛不者
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閉者所獲劇賊多
不殺剗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
不遣兵而用剗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
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還所虜掠而剗目者索不已賊至出
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餘給剗目者剗目者每一入
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剗
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

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
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據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據史
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
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
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遲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
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
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
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
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
血廛以死或餒槁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涼風冥之夜察賊所止
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氈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聲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望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
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
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訶之

判集十三

三

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訶者亦
同會於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
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訶之城中人則
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婦又
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猶
獮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
往寄牛於猶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猶猶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
三年名賊宿猶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猶賊弩中知府膊者
也凶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
扶諫逃鄰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
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
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
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爭獵入室恐諸婦女作
欲搶狀公伴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

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者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人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去矣已而怨相誓曰咄扶諫非汝妻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憐扶諫曰遠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慮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遺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

判案三

三

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警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三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刺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警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能使猺攻猺則

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咸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雷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雷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雷入言於公曰雷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雷之在肘腋也聞雷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雷應之表裏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

判案三

三

計欸之乃婉色好語謂雷曰汝第往我異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雷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雷曰聞鎮安繫金甚堅何因出子雷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雷而呼雷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雷唯唯公遂與雷銀十兩而以花紅方招之納雷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雷曰今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雷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傯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雷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章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雷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眾散入城而與雷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雷曰來

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士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路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雷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雷可無嫌金也雷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眾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

荆集三

章

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士官裝衣青衣雜掾吏中而先我焉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眾而雷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眾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眾且散矣金復遣其半眾行

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之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死而狠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開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營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規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實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眾而後圖金然是時金取尚千餘人

荆集三

章

與楊雷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雷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雷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挾之五六人皆病創卧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挾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雷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入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凝兒千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

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坪左右立雷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雷取紅紅挂雷雷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雷大駭泣下曰雷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誑眾乎公意又欲以疑雷於其黨也雷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雷奏功矣因見雷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八牛酒而令雷率之還賓州遂令雷齎牌散遣金眾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雷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警見殺於路中日夜踟躕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恩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雷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章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鬪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

荆集十三

義

五千人之手若剗笋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派峽中大會侯公丁嘗謁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宜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諭者諭之其不悅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

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賞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鉤刺脊繫鐵鎖拽之痛毒諸體皆偏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爽長貌而氣特沈毅見人頗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觀觀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荆集十三

義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說

晉齋說并跋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強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以次大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雷蟄於深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剴然而萬物皆鼓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艱歛而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蓄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沈有所不為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華子師魯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而謙其所蓄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深沈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雖然未有蓄而不能發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為之說

荆集四

師魯以晉名其齋也其先君水西先生實命之而余為之說也亦水西實為之請後余文成而水西已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於水西所以命師魯之意否也水西積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副乎其志式敷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顧余文何能為師魯勗之而已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為蒼龍禮家以天地溫和之氣在左故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溫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為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為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為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為之字麟曰趾卿鸞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為之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

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魯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蓋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邱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為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蓋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真住也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既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相乳說

猶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為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為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為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內輯外捍合睽為

荆集四

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特見於武臣之家矧今天子欽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亦特見於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為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為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疑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揀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是夫武臣多懷忮喜鬪而史稱北平為將獨先撫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實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無足怪而吳君豈弟而不破諸兄弟之子更相于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瑞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於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和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為隙遂以私忿壞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於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儉樸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於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銘

象梳銘

翠則羽象有齒材之美身之否礎爲櫛髮乃理處不才鑒於此

鏡銘

吾杜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於色匪曰形模是爲心則維

際與眊維昨與墨宜鑒於茲其永無貳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歆女貯舞馬今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爲瓦也不

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爲瓦也

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乎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於

物化也

鼎硯銘

嗟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餽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

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硯銘

并序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確而爲半月者二

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晦則窮明晦相

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確而瑩之出其確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

爲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網維乎此

黑石硯銘

硯之末琢石卽是墨硯之既琢墨卽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守黑是

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爲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宛山石硯銘

小引
宛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植於鉅家工不得

穴乃取故時所爲確碾磨硯者硯焉得之者艱而價亦遂高嗟

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於公眾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

呼確碾磨石遂登几席亦繁其遺

方硯銘

汝之墨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攪於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

不利於頑也蓋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笑無益損

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疑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牆壁戶牖誰與供

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或整其中忽

然躍出雲霓電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謂爾爲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爲凶門之揮吾疑乎其才形

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爲一而卷舒之無

辨也吾許文具隻眼

誄

王御史殺齋誄

余讀殺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於虐

飲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於眾正彘征之後遂

至損棄以死然則奈何獨罪奄哉余既高公之節又與公之于挺

相友善乃爲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爲其虺忽焉爲蛇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

隕雷擊爲國妖讖公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多冠披腹
叫關變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
章其氣彌厲弗預爲防噉臍何益黨綱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猶宿
九關帝居獻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
行弗忌長跪者誰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柳慘於
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鏢始繫詔獄免歸故郡謂奄可矣而又欲
甚再加之罪百計相撻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里質猶不及額
書籍亦空何況田宅害氣有盡彼奄卽誅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
章薦公暨劉及謝趙超其行竟終隔下繫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爲
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奄煽
虐冤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迫奄既誅彈冠生氣曷賢不及
而公以廢則奄之虐猶尚可追彼奸之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貍
鼠何世蔑有天災日品潛形縮首兩晦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
獨惟其否小大往來陰陽纏糾再拜誅公我心孔疚

刑案四

五

贊

隋司徒毘陵侯像贊

嗚呼奸雄欲發必先所忌其始或同終則必異文若於曹演分於
李雖暫相託卒繼以死法興初起實附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
匪沈是同維隋之故忽圖不軌中道乖倍一賊一臣勢豈兩並非
沈殺侯則侯誅沈凶數未盡侯卒就屠其身則亡義氣炳然雲頭
墜矢聖所不言杜伯之事理益有焉維侯精爽千載勿渝後有奸
者視侯陰誅

杭中丞雙溪像贊

歸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黜然者其若愚
之容也而蔚然其爲詞人之宗也惟其訥於口而辨於文崇於位
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
溪叟山獮惟見公惻惻眞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丁近齋參政像贊

弱冠超遷或快其早雁眉作尉或惜其遲然馴也既沈身於郎署
而誼也竟墮繩於湘湄則遲宦者不逮通顯而蚤遇者亦或數奇
先生重厚長者瞻於文辭蓋自少傳經已耶然而爲人師乃淹蹇
越超至於年五十矣則始釋鴈褐而闔閭是披然自是揚聲樹績
出入乎郎曹藩臬之間者二十有餘年而後返林泉以邀嬉此則
屈伸倚伏之不可知而先生獨達其時者哉

古菴毛先生像贊

順之昔以通家子弟日侍於公也蓋嘗見公貌古而氣清偶披圖
而再拜驚面目之如生究公所立自堪不朽豈必恃此而後能久
惟忠信以爲基而繩尺之是守善積於生前譽光乎身後將使嗣
子篤其孝思而鄉人望之如斗則雖有像無像或像之似與不似
其何足以繫公之存與否然而有慨乎老成之不可作者則未嘗
不快然於典刑之尚有嗚呼古之所謂鄉先生者公其人歟公其
人歟

刑案十四

六

弘齋黃先生像贊

弘齋公教授於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爲人溫厚平易多
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百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爲
威虐以漁獵肆毒於多士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
授還宜黃令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于同實從後二十餘年同復
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同如復見公也而同屬余爲公贊余乃本
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爲之贊而以勸夫爲儒師者曰嶺之南儒以
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人維何色笑相與舍有絃歌庭無夏楚
繼公者誰或肆之毒其稍不繫轡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爲園獄不
有虐者孰顯公慈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蔣雲壑像贊

人見其以貴起家則以爲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蓋過從則又
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歇補則以爲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模
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

才無所不通也

王思東像贊

游閒而委蛇者其世胄之餘也冰雪而焯約者其山澤之臞也尊酒竹石者其所以自放而為逸也詩書禮法者其所以自檢而為儒也然余所取於思東子者世胄而無統緒之習臞於外而中之腴也逸而不違乎俗儒而不類乎迂者也

吳南圃像贊

吳生集父

眾競錐刀以貨易心誰能為讓市有還金終日執籌夜苦不足誰能為逸庭有象局其讓也遠於欺其逸也近於止嗚呼南圃可贊在此

吳南洲像贊

吳生集父

伯及季偕自出少同孤行亦同克厥家園以腴不自纖割其餘藥與粥及固園舟於河登溺徒贊南洲視南圃徵叔銘我非誦運使黃慎齋像贊

不刺集十四

七

嗚呼丞倅宦歸珍貝滿屋公二千石廩不贏粟都吏咆哮亦猛於虎公官四品斂若處女倚勢浚賄沒身則止門衰祚薄亦有餘耻公沒卅年清風未已誰克嗣之不在孫子

殷教官石城像贊

八舉不第而貢於庠一官不試而歸於鄉胡為乎其進之遠迢其所不能必者人胡為乎退維銳果其所可必者我遠迢其進非才之病銳果其退維志之遂蓋我之可必者終不以易乎人之不可必者也

某教官像贊

為隱士不如為校官為校官不如為顯宦世人之論則然而君去彼而取此者豈其數奇則然蓋君之心則亦以為高牙大纛之榮不足以易其詩書庠序之樂詩書庠序之樂又不足以易其清泉白石之適也耶是君之所以去彼而取此也歟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維公濬哲淵靜肅衍神明鍾秀承家永有令名孚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圯五帝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遐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與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官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靈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徵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痛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祕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間深局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賦經幾何年埋沒於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瑣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遂其要眇沈鬱之思則江山不為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

不刺集十四

八

之自記鉅錡小邱也嘗以賀茲邱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輒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橫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渙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觀其所謂迴奇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枵腹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於鼠懲猛於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瞻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恆往來於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萬古齋文

庚寅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實始識面識而之初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維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疎鹵豈足神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坳攜壺攜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啾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

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食相逢忽焉日映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爲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爲客網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相廬余赴官寮心豈不遇其地則遇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尙期白首賴公劇礪公不我畱忽焉厭世屬續以前神氣清晶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遊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礎尊聞行知矢言勿磨電安在茲舉我觴奠敘往恨今公其我鑒

祭萬希菴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原而孝申嗟惟君之爲儒宿誦習乎禮經在節哀以順變不毀性而危生胡聞計而一慟竟疾疢乎膏肓始三日而絕漿遂五月而云亡固衷情

荆集古

九

之獨感不自知其何因雖俯就之有違亦仁子以殺身繫銜哀而入骨諒雖死而不化命續經以爲斂見先君於地下惟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弔君於山土覺形神之頓異余既已爲君而心憂君猶尙慷慨而意氣苟一息之未亡尙前修之可冀復謂子以久要則規我而無棄曾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茲日月之有期從先君以卽窆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祭白洛原文

國重世臣鄉推世胃兩葉八座公承其後蚤謝執紼之習遂擅文儒之右課詞非鮑謝不談論文則漢秦是究爰揮霍乎藻思蔚朝華而夕秀雖字畫之細微亦鍾玉其步驟故白氏自尙書公以來賓客滿海內而公少年聲價遂籍籍乎人口及卅四而登第取已謂其屈久歷春曹與青宮惟才藝之堪授忽賜珥而遠投何奇數之見遭幾迢巡乎州郡復卽署之入又晚稍遷乎璽卿近龍光於密宥謂天衢之既亨痛長駕之中覆惟令子兮承芳可謂死而不

朽憶先給事之與尙書中丞兩公實同朝而契厚及愚父子蒙先人之業復與公仕途而相邂逅禁門鐘漏幾迴聯珮而追隨鄉園花月累歲慙慙手杯酒茲就賓位而恍惚猶疑音容之在親迺寄詞於一哀兼特牢以爲侑惟公其鑒之

祭邱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蠅蟻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爲何說余見世人所爲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勲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囊盎助勦於甲慶酒餽熬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爲何事以是隅然四顧幾成怪人里閭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爲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且必逮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諾或我嘲而子噱或談鋒競起或閱然一默子既視空一世而偶余余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皆若狂其知者則

荆集古

十

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眊瞶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則聲利之塗恬惓榮膺終日橫眉而子以榜櫟託跡遠志寂寞之野茹菽飲水終日孳孳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爲猶是心也余以疎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絕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投書爲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爲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學秦漢然復以病罷棲棲環堵不聊既乃從祿仕得靈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養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戮而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

爲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高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不知子向以余爲是邪？爲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仗。余嘗中夜與子臥，偶論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爲浣紗女，余笑曰：『子之信豈待投繯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吾豈敢以勸累子之魂耶？』」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祭楊細林文

禮經有兄弟，越在他國而生，不相識，死則爲位而哭之。之禮同年之誼，比於兄弟。惟僕與公，曷同登於戊子，而未嘗展賓階之儀，未嘗通束脩之問。聞公死而哀之，亦可比於兄弟，不相識而哭之，之禮矣乎？僕雖不獲奉教於公，而交於公之子，祠部君、祠部君尚友四方之士，而尤總總於余，蓋公家庭議論不與夷余之故，祠部君

判案

上

嘗自南都歸，公刻期而望之，過期而不至，則公形之夢曰：「吾子留唐君所也，已而果然。」夫公意其子之留吾所而至於形諸夢，祠部君果爾，吾所而至於符公之夢，則公父子之於余可知矣。然則公之知余，非特以同年之故而余之哀公，蓋亦不專於以同年之故矣。公博雅爲儒，宜其可以俯拾青紫而竟厥於南宮之試，廉敏爲吏，宜其可以坐致通顯而卒困於州郡之職。蓋所謂厚積而薄發，以遺諸其後，宜乎禮部君之蔚爲聞人，而諸子之克世其家學也。然則公其可以無憾矣。余之文非特以哀公，其亦以慰公也。夫祭孫南野太僕文

代父作

公之先人以侯樹勳，侯雖不嗣，猶大其門數世之後，遂以儒顯。顯惟邁跡亭衡，是踐人皆謂公出自執務公之居官，一如寒賈馬贏衣，做何履之素約，已奉法繩地而步問公之官，竟無餘蓄。問公之家，亦有夏屋公瘠於官，不繫其家，晏嬰鉅族，豈無掩瑕公裕於家，不繫其官？子判居室苟合而完刑，曹守郡外臺大僕執云，宦成節

則愈確，公無滄節，取有好醜一忤於世，自反何歎？欣然歸來，燕居恂恂，室無姬侍，庭無雜賓，尤避名勢，逍遙角巾，鄉人見之，不知貴人。余辱於公，爰締婚媾，婚媾則新交，誼則舊雨，家相望里，閉之問匪朝，伊夕載往，載還，余厭紛囂，公耽恬寂，眞率之會，兩心莫逆。方期與公共保歲寒，胡奪之速，忽焉蓋棺，公之云亡，論在鄉評，請祭於社，曰：「鄉先生死而不朽，公則何憾？」老夫良朋，能不我欺，表公之墓，豈足彰公庶無愧詞？會言實同春，還離樹公，空有期陳，此薄奠文以侑之。

祭胡評事省齋文

嗚呼！事有至急者，病而需艾，溺而需瓠，是也。然當其膏肓無虞，則三年之艾，等於腐草，舟楫足恃，則千金之瓠，輕於敝帚。自公之存，東南承平，且二百年，載白老儂，不識兇螫，爰戰爲何物？縉紳學士，相與弄筆墨，婉婉嬈嬈遊而已。公方且日夜經營乎縱橫鈐鈴之變，每賓客滿座，談鋒迅發，眞若旗鼓相對，靈

判案

三

三年之艾而賞於飽食健步之人，懷千金而銜於安流穩楫之時，則言者類於迂闊，聽者厭其強聒。一旦孟駭海隅，滿郡國上官諸公乃始倚公以計謀，而公類乎老且病矣。公既死，海氛益張，謀夫暗啞，於是向之婉婉嬈嬈遊目公爲迂闊者，皆凜凜愁不保其孥，相與注心聚耳，冀公之一強聒而不可得，嗚呼！此何以異於膏肓亟矣而適喪其蓄艾中流失船而又碎其一瓠也哉？其時之不遭乎公，公之不遭乎時也。然公之子巨公，嘗教之武舉而習聞乎家庭，朝鈐之說則夫效三年之用而收千金之賞，又安知不在後人也耶？某因祭公而敘公之存沒繫乎時事者，若此，他可略也。惟公享之。

祭先考有懷府君文

順之不孝，罪惡深重，居常不能承順顏色，臨病不能盡心醫藥，以致先考殞歿終正之痛，無所復言。每一哀至，恨不卽死，早侍先考於地下，行復自念先考百年門戶付託之重，苟活至今，顧平生願

無富貴之心年垂五十用世一念亦漸冷落不圖喪期內外兩承朝命臣子之義不敢逡巡謹於三月間赴京願世事之安危休戚不敢知此身之禍福利害不敢知苟時有可爲不敢不竭驍鈍之才時遇多艱不敢忘致身之義時或可退不敢昧保身之幾此先考之所以垂教而順之之所以自立者也

祭祖廟文

伏惟我祖宗世以忠厚傳家承嗣至我先考克繼世德而益修之順之少事无考見其孜孜惻惻雖一蠅蟻草木亦不忍傷順之欽承敕命視師浙直願生殺誅宥有天命君師在順之不敢專但念祖宗一脉之緒必不肯輕以人命易已功名至於不得已而後殺之謹此告知祖宗伏惟昭鑒

祭弓矢文

天實生乎五材人爰作乎五兵願明昏之異用則或替而或興惟及遠而洞堅尤弓矢之爲利有事則以戰

荆集十四

方之宿心竊有冀乎斯技少多疾而未能斷於游藝屬關田之再返幸旅力之既閒謝冠簪於北闕學馳獵於南山審機括於心契獲縱送於口傳既耽玩而志倦遂拈弄以經年賴明靈之默贊似有觸乎余衷時絃鵠之應聲若迅呼於順風茲歲終而告成嚮明靈以徵福雙有適於力巧一無誤於手目尚進藝於德途中此心而爲鵠惟明靈其享之

祭六縣司旗牌司刀之神文

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云並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閭外之臣必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兵六人實爲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昭鑒

祭刀文

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某欽承

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爲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昭鑒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荆集十四

定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志銘

僉事孫公墓志銘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盛溪因自號峰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構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給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悞悞出恩下不敢喘令

刑集五

一

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卻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衝公不已何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閣官瑞斬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閣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挾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惡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已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時貽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

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謀者與其黨十餘人救旌其功嘗以僉事奉命文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蕪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讎殺公會勸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讎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躑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爲令即力薰大豪及在蕪州洱海

刑集五

二

大同寇德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蟻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遂以罷自知縣從同知自同知從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承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同其門以是往往齟齬於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訾也總兵某嘗問饋寶帶鉤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患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患者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篋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中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於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

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
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議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
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蓋
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
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墳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爲狀與公所上張
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噓嗑腊
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臂嗚呼古稱
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洛先世居江
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
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
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
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

刑學五

千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
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誦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
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
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
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
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潤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贖之二
千金公謝卻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
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幣於郡人太守張鄭鄭重義人
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錢且請贈
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鄭之出惟鄭能致公之受
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谿間頑獷不可
羈縻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官軍攫取不
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賄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
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

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
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鈴東貴勢人不得占
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
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
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
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閣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
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蹶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
忠信著乎其官靖節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
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
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
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快去公爲詩識之曰
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錙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
錄補贊四臣事評續續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
不仕而公父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

刑學五

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
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敢公配
遇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
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之俗尙近古
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
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淪噉噉張公
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閣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航麟獨信遂
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
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
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
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而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
辭於墓以愧墨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惻學者滿於多岐作約言學

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
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生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
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
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
學然因是讀老子及墨氏書得其虛靜謙寂之說不逆於心已
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
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
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寡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
若干年而後信乎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嗚呼心學
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眾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
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惑而不
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
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

荆集五

五

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其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
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
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
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
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適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
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
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
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褻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
起先生貌雖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
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眾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
斥遂不用先生方且悲圖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
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

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諫儒師國初以成武
平遂爲臺人祖瑒父封吏部主事曰鐘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
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千先生其仲也與其季壹皆無子而
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之經紀其喪
將葬先生於臺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
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先生嘗寓書於
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自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
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
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
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注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
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
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焚焚末學枝葉日繁豈不榮然而撥
其根維明之生實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
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明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

荆集五

六

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
然一悟與天游衍臺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志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
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鈞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
一束脩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與臺之賤接之若
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鬼蜮齟齬之行言必衡乎力
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
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槨得銀四兩不能棺其
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贈之錢以葬而
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
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
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
而上有諱閭者始自福清以從戎諱秦州守禦所故君爲秦州人

林氏自從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曰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窮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書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背於箭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履履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糗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噴噴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駁駁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在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錫類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懷懷下之唯謹其在

荆集五

七

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懷懷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肝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悉悉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袂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益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緒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愷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君猶面背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駁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癯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懷懷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

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精熟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驥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趙曰某未有効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勳郎其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

荆集五

八

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取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東髮兢兢行遺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會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暉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豔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

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簡大心之痛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莫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刑部郎中唐嘿菴墓志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爲葬具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爲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爲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爲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爲

刑集五

循吏於銘法宜於是采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爲狀爲之敘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爲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恥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入國學時出遊得巨商所遺金不敢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斷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攜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羹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君既素豈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爲吏尤欲以古

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闊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給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獄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爲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匿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爲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爲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縣數年告訢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撫綏疾人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詢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橫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昇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良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

刑集五

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威否其爲吏尤惻惻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鏑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爲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爲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謚孫男三思忠思信幼者未名如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疎疎一時君爲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爲之經紀其家而連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爲吏廉者或

刻惟君長厚溫溫惇惇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
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間有言近古太邱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購
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謨美太史則宜

禮部郎中李君墓志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
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
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於鄉然皆隱而弗耀至
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
年爲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
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斬於速
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益未
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
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
於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

刑集五

十一

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
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
鞠訊讞論間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
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於其官又
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
決於去矣於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
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於進怯於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
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
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進士之時者則
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
之時者猶爲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
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
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於園池竹石之間優游
而至於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汨沒於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

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飯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
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於身者薄故繫於
物者輕繫於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
世能獲之者少矣而況於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子以年家子
弟識公於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
不慕其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忠
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爲狀請銘於子於是知公爲尤詳公
孝弟修於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於人之所難然公旣以恬退
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
部員外郎諱皋之女于四人于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
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龍孫男四人開
閭闔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
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泣然止之曰吾死必遇
吾母於是子忠等葬公於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

刑集五

三

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溺者寡得車彌多紙
彌下如蠅集垢摸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取注以金獨以瓦百年
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志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孝廉不就父
竟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
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
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爲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
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
僉事有所屬吏以賕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
生耳知爲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
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
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

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
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爲人惻惻質訥蕙蕙細謹世俗一切鉤距機略空
龍單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
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
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
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
至不能具館廩山谷素瘠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
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密課後密戶以課重徒盡則
均其課於並密居人之不爲密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
時里中以竄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
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
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
賄不擇美惡乾涇歲久涇爛輒斃死不能賂死則連繫其妻子坐

刑集五

三

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
有泄燭坐罪者君輒慨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
數倉粟與其泄燭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於是諸屬
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
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
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
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附近德州倉粟給
天津軍三月食或謂於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己而朝廷竟從君
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詢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慎出納守尺
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
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
多貲割田四十畝以給族人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甚
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
云云於是君之鄉人洪君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

銘於余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爲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
能知君固可望而知也爲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
間可以詭行得蓋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
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爲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志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閣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貢爲平樂府
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
越三月辛亥望日葬於惠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爲文
章及年五十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
素疏散不喜爲吏雖強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公磊落魁岸
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咕咕不休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
乃已故不能姘姘以久於官亦不能沈浮以媚於鄉里或有過雖
親故必剖露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貴勢必眾中嘲罵之恐其不
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爲推官時值猶曾放橫上官以公口辨遣入

刑集五

三

谿崗中諭曾爲之愧屈則掠一息性喜爲詩尤好陸放翁之作
所著有北遊錄粵南紀游靜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爲多大抵皆師
放翁而似之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於詩郡產蓮酒
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有盡而索者無
盡雖涸江水爲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諸貴官慙之自是少
索蓮酒者既罷歸家無厚儲則一以其力寓之於詩後年益老病
痺家益蕭然公絕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世
所謂諱死者此欺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自詭曰吾如
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達人者耶公父諱廉爲醫
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名益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
女嫁於張訓科君所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
公未有子因于漸於是尚冀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子曰渙已復
天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渙在時公愛漸與渙等漸有子陽得公
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

漸與漸之所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爲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舅之下相爲後也久矣古者緣恩以制服據義以立宗故祖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於施氏而況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錄水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蓋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爲是而必以朱子爲外家立後之言爲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於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爲而有待於漸漸之力於今又未能爲也將有待於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而不負於公也公有女一人嫁莫因余與漸雅善雖不足以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後惟祧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於族未得其人我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爲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賴之若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爲此言以勒幽石

荆案五

五

松陽知縣胡君墓志銘

君既卒而余往弔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要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隨其材性所病而分與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書遺謹亦與君平時手書無異蓋前屬稿三日也及屬稿露請訣無他言第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問古儒者之學時尚以牽於舉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兩君之爲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於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於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卽岸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而余竊謂觀君所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爲安定先生之後自

海陵徙無錫大父諱贛父諱岳號西崖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儼稍長習舉子業爲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庠所與游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己丑君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會問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嘗展顏色自君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日對卷常懷赴考時弟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有三子接而殤也露輟君爲之慶於額露展君爲之解於頤君之病也鄒左右寢處如子蓋君所以感之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爲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岩中先是數饑於水又屬開鑛居人爭駭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奄校以鑛事至者又競欲應勅威君以沒於民而土人之不逞者又陰唆之君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禮君又素廉摭拾無所得其人至相誠曰母生事非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

荆案五

五

甚駭君尤爲分巡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如水衙如冰我最甘於清苦猶不及也松之俗嫁女破產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者雖其良族亦率以搶婚爲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母溺女溺女者重坐之又以爲母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女之費則女可替女可替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官竟以搶婚事也始諸生王宰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之事白矣然竟以誤朝覲遂坐罷君性剛微類禍於人不能瓦合其爲令尤不肯脂韋飲法務在惠貧弱抑豪強其抑豪強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君既歸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既老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爲子孫訓其居閒非慶弔未嘗輒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也始君爲小池石馬嶽以臨深宇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君卒

矣於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服之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顯其靈君之生也起起踴躍不能為巧逮其卒也垂絕之言一何了了不遭於生而安於死蓋昔人有言豈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志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孺人實先公卒至是合焉子顯信等詣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微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錡父封戶部主事環璵娶於陳為兵部尚書節愍公治女孫封太恭人是生公公幼讀書善記傳於文詞自為諸生及與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與馳騁上下兩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事公有連公既師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獨遠巡庠序間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為太學生則公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皆窳而興國負山

刑集十五

七

阻習獷悍同知職主賦頌通租戲獄為常官司相沿一切以輒筆鉗鈇從事猶不能集公獨深隱之為弛其禁或時自割俸代之償與國人往往惠公然其頑尚通租如故時態公終不痛繩督之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間不肯與齟齬輩遊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請讓至其莅官行法乃更惻惻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獎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情如也性好奕既居閑則益以奕飲為樂或浪跡山水間則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卜孺人父謨謨娶於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能婉德於公少公一歲先公三年卒墓在歐基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豐期無累噴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述諸厥志考終最德石以識信豐訓導殷君墓志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岩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

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瑯琊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閱閭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擢柱門戶為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為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為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得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疏黃熟火然燭至旦為常既偏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為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

刑集十五

七

耿介負氣不少婢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為文冠冕跌宕不說繩墨得之錢氏為多翁在經師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為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為達官而翁獨遠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為嶺南之信豐訓導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為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新新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劍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為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

亦零落且盡乃獨坐臥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且已而子且爲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偶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岩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於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爲諸生廿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教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志銘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志銘
趙府奉祀正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觀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爲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沒

則稱故姓云

則稱故姓云

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爲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爲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敘修女女壻太學生邵整庠生曹悰太學生徐莘君卒之日爲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畫諷而夜思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饒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羸入而縮出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而獲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柅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爲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還轉君以故滋悒悒

不樂居久之或有談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爲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遭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爲人重厚絕不以口郵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卻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以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咸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爲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開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吳郡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西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爲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駢後乘於雁池兔苑

則稱故姓云

則稱故姓云

之閒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略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新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副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勦義盤桑江杉木諸巢深人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殲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

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
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
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於陣跌馬折左脇
骨六年陞思田參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
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參將帶鐔佩弩棧聯絡環廣右而巢
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掠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擅
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
顧黨鬪讎無歲不有鈐轄爲難公御諸將湯巢摧壁不專以威綏
輯善搖視同吾人是以諸將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
恩洞其陰事坐積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
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搖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繼之
則公之所以殲淨里也土酋慮其數眾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
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梟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
馬驛七山疊應諸谿同凡五十餘所獲單韋鄧雷諸大姓渠帥或

荆集五

三

賊或磔或剗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
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狠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難肘腋
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駒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
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
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
二十二年北虜大人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
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
朝曰狠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狠兵元不敢爲賊者非狠
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狠兵地隸之土官而
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狠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
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附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
皆爲狠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
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萌芽
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取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烟

黨皆勦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
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
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
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
公曰必且挾思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堡營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
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爲賊所
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
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
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坐竈臥而飲酒此山澤自
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
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刃一呼人馬辟
易其平居嬉怡謔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讎至相賊殺
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
應機腹裏豁谷飛箭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誦公曰吾誦賊耳

荆集五

三

非誦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
賢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淨里北睇
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
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
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
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
立計不止西南一唾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都督府署
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
人臣有崇勲殊閎則上之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
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閎則亦歸美於其先
而爲之銘於彝器以著於世若古鐘鼎敦匱之銘而詩與銘又必
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

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為詩與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為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為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襄武以故人從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為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推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選掌軍政正德間流賊為患淮以北諸郡騷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廖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虜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為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更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

刑集五

重

辛苦四載卒完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為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度不能還欲自斃公為賣產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為虎信地公即脫所披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問史癡者能詩畫善談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權甚給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為清狂者相類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為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數知其為人己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為不負其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

公從葬其兆先是天子續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真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為小宗登弧大纛五世五傳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既乘其墉渠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迨遙文墨爛下以終駑公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閭於真遂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藉海上諸城盡閉不通帝命都督爾習於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刑集五

重

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為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藪曾祖璋祖灝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頤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是時遼沅陵昭安王以高皇帝曾孫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得佳婿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者所謂隆中縣主也以是奏授公亞中大夫為儀賓歲祿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為王族館甥又清以閒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產至於聲色狗馬馳騁凡諸絢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閒而又無外累與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詩把筆肆書奕棋飲酒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遙人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翱翔於諸王孫與鄉里耆舊之閒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說皆能涉其津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為人有集若干

卷嗚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淡泊於財且素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輒與卒多爲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又輒與如初故多賢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爲儒者而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爲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爲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爲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爲今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皆爲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爲士人妻初隆中縣主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奇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沉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爲名今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爲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清門雖盛貌選亦以材授焉李公少敏而

荆集五

五

秀遂以章帶作合椒房惟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自西順江而流潤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昔公在孕吉夢是逢究公所愿正如夢中誰云儒者未嘗語怪視履考祥太史名在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志銘

封知府朱公墓志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爲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爲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於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爲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於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槨其中歲久積疊牆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攜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畫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迎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

荆集十六

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爲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己意略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爲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翰墨以爲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君直有節概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宦也亦往往多觀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微地也副使君所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所新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塔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爲狀來請銘余雅善副

便君其語當不誣爲之敘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鄭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臂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學古爲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爲此山澤之癯地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爲此梧州之阡

封知縣張公墓志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爲無錫人給事中選之父也翁少穎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事爲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資生事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曆堪輿佛老諸家之說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燈讀經史不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家又無錢可行束脩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也咸樂爲講解翁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師說已而援筆爲文輒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

荆集十六

族則爭迎致以爲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爲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羣之於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溫溫誨誘不專詞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爲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教諸子弟者不廢詞朴故選視翁以爲其嚴師選既冠翁猶爲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爲塾師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起家爲邑令能愛其民爲給事中有直節蕭蕭之所以成就之者爲深選合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也選以言事杖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願吾與若母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爲封官有與斯可以代步而翁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過人欣欣煦煦謙下後爲封官年且高邑中推爲耄耋而翁益欣欣煦煦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

者棺畫圖於紙爲圖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圖者亦一期盡始圖之數而續圖焉備可者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爲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數也煮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爲粥以食餓者曰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也食貧賁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重者喪誰能誰贏死不藏我覆我掩我槥我棺水免鼃魚野避鳥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鈍齋吳公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

荆集六

三

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奈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爲戒蓋款款望情以不愧先君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於鄉先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

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恥爲諂視婢媼之態其遇事雖不關己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隙也相與構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構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母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爲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爲人嘗竊歎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恥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概閒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蓋絕與同爲諸生時無異余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爲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

荆集六

四

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溯源以爲翁諱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爲青陽知縣數月有聲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親諸兒荷鋤攜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

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又耽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雁蕩訪赤城佳處以爲快於是坤卽婉請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雁蕩之游乎兒一旦結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於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趙趙且吾欲往游卽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咄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雁蕩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爲狀來請銘按狀處士諱遷字千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爲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概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

荆集上

五

其面折人過若硯硯不少讓然善忍或睡眈之不以爲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翫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喪然未嘗以錐毛吝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琴若千金妻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絕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草屨慷慨低回久之歎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開嘗語坤曰卽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平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谿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沈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窆而家華溪八傳至處

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之墟仙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秋野殷公墓志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爲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詭情以釣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以爲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驚奇節爲名高然其處心行己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券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蹤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因而見翁翁駭

荆集上

六

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邏者求脫客而私語客曰汝吾客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爲過奈何以瑣瑣故絕汝夫婦之歡吾脫女女可自技拭客叩頭涕泣謝去客本善星術故翁嘗客之後客竟爲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款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卽局中高敞地繕軍器爲備眾久役疫作人相枕翁乃日搗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煮藥以徧飲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而掖搔之己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爲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讎翁子應試南京過毘陵驛驛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子與之力鬪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驛驛者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人謝固不肯受競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數

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伸翁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刺其頸疑不祥甚明日有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異之果以針刺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莫之謂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奇文皇帝而其後遂為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之叔季子姪多為儒者翁始以翰粟授冠帶非其好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璵璵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來無錫之嚴球又自嚴球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始翁配王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為志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歲乃卒嘗以耆老請為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在嶧山葬以嘉靖年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蕭孺人墓志銘

荆集六

七

嘉靖己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竊從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辨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書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潘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史為人慷慨有氣自始為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合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能忍則款款為好語解之且曰毋騷瑣生事為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吏因服而襲多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攜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餘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孺人迎以歸與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

於權勢人饒饒欲繼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溫慎其所匡助為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為民與士尚同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潘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慙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從合浦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媿媿於其國妻之媿媿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恥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慙而免於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徒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爲富人家今天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於伍藉而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夕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特蒙後彫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爲之詞孺人以御史故

荆集六

八

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孺也詞曰謂媛之生兮處深閨兮心奚所思遠水之涯兮謂媛之死兮閨幽室兮魂奚所遊遯水之側兮盛孺人墓志銘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爲給事中上疏言於闕下請爲民保安州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孺人既字於顧而遭母喪於是童而婦於顧爲童婦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既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撫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爲縫紉漿酒極養滌澆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憚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

歸歸而道病既至家強力差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然而呼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有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閒則取小學日記故事裨官小說家詞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歎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以從與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然與之別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爲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且二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疏忽若有鬼物嘯戶外孺人已心驚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笈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爲或怵曰事叵測奈何可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爲動山人昇居庸而孺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微莫肯往孺人獨以一女子提衣糧觸風雪爲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爲憾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人爲之狀其行來諸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

荆集其

九

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噎噎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於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興女一許聘陸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附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爲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爲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爲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爲乎返開關而來開關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檣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諸臣旨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爲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暉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踰泥石開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

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貨可藉於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臥瞻焉至是猶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子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嫻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嫻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婦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未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類盟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溺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勸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爲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爲諸生曰寢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檣昧死奏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憲

荆集上

十

奏臣檣言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令於是禮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模遂如令後四年而憲舉進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請余請曰子其爲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其以對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爲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爲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謾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閒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敝之言於漢要未爲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開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檣之爲此舉也其可以當黃霸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

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檣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御史蒞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爲來者是式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攜其兄所纂次其母繆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養之之兄及姪之爲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蓋徵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爲其卜墓地時頗有奇恠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決者久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其爲某形某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

人不語。惟若此者何說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髻也。孺人恐墜門戶。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產。不得游蕩。擇其幼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五鼓。親叩寢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斬。斬孺人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釐時有不率教者。雖斑白必加誚讓。或至鞭撻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爲粥以食。僅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爲。敘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欽、鎰、鎬、銳。鎬、鎰、鎬州學生。銳余同年進士也。今爲武昌令。銳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爲憂。孺人曰。地之夷險。惟君所

命汝第安之況有汝諸兄奉我汝母以我故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曾無戚容後銳以能調曲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顏故銳數爲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旣許之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銳爲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爲之孺人葬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崇斯墳神所基也山鬼護門辟魑魅也氣如春溫君子憩也生以爲婚死不離也蔭彼後昆永無匱也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於余因泣而言曰嗟乎吾母之
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母之殯且葬也僅於斂形
無以厚其終而忤於心此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
也奈何旣而曰吾母雖鬱於生前庶幾可彰於身後雖葬不能備
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初

生嘗學於子子固喜生之貧而立志也於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敘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貲故貧君又偶儻不事蓄藏囊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爲之經營勉於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墮壞其業而隕穫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以孺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於蔡也蔡君前所娶華孺人旣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己子女同也孺人之爲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鳴鳩之均焉而享年止於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於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爲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日合於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厥美曷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

太史氏銘如可滅石亦可毀

賀氏孫楊二妻墓志銘代父作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爲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葬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余余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昌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婉克嫕厥美蓋若生於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爲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爲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爲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

荆集六

七

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歿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育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己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遺之不曰畱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天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子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銳周書皆孫出而銳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廬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志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曾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

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壻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柩歸毀而嘔血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孺人焚瘞遺兩喪哀慟積痞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而又病病少間瘖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饒給周孺人又甚愛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既去則我饋遺問訊之使日不絕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爲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爲婦之勞而晏然有爲女之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產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於晨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釐家務井日蠶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產爲四則家又

荆集六

七

益落自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問訊之使其數與疏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既稀濶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攜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贅於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屢勉有無至老且病或不自休也蓋孺人所歷與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三變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沒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沒則姪正之往憑其尸而以計於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銳鑿鑄鉞也鑿太學生鑄鉞郡諸生賀氏周氏鄭氏沈氏其婦也鄭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葬鄭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瑄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

合於東壁君之兆將葬瑄既爲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竊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志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往往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嘗讀之外至於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顧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遍其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神官小說輒攜取以歸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爲者嗚呼使孺人不爲女子其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爲博涉多藝能人無疑也其視身不爲矯飾然子女暫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與棺饋粥餼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爲解其於族里雖其襁褓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戚時聚

刺集六

主

栗服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溫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年閒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歎歔泣下舅姑既沒數十年閒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因時饋奠必躬滌濯羞敬悉以爲常孺人之卒也以歲禮避寇城郭痢疾五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十日返葬於恒墅里合於其夫翰林衛經歷南墩公之兆禮也南墩諱靜夫姓吳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大夫曾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平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懷翁其一人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姑病時孺人往候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爲訣至是而孺人亦死蓋有懷翁三歲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而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產於郭歸於鄉終於郭瘞於鄉蓋魂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藏

王家婦唐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岩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姊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組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婿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蓋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太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上相皆宜子故爲君聘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并飾容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

刺集六

六

孺人能淡泊樸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遠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妻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姪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修飾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爲善未嘗不力從與其間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爲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中而北也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懋中之側也既死且憤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懋中所葢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

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二人其一人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壽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於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余爲之銘曰定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茲

封孺人莊氏墓志銘

孺人病踰三年嘉靖戊申冬十一月二日而卒年四十有一孺人之病也積於驚發於悲感於鬱庚子冬余以狂謬俟罪者二十七日孺人寤寢惕惕若其夫蹈不測而已不能以生然者既蒙恩免歸孺人抱餘驚就途抵家熱蒸骨如是者數年熱漸解而瘳則不復肉矣未幾母陳孺人卒臨尸而驟淋蓋醫家悲動肺之證也每

荆集

三

淋輒量死如是者又二年淋既止而生氣耗矣自是臍腹瘕泄百痛間作既病甚則念其二女未有所歸又以爲女縱得所歸而已且且暮死不能終其衾具禍之幸以爲鬱鬱雖其病必不起而其感之也則若以是然者叢三不可解之情以竟成三不可藥之疾嗚呼其可哀也已孺人莊氏河間守鶴溪公之女孫靜思翁之女永州守有懷翁之婦其夫余順之也年十七而嫁二十六而夫爲編修以恩例封孺人孺人始嫁見於舅姑舅曰所屬婦者無他第閨外不聞婦聲足矣自是舅往來閨外竟廿餘年不識孺人聲舅每歎以爲能婦余癖於書平生不一開口問米鹽耕織事則以孺人爲之綜理也余最迂癖寡合入門則欲然若得朋以孺人素能得余心事也其與余處者則然而其鍾情母子間也特甚自父母之墓雖男子或移於妻子而女子於父母家記禮者亦外而不內孺人雖以與余廿餘年之歡未嘗一日輟其母子之緣其所爲父母家計者龜龜焉悉其乏而排其難較其家事未嘗少內外之

也其教二女也愛不廢嚴其教子也嚴過於子其封十五六年余未嘗爲置一翠冠其所享率如是孺人固不少謫望我而余所居官每不能過慎以速咎則孺人口不敢止也而心切苦之故余嘗謂孺人女也而任子之事母也而兼父之嚴未嘗過享其夫有官之奉而鑒於其夫有官之累然則所謂三不可解於情者蓋不獨其致疾時自其居常則然也孺人卒於雞鳴時燭入則漸矣自其夫及其女與妾與女奴皆有屬屬余者曰吾身後而當爲計則然又曰僕中衣以歸二女餘衣以與妾已而曰田五畝以遺吾家然則其不可解者又不獨其疾時及瞑猶尚不能解也孺人有烈性居常不媚笑語如莊士又每聞余死生之說若有契焉故其卒也精明若此葬且迫不及請銘於當世之君子而余又茹痛不能詳也謹述其死生大致以見孺人之平生子一人鶴徵聘萬氏禮部主事思節之女女二其長者以字行太僕卿孫公南野之孫臬則卒之前一月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九日附於姑任宜人之墓

荆集

六

而先一年則余弟婦芝爲孺人事姑六年而姑卒其妯娌開姊妹也余既已載之弟婦志中矣故於孺人之葬也爲之辭以慰之曰姑於是只埋於是只生苦離只死相隨只弟婦王氏墓志銘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裝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若精僕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若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妯娌妻莊稱之曰吾婦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語於其

夫而必以語之姆媼聞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姐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娘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斷斷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己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本母以意遣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余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媚姑以敗人之國不貨財以自汙

荆集十六

左

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勤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勸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強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彌縫從與其間益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眾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附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孟斯就就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行狀

月樓唐翁行狀

月樓唐翁武進人也諱世美字某月樓其號大父封寺副諡某者生五子仲子復爲大理寺副後守平樂有宦績載在國志封寺副之少子贈給事中諱某號友蘭翁生四子長子爲給事中翁其弟三子翁貌魁岸爲人側儻負氣嘗從伯兄給事公指受章句能涉獵記誦然家故產薄而友蘭翁又病癰卧米鹽醫藥婚嫁百費糞於伯兄伯兄又方日夜泊經史聚徒而教之其勢不相給也翁以故廢其學而營於家翁雖已不治經然不輟文墨其間時則作爲草書遶窮極奇變閱閱上通懷素詩歌有唐人風骨是時翁伯兄既以文雄於當世而季弟竹窗翁善書尤以草蟲名一時言文章字畫歸唐氏云伯兄爲給事中值敬皇帝在位言官甚見親幸有權給事公素小心慎事屢爲書與翁大要教之謙下母轉入州縣門即入必僮僕不得騎間巷往來戢族屬僮奴不得闖街市

荆集十六

手

中翁遵其說而行之是以唐氏雖世宦然未嘗有子弟爲鄉里所苦者後三十餘年嘉靖某甲子翁年七十餘郡太守請與蜡賓後若干年詔賜天下老人粟帛八十以上冠帶翁於是始冠帶然始一服之後不更服也嘗一與蜡賓後太守連歲以故事請然亦不更往其好省事如此始翁壯時唐氏以給事公故方盛給事公自爲庠生有名聲已能盡致數邑客後爲給事賓客益較翁家居則應接賓客出則從親朋鄰里邀請酒棹之會投壺陸博遊宴笑之歡碌碌不絕翁每所過輒爲上客談論常推其一座人以是人益親之後翁既老兄弟物故盡平生故人多不存存者亦衰且病不能相往來矣翁又失其壯子獨攜二幼孫以居雖門外終歲率不一出甘脆滲滑所以輔老之具亦不能豐也時時有一二族子問起居翁據牀坐與之道說故事助遺歲時而已人謂翁由喧熱至落莫不能無介介翁獨脩然自得也然翁而上友蘭翁年至四十有幾翁伯兄仲兄亦皆不及五十而卒竹窗翁卒以五十而

翁在父子兄弟中獨歸然老壽至於八十有三其所得可不謂厚也歟翁配云云葬以卒後三月某甲子在黃塘祖塋之次於是一之圖所以不朽翁而欲請銘於立言君子乃謂順之述其事略順之於翁為姪孫而給事公之孫云

程少君行狀

程少君者新安岑川里人也諱楷字夏武遺拙其號也新安程氏之先名靈洗者仕蕭梁時有功封侯死謚忠壯公凡新安之程皆本忠壯公而徙岑川者則自誠始誠四世孫瑞瑞生祚祚以子官封御史自忠壯公至封御史君支派散別移徙母常居然世次則可謂云封御史君娶曹氏而生三子長君名相仲君名材為御史而少君最少子少君幼樸魯人以爲不慧大父瑞獨心奇之曰是兒類我我少嘗如是少君稍長益疏散不喜事獨常之沼上觀所蓄魚爲樂封御史君弗善也然心念大父言欲試之乃使之應鄉中役以微觀其能已而鄉中役稱辦鄉人以爲少君不苟而事辦

荆集六

三

則始相與推擇少君而封御史君亦始喜少君之能任事也後封御史君老瞶仲君宦長君且多疾家事一決於少君少君有所規畫無弗當封御史君意封御史君又益喜新安士曉挾田資少人庶仰賈而食即閭閻家不憚爲賈而程長君少君亦開出爲賈賈人率妻數重錢心計極極然占所進資頗或反薄少君兄弟長者大度抄算計嘗東賈吳北賈魯迺吳魯人皆樂與少君兄弟游益就之故程氏賈行吳魯開占所進資更多他賈人長君賈張秋久人或言已死是時少君罷賈休家聞之亟往訊長君則長君故無恙大驚喜竟與俱歸長君歸而後復賈清泉少君則又從長君居清泉初仲君爲御史時句檢內帑財籍至是仲君死內帑財物失闕出入事覺主者窮本坐程御史事下歛縣案御史罪狀而御史已前死法當原有司誤論程御史家坐徙迺悉還繫程御史家於歛縣獄鞠之而少君時在吳吳人欲謀匿少君母往俱熱爲也少君曰父兄在吾焉所匿且我家故無辜迺有司謬論之我左

右營救可竟白也即不白我何愛一死以徇父兄亟馳歸抵家會事已前解少君即面數有司有司不能難其難直如此少君之居清泉也病痺歸且愈矣後繼往復病痺歸益病不治竟死少君死於嘉靖甲申五月十六日死時年五十有六矣少君爲人淳質無所猜對人輒見肝膈人或愚之終不爲變諸嘗與人言事恣意語無隱人陰屬之曰若母泄我語乃君竟泄其語用是觸人忌諱人亦廉少君無他腸不深疾之而少君亦不以語洩故遂自懲閉口也他事又恣意語無隱如故而人乃益推少君性直云聞宦氏子弟矜耀者則曰唉我兄爲御史時我常恐人謂我御史弟指目我我迺深自避匿迺今何爲謂然若揚錦而招於市者吾羞之家僮嘗病疫或請禳少君怒曰疫無鬼即禳何益使疫有鬼吾且刃之遂不禳疫亦竟止少君雖游於賈中然喜文雅自爲兒子受論孟小學書於塾師誦熟之及游吳時慕張君東海之爲人也張君者松江人善詩字字尤工程少君乃學張君字至或罷眠食居

荆集六

三

常以手畫腹及堵間作鉤剔狀即又學張君所爲詩諷詠之其妻宋安人謂曰君寧當作老博士耶少君笑曰汝謂必作博士始事詩書耶少君死後四年有子曰烈始舉進士爲工部主事會天子加恩海內迺贈程少君爲工部主事如其子官云始烈少而材少君教之書烈性剛負氣少君教之曰汝治汝性即不治汝性讀書奚益故烈爲工部有聲少君之教也少君子三人點烈點一女妻某人孫男三人應軫應陽應彩少君既得贈官烈乃涕泣而言曰嗟乎先人卒烈幼賤不能以有章顯也迺今蒙先人餘業與從緡紳先生之後又幸微天子恩澤光我先人苟又墮先人之懿行不載罪莫大焉於是搜戢往事口授其友人唐某某受而書之如右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沈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璽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倚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勳司主事頃之升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內疏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

判集

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間獨喜爲詩然在眾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人翰林也是時與君同人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鄧君東山爲按察使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惟平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閻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

癸巳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轡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人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僅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榮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歎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於是此八人者得舉然咸聚於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

判集

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於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於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歎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沈存沒遽然分隔遽至於此然此猶七人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沈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爲之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歎嗟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於子達者以子達有模稜隱微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於命而

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沈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邱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於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軍中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遊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鍊謹潔能於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於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於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之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天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千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於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歿山公既舉於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高之固

判案七

三

將以昌其後乎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於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余至再更寒暑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憊無似幸不爲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爲可與者蓋君於余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志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公與戶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於予蓋君未嘗有言而青田翁猶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志已詳故予獨序交遊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於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大人者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承平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鏗字國和號類樗山人

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卽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然人惟其志而不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然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輩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七飭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溫飽饑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卽甚勞勩亦不過乎煦煦抑抑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卽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繼不

判案七

四

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銳然自割於顯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爲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予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憫惻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概厲廉隅不妄交遊不輕謁於有司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褒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承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階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惻惻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康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

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人

嗚呼是爲吾友宜與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日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歲余罷官歸客宜興實館於君余性褊且慧在鄉曲予子不能與人爲同然獨當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結納多海內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於君予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候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輒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爲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於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益知君之爲人君外和而中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閭姻

判集七

五

戚之人君縱強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疏而遠之其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歡其疏而遠之也然未嘗悻悻以相忤余以是益信君爲長者余既居宜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以選入就試北畿復得與君日夕往來如宜興時君居京師尤自守不妄與人交獨余所善吉水羅達夫富順熊叔仁平涼趙景仁君介余徧與之游甚狎至於大官勢人之門雖君力能自通然絕不往也始君少時從澤西公在京師學於翰林諸先生其爲文有矩矱爲縣諸生已能出名聲然數試不利後爲太學生師事湛甘泉呂涇野鄭東郭三先生三先生亦深器君君益思自奮及余與君會宜興則君年且五十矣而其氣不少衰時時作爲文章包羅馳騁沛如也既試北畿又不利於是始就選將選有勸以賂者君慨然曰吾父吾叔並以直節蒞官吾縱不能似奈何以此爲吾父吾叔羞竟不肯於是選普安州判官歸至淮病卒年五十有七日君在京師而余以狂言再謫爲民君送我於崇文門外

昵昵不能別且謂余曰君去吾亦歸矣與君結廬深山以老焉可也未幾而君竟死嗚呼余烏得無情哉乃爲敘始終游從之故與君爲人之大略而書之於其墓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並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采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爲碑文則自以爲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惟余

判集七

六

兩爲史官皆以不稱體而相戚間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爲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其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予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頤齋世居無錫之閩江大父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已而選福甯州幕官升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閩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志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爲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爲吾母任宜人

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爲君請不可辭而余嘗
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目競不
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爲愧辭也乎故余
敘所以不敢輕爲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
宦系世卒葬月日爲文而授之志慰使鑣諸墓上

華三山墓表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爲戶部主事
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之風余心敬慕其爲人後
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知副使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
翁已而得翁所爲余山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邱
一壑而不奸於物者余嘗欲走余山訪翁以庶幾獲見所謂山澤
之臞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
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爲富人而
以子貴爲封官諸富人率陰陽予奪多其綱絡以力爭錐刀其貴

荆集十七

七

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鑿其谿心翁乃約己而豐人一切
屏機弄不事買田宅從其贏餘租息從其腦衣食人也從其贏自
衣食也從其腦又諸富人與貴人父兄率飾冠帶都騶奴日夜碌
碌以刺候造請結納爲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
門人則僕僕柔色詞以媚出則誦誦張眉目以矜翁獨一切謝去
塞寶自藏在余山三十年束帶見賓客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於
利而疏於勢若此宜其發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
余是以諾副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余山翁所自營也翁
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沒翁遂去其故居而
老於余乃自爲塋塚因山而壘植一木必其材莖一石必其無泐
費可若干金以上經營勤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說矣聲
利腐鼠也形骸委蛻也故達者解焉翁能不悵情於其一乃若不
能不悵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
身後委蛻之藏與彼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生前腐鼠之

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翁乃耽之不置其亦未可以爲達歟或
曰唐司空生嘗爲之矣司空生達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
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自爲塋塚而飲酒賦詩其中可也翁父西
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鵝湖華氏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
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
地徙鵝湖其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往往蔽草莽間翁遂爲巨
碑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爲識而翁始墓於余翁配云云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爲之表於其墓曰少而爲儒
老而投閒其績文強記推於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
獨與母居母或不懌輒臥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
憐然後跪爲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爲
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學尤精康節
易數而時諷其所爲擊壤詩故其平生遇歡愉窮窮悲愁死生之

荆集十七

八

變以爲是數也嗒然絕不以逆順生心少遭母喪哭之目盡腫數
至失明後遭父喪妻不能給則躬負屍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
襲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甚甚滲漚襦縵之奉有豐無缺是吾父
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饑起居鹽糶事關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
勞相遺并汲竈煨器滌衣滌棗栗挑刺家之瑣細事關妯娌者以
身先之不以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消之
復有煦濡翁訛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舅姑則益喜
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華不幸十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
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卽以不忘
溝壑自厲嘗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履草獨處慷慨歌
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壬辰登第至
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患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深
以罔上殘下冒進壞道爲恥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
之善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君華之

請余文也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書別余曰苟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即死瞑矣華發鎮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愕眙且笑曰是可以為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天子以為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在者於是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為民以歸華於道遺其弟卒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邱墓惟君所以嘉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將為還條威施嗟呀唯阿苟承迎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人以惡名將為矯世厲俗捐私奉公嶄嶄獨行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為世戮辱以憂邱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得免僇辱以奉先人邱壠以不為譴訶憎疾者所快豈非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

彭翠岩處士墓表

不及此故特為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壞坎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罹讎族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為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必無補云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知不足以知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為近誣而況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為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為文惟書人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既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為之書者蓋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為人而因郡推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為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石也按狀處士諱顯遵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窮可

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為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于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於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為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遊而鄉之人不病其為纖嗇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為其父母之子者先於所以為其子處士既自以不能讀書為儒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時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幸無饑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情願以敗是差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蓋郡推君述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為余言郡推君之為人縮縮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為能雖鞭楚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父以知郡推君因郡推君以知處士而為之記之也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

傳

周襄敏公傳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彥居者以閩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為都御史復遷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童氏於公為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

贈夫人張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
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德戊辰舉進
士擢給事中升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
以薦起爲副都御史升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升尚書南
京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之始
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爲都御史也
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鳳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
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
爲人潤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條上度可
施行而後言不效廷生敢言而已武廟數遊幸晏朝公上疏請復
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綜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龍用事國
儲蠹於允食公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
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暴橫道路又言
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官外議或云已振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

判集七

上

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諡亦獨以公爲給事時
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方是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仇不
旦葬死則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戮辱而
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公貌瑗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
機大事邊境要害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辨聞者莫不心慚王中
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升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
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
虛銜反大今一例升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
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眾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士魯復哈密公
極言西邊虛僣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
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弟賊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
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眾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
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
眾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

交口薦倘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監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
既素豁達不拘諱有帥臣體裁又善煦煦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既
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味喫熨帖之嘗欲答一二走卒時
窮冬多不務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答而百方爲
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
葺墩牆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
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
然因入靜室踞脚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
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公曰若
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眾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
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越之殺也假令上下素
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懼
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居
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眾心公數

判集七

上

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
能得一引者眾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眾遂
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
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
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
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
總制者罔利不卹我眾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眾曰公生我始
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宜皆虜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強
敵關城晏閉邊畔綏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
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
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
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統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死之
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

公間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為之訟
寬公復上章力辨廷諭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為同事而
臺長又於公寮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為崖異立硤硤名然利害大
體所在不肯苟為姘媚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當
士大夫南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為謗然公自如也丙
申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
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也惜不敢出語公獨力爭
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憾頓萬一
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
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組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
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
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
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
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為詩歌羽檄倭寇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

荆集七

圭

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宜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
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
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為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
以經世之學願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
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既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
豐潔曰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商賒妾教諸子愛而有
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諡曰
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為都督府
都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賜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為醫始公之高祖肇父監贈太醫院
判公之學自青島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
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
古方書而善脈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脈消息之有初

若與諸相反而卒無不效者其餘奇疾尤效也弘治間以明醫徵
至京師遂以醫遊諸公卿間公醫既精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說
穎然見鋒鏑於是諸公卿爭迎致為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
所徵諸郡國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
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
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
無踰公者故事高等人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遺還郡而當遣者
若干人公為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
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遺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
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
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護之上曰
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
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歎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
因厚賜公詰責議者而謂宗周為忠公自是得幸於上上每病未

荆集七

圭

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
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營辛虎圍虎騰而驚公療之愈
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
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公必從嘗侍上
臥至以肩倚上或摩撫玉體有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
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
醫自御膳三月而遷院使上親龍蓋為醫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
公固辭三年而遷院使上親龍蓋為醫欲以禁衛衛公賜蟒衣公
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
諫且泣曰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
掖出公置京師駕行至淮濱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薨見公急遣
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
返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且不諱懼欲據廟穴為
亂力請復幸宜府公服已驚甚密旨諸大奄曰病亟矣幸可及還

內耳脫至宜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
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規問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
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殺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
去矣既致仕而居京師遺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
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
希曾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
既老居鄉不復爲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證或病危甚眾醫所
不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閒誦老莊氏書益究
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號陽谷谷者谷神也或曰
陽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琴飲酒爲樂酒酣
數語及穀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泣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
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每自詫得丹訣指
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
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曰云

荆集七

三

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
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問公之行事爲傳而敘公在
穀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萬古齋公傳
宜興萬氏相傳徒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
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
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現現生公諱
吉字克修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
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己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牆
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古人爲師讀書觀古人忠
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不如平生自禮義廉恥大界限至於拱
揖進趨冠履食飲之節畫綫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
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
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款然父母病不解

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病不及樂哭輒絕
病危然骨立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軀至
沒齒齟齬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病則共被覆至老身長
子未嘗異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
文藝諸子悉悉雅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閭門化之娣
姒雍睦自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諍語嘻噓之聲其諸子
弟不聞有佻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
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溫語若落落寡情然人入
與之處真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鍾鍾處宗
族姻戚間恩禮款曲即素婉變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其自奉
泊然衣未嘗問新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廢妾館無圖畫古器伎
藝之翫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窮意求工也居家手不識牋
算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弟足籍亦其素性於財利
疏濶使然然獨喜施舍至數歲家人節口而食遇與人未嘗忘施

荆集七

六

也友人且死屬其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
每誦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疏之語歎息者久之族人其緩
急既自罄其貲與力其所不及則釀其閭族之貲與力以濟其三
族中待公飽饑衣凍婚子嫁女者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
急排難爲豪舉其平生填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廩賜予可以收族
其所爲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
後輩必稱歎推引以爲賢於己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
不少避於義有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
是非雖遇達官勢人輒鯁反復必伸己說不少姑媚以是人或謂
公激而知公者益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己也其有欲爲不義惟公
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
生後輩有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
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辭色既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
諸儒生無背面必曰古齋先生面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

之行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凡八試於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儒生公自少讀經史守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疏爽坦易而公堅苦縝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無間嘉靖丙申余始識公於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講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於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真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欄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於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與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革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於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驚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曉陬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卻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質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

荆集七

七

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於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從與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既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革曰道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於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遇不至如余之迂驚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久之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曉陬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耶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卻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君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質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

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耳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己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疊疊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顰眉爲天下賀或聞進一縮胸黨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飭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錄卒之前一月既已病半起坐間猶類聚平生所錄拱手讀之其強於好善至老益篤自桐廬歸數入郡訪余相與講劇益切又邀余訪養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志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死於毀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荆集七

七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爲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歎蓋歎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修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畜而耽於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於此卽有能免於此而或窺罅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偏之譏則外有終喪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修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益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產故襄而旅中益無以爲資宜人卽劬樵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奈何至如雙泉舉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遺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

穀重裝大賈之輿多見可欲以是吏於茲者潔志好修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爲多與所謂窺竈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爲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之公橐則饜於窺竈之私賂矣雙泉爲此兩郡守其所入既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懷中皆故食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爲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銜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戶羹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攜女奴日往後園掘野蔬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宜人謂廷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帔而嘗從諸窺竈婦飲諸窺竈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鞋釧金鼎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遠巡席間諸窺竈婦以爲苦也更密勸以賂宜人翼然曰若不知吾夫耶且吾

卷七

七

安得聞此言諸窺竈婦因竊歎笑已而女贈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絕之曰若不知吾夫耶諸窺竈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爲恥焉嗚呼使爲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牀第之言與窺竈以敗其夫者耶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恥如諸窺竈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勲之女歸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舊宜人然弗爲較也第拊心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爲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爲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爲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爲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重醇懿其志必欲爲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撮其一二大者著於篇而又以志余

之所感云

章孺人傳

呂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仁孺人之知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誦及六千字爲準日誦不及六千字不寢於書尤好誦五經自漢以來諸家之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爲文博雅尤工強選然冲澹不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受句讀於翁翁以爲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乃慨然而歎曰惜乎使汝不爲女子章氏文獻當在汝矣蓋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悲其無子可屬然者孺人既歸於呂其夫爲芝山君某芝山有祖母章與母趙母張皆在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如婦比屋居孺人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如能壹不失其歡祖姑章者孺人同族亦謂爲從祖姑者也年高性嚴諸子孫婦莫能揣意衡願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如

卷七

七

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即喜有賓客宴饋之事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必以請於兩姑退又謀之諸如以故諸如款款益和兩姑亦喜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說也孺人與諸如居款款益和然慎重寡言笑即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已或問及書史輒以不能對以爲非婦人事也惟見芝山夜讀史開舉省菴所評史一二語以問於是芝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纍纍竟朝夕其語有外傳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後洵既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爲芝山納妾妾始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涕泣累日夜是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洵生又明年泌生而洵病亦愈孺人之生洵與洵泌也後洵又病恆愛而憐之然屋屋不爲姑息居常啖兒糲果勿與梁肉即與皆大人餒羞之餘未嘗爲兒烹一雞其所與孺人皆皆衣爲之不爲製一新緒常曰兒福薄豈勝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餅烹煑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即鄰

舍小兒倘無狀者戒勿與游狎洵少拂於孺人教旨孺人視之甚愠然不忍筆捷又不欲聞諸芝山輒自慰爲之對案不食改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即又慮其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絕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豈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乃以先人田廬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爲諸生嘗就舉弗第孺人慰之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祿養也汝能續學修行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然徒苟且富貴卽鍾鳴鼎重亦何足道於是洵強學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凜凜有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蓋皆自孺人發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爲美談至

荆集七

三

於有家之傳則往往以託遺書爲重事是以重於有子而伏姬班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洵強學飭行傑然以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爲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蓋人知孺人之爲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爲孝也余故爲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寶浙之新昌人子三光洵光瀟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爲御史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玉山詹君諱某之妻訓導錡之母也錡生而孤時孺人年二十有五歲錡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孺矢節至今凡若干年卒以植二子而觀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輒篝燈火紡績與相對以爲常被服食飲令毋得擇所欲毋得言人出惡語言有過輒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爲掩故錡自童孺時已恂恂若老生後舅氏沒而二子且長矣則使某業農以給而使錡專業

於儒又縱錡使日與邑之諸博游處錡痛自感奮日夜刮澤在諸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爲貢士錡居京師是時四方修行之士若錡之同郡徐子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羣居講學錡說而從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驚於功利雖薦紳儒生皆不喜若輩說或相指笑以迂濶孺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錡爲人愿而善藏其居眾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所不爲既訓導於常亦聞閭不自標幟時或舉其所聞於先生長者一兩端爲諸生論說諸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孺人以錡之能惠於諸士也則又益喜錡爲訓導幾年諸生某某輩本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爲孺人傳余既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孤之難然世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之以正者顧其爲教也止於其母之身其教之所及也止於其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

荆集七

圭

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子以身爲諸士師以廣其教之所及蓋其所以風世而軌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菴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菴翁豪雋有氣概游於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害甚具語在王文恪公所爲傳始容菴之賢於揚也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兼子與婦之役容菴是以無遺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故廬災於火容菴自揚輦石輪木而經理匠事皆屬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菴徙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陽時尤勤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皆窺浮麗男子游手未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爲假髻侈袖緣履之飾母獨纖於治生蚤起育雛食

豕釀酒造醢剪裳器染纈凍餽僕迨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
器飾輒閉目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實遷之故也母
雖以織治產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焚衢粥餓樁藹縱解胥珥亦
無所吝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蓋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
死無子命子澗爲之立後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
主奉之別室而燕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婦
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噱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三百餘指飽
饑逸勞人人自以爲得也其教諸子有法尤屬意澗澗好聚古書
購書數百金以上澗能爲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
費日出母恣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爲善今吾散金
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道南離則遣
澗往澗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說未幾構甘泉書院於楊費且數百
金澗請於母母曰此義事也亟圖之自是書院成而楊之士彬彬
多澗方者母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爲狀而盛

荆集七

三

公又題其旌曰賢貞蓋不誣云母五子澗洞澄江漢而澗最知名
余亦知澗者於是澗以傳屬余蓋余讀鄒東郭先生所爲母阡表
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在當時彼號爲衣冠士子羣咻風俗
乃不及一女子又謂爲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說云然然余以謂尹
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惇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穎敏才辯者幾
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信能守師法則惇爲第一是真能以善
養者而母之訓益因以彰澗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澗也自是
焉益落其華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爲惇者則所
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已而其所以盡乎已
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在於克己反躬之闇然者
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之

執徐之歲有雁集於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其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踈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占符幾罔舛蓋而能符罔罔物而弗彰蓋昔者玄鳥集戟黃雀投環遊龜像紐陸鵲化印斯瑞耶乎瑣哉然猶薦紳動色焜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神界秘寶焉者矧夫雁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也適今欽副哉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願先生爲舍人鋪張而揚推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撫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陽秦秦粟吳粳芬馨狼藉穰穰滿腹爾乃呼傳命侶啖喋踐一飽恆餘羣喙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羹內羹割肉大官滑脆腥膾溢腹盈食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繫稻梁之謀者忘冥冥之志

荆集八

沈篆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他先生曰女獸獸獸珍禽辨羽爾乃披繡戴微純繖雜繖繖似溫翫方綈綈翮翮翮翮差池濯冷波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匪恆理之所覩亦云極態而盡飾於是使鸚鵡羞綠山雞讓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黃錯以綸藻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爲侈榮極觀也且令聞被躬安事文綸哉先生曰鬱鬱茂林平皋廣澤屬羅無所安施綴繖爾適顏之頑之翔而後集輟雲霄之勁翰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夫鸚鵡踰乎榆枋鵲卑棲於簾廡者哉此蓋居處之至適也舍人待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閣栖遲雲陛偃仰華棖若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爲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爲快也且夫東方朔陸沈金馬奚足道哉先生曰神韻作書實始鳥跡而雁以字稱焉觀其隊矯朋黨翕聚

糾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既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爲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霞以和墨於是掩蚪蚪之奇形奪蜩螳之巧篆此蓋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搦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猶是摹鍾王爲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徹韻成塚固已勤矣無適非古人所游藝者哉

先生曰秋空沈寥金波皎晶川原寥廓百籟收聲爾迺楊吭鼓頰載飛載鳴啁啾嗷嗷嘒嘒唧唧或趁羣而潛駛或候侶而聲遲或雙呼而離離或單噉而淒淒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於是鸛鶴爲之罷喉鳴鳴爲之嚙舌羈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邑此蓋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韻汎下里之煩吟攤篇掄句鉤玉鏘金若是何如公子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

荆集八

二

玄鳥類屈伸於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迺今適休際昌運茹彙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迺適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雁有六德焉知時寒煥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銜蘆以避弋愼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羣者仁也羣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袴葆眞襲華振若畜茲六德協於禎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歎曰嘻吁休哉夫晰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來雁之爲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哉詎不閱哉彼締圖測謀以覘靈者末矣於是舍人再拜謝先生先生乃去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

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顯征伐雖其顯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顯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懷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轡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

刑集八

三

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懷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於稷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

而久假爲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機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邳邳洛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眾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芣是天子的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

刑集八

四

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懷懷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盩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淇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人彭城人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難渾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

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其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僭闕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爲貶則是齊晉諸大夫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祖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

刑集十八

五

或曰盟葵邱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魯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荷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關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

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辰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僭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邱踐土者諸侯之羣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邱踐土之甚者夷狄攘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攘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

刑集十八

六

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界宋爲誦已甚桓之末年後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額論功也而春秋者顧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邱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

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踴
蹕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
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
而楚猶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
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
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
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
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
有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
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營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
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
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
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
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

荆襄六

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警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
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
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
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
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
盟謂之置盟蓋諸侯猶備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
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中
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
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競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
侯甘心為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
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邾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
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
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
賴人之功以紓患斯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鵠之搏而繫其足也

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鏘兵而主人
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揚兵嚙齧而逐之以僕為不善
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
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
於主而莫之恤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
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
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
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
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書河圖洛書

卦未盡書契未作而造物者已出此二圖示人蓋天機之始洩而
數之所由肇也元氣醞釀而滋潤生焉其初一泡形也故一為水
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為火氣煖者必燥達故三為木燥達者必堅
凝故四為金萬物始土終土者冲氣也此五氣者一氣也非相待

荆襄六

人

而生也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一冲氣也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
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亦然四氣一冲氣也洛書縱橫皆
十五一冲氣也河圖虛中五而以十數均之四隅則西北二老為
朋得二十五東南二少為偶得二十五一冲氣也冲氣也者所謂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則之而畫卦得中則多吉不中則
多凶悔吝取乎此也河圖圓而洛書方邵子曰圓者天也紀曆之
數其起於此平方者地也畫野分州之法其起於此乎圓為天而
陽下陰上者在天則地道上行故陽不亢陰也方為地而陰陽
正者在地則不居成功故陰不疑陽也員左旋而方右行天水違
行之象也使皆左旋而皆右行也其不相久遇矣故曰易逆數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同也萬物睽而其類也在
人則懲忿窒欲與復其赤子之心皆逆之周也其用逆而其機則
順也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者此尤造化之精意至於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既虛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又虛

其一其五者中之五其一者下之一也此尤聖人代造化洩盡精意處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則五與一皆勿用也一點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荄在下以天地言則雷復地中以鐘律言則元聲潛萌於黃鐘之管在修養家則陽氣發於下元陰極在聖人之學則洗心退藏於密是故聖人係乾以見天地之心乾者一數也而尤慎重於乾之初爻曰潛龍勿用而聖人又係之曰陽氣潛藏曰陽在下也其藏潛者非謂有時而發用也即發用而常潛藏也在其下者非謂有時而在上也其上者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之潛龍者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至矣而未始離乎一也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勿用則神矣故六子有事而乾坤無爲也此圖書之所以一居乎下而數之所以始乎一也嗚呼非知德者孰可與言勿用之妙哉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荆楚八

九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瘡痍於檣歌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蒙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壚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諸生

書王明齋卷

王君明齋精史韻氏之學博通諸家於易尤多所自得嘗以古文書六十四卦名以還科斗之舊而稍爲之訓注使讀者觀於卦名即卦爻之義了然蓋不待觀象而後思過半也余見而說之君因書一紙遺余而索余爲之草書舊詩於冊用以相報君始以欲學余論易故攜所注易自姑蘇來寓天寧僧舍者半閱歲余雖頗竭鄙陋以請於君君所注易與余之說兩人或相印可或不相印可或始不相印可而卒相印可或始卒竟不相印可然率余得之君者爲多而余自知竟不能少裨君也至於詩歌蓋昔人所謂雕蟲末技宜爲談經者所不道而草書出東漢芝象以後昌黎氏鄙之以爲俗書遂委媚者也況余於此兩者又素不工哉且夫君以經易教余余竟投之以雕蟲之技君惠我以科斗韻氏大古之書而余乃報之以效近俗姿媚之書其不相稱甚矣然不知君又何所取也漫書以歸之

書丁近齋示孫卷後

荆楚八

十

丁生輒從予遊出其大父近齋翁家教之語凡二紙其一教之以勤讀書取科第蓋世俗教子弟之常其一教之以決擇於君子小人兩儒之間則固以古道望之而有世間家人語之所不及者矣然翁所教輒以勤讀書實舉予爲況蓋余之少也或然其後年既長大則已知記誦佔俾詞章之習非所以反身而崇德況今益衰且病精力日減於是經年束書不一觀與絕不爲文者亦往往有之則是余之壯且老也既已與翁所責輒少時懶散廢書之狀幾無以異矣其尙足以爲輒之所取法而無愧於翁之所稱述者哉然至於君子之儒則未嘗不竊有志焉而願與輒共勉焉其可也書王龍溪致知議略

世間茅葛議論已自充塞更無一片寸草不生地步王老於其間又番窠倒臼又撰出一種取氣攝靈一息一息等語又是一場孽怪且三教之說正苦分也分不清曰其息深深曰反息還虛曰向晦入冥息扯來扯去又卻攪做一團糟此等語言自謂洩卻單傳

秘藏御起世間鉅儒諸老先生無限爭端不止如龔時實格物而虛致知之說也昔時已病其推儒人佛今且病其推儒人道異日王老又將費力分疏越分疏不下此時當服老拙屢中之億耳王老試觀為此語者其會得王老宗旨其會不得王老宗旨

書岳將軍題大營驛

莊子以子之於父爲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爲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爲強合予嘗疑其不然觀岳侯所題大營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中原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逃而爲之具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此侯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於忘父臣虜其獨何心且已既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爲之急於其父如侯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爲心何如也宜侯之意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

荆集八

故在永州侯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爲是州乃勒之石而并侯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侯之心尚炯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平石之勒與不勒雖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而讀焉其將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

書醫施氏婦事

語曰物反常爲妖腥穢之氣薰積世界乃有賊殺其大父者及其弟之婦與弟之婦之大父凡殺者三人其兩人即時死婦尚喘息未絕始某殺大父時婦奔呼某怒其呼也追而斷其頸至骨又剖其口婦忍死齧刀賊以手椎刀至齒根骨乃止刀前後所斫其不絕者一縷耳見者莫不憐之亦莫不以爲必死會余往無錫知金創徐君素有神效而婦家貧甚不能請醫余邀徐君謂之曰君能一往乎徐君激於義舉遂欣然請行曰我不求一錢必活此婦是我心也因與余俱至則婦勢已亟矣徐君視之曰無恙也醫三日而腐肉盡新肉生又二日而口輔上下肉合頸肉起如舊狀徐

之俗其亦可以興於今矣

來河瑞枯骨志

獨樓完毀凡若干其其體憫憐俯脊脇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猪焉焉所饕餮與夫日炙炙燒風銷水嚼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程壘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病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潛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澤間圓者如破甕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玳玳若尚有光惟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轉我股甲脊乙脇

荆集八

士

於一坎若葉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廟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坎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況此輩萃巧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哂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書瘞枯骨志碑陰
始余與積生之欲瘞枯骨也蓋偶有感於所見而未暇徧所不及見也偶盡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以無歉乎此心之所感而非有意於人之我同也偶以河壩不毛之隙地可以瘞焉而非有擇於其地也已而朋輩聞是舉者競出錢相助而積生父怡間翁又以河壩地卑溼逼水非所以棲骨乃割菜地之一隅以瘞之於是城旁枯骨得盡瘞焉而又得高燥地以免於後日水嘴之患嗚呼此可見惻隱忱惕人人所同惟無所感而亦無爲之倡者耳使義舉更有大於此者而有人焉倡之人其有不翕然而趨之若是者哉君

荆集六

子是以知善俗之有機也因書出錢人姓名於碑陰而附著其說云

跋自書康節詩送王龍溪後

玉臺翁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平能備古今能知康節之詩者玉臺翁一人而已雖然所謂別傳者則康節所自得而少陵之詩法康節未嘗不深入其奧也康節可謂兼乎二妙者也南江王子深於詩法者也間以余言質於南江南江曰然龍溪王子深有得乎詩傳之意者而亦未嘗不深於詩法也索子章草余爲舉似擊壤集數首龍溪蓋素以余論詩爲然者也雖然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字亦詩也其亦有別傳乎有草聖之法乎而余兩無得也龍溪亦何取乎

跋周東村長江萬里圖後

少陵詩云華夷山不斷吳蜀水常通只此二語寫出長江萬里之景如在目中可謂詩中有畫今觀周生所畫長江萬里圖又如見

乎少陵之詩可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長江在詩畫中有詩長江在畫然則長江屬之詩耶屬之畫耶蓋嘗登金焦之顛俯江流而太息其將謂之詩耶畫耶

書黃山谷詩後

黃豫章詩真有憑虛欲僊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煙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蘇州之高潔亦須釀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參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爲作詩計也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大則虞庭禹水稷稽皋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斤削鋸解鑄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於世也釋氏

荆集六

亦云譬如筌篲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刻亦然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老氏書漢世謂之老易言老與易並也而後世儒者細之史所記孔子問禮與所稱猶龍之說雖未可盡信然老氏書絕去枝葉還歸太樸之意則與易上白賁魯論從先進之旨同其說固不可廢也學者以其見絀於儒先遂不暇盡心焉余媚白伯望買得邑人卞氏所藏趙松雪書老氏道德經四十二章松雪字畫精絕爲儒家所寶玩而此卷尤得意之書則學者以其所寶玩而因以讀其所不暇盡心昔人謂買櫝而還珠今因櫝而得珠未可知也爲之書其後

跋吳僧書心經碑後

余始聞江陰觀音寺有異僧書心經碑甚奇怪既欲往觀之則已火矣已而麟陽趙邑侯購得摹本余始得而觀之則如昌黎子從登太華之顛危峰怵目愁不能下眩慄欲死少焉神氣稍定又如

東郭隱几而聽天籟之作萬竅怒號口鼻盡奮而各賜其趣之所極而後止吁所謂技蓋至此哉雖顯素之奔放在誦比之此書猶為拘牽繩墨而不能展矣雖然其奇怪若此而草法未嘗不在也世固有不反經則不合道者非圓機之士誰能信之此書碑既大再摹本亦絕少蓋俗眼鮮好之者麟陽既得此本乃付黃生道使再刻石寺中以還其舊嗚呼神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數論六篇

句股測望論

句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運行臆眇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乎數也句股之法橫為句縱為股斜為弦句股求弦句股自乘相并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句股求股句股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求句同法蓋一弦實藏一句一股之實一句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行因句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句因句弦而得股三者

則集人

五

之中其兩者顯而可知其一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句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句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句股之法窮矣於是立表之法蓋以小句股求大句股也小句股每一寸之句為股長幾何則大句股每一尺之句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句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句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句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句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山之類則句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句股亦可得矣立表

者以通句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一表也一表句股也無二法也

句股容方圖論

凡奇零不齊之數準之於齊圓準之於方不齊之圓準於齊之圓不齊之方準於齊之方句股容圓準於句股容方假一五股五弦七有奇此為整方均齊無較之句股其容方徑該得句之半蓋容方積得句股全積四分之一其取全積時句股分在兩廉則句五股五五五二十五內一半為句積一半為股積其求容方則併句股為縱一廉得十為長之數得濶二五與原句相半蓋始初則一半句積一半股積橫列之而為正方及取容方則股積在上句積在下而為長方矣其容方所以止得半句者則以句股之數均也若句短股長則容方以漸而濶不止於半句矣故大半為股積小半為句積其始橫列時句積與股同長而不同濶其從列時則股積之濶如故而句積截長以為濶則濶與股積同而長與股積

則集人

五

異與橫列正相反此變長為濶而取容方之法也其謂之句積股積者從容方徑與句股相乘之數而名之也若取容圓徑則用句股自乘之而倍其數以句股與弦併為法蓋容圓之徑多於容方方有四角與弦相礙故其數少圓徑弦宛轉故其數多若以求容方與求容圓相比則積中恰少一段圓徑與半弦和較相乘之數弦和較者句股併與弦相較之數也假令句五股五相乘亦倍之得五十如求容方則亦倍句股為法得二十亦恰得二寸五分之徑如求容圓則不用倍句股為法而用一句股併與一弦是以一弦代一句股併也以一弦代一句股併恰少一弦和較加一弦和較則亦兩句股矣假令一句股得十倍句股得二十是取容方之徑一句股得十一弦得七恰少一弦和較三是取容圓之徑其所以少一弦和較者圓徑多於方徑也假令取容圓不用句股倍積而止用句股本積則宜用句股併為廉而除去半弦和較亦得或約得圓徑之後與半弦和較相乘添積而以句股并為廉不除亦得

或曰句股倍積用兩句股相併為廉而以全弦和較與約得圓徑相乘添積亦得此改方為圓之妙其機括只寓之於弦和較間也至於句股積與弦積亦只於句股較中求之蓋數起於參伍參伍起於兩零不齊也假令股五句五齊數之句股則句股累倍之即得弦幕蓋兩句股積而成弦積也至於句短股長相乘之積則成一長方倍之而弦側不當中徑亦不成弦幕惟以一句股較積補之乃能使長方為一正方而得弦積蓋句股之差愈遠則長方愈狹長方愈狹則句股之差積愈多故句股差者所以權長方不及正方之數以相補轉此補狹為方之法也

弧矢論

凡弧矢算法準之於矢而參之於徑背徑求矢之法先求之背弦差而半背弦差藏之矢幕與徑相除之中倍矢幕與徑相除則全背弦差也半法簡捷故用其半幕者方眼也自乘之數必方故謂之幕假令徑十寸截矢一寸一寸隅無開方即以一寸為矢幕而

測景八

七

以十寸之徑除之該得一分是半背弦差一分若二寸矢開方得四寸是為一寸者四半背弦差得四分三寸矢開方得九是為一寸者九半背弦差得九分皆準之於十寸之徑故一寸之幕而差一分遞而上之視其幕以為差之多少又假令徑十三寸矢幕一寸則以十三寸之徑與一寸相除每寸該差七釐七毫弱以為半背弦差若二寸矢開方得四該四釐七毫併之得三分八毫以為二寸矢半背弦差此準之十三寸之徑亦遞而上之視其幕以為差之多少蓋徑長則背弦之差減故一寸矢而差止七釐有奇徑短則背弦之差增故一寸矢而差及一分雖其數有增減而準之於一寸之幕與徑相除而以漸開之每得一寸則得元差而相併以為背弦之差則其法之一定不可易者也背徑求矢矢背求徑諸法消息管於是矣至於徑積求矢一法古法以倍截積自乘為實四因截積為上廉四因直徑為下廉五為負隅與矢相乘以減下廉而以上下廉與矢除實今立一法但以截積自乘為實

測景八

六

而遂以截積為上廉直徑為下廉每一寸矢帶二分五釐二寸矢則帶五分四分而增其一以減徑其倍積四因之法悉去不用頗為簡捷蓋徑積求矢準於矢徑之差矢徑差者矢徑互為升降也矢一寸則該減徑一寸二分五釐矢二寸則該減徑二寸五分而矢徑之差起於積數之不足且夫圓準於方而畸零之圓又準於均齊之圓以方為率徑十寸矢一寸則積必是十寸矢二寸則積必是二十寸但得積為實只約矢與徑為從平方開之足矣蓋方無虛隅也又以整圓為率徑十寸矢五寸則圓積必居方積四分之三而以四之一為虛隅足矣蓋雖有虛隅而其數易準也惟是矢以漸而短則積以漸而減有不能及四分之三虛隅以漸而加有不止於四分之三者矣於是平方法與四分之三為虛隅之法皆不可用惟自乘平方之積為三乘而以四分之三減五分之徑則不問矢之長短積與虛隅之多寡而其數皆至此而均齊猶之平方之法數有多寡而減來減去必得一均齊之數以為準而後不齊者皆齊此天然之妙也夫積自乘而為三乘方之實則一整方耳而矢數藏焉及立法求矢則分為上下兩廉而矢數著焉蓋整方所以聚積而分廉所以散積補短截長而方圓斜直通融為此亦天然之妙也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該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上廉三寸五分下廉十寸以三乘方開之而一寸無開方則上下廉如元數共得十三寸五分為廉法與一寸矢相乘除實恰少一寸二分五釐是為負隅之數所以用每矢一寸則帶二分五釐為準以減徑然後法實相當也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該十寸自乘該百寸上廉十寸下廉亦十寸以三乘方開之則須以矢數乘上廉上廉該得二十寸蓋長十寸而高二寸之數以矢數自乘得四而乘下廉下廉該得四十寸蓋高十寸而闊四寸之數上下廉共得六十寸又以矢二寸為方面與上下廉相乘除實共二箇六十寸該得一百二十寸其數乃足而元數止得百寸恰少積二十寸所以用二寸五分以除下廉則該止得七寸五

分爲下廉其下廉減去高二寸五分中濶該四寸則四箇二寸五分該得十寸方面二寸與十寸相乘共二十寸恰勾負隅之數所以二寸矢則用二寸五分減法也遞而上之每寸以二分五釐爲準蓋雖徑有極長極短而一寸矢帶二分五釐減徑之法則定數也徑積求矢矢積求徑徑矢求積諸法消息管於是矣然此二法者背弦之差則隨徑而不隨矢所以均爲一寸之矢而其差則有多寡之不齊矢徑之差則隨矢而不隨徑所以但得一寸之矢則不問徑之長短而一例爲差此二法之異也若以今法與舊法相通今法不倍積所以不用四因四因者生於倍積也古法之五爲負隅卽今之一寸帶二分五釐也蓋以五乘之矢除四因之徑則亦一寸矢而減一寸二分五釐之徑也然有廉而無方隅者蓋截積止得廉數也卽此二法可見截弧截積之法皆從邊起而準之於邊以漸消息之矣既得一寸之定差則雖倍蓰十伯錯綜變化而皆不能出乎範圍之外此天然之妙也故曰握其機而萬事

荆楚十八

充

理矣其弦矢求徑法半弦自乘爲實而以矢除之加矢得徑是徑之數藏於半弦竊與矢相除而加矢之中也今環而通之以爲背弦求矢諸法背弦求矢其半背竊中藏一箇半弦竊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藏一箇矢竊以徑數相除爲背弦差之數二數消息恰得半背竊本數則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矢一寸半背弦差一分半背數三寸一分自乘得九寸六分一釐其九寸爲弦竊所謂中藏半弦竊與矢相除而加矢之徑數其六分一釐乃是兩半背竊而空其一差亦名差與半背相開方之數卽以與其差一分相乘之數所謂一箇矢竊以徑數相除爲背弦差之數也二數消息以盡背竊而法可立矣其背矢求弦法若背矢先求出徑而後以矢徑求弦則爲簡捷蓋半背竊中所藏弦竊與背弦差竊今以矢竊約徑而以徑除矢竊爲背弦差又以矢截徑以矢乘之爲半弦竊二數消息恰得半背竊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弦在其中矣其矢弦求背亦須先得徑而後得背蓋半弦竊爲實乃以矢約徑

以矢減之以矢乘之恰得半弦竊本數則徑數見矣得徑而背在其中矣假令矢一寸半弦三寸自乘九寸爲半弦竊爲實以矢約寸得十寸以矢一寸減之得九寸以矢一寸乘之得九寸恰與半弦竊相同則爲徑十寸矣此背弦矢徑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至於徑積求矢則既然矣因而通之積矢求徑假令徑十寸矢一寸積三寸五分自乘該十二寸二分五釐乃以原積三寸五分爲上廉一寸之矢爲下廉以除自乘之積餘數得八寸七分五釐如矢帶數一寸二分五釐則爲徑十寸矣又如徑十寸矢二寸積十寸自乘寸百爲實矢乘積得二十寸爲上廉再矢自乘得八爲下廉以二乘上廉消積四十以入消餘積六十得七寸五分加入矢帶數二寸五分則徑十寸矣徑積求矢則積爲上廉而徑爲下廉矢積求徑則亦積爲上廉而矢爲下廉此其縱橫往來相通之妙而一乘上廉再乘下廉則三乘開方之定法也積矢求弦則倍其積以矢除積而減矢弦矢求積則并矢於弦以矢乘積而半

荆楚十八

主

其積蓋矢弦并之爲長以矢乘之而得兩積故半之而積可見也倍之則爲矢弦相并之積以矢除之而得矢弦相并之本數除矢而弦可見也徑矢求積則先得弦而後得積蓋以矢減徑以矢乘之四因得數而弦竊藏於其中平方開之得弦乃以矢自乘以矢與弦相乘合二數而半之則得積矣此又積矢徑弦四者相乘除循環無窮之妙也其徑背求矢法則以半背自乘爲實而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爲半弦竊而平方開之以減背其減餘之數恰與矢之背弦差數相當則矢數見矣蓋半背數中藏一半弦數藏一背弦差數故合二數而消息之也徑十寸矢一寸半背三寸一分十寸之徑每一寸矢該差二分二寸矢該差四分爲定差今約矢一寸以減徑得九寸以矢乘亦得九寸平方開之得三寸爲半弦以除半背而餘一分恰勾一寸差數則矢之爲一寸也無疑矣又如徑十寸半背四寸四分約得矢二寸以減徑餘八寸以矢乘得十六寸爲弦竊平方開之爲四寸以減半背四寸而餘四分恰得

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之爲二寸也無疑矣又法半背算自乘爲實中藏一箇半弦自乘之數一箇背弦差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相乘之數亦名背弦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以此兩數與實相消而矢數見矣假令徑十寸半背三寸一分其半背算該九寸六分一釐約矢一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九寸以除實九寸而以一寸之差一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六寸一分與上差一分相乘得六分一釐并二數九寸六分一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爲一寸也又如半背四寸四分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爲實約矢二寸與徑相減相乘如前法得十六寸以除十六寸而以二寸之差四分與兩半背而空出一差之數得八寸四分與上差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併二數十九寸三分六釐除實恰盡以是知矢之爲二寸也此其法亦始於先得定差而約矢與徑兩相消息以得矢也其徑數有長短差數有多寡亦準此法而通之也在先得定差而已又法半徑自乘爲徑算半背自乘爲背算二算相

判集

三

乘爲實乃約矢以減徑以矢乘之爲半弦算與徑算相乘以除實又以徑算除其餘實恰得矢數之定差則矢可得矣蓋二算相乘中藏一箇徑算與弦算相乘之數藏一箇徑算與半背弦算相乘之數而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假令徑十寸矢二寸背差八分半徑自乘得二十五寸半背自乘得十九寸三分六釐相乘得四百八十四寸爲實及約矢得二寸以減徑而乘之得十六寸爲弦算與徑算相乘得四百以除實餘八十四寸又以徑算除之得三寸三分六釐恰與二寸矢之定差相合然二寸矢之定差四分而乃有三寸三分六釐者蓋始求背算之時以兩背數相乘則四分寓其間恰得此數所謂差與背相開方之數也以四分與八寸四分相乘得三寸三分六釐故定差四分而其積則三寸三分六釐也以八寸四分除之則定差本數也夫背弦差者矢之所藏也以平方開之得矢差矢求徑矢自乘以差爲從平方開之得徑而差

與弦亦可以求矢徑半弦之算矢除徑而矢乘徑之數也差者矢算而徑除之之數也先約徑矢數與弦算相同而又以徑除矢算與差數同則得矢徑差與背求矢徑減差則得弦即差弦求矢徑也積者矢與弦并以矢除而半之之數也積弦求矢倍積爲實約矢而加之於弦爲從方以矢爲法除之則得矢也矢積求弦矢自乘而置虛積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算而以矢除其虛積與元積之并則得弦也假令矢一寸積三寸五分矢自乘得寸添積二寸五分乃與元積相當然後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六寸也矢二寸積十寸矢自乘得四寸加虛積六寸與元積相當減去矢自乘之寸餘十六寸以矢除之得弦八寸也如不以矢徑求弦得積而遂以矢徑求積則矢每寸截徑寸二分五釐而以矢自乘再乘以乘截餘之徑爲徑積然後以徑約積而以積與矢自乘之數相乘添入徑積合爲積算而復以約積自乘亦與前積算同數則積亦可得矣然不如得弦而後得積之爲簡

判集

三

捷也至於殘周與弦求矢則亦用半弦自乘爲實而約出矢數以除半弦算而加矢爲徑乃以徑補出全周之數而以半背數除半弦數餘爲半背弦差恰得矢之定差則矢可得矣假令徑六寸殘周二寸三分八分則以半弦自乘得九爲實而約出矢一寸以除實而加之得十寸爲徑該周三寸除殘周數得半背三寸一分除半弦三寸而餘一分恰得一寸矢之定差則矢一寸也又如弦八寸殘周二寸一分二分半弦自乘得十六爲實約出矢二寸以除實而加之得十寸爲徑該周三寸除殘周數得半背四寸四分除半弦四寸而餘四分恰得二寸矢之定差則矢二寸也數雖如是而起算極周折惟求之弦矢徑三相權則其數可準蓋徑矢求弦則以矢減徑以矢乘之爲半弦算徑求矢則以半弦自乘爲實而以徑爲益方以矢減益方而相乘除實亦是以矢減徑以矢乘之而得半弦算也弦矢求徑則以半弦自乘以矢除之加矢而得徑由是三者輾轉求之則是半弦算中藏卻以矢減徑以矢

乘之之定數以是約出矢徑而因徑以爲周減其殘周而得背以半背與半弦相較而得差恰與矢之定差相同則矢數無所失矣其有不合則更約之此數雖若渺茫然準之於以矢減徑即以矢乘必須與半弦相當則亦未嘗無繩墨也此意立之又立非至神莫知也積也矢也徑也背也殘周也差也凡七者轉相爲法而轉相求共得三百二十六法而後盡渾然一圓圈而中含錯綜變化乃至於此嗚呼豈非所謂至妙至妙者哉

分法論
差分方程盈朒粟米總是一分法也物有多寡價有貴賤兩物相形已知物之孰貴孰賤各有定價矣若使兩物總共若干兩價亦總共若干則兩物混雜雖則兩物混雜而總價固相差也於是以價權物則因價之貴賤而差之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兩物相參伍之總價若使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則兩價混雜而物數固相形也於是以物權價

判集六

三

則因物之參伍而推出價之貴賤謂之方程方程者言物價相檢括有定式而不可亂也差分方程之所不能盡於是有盈朒盈者有餘朒者不足盈朒者因其外露畸零可見之數而推知其中藏隱難不可見之數以據末穎而窺全錐也假令物共若干兩價共若干兩物混雜而法有不盡於差分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總推乘物則原總價不足若干總是賤物則原總價有餘若干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不足之數乘賤物以有餘之數乘貴物兩物各得其所乘之數以爲實而并有餘不足之數以爲法而各歸之則物之多寡可得矣此差分之盈朒也未知兩物之孰貴孰賤而但知此三而彼五則價共增若干此五而彼三則價共減若干兩價混雜而法有不盡於方程也於是而盈朒之假令此賤若干彼貴若干則原總價有餘幾何此貴若干彼賤若干則原總價不足幾何於是推乘以齊其數以有餘乘此賤彼賤亦以不足乘彼貴此賤令兩賤自相減兩貴自相減爲實有餘不足亦自相減爲法則

價之貴賤可得矣此方程之盈朒也差分以價權物方程以物權價差分露價而混物方程露物而混價露價而混物故以價相轄露物而混價故以物相參而盈朒通乎其間矣至於物有以多而易寡價有以貴而易賤於是有粟米則乘除互換之間而多遂與寡相當賤遂與貴相當而其數齊矣以粟易米則以粟率乘以米率除以米易粟則以米率乘以粟率除以貴物易賤物則以貴率乘以賤率除以賤物易貴物則以賤率乘以貴率除以本率乘以所易之率除謂之粟米者因粟米以名諸物也

六分論

數欲以繁而從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約也於是有約分之法則以子減母以母減子至於等而後止等數者母子之數所共止齊也必相減而後得之所謂減損求原也然後以等約母以等約子而繁者簡矣數有以少而合多以聚其零散亦有以少而減多以較其多寡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法合而減也於是有

判集六

三

合分課分之法分母不同分子不同於是母互乘子以齊其數假令二分之一與三分之二相乘二分之母數本少也與子之二數相乘而爲二則雖少而多三分之母數本多也與子之二數相乘而爲三則雖多而少一互乘而哀多益寡之義著矣諸分皆母互乘子而合分則相併以爲實所以爲合也課分則相減以爲實所以爲減也其實有相乘相減之異而其法則皆以母相乘蓋其始皆母互乘子以爲實則其母亦互相乘以爲法也合分觀其所總而聚散著矣減分觀其所餘而多寡著矣數有多寡損益以取平而數之有分者不可以常數平也於是有平分之法亦母互乘子而副置之其一相併以爲平實其不相併而據諸分之位數凡幾謂之列數名以列數乘其不相併之分子以爲列元是三位相併則以三爲列數原是四位相併則亦以四爲列數以三數乘不相併則亦與三數相併相當矣以四數乘不相併則亦與四數相併相當矣但相併則諸分總得其相乘之數不相併則諸分各得其相

乘之數耳以各較總而有餘不足見矣故平實者總也列實者各也非總無以準各非各無以自準有總有各而有餘不足見矣列實有餘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減數列實不足者以平實準之而得其益數減有餘之平實益不足之列實皆齊於平實而後止是若齊於總口於是以諸母相乘猶之母互乘子也亦以列數乘諸分之相乘者猶之列數乘諸分子也則分母恰與分子相當以爲法以命平實而諸分平矣乘分者乘法之有分者也除分者除法之有分者也其乘分除分皆用通分法假如有銀十兩三分兩之二則無分之全數與有分之零數相礙而不相通於是分母三乘全兩其十兩得三十分帶分子二共三十二分所謂分母乘其全分子從之也通分則全數與零數均爲一法而不相礙通分之後乘分則以各通分相乘爲實分母相乘爲法除分則以實分母乘法以法分母乘實而法與實之數始相當而無偏亦所謂變而通也算經曰學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分法之爲難然必精於

算集十八

三

無分之乘除而後能通於有分之乘除非二致也法有淺深而已矣

天地之間聚散分合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天地合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而天地判合則氣發洩於其外判則氣凝結於其中其分所以爲合也兵之用聚散分合而已矣分不分謂之聚軍聚不聚謂之孤旅然聚易而分難其分所以爲聚也韓信多多益辨兵家以爲分數明也數之用聚散分合而已夫聚小以爲大謂之乘散大以爲小謂之除聚小以爲大則無畸零不盡之數散大以爲小則多有畸零不盡之數矣是以乘法省而除法繁乘法易而除法難也可知矣

唐荆川先生文集補遺

詩

贈周翁皋母七十壽詩

高堂有白髮掩映明春暉七十古來少一陽今又歸瑤池青鳥狎

石室紫芝肥令子能承色還看戲綵衣

送使人歸蜀

蜀吳萬里說殊方總是江流一帶長暫醉瓜州能幾日乘風忽又

過瞿塘

病中賈醫士能卿相過

近市不知誰悄然常閉門道人非鄭圃倦客似文園屢惠千金藥

時聽七發言忽忘身是病逸興已翩翻

贈君一竹號華生可徵之文

嚴居無俗好惟與此君知千畝亦何羨一枝聊自怡迎風響獨奏

照月影相隨願比幽人節貞柯貫四時

詠橘杯二首

余過荆溪萬爲菴訪余舟中時風雪驟甚欲共飲索杯不可得

乃剖橘作杯劇飲至醉相約各賦詩紀之

客中酒具愁難得戲幻霜柑當羽觴破處何妨鑿混沌醉來偏覺

助馨香古風豈讓飽尊儉佳味何須鬱鬱芳更笑玉杯真俗物朱

門豪客漫猖狂

天生奇器無人識剖破鴻濛笑我狂醉耐坐令增藥味碧筒徒爾

薦荷香持來或訝成金盞寫滿猶疑是橘漿靈均若也知茲意楚

頌還應記醉鄉

廷試策一道

御批

條論精詳殆盡

臣對臣聞保民所以格天也正百官所以保民也振紀綱所以正

百官也何則君者代天理物者也百官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以
共亮天工者也百官弗正則下有倒懸之危而莫爲之恤上有子
惠之仁而莫爲之施而欲民之安也不可得矣紀綱弗振則愼邪
者或以矯飾取容循良者或以朴魯見黜任者不必賢賢者不必
任而欲百官之正也不可得矣故曰君得臣而萬化行言安民在
乎能官人也曰正朝廷以正百官言官人在乎振紀綱也立法以
任人任人以安民則人心和而天地之和亦應矣于此見上下交
修之責焉見天人合一之理焉蓋自古帝王敬天勤民以致天下
之治者其要端在乎此而不可易也我皇帝陛下上畏天變下究
民隱臨軒一詔于知人安民二者拳拳焉臣知陛下此心即殷湯
桑林自責之心也即高皇帝仲夏不雨席藁露坐之心也臣雖至
愚其于官吏賢不肖與夫民生利病之原則草茅之下嘗有感于
中久矣況當清問之勤敢不悉心以對乎臣謹稽之洪範徵之春
秋大抵政善民安則嘉祥生政荒民困則災沴作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不僭在人陛下敬一以昭事中和以立極宜乎休徵至而六
沴消矣而願有不可以常理測者蓋雖天心仁愛欲以助陛下宵
旰之憂而隆嘉靖之治意者民之危苦無聊所以感傷和氣者亦
容有之乎陛下獨祖以阜民財賑貸以周民急恤刑以蘇民命天
下之至仁也其爲安民計者至矣親賢去奸以別取舍行久任之
法以圖治效天下之至明也其爲官人計者至矣而民未必皆安
官未必皆得其人者意者賢否倒置授任失宜勸懲未著如聖策
所慮者亦容有之乎則夫振紀綱以正百官以安萬民信不容緩
也臣觀知人安民之謨始自虞廷發之皋陶之告舜曰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份之以三德六
德皆以廣知人之旨也詳之以惇典庸禮皆以廣安民之旨也要
之官得其人則善政行而天下蒙其福官匪其人則橫政行而天
下受其害約而言之非二致也哲也者成其惠者也知人非哲弗

能知人而至於能官人則非紀綱之振亦弗能也紀綱也者濟其
哲者也雖哲如堯舜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內則九官十六
相以爲岳牧之倡外則四岳十二牧以任總領之責規爲精密斯
哲有所寄而其爲哲也大矣哲大而惠斯大矣仁急親賢知急先
務此之謂也勳格上下治底平成由此其致也是故陛下欲西災
沴則莫若安民矣欲安民則莫若正百官矣欲正百官則莫若振
紀綱矣紀綱之所以振者臣雖不能悉舉請得以其概言之其一
曰精監司以察守令臣按永樂中太宗皇帝諭蹇義陳瑛等曰爲
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吏部選授皆出倉卒未能悉其才行必察所
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
上者悉察其能否廉貪之實以聞臣願陛下光昭大訓精擇監司
或得於羣臣之公舉或得於容鑑之獨照必其風采素著秉節剛
烈者而後任之其既也果能激濁揚清不畏強禦者量加旌獎其
徇私容奸及蔽賢不舉者量行黜責不但以得官吏之賢否而因

刑典補遺

三

以爲監司之殿最監司憚憲典之嚴孰敢不竭力於旬宣官吏恃
監司之公孰敢不勞心於撫字監司賢而守令亦賢矣其二曰清
銓法以彰黜陟臣按成化中大學士邱濬議曰朝制三年天下官
吏實冊來朝六部都察院查其行事未完報者劾奏之以行黜陟
後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之輒憑巡按考語不復稽其實迹錄其
罪狀立爲貪暴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況貪者未必
暴暴者未必貪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何以厭服其心哉臣願
陛下修復舊典申戒銓司核功過勿循毀譽量才能以責名實曰
貪暴必指其爲貪暴者何如曰不謹必指其爲不謹者何如則人
不得飾名以求功而亦不得巧文以避罪矣其三曰信賞罰以激
人心臣聞之有官而無賞罰是無官也有賞罰而不足以奔走天
下是無賞罰也今也循資而擢之累勞而進之人將曰我資我勞
固宜然也富貴爵祿皆若其身之所自致而效報之心薄矣奸吏
浚財大刻於民而恆幸其不敗露也不幸而敗露也則止以罷免

而幸其不及於戮辱也則微幸之心滋而莫知懲創矣臣願陛下
離照旁通乾剛獨斷政績顯著雖待以不次之位而不嫌於躋等
貪汙有狀雖加以五刑之誅而不嫌於傷恩或璽書勸勵如漢家
故事以收其全功或戴罪供職如大誥中所以處置朝臣者以責
其後效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以奔走天下而後可也其四曰
信命令以敷實惠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易曰渙汗其大號臣
竊謂陛下有恤民之美意而有司奉行未至也陛下嘗下詔
曰蠲租矣賑貸矣卹刑矣然有司之於民也則徵催之苦極矣民
之斃於饑斃於刑者過半矣上德隱而靡宣下情迫而莫救凡以
此也臣願陛下嚴慢令之戒重沮格之罪限某日至某所于某日
蠲租于某日賑貸慢違者必坐以罪而不少姑息焉則庶乎不爲
虛文而民皆實惠也此四者皆以振紀綱而盡官人之道以爲
安民之本者也若夫除盜賊禦夷狄固亦安民者之所當務臣以
爲其要亦在於得人而已夫民之爲盜賊者豈其本心哉迫於不

刑典補遺

四

得已或陷於不知耳故曰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化也陛
下得良吏如龔遂如虞翻者而任之威信所孚則足以折其氣仁
恩所被則足以結其心勸相有方則足以安其業盜賊不期息而
自息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之諸夷乘間竊發侵擾我邊陲處
劉我民人信可患也臣則謂所患者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之無
將耳蓋今之所謂將者取諸世胄取諸武舉非不可得人也惟執
綺之習或未熟於經略弓馬記誦之材或未足於奇正之變也臣
請陛下行蘇洵之說令大臣各舉所知勇而有謀可以出入險阻
者然後嘗之以治兵寄之以邊陲養其望專其任而良將可得矣
將良則士練而邊備飭矣至於財充而食足此亦百官有司之事
耳百官得其人則經理有道儲畜有方而邦之財可充斂散得宜
補助以時而民之食可足要不足以煩陛下也以此言之紀綱克
振百官之所以正者此也民之所以安者此也天心之所助順而
反災爲祥者亦此也抑臣猶有獻焉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則人固立政之本而身尤取人之本也朱熹曰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則心者尤立紀綱之本也臣伏讀陛下敬一之箴則于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而爲知人安民之要機者固自有在矣惟陛下始終此心弗以隱顯異其功弗以久暫易其守弗以宴安荒其志必講學以涵養此心必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由是心純而賢才輔己正而物自正將不待於慶賞黜陟之及其身而風聲氣習之所加眾正遂彙征之願羣邪沮窺睨之心亦其勢之必至者矣故以之知人則其知如神者也以之安民則其仁如天者也以之除盜賊則如舜之玄德在上而寇賊奸宄者自消也以之禦夷狄則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而禦戎之上策在乎此也即董仲舒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遠近一于正而罔有邪氣干其問者也即公孫弘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天地之和應者也即劉向所謂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而和氣致祥者也由是而三光全寒暑時天地位萬物育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諸福之物畢致而王道終矣則夫知人安民以臻盛治又在陛下此心轉移間耳臣不勝拳拳忠愛之至幸陛下垂聽焉臣謹對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奏議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采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可無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禪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

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同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有在所略者矣而況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羣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爲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眾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眾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朝理學之一闢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之證也而國人自釋奠於其國之人之證也又曰春官釋奠於其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證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暨于皆知誦法孔氏而壁宮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朝棣橫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況如瑄之真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也而祀焉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

毛公伏生許衡其亦可以無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代羣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爲先師者也奚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爲師者之證也其罍器舍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齋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眞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注腳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行妙悟之實而

刑其初

七

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況瑄所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爲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說臣又以爲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爲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爲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昂焉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故臣以爲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愚昧死謹言

從嘉靖癸丑
葉氏本錄出

明史列傳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治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璁疾翰林出諸吉士爲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璁者璁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優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盡

判附

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帥邀之海外斬賊一百二十沈其舟十三擄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驍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敗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汎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計開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

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釋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滌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屏爲牀不飾衾褥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山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伴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諡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唐荆川先生本傳

顧憲成譏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生而穎異潛心聖賢之學弱冠舉會試第一楊公一清奇其才將以魁廷試遭客索所對策不應也授兵部主事丁內艱起補吏部主事尋改翰林編修時永嘉國遂稱病求去勒令以主事致仕既而簡宮僚起補春坊司諫時上齋居決事不受朝賀順之因元旦疏請正東宮朝禮上怒甚徐得罷歸杜門謝客砥節益嚴日從山中遊或跌坐竟日冬不爐夏不扇行不輿臥不衾衣不帛食不肉備嘗苦淡曰不如是不足以拔除欲根

判附

二

徹底澄淨年垂五十恍然有悟曰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盡機不握而自運矣四方學者翕然尊師之亦惟使之精析義利而徵其實於辭受進退之間不爲玄談假以利器也歲庚戌寇薄都城人情洶洶屢欲奮身勤王幸尋解嚴已而倭入犯東南騷動蹂躪特甚慘不忍言歷五六歲無能一創順之憤懣廢食時時攜一編袖中或竊視之乃七大傳自留侯鄒侯以至李忠定皆在焉蓋古今所稱大經略也會有以邊材薦者起兵部主事敕視薊鎮邊務條上十七事著爲令尋視浙直師計以禦倭之策邊諸陸孰與海擊其歸孰與至因自定海歷蛟門至江陰出沒怒濤具得險要會哨應援悉授成畫未幾賊舟蔽洋而至大破之斬首百三十餘級溺死無算餘賊奔三沙無一得登陸者捷聞賜金帛升太僕少卿尋擢撫淮揚每事必躬親馳驅南北迄無寧晷竟以是病猶然冒霜雪窮海埔既調度兵食又苦心振貸行至泰州自度不起進諸將士曰吾

死不畏第山中尙少十年工夫耳無一語及私遂卒順之才高意
廣包絡今古游王山陰羅吉水趙平涼王晉江開務各取其長
切磨助發與茲舟翠峰金道人輩爲方外交其於書無所不讀讀
輒窮其奧至於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挽強凡稍習其說者必
折節下焉既得其說輒以全力赴之所得卒超初說之上蓋異人
也晚而應召齋志以歿聞者悲之所著有荆川文集所輯有諸儒
文要及語要儒編左編右編文編武編裨編批選朱子集左氏始
末周秦文六大家文略子鶴徵辛未進士兩京太常少卿孫倣純
己丑進士選庶吉士簡拔有志操未幾卒

明督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荆川唐公墓志銘

趙時春撰

荆川唐先生字應德諱順之高祖伯成以上世居臨淮伯成遷常
之武進生五子復舉進士爲大理寺寺副恩封寺副復遷守平樂
政績稱於世季弟衍先生曾祖也亦以子貴貴封給事中貴卽先

荆附

主

生大父弘治庚戌會魁擢戶科給事中以謹重重於鄉子寶中鄉
舉仕至永州知府配贈宜人任氏以正德丁卯生先生先生生而
明毅嘉靖戊子南畿舉明詩高等明春試禮部第一人廷對第四
人策蒙御筆嘉獎特恩前未有也改翰林庶吉士柄臣方忌諸吉
士奏罷之而以主先生會試欲特留先生先生堅不可遂例授兵
部武選主事冬臘余自刑部主事調武庫與先生朝夕講習先生
能弈而余能酒渾屬省絕務求爲學本原以修己而以其餘力適
情六藝爲經濟正務世好利達漠如也學本朱文公然恐其偏於
綜急故於應事中求無事有象中求無象庚寅秋余以論諛俗得
罪去先生亦奔任宜人之喪壬辰免喪除吏部稽勳主事尋遷考
功不阿流俗獨任風裁重清議吏部弗堪也柄臣以翰林多缺遂
改先生編修校先朝寶訓將成當例遷先生素以直道自任恥出
柄臣之門遂稱病求去柄臣固留不可而忌者因譖之故命先生
以主事致仕錮不用先生浩然南歸學者多宗之自是稱爲荆川

先生蓋年未三十也庚子立東宮召爲編修兼右春坊司諫江西
吉水羅念菴爲贊善同官有犯物議者言官論汰去廷臣更舉以
聞上更簡少保霍公首官僚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爲洗馬時
春編民拔爲史校周御史諱鉄者改清紀耶天下謂得人自是時
春從諸先生請益日獲所未知蓋忘晝夜甫一載東郭遷南祭酒
少師奔太夫人喪冬十月少保卒於位先生深念天下之重又以
皆充講官故與念菴及余請以辛丑正大朝會及朝東宮朝禮欽
蒙御札下柄臣朕三翰林臣請朕及東宮臨朝之意甚好朕久在
於懷卿等以言度意諸柄臣細其奏留中二十六日乃皆免爲民
自是荆川先生之名重天下學徒及論薦者眾而忌者日深先生
弗恤也疏布飲水杜門絕遊宴博極典策百家厭技刪蕪撮要研
精竭神又十有五年乃渙然自信曰吾學足以用矣庚戌虜寇郊
甸徐公薦先生及余余復爲兵部主事後五年先生亦復兵部主
事戊午遷職方郎中先生先居永州府君喪哀毀飲水病腹臃腫

荆附

四

欲求去適奉旨查勸鎮兵馬先生經畫素定條守邊事宜奏行之
甫三月歸事具北奉使集中既歸復使視討南倭師先生素欲平
南寇以靖鄉郡故與胡總督諱宗憲者計度南事尤詳己未三月
遷太僕寺少卿胡總督奏進右通政參軍事先生謀欲破賊海中
使弗擾居民躬泛舟海波自江陰至於劉河渡自嘉興放洋至於
蛟門風汛日行幾及千里羣從驚眩嘔噎先生宴如也三月海多
東南風寇乘風利掩掠岸上號曰春汛時環岸要害列兵將坐食
於民然皆游惰不習戰弗禦諸海寇得登岸散掠去乃攘取死掠
之民貨以自利先生病之登舟泊崇明沙督舟師列岸下出私貨
激稿諸將約曰能戰則吾有賞不能戰則吾有刀寇至見岸下舟
師驚怖先生急督諸將捕斬之沈舟凡十三斬首百二十俘獲無
算餘寇奔三沙先生使總兵盧鏗討三沙而江北賊亦爲王師敗
之姚家蕩餘寇奔廟灣四月晦先生師至淮安之駐馬遷遄寇二
舍五月朔進師新溝撫都指揮何本源軍齊楚將兵凡五阻廟灣

河而軍先生所將亦五軍持火器及青州射手助之明午攻斬散寇四十六焚舟十三進攻賊巢弗克三沙寇亦拒命月望先生奔命還討三沙始二寇之敗諸將不能乘勝急擊旬日觀望二寇得伺隙守先生知其非顧無如諸將何命四面分道夾攻乘以火器騎兵掩其關勇士別持火器焚寇舟分兵椿絕海路詰旦鼓之矢石炮火殷地寇中傷者眾然皆設樓垣蔽蔽反自垣穴中出火器擊王師且以北路遊掠之賊伏師傍林樾以俟擊先生別分兵逐捕頗斬獲賊至午寇度師氣漸衰并出突師背師卻鋒及先生堅騎振旅徐合驍將劉顯爲先鋒當寇諸將夾助之盧鏜以大軍軍中六月朔劉顯以銳師進攻寇閉壘不戰總督以遊擊王應岐之師五千土兵二千來會六日諸將恃眾進攻應岐先奔亡其贊畫師皆奔寇乘勝攻盧鏜先生麾兵發火器乃解度諸將益屏乃以十一日撥甲先登設誘兵令劉顯嘗寇促兵將各傳餐並攻寇堅守望樓勿應顯及誘兵皆燬揚言兵假矣先生下馬白操刀

荆附

五

致寇去百步許二將懼扶歸明日再戰土兵傷卻勅升通政嚴督兵將先生曰藉此以令諸軍可克也往太倉迎之諸將竟縱寇遁去廟灣師亦解先生甚憤嘔血然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賚白金文幣因條上海寇機宜事具南奉使集中九月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表謝有云被髮纓冠之救時先生疾日甚因便以示余余以庚申三月讀其書壯而悲之方任春坊時連榻深憂日進不得見上退困於讒佞尸祿不去如天下萬世何蓋請朝平議既納將別去又曰臣子受上知深矣去胡以報乃又相語曰不十年北虜南倭必大作不得爲國醫願爲傷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故先生竟力疾振因荒治戎伍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振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聲左某從孫一磨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舟中足矣願閒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介飭衣履坐而卒胡總督以聞賜祭葬有司祠焉念菴及余皆以文哀之已詳故茲不復載文詩奏議凡若干及所編著左氏始末古文皆梓

行配莊封孺人與先生同志攻苦淡生子鶴徵爲郡文學生女二長適孫臬次適白啓京先生嘗謂余子女無多亦自少果其勵志類如此是以臥不治牀褥行不備輿蓋如獨行狷士及臨政治劇乃更彬彬云銘曰將不將而兵非兵余戰於北而先生南征逝者已矣而余衰皓尚生世又烏知其怒髮衝冠而指使振鐃者耶嗚呼先生獨立卓行雖積匪崇大道弘濟取雨倘榮望之未見行而未成登臺同懈道積厥躬有德無命有進無程身逝志存嗚呼先生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王錫爵撰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高天下嘉靖庚子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揚卒以勤事死提學耿公同巡撫謝公操江洪公巡按董公僉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於鄉頃之先生之子太常君鶴徵始詣錫爵爲記錫爵薄劣

荆附

六

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負王佐之望乃其歿也弗獲勒於宗彝祭於大蒸而僅僅從鄉之議捧土揭木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事守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嘗以不仕說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說耳奚不仕之足說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一主東南西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界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耶難耶王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於野而檻車復相屬於道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智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燼不扇一葉之夫安所取資於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

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略匈奴猶蒙死疾嗣不
衰止而從容稽頽於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於衛霍也而不
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情歸事有挺緩即兵
將亦有不鍊而自精潮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
彼未竭我未盈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
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困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
使先生而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歐刀於市矣故曰時也
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誦類王成文成秉義士之銳平
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屏將弱卒
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棄榆未
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還有志決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
矣先生縱自信能信於天平夫隱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
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邇先
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

判附

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於今啓手啓足而無改於山中之面
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
窮六經優游抱槩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已膏粟華腴可以飽妻
子何必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
避夷而席險辭潔而就濁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
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箇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
不能爲蠱之不事則蠱爲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沈於仕
隱之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往矣而漸靡至於常之君子猶皆斤
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
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

唐荆川先生文集附錄

右荆川集十八卷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
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啟中追謚襄文事蹟
具明史本傳荆川學問淵博留心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
至句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確著有左右文武儒裨六編爲士林所
推重卽以文論亦能博通今古自鑄偉詞方嘉靖中滄溟弇州繼
空同之後以先秦西京之文雄長海內荆川獨與遊嚴浚谷數君
子發明唐宋六家之緒言其文渾茫演迤盡掃腐庸樸礙之習在
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其集初刻於嘉靖無錫安如石編爲十二
卷再刻於萬曆外孫孫慎行并正續集爲十七卷益以外集爲二
十卷三刻於康熙六世孫執玉編爲十八卷外集未刻今用康熙
本重刊訛脫字取嘉靖本補足嘉靖所無仍留墨丁以俟未敢以
私意妄擬嘉靖本多詩五首文一卷執玉不能不見或在外集中
與他日收得外集當更附梓以傳光緒乙未春二月武進盛宣懷
跋

荆跋

徐

徐

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徐徐集者象山王參政挺作也父諱漁倡理學士多向
化參政復擇其俊者時爲鼓勵鄉風爲之丕變生平博
覽羣書過目輒成誦爲文閎肆豪邁詩更精詣有漢唐
風從涇陽呂柟後渠崔銑游壹意反約爲躬行實踐之
學復與羅洪先鄒守益趙時春諸人論辨往復力闡致
良知之旨當參議江右嘗建王陽明祠正孫忠烈燧許
忠節達位暇則單車過白鹿洞進諸生講學自少有大
志廷對萬餘言觀政禮部抗疏論事凡六端悉中肯綮
徐徐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司營繕尤以省國用恤民力爲要歸以山東副使備
兵徐州開屯糧謹軍堡釐定賦役造東郭浮橋決碭山
水贅沛縣城修學宮置東西兩館養文武士理閒田爲
廩餼民安居樂業遂有江南富庶之風此集爲備兵後
州時所作詩文也凡六卷余得諸坊間爲明刻本無序
跋象山志錄參政著述凡三種曰涉江集曰同野遺稿
曰雜著均無卷數徐徐集不知雜著中嘗附錄否無可
攷今讀其詩二十一首文八首卽景生情實事求是藹
然仁者之言非徒以文藻勝者也然卽以文藻論亦豈

多讓哉因重刻而敘之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後學張壽
鏞序

徐徐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象山縣志本傳

王楊字子瞻又字鶴野渙仲子也爲諸生時以象山密邇島夷據郡上游無城何以守禦上書當道眾迂之後倭寇蹂躪人始服其遠識象山有城楊發之也以鄉貢任南直泰興縣學訓導遷寧化縣學教諭以益王府教授致仕楊學問該博操履清醴三任典教原文典教三邑王不得言並以師道自任士奉楷模居鄉恂恂如也兄弟七人白首無閒言弟挺字子長又字同野渙三子也嘉靖十一年壬辰進士廷對萬餘言辭多剴切浙江通志 觀政

徐徐集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部值彗星變慷慨上疏嘉靖直聲震輦下其疏曰禮

部精膳清吏司辦事進士臣王挺奏爲陳悃誠以裨聖治以回天意事伏思草莽非才荷蒙收錄偶有所見冒死上陳惟望皇上寬斧鉞之誅俯垂聖聽臣竊惟皇上負英明果斷之資懋敬一執中之學聖明之德所宜四靈效順以彰至治乃彗星之見兩歲凡三豈上天深愛之心眷顧誠隆而爲此垂示乎夫天以不能自己之深愛眷陛下而陛下以不能自己之深憂應之天人同心上下一德何變之足患耶雖然臣竊以爲弭災之道不

惟其名惟其實觀變之道不于天必于人爲此不避嚴

誅俯撫愚見分爲六事上瀆聖聽伏望陛下採擇之一

曰慎獨昔衛武作抑戒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夫

修飾於昭昭而行墮於冥冥人之大患也宋儒曰有天

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能慎獨則天理日明人

欲淨盡用人行政無適而非義矣臣願陛下敬一之訓

不徒託諸空言一念獨知重加之意心之所安者必天

理也少有弗安必人欲也去其所弗安而爲其所安宦

官宮妾之時無異於師保臣工之際則正氣充而道義

徐徐集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出何變之弗弭哉此裨聖治回天意之事一也二曰寡

慾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夫人之爲慾無紀而好色

之心甚焉壽命之源實係於此不可不慎也臣自春初

計偕道聞聖躬不豫心實憂之已而登第後每嘗仰觀

天顏惟見清癯怯素日益有加固知勤勞萬幾蚤朝晏

罷所致竊恐前星未耀內御或頻兼致如此夫以陛下

一身上繼祖宗次承世廟中興之統所係匪輕萬一不

謹爲故多矣臣願陛下清心寡慾則精固神完庶祥兼

備祥上原空一社稷之賴其有窮乎此裨聖治回天意

之事二也三曰防微天下之事成於著者未有不始於微君待臣寵之太專則易驕中奪之則缺望作矣臣伏見陛下之待大臣也苟意向所在則近於太專專則驕驕則縱及奪而不顧在陛下則傷恩在彼則缺望惟攬權獨斷恩義並行然後爲兩盡其待闕寺威之既嚴防之必慎此輩謹愿雖聞有之而頑狠躑躅則其常性臣願陛下飲食起居寧過於慎弗使此曹得以覘之禍亂無由而生此裨聖治回天意之事三也四曰廣言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朝廷設諫官寄之以公議是

徐徐集傳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廷有直臣則奸宄不作臣雖初進見言官多以直言爲諱聞有言者聞字原誤作聞率皆毛舉傍及以塞厥責夫言官所言雖未必一一情實然下任天下之怨上觸陛下之諱苟犯天顏禍且叵測豈有人之本性樂於自禍而不能一瘖哉固其心之不容已耳昔康登案二字可疑或唐帝之誤謂唐嘗以天象變見爲不足懼而以直言不聞爲深可畏然則今日之可畏豈直彗焉已乎臣願陛下大包荒之量廣直諫之路言之得者見諸施行如識之不真論之過當亦優容而弗罪則下情盡而聰明開朝廷尊而

奸宄息矣此裨聖治回天意之事四也五曰備邊臣聞國家之憂西北爲甚用兵之道預處爲先昔有分野天之教也因天修備人之教也臣聞陝西方凶荒累歲斗米千錢人至相食前日河套之寇民不聊生久矣今幸小息歲復不收議者遂寘之不復講論臣恐折膠之憂一旦復至甚可憂也臣願選將帥以練兵廣積聚以充食議振貸以安民心則雖被災亦可望其無大患矣此裨聖治回天意之事五也六曰司樂臣聞風俗王化之本禮樂所以正風俗之本也伏觀我朝禮樂最爲明備

徐徐集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獨司樂一節深所未安古之取人放鄭聲者惡其悖淫而喪守也今之樂工繁手淫聲乃與典門內樂亦獨何也夫倡優子弟人所不齒而挾妓之律官更同之乃使之偃然於君子之前且衙門列卿監之閒供應雜劇祭之部甚非所以躋大成示萬世也至於郊廟之樂率用道士夫僧道異端民間齋醮且有禁防而況天神地示乃使黃冠左道司之臣謂聖世不宜因仍如此今宜少仿周禮別置司樂等官慎選民間俊秀充生員以隸太學郊廟殿廷率用典奏仍令天下凡有知音者歲貢一

人分投天下儒學教養學生以備諸祭之用若今教坊則宜遷諸閑僻不當列諸卿監之閒而神樂黃冠悉置不用庶幾風俗可正矣此裨聖治回天意之事六也明年授中書舍人奉詔諭江南諸郡縣所司率行故事致黷盡卻之擢兵科給事中通志改工部營繕司員外郎督修大內城侵漁者斂手十六年進本司郎中皇太后崩議遷睿廟合葬忽改議擬陳必可遷者三必不可改者四縣志案明史章聖皇太后崩在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年閏七月葬顯皇后於顯陵原文序十六年於皇太后崩後必時大工繁興歲計所費數百萬且議添有誤今改正

徐徐集傳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雇夫役內寺高忠武定侯郭勛主其事擬亟請於大司空罷之下部議久不決監督譚曰毋聽王郎中主使擬厲聲曰國用至此諸公尙泄泄耶郎中止此身耳遂挈定夫運歲省國費以萬計縣志作數十并議罷雲貴之採木者又上書於都御史王廷相原文作政府案王廷相未嘗入內閣嘉靖十二年四月任都御史十三年二月加兵部尚書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加太子太保二十年七月爲民則不得略曰方今役車不休公私並困天象示變人不稱政府略曰方今役車不休公私並困天象示變人不樂生兩河之閒轉死聚嘯者踵相接吾見其忽焉覆也加以國本冲弱將相不和強敵外虜積儲內竭此理亂

之關疏逃小臣一旦慷慨良不爲難然勢之所激轉生潰裂元氣所存堪此幾索是不能無望於明公也廷相深納之縣志舊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以次拽入神木廠完日始取批迴動經歲月閒有水漲木漂坐累死亡者挺憫之奏卽水次設廠竹木至卽入給與批迴公私兩便遂著爲例陞江西左參議提督糧儲行一條鞭法夙弊盡革府志復安福輕額沙米歲一千二百餘石又請立新建伯王守仁祠正孫忠烈燧許忠節達二公位原文但云孫許暇則單車過白鹿洞進諸生講明理學今補其名諡

徐徐集傳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府作四箴以示警入覲舉乙榜以下長才受屈者七人還任敕建綸音樓部使者欲繳還帑金力爭曰辭諸上而括諸民欺君不已甚哉乃已縣志轉山東副使備兵徐州府志開屯糧謹軍堡勒定賦役規則中貴進鮮等船以法馭之過徐無敢恣者縣志造東郭浮橋決碭山水贅沛縣城府志大修學宮置東西兩館養文武士理閒田數頃爲廩餼民安居樂業遂有江南富庶之風縣志發粟振蕭縣饑利澤尤著府志疑獄不決者出之薦將弁王元伯陳鑄可大用已而山東妖賊謝漢紅羅女作亂漸逼近境

挺遣驛丞梁廷祐用閒微指揮陳祥等擊破之賊敗西
奔復會諸道兵合擊賊遂授首鎮撫王希文陣沒請旌
其忠先是巨賊居虛礪中爲民患挺猝入其巢縛以出
揚子江賊刳官民船操江不能捕挺授計獲其渠餘黨
解散以知兵聞於朝欲授邊方重任勳寺以前憾沮之
縣二十七年遷湖廣參政府通志徐民泣留不得卒以仇
直縣志忤巡按御史被劾免官府通志挺七歲解文義縣志博
覽羣書過目成誦爲文閎肆豪邁詩更精詣有漢唐風
格府志入都從涇陽呂柟後渠崔銑遊一意反約爲躬行

徐徐集傳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實踐之學復與羅洪先鄒守益趙時春諸人論辨往復
力闡致良知之旨而同郡張邦奇萬表尤所深契云初
父煥倡興理學士多向化挺復擇其俊者時爲鼓勵鄉
風爲之不變晚年見道益精嘗終日靜坐雖饘粥不繼
宴如也子文照字瑩光貢生令蒲城以孝友範俗清白
守官稱循吏挺兄棟鎮平教諭表作國安弟楷安鄉訓
導並見金刻又弟楠字子才號中野與梈挺自相師友以禮
經著聲由鄉貢任儀真縣學訓導與邑士講求心性之
學溺於詞章者廢然知返事親孝律已嚴年八十卒卒

時集昆弟子姓莊言相規了了不亂子文燭文焯孫應
運並以明經世其家嘉靖乾隆縣志

徐徐集傳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徐集卷一

明象山王樞子長著

詩

行碭山

平陸水沄沄蒼茫勢不分魚龍樹杪見雞犬壑中聞野
渡多秋色孤舟半夕曛風波謾慄慄昏墊正如焚

修護城隍植柳其上

城外波如沸城中竈已沈還將細柳意聊弭大隄心此
日金爲障他年翠作陰狂瀾何所極延佇一長吟

徐徐集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九里山

楚漢聞多故江淮昔上游只今形勝地都入帝王州北
郡饒頗牧東原仗魯鄒無勞對華髮中夜拂吳鉤

戲馬臺

戲馬今何在鬼然此獨存停鞭坐芳草醺酒望高原危
堞樓臺近連敖鳥雀喧將軍不好武茲意竟難言

雲龍山

野興在高岡凌虛見草堂雲深龍氣重風遠鶴聲長客
至多春服僧來半夕陽不須談往事歌罷轉微茫

子房山

何處子房祠孤標隔翠微登臨多感慨瞻拜忽忘機分
土城還在藏舟碣已非從游赤松侶今度定安歸

明妃曲

妾命如秋葉君恩似谷風生來不相值寧復計西東有
分投胡虜無因謝畫工以身安微塞猶勝作飄蓬

梅花落

隴月隨弓滿關雲倚纛垂將軍方北顧胡虜已西馳戍
客今安在梅花故不知一宵零落盡還向曲中吹

徐徐集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歲正三日梅苑溪地官約馮補齋冬官暨予登桓

山二首

王子善吹笙梅君無世情況逢少陵客聊作洞山行班
坐雲俱住聽歌鳥自鳴誰言剡溪上千載有餘清
攬轡違城郭停橈上水湄登臨喜新歲談笑總清時孤
嶼看仍在長河逝不疑翻憐地下者空作萬年期

登沛城二首

雉影干雲上龍文抱水流金湯一壯麗齊楚定咽喉四
微聞多壘中原見隱憂歌風故形勝爲爾重登樓

春色上干旌樓船照日明將軍無細柳令尹有長城非
邑初安枕潢池或弄兵居然負升斗何以謝蒼生

上元夕長淮阻風

令節偶孤征中流感慨生風櫓能作嘯燈火若爲明近
浦魚龍雜荒原鼓角并還憐雨聲外辛苦更逢迎

是夕懷書厓

聽雨坐銷沈停雲思不禁長河逢此夕良友定同心攬
鏡看華髮臨風更苦吟知君聊弭節翹首是淮陰

哭張文東

徐徐集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璧元無價青春故不情若爲當遠道遽爾負平生病
與浮名長負將苦節并徒聞投絕筆猶解作金聲

豐縣登華山

小沛新豐道悠然見此山僧行青障外官坐翠微間近
石煙雲狎依林鳥雀閒古人云吏隱茲地偶躋攀

石窟

誰鑿山爲窟委蛇望轉賒出花逢客塵入隄見官牙石
盡疑無徑谿迴似有槎坐令塵鞅息翻憶邵陵瓜

華山書院示諸生

邑里連豐沛宮牆接魯鄒對山還仰止入室定藏修絕
學無難繼良心故易求惺然明覺在卽此是丹頭

沛縣示諸生

絕響千年遠良知萬古同偶來依闕里何以挹休風有
渾珠仍媚無塵鑑彌空泠然對諸子慙媿兩儀中

東書院示諸生

天地委真官幾微在發端不欺皆本體有爲卽瘡癥意
動羣陰動心安萬境安聖門崇戒懼都爲緝熙難

再示諸生

徐徐集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問無他術工夫實識微放心何處是辨志豈云非動
靜皆人極行違總氣機繁弦方切耳誰識太音稀

徐徐集卷一

徐徐集卷二

明象山王樞子長著

文

與同軒賦

主人爲軒榜曰與同客至而問焉主人曰予取諸程子客訝曰吾觀子半畝之宮耳非有芝陳藥房迴山轉谿奇卉異花珍羽脩儀之玩也何四時佳興之云吾觀子晨而出踰踰焉夕而入鰓鰓焉首岑岑焉足姍姍焉稍却掃則斷斷焉謫且四面至矣何與人同之云然則子

徐徐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也非興也徇人也非同人也主人霍然謝曰子教我矣子教我矣然有說焉予聞之茅茨土階其樸不裁拳石勺水其致千里茂叔之草無靡曼之華伯子之雛非焯爍之毛必如子言慮非崇素黜雕之志矣且交際逢迎厥維九經疾疚罪謫庸是玉成子遂謂我爲徇人而拂與同之情恐非所以廣人心究平生也客亦適然答曰子教我矣子教我矣於是呼童命酌長歌盡醉主人隱几客亦辭去忽有道人及門自稱大觀謂主人曰夫泰否相傾復姤相仍四時無終人我有盡程子不察謂

我同人豈知無終爲主有盡爲客之義乎子之辯則辯矣而未大也爲頃忽有冠無極之冠曳元始之裳黯然而登堂自稱羲皇呼大觀而偈曰嗟乎天地之道無壞無成孰爲相傾無臭無聲孰爲相仍因因陳陳孰我孰人勿勿軋軋孰主孰賓境無內外孰雕孰素時無古今孰同孰異身病可瘳心病難祛廓然太虛是名如如言訖不見主人亦寤出門追客客去弗顧歸而頽然託筆斯賦

皆見亭說

徐徐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曰洞開諸門猶如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嗟乎幾於勝質矣充斯言其聖修之極乎孟軻氏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惟有過乃有更惟皆見乃皆仰也先儒云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烏乎疇口與身不因諸心而難易故懸邪孔子以昭公爲知禮既而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斯言信孔子之過非爲君諱也如爲君諱不宜復以爲過而彰君聖人之心猶日月意或有時而食第更之速乎所謂聖人無過者第因其速更卽歸於無耳卽歸

於無是謂過化所過者化則所存益神故曰充是言聖
修之極也然則有過無過不足云在更不更之辨更不
更不足云在皆見不皆見之辨實國門之禦而譏穿窬
亦聖門不屑之意非得已也曾子云小人閒居爲不善
見君子而後厭然嗟夫何其勞哉何其勞哉因爲之說
系茲亭云

城沛縣記

嘉靖歲丁未夏四月沛縣城成是役也謀始於丙午九
月至是訖工越如干時厥直取諸官帑之羨金如干兩

徐徐集 卷二

二三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城延袤幾五里爲堞千五百爲鋪八爲水門一爲環城
二爲敵臺八基廣如干崇如干南西北三面濬隍視
城東臨漕河顏其門東長春南來薰西永清北拱辰法
象咸備當其任則周令涇暨分董相作如干人既成蓋
屹然泗水之右可以爲政矣先是前令王治者鑒頃年
寇攘之變白爲土垣作四門式廓粗立周令將因而完
之初聞于余余是之已上之前撫臺克齋王公公亟是
之已上之六察節齋陳公公下余議議曰可公亦亟是
之遂城焉今年以其成上之撫臺月梧喻公公又亟賢

而甄禮之夏五余行縣登而縱觀焉因慨然曰壯哉塞
乎此東南之樞也可以爲政矣沛雖小介乎齊楚之間
田漢以來率稱多故蓋自復隍之後上下千百年莫或
城之乃至是始備此何以爲豈時盡訕而人盡選與哉
將事之成不成有定數也說者曰春秋內城二十三皆
不時害義於齊美邢於晉美成周雖時且義亦書見勞
民爲重事也城沛無當乎余曰時有乘有不乘義有因
有不因乘其所不乘者其勢傾因其所不因者其害成
此天地之常而機事之會也沛爲徐屬邑當江淮之上

徐徐集 卷二

四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游國家轉漕東南不道此不達昔者陸宣公論唐患至
急汴榮緩幽燕其說曰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
或驚嗟乎今之徐沛固唐之汴榮也矧其俗輕轉徙而
狎遁逃其氣崇任俠而略儒雅其計賤本業而貴末作
而饑饉泛濫抑歲有加焉是故易稱設險詩美伊洹春
秋紀事美惡同辭茲役也意其必乘而難因者乎此固
逸道使民之志也令爲江西貴溪人起家鄉進士其居
官廉毅有識余素賢之因章之記俾後有攷焉

徐州弘濟橋記

徐故天下舟車要會舟行者汴兩洪凌汴泗雖險有常道若行陸者至城東門必渡河河廣數十尋流故駛頃年黃河決虞碭而東寢爲巨川偶挾風則波濤建瓴視昔險十倍且郵傳舍皆河東偏官無艤舟長行者至輪蹄雜沓輒望洋號召得小舸則紛然競登不復顧多覆溺焉余至而閱之有建白者曰州城北有浮橋二一跨汴名雲集俗稱小浮橋今挾黃河甚湍急不可徙一跨泗名萬會俗稱大浮橋泗流緩且渡者一州之民耳徙東門便余是而下之有司有司亦曰便且議曰泗水隘

徐徐集 卷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萬會橋北舟十八久且敝矣東門河廣計得舟三十五而費不貲故事舟之道實應者法附湖隄石已而淮北泊淮西者率枉其塗使附焉民甚病宜下令不至寶應者稍爲權法計盈遂止庶民不賦而舟人樂從事易集也余又是而上之撫臺克齋王公督河素齋于公六察環峯賈公沂東劉公僉是之遂命之徙因各置籍命判官袁衮司入同知石岡司出知州陳叔美監焉始於乙巳歲十二月至丙午二月竣事由是東門行者始稱便云居無何萬會之間有告溺者余視之乃知徐之商旅

盡集河北橋不可已乃憮然曰爲人上者胡惜一處分視吾民泯泯死哉乃令飭萬會舟還舊所別益東門舟有司因計權贏贖金得如干爲舟三十五每舟篙板柁楫鐵纜巨錨咸備焉復損兩橋夫數稍益之會州縣之徭合如干人無幾橋成已權皆止而附石之法亦罷由是河北與東門行者並稱便云是舉也初謂河在二洪上游勢暴迅不可成余冒眾論爲之今且逾歲矣唯汴泗之交舟子偶不戒或絕纜而下橋輒爲解雖不免少勞而顛連者多恃橋無敗也夫東門之塗南通閩粵

徐徐集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走荆楚東連吳會北拱燕齊檐蓋疊符相望於道丙午冬當朝會之期橋之足音達旦不輟比歲河決民之扶攜以避患者率由之以依州城亦達旦不輟夫自古無盡利之法顧有益於民雖十五猶爲之況其大者哉昔者鄭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夫東門之涉豈徒溱洧爾邪乃知徒杠輿梁誠王政之大端而聖門之所不廢也夫役募直歲故有羨入官爲修橋之費今仍之橋名弘濟與萬會雲集等余爲識其顛末以告諸將來至云喜作事輕勞民人雖無

非吾何取焉爾

新建彭東書院記

象山王挺以聖天子命來鎮徐暇日營進諸生稍稍論問學即諸生亦蒸蒸起遂爲作書院羣焉書院在彭城東門因名而記之且先之曰君子之學以成身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天地位萬物育然後一體盡而君子之身成身成然後爲君子之學喜怒哀樂人人所同約言之曰好惡言其已發謂之情言其未發謂之性言其從出謂之命言其靈覺謂之心言其趨向謂之志其實

徐徐集 卷二

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一爾好以天下天下安其好惡以天下天下安其惡位育在茲乎是故志定然後知謹獨知謹獨然後心不分心不分則性合併性合併則情節宣故中和至則性命宅矣敬義立則物我忘矣是曰合內外故彌存彌應體即用矣彌應彌定用即體矣是曰一動靜故旅進旅退其道不匱時止時行其道光明是曰通晝夜夫好惡者天地萬物之管也辨志者天地萬物之機也吾身者天地萬物之會也智愚之性同而不同者習察之辨也匪二性也聖賢之學同而不同者生熟之分也匪二學也

箕子所稱無黨無偏會其有極孔子所稱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曾子所稱物格而天下平孟子所稱集義而塞

平天地之間者意在茲乎舍性命而言學故學日支舍

好惡而言性故性日離舍一體而言位育故位育大難

而本緒日非顧曉曉然置喙於異端而自忘其處此何

取焉今夫負金以行乞挾隋珠而魚目之求人皆知笑

之而學不悟何明於人而自暗也或曰堯舜病諸孔孟

不偶位育安在哉曰否非然也臧獲廝養可謂至微內

能其親外能其黨則物我相安而日用皆順達官大人

徐徐集 卷二

八十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喜怒哀差則晦明易位而上下解體何則其性一也堯

舜不以弗濟忘其病孔孟不以不偶忘轍環之心百鈞

烏獲各舉吾力而已今以堯舜孔孟之所難必而併棄

吾力之所可爲不以云迂則以云謬是何異駭甫田而

焚耒耜哉聖天子方以人文化成天下而徐州接壤魯

鄒流風遺俗當有存者爾鄉先生問庵馬氏嘗游陽明

先生之門與海內學者發明往緒余至而揚摧焉爾諸

生業已蒸蒸起矣先儒有云學莫先於立志又云有德

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焉乎其無負聖天子之

化魯鄒之遺與爾鄉先生之素乎茲役也地取諸廢址
材取諸故廨庸直取諸束矢暨鈞金前爲門二中爲堂
五間後爲閣視堂堂閣之左右翼屋皆兩楹東西號舍
皆若干間號北皆有會講堂三間肇工於乙巳之冬迄
丙午春二月落焉且命判官黃應期理閭田若干頃籍
歲入爲餼供之具維時若同志同事先後觀厥成者則
水部馮子有年陳子洪範曹子英徐子惟賢地官周子
鎬梅子守德若與有勞者則知州陳叔美同知石岡判
官袁袞歐世賢暨學正呂銳訓導謝京廖轅高朗又皆

徐徐集 卷二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樂育而相觀者得備書云是爲記

華山書院記

豐故徐屬邑往歲以河決徙治今華山治當山之麓並
麓稍東爲學宮隘弗稱葉令桂至以歲之乙巳十一月
白之督學午山馮公暨予復並麓稍東爲華山書院門
堂號舍咸秩矣堂之後復並麓稍東爲軒五間境幽而
頗奇至丙午十月乃略就緒予行部偶寓焉因進諸生
而訊之曰令爲茲其情深其志戚哉古之教者時教必
以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故君子藏焉修焉游焉息焉是

以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離師輔而不
反也夫學宮者時教正業之地書院者其退息居學之
所乎並麓爲軒且幽而奇者其藏修游息之墟乎爾諸
生處焉亦既有日矣果能安其學而親其師乎果能樂
其友而信其道乎抑能離師輔而不反否也夫動靜不
違而內外合一者作聖之極功也情以境遷而機由靜
悟者爲學之始事也吾心之良本自炯然顧眩於紛華
昧於功利日昏日替卒無以自解偶入靜境則雜擾頓
息如蹈湯赴火之後而沃以清冷之泉其神躍然心目
俱爽矣夫雜擾息則真體自見而氣日清端緒發則機
括日競而大有功故察此謂之察識推此謂之擴充知
此謂之知及得此謂之仁守蘊此謂之天德措此謂之
王道故親師友而不倦離師輔而不反也是之謂古人
之學夫以古人之學望諸生望之至者故曰其情深夫
太上無境其次境境最下不離境安土敦乎仁何境之
有語有之吾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是謂
境境怒於室而作色於其父何境之能離夫無境者吾
不得而見之矣必也其次乎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

徐徐集 卷二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程門之教每令學者先靜坐彼有取爾也易之道羣陰盡剝而後爲復也今之學者紛華功利之說日陳於前故呻佔畢多訊言隱學而疾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久矣夫藉境生心而緣靜與悟是之謂始學之道烏乎其不得已而思有恆之意乎故曰其志戚夫聖學無歧而人心有覺也天地之性無所擇而後生豪傑之士無所待而後興太行之東大河之間蓋豪傑之陸而聖賢之藪也爾諸生毋謂豐小毋謂學問之難庶幾於令無負哉令故知名士晚以貢入官其展采錯事多定力豈

徐徐集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陣亡王鎮撫文

維年月日兵備道遣官致祭于明邳州衛鎮撫王希文人情莫不惡死死有榮於生者謂之成仁人情莫不欲生生有辱於死者謂之失身爾王希文質岸魁梧膂力絕倫頃以山東妖寇倡亂本道募兵防守爾乃挺然請行直搗巢穴殺賊無算賊以爲神乃下馬斬首竟自殞

絕雖不免於貪功輕進之過終難掩其摧鋒陷陣之勳嗣此羣醜不敢東嚮潰圍西奔大兵乘之並就焚虜雖取效不同而首功固在彼偷生者雖不卽死爾敢死者雖死猶存烏乎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爾世受國恩一死足以報國百世稱爲忠臣爾之榮於偷生者真鳥雀之於鸞鳳犬羊之於麒麟酬德報功必有殊典爾一尊大河之濱大河洋洋壯哉斯人尙享

敘徐州志

徐志頗蕪成化間嘗一擷管距今五六十餘年闕弗載愈

徐徐集 卷二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病之會宣城梅子以監倉至梅宣聲藝林且同志而友人鄭任子適相過任攜文而灑灑遂與議脩焉迺分命博士弟子雜採州縣之成且探遐發潛上下今昔具次業矣迺釐之前爲圖次表次志次傳而志之綱三曰天文曰地理曰人事目十二曰星野曰災祥曰山川曰田賦曰官署曰學校曰戶役曰漕政曰祀典曰兵防曰方外曰雜紀取材相麗蕪治而闕者亦完旣竣事矣迺屬有司梓焉梅名守德字純甫辛丑子大夫地官主事號宛溪任名子龍字躍之號雨川象山王樞敘而系之以

論曰夫志者言乎心之所之也天地之心之於好生人之心之於生生然裁成輔相天地不與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其意曰聖人爲治必將通天下之志故欲徧觀並詔以弊吏治以察民俗以若生志也孔子稱春秋其文則史他日有曰吾志在春秋嗟夫可以觀世云漢鄭玄謂志爲記而孟堅諸人紛紛制作直以其文非本指矣然論世者猶得緣文以見志故志也者言天下之志者也聖人之所通也弗可已矣徐

徐徐集卷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州近天地之中氣和而脈饒然吏無法守民多遷業無法守則饕餮日行多遷業則奇表易作其志睽矣安望生生哉方今聖人在上寤寐好生而廟廊之志日在邦國徐故扼天下之吭迺法逸且業遷有隱憂矣此志所由以講也夫仰觀俯察關策而裒誠者凡以爲民也勤身砥行正供而往役者凡以急君也覽茲志者或感於斯文吏志於爲民是之謂仁民志於急君是之謂義仁義風行是謂生生生生不忒好生乃宅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又圖表志傳所由以麗也烏乎作者其亦有

憂乎

徐徐集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徐集卷二

奚囊蠹餘二十
卷補遺一卷附
錄二卷

商孫景雲敬題

光緒乙未七月

嘉惠堂丁氏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奚囊蠹餘二十卷

明張瀚撰瀚有琴堂疏稿已著錄是集賦一卷詩
九卷序二卷記一卷雜著一卷墓誌二卷行狀行
略一卷祭文一卷書二卷瀚於萬厯中以忤張居
正罷歸頗著風節浙江通志稱其善書法工點染
詩文莊嚴典則歸之爾雅然集中酬贈牽率什居
六七雖平正無瑕而殊少醞釀其自序謂奔走四
方二十餘年每以一囊自隨凡所得簡札詩帖俱
納其中積久蠹蝕因取其字畫稍全章句可讀者
錄出成帙故名曰奚囊蠹餘云

奚囊蠹餘提要

一

張恭懿公朝天圖

奚囊蠹餘象



奚囊蠹餘序

余奔走四方三十餘年每以一囊自隨凡得簡札詩帖及所裁答漫興諸草亂內其間積久蠹蝕殘缺不可檢閱楮鏤兵戎之間命童子認余手筆取字畫稍全章句可讀者錄出成帙賦才本拙向爲俗吏豈能脩詞發藻希爾雅溫厚之旨望風人堂奧之末哉感於物發於聲出諸性情不爲湊釘掇拾襲故牘以飾鄙陋譬之貧簞之士布衣草帶囊牖繩樞使人望而知其處約則固寒士面目四體無恙若假富勢冠裳甲第泰然示人以盈不知者亦必疑於心知之者將共掩其口彼其人宜何如愧且赧邪吾知免夫閱既迨爾掩卷題曰奚囊蠹餘

奚囊蠹餘自序

仍令內諸囊中時隆慶戊辰夏六月望虎林張瀚識

刻奚囊蠹餘序

古之爲詩人人而能言之初無顯名之家下至閭巷田野之賤其所歌者往往感發聽聞而關乎政教故季札能言列國之風亦以所言出乎性情攷驗者有所因而辨其俗此道變於漢以下其間騷墨之徒擅材爭驅體法顧門以詩賦名家者接武而起其病在挾奇挾氣傲世調俗嘲侮造化題品萬類使後來之僞希附流風引脰掉吻睥睨叱咤甚至準體肖字抵掌優孟履亨順而有餘悲富盛年而傷搖落概於詩家之道未得其似先得其病然此惟材高者有之而近習尤甚故昔人評詩上下千年間獨無憾於晉之陶潛非謂其言出性情而

奚囊蠹餘張序

有古詩之遺耶今讀大司馬元洲張公之集必知其爲有德者之言矣蓋公夙稟異質書無所不窺奮迹東南裒然爲人士之冠冕釋褐以還逾三十載足跡所窮幾遍天下所至輒以道德文章爲陶士宜民之具其雅操大節不能與世浮沈宜其德性之醇深而言之可觀如此今集中所載羣體派分而殊貫嘉言麗發而霞舉短章大篇成聲合節自漢後諸家所以名世者無不會其精駁以鎔裁於無迹若迴雕擬不施性靈洞見方諸元亮天趣雖同而制作之該備邁會之昌隆勛名之駿烈又元亮所不能兼者昔王維柳宗元卓然爲天寶貞元之鴻筆聽其言非不瀟遠有致惟名檢凌遲而言有餘

辱如公之因物寓言因言明志不惟不蹈材高者之病
卽古今能言之士何以加之竊謂公詩不當與櫛字句
句刻鵠效顰者共論直當追三百篇而嗣其響使千古
之下知言者起想見公之德業必於斯集乎攷驗矣公
今開府二廣總文武之憲綏馭旣暇出次往作莊大參
應請夏僉憲道南謀佳允請梓而傳之欲與功烈並
承邇佳允識陋無以窺測閎深居嘗獲公隻語寸墨藏
之甚珍不意今日縱觀武庫之富而更得託一言於簡
末佳允之生豈徒也哉廣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銅梁張
佳允頓首謹序

奚囊錄餘張序

二

刻元洲先生雜文序

今海內名公卿德業文章予知有古杭元洲張公久矣
頃者公以少司馬兼中丞開府蒼梧兼節制兩廣諸軍
事而祐以職事承下風參諮謀厥亦幸哉歲戊辰冬祐
至蒼梧獲睹公奏疏及諸吟咏各一冊伏而讀之忠嘉
之猷大雅之什燦乎章矣顧論議敘述紀載諸體闕焉
獨不備祐乃奏記公曰夫文猶樂也樂有一音不備不
足爲大成惟明公其終教之公自案牘間揭以示焉則
近所製沖霄山記吳文惠公集序也祐拜手曰高山仰
之景行嚮之殆謂是乎明日祐復進曰夫管窺者未睹
眾星之麗天飲河者不識分量之易足願明公盡以所

奚囊錄餘曹序

論著者惠多士公遜謝曰予平生隨事酬應具有述顧
散失者多矣夫文亦奚必富篇什哉勿已則存諸篋中
猶十之一二其惟是耶祐受而卒讀焉則歎曰婉而章
近而遠廣博而有則颯颯乎文哉竊惟公之生也光嶽
氣清且當中興之運際聖作之期故其文渾成而不雜
鬱達而有條其學以聖賢爲本故其文出入六經而不
詭于道平生樹氣節履清脩不苟徇流俗故其文穆然
凝然矩矱森嚴雖善詆者無所投其間性樂善所交遊
盡海內名士故其文如美玉然更琢磨而愈益溫潤識
之者皆以爲瑚璉之器性靈洞徹神思舒閒絕不以世
之毀譽利害動其心故其文沛乎其順浩乎其不可禦

不觀諸水乎其源涓涓而大不可極其出洋洋而深不可測微而不可得託握也漸進而不可止息也與萬物資生與天地鴻洞而不自爲德也夫水所以能成至文於天下者以其順無累也公嘗作文每出好事者快先得之寸楮片詞悉爲時所珍視而公欣然不自以爲多傳曰江海所以異百瀆者以其能大受也其公之謂乎雖然善知公者真不特詞章間爾也夫文非組織之爲工而用世之爲貴公起進士爲郎歷官藩臬臺省卿貳凡所經緯百度而潤飾治道者孰非文哉行且佐贊天子明堂禮樂之治以化成邦國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旣踰月集成蒼梧郡陸守一鵬以公奏疏及諸咏吟俱有

奚囊蠹餘詩序

二

序今是不可無一言也祐曰然祐之欲附驥久矣竊感王褒四子講德之義綴一言於末簡隆慶三年正月吉旦廣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昌江曹天祐頓首謹序

奚囊蠹餘詩序

元洲張公殖學邃中敷華樛實悠然自得之意時形於詩篇什旣衍日星斯爛卽所韞奚囊蠹餘若有觀其深云初余之釋褐也門公在秋冬二曹郎咸以文學旃吏治而庶績興焉已而出守廬江補大名中正蒞民去後見思至爲立祠蓋得公於政事間矣繼遷藩臬晉鎮關陝委蛇棘寺經理漕河居貞履順始終以之境有變遷而處之如一蓋得公於行誼間矣道成而隆望積而章簡在帝心節鉞斯授威稜瞻乎二粵元元之民罔不胥匡以生蓋得公於德業間矣聞公之風仰其盛而未接其儀刑邇以被命南來幸得謁公大參莊石坡君復教

奚囊蠹餘詩序

一

以公詩而屬余序之余俯而讀仰而思諷詠竟月若有得公之爲心者語曰詩可以觀若是者非耶今夫情本乎中理非自外代而有作其誰曰不然竊謂風雅未興之前未嘗無詩世不以詩而名也風雅旣亡之後未嘗無詩詩不以世而晦也天地之道運而爲元化散而爲元聲其在於人也感物而動不得已而爲言苟有見乎吾之爲詩也卽吾之爲言也則元聲無盡藏而詩之道昭焉矣以是而論公所造述其大較不可睹耶蓋公博稽羣典統宗六籍取裁上世參訂近體而會之吾心故恬適足以發性靈酬贈足以昭嘉淑登臨足以舒襟度題詠足以暢物情出乎筆墨蹊徑之外而發然成一家

言豈不難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海內咸願見焉而公之自序且欲內之囊中是豈得而終閉也哉行當以偉烈風望晉而書接於朝則夫倡陳詩之義以鳴國家之盛其不在茲乎以是知清風之誦不特見於周廷太和之音益並顯於昭代者矣隆慶戊辰季秋上澣之吉賜進士出身南京工部尚書柳州治生徐養正頓首拜撰

明史列傳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盜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己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衛

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鑄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卽家俟召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萬曆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張居正惡守禮驕衡驕故特拔瀚資望淺忽見擢舉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卽出己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又唯諾居正狀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贖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

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
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憫
恐交章留居正翰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
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啟摭他事劾之勒致仕
歸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
問卒贈太子太保諡恭懿

奚囊蠹餘卷之一

明 仁和張 瀚 撰

賦

平山賦

覽羣像於儀內兮獨神契乎茲山卑不可踰兮高匪危而可攀若踟躕以紆徐亦蜿蜒而迴還比衡斯懸兮若几斯安靡輒沕之荒忽奚鬱嶮之難難賴闔闔于林麓仰穹窿於雲間既宣氣以誕秀仍居靜而體閒伊際天兮昆侖砥滄海兮蓬萊戴巨鼇以柱蒼昊兮渺靈域乎仙臺信滂漾以崔巍將目眩而神移夫焉藉以棲息徒延佇於無涯誠不若茲山之夷曠兮互中天若長陌彼

奚囊蠹餘卷一

坤何心兮衍爲邱陵唯仁能樂兮眷茲窟宅爾其覆五色之大雲啟蘿闌於紫石長舒元亮之嘯徜徉靈運之展觴飛洞庭之酒柯爛天台之奔飫神兮芝苓資身兮芋栗泉飛鳴兮雜鳥弄而爲音雲卷舒兮吐巒岫以逞色天桃燦兮春熙井梧墜兮秋瑟彼四序何推遷歷千齡猶一日不驚不崩匪疾鑒嗜險而蹈危祗樂易以取逸因自然以見性託幽貞以比質等萬感於均齊眇升沈於得失坦蕩蕩兮無偏終優游乎道術

上達樓賦

伊隆崇之飛閣奠畿輔之坤隅仰蛟螭于雕甍煥玄綠于層櫺梗枘壯其弘麗班輸殫其巧思眇龍攀其靡及

肆繩趨而可踰試握衣以循欄爰奮足而躡梯啟八窗之玲瓏倚曲檻而躊躇左爲魏郡雄鎮王都右通佛國紺殿浮屠百雉山峙於魏廓維億坻湧於豐庾羣賢祠兮立準青矜育兮下帷間槐榆兮比屋蕩垣堰兮陂池爾其清衛帶淇黎而環繞濁漳入黃魏以洶涌蝦蟇崩決兮直下飲牛混濁兮流東太行萬疊接伍浮之龍嵒高陽百里走白馬以鬱蔥控宛冀兮納宇內分三晉兮來域中眺北闕兮雲擁煥日下兮雙龍俯南國兮櫛比靄烟際兮周墟古顓頊之開建兮姬康叔之侯封歷廢興之靡常兮紛創置之不同李唐魏博趙宋天雄金堤橫兮流水銅臺迴兮秋風牛羊放牧兮殘壘禾黍離披

奚囊蠹餘卷一

兮故宮爾其重扉晃朗四顧晶光摘星辰于杳眇兮羅幻象于混茫隘六合之九州兮小烏兔之騰翔卻坐塵於晝永兮結陰森之夏涼何地維之偏迴兮信天體之下降于時涼颺乍起寒蟬倦鳴黃雲帶沙塵之色朔雁雜胡笳之聲心煩憺兮月滿氣曠恨兮潦清思深兮王粲愁結兮張衡誕周宣之文教兮訝獬狁之內侵戒九邊之烽燧兮徵六郡之民兵村農賣牛以買劍學士投筆而請纓縈元元兮曷恃徒總總兮未甯覺憂增於遠覽又神竦乎高登爾乃幡然自釋浩然慨慷仰神禹之文德兮矧我武之惟揚申甫兮神降於維嶽越越兮熊虎之騰驤戢戈矛兮舞干羽走豺狼兮烹犬羊屈羣策

之多奇分恃一人之有慶苟安壤之有賴分余何爲乎
遑遑過舒懷於寥闊兮思超忽於八荒眷義節之靡留
兮岷嶺迫兮斜陽申金蘭於三益兮要歲寒以相將託
燕賞以消散兮胥浮遊以徜徉吹參差兮伐鼓按觥詠
兮宮商莫宣情于柔翰聊寄意於兕觥

庭柏賦 有序

獨處關河再經寒暑庭前四柏砌畔重陰退食
之餘表徊其下方春莫窺其生色入夏何有於
潔齊當蓐收而不衰處玄冥以如故似君子之
一致順應不遷協老氏之三全攝生尤要觸物
有悟寓意於詞

奚囊遺餘卷一

三

偉閒庭之四象稟勁氣於五行敷雲葉以翳翳挺霜輪
而錚錚俯而就之團欒兮飛蓋之影墜仰而望之龍從
兮遠山之黛橫實垂垂兮孕秀華飄飄兮暗馨厭的皪
之闢彩守安靜以儲精未與宮闈之守兮秩秩聊遠斧
斤之伐兮丁丁遷彼大谷實我前楹選千樹於泰岳配
二株於華林採摘兮效文賓之辟穀游息兮希赤須之
全真諒列仙非我徒願比德以淑身爾其青陽肇歲麗
日鮮雲條風既達膏雨載零芬紅芳紫嫩綠柔青此方
蒼蒼刺刺離離落落爭似龍池之柳離宮之柞已而金
氣既騰商飈初過原隰蕭條歲聿其莫冰柯雪卉風偃
霜墮迺其矯矯穹穹鬱鬱蔥蔥何言蓬山之籙天陵之

松辨修短於異歲兮齊寒燠而同姿眇百感以無累兮
越千禩而爲期嶮杲杲兮翔林鳥夜皎皎兮挂驪珠撓
颺颺兮激蒼龍之噴吼潤濂濂兮降翠鳳之歲裂被嚴
穴兮亭亭自足登廊廟兮蹇蹇有餘不茹不吐匪疏匪
腴抗天德以肅肅順坤載而于于允矣百木之長卓哉
大壯之需爾迺睇盼斯夕徙倚躊躇媿模模兮峭直又
樛櫟兮迂愚思致用之非才竊感物而起予繫炎景之
易邁慨秋風之旋移苟根柢之未固何枝葉之紛披試
觀化於歲晚表榮瘁於桑榆託栽培以滋息幸貞心之
未殊若夫曼倩譴沮於鵲立方儲孝感乎鸞棲西嶽衍
成行之仙路昭陵然勝妖之古株本乎好事之傳異何

奚囊遺餘卷一

四

關節槩之有無

士不遇賦

昔衡門之高蹈愷明盛之不逢踰垣迫以終匿閉戶闔
其扉通髡首狂歌於衰鳳羸程混跡乎夷戎箕山潁水
藉枕漱以恬漠采薇茹秀並偃蹇以恢閑總遺世以耽
寂匪道大而莫容若迺鼎俎干商熊羆釣渭牛角商聲
干皮眇說湖城之三鱸不登臨邛之駟馬未遂雖小畜
而大亨終乘機以邁會方豹隱龍屈乍失勢而憂違已
鷗舉雲蒸率羽翔與鱗沛曾憤懣之幾何紛崢嶸以滲
漉豈若沔沔之徒游夏之侶耻自比兮仲嬰竊夢寐兮
臯禹既際世兮虞唐亦致身兮青紫祇休惕兮凌兢每

紛綸兮組鋸塊愿以紉蘭兮等芬芳於猶薰更駕騏
以驂驥兮厭駑鈍之伶仃稀膏棘軸兮運方穿以碎磻
執素鮮潔兮值秋風之淒清挾墳典之策兮躑躅羸秦
之肆工雲和之瑟兮於邑齊王之庭方茂齡志闊達兮
薄驕揚不可任逮垂晚習愿謹兮惛嫫諛無脩能淬太
阿以操百鍊兮使割雞於武城師俎豆以脩五禮兮庸
克詰乎戎兵廣出塞胡弗獲兮唐易邁而無成均內美
招叢嫉兮誼達體而見傾前曳後掣進尺退咫方藉譽
聞忽罹訕訕智殫力比於嵒巖瑰璋卓犖命之謫異
馬牛任其呼嘲涇渭無分渾泚何周流以盤桓恆敝罔
以謬戾傷鳥驚棲莫知所止神龍泥塗畏彼穴螭已焉

奚囊蠹餘卷一

五

哉不見知以無聞君子之貞也不背世以滅勸人臣之
經也砥節礪行匪獵榮也據德游藝耻自鳴也疾尼如
虎無加于聖妒夷爲跖不減于清也敦素履兮自適樂
天命兮奚疑眇富貴兮非願俟功烈兮何期甯循繩兮
守墨堅風志兮桑榆豈蒼蒼兮昭明竟遺鑒兮惘愚

四言古詩

自想詩有序

余生眇小性復迂疎非高爵重祿之器命既蹇
薄又嗜恬淡無輕裘肥馬之需四任散郎服役
已越九年兩典鉅郡薦章奚啻十上始叨司憲
遞轉參藩何意招贅秦關竟以左官蜀國非辜

莫省欲信翻疑甯敢他尤聊因自恕云爾

眇余謫劣夙慙偉奇中無多畜外鮮師資甯堪振奮而
耻詭隨譬彼兒稚佩褱與觴亦若駑駘踵武驕驪能不
我甲奔益見疲天罔遺物登我亨達一試水僚三厯雲
司淮淝閔旱瀟淵戒師抱關峭兩東粵保釐方冰若履
比盈在持有碑載口式祝用尸余曰奚勞民謂去思豈
其隱隙當彼路歧妻妻貝錦幡幡詬訾辱身褫級遠役
西陲岷峨合沓山河險巇旋渦迅驚川何渺瀰長安天
際故國天涯纖纖夜月九見成規熠熠春葩夏葉垂枝
嗟嗟勞人憂心如馳駑駘浮雲蒼蒼靡虧尺蠖龍蛇屈
信有時庶乎知命勉旃勿疑

奚囊蠹餘卷一

六

西曹舊游別來歲久不徒契闊興思間有隔世之

感矣作懷舊各一章

沈憲伯子由

往借文始適子之館蓬海越臺冲虛消散祿石二千布
衣三韓黃金然諾白頭個欵既遂歸心空山習懶丹經
几清金膏寵煖眾妙克臻萬慮咸坦猶懷友生塵緣未
斷

陳少參羽伯

唐文始變伯玉爲宗綿延我友克紹芳風鍾靈於越振
譽江東宛地遺編畫省詞雄負俗寡耦道大莫容坎廴
二紀藩屏西戎垂晚嘿嘿殷憂冲冲北窗頭仆長恨何

窮

朱省郎汝一

雲閣委蛇法比參伍文既相觀仁亦資輔洵美君子不
茹不吐謹行脩詞薄視錦組信而見疑逢彼恚怒方禍
歸吳爲原沈楚淒其以風濛濛宵雨魂兮不來使我心
苦

孫憲伯文揆

蕩漾方舟駕言適越極目蓬萊窮探禹穴石梁虹飛瀑
布龍窟赤城餐霞剡溪弄月嘯振青林歌饒白雪雙劍
入秦遵彼艤昵明哲知幾榮名屣脫山僧不來嗣音遼
絕

奚囊蠹餘卷一

七

吳中丞峻伯

中丞魁瑰淵源家學摘詞灑翰川雲磅礴蚤契聖腴雅
擅述作雲司法比東方木鐸藩垣總憲數試盤錯授節
貴陽遐荒經略屈指升沈同歆萃拔遠慰渴饑忻忻勳
伐

奚囊蠹餘卷之一

奚囊蠹餘卷之二

明 仁和張瀚 撰

五言古詩

雜詩

王胥習格熊黃公善厭虎血氣一時衰終爲黠獸苦安
身貴明哲鷙猛奚足數魯縞本非堅猶能勝強弩金刀
聊割鮮醢脾不如斧知雄守其雌深藏是良賈
雁以善鳴生樹由擁腫全才與不才異何能兩相牽志
道守不易向通情屢遷時命苟有合蟠曲爲枯樗無因
遇明盛鸞鳳避鷹鷂行藏信非我冥默持立立
燕人有流言季子飽馱馱中山亦積毀夜光投白圭和

奚囊蠹餘卷之二

一

德氣融結上焉薄雲霓下以固金石多口何能睨周行
本恢廓豁徑空見擠寄謝譏誤人循環理亦齊

湛湛方塘水淘淘接溪流榆柳交層陰鳥雀鳴相求徙
倚曲欄上爽氣生清秋俯視形將影邈焉懷好仇晨風
正南翔尺素不得脩馳神附雲翼及爾鳳池遊

草枯山坂平秋登雉兔肥馳馬攬繁弱無俟遠合圍一
發殪霜毫再發墜雙飛舉火聊炙鮮村醪力不微但令
快意氣奚惜雨忘歸凌厲諸豪俠顧盼增光輝

大塊勞我生眇焉一暫寓朝華夕零落日出晡夜露和
絳馳不返百歲僅旦暮胡然大夢中知寐乃致寤倏倏
困形役升沈易喜怒操舟泛洪濤身險情逾怖何如遲

坦途悠悠縱高步

休沐委簿領消散恣神娛游睥夏木陰悠然自成趣下
枝虬龍盤上枝丹榮吐嚶嚶鳴文禽參差復迴屢獨鶴
唳庭除徘徊不忍顧豈無霄漢心予焉振其羽

丹山下威鳳鳴梟或見嚙蠅蜺遇神龍矍矍姿毀夷驅
驥入牛阜芻秣氣詎移阿衡蒙流言處聖不免疑超然
覽玄始矢心三無私

腹育生枯株脫殼爲玄蟬本與槁壤俱一朝憑化遷吐
納月露中蘊沐風雨前微形竊伏匿何意聲日宣螳蜋
枉見撲稟質非甘鮮

奚囊蠹餘卷之二

三

獨辨妍媸亦照心邪正塵埃一蔽虧玉臺無掩映何當
拂羅袖常明本來性

渡江望金焦山

解纜發江南掛帆遵遠道微風泝層波凝矚見三島潮
從海口來驚濤簸天藻晴雨撼蛟螭流沙沃樹草飛閣
摩雙峰金利麗三寶神龍秉坤軸浮玉架蒼昊回巖本
西互狂瀾障東倒延佇欲凌空飄飄爽余抱

初夏入濟

我昔駕征航芳華媚初景淺綠曳垂楊輕紅發朱杏忽
焉幾千里始涉齊魯境春風度去陌夏雲薄前嶺花落
樹陰繁鶯鳴晝逾永戀土厭薄遊懷人復心耿天闕五

雲中蓬窗日延頸

七月十五夜泛湖楊丹泉同賦

西風逐炎埃零雨生新秋煩襟久沈鬱良朋結清遊薄
暮枉輶車花港遵蘭舟涼月忽澄景波落珠光流幽林
有驚鵲平沙亦翔鷗金荷漾遠浦明滅互沈浮飛觴無
留飲雅歌旋相酬物外信昭曠明發成淹留

贈別

駕轍將何適把袂立斯須銷魂惟惜別況乃別心知夙
有冰雪操久瞻金玉儀陟遠自雍秦使節照江湄舳艫
通萬里惠澤浩無涯不逐時人好雅與徧性宜西湖山
水間登覽頻招攜春風桃柳穠秋水芙蓉姿從茲涉焉

奚囊集餘卷二

三

隔良晤不可期長安見花發千里勞相思

與張子談玄

夙向規中理晚晤守玄人玉簡非真訣金符亦漫陳弱
水看逾渺三山空嶙峋入海勞方士嗟嗟漢與秦留侯
從赤松聊以託隱淪一聞上乘言萬化通元神弱水自
可筏餐桃信有因重離逢習坎虛實隨屈伸九還成一
粒形外無足珍二五陶鎔物逍遙宇宙身倪仰寥廓間
翔翔極無垠

賦雲樹圖

山陰雪夜舟中散駕千里昔賢信高曠遺形若敝屣同
心則不作三變風日靡曾是合歡者竿瑟調宮徵相逢

故復新誰云遠猶獨浙水通閩江多情念之子夙以金
蘭姿共結雲霞軌躡躡阜春樹繁瀕流暮雲起因之寄所
思瑤函以雙鯉

酬鄧元學

嗟余夙謫戾迎德慙前修經籍寡論討金蘭失其儔徒
然鷄鷄質邇企鴻鵠遊伊人振清藻含芳誕微猷冰玉
君子儀慷慨廊廟憂晤言已神契重茲瑤華投伯琴愧
知音郢曲難爲酬中情一以洽願言永綢繆申章在敦
義道遠相爲謀

泛湖風雨

東風蕩湖水白浪湧金沙巖巒互隱見林樹忽傾斜寶

奚囊集餘卷二

四

塔倚天末虹橋雲半遮頓失艤舟處回望城郭迴舟師
力不任隨流泛無涯平生萍梗跡只尺千里賒經綸在
四方嗟彼繫匏瓜但令遠塵俗何地非吾家

次韻答陳玉泉

夙齡愛邱壑雅志深巖棲偶逐青雲出遂與故山違富
貴非我有衣馬慙輕肥十年守郎署三尺欽皇威堯天
溢惠露草莽霑春暉省躬靡一善荷子忘百非眷彼萬
里翼終奮鵬鵬飛伊余江海心時懷鷗鷺機長鳴願傳
侶翺翔力益微枳棘旣已安卑棲甘世譏側聞昭曠音
清風振塵衣連章不可繼調絕和人稀

夏日雨霽過韋氏山莊得雨字

朝曦盡餘霽原隰滋臙臙結客竦輕轡駢筵駐深塢白
楊敗屑陰綠葭被長浦遠影出岫雲新香濯枝雨靈石
交名花的饒媚簷宇游鱗與飛翰參差相狎侮人同集
金谷地擬臨玄圃清醞湛飛觴懸河落談塵林風披素
襟紅塵避錦組日晚忘歸途適性卽吾土

將往廬陽別省中諸同志

朝辭丹鳳闕夕駕青雀航我往豈不遄躊躇曷所望眷
彼二三子燦燦珪與璋休德休實潤興言吐蘭芳芳潤
藉自飾永懷不可忘

忘形态歡洽所貴心相知不聞昔人言對面生九疑白
首猶按劍結綬終睽攜永言鑒前轍同德爲師資瞻彼

奚囊遺餘卷二

五

清秋月千里見情私

私心戀京洛君亦念遠征我守一郡牧君刑天下平林
莽棲鷗鵠上苑集鳴鶯嬰組脩程聯琚珌盛明疎戚
任所處去住非殊情

情深願易違會促離苦多秋風折高柳霖潦瀾江河行
矣各自勵乘時莫蹉跎漢世重循良明廷殿催科何當
報知己民物阜且和

夏日鎮淮樓登眺和劉侍御作

仲夏景氣佳憑虛一延眺飛閣互中天幽遐紛無際蜀
山鎮坤隅南巢旋溶濤崇岡出斗躔淮淝森東逝川原
界吳楚聲教雜荆衛峻堞何逶迤并邑煙火翳駢闐集

四方帆蔽互飄飄沃土夙宜稼雲霓靡留藝崔巍較弩
臺遺墟敞初地散兵亦有灣喟焉感興替解慍招遠風
怡顏值新霽心慙竹使符適因眇塵世

沈生桂林生瓊楊生郇王生教以應試行各贈四

韻壯其志云

南州有桂樹託根在巖壑陰陽儲其精日月相迴薄天
邊挺雲幹燦爛敷丹萼採之及清秋奇芬月中落
林生眞瓊瑤瑤瑤殊卓犖燦彼珪璋姿明瑩不加琢太
潔易成汚至道間以逡行矣薦清廟惟哉守其璞
談經楊子雲秉心淵以粹說詩解人陋摛文同舍避久
戢背漢羽雅有鴻鵠志無嗟日月逝歲晚成大器

奚囊遺餘卷二

六

我愛文中子沈默本天賦尙書探聖猷不襲漢儒誤其
心在羲皇希聲等韶護登崇及昌期餞子青雲路

宵征

肅肅戒宵征駕言返我疆遵彼與泗河山阻且長盱
嶺盤巘嶇沿流以徜徉虛邑指招信帝里踰明光盈盈
照寒月皚皚飛清霜攬衣落木下膏車古道傍孤鵠摩
蒼天野田鳬雁翔俯仰何遑遑所志各一方夜央不遑
息我馬玄以黃慚彼秣中廐何如御驥驪驚力豈不騁
聊以及周行

靈雪篇

大化度羣生陰陽禪相司闔闢調四氣品物蕃昌熙旂

蒙大荒落仍饑下民咨之冬屆臘月恆賜失常期三農望欲絕百升不得滋眇余稟憫瘵惛惛省所私矢我髦若索索彼神與祇鬱結上冲霄散爲雲彌彌俄而微霰零隨風舞離披白渠敗瑤甸玉宇標瓊枝萬有一何夥混然暗無涯消騰逐沴瘴豐亨兆於斯因之悟往訓居高而聽卑類仰喜懼并永言慎所綏

淮揚道中

我行無幾何炎景忽減涼一驅涉泗水湯憩彼淮之陰輕風泛孤航帆檣帶暮雨雲飄度維揚去留不自意心跡成兩忘居人悠悠爾祇役奚遑遑昔云丈夫志桑蓬在四方墨突不待黔周流聖所臧勞生誠順

適勉旃娛景光

歸鶴篇

皎皎雲間鶴不受氛塵侵幽人一以馴爲階下禽春風舞翩翩秋月唳清音瘦影恍爾似野性偕余沈經年託傳侶欲別意難任念非夙所隨還歸嘉樹陰客旣眷故鄉鳥亦適故林去矣物無累叟哉誼已深願比雲霄翼常同萬里心

舟中紀夢

丙午秋正中癸卯日之暮舟橫江浦橋沿迥以東驚澄心靡所思清夢恍神遇遂有三達人邀我青雲路華裾珮鏗鏘承明趣共赴金殿九重開天香散紫霧瑤階降

至矧怡顏親寵顧忽若宣余言直指披衷素情通願不違魚水欣相附大資隕自天玉爵金莖露至寶出上方靈液瀉玄圃河飲較量狹持盈將自喻再拜捧歸廬相看驕且懼數聲江鶴鳴子夜蓬窗寤起視月當空銀河一棹渡

懷高光州

憶昔送高適沽酒長安市相思何處邊燕山與湘水萍蓬互飄忽三秋阻雙鯉猶聞多苦辛兵戈日填委角聲淩斷雲蠻煙蔽殘壘余亦淹簿領萬里同延企頃傳天上音知是賢聲起五載花封郎超遷漢刺史中州本名都習俗信洎美江漢及汝濱均爲聖化被地異民不殊

奚囊蠹餘卷二

八

心平政自理願言崇令圖仁明表終始努力夙所期休戚互相倚

貞女篇

南國有貞女榮榮冰雪姿展如邦之媛膏沐不屑施幽蘭顯文佩蓮葉紉素衣咀言求庶士深閨潛自疑媿彼桃李顏嗟此日月馳春風上柳色水荇亦參差轉盼忽異態標梅辭故枝頃筐望其實能不生酸悲誰無室家願我命合歸遲

入天台境

仙邑闕精爽巖壑信雄一覽赤城霞遂與人境絕靈石羅萬象礪底流泉一樹靄蒼蒼鳥道經百折仰瞻

星漢垂側駭蛟龍

時春欲徂景物正齊潔尤秀芝

亦肥雨餘芬可嗅身

阮迷心參茅氏訣登頓豈不

險玄襟自娛悅

尋源覽勝贈錢尹

王孫三山來云出勳貴里高標信自別柔翰亦何綺雙
躋天目峯直遡蒼溪水討跡桑梓間遊心煙霞裏醉著
漉酒中笑振飛雲履尙想方外仙風塵久脫屣

濟川贈吳子

川源浩無極茫茫接滄瀛日月互吞吐出沒鯢與鯨天
吳吹浪花秋濤撼雷鳴長年避不發魚菽亦屏營何人
理方舟揚帆迅孤征衣袂夙有戒濟險良匪輕中流一

奚囊蠹餘卷二

九

鼓枻萬里期澄清

題月桂美人圖

朱顏何憊憊腕弱倚芳樹華裾飄彩雲玄鬢凝香霧虛
疑洛川神謾想巫山遇應竊長生丹飛伴輪中兔

宿天姥山房

朝躋千仞峯暮向峯頭宿仰睇猶萬重翻疑在山麓夜
靜聞猿狖庭空走麋鹿纖月掛孤松飛瀑下深竹中天
一燈明鐘梵出層谷飄飄凌雲霞頓覺清心目明發攀
崎嶇九仙相追逐隨地飯黃精遠辟人間穀

送陳倅巡山順德

歲晚北風寒郊原繞積雪砂白路漫漫于焉送君別平

生報國心文雄武尤烈每憤犬羊羣奔騰未卽滅胸藏

數萬兵手提三尺鐵慨慷登邢臺西望何官嶠重鎮接

三關十隘紛九折雲屯六郡材人和地險設旅振宣皇

威天驕避漢節折衝尊組間萬里烽煙絕

贈李會泉封君還蜀

西蜀猶龍翁入關輕萬里經秦復踰魏戾止漳之溪弔
古迴銷憂觀風色靡喜官舍澹無營怡怡適倫理天雄
股肱郡仙郎司法比甘棠陰正繁芳風騰然起組紱舞
衣鮮鼎俎榮祿侈兩載樂委蛇一朝憶桑梓相送臨河
梁離端自茲始

始離一水間遙望萬里橋悠悠蜀道難旦晚馳星軺新

奚囊蠹餘卷二

十

霜落木初南征雁嘹嘹豈不厭行役到處成遊遨清齋

會泉上山靈時見招猿鶴苟無怨松菊亦未彫峽雲涼

可攬江月紛相邀但飲鄂筒酒而斷黃精苗鳳詰一何

煒遞莫來丹霄

丹霄接畿甸榮祿何煒煌甲第擁輪蹄信美非我鄉懷

哉天彭居峽險江流長危樓飛鳥道曲坂盤羊腸微茫

在天際寤寐勞相望親戚悅情話賦便稻梁賈卜身

可資守玄道所藏浣花丹景下濯錦青城傍逍遙快意

志遊子任翱翔

翱翔遊子心豈不眷恃怙經營在四方王事正靡盬盟

鷗一以狎萊雛不得舞行矣戀滄洲懸思陟岵岵烟霜

薄遠林涼風淨秋宇日晚急騶歌把袂清漳許故鄉亦
云邁自昔稱天府岷峨有遺傳仙人號彭祖笑傲洞天
幽遐齡不可數

占曠別業

在昔遼金時芳林駐飛輦繁華一朝歇郊圻自平畎高
士梁園歸名勝此中選朝市夢已非萊蕪手親翦黃花
近籬栽綠疇當戶衍丹竈藥九還東華經一卷翻嫌長
者車驚起村莊犬

奚囊餘卷之三

明 仁和張 瀚 撰

五言古詩

西嶽宋侍御同遊

偶從乘曉使登攀，陟千仞秦城越斷隄。
漢時厯平驕翠柏，嚴分行紺宇紛前引。
行披谷口雲坐沾巖頂，潤羣山漸覺低。
百道飛泉噴信是巨靈，壁中流亦何迅。
石鼓靜來聞天池，湛清醴棋坪若有人。
青鳥傳芳訊恍惚毛女迎，因偕叔卿進一餐。
千葉英頓失三峯，峻世網未可辭塵衣聊此振。

日華山趨蒲城值雨停車待霽乃發

奚囊餘卷三

華頂雨欲來羣峯忽變色，突兀平復低蒼翠。
黯然黑近樹影猶欲遠，澗鳴漸亟雷駭蛟龍飛。
風驅燕雀匿停車未能發，煩囂暫屏息少焉見新霽。
晴光在檻側萬象眼中明，爽氣散幽憶回瞻仙掌遙前旌。
颺渭北

浴溫泉

白靄薄青林遙望驪山趾，沿洄紫邏深勝槩。
一何侈紺殿挂懸崖繡嶺侵雲起，池亭接上流湯湯漾溫水。
蓮臺噴雪花瑩然絕塵滓，坐石膩於膏漱泉甘若醴。
洗心滌骸垢澄映微表裏，我行愜幽賞誰謂宦遊鄙。
勿問舊離宮華清久傾圯

關中十首

古渡餘荒冢何年風雨崩，曾將天補缺不禁地移陵。
神聖猶如此而人安所能

夫子關西傑脫迹湖城隈，四知心不負三疏禍成胎。
譜言君未悟大鳥空遺哀

魏武爭關日西兵先據秦，中流幾沒矢一蹶在蒲津。
當時不自奮鼎足是何人

崔巍重關下猶說姚鵲屯，全軍併心力勝算得聲援。
悲號風雨夜惟有陣亡魂

左丞能料敵趨利不攻堅，魏將馳錐壁蕭軍走華川。
祇今馮翊路烽火夜猶然

逶迤涇渭水引入廣通渠，疏鑿驅民力舟航利國儲。
河

流自清淺無地覓隋墟

黎陽本孤旅鼓譟薄弘農，將軍行奮迅郡守計從容。
誰信登陴晉眞能折虜衝

萬騎出關東稠桑一戰空，失律哥舒翰遺謀楊國忠。
此時唐天子行幸華清宮

元和多寇盜飛書動京師，關津有內應主將詎能知。
始信金帛貴頓使人心移

黃巢陷河洛全師屬令孜，壯心猶感奮枵腹不勝疲。
禁阮一失守國破徒傷悲

公署對雪

高齋盡日雪稍稍蔽青山，遂令蒼莽色眇在混淪間。
同

雲垂滿地微月忽臨關庭柯墜不折棲鳥驚復還撫景
豁幽囑杜門謝塵轍悠然坐清曠寒夜開愁顏

意

秋日關城登眺客有談王官龍門之勝者漫賦見

秦關萬秋齊潼津正奔流北指中條麓想見王官邱背
郭渺烟渡雲樹蒼蒼浮爲問首陽冢崎嶇猶阻脩斷壁
挂猿狖激浪騰龍蚪空懷盤山蹟未遂禹門遊邈矣非
吾土淒其生遠愁翻然眷東鷺湖上棹漁舟

酬王廷尉元案

往昔都門別惆悵平生親幸邑臨離水分符出衛濱爲
御五斗祿同是折腰人雲出眇相失蹉跎經幾春葉令

奚囊蠹餘卷三

三

子齊名異績騰楓宸君遊豈予似亦復免沈淪徵書赴
南省授節入西秦策進胡不憚遑遑增苦辛客從東方
來貽之雙錦鱗烹魚讀尺素眷言何諄諄紅顏俱白髮
久要寧足論憂心正荼毒秋思到鱸蓴雅志在邱園荷
衣垂角巾中章青雲侶功成歸比鄰

寄和野翁睢州阻雨

東歸匡廬間登涉念脩途周秦猶在望漸近楚與吳一
夕飄風發陰雲滿四隅驟雨竟三日橫潦漲通衢將留
廩不繼欲去愁僕夫郵亭坐歎息巡簷鳥雀呼須臾觀
新霽鬱結成歡娛輕車已風駕驚馬爭前驅世事亦如
此顯晦同榮枯達人自有悟幻迹安得拘

悼亡四首

蒼蒼徹重陰雷霆何太烈階前瓊樹枝芬芳一朝折福
鍾信非邇禍倚孰爲孽余愆省莫追爾善則焉滅皇鑑
猶遺形悲來五情熱

十載攻詩書文思飛縱橫先達皆飲衽同輩一時傾希
聖迴不惑芥視世上榮朝聞徒爲耳夕死空令名誰云
天帝側無人賦樓成

楚璧瑩無瑕隋珠夜光炫墮地靈復完沈淵不可見嗟
余老無聞屬爾揚聖彥爾猶厭勞生余留復何羨終恐
歸化時無復生存戀

奚囊蠹餘卷三

四

回也天喪予伯魚亦先逝自古皆如然才賢不永世造
化彼何心脩短同歸斃暫拭涕流離聊且從禮制不及
東門吳怡然無累繫

冬日西行偶述

海珠初曉望茫茫路已迷三水適西邁雲霧蔽端谿入
嶺忽欲暝既出聞村津炎荒無嚴霜芳林草萋萋秋蟲
振羽鳴春禽呼雌啼寒暑有代謝此地良不齊戒心南
山境亦警滄溟鯨鯢俯慚經世謨祇役空栖栖

贈傅右使近山

八閩信嘉麗到海勢偏雄五華盤蜿蜒三秀迴浮空云
是飛僊人結室當其中芙蓉散青靄座上搖蔥龍時沾
躡屐露或御振衣風名籍注寶錄雅與金閨通俛仰廊

廟心窮寂巖壑同餘潤宇宙間膏澤垂無窮

贈督府公

澤國東連海連逃結島夷腥風吹急浪出沒恣剽椎承
平厭戈鋌束手徒傷悲皇心眷南顧爰命丈人師上公
自神投漢烈風兼資登壇揮五兵威聲懷四馳乘秋橫
殺氣甲上騰熊羆一鼓誅鯨鯢再鼓淨妖魍雲開海門
近白日照江湄捷書聞鳳闕上賞沐鴻私許國身猶壯
報恩心靡移動名載青史俎豆繫民思

初冬江閣觀湖以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分韻

余得地山二字

冬入北風生驚濤一何駛危樓倚江干潮信正堪伺海

奚囊蠹餘卷三

五

門初轟雷白練中天墜恍惚陰山移還聞奔萬騎云是
忠義魂憑茲雪遺憶旦夕再來還傷心故吳地
我有同心人日夕相娛閒江閣渺奇觀因之一登攀雄
風壯怒潮隱隱江上山層雲排雪浪噴薄穹窿開帆櫓
互出沒魚鳥驚復還泊長不可窮聊爾舒心顏

題秋江獨釣圖

幽人遠塵囂浪跡俯寥廓茫茫烟水間虛舟任飄泊投
餌本無心得魚非所樂長笑秋風生木葉紛紛落

荆門道中避雨觀音巖下

恆陽正炎鬱一雨忽滂沱征徒促徂兩避止山之阿青
林結野館懸崖立嵯峨幽洞趺大士五色上森羅百尺

掛螭首噴沫成龍渦更攀雲中臺神怖不得過圻地迸
雷電傾天注銀河流沙灑霖霖恠石隨其波我生嗜探
討歷覽豈不多偶憩遺奇絕欲去仍留歌

與奚憲使學山話舊

在昔附驥日相將皆茂年君直西掖垣我備將作員屈
指青雲上致身良易然蹉跎能幾何素標忽乘顛蠶叢
萬里國一官同迤邐官不厭苦辛有懷不得宣正御無
十獲力耕逢石田扶搖渺鵬程倦翮慙飛騫飛騫信無
期悠哉歸來篇三吳不殊俗五湖雲水連訪我猿鶴廬
遲君書畫船初服信自媚宦獨文繡妍尊羹與鱸膾願
及秋風前

奚囊蠹餘卷三

六

自江津放船渝州投治平寺

鳴橈下焚溪水駛舟如箭銅鐘乍經過漁洞忽不見道
上有逢迎遠走渝州據傾灘但轟雷激石陡飄霞丹壁
罔凝睇青林祇心戀乘傳入城邑小憩空王院悠哉一
無營向來何萬變

五丁峽

飛瀑下澄潭磷磷漱白石清風灑層巖泠泠生兩腋靈
鳥及幽花附耳忽沾幘蘿篠迷前途雲霧蔽後陌流覽
乍躊躇凌空陟峯脊曠然小人寰恍如生羽翮云是五
丁峽信有神工闢樂土易銷沈巖壑饒仙籍嚴程不可
留虛擬脫塵迹

寓兵康國詩

海郡逢多難鯨鯢颶烈風逋逃成部落島嶼出鱣鯨千里桑麻地頻年荆棘中給兵徒自賈命將乏全功誰遣問問秀來膺虎豹雄魚龍纔置陣尊俎即臨戎勝算惟居重先聲足遠攻庶幾康秦日歌咏四民同

再入潼關

十載抱關史塵鞅復嶠函浮湛處其賤籠繫亦身耽朝路畏嘔噓夕涉戒濡淹盤桓貴行正往訓夙所詣觀懷拂衣思弁綈彌可慙枯萎而雨露忍忘天澤覃候鴈隨北風河溜下江南無山寄心曲使我兩情含

三月二日東園讌集

奚囊錄餘卷三

七

青門三月初春光燦如綺楚楚耀路衢聯裾復方軌言訪仲長園爰出冠蓋里會心信非遠翳然得林水珍禽迭成響奇葩雜紅紫擷芳入尊俎沽鮮酒逾旨耽樂共忘疲坐隱忽移晷瀟瀟指顧間祇除先上已

上巳景隆池讌集

上巳信佳辰光風媚林薄纖柳颺絲絲眾芳紛灼灼曲水引龍渠舊苑分花萼蘭朋欣盡簪選勝諧宿約忘形雜嘲戲有酒任斟酌得句或微吟採鉤忽大噱矯志在青雲何心眷邱壑爲言厭甘肥無如快葵藿

省中會饒雷參伯以別後相思復何益分韻余得相字

長安麗春日薇省盛芬芳光風暢和氣燕好同樂康臨觴曷不御離思結中腸我友慎明德洵美金玉相綢繆曾未幾緬隔參與商春彼垂白人倚閭遙相望歸與釋百憂萊舞娛高堂鶯豈適所好叢桂儼成行處豹澤深霧爲鵠摩穹蒼揮手謝塵壒勞者何遑遑

折楊柳

垂楊怯風吹飄搖不自持攀贈遠遊人寧誇物態奇柔腸同縷縷聊以繫相思倘念彫零易遄歸藉一枝

日晚署中言懷

春風蕩晴靄遠見南山碧庭樹攬餘暉烟霏日將夕散吏步虛曠委蛇暫時適歸鳥駭林端乍止復揚翩所志

奚囊錄餘卷三

八

在飛鸞卑枝苦逼窄而我繫樊籠何能忘跼蹐

送孟省長入賀萬壽

西曹文會罷緬隔幾春秋世路悲青眼年光笑白頭重來陪省署一見解離憂永夜蘭言洽娛情芳醕酬忘形成莫逆同道得相謀頃奉金閨使遙添海屋籌徂東聊書錦直北近宸旒晉接鸞鸞並恩私雨露優躋華君已後處賤我何尤比德懷貽玖臨風脫佩鉤悠悠歲寒意終以結綢繆

飲何中丞荷亭分得夏荷二字

玉井十丈蓮託根從太華歸與謝麒麟執此娛耕稼池閣隱城隅南薰扇長夏參差綠葭藴的歷紅芳亞著雨

薄暗鮮披雲輕穀藉良辰侈嘉會招遊適休暇樹晚
涼生果醖寒漿瀉豈有物外心暫稅塵中駕延想西湖
曲能忘三畝舍映日復接天不聞昔人詫

雨後芳園潤庭陰上綠莎槿籬低粉堞竹逕冒清波碧
散牽風荷紅凝挹露荷林喧求友鳥池狎換書驚佳麗
西都舊人文甲第多遠山分太乙曲水入天河詎意談
經地能容問字過折花慙髮素照酒覺顏酡簿領淹簪
紱幽期洽薛羅同遊總陶謝共和采蓮歌

同藩臬諸公登終南普明寺

聞道終南勝時時望碧岑同聲欣我友於野共相尋控
馬樂遊原樞衣曲江潯渴想天池液乘風珠樹林初旭
表金輪兩塔銷層陰下方既空曠上界尤崎嶇龍宮信
云險虎逕何其深松檜偃雲蓋交飛喚珍禽紅蕖出綠
波奇芬襲塵襟俯見城市眇霏煙但浮沈四荒紆壯思
清梵豁幽忱從茲依福地常持不二心

送孫學使轉官入蜀

渭水東悠悠逝者無時息歡會何可長一別不再得君
昔下鳳池西京典文墨門牆桃李花芳菲徧春色人娛
倚玉心自耽稽古力貽我雲錦章天葩爛如織雲錦豈
不貴永懷在明德懷德不忍分離緒填胸臆夙秉文翁
化仍被蠶叢國岷峨杳難攀巴渝深不測猿嘯饒悲風
鴈門鮮迴翼懸懸想舊遊經過莫相憶

公署登樓述懷

高樓坐長夏四望盡蒼山窮荒復愁緒溽暑增鬱煩紛
余自雲省秉鉞瘴海間徒然抱忠義何以格冥頑鄉心
驚逝日壯志損顏容彼林中鳥向晚倦飛還

餐秀亭

孤亭矗巖際下見雙江流南山擁青翠雨霽煙嵐收羅
薦盤磴曲枕柳藹雲浮旌幢搖渡口絃管喧枝頭醴泉
供獨酌採秀芬可羞無端鬱余思北望天悠悠

奚囊蠶餘卷之四

明 仁和張 瀚 撰

七言古詩

結交行

在昔侈彈冠亦聞誇結綬同升雅見推竊位終貽詬讎
離韶濩入音譜大廈經營集衆材不然阿衡才美亦足
矣吐哺握髮何爲哉君不見三亭謁者載范叔蔡澤翻
能代張祿狗監微言奏子虛常何有客誰推轂連衡合
從秦將儀片言出口成雄雌人關舌在不得逞邂逅舍
人傾高賁古來名行施後世青雲之士遙相麗當途不
解引同心運命難逢偏易替君不見漢相封侯得意時

奚囊蠶餘卷四

奉給盡充開闢資故人布被飯脫粟安用平津富貴爲

石梁篇

我昔耽浪遊場來興何劇笑振千仞衣醉著登山屐春
日幽心成饑渴大江東畔尋仙迹剡溪經幾曲輕輅轉
層谷躡水穿雲億萬重此地洞天標蓋竹蒼壁斜懸百
尺梁中天龍舞神龜伏銀河迸出石罅泉噴雲飛瓊成
窟深曇花金碧俯潺湲方廣瓊臺縹渺間寒巖桐柏竦
雙闕赤城霞起相迴還青蛇蜿蜒護聖瓜淵邊香飯漂
胡麻已聞天帝開爲府復道空王闕作家蓬壺方丈眇
難遇此去桃源應有路莓苔翠鎖石橋危神怡不覺超
然度凌虛頓使萬緣輕潭底空明心共清啼猿喚鶴遠

相應瑞草奇花亦有情情繁景會去逡巡人間甲子應
千春歸途遍識經行處莫道他時雲樹煙

送白德純之廣平

憶昔與君游結綬承明裏意氣凌雲霄功名薄朱紫一
麾我領荒城符君持三尺越江浹南國方遣召伯棠陰
離更試希文使蕭蕭風木正愁予頻勞車馬駐山廬十
載飄蓬一回首青山白水聊相於春來湖上饒花鳥六
橋煙雨蘭舟小千重蒼翠隱樓臺十里芳菲城郭遠通
仙不負北山靈長公公事湖中了舊道微書天上來三
輔還資作傅才臘月柳枝渾可折離心且盡掌中杯君
不見匣中雙劍會有時翩翩黃鵠亦分飛願言別後各

奚囊蠶餘卷四

努力心期夙昔無相違又不見塞上有鴻河有魚相思
惟有尺素書

馬右使索題紅梅圖

君不見大庾之嶺萬樹梅南枝北枝參差開又不見上
苑同心將紫萼紛紛競逐上春來淡粧披拂羅浮肆疏
影橫斜孤山隈爲憐素質皎如雪卻月凌風迴高潔誰
遣天桃文杏顏氣氣薰染貞心微換骨非關紫府丹應
將酒暈敵春寒紅霞影轉香偏遠玉笛聲殘色未乾我
聞處世忌太潔獨醒何似知幾哲莫緣索笑浪相疑山
來不改冰霜節薇垣上公調鼎臣鐵石肝膽南金身開
芳懋實歲寒操飄飄逸思超風塵樹下看花未足娛駐

卻花神入畫圖物理天機常在眼有腳陽春到處敷

送晏東之還廬陽

燕山歲晚北風烈四牡駢駢犯冰雪年來猶自夢淮肥
因君倍憶河橋別清直堂前民事餘城南小艇蜀山車
市有弦歌供譙賞心將憂樂寄閭閻別來君幾朝京國
中庭駟駟雲錦色伯樂能空冀北羣衛公秉德何淵塞
爲想同遊今漸疎分符鳴珮振芳譽風塵荏苒憐雙鬢
舊秩相逢君與余春近柳絲黃滿陌殷勤折贈休輕擲
君還江北望江西我亦江南未歸客莫向清時問屈伸
九天雨露萬方均賢勞不獨淹畿輔蚤晚丹書下紫宸

夢椿贈王尹汝和

笑囊盡餘卷四

三

寶婺靈椿幾百尺畫溪之水沿東白川岳祥鍾梁棟材
貞心不讓南山柏蒼枝翠葉何陰陰翔鳥綴兔雲霞深
廊廟斧柯迴難及時時林下聞芳馨奄忽飄風侵密雨
東南半壁摧天柱頻年鳳羽拂丹霄一夕龍鱗委黃土
風木由來厓孝思瞻雲陟岵總堪悲豈無花滿河陽縣
清夢偏歸隴上枝

柳亭歌贈葉中翰

我聞柳亭之山崔巍不可攀乃在新都之域牛斗間烏
聊直上松蘿杪葵水遠近相迴還坤德潛滋五沃土帶
雨和煙千萬樹柔條密葉自依依鳳伯樸河安足數秘
書舊業當林深爲憐世德寄遐心聽鶯御苑勞鄉夢繁

艇蘇堤思不禁御苑蘇堤兩牽東故山楊柳年年綠大
隱何妨金馬門卻笑先生歸去速君不見渤海公亭亭
車蓋兆里中又不見柳下惠門巷清陰滿人世鳳池綸
綽振前修不負當年培植計山青青柳翳翳亭中之澤
引無替

題畫壽沈光祿

星精何處降云自蓬萊宮瑤池竊桃實跨鹿出雲中一
從遊戲謫人世霞裾曾向金門曳不因柱下薄周官爲
憶三山辭漢帝帝里優游洛社英玉笋麟盤樂太平舊
華燦爛胸中趣錦組婆娑膝下榮紅顏無待還丹駐算
滿三千上海瀛

笑囊盡餘卷四

四

天雄陳倅話別

憶昨送君吹雪花今君送我花如霰風光回首易寒暄
世事浮雲成萬變漳河東下一帆飛戀闕懷鄉願不違
別後相思幾千里看花對雪兩沾衣

仙妹行壽唐母

仙妹吹簫玉臺上翩翩彩鳳紛來往聲散氤氲五色霞
神遊閭闔三千丈塵世浮沈總幻姿當年解佩向江湄
司徒羽人舊眞侶綺琴寶瑟鳴相宜階下亭亭丹桂樹
楊芬吐華在雲路有隕思波自九天紫詔龍章標異數
鶴鬢朱顏耄耋餘星冠霧縠瓊瑤裾麻姑座上麟爲脯
西母筵前桃可茹茹桃擗脯金漿薦錦組爛舞衣綢

禮花猶媚未闌春好鳥初調夏聲轉北堂萱草正鮮妍
歲時侵凌霜雪便中宵寶婺遙相映月裏嫦娥齊壽年

中秋李節推官舍對月時唐丞防秋易州李倅捧

表入賀朱倅擁兵邯鄲余子懷還浙大比慨然

有懷各賦月字

陰森柏影上疏簾起向中庭對玉蟾謫仙光照金尊裏
杜老杯乾自可添良宵莫遣坐超忽醉彈長鋏清歌發
靜夜千家砧杵秋冰心一片天雄月

燕支木落風蕭蕭黃沙捲雲嘶馬驕胡兒驅逐古獫狁
漢將武捷今嫖姚塞下專征親受鉞千里饌糧隨將卒
東平國士信獨賢佳節淹留易水月

奚囊蠹餘卷四

五

天王燕喜千秋節萬國衣冠八月來紫禁鐘聲三殿曉
玉堦香焰九重開仙郎此際趨丹闕劍佩鏘鏘候明發
聞道清光萬里同何人共步金臺月

六郡良家武且賢霜戈雪鎧旌旗鮮一旅當關九邊震
胡天萬里銷烽烟吳中范老富兵甲憂心點點侵華髮
懷友應憐漳水雲娛情賸有邯鄲月

澤國秋聲風露清天香桂子飄山城爭訝嫦娥宮裏見
翻疑玉兔輪中生洛陽年少人中傑傳得西河謫仙訣
百丈高枝信手拈此時千里同明月

雪夜東王葛整

同雲油油海天低踈櫺皎潔晃輕闌平臨虛宇曠八極

坐對冥茫混二儀撒鹽飛絮擬不定珠臺璐榭相參差
山頭莫辨玲瓏石林落墮折瓊瑤枝寒郊苦憶賞心侶
有美子飲江之涯郢中白雪待誰就何當爲我傾玉卮
夜屏不掩正相逐試聽高人命棹師

贈別陳友琴

山入浪迹天之涯皮冠芒屨冰雪姿青囊賸貯長生藥
綠綺時調白雪詞仙蹤杳眇不可託膝上枯桐俯寥廓
坐臨流水躍潛鱗復見高山下玄鶴玄鶴神魚亦有知
防心誰解追皇羲生平雅致足相契逢人莫道知音稀
知音稀古來惜無那清徽湖海隔新聲翻出遠別離悵
望孤帆遠江碧

奚囊蠹餘卷四

六

闌草圖

長安三月百花開公子王孫結隊來青驄宛轉珊瑚鞍
交情雜組雲霞回尋常坐厭黃金席笑倩城南芳草陌
陌上羣芳麗且鮮嫩色柔香總堪摘盈盈羅袖含春姿
爭誇葉葉復枝枝遠攀有餘近不足彼也云多此稱奇
金鼎玉俎行相從瓊蘇琬液傾千鍾花枝爲籌鳥歌艷
極歡恣謔情何濃情轉濃樂無極可那前山日西昇年
華不駐春欲歸忍令花草虛顏色君不見邊城白草高
連天門鏃從軍夜不眠黑雲烽火朝朝警年去年來春
自妍吁嗟乎長安塞北正相倚勞逸榮枯誰可憐

江淮道中

昨日淮陰城今日下邳道千里麥無秋三農去爲盜道傍老嫗髮如雪啼餓向人聲欲絕往歲征徭失所天今春洛河子歸穴東家持刃西入秦南鄰放火村無人長安日遠不可訴官司何暇憐孤貧孤貧不見憐無復希生全腸斷不忍聽仰視蒼蒼天君不見天山草衰北風烈崑崙月午胡兒獵樓蘭往戌怯腥羶多少蒸黎死韓韓聞道邊陲今古愁甯知征役同戈矛江淮南北稱喉舌肉食應慚爲國謀

漕河水

漕河水何湯湯浮汶踰濟通淮揚漕河水何屈曲奔洪瀉腴旋山谷東南財賦壯西北一歲千艘糧萬億疏鑿

奚囊錄餘卷四

七

神功仰昔賢惠濟元元裕邦國炎劉轉餉稱鄴侯唐興劉晏何多謀國脉河源與民力贏縮由來視通塞古云患寡患不均富國先須民不貧君不見道傍高柳皆龍鱗行人尚說平江陳

七月既望省長朱鳴霄譙集王氏第卽席賦此

新涼酒輕颺零雨滌煩燠曠軌眷休暇良宴敞華屋華屋縈紆貝闕邊雕甍珠箔相新鮮玉俎鱗鱗錯水陸長安美酒傾十千清言纏纏渾忘倦吳兒豔歌尤婉變傾耳皆能快賞心急管清絲未須展共言此日不常得人東西分路南北披襟把袂誠須臾玄鬢俄驚霜雪色酒易醒歡欲歇短歌微吟當延發五陵衣馬何續紛趙孟

金張緬淪沒且須游衍憑化遷到處春風與秋月

乙巳夏六月苦旱禱祠良久一夕獲大雨喜而有

述

帝炎秉節鷁火棲彤彤徂暑臨赫曦山雲不蒸礎欲烈陽星載月畢不離源泉涸盡井斷汲平疇生烟木日萎老農荷耒悲正切萬戶咨嗟氣欲結何人作牧獨酸辛兩歧合穎慙先哲縣子徒塵不足論中山積薪還自燔怒號把劍指赤魃含水擬效樊英噴忽聽一聲轟霹靂陽烏寢光流電坼油雲四起攪陰風龍翻山谷爲川澤雲低卻訝天乍顛雨急如聞廊屋摧階下汎瀾沒瑤砌田間豐浸枯荻回雨歇聲不止歡呼動閭里萬巢若更生何言田畯喜憶昔分符廬子國千里荒蕪無稼穡賜租仰荷漢皇仁發粟柰非長孺職僅延殘息逮茲辰惟悴未蘇餓殍臻安得陰陽順調燮國用充盈民不貧熙熙六合歌同春

蒲石

青青者蒲傍白石心賞偏宜隱君宅中岳仙人不秘靈織女機頭誤相擲暗香和月倒金觥只尺烟霞座上生笑覲新英枕欹友世間何物能摯情

明言

華燈萬點炎輝徹照乘隋珠夜光洩初霽陽烏秋半月百頃澄潭千里雪未若心瑩潔還燭羣情明不滅

晴言

橫潦衝泥谷無隙古鑒蒙塵深院夕重發沈山月不出
黑霧崇朝蔽東白未若心暗塞幽隱無形莫探索

登金山

長江自昔雄百川萬里縱橫競東走噴薄日月馳風雷
妖靈變幻蛟龍吼茫茫元氣相回合中流一柱標坤厚
斜衝直揭迴不移部領羣峯鎮京口乍登恍入蓬萊宮
紛紛入境亦何有石壇寶殿盤七層飛旌挂席臨四牖
松間午梵落中天絕頂孤亭摘星斗生平幽意既自愜
塵心翻覺歸依後坐看寒暄墜晚霞扣舷欲去仍延首

瓜洲行

奚囊錄餘卷四

九

瓜州古鎮大江首一道通津接京口千門萬戶迎送人
綠樹青旗喚酤酒府縣遙臨勢難及巡司坐鎮專捕緝
何處衰年刀筆餘擅威專利空閭閻平明縱金復擊鼓
階下弓兵盡狼虎須臾訟牒滿庭除鞭朴喧囂恣喜怒
公子欄街慣橫索齒草盈筐錢滿囊獲賊無賊底足憂
喪羊翻得奪之牛屠狗被逮漫稱枉共入囹圄聽查訪
囹圄男婦何其多無錢不釋可奈何亭午何緣吏事清
笙歌傀儡呈前楹昨宵置酒饒鄉使今日當筵試新戲
妻孥背擁孫滿前醉後那知天與地嗟嗟瓜洲之民萬
姓終年事辛苦贏得巡檢揮金如糞土此徒當事每如
然糞土脂膏真可憐已知黜陟在今歲安得新官不似

前

春鶯歌戲東清七弟

翩翩好鳥出幽谷音吐簫韶衣金縠江南三月正繁華
恰恰飛鳴向喬木枝頭一轉銷人魂絲竹喧喧祇足論
百舌無聲鸚鵡死鸚鵡含羞不敢言多情少年禁不得
張羅挾彈欣相值花鳴時拋纖錦梭草堂新展窺簾翼
小山低戶水明樓顧影聞歌歡復酬人生幾何行樂耳
眼前富貴雲同浮緘書撩我中心好自憐浪跡牽高抱
春風苦憶石湖西歸來莫遣鶯啼老

春歸詞

奚囊錄餘卷四

十

憶昨驅車入函谷東風乍轉寒厓煥桃林隱隱未舒紅
鼎湖渺渺初浮綠二月長安不見花九衢煙樹飛塵沙
長樂門前見青草卻訝今年春信早灞橋驛路出新豐
驪山渭水秦關通太華咫尺不可上三峰仙掌紛從龍
日日東郊復西陌臺臣亦有逢迎責嘗聞此地可長生
魏殺道傍名利客關河回首綠陰稠欲覓殘紅逐水流
啼鶯老去不堪聽出簾小燕聲啁啾懷春擬向春留戀
到得春來忙裏見荏苒春光應笑人莫怨春歸疾於箭

驪山溫泉

驪山高出雲溫泉煖欲沸草樹蒙茸藹不分似烟非霧
浮陰氣老君祠古寶臺空惟道周褒與唐貴漁陽鼙鼓
大戎兵山鳴泉咽同歎歎

種竹

川上青青竹移來植山麓陡覺風敲鐘磬音何必龍鐘
生嶰谷疏秀嬾娟盡可人傾蓋相從意態真風霜閱歷
歲復歲玉質冰姿復出塵

關中送孔左使之河南

憶昔星臨浙水湄開閣殷勤坐翠虛撲人桃李盈欄檻
四壁輝光圖與書相逢詎意投心賞警效紛紛振清響
猶聞於越注行思瓊瑤貽我桐江上新豐斗酒青門樓
十年笑共三秦遊傳經未遂關尹願驪歌已促離人憂
悵離憂兮駐仙輶悠悠我思隨君遠潼津河畔柳新青
太華峰西日云晚黃河東去出三門紫迴伊洛到梁園

奚囊盡餘卷四

十一

水底鯉魚應唯唯尺素傳來是晤言

聞文甫轉官馳報

秦中歲晚饒冰雪峽裏凝寒行旅絕何方飛騎突重關
云是金門傳玉節移鎮東南願不違兩都文物觀光輝
到處齊聲相慶慰有人私恨失歸依

江南行

江南東接滄溟杳海上通迷恣雄剽鯨鯢鼓浪吹腥風
巨艦輕舫疾於鳥雲間姑孰轉作高菖溪震澤連嘉禾
窮搜席捲不盡意厭弄絲兼輕綺羅黃金映日珠照夜
青蚨白粲何其多老稚紛紛轉溝壑壯者髡跣稱眞倭
南粵從征誇毒弩長竿短劍來齊魯烏合魚麗如雲屯

吳毗越隸同編伍陸斷浮梁水繫舟里社分營接江潁
幃幄將軍計萬全通夕烽煙盡俘虜吁嗟乎古來樂地
翻成苦城郭春生鼓角哀鄉村夜泣精魂雨紅塵一騎
捷書飛歸來三錫頒天府

出京贈陶使君

使君家世稽山下余亦悠然湖上社不肯狂吟山水間
同爲遷客淹邱雅錦江春色亦紛紛塵囂雜遝無朝昏
鳥蹄猿嘯兩愁絕相逢祇憶林中園高山無雲水無滓
與君懷抱元如此年來未敢向人開結綬長安見天子
西經蜀道古云難萬戶千門迴復寒何意入門仍萬里
宜室不詔空長嘆清秋白日懸高曠共荷照臨恩浩蕩

奚囊盡餘卷四

三

君之百粵我七閩蹉跎莫減初心壯秉憲參藩總重臣
且須努力答君親南山渭水亦皓首甯獨風塵老得人

送靳左使奏績

青門垂柳匝地陰上有伯勞遺之音思歸已落芳春後
況乃離緒牽人心薇垣鉅儒東魯客茂績滂洋聲籍籍
著書何意擅文林踰行翻惜邁今昔聊將螟蠓等功名
懷恬茹素含眞精不緣獻款探幽寂神爽飄飄薄太清
行看奏最承明裏雉膏終自充黃耳和調元化飫八埏
故人在遠猶在邇

贈田憲使夢鶴

有鳥翩翩舊長翮玄裳縞衣雙頰赤上薄氤氳碧漢雲

行接蓬海飛仙宅乘軒祇覺厭人寰入帳虛疑丹九還
聖皇御歷宣和氣瑞世聊同鸞鳳班使君玉立何雄傑
容與天衢等高潔神交忘爾復忘余警枕嘹嘹清唳徹

奚囊蠹餘卷之四

奚囊蠹餘卷四

十三

奚囊錄餘卷之五

明 仁和張 瀚 撰

五言律詩

人京早朝

八極開昌運三辰曜太空鶯花上林苑鐘鼓建章宮禮
樂百年盛衣冠萬國通何當紆夙抱彩筆頌神功

早春慈恩寺同年會宴座主值雪

聯轡指禪林凌寒踏玉塵重偕獻賦客共醉曲江春殿
閣香煙繞溪橋物候新蔥蔥瑞氣一水隔楓宸
十里長安道珠林接禁城遠香聞馬首深樹隔鐘聲道
託龍門重班聯鷺序榮歸來迷紫陌雪霰晚盈盈

奚囊錄餘卷五

早春柬白石

締構十年心鄉評藉藉聞彩毫飛妙墨金腰綺高文信
遠江南鴈思深塞北雲春花未堪折那得致殷勤

聖駕謁陵還宮

清蹕迴仙道宸儀引日畿龍旌揚帝喜虎衛肅天威麗
日來丹馭光風旋紫微恩覃百獸舞孝達萬靈依
萬乘回鸞馭下官迓鳳樓綵雲團御蓋金水挹仙舟畦
時耕人省橋陵祀事修行間敦曠典休擬恣宸遊

南樓

幽人棲木末南望盡江天飛棟雲霞合層簷日月懸簾
垂千嶂色座擁五湖烟何獨蓬壺上樓居有列仙

和王舍人初寒秉燭集

鳳城清漏永霜落夜寒初讌集如蘭舊人同結綬餘詩
成摩詰句草作右軍書游藝非君事聊因一起予

送高嶺湖還武林

薊北三年別金陵幾日遊心懸徐孺榻目送李膺舟林
際野雲斷天空江水流且淹經國志暫慰倚門愁

送王廷尉元宗

蚤有花封譽尤宜棘署清同心方合劍歧路倦聽鶯天
闕風雲思江淮烟霧旌山川極萬里徙倚不勝情
東風暄別館春色遍天涯一見王孫草翻思上苑花斜
暉移祖席新月在仙槎燕問如能託無令怨路除

奚囊錄餘卷五

送友北上

挾策上燕臺明經得茂才江梅聊自折苑杏遲君開澤
國驚鷗運關河憶鴈來臨歧頻極目雲彩護蓬萊

登雨花臺

憑崖攀法座躋磴出雲林往事成銷歇高臺無古今放
歌啼鳥喚舉酸落花侵隔樹來清梵何言絲竹音

中秋前夕泛月次省長周陽山韻

山郭烟初斂江邨秋正中一分光未滿子夜影當空冷
滴梧桐露香飄丹桂風曠懷并澡思延賞故人同
弄月石城西輕風故故遲偏憐向盈際不似易虧時一
鶴橫空下千山倒影移清輝隨地滿翹首隔心期

龍江泛舟投弘濟寺

名都尋勝槩仙侶眷同情北去青山遠東來白浪平花
光搖桂楫王氣遶金城杳靄空香裏微聞鐘磬聲

宿曹濮陽官舍

竹欄迴砌曲花塢襲衣香向晚移文几臨溪臥石床金
波連太液玉漏轉明光始信秋宵短無如笑語長

秋野

曲水遠江分清颺揚細文石橋虹作架蘭舫鷁聯羣淮
湧羸秦月城流吳冶雲寧知紆組客兼得遠塵紛

清秋澄碧宇徒倚向江涯杳眇環山色徘徊蕩月華空
林歸鳥雀野水淨蒹葭何處勞相憶迢迢博望槎

奚囊齋餘卷五

三

送艾居麓北上

徘徊躡高阜徒倚望星軺北極雲霞迴南天冰雪饒開
芳期紫閣振玉想丹青不那清江上離懷有舊僚

聞歌

嬌歌試一聽能令四座驚松間初啜鶴柳外卽鳴鶯不
畏周郎顧應傳韓女聲曲終餘響在花落晚風清

有所思

綠酒空金厄因君不自持瓊瑤傳麗藻冰雪想清姿明
月同千里鳴鶯各一枝江村正無賴延伫欲移時

龍江發舟將入楚

疊鼓促行船斜陽攪暮煙柳低風宛轉洲曲水繁旋雲

起含吳樹江平接楚天星河搖動處疑在斗牛邊

臥病

愁結似張衡形消類馬卿不因歧路險未信俗緣輕長
日鄉關淚平生湖海情定須從此去莫訝擅逃名

遊靈隱山次近山韻

芳徑接金沙耽遊路不賒緣溪饒鹿草入谷遍鶯花古
洞歸雲滿高山落照斜空香何處發渺渺白牛車

出郭見雲霞依依望轉餘蘭舟十里棹柳陌萬叢花石
裏泉逾冷山中日易斜何由忘歡賞暫得駐天車

九月梅花次東川韻

常開萬葉先何當秋復妍花神如作意青帝借微權浸
月芳風遠淩霜雅操堅東籬金玉質形影共相憐

日暮山行

矯首白雲中蒼茫處處同乍驚千障阻忽向一蹊通古
洞明殘雪疏林微暮風窮探猶未返孤月已墮隴

題綠崖贈沈生

蒼崖盤九仞危磴轉叢林一室當峰小千花繞徑深雲
霞飛麗藻風月靜塵襟寶匣看龍劍清霄萬里心

和康礪峰泛西湖晚登萬松山

冠蓋洽清遊澄湖靜不流涵虛雙鏡合搖落萬山秋磬
發雲中寺鴻翔林外州幸逢瀛島客共上木蘭舟

聯轡轉龍從幽懷晚更濃頓超青嶽上同望白雲重友

是今三益山猶古萬松興亡昔年事此地惜遺蹤

碧溪

青山高萬疊百道瀉潺湲
霞澤爲歸壑蒼溪是本源
煙波依桂櫂魚鳥娛芳尊
試聽滄浪曲無忘尼父言

宿湖上

卜築枕溪流空山夜更幽
涼雲侵短榻明月照高樓
長嘯驚靈鶴忘機狎野鷗
何方尋九鼎此地卽三邱
荆扉當麓廡迤邐接孤城
門屏青山暮窗虛綠水平
長簾月下泛小艇鏡中行
萬籟此俱寂南天參已橫

保所山登眺得峰字

危磴凌千仞高臺俯萬峰
晚霞籠寶所新月照孤蹤
萬

奚囊盡餘卷五

五

嶺丹泉古蘇隄芳樹重還期
乘白舫蕩漾碧溶溶
杳謁人天境崔嵬巾子峰
下臨雙鏡合西望六橋重幽
尙聊時適仙蹤恨莫從南屏
十里隔遮莫度疎鐘

晚登松臺

青松挺雲幹陰滿赤甃能仰見月出海翻疑龍吐珠
城隅千樹暝水上一山孤
欲去不盡意湖邊問酒壚

落星石

隕石散星光纍纍巾子岡
化遷天有意容納地無疆
射處渾疑虎鞭來定作羊欲
因新雨後試向覓金章

京師送呂梅東之金陵

一龍龍江宴頻瞻鍾阜雲
握蘭憐夙契折柳念離羣
澤

國春帆遠燕臺落日分翻思舊遊處清夢遠從君

春日南郊分得郊字

春水溢河橋春風拂柳梢
一尊偕上客聯騎出南郊
寶樂丹青墜穹臺碧樹交
歸心厭城市忽憶舊衡茅

春日過姚令園

夙整東山屐因過陶令園
平臺孤嶼湧空谷五雲屯
嘉樹香浮甬春鶯靜對言
自憐簪組客暫得避塵喧

晚春真覺寺集

郭外春猶在花邊坐落暉
柳深鶯細細桑密鶯飛飛
映水搖金剎穿林挹翠微
徘徊香徑裏信馬得遲歸

送友歸杭

奚囊盡餘卷五

六

命服初承寵銓衡早辨才行
辭漢帝闕言返越王臺
野竹開新徑春山翦舊萊
南中信多美歸思渺難裁

題竹山

尺山陰鬱處修竹復蕤蕤
小築開三徑清陰滿四圍
有時聞鳳吹隨意坐魚磯
會得林中意生平願不違

挽錢母

素娥歸故魄靈婺返星精
桂閣空煙結萱堂夜雨傾
壺儀哀龍誥子教藉賢聲
寂寞潛臺杏萼蕙春草生

從軍曲

鐵騎遠從戎雲中望烈烽
胡笳偏警夜漢馬不能冬
白草平堪藉黃沙疊作傭
委身殉國難不爲覓侯封

太白正高躔揮戈出酒泉霜天柰輟家枵腹厭腥羶有幸從蒲類無謀獲左賢何人信神武勒石在燕然

月湖

滿月淨娟娟平湖一鏡懸晚風清蕩影秋水碧連天卻理任公釣而浮范蠡船願言從所好塵累莫相牽

省中白雲樓晚眺次陳玉泉韻

淒淒黃菊秋徙倚白雲樓山遠月乍吐天低星共流鳳城通禁漏鴈陣入鄉愁爲軫同心念彌令戀帝州

甲辰除夕

歲晚逼窮陰俄驚瑞節臨驅寒聞社鼓望曙列朝簪經術慚民牧年華壯客心陶然耽杯酒不爲滌塵襟

奚囊蠶餘卷五

七

公庭對雪

同雲連廣野盡日舞崇花瑤砌迷靈鶴瓊枝點暮鴉露條占聖世盈尺慰農家自是回春意沾濡未有涯

登校弩臺次郭郡丞韻

今日招提境仍傳閱武臺炎劉應薄祚魏操亦多才寶殿香煙合寒城鼓角哀追遊倦歸路霜月逐人來

迎春次桐岡韻

和氣繞城闌芳辰物候新衣冠紛行溢歌舞雜前陳勇力非吳俗豈虛尙楚人有懷無與慰一曲是陽春

送宴五秀才澄之

地以人文勝儒家世業優傳經窺聖奧挾策壯皇猷別

思天邊鴈鄉心江上舟相逢定何處花發鳳池頭

半陽池

陽谷潛通氣寒山瀉沸泉石中聲似咽水上緩浮烟澡德殷湯訓濯纓孺子篇靈源不可遡聊復弄潺湲

過萬家山訪王喬洞

紛軋復龍從躋攀不可窮當蹊仙洞杳入谷幻緣空玉種畚田碧丹遺石鼎紅冥探向深寂清吹落雲中

巢縣道中

深秋行下縣省歛厯村村政簡逢迎少年登雞犬繁霜黃疏柘影雲白遠山痕且共謀耕鑿征徭不忍言

鳳陽恭謁皇陵

奚囊蠶餘卷五

八

山靈飛彩鳳地軸鎖盤龍寢殿雲霞滿周墉苔蘚封千年餘王氣百世衍神宗來往瞻依處衣冠儼肅雍皇堂鐘磬裏薦享卽生平少典開軒后居廟拓錫京禮崇天下養功等四時行讀罷穹碑製貽謀仰聖明

途逢立秋

煩劇薄專城驚時不自寧江聲向晚急木葉見秋零林有迴翔鳥池多點綴螢懷人不成寐坐看啟明星

小憩香積寺

治浦通香阜陰陰瑞霧間鐘鳴僧出寺苔破客臨關坐久天人失綠空去住閒征夫莫相促門外卽塵寰

舒城遇雨

行縣入舒城經秋暑未清落葉林際合山雨隴頭平
鷺飛相狎魚龍逝不驚村農莫愁思蟬螻已東橫

石梁渡泛舟

輕舟隨逝水揚帆信北風山雄三輔會地扼九州通
秋半月逾白霜清林乍紅誰言倦行役翻與賞心同

暮宿都管塘

駐馬村中館門臨百頃塘幾家煙火集一片水雲鄉
樹點斑斑色不吹細細香夜涼渾不寐虛牖月流光

壽春謝公祠

未識淮南勝今來登八公猶傳神禹蹟不見漢王宮
談笑胡沙淨功勳晉室功薦蘋蘩遺廟下千古意相通

奚囊錄餘卷五

九

珍珠泉

有時幽興發盡日白雲阿仄徑捫蘿上名泉載酒過
蚌胎星彩散驪頰夜光多時出應無息投入柰暗何
何處覓淵源幽亭石罅邊山空泉響細珠散水紋圓
照月光逾迴含星影共聯從知久沈涵一酌已醒然

題扇

逕轉山村曲江涵草樹低殘霞孤艇上落日小橋西
微世看漁釣驚時有鳥啼悠然天宇外莫是武陵溪

挽葉南湖

不見湖南隱誰開湖上尊雲霄餘劍氣門逕有苔痕
化鶴何年返明星此夜昏深秋風雨急落木蔽高原

張會稽邀飲星宿閣

潘令盛賓筵幽人引興偏涼雲輕匝地空谷細通泉
樓閣層霄起星辰四壁懸心知在城市翻憶到諸天

玉泉亭上次壁間韻

路轉雲爲蓋亭開石作門青天白鳥下碧水錦鱗翻
湖上芙蓉遶山中芳桂繁幽襟隨處洽况有酒盈尊

明妃詞

一被椒庭選流光祇自憐素心明月解春恨落花傳
薄命悲顏色長門惜畫錢君王幸相顧不復怨胡天

題畫

流雲紅葉岸零雨白蘋洲水淨魚龍見天空鴻鴈秋
微茫三島路飄泊五湖舟頓有乘桴意相將學浪遊

奚囊錄餘卷五

十

吳門周臣作溪亭春曉圖景致幽曠筆法妍潤展
玩殊愛之漫賦一律書盛子扇頭

玩殊愛之漫賦一律書盛子扇頭

春水沒芳堤林端百嶂齊松筠渾遶舍桃李自成蹊
雲起知龍臥門閒無馬蹄非關厭軒冕心遠得幽棲

野閒隱居

出郭尋高隱澄湖曲抱關廬邊和靖竹窗底富春山
採藥凌風去乘槎釣月還從知龍臥處亦復傍人寰

湛泉贈詹廣文

別業烟霞裏流泉曲檻通雨餘珠散影月滿鏡浮空
映竹參差碧飛花澹蕩紅沾濡本無意草木自爲功

偕孫文揆訪沈紹興

恨別驚時變相將費遠尋行間詢舊跡見日慰同心郡
裏稽山迴城隅剡水深到來春事盡處處挹清陰

訪沈紹興不遇

懷君一水隔來泛若耶棹不見會稽守空過安道家五
馬行邊遠雙魚到海賒越臺烟樹裏悵望眇雲涯

過萬年寺值雨

爲訪飛仙跡來投竹院閒萬年經幾劫寶刹倚青山喬
樹深開徑鳴泉曲到關石梁風雨暗只尺滯登攀

水簾洞

青山不可極來往翠微中古洞時聞雨飛泉自作風石

奚囊錄餘卷五

七

林孤磬香烟寺小堂空此路多靈異仙人何處逢

過德純官舍

公府非無事幽心欲避喧竹深開小徑花密隱層軒江
月邀朋好山鶯娛酒尊知君羈思少到處卽家園
都運新官舍淹留司馬郎著書搖彩筆抗疏薄銅章吏
散鳥鳴樹簾疏月到牀憐余久耽寂相對兩形忘

贈石梁琬上人

吾師飛錫杖遠自終南巔欲覓寒山穴來聽瀑布泉焚
香翻貝葉呪鉢吐青蓮靈境已忘世還因參上禪

新昌道中

登頓未云疲舟車總自宜尋泉時見鹿坐石忽聞芝漁

父能餐栗樵人解弈棋吾生奚後汝空此憶幽期

容開閣爲楊道甫作

暫遣樊籠累聊娛林壑心素諳經世略未是薄朝簪山
色臨書几泉聲入綺琴太玄何日就壯志莫銷沈
錦組非身計滄洲蚤自還鷗鷺通郭外雲樹隔橋山對
酒客常滿忘機夢亦閒關心獨無柰詩句未全慳

靈萱晚秀圖

東風發桃杏紅紫競先春獨有忘憂草翻宜大火辰曲
堂花散彩瑤砌葉垂茵霜雪侵淩盡芳華歲歲新

方塘圖贈虞士賢

一徑樹千章孤亭十畝塘捲簾魚鳥影隱几芰荷香取

奚囊錄餘卷五

七

醉邀山簡怡情效辟疆非關避塵市桑梓本吾鄉

奚囊錄餘卷之五

奚囊蠹餘卷之六

明 仁和張瀚撰

五言律詩

送高光州南歸

日落燕山北帆飛潞水東一尊離思滿萬里客心同
豹隱氣裏龍蟠幾處中應憐倚闥望湖海謝飄蓬
蓬飛春水邊垂楊帶野烟人歸結駟後思發拂衣前
駟鶴依君復燒丹學稚川此中多舊隱遲爾賁林泉
行縣十首用楊侍御韻

大名

近郊初攬轡長堰轉迂迴衛水浮梁渡沙邱背郭臺炊

奚囊蠹餘卷六

烟連郡起山色隔林來聲教應先及絃歌莫浪猜

內黃

古邑黃河內沙平樹亦稠燒醴資白壤封堰障洪流柳
色依輕蓋谿雲護曲蘊江湖猶滿地不忍縱雙眸

滏縣

大伾神禹蹟今日水猶紅沃土渾宜黍高城半倚龍女
崑青壁斷賢家絲蘿叢忽有林泉興因之夢欲東

東明

式慕損城垣懷人姜照村流風魯衛境巨浸水雲門白
叟呼童飲青萍抱特蹲入疆逢候吏爲報古東昏

清豐

東來瞻泰嶽南臨江潁泉頓邱仍王氣繁水幾千年羽
檄愁何劇風波涕欲漣望中皆夏潦何處有秋田

魏縣

官道騁飛駟障陰今再經霜林初綴紫秋草尙餘青落
鴈沙痕亂遊魚水氣腥爲憐逢款歲不憚歷荒坰

開州

澶水清堪濯洪洋高可梯當年交誓約此地擁輪蹄漢
將鳴刁斗胡兵避疾藜由來征戰地殘壘暮雲低

滑縣

黎津通白馬村落隱茅枌城市烟雲際畚畚樹顛漢
堤龍作道唐井聖名泉莫遣驚烽燧衣冠此地偏

奚囊蠹餘卷六

南樂

樹轉馳沙徑孤城隔隴雲龍窠今不見昌樂古來聞地
潦無耕穫林疎渙爲羣憂心厭行役馬首尙餘曛

長垣

畿南古蒲邑沃壤不愁貧難治今何易風醇俗自親城
闕森雉堞比屋耀魚鱗征調年來急惆悵奈切身

李于翔追送清源

漳水接清源寒林薄晚烟孤帆歸客意遠道故人憐看
劍風生匣持觴月在船飛鴻正南向尺素數相傳

函谷道中

阨陘峭函險盤旋更崛崎黃河行處遠紫氣望中移樓

牧投戈日雞鳴出客時崩城與敗壁千載使人悲樓牧

路迷巖谷裏村舍傍山稀有日陰常合無風塵自飛林

老子故宅

柱下辭朝隱西遊避世寰龍光初度洛瑞氣已臨關大

過許尚書墓

高家蒼厓半松篁夾道幽地靈開宅兆天寵賁林邱密

許中翰別業彭給舍同遊

金華集餘卷六

三

性偏泉石好名勝得追攀花發桃林野雲低號路山鏡

中浮雀舫天上憶鸛班向晚同仙侶風塵開笑顏

省郎新別業相國舊開基疊樹紛依岫孤亭迥在池禽

魚如有意花柳亦多私隔水聞吳詠停杯繫遠思

白華山移蓮花小池中花開對酒漫賦

照日娟娟淨含風冉冉新葉輕搖翠羽花密映蘋鱗不

見若耶女虛疑洛浦神分根自靈嶽標格信無倫

官舍枕高岡南山對鬱蒼地偏人習靜政簡日舒長泉

引天池液花分玉井香醉來狂較甚烏帽押紅妝

織女詞

悵望頻經歲娛情屬此宵七襄雲作幔午夜鵲填橋解

佩歡逾舊支機恨未消殘星猶在戶天路警晨驄

琴鶴雙清

綺琴調白雲縞羽拂朱軒本自知非侶來娛梁孝園秋

雲樹懸思

蕭蕭孤雲黯亭亭萬木陰宮中窮睴望天際共蕭森善

華陰行臺對月望西嶽作次宋侍御韻

疎樹暮烟輕崑崙山近城蓮花向晚碧桂魄麗空明仙

和孫侍御臺端晚步次韻

奚囊集餘卷六

四

停聽耽耽聽飛藻賁巖阿月滿三秦路冰開九曲河出

關瞻闕近隔水望雲多翻魏巴人和空聞白雪歌

風夕感懷

歲晚風聲烈霜林與雪濤棲鳥隨木下叫鴈出雲高世

立春

時際貞元會陽回秦地寒春風夜堂入臘雪曉山殘折

晉子學遠寄詩次韻奉答

大雅久離羣交游罷論文嵯峨瞻曉霽涇渭隔春雲乍

地結重關險河迴九曲文人烟低傍水雉堞上侵雲中
岳通佳氣西峯倒夕曛登臨春正好著屐擬同君來詩云欲
縱登臨目何人可共君

賀孔右使誕子

乍傳生玉樹喜劇漫題塵世衍尼山澤人鍾華岳祥鶴
羣開兆應鳳閣看翺翔英物元非偶聞啼信異常
清夜夢熊羆嘉辰弄掌珠渥注龍是種丹穴鳳爲雛在
篋經堪授懸弧志不孤遲余具湯餅莫惜倒銀壺

登潼關山樓

欲覽三秦勝先登百尺樓雲低依華頂水落見河洲漢
業衣冠盡唐墟禾黍秋英雄不平氣風吼象山頭

奚囊齋餘卷六

五

河出龍門駛山連華嶽雄風塵關月暗搖落塞雲空三
省封疆會殊方譯使通客心馳萬里渾欲附鷁鴻

守歲

吳地家千里秦關歲再除寒更催臘盡和氣襲春初思
逐梅花遠顏酖和葉餘年年懸建立默默念居諸

元日

律轉三元日人逢道泰年辛盤皆客味椒醕是春筵嘉
樹含芳早鳴禽得氣先關中舊都會雨露若爲偏

脩園會餞留別席上諸公得天字遊字

靈石激飛泉江雲滌遠天幽心一鳥喚春色萬花然共
適投閒趣翻驚餞別筵悠悠京洛路挾策愧當年

宦拙厭遊遊時違國未酬枵材寧足任疲馬欲何求脩
竹山中社浮萍江上舟鄉心與朋好一倍攬離憂

恩榮雙壽詩

靈爽出衡湘氛氲集帝鄉累仁貽世遠娛壽及時康
綵仙郎戲衰章丹鳳將漢庭誇萬石今昔共輝光

贈富陽桂令

於越論繁邑當今是富春榛蕪征戰地甕瘠屬羅人城
息河陰盜簾清願令塵仁看登拜去烏鵲擁車輪

孤山林處士

昔賢嘗避世棲遲湖水濱山孤雲共住市遠寺爲隣鶴
報同心侶梅傳隔歲春祇今疎影下猶憶看花人

奚囊齋餘卷六

六

途經謝憲使宅留款尋別時謝方轉官二子登科

適還里

論交餘十載萍水各他鄉何意風塵路來登畫錦堂霜
臺新授鉞玉樹欵生光舉袂忽不見相思仍渺茫

送王尉

客思秋來別那堪復送人青楓袍色潤黃菊殺文新重
器唐師德仙曹漢子眞只今猶異績莫謂等風塵

巴東道中

巴東百里道信馬踏江濱小隊投林麓孤亭宿水雲市
燈星共燦客帆語相聞後夜巫山月回看楚屬分

夷陵渡江

一問夷陵渡渾忘鳥道中自疑生有翼忽漫上凌空日
日磬研逗山山虎豹叢險難隨地有無事畏川東

玉泉寺

路轉聞香霧遙知竹院深望山全隱樹入寺迴依岑澗
落飄晴雨鐘鳴散午陰頓令車馬客亦有脫塵心

歲暮玉局觀隨諸寅長同遊

錦官城下路司馬舊題橋歲晏多休暇幽尋屏市鷺鷥
猿川月暗望鴈越江遙共是同袍友風霜耻黑貂
叢霄新道館玉局古仙都出郭心先愜登臺景復殊林
端清磬落江上暮雲孤舉酒當歌吹狂來識故吾
山勢西來遠溪流夾路迴霜空踈岸柳日煖靚江梅綠

奚囊齋餘卷六

七

蟻先春隱清歌向晚催盍簪同萬里笑口一時開

見梅

蜀國三冬暖江梅已著花溪橋停驂馬攀賞到仙家白
處飛爲雪紅邊聚作霞孤山凡幾樹吟望隔天涯

覺林寺

日日紅塵裏迷途有覺林路幽蒼蘚合殿迴白雪侵
佛留僧飯思歸學鳥音艱危經欲徧祇自不抽簪

送閩帥王君入賀萬壽

聖壽雍熙日嵩呼岳牧同孤帆已子國萬舞大明宮
遶燕支北鯨潛滄海東將軍信忠義莫自念無功

擇表行經棧道

雞關通鳳嶺峽裏澗尤深地僻稀人跡林空足鳥音
雲欲壁斷斜日半峯陰賴有平生興勞勞無苦心

崖傾石欲摧樹蔭磴多苔風急虎聲厲月高猿嘯哀
井參天象別樓閣鬼工開自昔多羈旅無端我亦來

盤空路已迷樹杪接天梯信步氣猶壯回看意轉悽
萬重穿紫柏百折繞青泥最是山深處陰沈日易低

磴研千仞外復上七盤關驟雨忽滿地霏烟初下山
啼猿愁莫度飛鳥倦知還飽歷危途客翛然意自閒

一步一瀕危危多心轉夷路從雲外落影任島邊移
玉帛千秋使衣冠萬國時趨朝亦隨例敢謂竊恩私

善繪事者作釣臺西湖海潮鴈蕩四圖皆吾鄉佳

奚囊齋餘卷六

八

景往時孫侍御斗城嘗招余入鴈山未赴閱之
感懷各系短章末致此意

爲憶投於越行瞻舊隱居臺空雲澹蕩秋晚木蕭疎
鼎繁綸竿上星占帝座餘掛帆潮正駛風浪卻慙予

十里重湖映千山曲抱城樓臺雲外影簫鼓月中聲
酒喚當壚婦朋呼出谷鶯分明圖畫裏自棹小舟行

江盡遙連海東來白浪生雪移天際色雷撼地中聲
射弩功非偶浮鷗恨未平風波一過眼徒有濟川情

時憶孫登語能傳鴈蕩奇峯連碧天淨泉與白雲垂
招隱勞朋舊追遊寄夢思浮生本無定莫謂負心期

武關懷古

沛公初王漢此地失淮陰共是人中傑能勢月下尋樊
橋溪作限馬道石爲林不改當年舊懷哉將相心

草涼樓

深峽開仍闢飛橋斷復連崔嵬千嶂下掩映一樓懸長
夏風生樹晴空雪噴泉客行方苦愠暫解竹窗前

扶風吟

一入扶風境慙爲豪士吟擒王馳漠北射虎獵山陰往
歲平蠻績年來躍馬心明君終自念蕙茝莫教侵

高陵公署次壁間韻

停驂清客心柏院暫登臨涇渭西來合嵯峨北望陰壯
懷餘短髮感遇託微吟延伫青雲上應慙萬里禽

奚囊錄餘卷六

九

題陳醫士長春圃

自昔仙人館今開大隱家碧生無意草香散有名花奏
曲馴魚躍飛觴狎鳥譁方春期數過幽徑未云賒

寄槐亭

嘉樹本喬枝清姿照陸離襟期一以洽構結自相宜適
意林中鳥關心局上棋別來多鬱抱長夏有餘思

呂克厚哀挽

信是康成夢仙遊歲在辰青山雙屐冷黃土一抔新名
秩身何有芳華世所珍日暉風雨暗延伫欲沾巾

飲張中丞別業

本自耽幽興因君諧夙緣到門黃鳥喚印屐綠苔穿坐

語松陰轉開尊桂月圓無勞思別日霜鬢兩堪憐

贈趙州許判官

我往投三晉君遊亦晉墟乍分雙闕袂同捧一除書結
題王畿裏行春民事餘嗷嗷需牧養何以慰閭閻

友泉

何物非吾與名泉自適情濟時分潤澤比德象通明月
映穿林色風傳激石聲塵途多澗澗莫謂獨余清

芋原別游許二省長次韻

爲是同心好能憐去意遲壚頭沽臘味江上探春枝物
態已如此芳華須及時蹉跎歲方晏延望有餘思

津亭分袂促舟楫沂江遲柳引風生樹梅飄雪滿枝素

奚囊錄餘卷六

十

心徒徇祿華髮尙憂時寄謝平生友離居幸見思

宿延祥寺

山迴初地湧遠梵落微微照月投林莽聞香歛竹扉無
生眞慧覺習定幻緣非明發披風露徒嗟心願違

重經華陰

三峯俄在眼古邑暫經過猶說滄桑變相逢感慨多潼
津寒氣斂柳陌瑞烟和心賞不再得徒令勞者歌

野寺贈王生

悠緬三秦路清和四月天驅車方息駕雙樹卽棲禪蚤
擅金華譽時傳白雪篇風期知有託幕府正籌邊

我本江東客欣逢江畔人投壘非宿諾傾蓋易相親攜

藻愁花鳥探奇薄漢秦笑彈長鈇去何處有烟塵

偶過臬司學甫留酌

嘉樹翳華省中庭五月涼朋來乘暇豫興至引壺觴厭俗玄襟洽論文藻思狂更聆吳苑曲不道客咸陽

阜林別友

何處牽離緒飛帆風雨時踏歌慙李白杯酒謝王維西望秦山杳東還湖水瀾有懷不得盡忽忽意俱迷

竹溪

龍種分淇澳蕭蕭冒碧谿輕陰含水淨細浪拂枝低引興供深酌從人刻舊題秦川正羈思延睇暮雲迷

金佛峽

奚囊叢餘卷六

十一

金佛當年峽遙瞻山鬱森今經叢樹杪古道亂流侵易識升沈理能忘險阻心勞勞倦遊地出塞一長吟

問月亭

散步池亭上東來月一彎青天不可問綠酒自怡顏影轉蕭疎樹光搖遠近山沙場有征戍莫遣到榆關

贈唐司訓赴廬陽

蚤歲富珠璣青雲願屢違壯心餘劍佩薄祿眷王畿鳴鐸春風滿談經甘雨霏不忘分虎地忽復夢淮肥

以詩代書謝四兄寄鏡時爲周府教授

寶鏡金函護名香鑊作臺殷勤千里外塵埃一時開絳帳橫經後梁園獻賦來相期同不淺莫訝鬢毛衰

次韻荅沈鴻臚

詩篇推正始今復見雲卿錦字湖天遠塵心淮海清尊釀秋日思猿鶴故山情和靖廬邊社因風憶友生

田節婦

昔我垂髫友猶懷田氏荆芳華悲蚤謝荼毒軫幽情家有傳經子思沾表里榮懸知歸化日不負百年盟

贈馬隱君

晚歲樂玄脩名山每獨遊朝同雲出岫暮與月登樓龍杖橫空去砂床取醉留悠悠塵壑外何事亦何求

公署新荷

奚囊叢餘卷六

十二

二月見新荷田田出水多久知成老態強起試輕羅已射林菁準還清海澨波感時憂思劇莫遣易蹉跎

奚囊叢餘卷之六

奚囊錄餘卷之七

明 仁和張 瀚 撰

五言排律

蟠龍洞

何代生神物存身信許深
繡尾懸洞口練瀑掛峰陰
繚以剗刻石封將松竹林
飛騰餘化跡行旅得幽尋
列炬參差見樞衣窈窕臨
蓋浮香霧綴榻響暗泉侵
驚繞千年蝠迴翔五色禽
荀根穿突兀孔竇下浸淫
漸覺諸天近渾疑萬象森
暫從消暑鬱幘有契沖襟
嫺以塵中駕而櫻世外心
終思蟠屈意亦是起爲霖

弘濟寺

奚囊錄餘卷七

危巖懸寶閣烟樹隔孤村
只尺凌霄漢千尋瞰水源
海雲流淡影山雨散微痕
谷靜春啼鳥朝平晝鼓龍
估帆來遠浦漁榜送歸輪
戀賞欲忘世棲遲投法門

馬子磯

山上霏霏雨磯頭冉冉雲
萬帆天際出雙島浪中分
寶閣神工建仙壇異代聞
迴洲繁樹色激石亂湍文
砥立魚龍避差池燕燕羣
東南王業在宜鎮此江濱

有懷王徵君元家

洞房何窈窕深逕復逶迤
直取書充棟佩將竹作籬
高談揮玉塵清賞對金危
幾下陳蕃榻時臨逸少池
如何千里隔尙負十年期
遲子五雲表連鑣騁九達

遊東山

江上問幽蹤東山一逕通
烟濤孤島外樓閣翠微中
古洞薇香發清池展齒空
雲飛賢相冢月落梵王宮
勳業蒼生望文章奕世雄
千年遺像在彷彿見高風

登定州開元寺寶塔

十層天半塔卓錫自開元
曲磴雲霞滿飛甍鳥雀喧
中山低接市盧水澹榮村
超忽皆空境皈依不二門
風塵雙闕近漢達五兵屯
徙倚成孤嘯幽懷誰與論

張母挽詞

霜委北堂萱堂空殊可憐
衰書猶未逮鼎養竟難延
就月雲霞窟驂鸞瀛海天
途喧唯薤露山靜有啼鵲
舊德庭前訓新封湖上阡
遺將五丹桂永以慰重泉

奚囊錄餘卷七

二

送張憲使之河南

使君憐意氣古道見于今
結誼膠投漆同心利斷金
憂時頻看劍對月共披襟
標格珠懸照詞章玉振音
甲兵雄范略匡弼蘊周忱
召命移梁苑交親祖華陰
冰霜開憲節草木動春林
泝水一千里關門百二岑
因風思晤語何地更招尋
鳴鳥牽情易疎麻別緒深
青雲應自致白髮柰予侵
幾望當津要能忘慰陸沈

送石右使之江西

行省移江右東南扼上游
寒雲開峽谷春草徧汀洲
疆域雄吳楚輝光燦斗牛
陽和無遠近惠澤有歌謳
意氣

投艱外功名交泰秋希文同後樂萬石是前脩綠蟻淹
朋好青驪攬別愁持衡俟新命旦晚下龍樓

哭亡兒

一自摧蘭玉徒然悔昨非生前恩遽絕身後願俱違名
盛人應忌才高代所稀文章寧不朽孤獨竟何依歸思
鴻先度悽心後復啼亦知聚散理無奈淚沾衣

贈別舅氏野翁

平生冰玉誼臨別自酸辛共是天涯客翻爲歧路人經
年思一見兩月到三秦蹊徑憂榛莽關河惜滯淫日斜
分袂處霜落授衣辰回首忽相失微官恨此身

送使臣出海封琉球國王

笑囊齋餘卷七

三

夏至乘風候龍旂下海濱片帆纔出澳積水已無垠開
國三山舊恩封詔使新中郎初建節南粵故稱臣去憶
人瞻斗行逢日在鵲禮先夷族順厚往睿情仁異域儀
刑重遙天雨露均歸期小春月復此候通津

題畫梅贈友

南國多芳樹梅花冠四時靈山稱特秀庾嶺復爭奇偃
蹇則龍幹參差冰玉姿豈無桃李豔故與竹松期比物
懷良友留情是畫師一從圖裏見何異月中窺湖上林
通興江南陸凱思春來遺尺素絕勝隴頭枝

梧嶺閱武

蒼梧秋獵處細柳漢家營四望千峯障迴瞻百雉城潦

收江岸闔木落曙烟清雲擁旌旗色風喧鼓角聲虎罷
皆振武搖種亦輸情無術慙三略膚功藉五兵投醪非
責報授鉞柰專征試把剴犀刃聊殲鼓浪鯨

七言律詩

廷試卽事

金鑰傳呼出禁城銅龍乍啟五雲明香飄合殿趨鵷列
樂奏鈞天協鳳鳴溫詔正需匡世策腐儒亦飲大官烹
漢庭敷對今誰似擬效天人魏未成

讀五倫書有述應制

聖主乘乾惜寸陰石渠經籍娛宸襟五倫時閱唐虞典
一敬同符堯舜心已沛江河通要道更輝星斗寄高吟

笑囊齋餘卷七

四

賡歌忝稱夔龍後愧乏雄詞動士林

日暮

旅館無聊自掩扉疎櫺新月坐依依誰家鼓吹隨風入
小徑車塵向晚稀作字無奇慙散僊病心方渴憶初衣
萬年枝上珍禽滿獨鶴西飛何處歸

新江閱戰艦次松谿韻

颿颿西風薄霧收晴光遙映五城樓隄喧鼓吹黃龍舳
樹隱旌旗白鷺洲六代繁華遺事杳兩朝勳業故宮秋
貽謀尚習昆明戰萬里無波江自流

送蔣石庵司空

東吳自昔擅鄉評誰復維揚循吏名白簡星臨南國頌

黑貂風振北臺聲素絲到處傳清節畫省由來仗老成
江上飛蓬瞻不極三台高擁五雲明

王廷尉擢少司徒贈別

石頭城下晚風清潮落秦淮畫舫行恨別無由紆繡纒
懷人空復念瑤瓊釋之德已孚廷尉平叔才堪貳地卿
此日度支方告匱誕章何以答承明

省居

清脩曾是淪幽寂人境由來可避喧山擁蟠龍依秀色
水通朱雀是靈源守玄自擬楊雄閣抱甕誰同漢叟園
九鼎三元應頓悟草堂白晝坐忘言

至日齋居次葛墩韻

笑囊囊餘卷七

五

水部清齋三宿同八能調律代天工葭灰已見陽爻復
荔挺先將春信通地近紫庭宮漏永月涵畫省篆煙籠
遙瞻北極依南斗搔首風前雙鬢蓬

登報恩寺塔偕梅東居麓午山

南郊何處堪乘興絳宇琳臺愜浪遊危磴九層臨絕巘
飛甍千仞出長楸洞門高度秋聲壯天末遙看江水流
便覺六塵消釋盡爲偕三益故淹留

送周雙林

江城木落風露清秦淮倒激海濤驚試陵高阜望丹闕
愁見方舟曳彩旌水寒澤國歲將宴花發上林春正晴
覽勝懸知有新句遙通天際歸鴻聲

湖上偶成

明湖一別遠江天望入雙峯興已偏病足未妨攀鬱嶂
幽懷自合傍雲烟松陰滿地懸斜日雪霽空山響細泉
安得水邊三畝宅門前垂柳繫漁船

登飛來峯

長松十里畫陰重引入飛來第一峯洞裏紫霞明日月
天邊青靄插芙蓉小橋不斷橫溪路古寺猶聞隔樹鐘
戀賞頓忘城市遠歸途幾處暮雲封

泛湖次韻

重湖曉日淡春烟萬頃平連浩蕩天擬放蘭舟沿曲港
行投竹院俯危巔綠陰密隱新鶯嫩紅雨飛沾細草妍

笑囊囊餘卷七

六

處處青帘村醖熟已拌沈醉藉花眠

丹陽道中

西湖漫擬恣春遊南國仍浮萍水舟千里煙雲延迴眺
孤村風雨攪離憂香隨去馬花全落浪閃前旌麥向秋
何處淒清三弄笛殘霞樹杪映山樓

句容道中

日落丹崖倚桂橈星軺忽轉轉蘭皋空山縱馬無荆棘
歧路聞鶯有鬱陶紫關聯雲搖鳳影清溪流水和松濤
芳菲欲盡春多少驅逐年年感二毛

西行次潘生

雲開遙望石頭城虎踞龍蟠擁舊京落日千山新雨霽

春帆一片晚潮生才非何遜淹將作功乏平當愧水衡
十載爲郎虛舊社相逢空自說勳名

玄真觀爲墩見過

中和橋下水濺濺玄真觀裏春可憐斷腸柳色青始足
照眼花枝紅欲然羽客殷勤識玄度仙槎飄忽訝張騫
忘年更遇王摩詰眾妙門中有宿緣

送魏郡守致仕還山西

苔溪新綠泛歸舟故國迢迢汾水流榮祿不堪淹五馬
丰神自若卜三邱一隨玄豹冥濛隱萬里飛鴻汗漫遊
風雨滿帆君莫訝山川猶爾解相留

紫雲洞

紫雲洞

七

梯雲躡水費攀躋萬仞斜懸石壁危貝闕銀宮飛掩映
紫芝玉髓照參差中天鶴唳開丹室子夜龍光發劍池
此地分明隔塵世何人方外覓希夷

送張順之司訓全椒

吳地新涼生七月江天落照引雙旌如何白首淹經略
猶自青氈冷宦情滁水香芹賒月色鄆山仙桂散秋榮
風雲夙抱今何似試聽錚錚寶劍鳴

贈王少府守泗州

白蘋紅樹慘霜辰離思經秋倍損神泗水兒童迎使節
吳山風雨泥征輪懸知去後思何武爲惜無緣借寇恂
莫道私懷重鄉邑江南江北總斯民

冬日玉泉席上銀銀杏作蠟梅花分韻得安字

華堂良宴恣情歡素果雕花取醉看浪喜寄春逢驛使
虛疑先煖是長安氣氤氳色和尊泛宛轉丹心入夜寒
試把一枝登上苑紛紛剪綵不堪觀

一隅爲張文憲作楚人也

蜀國長辭供奉班城隅深掩薜蘿關林中曲引沅湘水
窗裏平臨岫嶺山白雪吟成江鶴唳滄州情狎野鷗閒
猶聞此地連星漢看爾乘槎牛斗還

壽顧母

秘書甲第五雲邊長夏氣氤生瑞烟青鳥早傳西姥信
斑鱗重薦北堂鮮恩逢錫類天題溼善積傳家惠澤偏

賡有芝蘭堪種德更移松檜擬齊年

天長道中次壁間韻

氤氳宿霧引星旄烈烈雄風攬客袍何處烏鳶勞隼擊
專城操宰婉牛刀林中望氣知豐鎬水上聞聲見桔槔
總是高皇根本地雍熙民物荷鈞陶

烏江謁霸王祠

野雲飛盡楚江頭萬木森森蔽古邱廟貌千年猶叱咤
英雄自昔恨鴻溝陰銷霸氣非亡范天啟弘圖故屬劉
興廢本來成幻迹青山黃土總悠悠

贈吳蘇原

百萬澄湖芳草墩扁舟久矣薄朱軒太玄草就書連屋

彭澤歸來柳在門。勝有尊鱸供玉俎。無勞絲竹侑金尊。
也知夙繫蒼生望。不道成功勝立言。

早春郊行東晏石橋係友

郊原題試行春騎。景色平分出郭橋。南陌柳條黃露杪。
東風麥壠綠舒苗。山隱隱。朋心切。泗水悠悠客路遙。
寄語高情晏平仲。一尊遲爾醉花朝。

暮春高井晚行

春來常日惜花飛。馬上驚看綠已齊。草裏鳴泉新雨後。
林中歸鳥夕陽西。柘皋月出鐘初靜。濡塢雲深路不迷。
自喜民清安拙政。何妨輪蓋數沾泥。

疊前韻答吳蘇原兼乞題卷

奚囊齋餘卷七

九

淼淼平湖綠遶墩。陰陰花柳蔽高軒。幽心自愛濡須塢。
壯歲歸從金馬門。夜月玄真棠木檝。秋風元亮菊花尊。
定知有曲流金石塵。吏猶能乞贈言。

遊蜀山次聯泉韻

宵雨能將溽暑收。題詩簿領試清遊。孤峯插漢青如削。
一徑穿林曲更幽。行處千家田漠漠。坐忘雙樹思悠悠。
卻慚身世猶機事。纓冕那堪狎野鷗。

郡城西接蜀山頭。夏木千章蒼翠浮。蜃起南巢疑貝闕。
水環神姥即青邱。勝遊不負三年約。塵事聊從一醉休。
旋闢荆榛攀絕頂。望中雲日迴關愁。

舟中感懷

幾從期會結重遊。淮甸孤帆及早秋。積雨平湖侵遠岸。
暮蟬衰柳滿滄洲。廣陵城下隋宮杳。漂母祠前楚水流。
風景依依思無限。夜深涼月送歸舟。

晚投龍城寺

曉煙低護林中寺。微月初臨陌上旂。千頃平田圍法界。
一灣流水入龍城。疎鐘聲裏僧相逐。小隊行邊犬不驚。
笑倩山家問生計。漫誇耕耨得秋成。

中秋值雨

領郡何方散積憂。擬邀白月注黃流。霏微轉覺增蕭瑟。
河漢無緣望斗牛。雲裏蟾蜍應不滅。天邊蟋蟀竟誰收。
從知顯晦非人意。空憶當年庾亮樓。

奚囊齋餘卷七

十

奚囊齋餘卷之七

奚囊錄餘卷之八

明 仁和張瀚撰

七言律詩

客瓜州江樓

高閣瀕流四望開，魚龍噴雪自東來。
風帆欲送千山雨，鼙鼓驚聞十月雷。
歲晚江鄉人事絕，天空雲樹客心催。
還將愁眼窺三尺，猶有晶晶燭上台。

十日江干遇亦奇，萍踪飄泊本難期。
海門潮落龍游淺，鄉國雲遮雁度遲。
多病著書成底事，登樓作賦更堪悲。
三峰只尺瀟湘外，擬上輕舸縱所之。

登金山

奚囊錄餘卷八

長江浩浩接滄溟，砥柱中流擁地靈。
風捲夜潮千丈白，曉涵晴曙一峰青。
中冷汲水僧遺鉢，古洞尋仙雲滿局。
塵世浮沈何足問，纔登彼岸已遺形。

頻過江上望龍游，忽漫乘風散暮愁。
金鼈倒吸水不斷，銀漢斜傾石欲流。
雲樹高低天上下，帆檣隱見地沈浮。
三吳只隔煙濤外，徙倚重登絕巘樓。

次韻答王箕泉

芝房荷沼重登臨，入座如聞太古音。
蔭滿綠槐迂仄徑，聲傳黃鳥恰芳林。
三秋雲樹他鄉夢，廿載金蘭此日心。
投贈未將桃李意，瓊瑤翻愧郢中吟。

移山潭次壁間韻

逶迤石徑遶林坳，迴合峯巒面面青。
地壁半山當四塞，天開一鏡引孤亭。
長安日遠紅塵靜，少華風微翠靄停。
獨往自憐幽興劇，何人先此載春醺。

送程于民南還次來韻

十載還家未是遲，鏡中霜鬢欲絲絲。
青山舊社林逋宅，白馬新鐙杜預碑。
野水帆檣風自穩，故園松菊晚偏宜。
秋來亦有尊鱸思，三徑憑君蚤見期。

白水公署次壁間韻

泠泠白水舊彭衙，粉堞山樓仄徑餘。
蒼頡家荒惟鳥跡，雷公丹化憶仙家。
西來羽檄驚霜月，南望鄉心逐晚霞。
涼夜有懷憚不寐，柏臺曙色喚棲鴉。

青柯坪

奚囊錄餘卷八

華山谷口晝陰陰，危磴盤空草樹深。
倚杖何緣攀鶴馭，尋泉時忽聽龍吟。
炊煙縹緲雲連郭，仙路高寒風滿林。
緩步三台依石室，翛然悟得子微心。

雲臺觀

雲臺直上接三峯，古柏森森夾路濃。
碧殿晴分華頂色，飛泉曲渡水簾淙。
鳳簫遠引清虛裏，鹿駕遲疑窈窕逢。
日落輕陰生洞口，青山回首失歸蹤。

次韻答彭孔加

驅馳魏博復秦疆，百二河山控晉陽。
猶憶淵虛鎖綸頻，過焉翊魏循良百年道。
誼心期舊千里蘭言尺素香。

便欲歸來尋舊侶五湖鷗鷺共飛翔

萍跡浮沈三十秋
衰遲卻憶少年游
空山夜雨同僧室
野水煙雲放釣舟
皎皎白駒終自賁
嚶嚶黃鳥故相求
海波未息鯨鯢在
避地今棲何處洲

九月河中書院讌集次宋侍御韻

西風搖落已堪哀
更上天涯百尺臺
歲序自驚黃菊候
淹留不厭白衣來
三河遠接秦關險
二華平分晉甸開
盡日登臨未能賦
叨陪直忝大夫才

萬固寺

首陽西下見河流
萬固禪林山際幽
飛澗遠從秋殿落
野雲低接暮煙浮
塵中幻跡渾無定
方外心期且自留
徙倚遙空聞過雁
蛾眉新月照人愁

多景樓餘卷八

三

華州值雪

山城飛雪凜生寒
客思悠悠怯歲殘
花滿疎林凝瑞色
漸流巨壑墜驚湍
微霰不厭尊中酒
短髮猶彈陌上冠
卻憶故園梅正發
何因寄向隴頭看

冬日登華山

三峯壁立與天齊
雪滿空山信步躋
玉井吐花明碧漢
石門飛瀑洒丹梯
近人猿鶴調絲竹
出岫煙霞擁杖藜
擬向仙靈問眞訣
珠幢絳節望中迷

路入青柯挹紫氛
西玄深處覓裴君
從知軒冕非身計
已覺仙凡此地分
崧裏寒光生積雪
林端清吹住流雲

持觴正對龍潭月
山郭疎鐘不柰聞

莎蘿坪

蘿繞巉巖莎映川
寒山蒼翠晚猶鮮
黃雲影落三河水
青靄光搖十丈蓮
御道草荒餘漢跡
宮娥仙化憶秦年
紅顏羽翰尋常有
醉把金漿漫自憐

潼關閱武

較武來登大將壇
請纓已覺魄衰顏
貔貅隊擁風塵裏
鷹隼心飛霄漢間
鼓角喧嘶秦士馬
旌旗披拂晉河山
九邊烽火三秋急
細柳何時金甲閒

歲暮述懷

閒庭退食獨踟躕
雨雪霏霏逼歲除
江海烽煙遮故國
關河魚雁滯鄉書
病餘引鏡顏非舊
愁裏開尊意未舒
自是無心戀榮祿
不因官拙憶吾廬

奚囊齋餘卷八

四

玉陽山房

蚪鼉峽裏望迥深
一徑平分萬竹林
雲護丹爐春自煖
山圍草閣晝常陰
池邊萍劍沾龍沫
洞裏吹簫協鳳音
信有仙靈會人意
故開巖壑寄幽心

玉女潭次劉參伯韻

選勝言尋方外蹤
迢遙石徑隱杉松
清秋峽裏仙槎渡
夜月樓中帝女逢
風動水紋通絕壑
雲連樹色擁危峰
飛騰應藉神靈境
面壁他年倘見容

眉山贈孫醫士

蛾眉影轉鬱蒼蒼見說仙人構草堂夜雨青苔生石磴
秋風黃葉到山牀蔚衣常帶煙雲氣蔬食能兼藥餌香
鴻術本來堪濟世非關思逸舊遺方

壽慎軒叔

吳峯北轉漸夷延湖水平臨嘉樹軒盛世衣冠開歲月
四時花鳥媚林園西池早薦千年實北海長傾眉壽尊
五色雲中望南極祥光高映少微垣

孫文揆同登越王臺

越臺脩葺費躋攀隱隱峰巒臺下環烟火萬家城郭繞
畚田千頃水雲間林端佳氣東連海郡裏高齋半在山
爲憶窮圖勞夢寐壯心聊與共怡顏

奚囊齋餘卷八

五

宜松

徂徠分植地偏宜高蓋亭亭貫四時春入詎同桃李色
歲寒無柰雪霜姿採苓磧底開靈窟放鶴山中識舊枝
何用還丹尋秘術伏脂佳實並仙資

南明寺宋尹同遊

南明仙梵隔山聞石棧逶迤雙澗分巖洞何年開色相
花宮鎮日坐烟雲松篁古峽銜新月燈火孤城帶夕曛
莫惟淹留勞地主下方塵幻正紛紛

沈明府邀飲戒珠寺

爲政心閒興亦賒招尋遙指石林斜涅槃空訝牟尼像
題扇猶傳逸少家貝闕未忘同劍佩山城共是惜年華

深杯莫厭留殘月明發離懷江上沙

秋夜子賜宅譙集得秋字

江城新月照清秋結客聊爲長夜遊玉漏聲中聞雁過
丹楓影裏見螢流彈棋奏曲涼颺入漬酒沾衣湛露留
萍跡自慚猶宦海鷗盟何日共滄洲

夜渡揚子江次汪生韻

寒江渺渺暮烟橫簫鼓喧喧戒遠征出浦帆飛風亦起
中流潮湧月初明漁燈遠引龍鼉見梵宇遙連島嶼平
白槐機心向塵網強將身比海鷗輕

蕙坡贈馬封君

九畹幽香聞楚澤尤憐芳蕙在山阿參差翠葉牽風細
灼爍丹心向日多杖屨常迷花密處琴尊不厭客頻過

奚囊齋餘卷八

六

野梅籬菊猶搖落得似青青百畝坡

九日邀仲良童侍御登演武臺次韻

佳節重逢菊正開朋來邂逅一登臺孤城水引漳淇遠
千騎雲屯燕趙材南國尊鱸秋入思西山鼓角晚生哀
明年此日知何處待月非緣戀酒杯

兩峯高映水中洲昔我相尋洲上樓黃菊紫萸堪採摘

沙鷗野鶴共悠悠虎符戲旬耽幽思驄馬長安憶舊遊

同在異鄉君又別廟堂遲爾壯皇猷

九日偕僚友登上達樓作

郡庭無地遠紛譁一上高樓四望賒檻外丹楓凡幾樹

離邊黃菊已三花著書衡岳非江總落帽龍山想孟嘉
暫遣殷憂忘局束莫將尊酒問天涯

孟憲使譙集紫陽山晚眺次韻

朱欄絳閣白雲邊蘿磴盤紆接洞天山外江明涵夜月
城隅樹暝薄炊烟曠懷夙有探奇癖勝賞慙同命世賢
擬謝塵緣希靜悟石壇遺蛻訪飛仙

巨石園亭譙集次孟君韻

寶石西來秀色繁到門烟水是湖源倚山亭榭圖書滿
入座芳菲風日暄張具每勞騶從過彈絃時雜鳥聲喧
投瓊忽枉陽春曲爲憶霜臺玉樹溫

贈馮憲使晉淑入楚得餘字

奚囊錄餘卷八

七

登高凝望共躊躇尊酒仍留把袂餘疎樹影搖楓落後
遠天聲送雁來初胥江月白浮蘭舸楚澤秋清照鷺車
定有鴻勳副當仁不勞魚素慰離居

贈殷醫士冠帶

名山採藥市闌居卻訝城中兒女知豈有聲華聞魏闕
謾勞冠冕賁江涯禁方早出長桑授秦俗時從稚子醫
更習玄文探衆妙擬排塵累託師資

赴丁徵君招次青門韻

操舟北郭見朝曦倚棹西林暮色昏家起垣薇傳舊閤
庭開叢桂識芳村何因誤下陳蕃榻乘興來過安道門
笑語不知寒漏永管絃燈火夜堂溫

丁孝芳宅譙集次沈隱君韻

畫棟朱簾瞰綠波故家喬木上藤蘿乍驚越客懸河論
暫醉吳兒子夜歌世路浮沈何足問舊游零落已無多
良宵樂事應同惜斜月西軒容易過

送許參伯赴京得遊字時予將入蜀

使旌二月觀龍樓余向三巴鳥道悠岸草津花迷遠望
巫山巫峽記曾遊中朝耆舊多同學藝苑芳華信莫傳
此去盛明良得遇題書先慰錦江頭

巴東見王參伯題壁詩次韻寄懷

仄徑盤迴崖半開行邊燈火見樓臺緣江雲樹楚天盡
下峽風濤巴水來已歷危途猶信步欲忘時事但持杯
奚囊錄餘卷八

八

故人應是傷遲暮我亦霜華入鬢催

昔蘇子由再寫真記容貌之變題詩見意子三十
出守時京師李生爲寫一幅今年以按察副使
入賀復遇李生因命再寫相隔十餘年容貌之
變可知矣偶同蘇事用韻漫題

再度生綃點畫新妍嬌何似昔年身易彫容鬢星霜改
不涅風塵意氣眞瞋目定憚搜俗累冥心聊自葆元神
笑看信是無魁岸那得聲華動世人

表賀得與宴賞恭述

瑤函親捧建章宮拜舞繽紛望六龍曙色漸移三殿上
爐煙不散五雲中大官錫宴賓儀肅內綏傳頒帝澤濃

自幸衰遲猶在列君門今有姓名通

重經咸陽述懷

西來萬里見南山東望三峯縹緲間往事祇今同水逝
舊遊別後幾人還機心遠憶沙邊侶倦翼仍趨天上班
猶自節旄稱漢使不因零落媿秦關

元日蜀府慶賀

重城曙色滿陽和身曳長裾習委蛇碧殿王孫天
素絲藩采萬年歌春先蜀國梅風煖禮洽梁園柏
遷客獨慚頭漸白九霄雙闕想鳴珂

訪張中丞里第賦贈

梁園一別願多違節鉞何年塞上歸楚璧隋珠空按劍

奚囊遺餘卷八

九

青山白社自扁舟曾驅獵虎摧堅陣暫解韜鈴狎舞衣
聞道天驕問司馬丹書遽莫到漁磯

秋夕獲鹿公署書懷

鹿麋鐘鼓送黃昏市罷山城夜不喧鴻雁西風烏客枕
芙蓉秋水憶家園喜逢皇極標金殿更息邊烽啟玉門
起視星河搔短鬢紫微光映五雲繁

聞義四兄分教松滋寄韻

荆南博士領新除白首青袍計未疎匡鼎說詩猶拓落
張顛妙墨近何如蜚聲共惜行分雁彈鋏今知食有魚
擬效場師養梧槽莫因松菊戀鄉廬

何中丞荷亭次韻

炎涼何地迴難同暫避喧囂草樹叢檻外池光侵簾綠
掌中花氣溢杯紅林扉影落西山月絃管聲傳別院風
莫訝荒蕪稀結構不將人巧奪天工

周原道中

伏節橫戈值素秋攬金伐鼓震邊州烽煙慘淡通沙漠
山郭威夷見戍樓榆塞雄風嘶漢馬蕭關新月照吳鉤
書生夙抱平胡志幃幄今慙遲一籌

大佛寺

涇河曲裏轉崔嵬巖洞陰陰水上開地湧十尋雲外影
身遺三世石爲胎然燈自照禪心寂聞梵翻驚妄念回
爲祝西方皆樂國清秋風淨息氛埃

奚囊遺餘卷八

十

和許使相祈穀陪祀值雪

禁城飛雪媚春光應瑞先占百穀穰玉璫參差迷輦道
燈門照耀引宮廊輕沾委珮暉暉潤暗逐爐煙點點香
始覺高寒依北極鳳池鵷鷺忝班行

次韻答邵元學

白鹿幽棲夙有聞玉堂賡和更超羣結廬擬效孤山隱
理釣還期渭水勛吳苑天高江漠漠淮塹秋晚月紛紛
懸知不爲冲霄氣肯向雙峯老一雲

大川張憲使次韻

炎日炎丁萬里行祇將萍梗歎浮生華烽烽火成前事
梁苑殷勤是舊盟局勢蹉跎途慙老馬翔翔雲路聽遷鶯

清尊不惜臨歧醉回首茫茫空復情

姑孰舟中

蘆荻風生五月秋解鞍暫試水鄉遊
珠簾畫舫蛟龍窟逐客歸心杜若洲
多難擬將身避世老懷猶有劍冲牛
年來悟得浮漚意一任江湖深淺流

次韻寄謝周諫議

淮甸兵戈暫解符銅魚再綰鎮蒼梧
王師未報滄溟捷郡國空聞憔悴蘇
老去青雲驚入夢憂添白髮信無謬
久拌初服調猿鶴猶自我衣聽鷓鴣

奚囊蠹餘卷之九

明 仁和張 瀚 撰

五言絕句

剡溪曲

方舟迴曲渚樹草蔽前津忽漫聞雞犬何年避世人
百折桃花水水湧沙亦流緩啼千樹暝清冷四月秋
長年習水程遙指遠林際到來烟霧迷不是人間世

題畫

杖履芳非逕琴書薜荔關空閒能避世此地亦人間
黃鳥綠陰中鳬鷖點碧空正歡新釀熟窗底落飛蓬
倚石復瀕流村深事事幽開門驚客至掃盡一庭秋

奚囊蠹餘卷九

雪色瓊林映梅風素幔開詩成有餘興春自隔溪來

挽江處士

市閭今寂寞松檜掩泉臺萬事隨花落千年化鶴來

題畫

紅樹散秋陰空山野水深焚香消白晝飛鳥寄遐心

周墓六景爲用之作

越臺春色

千仞越王臺蒼蒼露林杪春風杜鵑花鶯聲出華表

葉塢秋聲

爽籟振丹楓空谷散清響昔賢有遺芳茲山高可仰

高峯拱秀

天日走神龍危峯臨湖濱蒸雲變曉出羣陰陰瑞烟裏

雙石呈清

翠山開翠障雙石峙青螺一自開靈窟千秋迴不磨

石膏斲雪

鬼工劖石竇和氣結瓊脂何異陰山雪凝寒無四時

陳洞修真

斷崖蒼蘚合古洞白雲封希夷有真訣此地憶仙踪

日暮

九陌靜飛塵上林羣動息鷓鴣何啾啾一枝棲未得

題畫

朱實薦瓊林文禽表佳瑞甯知造化心丹青得先寄

奚囊蠹餘卷九

二

見歸雁

塞北家仍在江南路幾千羈人曾似爾花草見新年

他花

白日東方來降景觸花杪陡然搖清風柔含弄晴曉

綠葉日蒼蒼枝風嫋嫋香散競遊蜂林疎不棲鳥

題畫

叢林春色滿列岫曉烟浮路入雲中斷山居雪外頭

隱隱藏疎雨清冷漾淺波度橋城市隔入谷水雲多

澄江幾萬里清秋素練開一覩飛帆落渾疑天上來

北風摧萬木窮陰雪霰濃亭亭色不變惟有大夫松

宮詞

明鏡照芳顏纖腰怯華飾不浴魚水散自憐嬌豔色
當年傾上國六宮多見妬長門恩幸疎無人惜衰暮
朝從五柞遊暮入長楊宿柞枝心未舒柳葉眉先蹙

題畫

終南別翠屏招提簇雲樹溪橋引杖藜莫是來玄度
日麗五雲表下照信無垠高岡一鳴羽聲亦徹蒼旻

田家歎

禾實苦秋霖浪喧隄不葺雲沈水底黃腰鎌隴頭立
雨侵禾不登水深魚自長稷鋤妨我生賣絲還結網

題石橋石田

溪上談經閣閣下臨石梁虹飛貫牛斗燦燦騰輝光

奚囊蠹餘卷九

三

磷磷水邊石青青畦中秧觀生有深悟秋成未可量

題畫

疎樹颺秋風浮舟漾碧空本無垂釣意長嘯送飛鴻
萬木散秋陰一江分曉色有琴不忍彈同心苦相憶

盛瑩入景爲盛司徒作

鳳石朝陽

炎精孕丹穴翩翩披五采化石鎮東方正當日出海

獅崖墓雪

懸崖俯羣峯雪華蔽蒼翠何異神虺蹲百邪不得肆

古井甘泉

石欄迥古茂玉甕汲寒漿莫以甘先竭人間惠澤長

仙橋活水

游溪山下水水上架飛虹寄語山翁道仙源此處通

虎跑靈跡

靈獸留奇跡玄泉迸石罅往昔飛仙人于焉得蟬化

兔河風帆

森沈迷草徑蕭穆閤苔宮別有青冥路帆檣烟霧中

萬家煙樹

高邱接層巘日落風淒淒回看春樹裏萬井暮烟低

九華雲峰

合沓九華峰蒼蒼插天表倒影落潛臺青霞結林杪

題畫

奚囊蠹餘卷九

四

梅護逋仙館桃開蘇子隄芳菲行處是何必小橋西

湖上夏涼多微風揚素波流連煙樹裏何處採蓮歌

木葉下紛紛蒼山冒白雲坐深風景換流水蕩斜曛

密雪飈寒輝孤村白板扉詩腸正枯結抱甕小童歸

奚囊蠹餘卷之九

奚囊齋餘卷之十

明 仁和張 瀚 撰

七言絕句

出塞十首

涇原北望塞門秋漠漠沙塵暗戍樓羽檄不來鴟帳遠
前軍夜獵海西頭

塞裏強酋誰著稱秋高月滿盡驕騰天弧正射狼首
已報中宵走吉能

邊城夜月聽胡笳戍卒寒眠萬里沙征馬嘶嘶飛將出
晶晶劍甲凜霜花

被甲鯢鰲控驢驢霓旌羽蘇奮千將分麾百道蕭關下

奚囊齋餘卷之十

何處飛來赤白囊

賀蘭山下騎如雲接地風塵慘不分籌策聲隨征雁過

烏氏獨夜夢中聞

已散胡羣赤木灣秦雲漢月滿關山翩翩羽騎歡聲近

帳下偏裨校獵還

胡兒控馬復鞭駝虎視應耽禾黍多霹靂聲隨天將下

盡驅渾脫渡西河

車騎將軍出朔方合圍正值右賢王犬羊夜潰驚烏鰲

鹵獲朝來獻白狼

樓蘭邀僕未成擒已見渾邪拜濕陰聖主威加漢元狩

無勞衛霍快雄心時有降胡授官

黃鬚燕頤並超羣試拂昆吾動斗文自媿書生非一范
聊將肝膽誓三軍

題畫

爲憶西湖深復深蒼苔迴合樹陰陰落花點地穠於錦
坐對飛泉抱膝吟

蒼松碧梧高十尋千巖萬壑澹晴陰偶來避暑長林下
賸有清風披素襟

日日風塵攪敝裘蕭蕭霜鬢結閒愁忘機羨爾山中老
倦倚耒鋤看水流

朔風烈烈雲隨馬瑞雪紛紛花撲衣已歷游塵清玉宇

更交新月映寒輝

奚囊齋餘卷之十

華山

尋仙時上望仙山十載玄關扣不開今日初成親授訣

靜看離坎孩

何須辟穀餒胡虜笑向天池弄藕花旋製錦囊盛柏露

更鞭白鹿駕雲車

和茗山途中歌江南柳詞戲戈口號

絲絲新綠褪輕黃披拂春陰官道馬上同聲歌折柳

好隨風絮到江鄉

紅杏花殘柳欲飛天涯無日不思歸道傍亦有芳菲處

何似蘇堤襯馬蹄

題畫

野鼠參差競拾芳也知金粟香 查從教飫卻飛仙餌
不向空山三吐腸

雨夜

江南二月花如雨薊北三春雨作花深夜一聲思渚雁
隔林無數競棲鴉
積雨凝陰二月寒長宵寂寂坐來殘獨醒應有張平子
賦得閒愁祇自看

四時宮詞

淺紅深紫鬪芳辰隊隊歡呼放賞春誰向後庭辭帝輦
可憐含涕盼清塵

積草池中曉採蓮夜深烽火照甘泉鸞輿祇到池亭外

奚囊蠹餘卷十

三

何處歌聲落九天

貪看牛女坐開襟斜月猶穿七孔鍼紫殿玉牀雲帳合

昭陽惟有漏沈沈

玉樓飛霰不禁風繡幕低垂鴛被重共說昭儀渾耐得

綠熊深擁煖香籠

九月梅花

常年雪裏尋芳樹不信梅開七月中爲避當春先百卉
故將玉色向秋風

秋風搖落不勝哀絕訝梅花向晚開商氣應隨萬木盡
陽和見爾一枝回

珠璣玉綴狎霜辰月下風前更可人折寄隴頭君莫訝

江南秋盡暖于春

朱家巷

黃龍岡下望炊烟爭說開基此地先聖主自憐營作費
不須文獻讀當年

漫興

子夜涼生魂夢清天風吹送繞蓬瀛忽驚落月催寒漏
錯認長安鐘鼓聲

桂院蘭房綺席開金尊玉俎豔歌催花陰弄月窺簾下
香燄和雲入座來

兗州述懷

楊花零落歎春歸輕逐殘紅小燕飛西發三吳東到魯

奚囊蠹餘卷十

四

朋心物色總成非

冬日東園識集

蓮花峰下石嶙峋一派寒泉遶綠筠猶有紅香凌白雪

山中疑是四時春

盡日寒郊遠市塵醉來吾自愛吾真機心唯有禽先會

到處飛鳴不避人

雲中翠嶺插丹霄竹裏朱欄鎖畫橋桑落酒傾青玉琖

霓裳曲度紫鸞簫

曲徑飛泉百道冷層林掩映萬峰青分明認得西湖路

第六橋邊指北屏

宮詞

自分才非班婕妤知文甯讓六尚書君王偏惜司花女
憨態由來太不如

曾將玉臂繫紅紗跳脫輕羅映彩霞一段恩私常著體
笑他插竹引羊車

紀夢

夢裏傳宣入建章敢將前席對君王分明記得承恩宴
玉俎金觴次第嘗

讀史雜詠十四首

竇灌田

繩引根批念薄情藍田穎水共縱橫甯知酒禍深相整
巫覡徒傳厲鬼名

奚囊錄卷十

五

韓昌孺

雪泣數言王國固然灰一笑忿心銷如何忽忽慙疏斥
悔卻貽金入市朝

李廣

夜呵醉尉死何知八百羌人忍盡詒降胡赤族猶遺禍
莫道無功緣數奇

楚靈王

章華臺上厭甘肥九鼎分周願遠違右尹有謀君不用
傍徨羶澤獨號饑

楚射者

隼擊鷹搏勢未降楚雄戢翼在枝江小臣弋理通王霸

猶繳彫弓射六雙

伍子胥

忘卻稽山啟霸圖石田無用苦馳驅屬鏤不死將軍恨
的的雙睛看滅吳

匡衡

九上明經未是遲說詩贏得解人頤書生封拜尋常事
十載功名一遇時

田文

風塵客邸會三君齊魯諸生總未聞西魏只今誇相業
何如善相一田文

劉敬

奚囊錄卷十

六

羊裘脫輅說都秦片語相投號奉春不信黠胡能設伏
卻從齊虜議和親

叔孫通

狗盜聊將秦亥詒漢庭制度亦委蛇紛紛希世逢君術
安得儒宗習詭隨

江充

紗縠禪纓雙羽垂誰言燕趙固多奇游魂幾萬街鉗灼
盡逐悲風入望思

張湯

蔽帝甘棠南國思孫僑遺愛泣關關帝伯三公自爲計
輜輶不載載牛車

趙充國

陷陣擒孫始計非金城方略亦何遲分明支解羌胡策
還似逡巡老漢師

朱博

博育相將入漢關殷勤結綬動長安當權容易開新譽
垂老參差失故歡

待玉泉不至辭以中酒次韻戲答

朔雲飛雪冷胡沙獵盡長安不見花何處折梅堪對酒
春風不到野人家

渡濠梁有感

黃河渡頭爭渡喧盡逐南人上北船爲是淮徐堪就食

笑囊蠹餘卷十

七

可憐故里空人烟

平野蕭條蔓草黃逢人不忍問饑荒無端夢遶廬江畔
一夜愁添兩鬢霜

題扇贈王生

上林三月鬪芳芬舞燕遷鶯浪逐羣靈鳥自憐毛羽異
琅玕獨立志凌雲

題清河傅氏民居

茅屋疎林晝掩扉相看魚鳥共忘機無端擊隼蜚鴻起
惟底村翁樂事稀

過歌風臺

四海威行故里遊臺空沛國已千秋驕歌亦是東歸志

莫漫逢人笑沐猴

望盱眙縣

千山萬山何鬱盤遠水近水相縈旋翠微一簇炊烟起
花縣門臨星漢邊

楊子臨溪爲廬郡丞官舍舊有植柏政暇嘯傲其

下爰作閒庭四友之記詞旨超曠眞若與物爲

伍者余聞之古人云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

里無君子則與竹木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尊

爲友蓋亦矯志輕世云爾此地眞無可友耶詩

以嘲之

蒼雲深鎖柏森森半畝公庭一畝陰我欲就君歌伐木

笑囊蠹餘卷十一

八

莫從物外覓知心

盱眙道中

萬頃平田水淼茫蓼花如火稗黃行人莫訝荒穢甚
贏得豐年不納糧

平鋪茅草路漫漫草易成薪稻種難爲報聖皇勤稼穡
中都新設勸農官

望眞州

白蘋紅蓼點秋辰零雨飛帆淮水濱一日西風三百里
晚烟青處是眞眞

採蓮曲

碧水連天菡萏秋美人自繫木蘭舟不緣咿軋驚鷗起

朱信人從花裏遊

偷持花豔比新妝欲採未採情內傷日晚歸來不盈把
儘將心目繫鴛鴦

途中苦雨憶弟

雲暗前村水拍隄小車衝雨復沾泥寄言吾黨青霄客
爭似長安躍馬蹄
行人不辟雜塵喧朱阜誰言刺史尊恠底壯懷銷不盡
劬勞留是報君恩
才庸甯復厭奔馳天近應沾雨露私翹首南廬瞻北極
雲中棣萼正連枝

午日餽諸生食

笑囊盡餘卷十

九

離離朱杏出星精菰黍縈絲顆顆明知是耽經久忘食
聊將時序報諸生

渡錢塘江

風恬氣清江水平揚帆鼓柁一葦輕青螺點點海門起
扶桑日上紅雲生
春潮落處靜煙波十里平沙映綠莎背指吳山蕩輕櫂
渡頭忽聽採蓮歌

王母蔣氏哀詞

其憐羅綺罷魚軒松檜蕭蕭湖上原當年忍死存孤意
歸報夫君地下魂

挽莫處士

百年塵世竟何如不將名姓著鄉閭少微夜隕秋光暗
寥落寒原泣素車

民言十首次巡臺楊君韻

雲擁山城風滿樓冥冥積雨使人愁盡將畎畝爲陂澤
望絕三農九穀秋
版築潮河避寇兵流離道路不勝情安邊豈爲無長策
夷夏藩籬萬里城
少婦新裁錦戰裙猶將鍼線對斜曛男兒不是輕離別
羽檄明朝合到軍
青苗出土正堪憐未秀先徵兵馬錢荷戈早晚從軍去
不戀供官二頃田

笑囊盡餘卷十

十

二麥黃丹強半無催科猶自苦追呼強兵奮臂呵循吏
驚婦含啼別故夫

百金裝送去從戎兵未臨邊戶已窮枯骨不須經戰陣
剝膚剜肉總哀憫

求醫莫待病沈疴氣散空勞藥石多安得倉公宣帝德
只將梁肉布恩波

濁漳清衛遶孤村一望流波一斷魂溶得河身方築岸
夜深風雨水投門

部使紛紛察隱田頓將舊陌置新阡誰言國事非民事
願得連年大有年

閩外將軍汗馬勞天王珍重武功高五兵到塞承三錫

一戰歸來宴九年

徐邈道中

連天陂澤浪漫漫江郭江村濤濤間日落偏舟泊何處
雲邊半點蝕殘山

黃河故道沙爲阜青草新陂水拍天社燕城烏渾不解
飛鳴猶自夕陽邊

途中值雪

萬里同雲捲六花瑤川玉宇望中賒孤帆飄泊正愁思
噉噉賓鴻傍水涯

千里波濤迷道路一宵雪霰失山城思家憂國渾無計
華髮朝來又幾莖

題林廣文卷十

上

題林廣文卷

鴻雁秋風離思長天涯夜雨憶聯牀年年春滿池塘草
夢遶司空綠野堂

送萬碧峰還江右

蕭散山來無定蹤江頭一歲一相逢到處山川評品盡
西歸猶戀碧雲峰

行經萬縣

娟娟翠篠結重陰細細垂楊風滿林雲磴虹橋泉噴雪
江南景物劍南心

昭君村

孤村寂寞草蒙茸猶說明妃入漢宮爲問區區薄命妾

何如衛霍定邊功

屈原祠

羣峰合沓接梁岷萬壑西來匯巨津忠諫無裨宗國喪
山川何意育靈均

野馬荒

荒原十里怯前呵猛虎長蛇荆棘多卻憶六橋烟月下
夜深歸路擁笙歌

題松竹梅

淇箬徠根庾嶺枝移栽到處總相宜莫言生有和同性
看取凌霜傲雪姿

獲嘉贈潘令

卷十

上

百里河陽接獲嘉芄芄黍稷間桑麻爭傳新令今潘岳
不說前身一縣花

歸思

三月鳴榔泛月波薰風暑雨下漳河秋空水淨輕帆急
久客歸心奈遠何

贈紀生

玉樓仙子上清遊空使人間老淚流信有佳城藏化蛻
憑君指點到松楸

遙連天月俯諸峰近對三台紫翠重打破圓球尋活脈
就中壬亥是真龍

題畫

雨過郊園綠正肥東風吹處盡芳菲
蜂浪蝶紛來往靜裏閒尋得化機

赤日當空暑氣蒸狂來無計躡層冰
爭如藉草臨流水跌坐悠然學定僧

霜黃木落雁南飛野水蒹葭映夕暉
拉得同心共舒嘯峰嵐雲影坐依依

青牛緩控歷逶迤塵世滔滔總不知
授簡祗須關令尹東來紫氣特相貽

序

明 仁和張 瀚 撰

贈竹川張先生序

余始受易父師問蔡先生介甫傳易于闕于先生孔安傳易于越並著書贈炙人口嘗卒業焉既爲諸生好涉獵漢儒同異程傳易通諸家言漸與于蔡之旨相遠校文者輒見黜謂非穀率幾欲弃去當是時學士弟子推深於易者咸謂有竹川張先生云歲庚寅先生來自江南遂挾所爲文拜帳下一見卽得心賞至論易與衍宏深囊括經史折衷漢宋諸家主於朱氏而可否于蔡令人易聽洗心聲盡忘疲蓋超軼舊聞悟羣言實一貫爾其論文曰華而不實末榮而本瘁也實而不華積薄而未光也成章而達華實斯乎乃諸從遊摘藻敷言紬繹疏傳會約精腴率遵軌轍光蕪苑耀制科彬彬宣布郡國雲蒸騰起不足爲喻肆小子較劣亦得從諸君之後所由來宏遠矣先生方應貢上春官當道憐其才令比於京闈復不偶乃赴銓曹俾司訓仁化秋仲屈行諸從遊餞諸郊或曰吾儕從先生游凡以道藝勲名爲期方今開芳振譽行道施德以翊明盛豈非出緒餘以干進取福澤乎先生顧不能蚤自奮庸竟垂老出諸生之後將治已治人輕重不倫抑大朴難斷大器晚成猶幾望

贈沈少吳擢四川按察副使序

於桑榆之獲也先生矍然起曰謂才必川則長沙有遺賢謂文必顯則治安有遺策主父偃曾不能竊賈生十一取功名立談間遇不遇爾子不云乎良農能稼不能爲精良工能巧不能爲順故顯晦者文章之否泰遲速者命途之通塞不爲得喜不爲失悲行與世通道與變俱無終始無物我者君子所以自全某聞之曰敦良以大畜虛受以包蒙人已之心同知遠知邇知微知彰終始之教同藏器有獲屯膏澤遠體用之道同茲其爲善用易也先生笑曰有是哉乃次第其言書以贈別

以身徇法迹其臨事若輪轅必遵軌轍方圓必以規矩不失尺寸乃至法立民安國家賴其便而其身亦永終脩正之舉意其緼藉持循良有素云我國家博選賢雋分曹任使諸凡訟獄隸諸刑部持三尺以權衡天下蓋總諸曹所治一切齊之使理鉤撫微隱擬議上下日惟精習法比由是郎署秩滿轉遷彬彬多稱何則法非武健嚴刻專以繩責齊民防心室欲約諸繩墨之中通其自律滋多已余同年沈君以秋官大夫奉召獄獄全楚行郡國得冤民輒咨嗟不已必廉得其情列其狀上之詔可悉如狀釋諸囚惟時全楚稱無冤天子嘉其積乃晉秩按察副使提刑三川余竊謂沈君秉德誠厚然亦

其素所諳習實資之深君少以胡氏春秋爲諸生卽有聞於鄉賢先後爲兩部郎皆刑曹治獄明允再考書最薦歷今秩夫春秋法律之原也兩都天下之本也法司刑名之總也君之蘊畜宜其深已昔爲明部使今當爲明監司異時爲名公卿決大疑定大計標能擅美爲國柱石亦率其素習推行稽諸往哲奚足過是然余又嘗考諸法吏張湯少習于法任法不回竟及其身杜顏年飾以儒術克終顯聞夫儒術君所階進又博雅沈密是深於儒者也法之精微是謂道道之顯著是謂法狗法以拂經張湯輩之不爲儒也其及宜矣以儒用法則操德固而防身嚴法非出於儒術之外也余獨異夫世之玩法而不知廢法不足爲儒故於沈君之行序其事而以臆說終焉

奚養廉餘卷十一

三

贈桐岡郭先生序

曰歲闕逢執徐四方大侵淮西爲劇始夏逮秋恆陽爲咎原隰陂陵千里濯濯盡廢其苗畝耕獲之常而民不堪命於時梁苑桐岡郭大夫爲廬郡丞會守缺大夫行守事首疏蠲常賦十七平刑禁暴損上益下給種麥勸樹藝悉發貯積審計戶口劑量盈縮官無遺畜而野有遺民營營莫知所出余繼至適適其會僅守畫一復相與謀貸宅郡議聞撫巡請于上詔可誕敷郡邑若家賜而人益之庶幾憔悴之民歡然更生矣踰歲聖皇詔諭

中外謂政在愛民愛民必擇守令今官匪其人肆爲暴虐以干天和求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不可得已於時太宰奉揚休命凡郡邑員缺必慎擇以充黃郡當全楚之交爲廬江上游適移郭大夫於黃爲真守蓋緩征卹困仁愛當上心云大夫捧檄行廬之士民不忍舍依依若赤子去慈母余曰任人以圖治聖王之仁也擇賢以弘化大臣之智也孚心以懷惠良民之義也有三善焉皆本仁厚孚協非可聲音笑貌爲也夫潁川渤海仁明之偉績也循良課最古今之美談也夷考其人則內寬外明忠厚有大節云爾夫寬厚以出治明節以持身是以教順而必政成而安所繙藉深故治行稱最郭大夫實克兼之媲美前哲恢弘仁恩報稱知遇永懷於民無俟異政於易地而允足以底其績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大夫之謂也大夫以明經甲科爲郎理刑宦國晉湖郡丞所居見稱述其治謹身帥先廉平敦慤而經術藻思尤潤飾於吏事多可紀云

奚養廉餘卷十一

四

當陽簿謝君五十序

嘗謂君子懷德抱藝著令聞垂史冊無間窮達必皆卓行奇節磊落雋偉自足表見要非雷同世局踵故習非巧媚富貴者也史稱考城枳棘鸞鳳蜚聲華陰抗志風塵展脫彼其自負雅致視所謂浮湛毀譽誠無關於欣

戚密屑屑依違其間哉吉水達溪謝君斯人之傳與
君朴直能文章素慷慨有大志由縣博士中丁升太學
數奇不獲薦乃上銓曹竟從常調爲湖廣當陽縣簿比
人境值久旱君未蒞縣治輒築壇於郊齋戒禱禱天果
大雨邑賴有秋願以不先謁令令銜之君又隋直不肯
卑節下人務廉刻自檢而惠先困窮民賴以生乃至知
有簿而少其令令又銜之惡之上官卒傾君君歎曰君
子之行其義也義不可行則已矣竟拂衣還君有弟
曰潮溪君素以文藝行能相砥礪時爲吾浙監司念君
有用世才坐抑鬱無聊慮無以自遣寓書於君君曰見
定者不惑理得則心裕脫跡塵囂之中耕釣達溪之上

奚囊集餘卷十一

五

優游天年奚不可者有味乎其言蓋曉然於義命之際
方諸仇張高軌何從軒輊假令稍徇世態循襲故常詎
不能靡爾祿固顯榮哉然特行亦何由見之卒去彼取
此君所懷抱深矣今年君五秩初度潮溪君爲余道如
是且屬詞爲祝余聞養生者云毋搖爾精毋勞爾形乃
可長生夫窮達不亂其真則精定奔走不役其氣則形
安即君所處已爲壽徵矧壽人者本諸其德行誼如君
有不駢集五福逍遙長生者耶名德歲年皆足褒顯於
無疆矣是爲序云

贈芹山陳先生序

大方伯芹山陳公始以明經射策甲科爲地官郎舉最

出守東昌治行爲郡國第一於時縉紳間知不知言吏
事稱芹山公藉甚尋擢按察副使奉聖書督學吾浙時
浙之文靡靡漸失其實公聚而較之亟賞賈雅善要東
命以身帥先士迺彬彬向風知就中焉於時公之政事
文章並美當世洊歷參伯總憲進左方伯提調東藩試
事坐錄文不稱旨與與事諸臣咸逮繫長安上方震怒
莫不恐怖銷志公獨安義受命痛自引慝畧無怨尤上
徐察其隱竟釋之敦道義明憂患大節凜凜不可奪於
時宿望彌重云已而下司邑幕移佐畿郡余守廬之明
年公適戾止勵政勤民迨不減其筮仕而休休虛受欲

奚囊集餘卷十一

六

然有吐握之風蓋師資於昉夕甫十旬而經畧宏規華
國藻思與其名世之績忠毅之素開示滋倍適有真定
郡丞之命屈行某竊有請公曰古有之孟子不見諸侯
而宜聖趨召不俟駕展禽不易介于三公其究也不卑
小官夫官之不卑也所以明分介之不易也所以立節
後之稱聖人者歸焉宜已是有故有不見之義者有趨召
之敬安卑小而後大節不撓夫固道之相通而事人之
理君子之所以藏身者非邪余聞之曰政治無良儒行
之蔽也文采不飾吏習之陋也節義無聞持身之辱也
其本在德德盛者心下尊而光卑不可踰君子之終操
德固而順應裕矣其顯晦之有哉或謂世方晦晚華要

視所過爲傳舍其在阻抑優蹇尤甚公獨不然噫淺乎
親有道矣公笑而別

壽外舅野亭翁六秩

嘗聞鴟夷子皮解體世紛游神區外扁舟徜徉塵土軒
冕豈不卓然昭曠超絕人羣哉然猶屑屑於計然積著
之理以富好行其德三致千金再給所親豈其祛鄙吝
之私而馳競之情猶未遣耶至觀陶靖節安道苦節貞
志曠迹不以無財爲病不以乞食爲耻韜光遁世氣干
青雲纖塵點垢誠不足以涅其潔世方並舉而兩高之
以爲用世尙功避時尙志隨變易爲隆汙垂芳蹟而延
令聞其揆一也吾外舅野亭翁夙擅文名蚤登鄉薦暫

集義齋餘卷十一

隱師儒小試畿邑花滿河陽而情懷松菊澤被黎庶而
心賁邱園遂厭折腰果成今是棲迹數椽躬耕十畝庶
乎履空而怡真適性陳書摘藻欣欣然忘蓋神乎於靖
節而志海乎鴟夷者也是歲丙午首夏既望爲翁六秩
懸弧之辰余羈僻郡不及捧觴登堂緘辭爲祝不欲蹈
世俗常情適爲之言曰古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立功
賜夷子皮平吳霸越不自居其功而乃以其居積施與
爲功不免猶牽於俗比諸靖節不啻涇渭顏子簞瓢陋
巷泰無不足子顓貨殖聖人以爲不受命焉以顏子之
聖靖節之賢不能謀食吾不信也所見之大蓋超然萬
物之上非夫塵心世慮所能測識也故余嘉翁之德以

爲壽而其及民澤潤著作深富皆屬之菁華敷布而非
祇壽無疆之本也乃爲之歌曰南山有松北山有柏不
若五柳之宅兮霽清陰兮垂芳蹟泰山之岡嵩岳之陵
不如東臯之登兮長舒嘯兮永不崩又歌曰月之恆兮
日之升兮萬壽無疆樂繩繩兮碩人之寬多福載凝兮
是歌也樂翁之樂契翁之神可以益翁之壽遂書之

同選錄後序

代作

聖皇御極廿有二年爲嘉靖癸卯銓曹集天下科貢士
凡八十有六人論定敘官自州大夫郡佐至邑長貳司
幕考德掄才因人量地各得分願制下胥慶集征迺次
第名秩與其年齒鄉貫列爲私錄永終敦好以相觀普

集義齋餘卷十一

八

裴大夫已悉諸右僉謂余亦宜有言辭不可得輒綴諸
末簡曰粵稽我明事興雋乂布列贊揚弘休爰設賢良
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雜進並用時
維窮荒僻壤齊氓下役悉得以技能表見嘉猷偉績載
在史傳班班可考既通文教日盛士爭嚮風由舉子業
進於是諸科皆報罷科貢之外無他途可致通顯夫科
貢誠足以盡人然而功不度越往哲才或局於隨時何
則習不振志不立也夫脩德抱藝蘊藉經畧所自治也
而唯恐其不售兼善不失時獨樂不失己志先定也而
或役於聲華懣於卑薄黷於貨賄若自畫而不前無惑
乎士殊世才殊途國殊用已是科貢宜不若選舉得人

猶兼名實何得更爲差等使貢不得埒於科科不得埒於進士盡失祖宗初意而士習益衰可慨也夫窮達者天定崇卑者命遇得喪者時適行素其位疆立不返司牧首餼芻粒解牛者利其官不負國行不負志樂天知命以趨時也奚所損益適舍已徇外爲哉致遠不偏主於登涉中的無擇動於以終所貴預定不惑卽榮辱顯晦利鈍處之一致敦樹聲實允迪先民克荷鈞陶而無忝此生者也易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夫官不同階游不同方任不同事而有相通之志是謂大同願與諸君商之將訂證於他時爾

祝壽圖

奚囊錄餘卷十一

九

皇上御極三十有五年秋八月恭逢聖壽五秩之期萬民歡呼北嚮稽首遙祝杭郡諸大夫舉行唯謹已而潛江郭大夫卽郡齋又西嚮稽首遙祝以有太孺人在堂壽算永矣吳楚阻脩不獲捧觴膝下迺賦瞻雲之思感發於望日傾葵之候也吳中鄉大夫士聞之知公孝達思深欲爲宣其無已之情爲繪圖曰日之升日月之恒曰松柏之茂曰南山之壽或爲之歌曰煦煦朝陽拂於扶桑曉煙飛瑞晨曦吐祥隆景煜燭曙色蒼涼繁耀靈之未午況母壽之未央皎皎桂魄金水之精蟾從陰伏兔倚陽生四時照耀萬古晶瑩信常明之不置同母壽之有恆又歌曰何茲山之崔巍兮鎮南國曰衡岳上

巖石之難攀兮下流泉之堪濯時宣氣以誕秀兮紛聚芝而縕璞永不驚以不崩兮信母壽之可較伊大谷與天陵兮挺千嶺之喬林盤蚪龍之偃仰兮鬱龍從之陸離陋芬芳之易落兮傲霜雪而不移斯本實而末茂兮唯母壽之可齊余聞之竊謂日月唯明故離天而久照松柏唯實故安土而葆貞南山唯厚故鎮靜而發育營觀郭大夫理吾郡徧燭羣情不爲過察砥節礪行不爲矯情深涵並載容保無疆而不震不擾日方躋華陟要永有榮祿楨幹國家爲民具瞻允有協於圖祝之意子德母儀槩可想見太孺人之賢詩云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又曰既受多祉黃髮兒齒夫庶政得宜

奚囊錄餘卷十一

十

見祝於人人上逮於親獻無疆之壽若是推賢母之心豈徒祿養是耽宜有樂於嗣君庶政得民而油然燕喜不自知祺壽之彌增矣有以夫圖咏交作祝願無已猶魯人所爲頌僖公也大夫曰允若是吾將緘寄吾廬俾吾昆弟歌以侑觴於是大夫士益爭獻篇什具列如左方云

贈陳醫士序

吾杭東南一大都會山川所鍾不特士大夫敦樹聲實標能擅美爲今昔推重卽百家技藝亦種種精巧甲天下記曰天有時地有氣人有巧要得於生稟誠異亦人爲所造非偶也女醫之良盛稱木扇陳氏云自宋迄今

世有秘傳陳氏繁衍比肩連肆不啻數十餘中間靈悟
超越爲衆推服者代不一二自余所及見有若蓋齋翁
余家凡內人疾輒延致之切脈而道其原論定而投之
藥十不一失今觀所著醫要蓋讀書明理深於岐黃越
意之旨非特專恃其聰明而已再傳而其孫引泉君實
克紹之今年春余姪婦得奇疾始若笑若泣既多話言
已迺寂不語瞑目闔口絕不飲食或曰風邪亂之或曰
食結鬱滯相顧駭愕計莫知所出君曰此痰證也孤鳳
散主之痰隨氣升降氣逆故痰壅亟墜痰即諸病自己
衆又相顧駭愕莫敢是非君遽起調藥強病者飲一飲
氣下再飲能言三飲能食自是日順其氣氣順理脾脾
健益血但服湯三旬而復故余兄雙洲喜其子婦疾已
屬余贈言余竊謂凡醫治病猶將用兵今古方書猶兵
法也誦習醫方泥古以合今何異徒讀父書心無運用
之妙祇取敗亡者乎引泉君得上世秘傳又精研經籍
擴其性靈信非時輩口耳淺小之術宜政治有定見效
驗奇絕如是不然君家世傳非人人殊醫要亦往往傳
習君何獨擅其美哉蓋齋之業必引泉斯繼之矣余悲
士大夫以儒術顯或不務裨益於世名亦泯滅無傳終
負山川之靈不當以方伎少醫術也是爲序云

刻野亭集序

余舅氏野亭先生仁和人本姓馬氏先世由海昌出贅

於陸人稱陸野亭先生先生受易父履齋先生夙承家
學名籍籍諸生間既領鄉薦就教祁門補來安令多茂
績稍遷南昌府倅輒弃官歸時方強仕郡大夫捧檄詣
先生先生辭以疾深避謝之自是閉門靜居不答問遺
不理冠裳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遭荒罹變蕭然屢空坦
如也獨耽嗜經籍得古書往往手鈔間以已意刪訂積
盈几榻興至登山臨水藉草拈花賜詠自適所爲詩文
率意成章無餽飭無蹈襲亦鮮存稿如是二十餘年垂
老矣嗣孫亦龍私錄得若干首將入梓家藏余三復掩
卷歎曰言誠心之聲也感於物發於言宣洩才情各因
其質故正士和平而莊嚴達人閒逸而疏曠先生端凝
長厚安道苦節齊死生忘得喪超然塵壒之表猶之鳳
翔千仞揚聲吐氣自中律呂奚必調弄樊籠效人掉舌
爲哉今觀衍正學傳清風自敘諸篇莊嚴疏曠亦可想
見其人余竊懼後世不知其人樂與談天雖龍爭妍鬪
巧者較工拙則何異寸木岑樓失木末之辨甚已爲著
於篇

贈閩帥東辭王君序

余以己未歲入蜀不踰月有川北之役時東辭王君與
余俱始出新都經牟瀾停車延踞纍纍砂磧杳不可計
君謂此八陣也近躡四正則天地定位風雲流形遠指
四奇則龍飛虎踞鳥翔蛇結千變萬化運用無窮非夫

震雷吳魏鼎峙天府臥龍遺踪乎余曰詭哉已迺歷蟠
龍涉嘉陵攀錦屏蜿蜒磽确點點蒼翠莫辨君謂此北
門也包錯萬壑喉吭三川背指棧道分漢楚之疆面衝
江漢思成周之化蠻獫在御戎羌通譯非夫坤維都會
陸海巨鎮乎余曰壯哉已迺回車華陽登威遠堂更詳
其說君謂牟欄之觀兵法也史傳猶存錦屏之眺地險
也陵谷不改法具而心非趙括父書之智也險設而人
非文侯魏國之寶也是故得其心則六花異制勝算同
功不得其人卽三分弘業隨貽一夫納欵之地爾余曰
辯哉夫旌車招搖塵空迷眩探奇討古舒昭曠之襟非
士林賢豪不暇及矧雍容指顧窮極本末使全蜀數千

奚囊蠹餘卷十一

十一

里形勝上下數千年興替若指掌上君之將畧何如哉
往年國家承平將帥之臣徒飾文學近以南北多事乃
更專務弓馬夫研文騁墨誠無補於運籌至舍我智謀
矜彼勇力亦何賴焉東許君才兼文武又善察地勢審
要害覽古今成敗取證得失卽如上所陳說豈深文無
當用壯無懼者可同日語哉君又魁梧奇偉望見知非
一人敵郭侍御聚菴素慎許可頃按蜀亟表君才茲當
入賀萬壽廟堂之上宜有知君如聚菴者相與推轂登
大將之壇立殊絕之勳永竹帛之譽竊有望焉君旣與
余善雅愛余言重以古崖河山強屬余言不得以俚拙
解聊述同遊與期待之意如此云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奚囊蠹餘卷之十一

十四

奚靈餘卷之十二

明 仁和張 翰 撰

序

贈金雙虹二守序

夏書稱禹抑洪水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蓋八年於外而後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甚言治水之難也至漢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河上湛白馬玉璧羣臣從官負薪置水然且久勞無成至爲歌悼之今觀其詞亦云悲矣宣防既塞二渠北道始復禹跡以宣梁楚之地自是之後決館陶決平原決入渦河漸徙東南我明以來決原武決滎澤決張秋金龍諸處河愈南徙議者謂河源既遠

奚靈餘卷之十二

奔流迅急數千里平衍之地浮沙疏土任其遷徙固難以人力勝也將委利害於河余竊謂未盡然夫就下水性也淤澱則勢逆疏濬所以淪之也下壅則旁行隄防所以排之也然後東注順而患害消否則平成之功神禹何所用其智耶大名古衛魏地瓠子黎陽白馬金堤咸屬境內黃河故道至於大伾蓋禹跡猶存焉郡故置判府東昏職專防水河既漸遠防亦稍踈歲率督土人繕完故堤增卑培薄捕狼鼠實其穴植榆柳堅其址若無事事然者然而數百里大堤數重中間田廬冢墓得無決溢以有安定之利此亦人功所造國之利害豈其微乎余僚友建業雙虹金君始判臨江再補茲郡專領

河堤是年以秩滿奏最得超遷奉議大夫同知寶慶府以君功懋資亦深也且命銓部以後無復專設蓋知河流底定保障足恃云余聞昔平當領河堤奏言按經義無隄防壅塞之文欲移民避河遵古聖以定山川之位無與水爭咫尺之地此泥古之論非隨時之法也夫禹之治水行所無事耳維時生齒未繁地多遺利中國汎濫民見其害不見其利又何惜焉後世地闢民聚國私其民家私其業奪而爲河將及所好其孰從之必若當言水未必遵新徙之渠民將先失舊有之業敢怨譴之罔滋庸人之擾其於經義悖甚孰與夫導洩壅滯固守隄防俾常循故道以消崩潰之患遠魚鼈之害而民無失所之歎哉今金君優游堤堰間與民同無事之樂於國消隱微之患雖永賴未可期庶幾三數十年之內以恬以熙安耕鑿而享庶富其功有足多者且隨時制宜因民順治其諸不作好惡子惠元元之意將易地皆然可以覩君寶慶之政矣於其別也聊當贈言

刻引川心秘序

嘗聞太倉公受方公孫光謂是吾少年所受妙方慎毋舉以教人爲甚哉公孫氏處心之隘也已而意得師陽慶授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於是知曩昔所受方書非是卒盡得慶術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

願逆之法參人動靜與息相應而藥石之無不立應已
又盡出其方徧授朱邑王鵬杜信等無慮數十人何易
易邪大方不奇而自秘與奇而公諸人人器量誠相應
矣太倉公豈不真聖儒哉近世以醫行者往往不務讀
書明理又耻相師賢賢焉形窺意測妄投藥石雜集品
類纖尚片粒緩微其性使無殺人己已謂能攻疾無有
也已病幸愈輒引以爲功自伐且禁其方不泄此以視
公孫何如邪余友引川陳君得乃祖蓋齋女科心傳酌
爲奇方又間以獨得之見著爲定論凡若干卷題曰引
川心秘將錢梓以傳顯其說超越流俗不悖經旨且爲
方誠奇卽與昔賢授受適相脗合不可知縱爲方不必
脗合所貴利病彼其公溥一念宜與聖儒同符君誠有
足多者聊爲序諸篇端

奚囊齋餘卷十二

三

刻瞿存齋先生文集序

存齋瞿宗古者吾杭郡知名鄉先生也生元至正間脩
行績文誦習詩書百家之言避世全身晦迹海上入明
應聘出而爲邑學博士以功能升太學終周王府相當
是時天下初定中國所喜好弓矢搏擊薄文墨不爲已
而縱馬放牛漸脩文教迺徵嚴穴之士凡負一技能有
裨政治大者登三事其次備侍從領方岳皆表見一時
流聲著績固不朽盛事已先生抱輔世之才挾華國之
策獨不見用卽用又不盡其長竟沈鬱下僚使天人治

安經畧僅僅與膠西長沙同途輟信文章顯晦有時命
途通塞有定抑居卑自歛別有意見不可測識也先生
著作甚富所著若綱目重編花影集翦燈集皆梓行流
傳膾炙人口曾孫廉輩復旁搜遠逸得文與詩合若干
篇將併刻之有曰晴者雅善余間示所輯屬敘其事余
讀之大抵根極理奧不忝醇儒篇中言必稱孔孟詞必
倣經傳意執德方操行固其不希世就功明甚然以在
閒局故得專意文學若去彼取此所謂不朽盛事豈特
志功名者擅其美哉歷世滋遠搜括靡遺則知儒術相
仍代有人已爲序而歸之

會泉雙壽序

奚囊齋餘卷十二

四

往余登天台訪石梁經沃洲天姥瓊富壯麗一大奇觀
其下蓋多才賢多世家鉅姓多黃髮山川所鍾有以哉
世俗所稱西蜀玉壘青城天彭丹景錦江巫峽自昔以
爲天府之國坤維大都會余未獲遊遨其間暗史傳興
思焉司馬王揚其彰明較著者也張南軒蘇長公廋道
園豈非今古所謂賢豪道德文章之師表與謂得於地
靈是邪非邪余同寅有池李君自少以文雄蜀中有司
選上春官尋射策甲科爲郎平刑魏郡余旣見其著書
觀其行事心輒異之明年適父會泉翁來就養龐眉際
目怡然鶴立有隱君子之風知有池君學有本矣時翁
與其配鄧孺人先後皆週一甲子有池君圖所以爲二

人壽者屬詞於余余曰地靈人傑蓋夙昔聞斯語矣今觀九域八紘區以三壤五土而物生剛柔緩急異齊燕角則幹紛胡之符吳粵之金錫非其地則非其材非夫地氣然耶則夫名山大川發育多才不宜有世儒興起其地如吾李翁父子哉翁三世儒流種學績文以弗偶循資應貢爲非其風雲夙志奔去築室會泉寄情山水脩身善行優游天年蓋知命達化者矣鄧孺人柔嘉維則實克相之竟以其子顯揚四方榮壽未艾余曩見所謂世家黃髮才賢卽翁一門兼之梁益山川不尤有大焉者乎然余聞之軼之才洵啟之杖之學浚成之集之文汲授之儒林濟美類皆淵源有本若是有池君才賢得家學而蘊藉益深會泉公累世脩積得山川而文舉益顯光前烈永令聞有池君將克紹三君子以承貺於山川之靈則所以壽其親者無疆彼耄耋期頤委蛇雙壽本諸靈氣所自萃者又何足多耶某不佞推原獲福之基取證先哲致祝望之意云

吉郡丞十第五秩序

余從父半山翁嘗倅吳郡不數月弃官歸後尙御史仰山按吳中廉知去狀爲書高風峻節四大字使吳人以禮致里第額於門孫太史文恪公擬立隱君子傳風世何則世方嗜利干進若飴適於口今將比諸荼毒遠避不暇豈人情哉唐虞盛時厥有巢許炎漢中興雲臺雄

傑奚啻風雲龍虎亟相從也乃桐江釣絲終以烟水自適士各有志信夫余弟麟洲子明先尹寧化有治行進刺濮州治行彌謹再進吉郡丞輒歎曰盍歸從吾伯父曠傲湖山間寧能折腰俛首逐風塵利五斗邪列狀上官咸留之狀再上不待報卽馳還既還三歲當甲子初秋弟年五十矣半山翁時將八十葛巾野服緩步林泉里人望之以爲漢兩疏復出宜不爲過弟又喜談攝生家言從江郎周先生游會心處信宿不厭間及人世應酬使瞋目塞兌譏然若罔聞也其要主靜夫靜之爲言百靈之樞三全之府也惟動妄故紛紜襍擾擾其心心擾意馳意馳形勞形勞氣逆氣逆精搖精搖神耗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已吾弟祛除物累去健羨絕聰明精神專一用默持慧舉攻取百塗盡置不省又引避之亦若榮祿荼毒吾口然所謂本虛無而用因循非邪當有塊然定泰然安油然樂指約而易操事半而功倍非夫鍊服九還之丹呼吸二儀之氣徒作勞而鮮實用者也采儒墨之善順天地之經出處隨時動靜合一祺壽無疆有本矣聊爲發其自得之趣余將歸老庶幾共事斯言

陳小石改官順德序

古今稱禦戎之策曰戰曰守曰和來則薄懲不以自罷去則固守不爲釋備周人已爲得策下此則設險者不

爲戰蹟武者不爲守和親者併戰守失之班固所言禽獸畜之制馭常道後世不可及已然能戰而後能守力不能支地險何恃可守而後可和勢不能制大防易踰三者蓋相須云我國家德孚重譯威誓諸夷邊圉寧謐爲歲浸久邇以犬羊犯順聖皇赫怒命將出師盡簡封典之臣及內地兵戎諸司博選奇偉特達才勇出衆者以充於是部使者出按郡國亦簡所屬賢豪列其狀薦於朝分布要害吾僚友小石陳君實與茲選由大名判府調補順德巡山詰戎兵守關隘鎖鑰之寄允稱詔旨矣比其別也余告之曰當事者揆其策圖功者明其道在昔籌邊之臣若李牧趙充國豈非善事明功者哉今

卷十二

七

觀所畫策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毋捕虜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以逸擊勞行將致虜無爲所致彼其所謂素定廟勝似皆庸懦苟全之計然而禮濫滅林胡降單于奔潰罕羌先零支解賓服此兩人者豈徒以守勝耶日饗士卒習射藝設閒謀便兵弩飭關具蓋未嘗頃刻忘虜則亦未嘗頃刻忘戰故守固攻克操縱在我計先定也今書生談事則曰戰可易言惟守庶幾耳惑甚矣夫圖事揆策者視才握樞審勢者視地事諧而心逸者視其所歷小石君藝兼文武忠毅有謀往從其先中丞經畧西北目擊戰陳口授區畫所謂禦戎之策亦旣先定茲往巡山將有戰守之責上馬皆燕趙之良戎器得弓

車之利形勝當阻隘之險芻糧無輸輓之勞而又外有重鎮扼其衝旁有六郡翼其勢閱習控御俾兵可戰而地可守固安攘之大計大丈夫所以立功成名小石君所以克振先德不負世恩在茲行已若夫謹外廐之調習供騎乘於司馬砥節礪行集事宜民於士誠難然比於前所稱列不啻十一君固不以事事自多又嘗嚮慕古昔故余畧其前美而冀望於遠且大者如此云

贈王省齋致仕歸松江序

省齋王先生雲間人也仕爲甌寧令有善政秩滿奏最擢大名判府由閩經浙遇余舅氏陸野翁於西湖之上指顧山川上下今古見長堤中飛虹隱隱瀟溪澗之

卷十二

八

流緩東注之性灌溉者資焉魚藻者資焉則相與思樂天東坡利民育物之仁已而北望樓霞南望三台英靈之氣冲霄貫日雖隴樹明心龍章表柱而忠臣義士有千載不平之憤則甲與思武穆肅愍戡亂定國之義已而問故宋之墟等吳越之跡殘壘荒原黍離茅塞杳不可辨則又相與動盛衰興替之悲已而登放鶴亭弔處士墓誦所謂疎影暗香之詩顧瞻山麓古梅脩竹猶偃蹇蕭疎而恨斯人之不可作則又相與慷慨歎息飄飄然有脫塵之想時余舅氏久已弃官屏居省齋竊傾心焉戀戀不忍捨意其所感深矣比之任輒欲弃去會當防秋義不可辭勉強就列不數月竟投牒束裝自撫按

監司及僚屬士民皆留之不得揖余而謝曰吾今乃得從野翁遊矣余竊歎曰士君子明理脩身將以行義達道故聖如孔孟猶遑遑兼善何必棲遲衡門白黃邱園然後爲儒者之高蹈哉蘇白之治行岳于之忠貞通仙之高潔其行不同其揆一也然世之人則每薄進取而獎恬退何居夫亦榮祿易溺而隱約不可貞也老氏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止足之義殆天道四時之序彼偉績盛名隱顯興亡亦天道耳蚤知之士有不遠覽並照其間哉省齋對景興思性真觸發曩昔感歎有以夫有以夫尙友先哲將與造物遊邀奚必心跡偶同如余舅氏者耶省齋行矣聊爲次

笑囊餘卷十二

九

第其事歌以贈之歌曰兩峯崢嶸兮玄豹之關重湖淼淼兮神龍之潭彼幽人兮此中閑棲衡茅兮考澗槃憶傾蓋兮衷曲宣願相將兮樂晤言五湖三洲兮雲水連春風秋月兮相周旋林之廬兮范之船垂張釣兮涉陶園歸去來兮挾飛仙與松喬兮齊壽年

刻吳清惠公詩文序

吾邑胡端敏公以風節勳猷爲國名臣居常屈指同時賢豪若陽明先生孫忠烈李遜菴邵端峯霍元崖魏莊渠吳東湖諸公時時稱說不置蓋意氣孚合道有大同不以成敗利鈍爲軒輊踪跡遠邇爲疏戚也余私心嚮慕願求其遺編如前數公者嘗讀之大都殊塗同歸百

慮一致皆有道仁人非徒以其文也近始得見莊渠集尤純粹無疵深詣道奧既入蒼梧又得東湖詩文卒業焉氣藹然充思悠然遠其詞則渾渾然不琢之璞不雕之幹望見知其凝瑩堅實非夫飾章繪句爭鶩藻麗以炫觀聽者也至於憂國勤民砥礪廉隅敦篤信義尤三致意焉因竊歎曰是不可以仰見先哲芳軌哉夫文以氣爲主氣得其養至大且剛歛之不踰一身放之塞乎天地以之策勳泛應不匱以之脩辭疊疊無窮凡其感於物而形於言者要皆厚人倫美教化達於事變關乎政治協匡正之義得風人之旨其氣全其道備也因文以想見其人是所謂全其剛大而不餒者耶端敏公嘗以微言諷主曲突徙薪之喻犯熏灼而不憚矢死不渝豈非養盛所致彼其居常思慕殆同氣相求笑屑屑以文藝追琢哉若曰詩緣情而綺靡奏平微以閑雅詞貴體要論主精微公作或不盡然斯詞人墨士之科條不可例於有道之緒餘也公由進士三試有司兩爲兵憲多軍功嘗忤中貴逮繫寢辱謫戍於邊撫賊入巢拘留旬日皆瀕死以忠信免累官工部尙書曰清惠者今上登極采廷議褒加諡也陽明先生稱公才如利刃志若逝川節比松柏之堅學同林谷之邃可謂豪傑無所待而興者也有味哉有味哉爲序而刻之郡中

笑囊餘卷之十二

笑囊餘卷十二

十

明 仁和張 瀚 撰

記

肥寧橋記

余始治廬值境內大侵發粟省耕禁糴販緩征輸既竭心思而澤未究乃行阡陌問見平曠千里遇雨卽流散莫解諸畜余歎曰此縱其流而不知止者也如旱何檄州縣尉暨義民若而人使監水教以疏鑿三令五申長渠廣堰稍稍遍村落是歲仍饑廬以小收環郡城故有濠源出李陵雞鳴諸山東下人渠富夏霖雨泛溢奔騰漫漶往往沒田廬民且病涉余周視之歎曰此障其流

奚襄書餘卷之十三

而不知行者也如潞何爲之建橋於水西門外跨濠而東其勢啟水關故隄縱流入城市以東注更建小橋濠西支流以殺其衝蓋自大橋而北貫城而東各十四小橋而西北十二逶迤匯於湖而水患息夫宜行而障也猶宜止而縱其益者納其損導其利者避其害灌漑有資浸淫無慮治水有異術哉橋皆鑿石大者爲三空廣丈有八尺高二丈長十有五丈三尺小者爲一空廣一丈有二尺高一丈有三尺長三丈有五尺工料等費總若干繕官給僅三一官主之民自備三二民主之民穴地得石當其二之半無科擾督責之繁而事集經始於丙午春中成於冬孟鄉大夫蘇原吳公聞之曰茲水

爲民患久矣至今而始寧甌民亦庶幾永寧乎題爲甌寧橋余竊謂民生未易以寧猶水故曰防民者甚於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甚言不可障也夏后氏治水曰行所無事夫胼胝於外歷八載而謂無事云何率其性各適其宜可淪可排可疏可鑿以水治水而已無與焉故謂無事云爾於民亦然水之止也聚所欲其行也實勿施其所惡好惡因民而不與是甌民亦行所無事而已余媿得其一端之似而多所未及也書以告於後之君子當有諒余衷者同舉是事爲同知楊賢通判王微晏若川推官孫慎合肥知縣歐思賢陳其樂承聞嘉識簿李珮尉邢鸞監工義民王朝舉孫鎰贊襄成功合併書之

奚襄書餘卷之十三

石橋記

許水出石梁山迤東匯於江經新喻北鄉鄉人沿流而居者疊石爲橋用以利涉吾僚友晏子東之世家焉爰自號爲石橋子請圖於郭桐岡氏而屬余釋其義余惟石橋僻在江鄉無城市紛華可說桑畦菜徑石門荆隴水居木侶羣鹿雉豕老稚歡呼雞犬鳴吠皆村田之樂事橋居之心賞也而子方經營四方嚴廊黼黻壯其懷冠蓋麗澤偕其好寧無需於鮮腴乃畧彼而耽此何居人傑興劉世表垠上之遇中郎建節不忘題柱之言邇本源也宦迹在四方而情寄夫鄉曲心安而慮達邇可

遠在茲所謂處市朝有山林之氣豈非士人之雅致哉
若夫芳菲逐流蒙茸侵砌繁陰高蔭橫涼下奔月映波
光雲根凝素霜寒人迹冰堅含姿隱而虹飛明而練曳
四時之過不同隨感皆其自得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
竭又非達士之遠覽哉至於體靜而洞達無滯
順之無常則尤執德道比諸迷於不惑驚於玄虛而
稽之無實者清濁不作矣其所以名也小而取其取類也
大而遠子於斯當並傳不朽也然余聞之道也者路也
曲而蹊徑衍而康莊阻而崎嶇而河梁皆行遠以適
國會通其義勇於進趨不阻於中道自畫子知所以圖
不朽矣作石橋記

重建白雲茅屋記

余嘗讀羔羊之詩蓋思節儉正直之風後世不可及云
載誦衡門考槃諸篇想見賢達高舉遠引悠悠泌水陵
阿允然自得視世所謂富貴利達何啻敝屣乃知委蛇
安適非由意襲碩人寬廣之懷其施於在位猶昔也滑
臺朱先生當元季衰亂掛冠歸隱築室瓢子堤上脩明
性命之學根極天人之奧彼其瞻睇行雲綢繆簪宇胸
襟洒洒眞若與造物者動遊而靜俱故自題其軒曰白
雲茅屋旨哉無心之高路達人昭曠之遐思也值皇明
更化詔詣公車負囊簪筆出入禁垣傳經下幃陶鎔胄
子高皇帝聖哲知人嘗亟稱之至擬爲尙父興周今去

先生之世百有餘年茅屋已就傾圯而故址猶存余聞
俗至滑屬任令重建焉因竊歎曰先生避世嘉遁蓋將
終身畎畝無復志於四方考槃衡門何其適也已而際
風雲之會則文明之運開布芳華敷宣教化敦朴雅素
眞足以帥先士類立懦廉頑羔羊素絲又何足多耶易
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夫必有不可拔
之德而後樂行憂違裕如也彼伊尹太公望之在商周
浣渭築巖居然山澤之癯邱園之賁也出則皆爲帝者
師孔明全性命於亂世南陽躬耕亦若忘情天下者而
三顧之後昭烈獲嗣漢統大抵皆臥龍之功先生退不
失已進不失時雖功烈未竟其確然龍德固可槩見庶
幾哉伊呂孔明之流亞與則其遺踪雖與莘野渭濱草
廬並名垂世奚不可哉余懼斯屋雖更新後之人或不
察吾儕景行興復之意以爲侈觀而無益將任其傾圯
猶昔也故爲表著其事勒諸石

四賢祠記

往年劉中丞夔倅大名建書院以正學倡率諸生祠宋
劉元城先生其間已而漸廢城東故有三賢祠廢尤甚
守者奉狄梁公寇萊公韓魏公主併內元城像前若前
食然事頗不典嘉靖庚戌某承乏是郡謁祠下爲撤其
像正謚號以定神位然猶祠當公署之後路從旁入堂
廡不飾不稱崇奉之意明年督學函峯阮公臨謁顧某

等曰祠以報功德風士民乃令不稱若是蓋圖之已而
巡臺古泉盛公東江楊公相繼至皆申命如初於是謀
諸僚屬屬李倅某董其役集材料工相地崇址闢門南
向另爲一區直北爲殿四楹東西序皆六楹左右翼以
亭用覆記石南爲堂亦四楹堂前左右復繚以庖廡垣
屋重門遂宇鼎建如儀東通上達樓又東通諸生號房
皆增飾踰舊費凡若干緡取給公帑無所需於民間工
始辛亥十月迄壬子二月某承命紀成事竊考郡乘載
四公事甚畧念昔僞周釀禍唐祚中移明大義以正亂
世梁公以之宋勢衰弱狂胡內擾定廟勝以攘外夷萊
公以之決策兩朝撤簾復辟魏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正色立朝間關遠置元城以心學術河洛之宗褒然功
德豈不膾炙人口以不皆魏事故畧據所載卽三公皆
一節及民元城僅數語合道何以繫人深思歷千載猶
血食茲土邪書曰懋乃攸績康濟小民又曰民心無常
惟德之懷夫惟懋績及民而後民懷其德然匪立德以
淑身烏能有辭永世哉竊謂四公皆立德之士要非徒
以才智殊絕邁會乘時標能擅美樹偉績而永令譽者
也夫制事以才制才以德才德備而成賢執德既弘致
用自裕以典郡國則勤恤民隱而除其害有循良之績
以臨大節則託孤捍患保世滋大有安社稷之功以處
患難則死生利害無所移易有知命達化之識雖時異

勢殊其於尊主庇民之心致身殉道之行蓋易地皆然
異世同神矣立可久之德建可大之業夫是以永懷於
民假令僥倖一時勉強一事名實雖加於上下道德不
協於民彝則四公生不同時行不同軌僅以仕於斯生
於斯乃享祀一堂之上卽人無異議神其居然歆哉夫
褒功德以風民監察之職也脩廢墜以飭治有司之常
也勒諸貞珉紀分合之故表致一之義云

魚異記

數年來吾郡人多畜魚孟中其種鯽也大抵多赤俗呼
爲火魚其間有若鶴頂破玉紅頰白喙朱鬚素尾陽背
陰腹稱名不一皆號爲奇品尤加意焉水伺其清渾食
喂以鮮好時時察其饑餓審其涼燠盈寸以上便可盛
以金玉登諸几案客至出相夸視以爲娛甚者一頭千
錢不獨里閭少年好事爲之指紳士亦往往而有吾宗
問渠兄母陳畜魚二十餘玩弄既久母歿哀毀不忍視
三月皆變爲白聞者爭往觀之訝其異也比及去喪又
皆變爲赤異復異矣相訝滋甚余謂魚固善變物若火
魚之變尤多方其始生鰈然不異諸魚畜者羅小鱗蟲
飼之於是漸紅稍長變爲白爲淺紅或紅白相半或相
勝無慮數十百色始定有名稱然率變有常候既定不
復變卽變率斑駁不齊今一變皆白再變皆赤素縞同
於居喪鮮麗逮其終制無知若靈人動物合豈所養之

食故異抑所變之色偶齊臥冰冬躍聞樂出聽中乎能及豚魚理固有之余兄率祖宗義方孝友之言無間誠感於魚志一動氣不可謂偶相值也余既以一時俗尚爲異重以所聞吾宗事尤異也是爲記云

省吾記

余昔業舉子味曾氏省身語僅及三事似未悉人理迨遊京師遇司馬郎白子純夫取省吾自號余扣之曰子知省之義乎省之爲言察也心之神明厥有存亡是曰操舍之機行之事業厥有安顛是曰吉凶之介人之聲實厥有聖愚是曰嚮往之歧是故君子貴於省也三之爲言數也日數省焉示不妄也謀道謀也謀國謀也安

奚囊錄餘卷十三

七

而危險而易同而異是而非也勢交情交乎交神交上下之交交也言傳心傳見而知以見傳聞而知以聞傳誦其詩讀其書以文傳傳也忠言盡已信言盡人習言人已之盡也盡天下之人窮古今之變通物我之故約而博簡而該故曰曾子之守約也則甚矣子之泥於章句而無悟於理也然猶有說焉省之爲言損也察甚傷物而不詳則智可損文勝繁苦而見離則禮可損志欲其堅損於銳量欲其弘損於隘躬不逮者損於言氣得其堅者損於暴以一損當百慮老氏之語玄也釋氏之語空也吾儒之言定靜而無爲也皆究極其損各得其益者也故曰爲道日損又曰天道猶張弓損有餘補不足

省之爲義天道也奚其章句云云也余聞之渙然若釋知損之愈於察也因書以自省云

出師禦敵圖記

國家承平日久兵防浸弛一夫奮臂□□□於是海寇縱橫焚劫無所忌憚而江南諸郡慘烈之禍無已矣當事者不得已招致客兵東齊之長竿百粵之毒弩非不足衝鋒禦敵迺餽饌不足飫其欲威令不能制其命烏合鼠竄曾無固志何則彼以秦人視越肥瘠不關於身也於是憲使李君始建團練之議編比閭族黨之氓寓伍兩軍師之法散則相維聚則相救利害切於同舟力并而勢合李君又身捐循之寬其約束不以無事見罷遇警一呼而集引以擊賊爭奮出赴戰賊聞爲罷去閩郡恃以無恐人謂無調遣之擾省資糧之供而坐收敵愾之功遠憚倭夷之膽李君之功於是爲大作出師禦敵之圖予爲記其本末如此

太尉楊公墓碑記

漢太尉楊公持身立朝大節載在史傳燦然偉矣至於卻故人暮夜之餽尤膾炙人口千載之下能使聞風者立懦廉貪豈非慎獨之大賢振古之豪傑乎迺宋儒猶竊非之謂天固無知地安有知嗟乎是可與俗儒道哉凡質稟天地之氣性受天地之理君子率性必事皆中理然後俯仰無愧參爲三才否則人極不立此身若無

所容於覆載間是故目視手指儼若森乎吾前如鑒如臨聖賢所爲兢兢不敢忽也亦豈真有指示鑒臨者乎察乎天地之理故知天地不可欺通乎物我之義故知爾我不可欺析之有四凡言一心不可昧耳此吾儒誠意之功充其類義不可勝用矣漢世去聖人未遠所謂明經蓋皆精研其義非若後世支離章句之末彼其晦跡湖城數十年覃思竭智顧不解於天人大旨迺漫作應對啟後世之多口邪史載諸所論列皆根極理奧援經證事鑿鑿有據不可槩見淵源之學邪潼亭公墓所在余守關之暇謁墓下蕪穢不治心竊傷之既畧爲修葺建置饗堂築垣墻禁樵牧樹石立碑使過者知所瞻

金臺藏餘卷十三

九

仰重有感於宋儒之說漫論其事表其學術之大者云

重脩太平府知府端敏胡公祠堂記

有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端敏胡公漸之仁和人儼瑰瑋精研道腴蚤有志於經濟起家進士正德間由南部郎出守太平以治行卓異進江西按察副使蕩平東鄉諸盜時宸濠陰畜異志公上疏發其隱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江右大可虞不在諸盜濠怒誣公離間親王逮繫京師榜掠殆死言官交章論救得戍遼陽濠反伏誅值世廟繼統召起行間拜按察使薦歷臺省列卿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加宮保公以十事要說大意欲簡閱團營宿勁兵京師謹防北虜又勸上親賢講

學遠娼疾絕嬖幸憂深慮遠願以切直犯忌諱不盡用尋謝病乞骸骨章數上迺許馳驛未幾復召起適無疾卒於家儼然衣冠危坐不仆余時爲諸生每望見顏色聆論議所聞平生經歷皆卒卒未究其志惟太平最久無負於民死而有知猶依棲麗江百粵間也頃余承乏蒼梧亟訪郡中果建有祠歲時蒸嘗不失問政蹟則故老相傳謂爲廉明博大在郡勸學興禮築城壺關緩柔土夷功德不可殫紀乃作而歎曰嗟乎士君子所至策立勳業行德濟世豈希冀聲聞當時報酬身後哉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分誼當爲時勢不可已凡以盡其心事其事吾何得而與焉惟澤在民生功施社稷維繫人心

金臺藏餘卷十三

十

自不可解則報祀之典所由義起而非其立德立功之初心也公昔有言殆亦自歎未竟撫謙無已豈意民心歷久不忘洋洋俎豆之存適契其依依故民之戀非夫精誠上下感應孚擊無俟勉彊若是耶今江右有祠吾浙有祠公所謂不足人愈多之稱頌勳伐尤彰明較著至所自信若太平郡治能無想見循良偉績入人深遠思遠哉茲郡之祠信不容已矣夫表先哲以勸官師存遺惠以惇風教固憲臣奉揚明命之職亦一時其事同心乃檄郡脩飾棟宇嚴潔祠事仍記憶大畧勒諸貞珉俾瞻拜祠下者知所愛慕垂世無窮云

冲霄山記

蒼梧鎮城北枕大雲通星東聳金石西峙朝臺南俯大江江上諸峯龍嵒羅列如屏如案舊名火山謂其上夜光燭天相傳水有明珠又云南越王佗埋劍山阿莫可考證居民往往戒火十日不雨開闢祈禳獻賽金鼓相聞問之曰火山相對故多火災不禳疑有害夫山川興雲注雨利潤民物故曰說萬物者澤終始萬物者山奚不察夫山本有利無害而徒稱名之惑也山本無名由人始名稱名自我乃妄意說山惑甚矣龍劍在地則劍先生蚌珠在淵則珠光生闇然彰明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賢才處世亦復如是邇年梧郡人才幾於不振顧茲萬山盤紆兩江縈帶當五嶺之中挹九疑之勝山高

奚囊錄餘卷十三

十一

水深分野在牛女河漢間謂非渾融佳麗闕達宜朗不可也其所凝結會萃於人者豈不然哉今學宮坐對此山尤近余竊於斯有深意焉改題其山曰沖霄沖傍從水霄上從雨皆以制火且不失夜光之義旣以解愚氓之惑重爲士人祝繼自今賢豪奮庸雲蒸川涌用匡彌我國家以道德文章豐功偉烈掀揭宇宙不啻山川之光芒上燭卽靈鍾秀孕焯爍霄漢不在珠劍而在人賢矣旣手書三大字勒石仍識諸碑陰俾生育斯地者永以慰且勗云

奚囊錄餘卷之十四

明 仁和張 瀚 撰

雜著

貞女傳

夫詩首關雎重化始也孰謂閭閻微賤閭閻柔婉非有詩書禮義薰陶母儀傳訓爲之桀驁而能矢心從一金石不渝非夫天理民彝率性爲道者哉陝以西周召所嘗過化遺風宜爾矣作貞女傳曰楊貞女者華陰通洛里人也年十六父雄納漳關郭恒聘許以爲妻潼華之俗婚嫁論財恒以不足於貲不得娶將牟利商販間遂去入楚居楚又不能卒致贏益留滯楚當是時人謂恒

奚囊錄餘卷一四

已更娶楚女潼華富貴人又爭致之雄於是謀改適女女不可曰業已許女郭氏卽死不二矧恒在邪已又斷髮自誓雄旣不能奪女志訴諸縣令微論之知持堅不可奪聽令自拔女廼益深晦藏謝絕鉛華見聞屋故傍土崖卽崖半爲營窟獨處其中垂鐵繩攀緣上下女旣入輒引繩入窟雖家人不得仰窺端居不事事亦無怨慕凡歷寒暑二十六年而恒還自楚時女已四十三歲始成禮偕老焉

虎林生曰語云輕諾寡信以謂已諾必誠不愛其軀故里也延陵季子心許人劍卽死不負千古誦義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邪貞女嚴棲穴避若將終身垂老必偕

夙約一念誠信可與昔賢比倫矣士君子竊許國之義貞潔之操不聞甚者猶懷二心雖儒衣冠乎曾不若婦人女子悲夫

跋畢子石祿命卷

夫五行之秀人得以成形性以多偏駁是故人之難全也遇其清濁厚薄倍蓰異齊區別於輕重毫釐間是所謂命而精微奧眇非夫知慮所及也夫子蓋罕之至立教亦惟卽已定之富貴貧賤夭壽曰是卽命示不得倖致苟免則已若必一一知來曰回鑛由厄陽溫裕瞿有嗣云云豈惟聖人不能卽造化亦不屑屑爾是卷畢公所推子石使君命理余三復之皆本所生支干與歲運

奚囊錄餘卷一四

二

相值較量生剋不頗著爲休咎蓋諄諄淵冰之戒其要居貞順應俟命樂天非日者致期取應淺鮮不經語此大易消長之理吾儒神知之術可易言哉使君大畜爲謙處睽敦艮當顯仁之時深藏用之慮有以夫淵源之學富獨奉是周旋已邪媿余學易未能漫書嘉慕之意云

跋廣居交遊卷

右先朝諸名公翰墨遺昔文襄公子廣居者詞義婉變綿好奚啻膠漆乃廣居明經登科兩貳州郡歷廿載沈鬱以歿夫文襄爲國名臣廣居象賢登進深結嚴廊爭相推譽稍一攀援何慮通顯卒不爾諸公畧朋比公任

使耶廣居安義命薄榮祿邪世多種露裁雲蘿攀驥附
謂能投功名之會比於廣居何如耶廣居孫一書君攜
卷出示妄綴斯言

列祖像讚并序

夫衍餘慶者本諸世積監成憲者裕乎後昆儀
刑儼若干永思繼述允懷于克肖遺謀不遠垂
範在茲迺擬諸形容丹青猶麗而稽於蘊奧琬
琰難名爰命蕪詞庶存梗槩云爾

於赫我宗肇迹伊洛南扈宋蹕喬止雄廊眷此桑麻時
奠耕鑿山川效靈一塵始拓迨我高祖介然磊落識悉
典墳文綺金甍高軼侯王遠引嚴整玄真志魚孤山籠

金甍高軼侯王遠引嚴整玄真志魚孤山籠

鶴帳底梅花杯中荷葉七政周髀六經笥篋培我弘基
啓我儒業偉曾繼志溫溫恭懿忘已宜人以義制利勞
矣謙謙眇焉事事廊廟隱施邱園高賁卓犖下阿允毅
無愧伯祖嗣哲頤巧於拙克勤幹蠱益振丕烈百忍身
謀一誠心決荆樹同春芝蘭森列命服晚榮薄揚幽節
載稽永福內德孔淑桃夭化洽蘋蘩禮肅期宣四教敦
睦九族歷世無間永底雍穆昌我庶嗣而康而祿孰是
開先貽燕惟穀言念本源瞻此瑤軸

王處士像贊

繫何人兮貌古神凝若先民之遺直兮非予之所識也
是歌咏淳龐之天耕鑿沃衍之域喻郊駟之逕馳眇紛

華于蹴履衍邱園之容與秘巧慧于惴惴者耶古聞學
壤亦云抱甕匪斯人之徒與涵泰履于幽貞覺冥冥之
幻夢者與

錢通政見齋像贊

觀衣冠之儼若挹謹愿之溫然祿既厚以心下齒欲邁
而神全道協淳良業專名姓大德曰生比權司命藏慧
運神以降休慶金液涵精寶餌駐色馴鹿與遊靈鶴與
息坦慮存誠以頤中極商山羽翼元功茂密巧隨秦俗
與眾同卹斯金門之大隱兮信通儒之仁術也

野亭馬公小像贊

質稟五行之純道通四聖之理宰邑倅郡時行則行悖
倫薄祿時止則止身世流雲功名敝屣一觴一咏興有
似乎陶潛見大心安樂不改於顏子雖被服如飛仙實
縉紳之高軌也

曹隱君像贊

憶故老之芳風競遺容兮孔淑似內秀而多聞乃藏輝
以示樸世姦利兮蠅營獨履仁兮龍伏族狐疑兮啓嫌
甯螻屈兮終睦詩書開文藝之先禮讓貽家庭之穀包
荒媿通竊之心苦節破侈靡之俗信身潤而情逸式如
金而如玉是謂隱君子兮名無辱

自贊

人皆有善爾獨何長自用則小取善無疆好而碎樂而

荒穢而逞思而浪難持者志易隘者量悔生於戲辭氣
暴於徬徨務恬淡以久要遵易簡爲周行正大自不屈
無妄乃有常靜御動經緯章同而異不易方守爾防休
且光

養愚軒箴 并引

大名郡齋後隙地斗畝許中有小軒三楹四隅
雜植槐柳蒔蔚幽邃不減山林歲久稍微予莅
治之明年撤而新之事閒卽默坐其間時閱老
子至爲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予幡然悟曰嗟
乎凡今之治功尙精明績著奇偉運智據謀孰
非明民而乃去彼取此子云民可使由不可使

奚囊錄餘卷十四

五

知唐虞之民耕鑿飲食忘帝力於何有孰明孰
知哉堯舜神化宣聖昌言允協斯道非玄虛也
因題其軒曰養愚復作箴自警云

維天降才本無聖愚長無師友蒙困則愚取善者聖自
用者愚好仁無尙不學猶愚玄德大順去智以愚至人
處世藏輝自愚甯武奮大節以成愚莊生蘊大智於若
愚不徑不寶柴也固愚默識心通回也如愚博聞彊記
聊以破愚困知勉行庶以明愚閑邪守默靜以養愚開
誠布公動以行愚念下民至神而匪愚畏上帝居高而
鑒愚狙詐萬端率我性愚喜怒千變任我情愚人謀就
我畢盡其愚我謀就人不欺其愚坦蕩蕩兮予懷何思

開闢闕兮予政何愚予將效古之以直愚無甯襲今之
以詐愚

孟銘六首

八閩縱橫命將徵兵臣職監儲給餉徂征鯨鯢既獲武
功告成恭承大賚永侈恩榮

嶺表肆征監軍會甯靈曉消除海山廓清效有勞績仰
辱綸音藩參踈迭拜賜帑金

嘉靖癸亥蕩平閩海臣始與謀微勞見采文綺輝輝南
金體曜三錫榮膺垂世億載

歲寅月酉節屆萬壽延尉趨朝鵷班適逢天王燕喜慶
均且厚奕葉無忘願誌銘鏤

奚囊錄餘卷十四

六

皇極鼎新紫宸壯建星拱微垣天開別殿臣忝司冠式
瞻歡忭隨例頒恩無功顏覲

歲在丁卯始元隆慶疏鑿濟沛河渠底定猥役督漕謬
承恩命鎡金斯兼襲衣孔覲

奚囊錄餘卷之十四

奚囊錄餘卷之十五

明 仁和張 瀚 撰

墓志銘

江西南昌府通判野亭馬公墓志銘

余外舅野亭馬翁以嘉靖庚申十一月十九日歿先是翁自爲志曰余讀陶淵明與諸子疏云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逮卒自爲挽歌祭文謂非齊死生而委順達化者乎予生七十四年居林下二紀矣百齡易促歸盡有期愧以謫行微名曷堪昭世然前無所稽後將何述勉爲志之謹按世譜系出伯益春秋時趙王子奢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氏世家河南郡屬扶

奚囊錄餘卷之十五

風吾宗實宋太保默之後思陵南渡扈蹕家杭繼遷海昌代有顯者宋萬十一宣教以功能祀于鄉始祖楷元嘉興路總管同知高祖昭杭州路總管府判從伯祖維周海道萬戶世祖周繼同知後抱道隱處海門號則天真居士子昭昭生辰辰養于陸籍芳林鄉實爲吾曾祖以字行日子春生吾祖壽是生先考履齋公廷玉蚤有文名格于時命應貢恩光澤教諭母郭氏成化丁未四月十六日生宗俊于福州學宮既長傳家易學補郡學弟子員每督學使者較文咸褒優等丙子舉于鄉庚辰下第以親老乞就祁門教諭戊子釋先人憂補弋陽尋陞直隸來安知縣壬辰三載考績恭遇皇上元祚推

恩贈吾父如子官母妻皆封孺人甲午進江西南昌府通判時母年八十餘遂以終養不赴配張氏政和主簿錢塘張浩菴女淡泊同志白首伉儷子男長行健早世次行陸女二長歸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張某封安人次鴻臚寺司寶署丞沈堇孫男亦龍縣學生本鳳岡族姪文奎季子爲吾兒行健後孫女歸滑縣教諭程近齋子淞業儒生平質任自持不逐時好簡言寡交人罕知之始爲親祿仕終辭祿養親長順夙心家居讀書厭入城府角巾野服人稱野亭先生時有素心人萬鹿園李响樓相與往來庶幾二仲或招之遊亦間往不爲絕俗雖兩罹回祿室廬蕩然無所動於中也此先生自敘云爾

奚囊錄餘卷之十五

二

先生抱道守正澹泊無營宦游十餘年所至不私一錢在祁門以明理脩身率諸生揭紫陽白鹿洞規衍以經傳俾知嚮往爲今日專務德化不事法術盡革浮費尤謹於積適歲大侵特有備得無流亡撫臺某行縣入滁過責供張至厲聲色先生曰更本儒素不習奢靡請伏不敏之罪某慙而去自是心厭折腰歸思不可遏矣會有南昌之命弃官來還圖書數卷泰然自足郡大夫捧檄詣先生先生辭謝使者三終不肯受獨靜處一室陳書摘藻卽朝夕不自謀其於世俗交際炎涼毀譽甯有介於胸臆哉先生每自比淵明某嘗爲文壽先生亦謂神乎於靖節今以耳目觀記奚古今人不相及哉所著

正學良規衍義內典要言各一卷經濟記要一百八卷
野同集二卷鉤玄集四卷藏家所不存者倍是次年正
月十二日葬棲霞山新阡與張孺人合孺人別有志不
述述翁自敘與其生平大節如右系之銘曰緊宗伯益
轉徙吳越兮儒林世家簪纓奕葉兮疇則天真沈潛道
脈兮疇罹播遷芳林穎脫兮光澤有教從政猶缺兮政
教式兼云胡宦拙兮世情固多違兮過自任高潔兮一
錢不饒五斗不屑兮手著楊玄身僵袁雪兮心機息物
我兮性靈微生滅兮遠比黔婁近方靖節兮悠悠林壑
信美以樂兮餘富餘貴不愧不作兮

朱近城墓志銘

朱近城墓志銘

三

吾杭故宋舊都當思陵南渡時扈從多中原人故今著
姓往往系出中原有以也錢塘近城朱公其先亦由彰
德安陽徙河南假師已而入浙五世祖德貴元至正間
始籍仁和我明洪武初高祖元亮改錢塘亮生賢累贈
中憲大夫直隸盧州知府賢生鏞登景泰辛未進士歷
官廣西右參政鏞生淇淇娶廣南知府沈好禮女是生
近城公公諱桓字司直居故傍城隅因以自號自幼穎
異習父祖遺書通胡氏春秋值家中衰乃弃去服賈勤
約謹守不墜先業顧自以不終夙志悉心教子嘗以已
意微激之子竟以其父書顯發身賢科爲州刺史先業
益振公於是盡解世累日與里中二三老人徜徉湖山

間縱飲自適刺史君又順承其意凡事事不以涸公唯
恣所欲用爲取給公適時時得劇飲爲樂間就屠浮談
空寂施舍不恤生平懃直寡耦倜儻不羈與人游雖猥
賤亦得近就亢禮卽貴盛輒遠避若將藐之刺史君嘗
爲公輸貲司農授散官公辭以野樸不稱取冠服深緘
篋中示不再著曰使我正冠束帶局趣作勞孰與持杯
笑傲陶然無營哉卒之日猶引滿如常忽就寢瞑目長
逝是爲嘉靖辛酉正月十八日生成化辛丑九月二十
三日享年八十有一余聞往哲矯世厭俗失意自放多
寄興於酒或遺形見性輪迴生死輒託跡於佛世稱陶
隱君白居易豈不羸羸豪貴泡影人寰哉近城公宜有

朱近城墓志銘

四

心嚮慕其人視世銖兩貨財愁居僻處華華無已者不
可同日語也公配陳氏石埭司訓東滄公女先公二十
一年卒子一孫炎卽所稱刺史君嘗知江西甯州有治
行女一適龍南簿沈思孫男一建北充邑庠生文學世
其家女三長適禮部儒士來棟次許龍溪丞王君子有
道一幼曾孫男二金鼎金殿女亦二是年 月 日厝
公大慈山之原刺史君以余曩舉於鄉附君驥尾金鼎
又聘余女孫分誼良厚當爲公作銘銘曰物不在贏所
貴能享陶然樂生適詣心賞冠服匪榮招提延想既壽
且康令終高朗悠悠素風永遺企仰

陸靜泉墓志銘

余友高光州應見爲其舅氏靜泉公作狀曰公姓陸氏諱深字淵之本陸續之裔十世祖金自汴徙浙遂爲仁和鉅姓世多聞人澤州刺史某清河縣令某陝西右參政溥其通顯較著者也曾大父安大父俊父欽母陳氏生三男子公行二少奇穎善記誦尤喜諸家方伎雜言稍長專於治生又多疾受方外吐納之術疾瘳顧益壯卒不獲終業舉子然自是善應對無市井俚俗之言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與人交溫溫無忤至商確古今裁度利害往往出人意外家世貨殖公臨財尤廉不詭譎取贏家稍裕輒知止足益簡約無盛麗態年六十召諸子曰余承先業幸以節儉力行不墜茲老矣甯能復爲兒

家範錄卷十五

五

曹作勞其析爾居均爾資各事以給我餘年自是謝世紛專意方外傳攝生益謹是歲滿八旬忽減眠食諸子憂之公笑曰死生命也命盡歸化往余謹自攝正以俟命爾偏與所親永決沐浴更衣而逝始公出贅於陳陳又爲徐贅婿皆絕嗣公不忘二姓廟祀于家歲率三拜墓所六十餘年不衰鄉鄰緩急相投卽昏夜不以他故爲解遇橫逆輒俯首下之里人以是多公縣令文階舉國家優老之典躬致冠帶以示榮異公謹謝之卒布素終身誠非其好也生成化己亥六月四日卒嘉靖戊午七月三十日子三楷檉楫女配指揮僉事沈希渭郡守空泉公子孫男六科稷穰種稔穆女八長適張柎次

岸生朱建北次王長春次許凌登名次周謙次崔羽蛟皆名家子餘幼曾孫男一乘龍女三楷等以

年

月 日葬公法空埠新阡公躬自卜築云余竊謂光州論篤君子所稱宜不誣不驕不奢守玄去智以完天年所謂脩道養壽非邪道家之用主於無爲故能清靜自正壽考無疆聞公勤慎不息應接周詳終不以衰暮缺望於人豈其方外之傳非夫老氏之旨庶幾哉知雄守雌深藏若虛者與易贊數語知命達天異於狗物憑生者已是用作銘銘曰利以義將死與生忘甘心布素不辱冠裳天錫遐祉既裕且康手築斯邱樂哉永藏

顧玩川墓志銘

家範錄卷十五

六

余往歲與今博興令介亭顧君同爲諸生從博士受易相友善迺翁玩川公又嘗與余先大夫游雅知顧氏今年玩川公以壽終介亭君還自博興持惠州君所爲狀乞銘葬公誼不得辭按狀公諱澗字道卿自號玩川上世出洛陽冠宋雖南來家焉其後遂爲仁和人五世祖節明經起家仕元爲翰林編脩有文名節生傑傑生臣臣生義義生鑑鑑配金氏生公性固質直亦醞藉暢朗杭俗奢靡奢故易傾公獨不務奢靡歲時伏臘男女婚姻並視禮制豐嗇先世有遺貲田廬兢兢守之居常稍自給卽不過爲經營優游徜徉澹如也喜談世故喜戲劇說間作詼諧使人傾耳解頤卒歸雅正與人交款款

各盡其意或杯酒殷勤雅歌投壺視塵世事若無介於胸臆迺所與亦人人樂就卽處疏忘其分處少忘其年尤喜揚人之美能匿人之過故里閑識不識咸樂公長厚稱爲善士終身無怨惡於人公有同母弟二皆蚤歿公痛悼無已厚恤其孤生男子亦二量才授業伯宜賈令廢舉與時轉貨貨仲宜儒令業舉子竟能用其長各有成立介亭君既舉於鄉仕爲博興令政先愷佛嘉善務不能於民亦鮮怨惡蓋公之隱施云晚以例授七品冠服以非志不綢侈於交親生成化戊戌五月三日歿嘉靖丁巳五月六日享年八十配姚氏初有男子四人相繼皆先卒今存者二曰材曰楫楫卽介亭君女四景

奚囊錄卷十五

七

州知州施繼祖省祭官馮鵬姚鍾沈槐其壻也孫男六曰方立交京充豪交京皆學官弟子女七徐立德陳素望蔣仁王體益陳其豆皆孫壻一幼曾孫男一曰汝霖女三是年 月 日葬錢塘東山街祖塋之次惠州君云我太史公家聲實振起於玩川爲義方克成令子於是子姓獨風爭務儒業始彬彬稱盛因思公優游無營豈所謂急先務哉已通達世故故混跡閭閻若和同然所含畜輝光以貽後嗣意念深矣惠州君公姪孫言舉進士薦歷郡守所稱不誣云銘曰無謂優游克振爾後亦若和同培積彌厚碩人之寬康以壽子孫繩繩繁且秀鬱鬱故阡悠以久我銘貞石同不朽

滑縣儒學教諭程君墓志銘

近齋程君者滑縣學諭也余嘗守大名滑爲屬邑君數謁郡治貌既古樸著敝衣冠曳履緩步無足恭論事侃侃與商確古今必出已見卽有異同終不阿私所好余諒君質直署上考至事他上官無異狀時撫按監司多名公謂余非私亦署上考會三載黜陟余轉官西去不及行攝守事者卒以無禮惡之當路罷君官滑人士立石紀思王侍御璜重許可所爲文無諛詞蓋深惜云歸無何忽忽抱疾歿君自信誠過豈出處未達於命邪彼生死亦命也君絕筆云乘風歸去來青天與白日則已洒然達化豈其不達於命邪君諱鑒字應物一字于民

奚囊錄卷十五

八

近齋其自號也先世由汴南渡世家仁和謝家塘數傳至彥亮轉徙城東忠清里彥亮生應歷生震震奉例輸資授七品散官配柯氏以弘治庚戌六月三日生君自幼穎異解音律技藝十二喪父家漸落攻金養母輒先諸金工他數倍弃去爲商往來儲賸鬻貴與時低昂日就溫裕會當僞辨爲邑吏廷辱恥之嘆曰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迺遠恥不如儒也翻然業舉子時年已及壯人以爲難君發憤誦習手一經作息不釋不踰年西蜀劉公五清董學政閱君卷奇之選充學宮弟子再試高等收廩餼文名藉甚自以取青紫等拾芥數射策至七不中迺循次應歲貢上春官謁選得獻縣訓導

獻令每缺巡院楓嶽君署縣事君首表翟烈婦之冤建
河間獻王碑築商林堤弔死問疾士民感服事聞上官
數與優勞五年遷滑縣教諭至則脩講堂立饌會建嚴
岩亭日與生徒遊息其中又榜節壽堂嘉獎孝子新白
雲屋表揚先賢脩畫舫齋編滑臺志士民感服如獻事
聞上官又數與優勞督學使者既雅知君能文令得與
弟子員射策京闈又數不中以君才藝取科第直等拾
芥然竟不一遇真命也夫君生平不習容止無城府信
而有謀雅有口辯能解息紛爭人人樂與游事母孝處
弟友馭童僕有恩教人先德行敏而好學垂老彌篤所
著有眉談八卷遇品錄四卷易經擬議四卷藏于家歿

嘉靖丙辰二月五日春秋六十有七配李氏生子男淞

九

仍業舉子女二長適同邑唐慶次餘抗將耀孫男三作
梅作楫作棟余憶往歲經獻君伺余傳舍曰安得出君
屬下少舒意氣已而果然逮聲稱既起幾望轉遷益舒
展意氣不知嗾者已陰乘其釁向令卑疵而前熾趨而
言屈已苟容遇正士不好苛禮亦且心非面背之同見
斥耳孰與委蛇順適信其辯智以直節終身哉宜無憾
已 年 月 日葬君 山之陽銘曰振蠱恥貧
明經恥賤客與儒林其塞不變斯事在勉強沒齒無倦
者也被科第終遺功名不遠植節守義逢彼險陷則命
途之困也又何怨哉又何怨哉

敕封孺人張氏墓志銘

嗟夫余於張孺人之亡重嘆夫阨窮憂鬱之難堪在天
道固不可測云孺人錢塘人政和縣簿能之子南昌府
通判野亭馬翁之配翁諱宗俊仁和人父光澤教諭諱
廷玉始二姓聯姻以同宦閩中翁與孺人生不家食已
而翁游郡庠孺人來歸無幾何翁以明經登高科就教
祁門擢來安令孺人每相從官中怡然適也迨遷南昌
翁母老子喪從此弃去蓋四十餘年始就里閭所值固
已不憊然猶守故田廬謂能窮約終老已而家人不戒
故廬燬則舍田結廬甫成海寇至萬戶煨燼所結廬又
不免於是孺人然無朝夕計翁猶善自遣迺孺人女也性

本齋既不堪目前又追惟往昔坐而嘆仰而思潸然以

十

泣問之顧大噉異常傷心甚矣數月而病病數月卒悲
夫使孺人終身甯謐之地安享有家之樂豈遽至是翁
誠達士至是欲無少介於中難矣悲夫悲夫歿之次年
月 日卜葬棲霞嶺之新阡翁命之銘意內行不外
見惟兒女輩能悉也志曰孺人諱某父政和公治行節
廉別於流俗母方氏以弘治癸丑二月十六日生其稱
孺人以翁爲縣令任滿奏最得封生平寡言語嫺內聲
不外聞無故足不及相外卽出見內親唯諾之外無他
語亦鮮笑容深居唯女紅是事刺繡精巧人人自以不
及翁甘布素孺人亦布素數浣數補綴晨昏鍼線不離

指馬固著姓在仁和無繁支翁同行四五人歿皆無後
翁又中歲喪子一姓累傳將斬然絕祀可爲寒心孺人
適亟爲置妾不孕輒易之又擇海昌遠宗子立爲子後
授以遺書今已爲儒生克承世業所易妾果孕子人謂
翁德厚宜然實孺人容畜贊翼所成云撫羣下嚴而有
恩歿之日無少長咸歔歔流涕誠有所以感之是爲嘉
靖戊午正月二十有一歷春秋六十有六所生子女二
長歸某以嘗在郎署受封安人次適沈堇鴻臚寺司賓
署丞男曰行健庶男曰行陸健早夭遺孫女一適儒生
程松所立嗣孫曰亦龍曾孫曰紹源某竊悲孺人於馬
氏繼絕之功良偉不食其報而重以憂鬱亡也蒼蒼豈
有意乎銘曰人亦有言入門見姑豈不而妬嗟嗟哀祚
既孕而孽亦繼而絕如綫如旄以延世業已貴不驕甘
與素守廉吏之子廉吏之偶胡昇窮疾蒼蒼不謬樓覆
迴秀振振爾後

鄭母吳氏墓志銘

歲丁未二月七日鄭母吳氏卒先是鄭母疾篤其子布
請禱曰吾自幼迄今備歷艱辛寒煥初不謂禱祠神佛
可免疾苦矧脩短有命吾老且耄甯復求不死邪乃勸
之進藥曰吾亦素不習藥餌竟不嘗已而出其自製歛
具次第言治喪之儀一如禮蓋迨死不亂云嗚呼世人
詔演鬼神微福澤探煉服食希長生賢知者所不能免

奚囊錄卷十五

上

奚囊錄卷十五

上

死者人之大閑也若鄭母者雖達人何以加詰吳本
杭士族父某從父璜舉進士爲州刺史起家母楊氏
生鄭母年二十八歸于鄭鄭處士孟紳先娶於王天無
出以吳繼焉處士出自南京太常少卿環始太常歿於
官囊無遺貲而家被燬時處士方貨殖江湖間災且重
鄭母第奉其先世木主以避不恤其他里人以是莫不
賢知鄭母既而相處士克勤內政擁全既蠶之緒乃堂
乃構繩繩而栗栗焉誨二子習舉子常曰爾儒家子也
毋令先業自爾輩漸遇夜讀爲事女工相其怠惰分不
輟於是二子苦心勵行咸補學官弟子卓有文譽處士
家世禮誼凡事先睦族及昏喪宴會諸事大略遵倣
古制不襲世俗鄙瑣鄭母實周旋其中疏戚豐約一
當於法處士既歿其長子又歿凡歷憂苦億劇終鄭母
之身其先世遺風不衰余於鄭同里習聞鄉人言如此
子布復謂余曰母素剛方不苟笑語遇下嚴而不厲
稔不理於紛華不惑於施捨無遠喜積怒故終身無隱
疾則其平生殆有君子之行宜臨絕不可亂也距生天
順甲申十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有四處士以嘉靖辛
卯卒先母十有六年其行在司馬郎吳君所爲志中子
男二曰存曰布存亦先卒孫男四曰蒙亨謙亨存出復
亨震亨孫女二長許傅某次幼俱出布等將以是年
月日合葬于處士墓墓在石原山原祖塋之次銘

日終始天其運平修短命其殊乎曷斷其真而任其愚
疇女質而行儒達哉令終素心靡渝石壁高原君子是
俱於其永安以娛

廣東雷州府知府其泉王公墓志銘

雷郡太守其泉王公諱子卿字元案上世籍錢塘後更
仁和今爲仁和人由邑博士弟子員以通毛詩舉于鄉
卒業成均授靈璧令擢南京大理評事進右寺正值母
喪還起補大理左寺正尋出知雷州居歲餘勞瘁疾劇
解官歸歸四月卒夙賦清令爲文雋永精思髫年卽名
聲藉甚與余爲金石交當是時余弟中丞濂許万伯應
元童憲使漢臣方郡守九敘高光州應冠朱甯州孫炎

奚囊錄卷十五

七

咸號才子奇特振奮浮英華湛道德同爲諸生相友善
已皆仕有祿秩公凡五上春官喟然曰丈夫表見當世
豈必盡出甲科哉遂試吏靈璧境故多豪右宿猾爲鉤
稽剔剔義厲而仁柔之令行化洽卽專意捐綴又被飾
文墨隣境寇猝至邑無兵人情洶洶公募士馳騎往
來蹂躪城下飛塵蔽野賊望見疑備嚴引去因襲擊賊
賊潰事聞拜帑金之賜部使者廉其實數上章列公治
行卓異宜召拜清華於是廷評之擢舊都事簡公暇
偕同志尋幽弔古篇什日富在雷首卻供億之費期以
節儉導民黠寇羅漢卿吳平剽掠海上公旣繕城郭嚴
倖甲捕得賊嚮導真之法民以無恐乃問招吳使圖羅

自曠羅果成擒實陰翦吳翼將併難刈無難也功未就
而獲疾彼其意志所注概可想見郡民今爲建祠奉嘗
非夫保民捍患之功有當於人心哉公天性孝友事父
槐莊公至刲股療疾供奉後母不異所自出每推廬周
急甚者依之居食歲久不厭尤善交人嘉善矜不能所
與遊遠近厚薄莫不意滿詞染翰秀麗可傳所著秣
陵稿鼓檣浪言山中集旅寄尤談棘蠶雜咏已梓行在
篋者尙不止是公生正德庚午六月二十日歿隆慶丁
卯三月十八日春秋五十有八槐莊公諱浩贈文林郎
大理寺評事母羅氏繼蔣氏贈封皆太孺人並以公貴
祖輔曾祖惠高祖橋皆隱德弗耀懿達慷慨振家聲啓

奚囊錄卷十五

古

儒術實自槐莊始云配沈氏封孺人生子男三長紹科
太學生蚤天次紹名邑學生次紹賢女二長適鄭斯麟
次張杞皆邑學生孫男二錫胤錫祚孺人先公十年卒
繼亦沈氏將以 年 月 日葬赤山埠之新阡憲副
臬亭姚公以公仲子爲子壻狀行甚詳余憶附公驥尾
締交三十餘年無纖介抵牾往歲待次銓曹公方下第
就選人有招公謁政府當得美除予聞亟勸止之公毅
然曰何往非自效地敢徇時局妄希冀乎竟得令邑後
余役西鄙橫被口語公時在棘寺孜孜爲余述平生辨
詆挫不啻身蟻而自解也嗟乎世情言逆耳不相入懷
忌嫉相機陷往往而是公篤信不惑白首不渝所謂金

石之交非耶昔蘇文忠哭文與可謂不疾不徐不可得而親疏文雅編藉公奚忝於斯言婉無文忠之詞表公貞珉然奚忍以蕪拙解也爲之銘曰溫溫儒宗力不勝折衝何南金之純而利干將之鋒綴文馮馮恥行不逮躬何屬詞之麗而執德之弘開芳懋實敬事庸功怙恃情深金蘭永終河陽頌岳渤海思龔輞川風雅逸少精工媲美兼資垂世何窮豈直一節之士一藝之雄已耶

參將明溪周君暨配謝氏合葬墓志銘

余蚤歲與兄風山光祿弟子清中丞同受經鄉塾一時皆英特士而參將明溪在焉已各駸駸貴顯明溪獨偃蹇不偶世廟庚戌後四方稱兵加意武備往往起閭閻

奚囊遺餘卷十五

五

韋布之雄立致將帥於是明溪走都下當是時同宗容齋京已仕爲錦衣都指揮使因隸籍登武科尋以騎射韜畧舉會試第一名動京師例授錦衣副千戶未幾進指揮僉事守備贛州以功能再進都指揮僉書吾浙專閩東省拜鹽城參將再奉聖書移守嶺西高肇等處不數載累官三品不啻貴顯崇盛矣豈非遇時而命也哉何前番後豐也迨余督兩廣諸軍明溪爲裨帥一見輒稱病余察知病狀方圖請易會有被逮之報嚴之頗不得實心跡既白而明溪卒抱憂憤以歿悲夫功而得過信迺見疑古今聖賢豪傑所不免獨一明溪哉明溪姓周氏名整字嶸伯世仁和人曾祖全祖信父傑母毛氏

正德乙丑七月三日生賦質清粹通朱氏周易義善詩文作真草書道勁有法性孝友事兄平溪繼終始無間爲將多機警馭下恩威並用孚心士卒故屢有平定功在贛日威行諸山寇不入境浙中酌議屯政切中時宜鹽城弭盜防倭保障允賴嶺西平尖嘴等巢搗黠酋全仕侈等寨著績殊偉紀功者聞于朝兩有白金文綺之賜督撫巡臺廉其才咸薦獎之若御史大夫南岷王公司空鎮山朱公司馬自湖吳公推引尤亟陽春之役余猶勉以力疾終事而疾劇竟不可強不知者方以避難引疾疑之彼敘功受賞彰明較著如此顧云罪浮於功曾不知中於噤者之口欲以服將士之心作遠臣之氣

奚囊遺餘卷十五

末

豈不難哉元配謝氏詩人可山惠之女婉慧貞靜主中饋旁及書算技藝靡不通解始可山本奇其女一見明溪輒又奇之竟以文託焉處窮約以勤儉濟其無遇拂抑以命數寬其憂當遠遊以振奮鼓其氣迨利達以患害惕其衷至於謹祀事端閭儀相夫子匡不逮馭臧獲均慈惠教肩子用義方凡此可謂克全婦道矣嘉靖丙寅十一月十四日卒於家距生正德庚午春秋五十有七隆慶己巳十一月十八日明溪卒南雄道中春秋六十有五嗚呼明溪挾儒術以待聘卒不售而以武功顯誠命矣其不遂首邱之願與淑人敦篤懿範而皆不享壽祺孰非命運天定豈必憂怨能傷人哉子男沂隨征

有功劄授冠帶武生女適順昌唐令子佐孫男某女二
沂聞計奔粵奉旅櫬來還併舉淑人樞合窆焉因風山
見來乞銘且跽而泣曰遵遺命也余不忍辭爲之銘曰
困維心亨豈不偶不知其人視其友錦組輝煌絢當畫
蕩滌氣裊勳伐茂煩言燦金內何疚我生不有命途遘
武功既充文亦售婉然同封世相守嚴壑迴環洵明秀
堅貞不磨銘不謬

大理左評事少渠張公墓誌銘

大理左評事少渠張公以隆慶己巳秋七月二日卒里
第其明年冬十二月嗣子嘉穀子壻徐嘉成奉沈孺人
之命將卜葬西山之陽乃持五橋徐公所爲狀詣余徵

奚囊遺稿卷十五

七

銘余拙且病辭至再終以同榜故不吝已適按狀爲志
曰公諱鳴鶴字九皋先世由汴徙浙隸錢塘高祖信
當我明太宗朝以明經起家歷吏部考功郎中曾祖璘
以子貴贈刑部員外郎祖銓由進士歷廣西布政司左
參議父一源通陰陽五行家言例授徵仕郎娶陸刺史
女生五丈夫子公季子也賦質穎異不類羣兒授之書
卽成誦屬對句語意諧徵仕公謂能繼家聲乃收先世
遺書悉畀之未幾失怙家益貧蓋累世雖宦達皆不顯
利治生無以貽其後故至是窘迫無聊昆仲稍稍去爲
商販自給公獨枕籍簡冊間誓死不渝當是時楊水部
南泉亦貧士妻公女弟共治易相與砥礪游揚齊名里

中先後補邑庠弟子員小試輒高等陳食甲午歲公舉
于鄉南泉亦應貢舉京兆一時爭羨此兩人同志善相
成也數上春官不第至癸丑迺喟然嘆曰丈夫樹立勳
名豈必自科甲出哉吾兩人文不相下而彼信我誦命
也於時謁選銓部授定遠令邑東接廬江連楚粵北走
徐方達京畿當通道盜賊充斥豪右梗化公宰制有術
令行禁止四境乂安值倭寇犯淮旬將窺濠郡守以邑
城堅且有才令悉載貲積歸邑公密藏之陽取所盛器
實他物遺還示不納狀賊兩相疑懼去郡邑俱賴保全
居三歲餘諸臺多獎薦乃有廷平之擢既去縣邑者故
嘗有譽惡之當路得調外令曹在曹行不異定遠郡

奚囊遺稿卷十五

八

公某方恣橫他屬咸順承不給公獨與之抗故爲裁抑
某深銜之又惡之上官竟罷歸已而某卽攝曹多方媒
孽不得漫坐私取贖金移檄逮問公往自白實無私取
事明某亦罷去卒以是橫被口語甚者謂嘗侵河渠公
帑同宗一二輩不察事理亦嗾嗾相侵公雖置不辨終
鬱悒不樂抱病數月歿生平高自許丰儀整飭見人冠
不正衣不潔若將浼焉持論率出已見不面從後言以
此寡諧喜吟咏晚歲與鄉大夫結社倡酬研求彌工親
族緩急相投輒爲蠲資殫力不吝知厚以此多之距生
正德丁卯閏正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卽沈孺
人子一卽嘉穀本弟鳴鶴次子以倫序相承女二一貧

嘉成卽五橋徐大參子五橋亦同舉于鄉雅相厚善一
幼未聘於乎委蛇諛悅巧慧獵榮紛紛欺世之術何可
勝道顧直任其性甘犯詆怒不顧豈所謂經德不回抑
質稟所近多剛毅寡柔克耶卽其宦跡行事亦旣快壯
心起衰祚矣余獨悼少渠才有餘而惜其用未盡也銘
曰孰阿儼兮巧媚獨強力而任質務賤人兮貴已祗峭
峻以自適豈拂世兮摩俗甘翕詆其何恤紛坎窞兮躓
予懸輪轅而不飾嗣猶子兮靡獨振清聲乎雅什莽林
壑兮穹封賁斯文于玄室

奚囊蠹餘卷之十六

明 仁和張 瀚 撰

墓志銘

崔淑人李氏墓志銘

李淑人者指揮同知龍橋崔君繼宗配故指揮僉事竹軒琳仲女也李系出中都崔出太原其先皆皇明開國功受封杭州前右二衛世襲茲土遂以聯姻吾杭俗固侈世胄之族特有祿養尤耽逸豫往往恣爲奢縱以是衛所多自相婚姻豈故遠別於士民哉然余從弟子明實爲龍橋壻龍橋飾武以文恂恂士君子也故雅好吾弟儒素崔又少貧其長女李亦畧崔之迹而好其文是

奚囊蠹餘卷之十六

豈尋常狗俗之見已邪本諸二姓可以識淑人之賢矣按狀淑人諱瑛母蕭氏恭人以弘治乙卯六月廿有六日生年十九而歸於崔時崔翁樂閒以謝病屏居歲久無以自給里宅久廢僦居民家徒四壁立淑人日黽勉中饋固不戚戚俄而樂閒公卒凡棺槨衣衾諸歛具悉出簪珥易之龍橋藉是得終大故如禮既而龍橋襲今官淑人謂祿當萬戶侯宜不爲薄何至以朝夕爲慮迺節浮費量出入罄其奩資兼積俸餘分命家僮貲貨以牟什一又親爲籍記稽其盈縮竟以是獲稍溫厚俾龍橋無內顧憂淑人兩舉女子生男子輒不育惜然語龍橋曰吾聞不孝以無後爲大君今四十無子不以此時

畜嫠妾廣生育將忘滅祖宗汗馬勞耶爲擇宜男者二人已而果生子時龍橋始拓故居增構堂室門第煥耀子女充閑淑人亦不色喜猶勤儉如窮約時值有子妾喪淑人嗚嗚泣數行下蓋傷呱呱失恃所憂念深矣三日而淑人亦歿是爲嘉靖丁未九月八日年僅五十有三嗚呼葛覃樛木之風遠矣佚欲裕壘妬悍離家殆不可一二數矧出世祿之家自富趨貧轉貧爲富終始不渝若淑人者能多見哉竹軒公義方之訓龍橋君刑于之德咸可徵云所出二女子一歸舉人張洵卽吾從弟一歸武舉鎮撫陳善道庶出子男二延齡延德女一許配李萬秀歿後二載爲嘉靖己酉月 日葬于錢塘

奚囊蠹餘卷之十六

二

長姊鍾室張氏墓志銘

吾長姊歸鍾君梁以壬寅歲遘疾卒時余爲郎京師不能撫棺盡哀悽然傷心久之已得鍾君書謂已筮地將歸藏焉宜有文以垂不朽願遂志之余既痛不能言卒不忍以余不文使吾姊壺德徽行無聞於後也爲記憶作志曰姊諱某吾先世汴人扈宋蹕南遷居仁和家世累仁集義多聞人吾父封承德郎工部主事亭山公諱某配封安人李氏是生姊姊上有三兄皆蚤世姊生吾

父母殊愛慎繼得諸弟妹慎逾于初姊能周悉調護解衣推食以體親心十歲餘卽儼謚穎異宛如成人年十六而嫁鍾固鉅姓梁值少孤家業中衰吾姊以勤儉相喻凡經營貨資工作餽廩爲之籍其出入贏縮旦夕劑量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乃鍾子亡內顧益脩藝飭行卒幹先人之蠱云歲癸未生子炳丁亥生子耀吾姊皆口授書稍長遣就外傳俾習儒業嘗曰讀書明理脩身匪直襲榮名銜鄉曲祇曰富貴利達云爾於是二子篤行力學卓立不羣孝友尤深率母氏儀軌庶幾古人風焉已亥吾母病疽劇姊憂懣亦疽發乳吾母奄逝姊傷痛疽日潰再踰歲竟以不起是爲嘉靖廿又一年三月

《奚囊錄》卷十六

三

二十三日距生正德丙寅春秋三十有七吾姊生平寡言笑性敏慧通小學論語諸女史善楷書尤精刺繡纂組一切女紅事姑祖姑極孝敬卽嚴厲過責亦勉底豫卒以孝終嗚呼吾姊事親承歡相夫克裕愛子能誨德宜壽也竟以天邪往見炳耀侍吾姊疾籲天變食封臂充飲歷久憔悴骨立吾謂孝感必應竟無益邪天道遠邇不可測吾姊獲報甯無期邪悲夫鍾君以歲癸卯十二月 日葬姊于 里 山之陽銘曰秉懿永淑若淑罔不昌胡俾之殃貽厥嗣人開爾芳宜此立室兮有耿光

仲姊墓志銘

余先大夫有子九人其五女也所擇壻皆名族儒生往歲余爲郎京師不二年三姊妹相繼天歿所存仲姊少妹仲既蚤寡少又差貧傷哉同氣之感已昨秋余自西蜀再如京師寡姊又歿於家歸而哀之蓋悲吾姊竟以憂戚亡而重增今昔之痛也踰年李甥柱馳書閩中將以辛酉歲十二月 日附葬姊於李君之壙乞余爲銘嗟乎余誠不忍銘忍令吾姊無聞邪姊張氏諱德良父工部主事亭山府君母封安人李氏嫁爲太學生東壁李君妻東壁父曰槐軒公母顧氏初槐軒僅有子東壁愛甚於勞東壁本倜儻不羈雅志高遠爲郡博士弟子員厭苦約束輸貲入國學益廣交游侈聞見於是增構

《奚囊錄》卷十六

四

堂室多畜妾媵欲以高門戶蕃子嗣姊皆委曲承順不拂其意庚子姊既喪所生子東壁又客死濟上計至姊泣輒欲絕旣而強起曰吾死無足惜獨不忍李氏百世之祀一朝絕也徧召族人咸謂兄吳有子宜嗣族固多欲爲東壁後者姊排羣議竟立吳子未幾天復以吳子繼之卽今李甥柱實順序當禮故不可奪也姊愛若已出稍長教以儒業妻以余兄光祿公子兄固儒生姊以婦似姑且兩世一姓肺腑之託滋重所爲培植李氏計念深矣姊以三十而寡含荼飲血以緩須臾死者徒以柱在庶幾成立而養不逮悲夫吾姊生慧婉先大夫愛逾諸男里有鈕娼通小學孝經女史先大夫延之家以

書授姊盡得其指卒用以自淑雖猝罹凶變百務總總如蝟終安定不亂忍死存孤以保世業天植純懿誠異亦教敦漸潤有素也生正德庚午二月二十八日嘉靖庚申九月七日卒年五十有一東壁之喪先姊二十年所生男女五人多不育今惟二女子婿曰金估邑庠生光祿少卿廷瑞之孫曰朱民建昌丞壁之子孫男一銘曰內則是依外傳是資令德令儀于時于歸天不慙遺逢此百罹矢死靡渝繼絕持危爾宗百世繩繩自茲禮義詩書能忘爾貽

仲兄雙洲公墓志銘

余先君馴行孝謹口不言文章道德心切躬行身處富

貴之中而樂樸素與閭里人游雖猥賤至忘爾汝閭里

五

人共喜無驕氣親就亦忘其形又周人之急拯人之難舉貲於人往往折券棄責蓋坦然篤行君子也識者謂天道常與善人宜享上壽已而不踰七十仲兄雙洲公號克肖子其積行累義恂恂浹洽動合先人遺槩人謂公即不上壽當與先人同算無疑歲甲子纔五十有五忽病疽不起嗟乎是天之報施善人非邪次年余還自京哭公靈下因憶公平生爲志曰公諱某字子易別號雙洲世仁人工部都水司主事亭山翁仲子也幼與余共學業舉子不相入去爲商又不屑勤錄兩計贏縮歸自念曰吾幸有先世餘貲稍自約當不乏朝夕何適

營營自苦效瓊斷丈夫爲於是躬構居室內外整嚴有隙地卽樹藝草木灌花洗竹以爲娛客至布棋局命尊俎雅歌投壺終日不倦或起與深酌舉觥高嘯客非其任不力殫取自酬之盡醉乃已二三十年之間極遊燕之樂恣湖山之觀借昆朋之好抒幽曠之襟絲竹之聲不乏于耳芬芳之色不絕于目甘鮮之味不靳於口移寒易暑不知老至名何必列儒林家何必多貨殖悠悠樂事亦已偏矣邑有無賴丁某介其黨求貸公輒舉百餘金與之去三年來還途遇公曰遠行良苦得利將三倍邪丁喟然去明日赴御史臺訐富豪以高貴謀女爲妾女美而良不願奉箕帚豪逼之父子命不保矣時御

奚囊蠹餘卷十六

六

史某好嚴刻往往以微事夷滅鉅姓亟檄郡牧訊實無女也御史終不釋強郡勿理誣執亦不償宿遁一時稱冤而公竟不求直客有爲公致冠帶之檄者公感其意不直拒亦不服以示榮非所欲也公所友善傳給舍虛岩周侍御蜜菴高光州穎湖沈比部南泉王豐城冉山每每過之歡然不忍去從弟中丞濂寡羣於鄉雖宗黨亦鮮親昵兄獨與相敬愛皆樂其質行無僞簡易可親也公娶杜史吳萬松女生三子楷楷皆治周易爲諸生楊調儻克家諸子稍有過不譙讓第愀然見面日更卽願解如故於是諸子之率益謹有四孫某皆幼生正德庚午十一月六日歿嘉靖甲子八月六日余竊傷公之

脩身善行而食報未獲其常也悲夫楷等將以 年

月 日葬公 山之陽余謹銘於墓石曰思昔先子
不言躬行惟余仲氏克嗣令名恥彼鰥斷快我生平樹
藝適意梓矢解醒貧交不厭達士心傾由由與偕不失
其貞枉不求直寡不務贏疇曰未竟視厥所生疇曰未
揚問諸鄉評千秋萬祀奠此佳城

明處士彬齋李君墓志銘

余母贈淑人李出錢塘世家素積仁累義大父榮號存
德存德翁凡二男三女淑人翁少女也長男龍溪顧次
桐塢祥龍溪公配高氏是生彬齋應文字子質少穎敏
與余張高二姓兄弟行若光州刺史應冕暨余輩同學

奚囊遺餘卷十六

七

爲儒業漸知趨向矣值父喪家且中衰竟奪其志世遺
坊里之役方弱冠委身任之令以爲孺子解事不怠終
不犯令怒已乃薄遊吳中樂其和易所交接多文墨
士則又如梁楚入京師由金陵浮沅湘自以快賞心因
之量緩急通有無年十一之利庶幾俯仰無累克復舊
業輒飄然歸更不復出時母氏春秋高桐塢公又無後
獨處彬齋皆曲盡孝敬各得其歡相繼壽終殯葬如禮
性好吟時時咏歌適意嘗曰詩本自然之聲亦有自然
之節本乎性情隨感而發從心中律審其疾徐協於音
調信指合拍其亟稱高光州贈遺諸篇謂雋逸有巧思
效法中唐柴藁不爽分毫余詩直率已見澹薄無色相

詳味其旨若有妙悟凡得於性靈與其交游漫濶非必
學力能然也夫里閭少年不得爲儒生卽恣睢罔利不
知詩書理義爲何物甚者淫蕩不檢類其家聲往往而
是涸跡商賈之中雅有文藝之好彬齋信有足多者比
其歿也子先春走使淮甸乞銘墓石余素知君且遺言
命其子必託余言爲重悲夫余言卽不足爲重忍負臨
絕諄諄語哉距生正德甲戌十二月二十一日卒隆慶
元年正月十三日年五十有四配顧氏子一卽先春女
三長適陳三綱次張治次葉懋林先春陳葉皆業儒孫
男一景葬西湖佳山水處龍山鍾塢之陽銘曰仁里德
裔夙諳道藝聲詩天昇慧心妙契遨遊事事幹蠱用譽
孝親不渝敬長克弟斯焉取斯三姓相倚龍山佳氣潛
臺是秘延休世世

奚囊遺餘卷十六

八

明文林郎廣西潯州府貴縣知縣半村夏公墓志
銘

公諱美字宗美先名某以避世廟諱入仕後乃改從字
別號半村其先隴右人唐濟國公魯才始遷浙之慈谿
歷五季宋元代有聞人入明若大理卿時正其顯著者
也自千秋遷定海又五世爲南京刑部郎中與誠始遷
仁和生承事郎醇醇生翰林待詔樞配賀孺人次金氏
生公少俊偉敏慧垂髫習禮成童授詩總髮游郡庠補
增廣生援例入南雍獲友四方英彥屢試上等嘉靖戊

子謁選天曹授貴州按察司經歷貴陽地雜苗夷風氣稍異中土公在司幕以能稱兼理有司之事如繕城池練兵馬運糧餉審軍役點營堡理刑獄督地方重務委攝都勻他凱口烏撒土民相仇殺公躬歷其巢宣示朝廷恩威咸感激聽撫撫按交章旌薦有才猷練達操履清真等語乃擢貴縣縣務久弛至則振刷脩飭首先學校治故瀕江城郭湫隘學宮舊在郭外自內遷後久鮮科第公開拓舊址徙而新之士咸感奮自是科目彬彬有人龍山三里猛獍向梗縣化公爲建三老給以法服申諭禮制遠近歸心遇徵輸以羊革裹糧相從邑中既駭且頌蓋前此未有也東橋顧司寇寄贈以詩有看取

奚囊遺餘卷十六

九

漢家循吏傳獨憐卓茂最知名之句任凡三年屢列薦牘會當考績有土官陰伺之遂幡然歸次東津驛賦詩云雨霽東津日未晡洗添新綠岸頭蘆而今歸買西湖棹不向潯江聽鷓鴣歸田後詩酒自娛構小園藝蔬種樹掩映書屋自題曰習懶歸彭澤遺安臥鹿門親友相過談碁論詩出所藏圖書把玩任客去留皆樂其率真卒無忤也善吟咏垂老不廢兼及繪事亦如其詩有半村稿藏於家先是濟國墓在慈谿夏舉歲久漸廢公歛歆憤嘆控訴於官勞瘁十年盡復舊業乃已嘗誨諸子曰吾家自比部占籍仁和已而廷尉內翰雞澤孝感英山後先相望吾獨不能繼述汝等其勉紹家聲今子若

孫果奮志有聞嗚呼公可謂克承世業貽謀允臧矣距生弘治癸丑三月十九日卒隆慶丁卯七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配鄭孺人生子男三長垠次郅次培皆業儒女一適大理卿東瀛陳公孫文灝孫男九鉉鉉錫鉉鈺鉉鈺女十陳香陳重光虞九經其壻也餘與曾孫女二俱幼垠等卜以次年 月 日附葬於八都三峯山之陽從先兆也銘曰植本厚其末茂勳伐售視厥後於赫濟國開先良舊衍及仁明文林應宿通矣膚功塞焉解綬貽厥未究其肩孔秀信無德弗酬哉

明杭州前衛中所正千戶麓泉陳君墓志銘

嗚呼是麓泉陳君墓也往余別君吳山里第時方病風

奚囊遺餘卷十六

十

差瘥猶談笑引滿眷眷與訣別未踰年君竟以是不起悲夫君有投筆請纓之志今已矣時四方多事聖皇拊髀思將帥之臣以君才智假令乘時見志圖功闔外所就顧可量邪悲夫按狀君諱官懋字子政麓泉其自號也先世居德安七世祖端賢由元進士倅括蒼因家剡端賢生隆九以功授紹興路總管生紹興守禦使勝明興奪勝官編籍杭州前衛遂徙居錢塘傳至奉政公昱以子東瀛公珂貴贈刑部郎中東瀛公起家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進大理寺卿娶淑人王氏以弘治己未八月八日生君自幼英敏儼有大志涉獵經史不屑屑章句尤好左氏春秋及孫武子兵法弱冠隨東瀛公任

閩中值盜起大帽山郡縣不能制君乃請從擊賊賊平
上功幕府授本衛中所正下戶未幾湖賊湯毛九等匿
安吉山中四出劫掠時大方伯何公天衢廉君才檄君
專捕緝賊果就擒功聞得拜金幣之賜已而東瀛公解
組歸君亦弃官屏居時諸弟成幼君獨綜里家政一切
事事皆身親其勞不以煩於親慮以是東瀛公得無內
顧優游林壑永終天年實君孝養以娛悅其志也迨東
瀛公歿王淑人亦歿君喟然嘆曰余昔有狗馬之心冀
効尺寸時平莫展其伎將圖所以自適繼先人之志惟
吾子若孫耳迺築室西湖之曲題曰漁隱約二三知舊
定爲社會觴咏爲歡又時訓課諸子俾興於學今其子

奚囊錄餘卷十六

七

若孫果皆明經續文補學官弟子咸彬彬知舊云君生
平和易易親惇睦宗族周卹貧乏謹祭享榮朋好處富
貴善自謙抑士大夫咸以是多君樂與之交然直諒不
詭不妄悅人疾惡幾甚故羣小不無少訾君亦終率其
性弗恤也嗚呼君簪纓世家所居易溺乃一念圖惟樹
立不忘報國承家雖數奇不遇然猶出其十一明試功
能再受封賚非泯沒無聞矣世乃有游閒公子藉世祿
之資執綺膏梁侈然驕其里閭而審其智慮曾不能辨
菽麥視麓泉君何如哉君歿嘉靖庚戌九月三十日春
秋五十有二娶張宜人生子男四長文瀚次文瀾文濟
文藻孫男五長椿餘尙幼濟藻椿皆生員濟先君卒女

一適余子懷孫女亦五一許白戶侯子某餘亦幼歿後
二年爲壬子歲 月 日文瀚等將奉君柩葬南山楓
篁嶺之原從祖兆也銘曰南山有虎其變爲豹文豈不
耀武功是効旣懋厥功亦繼厥宗高蹈令終頽靡以風
隰有脩篁原有青楓維子之宮垂蔭無窮

明昭徵仕郎中書舍人王泉林公暨配贈太孺人
張氏合葬墓表

贈中書舍人王泉林公諱奇字子俊世爲錢塘人高祖
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仲英英生才才生秀秀生靜得
處士辭繼有儒行官保尙書胡端敏公剛正寡交獨與
厚善娶施氏生公與異母兄宏爭相淬礪補邑博士弟

奚囊錄餘卷十六

三

子員簡躬善行懋學續文聲藉藉起質本清瀟重以勞
瘁傷心嘔血忽忽而歿性曠達不事家人生產作業舉
貲於人負者多不較事親孝處昆弟友與人和易可親
鄉人無遠近少長咸敬而愛之卒嘉靖丁酉年僅三十
二配余姊贈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應禎長女奉直公
雅愛之擇所歸適王泉身出世家嫁爲世家婦絕無驕
泰事舅姑相夫子克慎於禮王泉天亡時遺孤僅四歲
孺人抱而泣曰吾當從夫地下徒以呱呱兒緩死也自
是不復近金珠羅綺蔬食布衣以儉嗇保其田廬尤珍
藏遺書孤梓稍解事手舉授之誨以無忘先志方幾望
有成而不克待矣卒嘉靖戊申年四 四詳見余弟中

丞濂所爲志中後七年乙卯梓果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奉使南還傷其親之不及見矧二木猶在淺土爰卜地西谿之鍾山始遷葬成禮焉又三年梓以秩滿例得贈父如其官母曰孺人制詞哀嘉闢揚潛德允慰孝思矣則又乞余文勒石墓上表諸人人余以天道難測有時而易人事不足恃亦不盡然方自得誦於時齋其志以畀二子視青紫功名不啻執契券索負然彼以世積徵諸天力學驗諸人也竟乏一命之榮及梓幼失怙恃僅以延其世系如綫不絕幸已奚意有聞於時卒起家進士列侍從爲法曹駸駸位望未涯何前裔後裕耶數之所塞力有不能達理之所開天有不得靳誠易測而可恃已世有不務修身俟命僥倖未定之天蓋思所以昌熾而後也其諸慎厥詒謀哉

奚囊蠹餘卷之十七

明 仁和張 瀚 撰

行狀行畧

從兄東川公行狀

公諱洪字子容東川其自號云余族世籍河南始祖某徙自汴京占籍錢塘高祖某遷仁和明性理之學通經史百家言多著作我宗詩禮之傳自高祖始曾大父某大父某是生愛山公愛山公諱某後以季子貴贈吏部員外郎與余先大夫同母出先大夫出後余祖故子公稱從兄愛山公有丈夫子八人公嫡長也生穎敏儻不羈能讀先世遺書業舉子爲制科文詞駿駿成矣輒

奚囊蠹餘卷十七

弃去習孫吳試劍爲搏戰勇已兼人則又弃去挾高貲遊吳中通海鹽微賈凡歷艱險悉心計織膏筋力孳孳二十餘年乃益致富羨然不爲異財別產悉歸愛山公愛山公以是得優游家庭增購典籍延致師友旦夕課諸子委心無他者實公勞苦於外以陰齎之也已而嘆曰大丈夫不能奮鴻鵠之翼赴風雲之會以文雅雄悍垂功名竹帛而庸庸逐銖兩商販問何以自明其志邪於是盡弃所營經營日泛覽羣書因訓迪其子暇則與諸弟商榷古今或對客彈碁六博登山臨水窮險極幽怡然若有所得嘗憩北峯之顛爲詩曰躡足千仞危山風逐衣颺徘徊蒼莽間飛鳥度青嶂聊陳一杯酒酒

酒多嘉況時當杪秋信宿山寺遇夜則又爲歌曰天肅殺兮涼襲衣月流彩兮烏鵲啼撫景寥寂兮掩竹扉孤燈牕牖兮暖幽帷時序疾兮思徘徊萬物變兮心孔悲語義悽惋若憤懣不能平者時季弟爲選曹郎公忽給其家曰欲再入吳尋舊游爲樂竟買舟長往歷齊魯燕冀不遠數千里訪弟長安旅邸曰選曹進退人才登崇賢豪博採輿論爲國得人民且受庇甚盛事也人所屬意子盍慎之吾今知所學皆不適用吾其歸老矣強留之數日怏怏不甘飲食雖宮闕雄麗不一觀望縉紳續紛不一交接飄然南歸蓋晦迹以避請託防自黜以助弟耳弟聽其言爲出俸給納崇府引禮舍人榮之非其

奚囊蠹餘卷十七

志也歸卽疽發背浸劇猶口占曰匣劍渾無用熊經徒自誇醉中輸一局夢裏演三車自是不復起矣歿之日爲嘉靖戊申十月十五距生弘治己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爾所著有東川稿二卷藏于家公生平剛毅簡直與人語恣其劇談不爲異避稍不協輒面折不能容卽遇顯貴人不過爲禮然故舊交驩雖甚貧賤不遺有緩急相投忘利害爲之圖人亦以此多之初愛山公疾篤自以多男子又異母出忽忽爲身後憂公乃踞進曰大人幸自愛兒輩終不以財貨之故傷天倫後果交相讓一無間言公以孝友率先諸弟類如此馭僮僕嚴而有恩會有遘害疾者醫謂不祥邇之將傳染爲厲

公笑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矧老且疾邪至躬親湯藥迨死不弃居常不喜飲酒無紛華綺靡之習不惑於浮屠言倦倦誨其子卒業儒庶酬素志惜哉子且垂成而公不待矣悲夫卽公所自期待若舉天下事無不可爲使當一命之寄舒展意氣必將有所建立不泯泯無聞也而令壯歲蹉跎徒以五字沈吟鬱鬱負志以歿天降之才何心哉先配盛氏生子男曰榜補郡博士弟子女一適蔣需盛先公十年卒繼娶金氏生一女許聘徐浣金亦先公數月卒庶出女四人一適蔣孜一許唐某餘幼榜將以次年冬月扶公柩詣靈鷲山先塋啓其母之壙與繼母同窆焉欲乞銘墓石而屬余狀其行就所睹記敬列如右

奚襄靈餘卷十七

三

成都知府邵公行狀

嘉靖戊午九月七日故成都郡守邵公卒里第是歲子將使蜀便道來還其子棠生取公所自編年譜丐子作狀予從弟潔爲公子婿代懇尤切不得以蕪拙爲解漫摘所編事敘之曰公姓邵諱經濟字仲才別號泉厓宋康節先生之苗裔也南渡時自汴居杭世爲仁和人高祖純曾祖信祖琮父鑑以公貴封營繕員外郎母楊氏宜人以弘治癸丑七夕生公幼多智慧稍長習毛詩受家學於營繕公勤勵日進甲戌督學徐公蕃選充邑庠弟子員譽望藉甚尤見賞于西蜀劉公瑞收列正員壬

午舉于鄉癸未卒業成均時嚴少師嵩爲司成器重之因與趙尙書文華同舍相友善丙戌舉進士值楊宜人喪未授官歸己丑補工部主事專理清江漕船廠多積弊易汚公爲立規程嚴稽察事集而積羨倍昔有所集濟漕補畧可考任滿進員外郎督理臨清緞廠區畫釐正如在淮時甲午進郎中督易州廠先是各錢糧解廠多留難公隨至卽發收迺無留難又爲節車輜之費定輪納之期商民稱便乙未擢守成都成都劇郡訟獄既繁部使監司沾沾指拾缺失公句稽酬答事皆曲中歲旱竭誠祈雨旬旬壇壝自爲祝文泣與神誓遂得雨如注農賴有秋存撫之暇訪求名宦鄉賢祠於大益書院

奚襄靈餘卷十七

四

郡縣學宮稍敝輒爲完繕至昭烈武侯陵祠少陵君平遺墟凡部中先哲祠宇並脩飾崇祀以風勵百姓又博選茂才異等集書院躬自教育間爲授之章句稽其勤怠於是士爭嚮風互相砥礪後歲大比毅然首選者多省下士今御史中丞王詢張景賢周郡守倅尤爲知己會當入覲撫按皆薦公賢能不宜久淹外郡未報值營繕公歿公歸自成都自是議其後者起矣公聞之曰生本微賤幸得備位明盛仕至二千石不爲卑薄人不我與已矣夫遂不復出郡人劉丹厓士元作德星亭記紀公治行表遺思彼其親見行事宜非空言也家居以來每好出遊嘗入龍虎山登匡廬齊雲浮舟鄱陽富春潞

御遇當心處多信口爲歌詞自適比趙尙書督師入吳則往與之俱張中丞撫南畿歷雲間亦往雲間王中丞飭兵海上嘗往鄞周郡守守信又往信率歲凡數往不厭殆苦城市喧囂浪跡山川探奇涉險發舒胸臆以爲娛不相諒者顧謂公宦遊已久何所希冀猶營營遠役至有他疑豈其然耶歿之日始亟呼兒女至屬以後事出所畜若干金分逮所親有差蓋公素纖膏深藏雖家人不知其有也所著詩文凡二十卷生弘治癸丑歿之年六十有六配邱氏封宜人先公八年卒子男二長棠生庠生次棟生女二長卽予從弟婦次許江埭禮部員外郎曜之子孫男三承廉承熙承默孫女承孝棠生等將以次年葬公玉泉山塋啓邱宜人之壙合窆焉宜有銘以垂不朽聊述大都界藉手于名公得采擇焉

奚囊錄餘卷十七

五

唐府典儀正柴滄齋行狀

公姓柴氏諱龍字舜臣別號滄齋仁和人也宋南渡時有諱土宗者自汴扈蹕來杭因占籍焉歷傳至政政生質質以勤儉起家益開拓其先業有丈夫子二長靜菴銘次巽菴高嵩取南安郡守竹軒毛公女生三男子伯夔季阜公仲子也以弘治己未正月二十六日生而端凝不爲兒戲靜菴公愛之請以爲嗣靜菴配張氏得公愛尤甚無何張卒公方童稚哀毀執禮不異成人靜菴固嚴毅難悅稍不慊卽盛氣厲聲家人咸噤噤公曲

爲愉婉務得歡心逮歿哀毀執禮如其幼時自是歲時享祀必戚然悽愴思慕終身杭俗侈靡千金之家率以服飾與馬侖里間公獨敦儉樸所服布素數浣綴不厭深居簡出又深自斂束不踰分爲高車與人交直諒不疑舉貲於人人有負者輒折券不責償遇貧乏及婚喪緩急厚卹不吝嘗曰吾甯損己益人必不害人利已然性善貨殖物值貴賤皆能預料盈縮終始不爽又不錙銖取盈以是漸積饒裕非夫憑藉恣睢子禁壘斷歛眾怨以粹富也往年中舍君舉於鄉時方弱冠公自以僅一子當遠離念之不置中舍君承其意留止不上春官已而屢上不中公固不色愠追中舍君登進士高第

奚囊錄餘卷十七

六

授官奉使西藩便道歸省當是時司省郡縣諸大夫暨鄉縉紳士咸走賀里第冠蓋填門中舍君又爲公輸貲得授將仕郎唐府典儀正父子被服彩繡一時貴盛矣公亦不色喜顧愈自謙抑惇篤故舊卽市井猥賤亦必溫溫款曲人稱鞠躬長者謂淳實云歿之日省城內外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咨嗟嘆惜彼其忠實心誠信於人也中舍君又謂余曰先君於物無好而好覽史傳涉獵往迹恆以己意評其是非多出昔人意表守身極慎隆冬盛暑不出內戶小有疾便偃臥累日非全愈不强起處吾叔友對吾母如賓教子無疾言厲色外祖南安公歿後家益衰子孫至不能保廬舍已又將及其

墓道石坊先君聞之惻然曰榛莽之中知有毛南安者
恃此尺寸石耳蕩廢可至是乎爲償其值得無廢其審
於輕重類如是晚築園城西穴池結亭雜植花卉時偕
親友徜徉其間一日折花對客曰花誠美麗幸與諸君
劇飲明年花發時不知幾人存也悲夫是歲之夏爲嘉
靖丁巳六月十九日一疾竟卒公於生死豈能預料不
夷耶亦其心誠實誠故明達非必身中其言本聚散常
理如然爾凡歷春秋五十有九配口氏生子二長禎早
夭次禎卽中舍君女二長適余弟洽兵部武選司郎中
次適庠生陳文濟大廷尉東瀛公孫也孫男二長應椿
聘余孫女次應楠余於公家今昔聯姻積素累舊締好
知公宜莫如余併以所聞中舍君言敬爲序狀如右冀
立言君子採而銘之

高祖介然公行畧

介然張先生初諱某後更諱某字羽皋本洛陽人仕於
汴始祖諱某者扈宋南渡遂爲錢塘人父彬以贊雄里
中我明天下初定當輸粟給邊至通籍司農曰富戶母
王氏以洪武甲戌生先生自幼穎異器宇冲粹少長精
研儒術探抉微眇五經六緯靡不浹洽而周易尤爲韻
門旁及九流百家技藝至推步天文占風望氣奇驗出
自性靈無假師授先生既深味道腴願棄財貨追終
親喪徙居仁和高貨悉歸其兄自是脩學益邃聲聞藉

奚囊錄餘卷十七

八

藉宣德間兩廣多事時潘中丞某將往視師雅聞先生
自行迎除舍先生爲設策乃請與俱凡所遺調一聽指
畫一日坐帳中望片雲隱隱起離震間謂潘曰事濟矣
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會潘欲疏請召用
先生誓不仕輒晦跡問道趣還易後名故先生之名卒
不顯晚歲卜居東西壁遊心著述所爲詩文多不傳傳
者若自述云有意欲當千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烟夜寒
荷葉杯中飲春暖梅花帳底眠題像云丹青點染苦勞
神寫出緣何喚作真自己幻軀留不得卻從身外更求
身臨終云我生原有數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何須
求異端並根極理與非苟言之也姚江馮蘭輩以易學
號知名士間從質難先生時年八十餘對衆劇談一坐
皆傾至羅拜執弟子禮去年八十有二無疾終今子孫
多以文學政行表見當世明經世其家云

大父質菴公行畧

大父質菴府君諱某字用綱上世出洛陽仕宋於汴南
渡時扈蹕駐杭遂占籍錢塘當始祖時吾宗素饒益高
祖某雅尙文學禮義盡以推讓其兄所取不及十一遂
析居仁和之義和里而曾祖某以下始爲仁和人妣毛
氏南安郡守母弟也育丈夫子四人伯授散官仲贈通
議大夫季封承德郎皆有稱號府君以景泰辛未人日
生幼稟奇秀授書輒通大義願清弱不任煩勞居常苦

奚囊錄餘卷十七

八

疾患恐年壽不永爲父母憂每以親醫藥廢誦習然終身意不能忘垂三十始娶終以多病鮮生育所有仲兄子竟以爲嗣卽先子亭山君也間出累歲所乞諸家禁方脩合藥餌旦夕孜孜不厭歲率費百餘金施人無不立應遠近求請如市竟不取償一錢歷三十餘年歲復辛未再得孫里中父老咸詣賀曰德積厚矣是兒生不偶也日者又推論五行不賤府君心竊喜字之室中與大母孫淑人鍾愛出諸孫上成童遣就外傳居常謂某曰歷火寒灰之下積薪其上光燄燭天美在其中發於事業如此無火不然薪不積易滅敏而好學不當若是邪又曰陶冶不持斧斤追琢不施楮聖凡業貴精專乃

家範錄餘卷十七

九

成博綜遠獵得無兼及而不工乎自是某始知趨向專意經傳然卒不能率教以副所期待固多也生平不惑於佛老素奉儉約習俗奢溢僭差視之厭苦若將浼焉惟歲時追祀祖先必嚴潔致敬宗族親故有不贍輒分所餘振之鄉人無遠近大小莫不愛慕里中首舉高年有德爲鄉飲賓郡守敦請累歲竟不一赴八十後又舉加冠帶亦不赴但謝曰吾德薄不足以辱盛典嘉靖壬辰二月壽終後二歲而某舉於鄉又三十餘年今上登極覃恩以某總督漕運得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嗚呼學道無成仕無偉績茲老矣僅僅以一命貢邱壠某之罪負可勝言哉聊記憶行誼大畧將以

丐於立言君子表章潛德切有望焉

先考亭山府君行畧

先大夫亭山府君諱某字元錫生成化辛丑九月二十五日自少端慎爽朗有成人之德同祖昆弟贈吏部員外郎愛山公刑部主事兩山公蘇州府倅封兵部主事半山公齒相若也以文業行誼相砥礪後刑部蘇州相繼登甲科仕有祿秩府君與吏部咸爲例輸貲幾望寄一命以自表見值大父夙嬰弱疾不忍以遠遊廢定省竟奔所入贊與吾母李淑人共極孝養食飲必躬佐烹飪乃敢上大父旣耄益多疾常在床簀時時侍湯藥無間寒暑已而考終盡哀毀瘠見者爲之隕涕終事詳慎

家範錄餘卷十七

十

以禮伯兄嚴毅稍不懌輒厲聲色府君俛首長跼稱說委順繼之以泣兄每爲感動罷去晚歲相與驩甚間私語曰弟德度醇篤恢闊非所及吾不能享祿養生沐恩光如弟已疇昔有言能無忘之當是時府君已膺承德封而兒子中丞謙始有南宮之捷自是兄竟不祿府君追思遺言悲慟無已故郡人無間議不議咸稱孝友府君愈自損抑有司歲舉鄉飲郡守李公冕躬詣懇請僅一赴成禮而已益脩締故交金太史近山童封君寶山高封君東園金山人蕉泉皆以詩酒娛悅結亭泛艇徜徉湖山悠然樂也雅不好治生舉貲於人往往見負不較久乃漸廢落吾母以爲憂府君曰義利不同途富貴

不兼得既自勉遵禮義顯有榮稱卽富厚非所宜擅又
嘗謂某日兒往試吏得無私家是恤故廬無恙薄田不
乏朝夕無庸增益慎守節廉以永終譽暮年之奉不需
汝爲給也悲夫親誠無藉祿養不孝竟不能躬奉左右
承一日之顏豈所以共爲子職哉府君生平樂易犯而
不校喜稱人之善不顯言人過失雖訓諸子亦無暴色
嚴聲吾母又以慈愛相之家庭之間雍雍如也與人亦
卒無忤史稱敦厚慈孝君子長者何以加焉吾母以己
亥七月歿又七年當嘉靖丙午府君與客夜泛舟渴飲
湖水遂患脾泄不起某守廬陽委身公家湯藥不待殯
歟不親終天之恨忍言哉忍言哉詳見督學憲使豫陽

奚囊錄餘卷十七

十一

田君所爲志中始嘉靖丙申先皇帝以祀天覃恩封南
京工部主事母曰安人隆慶元年今上御極詔例得加
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母曰淑人誥敕
褒嘉兩詞粹美人謂當其實云

奚龔齋餘卷之十八

明 仁和張 瀚 撰

祭文

祭包孝肅公文

廬郡本宋龍圖學士孝肅包公汝里城南有讀書臺土人呼爲香花塋莫詳所自公圖像告身遺焉在焉某始至謁像既訝其大異昔聞復厭遊觀者會飲歡呼褻狎非禮乃建亭堂前奉公於中令不可狎既又題其臺曰流芳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天下事以意想擬人必失其實以憤激稱名鮮得其理公風裁勁節歷世世罔不企慕雖愚賤童稚皆知之至繪圖貌像則備極奇恠今觀

奚龔齋餘卷十八

一

遺像乃清雋士雅殊無異於人人議擬公行輒取廉刻深文發姦擿伏至考其實乃敦大體黜慘酷殊無戾乎中和然後知習俗所傳皆曲億深索激於時者也宋以忠厚立國其敝也流而爲弱縉紳雍容相諛悅公獨持骨鯁務尊主庇民不爲雷同附和以坐鎮流俗故天下取立懦廉頑之意獨以嚴厲歸之而畧其博大流傳既久匠氏務極嚴厲爲狀差溫雅卽應弗肖宜乎一惟之形嚴猛之政愈傳愈失愈遠愈信且堅也公嘗疏戒天下觀察使務存體要無事深求焉有以此倡言朝著願自食其言卽是可以繫公之行語云夷齊不念舊惡聖人不先介而亟稱其量懼未觀其全也則天下未及觀

公之全亦久矣余忝刺公郡仰公汗顏敢因齋測用以爲質英靈不昧尙默啟所蔽以陰惠公里也

重脩古冢文

嘉靖丙午仲春廬郡東北郊盜發古冢二弃骸穴外易材於市吏逐得既正典刑仍爲治棺收瘞故所郡守某遣大使朱市持酒肴祭而慰之曰吁嗟乎何人世系無傳生當何代壽夭德凶男女富貴豈不可知顧茲封砌完密材木堅美應非常人豈形生猶豐盛之年終嗣絕在衰微之後已致慎乎葬埋遂厄窮而莫守邪荒原蔓草上下牛羊常祀久廢濡雨隕霜已足爲生人之惜傷矣又以土人怵戾雅茲慘惡啟枯朽於黃泉暴泥砂之

奚龔齋餘卷十八

二

白日彼誠見利以忘害幻軀旣委其何恤莫謂生前之不修實亦廢興之數值也守念政不格於頑悍囚之熱中然尤情難恕於同胞重爲泚頰今來瘞汝庶幾有知歆此憫惻永依原魄無因爲厲

祭長姊文

嗚呼悲夫茫茫天道果可測邪福善禍淫栽培覆傾夫順以信天人祐助稽古斯言皆虛語耳不然孰謂秉德如姊不俾之壽又孰謂有子克孝卒無應耶方吾姊在室余諸弟妹皆幼將順寒煖怡吾親心書史伎藝成吾親教撫翼同氣濟弱扶穉均吾親愛遺惠種種并而于歸流涕牽衣情傾少長乃今二十餘年吾弟妹時時興

言猶酸心不已孰謂吾姊奄逝永隔幽明吾弟妹摧裂肺肝攀號可但已邪往年先安人見背余自南水曹匍匐歸廬吾姊每慟哭欲絕既而積氣沈鬱宿中乳毒乘哀毀卒發時召醫者有難色余竊謂吾姊以孝思得之雖厲不爲害胡爲乎天不監于孝女竟以殞其生邪吾姊有二子皆穎敏純恪比侍疾時刻不離躬極勞瘁乞醫投餌籲天變食甚至吮吸潰積刳肌體爲飲以進經年如一日余見之未嘗不咨嗟歎服謂其必能全母胡爲乎天不監于孝子竟無益於死邪嗚呼悲夫藥藤療風石英全患姊之二子宜無愧於斯人天果不可測矣德基五福賢者永遐姊之仁孝夫何歉於斯言理果不足信矣天不可測理不足信信乎吾姊宜天也余何忍言余何忍言惟德在人不朽惟子顯親不死孝慈溫惠無間尊卑威鳳伏龍仁見翔翥茲天道在遠猶邇吾姊得自慰於重泉而亦弟輩藉以少慰哀思者也

祭朱母文

梁分厚裔吳傳茂族令澤潛流芳華煒郁時凝坤載迺滋異育誕啟玉儀朗宣蘭馥教崇維四藝精踰六是異凡媛是基承福好述君子卓哉元谷志並鵬騫道隨龍伏疇能曲慰頓輕榮祿天禡其傳矢心柏舟植節明義振蠱承休紹揚先烈貽厥孫謀允臧彰志闡幽秉心搗藻石介川流式爾前徽壯于帝猷方隆遐祉奄逝

莫留萊難失綵報劉養奔靳茲生榮遺之隱施嗚呼哀哉維天難測惟命不易聚散如然死歸生寄夫復何言所要不愧宜家者睦明分者智節懷者貞教成者義有美克家亦終繼志永慰重泉冥冥不昧

祭魏令孫禹麓文

伊會稽之名岳實神禹之舊疆帶三江而襟海誕聖哲而興王緬自昔以逮今紛懋實而開芳嗣孫令之挺出殆鍾靈而降祥蚤誦法乎典謨振清響於琳琅恥白駒之優游指青雲而激昂鳳穴英飛於桐嶧龍門角奮於桃浪劍光騰於出匣雖穎脫於處囊臨涸作宰惠此魏方允恃允怙爲紀爲綱歌聲聞於武城花陰滿於河陽

祭龔令孫禹麓文

飄仁風於畿輔馳妙譽於嚴廊列宿方耀曷掩其光賢易罷鄭人之市大音絕單父之堂翺翔未離乎叢棘蔽芾徒詠乎甘棠嗟哉哲人罔不盡傷余昔射策同舉於鄉飄蓬久歎於契闊彈冠初慰于相慶僅十年而一遇不再見而遽亡苟禍善猶難測人何恃於彼蒼若夫脩短命定於不易又奚恠乎不俾之壽臧嗚呼禹麓身天名揚樹偉績於明時託不朽於文章已多取諸造化復何憾乎靡常越嶠雲迷漳河水挾悠悠旅櫬孤寡相將縱達觀於聚散情胡忍于頓忘薄卹爾後慰爾冥茫永訣臨舟雨泣數行

祭十二弟子德文

嗚呼余聞弟之變且三月矣每一念至痛不能言憐余者曰盍宣諸詞以舒其悲余既無以自解乃述哀衷而寄奠曰伊河洛開吾宗之源兮入西浙而派分世種德而累仁兮紛內美而脩能三台孕秀而鍾祥兮迺佑啟於後人嗣吾弟之始降兮屆昌裕之嘉辰表文明於威鳳兮侈聖瑞於仁麟傳一經於四聖兮諳詩禮於趨庭載五車於三冬兮煥綵筆於高文遂脫穎於鄉闈兮尋射策於楓宸既簡注於嚴廊兮亦流譽於縉紳記鎖鑰於東關兮念地阻而遺親竄迹於南天兮甘祿養以娛心除戎器於武藏兮掌三銓以持衡品藻允諧於庶職兮董正克振乎五兵既黽勉於官箴兮尤兢惕於檢

奚囊錄卷十八

五

身羽翮奮於漸鴻兮溫恭協乎謙亨胡禍善而天賢兮奄膏銷而蘭焚鄙余浮沈於允賤兮再握符於陽平弟方奏最而還轅兮暫把臂於衛濱折津柳以牽思兮傷朔雁之離羣風雲期盛世之績兮湖山訂晚歲之盟胡在耳之未忘兮竟永訣於云云嗚呼哀哉繫白髮之在堂兮遺弱息之零丁悼孝友於九族兮懷仁厚於鄉評悠悠旅櫬歸何日兮山城鬱鬱故壙藏何處兮幽局恨撫棺之靡及兮時浪浪以沾襟媿脫驂以爲贈兮聊束芻以寄忱諒有知能諒余兮庶來格於冥冥

祭顧方伯六泉文

維天之道虧益無私維聖之訓禍福有基常理如然今

也何稽謙謙君子展矣醇儒開芳振玉質懋聲蜚脫迹鴻達筮仕雲司遵彼三尺詳於五辭出守清漳千里保釐仁澤覃被清譽遠馳乃持邦憲文教敬敷起衰崇雅雨化風熙翱翔藩臬秦楚雲霓四國是式一節靡渝載陟東省漸騁天衢胡弗少延隆棟遽摧豈厭溷濁潔身全歸抑有定命脩短莫移殃善覆我厚積薄施天誠難測理亦難知國嗟矜式鄉悼表儀矧我姻契誼重心悽陳詞侑觴敬祖靈輒冥冥不昧洋洋格思

祭孫柳西文

倚與封君周文之裔散處吳中雲間流寓明興驅逐編戎入蜀歷世累仁含光守璞或宗夢得蘊藉詩書或承

奚囊錄卷十八

六

思逸醫隱閭閻迨公崛起克濟世美庶人在官冠服是被流賊紛擾所過靡遺義激諸鄉宣揚武威萬家如堵五里無虞粵歲戊子綿漢大侵奔殍載道訛類酸心關地給力惠沾枯骨真漢有知何以報德篤生令子蚤奮天衢詳刑西省剖竹邦畿巖廊重望朝野清譽惟帝念功推本自公龍章再錫進秩薦隆鼎養方盛生榮未既胡然厭勞奄忽仙逝嗚呼哀哉魄寢柳西計聞恆嶽君侯奔號士民悽愕嗚呼哀哉掩骨曰仁禦難曰義陰陽既厚明功亦試輝煌紫誥亦既食報榮壽及稀繼述克孝桐岡鬱鬱佳城屹屹梧月松風相將窈窕生順歿寧胡弗安憫某託交令子誼忝同遊仰德有日執紼無由

誠無不格我心悠悠

祭劉安人文

毓德世族夙稟淑姿作賓賢雋式慎壹儀蘋蘩禮肅琴瑟家宜佑翼鴻舉舊迹天達翱翔郎署澤國保釐載陟臨邛邦憲是司敷歷中外靡往不隨處貴思約不驕不移事無攸遂勞罔內虞人知克相帝鑒孔微翟冠象服玉燦金輝躋榮方茂食報未幾胡天不融乘化逆歸蜀山巖巖易水瀾瀾夫君嗣子目慘心悲某等分同寅雅情共淒其遙將薄奠陳此俚詞

祭張封君文

紹世德於故家聿潛脩而誕發浮青華以藻飾湛禮義爲軌軌贊郡政兮爲郎眇覽試兮錐末蚤厭寵樊超然蕙脫盼桑梓兮徜徉孕桂蘭兮芬馥多畜啟兮詩書義方授兮英傑尋挺出乎白眉侈大來之朱紱譽振兮雲司名聞兮鳳闕恩錫褒封兮輝煌綸綍養遂鼎裊兮委蛇閱閱舞筵翻兮編衣省闈駐兮憲節正悅豫兮未央胡嗟生兮大耋某等託交令子計傳悲咄遙致薦兮芬芳望冥靈兮淪忽

祭蔣僉憲環山文

嗚呼士君子奇形宇宙凡砥節礪行確不可拔者心能自盡其顯晦得喪紛不可定者勢固難必是故隱約能安盛滿不溢惟順應之不遷迺御動而常逸嗟嗟環山

胡然不憚蚤脫穎於衡茅飄仁風於劇邑繼鳴珂於郎署懷紀法之脩飭爰秉憲於滇南再分符於川北侈彼豸繡舒我胸臆方將屈指功名等之何有詎意轉盼妍媸如斯莫測夙以虛羸因之憤抑貽戚孔多返真何亟果自信之過高豈未達乎通塞嗟嗟環山胡然罹厄諒有生之脩短本定命而不易信有來其必往總生勞而死息悟萬有之皆空奚隨感爲欣戚惟有子爲不死惟令名爲不忒永以慰於沒寧亦將解於生側

祭周母文

夫女德不外見不於其夫則於其子是以表坤順者與其承乾式母儀者本諸賢士惟茲純懿夙成於名家作配克嫺乎前美蘋蘩知婦事之宜執紼戒治容之侈夫君得助而內顧亡憂嗣賢有託而忠勤是矢已迺倦遊節鉞奉鼎俎於北堂競秀芝蘭娛桑榆於錦里方永日以祈年胡珠沈而玉毀余輩服官巴蜀久企家風傷素娥之歸月慙婆曜之隕空遙將牲醴用寄哀悃

祭李封君文

太行璞韞沁川珠耀誕發清標世德克紹總角攻文弱冠味道彊記博聞精研深造飛藻奪目說詩解頤鬻宮萃拔月旦里推自勝者學不偶惟時晚膺賓薦實匪心期幡然龍伏後人是啟明允名家長公濟美甲第英聲掖垣芳軌朝無闕事告有嘉猷蠶叢遠使澤滿西陬孰

匪隱施如源見流祺壽未央褒封甫及宜臻遐紀鼎養
天秩士承師資民留表率胡命不延返眞孔亟某託交
令子企仰淵源計傳心則執紼無緣束芻萬里歆此不
度

祭郭聚庵侍御文

嗚呼何木非材喬樹稟其凌寒何士非名特立嘉其峻
節伊惟雲中之彥允出儒林之傑穎異聞於垂髫天固
縱之睿哲蚤鵬奮於鴻達試牛刀於雞割肆花縣之聲
蜚歎蘭臺之萃拔始霜清乎畿甸繼春衍於蠶叢驚車
照水隼翻搏風表正旌良而仁賢有侍繩回瘴惡而狐
鼠潛踪遠甘卻肥餐水齧蘗採辦不避夫煙嵐寢食恒
忘於勞劇松栢比其志堅天日照其心赤宜薦登於華
要庶骨鯁於楓宸何風淒而雨泣奄鶴化而雲乘某投
分既晚傾蓋方新蘭心易洽石介難倫乍黯然於訣別
遽永隔於幽明敬擬辭於里第紛涕泗之沾襟

祭方室王孺人文

毓德世家淑姿誕啟耀彼璵璠鬱若蘭芷施衿結褵作
配君子締結既閒蘋蘩是擬戒於攸遂遵茲婉孌君子
儒紳期翔上林出倅南粵翊懋官箴芬芳五桂燦燦森
森爲婦爲母克儉克勤肅肅家庭離離瑟琴既裕且榮
承謙履約厚集休祥長垂矩矱食報未幾遽還冥漠石
瀨悠悠雲山磅礴崔嵬佳城仙靈永託輶輶卽路酌此

清酌眷我姻誼洋洋來格

祭郭封君文

含章溫璞樂道疑眞韓陵雲履洄水葛巾豐藝多材冲
曠軼倫人倚爲王德飲如醇姻族離離里閭恂恂臨臨
霽景煦煦陽春介石秉義博愛敦仁儲靈毓秀佑啟後
人篤生太宰爲國純臣鳳池榮翰天部秉鈞任隆列辟
寵溢楓宸器使允諧贊翊維新望流知源隱施在民鼎
養未艾奄謝紛塵嗚呼哀哉孰生匪榮表德恩綸孰歸
匪全耄耄是臻喬樹在庭叢蘭牲牲樂哉窀穸長夜棲
眞衛秦緬邈執紼無因擬詞寄奠洒淚西津

祭朴齋李公文

天植樸茂不斷清龐允有剛毅亦克慈祥恤難給貧勸
善抑強教刑於族善盡於鄉篤生賢嗣教以義方策名
天府邦家之光計曹振譽文部晉陟品藻清濁衡懸冰
澈蓋其始教於家也累仁集義猷猷而期廊廟之業繼
成於國也開芳布德簪紱而敦泉石之節方涓水不乏
弘濟之謀猷在商山奚啻逸民之高潔雖年齡定命之
有數而功業已託於無疆俟勳庸之煒燁皆隱德之滂
洋宜瞑目於泉壤慰純孝之盡傷仰賢聞於百里致哀
悼於一觴

祭封君靳公文

山鍾道脈川發靈隅茂開人傑間氣夙儲在魯曰濟謂

蜀爲眉明允崛起獨負恢奇規爲弘遠運智知幾誕啟
二難玉潤金輝長公穎脫命世鴻儒仲亦冲舉步武亨
衢翺翔南北岳牧聲蜚有隕自天金章紫泥里閭赫奕
簪組委蛇懋臻孝養永介壽祺豈其仙蛻終與世儔鳴
呼哀哉才匪不施視彼田廬矧茲嗣賢勳業未涯德匪
不酬安享耄期亦旣寵褻祿食久綏高朗令終造化爲
歸笑謝塵瑤靈復嗟咨某早從伯子附驥以馳薇垣表
率藝苑師資蘭心孔洽芳軌莫追分均猶子遠計酸悲
酌酒東嚮作此蕪詞

奚囊錄餘卷之十九

明 仁和張 瀚 撰

書

寄沈廷尉

廬郡僻在淮西六安尤偏西南當荆舒汝潁間士故鮮
儒術國朝開設州治建學立師百七十年于茲文教誕
敷衣冠儒雅彬彬接踵民間靡然嚮風矣頃侍御馮先
生奉璽書來董學政適值薦饑刺史將發粟賑窮因取
公田歲租周諸生之不給議既允行且圖爲可繼之業
謂田繫之公非民所得私亦非官司可得專也政之公
者莫學校若其以田繫之學永以爲諸生之需乃檄郡

奚囊錄餘卷之十九

悉查得先守林華所置書院田二十有一石在州城之
北州守鮑德所沒入民互爭田十有五石與前田稍北
而近凡入租石百二十有二預發所積易材鳩工建倉
于學宮之東以俟收積計所宜優卹諸生定其數有差
掌之學正歲終籍其出入盈縮聞于郡議成僉謂宜請
文勒石以紀其事仍核田之四至爲圖附于碑陰俾後
有所考以爲有司勸學養士樹之風云顧文以信遠文
傳則事亦不泯立言之責在門下不可辭也敬走役臺
下伏冀俯念斯文特濡彩筆庶嘉惠後學之意表彰不
窮而六士誦法明訓歷世世亦無窮也

寄謝巡臺

頃得邸報伏蒙謬取不才上塵薦剡法本激揚詞多誘

掖感激何量竊念少困蠹魚既乏鄉曲之譽長淹泮水
尤鮮麗澤之益僅飾章句見收甲科一試水曹三司法
比十年卽署祇自蹉跎千里封疆何堪簿領顧茲鷄鶩
雖眇志鴻鵠于雲霄驚鈍未疲企驢駟之風電若失足
于泥滓而恣口于稻粱非唯不敢亦所不屑也頃者荒
穢初治節鉞遙臨隼翻橫秋唯驅燕雀驚車照水不及
淵魚表率羣僚整齊庶政某分當奔走之末仰承師帥
之餘驚惕四知持循三尺頻年苦旱雨不隨車萬姓其
咨春慙有腳徒恃孔叔守已之義遂冒仲儀便人之稱
況乃事上禮疎防身氣直在鳥非善鳴之雁處并豈附

奚囊錄餘卷之十九

樹之蘿自分沈淪何堪汲引豈期海嶽不棄涓埃遂俾
槩鉛誤蒙鑄造取以充數已爲過情列之首行尤難服
眾士元拔十得五故逮凡流梁公備藥籠中兼收常品
此大君子包荒之雅量門下吏意外之奇逢也更惟今
備末屬逢迎之敬獨簡昔廝同朝殷勤之歡未協先容
無地後效難期遽累至明特垂心賞比中丞之得唐介
時報面以自慙若陸亮之負巨源敢剖心而爲誓深諒
敬候忠度固不以知感爲重輕竊懷鞠詠心知詎敢昧
玉成之德誼肆陳愚悃俚陋不足展宣于冒威嚴慈仁
尚祈鑒察

寄劉沂東侍御

某吳越瑣材衣冠下品無他技能取譽鄉曲仕爲冗賤
浮湛莫可表見逮守荒僻幾欲少盡生平竊高潁川勸
海之行砥節首公拯災卹患不憚勞瘁凡以仰承國家
爲民任官之意然而識鮮通明行多峭直竟何裨於元
元徒取憎於尊貴幸辱門下越拘繫之議任偏私之見
謬垂心賞直取鉛刀魚目欲令增價連城豈故好爲無
深識哉必將有誤塵冰鑑以爲斷犀照乘不是過然某
豈其倫哉傳聞薦膺所署若將等龔黃而上之每一念
至未嘗不心忤顏赧踣踣難安嘗聞管子鮑叔知我之
言豫讓身殉國士之遇謂人生相知古今人何不相及
自今視昔宜無不相及顧報稱不知何似耳久處憂痛
無由一申鄙悃頃聞少枉相途暫試畿輔西浙密邇清
化切欲匍匐行臺緣初春終制入夏多疾情耽邱壑心
憚舟車不克過往偶使預啟通誠臨楮馳神惟慎綏台
福

寄韓司馬苑洛

頃白水溫令以公所撰新城碑文送閱懸之中堂莊誦
數過其間論虜勢強弱適當鄙心夫元以瓦居火食游
惰燕安之儒當太祖練習百戰奮迅精銳之雄若猛虎
驅羣羊不待觀影聞聲先已奔命恐後迫成祖三犁虜
庭亦席餘威震讐彼積衰固難遽起也今種類日蕃自
英廟北狩以來百有餘年本以禽獸驚鷙之性習食畜

衣皮之俗彼益驕驕此方厭武兢兢自保不給寧復望
二祖勦烈哉宜不當輒與較武卽郡邑村鎮城守之計
何可緩乎白水城中公衙之外民居不數十戶關外乃
反十倍方虜犯宜君僅隔一山心竊危之故倡率吏民
躬爲畫地分工閭閻歡欣子來僅月餘竣事緣彼所畏
殺掠在虜所恃捍蔽在城順人情以利導故覺易然何
敢引以爲功猥蒙稱諛不置祇增慙悚又嘗步入山後
於小秦嶺上度得峻削處路所必經而四面陡絕因鑿
斷其背爲深溝架木爲橋橋南壘石爲券門門左列營
房數椽置弩兵五十人遇警但抽橋張弩可保無虞惟
黃龍堡闊遠坦夷無險可據賴北有九溝稍削挖疏濬
胡騎卽難奔騰念非道屬已關行矣前書謂臨晉夏陽
昔險今夷要皆承平歲久人樂行旅之便無復深遠之
慮爾道體康寧由上天有意斯文聖君久道化成聖世
多壽誠然若曰某有小惠境中亦能滋益遐祉未敢承
也

寄翁冶山郡伯

暫還無幾值春雨連綿南望樸堂渺渺吳峯雲樹只尺
千里會不得數非我心也津亭別來懷思轉劇居人念
客將無同之憶昔冶山嘗偕伯生訪我悟空禪林談及
一時朋好謂朝鳴魁岸英爽可屬大事子春清雋和厚
必躋顯崇良用強毅質直節義之士余拙鈍非所及倘

寄以民社當不失爲循吏伯生雖自負惜骨相非爵祿器也言猶在耳三十年間伯生已化爲異物邵許咸致位藩臬駿駸盛矣虛巖上書忤旨罷諫垣歸治山底績廣平乞休故里彼各在離隔而兩人者得其蕭散湖山適情游藝娛悅桑榆之景累仁集義敦篤故舊矜式漢隄之風則固士林鄉曲欣欣羨慕謂不可及也何乃因小有言遽成絕跡僕竊以爲過矣君子以同道爲朋固不輕易定交亦不忍情中棄小人則勢利是圖故易親易疎今數子皆高朗之士其始磨礪於布衣韋帶之時非文藝相觀則行誼相勸已而仕國彈冠結綬赴功名之會尊主庇民致蹇蹇之忠並翺翔道義之林無所謂

奚囊蠹餘卷十九

五

勢利奸其中也今二君之忤也豈有壘斷可登勳名可獵相競不能下哉不過論議偶殊各持一見務以求勝靜言思之祇當發一大噓烏用喧喧較論效賈豎女子爭言束髮投分今皆白頭片語參差遂爲吳越人將以此窺二君素養矣矧時俗下趨友道人壞齊民後覺方引領側目視賢者爲矩矱忍自處靡薄致風俗之益偷乎遠則許邵聞言必驚詫不遑甯近則伯生有知猶睜目於地下僕誠忍不盡言誰復爲二君言者人去旣以此意解於虛巖而尤諄諄爲石山告願修舊好息間言安朋儕之心毋爲後生所指

上內閣時事

某竊祿關中無分毫裨益兢兢奉法循理供役不敏錢穀是司所關心過慮者亦僅僅計量盈縮攝事兩月見其中有一關係安危分不能轉移者輒敢直述一二奉備採擇倘蒙垂察而留意焉實西土之幸也謹按秦中八郡惟西安鳳翔漢中猶爲善地今錢糧出辦亦全賴之延安慶陽平涼臨洮鞏昌皆密邇虜患民窮土瘠額征錢糧拖欠累歲雖嚴刑峻法終無完期以是貯積空虛軍需每缺一難也近年自增緘服之供歲率費銀六七萬兩正項織造銀不過萬兩餘皆補湊欲加派則民不堪挪移借辦每每不繼二難也邊境素無畜積虜已熟諳往年犯涇邠犯鄜延入中國數百里不厭其欲獨垂

奚囊蠹餘卷十九

六

涇陽三原使虜得逞卽大防撤矣防守固不可一日懈今額該給軍之資京運歲該七萬餘兩秋防正急戶部尙未發解萬一軍中脫巾內變可慮三難也境內各王府祿糧秦肅慶雖漸加於昔數猶不多唯韓府宗室日繁歲供至十三萬兩積欠至五六十萬兩每歲以諸項湊補大略十僅得五啼饑號寒含怒畜怨上年已擁眾辱撫院毆郡守矣此後不處將不止是四難也四難之中韓府之事尤亟往年題有欽依關省贓罰皆聽截補祿糧今部劄紛紛猶謂各衙門贓罰不許存積上納事例不許停留悉以解部是絀服軍儲祿糧所謂湊補者何賴恐各鎮官軍之變韓府宗室之變不在數年之

外也今撫按以皆有續奉欽依不敢抗疏隱忍釀禍異時誰當任其咎者至於各邊兵威不振蓋自昔已然今幸虜入無所掠欲有所掠必在深入深入則往返途長人畜水草不利失不償得頻年虜患不大以此若使連營大舉各鎮之兵必不敢禦其鋒始至惟擁兵傍伺出掠輒引避自保迨去又徐施其後求免損軍折將不蒙更議是幸然虜猶計慮萬全知有兵也稍知忌憚但不宜分各鎮之力使疲勞道路有入衛京師之名失捍禦諸邊之實也今各邊既分兵入衛必抽腹裏之兵以補缺額腹裏既虛又招兵以益防守於是遣發有盤纏之費動調有行糧之費招募有供裝之費一軍數以千計

即費以萬計是調兵募兵之議起而邊境腹裏皆困矣今幸時事漸康莫若遵復祖宗舊制盡撤調遣之兵稍倣二十年前事規責成巡撫兵備官各將所在衛所嚴行較閱力不堪者易以壯丁數不足者聽其召募務足原額技不精者立法教習務令精強始於京師達於各省民間團結社兵如浙省近日之法責令有司覺察聯屬其心有警則軍民併力驅勦勢果不敵就近調發庶幾人懷內顧家自相保較諸自遠調征若奈越人之不相顧也固不同矣今請罷入衛之議職已上於撫按倘幸得請即每歲可省數萬費恐終隱忍未敢明言且邊兵始拙於營聽擇良馬輒以疲力易之名曰搶兌驅去

屬其妻子於人即爲其妻爲之子名曰提養搶兌行邊無馬矣提養行兵無家矣公法人情兩不能堪妄議謂宜留止入衛之人令其攜家常成遂室家之願於彼收糧扣此原衛之供可以別募一役無復更番之擾馬亦就彼查給可無搶兌之弊兩地皆得充實營伍人馬獲免道路疲勞似亦一策也

寄張臨溪都臺

得接尊諭仰辱愛念卽同氣至情不足過是鄙陋何當屏居半載自分蹇薄之命無通顯之望雖知厚當途寢寢嚮往有地輒罹意外之譏時行復尼終將奚所希冀而猶策既蹶之足飾已倦之羽邪擬入山之深無意人

聞事矣繼思東髮仕國三十年君臣大義忍不分明而去宰執臺省共施再造之恩士爲知己死何敢忘國士之報遂翻然出門冒暑入秦不敢自惜顧憤心鬱氣一病瀕危急切歸思遂不可遏夫士之仕也猶浮舟也進則進否則退不幸而遇淺阻徒費篙師之力不若勇退免風波之險也再疏具如別幅伏望轉達銓部得賜優允幸之幸也生死肉骨之恩也如必不然將投牒邁往甘擅離之罪必不攢眉俛首重足坎壈之途屏息嗟伺之側忍辱以延眇小之榮利也前書語及是非毀譽念公方總持紀法紛紛論議皆將取決於隻字片言竊疑尙有未破之惑不敢不罄胸臆以求事理之當夫是非

者明覺之自然固有之智也見善而好見不善而惡出於天理合乎民彝太公順應之常也毀譽者將迎之偏見有我之私也黨同阿好逆詐億不信物蔽其明欲損其智徇情滅性之變也吾心之明既有一定之是非自無偏駁之毀譽語云無毀無譽若毀譽亦是非之心則是煦煦亦仁子子亦義據流衍之似不遡原泉之濁也意發於心意乖心累本於是非之心出於愛惡之意萌動僅毫釐之差發見實千里之謬也人言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亦指君子爲邪邪正昭然在人耳目而彼獨不信則私意蔽之二說不可易矣竊謂君子亦指同類爲邪夫曾參雖不殺人殺人固人情所有校人烹魚子

奚囊齋餘卷十九

九

產歎其得所校人誠欺而畜魚於池非理所無也然則人以情理所有之非加君子欺以其方必且見信豈必小人毀君子哉其云賢必先覺是沈幾先物堯舜尙失之四凶三代以上固已難其人矣孰謂當今之世有能洞悉情偽而不忒者乎至謂人毋蹈可疑之跡必小有出入人乃增議無瑩然美玉而人指其瑕此言青蠅不點白璧尤不敢遽信昔直不盜金儀不盜璧二子之心非不洒然自諒其潔而卒買金償失甘受窘辱如此其汙也當是時有不薄其人而貶其行者鮮矣此豈微有盜跡而人甚其罪乎疑跡必不可蹈則是瓜李之誤必不可徑冠脫履解不得整且結也夫錢穀刑名藩臬所

有事猶行人必經瓜果之叢而繁枝觸之蔓賊率之不容不整結其間自以不動朵頤之欲則無媿矣豈能卻所有事而癡曠養清高之望乎是以必徑必實科頭跣足責諸衣冠之儒也可乎不可乎又謂誰復似某之枉是信張而疑直局於所知而未擴昭曠之度非所望於高明辨論議之得失別人品之高下察好惡之公私定進退之權衡維持世道贊翊盛明朝野冀望不淺不特知已區區之私也欲因請益輒復縷縷伏惟鑒諒

上督撫公

近得通報獲觀激揚大疏舉措一出至公好惡允孚輿論片言隻字輕重不爽毫釐表正旌良光寵有踰華袞

奚囊齋餘卷十九

十

某材同樗櫟質類駑駘力既倦於長途何堪鞭策任不勝乎隆棟誤辱斧斤信大造之鈞陶不遺纖細豈尤具之蹇鈍亦有微長不媿四知徒恃素心未變無聞五十自憐白髮相侵每以棄置自甘何意引援猶及是使處身突與得親白日之輝濡跡泥塗驀遇清波之濯爽心快目莫知所裁自今伊始將慷慨激昂奮勵功名之途回顧碌碌非所能也欲循常守故羈縻升斗之祿愧心冲冲不忍爲也進既無可仰攀退且猝乏善計斗符其量覆餗是虞鹿豕何求林莽爲快薄田數畝敝廬一區眷眷故山時勞夢寐悠悠天闕徒負恩私此實知止知足之積忱不敢矯情飾僞於明鑒也孔懷厚誼莫副心

期永矢弗諼圖報何地

恭聞海宇廓清奇勳峻茂光膺綸命晉陟保衡久上應
乎文昌青宮啟沃復瑞騰於天柱紫極輝煌中重巽於
楓宸允薦升於槐位秩齊元佐表三台心德之同寵冠
文班投千載風雲之會慶均朝野喜溢東南職等素辱
鴻私猥叨屬末其濡波潤幸託二天時憶節麾神馳千
里未遂樞趨之願倍增歡躍之私謹專役代申薄將悃
欵極知鄙陋瀆崇嚴無任悚慄

寄孫盛川司寇

曩者奉啟不度猥辱華札嘉幣惓惓愛念不減夙昔此
非近世人情也一登樞要不問故人蓋仕路常態矧蹇

奚囊蠶餘卷十九

十二

拙疎略自宜見擯有道門牆而猶憐察如此銘心刺骨
何敢忘之某自甲辰歷兩郡六省奔走二十年崎嶇險
阻不知幾千萬里惟兢兢畏四知守三尺非有卓絕之
行瑰瑋之才能自表見又中遭擠陷益畏縮不敢吐氣
伸眉獨懷枉鬱不平之忿時或顛報發熱流汗接踵家
嗣既夭幼子孤孫方垂髫未解人事素不事生產作業
僅守先世敝廬無一椽半畝之益衰鬢奈關子然形影
時因秋風謂不動季鷹之思矯元亮之首豈人心哉欲
借量移之便徐圖出處方今二三同榜皆當路鼎峙片
言出口聲價百倍所謂有力者當其前矣在門下豈惜
舉手投足之勞也惟台諫之

寄毛介川中丞

伏自附驥迄今結兄弟之誼垂三十年屈指仕路十不
存一吾浙稱最盛茲僅僅臨溪方崖蜃川與門下耳鄙
人盤桓尤賤亦復覩顏其間追惟夙昔感存亡之異世
惜聚散之靡常相見能無懷心頃訝鄙人非復舊時之
態卽衰索可知上不能立德與言遵孔孟之旨次乏殊
偉之績藻麗之文聊自表見在苒至暮何以爲顏猶蒙
不卽弃斥寵以盛筵規之道論蓋誦習十年不如開導
於一夕也豈無畏雖遺於五十而知非尙冀於朝聞別
來靜思旣喜且懼鄙人入當紛拏都下又將走晉陽上
事瞻企光輝日遠不審嗣是尙得聞性命之奧示操持
之訣否爾行次彭城使還預布悃款舟子復命尙聞中
候

奚囊蠶餘卷十九

十三

寄高南宇司成

昨冬服役晉陽聞報榮轉門下守正不疑屹然山峙於
狂瀾波蕩中視浮湛流止略無介於真靜之體此豈近
世隨俗就功名者可同日而語往年奔走都門數蒙見
過又辱探以歧路示以周行似若與意氣而維植之惜
蹇拙而矜憐之仰承道誼肉骨之愛惟有感刻年來朝
政維新人情士習頓改縉紳間稍稍循三尺謹四維矣
更得慎修恬雅如門下一二者宿同秉國鈞亟引賢良
布列庶位卽泰運可躋足待也某委瑣蓄縮自甘退保

桑榆但庶幾一日爲熙皞之氓是願是快爾走役代候不盡悽懷

寄許茗山石使

頃還家不踰旬百務叢集如蠅所期放舟湖上與野老劇談終日竟不可得惟候督府赴公宴因得一借笑語回思省中歡暢何可復得尤中既辱留款別日復勞遠送攜來珍品遍逮同舟惠至渥矣感倍感倍行次丹陽不自意有晉陽之報如得在兩月前可無勞役顧不在五月後何從便得推正也天道人事如循環然極則變變則通頻年鬻官售級盡出權門賢人端士動輒得罪卽幸不譴逐亦棄置不錄誰能不受羈勒得騁康莊血

桑榆集卷十九

三

汗鹽車困踣槽櫪凡幾何人矣宇宙不平之氣冲霄貫日彼安得不及於禍乎今時事一新鈍拙如某亦欣欣彈冠門下宜益快意滇南知不必行但安意需後命耳

寄王鑑川憲使

歲月同心倉卒分袂彼以乍聞訕言憤懣難堪雖賢達旁觀猶冲冲爲之不平況以身當之坐是草草爲別長途奔走歷崎嶇涉風浪則知軀命重外物輕既入武林故廬無恙老稚歡迎則知倫理可樂當官多戚已又泛湖登山時熙地勝玩物適情較諸東池西局冠裳束縛前瞻後顧惟恐失官常招物議雖忘形二三知己猶謹相戒期無荒也則豈若此中葛巾芒屨尋幽弔古脫然

無憂懼乎彼擠排傾陷焉知非造物假手以貽優厚前此怨尤盡已霧釋冰消惟懷人感德馳神數千里之外不敢忘耳勉留之報實出意外顧跡危心怯進退維谷但亟自引退庶可遂初心免後議已專疏北去倘幸得遂卽野鹿適豐草之性倦鳥安故林之棲衡門之下樂事偏矣青雲故人會無期矣猶冀惠問山中也

寄陸五臺

昔人謂人生相知貴相知心略形骸忘爾我遇坎窞不疑聞流言不信故管仲身冒貪忍不忠之跡而鮑叔能諒其心以爲各有所爲百世之下語交誼不是過矣是所謂知心者邪某鄙陋迂疎省躬誠無一善獨就惕四

桑榆集卷十九

四

知持循三尺庶幾無忤官箴適妻非之言正攻其生平所自恃嗟嗟人情殺人市虎理本可欺則惑矣誰復諒不肖之心如吾門下者哉都門經月每辱相過輒論心道故夜央忘疲甚者執禮過謙餽遺逾厚察門下之意真若諒其心略其跡不減昔人知我顧鄙人無可見知每一念至未嘗不赧顏汗背感激銘鏤時刻難忘也別來奔走未遑寧不自意復有秦藩之役吹噓汲引知出門下居多行將冒霜雪歷崎嶇捧檄惴惴恐後南望故鄉能無兒女之念耶區區之意殊不能悉夏初得手教體念周悉既不准令謝事又溫詞誘獎移文撫按以飾媿赧之顏且銷邪比之私皆非意念所敢

及也屏居五月庶幾量移已不可得度明命漸久又不
敢假蹇恣意不得已冒暑奔馳烈日紅塵之中經月甫
至以厭苦煩懣之餘當登涉勞頓之極憤心病體兩不
能堪嗟嗟五臺知恥自愛某亦嘗奉夙昔之教矣今將
若之何哉左使之轉知出委曲造就敢不祇承但自以
心怯行餒欲伸眉吐氣湔積宿之弊振頽靡之風如前
日徑直安可爲也苟且偷惰竊祿自全生平賤惡不忍
爲也晝夜思惟展轉至廢眠食以是病久骨立萬不容
已再草一疏馳上更乞走見相公傳達苦難情狀必得
優允放還幸之幸也某先人敝廬僅蔽風雨有田二頃
可繼饘粥一子二孫二十三年間向平事畢將黃冠白衲
蕭散方外安往非適意處盍能俛首鞠躬視眉睫聽指
揮以蒼顏白髮老人尙效小兒曹受村學究約束邪恃
愛縱言及此然悽悽無聊不堪之懷不能盡述也

奚囊錄餘卷之二十

明 仁和張 瀚 撰

書

上存翁閣老

某頃以表賀闕下因得瞻謁禁中當宮殿鼎新之秋正天地泰交之際二十年來積習一旦改觀五百歲遇昌期斯辰允協某質慙桃李久玷門牆力本駑駘誤蒙鞭策維時歡欣鼓舞慶幸既倍於輿衷重以折節垂情沾渥更踰於分誼憶昔盤桓求退竄知天定無難繼今勉不遑翻懼恩私莫副一麾廿載歧路何長數月再還亨衢非遠矢心狗馬謹竭力於衰遲永念甄陶尚益勤

奚囊錄餘卷之二十

一

於砥礪時維報謝將言嚄嚅遠役戒程寸心難已草率代候并上感忱伏願天助碩德台垣耀而百祉隆長聖眷同心庶事康而萬邦寧謐無任瞻仰感戴之至自晉投秦已歷春夏銜念國恩瞻依台範無時能忘迺齋宿嚄嚅口欲言而不敢上達者將仰體獎恬抑躁勵士維風至意寧蹈踈簡之跡而不忍違肅清之化也今者門下秉鈞軸代絲綸已暮月矣始焉仁賢正士踴躍以喜繼而儉人駭愕以懼終之各得其所喜者益堅志飭躬懼者亦心悔面革今且喜懼兩忘士習定而風俗回往昔飫聞三不朽之訓門下一身兼之宗社斯文幸甚然某竊意門下尚有未慊於心者夫革苗有德而羽

檄猶馳安民有政而瘡痍未起經國費則內外稱匱振軍旅則荆棘滋生誰謂禁苑容與之嚴旋乾轉坤之運能頃刻而置於懷乎嘗見居肆之工十人所就一人毀之有餘十日之所毀未能亟成於一日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門下既誠心端本矣願優游以需成化急則煩苦而難齊敢以是代芹曝之獻

恭惟天篤貞良台垣康泰聖心孚格相道光明膏澤覃敷均節閭閻征歛廟謨丕振驅除江海頑冥革士習於既蠱之餘萃民心於思渙之際勳名不朽治化維新曷任欣忭某疎陋充員日惟引領率循錮陋時復懷慚妄意輸溷末涓莫効豈能助檄纖芥空持敢附短牋馳候

奚囊錄餘卷之二十

二

崇社

方竣秋防輒蒙改役久甘狗馬寧辭驅逐之勞素分拙疎不憚勤劬之補誓圖尺寸夙夜未遑薦辱恩私慙惶莫措伏念官名廷尉職在詳刑清欲如淵平須似石宜得習律令如朱博秉廉貞若傅賢庶幾執憲可冀無冤平民亦以弼教委瑣多過忝竊奚堪卑恭不類釋之誰相引重經術如何定國自量無裨信雷電之章明不遺益覆致陰幽之槁朽亦麗春陽敢不益淬初心勉期後效參法比之末議時宜欽恤之仁感知遇之非常永砥生平之節謹候得代兼程赴闕樞趨禁直躬上悃誠兩頌溫諭尋得部檄仰荷慈愛終不惑於辭詞大造寬

并包乎棄物君天相地等高厚之難名沃萎沾枯信生
成之有自拊心感泣稽首慙惶念某學術空疎命途蹇
薄才非適用行每招尤一罹往歲煩言已甘退伏再遭
茲辰警署敢望優容方思初服故山恨銜環之無日何
意積愆累罪感垂鑑而不疑豈以任賢不二之公誤採
寸長片善抑亦人惟求舊之念私憐益壯益堅犬馬有
知猶懷報效迂愚無似敢昧生平三十年慎飭陋躬寧
渝晚節十五任虛糜厚祿忍負明恩謹自鐫銘莫申祝
頌候代未能離任馳役預上謝忱外諭密事敢不仰承
其人世居河西離省二千里而遠羈縻夷族部落萬餘
眾之多往頗驕揚今已病廢積勢既重非可易圖且密

奚襄錄餘卷二十

三

邇疆胡本其種類苟懷異志句引非難似不應泄謀於
散漫難令妖邪借力於中國烏合柔脆也頃據川省公
移言亦草略無當重大情節止聽口攀竊恐泛及眾而
貽害遠何以安反側而保生靈即如某某系出晉之陽
曲誤稱漢之扶風昆弟三人謂爲五子語皆失實事礙
施行鄙言或有可採乞下本兵熟計彼於兩地無不精
詳議定速行寢秘其說不使風聲漏泄致啟羣疑機事
稍踈激成他變地方幸甚

前月蒙賜手札不勝感激方訝時事之殊謂非聖世宜
有已而得報乃知無情之人恣詆謂之口自棄冠裳之
外甘心無忌憚之爲洪水猛獸莫喻其災北虜南夷竄

比其烈孰謂聖世有此我師身繫社稷安危天下治亂
方今聖明眷倚百辟歸心願順羣情承一德副先皇之
付託開維新之泰運勿因私惡之言益堅夙昔之意天
下幸甚大抵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人處其易前此
蒞事之人放言其行治亂勿恤欲厭志盈侈然無復顧
慮奚危懼之有今也中倫中度兢心惕慮往苦藏身之
不密近增意外之相傾遭時遭會何積慄難諧平治不
偶也可以想見操存之惴惴矣然盛德不孤天祐順治
相道既得斯文在茲普天率土喁喁想見太平彼蒼寧
無意於斯世斯民者耶大疏至三至四有志之士皆解
體功名各思自保此時爬羅搜剔俊乂青英雲蒸麀舉

奚襄錄餘卷二十

四

以赴交泰之會吾師亦何忍遽棄斯世斯民灰志士之
心斯不朽之業耶幸垂意焉歲運稍早方以得效分毫
何意霖潦驟溢至漂沒百餘艘糧數萬石軍亦多溺於
水前此未有適與妄言會皆非常之災也雖知貽積不
可減額獨念疲乏追貽良苦安得天恩俯察特賜蠲豁
在部中恐不敢輕議爾

寄家宰嚴公

某仕爲冗賤久乏功能歲易蹉跎徒慙廩祿頃奉雍秦
之役已及衰遲風懷兢惕之心忍踈砥礪獨緣迂愚無
術益以質直不阿坐是取憎因之多口信若人言指謫
卽竄逐有餘辜仰賴衡鑑公明在隱微猶見察獨被私

惡慈母釋投杼之疑洞悉物情容光照覆盆之下疲尋
常之議示殊異之恩使既涸之鱗沾清波之沃已摧之
朽回大德之生非木非魚能忘再造高天厚地僅比弘
庥莫宜感激之悰願祝崇勳繁祉緬思報稱之日祇先
鑲骨銘心願當鬱蔥之餘遂抱虛羸之疾疲馬非無高
軒之戀局趣不前倦鳥欲安故林之棲羽翮難振謹馳
短疏敢乞歸田詞本由衷情非得已仰祈垂鑒終望曲
成

頃方具啟申謝卽有論劾之報積行不孚動干物議取
譏乘負貽辱龍門罪死罪死然某之鄙陋粗率非有加
於前而感激振奮不敢懈於後也服役未幾防秋無警

笑囊錄卷二十

五

竊爲地方慶幸何意新進喜事反謂無事爲怯徒以一
人之毀爲據不顧生平之脩積堪憐苛禮責人黨同求
勝夫復何言三尺之童猶知有恥某誠不肖亦嘗克勵
於君子之塗承誨於大賢之側矣寧能靦顏忍辱詆排
至再尙不墜青雲之志邪濟濟在朝罔非夔龍稷契鄧
陋如某豈有涓埃可以塵污海岳敢厲大造垂神無已
肝膈情私惟乞優賜歸田退保桑榆於兩湖三畝之間
幸甚幸甚圖報未盡之忱山中無事不敢忘芹曝之獻
也

寄余午渠憲伯

奉違良久南北渺然不能通問緬憶閩中旦夕晤語歡

然忘形雖同賓結誼維均而吾兩人尤相厚善以其攝
武平出入之踪跡政務之關白風晨雨夜之追逐兵戈
擾攘之憂勞時靡不同門下精明練達博雅弘毅鄙人
十不及一迺涵容誨迪使得苟延二載終掩其瑕以及
于今皆至德盛惠何敢諉也頃古原來按關中傾蓋如
故當嘗議洵洵之時既體察其心在棘院使令之役又
憐卹其病獎借維植真若惜涸鱗而亟欲沃之清波此
豈借視於耳信風鼓柁若近世拘攣之見耶詢所由來
皆出謬譽得聞常品藻之言深信不惑念鄙人何有片
善寸長上厯知愛如此古原之還正防秋遠戍不及把
臂青門遣役代送因附此代候緬想閉戶著書棲真游
藝逍遙物外眇迢迢塵埃之人猶不暇瞋白眼及之矧
復牽情於毀譽得失之既往者哉望示近作以開茅塞

笑囊錄卷二十

六

寄郭一泉督府

恭詔秋防事竣節鉞榮旋范老甲兵素制三軍之命令
公膽畧久宣單騎之威是以數萬黠胡竟遏南侵之犬
豕然且重圍主將克全東伐之熊羆夾擊僅及於柳門
祇清漢界窮追不踰乎明水何異周師彼鎮靖一矢之
亡本期射雉在鄜延千里之獲幸已無禽喜勳旌旄歡
騰士馬某夙塵末屬近被餘輝禮宜躬迓遠邦奉揚茂
績適奉傳來成命輒敢遵行敬循自昔之規聊將不腆
之禮專官代獻用表賀忱尙冀照存併原不備

寄楊朋石中丞

某自束髮誦習孔孟思欲飭行修詞進思狗馬之功退不失枕漱之潔視富貴利達藐如也一入世網浮沈三十年生平意氣銷燼殆盡取嘲笑於山靈呼馬牛於兒稚譬之馴鶴甘稻梁參鹿飫芻梗循除伏櫪人見其可侮可賤而不諒非其所樂悲夫何意高賢獨鑒其隱時時感念竊聞上書新皇宜有微言大畧足以格心意善政治昔人所謂剛毅正直守之以寬忠恕仁厚發之以義要在有所感格非夫獨儻矯異非常驚詫之論逞辯智以塞言責而已天開乍啟王心冲融未有定向不當出以紛紜揉雜之言是非攻擊之口使玩易消惑成不

笑囊齋餘卷二十

七

釋不改之習門下歷覽諸凡書疏能無意乎靜思及此便欲鼓吻濡毫一效區區而清務微壞至極殫精竭力尙無分毫之益竊能伸其意志爲芹曝之獻附有道之末耶慙悚羨服併切於衷適便附上與居中夏漸炎惟爲道珍重

西鄙枉辱教札謂有棘寺之擬已而果然代者數易經年始得釋負再依龍鳳之光叨廁舉廢之後知皆門下誤憐樸樸雅意栽培感愧感愧未幾出鎮再領重計寢食不遑未緣布帛預厘愛念瑤函遠使開示肝膈言本蘭如誼同金斷鄙陋何敢當然不敢不勉五臺銳意品藻過於自信所論偏拗誠不盡無然瑕不掩瑜瑩然之

本體自在謝請託絕朋昵不畏貴近不避讒嫉卓然以世道人才爲己任此其心真切果確可以質神明貫金石大略舉措當人心快公論嘗多一二詫異乃其篤信本心或誤中人言又未有逆耳力攻其偏者以是直行不疑因之歛怨速謗不得免爾悲夫知人聖哲所難何獨求全於彼哉略述而諒其心欲何爲也假令善自爲計循繩守墨不激不忤奚不相容而必伸其意志如彼可謂工於謀國拙於自謀已往聞投南之日值歸德盜起輒爲檄走家僮入賊中諭令悔禍時賊亂已成家僮竟以遇害平生任事諸如此類今其歸吳初服故園盡捐物累有超然物外之意用舍毀譽應無介於其懷亦惟知厚信之不足爲他人道也

笑囊齋餘卷二十

八

寄郭東野閣老

伏聞年伯捐棄祿養厭世仙遊門下暫解鈞衡式遵典禮某叨辱驥尾誼均猶子曷勝驚悼遠役西鄙不能制芻苢積懷未安繼思封極崇階壽臻耄耋備人間難得之福沐清朝寵異之恩在老伯固已忻慰重泉命世人賢功垂宇宙生有鐘鼎之養致貽竹帛之名在門下復何歉於純孝也尙冀爲道爲國以肅制情上副聖皇眷倚之隆下答士民屬望之切

往歲拜謁禁苑語及被論謝幾欲爲某泣下某何人也敢當斯誼祇銜結於衷頃見邸報二三元老皆有煩言

事出意外豈此聖明之朝人情論議猶紛紛不可齊耶
仰而思俯而歎真令短氣懷心已聞溫綸留慰辭至再
而聖眷益隆則知上天有意啟迪聖心猶將乘交泰之
運垂平治之休也踈迹無已之心惟願五嶽同其高大
一德孚於聖神勿撓箕穎之思共翊唐虞之化朝野瞻
望均切非直厚昵之私也

寄黃司寇葵峯公

某委瑣蹇拙才本不堪致用行復不能隨時蹉跎尤賤
垂三十年中遭宿弊之人橫罹不根之辱左官入蜀深
切慙惶自惟投杼之疑雖慈母不能釋然於賢子矧分
隔於尊卑跡睽於踈迤者耶服役臺下曾未幾何詎意

美齋集卷二十

九

薦揚之章謬以充數因之增價遂獲遞遷賁由臺下昭
明博大越拘攣之見秉衡鑑之公誤信而不疑也閩中
期月出荆入棘曾不遑宣式瞻槐府未效寸敬已又歷
晉投秦狗馬之力猶黽勉在途鷄鶩之飼已厭倦思息
終知上負知人之哲矣茲聞榮躋八座寵並三台振起
肅清之風贊翊維新之化天眷彌隆台祉駢茂矯首廊
廟企仰何窮

寄孫侍御

僕忝辱龍門託知厚於大賢十年矣非特感激引之仁
受規誨之益若尋常監察藩臬意氣相投而已實仰企
砥節礪行弘道績文有兼濟之才而藏之以靜具大受

之量而執之以貞蓋中心悅而誠服竊冀不日躋華陟
要將爲世道斯文慶幸何期道大莫容求全致毀聞報
之日真令驚駭狂叫既憤懣而難平卒慨歎而短氣也
頃奉教札始知疊端在彼蒙議有由何言何言然毀譽
無與於身心出處素定於命數達人遠覽當付之大嚼
枕泉漱石攬經綸之具舒吟弄之襟宜諸詞翰載諸方
策所謂不朽之業以彼易此明公以爲孰軒輊邪僕與
鑑川亦嘗被口語每相對輒取以嘲笑吾兩人者固自
相信信在明公能無信此兩人者邪屈於不知已信於知
已古之聖賢豪傑亦僅以自解爾豈以高朗如門下有
不釋然大噱者哉俗吏多亢不盡欲陳伏惟鑒諒

美齋集卷二十

十

寄黎樂溪參伯

都門一別忽焉五祀受榮深情永懷勿諉劣第直慙無
術拙於處世進退尺盤桓藩臬十餘年六省所經歧
路崎嶇不知凡幾萬里塵緣難割薄命宜勞每一念至
未嘗不悞恨歎息終自哂而莫知所裁吾丈高明明哲
當位望之方隆輒抗疏以遠引何啻鵬搏鳳舉回視鳬
羣雁隊就樊籠甘絮養眞霄壤矣此中心愛慕媿服非
敢爲佞也遠隔不知行踪向稽中悃慕承翰貺依戀彌
增惜不能縮地攜手傾倒積累之衷矯首節鉞川雲時
時在望願爲世道斯文順綏多福

寄李麓南侍御

某材木委瑣行乏疏通尤賤盤桓蹉跎遲暮曩昔閭藩之役卽已厭苦自棄何幸獲遇明臺曠度海涵靈心燭照懸不塵之冰鑒持有定之瑤衡表正旌賢繩回瘴惡一時舉措誠快清議而愜人心矣鄙陋如某何意亦辱龍門是猶愛玉不必無瑕硤亦蒙善價掄材不遺既朽樸椒誤登明堂身非木石豈敢遺忘每拊心注念未嘗不感伯樂之顧惜槽櫪之拘激切思奮而猶惶悚未能也昨聞再起蘭臺輒緘書都下至則使車預發僅隔旬日悠悠積累之忱竟未及通左右自是力疾入覲卒卒東歸未幾復撫舊地時屆秋防躬驅遠戍回思旣晚餘榮實本當年汲引懷德揣分益切惓惓遙想節鉞星臨所至春溫雷厲草樹回錦江之色輝光開玉壘之雲彼中士民曷勝欣幸某叨忝知厚百倍恆情願久遠師資日益錮蔽責任稍重愈見絲薄尙乞訓言俾得持循電勉少副心期卽造就彌厚矣

寄楊虞坡冢宰

恭聞令嗣首擢武科喜溢縉紳光增廊廟文雄武傑萃集一門此宇由清淑所鍾聖世禎祥希覩可以驗碩德之格於天而積慶之昌於後矣遠羈嶺表不及振趨門下又不敏以尋常禮幣涸瀆惟有欣躍企羨之心嚙哺難已爾某虛糜厚祿秩滿無績可考又以多病廢事討賊未卽成功皆亟宜斥去仰仗優容題覆兩荷恩綸曷

勝感激又手札責以大義益增踟躕然豈敢推事避難忍忘報稱實抱犬馬之疾恐負重大之寄死無益於事也頃已電勉東來造舟募士雖稍稍集終倚俞將率師南下庶勢順力全數日聞省兵船已入潮夾擊幸而功成則已萬一賊復西遁卽省會雷瓊皆爲危急造舟既不可坐費月日舟師不集則將領怯於航海非得暫借彼中見在之船何以爲目前追逐之濟計無所出乃敢疏聞先已一面稜文彼中知會議者每謂但練土兵自可足用此所謂三年之艾在今固當預畜若借力求援以消醞釀之毒則蕩滌黃硝之劑又急攻之不容已者也統惟鑒察

上內閣諸公

歲裏交承卽已具駁馳謝入境諮諏時事山獠海寇縱橫四出獸聚鳥散叛服無常蓋自昔仁化之所不單威武之所不傳由來非一朝夕而於今爲甚則以兵力日薄兵食相須而頻年財用匱乏計歲入之數不足以供額設之需卽有調遣又將何以爲計今海寇之黠莫冒一本若頃徵三參將之兵備四萬之費主帥不親統領眾將各一其心失律喪師損威虛費欲再整已無備矣不得已調取西鎮俞大猷前來暫攝東事頗聞將士歸心賊亦素憚日下理舟航括糧餉申嚴號令查覈行伍至日將併力滅賊不敢不殫竭心力仰答明命但茫洋

巨海追逐良難成功與否不敢逆觀也某未諳軍旅況值衰年竊恐懷恩圖報之心不勝罷憊委靡之氣貽譏負乘慙責任使此某所爲薰心刺骨廢寢忘食遑遑莫知所措者也尙望廟謨指授使知遵承幸甚

某入境暫止肇慶專意東方二旬後乃抵蒼梧祇承明命恨不朝滅賊而夕就食顧事有難於猝效未敢刻期也兩廣軍務大略藉兵於西資糧於東東素無兵西兵又不習水戰故前此驅而出海者皆懦弱不教之人三參將各自爲謀原無紀律總兵官遠在潮惠漫不綱維曾西醜類本吳平之黨桀驁有年出沒波濤艦舸之間尤極便捷以此素怯之氣加以不齊之心當彼慣嘗之

○美齋集卷二十

十一

雄其出必死之命其爲勝負不待智者而知兩被挫折悔何及已今俞大猷已至計欲萬全前轍是戒但須假之月日將爲不可勝以待之日下整擄舟師度賊又將東驚隨所向往嚴督併力視後舉爾某臨事無策極知非才惟有樸忠天日共鑒伏惟憐察

待罪南粵憂危移日習見時艱詢訪故事信憤表自爲一天風聲氣習隻異他處人嘗謂兩廣盜如落葉隨掃隨落蹊徑無光潔之日真切喻也良由滄海渺茫林箐深遠易以伏匿難於驅除人本憊悍株引句連一呼四集又聚散倏忽暮而剽掠不知其爲民朝而耕犁莫辨其爲盜何忌憚而不爲然自明興以來假借名稱雄肆

山海者幾十百人矣卒羅鋒鏑正典刑小者捕滅大者征誅率無苟延五七年者而卒不戒則其性其習信殊異不可解也方今東省山搖水寇縱橫難選雖殺戮無虛日而亦不知畏其尤黠悍者曾一本領緣主將不統兵偏裨持異見我軍氣懾虜得長技失律喪師本自輕敵寡謀非必賊有勝算也此時聞已東驚潮陽本賊故穴俟其定泊然後可圖俞大猷力任其事將士舟航稍稍整擄一鼓成擒尙籌畫於萬全之後度此釜魚鼓鬣終當就烹不足櫻廟堂之慮但西省亦苦山賊俞將之東也議者謂爲耘人之田意不甚愜不知大征之費非二十萬不可近歲軍門糧餉不足供額設之兵二省貯

○美齋集卷二十

十四

積皆匱無已將請發內帑審時度勢尙落落難合斟酌緩急豈敢顧彼遺此蓋撫按各有所重總督兩地關心意見不能盡投也至如嶺南有始興二源遺孽嶺西有羅旁淥水負固府江有兩岸峒寨出劫海上有林道乾輩數夥妄意好生惡死人所同心此輩誠愚豈無一隙之明亦由互相疑畏招者每誘而殺之縱欲悔罪向化不可得今將責成合屬覓取間諜之人往示朝廷威德又值新皇赦宥萬方無論盜賊猖獗悉聽撫處爲兵爲民各適其隱深山窮谷自安耕鑿者苟無犯於地方悉不加征遠近並許自新開誠布公深懲既往貪功殺降故習稍稍有見信來降者縱不盡然姑以養威蓄銳俟

恩信旣行察擇強梗間一出擊卽力併事專庶可示警
是或一道也頃聞譚二華有薦進俞大猷共事之疏此
時方區畫勦賊將士帖然心服賊黨畏讐求降一月以
來鼓舞招來漸可幾望成效蓋其人久習水戰老猶矍
矍若卽取去則有臨敵易將之忌地方益無所恃縱使
郭成粹至安能遽諧地利得人和如此賊益蔓延不可
收拾矣展轉思惟萬不得已具疏但乞暫留終此冒寇
之役必不久淹以妨京營大計也伏乞垂察百凡更望
指示迷惑俾得持循某勉策駕鈍終非素請未效涓埃
忽忽頓衰多病伏惟憐察欵悃延伫台垣不任瞻仰

奚囊蠹餘二十卷先世恭懿公所撰也曾從丁君松生
假而錄副以識遺徵公爲有明一代名臣數歷三朝出
入風議政事文章照耀寰宇海內士大夫咸宗仰焉自
入臺諫迄歸老湖山題著所及奚止于是自序曰奔走
四方三十餘年每以一囊自隨凡得簡札詩帖及所裁
答漫興諸草亂納其閒積久蠹蝕殘缺不可檢閱故知
其散失甚多也今丁君擬爲重刊且出所藏屬雲菟補
遺編別纂附錄雲因與羅生架丁生立中及婿孫峻按
探討論彙錄成帙竝輯先世詩文若干首爲濟美集一
卷附于後稿既成餘杭孫補山廣文獨任校勘雖恭懿
公遺德足以感人然諸君校輯之功貺我甚厚不可以

奚囊蠹餘跋

不記也吁先人遺著傳世幾四百年後嗣不克寶丁君
得自試棚必哀益之梓傳之匪特發微闡幽抑亦有文
字之緣也雲不敏無以述祖德後之人手是編以考鏡
政治之得失學術之醇疵豈僅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哉
光緒乙未秋月裔孫景雲謹識

吾鄉無不稱張天官者及考其名號雖縉紳衿士亦有
所不知況其著作耶余祖墓在西谿張家原土人亦稱
爲天官墳每春秋祭掃過之輒生景仰因訪諸公之支
裔寅伯廣文云公生于正德辛未十一月三十日亥時
卒于萬曆癸巳五月初四日巳時享壽八十有三居第
在嘉樹巷今圈入駐防營別墅爲煙水磯今改崇文書
院之仰山樓普安街有天官衙相傳亦公所居公墓在
三台山明敕遣中書王在晉所治其葬于西谿者當爲
公之伯叔行名號譜中失載無以爲對嗣得公臺省疏
稿松窗夢語二書更訪奚囊蠹餘雖附存 四庫并載
汪氏振綺堂書目久之無從得己丑秋猶子立誠忽從

奚囊蠹餘跋

二

青雲街試棚購歸喜甚細讀之西湖龐公永賴祠碑集
中無之又廣文藏公自題生平出處圖記集亦不載則
文之散落尙多也余恐是集之顯而復晦因約寅伯收
集遺文重登叢本以永鄉之前徵以迪鄉之後學寅伯
更參考志乘宗譜成附錄二卷記曰莫爲之前雖美不
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廣文其庶幾乎至奏議與夢語
尙思續雕云光緒乙未季秋月八千卷樓主人丁丙識

奚囊蠶餘補遺

詩

齋孫景雲謹輯

奉會詩

壯歲馳驅屬厭還何嗟風景促流年名都不改湖山勝
故老相忘禮度便高論紛紜嘉樹下芳尊飛洒落花前
陶然共起延清眺轉覺沾濡雨露偏

梓里衡門地亦偏祇安耕鑿戴堯天一時朋舊憐同道
何處蓬萊訪列仙自喜圖書供鑒賞不煩歌舞媚賓筵
殷勤共保桑榆日莫遺耆英擅昔賢

惠連幽致卜休塘幾樹江梅壓翠芳色借武陵迎曉日
香分庾嶺臂輕霜乘空鶴馭紛相引滿泛金漿樂未央

奚囊蠶餘補遺詩

一

我獨閉門思杖策竹欄徙倚月昏黃

殘春猶自晝常陰絳殿花宮愜遠尋隔樹鐘聲苔徑曲
到門犬吠竹林深披圖萬相元無相悅耳胡音是梵音
却憶從前良燕會何如此地豁塵襟

夏會詩

楊花飛盡氣清和結客幽尋到薜蘿檻外瓊峰寒照酒
枝頭黃鳥語調歌時逢明盛多祺壽誼洽邱園共委蛇
靜躁疾徐同適意醉來翻覺禮文苛

明聖兩湖分瀛嶼浮其中結廬初陽麓坐對青龍慈聊
以自怡悅何堪杖履同翩翩出世仙濟濟鶴髮翁一時
偕勝賞尊前情交通零雨忽沾席煩襟滌飄風淺水生

波濤眾山香微漾方訝片雲黑轉盼西日紅枯枝喧野
鵲高天互長虹霞綵映林薄鐘鼓報花宮變幻須臾爾
伊誰運神功以茲齊物理何色亦何空悠然適意志爲
樂無終窮

秋會詩

颯颯西風積雨收賞心僭擬繼前修人同彭澤歸來日
食有鱸膾正及秋湖水暗通新鑿沼吳山高擁舊層樓
尤憐皓月東方出不減清輝照夜遊

草堂虛敞散秋氛城市囂喧總不聞白社新盟逢舊侶
青山對酒共論文棲遲無復飛翔夢烟水渾忘鷗鷺羣
燈火莫將歸騎促竹林疎影月紛紛

奚囊蠶餘補遺詩

二

斷橋西去水漫漫萬壑千巖鏡裏看磯上主人無一事

舉頭頻倚赤欄干

烟水磯頭萬竹森重重紫翠結清陰小樓無限閒風月
消盡人閒寵辱心

冬會詩

吳橋東來引興長爭看白叟對清觴盞正遇陽生候
策杖同登葦錦堂席上賡歌題姓字樓頭待月挹容光
客星燦燦胥江畔無復微芒帝座傍

微霰朝來應仲冬名園臺榭得過從林端乍見新晴日
梅蕊先含破臘容東盡海天雲一色西連巖岫樹千重
飛鴈正好延餘興何處山樓起暮鐘

右詩十二首見武林怡老會詩集

兩峯插雲

一支分峙兩峰高海圻江蟠立巨壑聳處千年餘王氣
登時百里見秋毫湖波足下低堪迥斗柄巖前近可操
夜靜有時笙鶴過繞空鐘梵雜仙歌

右詩一首見西湖志

遊七星巖

出郭見青山盤迴蒼莽間牙旗搖草樹桂楫溯潺湲
窺天光發嶺鬼星影環塵氛暫時釋厄酒壯顏
乍入猶昏晦今探始豁然固臺高插漢石室煖含煙北
海留唐刻濂溪紀宋年登臨軼往躅何處覓飛仙

美齋畫像補遺詩

三

點點瓊峰峙熒熒北斗懸室中藏色象石罅俯雲天猿
嘯煙嵐外龍吟湧洞邊良朋同勝覽自覺寄情偏
河岳共風塵崧臺意轉親有星同照耀無石不嶙峋
作鷹揚氣尤宜豹隱身時聞氛祲息臘盡即陽春

右詩四首見七星巖志

夏日集湖南吟社

結社南山下蕭然遠世氛偶諸泉石趣得與鹿麋羣小
燕窠簾語新篁繞徑芽長堤一水斷宿霧兩峯分國士
吳公績詩豪晉右軍持觴誇聖酒學道證元文笑傲娛
長日聲歌煥綺雲回看卽陳迹延賞坐餘曠

右詩一首見武林耆舊集

文

松窗夢語序

余自罷歸屏絕俗塵獨處小樓檻外一松移自天目此
幹縱橫翠羽茂密鬱鬱蒼蒼四時不改有承露沐雨之
姿凌霜傲雪之節日夕坐對盼睇不離或靜思往昔卽
四五年前事恍惚如夢憶記紛紜百感皆爲陳迹謂旣
往爲夢幻而此時爲暫寤矣自今以後安知他日之憶
今不猶今日之憶昔乎夢喜則喜夢憂則憂旣覺而遇
憂喜亦復憂喜安知夢時非覺覺時非夢乎松窗長晝
隨筆述事旣以自省且以貽吾後人時萬曆癸巳虎林
山人八十三翁識

美齋畫像補遺文

四

武林怡老會詩集序

昔唐季香山會凡九人遺老李元爽老衲如滿在其中
其秋兼謨盧貞以年不及稀雖會不列賦詩同遊七人
而已繪圖畫像流傳逮今使人羨慕無已要在操德勵
志仕宦勉修政行家食無忤鄉評非徒冒榮名積歲月
飲食宴樂流連光景已也余歸休數年始與同鄉諸縉
紳修怡老會會幾二十人一時稱盛集余嘉樹里第已
而訂爲四會選勝湖山迭爲主賓不疎不數不豐不嗇
閒賦一詩不必盡成事或相妨不必盡至陶陶然謂爲
山澤散人良是謂爲宦途棄置朽腐亦是行止語默食
飲嘯歌各率其性效沂水之咏尋陋巷之樂適意放志

謂爲老邁疎狂亦是是所謂素位行樂無願于外吾儕
誦法孔孟童而習之白首不失故吾無論既往今此優
游桑榆庶幾不見鄙于閭閻月旦己年來奄逝三四人
輒有年已及者補入數不減于舊彼修短定命聚散常
理一時交歡轉眼陳迹今所視昔猶後視今雖感慨櫻
情且舒懷在日爾各寫顏貌稍列宦遊述所賦詩載諸
後爰錢梓成帙各存一本遺諸後人余竊謂吾儕四民
之一始宣力四方軒然志尙繼謝事歸來筋力不能農
工智慮不諳商賈依然素習結隊遨遊韜光鎗采漱流
枕石以終天年古人陶情詩酒混迹漁樵往往如是彼
營營溷濁呼吸偷生非我徒也漫識篇端其期沒齒無

笑囊囊餘補遺

五

數云萬歷戊子季冬

右序二首見原書

浙江西湖關廟記

西湖青芝塢之東葛嶺之西背負瑪瑙前抱跨虹勝地
也邑人施如忠邵萬鐘顧英等客燕涉路河風濤陡作
舟將覆方竊伏待命俄頃恍惚於空中見漢壽亭侯率
諸河神拯救獲免歸而謀以祀侯選勝得前地遂捐貲
募勸鳩工聚材爲建祠焉祠周環堵前闢中殿後寢各
三楹兩側各二楹旁設庖室以居灑掃勸聖丹漆舉以
法工始萬歷十五年季冬落成十七年季春司禮三河
東瀛孫公督造茲土迺去祠數武築石爲坊題曰義勇

武安王祠從所封也英等將勒珉垂紀徵言於余余自
束髮從仕行役四方幾遍顧上惟京師以及遐陬僻壤
未有不貌侯而祀者蓋遍宇內也夫汾陰好時祀各以
地朝日夕月祀各以時肆類禋望柴秩升中亦各四岳
舉之迺侯獨無時無地而靡不虔祀者何蓋亦感深而
應速耳夫侯之爲行黃童白叟之所知也試觀古今君
臣之際有如侯之事昭烈哉開關河北不以新舊易心
虎視荆襄不以盛衰改節南絕討鹵不以私交廢義北
敵強瞞不以單師卻顧惜漢祚弗延餘衣未燭卒之鼎
足形成身殲討賊豈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非耶
蓋侯之忠貞貫日月誠信格金石其在天爲星辰其在

笑囊囊餘補遺

六

地爲河嶽萬世之仰侯者舉目常若見之煮蒿悽愴蓋
不待伏臘歲時奔走承祀而始著也夫平安無事所感
既深一旦臨險阻蹈不測非呼天卽呼侯而侯之神在
天下又若水在地中隨取隨足也故其應常速如響夫
感深而應速則慕者與德者合慕則思深德則無數此
侯之無時無地而靡不虔祀有以哉司禮公與邑人之
共是舉也精誠所通錫福膺蠻使年穀順成民無天札
物無疵癘以惠澤一方豈淺鮮哉余雖不能文願慕侯
而德侯尤切也迺忘其固陋而僭次如右

右記一首見季漢五志

龐公祠記

浙以財賦名天下歲所轉輸京國者十居三焉故民賦繁往者徵發百出賓傳旁午吏不得不厚責之民民役始重故事上官取諸縣與縣所取給一錢寸縷卽十百莫敢不應謂之曰耳房役監司大吏按部與四方人事乘傳至省所司爲具供帳月增歲置或橫被擾去不敢問謂之曰鋪陳役預備存積諸倉歲久風雨沍爛鼠雀食耗虧損之數責令守吏諸役計額取盈往往坐以自盜謂之曰斗級法既敝盜販公行嚴設邏卒責以捕獲月凡二比鞭撻淋漓不如格者有罰謂之曰應捕茲數役者常以百供一服穡之家偶絀斯役畜產立盡往余見良農勤苦食力僅有田廬不一二年間蕩覆靡遺

文 矣囊囊餘補遺

七

則以是役故前部使者非不嚴約束爲之告諭然上下相蒙祇具文而已南海龐公才具英特幹局精敏風采嚴毅如太阿出匣繡斧所指墨吏望風解印綬去豪強屏跡當按部時籌咨民隱進三老於庭具言困苦公檄所屬諸司有幹力者與之圖議咸云耳房鋪陳可省其應捕斗級暨諸力役歲費金錢若干當以籍籍之卽于歲賦所徵均歛于民在豪大家無得脫免而農民不重困庶貴賤同役無仰屋竊歎者號曰均平冊議定卽日下牒諸司施行仍具疏列其事于朝請著爲令報曰可乃立石院署永爲遵守蓋公所建卽宋人願役遺意而抑橫征寬民力其德於浙人甚鉅至今服田之家得完

蓋藏無鬻子者公之賜也公今去浙二十餘年浙人歌思彌切鄉大夫方伯陳公憲副吳公相地西湖之陽建專祠祀之余力贊其議始事於萬歷乙酉冬月於是遠近士民咸捐貲樂助不一年祠成其中爲堂三楹中列公像左右側室各一間廊房各三間後爲樓居以儲祭具則皆舊所遺也前爲大門扁曰龐公遺愛祠工既竣請余爲記傳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浙民之困四役其患至大惟公捍之矧良法一定百世無斁德已施于民矣春秋報祀誰曰不宜且自昔名賢鉅公蒞浙土者多矣其得祀于湖上者李鄴侯白文公蘇文忠公三數人而已鄴侯以井白蘇以湖皆以澤飲浙

文 矣囊囊餘補遺

八

人浙人亦報祀之公諸諸力役造福閭左出湯火而稚席之計功籌德豈上謝三君子哉夫祠有興圯而德之縻于民者終古弗湮後之君子追幽弔古尋緒舉廢能考鏡於斯言則是祠之永建庶幾與雙峯並峙云公名尙鵬字少南廣東南海縣人舉嘉靖癸丑進士

右記一首見石刻

宦蹟圖自記

余年二十四以朱氏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闕陳先生節之所取上卷主試大學士張先生璧侍郎蔡先生昂廷試賜進士出身學士廖道南得卷頗奇余文時皇上手製策問臨軒品藻皆異數云辦事都察院食從七

品俸是爲嘉靖乙未同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

丙申授都水司主事注選南京龍江提舉司督造船隻凡有興作多所裁節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皇上狩楚所需舸艦皆非常式一時改飾事集而不擾在任幾年所省萬計己亥八月丁母憂還

歲壬寅釋服之京同年高燿爲文選正郎不與相見法司適有大獄在陝西司主事某畏其累已引疾去遂以余補其缺凡半載而獄事定余亦叨轉山西司員外郎政暇與同官吳江沈梁金陵陳鳳海昌朱執中吳興孫銓吳維嶽結社爲雅會圖六人像各存一帙陳玉泉作小傳并贊流傳一時其次年進四川司郎中

奚囊錄補遺

九

甲辰出守廬陽歲旱苦饑余爲發倉賑恤禁私販出境諭富戶平價民稍安乙巳又旱余徒跣郊壇以自焚爲誓尋得雨是冬無雪再禱果雪丙午又旱又應禱得雨士民作爲歌謠好事者類集成帙題三應編刻無爲州值先大夫喪抱痛歸民遮道擁留後聞立祠郡中良可愧也

庚戌起補大名郡在京畿之南北接眞順東連臨清南通梁魏在宋爲天雄軍控扼南北誠要區也是年虜犯京師畿輔諸郡多所征調余亦披執較閱給牛酒以作氣後部使徵兵獨此郡民不口口口口集隣境李邦珍等盜起終不敢犯大名境蓋知有備云

癸丑進陝西按察副使整飭潼關兵備所轄同華二州與河南之靈寶閿鄉山西之蒲州是春同華飢余甫至卽開倉賑之躬爲審驗分別等第一時各販並開審出卽得糧無留滯者虜犯鄜延帥師防守小秦山鑿山設險今其蹟具在

乙卯進廣東左叅政彼中久有征伐之議余至輒令督左哨與將官王麟入新會新甯諸山寨斬獲千計時總督譚公愷大節浮費當路至一書幣不通竟掩其功余僅蒙金帛之賞丙辰以潼關事被譖御史某以夙讐具論部院公議曰此官何可論也無已調用塞口耳遂聽調

奚囊錄補遺

一

自丙辰還自東粵屏居二年戊午秋至京時冢宰亦漸人相見曰君官可參知可憲副可遠可近然權不在我君自圖之蓋指時宰言余曰但知官由吏部爾他不敢問也竟調四川副使督學缺因攝學政日進赴考諸生論校文藝次年捧表入賀萬壽聖節尋有閩藩之命便道東還

辛酉春至閩閩中盜賊充斥行道多梗潮賊張捷又數犯漳汀等處及江西南贛等郡縣事聞朝廷命兩廣南贛福建各督撫官分道夾攻余爲調度糧餉功成拜白金文綺之賜是秋當大比士余充提調官得與校閱所得皆知名者次年省中員缺余攝堂事兼五道凡三月

竟以乏人復賁捧入賀途聞山西憲使之報

壬戌歲赴山西憲臺事簡公署肅清內無家累外鮮交際鎮日閒坐澹如也未幾拜秦藩右轄遽行鄉先生送郊外把酒曰信哉清官不久留耶余慙而謝之

臘月入關左使濟甯新學顏亦至本同榜士又心志同相與甚歡迨癸亥五月斬以給由去余適管司事兢兢守畫一之法尤加詳焉時巡茶御史某以瑣細起釁輒取先年宿弊與近日所致慎致察者數事漫論及余余聞卽拂衣還庫有羨金千餘官吏以爲所當得且自昔無留庫事余竟揮去行李蕭然秦民遮道號呼曰公去誰爲吾民主間有持觴慰勞者余曰民心如是去無憾

笑囊餘補遺文

十一

己鄉先生皆送青門總督何公厲聲云吾恨不能爲叫天關後御史言不行余於行次得留用之報蓋甲子春二月也

甲子六月余復入關土民歡忻鼓舞焚香羅拜迎於道途官鮮輸納者遠聞皆避不投司以俟余至又各烹羊酌酒於城隍廟謝神以慶余還假令稍涉謗誣何得民心至是

嘉靖乙丑余入覲還卽擢陝西巡撫都御史七月出固原防秋時虜酋吉能擁眾入犯官軍遇敵瀕危賴火砲多應時齊發虜驚畏潛遁故事秋防兵撤虜乘間踏冰入掠是歲余命防冬兵兩相交代賊不知如常來犯我

軍奮勇截殺得首級五十餘捷聞不報

丙寅改大理寺卿是年八月十日世皇六十壽誕余七月始得代疾趨於初四日入朝時皇情歡暢頒賞諸大臣有差余蒙恩賜白金十五兩大紅孔雀紵絲一襲余三歷西曹熟習法比旣爲廷尉送審諸犯多所平反適有二三大辟原問似出深求悉爲原情協律開釋無疑二三僚友一時同心人人稱快

余爲廷尉不數月一日三吏部過訪冢宰胡柏泉森向余曰少司寇將借重余辭曰何敢當聞議某某有定論矣胡曰科第屢歷聲望孰如公者竟推上得旨余直任部事日與諸司論議有曰眞法司至矣吾曹慎之然其中多不堪改駁者不敢顧避姑息

笑囊餘補遺文

十二

刑侍不數月陞兵部左侍郎出總漕運途聞世皇賓天冒雪晝夜兼程抵維揚得終大禮親臨舟次驗米查船奏免運磚優卹旗軍舉劾官屬船入新河暴雨水湧虧折糧盈萬石余上疏自劾河道部院聞之謝曰本河道事乃引咎自歸甚盛德也

督運一歲方周卽改總督兩廣時劇賊曾一本正橫肆海上又林容林道乾數輩皆結連剽掠廟堂難當事之人乃以屬余余聞命卽行過家不顧月餘抵梧鎮移將領招客兵備艦舸造火器事集矣嶺東叛兵殺參將由巡撫調遣原未相聞且在惠州巡撫在其城中總督隔

數百里乃遠聞者專參余余適告病乃令回籍聽

余在南雄與劉帶川交代不一月而賊平報捷本猶云
先總督幹辦云云兵部若弗聞也余行經南安林守訐
曰總督行李如此何太少也一葉輕舟不甘日抵家卜
築湖西屋三楹地三畝爾悠然樂而忘世榜於門曰烟
水磯題其柱曰敢謂身閑遺物累祇將心賞寄烟霞又
曰門前蔭滿先生柳座上香分處士梅意志可想見已
閒居自適不自意復蒙聖恩就家居仍拜兵部左侍郎
兼僉都御史再撫陝西余謂節制巡撫自總督起巡撫
是降也陞何敢辭赴關中卽出防秋父老望見咸喜曰
果吾張公來也

奚囊遺餘補遺

十三

往歲防秋關中撫院出鎮固原爲總督往花馬池內地
主客兵糧與遠邇策應須賴主持後事者增官兵三千
自衛卻散置各城堡旣多供餉且散漫無濟緩急是歲
余再出防因奏革之稍省節以紓空乏

秋防甫畢忽得南京掌院右都之報交代投南院在太
平門外公庭簡肅四五御史雍容禮貌操江僉院閒來
同堂殊無事事夏月夾堤芙蓉湖光蕩漾鶴舞栢陰鹿
鳴芳砌可稱吏隱邸第在太平岡下壯麗嚴整相傳是
劉誠意先生所建

右自記廿二則見真跡

奚憂蠹餘附錄卷上

裔孫景雲謹輯

揚芬集

古稱不朽者三首立德功次之言又次之顧德隱而功易泯未始不藉言以傳之先恭懿公德業文章史乘彪炳賤疏奏議朝野闢垂言以懋功而功以彰德故其文一時褒之後世頌之況乎爲其子孫者哉謹擬前明及

國初諸公題藻彙爲一冊題曰揚芬冀以上延祖德而使讀是集者得彷彿遇之爾

欽定大清一統志

奚憂蠹餘附錄卷上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進士歷大名知府諸達犯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簡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之若素練者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隆慶初提督兩廣皆有聲萬歷初擢吏部尚書瀚爲張居正所引及居正遭喪中旨令瀚諭留瀚持不可居正怒喉言官劾之勒致仕士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原注諸達舊作俺答今改正

雍正浙江通志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乙未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甫半載入爲大理寺卿歷總督漕運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萬歷元年爲吏部

尚書加太子少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張居正惡守禮慙厭衡驕故特拔瀚比居正遭喪謀奪情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贖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喉給事中御史撫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年及八十卒贈太子少保諡恭懿

康熙杭州府志

張瀚字子文朝五世孫王守仁征古田道出武林瀚時

奚憂蠹餘附錄卷上

十七介而上謁守仁大奇之曰此國器也嘉靖乙未進士歷遷廬州知府丁父艱服闋補大名府四遷陝西右布政使巡按潘某欲庇其私人不得反欲中傷瀚時陸光祖爲吏部郎中爭之部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踰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瀚熟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寇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饑寒檄同知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尋轉兩廣總督時嶺南寇盜充斥瀚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又轉戰海上屢勝之捷聞詔賜金幣萬歷初拜吏部尚書以正百僚爲已任兩司大計舉卓異黜貪殘一時翕然

加太子少保五年九月居正奪情傳旨令吏部往諭居正亦自爲牘諷諭使留已瀚佯若不喻其意者居正復令客說瀚弗聽已有詔責之謂瀚奉諭不覆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恐懼交章請留相君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御史承望風旨劾瀚給事中繼之遂奉旨致仕十六年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廩廩之十八年詔存問又三年薨年八十有三計聞上悼惜輟朝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恭懿

康熙仁和縣志

張瀚字子文朝五世孫嘉靖乙未進士歷遷廬州府知府爲治先教化而後刑罰廬民德之建祠祀焉丁父艱

○奚囊彙餘附錄卷上

三

服闋補大名府治如在廬四遷陝西右布政使巡按潘因庇其私人不得欲中傷瀚時陸光祖爲吏部郎中爭曰如張子文安得以浮議奪之光祖稔知其賢若欲調子文盜罷光祖部猶兩請奉旨得留用踰年擢右都御史巡撫陝西瀚熟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須令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寇防秋兵出擊之斬賊五十餘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瀚謂此屬迫於饑寒檄同知單車往諭即日解散尋轉兩廣總督時嶺南寇盜充斥瀚殲賊於揭陽賊其魁又轉戰海上屢勝之捷聞詔賜帑金綵幣嶺南新募兵變瀚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數十人萬歷初拜吏部

尚書兩司大計舉卓異黜貪殘時論翕然卒年八十有三計聞上悼惜輟朝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諡恭懿

雍正廣東通志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嘉靖乙未進士初爲廣東參政從督府談愷監軍征新會寇以捷聞己而總督兩廣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埔馮成之各擁眾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瀚殲賊於揭陽賊其首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詔賜帑金綵幣瀚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大帥選懷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募兵變殺一參將自斃而走倭瀚聞變卽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瀚業奉旨貶爵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敘後官至吏部尚書卒贈諡恭懿

○奚囊彙餘附錄卷上

四

乾隆大名府志

張瀚字子文仁和進士官大名知府始至北警孔棘卽繕池峙餉練兵民乃安邢洛患水巡按令大名代輸其租瀚爭之急事乃寢暇則勸農桑礪課試由是科第日盛興東南相埒云爲人不務名位而風節凜然官至吏部尚書張居正奪情遂致仕歿諡恭懿百姓建祠

嘉慶廬州府志

張瀚字子文浙江仁和人嘉靖開守廬州州西關故有

濠源出李陵雞鳴諸山雨潦則病涉瀚跨濠爲橋啟水
關故隄縱流入城市以東注水不奔溢民賴以濟歲祿
發粟賑飢嚴禁糴販數獻大獄多所平反所著有疏議
十卷奚囊蠶餘稿藏公署歷吏部尙書

兩浙防護錄

吏部尙書張瀚墓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乙未進士由
主事累遷廣東四川福建參政晉副憲出巡陝西改撫
兩廣陞吏部尙書毅然以正百僚爲己任崇實政選眞
才銓路爲之清肅卒贈太子太保謚恭懿墓在上扇二
壩三台山

吏部尙書張公傳

徐象梅

奚囊蠶餘附錄卷上

五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
都水司主事內艱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
出知廬州府甫下車卽葺宋包孝肅祠爲文以酬謂孝
肅風裁節概山斗百世乃人徒稱其挫折擊斷而未知
其有體要也故瀚治廬一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
罰一時翕然向風稱大治無何以外艱歸服闋補大名
其治大名也一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
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人衛使者馳至眞定諸守
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飢
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
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

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
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
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
者肅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
乃歎服曰張守文武才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祿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
遷廣東參政被誣劾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遷福建參
政轉山西右轄直指某者欲庇私吏不得撫瀚所釐正
藩司夙弊反以爲罪疏上瀚卽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
光祖爲吏部郎爭之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竊也祖與瀚同省稔知

奚囊蠶餘附錄卷上

六

其賢必欲調瀚者寧罷祖然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尋
除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瀚
數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須冬防
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冰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賊
五十餘本兵不爲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飢民嘯聚
當事者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飢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卽
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兵部
左出鎮鳳陽督漕運亡何而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充
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埔馮成之各擁
眾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瀚殲賊於揭陽賊其魁已而
俘金轉戰海上大破之捷聞詔賜金幣瀚以一本勢張

甚由左廣大帥選懷偏裨不用命以致猖獗如是乃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募兵變殺一參將自斃而走倭瀚聞變即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同兵即與大猷夾擊一本賊渠授首餘黨悉平先是言官阿政府意論瀚業奉旨鐫秩二級適左廣賊平僅復原官而功無所敘新鄭入相起撫陝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再進工部尙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瀚名以聞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瀚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眞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上賜宴如令貪殘者逮遣及司

奚囊錄餘附錄卷上

七

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上愈重瀚凡圖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之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黔以示寵無何而江陵喪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自爲牘風瀚使留已曹郎請覆議瀚若不諭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已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謹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惴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彊直至不能自持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噉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奉旨致仕瀚北首稽首曰臣竊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陛下辭歸而與同郡縉紳

年踰耆耄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閒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年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癸巳以天年終計聞賜祭葬諡恭懿太史焦竑論之曰當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京由京六卿閒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說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瀟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凜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窺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鑪大敦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可謂知公矣

奚囊錄餘附錄卷上

八

張恭懿公神道碑銘

王錫爵

張公以太子少保吏部尙書事今上者五年歸武林歸上有六年享壽八十有三薨計聞上嗟悼亟下所司予卹典凡遣守臣賜祭者四贈其官晉一品秩爲太子太保易其名恭懿而敘其胤一人入冑監仍遣官往視塋兆嗟乎公之於生榮死哀稱極備矣予不佞既雅習公而於公之孫郡守瑩然之請也烏得以病劣辭乃爲之文其墓道之石曰公諱瀚號元洲生二十四年以易舉於鄉二十五成進士除南京工部主事轉刑部郎知廬

州府事補大名府數歷藩臬用陝左布政使卽其地晉
巡撫副都御史遂卿大理貳刑部復以兵侍兼憲職督
漕運移督兩廣謝歸起原官再撫陝西遷掌南臺右都
御史尙書南京工部受今上特知召入爲吏部尙書加
太子少保於時上方冲懷嚮治以百官四海委聽公而
江陵相奪情事起公侃侃持正議不得安厥位矣公爲
諸曹郎名能幹濟持三尺不刻爲郡守多惠政予所爲
廬人勒尸祝之辭者其概也至於干旄所萃止西連秦
蜀南暨百越迴翔中原幾輔之地幾遍宇內諸凡備邊
督餉董漕芟寇之功大者銘金石小者歌甘棠勛名爛
焉而持衡數年所殷最黜陟要以愛惜人才本之忠厚

奚襄墓餘附錄卷上

九

時海內士大夫方苦東瀛顛賴公以博大和平之德疏
穢鎮浮元氣不至漸盡而余亦謂此未足爲公述也公
所庶幾於古大臣而不佞最心儀之者適在去就之際
矣初公任南部晉位冢宰是時上實虛己以聽老成當
軸者亦念未嘗不藉公爲重奪情事起嘗試爲之徵上
中旨屬公諭留爾時舉朝薦紳汲汲狂走爭議希旨奏
留而天下忠臣孝子之氣憤懣約結而未敢先發惟耽
耽視公爲標而公又甫受特知爲百僚長匹夫有所感
遇挾生平而索報卽嗶咿兒女之私亦難驟絕而況重
以天子之威靈有所挾而求者乎故當其時爲公最難
然公不欲顯居其名當九卿臺省會疏且上密約三尙

書排闥見江陵以微言流涕相感動而江陵愈不說以
爲公固眞負我遂因事中公以歸蓋公之苦心晦迹劑
量上下開挈肝膽以報知己其難且若是也嗟乎使江
陵早委已聽公則十五年相業必不盡掩而使公顯忤
江陵悻悻博一去則豈其蓋棺公論至今久而後定乎
故曰人臣之義於去就難去就之義於公之身尤難余
之所嚴事公而確然定公之品以爲庶幾古大臣者以
此公歸也而壽考子孫之盛觴咏遊眺之樂殆天所以
全厚公乃上於公雖旣去每優遇不忘月授餐歲撥役
夫公八十而拜文綺肥羜上尊之賜又數年始薨而卹
贈有加禮焉嗚呼君臣之際豈不善始善終哉余爲識

奚襄墓餘附錄卷上

十

公大節揭墓道表示來世而公性行世系具狀誌中故
得略矣銘曰昔在正嘉杭有碩哲曰胡端敏秉道策勛
先民有作如平斯準湖山蜿蜒江海匯薄孰也接軫溯
美張翁夢錫自胡章甫華潤恭懿誕彌獲及其世典刑
尙近竟我恭懿三朝煒燁若券以昭恭懿之德端凝潤
栗天府玉鎮外員內方矢公憂國異稱而隱恭懿之略
披御導窾恢乎遊刃郎署郡國釐政宅揆成功成允彼
秉國成淪綱數法淫於政本權傾百僚諛留盈庭沓沓
噂噂恭懿投袂欲折其角以甘肥遞百鍊之剛狂瀾之
砥恭懿之品惟天祐順鯢齒麟趾責縣實引惟帝念功
有殷斯存有耀斯悠佳城鬱蔥豐碑巖巖張公玉韞公

也偉人予敬載筆揚榮無盡

故太宰張恭懿公諱

章嘉植

今上癸巳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公薨於錢塘之里第計至都門朝紳並獻欵不勝云亡之感上聞震悼而是年守臣疏於朝請恤典下部議吾浙東西帶弁於京者各舉其所睹且聽於公之生平碩德瑰行夙慧晚節以諗之當事者於時月評唐許上協咨議上悉從所請歿後五典焯赫備錫予小子方職祠官即因憶燥髮而聞名司馬卯角而願識荊州已復從游客騷士間覩公詞鋒墨妙一二而今且幸從事得悉公大美彪炳昭代之始未有溢於粉榆耳垣所近習而竊於談叢口碑之

奚囊錄餘附錄卷上

十一

所遙播者嗚呼休哉公諱瀚字子文自號元洲山人先世家汴尾宋蹕至臨安數傳爲贈南京工部尚書公應祿舉四子公其叔子也太君李氏夢赤日巨雷而生公幼神奇弱冠諸生時特達有大志爲王文成胡端敏二公所器及成進士筮仕南京工部復爲刑部嗣後出守畿輔二郡歷藩臬以躋督撫淮漕兩廣尋陞南京都御史工部尚書今上初極特簡任吏部尚書在位五年海內庶幾太平會江陵不奔喪公違眾忤旨拂衣歸逍遙湖山踰耄而終諸所敷歷建樹及出處大節詳陸宗伯平泉公志中維予小子高山景行素深淑艾之思梁菱岳摧曷勝安傲之戚迫三朝之典刑從百身而莫贖雖

登龍觀表未遂親炙於當年而慕德揖芬益增歎逝於後死公之會葬也適予被謫嶺粵道經武林策素新阡東望空谷屬隨轉翼悰咽鈴譌敬濟管城式播旃素魏匪黃絹之詞奚附薤蒿之響云爾諫曰桓桓鼎族來自汴洛天監皇明降神維岳名世篤生異祥震爚克凝持干如瑛舞勺五良白眉萬人邁德服膺端敏鼓篋文成修兮績學奮庸帝廷水衡筮仕肅皇南征治艦神敏才軼士行船期刻五日公應期赴黃遷於爽鳩淑問明刑宥罪使過收效孟明決上震怒公廉其才力請出之後張爲都督與兩守畿輔丞哉奠牧誠假三應果稱不宿廣遇竟效死我思古人曰維孝肅肅爲包孝肅故里拊民春熙鞠

奚囊錄餘附錄卷上

十二

旅電連長墨奉祠閣宮有恤乃寢乃夢玉壘金城公嘗賦詩有玉壘晴雲開遠嶺金城秋月映寒微函巴苴之澤句後公備兵潼關按察四川蓋其徵也湯湯千艘萬艘峒粵嶢嶢傑傑歸王漕決引率師克讓功公乘鐵兩廣廣有巨寇曾一本等擣眾萬餘東皇矣簡在屢詔地封總憲陪京蒼蒼者佩糾督幽明竅揚洵汰聖主冲齡警公亮貞白彼司空入秉銓衡統均端揆百辟范型獎忻抑競離渭分涇哲若懸鑑清如飲冰漢左晉山王範明明旋幹樞斗致治登閣吁嗟秉成據重自遂席寵數倫壬人阿媚情事指星變劾公去國公負綱常正色不遑爾心弗訛拂袖勇退朝徹良然於何

皆鬱西湖之湄煙水之磯赤城絢霞天目涼颺書英怡
老看雲賦詩芝眉渥丹望若仙姿斗牛增耀海岳含輝
儵焉乘化日黯晦岷天假在下胡不慙遺嗚呼哀哉龍
德中正鴻勛昆維適志曜藻適用摘辭三立不朽五福
奚虧繩繩簪裾郁郁蘭芝渠渠熟金洋洋綸絲無涯日
智大年何悲國無老成鄉之表儀婦髦男括或些或渢
謬予小子與言素欽林瀑寫悰巖隈照淒匪今斯今以
永來茲

明疏議輯略序

晁璠

疏議輯略其初爲名臣經濟錄前職方郎中徽山黃君
采國朝名臣奏議及諸司故牘而成儒先私議及文集

奚養書餘附錄卷上

三

有關政理者亦多取之學士大夫爭相傳寫第其書成
於草創中閒去取頗涉猥雜陳遜齋侍御近以其本刻
於吳雖稍加刪定然前弊亦未盡刊北畿督學侍御而
峯阮公飭典慎教之暇出以授予大名太守元洲張公
曰是書乃我朝一代治體攸係然二本並有遺恨予盍
爲我圖之元洲唯唯退乃開局於元城書院招延二三
宿儒采摭會萃刈蕪刪繁視舊本所簡斥者十之五所
增補者十之三究之雖不能無遺然以耳目所及顧已
十獲其五六矣黃本舊以九卿分門此則發凡立例稍
倣宋名臣奏議總之以三十門附之以三百餘日彙分
叩列共爲三十七卷凡天人之孚應邪正之區分夷夏

之安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行罷以及軍民財用之統
要禮樂刑政之綱目靡不該載而我國家二百年開政
化風俗國勢人情略可考見誠百工之昭鑒一代之要
典也參稽互校抉隱搜逸雖二三宿儒之功乃其提綱
挈要櫛去導存多出元洲之所裁定而檢括家籍以增
益其所未備予亦不敢謂無毫末之助焉書成元洲謂
予不可無言以弁卷端予惟凡國家之興自有一代之
章程制度量時審勢酌古準今其言接於耳而易信其
事切於時而易行有志於治者但當祇遵紹聞固不必
遠尋異世之法而追探前古之蹟也昔周公之告君
曰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閼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

奚養書餘附錄卷上

四

若南宮括魏相之在漢庭數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
故事以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彼二
臣者豈不知周之前有皋陶稷契夔龍伊傅漢之前有
周召畢毛閼散顛括而但拳拳以本朝人物爲言者蓋
辭迹之相聞斯景行之有屬而道足以致治亦無庸遠
有所慕也我明肇興聖聖相承攬用羣策一時明良交
際龍起雲從若遜志方公忠文王公之英偉潛溪宋公
文貞楊公文莊邱公之器業端肅馬公肅愍于公忠宣
劉公之謀猷襄敏王公陽明王公肅敏余公晉溪王公
之方略端毅王公儉庵梁公之政事渭厓霍公端敏胡
公之鯁亮其他臺府忠盡之臣帷幄文武之士諸所敷

奏皆能通達國體啟沃聖心洞悉民隱曲中時弊剴切
詳練班班可紀此固我朝號叔閔天散宜生太顓南宮
括賈誼晁錯董仲舒之流質諸古人而無媿者以故咸
能黼黻衮宸流耀簡冊振一代之休聲垂百世之宏矩
吁偉矣哉我國家一代人文之盛也嘗以其時考之洪
武永樂之世其辭直洪熙宣德之世其辭正正統景泰
之世其辭奮成化弘治之世其辭昌正德之世其辭婉
至於今上開廣聰明容受謏直而羣臣望風承德益爭
以自效故其辭明而確莊而不肆凡此固足以見羣臣
之殫忠畢力嘉謀入告亦足以仰窺我列聖之淵識宏
度天覆海涵宜其弘闡大猷共登至道而二百年之追
化懿綱良法美意遠非前代之所能及也繼自今上自
九曹下逮百司庶府諸有建白能取我朝名臣之所已
試者而擇善以從守之勿失如周公之屬意於其僚魏
相之條請於其君則法相因而事易治道相繼而政自
通上無更張之擾下享畫一之利固可以奠久大之基
永無疆之業而成周文武之盛自可立致西京之治則
固狹陋而不足言矣不然如徒泥周禮之迹者而侈然
以當代爲不足法嗚呼此新法之變聚訟紛紛所以使
人至今痛憤而未已也然則視蜀公請籍禁中章奏以
丕振中興之業者其功效竟何如耶是編之刻備本朝
之舊章存先臣之故事與周公魏相之見越先後同出

奚囊蠶餘附錄卷上

五

一軌且不徇荆舒慕古之名而有蜀公從今之便君子
於此可以識二公之微意矣宅日豐功茂烈以觀光於
近代追蹤於前古將不可緣是而預占乎山峯名鶚宇
應薦甲辰進士安慶之桐城人其校藝天畿黜浮崇雅
一時士習斐然改觀元洲名瀚字子文浙之仁和人博
學好文非徒役役於簿書者其美並可書也因不辭而
爲之序

臺省疏稿序

王宗沐

異日者廬州守謁余而請曰道明爲諸生時遊今大家
宰元洲張公之門因緣得次公所爲臺省疏草凡若干
卷梓之郡庠以傳公雅知先生敢乞一言序之惟沐早

奚囊蠶餘附錄卷上

六

官東廣嘗綴公末行後又謁公西湖上閒請質公平生
經濟大略而不及詳今幸獲讀是編卒業則始矍然窺
公之大又公舊督漕而余幸續貂尾實奉公成畫有餘
庇焉其何敢辭竊惟聖祖肇畫中原以京師建極臨四
裔而撫之較齊形勝譬若常山之蛇以關中爲首據百
二建瓴而下山東淮揚爲脊轉輸通津要樞兩都開二
廣爲尾薄海南際險絕嶂嶮此其大都也諸方類設撫
臣於三鎮尤重至於以一人備更三鎮則縉紳爲稀數
非文武具備有足毗倚者不是授也公由郎署歷歷藩
臬才名忠猷震海內身事三朝游被眷篤故始者借關
中已又再至時公則闡謀懾虜增城通利水道設險漢

中虜卽效貢而隱然以陝爲天塹所以起天下之首也
比撫淮揚時公則督厲將士便轉輸移農官撫茲凋殘
炳然以遺後者成規百利所以張天下之脊也海寇方
熾已又晉秩視師兩廣時公則鯨鯢尸於海狐鼠陳於
陸遣將發卒收叛鉏耒蓋不啻洗而滌之所以收天下
之尾也公所著績其大者在疏中而其應機卽發發而
密不可以語人者又不具於是焉今天子新政愼簡在
庭尤以冢宰爲百僚冠乃特召公於南司空而寄之銓
軸嗟乎上方幸天下倚老成爲治卽意有所指必如公
更嘗劇區明於掌上足供問對又朝廷所倚三垂公皆
敷澤而奏成焉則人才之選授與道里國俗難易相爲

奚囊盡餘附錄卷上

七

劑品又宜莫如公者天子深眷而用之重有以也往憶
蕭何收秦圖籍漢得具知天下阨塞丙吉入相使東曹
考案何奴瑣條具悉奏對稱旨公疏皆更居天下兵食
最大且重處而中又多急畫可爲世法者至於詞之雅
醇悠懇有陸贄劉向之思焉余以爲如公所疏列當藏
之天府爲後考證三鎮制治者質券又非特如一家著
述私言必傳而已也覽者其以是求之

元洲張公奏議序

萬振孫

奏議曷錄乎錄其告君之辭也而有相之道存焉其可
忽歟夫古之告君者多矣都俞吁咈之旨典謨命誥之
文載諸尙書則謂之經謀猷之關於國家章疏之益於

政治載諸往乘則謂之史經常道也萬世之軌範也不
可尙已振孫嘗披諸史而臆議之告君之辭貴正也而
陽規陰諷如曼倩者其辭諷貴切也而炫侈導淫如相
如者其辭靡貴通也而泥古飾非如荆舒者其辭固貴
婉也而危言抗論如東都者其辭激正而不譎其出師
佛骨之表乎切而不靡其天人治安之策乎通而不固
其敬與君實之敷陳乎婉而不激其伊川紫陽之奏對
乎振孫自惟淺謏竊欲一訂膚見於有道者而未能也
邇者承乏襄陽便道鄉郡適大邦伯豫齋吳公輯我大
司空元洲張公奏議八卷壽諸梓氏謂振孫舊出治下
亦稔其殘膏賸馥者於公之集似不可以無言振孫受

奚囊盡餘附錄卷上

八

命唯謹復不敢以不敏辭乃啟函盥讀究極終始而再
拜誦言曰懿哉公之告君乎卽其疏賀謝疏陳乞疏悉
愚悃也夫所謂正而不譎焉者於公見之卽其處邊防
處運務處宗藩海寇也夫所謂切而不靡焉者於公見
之卽其議財用議城守議地方事宜也夫所謂通而不
固焉者於公見之卽其請謝人言請明職掌請豁王親
公舉劾也夫所謂婉而不激焉者於公見之抑豈惟兼
諸賢之長哉而謀國之忠制事之義子民之仁應變之
智炳然著於言表如日星之麗天也如江河之行地也
如布帛菽粟之益人也是故可以翼經可以裨史可以
立德立功立言而措之天下裕如也垂之後世鏘如也

故曰有相之首存焉而可忽歟雖然文辭見公一斑云爾昔公之守廬陽也有忠肅孝肅之節行其補大名也有元城萊公之風裁二郡之民碑以頌德祠以繫思固矣而矧夫蒞藩臬理棘寺撫關陝漕江淮總兩廣都留院晉工書而踐台鼎其勳名道德之樹立顧不爲我明名臣之偉傑也乎語曰有德者必有言殆公之謂乎振孫不佞僭贊一辭於末節而且以質庸見於公公其無以珉石冠玉致哂乎哉萬曆元年歲在癸酉秋九月初吉

臺省疏稿跋

胡時化

臺省疏稿凡若干卷累累萬言我鄉達尊元翁張公所

吳養蒙餘附錄卷上

九

上公匪直一鄉之望天下之望也時化自童外登弱冠稔聞諸先達推服公云甫入仕籍承乏合肥爲公舊屬邑善政具在種種可師雖守令廣狹殊施爲民之心一也公去廬幾三十年附郭編氓孰非公所遺乎肖像有祠去思有碑民之德公遠矣公亦無忘斯民進時化語以情本尙實之政奉行惟謹今府臺元城吳公刻集議于公署中命時化監視諸工公餘盥手捧讀如疏賀謝疏辭請疏建置大都宣上德達下情敷陳方略磊磊軒天地而忠愛之心溢於言表即古謨訓何加焉夫施於郡治爲一方師帥政之大端也未也撫關陝漕河淮督兩廣諸所措注見後先疏中議益詳則所施及益遠然

猶未也忠臣事君胥於疏焉發之而不專於疏者惟公正色立朝不動聲氣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豐功盛烈銘彝鼎而被弦歌昔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信哉敬書於末簡萬曆紀元孟冬

張恭懿公自繪宦蹟圖題跋

吳山濤

丁卯蒲月余親胡子植三持太宰張元洲先生卷子示余爲先生當年自敘生平敬懸宦蹟兼繪圖像相傳原有三卷逸其二僅存其一字楷而勁不減麻姑仙壇畫法遠過龍眠眞希世之珍也茲爲曾孫女張氏德慧王夫人所藏植三又爲伊壻特索余題先生有明元臣豐功瑋伐載諸史冊無庸贅辭茲但贊其墨寶以傳之永久云爾

吳養蒙餘附錄卷上

十

勞之辨

明太宰張元洲先生文章事業照耀遠近眞吾鄉有數人物也先生工細楷尤工寫照取生平少而壯壯而老一切升沈顯晦可喜可愕之境無不舉而自繪其像又每像各序數言此先生游戲筆墨而國史家乘於是寓焉矣按圖從開府關中訖總憲陪京皆世廟末神廟初先生宦跡但先生前此之芥拾青紫及後此之啟事綸扉尙有二圖相傳逸去似可惜也夫窺豹何妨一斑神龍不必見尾卽是圖以慨生平可也夫何憾哉先生曾孫女王夫人爲家弟質先中表行質先請余數言書以

貽之并志後學高山之仰云

丁文策

恭懿張公以名進士起家仕至北吏尚吾鄉之正人也公敏歷中外任南冬官卿開冗職耳江陵當國特擢北都冢宰蓋以正相取非黨也故一時推薦舊德簡拔英材號稱得人及江陵丁外艱重去相位公不之附解組歸里者二十年年八十餘福壽康寧近代罕比吳興閔曾泉公嘗謂公裔孫健先曰子秉銓政掾吏動以規模相覈究其典故則令祖所刊定者遵行之則無失稍違之則拂戾人情不可問矣雲間董宗伯又語公裔孫子漸曰嘗過嚴陵釣臺哀聚其詩得君家恭懿二律書法

奚囊錄餘附錄卷上

三

蒼勁雄快直逼虞顏然壁上龍蛇恐不可久君宜愛護之又先君子言公守廬州時天蘊隆殊甚公精誠禱於神神應之雨隨回車滂沱霑足秋迺大獲聞今爲廬州城隍此雖不可知要之生有明德歿而爲神紫極芙蓉亦無足怪者公致政後卜築西湖之北名曰煙水磯逍遙杖履領略湖山暇時製爲三圖歷敘生平宦蹟此其一也後人不甚珍惜傳之他族公之曾孫女王夫人重傷焉乃出橐金購之以爲世寶余長媳與王夫人爲姊妹行因得請而觀之并誌其後

吳陳琰

故明吏部尚書張恭懿公敏歷三朝載在史乘嘗於退

老之暇自繪三圖其一自入學鄉會試歷仕冬官卿其二自巡撫陝西至總憲其三則自冢宰以迄歸老西湖先後二圖爲子孫散失此第二圖也公白描畫法酷肖李公麟其旁細書事實數行絕有章法聞此卷質於典庫公曾孫女王孺人德慧出奩金贖歸裝潢卷軸爲家珍孝矣孺人婿胡爾楣言三圖尙質西水主人索重貲故未完孺人特竭蹶往贖惜其一久亡耳嗚呼先生之手澤至子孫失守而獨守於既嫁之女孫爲子孫者可不懼哉可不念哉

胡應涑

吾杭前朝冢宰恭懿張公佐神廟時其文章勛業彪炳

奚囊錄餘附錄卷上

三

當時流徽史冊迄今幾二百年都人士猶傳述而尊仰之名臣中不多見也至其緒餘雖行楷丹青俱臻上品手自畫生平歷官立朝諸事蹟爲三圖各有標題裝潢成卷俾子孫守之傳爲世寶乃年久代湮後裔繁衍未能守而勿失至國朝鼎革後已亡其一與三止存其二圖又爲後人質於他姓公曾孫女王字德慧幼聰穎有咏絮風事二親及祖父母至孝及歸克相王氏賢智而多才聞是卷亡於富家捐奩金贖回以存先名臣手澤珍而藏之卽此一節眞閨閭丈夫哉雖男子不若也王夫人爲予長媳慈母忝辱兒女姻家得觀斯卷冊如仰泰岱而瞻北斗不勝起敬由此傳之奕世信乎不朽盛

事也

陳張相

人之建德立功者固自其身傳之而亦未嘗不藉賢子孫以顯也有明三百年吾鄉人物甚夥其昭然在人耳目者自少保于公而後人莫不稱太宰張公二公勲名事蹟大率相類獨于公無辜被戮人尤痛之嘗讀史乘知張公少時最爲文成王公器重及其出守廬州以至投老湖上生平忠君愛民之心無所不至而剛介之性亦與于公類當江陵柄國時舉朝莫不望風承旨公爲冢宰毅然持正卽如奪情一事神廟諭之江陵諷之而百折不回其干當國之怒而卒免於殺身幸矣然今之

奚囊遺餘附錄卷上

三

稱公者僅以官閣名矣同里王式玉先生爲文成王公後其德配王夫人卽太宰張公女曾孫也其壻胡君眉若持王夫人所藏圖畫一軸示余展而玩之卽張公所自繪之像也每像各繫以辭多史乘所不及載者余得聞所未聞嗟乎不有賢子孫其何能傳于孫不能傳而傳於旣嫁之女曾孫是卽其子孫也可謂賢矣聞公尙有二圖惜其不能盡傳夫人更能購而藏之使余益聞所未聞豈不甚快若夫描畫之入神字法之遒勁諸君子能言之矣余何敢多贅

廬陽喜雨記

陳儒

廬陽雨曷維其記諸昔者孔子作春秋凡雨有每時而

一書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有歷時而總書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是故考其書而事應昭矣夫惡得而弗記乎我明天子御極軫念民瘼不遑暇食乃歲乙巳春下詔曰朕每念四方水旱如履淵冰其詔天下守令各子惠困窮用稱朕意一時中外臣工罔不兢兢然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維夏四月儒自陝被命量移廬州時歲旱視事甫三日卽從諸大夫禱於山川越三日雨未足又越七日戊午太守仁和張公齡循行阡陌至自壽春甫入郊卽雨君子謂隨車之澤其信然乎哉過此五月不雨六月復不雨太守有憂色乃洗心齋戒敬告百神越七日不雨復爲文禱於西郊如初禮不雨乃徒跣暨

奚囊遺餘附錄卷上

五

別駕晏子若川及儒禱於南郊如禮時亢陽益烈燥石流金民用洶洶公義形於色將變置社稷余曰姑少俟三日僉曰諾越翼日太守方與二三子議政於堂俄而淒然颯然林谷響應少頃則雷電交作溜石浮階平地忽三四尺而浮槎大瀾諸山陰雲閃爍大雨方百里厥明句萌秀實百穀用登噫嘻休哉其我廬人之慶乎公乃揖余曰天久不雨余將謝政以答天譴以謝我民乃猶未忍絕式昭明賜子盍識之維儒病廢久矣何能爲役因憶曠昔守東郡暨左轄東藩時每禱輒應屢獲豐年乃茲復覩盛美亦何能已於言哉謹按洪範庶徵曰肅時雨若曰愷恒暘若感召之幾其應如響惟公循良

大政深入民心固非待禱而後應者矧遇歲而懼拯溺
拯焚不遺餘力蓋自諸執事僕御罔敢怠者而公之誠
久而益至則天之監觀其寧無以陰騭者乎書曰惟吉
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儒不佞敢紀其實迺續
天休用對揚天子休命是舉也請在公者爲合肥縣知
縣歐思賢爲府經歷章俊知事梁貴照磨羅贊教授曾
敬訓導張星曹昂張鏗葉尙德王汝林法皆得書抑詩
有之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觀者不以余言爲誣哉

靈雪記

楊賢

廬陽之地湖山獻翠雲雨時出在昔稱爲樂土至嘉靖
乙巳冬徂寒愆期雨雪弗降天澤祕而三農之望絕矣

奚囊齋餘附錄卷二

三五

顧不可憂乎時則太守張公偕諸寮掾禱於神明矢心
誓德皇皇爲弗敢自寧夫豈爲虛空之務哉心民之心
慮民之慮契神貺於蒼穹感天心於冥漠而雪於是乎
效靈也夫雪之有無而政之善否昭焉故廬之人悅乎
吾廬之政也然而雪之所施非特呈瑞於廬陽抑且漸
被乎他郡但他郡之人悅乎吾廬與否吾固不得而必
也或者又謂守如張則雪宜若無俟於求者夫旱虐爲
患自古有之況合江南北之地不聞有雪云者是廬陽
之雪固幸而有張公之心之政感之也且張公之德精
純粹美所以覆庇羣生而滋潤元化固有不假之外求
而可得者況今之雪又昭如也夫古之人冒寒而行乘

興而往或爲之曲或爲之賦凡以樂是雪也而況張公
之雪本以爲吾民得耶太平之象天地之英而得以吟
詠俯仰於其間則心神俱豁乾坤共泰不知其樂又當
爲何如也吾爲張公之貳素餐無益誠有不敢以此自
居者但見而知企而慕飲玉屑以洗吾心竊善政以雪
吾恥是故吾之所私淑於張公者夫固有立雪之心公
亦有得雪之喜一時共事願可泯焉而無所聞乎故敢
以爲是記使後之來者知所自云

廬郡張公去思碑記

王錫爵

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既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
大司空而錫爵開從之南中得請業焉公於學爲大儒

奚囊齋餘附錄卷上

三五

於吏爲名卿而錫爵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事比者
橐筆直史館得繙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
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虛實及亭障處議所便
所不便具爲聖天子言朝廷嘗以璽書報從錫爵故耳
習焉夫經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
爲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而廟堂之機猷是贊
不慙不悚顧何有於治廬廬之人卽竊竊焉俎豆尸祝
公亦何足爲公重也錫爵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
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
於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重哉子強爲辭錫爵
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宏惠

寬簡帥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聲譽咸謂長者至於劇撥更奸建設民利燦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績效則勸農興學寬賦惠工最勤而著嘗按行城西水門觀濠源出其上游建瓴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東而橋之引流入於湖人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時都講弦誦其中公親爲擊節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於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稔公以便宜斥俸開倉賑活飢民禱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應編連袂歌是也人曰有青州之仁通關梁慎獄市禁所司權酷爲奸利者一切無名之征爲籍而蠲之以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寬聽訟

美襄襄餘附錄卷上

三

立決授吏重入人以法至其有所摺撫刺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邱橫甚公獄治之其黨爲關說百方不爲解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前公披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尤不孫者旣罷悉按誅之自是郡中肅清銖兩之奸落機牙而寢者無算人曰有渤海之明蓋廬人爲錫爵言公如此公旣齊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天子以爲可任公卿使歷試大省而稱舉至今官然於時次爲淹久少年後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薪目公公自若也先是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容於嚴相所公笑而謝之召捕嶺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誦仆而起不形喜愠於色此又公磊行大節

特立自信衾影痛寐中而廬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更於其上者苟見痛疾能咻勢濁能清祈請能致卽眷然私而德之欲其長遠無遷賢而惻惻於其去如是止矣及日疏事往賢者遞至更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聲哉夫潁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彊力能摧奸撥亂平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於長老長老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吏小人易於見私而君子難於爲繼夫惟法常繼於君子而後恩常決於小人若是者神理繫之非可以僅僭簿書一切而辦也公去廬久而後

美襄襄餘附錄卷上

天

之君子邈風師指承用其法如今太守張君大忠吳君道明貳守白君希珩縣令胡君時化蓋教訓廬民如公在時蓋錫爵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於世吏之外者廬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導揚結美與人之誦勒之斯石於乎石可泐也公之遺愛弗可泐也

按廬州府志張公遺愛祠在廬州水西門外去思碑在祠中

大名守張公生祠記

王世貞

不佞以隆慶初起家大名兵使者以閒延守旻攷郡掌故則修唐狄梁公宋寇萊公韓魏公祀已附漢東郡守義主已又新唐沂公弘正父子祠而最後諸生吏民以前守張公祠來請曰夫是守也去郡十五年矣而政若

新夫吾儕不敢以久故逸也其神明之也則若前數公不敢以新故狎也余既已拜公祠退而徵諸生吏民得公守事頗悉蓋張公甫蒞郡而屬有虜警烽火且達南輔公以意授僚幕繕城濬隍儲餉糗備甲仗參伍公私之費以交相佐而不爲厲約束部伍號令一切明簡士樂爲用政既成復以授諸州邑師而行之觀若畫一睥睨之際隱然旌色屬於天大名稱馮翊重鎮焉而郡既以中饒故又其人推易使所調發徵賦恆倍而會邢洺水臺議移賦郡且符攝矣張公力爭曰邢洺水而郡幸不被水乃今移賦郡是郡代邢洺水也公爲天子計臣胡不以實聞上蠲其賦而令三郡併做爲臺使者愧謝

奚臺臺餘附錄卷二

五

不逮竟不移賦郡也郡人素不善訟亦不善避徭自公以片言決兩造各吐肺腑用某時入卽用某時出庭往往空若洗而其所平徭繁簡各以力任益相勸若子來不待期集公旣多饒燕則朔望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爲誦說擇其敏者吳道明等指以舉子業法而日較之後先成進士爲刺史曹郎十餘輩諸生至今能記之夫郡幸素號平簡不能竟張公才卽出公才一二而使吾郡煥然而若新傍郡視吾郡若大府而不敢講鈞禮卽以張公故且度吾郡前後守多居位自稱者而指屈之卽無以出公右也吾諸生吏民何能一日忘公不佞業以轉徙去且六歲而入領太僕守鐸偕其慕弘孝以

書幣請曰唯大夫之悉張公也業以諸生吏民意飾公祠矣敢祈大夫之一言以示永永不佞旣謝返幣而曰張公今進而爲天子統百官均四海卽不能以若郡私夫張公天子宰也吾安敢爲而郡上援公其諸生吏民不悅曰有是哉張公今貴重乃爾吾知爲故守而已且大夫所稱狄寇韓三公者一有德於吾郡歷數百千載而不忍忘乃今吾民去張公二十餘載而忍忘乎哉公今固貴重於朝吾不知於狄寇韓三公孰賢斷不若類川守之寂寂損於治郡時也不佞聞而言曰有是哉諸生吏民之言信也張公賢宰也郡爲其故守吾爲其故郡而祠之而記之而已於是有西命道瀛莫閒後使者

奚臺臺餘附錄卷上

辛

汝賢復以諸生吏民意而追徵之乃爲記如右云張公名瀚字子文嘗以嘉靖乙未上第杭之仁和人

西湖張氏祖墓記

全祖望

明太子太保吏部尙書仁和張恭懿公故清河之裔胄其墳墓世在湖上子孫析爲數眷族大代遠漸就零落獨吾友誠然能以讀書砥行守其家風誠然性忼爽見有所不可輒義形於色不計事勢爲之然貧不克自立家有四世喪未舉其宗姓之棺更二十餘誠然滌其家不能當一隴之用乃思得功名之會爲先世歲此事時大河南北方需人治水誠然邀遊其閒無所遇困而歸益自傷復折節讀書其所知有居燕者招之入京令其

子弟受業誠然中分束修寄其半以奉老母甘旨而篋其半爲葬費麻衣菲屨對天自矢數年約計所有足以粗辦馳歸大會宗族親表身先役人負土荷鍤時方苦冬十指皸裂血涔涔下於是其高祖以下旁親無不畢葬於恭懿公大墓之旁左昭右穆馬鬣歸然誠然以隻雞上祭祝曰自今以往先人其佑我小子使得治墓田數畝世奉烝嘗斯墓亦永無廢壤聞者莫不泣下誠然於雍正己酉再入京秋試方報罷臥病邸舍同里有富人者惑於堪輿瞰誠然出賺其族子盜買恭懿公墓旁地將以葬親誠然聞之扶病南下長跪請於富人願得倍其價贖歸富人陽諾之卒不許誠然訟於官亦寢不

奚囊蠹餘附錄卷上

五

報乃以顯末揭於通衢皆莫爲誠然言者計無所出適有爲富人謀者曰子必待儀物一一備具方得下窆張生曉曉不已時久將變生不若陽爲渴葬者以杜其口張生將若子何富人然其言以空槨入域一昔而就誠然方皇急閒大駭已而偵得其謀因念事急非決裂爲之不可是夜大雪誠然呼郊外惡少年飲之酒潛昇一宗人棺之無後者入山左手挾利刃右手操大鋤逕發其塋將半守者方覺望見誠然勢洶洶弗敢出葬畢盛其墓之土於盤晨叩富人之門謂曰吾觀土色似不佳非可以爲君先人葬地謹以權厝吾宗人矣敢告富人訟於有司謂前事且需後命若盜葬則不可以訓欲先

治誠然張氏之族子又多右富人者誠然愈窘會前知山陰縣如皋鄭大德以需次來浙河聞其事而歎曰誠然欲保其先世之墓地仁也出奇計以敗富人之謀知也挺身冒險勇也且富人有訟案未結則其地尙非其所得有也富人未能白其盜買之說而違營兆域則誠然未爲盜葬也乃力言之有司誠然得自解免而富人亦棄其地弗敢爭嗟乎昔李方叔謁東坡於黃一夕撫枕流酒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晨起卽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謀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世之好義者於是不數年累世二十餘柩盡歸窆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元李堯民七喪不舉吾鄉

奚囊蠹餘附錄卷上

五

史縉叟解其囊之半以賙之又爲之致哀詞以告助於同志誠然營葬一節無乃類是然而方叔堯民尙有聞其事而資以將伯之臂者誠然不特無之也反有乘墮伏莽之徒眈眈逐逐其閒斯則其尤難而可謂之孝子慈孫者矣誠然既竣事圖其前後墓之疆址屬予爲文以記之將刻諸墓道之右使子孫知所清核而弗替也誠然之才不如方叔子亦無東坡蜀公之力願乃視縉叟之於堯民尙未逮焉良可媿矣誠然名果寄籍爲大興諸生

奚囊蠹餘附錄卷上

濟美集

吾宗自中州遷錢塘譜牒失傳 始祖惟善公元
太學生以孝行舉賢良方正居錢塘南壁里 二
世祖靜軒公常明初與劉誠意交善好施于世號
德公 三世祖介然公隱居不仕晚年卜居仁和
東西壁北司前遂籍仁和連六傳至 兩山公正
德辛丑成進士弟 半山公亦以正德辛卯舉于
鄉迄 恭懿公而下縣甲科登仕籍者百餘人猶
憶北司前石闕上書恩榮世美四字而以官闕題

奚囊錄餘附錄卷下

名其右惜道光甲辰之夏燬于火今惟駐防營中
大納言坊尙屹然峙也流澤既長遺書遂富 先
世所著如東川集不惑堂文集龍壽堂詩燕臺文
稿西園詩集青林文集河清集冰崖詩兩峯詩見
心堂詩林溪集蓋翁詩鈔諸籍或刊或鈔 先府
君猶及見之庚申辛酉之變悉化劫灰僅存東郊
草堂集一書更從八千卷樓假錄秦亭白雲二集
及兩閒書屋集唐詩謹爲珍藏餘則隨見隨錄三
十年來極力搜羅吉光片羽彙集成編名曰濟美
首冠 介然公詩世濟其美者亦有開必先也噫
世美石刻今不得而見矣贅茲一集聊以迪前人

之光云爾

張翊原名珍字濟時一字羽泉號介然恭懿公高祖

嘉靖仁和志介然生洪武甲戌其先汴人屬焉南
渡始寓錢塘後徙仁和一和陸親坊自幼穎異氣宇冲
粹嘗業儒探索隱奧五經六史靡不究心尤精周
易暇則涉獵九流百家之書至於神農黃帝家世往
奇中或時占風望氣其應立見若神授者家世厚
積傳及乃父彬富甲里間翊志益奮觀財若浼其
所應得者悉以歸兄惟知進修志益奮觀財若浼其
多推重宣德間兩廣多事有潘中丞者浙人也將
往觀師素知翊有兵略且占候特選翊以從除舍
居之翊感知已凡事務悉爲翊畫一日中帳中
仰視閣忽片雲隱起謂潘曰事濟矣烈風南來乃
賊敗北已而果然潘欲多謝翊不仕遂逃
名晦迹晚歲惟情著述多散逸不存嘗自述曰有
意欲嘗干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煙夜寒荷葉杯中
飲春暖梅花紙帳眼復論厥子日無患枝葉茂將
來日繁況有充問者出焉延至今日科第聯芳各
白期待如張應麟以進士而隨授主事張應祐以
鄉薦而爲通判皆翊孫也張翊以進士而擢知府

奚囊錄餘附錄卷下

自題小像

丹青點染苦勞神寫出緣何喚作真自己幻軀留不得
卻從身外更求身

病中日占

我生原有數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何須求異端

張應植字元兆號愛山恭懿公世父

吳鼎臺誌銘略曰君弱冠以貴補行省承差釋褐
需安于家已吏部徵君將用之因謝病免平生廉

辯有口持論直前無回忌遇合己者聲聲移日不
 倦卽不善輒面撻之使人無所容人以是多不樂
 君至爲嘗警君亦不顧自其天性也然親禮貧交
 昆弟事親孝臨財廉與僮僕共疾苦身富給而不
 爲綺華盛麗士亦以此多之通醫術諸方伎雜家
 言能讀秦漢以下史識度卓然雅爲縉紳先生引
 重云

剝極有時復窮極有時通亘古所不朽臣節表孤忠
觥謝戚晚世隱安溪東生而具靈異寶珠騰空中振飢
災未潛天目崩高峯江潮斷三日嗚呼宋祚終不忍作
媵僕願追屈子蹤逝者如斯水心跡同溶溶白雲題壁
詩字字燭長虹生而爲人傑死而爲鬼雄眞人起淮泗
戰士風雲從旌旗見雲際奏捷呂梁洪功成大褒贈首

膺王爵崇雲仙與水仙興雲三相公王也齒居四上追
三代封黃河挽北流濟運神倉充扶危更拯溺去壅而
反風報賽遍河上咸頌王之功某也幸同里茗水泛烏
篷肅衣拜王慕雙闕表幽宮宰木百年樹枝幹高蔥龍
長松數十里蜿蜒如臥龍樵蘇例有禁告祭牲牢豐王
祀永無斃王澤流無窮

張應祐字元助號半山恭懿公世父郡庠生正德己

卯舉人官南直蘇州通判

萬歷杭府志應祐仁和人嘉靖辛丑授蘇州府通判蘇江南大郎錢穀甲天下府倅領勸農者里甲有例獻應祐悉拒卻之以子洽登第任三月卽解組歸當路餽之臚輒推不受蘇人高其廉應祐幼有至性事其二親曲盡孝敬伯兄官西曹郎爲張氏衣冠之祖應祐父事之旦夕以德義相砥礪畜

諸弟和而能敦友愛備至兄與子洽皆舉進士仕
爲尚書郎而從子濂至卿武濂至都御史洵溥至
郡邑牧長衣冠鼎盛爲郡城甲應祐目見話子並
官中朝家望昌熾而居之益謙澥良恭讓人皆稱
爲篤厚君子子洽明潤清雅翩翩有外玉姿官南
曹爲武選郎中持正秉公令譽蔚起無何卒年僅
三十餘爾摧玉折人咸惜之

湖上述懷

朝來湖上泛浮槎外六橋頭柳似衙三月暄和春可樂
一官瀟灑早還家歸耕未及盈頭雪醉臥尤欣滿頰霞
我愧孤山林處士暗香疏影伴梅花

張洪字子容號東川恭懿公從兄官崇府審理有東川集

恭錄公行狀曰公穎敏洞鑒不羈業舉子爲制科
文詞駸駸成矣輒棄去書孫吳試劍爲搏戰勇已

兼人則又弃去挾高貲遊吳中通海鹽徵賈賤二
十餘年乃益致富羨然不爲異財別產悉歸愛山
公竟買舟長往歷齊魯燕冀不遠數
千里訪弟長安歸卽疽發背不復起

登北峯巔

躡足千仞危山雲逐衣
颺徘徊蒼莽閒飛鳥度青嶂聊
陳一杯洒洒洒多嘉況

秋日信宿山寺

天肅殺兮涼襲衣月流彩兮烏鵲嘯撫景寥寂兮掩竹扉孤燈幢朧兮曖幽帷時序疾思徘徊萬物變心孔悲

臨終口占

匣劍渾無用熊經徒自誇醉中輸一局夢裏演三車
張黻字子辨號問渠茶蓀公從兄

家譜問渠公讀學能詩篆隸行草俱工并善繪
事時譜牒失傳公與元洲公及新齋公創修之

清河家乘序

家之有譜也猶國之有史也使國而無文則盛衰理亂
無自而稽而勸懲不立家而無譜則祖功宗德無由而
攷而繼述何從甚矣譜之不可少也予家舊有譜牒肇
自晉唐代有間人屢經兵燹殘毀殆盡斷續稽疑難乎
統屬不敢作偽以誣人也嘗覽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
之年表蘇老泉之族譜以合家禮之宗圖黃山谷之族
譜遠不可知者皆略而不著今予憲章三先生之譜僅
以元末明初為始以我惟善公為一世祖而宋元以前
姑置之非忘本示闕疑也雖不敢方狄武襄之不附梁

奚囊錄餘附錄卷下

五

公或可免郭崇韜之墓拜令公而貽笑千古也嗣後沿
流代續奕葉相承上不沒先世之善下可啟後昆之思
敦倫聯俗風教所關豈小補云萬曆三年歲在乙亥孟
秋

張濂字子清號澤山恭懿公從弟嘉靖戊戌進士歷
官右僉都御史祀鄉賢有不惑堂文集

茅坤墓志銘略曰公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己
而與子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
推擇為吏部當是時諸部吏部者十之九而聽吏部
下之賢不肖其權歸於吏部者十之九而聽吏部
所自相得者十之一其諸部吏部者十之九而聽吏部
認以相浮濫開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
重之吏部也既以能聞吏部者十之九而聽吏部
公聽之矣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件門下者然

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公之能容乎或
指故所私而欲顯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
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執法毀職也如此其
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公之執法毀職也如此其
能反其權於吏部公之力以抑奔競淹滯故公
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丞之矣故公
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先才獲信於執政而退
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後先已而公所以能
提督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而公所以能
進退之者以力會處人寇忍公以深其所從中
為食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
能為名而實遠之也未幾即擢衣歸則買山列
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琉璃粉黛之
魚仰而瞻詠俯而臨流以自適予故其公之昆弟
為公之慟而為之題其墓也乎

辛亥掛冠訪道仙故址有感

奚囊錄餘附錄卷下

六

欲問梅花信尋盟高士湖西冷舊風月孤嶼小蓬壺鶴
瘦誰為主碑看自識遙遙憐秋壑宅得似此亭無

壽倭疏略

臣本杭人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致猖獗而
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
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
來賊寇野心欲如谿壑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賊退之
後又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
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
之邦同舟其濟志惟切於報君嫌何避於出位敢以三
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

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人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日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餉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句查臣愚以爲莫若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於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寇小至則率眾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日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爲害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矣

戊會副官江西吉安同知

沈友儒傳略曰麟洲宰甯化時政聲卓著事實載蘇中丞舜卿甯化縣學記遷山東濮州知州陞江西吉安府同知從任數載一夕夢土地神語曰君丞去吾亦從君遊也晨起出署見署前土地像忽傾倒公悟乃攜其上一掬隨具文告致仕離任數日而流賊肆虐流毒仕宦公感神惠歸以元土塑像立祠於定香橋祖墳之側致仕時年七十五優遊林下惟以詩酒自娛

春會詩

春到梅花次第開招攜此日共銜杯淡濃葩發千條錦

脂粉姿分二色腮霜映玉容來吐秀月留丹魄映疎臺
恍疑桃李連枝媚風遞交香入座來

殘春高會半晴陰杖履相將此地尋路入祇園庭草綠
逕穿空院落花深已知竹葉能消俗況復蓮臺不染心
回首韶光成底事何如長嘯一開襟

夏會詩

綠陰如水晝初長坐對芳尊醉夕陽江燕引雛低拂幙
池荷出水細浮香羣公山斗懸廊廟地主園林邁辟疆
魏我只應歸櫟社敢隨杖履共徜徉

眺望臨高閣湖光鏡裏收中流孤嶼出環水四山浮地
主能投轄羣仙共倚樓時常朱序首耆會白蓮幽雨歇

秋會詩

消煩暑天青豁遠眸餘光斜透樹返照半吞洲移坐依
林隙持竿據石頭醉深仍岸幘倦裏任歸舟共說中朝
彥誰誇洛社遊況隨康樂後獨媿惠連儔

冬會詩

良夜芳尊入座開高朋握手共登臺古星謾紀羣臣聚
授簡空慙作賦才露冷乍驚葉墜天空重見桂輪來
幸逢白首昇平日更逐餘釭醉酒杯

與客登樓倚赤欄湖山景物共盤桓雲開遙見雙峰迥
風落應憐萬木殘何處白衣能送酒懸知黃髮倦彈冠
畫船咿啞歸來晚十里波光醉裏看

冬會詩

坐擁清尊引興長主賓相接互飛觴自持策杖歸蓮社
誰復牽思到玉堂老去隨緣聊寄興閒來把酒惜餘光
相知白髮情相洽何用笙歌繞座傍
徙倚名園宿雨收清尊終日坐綢繆人從洛社投閒去
客似山陰發興留歲晚驚風回樹杪天寒朔氣遍林邱
主人自愛閒三徑不信孤山祇獨遊

張沐字子新號新齋恭懿公從弟郡諸生

黃汝亨曰新齋淹貫經史尤邃于易詩格律渾灑奔
放多生造之句萬歷乙亥纂輯宗譜使後世子孫
咸知水源木本創
始之功最稱精審

清河家乘序

歐陽公作譜存其可詳其不可詳者不載蓋取實而有

笑囊集餘附錄卷下

九

徵不妄冒以貽誚也吾先世由汴扈蹕來杭會亂離譜
牒無存自惟善公而下至於今七世惟聞其所自來莫
攷其所自出存可詳以傳正在今日若曰上世不可詳
而逡巡以俟求訪將必并今之可詳者而忘之世復再
世吾族終無譜矣今自惟善公爲始踵歐陽之意愧不
能擬諸萬一然表彰先德垂訓後昆重本敦倫之念初
無彼此之殊也是譜也成之者從兄太宰元洲公也慨
自宋元來三百餘年而今一冊之可謂有光前烈矣繼
此者豈可忘祖宗之積累席繁衍之家聲而不思惕勵
振拔修身善行延勿替之遺澤乎沐雖老猶期與同宗
共勛之萬歷乙亥六月既望

張治字子德號三洲恭懿公從弟嘉靖辛丑進士官
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

宗譜三洲公登嘉靖庚子賢書嘗於書齋小憩夢
已照鏡鏡中另是一人謂己曰有爾有爾爾無
我覺不自解明年辛丑計偕北上遇籍中人於途
詢其名居則自解年辛丑計偕北上遇籍中人於途
發果同登公歷官南直兵部會稽爲北道數年俱
卒於官公性至孝居官十年手不釋卷堂無間日
忽七期不至父半山公曰音問遲遲吾兒必疾其
勿瘳矣急買舟過往已歿預囑左右殮後勿遽掩
棺尙冀與吾父一面公父
果至人謂慈孝之感云

游智果寺感陳忠肅公碧葬

太學齋居夢亦神一抔又與岳王鄰石泉新汲清如許
漫結東坡方外因

芮學師招集珠玉亭

笑囊集餘附錄卷下

九

曾史蘭薰雪白兼垂條扶質當重簾座中客沐春風煦
門外人趨夏日炎久與芝蘭同臭味且隨魚鳥樂飛潛
咸成大器稱瑚璉莫怨艱辛白屋檐

仁和縣學近科題名碑記

仁和縣儒學舊有題名錄領薦之士甚盛典也歲久文
刻剝蝕漫無所攷嘉靖二十二年適河汾文谷孔公督
學兩浙慨然以古道造士士類莫不砥礪興起時樂平
程侯適莅茲邑思舉廢墜念斯碑之遂湮將來漸無所
紀乃與司訓芮君搜括闕略載置文石垂之永久屬予
紀其事予忝鄉邑後進菲薄無文承諸君子之不鄙乃
僭言曰於戲科目之設久矣自隋唐以迄于今上下無

慮數百年其所登拜即古選俊造進之士固賢科也名
而書之宜哉夫名于學者業之成進身之始士之學于
者其所志豈不願與方今中外諸司庶府百執事以
湖公孤職任司咸由斯薦始士之得遇于斯者亦云幸
矣而其名遂因以不朽是豈徒向尊顯侈榮稱哉彼其
窮經飭躬日夕講究琢磨者固已的然有在究其所建
立即其所學業者耳是故其大者贊相輔理為時阿衡
其次政事文章能自顯于當時雖功業略殊要之不負
所學則可矣茲因錄先達姓氏歷歷可指以今觀之某
也碩德某也立政某也學問彰彰為後式程其或否者
今且耻之然則後之視今亦若是矣是學也豈徒習知

奚襄集餘附錄卷下 九

其人其有關於風教顧不大哉石高丈餘列其上者自
洪武己酉科至嘉靖癸卯科共百三十四人虛其可錄
若干人以俟後之達者

張洲字子登號與瀛恭懿公從弟嘉靖辛酉舉人

宗譜與瀛七上公車屢御講過一生持正至老益
篤疾亟時太宰公往視公語之曰人生惟存立身
制行讀書學古可以自主至於生死存亡窮通得
失莫非命也若洲與兄命各不同遇亦隨異得簡
然而來簡然而往庶幾
順受其正者乎遂卒

遊郡庠杏壇

春風和煦道巍巍培植尼山泗水波二月花開其色正
一枝牆出及肩多王通空繼經師席小宋宜居文學科
映帶泮池芹藻綠因時游息樂絃歌

張洲字子南號衡州恭懿公從弟郡諸生官南直太
倉通判

黃汝亨墓誌銘略曰公生而慧丰儀楚楚未冠補
博士弟子員當張氏全盛時朱輪華轂照映閭巷
公性行廉介無文務自喜之氣日下帷手一編尤
喜讀漢晉書開習詩以唐為宗公父異山公得公
晚歸公體嚴不願以身易名遂追就部試即冠
紳偶當佐郡已授太倉州倅非其好也公到部清
約自束稟稟奉職豪貴不敢干訟猶為之屏息委
治水躬自督率視水道疏濬不半載河工咸吳中
長者擬公吳隱之之酌水
西門豹之治渠不處也

和元洲兄湖上偶成

一望平湖水接天園林勝景占幽偏流丹閣外花如錦
環碧橋頭柳似烟分詠尚思同硯墨飲茶最羨在山泉
重城燈火連霄漢閒煞春風簫鼓船

奚襄集餘附錄卷下 十

張溥字子淵號生洲恭懿公從弟嘉靖庚子舉人官

南直儀徵知縣

饒瑞卿傳略曰子淵生於望族洵儒雅篤學有
古人風授落山縣學教諭課士有方樂育不倦官
揚州儀徵縣勤撫字暇輒
畧志之息真循吏也

春會詩

為厭塵繁思靜域不辭杖履特幽尋陰森竹院烟霞合
窈窕祇園色相深自幸頻年依白社忽聞清梵協潮音
逢僧更得烹新茗不二門中一條襟
把酒池塘畔寒梅發幾枝素英疑玉屑朱萼透胭脂醉
擬羅浮月長吟何遜詩夜窗清夢裏誰為寫相思

夏會詩

綠陰滿院清和候。舊鶯翻飛。過風裏飛花。應慙亂
梁閒語。燕更相和。宴遊未減。香山勝杖。屐履甯論洛社多。
共樂昇平。皆帝力。慶歌不覺醉顏酡。

雨歇西泠水。遠磯漪。連隄柳兩相依。輕拖翠帶。因翻蓋
初試紅妝。又溼衣。把酒澄湖。當永晝。開襟高閣。遲斜暉。
清時未盡登臨興。帶月烟波十里歸。

秋會詩

堂俯明湖秋水清。磯邊鷗鷺共爲盟。芙蓉傍水含秋色。
杖履乘時適野情。景入綺筵須縱酒。詩聯警句總同聲。
晚來舟楫凌風渡。人在烟波十里程。

冬會詩

笑盡餘附錄卷下

十二

門對吳山翠黛長。招邀皓首泛霞觴。陽回九地浮葭管。
社結羣英列錦堂。散帙投壺聊引興。彩毫醉墨自生光。
謾勞太史占星聚。把臂酣歌綺席傍。
六管葭灰此日飛。名園百卉漸生輝。翠屏檻外真圖畫。
好鳥枝頭似弄機。賓主坐談成雅趣。林梅破臘吐寒醅。
習池自昔風流盡。高會今當醉詠歸。

張棟字汝龍號蔭亭恭懿公長子邵廩生

宗譜蔭亭幼善文藝弱冠就試卽領案首人疑有
私學使薛方山先生識拔之因人言特攜公隨蓬
應試凡二十餘場文盡冠軍乃刊刻頒示人咸推
服仲弟懋倫府廩生季弟懋儀仁庠生均入太學
松窗夢語跋

聞之先大夫曰文者氣之所形氣形而理寓焉是故理

不足以上推天文下視地理中述人事卑卑采古先之
唾餘裁于史之緒論自以名溢縹緲飛雲捲雨學窮篇
牘江流川注而不知略其精英收其蕪穢此買櫝還珠
宋人猶然笑之欲以窺義黃灝噩之風究墳典精微之
奧漂唐流虞出姬入孔是使蠹負山河伯向若嗟望洋
也故曰惟有理而不朽古稱文章亦云不朽以此哉先
大夫年二十餘入仕幾七十始致政宦途四十餘年因
時豎立隨地建明體國經野殫厥心力于是有宦遊紀
宦轍所至幾遍海內名山大瀆多所涉覽於是四遊
紀內夏外夷古今大界蠻夷猾夏于今可慮于是有四
裔紀土首黔黎寧同商賈農夫代耕工人足器于是有

笑盡餘附錄卷下

十三

四民紀天垂地呈幽明異故俯仰之間森羅一掬於是
有象輿紀物有常變吉凶攸判證以人事應若合符於
是有災祥紀喬天靈蠢形形色色觸目遇之自然生意
於是動植紀盛世人文一時變異禍福倚伏惟善是
師於是遇聞紀餘慶由積成名何執先規已泯方技
徒聞於是德藝紀畫官其思夜棲於腹夢覺之關神
明來舍於是夢省紀坤職承乾代爲輔理剖厥直枉
過揚休命於是忠權紀撫時感懷茂對物育憂世樂
天循環無已於是有序俗紀百僚師濟宗支瓜瓞宇威
並行衡量斯得於是銓藩紀電傳大計以食足兵東
西寢息南北底定於是清粵紀總夢語凡三十三紀

門天地人之撰未能廣載博取而名理以後

張杞字汝硯號繹山恭懿公姪郡廩生隆慶庚午舉人

全學曾墓誌銘略曰張仲子者故中丞澤山公子也生而機穎前髫髻日誦數千言未弱冠為郡諸生鄉評月旦必首推仲子為一時英彥之冠天性至孝事母至孝年諸人曲盡輪囷心者罔弗致力已抱承歡十許年諸人曲盡輪囷心者罔弗致力已抱外恐傷母心不起母方臥病仲子死自諱不欲聞於人也子嘗與計偕北上遇舟子痛哭叩之則其女為主舟人謀價售去意不能舍仲子即為償直奪歸其賈為姦商所害其勢急問官為舟子承公門人非公莫解公知其枉釋之隨得白既以金相酌公曰吾為人並傳為盛事云

結社孤嶼登和靖祠墓率爾志懷

先墓遺餘附錄卷下

志

歲寒嚴畔草長青夜夜孤懸處士星雪暉梅軒漁棹隱煙生竹閣鶴眠醒弄杆何意忘機事先生自云封禪無人入碣銘繫艇西冷聊待月好從祠下薦芝苓

張梯字汝上號惕庵恭懿公姪仁和廩生

劉鳳墓誌銘略曰君學藝淹博兼通陰陽之數聲望隆重四方士向風而趨與究得失析疑貳確有定論人謂虛往實歸有附舟者遺失金食自皇來索君察其像若有所獲追以界之其人泣且謝固求以十之二報堅拒之性尤純孝事王母吳極敬恭微疾飲藥必嘗以進王父性尤急園居去家稍遠有召即至晝夜不遑息奉之惟謹喜吟詠善楷法人有得者皆藏弄之

題畫和元洲叔用原韻

春山淡如笑春水遠空浮霽色出林表微雲天盡頭雷送千峯雨泉飛百丈波斜陽留一綫鷗鷺晚來多

水閣延秋爽明窗八扇開江流去不復素心人未來

同雲凝漠漠雪深綠轉濃萬山昏睡裏清醒只孤松

張懋忠字夢得號元度恭懿公姪郡廩生崇禎甲戌

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郎中

吳農祥傳略曰夢得天資秀穎少時侍父彥陵先生讀書石鏡山房過日成誦與弟世張自相師友父卒臨終謂二子曰汝父終老一經無以貽惟鄉平不近二色或可邀天鑒耳天啟辛酉果同領鄉薦崇禎甲戌公應會試卷誤曳白號軍德通補綴遂成進士司李徵州出俸救荒申冤獄崇禎壬午行取入京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轉本部郎中會鼎革辭病不出著有醫統行世康熙杭府志懋忠振振子也崇禎間就教葉縣值流賊至居民男女數萬爭求入城守者不許忠力請再四至垂梯執輪賊門納焉後授徽郡推官釐剔姦弊一郡肅然辛巳歲饑捐資煮糜設廠賑給遷南儀制郎尋致政年七十四卒

先墓遺餘附錄卷下

志

德國先生比郭十章風世殊深因繼作焉

航航名譽表關東棄職焚衣願竭忠以比郭童能孝母

移忠作孝兩相通

家貧膳養苦難全兒為高堂忍棄捐以比郭童能孝母

土中金化火中蓮

不辭傭力為親娛楓里躬堆土一區以比郭童能孝母

有司表里式鄉閭

喪親篤老劇堪哀廬墓趨承宛似孩以比郭童能孝母

終身孺慕幼聰來

歲寒拜受建安縣孝行無慚奕世賢以比郭童能孝母

何人為買墓前田

母年百四轉聰明廿載祈天表至誠以比郭童能孝母
願同親死不偷生

麻衣徒跣帶星奔嘔血墳前土亦溫以比郭童能孝母
天施甘露息燎原

憂勞白髮一朝生國難難紓魂夢驚以比郭童能孝母
官骸火鍊更晶瑩

可憐負母墮牆頭蓄血傷筋病不瘳以比郭童能孝母
同聲同里各千秋

女奴至行格天神火裏拯兒勇邁倫以比郭童能孝母
但知奉主即君親

張師枋原名懋孝榜名陸秀字世張號履繩恭懿公

美囊錄餘附錄卷六

一五

從姪歷官江西袁州同知署袁臨道

張次仲傳略曰履繩由崇德教諭陞桃源知縣去
聲卓著轉袁州同知時流寇猖獗道府束手避去
公兼攝兩篆守禦二載心力俱瘁撫按優卹致政
歸田建宗祠立義學置祭田撫族中諸孤一如己
出皆至成立
爲世所難
康熙杭府志師枋與其兄懋忠同榜授湖廣桃源
令錫通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澆氛甚熾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月而城郭堅完士氣百倍賊終不敢犯甲申致政
歸杜門
不出

重訂張氏家譜序

譜之設也水源木本則尚親別嫌明微則尚義尊祖敬
宗則尚德功夫德則受騰於陰而功則子孫食報於無
窮者也陸秀去本支祖惟善公已七世矣獲聆父兄之

緒論時言及了達性命時言及條貫天人時言及吞吐

名流時言及清風高節至區區籬壁閒物即萬鍾千駟

仍一介也先祖靜軒公生兩祖長怡然公次介然公怡

然公專督家政生計漸饒而介然公欣然以季子之讓

安顏氏之空然此猶功德之顯者耳祖有三遺訓一不

許充吏二不許讀書三不許做官夫吏道殺人固也乃

讀書亦聖賢事而聰明誤用者往往以學術誤天下後

世一旦都榮藉厚任其才力何所不逞然其餘殃流害

無窮令人追恨不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益信祖訓之

德功遠也一再傳而子孫繩繩振振矣正嘉隆萬時際

昇平君子道長人爭誦讀士慶彈冠吾族登仕籍者七

美囊錄餘附錄卷下

末

十餘人非與祖訓謬也時也語云木大則蠹族大則侈

夫侈德之衰也今日時變世易更當以侈爲戒迴思祖

訓所貽留孰多也耶亦惟不侈然自放以忠厚培德澤

而已矣余憶童子時先大人暨宗盟梅山公司家政亦

因族大之故非其種者鋤之大義凜如今礪溪公亦毫

不假借尙存有疑案是以予囑執簡者不可不嚴也其

中分支接派訂異彙同百年如一日祖宗子孫如一身

通志事作述如一呼一吸是則水源木本親親之爲大

也十世孫堯政詮次討論之而始其事則九世競光爲

勸議云

張瑩然字伯瑜號獅峯恭懿公長孫郡廩生歷官廣

東高州知府

汪汝謙傳略曰獅峯生而岐嶷三歲識字能別偏
旁辨詩文皆斐然可觀以恩蔭授都督府都事陞
不諱詩文皆斐然可觀以恩蔭授都督府都事陞
太僕寺丞歷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轉山西司郎
中補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出守高州時粵東盜
風甚熾有盜魁虎而冠者擄其子市羣盜皆聞風畏避
叩其門乘其出迎擒之擄者擄其子市羣盜皆聞風畏避
時有靈獅伏虎四境安平之謠以病乞歸家居
課子遇事不預也卒年六十上論惜之
特餘悉不預也卒年六十上論惜之

題照膽臺壁

多少浮屠老子宮問誰香火表精忠繡旗雲影室中赤
瓊印霞光分外紅應候磨刀知有雨納涼倚檻正當風
菱荷香裏重吟眺廟貌錢王岳鄂同

張文輝字維德號仲初恭懿公姪孫仁和拔貢萬歷

癸酉己卯副榜

黃汝亭行略曰仲初生而魁岸以品自豪持論慷慨
時人有所不可不稍借以色文好為雄奇居必稱
鍾中承文陸明吟流俗人如子風雲橫行千里
有餘何人如許為仲初以爲知子風雲橫行千里
士友如人如許為仲初以爲知子風雲橫行千里
江澹如允號莫逆武林官雲間學者多從之歷齊
魯燕趙抵京師以援貢事例疏于朝不報會東事
起趨然有請纓典屬國之想草疏數萬言陳時務
七要疏成會某公聞而沮之不想上始退而就帷
中教授諸生然形神憊矣外矯舉
如常而心內傷憤志以殷惜哉

斷橋看雪

縱日危橋斷平湖四望通塔懸雙白鳳峰帶雨晴虹梅
影微微度山煙隱隱籠日替游未厭何似一漁翁
張蔚然字維城號青林恭懿公姪孫郡庠生萬歷丁

西順天舉人丁未丙辰會副歷官湖廣漢陽通判有

西園詩集青林文集

宗譜青林以理學名世初授平湖教諭陶育裁成
人才秀起陞福安知縣漢陽通判皆有政聲致政
後設講堂教授多士萬歷己酉錢邑始創縣志邑
宰聶公心湯禮聘爲志館總裁公借族賢纂成之
著有五經四書詮解易經講義達居問疑及詩文
集數十卷年六十三卒墓在孤山雪香陂崇祀鄉
賢及先覺祠配陳氏有賢
聲事實載省志賢媛傳

山居

茅屋孤村別有天亂山深處枕流眠小牕讀易渾無事
花落花開自歲年

跋楊忠愍公手牘

武原鄭君孝標端簡公聞孫也藏有楊忠愍公手牘屬

笑囊囊餘附錄卷下

末

余識末簡余惟椒山振古異烈爭輝龍比擔夫牧豎胥
爲飲泣可無煩誦說惟是眠斯牘慨然感者三日敦友
誼方公彈擊分宜首囊三木旦夕就僂園扉鬼哭悲風
夜號疑無復生趣顧獨契端簡千里惠音宛如覲面促
膝敘述情楚似尋常塵談絕無悲懣驚怖蓋惟端簡公
可問斯語二人同心咲笑金蘭異地一室險夷與共此
感者一日篤孝思昔趙簡子以二簡卜嗣踰三歲無恤
出諸袖其一忘之此牘自比部平泉公什襲以授孝標
而赫蹏亡恙墨跡如新匪特忠烈鬚眉朗然可鑒而名
裔象賢歷歷繼護如傳心印世有委手澤若弁髦寧不
媿死此感者二日愜同好吾儕去公曠若隔世願讀片

精隻字英風耿耿毛髮幾豎此誼聲容之感即諸題識
各抒新得借寄嚮往俾九原碧血千載燐青儼似生當
其時慨慨擊筑泣然雪涕迺知貞性秉彝天然自合此
感者三憶余弱冠闕二陳養源公出太公敬亭開二字
生所授忠愍傳概轉以相勸并覽年譜躍躍如欲見其
人迨北征道公故里瞻祠仰止低回歔歔茲賦斯牘倍
增愴感云

張崇然字叔芳恭懿公姪孫仁和諸生

葛微奇曰叔芳經明行修其爲學一以存誠爲主
有問以決科之要者曰讀書積德人爵自至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
他非所知也

萬歷乙卯增修宗譜敬跋

笑囊囊餘附錄卷下

元

余家自惟善公歷今三百餘年矣元洲新齋二公始作
譜而世葉遂班班可考後或派繁而不能詳所自出或
人往而不少槩其生前崇然自忘鄙陋敬集舊本而續
修之世系倣於歐陽世紀法於蘇氏庶派繁而不紊錯
人往而不湮沒乎至我祖積德昌嗣正嘉隆萬之閒以
雄文飛者以偉業炳者下至一官一職莫不卓有可觀
者亦曾得所自與恭錄誥勅并繪像於首蓋以見國家
之渥我張氏厚而祖宗之開我張氏遠也若夫墳圖宗
約載在末簡又以歷世久遠用志不忘之意嗟乎木之
盛也至于枝萬葉而究惟一本水之衍也至于流萬派
而總惟一源譜之作正以稽本而溯源也疎者以譜而

親散者以譜而合即有競者亦以譜而睦譜豈細故乎
雖然今固親矣合矣睦矣世日遠不又轉疎轉散轉競
乎是有望於同志者踵而修之

張兢光字又兢號覺庵恭懿公姪孫仁和諸生康熙
己未薦舉知縣有寵壽堂詩集二十卷

康熙錢塘志又載推官感忠子年五十學爲詩有
建安黃初風格將死以屬其友吳農祥集而傳之
杭郡詩輯覺庵長自名問于祖望昆弟爲大父行
絕意仕進東修砥礪如後門寒素性峭獨自意不
妄交一人終歲研鍊藏草稿篋中雖宗族子姓
不得一讀柴虎臣與爲鄰並始得窺所撰述因呼
毛稚黃諸公共訪之
于見覺庵之名始著
呈從兄仁庵初寄述方外

清微勵成操卓犖擅奇才抗志凌虛上豈伊金銀臺圓

笑囊囊餘附錄卷下

三

像積陽九素心不可回飄飄甘淪迹慷慨無悲哀豈不
念妻子含情有獨裁幽棲何寂寞聊用屏浮埃曰余師
哲兄式好無嫌猜昔躋雲居巖蒙昧一爲開假幘徂江
北傾想信悠哉依仁繼往聖明道啟將來至理原無二
莫復轉徘徊

贈谿上人

碧水含清暉嵯峨何嶙峋緬彼冥寂士翹迹亦殊倫救
躬既窈窕卓犖慕古人寸心有不厭出門溯長津中懷
弗標異析理日以新消搖攬物序容與樂好仁散裘綜
羣書手札妙入神南山聊止託延仁洽隱淪灌木翳陽
景綺疏生潔雲結構飾丹宮迢遞翦蒿榛從游一何繁

絕粒不患貧含意灌八解微言撤六塵殷勤貴識義道
論更四陳靜以瞑思慮動以守其真何因蒙善誘披雲
信可珍

金鼓洞

行來金鼓洞不聞金鼓響山上出清泉浮雲自來往

張堯恩字孺承恭懿公曾孫官太常寺典簿

柴紹炳曰孺承淵博雅秀寄傲湖山能詩能畫藉
藉有聲而性頗嚴正不喜逢迎居官時大吏爭求
詩畫不輕一應既而挂冠歸里惟陶情詩酒不與
世事詩文流傳極少余從通立觀志見其五絕一
章

題洗心亭

竹浪翻梧葉松濤送鳥音虛靈常湛湛不許一塵侵

奚囊蠹餘附錄卷下

三

張堯臣字君岳恭懿公姪曾孫

徐繼思曰君岳生而聰穎年甫冠已畢十三經
惜年方二十而玉樓赴召秀而不實上論哀之

寄洞霄道士王竹庵

一笑相逢已隔秋人間多事苦相留亂雲有路通仙境
清夢何因訪昔游白日無情傷老大青山此地可藏修
與君猶有誅茆約爲卜來賢一室幽

張堯政字安臣號蹇安恭懿公姪曾孫崇禎丙子舉

人官福建尤溪知縣

武林耆舊集安臣學力淵深才思敏捷萬曆戊午
崇禎庚午兩登副車後以北闈獲售授崇安令親
老乞歸順治初授咸平教授與多士講濂洛之學
人才蔚起以卓異轉尤溪令方履任而土匪爲亂
防將趙天佑失守城陷遺戍烏刺遇
救放歸從此閉戶讀書不與世事

武夷山

乘槎入武夷選勝得通籍山川天下無願瞻異恆格融
結幾何年溶溶倩誰圻三十六名峯峯峯列文戰滌洞
溪九曲曲曲激瓊液非經禹隨刊知自鴻濛開女媧鍊
未工巨靈豈能擘峻聳聳斯飛信曲潛刺蟄仰首昂以
藏俯見拱而揖或削以爲珪或剏而成壁巖際閃珠焚
界道流霞赤潏潏激谿谿磴嶠分層級窅壑自風生窈
洞無雨及虹橋跨銀河琳宮駕鸞脊雄峙大王資婉婉
玉女質水簾濺鮫珠石筍依雲刺丹竈冷茶煙仙掌金
莖積絕巘懸飛丹釣磯洒寒碧桃源洞可通一綫欺天
窄鐵遂橫空來青鸞翔一隻靈蛻鏤琅函仙機裂繒帛

奚囊蠹餘附錄卷下

三

山花不識名瑤草和露摘芳杜縈迴瀾莓苔繡岩額香
進胡麻飯子響柯山弈身世都蓬萊盼睠藐姑射緬維
紫陽翁遠接尼山席來構白雲窩羅網多名碩吾道未
墜人妙理闢在昔雲航此間津渙然得冰釋余也企之
深相思肌漸瘠承乏泚崇區簿書邀閒隙來探二子踪
筐筐載醺醺臥看石龜青坐對沙月白徒倚幔亭峰登
陟不嫌百良遊非偶然盤桓樂朝夕

答袁穉生貽武夷圖歌

武夷多名峰峰峰俱奇絕雨刷煙磨千百秋插雲拔地
排空列嵯峨磅礴靈氣旋蛻面羽化多神仙丹梯絕壑
竊無際壁立萬仞凝蒼煙洄溪奔觸地軸折顧盼渾疑

鬼丁設封瘡非由神禹功崑崙孩破鴻濛泄紫霞結屋
玉爲臺琉璃膚貌珊瑚胚琪花靈草各異色瑤樹千重
錦繡栽蘿薜倒垂披古碣汞鑪竈火青林樾蟄龍臥老
碧潭深紫簫吹微峯頭月虹橋幻出造化工龍從恍與
銀河通巖深洞省不知處但見野鶴盤蚪松大隱屏列
孫曾宴二子丰容時一見笙管鏗鏘靜處聞三杯隱向
空中冥津口桃花幾樹芳嫋嫋太姥乘雲翔紅韁白馬
驅絕頂頤頤霞佩鳴徜徉十三仙侶比肩起一瞬千年
差足擬從來柯山日月長春秋八千壺天裏幾度登臨
轉自猜塵容俗狀良可哀往轡來轅停幾許林樾澗媿
留芬埃朱子當年眞絕唱芟茅雲構憑仙仗一旦山靈

客夢齋餘附錄卷下

圭

得異觀川輝澤媚非恒相嗟予拙宦緣頗慳屢遜東山
步履艱但餘縣劇勞芸案獨拙高情對遠山穉生貽我
圖一帙丹嶠碧巖如或躡瞪目披圖縱臥遊六六三三
宛相接三六雲肩鎮日開游踪問有幾人來卻嫌漢使
槎多誤訪道遠去求蓬萊何年卜築武夷側芒屨竹杖
探金筴鐵笛吹殘萬壑秋坐看石潭寒一碧山空水靜
雲滿川疏風冷雨伴潺湲仙人控鶴復何處芳草年年
青可憐

初入武夷

人閒何處可尋仙暫息巖塵叩洞天歷數碧流紆九折
直窮丹嶠迴孤鶩峰頭琪草雨眞蛻津口桃花引釣船

異日誅茅還此地願從太姥乞眞詮
層巒如畫刺天青眾壑奔流儼建瓴弄影水禽嬌白語
飄風漁遂遠堪聽堂開三友人何處館憩遊仙夢未醒
卽此棲眞堪解脫神仙何必更揚舲

再入武夷

屐仿東山恣勝游高情玄對此丹邱瀑聲忽送千峯雨
雲氣常陰萬木秋漢碣蘿函封禪古秦壇苔鏤篆文留
遙看風露平分處雞犬桑麻野興幽
磴入藤蘿一徑斜紫崖丹壁老煙霞長松閒滴寒林露
古澗時浮野藻花名利絲來隨逐浪雲山到處可停車
何當卜築千峯裏洞口桃花第幾家

客夢齋餘附錄卷下

圭

張堦字若青恭懿公姪曾孫仁和增生天啟甲子應
天舉人官工部都水司郎中

吳太沖曰若青登賢書後授六合縣教諭捐資修
學增建齋屋集諸生果滿其中一時人文稱盛推
升京曹以不得志乞歸彌留之日吟曰眞魂化
作飛鶴血爲嶺山頭泣幾巡易箒之前尙閱文文
山集招齊拍几曰我何以
不若先生可以見其志矣

從野堂感懷

湖海烽煙滿憂深此索居爲臣空有淚教子苦無書露
白一壺冷霜黃萬木疏避秦何必遠清影愛吾廬
此作疑是清初先生故居被佔爲營房
退居從野而賦也觀起結其意自明

山居

深村一片柳花天掩卻蓬門自在眠日照老槐纔坐起

枝枝相抱不知年

張垚字幼青恭懿公姪曾孫仁和諸生崇禎庚午恩貢癸酉順天副榜

乾隆杭府志沈氏張垚副室垚沒服滿而死合葬孤山乾隆庚午大吏遷葬東嶽鮮魚山

山郵雨宿

巖石誇奇絕茆庵尙作郵吐雲迷下界望海結神丘怪石曾無譜蒼林不易秋明朝發絕巘磨壁記晴遊

枕月峯在九華山雙峯野螺之閒中四如枕故名

采石江中捉月來攜歸峯頂傲蓬萊橫秋一枕寒空靜河漢垂襟亦快哉

余締雪社於湖上汪然明建白蘇祠成同社合

奚囊囊餘附錄卷下

圭

賦兼邀然明入社

宛虹六六二公成畏壘芳隄異代盟四季鶯花簾外足雨湖煙月檻中平管絃長遺青衫恨斗酒從消赤壁情高築千秋傳韻事相逢雪社共班荆

張芬字子漸號白庵恭懿公曾孫郡諸生

康熙錢塘志芬弱不好弄博綜典故有質疑者應之如數家珍時東南人才多負盛名芬與其叔岐然及江清虞宗政鄭鉉輩創爲讀書之社其法約數人共讀一書數日務了義而後分亦以砥礪行義貫主齊盟爲已任晚耽樓逸愛西溪衡山之勝時狎書一卷吟哦其中立石拒門編荆爲戶危冠大帶不人城市兵燹後盡亡其書老年默記從空甲乙指點雖貧且病不廢也芬性孝友祖母病衣不解帶者三年事伯兄如事父兄卒質錢以斂撫其子不啻己出雍穆之風尤人所難

登甲子山青漪閣

敗戶皆蒼松環籬皆翠竹草閣抗羣峰日夕縱吾目煙水豁塵情天地曠樵牧羈懷夏日長歌狂神鬼伏溪寒月未來何以明幽獨

六月六日爲嚴母江太夫人七十壽辰大滌同

人以上已桃花盛開集詩預慶和韻

上巳風舒十里桃春移仙姥舊村醪南湖鴈引瑤池夜月勝人閒夏木高

桃花泉憶洞霄宮瀝落南塘萬樹紅欲使芳菲迎盛夏萊衣遙舞綠雲中

楊柳風搖貫月槎婉吟重過蔡經家仙踪卻異人間世

奚囊囊餘附錄卷下

圭

二月先開六月花

張中發字士至號秀夫恭懿公姪曾孫錢塘諸生崇禎丙子舉人

陸圻傳略曰士至幼而穎悟甫入學卽領鄉薦會鼎革一意高尚樂志家居博通羣藝尤精醫學於星卜地理諸書罔不通貫俱得其要猶得泉石三十餘年

題廬山圖

只道廬山遠山今在眼前舉頭雲窈窕傾耳水潺湲藤樹千年古煙扉萬壑連丈夫呼欲出攜手陟層巔

張垚字效青號冰崖恭懿公姪曾孫仁和廩生

毛先舒曰效青父蔚然官福安知縣生五子垚垚光球垚壇效青其第四也性嗜學雖嚴寒溽暑不輟善吟詠足跡半天下過山川名勝輒爲題句

同陸麗京諸子集雲居山樓

高齋落葉幾經秋散髮閒吟次第游草樹常依寒雨徑
江濤偏撼夕陽樓清尊晚動幽人興白雪羣推大雅流
遙憶文通還有賦平原一望使人愁

張元時字廣平號博庵恭懿公姪曾孫郡諸生有河
清集

嚴沆曰廣平天資明敏學力深純所交多名流與
王丹麓趙恒夫查愚溪徐敬庵顧且庵尤稱莫逆
時以詩文相酬切事親孝遺明季之變家中落而
甘旨不供顏所居曰博庵日哦詩以明意所著有
河清集

集霞舉堂看牡丹

悅仰春復暮賞心安所之攜羣恣幽討言披故人帷名

笑囊書餘附錄卷下 壬

葩發朱檻綠葉映清池馥馥芳氣吐藹藹穠華披顧瞻
傾城豔自傷蒲柳姿斗酒坐相索歡讌當及時紛錯列
珍膳雜沓飛羽厄風雨一時駛新月流軒墀感茲綢繆
意沈飲不復辭多謝賢主人良晤安可期

張壇字步青號象林恭懿公姪曾孫仁和廩生順治

庚子順天舉人有東郊草堂集鈔

杭郡詩輯張氏祖望補虎兄弟以詩雄壇佔步青
爲大阮行而齒稍弱赫然起遂欲齊驅管與王
阮亭論詩汪君文論古文二公一代表者深相引
重同里徐公旭論潘公沐邵公奏平與步青相友
善時號四俊同母兄四人長水部若青與次明經
幼青時孝廉稱青光球文學敦實侯名弟兄多
故仕者不可復見而其時錢謝文侯侯名弟兄多
也因以若青幼青稱青遺像其重墓並貌效青
所命名也三上春官卒于京邸年三十九府志入

文苑傳

孤山墓下作

我父昔罷官幽居此山隈上植松柏桐下植桃李梅彈
琴詠猗蘭慨懷有餘哀自言百年後魂魄長往來歿後
幾何時孤墳草離離墓門何蕭索孤魂羣相迫淒風生
白楊野雉還飛飛撫茲感存沒泣下溼我衣

過從野堂示祖靜祖定二姪時祖望客燕

卜築馬塍下先生曾授經十年逢喪亂此地久飄零破
壁留絲竹荒原感鶴鳴家聲看汝輩吾意已鴻冥

汝兄燕地客飄泊近如何應有鳥號淚誰憐白雪歌江
湖春水闊去住夕烽多好事孤幃母山中有薜蘿

笑囊書餘附錄卷下 壬

五良圖記

五良圖者石湖里張氏昆弟五人也五人爲誰曰前水
部郎若青明經幼青孝廉穉青皆先卒今存者文學效
青暨予小子壇也天啟崇禎間閩人曾波臣以寫生名
家波臣之徒曰謝文侯錢塘人波臣嘗爲若青寫雙壽
圖幼青穉青文侯皆有小像文侯今老矣眼昏眊不肯
親筆墨壇私念兄弟多故而往者已不可復得不及文
侯主時留面目相見則生者死者魂魄皆抱恨無窮乃
置酒延文侯陳舊日三圖壇與效青奉觴爲壽文侯不
能辭爲合五人而圖之題曰五良文侯所命名也圖之
中飲酒者奔者種花者五人獨若青效青號能飲穉青

善弈幼青次之故皆有偶壇無能焉往求美草手植各從其好也不親筆墨者生平爲其所患若不欲復相近也不操琴絃者未習也無騎射擊劍之樂者獨壇私心好之諸昆皆被服儒素不敢以恩也於是壇竊自喜二十三年幽明斷隔不復可得見者乃今忽遇之喜極又自悲今夫人二十娶婦舉子七十而歿然而父子相見者不過五十寒暑耳若夫襁褓相差次就外傳晦明作息幸而頭白俱無恙則相與閱世最久者莫如兄弟壇不幸生一歲先大夫卽世六七歲時若青又薄宦遠去幼青徙居孤山蓋朝夕從遊者穉青也十四歲哭穉青於故里是年幼青始攜家歸十九歲哭幼青於河渚明

笑囊盡餘附錄卷下

元

年若青卒又哭焉嗚呼壇年未二十彷彿能追憶者與穉青處纔八九年幼青四五年若青以歸爲寓踪跡相出入爲日尤短悲夫其幸而存者又皆落拓不善治生壇去家三至京師足跡徧齊魯趙魏思從效青歲時伏臘飲酒春秋拜先入祠墓不可多得爲是圖軸而藏之聊以志吾慕焉文侯曰畫絹易朽不若用紙今唐宋人字畫多有存者壇曰終吾身焉嘗得把玩壇之願也父子兄弟生人之常猶不可自必其況能問之無窮乎退而書其言爲五良圖記

張玉堦字元壘號存輪恭懿公姪曾孫郡諸生

宗譜存輪公雍正丙午薦舉賢良方正不就戊申薦舉鄉飲大賓甲寅年卒壽八十有六生平積學

爲行不事浮華深體躬行實踐之學雖一言一動不失先民矩矱者年碩德可以挽頹風而振末俗矣

清河名壽錄序

竊惟松楸在目猶切瞻依霜露經心每懷梧楸雖鬱志於芸窗末由自振詎忘情於菽水徒數年衰憶昔幼儀惟切斑衣之慕泊乎就傅爰知家乘之貽觀名位之斯皇顯揚堪義檢實疇之用錫几杖增輝一本相承支派雖分五桂千人辟易家聲實誕四方每欲搜羅全譜用昭同室之多材其如卷帙日繁不稱殘年之目力然而名登奎壁雖疏遯尙切景行因知年近期頤豈後裔罔思平格況乎列祖列宗已尊著系支之首聿凡公族公

笑囊盡餘附錄卷下

手

姓自同深欽仰之思則是頌在一人而本支子姓恍同就日而瞻雲至若述彼奇猷卽竝蒂宗人奚翅稱先而則古按部而閱則由源及委而保世之念興也勃焉分版而稽則自今溯昔而復始之良油然而生矣獨是宗規之有是非一若朝常之昭法戒苟修名之立正可爲敗類之前車而歷歲之不長尤足增毀折之隱痛迺若有才何磊觀之無異離火之光且當女節堅貞持筆以著坤儀之範是用並列以表孤踪若夫紀其年庚則百世之神明如在抑且詳其墓道而千秋之禮祀常新夫余也雖寄筆舌於經年在後人宜體苦心於異日倘能付之梨棗庶幾不墜宗祧是有藉眾家之坊衛卽以繫

一姓之干城注思慕切屬望方慰

張需生字雲先號留楚恭懿公姪曾孫平陽籍康熙

王子拔貢官學教習候選知縣

杭郡詩翰留楚皆撰述新文襄公與
幕友陳天一問答之語爲治河述言

過仲夫子廟有感

劍佩雄風何處求尚餘祠廟對清流殘碑有客看遺像

野市無人薦庶羞殿角風聲喧燕雀門前日色冷松楸

結纓已遂成仁願豈惜平生志未酬

張續孫字宗緒號鑑堂恭懿公姪元孫仁和增生順

治乙酉拔貢官黃巖教諭有冰崖詩集粵游草

吳顯曰宗緒司鐸黃巖時有兵亂借室盧氏避于
項氏之後嗣盧指清泉語宗緒曰服有不測是吾

笑妻蘇徐附錄卷下
死所會兵解得無恙然其志節亦已
可嘉矣既歿宗緒賦悼亡二十章

上十八灘

西江江欲盡灘勢迴紆回急浪天邊下孤帆石罅開山

深埋虎豹樹老宿風雷自歎常飄泊蕭蕭白髮催

巉巖潭底路何必數盤叢地扼雙江合天開百粵雄榜

人迷白晝詞客畏長風不慙山川險誰知造化功

張錫蔭字允曾恭懿公元孫烏程籍順治壬辰歲貢

官太平訓導

宗譜允曾爲儒承公六子嗣儒家學純博淵雅值
明季之亂避居吳興遂占籍焉江書善畫尤精音

律量不宏而雅好持杯酒酣以
往議論風生深爲晉人風味

郭孝童墓下

嗚呼龍蛇謠介推寄孤憤此身爲用文縣山負母隱晉

文出下策一火玉石盡年年清明節寒食嗟可憫今也

郭金科十五性明敏居近禮拜堂攸鬱里不謹星火忽

燎原雲墨風尤緊一炬數萬椽排牆而接吟小人知有

母母也誰援引願與母同生願與母同殞歎息路人多

陳奏出賢尹西湖表高冢封樹列闌楯一曲火中蓮歌

哭調琴軫

張丹原名綱孫字祖望一字西山號秦亭又號竹隱

君恭懿公姪元孫仁和諸生有秦亭集十二卷

明詩綜綱孫有從野堂詩集毛馳黃云祖望詩悲
涼沈遠矯矯然不羣葉聖野云秦亭詩輪囷結轡想

諱不亂有雅之遺靜志居詩話秦亭論詩謂少
陵七律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不過賦爾以是

笑妻蘇徐附錄卷下
人皆賞其七律然不若
五古之波瀾老成也

乾隆杭州府志文苑傳張丹初名綱孫年三十二喪
妻不再娶體羸善病講服氣導引之術晚年夢神

人更名丹稱秦亭山人西治十子之一也論詩謂
少陵七律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不過賦爾其

南北行旅諸篇尤
奇爲全集之最

今世說張祖望美鬚長尺餘手足胸背皆有毫
寸許夏日好袒腹臥大樹下廉介不樂交遊好爲

詩古文詞喜山水深溪遠谷
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

題元洲族祖秋江垂釣圖

吾家元洲公應官至師傅張相將奪情拜疏名不署葛

巾野服浩然歸遺興每畫滄江趣鵝溪之綃色似銀落

筆點染生煙津天寒晚浦霜氣新江皋木脫鴻雁賓槎

枒老樹抱龍鱗蒼藤白石子年春挂之候在瀟湘濱妙

處梅花古道人此畫藏之姜氏子姜子瞻我我心喜眼
底忽見沙渚迴屏閒卻怪雲霞起更有漁舟露石角老
翁兀坐澄潭曲垂竿不見鰕魚肥戴笠長伴鸕鷀宿問
之不笑亦不答短衣赤腳船頭踏水路微茫月未生蓬
牕半溼煙欲合嗟嗟我生徒見畫不知勲業美吾祖聲
名播青史後學亦有董元宰元宰妙筆人爭羨官拜尚
書擅山水吾祖吾祖人所欽對此不啻高山岑藏之尙
畏開廚走會須珍重比黃金

明月出滄海忽然飄雲衢徘徊玉井閒流光照庭隅
眾星正低昂宿鳥過我廬白露下邱園零落委薜蘿
時序

亦已邁殷憂起踟躕念我同父人夙夜猶離居小者年
十四大者二十餘鶉衣殊百結鳧此弗充虛環堵何蕭
條雅志尙詩書豈不傷我懷中心徒區區適彼曠野中
猿猴相追趨析薪莫採桂芟草莫斷瓜桂枝自連理瓜
蔓自連株汝其佩芄蘭慎保此璫璣莫言思無極歲暮
當相須

數載盧龍郡終年楚水鄉雪花遼地迴波路洞庭長征
雁兼風落雕胡帶露香邇來詩句好發興意蒼茫陸曾紹
汝才能繼述舉世莫知何翡翠原文烏珊瑚豈素柯貧
真晉陶淡詩自魏東阿朋輩多風雅湖山足嘯歌諸王發

周郎有雅韻英氣世閒稀蘆葉弓弣脆桃花馬色飛逢
人常脫帽見我必攬衣旦旦竹籬過談詩掩蕙幃周獻
吟罷時過我荒村兩度橋偶驚魑魅出最喜薜蘿邀汎
汎步兵酒依依弄玉簫汝琴已在几坐待鳳皇調沈宗琦
堂中奉嚴父室內喜眞妻出則丰神異入還居處齊英
年愛學道僻性暫幽棲語我游天目幾時可杖藜陸曾禹

僕少修名譽樂道人善以故後進英敏之士率多契合
途中遭坎珂家業零落絕意仕進而向之從遊者過之
道塗目視而過漠若弗識或反誹笑之卽先子之懿親
戚屬知交密友多存亦無問者杜少陵云浮雲如蒼狗
僕有感於斯言於是爲賦其辭曰

伊陰陽之未舒氣盤薄而爲雲初觸石而霏霏習映川
而鱗鱗霏霽於蒼莽之野霽霽乎阨陬之濱雖逶迤以
出岫終戡矐乎夕曛其爲狀也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
隱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
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霽
海生岑長江倚岸驚濤崩勃重陰瀰漫狀若飛鳧或如
浴鶴潛虬上游水鵠矯翰若夫羣峰鬱蓊疊嶂陳牙朝
暮吐納互起交加屯谿蔽谷複嶺迴沙嵯峨崇巖列象
參差翳玉門之衰草接隴水之寒煙助悲風以振野匿
白日之西遷望嚴陰以四布任匝地而連天征鴻嘶而

忽後塞馬鳴而不前色絲逸以千里木銷落而無邊翼
翼翻覆攏攏續紛依軒檐以出樹潤柱礎而紫門猿狖
鼯鼠嘯其裏文狸赤豹隱其根巖油油以如霧林洩洩
而若昏俄輕清以冠峰乍斂合而歸村氣蒸地表陰
際天睡映日斐疊隨風行移因春夏以有方變晨夕以
無期將東西之靡定實高下之不齊幻列國之牛馬舒
朔野之旌旗效羣羊之簇簇像驚鳥之飛飛類林木而
鬱蔥非煙水而淒迷似樓櫓以岬嶮宛龍螭之蹙蹙既
蒼黃以異色亦黑白而互宜諒世情之有然心怒焉而
興嗟亂曰日月雖逝出陽谷兮江河雖注始沫洛兮未
若浮雲無所繫兮恍惚晦冥天地閉兮屏翳呼號怒翻

笑囊齋餘附錄卷下

三

益兮飛廉奔屬奮揚塵兮雄虺九頭爭吞人兮豺狼噬
物行僥僥兮鬼怪奇詭不可陳兮曠焉四除清寧得兮
羣生歡愉無殘賊兮

張賁孫字祖明號繡虎恭懿公姪元孫郡廩生崇禎

甲申五經拔貢有白雲集十七卷

陳撰白雲集序略曰白雲先生若青水鄒之仲子
也既天奉倬敏復得稟承其家學蘊蓄光雅本末
兼其磨礪滋潤時而出之其爲文章一取法于先
秦兩漢號稱鴻博諸所論著皆有關於世教風俗
追古作者至于陳理指事胸襟而於情事者所可
如防止水如藥應疾非草率疏闊於情事者所可
託也才名蔚起里中長老談文藝者咸未嘗不
其邑遷改以後其文愈老愈熟草率盡沈雄
老靠獨成一家蓋坎壈流離泰錯互皆足以練
其深心而後其客氣足跡所至煙霞披瀝求其騷
傷吟瘁之象而莫可得若夫憂悲愉懌感物而動
悉寓諸有韻之言咸樸樸自然可以嗣風而續雅

五律尤能深涉杜律與從兄秦亭詩老相頡頏茲
其習孫體道出所藏本刊諸家塾更致其從祖樓
亭君屬言于余因肅記數語至
晚歲所作已淹落無從甄拾矣

孤竹祠

驅馬入盧龍道旁祠宇起借問誰氏祠云是孤竹里孤
竹有二賢天地留人紀田氏一株荆漢家一斗米彼此
尙不合千乘能爾爾況聞扣馬言大義懷如彼萬古生
氣存誰言采薇死

過孤山廢莊

先祖讀書處

興廢何年事荒山此獨存野花低燕子枯竹長龍孫有
客誰留姓無牆不閉門登臨懷祖德俯仰欲銷魂

獄中寫懷

笑囊齋餘附錄卷下

三

古樹陰陰覆棘垣無端幾歲此寒暄愁雲急雨中宵至
擊柝鳴杼日夜喧司馬文章空自著鄒陽詞賦更誰論
艱難苦恨容吾在黃雀嗟嘆也報恩

哭八叔二首

一寸丹心死竟灰傷哉抱璞向燕臺空懷致主匡時略
不見高車駟馬迴垂白老親長抱恨伶仃稚子未知哀
喪子寧少吾徒在那得斯人濟世才
幔亭道統墜如絲幔亭先王敢謂尼山屬子思齋志可
憐諸父歿傷心畏讀五良詩八叔自述先十輩黃泉有
恨遺書散白骨難忘宿草知吾老更誰堪寄託孤墳慟
哭淚漣漣

辭文體

三代以降士非文無由進歷代帝王所以取士之道率於文是尙體製不同要皆用之可以經世而傳之可以華國者也漢去古未遠多通經古學之士當秦火之後而文學蔚興賈誼董仲舒之應策皆切中當時之務而詞采爛焉其餘子虛上林之賦雖卮言無當亦足以粉飾太平而敷揚當世之盛唐宋以來陸贄之疏韓愈之表蘇軾之上書李綱之封事皆經世之文也其餘詩賦古文詞彪炳當時垂光來禩彬彬作者之林矣明興以來獨以制義取士取明經而已昔人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國家有大典禮則援經以證之有大疑獄則引經

笑臺齋餘附錄卷下

三

以斷之禹皋之謨訓周召之風詩皆其當時對颺之鴻烈也然則明經之學上紹三代下軼漢唐有非雕蟲小儒之技所可方駕明矣士應科舉之文誠能釋孔孟之心傳闡程朱之理解則所進皆端人正士豈不甚盛而習俗相沿遂成帖括則八股之陋也最弊者無過易象春秋以章句浮詞解易而義文之蘊不傳焉春秋則主文定而棄三傳復以傳合配題參差割裂全本訓詁始也以胡傳掩麟史繼也以訓詁掩胡傳而全經幾晦是明經所以廢經也八股之文既成進士施之政事而無用通之詞賦而不合則相率棄之即使鑠心剗腎竭士子之精力以窮極於八股之至工遂與唐詩宋論傳之

千古而不朽臣不信也又從進士之秀者選而爲翰林夫翰林固天下文章之府也二百五十六年間以庶吉士起家者蓋二千餘人不爲不多矣今以古文詞傳者幾人翰林無詞賦臺省無奏疏而一代之文章盡矣世廟中年奮然欲改制度興禮樂更建郊廟釐正祀典而升歌樂章鼓吹雜曲大都皆俚鄙之詞是時不少文人庶幾上繼繆襲何承天之跡無難也而分宜當國起家翰林不欲使外僚得參文章之事遂無以光當時之制作則蔽賢之罪也名臣疏草何止充棟最著者楊忠愍之劾權嵩楊忠烈之觸閹魏叔皎大節雖與日月爭光可矣而文采遜焉言詞通俗義取易明傳之將來無可

笑臺齋餘附錄卷下

三

誦法況其他哉今天子誠修葺本朝之文獻揚挖祖宗之豐功偉烈成一代不刊之書其徵辟名儒博采嚴穴天下之大豈無潛修好古之士能奮志述作上追漢唐宋作家之盛者哉若肉食之徒取充位而已人各有能有不能勿復以文章之道責之自今制科取士之法幸稍異其體製而變通於八股之外參辯諸家疏解之異同取義明而止庶於古先聖賢之經義不謬其選擇爲翰林者務考之以實學而不徒以揖讓進退爲文庶幾古學興起焉

廣人才

天下不患無才也而今天下卒不得人才而用其患有

二其一曰文武分途而強勇之材不出也其一曰資格太嚴而敏幹之吏無聞也斯二者人人能言之今天下懲其弊亦既合文武以並重開徵辟以求賢矣而二者之患卒不去豈惟不去又從而加病焉其故何也文武科三年一舉其以文試爲進士者又從而較其騎射文臣三品以上得薦舉一人起家爲縣令是天子所以求去此二患之道不可謂不切矣乃上求而下莫之應上以實意求而下以虛文應是天子愈變法而卒不收變法之效然後天子亦厭更張之無益而一任故套之所爲是文武日益分而資格日益嚴也臣所謂二者之患不去又從而加病者此也天下本無異才也萃天下之

笑囊齋餘附錄卷下

五

精神智慮而畢力於科目者蓋二百四十餘年矣習俗至深雖有豪傑之士十九俯首而習章句一旦天子有格外之求不得已向流外雜品中庶幾遇之今選一將焉而行陣之進退不議也擇一吏焉而法律之科條弗諳也其所異於應舉諸人不過曰椎魯無文而已天子亦安用此椎魯無文之人推之爲將而用之爲吏哉臣故曰二者之患不去又從而加病者此也無已廣科目以求之可乎一科進士不等多寡約三百人減其十之七八姑取五六十人足矣此五六十人如古之博學宏詞科必其文詞典雅而學術淹博者也苟以匪才充數而有他貴緣者殺無赦餘外別爲材勇科試其騎射而

策問以封疆之事取數百人別爲政事科試其律算而策問以法令錢穀之事亦取數百人以材勇科進者初授爲縣丞捕官陞授爲州府同知司其府州縣諸姦禦寇之事鄉兵統焉再遷爲兵備僉事而內擢爲兵部郎官其自僉事郎官以上材能出眾者登之大用外可以任督撫內可以參司馬之堂則強勇之材出矣以政事科進者初授爲州縣糧官陞授爲府推官而內擢爲各部郎官自推官郎官以上材能出眾者外爲郡守藩臬內參侍郎勿論而敏幹之吏出矣其應舉下第而願充府州縣吏胥者有司得選擇其序用之以年勞進亦得官參佐以序遷如此則天下無廢才而政事日以舉今

笑囊齋餘附錄卷下

四

爲三途並用之說者曰國初夏原吉以能書起家況鍾以司吏被薦皆爲名臣斯言似是而實非也今之吏胥輒視貲多寡私相授受曰缺錢問之律令不知也問之算數不知也雖積有年勞又安所用之乎在昔蘇洵廣士之說言西漢名賢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輩才兼將相其初皆出於吏胥是大不然秦法以吏爲師士非吏無由進其爲吏也一如今之博士弟子員耳以故蕭曹皆爲刀筆吏漢去秦未遠往往因秦法故也今之有名爲吏胥者大率市井豪猾之雄能媚事上官攫取賄賂病民而蠹國者也此輩不去又從而登用之無怪乎民病日益深而貪墨吏日益橫也

張振孫字祖定號遠庵恭懿公姪元孫錢塘諸生有
雨峯樓集江行草

楊文孫曰振孫亦工五言律九稱其如中風流
冠于十子振孫亦工五言律九稱其如中風流
思云草新魚食鴈花落燕泥香西溪道中云松稍
懸栗鼠竹底出杉雞山行云落花春草徑疏雨夕
陽山初陽臺生雨燕波昇海日障巖落峯雲行楓
北云松翠因生雨燕波昇海日障巖落峯雲行楓
經晚鷺立蓼州晴香不待花過桐廬云中行楓
峯鷺鷥鷺鷥飛句皆警鍊深窺浣花翁堂與
吳振鶴曰祖定為前明孝廉維浣花翁堂與
學馬勝山崇勳實德祖定世其先業貧而好學與
吳大紳錢玉崇勳實德祖定世其先業貧而好學與
祖望照詩云盛明作者何有西陽竹枝詞合刻其兄
我弟十四足與敵伯仲之問自同行其傾倒如此
後隱居于西郭其歸翁曰吳思亦賢士也乙酉後
不樂居城市攜家往依焉布衣幅巾相與向羊于
山水之間遂以終老追思歿遺命勿作佛事祖定
以五子書日向桓前誦之皆可謂篤
清能自異者矣卒時年四十有五

吳秉彜餘則錄卷下

聖一

南山訪砥中不遇

扁舟春泛泛山下問山家古塔撐煙直長橋出霧斜門
庭參竹色籬落亞梅花徙倚待之子采薇山徑遐

孫獻葵過訪雨峯樓

為客沽春酒高樓看雁飛未霜橙尚綠食稻蟹新肥落
日生秋氣空山老布衣知君愛泉石訪我應忘歸

祖望兄自姑蘇歸于館中因同歸從野堂宿西

軒

向夕同延眺疏星挂碧蘿墮階知果熟照水覺螢多濁
酒臨池醉新詩按節歌偶歸一夜宿翻似客中過

張孫鳳原名鐸字覺始號丹山恭懿公姪元孫郡諸

生有見山堂詩集

諸朝棟曰丹山學問淹貫長於韻學著音韻
律五卷平居澹于榮利栽花飲酒嘯歌自得

小遊仙謠

玉顏紅頰賽桃花一本撐持五葉遮丹鼎九成鎔大冶

盧都紫上活硃砂

認蕉寬鹿正迷離卻有漁郎權暗移只怕覺來仍說夢

落紅狼藉溼胭脂

張綱孫字祖聞號菊裳恭懿公姪元孫錢塘諸生

諸賢發曰菊裳至性過人敦行不怠設帳訓蒙
提印授以小學稍長為之講近思錄等書謂此根
本所在聖賢之
初梳不可忽也

懷陸子容蘭江

吳秉彜餘則錄卷下

聖一

浮梁下鐵鎖暮艇欲何之揖客羣峯削盤灘老樹危江

聲走縣市戍火出城埤此際勞人宿烽煙只自悲

張景曾字行表號林溪恭懿公五世姪孫順天籍拔

貢有林溪集

秦亭氏曰景曾姪自幼博通經史文名傾京洛且
至性過人不避艱險父繡虎以發配殂於烏刺景
曾繼彼重繡繡關塞走長白於白楊衰草間覓父
骸骨以歸繡漢公卿下至軍民咸稱其孝生平豪
邁不羣嘗壯遊出塞直渡遼水賦詩
寄志體格崢嶸著有治河策黃河圖

出山海關

十載江湖客今為出塞游風煙生馬首塵土敝羊裘遼
海波濤闊松山草木愁閒關何所事乞食笑迂謀

張卿曾字魯唯號栖崖恭懿公五世姪孫

吳振棣曰：栖崖從學於表兄沈武仲及吳大紳于南屏之淨慈寺。仲春之望，其父望借弟祖定至寺，武仲大神約作夜游，因攜錢玉蘭及大神門人魯子共七人，放小舟中流，明月折波，水雲薄出，洗筆其傾，夜半俱醉，諸子脫巾狂呼，學為鶴鳴，與山大吠聲，不住徘徊，徒倚比曉而歸。此亦游賞之至樂也。見祖望夜游記。

夏雨懷陸德衣

驟雨傾村北，山莊瓦亂鳴。火雲奔古樹，風色響孤城。嚴日一邊漏，潭花幾處明。寄言荷蓀者，林外好躬耕。

張琨字禮安，一字冠溟，號荔庵。恭懿公五世孫，郡康貢官山東東昌糧河通判。

汪德容，字銘略，日葵庵十歲喪父，人每語及輒流涕。母朱氏苦節撫育，方冠即有文名。康熙丁巳，特科俊秀，公急干進，取竭職以輸天，卒不售。讀書國學，復以監元授貢，考授教習，候補知縣，効力

清江分理高家壩險工，終日夜立河畔，工竣題授東昌府糧河通判。每以不獲科名為歉，奉委巡視七省河工，所至供億絲粟不授親族至署營盤，款洽後以積勞致疾，解組歸田，行至禾中而卒。

遊照膽臺憶社集同人之作

人心終可見，明鏡不須臺。閩海金戈指，鄱陽玉印來。妖氛銷赤日，龍德破春雷。選勝孤山社，風流首重回。

張思閔字穉登，號兩閒，恭懿公五世姪，孫官江南太倉知州。有兩閒書屋集唐詩。

杭郡詩稿輯集唐詩有陳撰，屬金司農吳廷華汪臺顧正謙諸公徵刻。啟時在乾隆四年己未，宜興儲大文為之序，盡上下平韻各三十首，一日無題，一日漫興，一日遊仙，一日禪悅，今各登一篇以志梗。

無題

無題

青鸞飛入合歡宮，畫戟門開蠟燭紅。桃臉曼長橫綠水，翠川輕嫩怕春風。綵牋曾擘欺江總，香棗何勞問石崇。莫道人生難際會，綺筵散後繡衾同。章莊注：居易。

漫興

赤板橋西小竹籬，功夫自課少閒時。寒歸山觀尋碁局，曉入江村覓釣絲。發跡豈勞天上桂，解顏惟有袖中詩。免教世路人相忌，冷笑行藏祇獨知。崔莊注：韓偓。

溫庭筠，字國風，及司空圖，李咸川。

游仙

九華春殿語從容，仙醞嘗分玉笋濃。絳簡尚參黃紙案，赤墀同拜紫泥封。已甘茅洞三君食，遙聽緱山半夜鐘。惟我心知有來處，羅浮最近海邊峰。楊巨源，韓偓，武元衡。

禪悅

秋色西陵滿綠蕪，草堂生計只瓶盂。欲離煩惱三千界，不踏長安十二衢。利路名韁多忌諱，藥畦經卷自朝晡。閒來石上觀流水，清淨泉中智慧珠。吳禪，白居易。

李咸用，李羅，李涉。

張振河字穎曾，號龍門，恭懿公五世姪，孫仁和諸生。姚思勳傳略曰：穎曾紹述家學，博極羣書，性孤僻，與人寡合，惟論經史或古文詩詞，則終日臺臺無止之，不願也。故遺著流傳極少。

張振河字穎曾，號龍門，恭懿公五世姪，孫仁和諸生。姚思勳傳略曰：穎曾紹述家學，博極羣書，性孤僻，與人寡合，惟論經史或古文詩詞，則終日臺臺無止之，不願也。故遺著流傳極少。

借蓋翁姪重修宗譜以詩代跋

五百餘年培植厚宗支蕃衍各紛傳一編統系綱維遠
列世增修歲月遷族姓永敦勤纂輯祖靈默寄共矜憐
啟云繼述能繩武惟望詒謀奕葉縣

張永祚字景韶號兩湖恭懿公五世姪孫郡諸生官
欽天監八品博士充武英殿經史館纂修有兩湖

詩草

吳顯曰景韶曾祖秀初先生名岐然國初時寄
迹編流稱仁庵神師故景韶詩亦喜作禪語母為
徐處士士俊女通曉星學甫九章法無錫相國
五緯稍長極意步天履習九章算法無錫相國
皆兩志歸里後取平昔所著天象原委足成之凡
二十卷呈請張博士見過詩云觀天已占應驗

夏口幽居

校歷元嘉議費調紀其實也辛于竹竿巷萬氏清
白堂寓齋有女能傳其學齡諸生沈度字天橋亦
善推步法其所著書在度家先是景韶年近三十
尙困童子試天竺山中有女不肯妄許人得青一
衫始可景韶謾以諸生應遂委禽為贅婿人謂
益力卒儼然為真諸生破涕始笑盡錄言景韶
善山水未見傳本府志以入方伎傳似未允也

夏口幽居

無事幽居日倍長一篇時對竹匡牀風聲檐角能消暑
樹影階前會送涼靜處方知千慮妄閒中始悟百年忙
寒冰三尺街頭賣便是仙人濟世方

張果字誠然號蓋翁恭懿公六世姪孫順天籍乾隆

辛酉舉人王中會試明通榜揀選知縣

姚之煥蓋翁詩序略曰吾友蓋翁性剛直內外斬
斷義形於色雖素所不喜見其善未嘗不稱道好

友相切劘或引繩批根初若難堪者既退未嘗不
及其美失其苦思難若身受之非死而後已歟夫
及四歲失恃十而孤三十二而母歿及族女于賢獨
奉後母一弟居舌耕不給而妹及族之族與獨者
復待食焉為弟授室于終不得娶以死少時母尚
未葬適先塋見弟繫纆而殯者輒心動自是凡十五
京師渡河逾江走關陝衣糲食惟恐過每歸輒
葬數棺三十年來所葬已逾百矣始生時大父夢
大治令來謁衣冠凜然捧其首而拜垂髫時方睡
鬚白袍履踏大海波濤開既寤則暗室中光明異
常纖毫畢見每語及古今節義事躍躍神動忠孝
之性豈偶然哉

追悼法音禪兄暨樹虛吳居士

力疾封師塔傷哉匍匐情去來通一氣付託了三生執
手神先別傳燈夢不成十年簪盞地倒屣有誰迎

津門舟次

受業蓋翁附錄卷下

吳

知是魚鹽地人家傍水居名園經雨後野艇受風初濱
海流全濁迎秋柳漸疏蟬聲驚午夢不得到華胥

五十初度述懷東仰思餘

細柳青蒲刺眼新百年贏得半閒身秦關楚嶠供詩料
鶴子梅妻結夢因把卷不知雙鬢雪栽花惟望一枝春
風塵來往誰相識安樂窩中偶卜鄰

戊子正月二十三日為老母九旬壽

九旬老母七旬兒環繞慈幃進壽卮轉眼十年駒過隙
縈心萬縷繭抽絲幡然手足都無恙最爾門閭尚可支
自責自嘲還自幸一瓢春酒一篇詩

立夏前一日旅店作

八上計偕春夢醒殘瓊牀有墨痕香東皇將別猶憐我
飛送榆錢滿客牀

張鼎捷字華第號憺人又號冰壺恭懿公六世姪孫

陳修可傳略曰冰壺外舅學無師授力探苦索久
遂豁然少作詩文才氣橫厲排突一時莫與抗手
後乃仿之力持風格歸于平淡嘗論詩以中正和
平爲宗不尚瑰奇不矜瑣飾但熟讀陶杜全集不
患不成家耳蓋
以詩人自處也

忻太夫人壽詩冊跋

余家世居武林自冢宰中丞而下代有人文曾大父步
青府君舉孝廉三上公車齎志以歿府君爲贈公青林
府君第五子青林府君自出判漢陽歸里始舉府君忻
太夫人尤鍾愛之少成名著有東郊草堂詩文集行世

奚囊蠹餘附錄卷下

聖

居京邸得與諸名公鉅卿遊忻太夫人七十生辰一時
遠近名公製詩郵祝府君辭世大父西白府君暨先府
君什襲而珍藏之余於先世遺物百無一獲獨得忻太
夫人壽詩三十二首如阮亭先生輩墨蹟琳琅璀璨洵
爲希世之寶懼其散佚付之裱家分上下二冊裝潢成
帙非特誌祖德也亦以成先人之志并示後之子孫知
寶貴云爾

張輅字素文號樸軒恭懿公七世孫

宗譜丁家山祖塋地畝被隣境侵占頗多乾隆丁
亥素文集宗人清釐悉附歸之不矢寸土惟徐邵
兩姓以園堂護龍佔我餘地情求懇切請聽酌償
乃議永遠納租增爲三台山墓祀之費有租約存
中祠

敬題清河家乘後

頻年採輯全宗譜追溯淵源祖德傳按類分編垂久遠
因支別派任流遷續修在昔光前烈絕筆於今起後憐
繩武有人昭世守千鈞一髮祝延齡

張祥熙字履旋號笠亭恭懿公七世姪孫錢塘諸生

朱文藻曰張氏自中州遷武林在前明時九世簪
纓頗稱甲族等亭爲介然公十二世孫仰承祖德
重修家乘不愧賢良之裔尤精書法無體不工雖
秃筆亦能作字性落拓嗜酒人囑其醉爭相乞書
下筆如飛
無不立應

增修宗譜告成恭紀

耆壽百年咸所羨科名一綫幸相傳振衰起弊心彌切
異派同源運罔遷奕葉增修欣有合鈔胥自効敢期憐

奚囊蠹餘附錄卷下

吳

願言併力培根本燕翼詒謀瓜瓞綿

奚囊蠹餘附錄卷下終

亭

船

如

乘

李駕部集原序

太史公有言虞卿窮愁而著書是殆不然人苟戚於窮而愁生焉其于辭也必不達又安能著之書乎夫謂窮而著書者負磊落之才阨塞偃蹇黜默無以自明即假文章以宣洩不雜怨尤之私以傷和平之體若是則慙安生焉少偕李子少負雋譽以茂才異等舉進士今嘉興稍遷駕部郎供室厚誣譏於一試人咸歛望焉而李子碩度洪衷飄然漸遺蕭散之懷無殊韋布悅三吳之勝畱滯經年扁舟往來左右圖史時從二三名彥翺翔

李駕部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其間意興所鍾歌詠間作其於得失之際澹如也可謂心定取舍之極而不眩於輕重之權矣則哀集近著疎以舊作總凡若干篇授其友人傅君鉞爲之題曰李駕部集就教於予予因得而三復焉文藻之華體格之正未論可當古之誰氏覽其辭見其襟度光霽洞測元機故其詩曰已悟浮生理渾忘去住心寄跡市塵雅尚邱壑故其詩曰隱此碧巖栖因之定吾性不自盈假求益無方故其詩曰澗澤苟無從虛此年歲侵迫志冲素久要自易故其詩曰撫景滄志歸永懷歲云莫推此類

也可以觀所養矣夫仕宦者一時之浮榮也文章者不朽之上務也沈宋之在唐初清議共擯乃能流聲文苑焜耀無窮剩馥殘膏沾丐觚翰當其時都鄉相而燼滅者何限以此方之就重就輕明者當知所取舍矣雖然沈宋猶不能安其窮者也故佺期詩曰平生守直道遂爲眾所嫉之問曰自惟最忠孝斯罪懵所得覽其辭而揆其心幾於訕矣方之駕部不亦大有徑廷也哉如沈宋而詩傳吾知駕部之可傳也茲特著其詩而文無俟贅焉

李駕部集序

詩雪軒校刊本

嘉靖辛酉歲仲冬吉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前廣東提學僉事錢塘田汝成撰

李駕部原集序

李駕部集詩一卷文一卷計若干篇其門客刻之以傳者先是李君以名進士出宰嘉禾公餘之暇時以詩文見訪予始識君於名流之中見其清才逸藻高格雅調私心竊向往久之而吳中人士亦屢屢稱重謂君異時必有大建明者既而政聲藉甚詞翰日工而名亦日益茂尋晉留都駕部郎乃爲思才者所媚君卽蠅蛸榮津選勝遨遊與吳中諸名士結爲方外之交於是陟鴈山探禹穴而徘徊乎天目之椒登句曲度黃河以臨眺乎

李駕部集序

三詩雪軒校刊本

秦岱之表凡諸佳勝覽題殆遍觀其廬山東山之作激烈雄奇高朗闊暢有橫鶻九州之氣俯視八方之懷其他詩文亦多稱是予嘗謬評之文章法漢魏古詩法顏謝歌行法李杜絕律則又取裁於沈宋王孟諸大家咸趨詣人品信得江山之助矣昔司馬子長周遊八極以楫柁其豪宕不羈之氣故其文若天馬行空步驟不凡今君仰摩崑崙俯吞滄溟若欲囊括宇宙以大其襟抱者斯亦太史公之遺蹤也雖位不稱才靡究厥施然宦情孰與遊玩之樂要其所自得固已多矣或謂權愉之

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今君之詩文鏗鏘發金石幽杳感鬼神固有餘也觀其詞意夷曠冲澹優游閒適若栖蹤霞外遊神物表者非敝屣軒冕浮雲富貴者又烏能詣此境乎集舊有刻本傳中洲輩復輯其近作再梓之而屬序於予予曰是集也譬之鳳毛麟甲人皆識之固不俟予言而後傳也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同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譔

李駕部集序

四詩雪軒校刊本

序

駕部集者吾周少偕李先生所著也先生諱時行少偕其字別號青霞山人乃前明南園後五先生之一生平著述甚夥有駕部集青霞漫稿雲巢子天求子癰瘡子諸書今皆散失無存比年以來族人訪求遺佚僅得是集於城西而簡篇錯落已無完本彙而輯之得詩文各半共爲三卷凡若干篇按先生生於有明嘉靖時自爲諸生已爲領海知名迨舉進士乃補外得越之嘉興邑號難治先生以文飭治法立令行未幾闔郡翕然都

五 詩雪軒校刊本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御史稔其才以治狀上聞陞授兵部車駕司主事而忌才者蜚語中之先生遂拂衣去肆游橫雲天目天台雁宕以及靈巖虎阜諸勝逾年乃還復寓止於羅浮青霞洞是時湛甘泉黃泰泉兩先生倡道東南先生後先從遊講學日以著述爲事其視名利之榮枯得喪若螻蟻之過其前往者弗留來者弗染淡如也嘗攻先生之學凡六經子史以及三唐兩漢之書靡不淹貫而鎔精鑄液務以究天人窮閭奧成一家之言而又博游於三吳兩越燕齊楚豫之交凡遇名山勝跡流連累日登臨吟

眺以磅礴其氣而又徧交海內人豪詞流夙素所在訂交結社聯吟風晨月夕以跌宕其才故其形之翰墨間者有若摩星浴日凌五嶽而噴三江視世之尊聲貌古者其相去不大遠乎世之論者多以先生之文不盡傳輒謂造物忌才故多摧折而余謂不然嘗觀古來豪家巨閥助華聲望豈極一時不轉盼而已成陳迹而文人學士嘔心吐血之餘垂之一二日傳之千百年雖值世變滄桑沈浮漂泊而精靈煜煜時隱見於名山大澤中故幾經剝落而猶畱什一於千百使後之讀者得以潛窺其所學想見其爲人此殆有天焉以陰爲珍護之者乃知造物愛才良非偶也邇者郡邑紳士聯呈各憲俾後五先生咸得奉主入祀抗風軒有光祀典其繼自今文章道範俎豆長存與前五先生後先輝映而先生爲不朽矣時乾隆癸未其族人錢版而新之曰屬余爲序余不辭固陋而綴於其端同邑後學車騰芳夢洲氏拜撰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族祖青霞公少負才華登嘉靖進士由浙嘉興令擢車
駕主政官雖不高而文名特噪於大江南北昔人謂公
古詩法顏謝歌行法李杜律絕取裁於沈宋王孟咸超
詣入品以抗直忤上官歸與詩人梁公實歐楨伯黎惟
敬吳而待諸公復社南園爲後五先生生平著作甚富
有駕部集青霞漫稿雲巢子天求子癯瘠子諸書世運
滄桑屢經兵燹皆亡逸散失竊念寒家自宋安撫公占
籍番禺而後代有聞人家學淵源縹緲是紹先都御史
惟大公尤工詩古文詞同時田汝成王慎中屠應峻各
負一代雋才僅嚴事公爲益友所著三洲集麟麟炳炳
馳譽中原達自東髮受書卽與先孝廉潛江叔肆力搜
羅冀得青霞公諸集與三洲集及煙客公鴈水堂集嘯
樓前後集太僕公表忠錄都爲一編重刊問世奈老成
凋謝家藏書後叔見背事遂蹉跎不果歲癸未承各
憲徵文考獻見南園後五先生流風餘韻足爲後進典
型旋建主入祀於大忠祠之抗風軒以追配前五子爲
吾粵盛事兼奉文來取公全稿屢催弗獲今僅得駕部
集於城西寧壽堂而板籍模糊字多魚魯爰率族人悉

李駕部集序

七詩雪軒校刊本

心營校錄諸事梨其殘佚未收者尙望後賢繼志毋或
因循庶當日良工苦心不致閔然墜地刻成因觀縷繭
末紀諸簡端云

乾隆癸未仲秋元姪孫達謹識

李駕部集序

八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集附錄

詩雪軒校刊本

留都夏官尚書郎青霞李公像贊

於戲是爲吾青霞先生之遺容也乎夫何其貌之肅如也衣之澹如也其始登第入金門立玉階觀重瞳虜夫何其冠之峩如也容之溫如也威之凜如也其綰銅章宰壯縣子百姓撫疲癯虜擊彊暴摧權奸知有法而不知有其躬虜夫何其風度之雍容若昔人之指揮白羽緩帶輕裘於軍中也其人爲司馬百萬貔貅皆歸掌握俯視一世睨傲羣雄志將抵掌伊吾北征胡南繫越上佐吾君垂衣九重洽文偃武俾德風仁澤披拂滂澍于

宇宙毋南毋北毋西毋東虜夫何其胸次之灑落略無芥蒂若海鵠雲鴻也殆遨遊四方名山大川無不登眺排洞天訪福地羣仙人笑玉女舞芝童而仙籍無不通虜夫何其學堂之瑩如也眉目之炯如也神思之飄飄如也其胸富五車筆掃千軍作爲文章古人追蹤敷心上之經綸以人笥中之著述驅胸中之雲夢以歸紙上之波濤垂示無窮穹壤始終虜嗚呼斯人也不可作已其將子孫繩繩咸紹書香駿發不已以受其有餘不盡之福以洩其平生耿耿之衷虜凡覩斯像者將欽容下

李駕部集附錄

詩雪軒校刊本

拜想慕興起茲亦我人秉彝好德百世猶同也虜

天王隆慶五年辛未秋九月勒節上吉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前北禮部主事同邑倫以訛頓首拜譔

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青霞李君先生誄詞 有序

夫諡以易名誄以表行禮文之興爰自中古用藉光宣懿德寵揚勛華俾賢士大夫之烈垂聲不泯庶以慰愜幽明有榮有勸豈特飾觀炫聽哉叔世以來風斯遠矣余嘗慨然興喟焉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三者殊科然所以襲輔元化綱維民命培植世教其心一也苟賢人君子存有建樹於時歿令創晦於後則生平之心惓切遂負迺維風化是職者寧辭厥責哉以余所聞駕部主事青霞李君固亦足稱昭代立言之士矣

李駕部集附錄

詩學軒校刊本

余蜀有司馬相如爛於詞賦王褒講德著頌揚雄識古文奇字作太元法言皆能垂諸後世私心竊嚮往然未覩時賢有足方駕者也自余試令錢唐邑以山水甲天下暇嘗遊覽其間多高賢詩文飛灑勒石或書大字標名勝其最魁奇環瑋者則駕部君作也因詢君之出處知爲嶺表名進士嘗先余令橋李治甚有聲以鋤大豪獲薦徵鴻都亦以豪構間沮君獲中忌者飛語遂拂衣入五嶽名山游而錢唐則舉踵地也故君題詠爲多後聞其家居開浮邱草堂及小雲林以托棲隱立意不關

時事惟日漁獵羣籍訂以心學發所自得形於著論融融焉洋洋焉成一家言矣或傳其駕部集雲巢子天求子癯瘠子至兩都余得肄業之直可雄視高步於太元法言間不特王馬賦頌而已余乃何幸獲慰未覩之思哉茲余出僉嶺臬方以獲一謁君爲無憾而君已長往矣乃見君之子奇標奇萼二生自循循然佳儒者鄉士大夫多稱君能樹教表俗嗟夫君德在鄉邦功在邑治則立言之事豈足盡君哉向令以君之才陟通顯據津要亦所易致然功業之盛未必可傳如今日者也有欲

李駕部集附錄

詩學軒校刊本

以君文章之富清修之貴一旦博公卿取鼎鉉余知其不願與易也君可謂真不朽矣是宜有以旌揚以昭德行勵風教顧諡典出朝廷余不敢私乃私爲之誄其辭曰

爰有粵賢系出李宗曰少偕甫夙稟睿聰嶺海靈淑鍾此人龍雲鱗霧翼凌厲長空射策紫庭蜚譽南宮試材製錦百里環封溫暘膏雨煦澤冲融迅雷冽電摧滅豪雄薦疏交上忌口並攻方徵駕部竟抑治功長嘯掛冠罔恤厥難九州十岳連覽曠觀一時要路千載文壇揆

厥輕重惟志所安大鯨肆力鼓湧溟瀾揮虹擲電鬱藻
蒸蘭榮敷春華亦斂秋實咀嚙道真炳爛簡帙亢倉鬻
能僅與儔匹言立訓垂允諸作述汗竹藏山久罔淪逸
資于邱園聊以永年周旋容與燕處超然游興有屬遺
厯山川駕言遠征文旃翩翩証道鄒魯觀風京燕問俠
夷門懷忠湘淵亦既來歸悟意忘言離棄象數謝釋蹄
筌居會無何長往九泉窅窅靡旦萬古爲期德傳後哲
功頌遺黎太邱桐鄉式效規隨不朽維三迺亦兼之余
秉嶺慮夙仰在茲悵莫逮晤興言永思昭示士民視此

李駕部集附錄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誄詞

皇明萬曆元年歲次癸酉仲冬吉日賜進士第奉議大
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嶺南兵備分
巡黃州道前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蜀人何子明頓首

承直郎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青霞李先生傳

君諱時行字少偕嘗讀書羅浮青霞谷因自號青霞子
蚤以穎悟聞甫勝冠卽爲郡諸生多士推下之督學田
公汝成文名擅海內君獨被鑒賞會試君作書擬吳太
子辨江充奸益奇之謂當魁天下嘉靖庚子舉於鄉辛
丑舉進士壬寅授浙江嘉興縣知縣地當津要多宦族
鉅家桀驁難治君更盤錯若不勞餘力諸忤法者悉捕
治之不少貸時邑有宦家子睚眦殺人君覆案得其狀
竟伏法舉郡壯之民有訟其兄析產多自與君驗其券

李駕部集附錄

四 詩雪軒校刊本

卽令更相授各俛首慙服御史行部至並廉君治行交
章薦於朝乙巳徵爲南兵部車駕司主事流言風起宦
豪實陰構之而一時同官忌君名太著復有騰飛語中
之者君不能自明遂拂衣而起結方外之士延攬西湖
臥遊天竺下會稽探禹穴陟天目臨虎邱東歷泰山西
上匡廬發胸中之幽藏形諸聲詩以散其孤憤激昂之
氣歸而杜門讀書逍遙六籍漁獵百家小說稗官搜羅
殆盡他如法書名畫古今稱絕藝者多購而藏之暇日
則披圖長吟以自遣吾鄉甘泉湛先生泰泉黃先生倡

絕學於東南君先後及門多所述作有重名西郊築浮邱草堂北城開別業題曰小雲林仍扁曰青霞洞天嘯詠自如冲冲乎若與世相忘也甲子柘林守兵叛城門盡閉內地震恐君與友人霍鍾錫抵掌浩歎欲請於當路提偏師身自擊却之爭奪於浮議遂不果乙丑命仲子奇萼爲太學生君扁舟與俱由吳越歷燕趙齊梁之墟謁孔林登太白樓所過名山大川輒艤舟停驂凝望久之而後去飄飄乎胸藏五岳氣吞九州其所獨得若不能語人者所著駕部集雲巢子天求子癰瘡子四

李駕部集附錄

五

詩雪軒校刊本

方傳誦想見其人君天性孝友以其親之心爲心父友鄧欽不能自存獨傾意厚遇之早歲遭母喪遇忌日輒哀慕涕零兄弟相懽門庭雍睦隆慶己巳春二月卒於城中里第享年五十六君先是爲河南祥符人宋嶺南安撫使慕陶公其初祖也南渡時隸籍番禺菱塘村國初光祿寺觀達始遷省會三傳進階奉訓大夫東城兵馬指揮君高祖也父聞韶好義樂施授楚府紀善母費氏娶龔氏今居大市街壬申三月予得君伯子奇標書爲立傳

論曰太史公云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駕部君早謝榮途鬱鬱不得志考其所論著囊括乾坤濯磨日月獨希聲古聞人天之所以壽其名使百世不朽其在斯乎自古著作無關規勸者卒不可傳雖李太白雄視古今而忠愛不及杜少陵或猶以此少之君銳情篇章多託興寓言以自表見於後世蓋有風人之體焉是可傳也况天資沈毅多朗鑒涇渭甚明詆儀秦薄金張視當世浮沈無幾微見於色應事接物一以誠心宰邑撫同年遺孤如猶子強奴悍僕

李駕部集附錄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悉擒撻之孤賴以安卒之前數日揮毫賦詩達生委命力疾奉祠事無愆容此非可以強顏爲之者其中之所存孰得而窺其際乎後世必有知君者隆慶壬申歲春三月吉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諭總理兩淮長蘆山東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前巡按南北直隸浙江河南監察御史侍經筵提督學校南海龐尙鵬譔

雲巢子序

三洲李義壯

雲巢子者駕部李青霞子之所著也青霞自謝駕部而歸卽從甘泉先生於羅浮而問學焉退而體驗於青霞者凡若干年達視遠覽洞聽潛聞其志必求優入於聖人而後已嗟乎自夫子沒七十子散微言絕大義乖而聖人之道衰學士大夫各工於樹名而勇於立論論立而爭起時則有若老聃莊周列禦寇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環淵接子申不害韓非騶衍之徒或言道德或言性命或言仁義禮樂或言刑名或言堅白同異或言縱橫

李駕部集附錄

七詩雪軒校刊本

掉圖各持其私說甘義繁辭交馳騖於天下其間非無一二合於聖人者然本機而外蹙氣索而中竭其如聖人之道何哉乃今觀雲巢子一編離爲十則纏纏殷殷動數千萬言何其戚然有感於余心耶觀天之文察地之理凡性命道德之原禮樂名物之紀王霸盛衰之略華夷出入之防古今理亂之微邪正得失之辨農圃術技之末元怪幽幻之迹窮簷委巷謠歌之語罔不搜括缺遺櫛櫛蘊奧以權同異之宜以探天人之祕其文麗務巨言眇而趨深也求其所不合於聖者益亦鮮矣嗟

乎青霞所得於先生一至是哉夫所貴乎爲士者無志於斯世則已夫苟有志於斯世若不提兵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榮寵遺世俗而搦筆立言以表綴於天下安能毀觚斲珣而卑節下意以求合也若青霞子者非斯人之徒與所可惜者獨抱其才而不究於用耳然余猶幸其用而未究而得以肆力於此以信今而傳後雖長老邱壑無憾也太史公曰倣儻非常之人意有鬱結則退論書策以紓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將無謂是耶余於是有以窺見青霞之志矣夫學至於辨疑而解惑以畜其德斯亦聖學之所由入者百人趨市各以貨還而精粗美惡貴賤或相十百千萬資於市者異而所獲隨之矣故君子必慎其所志青霞才高勤學不舍而未敢以爲足又游於四方求有道而正之尤見其有近裏著己之意焉其剛健篤實輝光者耶充其志極其所往日新其德而優入於聖學也孰能禦之青霞名時行字少偕辛丑進士廣東番禺人予族姪也所注書無論數百卷別有文集二十卷或曰五侯之鯖此特其一鱗云

李駕部集附錄

八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韻
青集四

李駕部集目錄

前集

五言古詩 卷之一

伏觀西苑諸勝有作

遊西山

登虎邱山

春遊效謝元暉

贈潘時乘內翰

藥室詠

李駕部前集目錄

爲園效陶淵明

詠懷 五首

春日徐氏東園讌集

遠遊篇

宿湖南淨寺

遊東林寺度虎溪橋竟諸峰登覽止宿遠公房

贈黃司勳汝霖

貽雲間高士吳次一朱克溫兄弟

登吳興城樓

贈田豫陽先生

雲間畱別諸同志

夜坐

振衣堂夜集別孫貢甫歸新安

俠客行

彭城道中

經徐孺子墓

長門怨

情詩

李鴻部前集目錄

二 詩雪軒校刊本

臥病峴山書舍

洛陽女

七言古詩

廬山歌

姑蘇曲

醉歌

贈王郎

舞劍篇贈王叔廉

送蕭公弼南歸

贈梁山人歸羅浮山

曉起

長相思

若耶溪泛舟

五言律詩

駕出西山

過崔駙馬山亭

送溫尚書還蜀

登匡廬絕頂

李鴻部前集目錄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別吳山人讀

送友人之夷陵

遊峽山寺

宿歸雲庵贈敬上人

宿小金山

遊紫雲觀

喜劉德夫攜姪用明入社

岩居僧

行樂過西庄

遊楊園 四首

秋日懷諸弟

過沈道士山居

客堂夜坐

酬方山人訪東山舊隱見寄

遊石屋洞

送張少府之天台

贈張使君美人彈琴

漫興

李駕部前集目錄

西
詩雪軒校本

晚步

遊碧巖

出塞行

吳中雜興

懷徐伯臣宋子明王亮卿宜允則諸君

吳淞晚行

遊靈隱寺

金陵別施平叔秋官

明妃曲

訪康蕩山人

諸社丈攜酒過訪

觀天目山瀑布

秋夜宿殊勝寺

秋夜宿海珠寺

曉行

五言排律

遊錢塘紫陽宮

送張職方赴邊

李駕部前集目錄

五
詩雪軒校本

泛彭蠡湖

秋日遊道場山伏虎寺酬信上人

春日陳光祿見過

遊三洲巖

酬徐伯臣見寄

山莊月夜

贈陳道吾

過雲居寺

七言律詩 卷之二

奉和李奉常天壇候駕卽事

春日寄直閣林員外

石亭館與友人夜坐

憶昔 八首

新秋感懷

贈陸郎中歸隱林屋

西苑卽事

清明日思家

題蕉邱王逸人隱居

李駕部前集目錄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巫山雲

酬陳鳴野見寄

錢塘經宋故宮

客中逢暮春

送吳國博還金陵

送徐子明書記赴邊

春草

中秋夜對月懷吳之仲

匡山弔古 三首

贈丁戌山人還閩中

晉興道中

遊南屏寺憶孫太初

渡楊子江

秋日寄懷異上人

亂後書懷

夏日同姚子玉費子文遊雲居寺

春日吳山遊宴

小浮邱閒居

李駕部前集目錄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十八夜對月別友人

贈上高葉廣文

月下送客歸湓浦

山居吟

登宣武城樓時有北口之報

渡河

九日客淮上有懷朱箴

卽事

初春宴沈氏園亭

秋夜與子伯話舊

訪天壇劉羽士

隱居

山中聞蘇松之變有作

經易州界

五言絕句

江南曲 二首

春曉

旅思 二首

李駕部前集目錄

八
詩雪軒校刊本

題廬山人屋壁

少年行 二首

尋無外上人幽居

古鏡詞

七言絕句

登天目山

江亭夜讌

塞下曲

過李用晦幽樓山房

春日獨酌

別山僧

送司馬朝卿還蜀

廣陵與孟十七酌

有感

續曲歌

酌酒與蔡圻

白下別宗秀才

山中

李駕部前集目錄

九
詩雪軒校刊本

秋懷

遊泰山 五首

北地花朝

花前對酒

頌 卷之三

平交頌

書

寄田豫陽先生書

答文衡山先生書

謝海鹽朱西村陳句谿二處士過訪書

擬戾太子辯江充奸書

論

黜浮論

正統論

義命論

對

葆光子對

文

李鴻部前集目錄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弔岳將軍文

說

撲滿說

義虎說

序

刻阮步兵集序

泰泉先生詩集序

送大司馬東塘毛公平交還朝序

壽大司馬甘泉師尊九十序

傳卷之四

王烈女傳

缺

前監察御史姚公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霍文敏公傳

草衣道人傳

記

同仁祠記

三義堂記

李鴻部前集目錄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小雲林記

遊羅浮山記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明番禺李時行少儋著

五言古詩

伏觀西苑諸勝有作

天都蘊靈奇帝闕儼蓬島瓊華列綺疏太液涵蒼昊玉
蟬駕飛梁金鰲夾馳道風恬鳥去遲華發春歸早宮垣
燦金蕉湍水春秋稻縹緲兔園山穴洞覩如掃雲梯古
石盤霧壑春流抱垂崖下猿蘿碧沼翻鳧藻迤邐度平
臺歷覽周靈造萬億輦皇圖願言歌豐鎬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遊西山

龍軸開天甸靈嶽表皇畿氤氲佳氣宵邈飛丹梯仰
瞻出九穹俯視盡八維日宮憑漢構星觀接雲棲香泉
下筠壑輦道迴松谿玲瓏信天造合沓駭神迷伊余欣
獨往攀陟閱多奇千巖盤福地百卉濯仙姿綺麗駕洛
中雄赫卑關西鴻圖允輦固靈長億萬斯

登虎邱山

年光屬澄霽柔陽麗芳甸藻池魚始躍楊園鳥初囀驅
馬挾徒侶林邱恣登踐近矚館娃宮遐眺長洲苑千門

甲第開中有闔閭殿臺荒麋鹿遊茲來野花炫奪幽得
往蹤追古失新怵去去物外遊盈虛理能遣

春遊效謝元暉

葳蕤耀西郭蒼翠盈東疇景物方熙豫駕言出遨遊
睨聽黃鳥夷遊眇白鷗壺觴美璀璨歌管紛啁啾朋簪
綵幽勝歌咏賡勸酬元談間文言妙奧恣冥搜煩襟一
以滌怡悅忘百憂

贈潘時乘內翰

霜風被原隰山流含夕清散躡眺林莽寒鳥相交鳴圖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景不可駐榮華安足憑眾夫何遑遑志士貴徇名令名
苟不立碌碌忝浮生緬懷吳中彥珥筆侍承明青藜照
中祕藝藻綢文英高蹤渺難企高鵬慕雲鵬屢枉瓊瑤
什卓哉誠可矜終期策駑蹇庶以協同聲

藥室詠

我昔遊玉京行歌采三秀藥宮何崔嵬層城互延袤道
逢羨門子龍嶠相都授石室祕元文素書多篆籀拜領
契神符金丹煉垂就粉霜白如飴服食輕肌腠乘鴻遍
八遐羽蓋高馳驟自持青毛節笑向天門扣稽顙禮玉

皇詫我來何後舉手謝時人誰參兩塵透

爲園效陶淵明

晨興荷鋤出迤邐至東臯土曠力已疲四野生蓬蒿俛
首事耘耔髮短風蕭騷引泉入畦逕爲力勝桔槔百卉
今具腴灌滋寧憚勞日遲風惟和眾鳥相與嘯萬物旣
有託人生苦營何蔣詡亦何人千載聲名高不用浮營
累所權在濁醪偃息東軒下琴書聊自陶

詠懷五首

涉世寡所諧雅志在邱壑投簪歸青山守拙甘寂寞稍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本

擬漢陰釣還尋鹿門樂當春理東畝及秋事躬獲暇日
呼友朋煙蘿成野酌巨觥交勸酬清謳間諧謔忘形寫
壤間矯首同飛躍黃鵠摩青霄陋彼燕與雀永結逍遙
遊已矣謝羈縛

其二

林居忽不愜理篋事行遊名奇夙所慕誓將八極週泰
岱寄萍跡河淮漾蘭舟宇宙何寥廓心曠乃良謀爲樂
苦不早歲月去我適豈伊向平問婚嫁畢已否雲鵬有
奇翼九萬何悠悠不學夸毗子終日懷百憂

其三

皇虞道已遠班馬競馳騖賈董揚頽波揚枚逞芳度茲
渠日云沒新聲混韶濩商鼎與周彝所貴在真素雕飾
豈不華本實惜先蠹蹇予事鉛槧謬希作者路穎宏寄
餘閒聊以展幽趣所憂在駑駘恐失天馬步

其四

東周布遺種香色錯然陳漢魏接餘芳枝幹猶足珍流
風入建安畦徑漸荆榛六代競豪華翦絳以炫真生意
日萎蘭葉蔓徒紛縝偉哉伯王子培根歸渾淪開元與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四

詩雪軒校本

天寶花實相鮮新物盛則必反繼者難其人蹇予寡且
昧頽風竟何振眷茲性情理追逐疲心神

其五

芝蘭生幽谷不隨眾草芳日暮天風吹清芬自飄揚何
如桃李華灼灼弄春光驚風一披拂繁華委道傍人生
非金石百歲乃其常苟不事令名奄忽何足傷所以君
子心秉義日遑遑安能甘逸豫歲晚徒慨慷

春日徐氏東園讌集

行遊策輕車逍遙入仙家江流抱層城三市溢繁華修

風扇微和東皋被丹霞好鳥鳴芳叢流聲一何峭嘉賓
諸風晤張筵簇奇葩雜沓促飛觴妙曲間清笳勝會豈
有常且復樂無涯謔浪歡既醉言歸日云斜

遠遊篇

東髮事遠遊遠遊抵燕趙發軔越水湄弭節匡山嶠天
目暫夷猶句曲恣睢眺南瞻泰岱崇北涉黃河渺太行
正鬱紆濟源溪窈窕遺風想悲歌舊俗多質躋舞雩趾
尚存望海蹤未杳城古有開元柱在知華表馳驅歷名
奇自覺寰區小終作神霄遊超然謝羈繞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五詩雪軒校刊本

宿湖南淨寺

攬勝投名山信迹遵元境興隨覺路遙心與空門淨雲
樹澹蕭疎水月相輝映天寒夕梵微木落霜鐘應倦鳥
下松林歸僧掩蘿徑景眺遐想舒物討幽懷罄揮琴鶴
共娛講法龍爭聽祇樹鳴山風雨花落湖鏡於焉結芳
桂聊以祛塵病瞻此碧巖棲因之定吾性

遊東林寺度虎溪橋竟諸峯登覽止宿遠公房

飛甍敞雲際朝攀鬱玲瓏瀑泉噴石瀨驚飈回遠空嵐
光隱雙樹雲色澄千峰湛湛竹簾露淒淒松外風白蓮

尋舊社紫閣聽鳴鐘入谷窺鶴室穿林步虎蹤元覽八
極隘達觀萬化從神披願自協慮澹道彌通倦返緣歸
術日落羣山空小憩璇房下焚香懷遠公

贈黃司勳汝霖

靈山洩元祕神澤見龍光菁華萃令哲鬱爲東南望屬
情義皇際秉志班馬場飛談捲秋雲敷藻發春光魚鳥
浹流觀山水足徜徉伊余弄柔翰縱橫靡所匡願以一
枝棲希彼千仞岡圓機齊物類達觀等彭殤申交誼則
殷引領企來章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六詩雪軒校刊本

貽雲間高士吳次一朱克溫兄弟

習習條風生吹我嘉樹林嘉樹何菁菁上有諧鳴禽嚶
嚶願求友惻惻傷我心單居慕儔侶契闊若飛沈良晨
渺難偕會晤邈無因珉珉貴礪百煉成兼金麗澤苟
無從虛此年歲侵已矣伯生歎千載有遺音

登吳興城樓

嚴霜肅原野落葉菰城隈危樓一以眺佳麗紛悠哉日
華映仙掌光生浮玉堆神居正葱蒨天日鬱崔嵬水向
蒼雲轉江從淞泖迴遙瞻沈約宅俯眺子胥臺懷古意

方慨感時心獨摧烽火西北警輸餉東南催悲笳生隱
憂徒自罄深杯鄉關望不極離思杳難裁

贈田豫陽先生

神龍矯雲宮澍霖沛中野纖纖眾草姿濯濯受沾灑靡
靡擬遺芳熒熒照光冶豈惟矜昏瞶將以開來者羣流
趨廣洋黃潦無廢捨願言策疲馬遊戲山泉下會景吐
奇葩臨流命清琴逸武敢追攀所愧知音寡邀此瓊瑤
報沈衷用申寫

雲間留別諸同志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七

詩雪軒校刊本

祇役出郊圻怒焉傷離抱焉知懷苦辛念我同心好相
攜未洽旬睽違一何早人生聚散期宛如浮萍草忽復
因風會須臾各遠道征車何彭彭綠楊何裊裊春氣正
鬱蔥况茲間關烏川塗限南北恆慮音徽少共勉令德
圖崇修以爲寶

夜坐

良夜何悠悠北風何颼颼元雲翳微月河漢西南流攬
衣步高堂顧念遠林邱川塗漫浩浩歲月忽如過壘廐
有遺嘆陟岵多離憂居人惜婉婉遊子在道周豈無相

娛樂沈思未能休

振衣堂夜集別孫貢甫歸新安

高堂羅桂籍良朋鬱蘭襟忘疲坐元夜婉婉娛宿心賡
唱互有節陋彼繁絃音瑤觴散霞彩寶月流清音商飈
戒寒服宿鳥鳴前林仰視列星光明河間淺深圓象亦
何爲東西有商參而况浮生歡詎得恆若今晤懷如不
樂別思徒難禁

俠客行

長安俠少年結束事行邊珠嬰絡戰馬白羽控飛弦流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盼萬人靡光彩何翩翩暮宿歸燕市朝遊出甘泉黃金
買死士白璧奉高賢個儻負奇氣談笑兵圍間所權在
知己軀命乃易捐

彭城道中

秣馬肅徒侶晨征越郊邑林莽何蕭條颯颯陰風集云
是古戰場殺氣餘慘惻伊昔楚漢交兩雄正相厄巨野
捲旌麾摩空耀戈戟朱火赫以飛白龍自奔匿恃力亦
何爲鬪智終靡益英雄等物化勞勞竟陳迹空嗟耕隴
間黃沙亂白骨

經徐孺子墓

漢道日隕頽皇綱弛難收羣小握機要李杜墮奸謀耿
耿徐夫子端居識其由飭躬事溫清敏志遵園邱秉操
瑩不磨浮榮安足尤生芻致逾元下榻望彌修可否夷
惠間溷世場清流嗟余遠行役飄搖入南州淒其枳棘
叢斷碣標荒陬芳蹤隨化滅高風邈難求千秋徒景切
驅馬重遲留

長門怨

涼颺送朱火庭樹下微霜娟娟素明月照妾羅衣裳遲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九詩雪軒校本

回循廣除蟪蛄鳴北堂感物思鬱紆况茲夜未央故恩
坐搖落新歡詎可量音徽渺難接婉孌不能忘昔爲雙
飛鸞今作單鸞容華安足恃顧影徒自傷保君金石
軀千秋樂景光

情詩

曖曖雲間月圓缺自有時翩翩梁上燕猶傍故巢歸如
何遠遊子去去無返期別時春葩芳今見秋葉飛洞房
夜淒其寂愿生塵絲流螢入孤幔蟋蟀鳴坐隅精誠感
宵夢會晤空斯須寧作清流源不作濁水泥冰霜諒自

保茲懷君詎知

臥病岷山精舍

養痾吳山下局戶謝來客惟有山中僧閒時每相適一
見兩無言境宇何岑寂萬慮不入心頓悟此空色微風
動疎簾坐移西窗日翻嫌小鳥聲樹杪徒唧唧

涪陽女

涪陽溪上女兩兩傍舟行乍見頻低首佯羞如有情摘
花入浦去笑語香風生踟躕空悵望遙聽棹歌聲

七言古詩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十詩雪軒校本

廬山歌

匡廬之山何剡崚洪崖奔壑凌空起靈源萬古自天成
福地紆盤三百里羣峰岩巖近日邊元宮下與十洲連
猿梯鳥道不可度仰攀絕頂空雲煙虎溪斜接朱霞島
更向雲端尋五老碧草攢生不記年琪華半落無人掃
碧草琪華處處逢祥煙時繞香爐峰石鏡光中迴日月
錦屏影裏出芙蓉逶迤瀑布飛寒玉窈窕陰崖藏石屋
閒隨野客採青芝靜對仙人調白鹿萬丈飛虹跨石潭
天池龍去水流丹九江風雨凝朝靄七澤波濤起暮寒

竹林梵宇知何處空華自映娑羅樹神僧飛錫人不聞
惟有仙禽自來去登臨回首值新秋自愛名山覽勝遊
此去會應逢石髓重來沐鶴住丹邱

姑蘇曲

三月三江口垂楊復垂柳朝看燕引雛暮聽鶯求友此
時花鳥競妖妍此際風光正可憐錦繡分飛爭道路朱
輪合沓出郊廛千門簾管聲如沸公子豪華多意氣雕
鞍雲凝故相家玉闌花覆將軍第春衣製紫絨劍佩拂
猩紅墜醉專諸宅還宿館娃宮館娃宮裏飛花滿姑蘇
臺上游絲軟吳姬二八笑當壚能向春風歌宛轉宛轉
歌正微朱顏世復稀分明不是陽臺路只愁化作彩雲
飛

醉歌

仰看雲間月清光圓復缺俯見枝上花朝榮暮還歇人
生少壯能幾時朱顏忽改鬢成絲如澠之酒且相勸莫
使空留異代悲韓彭功成身已醜金張許史今何在子
雲才高翻墮閣相如臥病文園內文章富貴亦何有古
往今來同一慨勸君莫惜千黃金且向醉鄉斟復斟臨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十一

詩雪軒校本

叩壚頭香且美醉來擊劍歌古今飛瓊小玉嬌相向琵琶
細和江南音人生適意忘憂辱刀錐世上徒碌碌航
籌應亂襟抱開軒冕銖視誰拘束君不見章華銅雀今
埃塵粧樓空鎖青娥人酒星不照夜臺魄杜鵑叫斷空
山春又不見雍門泣罷田文朽霍家門外狐兔走黃金
滿簾不肯醉月落花殘成皓首

贈王郎

王郎膽氣欲吞海縱酒高陽三十載千金不惜贈荆卿
雙壁持將結朱亥去年烽火警榆州慷慨辭家赴遠遊
倒捲黃沙擒胡騎輕飛白羽落旄頭縱橫豪氣誰能惜
百戰功高不收籍貂裘弊盡還復來却向秦樓夜吹笛
我勸王郎休嘆嗟應知人世有張華吳鉤本是連城價
莫使光芒蝕土花

舞劍篇贈王叔廉

王生劍術人自佩雙神劍拂衣舞低迴流光若馳電吾
聞此物出豐城歐冶造自越王庭紫氣上干斗牛域虬
光夜夜騰太清靈異化去已千載兩龍久臥延平海間
君何從復得之趙文螭理會無改左揮錯落七星垂右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十二

詩雪軒校本

指光芒霜雪飛倖倖顧之心膽碎百妖一觸咸淩而有
時突作青龍陣聲響鏗然奮兵刃始知防身大有靈橫
行自覺威名振琉璃匣裏暫埋光時吐蓮花遠座香龍
吟虎嘯那能久會當持此獻君王君不見純鉤湛盧昔
在越星流波溢稱奇絕一朝適楚登城麾士卒俱迷野
流血只今四海尚風塵煩君早晚拂星文除災拯難多
奇勩萬里封侯早致身

送蕭公弼南歸

北風吹雪行人絕繫馬長亭與君別燕姬歌曲易銷魂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觸得離人轉愁切一觴滿引不須辭湖海重逢未有期
君看南國花開日便是長安相憶時

贈梁山人歸羅浮山

昔在羅浮兩石樓逢君身著紫雲裘憑虛共對煙霞酌
握手相期訪十洲一從歸臥丹邱裏滄桑幾度更寒暑
碧山昨日事遨遊豈知復值同心侶承語青霞舊洞天
藥欄丹井尚依然稚川遙寄食芝訣鮑靚兼傳紫誥篇
君今東向羅浮去乘空直上飛雲住爲報蒲仙桂父翁
待予共采三花樹

曉起

山窗鳥喚春驚醒獨眠人起看落來花飛紅滿苔茵簾
前落花不須掃只怨春深花易老殷勤寄語看花人把
酒尋春須及早

長相思

良人家住燕山陽春花爲顏玉爲裳別來不覺已十霜
兩地相思空斷腸腸斷斷兮愁欲絕倚闌共對天邊月
月圓仍缺缺仍圓相思相見還相別別來消息不曾聞
幾見梅花長夢君君意悠悠川上水妾心脈脈隴頭雲
隴頭雲川上水歲歲年年只如此水流雲散自有時惟
有此情無日已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十四

詩雪軒校刊本

若耶溪泛舟

溪頭碧樹掛晴霞一帶溪流映落花落花渺渺隨流去
蕩漾春光未有涯沿溪錯雜莓苔色尚有西施浣紗石
溪邊兒女踏歌來坐見莓苔空嘆息汎汎蘭橈得自由
少年春日恣遨遊鸞簫鳳笛遙相和共倒金樽醉不休
此時風物真堪羨過眼韶光疾於電明朝攜酒擬重來
莫遣楊花亂如霞

五言律詩

駕出西山

蓋擁千官出鳴鑾歷上都清途臨海若飛馭役天吳雲
樹張仙幄山花薦御厨恩光遍巖穴中谷動嵩呼

過崔駙馬山亭

主第開新徑仙源處處通曉雲低拂樹春鳥靜吟風水
帶天湖碧花分御苑紅鳳簫聲縹緲疑隔玉樓東

送溫尚書還蜀

承恩歸舊里祖帳滿都城戀闕丹心在憂時雪鬢生錦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五言律詩

江秋月白劍閣暮雲橫佇看平津詔蒼生望老成

登匡廬絕頂

匡廬最高處迥與碧空齊下見眾山小回看落日低松
間調野鶴雲裏聽天雞晚逐鐘聲去相將度虎溪

別吳山人廣

客中仍送客離思渺難任歧路一尊酒故人千里心歸
雲衝落雁寒角亂秋砧湖海風塵裏前期何處尋

送友人之夷陵

搖落楚山頭嗟君歲晏遊相看歧路別翻動異鄉愁鴈

影湘江月猿聲巫峽秋仲宣懷古地乘興好登樓

遊峽山寺

飛來江上寺幽勝絕塵氛樹老皆黃葉山高多白雲雨
花長日下仙梵半空聞頓起安禪想同參猿鶴羣

宿歸雲菴贈敬上人

煙蘿小徑通一室掛雲中樹影暗浮水秋聲半在空疎
鐘山陰月孤榻竹邊風竟夜渾無寐清談對遠公

宿小金山

獨坐雙峰暮超然遠俗氛林疎微露月石峭暗藏雲清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五言律詩

梵連漁唱飛鷗混鶴羣茫茫天水際秋色迴難分

遊紫雲觀

方外恢幽尋清虛長道心閑門芳草合古徑白雲深帶
雨龍歸洞銜花鳥出林時聞笙鶴侶天際下空音

喜劉德夫攜姪用明入社

千載山陽會竹林今復開步兵時愛客自領阿咸來石
上題詩去花邊載酒回嵇生雖好懶猶得數追陪

巖居僧

一鉢寄巖石塵喧迴不聞小廚分澗水短榻臥松雲衣

借枯藤補香收野綺焚晚來臥坐處猿鶴白爲羣

行樂過西莊

行樂莫遲徊流光暗裏催鴈隨春燕去老還少年來花影移歌扇鶯聲促酒杯幽懷兼笑口一日幾回開

遊楊園

夙有滄洲好言尋雲水鄉入門麋鹿狎穿徑薜蘿長物外情偏洽尊前興更狂此身任泉石寧復記他鄉

其二

海鷗馴野性瑤草寄元思但愛青林好安知白日移薄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本

霜沾小徑寒月隱高枝總此幽棲處簪纓非所知

其三

曲沼通松島虛窗傍竹扉萍開魚競躍花落鳥驚飛板磴雲隨履穿林露濯衣沙鷗莫相忌吾已解忘機

其四

此日踏板地逍遙情自多看雲漫矯首對酒一狂歌放棹娛沙鳥紉衣尋菱荷片心不繫處時見冥鴻過

秋日懷諸弟

經年滄海別客思怯風波嶺外寄書少夢中相見多秋

聲落寒竹雨意澹煙蘿忍聽鶉鴒語雙雙奈爾何

過沈道士山居

高遜愛山溪仙蹤詎可尋通行芳草路方到白雲林石設巖邊楊泉鳴澗下琴不聞朝市事應見出塵心

客堂夜坐

獨對蕪城菊凝寒未著花幾回驚歲暮猶自客天涯月下砧聲急風前鴈影斜歸心特別夢夜夜不離家

酬方山人訪東山舊隱見寄

君向東山去懷予舊賞蹤移舟經剡水開楊對稽峰夜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本

色溪還月秋聲滿底松清談支許會何日更相從

遊石屋洞

深谷天藏景耽幽客共遊雲移山不動石在水長流竹露晞初日松風報早秋塵心消欲盡彷彿住丹邱

送張少府之天台

君才堪吏隱在牧近青山經歲逢迎少終朝案牘閒鳥啼官樹裏草長訟庭間莫學南昌尉尋仙去不還

聽張使君美人彈琴

玉指理瑤琴含情不自任一彈一調悵豈是爲知音夜

靜月在水秋高風滿林相如方燕好莫奏白頭吟

漫興

世事如蕉鹿悠悠那可憑
徜徉自有適疎懶任無能
酒貫東鄰老書來北岳僧
身同猿狖侶長嘯向煙藤

晚步

晚步荒村外橋通古岸斜
數聲牛背笛幾片日邊霞
雲暗歸鴉樹潮迴落鴈沙
隔江人語亂燈火見漁家

遊碧巖

境僻稀人迹尋幽方獨行
泉從樹杪落雲向石邊生
斜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九

詩雪軒校本

日見山影隔花間鳥聲悠然任所適
直愜薜蘿情

出塞行

辭家赴國難萬里向金微
寒日明朱戟秋霜帶鐵衣
黃雲隨陣落白馬傍人飛
不斬樓蘭將長驅誓不歸

吳中雜興

人家臨澤國疎柳畫樓邊
野嶼煙藏寺湖田水接天
葦鱸時入饌簫鼓晚歸船
詩酒留連地風光易歲年

懷徐伯臣宋子明王亮卿宣允則諸君

不見故人書故人情轉疎
相看一別後今已十年餘
水

國寒雲渺山窗夜月虛
可堪秋欲半落葉遍庭除

吳淞晚行

驛路晚悠悠行人促去舟
鄉心懸落鴈客夢入新秋
澤氣蒸雲起江聲帶雨流
松陵看欲近沽酒慰離憂

遊靈隱寺

清梵落諸天香臺覆紫煙
飛蘿懸曲徑亂石漱寒泉
象座金蓮古龍潭寶月圓
三生緣已解隨地可栖禪

金陵別施平叔秋官

知己難爲別相攜白下門
斜陽江上樹野水驛邊村
舊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二

詩雪軒校本

業歸心在清時直道存
淒淒霜月夜尊酒共誰論

明妃曲

一自辭金屋誰憐度玉門
沾衣今日淚奉帚舊時恩
見月空凝思聞笳欲斷魂
早遂安邊願妾身寧足論

訪康蕩山人

結屋翠微間蓬門晝不關
宿雲長在樹倦鳥自歸山
境爲虛偏勝心於靜始閒
逍遙弄泉石盡日竟忘還

諸社丈攜酒過訪

詞流多逸興命酌過山堂
野水秋逾淨林花寒更香
共

知閒裏適寧記醉中狂萬事浮雲外當歌且盡觴

觀天目山瀑布

誰將千尺練挂向碧峰頭晴洒長空雨寒生六月秋寒風銀浪湧閃日雪花浮不作涓涓滴陰崖祇暗流

秋夜宿殊勝寺

看竹過山寺聞鐘值素秋風清眾竊寂水落寒巖幽僧定月當戶鶴歸雲滿樓醉來臥松石天地等浮漚

秋夜宿海珠寺

島嶼中流出憑空結屋樓浪翻沙際月楓落海門秋照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水禪燈寂宿雲抵樹幽坐看神女見清夜弄珠遊

曉行

客行寧畏早殘夜度關城野店月猶在孤村雞未鳴煙深疑路失寒重覺裘輕去去明河沒東方白漸生

五言排律

遊錢塘紫陽宮

桂宇開三島蘭宮列九仙雲霞塵外境日月洞中天寒溜投澄練晴峰擁碧蓮磻虹朝散綺松吹夜鳴絃藥圃芝凝露丹田玉吐煙函關牛度日華表鶴歸年未授黃

庭訣先參紫氣篇杯將金液泛鼎以寶香燃身陟凡區表心遊太古先靜探元妙理茲意意誰傳

送張職方赴邊

鳳詔銜新命魚書急使旌黃雲浮殺氣白草動笳聲仗劍交河冷登車易水清朔風羌節慘積雪絮裘輕金勒裝駢馬雕弓列戰輦祈連涵落日瀚海接邊城却秋紆周策和戎陋漢盟摛文頻握槩學武喜談兵省署推賢俊華夷仰聖明麒麟儲駿烈虛席待公卿

汎彭蠡湖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浩蕩湖光迴虛涵河漢明萬峰朝靄淨一葦客帆輕地跨三吳勝江連七澤平魚龍時隱見舟楫互縱橫日月浮金暈風波激玉聲方壺晴掩映圓嶠遠崢嶸陽鳥寒依渚殘虹夕抱城感時思擊楫俯念媿登瀛塞北猶防□江東未解兵艱危堪涕淚回首憶神京

秋日遊道場山伏虎寺訓信上人

伏虎何年寺開來偶一登乍隨鼓徑入還向曲欄凭山晚煙光澹天寒水氣澄斜陽雙去鳥野渡一歸僧馴鶴棲祇樹清猿嘯古藤飛樓風外笛孤塔月中燈已悟西

來意因參最上乘欣陪支遁語聊此滌塵膺

春日陳光祿見過

冠蓋何年別軒車此日來故人千里合綠野一尊開鳥
弄當歌席花明近酒杯激昂看俠氣磊落見雄才越嶠
題應徧衡陽轍屢迴高情出雲漢逸想絕氛埃戶牖臨
青嶂琴書傍綠苔子雲寂寞仲蔚自蒿萊僻地紆元
覽深懷寓薄醅相看當盡醉莫遣一毛催

遊三洲巖

靈源標勝槩碧洞祕瑤華曠野千峰出橫橋一水斜松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三

詩學軒校刊本

蘿迷客徑雞犬隔人家石室雲常暗山樓樹半遮巖巔
垂玉乳泉際引金沙仙樂和啼鳥天香散落花開樽留
晚照揮袂駐飛霞延眺娛心賞追遊興未涯

酬徐伯臣見寄

孺子南州彥新詩海內傳因風奏金石使我挹蘭荃鸞
嘯蘇門隱鳬飛漢代仙襟期同白社人物似斜川登陟
盧敖杖浮游范蠡船閑居知有賦習靜久懷元綠綺煙
霞外青山几席邊黃初窺製作墨綬謝塵緣草聖夸前
代萍蹤憶往年關河看咫尺吳粵隔風煙服氣神符妙

修真寶訣全懸知千載後石室祕瑤篇

山莊月夜

別墅少塵蹤清溪澹晚容千峰霜月白萬樹野煙濃碧
漢迴孤鶩空林鳴暗蛩山鐘秋更徹雲碓夜仍舂澗底
泉聲細窗前竹影重幽栖聊短榻散步任疎筇雅致思
元度風流羨戴顓悠然忘坐久寒露滴青松

贈陳道吾

彼美清修士幽居屏俗喧藏名栖白社託迹寄青門湖
海情偏切風雲思獨存元談珠洒落麗藻鳳飛翻案上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三

詩學軒校刊本

書千卷牀頭酒一尊虛窗鳴翠篠曲徑長荒蕪王粲才
何逸袁安道自尊四愁今已賦七啓更須論汗血終難
困龍光豈受昏天衢去不遠抃翼任高鶩

遊雲居寺

地偏開勝迹俗遠愜幽尋路接三台近山羅萬象深香
臺籠古樹碧澗遶危岑草露當堦綠蘿煙覆徑陰天花
寒拂座法雨細沾襟淨界疑南嶽毫光儼道林竹泉澄
累劫松石長禪心雲蓋珠旒影風飄玉磬音物情翻爽
豁客思縱登臨浮世多消歇空門無古今三生如可學

於此合抽簪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王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前集卷之一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明番禺李時行少偕著

七言律詩

奉和李奉常天壇候駕卽事

紫垣煙柳畫陰陰
花滿仙壇春正深
風外時聞瓊珮響
雲端遙望翠華臨
龍盤瑞氣開行殿
鶯囀清歌出上林
江海微臣亦何幸
叨陪駕鶴列朝簪

春日寄直閣林員外

仙郎散珮侍彤闈
候吏焚香護賜衣
親捧紫泥傳禁語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時登青瑣沐恩輝
飄花細傍宮牆出
乳燕斜穿御路飛
退食省中無一事
晚來信馬柳邊歸

石亭館與友人夜坐

客裏逢君屬暮秋
別情歸思共悠悠
燈前細雨催黃葉
海內知心半白頭
露氣暗浮冰簟冷
蛩聲偏助草堂幽
欲期後會應難定
且對青尊一暫留

憶昔

八首

一別蒿萊奉紫宸
金門通籍寵光新
清宵曳履趨仙闕
薄暮鳴珂出禁闈
萬戶笙歌連落日
五陵車馬動飛塵

江湖此際瞻依切
清夢猶馳漢苑春

其二

秣陵佳麗豔流霞
晉苑吳宮昔所夸
北固青山雄帝宅
長江一水渺仙槎
荒墩已沒江淹夢
古巷猶傳謝傅家
唯有青樓煙柳地
年年歌舞競繁華

其三

夾谷陶山汶水西
泰寧形勝幾扳躋
東臨日觀三峰近
南望天門五岳低
太白樓荒銷俠氣
右軍池古剝留題
江湖十載曾遊地
乘興何時還杖藜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其四

甘泉獵火接天齊
塞路天寒雨雪迷
李廣封侯慙射虎
劉琨報主憶聞雞
關河殺氣催楊柳
沙漠烽煙困馬蹄
爲報嫖姚寬北顧
元功先遣拜瓊圭

其五

憶昔吳門秋可憐
澹煙疎柳夕陽天
青山易得芳時樂
白雪難逢寡和篇
茂苑舊遊孤月外
橫塘新曲晚風前
只今臥病雲山隔
野水蘆花一釣船

其六

兵戈滿地壯心驚極目中原感慨生西北轉輸嗟絡繹
東南寇盜苦縱橫單車多墨誰堪使百稅窮簷願息征
日暮憑軒增涕淚江湖空抱賈生情

其七

水落天空潯氣收微茫煙渚隔沙邱寒催砧杵千家月
霜到關河幾樹秋聲斷塞雲聞鴈過光侵池草見螢流
感時王粲心徒切獨倚荆南萬里樓

其八

雲蘿露草徑西東塵世幽緣不易逢招隱尚憐叢桂在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問奇誰負酒杯空青山日暮雲隨杖碧海秋清月滿蓬
一自煙霞拌嬾散弋人寧復慕飛鴻

新秋感懷

酒罷高歌清夜闌年來猶自滯長安片雲將雨消殘暑
斷鴈迎風動早寒鄉國渺茫勞夢遠江湖飄泊感交難
欲歸未定緣何事短鋏無心向客彈

贈陸郎中歸隱林屋

石林幽勝遠人羣清隱于今獨有君暑去未消巖下雪
風來僧帶澗邊雲半窗月色留僧話一徑松陰共鶴分

遙想北山著書處他年應不愧移文

西苑卽事

沈沈畫漏不聞喧緩步聽鶯出禁垣風送飛花來上苑
煙含細草遠長門日邊鳳闕攢雲氣柳外龍池積雨痕
滿路金貂賓從過共傳許史近承恩

清明日思家

紫陌新煙出漢宮柔桑遍綠杏枝紅樓臺半落梨花雨
簾幙斜吹燕子風物候漸隨時思改酒杯猶喜故人同
朝來亦有還家夢無那鶯聲到枕中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四

詩雪軒校刊本

題蕉邱王逸人隱居

買斷蕉邱事藥欄臨窗靜對竹千竿牀頭綠酒應長滿
屋外青山空自看澗水流雲時作雨林花帶露暗生寒
柴門寂寂逢迎少隱几焚香懶著冠

巫山雲

十二峰頭映晚暉非煙非霧轉霏微因風吹入襄王夢
帶雨亂飄神女衣野樹影中寒不散啼猿聲裏溼還飛
不知秋去天如洗萬里悠悠何處歸

酬陳鳴野見寄

千里勞君問索居江空歲晚獨愁予祇緣嶺外無來鴈
莫道天涯少寄書草徑秋深吟蟋蟀石池霜冷落芙蓉
關河迢遞風塵隔兩地同看月色虛

錢塘經宋故宮

瓦礫重重半草萊前朝宮闕總浮埃已無輦路鳴珂入
空有春風燕子來陰砌覆煙眠斷柳殘碑含雨長荒苔
江山不管興亡恨依舊寒潮自往迴

客中逢暮春

江上春歸客未歸一春多恨賞心違破巢新燕穿簾去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帶雨桃花逐絮飛薄酒易醒孤枕夢長途猶著別家衣
風塵冉冉年華改腸斷江湖消息稀

送吳國博還金陵

樓頭霜落角聲殘曉度關城匹馬寒歲晚交遊知己少
天涯烽火別君難馮驩何用空彈鋏梅福惟應早挂冠
歸去蔣陵尋舊隱著書寧復下長安

送徐子明書記赴邊

赤塞塵沙迴未平多君意氣喜論兵已經楚上三年別
還作雲中萬里行雪射鵬青海岸秋風走馬白狼城

卽隨驃騎承恩澤猶勝芸窗老此生

春草

搖動輕煙展翠茵萋萋長是傍幽人沿階遍雜蒼苔色
近水不沾車馬塵濃綠映花南浦晚柔香帶雨曲江春
無端一夜相思發幾處池塘入夢頻

中秋夜對月懷吳之仲

玉笛淒清隔院聞楓林霜葉落紛紛人間月色此時好
天上秋期今夜分幾處遠山凝暮靄一聲孤鴈起寒雲
相思迢遞天南北坐對清光長憶君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匡山弔古

三首

風吹錦艦覆江濱回首神京半已塵蘇武豈能臣錫
仲連寧肯帝嬴秦天邊星隕妖先見海上龍興讖未真
父老只今猶抱恨每逢寒食薦芳蘋

其二

中原戰血灑□□未祚逢匡事可憐禍勝六宮南渡日
仇深二帝北歸年奸諛誤國情堪憤閭閻圖安勢已偏
千古忠魂消不得怒濤長咽海門天

其三

野樹雲垂古廟陰，愁翻白浪眾山沈。
捐身萬里孤臣淚，誓死三軍戀主心。
日照乾坤餘正氣，寒生風雨助哀吟。
茫茫滄海深如許，不似行人恨更深。

贈丁戌山人還閩中

海內名山已遍遊，西風歸臥幔亭秋。
有時見月頻呼酒，盡日看雲獨倚樓。
採藥不辭松徑遠，題詩偏愛石巖幽。
拂衣我欲從君去，九曲溪邊泛釣舟。

晉興道中

水接湘江深復深，楚山迢遞映楓林。
四時不斷煙嵐色，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七

詩雪軒校刊本

兩岸唯聞猿鳥音，帝子廟荒霜竹冷。
伏波臺古暮潮侵，蒼梧回首浮雲渺。
明月清砧動客心，

遊南屏寺憶孫太初

太白山人竟不回，風流爭羨謫仙才。
雲遊五嶽還詞賦，豹隱三吳自草萊。
習靜著書常閉戶，狂歌散髮獨登臺。
鸞膠一去無消息，花滿西湖空自開。

渡楊子江

千里揚帆破浪遊，長江浩浩漭生秋。
城頭樹沒青山小，天際濤翻白雪流。
吳楚地形分北固，乾坤王氣自中州。

晴空入望風煙迥，萬頃波光日月浮。

秋日寄懷吳上人

憶昔曾同慧遠遊，東林幾度漫淹留。
鶴翻露滴松房冷，鹿過苔深竹院幽。
卓錫白雲生澗底，步虛明月上峰頭。
却從一別清宵話已悟，三生總是浮。

亂後書懷

頻年烽火遍郊墟，到處逢人問卜居。
荒後田廬渾是累，亂來親友漸相疎。
銷憂獨憶中山酒，閉戶惟看鄭架書。
徑草蕭蕭秋雨外，文園空自臥相如。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八

詩雪軒校刊本

夏日同姚子玉費子文遊雲居寺

蒼煙白石滿空山，野寺深藏亂竹間。
遊客漫隨清磬入，老僧長對落花閒。
潭邊宿雨從龍去，樹底殘雲伴鶴還。
盡日臨流恣幽賞，披襟坐遍石苔斑。

春日吳山遊宴

千載吳宮已劫灰，吳山依舊客重來。
子胥臺迥空明月，范蠡湖堙長綠苔。
往事但隨流水去，春風又見野花开。
登臨一笑忘今古，莫負歌前酹酒杯。

小浮邱閒居

門巷春深畫不關，堦前蝸跡雜苔斑。
鄰沽任可長畱客，市隱何須更買山。
有興獨尋芳草去，無機惟愛白雲閒。
坐臨盤石看流水，日暮空隨倦鳥還。

十八夜對月別友人

出餞河梁月上時，半輪清影泛金卮。
由來天上多圓缺，何況人間無別離。
夜靜魚龍浮遠水，露寒烏鵲聚高枝。
空山歲晚還相憶，惟有梅花寄所思。

贈上高葉廣文

憐君十載論文地，獄麓匡山共結鄰。
官樹烏啼飛絮雨，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九
詩雪軒校刊本

講壇煙鎖落花春，諸生重道元推魯。
博士專經共羨秦，獨坐寒氍對清晝。
身閒且莫厭官貧，

月下送客歸湓浦

兼葭洲上月如霜，楚客歸心益渺茫。
湖海十年交誼重，關山萬里別愁長。
碧梧半落秋將杪，銀漢西流夜未央。
莫惜音書寄來鴈，湓城咫尺是衡陽。

山居吟

草作巖居雲作扉，耽幽簡出澹忘歸。
村童解煮白石飯，野老自製青荷衣。
得食山雞去復返，近人仙鶴鳴還飛。

有時獨坐對花落，醉擊甌歌采薇。

登宣武城樓時有北口之報

嗚嗚畫角語城頭，四野風塵動客愁。
露下星河雙闕曙，月中砧杵萬家秋。
上書自媿馮唐老，去國空懷賈誼憂。
賴有北門諸將在，早將戈甲護神州。

渡河

千里關山客裏過，北來征旆渡黃河。
天低野樹寒雲盡，日落平原戰馬多。
草獵陰風啼虎豹，沙飛白浪舞蛟鼉。
驚看漢業俱塵土，莫唱高臺猛士歌。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十
詩雪軒校刊本

九日客淮上有懷朱箴

返棹東吳未有期，風塵湖海尚驅馳。
黃花已負三秋興，明月空懸千里思。
露冷袁郎江口樹，雲深漂母驛邊祠。
夜闌一曲西樓笛，何處征人怨別離。

卽事

羽幟頻經塞上過，驚心時事幾風波。
空山日落行人少，茅屋秋高野燒多。
漢室少年悲賈誼，雲中老將憶廉頗。
一竿欲買扁舟去，稅及漁樵可奈何。

初春宴沈氏園亭

春苑春光溢露臺
細簾綺閣水中開
鶯鷺遲日將歌度
燕掠輕煙學舞來
幽草穿堦侵客路
晴霞浮樹落仙杯
習池未必能勝此
縱賞寧知玉漏催

秋夜與子伯話舊

石榻留君坐夜深
蕭蕭秋意動霜林
西風隔水誰家笛
明月滿庭何處砧
燈下一尊黃菊酒
天涯十載故人心
別來知抱憂時念
握手驚看雪滿簪

訪天壇劉羽士

乘春遙訪上仙家
蘿薜陰陰石逕斜
風靜鳴琴俯流水

李鴛部前集卷之二

十一

詩雪軒校刊本

月明吹笛入桃花
林中雞犬無煙火
洞裏松筠自歲華
一別丹元塵路渺
相看回首隔雲霞

隱居

隱居何必向山林
松徑行歌散素襟
門外蒼苔來客少
雨中啼鳥落花深
談元喜就高僧坐
對酒長呼孺子吟
身似閒雲隨所適
悠悠出入本無心

山中聞蘇松之變有作

荒榛引蔓上山扉
村巷蕭條列郡非
沙苑月寒笳吹動
關城風急羽書飛
征輸到處疑應盡
戍卒經秋尚未歸

見說漢廷思頗牧
中原何日解重圍

經易州界

塞北時聞鐵馬嘶
前門霜柳漸淒淒
天邊野燒連烽火
城下寒砧雜鼓鼙
陰磧草荒狐隊出
平原風急鴈行低
尊前不見悲歌客
易水東流何日西

五言絕句

江南曲 二首

蕩槳越江邊
煙深江水綠
不見採蓮人
空聞採蓮曲

其二

李鴛部前集卷之二

十二

詩雪軒校刊本

采蓮蓮實實一半是空房
折得同心藕牽絲何太長

春曉

枕上雨初歇
庭前花亂開
春風在高樹
啼鳥去還來

旅思 二首

北地風霜早
秋來已不禁
客衣猶未換
愁聽隔鄰砧

其二

寒月下疎桐
清霜醉晚楓
客心元自冷
不是爲秋風

題廬山人屋壁

流水遶孤松
清風動疎竹
俗客不到門
莓苔長新綠

少年行二首

鬪雞金作距戲馬玉爲鞭薄暮誰家宿青樓大道邊

其二

結客千金少防身一劍輕酒酣雙耳熱塞北任橫行

尋無外上人閑居

行盡禪房路虛窗忽見山老僧相對坐不語又空還

古鏡詞

古鏡明如月珍藏玉匣深羞將照妾影畱取照郎心

七言絕句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詩學軒校刊本

登天目山

雪積深林暑氣微山僧六月著寒衣片雲天外因風至

白日巖前作雨飛

江亭夜讌

倒捲長風煙霧開青天送月海門來高歌起舞瑤臺上

直挽銀河落酒杯

塞下曲

白草連天散馬羣黃沙磧裏盡黃雲風前朔鴈年年度

月下胡笳處處聞

過李用晦岫嶠山房

白雲悠悠只在山流水下山不復還興來掃石坐終日

花落花開入自閒

春日獨酌

柳花飄白桃花紅風送花香落酒中爛醉春光不歸去

閒愁萬縷總成空

別山僧

飛錫飄飄隨所之白雲來去本無時今朝暫向空門別

世路相逢未可期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詩學軒校刊本

送司馬朝卿還蜀

相如仗節茂陵歸春日春花照客衣萬里巴江天際落

錦帆一片去如飛

廣陵與孟十七酌

高樓花撲玉缸香愛客吳姬歌興長沈醉不知君別去

醒來猶臥酒壚傍

有感

三輔頻年說募兵黃龍口口幾時平兒童月下吹蘆管

半是秋風塞上聲

續曲歌

日射紅粧映水光
踏歌蕩槳過秋塘
蓮衣落盡蓮房老
猶有西風蓮葉香

酌酒與蔡圻

陌上青樓春酒香
與君不惜醉千場
江湖萬里逢知己
忘却今朝在異鄉

白下別宗秀才

逢君忽復送君行
客路悠悠江海情
且盡殷勤花下酒
由來醉裏別離輕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山中

野館蕭條傍綠陰
禽盡日對孤吟
紅塵十丈隨車馬
不到巖前嘉樹林

秋懷

葉落吳門一夜霜
悠悠離思海天長
殊方不爲無知己
自是人心戀故鄉

遊泰山 五首

驅日鞭雲騎赤龍
三生石上采芙蓉
振衣直躡仙人掌
拄杖時攀玉女峰

其二

路入天門眇九州
三山隱約海東頭
此身迴在雲霄上
俯視黃河一線流

其三

明堂最上接天池
封禪靈墟迹尙遺
漢碣半畱千古字
秦松高偃萬年枝

其四

日觀平臨滄海東
天雞啼處夜方中
遙看金暈扶桑起
照見峰頭萬樹紅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其五

重重雲闕鬩嶙峋
白晝風雷走百神
石室春深人不
到空餘玉簡照乾坤

雲闕玉簡
俱峰名

北地花朝

出郭看花寒尙催
花朝猶未見花開
空餘樹上如花雪
片片隨風送客回

花前對酒

尊中有酒未爲貧
墻下有花長是春
把酒看花須盡醉
百年能見幾閒人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李駕部前集卷之二

十七
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頌

明番禺李時行少偕著

平交頌

皇帝御極之十有五年會有安南黎氏通播臣詭辭奏曰臣黎氏之嫡嗣荷宜皇帝錫爵給印傳國至今不幸丁祚中衰有叛逆莫登庸者篡奪爵土臣竄伏草莽流離罔依陛下爲萬邦華彝之主治亂持危惟威靈是庇於是天子震怒以爲今天下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惟茲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安南不庭垂二十餘歲允若茲奏厥惟稱亂征其曷已迺命兵部左侍郎蔡經安遠侯柳珣宣猷畫策以圖大舉登庸聞之悚慄奉表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黎氏式微臣迺及除奸宄僅有寧宇逮黎氏天絕屬纊之辰解佩印而付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臣上畏天威悚懼辭避國人擁臣立之臣不得已苟從彝俗護印五年耄倦于勤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夫黎氏不請而屬諸臣臣又不請而屬諸臣之子罪復奚逃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登錄獻惟陛下處分天

子覽奏若曰嗟爾臣工惟茲登庸豈其挾詐以緩我師盍往詰諸乃命兵部尚書毛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則征之惟是毛仇柳蔡諸臣會合兩省官僚計議乃勒兩廣勁士復分爲三軍赫赫天威雷令飄馳登庸聞之益恐益懼懇以降請乃啓鎮南之閩僉龍興抗黃幄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來降稱曰臣共順之情剖心難明惟陛下憐而察之戮之惟命俘而放之惟命若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地遣從子文明表獻轅門僉謂登庸畏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威懷德知命效順厥衷無僞宜受其降爲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天子以爲黎氏守職無狀循至天絕天實厭之登庸宣力比戶按堵我氓賴有寧宇者十餘禩予嘉厥勸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登庸爲都統使詔下交人鼓舞曰天子不遐遺吾民罔殘以兵俾獲胥匡以生成呼萬歲諸軍遂解嚴某竊伏草莽樂觀成乃述其事而頌之曰維皇續服君臨萬方彝戎蠻狄莫不來王奉貢獻琛秉虔肅將守典承休歷祚彌長蠢爾交人釁孽自構問罪興師法宜罔宥張皇六師

是圖是究將彼貌猊居茲鼠竄登庸大懼服羣輸誠帝
慮懷詐以緩我兵選將練卒鍛戈修轡轅門肅穆鞠詰
彝情登庸徬徨旬稽首繫帛來降蓬跣望救生殺惟
命懲祈天覆遣子文明望闕奔奏帝心惻惻迺戢天戈
爰革爵號用釐僭訛置都統使臣職俾和交人權躍載
嘯歌惟茲交州葭爾小腆陳氏承之惕威內轡皇祖
開基奉寶獻輦嘉彼恭誠舊疆不殄季犛肆叛殲于文
皇郡縣其地作我藩疆黎利不逞竊伏跳梁宣廟宏度
大廓包荒其在于今莫承黎嗣請罪天朝惟法所必威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書

制恩涵式歸于義大造同春於物罔棄交人按堵幹止
乃卑天討不試輯我生靈聲聞八表如雷如霆凡此荒
服來享來庭寓內恬熙邊鄙不聳北辰永奠衆星咸拱
文效忠良武懷義勇於萬斯年皇圖是鞏

寄田豫陽先生書

往歲留滯武林與公往來西湖天目之上獲陪杖履或
累月聯鑣或連宵對榻日奉清言時承懿則自慶獲所
依歸而窮途旅况亦幸我公爲之慰藉開豁也自舟楫

南還遂遠門牆每遙惠訓旨宛如面談不以某爲不足
教謂可進於作者之列示以摘藻之要方啓以宗匠之
元旨導蒙發憤情同骨肉海內知心如翁者能幾何某
雖非陋敢不爭自淬礪以謹師承粵自戀車以來侍養
之暇乃開別業於北郭時與二三文士觴咏其間或臨
流把釣浩歌煙霞之中或倚杖行吟寄傲泉石之上暇
乃展玩圖書考古訂今倦則高臥北窗頤神導氣歲時
伏臘亦足自娛恨不獲與公同之耳每仰稽六籍游意
周秦旁搜漢魏隋唐之書縱觀諸子百家之奧庶幾一
知半解之悟以希黠作者之藩籬而質下才卑莫能管
測寧不負鎔鑄之雅哉仰惟我公文齊班馬賦凌騷選
至其吟咏性情緣物比興則又出入謝陸之名流取裁
高岑之懿矩長篇短韻爲世型冶誠辭林之上乘昭代
之名家矣雖徐何李鄭諸子烏能專美於前耶第師門
遼杳質正無由索居離羣遂成荒落瞻望之餘徒增縈
戀耳曩者拜別門牆約爲泰岱五岳諸勝之遊幾欲買
舟長往以遂夙懷兼得奉教左右以就正末學庶幾不
謬於將來然以七十老親不敢遽離朝夕又向平之累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尚有塵緣高情逸思注想良深未卜何時乃慰前願北望吳山無任翹仰謹因鴻便附啓相聞

答文衡山先生書

承惠華牘妙墨領拜把玩愛悅無已誠間世之奇珍也兼之高文下教獎與過淡豈淺衷弱植能當其美乎惟奉以步趨庶幾微宗工之藻潤耳某少乏師承長多歧路家食則帖晬帖研以窮年通籍則簿書獄訟成其粗心嗜古無成學步失故信所謂宏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靈幻神化者非局器所能通是以揣情謬於元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黃摘句差其音律又烏能躋皇虞之域而游姚姒之圃哉越自出宰嘉禾幸邇賢達始獲伏挹光範沐浴餘波奉公之暇時有一得輒欲取正於大方之門以求不謬於矩矱耳非敢言詩也假令廁諸前英正天壤懸隔翁乃忘其菲陋序而傳之豈不貽羞於毛穎而假愆於陶宏景哉昔陳伯玉感遇之作際王適之褒稱而傳蘇長公制科之文以六一之鑒賞而重某非其人也安足辱長者之延譽哉然史遷謂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斯則不肖仰止之私也但恐下才末技不足以奉明教希末光耳惟翁清風雅度高誼雄才海內莫不延想游弄翰墨特其餘事耳然單辭隻字流布人間獲者莫不視為拱壁天下名流爭識恐後如僕之疎庸亦被容接豐儀密旨逸韻雄篇駢辱荐至真不啻龍門之登矣瞻仰之私夙夜爲勞特倚鴻鱗恭申謝候

謝海鹽朱西邨陳句谿二處士過訪書

僕無似承乏嘉禾竊高宓子不齊之遺風慕澹臺子羽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之懿獲思得高賢明於當世之務者以資治理故下車之初卽延詢父老子弟訪及薦紳先生咸曰秦住金粟之間有二隱君子者朱西村陳句谿其人也挫廉逃名不顧榮祿蓋龐德公黃儒仲之流伯鸞求羊二仲之儔匹也悉棲跡霞外懸情物表翰墨自娛予聞斯言心竊向往者久之第職務羈縻弗獲越境躬詣山門以挹道範爰託方伯南谿吳公爲之先容因修辭致幣以隆禮士之敬二執事者幸不見疎外乃遙自巖谷顧我訟庭遂得奉接光霽龐眉皓首耆德高蹤而衣冠之閒雅丰

神之雋朗誠隱淪之標致聖世之逸民也亦既違止殊
慰風心顧僕涼德曷以堪茲在昔王翼治郡每致禮於
比顏之叔度陳蕃出守恆折節於純行之孺子典刑不
爽餘韻猶存僕敢希跡前英以光吏治仰資明德少裨
顓蒙幸辱寵臨肅申候謝時有所見不惜相聞幸甚

擬戾太子辯江充奸書

臣聞疎不可以間親賤不可以持貴矧人之讒言苟亦
無信最不可據以爲然也臣雖不類親則陛下之嗣子
所以承宗廟奠社稷於異日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疎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迷微賤無足比數一旦遭遇陛下乃敢以其傾陂險詐
之衷心飾成巫蠱之大禍急以危臣使臣進不得見以
面暴其衷退則制於賊臣之手而無所控訴周章踟躕
迷亂失措誠莫知所爲竊惟子之於父受氣成形一體
之親天下無有過之者爲父母固無有不愛其子矣然
子之於親終戀思慕未嘗一日而忘既願其康寧復欲
其壽考一或遭疾則願天祈靈殞軀不惜此周旦之於
兄猶有身代之祝而閭巷細民雖剖肝割股而無所顧
蓋誠發於衷真切而不可解者也安有陰爲咒咀以種

禍於親者乎使鬼神有靈禍福昭著必不聽臣之言如
其無靈咀之何益夫託諸巫蠱私行咒咀苟行道之人
非有深怒積怨者不忍加之矧夫天性之愛而形所從
出者乎此其昭明較著而可以理遣者也江充懷疑抱
恨飾辭巧詆眩惑陛下之聽以離間臣父子之至情以
戕害臣骨肉之大恩誠神人所共憤者且充前爲趙王
客得罪太子丹亡逃詣闕誣以陰事使太子坐廢天下
莫不冤之今復誣臣使臣冒大不孝無道之名無以自
白以累陛下之明豈不痛哉夫讒人之言譸張爲幻締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八

詩雪軒校刊本

怨梯禍使人忘其虛實而聽之且曾參仁孝其母知其
必不殺人然告者三至則投杼而起矣何者煩言足以
惑心也伊戾告宋太子將爲亂平公必不信之且曰爲
我子又何求見至明也然戾以欲速爲對諸夫人與左
師復交證之太子欲不囚不可得矣何者欲牲加書既
已樹疑而讒之者復衆也楚郤宛未嘗欲飲子常子常
未嘗欲就郤氏以飲費無極乃交煽之既勸子惡酬以
甲兵又從而讒曰將爲不利惟兵在門迹若可證子常
烏得而不信諸何則危言在耳兇威在目滅族之禍所

由興也驪姬之譖申生也首賂二五以說獻公俾出三子于外繼謀優施以先加譏于申乃夜半泣訴請以先死又欲公授申以政以堅其必殺之心然後使之將兵伐翟斯生路無從而新城之殺不可逃矣何則愛溺於偏則機變易售雖歸胙之毒而有所不暇察也是以譖譖計行未有不中傷骨肉而殄絕善人者也故其爲害自古記之詩人之言曰亂之初生譖始既極刺蓄疑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言蓄禍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戒遠讒也願陛下察會參之誣原伊戾之譖鑑無極互煽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九詩雪軒校刊本

之謀鏡驪姬傾危之禍懲詩人刺讒之旨無俾臣爲嗣子而見陷於賊臣江充臣不勝悚懼

論

黜浮論

清明之世其俗朴故其民淳濁暗之世其俗靡故其民詐淳則進於父安而寢隆寢昌靡則入於僭亂而以儉以薄君子觀於淳詐之民而可以灼於治亂之機則反朴祛靡期隆昌而挽儉薄固其維世之衷所不容釋者也嗟乎俗之不古久矣浮靡之習豈直一朝一夕之故

哉交際飾不情之恭言諾尙不衷之信曲迎合善窺伺者謂之巧宦守正直務忠諫者謂之木彊矯智惠以牢籠漢機械以陷阱宴會侈聲色之娛遊行夸輿馬之盛行誼不檢職業不修此縉紳之流統綺之家有此習也辭不根理文尙浮虛勲說以紉綴畔經以騁放累牘連篇不孚實用科登歲取適用覆誦行欲同於鄉愿志不期於上達卑暗日甚奔競風馳甚者暗恣貪饕之計而顯誇周孔之談執偏說以名家竊自詫於理學黷校之中章縫之士有此習也婦女襲宮嬪之飾庶民彰有位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十詩雪軒校刊本

之儀藻節盈庭名何通於仕籍騶從載道身豈列於朝班游手游食閭閻充斥載耕載耨隴畝希寥五教有不遜之愆百行乏崇雅之習遺本尙末文弊質窮此市井氓萌閭閻陪隸有此習也上倡下蹈漸以成風趨浮入靡恬不知怪而乃飾奸崇詐夸以相高誠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者也豈知事窮物變必有困踣之虞獎誕夸浮終罹切膚之慘名編凶頑之籍身厭荼毒之苦斷難免矣豈不痛哉諦觀時弊良用盡心察往彰來古今一揆故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記言天下

無道辭有枝葉詩人亦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傷膏
梁弊化之譬而欲悖士習以還淳厚民風以返朴者也
且文尙極而姬籙訖清談盛而晉室衰此皆往事之已
驗可寒心而扼腕者是以宣聖有先進之從林放塵崇
本之問殆爲此爾其在近代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
而成功少宋事不遠殷鑒在茲可不念哉悲夫忠質不
隆古道不復而欲希清明之世者遠矣夫欲木之茂也
必剔其蠹欲流之長也必濬其源故浮靡者治之蠹而
誠雅者治之源也誠使在位崇

原本

李鴻部前集卷之三

上

詩雪軒校刊本

軍事本出寓言而祝穆取爲確論司馬光營妓事發
於謗毀而韻府采爲明徵趙師雄梅華夢一時戲筆而
郡志錄爲事紀蓋譚幽志怪野史恆科逞博炫奇學士
通軌豈知彝訓自茲以謬名教由此而隳哉至於迹似
心非名同實異者猶紛紛也蓋相如之逢君而獲諷諫
之名杜欽之邪媚而擅骨鯁之譽魏徵之功利而冒仁
義之稱蘇洵之權謀而襲經術之號象山慈湖血氣之
論而指爲德性之辨鄉原之德賊而似廉潔忠信之爲
公孫宏之蔽賢而假開閭延士之禮此雖易見亦惑將

來其尤可憑怒者則莊周之書也固荒唐誕放然膾炙
人口誠足以誘亂聰明雖黃策籍非有絕倫之識高世
之見鮮有不爲所溺者是故讀接輿之歌而聖賢之行
跡不足信矣觀肩吾連叔之答而古人之姓名不可稽
矣他如堯帝之讓許由仲尼之見老聃而天下之實理
多謬舛矣然而命旨元幽摘文奇詭騁智揆神則如龍
蛇走陸而見者魂驚擷芳競彩則如雲霞綺天而觀者
目眩懸河立海之辯淵渺不窮電馳霆擊之辭變化莫
測言多孟浪道實悖馳豈闡理之格言而開來之粹訓
哉夫昌明顯著六籍若二曜之昭回誠確貞一語孟如
蒼龜之明信真立言之懿矩而萬世之取衷矣豈貴夫
裨官野史說鈴小技哉故聞雲門者始知擊缶之細涉
河海者乃覺行潦之卑誦聖謨者然後知諸子之陋欲
循名責實不謬是非之原者其必宏心見性懋昭窮理
之功因物察則不爽本然之度是謂以我觀書隨在得
益庶乎可以折衆言之淆亂矣

正統論

木之自根以達表者正幹也而傍出者斯爲萌蘖矣水

之自源徂委者正派也而橫溢者斯爲支流矣故國之有統猶道之有傳族之有宗也故大中者爲正傳而偏說不得以繼之大宗者爲宗子而小宗不得以間之此古今不易之論也蓋正統之說始於春秋昔者夫子之作春秋也於正月必書王於王必書天凡以著大一統之義也予觀於古今有正統有變統三代也夏商周也漢唐宋也是謂正統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權也何謂變統如晉宋齊梁之君弋弗以正雖奄有九圍亦不得以統與之矣守非仁義戕虐生靈如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秦與隋使錄傳數百亦不得謂之正矣□□而□□□女后而握乾綱治如符堅才若武后亦不可以繼統矣然有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爲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爲正統之餘有版宇分裂不能相臣而南北偏安者是謂無統之國故綱目於秦晉隋唐混一之後始大書而以人統與之於吳魏南北則抑統而分註之於蜀漢東晉則提統而大書之至於五代之年咸分註于歲之下其義例爲甚當矣竊怪諸家各出臆見如秦合六國爲統矣漢儒則以爲閏位蜀承帝胄爲統矣

陳壽則以爲疎遠是故降昭烈而帝曹魏君實之襲聞也黜江左而尊北魏王通之謬識也以五代同隋唐而抑蜀漢非歐陽公正統之論乎取宋齊梁陳與五代之年以紀中國非司馬公通鑑之筆乎下此謂宋統承南唐者以南唐爲憲宗之孫謂宋統承郭周者以宋興爲受周之禪而謂遼承晉統金接遼宋之統者抑又謬矣大抵遼金之始建國也當以匈奴突厥之例視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其年貌於君死之下宋室南渡金據中原則進金比於劉石符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統之下西夏小國亦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之初起依遼金初例既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既亡然後帝之於法爲宜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之類則爲己甚假令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秉史筆者能終抑莽曌於分註耶觀秦始隋煬其例明矣嗚呼君子豈樂與哉其亦不獲已也是故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

義命論

夫皇衷式降義性粹於靈根於穆維天大命定於初賦

是以含英孕淑之倫克順剛柔施生之理不籋條於非
望之福匪隕穫於窮急之求故宣尼斥子瑕主我之言
子輿安臧倉踰前之沮賢聖所由後先一矩宣猷彰訓
豈徒然哉由巨察小自微徂著其究可得而言矣蓋宜
平當然之謂義順乎自然之謂命未有當乎義而不安
於命者亦未有達於命而不協於義者故屈伍不免於
湘江之沈獄璉卒限於執戟之位賈誼沮志於長沙馮
唐皓首於郎署莫不坎壈當年訕詈多口然義命所制
莫展雄心或者不察觀淮陰之崛起謂王侯可以智求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五

詩雪軒校刊本

見桓榮之輜車意青紫由於襲取而聞茸猥瑣泆忍脂
韋毀其四維罔知六蔽以私污義不宅天命良滋甚矣
豈知顏回蒙簞瓢之厄季路羅結纓之難崔駰終於長
岑相如卒於茂陵哉亦義有不可苟得命有不容倖致
者爾是以君子由爾汝之實以達於顯晦之宜自禍福
之機以通乎貴賤之著故能忘情得失委運順逆而居
正體道安命樂天愉懽不棲其情夷險不殊其操夫義
可以修而能命不可以強而致故聖人有舍生取義之
條居易俟命之訓其道斷可識矣昔堯甘藜藿之羹禹

安黃龍之變文王美里演易不廢周公靈尾赤舄几几
孔子絕糧絃歌不衰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壺子不惑於
神巫之言子行不怵於偃僂之病彼五聖三賢者信理
而行委命遂志曠乎天游惟適是任實往哲之高軌來
秀之指南矣故曰輕天下則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
齊死生則志不懼同變化則明不眩蓋聖人由義以立
命君子行義以俟命下此則淫縱滅義不受天命風斯
下矣予獨悲焉

對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六

詩雪軒校刊本

葆光子對

葆光子邀於黃隅之塾游於廣漠之濱懷元守嘿退焉
若訥輯智韜慧翫焉若拙剗采埋賁闇焉若質寄無何
以爲鄉安巖谷以爲宅嗒然其若忘陶然其自得者也
客有遇於塗揖而問曰臆哉先生其有道者乎雖然士
貴變通以趨時不貴遺榮而處獨也居今之世而行古
之道抱高世之行以溷於紛華靡麗之俗是謂方枘員
鑿而欲其相入難矣昔者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持
以適越業雖精而貨不售家日以困何者屨爲履也而

越人跣足竊爲冠也而越人被髮欲不窮得乎今先生道誠高然恐不宜於世行誠純然恐不通於時蓋亦改而趨乎葆光子乃愕然驚曰噫嘻有是哉子殆知我予見違於時久矣然鑑治所鑄質受其偏二五孕育稟乏其全使舍其所必有以還其所本無是謂學步於邯鄲必失其故效顰於西子益增其醜爾豈非以杞柳爲栝櫟而傷其性也哉客曰固哉先生之言也彼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蘭槐之根是爲芷質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且子目之所覩者時之事也耳之所聆者時之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十七 詩雪軒校刊本

言也身之所接者時之人也俗之所染責有不反勢之所成海嶽將傾矧先生以聰明特達之資而混游於斯人斯世之內亦既有日矣獨不能少變以隨時俗之好哉葆光子起而請曰誠若子之言敬聞命矣願聞時之所尚者何尚也客乃竦身而對曰今之善爲說辭者游言甘論多可少否善觀語默之宜不憎衆多之口勢之所在功德頌焉利之所聚詭譎藏焉隱情飾貌以寓其巧詆揣摩變詐以淡其機械飾非爲是矯直作曲顛倒足以逢媚云爲不罹於辱故能發言盈庭舉座傾聽聞

之者悅其巧而忘其奸受之者樂其諛而不知其佞今先生閭閻侃侃亢直以前雖忤人而氣益盛雖咈衆而執益堅於道則合矣能無少違於時乎今之善爲容悅者迎知喜怒默測憎憐投其所好遂厥所偏傾心迎合不避媿妍其奔競權門也毛羣掉尾揚揚施施忘仇忍恥顏厚氣卑其保全祿位也率由周行脫去械機彌縫固結動輒得宜位顯名榮神怡體博人羨其能已夸其樂今先生不激不亢不伎不求取人所棄匪臧是謀于守則貞矣其毋乃違時乎今之世侈靡相尚氣焰相高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十六 詩雪軒校刊本

金張許史舉世稱豪不必修職也而爵自升不必經營也而功自成不必操行也而名自馨田園跨於州郡甲第接於閭閻與馬充於廐肆聲妓妍於子都今先生養晦耽寂斂華就實門可設羅恂恂終日於行則潔矣其毋乃違時乎反是三行則動合乎時人咸我與行成道尊如鳳斯翥先生亦何避乎而乃不斯取葆光子聞之加手於額揚袂而起曰如子所言是欲使我爲郊祭之犧牛乎然吾方曳尾於塗中矣寧拙而安毋巧而辱寧愚而全毋智而覆謝子而歸反吾初服

文

弔岳將軍文

予入錢塘過武穆王廟謁焉傷王懷忠執義遭
時不辰罹茲釁兇功垂成而見沮身且殞焉冤
哉予以興衰乘除帝天已默主之人徒助勦耳
是故棺不用則王不死王不死則宋不亡人曷
故焉天實爲之矣乃低回憤激爲文以弔之其
辭曰

瞻廟貌之嵒嵒兮儼智勇之孤忠悵長城之圯潰兮俾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十九詩雪軒校刊本

皇圖之罹兇嗟鯁直之造孽兮直厥辟之不聰繄奸回
之握樞兮豈大帥之成功何書生之蚤鏡兮濟元術之
投窮皇天欲訖此宋籙兮乃檜賊之崇庸果速運之難
幹兮俾國步之倥傯雖此上帝之陰隲兮亦人事之爲
梗撫疇昔以追尤兮紛涕洟其咽哽嗟張浚之褊心兮
內忌能而炫倖圖尅復而阻板築兮乃斯言之爲青捷
一戰於淮西兮豈兵威之徒騁詎轉餉之阻艱兮盍回
心以內省肆檜賊之益狡兮私金□以堅和進建儲而
使山陽兮惟將軍之不阿嗟蕭牆之共器兮乃殺身之

既圖剗附和之續紛兮架衆虛以織羅望羣小之助虐
兮雖百口其如何指逗遛與通書兮維鍛鍊之是蔽復
掌軍之奸謀兮聽仇人以成計嗟國運之降升兮豈戎
狄之互噬繄將軍之精忠兮允安危之攸繫戰李成以
復魏郡兮擒楊么以清湖廢劉豫而來興兮爰廓清乎
帝都淮堧清而夷遁兮痛手足之拮据兩河復于指日
兮亦庶幾乎先皇之版圖唾手雲燕以報國兮信斯言
之不虛幸中原之反故兮竟沮抑乎奸諛奉金牌以班
師兮涕淫淫其憤惋罷樞柄以洩怨兮彼憑怒而加悍
卒傳會以成獄兮絲小紙而冒難家遙竄而子市棄兮
詒英雄之永嘆媚侯高與龜年兮苟承望以聽斷嗚呼
痛哉兮反袂沾襟忠良罹殃兮志士寒心皇路遭屯兮
蠻夷內侵土宇日促兮弱亂交尋流離播遷兮遯于海
濤宗社爲墟兮愴夫作褻椒漿敬酌兮感慨彌深雖將
軍之冒誣兮獲昭雪于再世身旣殞而名彰兮永餘休
於來裔崇廟食以無窮兮虔祀事於不替羞擠陷之逆
黨兮曾不啻于犬彘苟死者其可作兮維將軍之我契
爰陳辭以控弔兮庶九原其可慰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二十詩雪軒校刊本

說

撲滿說

燕薊間市井貿易家多用陶人所制器以貯錢其形圓頂小腹大頂約徑寸上有孔僅入一錢錢可容一千許名曰撲滿蓋以滿則撲之出錢而用復另貯焉然予怪其能入而不能出故不免於撲又不能大其中以多容

受原本缺

缺物以食之夜歸若爲之呵護者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悞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家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三詩雪軒校刊本

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君復能置我於大道乎虎作許諾狀乃伏地搖尾招之商者喻其意乃上虎背遂躍而出置諸道傍相顧悲鳴各分去後歷數載商者偶經此地見諸獵者縛一生虎以歸將獻之官就視細辨之乃前德我之虎也虎見之感泣其人亦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貲以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之溪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予嘗見冠方衣綠者凡蹤跡疎逖無論也其平居交遊煦煦出肺腑相示何啻骨肉及臨利害遂反目不相識不一引手

反擠之又下石焉嗚呼此其人非所謂鳳翰而鷺音者哉虎於人特殊族耳蹉跌相際幸不噬吞已見其仁乃何所德而拯援若斯可爲含仁孕義者愧矣又世每言施恩者多不食其報遂情於行義而此虎竟遇其人以生何相值之不爽也抑人與物發一善念固有鬼神者司之耶噫可懼也已

序

刻阮步兵集序

步兵集初刻大梁繼刻宜春傳矣然知者尙寡予暇日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三詩雪軒校刊本

偶檢故笥得舊本閱之愛其詩冲澹自然捐去琢飾畧爲正其訛舛刻之篇次仍前用傳同好序曰詩五言自蘇李而下學者多宗晉魏豈不以其任情率真猶有簡兮侯著之遺者乎顏謝沈鮑諸人雕鏤洗削非不蔚然茂也然塗丹翦綵色與頓殊谿徑存焉爾建安諸子尙矣吾觀嗣宗詠懷之作羨門托跡王喬况蹤脫然有一生死齊物我逍遙乎八埏之外者豈其真嗜誕耶蓋丁魏晉之交身仕亂國恐蹈禍機故放言自廢雖微寓譏諷而辭旨委婉衆鮮窺之卒得保身之哲可不謂賢哉

按集首陽山賦節樹夷齊勸晉王陵忠在存魏此其大
致可稱者樂論漢原聖王制作初意非放廢禮法沈湎
麴醴者倫也易論疏觀大義體用具詳視諸京管術數
之泥相去遠甚世之談易者顧弗籍之取乃多歸咎其
放曠遺落之譽豈其未原步兵狂意耶此殆非觀人
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責中庸於三代之下非刻舟膠柱
類哉

秦泉先生詩集序

夫詩之道難言矣黃唐虞夏商周篇什華實彬彬遐哉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邈追矣暨漢始有五言魏晉之交諸體競彩咸陶鑄性
情割鑽文理寫元黃之光魄鏤卉物之景象經緯茂毅
縹緲彪炳吁可觀也世歷縣暖條流勞採泥蟠經史變
駭煙雲梁宋以來綺驚風雅推準三百之趣圖備六義
之旨辟諸升堂其亦庶乎循茲而降代益矩矱繁條弱
植萎茶附俗將謂曩耀前光而多謬來識無貴乎覽焉
我明膺錄御宇握珠照士文明會其極綿亘而彌昌筆
區雲蒸藝苑霞蔚材英秀發海嶽降神乃篤生我秦泉
先生輝掩南禺鑒縣上世翔集經史之圃該鍊子史之

術按書回正之路擇源涇渭之流反彼頽綱振茲洪響
凡古章今律短韻選篇總綴若干首策九代而驅軌披
四始而盡界拓西京而植榦憑建安而飛采鎔冶陶謝
斷截殊途銜麾陳杜隸走百氏故其情淡而不詭風清
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隨體約而不煩文麗而
不侈可謂往材之金矩來英之玉牒矣行潤游官牆朽
凋時暑海洋寓矚景切餘波高堅懸企志淡鑽仰以爲
韶濩之曲瞽者能宣其音千里之駕御人能調其足爰
輯舊聽讎諸文梓沈衷臆說庸布蠡測憲章懿讚以俟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鴻脩焉

送大司馬東塘毛公平交還朝序

夫議計大謀者必假昭曠之識裁定禍亂者恆資宏博
之才昔充國之伐西羌漢家倚重子儀之却吐蕃唐室
再安粵在上世伯禹征苗姬公膺命方叔之南征克壯
其猷吉甫之北伐文武爲憲振古有聲于今爲烈國有
凝峻重臣非社稷之庇哉惟是安南不庭登庸稱亂廿
有餘載聖天子赫然震怒命將出師以大司馬東塘毛
公三朝元老八座名卿望重彝華德兼文武宣昭朝廷

之威德推詰敵人之情僞非公莫可愛特敕曰惟是六省之兵爾其節制聽以軍往違卽征之公承命南行克堪艱大以庚子仲春旌旄臨廣遂定征討之計于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鉤越棘狼蟲鳥章之士莫不麻列蝟合箕張翼舒交人聞之豎毛內悚率心歸化四首頓伏繫頸來降矢刃不交芻糧靡費萬民按堵南服歡呼平交之役于是告襄矣公乃肅旆還朝歸命天子道出彭城所過官僚莫不拜迓車前咸欣底績滕縣令曾君丙素沐公愛意欲具述以紀膚功適行南還道經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滕左曾君謂僕越人也公越使也征南顛末耳目惟詳盍敬序諸某不敢辭避乃再拜颺言曰惟公廓寬洪之量而木之以渾厚之德負剛大之才而將之以憑河之勇故能震懾蠻彝率平醜類德被今時功踰古昔上尊天子之命下底蒸民之生吾知入覲聖明天顏怡悅台司鼎鉉虛席久矣變理寅亮方俯資焉展經綸於廟堂之上普德惠於遐邇之區龍荒鯁海並仙勳名日竄月域均同沾恃豈特覃恩於六省降福於交人哉

壽大司馬甘泉師尊九十序

嘉靖乙卯初冬某日是爲我師九十嶽誕之辰門下士之在四方者各以其地之相近會走文幣致賀蓋慶天壽平格道脈綿邇而多士幸獲此模範於無窮也屆日先生凌晨朝服望西北拜祝萬壽訖升堂諸孫羅列上壽既乃境內士夫暨諸門生及官于粵者以次入見拜起揖讓竟日忘倦鬚鬢飄拂顏容渥丹神情暢悅步履颯發見者莫不竦嘆曰懿哉有道之儀其遐齡眉壽之徵乎僉謂某屬弟子末義當致辭乃拜手颺言曰昔孟子立三達尊之文穆叔肇三不朽之說而咸於德歸重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雪軒校刊本

焉蓋曰爵之與齒匪德莫本故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功爲德用言爲德華故德立則功崇業廣言垂世訓是故不稱顯德則四美于焉兼總矣然自二氏立論以訖于今幾二千祀未見其有能當之者惟我先生生于極治之世當貞元會合之時中星臨會之地是故清淑中和之氣孕于厥躬爰自弱冠卽志聖賢于時白沙子倡道東南以自然爲宗先生親受旨要由勿忘勿助之功以體認天理本日用庸行之近以洞見鳶魚釣臺風月獨得真傳後起家進士拜官翰苑歸臥山中頗意

論堦閭閻秩秩一紀于茲蘊養冲粹德望敷聞薦剡交
起朝廷亟用召還稍遷至大司成爲國子師孔孟之道
遂寢隆寢昌而四海嗜學之士暨諸薦紳先生莫不風
聞響應雲附景從猗與至德允爲天下稱盛矣故能敷
厯三朝望重六卿血氣循軌精神內固其德以基之歟
學術不詭皇風熙載嘉言孔彰述著種種其德以肇之
歟故自二家著論之後攷之千百年之前惟萃於先生
一人之身其他蓋有不得而兼全者矣豈不謂至難哉
行涵游宮牆私窺懿集包荒之量得諸易塞淵之心得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詩集校刊本

諸詩和易之氣得諸禮忘怒觀理得諸定性萬物一體
得諸西銘至其元洞睿思超悟神解又所謂天授者也
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
形體故以成其令德我師之德若此可謂隆且茂矣此
達尊所由名不朽所由永先生之壽將與天壤相悠久
矣寧能以歲月計哉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令德
之謂也

李駕部前集卷之三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傳

明喬馮李時行少偕著

王烈女傳

烈女王氏本山東良家子父母因貧不能自存甫八歲誤贖與淮安娼家年稍長自知處身非地欲去無由每戚戚不自安娼家欲令笄不從後以溫言美利誘之女皆峻拒一日逼之使御上客女涕泣對客言曰妾本良家女因父母貧故至此吾久不死者思欲一見吾父母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以永訣今不及矣豈忍以身爲娼優事耶遂引刀自刎客驚救不及隣人以其事聞于官因罪娼家更令厚殮之葬于淮安之五壩上事在嘉靖初年後主事吳某差至淮上一夕夢女盛裝從外入拜自堂下號泣不輟某驚問爲誰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因具道所以身死之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離去鄉土已廿年父母親戚邈不相聞妾之貞心未暴于世願君表之言既復涕泣淫淫下吳爲之改容許焉既覺明日詢諸左右因至壩上求之果得烈女墓於荆榛中爲之咨嗟久之遂令修葺封識

乃延問父老覈實其事同代巡御史張某會疏奏聞上命建祠錫命服令郡邑歲時祀之予庚子歲計偕北上道經壩上登祠遊覽傷焉嗟乎死生大事也節義美行也臨事而能自裁決惟學士大夫能之何則彼日稱說仁義則法先王又六籍以淑其衷文史以博其見父兄師友以迪其行其所成立宜爾也然間有之世亦僅僅一二見也其他脂韋泆忍毀節喪義以失身於功名富貴之會者屢屢胡婦人女子責耶矧又微而賤者耶予竊觀王氏女八歲贖與娼家日所見習者何事乃能不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移其廉恥潔然之衷豈禮義之良得諸天者厚所謂不磷不緇者耶發馨香於污穢真閨闈之秀出者矣間上之夢蓋芳魂靈魄憑附於風雲日月以爲神而非與汨汨無有者相朽腐也嗟乎彼直窮閭粉黛憔悴之賤姬耳寧有經史之習父兄之指授耶乃能垂絢若是彼稱說仁義則法先

原本

缺不能奪亦淚簌簌下乃收涕從之立族子嘉秀爲嗣而自鎖二姬於閤內聲聞不通供具俱從閤孔入越數日方洲卒乃爲位於閤上哭服喪三年足不履地者餘

五十載逮嘉秀舉進士歸二姬俱年踰七十乃遙語人曰我等犬馬之齒今既老幸不辱公他日可見公於地下矣且公之嗣子已有成立能不墜厥家聲吾屬欣有託卽日啟鑰下閣雙鬢皓然俱成老醜同時者見之皆不辨眉睫矣咸至方洲墓下叩泣踰時乃返當路聞之爲建坊旌焉薦紳善聲詩者咸歌咏之事遂聞于四方李子曰余所聞盼盼燕子樓事詫以爲難然猶恨其不早自裁決必待樂天譏諷然後念悶不食以死其曰妾不死者恐百世後以我公爲重色有從死之妾耳使其言非文過蓋誠旣於道矣然孰與二姬之能慎厥始乎嗚呼果天植其性也抑訓誨漸習使然哉

前監察御史姚公傳

姚綬字公綬浙之嘉善縣人性倜儻高邁事母至孝子弟化之一家仁讓藹然少好學攻古文辭弱冠始習舉子業起家進士拜監察御史巡鹽兩淮力持風裁剴抑豪右肅清積弊幾盡淮饑畫策賑給民賴全活者甚衆因忤權倖左遷江西永寧令視事僅四閱月以病免歸酷嗜圖書花竹山水之樂家有園池室廬觀溪嘗闢一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丹邱于水中週遭藝桃花數百本當春霞錦絢爛名曰王洞桃花內作仙人館學易齋虛靜紫靈二丹室杜門却掃壹意攝煉究心谷神元化之旨博及莊列參同諸書因神仙之說以自廣遂自號爲丹邱子上清仙吏最後號仙癡殆韓子所謂有托而逃焉者然於元理咸超悟神解自謂得之不傳云復造一舟左圖右書尊俎前列名曰滄江虹月取太史山谷滄江盡夜虹貫月知是米家書畫船之句蓋倣元章故事云每遇月夕及歲秋則泛虹月之舟至城中並往來西湖金陵諸勝凡三洲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名仕籍而山林之日居十之九宦業不甚顯然所至有聲風流文雅迄今猶膾炙人口爲三吳兩浙之冠子某孫某曾孫某率皆能詩雅有公之遺風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霍文敏公傳

太保尙書霍公諱翰字渭先南海人號渭崖子自少性資穎異考西庄翁授以經書卽通其說旣而告西庄翁曰請謝舉子業翁曰何爲對曰術者每云翰祿命不利翁曰子豈望爾祿仕榮家耶予遣汝學謂苟能爲儒庶幾不忝古人爾公愧且悔曰父兄不責子祿仕予顧自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狹於是棄去舉子業屏居一室書居處恭三字對之終日默坐年十九復就學乃遍覽六籍子史百家爲文宏渙雄偉督學江公潮程其文奇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第二人甲戌禮闈舉第一人時敘菴李公某得公卷謂爲經世華國之才五策全錄其四以獻比廷試入奉大對公策當及第因進呈時倒用讀卷官闕防閣下梁公儲命洗改之然業不可爲矣遂落名二甲第一人尋以姻例請告南歸越明年遭西庄翁喪廬居樵山著有象山學辨程朱訓釋服闋起復舟過飛來寺寺多虎患僧徒

及遊觀者往往遇害公移文山神勒石樹之山椒其害遂息至滇陽峽有女郎廟世傳靈應行商遊宦者過之不祭則不利艤舟祈賽盜因乘爲劫掠往來病之公命焚其廟抵京師時武宗賓天今上皇帝蒞大統公上大禮議于禮部畧曰皇上於孝宗稱曰皇伯考於武宗稱曰皇兄於興獻王稱曰皇考其正也於廟祀孝宗宗祝之辭稱嗣皇帝姪於廟祀武宗宗祝之辭稱嗣皇帝弟於廟祀興獻王宗祝之辭稱皇帝孝子其正也是故憲宗大統傳之孝宗孝宗大統傳之武宗武宗大統傳之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六

詩雪軒校刊本

皇上一統繼承與天無極所謂大一統也孝宗不得私授天下於皇上皇上不得私受天下於武宗所謂大至公也武宗於皇上不失昆弟之倫皇上於興獻王不失父子之親所謂大綱常也八月除兵部職方司主事十月上大禮疏畧曰古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夫惟繼其統則不但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宗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自公繼統之說一出羣議稍稍屈服壬午皇上勵精圖治上新政三劄累

萬餘言多指摘時政爲衆所媚遂上疏乞休養還樵山
開四峯書院集四方好言之士相與講求聖學甲申兩
奉召命疏辭丙戌大禮議定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講學士疏辭不就職者六事制可之然不允所辭
部檄兩促供職俱不起丁亥賜文獻通考洪範序及敬
一箴部檄遣官復促供職兼修大禮全書晉正詹事兼
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疏五辭獲奉溫旨己丑命典
會試文衡時文體冗贅公力正之五月命修大明會典
以公爲副總裁疏上會典數十事以攷正乖謬庚寅二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本

工部主事顏某贈葬于增城南鄉山之陽公自弱冠卽
志在修齊治平著家訓二十篇置大學衍義于座右曰
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比通顯傲異居同財之制合三代
同居冠婚葬祭悉如其訓日以表正鄉閭興復古道爲
事其立朝也毅然以聖學爲可行以王道爲可舉故凡
祖宗成憲內外政體生民利病極言救正雖摧於權奸
憎於衆口志益堅奮卒使清議精明百工惴慄用能以
孤忠直節受知明主前後凡八十餘疏皆關國大體具
見施行至國家大事咸得與之如罷鎮守削恩侯復廢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八 詩雪軒校本

月適母梁淑人卒疏請扶喪南還復廬居樵山三年癸
巳部檄以原職促起復晉吏部左侍郎甲午蒞任上大
公疏且曰臣期之一年可定治體期之三年可成治功
視篆一年有奇釐正職掌詰清選法賢否甄別黜陟明
允朝著爲之改觀丙申晉南京禮部尙書所至正風俗
毀淫祠定喪禮革娼尼禁侈靡政治翕然丕變未幾奉
詔遷東宮官僚加太子少傅庚子十月七日以疾卒于
位年五十有四訃聞皇上哀悼加贈太子太保諡文敏
遣禮部右侍郎馬汝驥諭祭行人游璉護喪南還復遣

爵錄大獄率惟公是決一時國是賴之以定恩蔭授之
宗子諸子締親皆貧賤時所交對妻子不及私人亦不
敢以私于之至於達幽枉植善類皆無所爲而爲如尙
書梁公材再起戶部武定侯郭勛素有私怨以大工故
劾之去公面斥焉事遂寢御史黃正色扈梓宮南幸爲
權璫所領下之獄公爲直之提學江汝達得罪荆王逮
繫至京亦賴公論救遂得生還過彭城聞友人某某會
試卒於途旅殯多年竟攜以歸皆人所難也初公頗以
風裁自持上且敬憚之或起居有失必問內豎霍某知

否故時目爲汲長孺及轉官留都惟杜門謝客有大臣之度使天假之年相業當與張文獻崔清獻相後先矣勳庸勒諸鼎彝心事如青天白日文章如太山喬嶽天下所共仰云公沒後朝士見善人重足險夫揚省國是日搖則歎曰使公尙在乃有是耶居鄉之士見貪夫穢行彰著則歎曰使公尙在乃有是耶嗟夫此其人之出處所闕豈細故哉公所著有疏議六卷詩文四卷別集五卷行于世

草衣道人傳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九

詩雪軒校刊本

草衣道人者不知何許人歲時編草爲衣披之故自號草衣道人常往來太華王屋南游會稽鴈蕩天台諸山及武夷羅浮蹤跡俱至至則伐茹結菴棲息其中修導養辟穀之法時采山中果實啖之經數旬不見煙火毒蛇猛虎馴繞其旁年近百歲顏色如童時出遊城市間賣藥人有病呼之卽至以手摩其額至腹投之少劑起矣款以酒食須臾輒盡與之錢不顧而去故病者爭延之曰過數家無不立愈周流浹旬復還山中曰吾活人數千矣卽就菴中臥累日不起時有全眞子往訪之止

其旁凡七閱晨昏候焉見其兩足微伸頃之雙手俱展須臾乃起瞋目視曰子爲誰耶命取所脫草衣全眞子執之以獻禮甚恭謹道人喜曰弟子可教也乃以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授之告曰龍虎寶鼎卽身心也身爲爐鼎心爲神室津爲華池白形中之神入神中之性是謂歸根復命澄心煉神丹之訣也全眞子拜受道人與之別曰吾將南游矣往予入羅浮山見一人在豐艸中刈艸摘其長者理之予問取此何爲曰將紉衣耳心知爲艸衣道人因致敬請長生之旨換骨回陽之術道人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十

詩雪軒校刊本

曰非爾所知懇之乃曰夫息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故至人惟欲人明了此心心了則眞性見眞性見則去聖不遠矣背負一囊貯書數卷予問爲何書道人曰此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乃吾得之九霞先生九霞先生得之翠虛道人者非其人不授言訖起去行水石間步履颼發望之倏忽不見蓋異人也其後有人自增城見之與全眞子采藥於蒲山布水之間復入城偶至一士人家問其人曰君家有篤病者久不起得無憂乎其人驚

問何以知之因乞方藥道人曰此祟也於是寫一符令繫衿帶中以水噴其面頃之曰祟退矣遂去後數日往視之病者全愈聞之款其甚盛道人兀坐其上仰空談笑若對客酬酢者主人怪問之乃曰適遇翠虛九霞二先生方與討論元理將偕之還山中矣遂權飲至夜出門去竟莫知所往云

記

同仁祠記

昔宸濠肆叛妄竊神器當時任事諸臣轉相蒙蔽或納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賄以釀奸或腹心以濟惡或毀節以從淫蓋遂厥初者瑾翼厥成者士實知而爲利所啗顧忌遲回謬與削奪之舉以激成滔天之禍者則當國諸臣尤執其咎焉自餘潘李之徒甘心犬彘之行衣冠之辱尙忍言哉三君子接武以成其仁皜乎美矣同視脂韋闖茸者豈不有視面目乎卒使小腆肆亂海內騷然豈國步之有疵抑人謀之靡臧哉蓋假護衛屯田之利是謂寇兵盜糧之資哉自中葉民已息肩夫何賊瑾計復於先臧陸再與於後使彼愈益驕橫生靈荼毒天產忠良以匡王國維

時胡公炳幾先發瀕死不顧孫公蒙難正志殺身成仁王公宏濟艱難助勦跋履用能廓清宇內整肅皇綱孤忠霜烈義問風馳誠所謂社稷之靈臣而有邦之司直也要之端敏之忠以其智忠烈之忠以其勇陽明之忠以其功咸出至誠均懷惻怛且共事一時同出一鄉何浙產之多才而此邦之萃彥乎擬諸三仁後先一揆維心勁節光映古今豈非川岳之孕靈而人倫之挺秀者哉粵稽殷受訖命耆舊自獻蓋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故元子獲奉先之孝少師竭匡君之節父師全愛君之仁殊途同歸心有懷忠之赤異慮一致身無私便之圖若曰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褒生者貶死者宴安之徒將置力焉甚非獎人倫垂戒道矣夫時有先後事變或致殊科理貫今昔民彝同出一揆尙論三仁無容軒輊惟我三君子亦皆宏敷而多才雅達而聰哲豈惟覃遠於六籍之精華亦且挹鍾乎二儀之休淑謀無遺譖動獲先機故克懋厥忠貞建茲鴻績可謂方軌前雋貽矩後昆矣亦由我天子威靈赫奕於九重國運休隆於六寓是以篤生豪詰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詩雪軒校刊本

共矢睿圖故罪人黜伏於下土宗社靈長於無疆庸非一人之慶邦家之光哉崇德報功廟食宜隆典刑不爽永憲來裔聞其風者將有興焉固知茲祠之建於名教爲有碑也祠建自嘉靖初年在杭州府治內歲久頽圯予同年莆田龔君雲從葺而新之蓋憫忠良之可仰而嘉浙地之多賢也因將幣託余爲之記

三義堂記

夫堂何以三義名也蓋爲吾越廣海張氏夫之忠妻之貞子之孝也其義之者何以張氏一門之懿行後先咸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集故義之也夫人莫不有良心善性根極於衷而不可解然卒靡靡無成凡以義有未至故臨利害遇事變不能早自裁決而遲疑以貽後悔者恆衆也故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其殆謂是乎吾觀張君元璧從軍西陲賊至奮擊以死同事馬千里者收其遺骸槁葬于狐狸山下旅魂游於異鄉者垂四十年蓋忠之烈也厥妻朱氏貧無以自立乃能守志誓不貳適撫其幼孤曰文並其遺腹曰道俱底成人皎日之操始終一致蓋貞之潔也及道年甫五六問父所在母告之故卽容色慘愴比長

誓往必還父骸歸葬恨未知向往道益痛念不已乃夢神人指示之而馬千里者時尙無恙年且耄矣亦樂許偕行至則荒原鞠爲莽榛無所辨識行哭之餘忽遇老嫗導引楓木之下與前夢符果得遺骸嚙指血滲相入遂攜以歸追喪改葬踰九月而母亦終遂得同窆焉人咸異之茲殆誠精之極鬼神通之蓋孝之純也使非明於大義則三懿其能萃於一門乎然予嘗謂張氏之三義義而難者也夫忠懿行也學士大夫誦法聖賢宜優舉之矣然白刃在前每偷生苟免或甘心以事數姓者比比也元璧一羽林士耳非有詩書文史之飫聞乃能視死如歸彼縉紳之士反見而焉君子曰元璧之忠足以愧臣鄰矣貞懿行也然世之秉節者往往利其夫家之遺積或以冠裳闊闊勢難毀節爲父母翁姑所制今朱氏家徒壁立弊幃孤影旁無期功之親何所恃而能操志愈堅若此耶君子曰朱氏之貞足以揚閭模矣孝懿行也世有承順就養慎終廬墓之類皆足見獎道以遺腹之子跋履間關返其父骨於千里之外神啟之翁導之嫗示之蓋天人交相其誠矣君子曰張道之孝足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以立子極矣向使張氏一門非義激于衷天植其性則矢刃交馳存亡頃刻苟可避患何不爲也其妻委身他姓以苟一時之安念其夫棄其子將不暇顧烏能甘荼茹澹從一而終若是厥子或逡巡歲月憚勞跋涉則其親終爲他方之厲鬼矣安能使二親之同穴耶蓋子之孝由於母之貞母之貞又卒能揚其夫之烈使之有聞於世以共成其美行吾不意張氏一門克成三義亦人之所難能而世之僅見者是不可表耶故嘉善君子名其堂以三義而余亦喜爲之記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小雲林記

余歸自嘉靖戊申初冬爲退休計越明年春卜於會城之內獲地一區相厥形勢因坎爲池池約五畝許週遭匝以槐柳雜蒔芙蓉桃李之類當春池水漫溢斜陽西度明蟾東起則與三五同志泛舟中流觴酌互勸命童子吹洞簫予乃長歌扣舷和之聲振林木池之西南隅酒樓兀起旗颺招之則泊舟其下任意取醉焉池之正北創一亭名曰湛碧城中浮屠標起適中若文峯焉亭後累土爲臺臺後與朝漢臺遙接擁護若翠屏臺之

左右疊石爲山花竹輝蔽望之森如也臺左轉古榕一株蔭可數十人與臺亭相連絡羅以石磴每賓客交集南薰遞至荷香襲人鳥鷺飛止池影上下泠然不知有暑也池之左接以月波橋橋外有招鶴亭蓋園中畜二仙鶴客至招之飛舞蹁躚久之乃去右爲馭風亭在池之傍坐之若泛虛舟取列子意也粵秀山適面其前蒼翠入座大助幽勝正南爲水雲居與湛碧亭相峙內設鐘磬蒲團諸禪具楞伽法華藏焉人事鞅掌則入定其中自招鶴亭行數十步入奧窔中別爲一洞萬竹森列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六

詩雪軒校刊本

餘地植名菊數徑香色錯落中建一樓名曰影山登望之則青山在前白雲滿目樓下開詩社於其中時與詩人十數輩以期分韻賦詩焚香散帙小酌而退蓋慕蓮社之遺風云湛碧亭右爲元同軒別爲藥室中設丹爐月鼎甌心攝煉之術取方外意也湛碧亭左爲青霞精舍窗牖牢密可避風雨隆冬祁寒則習靜乎此自洞門初入迤邐數十步爲釣月臺暇則釣魚其中總名之曰小雲林四時之景蓋稍稍備矣園雖在郭內然頗遠市廛人居稀靜絕無喧囂雜沓之擾每賓客少至閉門隱

凡則煙霞載道綠陰掩映或散步庭階而雲飛川泳適會于心嗒然若忘世者予以迂僻之性不諧於俗故早謝簪紱每遇煙雲林莽之境則神情俱豁戀戀若不能去抑其天性使然耶園雖不接曠野大川無流泉岩谷之勝然山水之觀畧具寄跡於斯亦可以遺世利而養天真也因序爲圖初意以作記

遊羅浮山記

羅浮乃南嶽佐命爲天下洞天之第七名列道書雖分自蓬島然僻居五嶺之東遊者罕至惟修真學道之士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七

詩雪軒校刊本

逖跡其中嘉靖己亥秋仲子偕凌子道傳潘子仲襄兄弟同遊泊舟石灣自水石中行十餘里入黃龍洞謁四賢祠南過冲虛觀增城女仙單緣原題詩觀內石刻猶存觀中左至東坡山房側有黃野人菴及葛仙祠祠後有丹竈東坡書葛洪丹竈四字在上轉西南行五六里有延祥寺前有玉簡亭內有中閣明月壇北行二里至觀源洞爲葛洪洗藥處所遺筇杖今化爲石青白分明其跡宛然西行二里過蝴蝶洞洞中時出五色蝶飛撲人衣世傳葛仙遺衣所化云過觀後尋朱明洞洞口有

朱真人朝斗壇南行至夜月岩乃仙人乘月吹簫之所又西行數十步有八仙石相傳有八仙飲此題詩石上歲雖久字猶未甚漫滅又東過白水岩岩側有佛跡石朱明洞之南又有釣鼈石羅豫章常於此澄心靜慮以觀萬物之理路左轉至青霞谷谷爲蘇真人煉丹處艸木靈異泉谷映帶予昔愛其地編茹築室歲時登陟倦則棲息其中又南有峯平而白曰石鼓扣之有聲又東南有雙髻峯有仙壇壇前產有竹葉符金光艸他地所無也過釣魚臺東南爲碧溪其陰有玉鸞峯相傳葛洪妻鮑氏在此登仙下接風洞雲洞雨洞三穴岩谷幽遠多靈芝琪樹異羽人丹邱也東南有會仙橋麻姑常往來其上上有瑤石臺傍接鐵橋勢若削成綵綺綢爛如霞錦然其東有華山峯鳳凰谷浴鳳潭白雲洞相去各三里許幽遠可愛捫蘿梯磴至飛雲絕頂神湖泉源聚霞三峯葱蒨在望自瑤石臺轉浮山境歷蓬萊閣上有蓬萊峯以分自蓬島得名乃浮山之第三峯也大小石樓相去五里中跨以橋名曰度仙皆孤高峻絕遞出雲表重簷四柱宛如樓閣霞灼雲掩人跡罕至石樓之南

李鶴部前集卷之四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稍東近孤青峯有石光彩如鑑石下有黑白棋子二十
八往來相盪擊之不起蓋仙弈也洞賓數著殘棋山月
曉之句正謂此下有卓錫泉錫杖潭潭水青碧水底有
錫杖視之光彩奪目東坡題刻剝落難讀左有黍珠菴
古有五龍臺南行二三里至獅子峯峯產萬年松乾之
不朽漬之復生是不死之艸也又南行二里有麻姑峯
其下有麻姑臺相傳上常有五色雲起仙女縹緲而出
道士蔡天一知爲何仙姑也姑嘗於麻姑石上題詩云
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笙吹過黃龍洞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九
詩雪軒校刊本

句引長庚跨鶴來寄語童童與阿瓊休將塵事惱閒情
蓬萊弱水今清淺滿院花陰護月明蓋姑少年夢神人
教以餌雲母粉便覺身輕故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煉
作芙蓉白雪芽笑殺狂遊句漏令更從何處覓丹砂唐
中宗景龍中果白日仙去事在孫西菴記中自麻姑臺
五里至縑雲軒抵菖蒲澗澗下菖蒲一寸二十節堅芬
之極天下所無也又行二里北過水簾洞至花首臺按
靈異記云其洞嘗有五百花首其人遊會故名前有資
福寺寺內有舍利塔東坡作銘南有豫章書院雪母峯

之麓有鳳凰洞內有九眼井其水與卓錫泉長汲不竭
其下雲母之水出焉杜子美詩所謂葛洪與許靖避世
常此路卽其地也由洞口復入梅花村昔趙師雄醉臥
村下夢與梅花仙女讌會題詠蓋指此其餘神臯奧區
幽岩溪谷不能遍覽靈芝異卉珍禽奇獸不可盡識與
夫蒲仙桂父之元蹤軒轅鮑靚之祕跡亦彷彿難尋矣
漫遊十餘日返棹而歸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前集卷之四

李駕部集目錄

李駕部集目錄

後集

五言古詩 卷之一

朝會詩

出自薊北門行

讀離騷經

感詠 二十首

七言古詩

河岳翁歌

李駕部後集目錄

詩學軒校刊本

長安道

四憶詩 有敘

別友人入京

七夕篇

天上謠

西湖遊效曹子建體

春堤行

五言律詩

贈錢祠部兄弟

酬張符臺秋夜直閣見寄

遊雞鳴山寺

宴張氏園亭

過畱城謁張子房廟

過呂梁洪

送張朝使使朝鮮便道還浙

送竹冠道人遊天都山

贈大同梁總戎

贈嶧山不食翁

李駕部後集目錄

二
詩
李
駕
部
後
集
目
錄
本

九日與張古松登嶧山

濟上逢劉望陽夜酌言別

贈方太古先生

雪夜友人過訪

賦得閒心江上月

挽草衣道人

不出

送萬見湖謫官之武岡

潞河夜飲別帥從事南還

寺居

少婦詞

宿五層樓

新安程汝立歸自遠西攜酒慰之

劉生

泊星子口望五老諸峰

社日過東阿

解官歸至洪都逢殷武山北上

七言律詩

李駕部後集目錄

三
詩
李
駕
部
後
集
目
錄
本

駕出南天門親覩龍顏作

五月十五夜駕詣南郊

獻歲逢春日

長安見雪

長安春日

寄南昌朱子深

寄殷秋溟周密庵二同年

度薊門關贈李參戎

思歸吟

經徐州數千里盡爲水患淤塞進舟之難賦此

夜登徐州城北樓

同劉望陽諸丈登濟上太白樓

任城別鄭十四歸江東

送沈員外謫官湖南

沛上逢劉望陽欲竟齊魯之遊賦此志別

寄劉珠江陳中閣黎瑤石諸社丈

登慈雲嶺

潯陽夜泊懷故園朱虛亭熊兩谷諸丈雲屏華原

李駕部後集目錄

四 詩雪軒校刊本

雨弟

偕姚唯之宿甘露寺

秋夜泛舟石虹湖

山東方伯李西谷年丈邀飲豹突泉

春日與客對酌

遠遊別傅循十

少年行贈李都尉

寄廣陵高子通徐伯可

吳興寄龐鑑卿京兆

遊小金山

送嚴五避亂之楚

亂後友人過草堂答朗山

壽親

登樓

燕京懷友

海珠寺登眺

得家書寄雲屏弟

秋夜滕王閣登眺答林舍人見寄

李駕部後集目錄

五 詩雪軒校刊本

與徐長谷談秦中山水

送何員外之南都

五言絕句

夜坐

江上送客

伊州歌

商婦吟 二首

詠美人

江南曲 二首

古意

對酒

雜詠

春山

山中飲

訪山僧

深谷草

江南樂 四首

彈琴

李駕部後集目錄

六 詩雪軒校刊本

照鏡

有感

臺夜

七言絕句

邯鄲行 四首

風

觀潮

舟中逢張石川通參

姑蘇別仲弟雲屏南歸

歸雲菴

題女道士院

都門觀別

閨情

俠客行

古邊詞

得家書

題西湖石壁

相逢行

李駕部後集目錄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賞花

訪王景甫峴山草堂

贈張書記出大同

匡南府夜宴 三首

漁父詞

贈廬山老僧

遊仙詞

訪羅浮道士不遇

贈朱箴

贈別王舍人化

別劉吉卿

序 卷之二

贈郡侯秋塘張老先生入覲序

介齋先生集後序

撫搖詩序

粵瞻山斗序

贈湘源呂侯攝南海事復歸本邑序

贈澗濱金公入覲序 代作

李駕部後集目錄

八 歸雪軒校刊本

贈黃經府督餉赴京序

壽張太夫人九十序

贈邑博晦吾傅先生序

贈東泉李子序

記

重修嘉興縣學記

周室蒙氏義祠記

書

與余午渠書

答雲間陸思豫

與海鹽王叔廉

與徐長谷

寄王亮卿

寄張太華

與劉珠江

寄李岫巖

與弟少芬

與梁山人

李駕部後集目錄

九 歸雪軒校刊本

傳

何孝子傳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明番禺李時行少儻著

五言古詩

朝會詩

日月煥重輪車書混方軸翼翼敞彤庭離離會羣玉環
珮何珊珊冠裳亦奔屬斂聽候鳴鐘凝睇瞻華燭空裏
笙簫擁班中禮數肅一人儼無爲端已拱雍穆風雲麗
皇圖煙花繞仙域微臣亦何幸忝荷鴻鈞覆追隨鵷鷺
行齊呼萬年祝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出自薊北門行

十五學擊劍豪雄寡爲儔裂眚報仇家高視蔑王侯一
旦羽書至願言分國憂揮手去鄉邑振奮出邊州白馬
疾如飛楛矢剽若流左貫烏丸腹右飲月支頭重圍旣
已解談笑任行遊功成拂衣去爵賞非所求

讀離騷經

物性畏剽剽人情忌孤寒蘭以香就焚膏因明自滅潔
躬能取尤高才終見遠鄭衛登中堂韶英聽斯緩溷流
趨靡靡誰復察區款靈均多遺悲漁父有先見皎皎明

月珠濫矣沈湘沉至人執元樞俛仰能自遣無爲以爲
寶隨時任舒卷

感詠二十首

默坐觀元化泰初本鴻濛人文旣開朗元和乃漸通世
事有盛衰治亂互相從消息斡其權厥運始復終氣機
本自然太始不施功至人秉無爲端拱無極中下觀蟻
子羣蝸角競豪雄萬劫終委壤浮雲歸太空得喪虛欣
戚胸次徒憧憧

其二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孔子五十齡欣然常讀易讀至損益時喟然自歎息益
者終必損損者必見益持盈在守謙履盛當自抑盛衰
互相倚達者貴先識易理本元元聖心相合一

其三

吾愛陶彭澤達觀忘俗筌一官但適意不爲生產牽饑
時出門去乞食向人前有則喜畱客難泰長開筵故人
或見惠悉付酒家錢遇飲卽求醉且了一日緣萬事不
著念平生任自然清風在五柳今古慕高賢

其四

揚雄老執戟劉向終祕書白首不再遷著述猶勤渠草
元在芸閣青藜照夜廚立言志不朽歲月忘居諸同時
炫赫者燼滅竟何如千古仰芳蹤名與天壤俱

其五

天地本缺陷世事安得全時人自迷惑求全反見訾訶
清能幾見明月不長圓物理忌太盛行者戒爭先孔子
觀敝器制作羨前賢遇滿必傾覆持平無跛偏達人常
委運素履順自然知止免殆辱寧居不足焉

其六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秦王東望海漢武求蓬萊志在延年藥異術四方來夜
挹金莖露高築通天臺齋宮祀碧雞神光爭取猜麋費
經數載飛傳無停埃生死理之常輕舉終無媒少翁既
殂沒徐福去不迴空聞輪臺詔車載鮑魚回神仙渺何
處徒貽萬世哀

其七

我有一寶劍千金價無比霜鏑可吹毛獨抱未嘗試幾
欲報明恩殺仇向燕市出入少年場所恨無知己攜向
咸陽去杯酒徒爲爾歲晚復歸來深藏應有俟終遇同

心人一騁遊俠志

其八

孫龐事兵法同時師鬼谷縱橫挾其術自謂遂所欲甘
言誓死生交親同骨肉一朝言別去兩國競爭逐戾性
秉殺機彼此相傾覆一意在功利焉知禍與福矢甲本
殊技同是一人蓄大道互相酬後先蒙顯戮

其九

戚戚復戚戚出門空嘆息嘆息此何因世情非往昔昔
也歲常稔今也半饑瘠昔也無氛祲今也競鋒鏑壯丁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四

詩雪軒校刊本

赴召募半死無回役將裨相容與歲月麋兵食無地可
安居僻夫盈道側賈生當此際流涕無虛日仰首問穹
蒼何時見寧一

其十

赤鷄與黃雀竊食隴邊禾恣情相飲啄暮去朝還過虞
人日窺伺將身罹網羅所需在一飽安能遠俗苛黃鵠
摩青霄四海任婆娑冥鴻能萬里孤飛入無涯志意既
高遠虞羅奈爾何俯視鷄雀侶啾啾安足多

其十一

隆寒擁裘坐誰肯念無衣膏粱已充腹寧恤他人饑富
忘昔日貧貴棄賤交知自古皆如然非今獨有之唯愛
鮑叔賢讓金無所疑綈袍戀戀者尙繫故人思古道日
已遠世情轉堪悲在生不欺死延陵掛劍時

其十二

毀譽理之常何須與辨別安靜以俟之百毀自消滅聲
華赫赫者反被青蠅涅明珠莫暗投按劍機先設不疑
信潔已盜金謗盈帙馬援南征返薏苡冤莫雪唯有塞
上翁失馬忘言說見定物不搖無憂亦無悅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五

詩雪軒校刊本

其十三

干將鑄劍時神物從傍泣劍成獻吳宮瑞氣環椒室祕
之未及試崇質長飛逸吳伯與干將徐遭刑戮厄始知
希世寶反爲禍所及古來神武主靖亂在仁德冶鐵本
精靈用之亦何益虞階舞干羽有苗自來格

其十四

神龍本陽精變化不可測有時潛深淵弄珠明月窟小
則如毫毛須臾入金石大則駕風雲長空沛霖澤勢捲
江海流移山走沙礫丈夫負奇氣靈瑞本龍質窮居乃

自修深栖晦其迹達則大有爲安邦拯民厄窮達自隨
時隱顯誰能識

其十五

靈王初失國避難楚澤中偶逢錡人恐饑臥泣途窮申
亥感王恩圖報亡其躬事之以二女王死乃殉從亥本
田夫耳尙效小臣忠何事管夷吾甘心相桓公王魏輔
建成貪生昧其衷三子雖冒寵忍心競難容大義已棄
捐媿彼田舍翁

其十六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浮榮眾所慕詰旦趨朝市羣兒爭一餅得者每自喜有
時稍失意懊惱由中起豈惟自懊惱殆辱從茲始所以
高蹈人視之如敝屣鹿門自躬耕谷口窮靜理倦鳥栖
茂林游魚隱深沚終身長避喧至樂應無比

其十七

連年事兵革繼之以凶荒十戶九蕭索貧者焉能全口
腹既不充蔽體常不完京租輸未足加派復臨門吏胥
下窮鄉欲避無處藏伐木通山壠死者不得安白日豈
無光詎肯照覆盆官家政愈急催科寧暫寬欲訴誰相

憐吞聲不敢言

其十八

計然抱十策上千越王庭句踐用其三富國逞雄兵范蠡往師之佐越破吳城功成泛湖去拂衣且辭榮隱居齊魯間遂著陶朱名然也誠智囊而蠡術亦精保身全明哲千載垂英聲

其十九

禍衡與楊修秉性俱狡鷲負才多太露遇事逞其智鸚鵡賦雖奇漁陽搥且戲雞肋幾先發讀碑行且忌曹公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猜刻輩豈是容人器不自戮才賢嫁禍肆兇伎可憐蘭玉姿同被崑山熾古來保身者皆歸明哲士

其二十

龍虎爭雄地中原當戰場所貴依上游一任制八方秦兵百萬眾世業都咸陽開關迎六國驅之如犬羊諸葛輔元德三分居蜀邦失守在荊州偏安空自防關張負精勇八陣徒鷹揚阿瞞老奸諛西北恣陸梁彈壓吳蜀師禍心已先藏可憐漢祚衰赤火漸無光割據既失策混一終難忘

七言古詩

河岳翁歌

河岳翁朱顏綠髮明方瞳來自鴻濛之世弱水之東飄飄八極騎雙龍騎雙龍朝遊三山巔莫憩五嶽峰身被白鶴擎手握青藜節自言逢羨門於華頂揖軒轅於空峒陵谷桑田看幾劫瑤池屢宴羣真從劫來偶向人間住長安市上寄仙蹤謔浪那知天子貴醉來笑傲輕王公雲心浩蕩終難馭隘視塵世如禪中忽駕雲車指雙闕清歌回首送冥鴻送冥鴻入煙空鏘鏘環珮搖天風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長安道

帝京三月時香塵暗天起游絲捲落花飛入千門裏甘泉繞建章大道覆垂楊雕闌錦樹遙相望鶯歌燕舞斷人腸斷人腸復那許愁殺娼家女粧成起立看紅雨斜倚銀屏黯不語

四憶詩

有敘

夫輔車資轍鵬翻因風故能致千里運九天相須而成有以哉友道不復我思古人作四憶

岱宗巖今鬱層標天門敞今日觀高逕盤紆今逼霄霄
琴磧磔今莽蓬蒿欲往遊今無輕輶我所思今汶之上
有美人兮金玉相

衡霍盡今幾千尺虎豹棲今神鬼宅炎氛蒸今瘴嵐塞
路迷漫今江水隔欲往遊今無雙翼我所思今桐之洲
有美人兮被羊裘

秦華巍巍峯簇簇帶羌口今控巴蜀行路難今阪屈曲
劍閣高今巴水綠欲往遊今無飛駭我所思今龍之岡
有美人兮臥南陽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九
詩雪軒校刊本

龍荒曠今氣淒冽剛風吹今地欲裂黃沙捲今山出獵
人勇捷今馬輕暫欲往遊今無尺鐵我所思今在邊域
有美人兮志投筆

別友人入京

春風送暖入春杯越客相攜上越臺柳絮盈盈依袖舞
桃花點點向人開君去都門期射策縱馬東城復西陌
沽酒宜尋燕市豪裁詩莫向秦樓夕吹徹瓊簫不見君
相思無那惜離羣忽聞江上帆開遠悵望天南日暮雲

七夕篇

澄秋寂歷涼風媚河漢無雲天露濕桐葉初飄銀井牀
露華欲溼靡蕪草此時織女獨含情停梭罷織思盈盈
只愁會促歡難盡不道離多歲已更重開寶匣蟠龍鏡
更理新粧巧相映候將靈鵲欲填河雲際俄驚鳳輦過
層樓疊榭逶迤入飄姿流態嬌非一誰憐昨日怨相望
叶誰解今宵坐相惜相惜相望不自由凝膠凝漆兩相
投謾取歡娛酬契闊併將哀怨作風流祇憐天上相逢
少無那天雞將報曉宴席闌珊星霧飛遙看前路結驂
歸流光瞬息成遐別少逢和樂多悽咽翻訝姮娥在廣
寒歲歲年年守孤闕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天上謠

襄星燦燦過西樓珠斗半落銀河流月邊桂子香未發
井上梧桐葉已秋仙娥采芳榆水次翠轂先傳青鳥使
湘纓鼓瑟曳龍裾太乙吹笙調鶴馭瑤草香銷玉砌封
細裾猶帶石榴紅空中吹落瓊花鈿玉輦須臾看不見
天外唯聞環珮聲白雲飛去海風生

西湖遊效曹子建體

結蕩輕鼓蘭舟邀朋嘯侶西湖遊日華鮮春氣柔恬風

小浪光如油，倚莎墟。循若洲，仰瞻靈鷲俯龍湫。夾飛虹，
纒廣時桃花，的綵柳條。稠繚丹宮，映朱樓十二，綉簾雙。
玉鉤吐吳歎，發越謳和鳴。簫管雜筵篴，奉芳醪。薦時羞。
主前獻壽，賓拜酬。會難逢，別易道。于斯不樂，欲何求。

春堤行

茸茸碧草曲江春，相逢盡是采芳人。簇簇綺羅嬌綠水，
紛紛車馬逐香塵。嬉遊共訝煙光好，疊榭層臺類仙島。
絃聲疑雜鳥聲喧，酒氣偏隨花氣繞。此時上客正淹留，
揚鞭挾彈過長楸。遙看蹴踘東郊外，戲罷鞦韆南陌頭。
東郊南陌垂楊綠，拂袖游絲斷仍續。桃李叢中競笑歌，
錦屏羅扇香風逐。日暖沙暄燕子飛，新裁白苧換春衣。
春堤到處堪行樂，春色娛人不忍歸。

五言律詩

贈錢祠部兄弟

二妙新承寵，同登漢省郎。聯鑣趨建禮，散佩出文昌。
道協夔龍會，名齊翰墨場。退朝賓從列，門第有輝光。

酬張符臺秋夜直閣見寄

禁苑含香入，高秋複道平。疎星移鳳闕，明月映龍城。夜

半聞天語風前遲，漏聲思君在霄漢。清夢隔蓬瀛，
遊雞鳴山寺。

不入招提境，安知白日閒。懶雲長臥石，殘雨不歸山。鳥
逐空花落，僧隨飛錫還。開窗見城闕，應似出人間。

宴張氏園亭

疊石開花徑，疏泉過竹林。雲披臺榭迴，煙密薜蘿深。猿
下頻窺果，魚浮欲聽琴。山翁不解醉，乘興復招尋。

過雷城謁張子房廟

報仇仍佐漢，青志已能酬。廟堂鄉人祀，功將太史收。一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十二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十二詩雪軒校刊本

編黃石畧，萬里赤松遊。永謝韓彭累，高風千古流。

過呂梁洪

呂梁遺禹跡，怪石尚崔嵬。不雨飛晴瀑，無風響夜雷。逆
流看砥柱，濟險賴羣才。何事勞勞客，衝波日往來。

送張朝使使朝鮮便道還浙

丹命辭仙闕，緋衣返故鄉。九天持漢節，萬里拜夷王。舟
憾波濤壯，旌搖日月光。遙看諸屬國，奔走使車傍。

送竹冠道人遊天都山

驅雞別仙婦，萬里訪天都。囊祕長生藥，身藏五岳圖。閒

心憐水石浪迹滿江湖鶴背千峰冷西風劍氣孤

贈大同梁總戎

大將獨專征轅門夜不驚君王親授律戎狄素知名馬
放雲中野人閒谷口營先聲銷敵氣隱隱一長城

贈嶧山不食翁

伏氣無煙火經年長獨眠半窗倚危石一榻臨清泉不
問歲華改那知陵谷遷白頭雙眼碧童貌尚依然

九日與張古松登嶧山

高秋逢令節空值客中身縱有登高興知無送酒人霜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本

催南浦鴈煙黯隔江蘋莫折黃花看羞君白髮新

濟上逢劉望陽夜酌言別

相逢萬里外相憶十年前良晤還能幾高情總自憐杯
深那覺醉坐久竟忘眠借問清霄月何時缺復圓

贈方太古先生

道在名方重幽居常晏如眼前無長物牀上有殘書素
抱黔婁操頻空原憲儲文侯如見禮應自式君廬

雪夜友人過訪

江天風雪夜有客過林邱稍似孤山興渾如剡水遊鳴

琴開竹榻命酌泛虛舟共坐寒梅下冷然思轉幽

賦得開心江上月

惟愛江邊月閒情坐夜深水流長不極雲去任無心拂
石開新酌臨風鳴素琴秋聲蘋末起涼思助幽襟

挽草衣道人

先生何處去應駕赤虬飛石榻雲初冷丹爐火欲微苔
痕封蛻骨松子落仙衣化鶴遼陽外千秋更一歸

不出

不出幾經旬幽栖廢櫛巾鳥啼方覺曙花發始知春懶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本

性豈宜俗浮名空累身祇便來客少麋鹿自相親

送萬見湖謫官之武岡

同君俱失意惜別向江干悵念前途遠方知直道難春
山當雪霽古木入雲寒樽酒聊相慰風塵且自寬

潞河夜飲別帥從事南還

送客猶爲客歸期未有期一尊今夜酒千里故園思
響寒更候烏啼落月時忽聞江上笛別緒益淒其

寺居

讀書向山寺習靜寡將迎雲去窗猶溼風來琴自鳴鋤

苓供藥物采薇薦盤羹開過鄰僧語塵心一以清

少婦詞

小小嬌無力行行仗侍兒自矜花貌好偏喜淡粧宜阿
姥傳金粉郎君畫翠眉春朝風向惡獨坐下羅幃

宿五層樓

危樓凌碧落俯眺萬山秋明月樽前過銀河檻外流高
歌振林木清夢落滄洲夜半聞笙鶴翻疑霄漢遊
新安程汝立歸自遼西攜酒慰之

爲客三十載故園今始歸鄉音猶未改霜鬢覺全稀童

李鶴部後集卷之一

五

詩雪軒校本

稚驚相問親朋半已非唯餘骨肉意戀別尚依依

劉生

身居燕趙北鞍馬是平生射獵秋常出防胡夜獨行弓
彎新月影劍拂早霜明不受將軍令橫行細柳營

泊星子口望五老諸峯

維舟落星渚遙望匡廬峯未陟雲邊寺先聞月下鐘疎
楓積暮靄碧水澹秋容明朝恣登覽去去任孤筇

社日過東阿

長途猶旅食誰與換春衣榆社人初散茅簷燕已歸河

流經岸斷瓏樹入煙微忽見南來鴈鄉心相逐飛

解官歸至洪都逢殷武北上

白頭君始仕壯歲我歸田來去俱爲客窮通一任天深
杯秋雨外細語夜燈前後會知何日分攜各愴然

七言律詩

駕出南天門親覩龍顏作

六龍扶輦自天來九陌香風淨御埃荷戟驅途皆上將
垂簾護蹕盡仙才珮聲遠導鸞行亂旆影徐麾雉尾開
塵世幾人霄漢上自憐親覩聖顏回

李鶴部後集卷之一

六

詩雪軒校本

五月十五夜駕詣南郊

祈壇瑞氣碧氤氳合殿松杉絢絳雲繚繞霓旌迴北斗
悠揚仙樂度南薰龍飛玉帛羣靈會鴈列衣冠萬國分
愧比揚雄侍清蹕擬將詞賦獻明君

獻歲逢春日

鳳曆風光開令節龍池春色動初陽辛盤露滴和珍膳
蘭碗香浮瀉玉漿弱草引堦新綴綠嬌鶯出谷未調黃
欲歌萬壽酬佳序還祝三農望歲康

長安見雪

積素凝寒透瑣闌。亂鋪風片轉輝輝。祥占太史春偏早。
曲奏仙郎和更稀。色映瑤臺迷鶴舞。光搖銀樹失花飛。
玉河隄畔人歸晚。帶得瓊珠滿客衣。

長安春日

拂曙條風應律回。欣逢堯日耀三台。流澌欲向金隄出。
淑氣先從御苑來。青閭椒花呈美頌。朱門綵勝競新裁。
人間正沐雍熙樂。天上應傳萬壽杯。

寄南昌朱子深

搖落千峯獨閉關。避名偏覺此身閒。交情歲晚思田叔。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本

世事年來怨子山。節序漸消杯裏物。烽煙空老鏡中顏。
故人家住瀟湘曲。不見西風鴻鴈還。

寄殷秋溟周密庵二同年

與君躍馬曲江頭。京洛相違二十秋。北海樽罍花底宴。
西園冠蓋月中遊。甘泉獻賦趨三禮。戚里聽歌過五侯。
樗櫟一麾甘落莫。竄身空自向菟裘。

度薊門關贈李參戎

千盤磴道涉嬌嶺。今古華彝向此分。雪嶺有天行赤日。
玉關無地不黃雲。祁連山絕諸烽候。野澤閒歸萬馬羣。

無數王師守邊郡。胡兒空識李將軍。

思歸吟

故園東望路迢迢。關塞浮雲迥未消。遶樹涼颼天際落。
連空秋色鴈邊遙。年來事業慚青鏡。客久風塵上敝貂。
無那倦遊歸思切。已拌生計付漁樵。

經徐州數千里盡爲水患淤塞進舟之難賦此

沙漲桓山汶水東南來。舟楫若爲通。丁夫已厭新河苦。
野老仍嗟歲計空。旅枕孤城聞夜柝。褐衣長路歎秋風。
千村逼沒人家少。滿目川原感慨中。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本

夜登徐州城北樓

山城夜色滿危樓。地設雄關控九州。明月迴隨銀漢轉。
青天倒映黃河流。已無羽檄來邊使。喜見龍標在上游。
獵馬不歸村巷靜。時平端慰聖明憂。

同劉望陽諸丈登濟上太白樓

憑高懷古興翩翩。此日登樓憶謫仙。遙望蓬萊浮紫氣。
還瞻泰岱隱蒼煙。酒星天上光長在。詩句人間世共傳。
笑逐羣公呼月飲。風流誰復繼前賢。

任城別鄭十四歸江東

醞酒旗亭溼別衣客情如舊世情非雲山渺渺望不極
煙鳥悠悠何處歸老去故人能有幾亂來後會轉應稀
愁心已寄南征鴈千里隨君一路飛

送沈員外謫官湖南

仙郎謫宦遠辭家千里飄零莫怨嗟誰念風波經世路
獨將書劍客天涯夢回北闕心猶壯坐對西風鬢欲華
共道漢文恩不薄肯令才子滯長沙

沛上逢劉望陽欲竟齊魯之遊賦此志別

別爾東行訪古邱飄飄俠氣正凌秋聞歌定過雍門里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五
詩雪軒校刊本

載酒須登太白樓目極黃河天際落身從泰岳月中遊
尋仙若眺蓬萊閣應有詩篇在上頭

寄劉珠江陳中閣黎瑤石諸社丈

莫向塵氛嘆路歧百年心事故人知感時潘岳餘雙鬢
出塞梁鴻賦五噫洲渚月明潮落早蒹葭霜冷月來遲
悲筋近報邊聲急鄉國東歸未可期

登慈雲嶺

裊裊丹梯一逕懸石門草色關芳鮮諸天磬落重林外
六月寒生疊嶂前雲擁翠蘿翻劍壁雷喧白晝瀉龍泉

回看天際飛濤捲碧海茫茫起暮煙

海陽夜泊懷故園朱虛亭熊雨谷諸丈雲屏華原

雨弟

江邊疎竹帶寒沙客裏開樽感歲華詩酒故人同海內
風塵諸弟隔天涯鄉心迢遞頻看月秋夜分明數到家
幾處吹笳戎馬後不聞商女弄琵琶

偕姚唯之宿山露寺

城頭山勢隱樓臺千古禪宮向水開帆帶暮雲歸海去
風吹明月過江來數宵清話分僧榻一片閒情付酒杯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世事悠悠君莫問寒潮東下幾時回

秋夜泛舟石虹湖

幽林月出淨風煙舟汎蒹葭水半川清露乍含敲徑竹
紅衣初落曲池蓮魚翻波影浮杯外鴈帶秋聲起樹邊
沈醉扣舷歌白苧不知今夕是何年

山東方伯李西谷年丈邀飲約突泉

在郡城西景甚幽致泉自地坎中直射出如玉
柱者三又珍珠泉數片亦自地噴出有灌溉功
冠七十二泉云

樂水亭前共濯纓美人開宴洽高情齊翻玉螭池中見
倒捲銀河地底生雪色隔簾含樹色濤聲繞檻雜歌聲
坐來自覺消煩暑閒向冰壺待月明

春日與客對酌

壯歲逢春倍惜春春來行樂勿辭頻花邊啼鳥長留客
鏡裏流光不待人天地與君皆逆旅江湖容我一閒身
放歌對酒須沈醉莫問秋風白髮新

遠遊別傅循十

仗劍出門君莫留從來達士不身謀尋仙定訪三山去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覽勝聊爲五岳遊江上放舟明月夜樓前吹笛白雲秋
逍遙豈逐蓬蒿輩空向菟裘老故邱

少年行贈李都尉

翩翩俠氣五陵豪幾過屠沽問寶刀坐控金羈馳騁裏
笑傾玉碗醉葡萄聽鶯樂處春風滿獵兔歸時夜月高
還向紅樓試歌舞不知酒污錦宮袍

寄廣陵高子通徐伯可

憶昔逢君壯氣留連詩酒十年情看花並醉長千里
走馬同過白下城春入吳宮芳草色月明蕭寺暮鐘聲

別來迢遞天南北一望江湖感慨生

吳興寄龐鎮卿京兆

燕郊斗酒憶論文白下音書久未聞海色暗浮吳苑樹
星光虛映雪川雲心隨北極瞻龍馭目斷西風數鴈羣
一自山中藜桂發秋來無日不思君

遊小金山

靈峰獨立海中洲千古珠宮在上頭幾杵疎鐘深院靜
一聲啼鳥碧山幽風搖草色映盤石雲帶松陰冷澗流
謾啟竹扉清坐久閒心空自對沙鷗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送嚴五避亂之楚

避地移家向楚城憐君飄泊見平生亂離祗益傷秋思
衰病那堪遠別情孤劍鳴風餘俠氣寒笳吹月動邊聲
愁心已逐衡陽鴈一路低飛送客行

亂後友人過草堂答朗山

城上秋風動鼓聲江鄉殘破不勝悲青尊忽漫同朋舊
白首相看過亂離社燕欲歸非故壘野棠空發半無枝
年來縱有歡娛興景物那堪異昔時

壽親

太母年登百歲期老親八表亦寵眉開筵正值黃花候
倚杖重看白髮垂膝下曾元欣笑舞尊前兄弟奏墳簾
寒門共慶天倫樂富貴人間總未知

登樓

海門搖落動新秋覽勝同登江上樓十里蒹葭黃葉渡
幾家煙火白蘋洲遠山歷歷數可盡野水盈盈寒不流
自媿憑高強能賦且將樽酒坐銷憂

燕京懷友

客愁不爲食無魚倚劍臨風嘆索居燕地雪深寒獨早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詩雪軒校本

衡陽鴈遠信應疎狂來阮籍惟耽酒病去虞卿只著書
滿目烽煙關塞隔故人消息近何如

海珠寺登眺

花宮寂寂俯中流四望風煙入早秋赤日浮光搖海樹
青山倒影射江樓梵鐘漁笛時相和去鳥歸雲各自由
清興每從方外得不因尊酒重淹留

得家書寄雲屏弟

粵南燕北轉逶迤水闊天高鴈到遲夢裏生涯元是幻
塵中世路本多歧幾回駐馬瞻雲舍忽謾題詩憶草池

王事關心渾未已危樓一上一相思

秋夜滕王閣登眺答林舍人見寄

滕王高閣入虛清萬里銀河倚檻橫七澤風煙秋澹澹
九江波浪夜冥冥斗間不見龍驂影雲外空聞鳳吹聲
千載獨留歌舞地西山月色向人明

與徐長谷談秦中山水

終南少室傲遙天曲徑斜盤萬壑煙春煖三花香露合
雲開二華翠微連金光夜映瑤臺草珠露朝含玉井蓮
擬采流霞泛丹液雙飛飛鳥下秦川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詩雪軒校本

送何員外之南都

金陵自古帝王城此去仙帆幾日程鵲觀前秋水綠
鳳凰臺上晚風清身歸省署新承寵道在河汾舊著名
惜別天涯驚歲暮隴雲江樹總含情

五言絕句

夜坐

松風敲劍壁花露滴琴牀坐對前峯月空山藁桂香

江上送客

君家隔江口別舸乘潮去明日潮復來還應望君至

伊州歌

聞道移軍去音書誰爲傳漁陽萬里道一夢到君前

商婦吟 二首

自君客淮水十載歡懽愛如何牛女星猶得年年會

其二

露壓樹枝低門前烏夜啼烏啼因甚惡嗟爾亦雙棲

詠美人

纖月生眉黛香風出舞衣乍疑湘水見還似洛川歸

江南曲 二首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蕩舟若耶渚日午不知暑隔湖風雨來槳入荷花裏

其二

采采玉蓮花莫采池中藕采藕藕絲長采花香在手

古意

花落春愁黯鶯啼曉夢醒柳絲長若許難繫別離情

對酒

花落還再春人老無復少高歌對美酒且向花前笑

雜詠

芳草怨王孫竹枝悲楚客唯有階下萱忘憂自朝夕

春山

春山殊氣候十里半陰晴山下三更雨山頭月正明

山中飲

山鳥喚客遊山花勸客飲醉來石上眠瑤琴當高枕

訪山僧

山僧愛留客閒坐開竹扉爲辦青精飯春盤笋蕨肥

深谷草

最愛深谷草領取風光遲直待春將半青青發嫩絲

江南樂 四首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人言江南樂江南信不惡冬杪宛如春寒花發新萼

其二

五月荔子紅香味勝如蜜有時泛小舟雪藕采菱實

其三

江南多海味異品四時有秋風紫蟹肥呼朋酌新酒

其四

生居炎煖地不見雪霜飛一冬看欲盡猶未著寒衣

彈琴

竹下彈素琴空山秋意深竹聲雜琴韻泠然太古音

照鏡

青鏡不容絲妍媚照自知朱顏與白髮相去不多時

有感

交游傾海內何如骨肉親悠悠行路者誰是素心人

臺夜

登臺不見月空有列星光北斗湧地出西風吹眾芳

七言絕句

邯鄲行

陌上經過俠少年邀予一飲錢十千醉來馬上揚鞭去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還向紅樓高處眠

其二

風吹大雪似花飛飛花亂撲沾人衣燕姬當爐勸客飲
興劇那能不醉歸

其三

邯鄲新酒香馥馥邯鄲佳人美如玉琵琶亂撥霜月高
醉倚胡牀歌一曲

其四

相逢意氣輕王侯笑把金鞭當酒籌露坐呼盧浮大白

不知風雪滿貂裘

風

北風吹沙地欲裂遶樹寒鴉驚落葉閉門醉臥客不來
窗外飛霜白如雪

觀潮

白浪如山拍岸鳴錢唐六月看潮生潮來無限扁舟渡
莫謂風波不可行

舟中逢張石川通參

我向金陵訪古邱君從天姥石梁遊共看一道吳江水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分作東西兩地流

姑蘇別仲弟雲屏南歸

水闊三江路渺茫蒹葭含露月蒼蒼同來未得同歸去
愁對西風鴻鴈行

歸雲菴

四壁蒼煙覆古藤佛龕長照萬年燈閉門盡日聞啼鳥
閒殺山中飽睡僧

題女道士院

曉汲雲泉灌藥畦仙家宛似武陵谿春來兩岸桃花發

莫把劉郎歸路迷

都門觀別

郵亭官柳亂啼鶯幾處笙歌送客行歧路東西不同去
春風一樣別離情

閨情

女蘿飄綠上牕紗牆角東風燕子斜
遠遍空庭春寂寂
半簾疎雨落梨花

俠客行

壯志平生鄙貳師酒酣彈劍復揚眉
堂中養就三千士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白日報仇人不知

古邊詞

萬里龍沙戰未休年年烽火爲防秋
功成不受封侯賞
諸將相看盡白頭

得家書

一紙鄉書來萬里獨憐遊子客
天涯書中縱有千言語
總是丁寧早到家

題西湖石壁

花映樓臺日日春湖中煙景世無鄰
千年惟有青山在

見盡無窮歌舞人

相逢行

相逢杯酒罄交懽轉眼眞成按劍看
千古相知推管鮑
同心直到白頭難

賞花

山童昨報花正開攜酒看花日日來
酒亦愛花花愛客
醉眠花下不知回

訪王景甫峴山草堂

與君共醉峴山春千樹萬樹桃花新
幾度攜琴下山去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山中猿鶴解留人

贈張書記出大同

白面書生爲國憂奮隨驃騎出邊頭
此行不羨封侯樂
但願輕身雪口仇

匡南府夜宴

瑤堦飛雪隔簾看錦帳藏春夜未闌
醉倚小屏聽豔曲
綺羅香煖不知寒

其二

低回舞袖座生風絃管聲沈玉漏中
不用侍兒相促勸

金杯到手盡成空

其三

乘興移尊傍翠蘿美人秉燭對花歌蕊宮自與人間異
春色偏於夜裏多

漁父詞

半醉漁翁臥短蓑大兒吹笛小兒歌月明更向蘆灣宿
世上風波奈爾何

贈廬山老僧

不下匡山七十年衲衣空挂碧巖煙相逢不問人間事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頭白眉長已過肩

遊僊詞

一上瑤臺露氣濃參差萬朵綠芙蓉鼎烹石髓調元鶴
劍拂雲衣跨玉龍

訪羅浮道士不遇

石牀丹竈紫煙清萬玉峰頭是鐵橋開遍碧桃人不見
隔林時有絲霞飄

贈朱箴

鼎裏黃金何日成尊中綠酒且須傾忘機惟有沙鷗鳥

流水浮雲亦世情

贈別王舍人化

紫駟雕鞍入燕雲金馬門前鳳作羣千里相思蔣陵夜
幾番清夢更逢君

別劉吉卿

黃木灣頭潯水平朱明洞裏鷓鴣聲春江二月仙帆去
倚劍看雲無限情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後集卷之一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明番禺李時行少偕著

序

贈郡侯秋塘張老先生入覲序

述職考績之典肇自虞周雖疏數繁簡異制殊時然而
致理之效其大要同歸於治歷代循之亦各臻成績帝
王之法其可詒諸悠久而罔弊者蓋如此逮我聖皇在
御夙夜軫恤元元丕振風化命吏盈于萬方乃三年朝
覲嚴慶賞之其聲績茂異則不次擢用焉蓋倣有虞秦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一

詩雪軒校本

言試功之典率成周大明黜陟之法而兼用之者也猗
歟休哉大郡侯秋塘張公奉命來刺於韶下車之日首
崇學校百度聿新於是嚴立課試勸相有方文教滲漉
士習丕興絃歌蓋誦誦焉間以其恢宏之度坦夷之性
推諸政治甚宜其民其大都捐俸餉卒克捷獻俘疆圉
自是寧謐早魃爲虐禱格如響甘霖應注年用大登湛
恩汪濊浸淫於屬邑旁溢於鄰邦政通民和遠邇悅懌
縉紳翕然稱頌部使者旌揚不啻屢矣居三載而治成
例當考績士民攀留之不忍舍去會歲屬述職之期眾

不敢強乃聽公行士子驚相語曰公實成我胡遽舍我
去乎於是各發校博士弟子乃移書徵言於予以申其
戀戀之私予以爲公之行也將有崇職以普厥施庸得
專厚於一方爾乎昔漢良二千石每賜召見問民疾苦
考吏治得失相與圖回建事故守令有入爲三公者今
聖天子方隆虞周之治籲俊無方而龍豪傑以不次之
位公之嘉績多於厥邦入覲我明明后將承寵召受便
蕃之錫計謨入告以光輔我國家則咸熙咸寧之大化
萬邦將拭目以觀矣其不永孚於庶哉吾聞邦人之祝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二

詩雪軒校本

公者歌曰中原有鴻翩翩其行儀于皇朝往則有光皇
我邦人旦夕不忘復賡載歌曰中原有驥其驥翼翼登
于皇朝三途旣闢皇我邦人不忘旦夕公亦歌而慰之
曰中原有葑采則管之中心有懷曷終譽之皇我邦人
無德與之嗚呼行不遺德惠言不忘卑讓上下其允孚
矣乎聖天子迺今天民是矜而公復承之以澤則選諸
所表顯庸行且不日矣舍公又誰慶焉遂書以爲贈

介齋先生集後序

介齋郭子與余同受業於香山黃太史之門邂逅之初

見其性資恬靜人未之奇也及相與譚性命之理則終日更僕不倦閒嘗出其所作詩數首純然唐響也黃太史亦亟稱之無何別去繼而與余同舉進士往來京師歲餘每過從必以詩文德業相砥礪叩其所作蓋駁駁乎入晉魏之奧登李杜之堂矣未幾授貴溪令貴溪江右劇邑也介齋獨以文學飾吏治不苟不苟有循良之風以故政聲籍甚將歲餘竟卒於令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失怙恃嗟乎傷哉有志未竟而所就僅此何天之忌才若是嗟乎傷哉吾觀介齋平生負性狷介酷好讀書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御家人絕無怒色寡言笑慎交遊非其人相對不出一言如遇高士則笑語移日雖貴顯時閉門靜養宛如布衣非公事不造郡邑之庭見人談勢利之事則搖首悻悻僅守祖遺數畝之入居家淡如也其所養若此故其所作詩若文多沈元冲曠之思略無塵俗氣今竟已矣何天之忌才不少假也所幸君之伯子以賢英俊秀拔雅有父風進取未艾篤志好古掇文之暇收撫介齋遺稿刻之詩文凡若干首其間多所脫落不能盡錄然此亦可以傳矣詰人已逝雍門遺悲展誦篇章如覩高瞻

後有作者爰加采拾庶垂不朽云爾

撫搖詩序

嶺南當閩楚上游襟控百粵舊爲夷夏雜居之地其間猺落鳥集方命梗化古稱難治者惟連州爲最端州次之觀其巢穴萬山連綿叢林蔽日谿谷之險若天設然暇則羣聚而肆劫民之苦之非一日也撫按屢請於朝從而兵之則潛遁於深谷間師困日久而彼之劫掠猶舊守斯土者莫之誰何不得已屈法以羈縻之足矣豈復有一號令明征討宣教化漸銷其妖氛之氣使吾民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四

詩雪軒校刊本

保生息安養之業者哉此余於樸谷會公之攝連政而重有感焉曩歲丁未連之猺落煽亂肯值請兵而州守獨缺適公以大埔令來佐廣政監司稔知公賢遂有視篆之命且以中軍將之公毅然身其任至則備芻糧募勇士整戎具披圖運策指示有方民不勞而諸軍奏績公之力居多也未幾餘孽復熾公單車往諭之遂使十七山之猺款慕效順厥功偉哉縉紳大夫聞者皆爲詩歌以頌公之殊勲命曰撫搖嘉績吾友靜齋傳子請余言以序其末將以廣連人去後之思耳夫君子抱經畫

之才必身處盤錯之地事不可意然後其才乃克有濟
若非其時則亦開闢罔以自見吾聞十七山之徭構惡
已劇方其跳梁時雖宿練之將且恐然不敢櫻其鋒公
以一身抵其巢穴不煩一兵而重圍動解斯已難矣向
非雄謀預定威望素著敢於輕身擠險者其孰能然哉
其孰能然哉近余得平寇錄讀之乃知公之令岑溪大
埔二邑俱能擒賊有功其羣勞未易更僕具述則公之
才已歷試諸艱不獨連州爲然也今且佐郡未久乃飄
然有歸志上官交留之而公之辭愈固深得古人功成
不受賞之意人以是益敬仰公云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粵瞻山斗序

夫可與安常而難與更始者人情也善治者嚴於其始
而濟之以寬則已不勞而人感之益深非惟治民爲然
吾觀來溪公之督學吾廣也下車之初立條約定章程
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威士有弗若于訓者雖纖毫弗假
借焉行之數月諸士若有弗堪焉者而公之法亦不少
貶既而習而安之相與忘之迺知公之恂恂然者爲愛
已也合省之士無賢愚少長莫不洗其心而安其教省

其愆而惟善之從颯颯焉感焉蓋忘其初政之嚴而恐
公之遷以去也是歲六月朔又二日公奉命參湖南藩
政頻行弟子員某等爭爲詩歌追送之題其冊曰粵瞻
山斗以某於公有同年之雅俾余序諸首簡余惟師生
之與父子其分雖殊而其義一也苟上以僞感斯下以
僞應將浸淫不可紀極其始也若親而其旣也未免興
怨焉望其見而愛去而思者難矣來溪公之敷教嶺南
將三閱歲於茲矣言無妄發動無過容待士子以衷誠
略無苟簡意文藝之暇兼以德誼課之雖以窮陬下邑
亦必親歷而面試其可否不憚勞焉故善者勉不善者
勸各以德業相砥礪蓋駸駸乎爭先人矣然其間雖家
事之小亦必與之分理或貧乏靡振喪葬弗舉咸捐俸
周之終三歲無敢背厥訓者蓋畏其嚴而樂其寬也故
前此惟恐其去也相對怏怏如失怙恃及公之行戀戀
不忍遽別則將來去後之思殆可預卜豈公之視諸士
真猶已子而諸士之銜恩弗暇亦將有父之尊母之親
哉則斯行也咸曰有才如公有德行如公胡不入居玉
堂擢司成而師表天下也而獨藩政之參哉青霞子曰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此特小試我來溪公耳公以華藻之才冰玉之操俊雅多聞練達國體益嘗署視廉訪之篆矣明習條例動無留獄沈詳而法不苛嘗兼理戎之政矣宿弊盡剔里胥懾服而軍伍爲之一清嘗行救荒之策矣處置得宜轉移有術而流民無凍餒之苦迹厥施爲隨處皆善非惟吏畏民安而僚案亦莫不稱羨是以實茂聲騰薦剡動於朝署異日登庸納揆入參國政亮熙帝載而黼黻王猷特舉此而措之爾此皆諸士子所仰望於公者余請嗣觀而頌之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贈湘源呂侯攝南海事復歸本邑序

夫干將莫耶善於觸物不分堅腐無入而弗利者其鋒銳也紫燕飛黃善於登途不分遠邇無行而弗至者其足疾也士之仕也亦然有宜於簡而於劇則怯有宜於小而於大則乖豈其時地致然哉蓋係於其才之宏狹養之深淺故也唯夫通方之士則不然隨其所任無論繁簡大小剖而敷之悉曾肯究若庖丁之解牛公輸之用木脈理不差繩墨動中非其才之宏而養之深者何以致是廣右湘源呂君以英奮之才令吾廣邑從化將

二年政成而民治未幾而南海令春野黃君應內召北上瀕行藩臬諸公籌其人以代黃君黃君卽以呂君應藩臬諸公咸可之呂君竟攝南海事其治南海也猶夫治從化也未匝月政聲騰播籍甚羣事就緒宛無勞色益不知其爲省城繁且劇也豈非蓄之有素故其用不窮處之有方故其行不窒也耶今夏五月治將畢歲適新令沈君涖川公至湘源君復歸本邑一時吏民相對於邑戀戀不忍別去邑弟子員劉應兆等以余忝知湘源於其行也索余言以爲贈余惟國家設職唯令爲親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八 詩雪軒校刊本

民然以一身承上令宣下情唯令爲難令而官省城者爲尤難事一不當意則上懟而下怨謗且藪生吾觀湘源君之攝南海也更畏其威民懷其惠士子其教諸監司咸旌其治行交檄薦之則君之才誠過庸流遠甚他日入侍西臺羽儀朝署推此以粉畫鴻猷特易耳豈直從化南海二邑而已哉

贈澗濱金公入覲序

代作

今之郡守卽古之諸侯也以金緋坐堂上合州縣吏敬承奔走唯命是聽茲以嚴治者則回眸風生千人震慄

其誰敢撓之一於寬者則又廉隅弗立百務聚集而莫之振舉羣吏且舞文於按左矣是故嚴則民畏之久則怨心生寬則民便之久則易心生二者皆非政之良者也如是而欲民之仰而愛見而敬者實罕聞之澗濱金公以名御史出刺惠郡將兩閱歲矣某茲夏月奉命來佐惠政初抵任見其田里修治眾務迭興吏民畏懷頌聲滿道迺余暇日詢之士民曰嗟乎吾未識澗濱公之爲政而得民若是豈其寬乎曰金公之爲政也明條律嚴禁約揭隱伏祛宿弊法所當行雖上官不避豪強弗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恤而奚有於寬然則嚴乎曰金公之爲政也省冗費息力役憫耆幼恤孤弱事必先乎大體法不拂乎人情而奚有於嚴不寬不嚴唯清是守而已自初任以迄於今政聲籍甚民無異議蓋嘗革庫子之拜謁矣有羨餘則白之監司以爲修理之費嘗裁橋下之征稅矣商賈往來聽其自便而不漁其利嘗却私鹽之常例矣埠頭之弊盡洗之而無餘寧約於自奉不妄於取民清白之心可以無愧於屋漏是故以之持已則慎以之臨政則勤以之攝吏則吏畏以之撫民則民愛也然此豈惟治郡

然哉雖以之治天下可也茲當三載考績之期公將北上以觀於廷遵盛制也吾知公之清望素著政譽大敷行當考最課受上賞以膺不次之權列職藩臬登名卿輔卽推治惠者而大之蓋裕如也某於公爲同鄉茲又同官方幸公爲依庇而坐享其成故於公之行也在僚友者且戀戀不忍別去而况於士民乎進饌之餘敬述之以爲序

贈黃經府督餉赴京序

吾於荷溪黃君之督餉北上也而重有感於世事焉先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正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維今之時內帑之泉刀耗矣各省之倉庫虛矣民之嗷嗷待哺者南北皆然矣官民俱困惟此時爲甚諸邊告警羽書繼至沿邊之卒歲無完糧食窘兵罷可不爲之寒心哉天子輒勤宵旰之憂屢下詔於司農卿司農卿奉命會計數移檄於各省取其在庫之積實諸邊此亦不得已爲權宜計耳吾廣藩司例以數萬之賦北輸然必得能吏乃可任其轉運之勞方伯安峰劉公廉於諸郡之幕得其能者五人而荷溪君與焉以荷溪之才而當斯任特其易耳吾

昔宦遊嘉禾與荷溪交善素愛其閭閻辯捷且倜儻不羈知其不凡人也迺今贊政古韶也廉以律已明以蒞事故民畏其威而懷其惠案牘盈几不終朝而報竟雅沐郡侯某公之愛諸督郵及監司詣郡者咸交檄獎之故安峰公得聞其賢是役也僉曰非黃君不可蓋吾廣去京師萬里路道遙邈少有疎虞反貽上官之感或監督者非其人則不免爲漁獵計殆爲斯民之幸吾於荷溪之行也知其免矣今郡中諸解戶喜其節省而不擾則將來必不負所舉寧不爲上官慶乎且轉輸之勞稍可濟邊境之急而寬司農卿之憂功非小補也行賞受上賞蒙顯擢以爲賢勞勸未必不自斯役始荷溪君其勉之

壽張太夫人九十序

大方伯浮峰張公秉吾廣總憲時奉其母太夫人於臺廨就養歲餘凡晨昏膳饌必躬自調攝太夫人每得其情起居謹甚也既而入覲大廷攝太夫人歸浙中而自之任藩省乃今春二月十四日適太夫人壽日年躋九旬矣吾廣士大夫咸爲詩歌以遙祝太夫人壽凡在僚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上

詩雪軒校刊本

屬亦莫不爭爲頌說以褒揚休美蓋樂浮峰之盛德善政而咸願太夫人以永年也是豈聲音笑貌然哉鹽課提舉某等忝在屬列乃因邑弟子員某索言於某以表嵩邱之祝予惟觀福以德觀壽以養其德盛者其福厚其養深者其壽綿自然之理也太夫人之德之養既盛且深則其福壽之咸臻亦理之既定非天獨厚之耳吾聞太夫人賦性聰慧貞靜閑雅承方伯果菴公之教少習孝經女誡恂恂如也既歸浮峰乃翁刺史公內治肅然家無廢政事繼太夫人表以至孝嘗解簪珥以供賓祭之乏宗黨咸嘖嘖稱服佐刺史公歷仕二十餘年服疏茹糲甘之無愀色刺史公百歲後居憂食貧怨言不形諸口人咸比之淩冰嚼蘗云暇日教諸子以義方故浮峰公得以力學克自樹立雖居諫垣時猶訓誨不輟使無忘刺史公清德焉是太夫人居女流而備士行雖偉丈夫莫及也其德不既盛其養不既深哉宜其福之源源而壽之永永也况浮峰公居官清慎雅有刺史之風又得太夫人之懽心吾知太夫人得以怡怡於家庭則其獲福與壽又無疑也竊惟自古共姜之賢詠於周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上

詩雪軒校刊本

詩而壽則未聞成風之壽頌於闕宮而德則無考大夫
人抱德於已而獲壽於天重以褒綸寵錫光照閭里垂
裕後昆作善之報良不爽矣然大夫人不獨壽諸已而
已也吾觀浮峰公今總藩政布寬惠以及於民合省相
慶是能廣太夫人之壽以壽吾廣也他日秉衡朝署入
贊皇猷是又廣太夫人之壽以壽天下也其壽寧有窮
耶某等曰善遂書以爲慶壽頌

贈邑博晦吾傅先生序

噫嚅惟我皇上以孝道治天下御極之初首明大禮定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四郊建九廟崇先報本之意拳拳懇至敬一之誠眞可
以光前哲而式後業以故流風漸被彬彬然興四方臣
子皆知所適法而孝道爲莫尙焉大翰博晦吾傅先生
閩中之雋英也弱冠時承其乃翁鄉善士純齋公之教
日侍左右訓誨無休日及爲弟子員而公則棄世矣晦
吾母以不得明侍甘旨爲恨歲時拜掃於墓下哭之盡
哀凡舉祭必先瞻親視絜盛無一不盡心者出入恪安
遺訓期無忝於先人鄉人咸嘖嘖稱服以爲晦吾眞孝
子孝子云旣而領鄉薦試春官輒弗利乃授吾廣從化

邑博敷教之下每以孝友訓諸生出入必告主歲時舉
祭宛如家居諸生有談及純齋翁懿行者動泣數行下
遇忌日必素服閉門弗御客慟戚之意弗少置焉可謂
生而盡孝死而盡哀久而盡思者矣吾友劉子應兆屢
述晦吾之孝行於青霞子青霞子曰知師者莫如弟子
晦吾之孝其誠矣哉自古稱孝者非一端有以色養志
養三公養者有身不玷於親而顯親揚名者皆所謂孝
也孝也者不過盡爲子之心而已心盡則理盡而子道
盡矣是故生而盡養此心也死而盡哀此心也終身盡
思慕如大舜焉亦此心也推此心可以動天地格鬼神
感金石而況於人乎晦吾子可謂不忘其親厥心盡矣
心盡則孝在是矣其殆出於天性又聞皇上大孝之風
而興起者乎君子曰晦吾子不忘其親可謂能子不違
聖訓可謂能臣能臣能子能臣可謂能人矣劉子曰善遂書
以爲孝思頌

贈東泉李子序

諺云南粵之俗故尙巫而輕醫予以爲弗盡然也漢唐
以前弗可考也已乃今事虛扁之教者遍域中人有病

反多從醫而輕巫豈古今之俗異而風氣使爾耶然徒按古方弗精元妙數年以來良醫蓋鮮東泉李子者起郡名流也與其師友四五人攜笈南遊內外諸科各司其一始至人無知者未幾人有患蠱疾者至李子剖腹治之立愈人皆神之自是求醫者踵至名用彬彬著矣予內表弟羅生繼元疾患沈疴手足四直弗下牀者幾越月請醫治之咸曰風證也莫知其由經數醫弗驗乃請李子李子視之亦曰風症也劑藥啖之舉身流汗如雨明日行針灸之法移時即愈步履如故左右咸驚曰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記

重修嘉興縣學記

嘉興古名邑也爲東吳邊境雄據湖海間鍾靈毓秀故人彬彬多文士朱買臣嚴莊父子以文名於漢陸機兄

弟以文名於晉宣公陸贄以文名於唐自古人才爲盛他邑莫及也至我太祖開國風以文教今上繼統尤拳拳於禮樂故土產茲地者咸競相策勵視古益加隆焉先是賢宮育士之地獨隸府治之西瀕於注濶雜於草莽宏治間人才稍耗士人厭之往凡令嘉者數欲議遷弗果莆田黃君猷可出宰茲邑獨奮然曰學以敷教教以彰治作興轉移令之職也其誰忍諱時議坐觀士林之失所哉即日謀之督學達之監司無弗允者遂於縣治之左闢釋氏之居就其材木磚石而用之不費民力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移月而學宮成規制宏敞視前恢恢加奕矣嗣是人文加盛蜚聲科第者二三人不絕諸士子咸相慶頌功於黃君邑博士胡子來賓蕭子壘率其徒鄉進士陸子相儒葛子麟張子鳳岐等乞言於青霞子青霞子曰黃君之功其可少哉昔范仲淹宋之名相也能指已地以爲學宮至今始蘇人才稱盛而頌范公不衰蓋謂其先教化之急而施惠博也故吾謂茲學之建有五善焉毀佛氏之居闢邪也尊孔聖之堂宗正也不用民財省費也華而不靡遵制也先教化以飾治知本也有經畫之而

民不勞有葦故之而事就緒黃君之功其可少哉

周室蒙氏義祠記

郡城之北某里有蒙氏孺人祠云蒙乃余同年近野子兄弟之姑歸五山周君爲婦蒙子告我建祠之繇曰吾姑相家勤儉能審守委積蓋藏成絲麻布帛之事甚宜其夫遂裕周氏之家姑無子以前室鍾氏之子曰文表者爲子無何文表卒孫三人長孟龍方幼次仲龍季龍俱遺腹吾姑膺拮据之難身百憔悴撫之成人以存周氏之宗經畫內政斬斬善也間復自爲謀以其奩資置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七

詩雪軒校刊本

腴田若干爲祭田捐金二百兩買姪文宗屋若干爲祠屋而殮具咸夙備之蓋以其舊業還諸孫爲周氏生若死者之享而不敢私其有又不欲煩以事也慮事蓋周且慎矣囑既定而姑告終孟龍輩方童不能守遺訓遂習爲樛補之戲凡周氏所遺業喪之一空復棄及祠屋而遷姑於惡地余痛姑之亡勞瘁當年身後不享其遺也遂聞之官據有祠屋者懼屬族人求息其訟於是吾姑體魄始有所歸祠則取其舊直之數別得族孫某之屋而新之以妥神焉此建祠之繇也蒙子復告我曰凡

祠之設所以永祀然必紀其事勒之堅珉以詒其後人使子孫賢世守之不賢讀其文知所鑒戒然非名筆則莫之能訓也願子記之青霞子曰善哉二君茲舉也視其姑無異於其父若母其厚於人倫者耶使其子孫奉君之約守而勿失神明將佑其允必昌周氏爲有後矣仁人之詒其利溥哉余乃論次其顛末爲之記以遺周氏之後人俾無蹈前非以取罪戾也

書

與余午渠書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六

詩雪軒校刊本

公以清新之才輝朗之器蚤擅詞場追蹤李杜誠國家之琬琰楚甸之機雲也行以猥鄙竄伏海濱無所就正竊仰高風久矣舟過南浦擬因匡南斗西二君晉接台範稍挹餘波不意無緣有違教益徒抱悵恨茲具小作二種呈覽蓋將石引金忘其固陋者也後會有期尚容頌敘不盡

答雲間陸思豫

翰來謂靜養之方歷試靡效但恐卿耽綺紈之樂不免竭精摧神此攝煉之家所爲深忌譬之藏火於灰經宿

不減置弁於窖越冬長存人亦視所養何如耳况氣衰疾至人壽幾何若戀情愛而損天元知卿不得復永年矣慎哉

與海鹽王叔廉

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子曰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又古人有三不朽之說立言次之伏惟叔廉負清琬之才抱凌雲之思棄官弗就玉潔完名敷藻摘詞齊驅前哲口以著書爲事是誠茂陵之淨業元閭之高風不朽之說益於此見矣僕有志未逮所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五
詩雪軒校刊本

編次數種敬馳上覽願先生稍賜筆削焉

與徐長谷

吳興故多佳山水山有道場碧巖兩天目水有雪川碧浪湖笠澤之勝可漁可樵可登可涉且茗水直透城中出則棹小舟而往可當乘車此中人士素多文雅得足下卜居於此與之翺翔藝林山水益增勝何異子瞻之居宜興永叔之寓潁上耶君須蚤自裁決慎毋詢諸蓬蒿之流

寄王亮卿

昔寓吳興與諸君相邂逅岷山開社何異竹林之遊若水行歌長擬西園之宴晝則聯鑣夜則共榻或彈碁而命酌或列籍以談詩逸興連翩頓忘歲月豈期離索南北分飛汝霖西歸亦既湮沒慎卿惟賢相繼背世子明浮沈於仕路賁甫飄泊於江湖僕自南還栖遲空谷惟餘亮卿允則二君無恙欲會靡由一別二十年相隔四千里靜言思之良用悲愴屢承惠訊感懷如何企望吳天此心成結

寄張太華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君歸西秦僕栖南海君年九十僕已半百傾蓋之期此生難必因風慰問幸慰瑤音

與劉珠江

舟過韶州兩岸多佳山縈帶二百餘里懸巖峭壁大類削成目觀神飛應接不暇野花競發小鳥互鳴幾欲停舟惜難久駐對此天然之景恨不得與足下同之耳

寄李岫巖

語云淵深而魚藏之樹茂而鳥歸之山林之勝達士依焉吾觀西湖雖有山水之佳樂然不免簫鼓爭喧歌舞

潤迹終非栖息之所也唯公紫蓋仙樓僻在西湖之西
一逕潛通四山植翠臨池列石花竹相鮮坐榻則曲澗
縈流開窗則閒雲徑入雖終日遊而不厭某願借居數
月俾得遂子猷看竹之興元暉觀山之懷實所望焉

與弟少芬

覽寄來詩頗覺暢麗視前益加進但須多讀騷選以博
聞見厭厭既久意興方融立格命詞自爾不苟源淵流
長根深末茂

與梁山人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昨云移居一節光孝禪林雖有菩提故迹但境邇三市
曷避眾喧竊謂東山佳勝城遠地偏古木藂筠映帶左
右垂蘿怪石靜可相依洗耳有清澗之流怡目有雲巒
之秀此正高人之所栖可謝俗而頤神者也且不用支
道買山之錢得遠公開社之樂卜築而居舍此焉往
傳

何孝子傳

何字新字子完惠州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母死貧
不能葬鄉人憐之無遠邇咸爭賻發引致奠至七十餘

筵會積雨不止及輜車屆道隨在輒晴既葬廬墓側夜
有虎踰其門子完祝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盡蠶食我
毋徒相怖穴壁覘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
復至每浹旬則易二新者子完忽得危疾鄉人舁歸虎
亦相隨數十步疾愈還墓則虎又來遂視之若素餐者
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
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復還有
祥鳥數十每晨繞噪其廬塚邊梅皆並蒂結實竹於隆
冬生笋廬墓三年畢荷檐以歸二虎送至郭門咆哮而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三

詩雪軒校刊本

去似此孝感不一士庶百餘人白其事於藩司及具奏
有旨旌其閭子完常遊白沙陳先生之門先生最慎許
可獨書卓行二字表之併遺之以詩曰繞舍烏成陣終
年虎臥門山梅初並蒂冬竹又生孫耿耿天公識明明
國典存千秋何孝子不愧史官言皆紀實也後舉於鄉
試禮闈下第入太學姑蘇錢士宏者與之友善見其近
體衣尙結衰絰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喪云後仕爲
南京光祿署正遷宗人府經歷請告南還展墓卒於家
論曰予往者遊羅浮道出博羅問父老以何孝子事人

人能言之欲思見其人每低回不能去夫孝非外饒人能行以忠實之心斯可參合造化潛孚異類較然不爽也子完之廬墓虎馴繞其傍三年不忍去此豈聲音笑貌能爾耶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詩雪軒校刊本

李駕部後集卷之二

青霞駕部詩雋拔古雅迭宕不羈興溢言詮詞超象外比在吳中蓮社日開宗工爰集君以妙才迴出流輩高篇唱和逸響宣聞如懷友詩云秋聲孤樹杪月色萬峰頭訪隱詩云徑緣芳草入溪帶落花流遊寺詩云香烟迷鳥道花雨溼人衣贈僧詩云振錫歸林鶴揮雲起鉢龍春日詩云細草和烟綠疎花帶雨紅詠美人詩云桃含歌裏笑柳入怨邊聲又如雨深青蘚合潮長白雲平露氣千林涼若雨水光一片瑩如空香含白雪梅初綻寒破青毡草欲生皆刊落陳言獨超三昧真可以齊轡作者繼軌藝林矣雖集刻未及然業以流傳故表而出之世固有以予爲知言者雲間徐獻忠題

李駕部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青霞漫齋
一齋

序

青霞令君諸韻興寄高雅鑄詞圓融得作者之旨始君以進士高科出宰補縣刺裁明利知其少年敏手長於吏治如此而不知其有文也及是從其門人姚子玉得君諸詩讀之愛不能忘君其以儒飾吏者耶姚生稱君篤學喜文雖簿領縻勝未嘗廢書不讀噫君之所爲豈徒文飾爲哉乃所以爲政也閔子馬有言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無學雖不害於政而事皆苟且浸入於亂也余於是又有

青霞漫齋序

詩雪軒校刊本

以知君之政矣壬寅仲冬文徵明書

右青霞漫稿一卷詩三十三首有文待詔徵明敘先駕部公由嘉靖辛丑進士出知嘉興待詔敘稱壬寅則此集乃公初服官時所刻也是年公年廿九集中所存大抵其少作至駕部前後集刻之于辛酉則公已去官十四年矣漫稿中宿小金山贈別劉羽士與前集題同而文異或者公後來自訂集時再行改竄而餘稿不見集中者則本爲公所削歟康熙丁卯刻駕部集已不見此稿乾隆癸未得之于同事歐必登世長謂此是吾李氏家藏青霞漫稿也炳喜而珍之因補刻附之駕部集後

青霞漫稿序

詩雪軒校刊本

蓋公學本蚤成少作已如此待詔稱其寄興高雅鑄詞圓融愛不能忘已見傾倒之至至其敘駕部集則所以推崇之者不啻如此此以見公之詩與年俱進而我後人幸睹手澤卽零膏賸馥不敢或遺爰刻而新之庶不失先人之遺書也乾隆癸未仲秋吉日雲孫炳亮五氏謹鐫

南園後五先生李青霞漫稿目錄

古今體三十三首

奉天

烏啼曲

遊天壇贈劉澹菴羽士

送友人赴邊

慈恩寺

冬夜期友人不至

秋日登山有感

青霞漫稿目錄

詩雪軒校刊本

早秋

九日

泰泉山中觀泉

寄徐子

與蕭龍石夜坐

宿小金山

宗豐城侯

風光樓

雨中懷友

游上天竺遂登諸峯絕頂

送東崖李都閫入覲還楚

舟中見月

楚江遇雪感懷

秋夜懷舍弟少芬

聽琴

陡門見雪寄吳南口方伯

金山寺

小金山夜宴別親友

青霞漫藁目錄

秋詞

中秋

贈王沂川

朝天宮聽笙

宿月溪黃山人山房

望湖亭

早朝日寄所知

遊三過堂贈徐鶴山

二
詩雪軒校刊本

明番馬李時行少偕著

奉天

紫禁輕寒積翠深上方宮殿故陰陰千門草露春光早
九陌風清晝漏沈劍珮但隨鷓鴣列雲霄常捧戰兢心
聖明此日多封詔遙向天池候玉音

烏啼曲

十月十日嚴風嘶四野無雲天外淒捲簾步堦見新月
輝輝靜與銀潢迤銀潢渺渺不可接美人隔我河梁西

青霞漫稿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蓼裳豈謝舟車阻煙霧橫江江水迷玉樓佇立明星燦
曲里停砧天宇低霜寒露冷悲鼓角思君愁聽夜烏啼

遊天壇贈劉潛菴羽士

天上仙人白玉裝青門路入水雲鄉神州地僻烟霞迴
祕府春深日月長露滿碧梧蟬起舞風清黃道鶴迴翔
披圖盡日窮元覽幾易期君出尚方

送友人赴邊

烽火照祁連三軍復駐邊寒笳悲漢月塞草接口煙按
甲秋□□□□□□□□□□應獻捷刻石繼燕然

慈恩寺

梵王宮闕枕江流勝地遙連漢苑秋十里波光搖合浦
四圍山色落晴洲靈花散後諸天靜慧鳥啼時小洞幽
更就遠公談妙法令人心賞更淹留

冬夜期友人不至

今夕風色寒月白虛庭敞美人來何遲芳興期同賞落
葉下林皋流螢度珠網遙望碧雲浮渺渺懸遐想

秋日登山有感

龍山天畔獨登臨觸目中原動壯心落日松篁生紫氣

青霞漫稿卷之一

詩雪軒校刊本

高秋雲物送清陰東南波浪迴天地西北關河自古今
已見王師收上郡將軍莫遺姓名沈

早秋

簾卷輕風生午涼槿花半落野棠香山深白日柴門靜
松外煙清鶴夢長

九日

與客同登薊北臺菊花元傍晚陽開風迴陌上燕雲起
木落霜前朔鴈來最愛孟嘉能落帽不妨陶令重銜杯
欣逢佳節須乘興隨笛胡笳暮更催

泰泉山中觀泉

江南佳勝地，簾泉擅幽奇。危岑懸萬仞，逕石迴參差。
巖端藹瑞露，淵底生靈芝。陰崖寒逼袂，回峯翠成圍。
班荆俯流水，坐石看殘碑。鸞歌雜樵語，賓從相諧嬉。
十年注幽想，茲辰慰所思。願瞻還陽躅，游盤下逶迤。
禪關昔宏敞，接日空遺基。口口理所幹，往事安足疑。
惟有遊遊侶，千秋長若斯。

寄徐子

窮愛南州徐孺子，風流文采向人高。十年嶺海雙龍劍，

青霞漫稿卷之一

三 詩雪軒校本

千里雲霄一布袍。醉後有詩題竹葉，枕邊無夢聽松濤。
拂衣我欲滄浪去，回首清歌羨汝曹。

與蕭龍石夜坐

客地相逢口無燈，夜話時看花頻拂。塵對酒重論詩，月
落烏聲切天寒。鴈影遲無何，成遠別。應此繫吾思。

宿小金山

香閣臨瀕水，靈山控粵城。雨深青蘚合，潮長白雲平。
野鶴依人舞，巖花對客清。禪房獨欹枕，惟有暮鐘聲。

宗豐城侯

曾趨東閣拜平津，滿座圖書萬象新。日映彤墀儀鳳島，
風高窗省列麒麟。清尊錦瑟招賢地，鐵券金貂報主身。
千載皇圖磐石固，好將忠赤侍楓宸。

風光樓

風光樓上望鄉關，樹杪雲閒見遠山。目極長江渺無際，
落霞天外鳥空還。

雨中懷友

客裏秋風嘆索居，况兼旬雨更愁余。故園正值黃花候，
京國偏逢落鴈初。袁紹未收襄北盜，相如猶對茂陵書。

青霞漫稿卷之一

四 詩雪軒校本

風塵荏苒歸何日，無限羈懷祇自紆。

游上天竺遂登諸峯絕頂

二儀肇開闢，山水相摩融。南洲峭奇削，仙界敞神宮。
雲端列蓮座，竹外聆疎鐘。高僧皆馭鶴，金鼎盡蟠龍。
懷芳事幽討，巖嶮相追窮。捫蘿迴石徑，披霧凌蒼空。
身被翠雲服，手握青藜筇。縹緲仙源接，紆紫雲路通。
躡足攀絕頂，羣真杳來從。振衣劃然笑，響落長松仰。
窺天闕近，象緯橫西東。俯瞰坤輿狹，巖嶇紛縱龍。
眺遠雲爲地，乘虛步隨空。瑤杖挺虛谷，玉蕊燦春叢。
琉璃芬可挹，石髓

會應逢近閣安期鳥遙企王喬蹤元機如可度學煉此山中

送東崖李都關入覲還楚

十年聖國馳驅日此夕京華邂逅間素向幙中窮虎略
遠從天上覲龍顏九姓木葉飛紅雨七澤波濤湧雪山
惆悵相逢又相別幾時重聽珮聲還

舟中見月

江靜波光練天空月色孤崇林煙外密遠岫靄中無流
螢依露草旅鴈宿秋蒲坐覺良宵永悠然逸興俱

青霞漫稿卷之一

五

詩雪軒校刊本

楚江遇雪感懷

彭澤波濤壯海陽雨雪飄揚帆衝暮靄擊柁趁春潮柳
暗章臺路花深海市橋追遊懷宋玉魂去竟誰招

秋夜懷舍弟少芬

露滴疎松月在梧三更飛夢到西湖秋深漸覺南雲遠
澤國空嗟鴈影孤

聽琴

幾曲高流清客心恍疑風雨夜龍吟子期一去無人會
寂寞誰傳太古音

陡門見雪寄吳南口方伯

肅穆勝客飲杯端氣初結塵塵玉帶凝皜皜銀塘潔飛
空類散花虛映瑤臺月胡爲乘興來獨鼓山陰楫

金山寺

重樓餘蜃氣雙塔鎖鼉峰振錫歸林鶴揮雲起鉢龍荒
影涵秋月潮聲送暮鐘淨緣如可結於此臥寒松

小金山夜宴別親友

珠江維別舸鬱水微離觴錦瑟翻新調春花發暗香開
襟情不極攜手意難忘今夕同看月明朝各異鄉

青霞漫稿卷之一

六

詩雪軒校刊本

秋詞

淅淅天風吹女蘿感時懷抱入秋多音書望斷南來鴈
心思虛隨東逝波

中秋

秋高雲靜渺煙靄璧月澄空澹素輝萬里關河應入望
九霄風露覺沾衣巢邊鳥雀方棲穩水底魚龍合奮飛
遙憶故山知已在每逢佳節便思歸

贈王沂川

愛汝詞華俊才名人所聞高風齊孺子逸思過參軍劍

氣藏珠斗丹光拂紫雲招攜吾豈敢端坐慕清芬

朝天宮聽笙

碧殿高臨太乙壇壇前羽客紫霞冠仙童解奏霓裳曲
引得雙飛月下宮

宿月溪黃山人山房

山靜四宇幽松濤半空落採藥夜歸來黃雲引孤鶴

望湖亭

紫邏通元圃珠林抱鏡湖機忘鷗鳥狎心靜水雲孤地
擁三吳勝天開七寶圖何時容卜築攜鶴擬仙逋

青霞漫稿卷之一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早朝日寄所知

漢家樓閣倚天開紫禁烟花錦作堆太液池邊雲隱現
玉河隄畔水縈迴天臨綵仗龍旂動月引丹輿鳳管催
隨舞霓裳歌白雪月痕尙卽陰三才

遊三過堂贈徐鶴山

永日延清暇山亭嘯傲時諸峯留晚照一水湛清漪靜
倚青藜杖狂吟白苧詞滄洲吾道在瀟灑任吾之

青霞漫稿卷之一

後跋

駕部集余高大父手著也詩文各一卷續編共一卷又
雲集子天求子應璩子各一集合嘉禾時則青霞漫稿
及小集如許集書大約其鄉心迢遞愛君憂國羽翼聖
賢經傳之所爲也既成賦製衆無恙迄甲申後家國
迭傾腐亂遺書與諸板籍劫灰是聞嗚呼痛哉庚寅之
役不肖從大人後有事於鳳嶺之金紫峯中回首五羊
耿耿飲恨乙未旅泊甘灘大人檢譚子笥中得是集僅
詩百有餘首悲喜載筆薰沐以貽不肖恨獲未全益深

李駕部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悵快時子姓竄徙村落又悉索十年莫可羅致全書大
人以主先駕部之嚮龍鍾八十猶惓惓勒之心臆身賢
猶以乞求遺書見囑幸是集爲祕藏者索重貽以歸是
役也捐管祀之入諸阮相慶其歸而猶或虞其壽遂付
剞劂然雲集三子暨漫稿小集尙覓於無何有之鄉冀
必得成刻庶幾無憾是刻從脫落之餘僅擅中之一毛
今日多士蔚蒸巨公輩出吾嶺以南直駕中原敢以先
張爲領下驪珠出與世爭長耶第爲李氏家藏用成先
人之志以無忝厥孫之職云耳丁卯長至前不肖元孫

廷瞻百拜謹跋

李駕部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有李駕部前集四卷後集二卷青霞漫稿一卷明番禺
李時行少借著先生南園後五先生之一原書無卷數
今重爲編次前集文二卷詩二卷後集文一卷詩一卷
青霞漫稿附焉阮通志作駕部集三卷誤文未算名家
然亦有疎宕之致間作儷體而去古尚遠明人積習大
都如是黃泰泉詩集序亦不見佳而屈翁山廣東文選
獨收之竊所未喻黎維敬送先生令嘉興序謂先生謙
退沖約厚積而慎脩識遠而計深與余同學能爲古歌
詩上者薄鮑沈下者無論王孟也未免過相揚謬朱竹

李駕部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坵靜志居詩話謂清穩而無叫囂之習此言得之近溫
謙山舍人粵東詩海例言則謂沖和有味惜稍庸耳而
檀萃楚庭稗珠錄又謂先生七律格高調逸可以追逐
滄溟先輩風流迥非後來所及惜無佳序弁之耳然文
徵仲集序一首青霞漫稿序一首亦自斐然餘則等之
自鄙無譏矣昔人著撰顧獨以序傳哉龐敏思撰傳謂
西郊築浮邱草堂今城西五里有先生祠其後人猶歲
脩祀事始卽當日遺址歟所著有雲巢子天求子癰瘡
子均已不存是集亦通行本爰釐訂而重梓之中有缺

頁係購之本補刊青霞漫稿中早朝日寄所知一詩重
出戈之車子端陽後六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李駕部集跋

詩雪軒校刊本

碧

筠

館

詩

稿

四

卷

補

遺

一

卷

附

錄

二

卷

光緒丙申夏四月
白曲焦四基署眉
丁氏嘉惠堂刊行

碧筠館詩稿卷一

初服集 癸丑以前作

錢塘凌立雙橋甫著

月夜同茅見滄嚴允齋海會寺納涼

一陟清虛境神怡眼界開月穿松影下風約葛衣來白
練橫江渚銀河落酒杯炎蒸疑不到永夜共徘徊

其二

乘興登山寺相依影不孤憑虛瞻八極俯視控三吳舊
館經新跡高歌起宿鳥夜涼人欲靜明月照江蕪

上座主王嘉江先生別號

天際遙分綠春明素練長沙晴雙鳥浴雨過九龍翔萬

碧筠館詩稿卷一

里經巴峽千回下漢陽餘波去無限東望正汪洋

新秋雨霽述懷

炎蒸苦人偏仄居新秋伏熱未全除翻空急雨忽淋幔
穿雲明月還照廬良夜不須移枕簟短檠聊可親琴書
掃除天下亦入事我欲乘風歷太虛

海鶴橫秋歌次陽明先生登九華山韻

揚州孤鶴渺雲漢凌風一舉煙塵開青田玉羽灑冰雪
江鷗野鷺爭飛回雞羣獨立□□□□□□□□□□
滄溟月夜吸清露應知□□□□□□□□□□
殊響亮花前小舞仍徘徊西□□□□□□□□□□
止孤山隈林逋已往不復返□□梅□寒木□六橋雲水春浩蕩

兩峰木石晴崔巍圓吭高足異凡質鷺鷥鷓鴣咸驚猜

振翮翻飛回倒影彷彿吹簫向嶺嶺然奇響下層霄
頓嘆人間塵夢醒皎皎清霜襲縞衣輝輝朱日明丹頂

直從碧落遠脩翎每向瑤臺閒弄影飽含灝氣乘南箕
歷覽奎文越東井秋來獵獵吹剛鳳鵬程鷓鴣時兼并

迴絕翩翩薄大荒馮凌七曜晴流光俯瞰五嶽若培塿
下視四海皆陂塘明河弱水渡超忽不必烏鵲羣爲梁

鵝班鷺序筵行列文鸞紫鳳參翱翔鷓鴣卑棲僅咫尺
嗚能與爾騰穹蒼

高山仰止卷奉贈林退齋老師總憲湖廣

丹書遙自九天來憲節應知借上才荆楚清風入望屬

碧筠館詩稿卷一

東南時雨士心推舉比自慙傳經志祖道愁看餞別杯
翹首衡陽何處是遙瞻星緯候中台

九日送朱九疑之嶺南

客別秋江上潮平望際天黃花酬令節紅蓼壯行旂長
劍清霜外高歌淥水邊奇游司馬事重與草編年

雙溪別號

曲水經南北分流自往來遠□□□□□□□□□□
應疑相激爭趨勢欲迴奇□□□□□□□□□□

贈吳南山五表

樽開北海壽南山重引蒲葵入醉顏朱履三千偕舞吹
萊衣五十戲斑斕華封舊向而翁祝丹桂行看之子攀

故國他鄉紛宴集幾瞻星斗望松關

湖上謁岳忠武墓

寶殿依稀鬱翠欲流精忠事業有封邱西湖花柳傾城舞
南渡君臣捐國避和議竟成三字獄偏安不念兩宮愁
獨憐山水依然在感慨於今尚未休

夏日近山見滄二太史攜酌山房因簡呈謝

高車枉顧壯山扉尊酒相看坐翠微自有圓基銷永晝
不勞團扇卻炎威江天霽色連雲影城郭煙光映夕暉
撫景醉歌堪記取月華滿地送君歸

次近山翁韻再呈二首

碧筠館詩稿卷一

三

時倚山窗對畫屏忽聞車騎過候生坐臨譙閣聲初動
手摘星辰氣自橫碧樹尊開清潄暑蒼江煙暗鎖村城
相逢莫漫辭沈醉高會還期待月明

論文較弈樂偏多赤日行天不覺過俯瞰市廛人語雜
興隨山水自欣歌臨風拌醉樽前酒弔古同攀石上蘿
廊廟江湖俱繫念韶華□□□□

新秋感遇示諸生

一聲梧葉撲蒼苔數點銀河落上台人世應嫌餘暑在
天街已換早秋來涼颼動處新蟬引爽氣催將晚桂開
爲撫流光成永歎坐看月滿讀書臺

秋夜飲翠谷子於山齋用韻賦答

人到晴山接勝流天開爽氣正清秋萬家碣磬空中遞

兩浙銀潢檻外浮風物每緣時序改江湖獨抱廟廊憂
尊前且共黃花笑江總還家尚黑頭

送邵會和署教桐城

中秋擬醉酬佳節翻惜臨風送別庭明月恍依人影去
扁舟疑向夢花行卽看禮樂清南土更有文章淑後生
他日曲江春宴罷宮牆絃誦有餘聲

中秋對月

年年此夜中秋月今夜纔看月吐華不道嬋娟能弄巧
卻教銀漢遍開花光輝散作千祥景錦繡裁成五色霞
世際清平人盡樂獨憐管鮑各天涯

碧筠館詩稿卷一

四

桂輪秋滿玉無瑕青天碧漢懸佳氣錦席瑤觴泛紫霞
自是廣寒宮殿客年來曾折桂枝花

留棠八景爲常山周定陽題

定陽父素菴墓在留棠其入景曰高峯虎

嶺疊石龍蟠唐馬曉耕瑤村晚牧賈長舊學士新詞紫竹禪樓金川驛騎云

留棠八景畫圖開中有高人卜兆來疊石高峯常拱抱
曉耕晚牧日徘徊前修出處傳青史古驛馳驅接梵臺
隱隱山靈鍾秀異端宜繼起盡英才

戊申寒食多雨抱病齋居得資泉子作次韻漫成

數首用發一笑

夢入湖山春事多一年花雨病中過酒因節序頻相勸
詩向登臨取次歌

雨積山齋濕翠多著書學道不虛過窗前花草皆生意
何必西湖買棹歌

春朝樂事不嫌多半爲愁過半病過夜來拌取燈前醉
暫豁雙眸發浩歌

春光九十已無多小燕飛回掠水過不問紅香何事老
湖邊又唱採蓮歌

滿湖碎碧浪花多應我龍門辛苦過未慰蒼生霖雨望
東山慙愧妓人歌

夜坐自述

憶昔先君逝泣然出涕洟孤窮三十載辛苦一生知形
影依稀母提攜望小兒懷恩天罔極何日報親私

碧荷館詩稿卷一

五

秋夜山齋燕坐有懷霞江沈子詩以問之

夜坐秋山靜飄然思不羣水聲天外落雲影望中分清
夢勞公旦揮毫憶石軍沈郎饒病瘦不厭問慇懃

秋月依人起憑山閣於時海寇未靖江上戒嚴聞

鼓聲聞關因用前韻紀事并寄沈子

小閣凝眸望秋空度雁羣雲開千嶂出月落萬川分瀟
海多殘寇寒沙有戍軍夜深聞鼓角何日奏元勳

戊申中秋他雨因用舊韻紀興

登山玩月月無華入室開尊興亦除簫簾雨聲清入座
窗間燈燄亂生花影傷楓樹虛丹谷掩映芙蓉隔彩霞
漫憶去年饒樂事甘霖今喜慰農家

海鶴橫秋

萬里揚州鶴丹霄引望孤春風齊六翻幽響徹三吳絕
俗應無侶離羣不可呼清秋看獨舉從此謝鵬鳧

退修樵老

老人何事愛幽居莎草爲衣茅覆廬林麓煙雲從買荷
世途榛莽謝芟除不妨高尙全違俗賸有機鋒對老漁
長嘯空山天地闊塵埃元不到清虛

楊生子賢有弟當補戎有女在抱暴殤作口號慰
之

壯弟從軍弱女亡生離死別事堪傷凱旋定有瓜期及
物化休憐珠海茫萬里雲中傳雁信深閨夢裏叶熊祥

碧荷館詩稿卷一

六

天教拂亂堅而志將次春風到草堂

贈別王雨江陟任夾江

鵬程直奮九天齊江清臨風薦別厄西蜀回瞻吳地遠
南薰遙送客帆移漫從離合悲知已應喜才名履盛時
問道先生何許士滇南人傑武林師

臥病寫懷

七月暑方歇山高秋意消涼風蘇病骨清鎮鍊詩神著
意題飄葉無端抱采薪夜聽簾外雨瀟灑愜吾真

中秋望月

十二回圓月何如此夜明斜河千里澹微露一天清影
射珠胎靜光搖鵲夢驚廣寒應不遠直欲上雲程

奉陪林介山明府時林擢令金谿

宦海棲遲久臨川寵命新風流卑後鄴詞翰逸先秦聖
主勞南顧名區起逐臣勸農多暇日琴曲奏陽春

其二

夏日開芳宴文星集上台投交應有分作賦愧非才酒
借荷筒泛風依葛袖來連宵歡不極情洽重徘徊

西湖遺思贈郡伯陳公希賢擢憲湖廣

縣思憲節泣瀟湘湖上看雲萬里長楚國近瞻新化日
蘇隄徧頌舊甘棠冰壺秋月心同潔桂子荷花德並香
試向水光山色間使君千載獨流芳

己酉五月十日夜坐吳山書屋寫懷有作

碧鈞館詩稿卷一

七

誰謂空門修福田福田原不外心田從今守取清修訣
念念須教對老天

天恩褒節爲錢塘學訓林隕齋尊堂三首

幽貞林母本王姬誓守深閨志節奇飲血得全雙玉立
祝天願脫二親危寒燈夜雨哀何極古柏高松操不移
五十年來和膽苦休光今已被清楸
萬古綱常事豈奇區區荆布獨持危丹心不變懸霄漢
白日無私照薜蘿褒節遠膺天上典庭門共識女中師
題殘自覺成長恨異地同情念母慈

天恩褒節紀瑤篇讀罷遺編忽淚漣最苦萱韓成獨影
豈知閭海久傳賢碎頭斷髮情殊烈嚼蘗焚香事可憐

何以報親恩罔極擬學令子孝廉船

贈奉化蕭明府俟軒

清秋鼓棹渡錢塘東望山城雲樹蒼賸有文章追屈宋
豈無撫字紹興黃絃歌未徹談經座琴鶴常隨問俗堂
願策賢聲騰百里鳳池他日看朝陽

寄象山朱尹在川

一別人疑遠三秋間較稀未緣新令尹亦念舊相知枳
棘甯棲鳳康莊會展驥昌朝有徵典努力順乘時
韓君潮東索題別號更出其拾金還主詩卷余甚
義焉因賦其槩并致望於令子云

蒲關有客向南遊卜築東臨澗水幽不受遺金廉似許

碧鈞館詩稿卷一

八

稔知大義重於邱披裘並美堪風世飲懷逸名得上流
已羨高林無俗跡還看桂子飄清秋

庚戌夏六月八日九疑刺史招飲湖上時節推陸

子田大尹邵清溪國博吳珠川州守高穎湖同

袍周東巖何瑞泉同酌沁雪泉用韻

西湖勝事在朱明畫舫乘風鏡裏行柳蔭六橋無海暑
荷香十里有餘清冰盤饌出疑寒玉沁雪泉飛擬化城
逸興不殊蘇刺史共期尊酒話平生

九日同九疑登高用韻時朱方乞假還山也

興來扶病強登山肯惜疏林葉漸凋笑對黃花憐我瘦
滿浮綠蟻伴君閒短歌忍作重陽別勝賞都忘雨鬢斑

聞道燕雲烽火將軍何以鎮三關

輓江理山

十載論交道義深仙蹤一去杳難尋家聲不少謝庭鳳
宦業惟餘清獻琴目斷雲山心薦酒望窮江漢淚霑襟
可憐此日歸藏後魂夢空依隴樹陰

詞

小重山

題楊水部南泉客閒閣

小閣憑虛帶綠楊拋書酣午夢晝偏長覺來一笑對
滄浪簾幙靜祇見燕飛忙清興到羲皇篆煙飄不
斷茗初涼風來十里芰荷香客閒閣風景冠錢塘

碧筠館詩稿卷一

九

碧筠館詩稿卷二

錢塘凌立雙橋甫著

奉使集

西河王殿下世長玉峰以孝行卓異聞朝廷立以

禮官末屬奉敕獎諭敬撰蕪詞用鳴頌悃

使節傳宣出九重綸音西布入堯封王靈有赫鍾賢孝

主德無涯篤異宗晉國屏藩今鞏固明時禮樂正雍容

自憐慈母劬勞甚欲報涓埃願未從

過太行山次肅愍于公韻

太行山迴與天齊驛路迢迢去不迷勢逼三台疑日近

峯回千里覺雲低孤村寒火微難指古樹昏鴉亂欲啼

碧筠館詩稿卷二

匹馬吟風雙鬢短幾回仰止愧重題

商邱公署候明湖何子

邂逅相逢但一尊異鄉風物故鄉親情從萍水投偏好

路入皇華去轉新子夜添寒十里思江梅待月十分春

清幽彷彿揚州解不信何郎好韻

睢陽驛遇張漣泉年兄晚約過予不至

同袍兩月寸心期此日相逢緣更奇談笑頓忘行役倦

追隨甯問路泥遲新亭舊友情偏洽寒火清樽夜自宜

可惜使君虛此約曉來又是各驅馳

過大安驛用昌黎壁間韻

古驛中宵夢未安霜風直透客衾寒驅車敢說勞王事

歸觀慈親月正圓

盱眙道中寄羅潤洲

泗濱曉發過盱眙陽虎踞龍盤識帝鄉天迴江淮王氣遠

水分桐柏澤流長小臣使節歸南國明主宵衣御朔方

撫字須勤湯沐邑可令專美漢嚴黃

此峯別號

壺山萃靈秀空翠拂朱樓賓主情何洽煙霞分史投璞

中藏白璧身外有丹邱假仰忘形迹蓬萊不足求

其二

竟日娛蓬島華樓列玳筵蒼松敬古健瘦石瀉寒泉避

俗全無垢尋幽別有天相將對圖畫逸致自居然

碧筠館詩稿卷二

送賀三溪別駕之嘉禾

道誦論交十載情都門傾蓋許平生相逢此日憐知己

一別何時續好盟橋李重雷慈母澤燕山遙望德星明

佇看報政多奇績更須循良不朽聲

署中集 甲寅以下刑部作

壽孫怡遜封君 台山父

萬里星軺使節回秋風傳箭報江梅綵衣知映南山日

瑤席看浮北斗杯志尚久忘聞海隱恩封還白鳳池來

霞灰飛動長庚現願祝年年壽宴開

壽周婁山長卿乃翁

春風上苑五雲開中有仙翁引壽杯玉佩忽聞三島至

金尊遙自九天來青芝旭日森麟館白雪晴霄落鳳臺
人道靈椿長不老會應和露種蓬萊

藥湖別業爲況丹湖長卿

湖上餘丹寵僊翁故築堂靈苗庭戶萬幽趣水雲長明
月青鸞下冷風白鶴翔獨憐霄漢客清夢可能忘

又作絕句

悠悠僊蹟幾千年鶴化丹成夢杳然獨有主人玄室在
至今蘿薜護蒼煙

題贈張駕部太母貞節

峩嶢山曲枕江流翠閣風高賦柏舟之死靡他堅節操
未亡有君振其裘嚴霜古柏心同潔夜雨寒燈夢獨悠

碧筠館詩稿卷二

此日龍駒頭角露髮封累沐聖恩優

送廣東慕德里巡檢潘雨湖便歸之任

長安五月客南征搖曳薰風一棹輕湖上新荷如有待
江頭垂柳故相迎鄉關此日多殘寇嶺表頻年喜息兵
況是里人多慕德不妨官守見精神

送廣昌張簿便歸之任

東風楊柳御煙寒載酒乘春陌上看紫禁城南思把臂
青陽門外望征鞍衣冠從此歸鄉國枳棘終教引鳳鸞
遙指肝江江上月故人疑是在長安

送懷甯尉馬竹亭便歸之任

乘春載酒向東城乳燕流鶯恨別聲上國簪纓光邑里

離亭風物照旂旌壯遊早識長安路筮仕新經皖伯城
珍重君恩需一命好將三事答承明

送郭一厓給諫使琉球

開國中山氏來王烈祖年分符恩澤近持節羽儀鮮風
土編重譯冠裳戴一天願陳懷德意不數漢張騫

又

使節勞君海嶠行懸知聖主借高名離邊寶劍衝星朗
望裏仙槎拍浪輕雨露九天恩浩蕩旌旗萬里氣崢嶸
彤庭見說虛前席歸報瀛波蚤已平

綸恩寵錫贈高封君鹿坡乃翁

長嘯歸來二十年恩綸此日下堯天未論稽古桓榮力

碧筠館詩稿卷二

已邁遺經劉向傳雙鳳翔翔趨北闕諸生揖讓謝西川

湘潭尚起三闈兆高隱衡門樂事騁

送萬東澤僉憲嶺南

長安六月動微涼滿路清風入五羊豸服翩翩新雨露
鳩臺隔隔舊冰霜仁覃薄海刑書措化被遐陬瘴氣藏
更羨北堂迎養日官閑鮮荔釀瓊漿

送劉我齋邑博任高滄

五月榴花照眼明驪駒惆悵不勝情身辭北闕歸南國
齋對鍾山接上京六代風流悲往事三吳文物待清評
石頭更擢高枝桂不數桓榮椿古名

九日同諸曹長譙集白雲樓有懷

白雲高閣峙燕山萬里東吳人望漫天上清商霞似錦
席間笑語氣如蘭千林紅葉風霜老三徑黃花節候寒
卻憶故園人落帽茱萸遍插倚闌干

送吳仰峯曹長奉使江北便歸省母

梧葉飄蕭候館堪
使遠行秋風傳驛騎曉日發江城明
照無留獄深仁及
平生聖恩真浩蕩遜爾獨持平

其二

奉使還歸省丹衷與孝并一朝辭帝里五載慰親情路
入江淮境人歸闕闕城稱鴈慈侍日南海定澄清時海警故

贈呂葵陽中翰奉使荆藩

碧筠館詩稿卷二

五

使君持節向簾湘路滿平沙草木蒼玉冊金章新雨露
方城漢水舊封疆錦標到處文星動彩筆揮來詩句香
何以勸王勤獻納報恩惟有祝靈長

具慶榮壽贈陳虹橋年兄

翩翩鶴舞自蓬萊
萬壽南山雙壽杯共喜仙翁乘五馬
更看王母宴瑤臺恩封浩蕩天南下使節問關翼北來
遙識稱觴堂上日海波澄靜已無埃

輓李太安人
念所母

微地西風雁影哀
潛溪溪上發星摧百年全節憑誰植
千石綱常賴母培桂子流芳壽世德孫枝挺秀羨雄才
九原莫訝音容杳猶有靈光燭夜臺

贈別王大嘯曹長

駢駢四牡入三秦十月陽和報早春玉節星輶新氣象
柏臺驄馬舊丰神南澗堂上長庚現東土祠前祀典禮
忠孝難兼君獨得王陽今即是王遵

贈李東溟曹長恤刑江右

滕王高閣倚雲開漢署仙郎擁節來龍氣久占牛斗分
法星今照豫章臺留連芳草分歧路悵望長楊薦別杯
料得平反歌愷弟虞廷端不負欽哉

贈陳愛鶴曹長恤刑閩中

萬里星輶下八閩東風冉冉拂香塵陽春有腳行應遍
白日無私照自均閩闔門前持使節晉安城下望王人

碧筠館詩稿卷二

六

多君明允如清獻一鶴常教伴此身

贈吳瞻齋黃門使琉球

諫草匡時受帝知才賢特簡撫鯨夷仙槎和露投銀渚
使節隨春到海涯重譯再需周室化百蠻爭覩漢官儀
征騶莫遣成留滯閩勳名望久推

送周仰山經府

綵鷁乘春去金陵足勝遊晴絲牽引柳殘雪點芳洲幕
府承新令師中問壯猷卻憐京國別鄉思獨悠悠

送衛參軍王兩湖之綏德

柳色暗江門春明出帝閭秦川遙入望漢關近承恩驛
騎官軍令遶庭襁口魂驚憐同泛日戀別漫傾尊

同馬侯少川遊天目

古郡臨安天目奇賢侯公暇偶相隨時雲跨岫飄丹轂
細路緣崖縈白絲松徑三秋風落候水鄉八月稻登時
無窮幽勝難綜計容與山靈訂後期

過濠梁寄朱希桂侍御

路入濠梁境懷人負盍簪雙魚頻走使四牡未停驂
擊目民居墊傷心傳食饋敢辭行役苦誰與臥淮南

宿臨城次大冲鳳野壁間韻

村莊兒女緝蘆花試緝蘆花爲起家至今閔子賢稱孝
一念何曾見母差

齊陽道上懷水竹山人

碧筠館詩稿卷二

七

真性於何寄清泉與翠珩不驚波浪湧獨耐雪霜寒
作雙清伴參爲同契看三分竹外水安得共憑欄

碧筠館詩稿卷三

錢塘凌立雙橋甫著

告中集 戊午以下養病作

題並帶蓮贈黃滄泉水部

香風陣陣發天池解語爭如對語奇千里湖邊誇獨勝
萬花叢裏鬪雙歧素絲自許心同結直幹常虛節共持
可是仙郎能愛潔此君亭下更相宜

池在公署東湖有此君亭故云

輓陸處士靜泉

芒鞋筇杖失周旋舊社當年結白蓮
垂化何關泉石癖遺規猶覩子孫賢
塵埋東郭看花屐月冷西湖載酒船
京國歸來乍聞計臨風想像總淒然

碧筠館詩稿卷三

一

題文溪別號

卜築俯潺湲幽蹤未可攀
捲簾看綠草把釣對青山
避俗心常靜臨流意更閒
滄浪時一曲高臥水雲間

保釐總領贈郡太守海州陳公

千里專城寄三年報政期
化行甘雨降仁覆德星垂
禮教綏南服威名鎮島夷
只今羊叔子不數峴山碑

靖海元勳贈胡梅林公少保

汛掃狼煙瀚海東中興鴻烈更誰同
渠魁授首羣凶匿神武宣威絕島空
指顧旌旂秋動色笑談樽俎晝生風
仁看扶社酬勳日誓取山河列上公

送田水竹

與子南屏會依稀二十年知交甯縞紵見道在魚鳶腹
有三千卷腰無十萬縷孤蹤去故國萬里下長川到處
煙霞伴安身水竹邊不知黃髮變祇信白雲綠浪跡江
湖徧流連歲序遷酒腸如海闊詩口若河懸杜老棲西
蜀田生俠北燕參商哀白雁怨慕口黃泉

送曹憲僉桐峰入賀

忝同蘭署接春風多冕重來浙水逢
梁苑久知推作賦漢廷今復見呼嵩
祥生三殿晴煙滿瑞啓子門曉日曛
予告恩深思祝頌隨君夢繞鳳池東

贈朱節婦周氏

合卺彌旬日俄聞哭藥砧
簫停鳴鳳遠鏡掩舞鸞沈
操履三冬雪心銘百鍊金
士林清議在太息柏舟吟

碧筠館詩稿卷三

二

節孝傳芳爲南民部蔣君

三益

貞母孀居蚤熊丸課子頻
孤鸞肝膽裂三鳳羽毛新
榮養隆鐘鼎衰章動縉紳
芳風紀彤史百世永無垠

一門三節爲雷柏山少府題

世節流芳事亦奇平生冰蘖祀如飴
三仁未許殷專美二賢何如母更危
甘露呈祥天意厚佳兒膺遇聖恩熙
嗟予亦抱孤嫠恨讀罷黃麻思轉悲

祝周黃墩封君偕魏恭人雙壽

壽二親也

淑人君子兩相宜花誥雙封介壽祺
天產靈根同不老門欣和氣見齊眉
紫金山列黃墩宴孔雀屏開白玉卮

五馬諸侯勳業遠調羹將進日舒遲

苦節榮旌爲張母袁太恭人賦金憲張蓮村生母

漳南萬里赴西川旅櫬蕭條淚血漣赤手自憐持白壁
丹心常許對青天朝簪有續雲霄近主德無涯雨露偏
翻憶北堂辛苦事不禁哀思倍悽然

輓高瑞南室朱氏

一從夫子效良緣擬結同心到百年豈意鏡空鸞易別
遂令釵化燕難還香奩寂寞封遺粉妝閣悲涼委舊綰
可是南州高義士連環端不負生前

輓近城朱翁九疑州守父

醉翁一臥夢悠悠風雨淒涼正竹秋清夜忽乘黃鶴去

碧筠館詩稿卷三

三

高峰常鑲白雪愁箕裘有緒應無恨塵市逃名孰與傳
自是清時多舊德從教昌大復公侯朱系出永嘉侯故云

題

名山喜遇遠公來繚繞天花墜法臺道演三乘甘露降
經幡七寶白蓮開蘭湯茗椀分香積古殿穹碑印薛苔
飛錫幾時還下榻渴心重與漁塵埃

法曜留光

中州多英傑嵩嶽鍾靈祥少微夙應瑞執法今垂光輝
輝浙東西棧樹俱清獻山川遠生色海波爲不揚奎躔
忽度舍我之晉陽仕國盡才賢侯公齊芬芳關河隔
南北斷戀各一方篤生後申甫早晚躋巖廊三台明帝

座五彩成文章遺光有餘照常與天曜將

西湖話別

吳中開妙相隴右產英賢彈淚哀慈侍揮金向佛前夢
回風木恨別去水雲牽渭北江南路從今各一天

雪後邀祝九山朱九疑二大夫田水竹胡圓州二

山人登山口占

着屐登臨興不孤山陰雪後漫提壺屏開千嶂瑤連樹
寒並雙峯白映湖仙侶同遊春正早洞門深鎖月如弧
流連不醉無歸去酒近新豐尙可乎

題馬蕙坡封君瑞竹

仙翁種竹翠依依令子娛親拂繡衣自是栽培元氣厚

碧筠館詩稿卷三

四

至今長養籜龍肥淇園千畝篇章舊浙水雙莖瑞應稀
況遇伶倫能截管簫韶同奏鳳凰飛

碧筠館詩稿卷三終

碧筠館詩稿卷四

錢塘凌立雙橋南著

闕下集 王戊復補北都作

代胡劍師贈徐可泉教襄陽

朔風吹雪暗江城愁聽驪駒唱別聲玉律初調春意早
布帆斜挂楚雲輕寄我此日威靈化樸械他年賴有成
自是漢庭重經術儒冠端不負平生

壽南山趙贈君八秩

太僕丞錄之父

椿老引彭年朱明儼珥筵衣裁宮賜錦人是地行仙樓
閣藏書迴山林寄興偏霞觴看遞進蘭玉正新鮮

送王東濱尉星子

碧筠館詩稿卷四

巽舍相從感舊遊卽今黃綬試新猷菊叢飄馥雷行旆
林葉飛黃點別籌百里花封憑賀理數椽琴室儘風流
懸懸月照西江碧鷗灘頭好作求

周約行將別有贈

阜城東麓外遙識使君家虛閣藏千卷閒階種百花雙
龍分使節五馬羨高車漫憶風雲會空嗟道路賒論交
關氣誼共署挹清華命駕春郊煖趨庭秋興嘉衣冠輝
日月詩賦走龍蛇歸里黃香晚娛親菊酒加儻思梁月
落莫忘雁書斜明夜相尋處悠悠水一涯

題復齋

獨坐虛齋夜氣清黃庭繡倦鶴初鳴一杯元酒心方寂

萬里清霄月正明給事鳳池青瑣興微君芳樹白雲情
春風指日陽和遍江北江南咏泰平

贈熊新溪曹長奉使秦中歸壽祖母

好看持節向三秦驅馬東歸劍水濱已見一門疑畫錦
漫嫌千里客風塵座中仙侶蟠桃宴暗下郎官綵服新
況是黑頭初捧檄報劉無用再三陳

壽龔東谷先生七十受封

高人隱東谷泉石每相依教子登黃甲還家服彩衣封
章臨楚澤御藻動春暉稱壽從茲始憑誰論古稀

又送鹿春所

碧筠館詩稿卷四

二

生無兩是奇哉奇哉龔君行忠孝相兼稱濟美龔君初
拜秋官曹藉藉芳聲滿人耳鶴髮高堂東谷翁昂首白
雲幾千里委身既已爲王臣那復膝下調甘旨而今奉
詔歸故鄉賓朋祖道飛羽觴離亭回首雁行遠贈君肯
惜金玉章封翁方進古稀壽壽危激澁琉瓈光楓宸遙
降五花詔椿算都忘日月長陽和麗澤光灼燦輕風披
拂含宮商靈根秀餘倚漢水家庭況復芝蘭芳少年官
貴動閭里君親兩盡斯行將君不見畏道驅車計總疏
君今遭遇曉能如

郡中集

任邱道中遇雪次韻答謝周與鹿明府

六出布陽春瑤臺映紫宸逢君頻話舊得句逐時新柳
與梅相伴情於酒更醇分明和煦意遺我路行人

其二

綠樹漸回春寒花落絳宸徘徊宮闕近迢遞路歧新問
俗知民隱鳴琴羨政醇及時成諫草早晚慰同人

春日曉行

春到平原尚曉寒早梅殘雪嫩相看一麾已寄羣黎命
十載初乘五馬鞍北顧風雲連魏闕南瞻星斗隔長安
兵農兩事慚經略何日重教附鳳鸞

過阜城沈尚書宅訪椅菴先生懷田安峪明府

南宮甲第倚雲阿此日重來感慨多桂露正濃添穠郁

碧筠館詩稿卷四

三

槐陰漸老失婆娑清醪誰解長卿渴髮子病阜城君酬饒家一飲而愈

舊夢真疑女匠窠想見孟嘗遺愛遠口碑常使路人歌

子本逆旅田君調護周悉故云

登釣臺謁嚴先生祠

搔首披裘事釣竿清風高節古今難兩磯平插雙龍嶺
一水中分七里灘豈謂客星凌上座直教漢鼎穩如盤
斷留塵席瞻遺像懷抱悠悠獨倚欄

題榮哀錄爲孫發齋別駕

華胄傳芳遠韋賢樹德滋衣冠輝故里鐘鼎潤豐碑往
行道文載流年幸未知君恩端有自世澤正無涯

題

山閣憑虛暑氣收竹亭松鴨自堪留五雲深處三台近
萬里長江一葉流

過東林寺次陽明先生壁間韻

天風吹我上高臺白社青蓮此日開三笑虎溪成往事
經行端爲遠公來

桐城道中再次前韻

出定分金尚有臺天花繚繞上方開圓通伏虎能聽講
不信淵明悟不來

過東岸驛見許吏喟然有感

道傍故吏忽相迎一見依然自動情爲問年來何所事
頻經水旱不聊生

碧筠館詩稿卷四

四

聞淮泗久旱過桃山雨雪交作口占志喜

凍雨半成珠花飛六出奇泥途車馬滑田野麥苗滋所
願農家樂何妨逆旅咨平明風日好鳥雀漫嘯飢

周與鹿給諫校士南宮漫書別

君才山斗邁羣倫諫草初成又作人聖世夔龍三殿集
公門桃李一時新歌殘黃鳥頻驚夢踏破青陽幾間津
惆悵江南行役使不禁離思望楓宸

良鄉道中清明遇雪

不信春光北地遲東風吹雪禁煙時勝郎弄巧陽和布
青帝無言化育滋萬里星軺勒露冕漫空飛絮點征旗

重攜琴酒盱江上慙媿襲黃令績馳

途中清明懷周與鹿給諫

百年道義共推君梓里交情況復殷春到燕臺人把袂
詔從南國雁離羣從容青瑣逢寒食迢遞皇華對夕曛
翻憶康莊曾戀別相期頻寄錦心文

次新嘉小亭暫憩呈太史劍西先生

曲欄千外伴春風初月如鉤已掛弓策馬倦來思偃仰
憂民到處問疲癯朱轡重捧江南檄白簡新辭太乙宮
回首五雲占氣象甘霖早晚遍蒼穹

王莊感興

池塘春草亂鳴蛙鼓吹喧闌雜暮笳好夢驚回聽不得
祇將心事賦平沙

碧筠館詩稿卷四

五

呂亭懷古

呂亭十里接桐城皖伯封疆舊有名廟食不知何處是
水光山色自關情

匡廬山青居小憩

東風芳草拂青居日午停驂欲枕書山暖採茶兼得筍
林幽挑菜趁烹魚澄心兀坐消塵慮撫景憑高接太虛
莫道仙源無覓處麻姑遠映是匡廬

華嚴信宿

華嚴公署古僧房遺趾巖存半就荒草榻直懸松影外
覓旌遙度澗雲傍車停十笏雲猶東雨過千峰樹轉蒼
明發蒼江新理棹沙晴島浴更花香

登麻姑山憶中丞胡公

漱石下飛泉奇雲入洞天壁麟成往事抓背亦虛傳芳
草孤亭卓危峰落日懸武平勳業在此地勒燕然

秋日同鞠西嶠少府過玉森次荅翁壁間韻

疏竹蕭蕭偃鳳林虛窗日午翠煙沈尋幽弔古堪除俗
拂石行吟頓洗心意節有靈開地勝鄰封無計樹棠陰
與君共憩清風話身世渾疑老碧岑

周中丞葦崖席上次廖明河少府韻

春雷一動桃花開騷人對景同銜杯周公才美金玉堆
星河燦爛明秋臺翩翩舞鶴峨峨來鴻軒鳳舉輪素噴
百篇斗酒非狂才馬蹏踏破青陽苔騰達萬里祛塵埃

碧筠館詩稿卷四

六

清標一種孤山梅

夏日訪方湖中丞從姑山次韻答教

西蜀星槎動風行海甸涼鳳毛從綢采龍劍自生光冰
簟傳杯劇清泉引興長瑤華應不惜頻寄蕙蘭香

其二

卻俗依仙侶涵虛萬慮消旋風開地軸撥霧上天橋瀑
布銀疑瀉爐峯翠可描丹成幾千載饒得爛柯樵

其三

幽桐發天籟廣樂奏雲亭問益來三友徵祥聚五星霞
餐偏欲化心醉卻常慳雅調離騷外魚龍水上聽閑絲
竹絲絲漸遠亮若遠而近察之
出自酒樓也故首二句云然

其四

落照臨池館悠然物外心樹低疑月近山遠覺雲深風韻來松杪簫聲在竹林浮空隨地樂何必費招尋

建昌公政績諸傳紀之不朽惟詩古文辭散逸兵燹千百不存什一爲子孫而祖宗手澤不獲一觀悲感何極幸片吉二叔祖錄有碧筠館詩一冊英函請讀并繕寫珍藏吉光片羽猶愈於蕩然也然合浦之珠去而復返豐城之劍散而終還異時儻得刊本全集永爲傳世之奇子孫幸甚

康熙庚午歲仲冬下浣裔孫紹英謹識

乾隆三十五年秋六世孫爾銓重鈔并分四卷以

碧筠館詩稿卷四

七

存舊意云

予兄弟並娶於珠潭凌氏凌山自仁和之塘棲及德清其先世無由溯也宋汴京度支副使凌善甫隨高宗南渡因家於杭裔孫雲翰字彥翀號柘軒以鄉進士官成部教授數傳有名鳴者邑長嘗舉通經人才因母老不仕其嗣子煜領景泰元年鄉薦官眉州守載嘉靖仁和縣志右碧筠館詩稿爲嘉靖癸丑進士建昌郡守雙橋凌公立所撰雙橋果否系出柘軒則不可知第其父贈公諱桂早世不耀而所以伯啟後人實封太安人張氏奇節感之也雙橋政事文章足以顯親而揚名且篤生四子曰登名登瀛登第登嘉貴而科第清而學行並稱繼武又衍生五孫爲嗣德嗣功嗣業嗣忠嗣廉見之汪

碧筠館詩稿後跋

公道昆所撰凌母張氏墓表者如此去秋高海槎明經知余重雕柘軒集因出是帙鄭重見遺卷末有康熙庚午裔孫紹英識云建昌公詩古文辭散逸兵燹子孫不獲一觀悲感何極幸序言二叔祖錄存一册亟繕寫珍藏又乾隆三十五年六世孫爾銓重鈔并分四卷以存舊意云予按紹英字信于錢塘諸生其稱二叔祖聚吉者名萃徵號擴庵萃徵之昆弟有名龍徵者杭州府學生是爲嗣德之子龍徵子曰克開字悅庵以舊第在新宮橋南初被兵災既毀於燭因寄之望仙橋左久不能復乃獨復故居且造家廟爲合宗地毛西河檢討嘗誌其墓從弟曰克開字慧曉順治辛卯舉人著有易闡又

曰克充博學多文隱居教授子曰紹雯字子文號北堂康熙戊辰進士習國書自庶常至開學弟曰紹焯康熙庚辰進士克開之子曰紹乾字子健康熙己卯副貢凡皆建昌公之來孫也至爾銓上溯正六世矣凌氏先後八傳上下幾三百年清門舊德芬留簡編因補其遺詩增爲附錄更綴小跋梓而傳之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莫傳母節子孝天之所以報之者大且遠世之觀是詩者其將有感而興起也夫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五日里後學丁丙

碧筠館詩稿後跋

碧筠館詩稿補遺

西湖采蓴

花滿蘇堤柳滿煙采蓴時節豔陽天謾移短棹尋漁隱
似逐佳人拾翠細香醺和羹舒雉尾脂凝細葉煮龍涎
浮家一作寄與湖山穩不向秋風怨未旋見錢塘志

送周與鹿司諫

才說周公美詩稱杜拾遺三年懷諫疏一臥荷君知綵
鶴乘春水離亭載酒厄故人天上別麻納正當時

送周與鹿納言之南都

芙蓉兩岸帶秋陽七月江城薦早涼綬綰銀臺來上國
疏留金鑑在明堂鍾山凝望台階近藝苑爭傳翰墨香

碧筠館詩稿補遺

獨有故園人惜別逢迎常自倚垂楊以上見周氏家藏

春遊紀盛次韻答樂泉郭丈

早春初泛

雪殘梅欲放載酒問詩盟綠野東風轉青陽曉嶂晴輕
波新蕩槳淑氣正催鶯日日添生意無情自有情

泊柳洲亭

背郭俯清漣亭虛萬象懸漁樵塵外侶煙雨景中天青
荷滿芳渚銀魚入畫船風柔波不起去住是平川

登上天竺

大士鍾靈地山深路轉際竹林便野性僧舍隔人家雲
滿諸天界香騰七寶花忽聞清磬發向晚出金沙

俞莊觀花

名園春日勝錦爛自成蹊一碧翻霞遠千紅照檻低麗
歌便水調好鳥傍妝曉入畫桃花映雙飛紫燕迷

六橋春望

西子湖邊路蘇公隄上橋青驄嘶玉勒高髻綰雲翹雨
過苔階滑風翻柳浪嬌醉餘還一眺瀟灑出塵羈

錢王祠野酌

愛爾青衿子歌聲竟繞梁奇遊消白晝沈醉泛滄浪廟
食思錢烈巖棲說楚狂從知軒冕意何必盡侯王

暮春湖南探蓴

鶯花三月老正及探蓴時自怯傷春意誰添補袞絲遊
蜂驚夢斷倦鳥怨歸遲已飽湖頭味何須江上思

過高潁湖詩社

華門橫野渡荒徑掩莓苔酒債從今負奚囊不再來鳥
同原上宿花傍路歧開此日思君意臨風長歎哉以上見墨跡

夏日入天竺

乘閒覽勝一參禪蘿壁松堂冒一作翠煙熱惱已能離
火宅清涼彷彿到金天誰知極樂非身外須信真空在
眼前去處分明當默悟漫勞三藏覓靈筌見天竺志

孤山探梅

放鶴來孤嶼尋芳意未央南枝依白雪東郭露青陽對

月猶含影
凌風欲弄香
從知消息近日
日關春妝
見詩選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萬歷杭州府志

凌節婦者錢塘張氏女也夫曰桂為凌季子後於伯氏節婦歸凌數年季子卒舅氏繼歿遺孤僅五月蓋節婦春秋二十六矣始季子沒時節婦慟欲死為有孤在姑又老乃忍死強食飲色養所後養姑備盡孝敬當是時凌氏不絕如帶有強宗某者圖攘其室嗾父張欲奪節婦志節婦誓死不許凌族之奴豪悍者又百計窘侮之節婦但謹飭閨房弗為怖恐一日父張持大挺至呼節婦甚急聲色俱厲節婦乃舉聲大慟曰未亡人豈愛一死以謝夫君所以不死者為五月兒耳且大人有女執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一

節凌氏於張氏不有光耶今父既不知女心吾生不如死乃舉頭觸棺首為碎裂流血被地鄰婦數輩挾持之得不死父張計大沮謀遂寢節婦乃截髮毀容甘苦拮据以植遺孤冀其立也命之曰立含哀茹戚雪皎霜嚴六十年如一日也孤長登進士積官至建昌守建昌孩幼時節婦諄諄勉以德義及授官訓教尤力於是人亟稱賢母云先是嘉靖己酉京師地震上曰豈民間有潛懿聖抑乎命博採以聞於是里中以節婦應詔部使上疏言狀乞旌其門制曰可後數年建昌滿刑部考加封太安人隆慶庚午二孫登名登瀛同舉於鄉瀛名第一丁丑成進士戊寅節婦卒年八十八

陳善曰節義偉行也然非望家弗顯蓋所謂順風加聲者哉若凌節婦清貞幹蠱徇義至烈皆予目所睹記即令在囊牘繩樞下可蓋匿乎予幼與建昌善為得悉其事云

明故旌表節婦封太安人凌母張氏墓表

汪道昆

往太守以歸養謝建昌不孝見客太守調不孝為太安人傳敬諾未遑戊寅冬十月不孝居廬太守家君孝廉皇皇然以衰絰來弔既即次飲泣而請曰孤不天衰一歲三斬矣往歲八月喪吾母朱安人歲十二月喪吾大母張太安人是歲八月喪吾考先大母踰壽七年矣力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二

尙彊其喪也以吾母慟也先考踰壽三年矣力故彊其喪也以吾大母毀也初考氏將樹太安人墓則以明公疇昔之諸行且匍匐待命請易傳為表表之及彌留遺言在耳孤不幸當室大事且迫期用是並告筵几越境而尋先考之盟屬仲弟帥諸孤居守苦塊至則明公方在深墨孤何敢嘖嘖誠願藉先大母徽福於公母淑人之靈敢昧死請嗟乎不孝負諸責十年矣且也太安人有奇節太守有成言重以孝廉釋喪事而儼然辱之敢不輟哀從事既受策則諸君子之述太安人者具在信而有徵其言曰太安人自張歸凌出錢唐芝松里父榮賈南海繁外嬖留不歸太安人生十年母陳媼死太安

人以一女雛獨持戶樞內不肅而嚴笄五年承德公始來逆公父曰景德出後伯父曰景懷舅家故輒里中太安人以內治取重越明年生太守五月而孤太安人強忍死以立孤命之曰立近屬脫家人產貌舅姑易與獨目攝太安人乃盡太安人姑乳下孫始呱呱母寡而婦太安人聞姑語輒引刀斷髮勢而持之彊舅沒而豪益張則又盡太安人父乳下甥呱呱耳何至寡公女爲太安人謝父不與通語卒不入遂質女豎觀往索罔要之太安人持之彊卒不往父大沮盛氣赴太安人慰父之謂何人盡夫也太安人掩耳走匿曰離一而已夫可再手縱輕息女勿恤敗名父獨不爲公宮地也父慙自憤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三

奮挺追擊太安人幾折肱太安人負痛大呼義可殺不可嫁則免遺孤納姑手其不蔑襁褓以奉烝嘗輒奔帷堂舉首觸案血流股地幾絕而殊賴同黨救之乃免近屬更主豪奴齧故業侵侮百端姑季年不任歲惡日怨且詈無甯委姑溝壑以博婦名脫婦名完姑何罪太安人舉手曲踞曰婦具十指第力作猶能食姑姑善自寬婦何敢罪哉於是初鍼操杆并日夜不少休姑卒太安人庭無評語及太守自外傳歸就舍太安人身親程督之相對焚香以績課讀一夕問誦令女斷鼻事痛哭失聲曰古列女亦蒙此難耶太守既籍郡諸生近屬伺之愈急太安人辟呬語曰豪利吾居室將不利吾兒先

世所遺惟是縣馨耳毋以此賈害避舍予之豪復無厭則以危言恐太守卽豎儒善避我我袖中石如意不避豎儒太安人陰戒太守毋歸亦而母以身扞孺子耳其年丁酉太守舉澤宮里父老竊竊喜曰天平凌氏母子蘇矣其後十二年詔諸司采民行部使者上凌桂妻張氏貞節狀表其閭癸丑太守舉公車授刑部主事歷三年考贈父承德郎如其官封母太安人如令甲比出守則奉太安人之建昌歸錢唐越三年而太安人薨矣上壽踰月孫登名登瀛同籍鄉書仲舉第一人越丁丑成進士授合肥令叔登第季登嘉並以經術代興隱隱有聲博士嗟乎太安人所可從頌無死者藐焉獨孤始孩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四

卽未能必其成甯詎能必其以二千石養也卽二千石能子矣甯詎能必諸孫翩翩以雁行起乎至若諸孫婦諸孫女婚嫁皆名家狀詳矣長婦爲陸處士女次王長史女次顧方伯女次張中丞孫女女長歸金少卿孫次陳方伯子曾孫五長嗣德聘朱甯州孫次嗣功聘馬通政孫次嗣業嗣忠嗣廉幼未聘孫女四長歸許嗣使子餘皆待年人謂太安人得天一時門戶奕奕矣太安人念之深也日討諸孫諸婦而訓之吾家非世涉諸艱爾曹何有今日藉第令張楚而忘紛冒無乃不祥爾曹甯屏復陶無屏藍縷諸孫諸婦唯唯卽太安人由血緣起取予必矜屢坐窮乏終身不貸一錢用既饒終不令窮

二者以一錢言我居常藏器待乏敵則并之甚或不堪
藏猶故也及兵災事成敗部署臧獲去留即始見終中
若射覆此非其亮勁正善持大體又惡能康不造而締
有家乎金氏孫女徙吳門蚤歲而寡太安人口授一章
章二句僅十四言作咫尺書遺之則以萬金儉於壹節
語約而盡其衷中太安人躬化先之有味乎其言也先
是朱安人執婦事雅善奉太安人驩即食上太安人必
待朱安人而後舉善蓋周歷甘苦俯仰與俱者四十年
一旦悼亡不啻喪我太安人既而視中夜代朱安人
營營每舉箸念朱安人泣然廢食奄忽疾作信宿而終
嗟乎太安人故有父而孤始有子而寡既矣內之不得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五

於姑外之不得於父近之不得於近屬下之不得於豪
奴其者毀容髮血灑堂皇臍臍不能承驪舍業避居不
能遠告既之既者也卒之轉禍為福不旋踵而昌阜於
今天定亦能勝人固非虛語歲十一月甲戌諸孫將奉
太安人就葬封竊惟太安人高義業已上聞表在綽楔
今返真宅不孝惡乎表之第攜大都表諸墓門之隧且
介孝廉告太守其斯為久要之言

康熙杭州府志

凌立字子仲號雙橋錢塘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刑部
郎建昌府知府少孤事節母以孝聞母歿一慟竹立數
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云

康熙錢塘縣志

凌立錢塘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登嘉靖癸丑進士官比
部明允有聲遷建昌太守多惠政為僚黨所忌罷歸為
人爽朗明辨語多幹略奉節母色養備至老而彌篤母
歿一痛骨立數月竟卒人謂終身之慕立無媿云

夏日同凌雙橋入天竺

陳善

三天三伏謁空王珠閣南薰生畫涼解愠底須揮羽扇
翻經聊爾據猊牀迷形絕勝酣河朔明嘯渾疑在岳陽
茗椀蔗漿消渴腹談玄更喜有文郎

送比部凌雙橋北上

李奎

星槎秋返白雲司便道暫親親所奇千里承顏披彩服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

六

九重趨命入丹墀堤邊楊柳霜初淨闕下芙蓉露正垂
聞道皇陶今繼美況逢明主是虞時

夏日冉山王明府雙橋凌太守招集湖南吟社得

魚字

李奎

雙鳬辭帝闕五馬入鄉閭結社臨湖曲開筵值夏初山
圍四野翠水匯八窗虛谷鳥聲偏洽池荷葉正舒蘭調
烹野蕨玉鱸膾江魚酒向基邊酌詩同竹上書醉歸湖
路暝言笑雜樵漁

碧筠館詩稿附錄上終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凌登名字元字號梓達立長子隆慶庚午舉人歷官
合肥知縣徽州同知太平知府

秋入黃山有序

具茨之山以黃帝問道廣成子得名金陵王氣
實鍾於此開採之役幾於不免賴皇上神聖孝
思可外臣之請惓惓致戒以毋傷龍脈屬小臣
會勘得攬其勝云

爲訪鍾山脈乘秋特地來名都號天子王氣接中台豈
有金銀氣翻令草木哀高峰三十六爲我剗蒿萊
迢遞黃山路綠溪一徑通不因尋地脈那得御天風鐘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動翠微上樵歌青甯中浮邱儻相遇長揖問鴻濛
懸崖千萬仞隱見金芙蓉黃帝經行處白雲常自封西
來奔萬馬東去走羣龍彷彿聞三祝還歷達九重

冬日集松谷菴

古寺蒼松雜澗聲峰頭怪石似青城因思造物奇無盡
縱有神工削不成塵絕何殊遊碧落雲生真擬入蓬瀛
馬嘶無奈催人急徙倚山堂獨繫情

三潭次第列雲端遙映霜林楓樹丹常日爲霖滋大地
有時歸海作驚濤清分一酌詩脾潤靜息諸緣瘦骨寒
未必神仙不可接且於石上共盤桓以上俱黃山志

白嶽謁太素宮

敕使傳宣下玉除經駝白馬到雲居琅函萬軸傳真誥

洞府千靈護祕書帝遣蒼龍迎絳節人看玄鶴駕鸞輿
仙壇分得蘭臺簡夜夜神光燭紫虛

不到名山又十年重因盛典謁金仙舊時簾洞仍霏雨
常日爐峯自吐煙朝禮暫來趨帝闕飯依其已度人天

一官幸比東蒙主願以金湯叩上玄齊雲山志

集陳孟文盟鷗墅

蘇隄五月綠成陰綺閣連雲草木深十里平湖當几席
幾番疏雨過園林楸枰遮莫同長夏玉瀝何妨共淺斟
遙望龍舟出花港一聲鼙鼓起幽禽

西湖春歌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楊柳垂垂拂暗塵桃花片片逐游鱗平頭舴艋如梭翦
都向湖心採紫萼以上湖山詩選

白嶽行記

歲戊寅夏六月先大夫寢疾藐諸孤皇皇無策虔具三
表使豎子乞靈於白嶽神弗徼福諸孤忍死以圖大事
惟是大母墓門之石先子屬志於汪司馬伯玉於是小
子名有事於白嶽以及司馬氏十月八日出舍湖南之
館越明日自北郭買舟而西亭午泊餘杭舍舟登陸飯
於逆旅輿行二十里抵青山僕夫不前遂止宿丁亥過
西墅晚至於潛宿鎮角城中故人張時敏書紳聞予至
埽室焚香偕其父固邀以入爲設雞黍慇懃特甚而予

以齋戒弗茹夜二鼓就榻陪予者諸生余某其舅氏也
五鼓發於潛過昌化縣宿朱柳鋪已丑辰刻過車盤嶺
已刻過界山午過老竹申過畫眉三嶺抵舊宿杞梓里
是日也所行九十里越十數岡嶺崎嶇上下絕壁危崖
高欲參天下可建飯烏道容足傍臨絕壑良亦艱矣庚
寅抵新都入紫陽門止開化寺辛卯發新都午刻至休
甯晡時至巖麓有石坊曰白嶽中和山步百餘級爲山
門曰第一仙關折而南山頂一亭峙焉又上曰環峯拱
秀俯視諸峯纍纍履巽下矣大溪一綫當其左循此又
上磴磴委折巖谷上下每高處皆有亭曰中和曰凌風
一道委蛇中建石坊進此又數亭最上曰海天一望北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三

臨大洞亦奇觀也稍西曲折最高處則有水雲亭有漸
入仙關亭有溪山第一亭峯巒尤勝其上爲望仙亭自
望仙而下約百許步窈窕邃谷有亭翼然臨兩巖間橋
接亭下曰夢真下有流泉爲二山通道亦極幽勝由橋
而北復度一山登玄都亭半里許有小石洞爲淨樂宮
忠烈巖又上爲通真亭過通真則天門儼然在焉若鑲
若剔空明嶢峩一竇通行洵出天巧一大楠樹當天門
之前道者云此樹江南無兩入天門地還一徑環拱殿
庭危崖上覆若屏若幃若雲物翳屢名公巨卿高人墨
客留題賦詩幾無隙石一石洞曰雨君水自洞下點滴
若簾又謂之雨簾聚一潭曰蓮塘巖實虛豁借皆爲乞

子託處頗累清曠過此爲眞君石室對石室而上曰天
梯循崖而入左爐峰右道院祠宇星羅不可勝載最近
爲桐梅菴由桐梅而東爲眞武正宮榜曰玄天太素宮
入門有石池池水澄碧殿宇莊嚴宏麗令人肅敬每歲
三月三日間有洗殿雨雨色微紅洵奇矣殿後主峯爲
玉屏左右二峯曰鐘鼓其前爲香爐涌自平地孤峭巖
岌頂設石亭一道人主燃燈每夕援蘿而登壬辰五鼓
肅禮玄帝禮畢還飯道院於是道士程某者徧
引探諸勝由宮前而東入沈香洞捨身巖洞之上有院
曰宜男吾鄉胡使君所建出院遶北而上穿林涉磴左
右皆峭壁壁上多前人書字又自南而東則紫霄巖在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四

焉懸崖石洞雜以金碧巖頭水落晴空飛墜若戛金玉
恍然洞府也維時朝曦始發照映山谷倍見精彩因巖
爲院肖像者三則眞武之離宮也大都巖狀如栲栳池
水瑩潔前臨大壑曠邈無礙是稱幽境入境處各有石
坊左曰雲龍右曰風虎由雲龍而南稍東沿山而下其
峯爲三姑由三姑折而南於眾山間出一坡平行如掌
其上棚文昌閣孤高精潔蓋監軍馬修吾所建也五老
羅其前三姑峙其左懸瀑界其右大溪遶其後而爐峯
一帶亦擁於左方鳥語人聲寂然不聞實爲茲巖大
奇觀云五老峙列如踞傍四峰都無草木獨中一峰有
九松儼如筆牀五老之側則有西天門礪路一帶如蚪

龍蜿蜒三姑向之亦極奇麗三姑之側傍倚一石儼如西僧斗笠鉢杖歷歷可睹當其雪後月明不知作何等境界也程攜鴈鴈我聞中勉爲一舉亟取茗盃連啜以快心目時閣初成器飾未備爐尚以木風煙可慮因授金於程更以金石徙倚徘徊殆不忍去癸巳夙興辭神而出初所見奇峰怪石又得一寓目程餞別於天門是行也當其構異探奇即在大戚未嘗不爲伸眉及夫撫景臨風追念先公雅意山水不得奉以登臨輒復泫然悲愴嗟乎欲報之恩昊天罔極予尙何能爲情哉既下山午次休甯申刻至巖鎮舍於諸生王君之別館方君在者名簡王友也且習汪司馬次日遂介君在往謁會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五

司馬卜地長于悵然弔其太淑人而返晤司馬弟曰道貫仲淹從弟曰道齊者子隆伺我於華林甫而返夜漏十刻始渡河抵其家丁酉復入城次開化遂訪田子執藝衡於學宮尋與子隆登城觀斗山書院書院者段使君羣髦士之所也城因斗山院又在城上院之後有亭曰魁杓四顧遐曠眾山圍繞六水朝宗又城闌中一偉觀也循城而下至迎仙觀觀爲漢書亭侯祠相傳純陽曾隱迹於此去之日自肖其像於壁余瞻禮焉神彩煥發獨異他像真神筆也歸抵僧舍田君以一詩書扇頭貽我旦日子復過田君論文移晷飯我九雲館復走使邀孝廉江伯禹來峨來會磊落士也辛丑復偕子隆走

松明乞文於司馬司馬許諾飯而還義城居二日理機下錢塘歛睦之間有灘曰芙蓉約里許怪石碁布舟穿白石罅灣環縈繞了不辨所出杳然奇絕其時方水涸行十許日始達富春予自富春策蹇入城是役也往返彌月所歷皆佳勝地而子實扶杖曳屣情事鬱鬱無能探奇探幽僅錄其大凡以識歲月

舊集

凌登瀛字玄仲立次子隆慶庚午解元萬曆丁丑進士歷官興化知縣禮科給事中

錢謙縣志登瀛天性孝友令揚州之興化多惠政入爲禮科給事中尤多建白卒於官行李蕭然人更重之

興化縣志登瀛萬曆九年任達於政事訟息賦平傲范文正遺制講文會堂課士其中作脩行三條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六

日崇行誼曰勤學業曰節名節又論文五條曰正體曰端氣曰布格曰脩詞曰成家識者謂之一時士世彬蔚焉同考南關兩分武試多得人南津長隄見重築之立亭道傍名曰宜稼民賴以蓄洩水

趙宋爲詞記徵爲禮科給事中

文會堂和范文正公韻

文正久不作斯文在茲堂遺址代遷謝多士猶思阜緬

彼社稷勳惠獨私一方我來千載後翰墨仍餘香惜哉

昏墊無復禮樂光龜勉繼脩築和風漸回翔父老共

治之要使文教揚巨壑與蛟龍層臺儀鳳凰嗟嗟堂中

人日月勤就將毋謂一餉歡萬古有芬芳

和文義高公十二景

高公名景

就諒殊軌聲施一何隆丈夫志六合一管揆厥終豈以

縣吏卑忽此肝肺功景范即范徒堂皇有清風景范名堂

屈子沈湘潭茲來幾千祀楚宮久煙滅秦關亦榛圯獨

有懷沙篇至今滿人齒不朽諒有在文章亦爾爾寄言

采芳人中洲有蘭芷三闖遺廟

仲尼亟稱水舉世昧其情孺子歌滄浪清以濯我纓榮

辱匪外來感召信所營百川赴滄溟虛谷留風聲寤寐

此一室百感從茲生滄浪亭

詹公當宋季喪亂失所依荆王自世寶忠孝兩不違青

雲抗高抱赤縣揚音微義義讀書臺草木有榮輝永言

奠茲土千秋吾與歸立武靈臺

署鈞館詩稿附錄下

七

七國多豪士令人恆拊髀首功豈不貴馬識仁義施榮

名不終保而況身得思有美昭陽君遲惠在黔黎抔土

薦寒泉聲與天壤期義彈子市義亦徒爲夕陽山

步出城南隅遙睇津亭上滄水清且漣新條亦欣長曉

拂玄都氣暮挹瑤池沆撫茲芳媚辰令人起遐想華胥

如可遊鳴琴足偃仰南津煙樹

登高坐舒嘯禾稼已盈阡時雨天末來生意俄油然偉

哉造化功羣卉各自全持以佐明主庶見中皇年東阜雨霽

農人候時變當春思荷鋤天地政訢合萬象萌厥初凝

睇望東郊雲物乍卷舒蜿蜒吐蚪龍細細周太虛幻象

匪所貴願言潤苗裔龍舌春雲

澄湖溥東溟湛湛注凝碧輕陰霽秋宵皓月騰幽魄素

影射寒波悠然蕩虛白臥龍忽驚起滿把玄珠擲我將

託素心乘流信所適勝秋月

珠宮奠叢林高標矗寥廓溟海浩香吐雲日相倚薄朝

曦朱錦張夕霽紅綃錯木塔今安在霞光宛如昨因之

悟眞空縱心寄邱壑木塔晴霞

我愛周夫子結廬濂溪下坐對君子花曉來露盈把冥

心游太初玄言手自寫塵世慕繁華焉知此蕭灑悠悠

昭陽濱余亦同心者蓮塘十里

種瓜青門外蔓葉萋以綠瓜熟食貧人離離子相續凱

風自南來冰盤薦寒玉頃刻氣候改蟋蟀鳴聲促行矣

署鈞館詩稿附錄下

八

無太康陶詩有遺俗兩廂瓜圃○以上興化縣志

度天竺宿靈山僧舍

拂衣上叢篠涉彼清澗流皈依祇樹林更向靈山遊瞥

然且暮間夷險迴不伴拂石話三生悅見牧犢儔禪心

了然悟世事眞浮漚去住復何緣生滅在所投緣誦遊

良朋清夜以夷猶湖山詩選

求免馬價申文

爲積災縣治偏糧未均懇恩一視准將暫寄馬價仍歸

原養地方以甦萬分困累事查得本縣僻居海濱川地

封疆不過百里中間復有五湖六十四萬占地四十餘

里地極卑溼絕無高阜不堪養馬致將縣田畝盡數

起科派糧特重計一府起存稅糧共十七萬有奇興化縣該五萬一千二百餘石起運漕米共十萬有奇本縣獨該三萬二千八百七十餘石其他因糧起派京邊錢糧驛站協濟並皆稱是比之通如等處殷富州縣加多數倍則是雖未派馬而稅糧之數有過於馬者矣迨至宣德年間江南甯國府宣城縣捏情申訴虎傷馬匹查將無馬州縣分派寄養不察稅糧輕重地方燥溼致派本縣帶養種馬五百四十四匹原無養馬免徵田地遂將樂縣稅戶餵養前馬每歲起餵駒馬八十匹奈何地方水澤易生疾病種馬尙且倒死小駒何由孳生每年追徵馬價前往產馬地方收買起解小民困累死亡無算

署鈞館詩稿附錄下

九

以致本縣原額一百入里節因錢糧偏重加以寄馬之害又無升合免徵民累逃亡戶口消耗節次歸併止存六十二里而縣治頽廢極矣至嘉靖四十四年前任知縣程鳴伊在任日擊種馬之害比照通州等處奏□□馬事例奏准行勘覆奏將寄養前馬五百四十四匹□年裁革每匹徵銀二十兩徵完解府轉解南京兵部訖但種馬之害雖除而解儀之駒猶在自該年起奉府帖坐派本折馬八十八匹共銀二千四百二十四兩至隆慶三年奉派永改折色銀二千一百一十二兩俱於人丁派徵切思江北江南莫非王土稅糧馬價孰非正供以情而論則取此與彼勢可通融昔年宣城之馬可移

於興化是也以法而論則分土定賦不相假借近年休甯絲絹不得麗於歙要等縣興化秋糧不得抵於江儀等處是也但在柄國者力爲壻當則下民自無異議今本縣災久民貧勢窮理極乞假既不可得抵免又無所望窮則變變則通苟不圖萬全少求蘇息即使歲歲參罰日日監追終爲無益而祇貽害也故於萬不得已之中而求一綫可通之路唯有馬價一節原非本縣所有復歸宣城於情理爲極通於事勢爲極順不煩口舌可以必行何者各州縣養馬者有免徵田糧以田之入供馬之價民力有餘惟本縣田糧升合不免又於額外加收馬價其當還一也糧額輕省則加派易勝本縣區區

署鈞館詩稿附錄下

十

小邑獨當一府賦稅三分之一又令養馬重者益重其當還二也任土作貢事體殊科或此有而彼無或彼多而此寡惟力役之征勢所不缺大都相類今本縣人丁既責以養馬重役又不得優免雜差重累不堪往往逃亡其當還三也抵兌豆糧之議原係以存代起非額外加派各州縣猶且不服若興化馬價本非額設虛空加派其當還四也同府州縣義如兄弟有無乞假尙不相通奈何江南之馬橫加興化百餘年來賠累萬狀其當還五也合此五者即使民殷地富猶不宜默默忍受況災久否極如興化者耶且當推養之時原以虎傷爲說今永改折色何虎足慮而本色盡去視昔亦爲稍輕執

此以開宣威信當無詞以對矣

興化縣申詳平賦役文

一定役法以蘇民力國家設立坊里分爲十甲輪年應役使民由九年之休息應一年之征役法至善也後因賦役繁雜於是始分稅糧里甲徭役而三之然在他州縣未有不間隔數年始一應役者獨興化一縣徵糧當年接連應役徵糧所管者夏稅秋糧里甲應傳當年所管者均徭民壯於是舊役未完新役復至方比折色復比人丁里役苦於科差之弊至而應募不前有司窮於比併之無術而徵解稽緩卑職悉心思維屢詢諸議自十一年爲始令一甲當年徵收人丁銀兩六甲徵糧

署節節詳稿附錄

上

管稅糧里甲站銀二甲以後挨次輪流庶五年一役民有休息之期兩甲各徵易行查比之法其於災困地方未必無補矣本道覆議當年徵糧俱稱苦若接連應役將無息肩之期不免強索之歎矣該縣擬以六甲爲始每五年一輪則當年之後休息四年內充糧里甲不爲苦宜法其善相應准行二折軍匠以實版圖軍匠不許分戶以便清句此定例也先年知縣程日曄戶口消耗里甲不全唯軍匠人戶丁多力厚申詳撫按上司分門以應門差合戶以當舊役坊不出隅里不出都各給全戶備照帖文二十年間清句查考一覽可知自經水患以來人民逃散家室蕭條里無全遞遞無全甲分釐湊合編充遞年若如新例不分軍匠非惟未分者不可妄議卽已分者亦當復合

本縣六十二里且耗十之三四合無姑准仍舊行各坊里軍匠人戶分門合戶充遞應役將舊給帖文重加訂正各以祖名冠於各門之上如趙甲一戶分爲數門則編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仍每姓各編一號門盡而止帖給人戶簿存存司庶幾處置周而脫漏無所容役使均而版籍賴以實其於令甲亦並行而不悖矣本道得軍匠不令戶立籍例也若分門應募差則軍擊而易舉台戶當舊役無差無累戶雖新異差乃統同名大之家頗爲便往相應准行

署節節詳稿附錄

上

軍之充禍延累世僉妻起解則本里苦跋涉之艱甚至限命取討軍裝則合族被賠累之害動輒破家此其備在司寇非卑職所得而輕議也獨念國初之軍從來既遠凡係同姓子孫咸有辦裝聽補之責故不許分戶以便清句自餘新近免死爲事請充承軍者皆其一人一身所犯惟本枝子孫應該辦裝聽補其餘房族固毫末不相干也本枝盡絕卽合開除若弟免死充軍死而無後復以其兄代之則以二人而償一命矣若又補以弟兄子姪門房則以一族而償一命矣揆之情法均屬未安是豈先王罪人不孥之義哉合無候詳允日除充軍在冊年久者仍照舊戶籍外其近發充有司稽考及日後

有犯事體相同者並以本枝聽補其餘兄弟房族不論同居共產即行告官析籍庶幾本源清而無辜者不致累陷矣本道覆議得軍乃通族之役充軍乃一人之逮及戶族延累無辜將世為通族患矣查得萬曆四年四月十九日該刑部尚書王題准事例凡充發承軍死即從開籍誠有見於一人自作之孽不使災逮無辜之民該縣所議委當禁止

四均淌田以杜影射夫淌田之設不得已而為之者也本縣先年戶口消耗遞甲不充於是知縣程鳴伊併見在者為實里而其餘為淌里皆戶存而無人田存而無收稅糧等項均派於實里而帶納焉於是田少者帶淌亦少田多者帶淌亦多而下河田多消乏田分益不堪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五

命矣節年招撫開墾亦有給帖佃種者又率佃高而棄下佃饒而棄瘠佃熟而棄荒佃少而棄多自餘在東者則東民任意耕牧近西者則西人恣行採取是亦各里辦無田之稅而彼收無糧之利也事體較然合行查處議令佃種淌田之家務將原戶淌田蓋數收入本名下不許擇取便利五頃以上則勿強之另為處置用示優恤其餘查勘多少均分六十二分闡派各坊廂里令其營業帶辦稅糧田既有主經理自周私自占種者不攻自去而前此不均之嘆亦可免矣本道覆議得逃絕所議實在里選佃種者委為未均該縣將佃種田者有收利而不納糧者委為未均該縣將佃種田者有欲仍逃絕均派見在六十二坊廂則糧有所歸而民無

備案行

五處寄莊以便催科黃冊編戶之外有軍寵外郡人民置買民田者例附冊尾謂之寄莊本縣先年寵買民田數多遺累里甲已經區畫另置六里後又增為十二里矣唯軍人外郡置買者以其數少仍舊各里帶徵然而奉法輸納者少姦猾拖欠者多坐視血比痛癢不關致使徵糧人等傾費家貲鬻賣兒女區區疲民何辜而受彼累且軍士自有月糧外郡盡係商賈既侵民利以自益又可貽民害以自安哉合無比照寬里及近日高郵州催頭事理除黃冊遵例附冊開造外其徵催錢糧將寄莊撥會一處通查千畝以上及丁多頗過之家僉充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

四

催頭輪年應役隨同徵糧比較另貯一處庶幾豪軍黠賈不得肆其規避之姦而瘠瘵民亦少蘇其敲撲之困矣本道覆議得軍商寄莊糧累土著之名此弊在各州縣俱有之告者頗多該縣議將寄莊有力者為催頭以充總催各追呼其同類甚便民也但須審其戶之中下而糧少者定為畸零免其催徵人乃心服事亦可行先是本縣當年徵糧接連應役軍匠淌田諸弊自萬曆十一年知縣凌登第登瀛開款申詳奉海道舒批據議諸條皆切軍民利害平賦役以避災疲備見更化保民至意仰候三院詳示續後家批行迄今遵守以上與化縣志

再宿漾碧軒

暮色千山紫殘霞一片明鳥歸人影散花落水紋生復

有聯牀興還同開酒盟再來幽意愜三五月初盈

同郡元王泛湖

自公之歸不繫身招攜同是漢陰人萍蹤酒伴俱堪適
木落山空到處真喜共白鷗浮一水閒從老衲話三因
誰言秋後全蕭瑟晴日和風正小春

以上湖山詩選

西湖竹枝詞

吳姬軋軋小紅車年少嬌嘶白玉驕踏得湖頭新草徧

梨花開過又桃花

陸選竹枝詞

凌登嘉字元禮立四子郡諸生

黃汝字傳曰元禮天性孝友自質丹粹美威儀而性端謹不雜自爲兒時不好弄即爲數如巨人既出就外傳誦詩讀書討義究結再夜不寐習學使

者膝公有人倫鑒拔元禮爲郡博士弟子行見必

法

稱佳士非止少年藝文之閑而嗣滕公來者如晉川劉公紫溪蘇公瞻原李公皆當代宗匠每試賦高等而元禮益自淬礪修文恥學非經世之書不觀非先民之教不師非微詞與理不發自丙子迄丁酉數以爲而見繼遂他絕不自得而好學

職思以此得內損疾竟不起年四十有二惜哉

諱陳忠肅公墓

清明寒食未經過約客來游瑪瑙坡啼燕烏聲泥滑滑

留連馬鬣家義義芬特薦生芻潔忠憤難平刺竹多

應弔有人重感歎何當晚唱付漁歌

株華堂詩鈔

碧筠館詩稿附錄下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44

作者=

页数=771

S S 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